目录

[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1](#_Toc74035523)

[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5](#_Toc74035524)

[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10](#_Toc74035525)

[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15](#_Toc74035526)

[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20](#_Toc74035527)

[第六回 衛石碏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37](#_Toc74035528)

[第七回 公孫閼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44](#_Toc74035529)

[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敗 戎兵鄭忽辭婚 52](#_Toc74035530)

[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57](#_Toc74035531)

[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63](#_Toc74035532)

[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殺婿逐主 70](#_Toc74035533)

[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78](#_Toc74035534)

[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亹君臣爲戮 85](#_Toc74035535)

[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91](#_Toc74035536)

[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99](#_Toc74035537)

[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105](#_Toc74035538)

[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嬀 111](#_Toc74035539)

[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119](#_Toc74035540)

[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127](#_Toc74035541)

[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134](#_Toc74035542)

[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143](#_Toc74035543)

[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153](#_Toc74035544)

[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161](#_Toc74035545)

[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丘義戴周天子 171](#_Toc74035546)

[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181](#_Toc74035547)

[第二十六回 歌扊扅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190](#_Toc74035548)

[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197](#_Toc74035549)

[第二十八回 裏克兩弒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204](#_Toc74035550)

[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210](#_Toc74035551)

[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217](#_Toc74035552)

[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225](#_Toc74035553)

[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逾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232](#_Toc74035554)

[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41](#_Toc74035555)

[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遣夫 249](#_Toc74035556)

[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257](#_Toc74035557)

[第三十六回 晉呂郤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265](#_Toc74035558)

[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273](#_Toc74035559)

[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282](#_Toc74035560)

[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卻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290](#_Toc74035561)

[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299](#_Toc74035562)

[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308](#_Toc74035563)

[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315](#_Toc74035564)

[第四十三回 智寧俞假鴆復衛 老燭武縋城說秦 322](#_Toc74035565)

[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329](#_Toc74035566)

[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縗敗秦 先元帥免冑殉翟 336](#_Toc74035567)

[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弒父 秦穆公崤谷封屍 345](#_Toc74035568)

[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352](#_Toc74035569)

[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 361](#_Toc74035570)

[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370](#_Toc74035571)

[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378](#_Toc74035572)

[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鬥椒絕纓大會 387](#_Toc74035573)

[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黿構逆 陳靈公衵服戲朝 396](#_Toc74035574)

[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404](#_Toc74035575)

[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託優悟主 412](#_Toc74035576)

[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牀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421](#_Toc74035577)

[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醜父易服免君 429](#_Toc74035578)

[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437](#_Toc74035579)

[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445](#_Toc74035580)

[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454](#_Toc74035581)

[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逼陽城三將鬥力 462](#_Toc74035582)

[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470](#_Toc74035583)

[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479](#_Toc74035584)

[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87](#_Toc74035585)

[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於門杞梁死戰 495](#_Toc74035586)

[第六十五回 弒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衎寧喜擅政 504](#_Toc74035587)

[第六十六回 殺寧喜子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512](#_Toc74035588)

[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520](#_Toc74035589)

[第六十八回 賀虒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530](#_Toc74035590)

[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538](#_Toc74035591)

[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548](#_Toc74035592)

[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558](#_Toc74035593)

[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568](#_Toc74035594)

[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577](#_Toc74035595)

[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588](#_Toc74035596)

[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597](#_Toc74035597)

[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606](#_Toc74035598)

[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616](#_Toc74035599)

[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625](#_Toc74035600)

[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635](#_Toc74035601)

[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勾踐竭力事吳 646](#_Toc74035602)

[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655](#_Toc74035603)

[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歃 納蒯瞶子路結纓 664](#_Toc74035604)

[第八十三回 誅羋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675](#_Toc74035605)

[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685](#_Toc74035606)

[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695](#_Toc74035607)

[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703](#_Toc74035608)

[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 713](#_Toc74035609)

[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722](#_Toc74035610)

[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731](#_Toc74035611)

[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740](#_Toc74035612)

[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 749](#_Toc74035613)

[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758](#_Toc74035614)

[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766](#_Toc74035615)

[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774](#_Toc74035616)

[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784](#_Toc74035617)

[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791](#_Toc74035618)

[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庭辱魏使 800](#_Toc74035619)

[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810](#_Toc74035620)

[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821](#_Toc74035621)

[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831](#_Toc74035622)

[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839](#_Toc74035623)

[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847](#_Toc74035624)

[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856](#_Toc74035625)

[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863](#_Toc74035626)

[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卻桓 871](#_Toc74035627)

[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879](#_Toc74035628)

[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荊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887](#_Toc74035629)

[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895](#_Toc74035630)

#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

詞曰：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後商周。英雄五霸鬧春秋，頃刻興亡過手。青史幾行名姓，北邙無數荒丘。前人田地後人收，說甚龍爭虎鬥。

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，成、康繼之，那都是守成令主。又有周公、召公、畢公、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，真個文修武偃，物阜民安。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，覲禮不明，諸侯漸漸強大。到九傳厲王，暴虐無道，爲國人所殺。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。又虧周、召二公同心協力，立太子靖爲王，是爲宣王。那一朝天子，卻又英明有道，任用賢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等，復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興。有詩爲證：

夷厲相仍政不綱，任賢圖治賴宣王。

共和若沒中興主，周曆安能八百長！

卻說宣王雖說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，戶牖置銘；雖說中興，也到不得成、康時教化大行，重譯獻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駕親征，敗績於千畝，車徒大損。思爲再舉之計，又恐軍數不充，親自料民於太原。那太原，即今固原州，正是鄰近戎、狄之地。料民者，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，觀其人數之多少，車馬粟芻之饒乏，好做準備，徵調出征。太宰仲山甫諫，不聽。後人有詩云：

犬彘何須辱劍鋩，隋珠彈雀總堪傷。

皇威褻盡無能報，枉自將民料一場。

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，離鎬京不遠，催趲車輦，連夜進城。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，拍手作歌，其聲如一。宣王乃停輦而聽之。歌曰：

月將升，日將沒；弧箕，幾亡周國。

宣王甚惡其語，使御者傳令，盡拘衆小兒來問。羣兒當時驚散，止拿得長幼二人，跪於輦下。宣王問曰：「此語何人所造？」幼兒戰懼不言，那年長的答曰：「非出吾等所造。三日前，有紅衣小兒到於市中，教吾等念此四句，不知何故。一時傳遍，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，不止一處爲然也。」宣王問曰：「如今紅衣小兒何在？」答曰：「自教歌之後，不知去向。」宣王嘿然良久，叱去兩兒。即召司市官，分付傳諭禁止：「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，連父兄同罪。」當夜回宮無話。

次日早朝，三公六卿齊集殿下，拜舞起居畢。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，述於衆臣：「此語如何解說？」大宗伯召虎對曰：「Image00004.jpg 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爲弓，故曰Image00004.jpg 弧。箕，草名，可結之以爲箭袋，故曰箕箙。據臣愚見，國家恐有弓矢之變。」太宰仲山甫奏曰：「弓矢，乃國家用武之器。王今料民太原，思欲報犬戎之仇，若兵連不解，必有亡國之患矣！」宣王口雖不言，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又問：「此語傳自紅衣小兒，那紅衣小兒還是何人？」太史伯陽父奏曰：「凡街市無根之語，謂之謠言。上天儆戒人君，命熒惑星化爲小兒，造作謠言，使羣兒習之，謂之童謠。小則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則系國家之興敗。熒惑火星，是以色紅。今日亡國之謠，乃天所以儆王也。」宣王曰：「朕今赦姜戎之罪，罷太原之兵，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，再令國中不許造賣，其禍可息乎？」伯陽父答曰：「臣觀天象，其兆已成，似在王宮之內，非關外間弓矢之事，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。況謠言曰：『月將升，日將沒。』日者，人君之象；月乃陰類。日沒月升，陰進陽衰，其爲女主幹政明矣。」宣王又曰：「朕賴姜後主六宮之政，甚有賢德。其進御宮嬪，皆出選擇，女禍從何而來耶？」伯陽父答曰：「謠言『將升』、『將沒』，即非目前之事。況『將』之爲言，且然而未必之詞。王今修德以禳之，自然化兇爲吉。弧矢不須焚棄。」宣王聞奏，且信且疑，不樂而罷，起駕回宮。

姜後迎入。坐定，宣王遂將羣臣之語，備細述於姜後。姜後曰：「宮中有一異事，正欲啓奏。」王問：「有何異事？」姜後奏曰：「今有先王手內老宮人，年五十餘，自先朝懷孕，到今四十餘年，昨夜方生一女。」宣王大驚，問曰：「此女何在？」姜後曰：「妾思此乃不祥之物，已令人將草蓆包裹，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。」宣王即宣老宮人到宮，問其得孕之故。老宮人跪而答曰：「婢子聞夏桀王末年，褒城有神人化爲二龍，降於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言謂桀王曰：『吾乃褒城之二君也。』桀王恐懼，欲殺二龍，命太史佔之，不吉；欲逐去之，再佔，又不吉。太史奏道：『神人下降，必主禎祥，王何不請其漦而藏之？漦乃龍之精氣，藏之必主獲福。』桀王命太史再佔，得大吉之兆。乃布幣設祭於龍前，取金盤收其涎沫，置於朱櫝之中。忽然風雨大作，二龍飛去。桀王命收藏於內庫。自殷世歷六百四十四年，傳二十八主，至於我周，又將三百年，未嘗開觀。到先王末年，櫝內放出毫光，有掌庫官奏知先王。先王問：『櫝中何物？』掌庫官取簿籍獻上，具載藏漦之因。先王命發而觀之。侍臣打開金櫝，手捧金盤呈上。先王將手接盤，一時失手墮地，所藏涎沫，橫流庭下。忽化成小小元黿一個，盤旋於庭中。內侍逐之，直入王宮，忽然不見。那時婢子年才一十二歲，偶踐黿跡，心中如有所感，從此肚腹漸大，如懷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於幽室，到今四十年矣。夜來腹中作痛，忽生一女。守宮侍者不敢隱瞞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娘娘道：『此怪物，不可容留。』隨命侍者領去，棄之溝瀆。婢子罪該萬死！」宣王曰：「此乃先朝之事，與你何干？」遂將老宮人喝退。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。不一時，侍者回報：「已被流水漂去矣！」宣王不疑。

次日早朝，召太史伯陽父，告以龍漦之事，因曰：「此女嬰已死於溝瀆。卿試佔之，以觀妖氣消滅何如？」伯陽布卦已畢，獻上繇詞。詞曰：

哭又笑，笑又哭。羊被鬼吞，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，弧箕箙。

宣王不解其說。伯陽父奏曰：「以十二支所屬推之，羊爲未，馬爲午。哭笑者，悲喜之象。其應當在午未之年。據臣推詳，妖氣雖然出宮，未曾除也。」宣王聞奏，怏怏不悅，遂出令：城內城外，挨戶查問女嬰。不拘死活，有人撈取來獻者，賞布帛各三百匹；有收養不報者，鄰里舉首，首人給賞如數，本犯全家斬首。命上大夫杜伯，專督其事。因繇詞又有「弧箕箙」之語，再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，不許造賣山桑木弓、箕草箭袋，違者處死。

司市官不敢怠慢，引着一班胥役，一面曉諭，一面巡綽。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，只有鄉民尚未通曉。巡至次日，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，正是箕草織成的；一男子揹着山桑木弓十來把，跟隨於後。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，趕着日中做市，上城買賣。尚未進城門，被司市官劈面撞見，喝聲：「拿下！」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住。那男子見不是頭，拋下桑弓在地，飛步走脫。司市官將婦人鎖押，連桑弓箕袋，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。左儒想：「所獲二物，正應在謠言。況太史言女人爲禍，今已拿到婦人，也可回覆王旨。」遂隱下男子不題，單奏婦人違禁造賣，法宜處死。宣王命將此婦斬訖。其桑弓箕袋，焚棄於市，以爲造賣者之戒，不在話下。後人有詩云：

不將美政消天變，卻泥謠言害婦人。

謾道中興多補闕，此番直諫是何臣？

話說兩頭。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，正不知「官司拿我夫婦，是甚緣故」，還要打聽妻子消息。是夜，宿於十裏之外。次早，有人傳說：「昨日北門有個婦人，違禁造賣桑弓箕袋，拿到即時決了。」方知妻子已死。走到曠野無人之處，落了幾點痛淚，且喜自己脫禍，放步而行。約十里許，來到清水河邊，遠遠望見百鳥飛鳴，近前觀看，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於水面，衆鳥以喙銜之，且銜且叫，將次拖近岸來。那男子叫聲：「奇怪！」趕開衆鳥，帶水取起席包，到草坡中解看。但聞一聲啼哭，原來是一個女嬰。想道：「此女不知何人拋棄，有衆鳥銜出水來，定是大貴之人。我今取回養育，倘得成人，亦有所望。」遂解下布衫，將此女嬰包裹，抱於懷中。思想避難之處，乃望褒城投奔相識而去。髯翁有詩，單道此女得生之異：

懷孕遲遲四十年，水中三日尚安然。

生成妖物殃家國，王法如何勝得天！

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，以爲童謠之言已應，心中坦然，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。自此連年無話。到四十三年，時當大祭。宣王宿於齋宮，夜漏二鼓，人聲寂然。忽見一美貌女子，自西方冉冉而來，直至宮庭。宣王怪她干犯齋禁，大聲呵喝，急喚左右擒拿，並無一人答應。那女子全無懼色，走入太廟之中，大笑三聲，又大哭三聲，不慌不忙，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，望東而去。王起身自行追趕，忽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自覺心神恍惚，勉強入廟行禮。九獻已畢，回至齋宮更衣，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，告以夢中所見。伯陽父奏曰：「三年前童謠之言，王豈忘之耶？臣固言主有女禍，妖氣未除，繇詞有哭笑之語，王今復有此夢，正相符合矣。」宣王曰：「前所誅婦人，不足消『弧箕箙』之讖耶？」伯陽父又奏曰：「天道玄遠，候至方驗。一村婦何關氣數哉！」宣王沉吟不語，忽然想起三年前，曾命上大夫杜伯，督率司市查訪妖女，全無下落。頒胙之後，宣王還朝，百官謝胙。王宣杜伯問：「妖女消息，如何久不回話？」杜伯奏曰：「臣體訪此女，並無影響。以後妖婦正罪，童謠已驗，誠恐搜索不休，必然驚動國人，故此中止。」宣王大怒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明白奏聞？分明是怠棄朕命，行止自由。如此不忠之臣，要他何用！」喝教武士：「押出朝門，斬首示衆！」嚇得百官面如土色。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，忙將杜伯扯住，連聲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宣王視之，乃下大夫左儒，是杜伯的好友，舉薦同朝的。左儒叩頭奏曰：「臣聞堯有九年之水，不失爲帝；湯有七年之旱，不害爲王。天變尚然不妨，人妖寧可盡信？君王若殺了杜伯，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，外夷聞之，亦起輕慢之心。望乞恕之。」宣王曰：「汝爲朋友而逆朕命，是重友而輕君也。」左儒曰：「君是友非，則當逆友而順君；友是君非，則當違君而順友。杜伯無可殺之罪，吾王若殺之，天下必以王爲不明；臣若不能諫止，天下必以臣爲不忠。吾王若必殺杜伯，臣請與杜伯俱死。」宣王怒猶未息，曰：「朕殺杜伯，如去藁草，何須多費脣舌！」喝教：「快斬！」武士將杜伯推出朝門斬了。左儒回到家中，自刎而死。髯翁有贊雲：

賢哉左儒，直諫批鱗。是則順友，非則違君。彈冠誼重，刎頸交真。名高千古，用式彝倫。

杜伯之子隰叔奔晉，後仕晉爲士師之官。子孫遂爲士氏。食邑於範，又爲範氏。後人哀杜伯之忠，立祠於杜陵，號爲杜主，又曰右將軍廟，至今尚存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，亦有悔殺杜伯之意，悶悶還宮。其夜寢不能寐，遂得一恍惚之疾，語言無次，事多遺忘，每每輟朝。姜後知其有疾，不復進諫。至四十六年秋七月，王體稍豫，意欲出郊遊獵，以快心神。左右傳命，司空整備法駕，司馬戒飭車徒，太史卜個吉日。至期，王乘玉輅，駕六騶，右有尹吉甫，左有召虎，旌旗對對，甲仗森森，一齊往東郊進發。那東郊一帶，平原曠野，原是從來遊獵之地。宣王久不行幸，到此自覺精神開爽。傳命扎住營寨，分付軍士：「一不許踐踏禾稼，二不許焚燬樹木，三不許侵擾民居。獲禽多少，盡數獻納，照次給賞，如有私匿，追出重罪。」號令一出，人人賈勇，個個爭先。進退周旋，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；左右前後，彎弧者盡誇縱送之能。鷹犬藉勢而猖狂，狐兔畏威而亂竄。弓響處，血肉狼籍；箭到處，毛羽紛飛。這一場打圍，好不熱鬧！宣王心中大喜。日已沉西，傳令散圍。衆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，束縛齊備，奏凱而回。行不上三四里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瞇，忽見遠遠一輛小車，當面衝突而來。車上站着兩個人，臂掛朱弓，手持赤矢，向着宣王聲喏曰：「吾王別來無恙？」宣王定睛看時，乃上大夫杜伯，下大夫左儒。宣王喫這一驚不小，抹眼之間，人車俱不見，問左右人等，都說並不曾見。宣王正在驚疑，那杜伯、左儒又駕着小車子，往來不離王車之前。宣王大怒，喝道：「罪鬼，敢來犯駕！」拔出太阿寶劍，望空揮之。只見杜伯、左儒齊聲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！你不修德政，妄戮無辜，今日大數已盡，吾等專來報冤。還我命來！」話未絕聲，挽起朱弓，搭上赤矢，望宣王心窩內射來。宣王大叫一聲，昏倒於玉輦之上。慌得尹公腳麻，召公眼跳，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，兀自叫心痛不已。當下飛駕入城，扶着宣王進宮。各軍士未及領賞，草草而散。正是：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髯翁有詩云：

赤矢朱弓貌似神，千軍隊裏騁飛輪。

君王枉殺還須報，何況區區平等人。

未知宣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

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、左儒，陰魂索命，得疾回宮，閤眼便見杜伯、左儒，自知不起，不肯服藥。三日之後，病勢愈甚。其時周公久已告老，仲山甫已卒，乃召老臣尹吉甫、召虎託孤。二臣直至榻前，稽首問安。宣王命內侍扶起，靠於繡褥之上，謂二臣曰：「朕賴諸卿之力，在位四十六年，南征北伐，四海安寧。不料一病不起！太子宮涅年雖已長，性頗闇昧。卿等竭力輔佐，勿替世業！」二臣稽首受命。

方出宮門，遇太史伯陽父。召虎私謂伯陽父曰：「前童謠之語，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。今王親見厲鬼，操朱弓赤矢射之，以致病篤。其兆已應，王必不起。」伯陽父曰：「吾夜觀乾象，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，國家更有他變，王身未足以當之。」尹吉甫曰：「『天定勝人，人定亦勝天。』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，置三公六卿於何地乎？」言罷各散。不隔一時，各官復集宮門候問，聞御體沉重，不敢回家了。是夜王崩。姜後懿旨，召顧命老臣尹吉甫、召虎，率領百官，扶太子宮涅行舉哀禮，即位於柩前。是爲幽王。詔以明年爲元年。立申伯之女爲王后，子宜臼爲太子。進後父申伯爲申侯。史臣有詩讚宣王中興之美雲：

於赫宣王，令德茂世。威震窮荒，變消鼎治。外仲內姜，克襄隆治。幹父之蠱，中興立幟。

卻說姜後因悲慟太過，未幾亦薨。幽王爲人暴戾寡恩，動靜無常。方諒陰之時，狎暱羣小，飲酒食肉，全無哀慼之心。自姜後去世，益無忌憚，耽於聲色，不理朝政。申侯屢諫不聽，退歸申國去了。也是西周氣數將盡，尹吉甫、召虎一班老臣，相繼而亡。幽王另用虢公、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，並列三公。三人皆讒諂面諛之人，貪位慕祿之輩，惟王所欲，逢迎不暇。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，是個正人，幽王不加信用。

一日，幽王視朝，岐山守臣申奏：「涇、河、洛三川，同日地震。」幽王笑曰：「山崩地震，此乃常事，何必告朕。」遂退朝還宮。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，嘆曰：「三川發源於岐山，胡可震也！昔伊、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。今三川皆震，川源將塞。川既塞竭，其山必崩。夫岐山乃太王發跡之地，此山一崩，西周能無恙乎？」趙叔帶曰：「若國家有變，當在何時？」伯陽父屈指曰：「不出十年之內。」叔帶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伯陽父曰：「善盈而後福，惡盈而後禍。十者，數之盈也。」叔帶曰：「天子不恤國政，任用佞臣，我職居言路，必盡臣節以諫之。」伯陽父曰：「但恐言而無益。」二人私語多時，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。石父恐叔帶進諫，說破他奸佞，直入深宮，都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，述與幽王，說他謗毀朝廷，妖言惑衆。幽王曰：「愚人妄說國政，如野田泄氣，何足聽哉！」

卻說趙叔帶懷着一股忠義之心，屢欲進諫，未得其便。過了數日，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說：「三川俱竭，岐山復崩，壓壞民居無數。」幽王全不畏懼，方命左右訪求美色，以充後宮。趙叔帶乃上表諫曰：「山崩川竭，其象爲脂血俱枯，高危下墜，乃國家不祥之兆。況岐山王業所基，一旦崩頹，事非小故。及今勤政恤民，求賢輔政，尚可望消弭天變。奈何不訪賢才，而訪美女乎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國朝定都豐鎬，千秋萬歲。那岐山如已棄之屣，有何關係？叔帶久有慢君之心，藉端謗訕，望君王詳察。」幽王曰：「石父之言是也。」遂將叔帶免官，逐歸田野。叔帶嘆曰：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吾不忍坐見西周有《麥秀》之歌。」於是攜家竟往晉國，是爲晉大夫趙氏之祖，趙衰、趙盾，即其後裔也。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，列爲諸侯。此是後話。後人有詩嘆曰：

忠臣避亂先歸北，世運凌夷漸欲東。

自古老臣當愛惜，仁賢一去國虛空。

卻說大夫褒珦自褒城來，聞趙叔帶被逐，急忙入朝進諫：「吾王不畏天變，黜逐賢臣，恐國家空虛，社稷不保。」幽王大怒，命囚珦於獄中。自此諫諍路絕，賢豪解體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賣桑木弓、箕草袋的男子，懷抱妖女，逃奔褒地，欲行撫養，因乏乳食，恰好有個姒大的妻子，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匹之類，轉乞此女過門。撫養成人，取名褒姒。論年齒，雖則一十四歲，身材長成，到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。更兼目秀眉清，脣紅齒白，發挽烏雲，指排削玉，有如花如月之容，傾國傾城之貌。一來姒大住居鄉僻，二來褒姒年紀幼小，所以雖有絕色，無人聘定。

卻說褒珦之子洪德，偶因收斂，來到鄉間。湊巧褒姒門外汲水，雖然村妝野束，不掩國色天姿。洪德大驚：「如此窮鄉，乃有此等麗色！」因私計：「父親囚於鎬京獄中三年，尚未釋放。若得此女貢獻天子，可以贖父罪矣。」遂於鄰舍訪問姓名的實，歸家告母曰：「吾父以直諫忤主，非犯不赦之闢。今天子荒淫無道，購四方美色，以充後宮。有姒大之女，非常絕色。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，求寬父獄，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獄之計也。」其母曰：「此計如果可行，何惜財帛！汝當速往。」洪德遂親至姒家，與姒大講就布帛三百匹，買得褒姒回家。香湯沐浴，食以膏粱之味，飾以文繡之衣，教以禮數，攜至鎬京。先用金銀打通虢公關節，求其轉奏，言：「臣珦自知罪當萬死。珦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復生，特訪求美人名曰褒姒，進上以贖父罪。萬望吾王赦宥。」幽王聞奏，即宣褒姒上殿，拜舞已畢。幽王抬頭觀看，姿容態度，目所未睹，流盼之際，光豔照人。龍顏大喜。四方雖貢獻有人，不及褒姒萬分之一。遂不通申後得知，留褒姒於別宮。降旨赦褒珦出獄，復其官爵。是夜，幽王與褒姒同寢，魚水之樂，所不必言。自此坐則疊股，立則並肩，飲則交杯，食則共器。一連十日不朝。羣臣伺候朝門者，皆不得望見顏色，莫不嘆息而去。此乃幽王四年之事。有詩爲證：

折得名花字國香，

布荊一旦薦匡牀。

風流天子渾閒事，

不道龍漦已伏殃。

幽王自從得了褒姒，迷戀其色，居之瓊臺，約有三月，更不進申後之宮。早有人報知申後，如此如此。申後不勝其憤，忽一日，引着宮娥，徑到瓊臺，正遇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，並不起身迎接。申後忍氣不過，便罵：「何方賤婢，到此濁亂宮闈！」幽王恐申後動手，將身蔽於褒姒之前，代答曰：「此朕新取美人，未定位次，所以未曾朝見，不必發怒。」申後罵了一場，恨恨而去。褒姒問曰：「適來者何人？」幽王曰：「此王后也。汝明日可往謁之。」褒姒嘿然無言。至明日，仍不往朝正宮。

再說申後在宮中憂悶不已，太子宜臼跪而問曰：「吾母貴爲六宮之主，有何不樂？」申後曰：「汝父寵幸褒姒，全不顧嫡妾之分。將來此婢得志，我母子無置足之處矣！」遂將褒姒不來朝見，及不起身迎接之事，備細訴與太子，不覺淚下。太子曰：「此事不難。明日乃朔日，父王必然視朝。吾母可着宮人往瓊臺採摘花朵，引那賤婢出臺觀看，待孩兒將她毒打一頓，以出吾母之氣。便父王嗔怪，罪責在我，與母無干也。」申後曰：「吾兒不可造次，還須從容再商。」太子懷忿出宮。

又過了一晚。次早，幽王果然出朝，羣臣賀朔。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，往瓊臺之下，不問情由，將花朵亂摘。臺中走出一羣宮人，攔住道：「此花乃萬歲栽種，與褒娘娘不時賞玩，休得毀壞，得罪不小！」這邊宮人道：「吾等奉東宮令旨，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，誰敢攔阻！」彼此兩下爭嚷起來。驚動褒妃，親自出外觀看，怒從心起，正要發作。不期太子突然而至，褒妃全不提防。那太子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趕上一步，揪住烏雲寶髻，大罵：「賤婢！你是何等之人？無名無位，也要妄稱娘娘。眼底無人，今日也教你認得我！」捻着拳便打。纔打得幾拳，衆宮娥懼幽王見罪，一齊跪下叩首，高叫：「千歲，求饒！萬事須看王爺面上。」太子亦恐傷命，即時住手。褒妃含羞忍痛，回入臺中，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，雙行流淚。宮娥勸解曰：「娘娘不須悲泣，自有王爺做主。」說聲未畢，幽王退朝，直入瓊臺，看見褒姒兩鬢蓬鬆，眼流珠淚，問道：「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？」褒妃扯住幽王袍袖，放聲大哭，訴稱：「太子引着宮人，在臺下摘花。賤妾又未曾得罪，太子一見賤妾，便加打罵，若非宮娥苦勸，性命難存。望乞我王做主！」說罷，嗚嗚咽咽，痛哭不已。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，謂褒姒曰：「汝不朝其母，以致如此。此乃王后所遣，非出太子之意，休得錯怪了人。」褒姒曰：「太子爲母報怨，其意不殺妾不止。妾一身死不足惜，但自蒙愛幸，身懷六甲已兩月矣。妾之一命，即二命也。求王放妾出宮，保全母子二命。」幽王曰：「愛卿請將息，朕自有處分。」即日傳旨道：「太子宜臼好勇無禮，不能將順，權發去申國，聽申侯教訓。東宮太傅、少傅等官輔導無狀，並行削職。」太子欲入宮訴明。幽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，只得駕車自往申國去訖。申後久不見太子進宮，着宮人詢問，方知已貶去申國。孤掌難鳴，終日怨夫思子，含淚過日。

卻說褒姒懷孕，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子。幽王愛如珍寶，名曰伯服。遂有廢嫡立庶之意。奈事無其因，難於啓齒。虢石父揣知王意，遂與尹球商議，暗通褒姒，說：「太子既逐去外家，合當伯服爲嗣。內有娘娘枕邊之言，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，何愁事不成就？」褒姒大喜，答言：「全仗二卿用心維持。若得伯服嗣位，天下當與二卿共之。」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，日夜伺申後之短。宮門內外，俱置耳目，風吹草動，無不悉知。

再說申後自獨居無侶，終日流淚。有一年長宮人知其心事，跪而奏曰：「娘娘既思想殿下，何不修書一封，密寄申國，使殿下上表謝罪？若得感動萬歲，召還東宮，母子相聚，豈不美哉！」申後曰：「此言固好，但恨無人傳寄。」宮人曰：「妾母溫媼，頗知醫術。娘娘詐稱有病，召媼入宮看脈，令帶出此信，使妾兄送去，萬無一失。」申後依允，遂修起書信一通，內中大略言：天子無道，寵信妖婢，使我母子分離。今妖婢生子，其寵愈固。汝可上表佯認其罪，今已悔悟自新，願父王寬赦。若天賜還朝，母子重逢，別作計較。修書已畢，假稱有病臥牀，召溫媼看脈。早有人報知褒妃。褒妃曰：「此必有傳遞消息之事。俟溫媼出宮，搜簡其身，便知端的。」

卻說溫媼來到正宮，宮人先已說知如此如此。申後佯爲診脈，遂於枕邊取出書信，屬咐：「星夜送至申國，不可遲誤。」當下賜綵繒二端。溫媼將那書來懷揣，手捧綵繒，洋洋出宮，被守門宮監盤住，問：「此繒從何而得？」媼曰：「老妾診視後脈，此乃王后所賜也。」內監曰：「別有夾帶否？」曰：「沒有。」方欲放去，又有一人曰：「不搜簡，何以知其有無乎？」遂牽媼手轉來。媼東遮西閃，似有慌張之色。宮監心疑，越要搜簡，一齊上前，扯裂衣襟，那書角便露將出來。早被宮監搜出申後這封書，即時連人押至瓊臺，來見褒妃。褒妃拆書觀看，心中大怒，命將溫媼鎖禁空房，不許走漏消息。卻將綵繒二匹，手自剪扯，裂爲寸寸。幽王進宮，見破繒碎彩，問其來歷。褒妃含淚而對曰：「妾不幸身入深宮，謬蒙寵愛，以致正宮妒忌；又不幸生子，取忌益深。今正宮寄書太子，書尾雲『別作計較』，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，願王爲妾做主！」說罷，將書呈與幽王觀看。幽王認得申後筆跡，問其通書之人，褒妃曰：「現有溫媼在此。」幽王即命牽出，不由分說，拔劍揮爲兩段。髯翁有詩曰：

未寄深宮信一封，先將冤血濺霜鋒。

他年若問安儲事，溫媼應居第一功。

是夜，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嬌撒癡，說：「賤妾母子性命，懸於太子之手。」幽王曰：「有朕做主，太子何能爲也！」褒姒曰：「吾王千秋萬歲之後，少不得太子爲君。今王后日夜在宮怨望咒詛，萬一他母子當權，妾與伯服死無葬身之地矣！」言罷，嗚嗚咽咽，又啼哭起來。幽王曰：「吾欲廢王后、太子，立汝爲正宮，伯服爲東宮，只恐羣臣不從，如之奈何？」褒妃曰：「臣聽君，順也；君聽臣，逆也。吾王將此意曉諭大臣，只看公議如何。」幽王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是夜，褒妃先遣心腹傳言與虢、尹二人，來朝預辦登答。

次日，早朝禮畢，幽王宣公卿上殿，開言問曰：「王后嫉妒怨望，咒詛朕躬，難爲天下之母，可以拘來問罪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王后六宮之主，雖然有罪，不可拘問。如果德不稱位，但當傳旨廢之，另擇賢德，母儀天下，實爲萬世之福。」尹球奏曰：「臣聞褒妃德性貞靜，堪主中宮。」幽王曰：「太子在申，若廢申後，如太子何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臣聞『母以子貴，子以母貴。』今太子避罪居申，溫凊之禮久廢。況既廢其母，焉用其子？臣等願扶伯服爲東宮，社稷有幸！」幽王大喜，傳旨：將申後退入冷宮，廢太子宜臼爲庶人；立褒妃爲後，伯服爲太子。如有進諫者，即系宜臼之黨，治以重闢。此乃幽王九年之事。兩班文武心懷不平，知幽王主意已決，徒取殺身之禍，無益於事，盡皆緘口。太史伯陽父嘆曰：「三綱已絕，周亡可立而待矣！」即日告老去位。羣臣棄職歸田者甚衆。朝中惟尹球、虢石父、祭公易一班佞臣在側。幽王朝夕與褒妃在宮作樂。

褒妃雖篡位正宮，有專席之寵，從未開顏一笑。幽王欲取其歡，召樂工鳴鐘擊鼓，品竹彈絲，宮人歌舞進觴，褒妃全無悅色。幽王問曰：「愛卿惡聞音樂，所好何事？」褒妃曰：「妾無好也。曾記昔日手裂綵繒，其聲爽然可聽。」幽王曰：「既喜聞裂繒之聲，何不早言？」即命司庫日進綵繒百匹，使宮娥有力者裂之，以悅褒妃。可怪褒妃雖好裂繒，依舊不見笑臉。幽王問曰：「卿何故不笑？」褒妃答曰：「妾生平不笑。」幽王曰：「朕必欲卿一開笑口。」遂出令，不拘宮內宮外，有能致褒後一笑者，賞賜千金。虢石父獻計曰：「先王昔年因西戎強盛，恐彼入寇，乃於驪山之下，置煙墩二十餘所，又置大鼓數十架。但有賊寇，放起狼煙，直衝霄漢，附近諸侯發兵有救，又鳴起大鼓，催趲前來。今數年以來，天下太平，烽火皆熄。吾王若要王后起齒，必須同後遊玩驪山，夜舉烽煙，諸侯援兵必至。至而無寇，王后必笑無疑矣。」幽王曰：「此計甚善。」乃同褒後並駕往驪山遊玩。

至晚，設宴驪宮，傳令舉烽。時鄭伯友正在朝中，其時以司徒爲前導，聞命大驚，急趨至驪宮，奏曰：「煙墩者，先王所設以備緩急，所以取信於諸侯。今無故舉烽，是戲諸侯也。異日倘有不虞，即便舉烽，諸侯必不信矣，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？」幽王怒曰：「今天下太平，何事徵兵。朕今與王后出遊驪宮，無可消遣，聊與諸侯爲戲。他日有事，與卿無與！」遂不聽鄭伯之諫，大舉烽火，復擂起大鼓。鼓聲如雷，火光燭天。畿內諸侯疑鎬京有變，一個個即時領兵點將，連夜趕至驪山，但聞樓閣管籥之音。幽王與褒妃飲酒作樂，使人謝諸侯曰：「幸無外寇，不勞跋涉。」諸侯面面相覷，卷旗而回。褒妃在樓上，憑欄望見諸侯忙去忙回，並無一事，不覺撫掌大笑。幽王曰：「愛卿一笑，百媚俱生，此虢石父之力也。」遂以千金賞之。至今俗語相傳「千金買笑」，蓋本於此。髯翁有詩，單詠烽火戲諸侯之事。詩曰：

良夜驪宮奏管簧，無端烽火燭穹蒼。

可憐列國奔馳苦，止博褒妃笑一場！

卻說申侯聞知幽王廢申後立褒妃，上疏諫曰：「昔桀寵妹喜以亡夏，紂寵妲己以亡商。王今寵信褒妃，廢嫡立庶，既乖夫婦之義，又傷父子之情。桀、紂之事，復見於今；夏、商之禍，不在異日。望吾王收回亂命，庶可免亡國之殃也。」幽王覽奏，拍案大怒曰：「此賊何敢亂言！」虢石父奏曰：「申侯見太子被逐，久懷怨望。今聞後與太子俱廢，意在謀叛，故敢暴王之過。」幽王曰：「如此，何以處之？」石父奏曰：「申侯本無他功，因後進爵。今後與太子俱廢，申侯亦宜貶爵，仍舊爲伯，發兵討罪，庶無後患。」幽王准奏，下令削去申侯之爵。命石父爲將，簡兵蒐乘，欲舉伐申之師。

畢竟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

話說申侯進表之後，有人在鎬京探信，聞知幽王命虢公爲將，不日領兵伐申，星夜奔回，報知申侯。申侯大驚曰：「國小兵微，安能抵敵王師？」大夫呂章進曰：「天子無道，廢嫡立庶，忠良去位，萬民皆怨，此孤立之勢也。今西戎兵力方強，與申國接壤，主公速致書戎主，借兵向鎬。以救王后，必要天子傳位於故太子，此伊、周之業也。語云『先發制人』，機不可失。」申侯曰：「此言甚當。」遂備下金繒一車，遣人齎書與犬戎借兵，許以破鎬之日，府庫金帛，任憑搬取。戎主曰：「中國天子失政，申侯國舅，召我以誅無道，扶立東宮，此我志也。」遂發戎兵一萬五千，分爲三隊：右先鋒孛丁，左先鋒滿也速，戎主自將中軍。槍刀塞路，旌旆蔽空。申侯亦起本國之兵相助。浩浩蕩蕩，殺奔鎬京而來，出其不意，將王城圍繞三匝，水泄不通。幽王聞變，大驚曰：「機不密，禍先發。我兵未起，戎兵先動。此事如何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吾王速遣人於驪山舉起烽煙，諸侯救兵必至。內外夾攻，可取必勝。」幽王從其言，遣人舉烽。諸侯之兵，無片甲入者。蓋因前被烽火所戲，是時又以爲詐，所以皆不起兵也。幽王見救兵不至，犬戎日夜攻城，謂石父曰：「賊勢未知強弱，卿可試之。朕當簡閱壯勇，以繼其後。」虢公本非能戰之將，只得勉強應命，率領兵車二百乘，開門殺出。申侯在陣上望見石父出城，指謂戎主曰：「此欺君誤國之賊，不可走了。」戎主聞之曰：「誰爲我擒之？」孛丁曰：「小將願往。」舞刀拍馬，直取石父。鬥不上十合，石父被孛丁一刀斬於車下。戎主與滿也速一齊殺將前進，喊聲大舉，亂殺入城，逢屋放火，逢人舉刀，連申侯也阻當他不住，只得任其所爲。城中大亂。

幽王未及閱軍，見勢頭不好，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，開後宰門出走。司徒鄭伯友自後趕上，大叫：「吾王勿驚，臣當保駕！」出了北門，迤邐望驪山而去。途中又遇尹球來到，言：「犬戎焚燒宮室，搶掠庫藏，祭公已死於亂軍之中矣。」幽王心膽俱裂。鄭伯友再令舉烽，烽煙透入九霄，救兵依舊不到。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，將驪宮團團圍住，口中只叫：「休走了昏君！」幽王與褒姒唬做一堆，相對而泣。鄭伯友進曰：「事急矣！臣拚微命保駕，殺出重圍，竟投臣國，以圖後舉！」幽王曰：「朕不聽叔父之言，以至於此。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，俱付之叔父矣。」當下鄭伯教人至驪宮前，放起一把火來，以惑戎兵，自引幽王從宮後衝出。鄭伯手持長矛，當先開路。尹球保着褒後母子，緊隨幽王之後。行不多時，早有犬戎兵攔住，乃是小將古裏赤。鄭伯咬牙大怒，便接住交戰。戰不數合，一矛刺古裏赤於馬下。戎兵見鄭伯驍勇，一時驚散。約行半里，背後喊聲又起，先鋒孛丁引大兵追來。鄭伯叫尹球保駕先行，親自斷後，且戰且走，卻被犬戎鐵騎橫衝，分爲兩截。鄭伯困在垓心，全無懼怯。這根矛神出鬼沒，但當先者無不着手。犬戎主教四面放箭，箭如雨點，不分玉石，可憐一國賢侯，今日死於萬鏃之下。左先鋒滿也速早把幽王車仗擄住。犬戎主看見袞袍玉帶，知是幽王，就車中一刀砍死，並殺伯服。褒姒美貌饒死，以輕車載之，帶歸氈帳取樂。尹球躲在車箱之內，亦被戎兵牽出斬之。

統計幽王在位，共一十一年。因賣桑木弓、箕草袋的男子，拾取清水河邊妖女，逃於褒國。此女即褒姒也，蠱惑君心，欺凌嫡母，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。昔童謠所云：「月將升，日將沒；弧箕箙，實亡周國。」正應其兆，天數已定於宣王之時矣。東屏先生有詩曰：

多方圖笑掖庭中，烽火光搖粉黛紅。

自絕諸侯猶似可，忍教國祚喪羌戎。

又隴西居士詠史詩曰：

驪山一笑犬戎嗔，弧矢童謠已驗真。

十八年來猶報應，挽回造化是何人？

又有一絕，單道尹球等無一善終，可爲奸臣之戒。詩云：

巧語讒言媚暗君，滿圖富貴百年身。

一朝駢首同誅戮，落得千秋罵佞臣。

又有一絕，詠鄭伯友之忠，詩曰：

石父捐軀尹氏亡，鄭桓今日死勤王。

三人總爲周家死，白骨風前那個香？

且說申侯在城內，見宮中火起，忙引本國之兵入宮，一路撲滅。先將申後放出冷宮。巡到瓊臺，不見幽王、褒姒蹤跡。有人指說：「已出北門去矣。」料走驪山，慌忙追趕，於路上正迎着戎主，車馬相湊，各問勞苦。說及昏君已殺，申侯大驚曰：「孤初心止欲糾正王慝，不意遂及於此。後世不忠於君者，必以孤爲口實矣！」亟令從人收斂其屍，備禮葬之。戎主笑曰：「國舅所謂婦人之仁也。」

卻說申侯回到京師，安排筵席，款待戎主。庫中寶玉，搬取一空，又斂聚金繒十車爲贈，指望他滿欲而歸。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件，自以爲不世之功，人馬盤踞京城，終日飲酒作樂，絕無還軍歸國之意。百姓皆歸怨申侯。申侯無可奈何，乃寫密書三封，發人往三路諸侯處約會勤王。那三路諸侯？乃北路晉侯姬仇，東路衛侯姬和，西路秦君嬴開。又遣人到鄭國，將鄭伯死難之事，報知世子掘突，教他起兵復仇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世子掘突，年方二十三歲，生得身長八尺，英毅非常。一聞父親戰死，不勝哀憤，遂素袍縞帶，帥車三百乘，星夜奔馳而來。早有探馬報知犬戎主，預作準備。掘突一到，便欲進兵。公子成諫曰：「我兵兼程而進，疲勞未息，宜深溝固壘，待諸侯兵集，然後合攻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掘突曰：「君父之仇，禮不反兵。況犬戎志驕意滿，我以銳擊惰，往無不克。若待諸侯兵集，豈不慢了軍心？」遂麾車直逼城下。城上偃旗息鼓，全無動靜。掘突大罵：「犬戎之賊！何不出城決一死戰？」城上並不答應。掘突喝教左右打點攻城。忽聞叢林深處，叵羅聲響，一枝軍從後殺來。乃犬戎主定計，預先埋伏在外者。掘突大驚，慌忙挺槍來戰。城上叵羅聲又起，城門大開，又有一枝軍殺出。掘突前有孛丁，後有滿也速，兩下夾攻，抵當不住，大敗而走，戎兵追趕三十餘裏方回。掘突收拾殘兵，謂公子成曰：「孤不聽卿言，以至失利。今計將安出？」公子成曰：「此去濮陽不遠，衛侯老成經事，何不投之？鄭、衛合兵，可以得志。」掘突依言，分付望濮陽一路而進。

約行二日，塵頭起處，望見無數兵車，如牆而至。中間坐着一位諸侯，錦袍金帶，蒼顏白髮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態。那位諸侯，正是衛武公姬和，時已八十餘歲矣。掘突停車，高叫曰：「我鄭世子掘突也。犬戎兵犯京師，吾父死於戰場，我兵又敗，特來求救。」武公拱手答曰：「世子放心。孤傾國勤王，聞秦、晉之兵，不久亦當至矣。何憂犬戎哉！」掘突讓衛侯先行，撥轉車轅，重回鎬京，離二十里，分兩處下寨。教人打聽秦、晉二國起兵消息。探子報道：「西角上金鼓大鳴，車聲轟地，繡旗上大書『秦』字。」武公曰：「秦爵雖附庸，然習於戎俗，其兵勇悍善戰，犬戎之所畏也。」言未畢，北路探子又報：「晉兵亦至，已於北門立寨。」武公大喜曰：「二國兵來，大事濟矣！」即遣人與秦、晉二君相聞。須臾之間，二君皆到武公營中，互相勞苦。二君見掘突渾身素縞，問：「此位何人？」武公曰：「此鄭世子也。」遂將鄭伯死難與幽王被殺之事，述了一遍。二君嘆息不已。武公曰：「老夫年邁無識，止爲臣子，義不容辭，勉力來此。掃蕩腥羶，全仗上國。今計將安出？」秦襄公曰：「犬戎之志，在於剽掠女子金帛而已。彼謂我兵初至，必不提防。今夜三更，宜分兵東、南、北三路攻打，獨缺西門，放他一條走路。卻教鄭世子伏兵彼處，候其出奔，從後掩擊，必獲全勝。」武公曰：「此計甚善！」

話分兩頭。再說申侯在城中，聞知四國兵到，心中大喜，遂與小周公咺密議：「只等攻城，這裏開門接應。」卻勸戎主先將寶貨金繒，差右先鋒孛丁分兵押送回國，以削其勢；又教左先鋒滿也速盡數領兵出城迎敵。犬戎主認作好話，一一聽從。

卻說滿也速營於東門之外，正與衛兵對壘，約會明日交戰。不期三更之後，被衛兵劫入大寨。滿也速提刀上馬，急來迎敵。其奈戎兵四散亂竄，雙拳兩臂，撐持不住，只得一同奔走。三路諸侯吶喊攻城。忽然城門大開，三路車馬一擁而入，毫無撐御。此乃申侯之計也。戎主在夢中驚覺，跨着剗馬，徑出西城，隨身不數百人。又遇鄭世子掘突攔住廝戰。正在危急，卻得滿也速收拾敗兵來到，混戰一場，方得脫身。掘突不敢窮追，入城與諸侯相見，恰好天色大明。褒姒不及隨行，自縊而亡。胡曾先生有詩嘆雲：

錦繡圍中稱國母，腥羶隊裏作番婆。

到頭不免投繯苦，爭似爲妃快樂多。

申侯大排筵席，管待四路諸侯。只見首席衛武公推箸而起，謂諸侯曰：「今日君亡國破，豈臣子飲酒之時耶？」衆人齊聲拱立曰：「某等願受教訓。」武公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今故太子在申，宜奉之以即王位。諸君以爲何如？」襄公曰：「君侯此言，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靈也。」世子掘突曰：「小子身無寸功，迎立一事，願效微勞，以成先司徒之志。」武公大喜，舉爵勞之。遂於席上草成表章，備下法駕。各國皆欲以兵相助，掘突曰：「原非赴敵，安用多徒？只用本兵足矣。」申侯曰：「下國有車三百乘，願爲引導。」次日，掘突遂往申國，迎太子宜臼爲王。

卻說宜臼在申，終日納悶，正不知國舅此去，兇吉如何。忽報鄭世子齎着國舅申侯同諸侯連名錶章，奉迎還京，心下到吃了一驚。展開看時，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殺。父子之情，不覺放聲大哭。掘突奏曰：「太子當以社稷爲重，望早正大位，以安人心。」宜臼曰：「孤今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！事已如此，只索起程。」不一日，到了鎬京。周公先驅入城，掃除宮殿。國舅申侯引着衛、晉、秦三國諸侯，同鄭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，出郭三十里迎接，卜定吉日進城。宜臼見宮室殘毀，悽然淚下。當下先見了申侯，稟命過了，然後服袞冕，告廟即王位，是爲平王。

平王升殿，衆諸侯百官朝賀已畢。平王宣申伯上殿，謂曰：「朕以廢棄之人，獲承宗祧，皆舅氏之力也。」進爵爲申公。申伯辭曰：「賞罰不明，國政不清。鎬京亡而復存，乃衆諸侯勤王之功。臣不能禁戢犬戎，獲罪先王，臣當萬死，敢領賞乎？」堅辭三次。平王令復侯爵。衛武公又奏曰：「褒姒母子恃寵亂倫，虢石父、尹球等欺君誤國，雖則身死，均當追貶。」平王一一準奏。衛侯和進爵爲公。晉侯仇加封河內附庸之地。鄭伯友死於王事，賜諡爲桓；世子掘突襲爵爲伯，加封祊田千頃。秦君原是附庸，加封秦伯，列於諸侯。小周公咺拜爲太宰之職。申後號爲太后。褒姒與伯服，俱廢爲庶人。虢石父、尹球、祭公，姑念其先世有功，兼死於王事，止削本身爵號，仍許子孫襲位。又出安民榜，撫慰京師被害百姓。大宴羣臣，盡歡而散。有詩爲證：

百官此日逢恩主，萬姓今朝喜太平。

自是累朝功德厚，山河再整望中興。

次日，諸侯謝恩。平王再封衛侯爲司徒，鄭伯掘突爲卿士，留朝與太宰咺一同輔政。惟申、秦二君，以本國迫近戎、狄，拜辭而歸。申侯見鄭世子掘突英毅非常，以女妻之，是爲武姜。此話閣過不題。

卻說犬戎自到鎬京擾亂一番，識熟了中國的道路，雖則被諸侯驅逐出城，其鋒未曾挫折；又自謂勞而無功，心懷怨恨，遂大起戎兵，侵佔周疆，岐、豐之地，半爲戎有。漸漸逼近鎬京，連月烽火不絕。又宮闕自焚燒之後，十不存五，頹牆敗棟，光景甚是淒涼。平王一來府庫空虛，無力建造宮室；二來怕犬戎早晚入寇，遂萌遷都洛邑之念。一日，朝罷，謂羣臣曰：「昔王祖成王，既定鎬京，又營洛邑，此何意也？」羣臣齊聲奏曰：「洛邑爲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貢，道里適均。所以成王命召公相宅，周公興築，號曰東都。宮室制度，與鎬京同。每朝會之年，天子行幸東都，接見諸侯，此乃便民之政也。」平王曰：「今犬戎逼近鎬京，禍且不測。朕欲遷都於洛，何如？」太宰咺奏曰：「今宮闕焚燬，營建不易，勞民傷財，百姓嗟怨。西戎乘釁而起，何以御之？遷都於洛，實爲至便。」兩班文武俱以犬戎爲慮，齊聲曰：「太宰之言是也。」惟司徒衛武公低頭長嘆。平王曰：「老司徒何獨無言？」武公乃奏曰：「老臣年逾九十，蒙吾王不棄老耄，備位六卿。若知而不言，是不忠於君也；若違衆而言，是不和於友也。然寧得罪於友，不敢得罪於君。夫鎬京左有殽、函，右有隴、蜀，披山帶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形勝，莫過於此。洛邑雖天下之中，其勢平衍，四面受敵之地。所以先王雖並建兩都，然宅西京，以振天下之要，留東都以備一時之巡。吾王若棄鎬京而遷洛，恐王室自是衰弱矣！」平王曰：「犬戎侵奪岐、豐，勢甚猖獗。且宮闕殘毀，無以壯觀。朕之東遷，實非得已。」武公奏曰：「犬戎豺狼之性，不當引入臥闥。申公借兵失策，開門揖盜，使其焚燒宮闕，戮及先王，此不共之仇也。王今勵志自強，節用愛民，練兵訓武，效先王之北伐南征，俘彼戎主，以獻七廟，即可湔雪前恥。若隱忍避仇，棄此適彼，我退一尺，敵進一尺，恐蠶食之憂，不止於岐、豐而已。昔堯、舜在位，茅茨土階；禹居卑宮，不以爲陋。京師壯觀，豈在宮室？惟吾王熟思之。」太宰咺又奏曰：「老司徒乃安常之論，非通變之言也。先王怠政滅倫，自招寇賊，其事已不足深咎。今王掃除煨燼，僅正名號，而府庫空虛，兵力單弱，百姓畏懼犬戎，如畏豺虎。一旦戎騎長驅，民心瓦解，誤國之罪，誰能任之？」武公又奏曰：「申公既能召戎，定能退戎。王遣人問之，必有良策。」正商議間，國舅申公遣人齎告急表文來到。平王展開看之，大意謂：犬戎侵擾不已，將有亡國之禍。伏乞我王憐念瓜葛，發兵救援。平王曰：「舅氏自顧不暇，安能顧朕？東遷之事，朕今決矣！」乃命太史擇日東行。衛武公曰：「臣職在司徒，若主上一行，民人離散，臣之咎難辭矣！」遂先期出榜，示諭百姓：如願隨駕東遷者，作速準備，一齊起程。祝史作文，先將遷都緣由，祭告宗廟。至期，大宗伯抱着七廟神主，登車先導。秦伯嬴開聞平王東遷，親自領兵護駕。百姓攜老扶幼相從者，不計其數。當時宣王大祭之夜，夢見美貌女子大笑三聲，大哭三聲，不慌不忙，將七廟神主捆做一束，冉冉望東而去。大笑三聲，應褒姒驪山烽火戲諸侯事。大哭三聲者，幽王、褒姒、伯服三命俱絕。神主捆束往東，正應今日東遷。

此夢無一不驗。又太史伯陽父辭雲：哭又笑，笑又哭，羊被鬼吞，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，弧箕箙。「羊被鬼吞」者，宣王四十六年遇鬼而亡，乃己未年。「馬逢犬逐」，犬戎入寇，幽王十一年庚午也。自此西周遂亡，天數有定如此，亦見伯陽父之神佔矣。

東遷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

話說平王東遷，車駕至於洛陽，見市井稠密，宮闕壯麗，與鎬京無異，心中大喜。京都既定，四方諸侯莫不進表稱賀，貢獻方物。惟有荊國不到，平王議欲徵之。羣臣諫曰：「蠻荊久在化外，宣王始討而服之。每年止貢菁茅一車，以供祭祀縮酒之用，不責他物，所以示羈縻之意。今遷都方始，人心未定，倘王師遠討，未卜順逆。且宜包容，使彼懷德而來。如或始終不悛，俟兵力既足，討之未晚。」自此南征之議遂息。

秦襄公告辭回國。平王曰：「今岐、豐之地，半被犬戎侵據，卿若能驅逐犬戎，此地盡以賜卿，少酬扈從之勞，永作西藩，豈不美哉？」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，即整頓戎馬，爲滅戎之計。不及三年，殺得犬戎七零八落，其大將孛丁、滿也速等，俱死於戰陣，戎主遠遁西荒。岐、豐一片，盡爲秦有，闢地千里，遂成大國。髯翁有詩云：

文武當年發跡鄉，如何輕棄畀秦邦？

岐豐形勝如依舊，安得秦強號始皇！

卻說秦乃帝顓頊之裔。其後人名皋陶，自唐堯時爲士師官。皋陶子伯翳，佐大禹治水，烈山焚澤，驅逐猛獸，以功賜姓曰嬴，爲舜主畜牧之事。伯翳生二子：若木、大廉。若木封國於徐，夏、商以來，世爲諸侯。至紂王時，大廉之後，有蜚廉者，善走，日行五百里。其子惡來有絕力，能手裂虎豹之皮。父子俱以材勇爲紂倖臣，相助爲虐。武王克商，誅蜚廉並及惡來。蜚廉少子曰季勝，其曾孫名造父，以善御得幸於周穆王，封於趙，爲晉趙氏之祖。其後有非子者，居犬丘，善於養馬。周孝王用之，命畜馬於涇、渭二水之間，馬大蕃息。孝王大喜，以秦地封非子爲附庸之君，使續嬴祀，號爲嬴秦。傳六世至襄公，以勤王功封秦伯；又得岐、豐之地，勢益強大，定都於雍，始與諸侯通聘。襄公薨，子文公立，時平王十五年也。

一日，文公夢鄜邑之野，有黃蛇自天而降，止於山陂；頭如車輪，下屬於地，其尾連天。俄頃化爲小兒，謂文公曰：「我上帝之子也。帝命汝爲白帝，以主西方之祀。」言訖不見。明日，召太史敦佔之。敦奏曰：「白者，西方之色。君奄有西方，上帝所命，祠之必當獲福。」乃於鄜邑築高臺，立白帝廟，號曰鄜畤，用白牛祭之。又陳倉人獵得一獸，似豬而多刺，擊之不死，不知其名。欲牽以獻文公，路間遇二童子，指曰：「此獸名曰蝟，常伏地中，啖死人腦。若捶其首即死。」蝟亦作人言曰：「二童乃雉精，名曰陳寶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」二童子被說破，即化爲野雞飛去。其雌者止於陳倉山之北阪，化爲石雞。視蝟，亦失去矣。獵人驚異，奔告文公。文公復立陳寶祠於陳倉山。又終南山有大梓樹，文公欲伐爲殿材，鋸之不斷，砍之不入，忽大風雨，乃止。有一人夜宿山下，聞衆鬼向樹賀喜，樹神亦應之。一鬼曰：「秦若使人披其發，以朱絲繞樹，將奈之何？」樹神默然。明日，此人以鬼語告於文公。文公依其說，復使人伐之，樹隨鋸而斷。有青牛從樹中走出，徑投雍水。其後近水居民，時時見青牛出水中。文公聞之，使騎士候而擊之。牛力大，觸騎士倒地。騎士發散披面，牛懼更不敢出。文公乃制髦頭于軍中，復立怒特祠，以祭大梓之神。

時魯惠公聞秦國僭祀上帝，亦遣太宰讓到周，請用郊禘之禮。平王不許。惠公曰：「吾祖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，禮樂吾祖之所製作，子孫用之何傷？況天子不能禁秦，安能禁魯？」遂僭用郊禘，比於王室。平王知之，不敢問也。自此王室日益卑弱，諸侯各自擅權，互相侵伐，天下紛紛多事矣。史官有詩嘆曰：

自古王侯禮數懸，未聞侯國可郊天。

一從秦魯開端僭，列國紛紛竊大權。

再說鄭世子掘突嗣位，是爲武公。武公乘周亂，並有東虢及鄶地，遷都於鄶，謂之新鄭。以滎陽爲京城，設關於制邑。鄭自是亦遂強大，與衛武公同爲周朝卿士。平王十三年，衛武公薨，鄭武公獨秉周政。只爲鄭都滎陽，與洛邑鄰近，或在朝，或在國，往來不一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鄭武公夫人，是申侯之女姜氏。所生二子，長曰寤生，次曰段。爲何喚做寤生？原來姜氏夫人分娩之時，不曾坐蓐，在睡夢中產下，醒覺方知。姜氏吃了一驚。以此取名寤生，心中便有不快之意。及生次子段，長成得一表人才，面如傅粉，脣若塗朱，又且多力善射，武藝高強。姜氏心中偏愛此子：「若襲位爲君，豈不勝寤生十倍？」屢次向其夫武公稱道次子之賢，宜立爲嗣。武公曰：「長幼有序，不可紊亂。況寤生無過，豈可廢長而立幼乎？」遂立寤生爲世子。只以小小共城爲段之食邑，號曰共叔。姜氏心中愈加不悅。及武公薨，寤生即位，是爲鄭莊公，仍代父爲周卿士。姜氏夫人見共叔無權，心中怏怏，乃謂莊公曰：「汝承父位，享地數百里，使同胞之弟容身蕞爾，於心何忍！」莊公曰：「惟母所欲。」姜氏曰：「何不以制邑封之？」莊公曰：「制邑巖險著名，先王遺命不許分封。除此之外，無不奉命。」姜氏曰：「其次則京城亦可。」莊公默然不語。姜氏作色曰：「再若不允，惟有逐之他國，使其別圖仕進，以餬口耳。」莊公連聲曰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遂唯唯而退。

次日升殿，即宣共叔段，欲封之。大夫祭足諫曰：「不可。天無二日，民無二君。京城有百雉之雄，地廣民衆，與滎陽相等。況共叔，夫人之愛子，若封之大邑，是二君也！恃其內寵，恐有後患。」莊公曰：「我母之命，何敢拒之？」遂封共叔於京城。共叔謝恩已畢，入室來辭姜氏。姜氏屏去左右，私謂段曰：「汝兄不念同胞之情，待汝甚薄。今日之封，我再三懇求，雖則勉從，中心未必和順。汝到京城，宜聚兵蒐乘，陰爲準備。倘有機會可乘，我當相約。汝興襲鄭之師，我爲內應，國可得也。汝若代了寤生之位，我死無憾矣！」共叔領命，遂往京城居住。自此國人改口，俱稱爲京城太叔。

開府之日，西鄙、北鄙之宰，俱來稱賀。太叔段謂二宰曰：「汝二人所掌之地，如今屬我封土，自今貢稅俱要到我處交納，兵車俱要聽我徵調，不可違誤。」二宰久知太叔爲國母愛子，有嗣位之望。今日見他丰采昂昂，人才出衆，不敢違抗，且自應承。太叔託名射獵，逐日出城訓練士卒，並收二鄙之衆，一齊造入軍冊。又假出獵爲由，襲取鄢及廩延。兩處邑宰逃入鄭國，遂將太叔引兵取邑之事，備細奏聞莊公。莊公微笑不言。班中有一位官員高聲叫曰：「段可誅也！」莊公抬頭觀看，乃是上卿公子呂。莊公曰：「子封有何高論？」公子呂奏曰：「臣聞人臣無將，將則必誅。今太叔內挾母后之寵，外恃京城之固，日夜訓兵講武，其志不篡奪不已。主公假臣偏師，直造京城，縛段而歸，方絕後患。」莊公曰：「段惡未著，安可加誅？」子封曰：「今兩鄙被收，直至廩延。先君土地，豈容日割！」莊公笑曰：「段乃姜氏之愛子，寡人之愛弟。寡人寧可失地，豈可傷兄弟之情，拂國母之意乎？」公子呂又奏曰：「臣非慮失地，實慮失國也。今人心皇皇，見太叔勢大力強，盡懷觀望。不久都城之民，亦將二心。主公今日能容太叔，恐異日太叔不能容主公，悔之何及！」莊公曰：「卿勿妄言，寡人當思之。」公子呂出外，謂正卿祭足曰：「主公以宮闈之私情，而忽社稷之大計，吾甚憂之！」祭足曰：「主公才智兼人，此事必非坐視。只因大庭耳目之地，不便泄露；子貴戚之親也，若私叩之，必有定見。」

公子呂依言，直叩宮門，再請莊公求見。莊公曰：「卿此來何意？」公子呂曰：「主公嗣位，非國母之意也。萬一中外合謀，變生肘腋，鄭國非主公之有矣！臣寢食不寧，是以再請。」莊公曰：「此事幹礙國母。」公子呂曰：「主公豈不聞周公誅管、蔡之事乎？『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』望早早決計。」莊公曰：「寡人籌之熟矣。段雖不道，尚未顯然叛逆。我若加誅，姜氏必從中阻撓，徒惹外人議論，不惟說我不友，又說我不孝。我今置之度外，任其所爲。彼恃寵得志，肆無忌憚。待其造逆，那時明正其罪，則國人必不敢助，而姜氏亦無辭矣。」公子呂曰：「主公遠見，非臣所及。但恐日復一日，養成勢大，如蔓草不可芟除，可奈何？主公若必欲俟其先發，宜挑之速來。」莊公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公子呂曰：「主公久不入朝，無非爲太叔故也。今聲言如周，太叔必謂國內空虛，興兵爭鄭。臣預先引兵伏於京城近處，乘其出城，入而據之。主公從廩延一路殺來，腹背受敵，太叔雖有沖天之翼，能飛去乎？」莊公曰：「卿計甚善，慎毋泄之他人。」公子呂辭出宮門，嘆曰：「祭仲料事，可謂如神矣。」

次日早朝，莊公假傳一令，使大夫祭足監國，自己要朝周面君輔政。姜氏聞知此信，心中大喜曰：「段有福爲君矣！」遂寫密信一通，遣心腹送到京城，約太叔於五月初旬興兵襲鄭。時四月下旬事也。公子呂預先差人伏於要路，獲住齎書之人，登時殺了，將書密送莊公。莊公啓緘看畢，重加封固，別遣人假作姜氏所差，送達太叔。索有回書，以五月初五日爲期，要立白旗一面於城樓，便知接應之處。莊公得書，喜曰：「段之供招在此，姜氏尚能庇護耶？」遂入宮辭別姜氏，只說往周，卻望廩延一路徐徐而進。公子呂率車二百乘，於京城鄰近埋伏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，與其子公孫滑商議，使滑往衛國借兵，許以重賂；自家盡率京城、二鄙之衆，託言奉鄭伯之命，使段監國，祭纛犒軍，揚揚出城。公子呂預遣兵車十乘，扮作商賈模樣，潛入京城，只等太叔兵動，便於城樓放火。公子呂望見火光，即便殺來。城中之人開門納之，不勞餘力，得了京城。即時出榜安民，榜中備說莊公孝友，太叔背義忘恩之事。滿城人都說太叔不是。

再說太叔出兵不上二日，就聞了京城失事之信，心下慌忙，星夜回轅，屯紮城外，打點攻城。只見手下士卒紛紛耳語。原來軍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，說莊公如此厚德，太叔不仁不義。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道：「我等背正從逆，天理難容！」鬨然而散。太叔點兵，去其大半，知人心已變，急望鄢邑奔走，再欲聚衆。不道莊公兵已在鄢，乃曰：「共吾故封也。」於是走入共城，閉門自守，莊公引兵攻之。那共城區區小邑，怎當得兩路大軍，如太山壓卵一般，須臾攻破。太叔聞莊公將至，嘆曰：「姜氏誤我矣！何面目見吾兄乎？」遂自刎而亡。胡曾先生有詩曰：

寵弟多才佔大封，況兼內應在宮中。

誰知公論難容逆，生在京城死在共。

又有詩說莊公養成段惡，以塞姜氏之口，真千古奸雄也。詩曰：

子弟全憑教育功，養成稔惡陷災兇。

一從京邑分封日，太叔先操掌握中。

莊公撫段之屍，大哭一場，曰：「癡兒！何至如此。」遂簡其行裝，姜氏所寄之書尚在。將太叔回書總作一封，使人馳至鄭國，教祭足呈與姜氏觀看。即命將姜氏送去潁地安置，遺以誓言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！」姜氏見了二書，羞慚無措，自家亦無顏與莊公相見。即時離了宮門，出居潁地。莊公回至國都，目中不見姜氏，不覺良心頓萌，嘆曰：「吾不得已而殺弟，何忍又離其母，誠天倫之罪人矣！」

卻說潁谷封人，名曰潁考叔，爲人正直無私，素有孝友之譽。見莊公安置姜氏於潁，謂人曰：「母雖不母，子不可以不子。主公此舉，傷化極矣！」乃覓鴞鳥數頭，假以獻野味爲名，來見莊公。莊公問曰：「此何鳥也？」潁考叔對曰：「此鳥名鴞，晝不見泰山，夜能察秋毫。明於細而暗於大也。小時其母哺之，既長，乃啄食其母。此乃不孝之鳥，故捕而食之。」莊公默然。適宰夫進蒸羊，莊公命割一肩，賜考叔食之。考叔只簡好肉，用紙包裹，藏之袖內。莊公怪而問之。考叔對曰：「小臣家有老母。小臣家貧，每日取野味以悅其口，未嘗享此厚味。今君賜及小臣，而老母不沾一臠之惠，小臣念及老母，何能下嚥？故此攜歸，欲作羹以進母耳。」莊公曰：「卿可謂孝子矣。」言罷，不覺悽然長嘆。考叔問曰：「主公何爲而嘆？」莊公曰：「你有母奉養，得盡人子之心。寡人貴爲諸侯，反不如你。」考叔佯爲不知，又問曰：「姜夫人在堂無恙，何爲無母？」莊公將姜氏與太叔共謀襲鄭，及安置潁邑之事，細述一遍。「已設下黃泉之誓，悔之無及。」考叔對曰：「太叔已亡，姜夫人只存主公一子，又不奉養，與鴞鳥何異？倘以黃泉相見爲歉，臣有一計，可以解之。」莊公問：「何計可解？」考叔對曰：「掘地見泉，建一地室，先迎姜夫人在內居住，告以主公想念之情。料夫人念子，不減主公之念母。主公在地室中相見，於及泉之誓未嘗違也。」莊公大喜，遂命考叔發壯士五百人，於曲洧牛脾山下，掘地深十餘丈，泉水湧出，因於泉側架木爲室。室成，設下長梯一座。考叔往見武姜，曲道莊公悔恨之意，如今欲迎歸孝養。武姜且悲且喜。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。莊公乘輿亦至，從梯而下，拜倒在地，口稱：「寤生不孝，久缺定省，求國母恕罪！」武姜曰：「此乃老身之罪，與汝無與。」用手扶起，母子抱頭大哭。遂升梯出穴。莊公親扶武姜登輦，自己執轡隨侍。國人見莊公母子同歸，無不以手加額，稱莊公之孝。此皆考叔調停之力也。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黃泉誓母絕彝倫，大隧猶疑隔世人。

考叔不行懷肉計，莊公安肯認天親！

莊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愛，賜爵大夫，與公孫閼同掌兵權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共叔之子公孫滑請得衛師，行至半途，聞共叔見殺，遂逃奔衛，訴說伯父殺弟囚母之事。衛桓公曰：「鄭伯無道，當爲公孫討之。」遂興師伐鄭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

卻說鄭莊公聞公孫滑起兵前來侵伐，問計於羣臣。公子呂曰：「『斬草留根，逢春再發。』公孫滑逃死爲幸，反興衛師，此衛侯不知共叔襲鄭之罪，故起兵助滑，以救祖母爲辭也。依臣愚見，莫如修尺素之書，致於衛侯，說明其故，衛侯必抽兵回國。滑勢既孤，可不戰而擒矣。」公曰：「然。」遂遣使致書於衛。衛桓公得書，讀曰：

寤生再拜奉書衛侯賢侯殿下：家門不幸，骨肉相殘，誠有愧於鄰國。然封京賜土，非寡人之不友；恃寵作亂，實叔段之不恭。寡人念先人世守爲重，不得不除。母姜氏，以溺愛叔段之故，內懷不安，避居潁城，寡人已自迎歸奉養。今逆滑昧父之非，奔投大國。賢侯不知其非義，師徒下臨敝邑。自反並無得罪，惟賢侯同聲亂賊之誅，勿傷脣齒之誼，敝邑幸甚！

衛桓公覽罷，大驚曰：「叔段不義，自取滅亡。寡人爲滑興師，實爲助逆。」遂遣使收回本國之兵。

使者未到，滑兵乘廩延無備，已攻下了。鄭莊公大怒，命大夫高渠彌出車二百乘，來爭廩延。時衛兵已撤回，公孫滑勢孤不敵，棄了廩延，仍奔衛國。公子呂乘勝追逐，直抵衛郊。衛桓公大集羣臣，問戰守之計。公子州籲進曰：「水來土掩，兵至將迎，又何疑焉！」大夫石碏奏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鄭兵之來，由我助滑爲逆所致。前鄭伯有書到，我不若以書答之，引咎謝罪。不勞師徒，可卻鄭兵。」衛侯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即命石碏作書，致於鄭伯。書曰：

完再拜上王卿士鄭賢侯殿下：寡人誤聽公孫滑之言，謂上國殺弟囚母，使孫侄無竄身之地，是以興師。今讀來書，備知京城太叔之逆，悔不可言，即日收回廩延之兵。倘蒙鑑察，當縛滑以獻，復修舊好。惟賢侯圖之。

鄭莊公覽書曰：「衛既服罪，寡人又何求焉！」

卻說國母姜氏聞莊公興師伐衛，恐公孫滑被殺，絕了太叔之後，遂向莊公哀求：「乞念先君武公遺體，存其一命。」莊公既礙姜氏之面，又度公孫滑孤立無援，不能有爲。乃回書衛侯，書中但言：「奉教撤兵，言歸於好。滑雖有罪，但逆弟只此一子，乞留上國，以延段祀。」一面取回高渠彌之兵。公孫滑老死於衛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周平王因鄭莊公久不在位，偶因虢公忌父來朝，言語相投，遂謂虢公曰：「鄭侯父子秉政有年，今久不供職，朕欲卿權理政務，卿不可辭。」虢公叩首曰：「鄭伯不來，必國中有事故也。臣若代之，鄭伯不惟怨臣，且將怨及王矣。臣不敢奉命！」再三辭謝，退歸本國。原來鄭莊公身雖在國，留人於王都，打聽朝中之事，動息傳報。今日平王欲分政於虢公，如何不知。即日駕車如周，朝見已畢，奏曰：「臣荷聖恩，父子相繼秉政。臣實不才，有忝職位，願拜還卿士之爵，退就藩封，以守臣節。」平王曰：「卿久不蒞任，朕心懸懸。今見卿來，如魚得水，卿何故出此言耶？」莊公又奏曰：「臣國中有逆弟之變，曠職日久。今國事粗完，星夜趨朝，聞道路相傳，謂吾王有委政虢公之意。臣才萬分不及虢公，安敢尸位，以獲罪於王乎？」平王見莊公說及虢公之事，心慚面赤，勉強言曰：「朕別卿許久，亦知卿國中有事，欲使虢公權管數日，以候卿來。虢公再三辭讓，朕已聽其還國矣。卿又何疑焉？」莊公又奏曰：「夫政者，王之政也，非臣一家之政也。用人之柄，王自操之，虢公才堪佐理，臣理當避位。不然，羣臣必以臣爲貪於權勢，昧於進退。惟王察之。」平王曰：「卿父子有大功於國，故相繼付以大政，四十餘年，君臣相得。今卿有疑朕之心，朕何以自明！卿如必不見信，朕當命太子狐爲質於鄭，何如？」莊公再拜辭曰：「從政罷政，乃臣下之職，焉有天子委質於臣之禮？恐天下以臣爲要君，臣當萬死！」平王曰：「不然。卿治國有方，朕欲使太子觀風於鄭，因以釋目下之疑。卿若固辭，是罪朕也。」莊公再三不敢受旨。羣臣奏曰：「依臣等公議，王不委質，無以釋鄭伯之疑；若獨委質，又使鄭伯乖臣子之義。莫若君臣交質，兩釋猜忌，方可全上下之恩。」平王曰：「如此甚善。」莊公使人先取世子忽待質於周，然後謝恩。周太子狐亦如鄭爲質。史官評論周、鄭交質之事，以爲君臣之分，至此盡廢矣。詩曰：

腹心手足本無私，一體相猜事可嗤。

交質分明同市賈，王綱從此遂陵遲。

自交質以後，鄭伯留周輔政，一向無事。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。鄭伯與周公黑肩同攝朝政。使世子忽歸鄭，迎回太子狐來周嗣位。太子狐痛父之死，未得侍疾含斂，哀痛過甚，到周而薨。其子林嗣立，是爲桓王。衆諸侯俱來奔喪，並謁新天子。虢公忌父先到，舉動皆合禮數，人人愛之。

桓王傷其父以質鄭身死，且見鄭伯久專朝政，心中疑懼，私與周公黑肩商議曰：「鄭伯曾質先太子於國，意必輕朕，君臣之間，恐不相安。虢公執事甚恭，朕欲畀之以政，卿意以爲何如？」周公黑肩奏曰：「鄭伯爲人慘刻少恩，非忠順之臣也。但我周東遷洛邑，晉、鄭功勞甚大。今改元之日，遽奪鄭政，付於他手，鄭伯憤怒，必有跋扈之舉，不可不慮。」桓王曰：「朕不能坐而受制，朕意決矣。」

次日，桓王早朝，謂鄭伯曰：「卿乃先王之臣，朕不敢屈在班僚，卿其自安。」莊公奏曰：「臣久當謝政，今即拜辭。」遂忿忿出朝，謂人曰：「孺子負心，不足輔也！」即日駕車回國。世子忽率領衆官員出郭迎接，問其歸國之故。莊公將桓王不用之語，述了一遍，人人俱有不平之意。大夫高渠彌進曰：「吾主兩世輔周，功勞甚大。況前太子質於吾國，未嘗缺禮。今舍吾主而用虢公，大不義也！何不興師打破周城，廢了今王，而別立賢胤？天下諸侯誰不畏鄭，方伯之業可成矣！」潁考叔曰：「不可。君臣之倫，比於母子。主公不忍仇其母，何忍仇其君？但隱忍歲餘，入周朝覲，周王必有悔心。主公勿以一朝之忿，而傷先公死節之義。」大夫祭足曰：「以臣愚見，二臣之言，當兼用之。臣願帥兵直抵周疆，託言歲凶，就食溫、洛之間。若周王遣使責讓，吾有詞矣；如其無言，主公入朝未晚。」莊公准奏，命祭足領了一枝車馬，聽其便宜行事。祭足巡到溫邑界首，說本國歲荒乏食，向溫大夫求粟千鍾。溫大夫以未奉王命，不許。祭足曰：「方今二麥正熟，儘可資食。我自能取，何必求之！」遂遣士卒各備鐮刀，分頭將田中之麥，盡行割取，滿載而回。祭足自領精兵，往來接應。溫大夫知鄭兵強盛，不敢相爭。祭足於界上休兵三月有餘，再巡至成周地方。時秋七月中旬，見田中早稻已熟，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，將車埋伏各村裏，三更時分，一齊用力將禾頭割下，五鼓取齊。成周郊外，稻禾一空。比及守將知覺，點兵出城，鄭兵已去之遠矣。兩處俱有文書到於洛京，奏聞桓王，說鄭兵盜割麥禾之事。桓王大怒，便欲興兵問罪。周公黑肩奏曰：「鄭祭足雖然盜取禾麥，乃邊庭小事，鄭伯未必得知。以小忿而棄懿親，甚不可也。若鄭伯心中不安，必然親來謝罪修好。」桓王准奏，但命沿邊所在加意提防，勿容客兵入境。其芟麥刈禾一事，並不計較。

鄭伯見周王全無責備之意，果然心懷不安，遂定入朝之議。正欲起行，忽報齊國有使臣到來。莊公接見之間，使臣致其君僖公之命，約鄭伯至石門相會。莊公正欲與齊相結，遂赴石門之約。二君相見，歃血訂盟，約爲兄弟，有事相偕。齊侯因問：「世子忽曾婚娶否？」鄭伯對以未曾。僖公曰：「吾有愛女，年雖未笄，頗有才慧。倘不棄嫌，願爲待年之婦。」鄭莊公唯唯稱謝。及返國之日，向世子忽言之。忽對曰：「妻者，齊也，故曰配偶。今鄭小齊大，大小不倫，孩兒不敢仰扳。」莊公曰：「請婚出於彼意，若與齊爲甥舅，每事可以仰仗，吾兒何以辭之？」忽又對曰：「丈夫志在自立，豈可仰仗於婚姻耶？」莊公嘉其有志，遂不強之。後來齊使至鄭，聞鄭世子不願就婚，歸國奏知僖公。僖公嘆曰：「鄭世子可謂謙讓之至矣！吾女年幼，且俟異日再議可也。」後人有詩嘲富室扳高，不如鄭忽辭婚之善。詩曰：

婚姻門戶要相當，大小須當自酌量。

卻笑扳高庸俗子，拚財但買一巾方。

忽一日，鄭莊公正與羣臣商議朝周之事，適有衛桓公訃音到來。莊公詰問來使，備知公子州籲弒君之事。莊公頓足嘆曰：「吾國行且被兵矣！」羣臣問曰：「主公何以料之？」莊公曰：「州籲素好弄兵，今既行篡逆，必以兵威逞志。鄭、衛素有嫌隙，其試兵必先及鄭。宜預備之。」

且說衛州籲如何弒君？原來衛莊公之夫人，乃齊東宮得臣之妹，名曰莊姜，貌美而無子。次妃乃陳國之女，名曰厲嬀，亦不生育。厲嬀之妹，名曰戴嬀，隨姊嫁衛，生子曰完，曰晉。莊姜性不嫉妒，育完爲己子，又進宮女於莊公。莊公嬖倖之，生子州籲。州籲性暴戾，好武，喜於談兵。莊公溺愛州籲，任其所爲。大夫石碏嘗諫莊公曰：「臣聞愛子者，教以義方，弗納於邪。夫寵過必驕，驕必生亂。主公若欲傳位於籲，便當立爲世子。如其不然，當稍裁抑之，庶無驕奢淫佚之禍。」莊公不聽。石碏之子石厚，與州籲交好，時嘗並車出獵，騷擾民居，石碏將厚鞭責五十，鎖禁空房，不許出入。厚逾牆而出，遂往州籲府中，一飯必同，竟不回家。石碏無可奈何。後莊公薨，公子完嗣位，是爲桓公。桓公生性懦弱，石碏知其不能有爲，告老在家，不與朝政。州籲益無忌憚，日夜與石厚商量篡奪之計。其時平王崩訃適至，桓王林新立，衛桓公欲如周吊賀。石厚謂州籲曰：「大事可成矣。明日主公往周，公子可設餞於西門，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，酒至數巡，袖出短劍而刺之。手下有不從者，即時斬首。諸侯之位，唾手可得。」州籲大悅。預命石厚領壯士五百，埋伏西門之外。

州籲自駕車，迎桓公至於行館，早已排下筵席。州籲躬身進酒，曰：「兄侯遠行，薄酒奉餞。」桓公曰：「又教賢弟費心。我此行不過月餘便回，煩賢弟暫攝朝政，小心在意。」州籲曰：「兄侯放心。」酒至數巡，州籲起身，滿斟金盞，進於桓公。桓公一飲而盡，亦斟滿杯回敬州籲。州籲雙手去接，詐爲失手，墜盞於地，慌忙拾取，親自洗滌。桓公不知其詐，命取盞更斟，欲再送州籲。州籲乘此機會，急騰步閃至桓公背後，抽出短劍，從後刺之，刃透於胸，即時重傷而薨。時周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。從駕諸臣素知州籲武力勝衆，石厚又引五百名甲士圍住公館，衆人自度氣力不加，只得降順。以空車載屍殯斂，託言暴疾。州籲遂代立爲君，拜石厚爲上大夫。桓公之弟晉逃奔邢國去了。史臣有詩嘆衛莊公寵籲致亂。詩云：

教子須知有義方，養成驕佚必生殃。

鄭莊克段天倫薄，猶勝桓侯束手亡。

州籲即位三日，聞外邊沸沸揚揚，盡傳說弒兄之事。乃召上大夫石厚商議，曰：「欲立威鄰國，以脅制國人，問何國當伐？」石厚奏：「鄰國俱無嫌隙。惟鄭國昔年討公孫滑之亂，曾來攻伐，先君莊公服罪求免，此乃吾國之恥。主公若用兵，非鄭不可。」州籲曰：「齊、鄭有石門之盟，二國結連爲黨。衛若伐鄭，齊必救之。一衛豈能敵二國？」石厚奏曰：「當今異姓之國，惟宋稱公爲大；同姓之國，惟魯稱叔父爲尊。主公欲伐鄭，必須遣使於宋、魯，求其出兵相助，併合陳、蔡之師，五國同事，何憂不勝！」州籲曰：「陳、蔡小國，素順周王。鄭與周新隙，陳、蔡必知之，呼使伐鄭，不愁不來。若宋、魯大邦，焉能強乎？」石厚又奏曰：「主公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昔宋穆公受位於其兄宣公，穆公將死，思報兄之德，乃舍其子馮，而傳位於兄之子與夷。馮怨父而嫉與夷，出奔於鄭。鄭伯納之，常欲爲馮起兵伐宋，奪取與夷之位。今日勾連伐鄭，正中其懷。若魯之國事，乃公子翬秉之。翬兵權在手，覷魯君如無物。如以重賂結公子翬，魯兵必動無疑矣。」

州籲大悅，即日遣使往魯、陳、蔡三處去訖，獨難使宋之人。石厚薦一人，姓寧名翊，乃中牟人也。「此人甚有口辨，可以遣之。」州籲依言，命寧翊如宋請兵。宋殤公問曰：「伐鄭何意？」寧翊曰：「鄭伯無道，誅弟囚母。公孫滑亡命敝邑，又不能容，興兵來討。先君畏其強力，腆顏謝服。今寡君欲雪先君之恥，以大國同仇，是以藉助。」殤公曰：「寡人與鄭素無嫌隙，子曰同仇，得無過乎？」寧翊曰：「請屏左右，翊得畢其說。」殤公即麾去左右，側席問曰：「何以教之？」寧翊曰：「君侯之位，受之誰乎？」殤公曰：「傳之吾兄穆公也。」寧翊曰：「父死子繼，古之常理。穆公雖有堯、舜之心，奈公子馮每以失位爲恨，身居鄰國，其心須臾未嘗忘宋也。鄭納子馮，其交已固，一旦擁馮興師，國人感穆公之恩，不忘其子，內外生變，君侯之位危矣！今日之舉，名曰伐鄭，實爲君侯除心腹之患也。君侯若主其事，敝邑悉起師徒，連魯、陳、蔡三國之兵，一齊效勞，鄭之滅亡可待矣！」宋殤公原有忌公子馮之心，這一席話正投其意，遂許興師。大司馬孔父嘉，乃殷湯王之後裔，爲人正直無私，聞殤公聽衛起兵，諫曰：「衛使不可聽也！若以鄭伯殺弟囚母爲罪，則州籲弒兄篡位，獨非罪乎？願主公思之。」殤公已許下寧翊，遂不聽孔父嘉之諫，刻日興師。

魯公子翬接了衛國重賂，不由隱公作主，亦起重兵來會。陳、蔡如期而至，自不必說。宋公爵尊，推爲盟主。衛石厚爲先鋒，州籲自引兵打後，多齎糧草，犒勞四國之兵。五國共甲車一千三百乘，將鄭東門圍得水泄不通。鄭莊公問計於羣臣，言戰言和，紛紛不一。莊公笑曰：

「諸君皆非良策也。州籲新行篡逆，未得民心，故託言舊怨，借兵四國，欲立威以壓衆耳。魯公子翬貪衛之賂，事不由君。陳、蔡與鄭無仇，皆無必戰之意。只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，實心協助。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，宋兵必移。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，出東門單搦衛戰，詐敗而走。州籲有戰勝之名，其志已得，國事未定，豈能久留軍中，其歸必速。吾聞衛大夫石碏，大有忠心，不久衛將有內變。州籲自顧不暇，安能害我乎？」乃使大夫瑕叔盈引兵一枝，護送公子馮往長葛去訖。莊公使人於宋曰：「公子馮逃死敝邑，敝邑不忍加誅。今令伏罪於長葛，惟君自圖之。」宋殤公果然移兵去圍長葛。蔡、陳、魯三國之兵，見宋兵移動，俱有返旆之意。忽報公子呂出西門，單搦衛戰。三國登壁壘上，袖手觀之。

卻說石厚引兵與公子呂交鋒，未及數合，公子呂倒拖畫戟而走。石厚追至西門，門內接應入去。石厚將西門外禾稻盡行芟刈，以勞軍士，傳令班師。州籲曰：「未見大勝，如何便回？」石厚屏去左右，說出班師之故。州籲大悅。

畢竟石厚說甚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回 衛石碏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

話說石厚才勝鄭兵一陣，便欲傳令班師。諸將皆不解其意，齊來稟覆州籲曰：「我兵銳氣方盛，正好乘勝進兵，如何遽退？」州籲亦以爲疑，召厚問之。厚對曰：「臣有一言，請屏左右。」州籲麾左右使退。厚乃曰：「鄭兵素強，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。今爲我所勝，足以立威。主公初立，國事未定，若久在外方，恐有內變。」州籲曰：「微卿言，寡人慮不及此。」少頃，魯、陳、蔡三國俱來賀勝，各請班師。遂解圍而去。計合圍至解圍，才五日耳。石厚自矜有功，令三軍齊唱凱歌，擁衛州籲揚揚歸國。但聞野人歌曰：

一雄斃，一雄興。歌舞變刀兵，何時見太平？恨無人兮訴洛京！

州籲曰：「國人尚不和也，奈何？」石厚曰：「臣父碏昔位上卿，素爲國人所信服。主公若徵之入朝，與其國政，位必定矣。」州籲命取白璧一雙，白粟五百鍾，候問石碏，即徵碏入朝議事。石碏託言病篤，堅辭不受。州籲又問石厚曰：「卿父不肯入朝，寡人慾就而問計，何如？」石厚曰：「主公雖往，未必相見。臣當以君命叩之。」乃回家見父，致新君敬慕之意。石碏曰：「新主相召，欲何爲也？」石厚曰：「只爲人心未和，恐君位不定，欲求父親決一良策。」石碏曰：「諸侯即位，以稟命於王朝爲正。新主若能覲周，得周王錫以黻冕車服，奉命爲君，國人更有何說？」石厚曰：「此言甚當。但無故入朝，周王必然起疑，必先得人通情於王方可。」石碏曰：「今陳侯忠順周王，朝聘不缺，王甚嘉寵之。吾國與陳素相親睦，近又有借兵之好。若新主親往朝陳，央陳侯通情周王，然後入覲，有何難哉！」石厚即將父碏之言，述於州籲。州籲大喜，當備玉帛禮儀，命上大夫石厚護駕，往陳國進發。

石碏與陳國大夫子針素相厚善，乃割指瀝血，寫下一書，密遣心腹人竟到子針處，託彼呈達陳桓公。書曰：

外臣石碏百拜致書陳賢侯殿下：衛國褊小，天降重殃，不幸有弒君之禍。此雖逆弟州籲所爲，實臣之逆子厚貪位助桀。二逆不誅，亂臣賊子行將接踵於天下矣！老夫年耄，力不能制，負罪先公。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，實出老夫之謀。幸上國拘執正罪，以正臣子之綱。實天下之幸，不獨臣國之幸也！

陳桓公看畢，問子針曰：「此事如何？」子針對曰：「衛之惡，猶陳之惡。今之來陳，乃自送死，不可縱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遂定下擒州籲之計。

卻說州籲同石厚到陳，尚未知石碏之謀，一君一臣昂然而入。陳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，留於客館安置，遂致陳侯之命，請來日太廟中相見。州籲見陳侯禮意殷勤，不勝之喜。

次日，設庭燎於太廟。陳桓公立於主位，左儐右相，擺列得甚是整齊。石厚先到，見太廟門首立着白牌一面，上寫：「爲臣不忠，爲子不孝者，不許入廟！」石厚大驚，問大夫子針曰：「立此牌者何意？」子針曰：「此吾先君之訓，吾君不敢忘也。」石厚遂不疑。須臾，州籲駕到，石厚導引下車，立於賓位。儐相啓請入廟。州籲佩玉秉圭，方欲鞠躬行禮，只見子針立於陳侯之側，大聲喝曰：「周天子有命，只拿弒君賊州籲、石厚二人，餘人俱免。」說聲未畢，先將州籲擒下。石厚急拔佩劍，一時着忙，不能出鞘，只用手格鬥，打倒二人。廟中左右壁廂俱伏有甲士，一齊攏來，將石厚綁縛。從車兵衆尚然在廟外觀望。子針將石碏來書宣揚一遍，衆人方知籲、厚被擒，皆石碏主謀，假手於陳，天理當然，遂紛然而散。史官有詩嘆曰：

州籲昔日餞桓公，今日朝陳受禍同。

屈指爲君能幾日，好將天理質蒼穹。

陳侯即欲將籲、厚行戮正罪，羣臣皆曰：「石厚乃石碏親子，未知碏意如何。不若請衛自來議罪，庶無後言。」陳侯曰：「諸卿之言是也。」乃將君臣二人，分作兩處監禁：州籲囚於濮邑，石厚囚於本國，使其音信隔絕。遣人星夜馳報衛國，竟投石碏。

卻說石碏自告老之後，未曾出戶，見陳侯有使命至，即命輿人駕車伺候，一面請諸大夫朝中相見。衆各駭然。石碏親到朝中，會集百官，方將陳侯書信啓看，知籲、厚已拘執在陳，專等衛大夫到，公同議罪。百官齊聲曰：「此社稷大計，全憑國老主張。」石碏曰：「二逆罪俱不赦，明正典刑，以謝先靈。誰肯往任其事？」右宰醜曰：「亂臣賊子，人得而誅。醜雖不才，竊有公憤。逆籲之戮，醜當蒞之。」諸大夫皆曰：「右宰足辦此事矣。但首惡州籲既已正法，石厚從逆，可從輕議。」石碏大怒曰：「州籲之惡，皆逆子所釀成。諸君請從輕典，得無疑我有舐犢之私乎？老夫當親自一行，手誅此賊。不然，無面目見先人之廟也！」家臣獳羊肩曰：「國老不必發怒，某當代往。」石碏乃使右宰醜往濮，蒞殺州籲，獳羊肩往陳，蒞殺石厚。一面整備法駕，迎公子晉於邢。左丘明修傳至此，稱石碏「爲大義而滅親，真純臣也」。史臣詩曰：

公義私情不兩全，甘心殺子報君冤。

世人溺愛偏多昧，安得芳名壽萬年。

隴西居士又有詩，言石碏不先殺石厚，正爲今日並殺州籲之地。詩曰：

明知造逆有根株，何不先將逆子除？

自是老臣懷遠慮，故留子厚誤州籲。

再說右宰醜同獳羊肩同造陳都，先謁見陳桓公，謝其除亂之恩，然後分頭幹事。右宰醜至濮，將州籲押赴市曹。州籲見醜，大呼曰：「汝吾臣也，何敢犯吾？」右宰醜曰：「衛先有臣弒君者，吾效之耳！」州籲俯首受刑。獳羊肩往陳都，蒞殺石厚。石厚曰：「死吾分內，願上囚車，一見父親之面，然後就死。」獳羊肩曰：「吾奉汝父之命，來誅逆子。汝如念父，當攜汝頭相見也！」遂拔劍斬之。

公子晉自邢歸衛，以誅籲告於武宮，重爲桓公發喪，即侯位，是爲宣公。尊石碏爲國老，世世爲卿。從此陳、衛益相親睦。

卻說鄭莊公見五國兵解，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。忽報公子馮自長葛逃回，在朝門外候見。莊公召而問之。公子馮訴言：「長葛已被宋兵打破，佔據了城池，逃命到此，乞求覆護。」言罷，痛哭不已。莊公撫慰一番，仍令馮住居館舍，厚其廩餼。不一日，聞州籲被殺於濮，衛已立新君，莊公乃曰：「州籲之事，與新君無干。但主兵伐鄭者宋也，寡人當先伐之。」乃大集羣臣，問以伐宋之策。祭足進曰：「前者五國連兵伐鄭，今我若伐宋，四國必懼，合兵救宋，非勝算也。爲今之計，先使人請成於陳，再以利結魯。若魯、陳結好，則宋勢孤矣。」莊公從之，遂遣使如陳請成。陳侯不許。公子佗諫曰：「親仁善鄰，國之寶也。鄭來講好，不可違之。」陳侯曰：「鄭伯狡詐不測，豈可輕信。不然，宋、衛皆大國，不聞講和，何乃先及我國？此乃離間之計也。況我曾從宋伐鄭，今與鄭成，宋國必怒。得鄭失宋，有何利焉？」遂卻鄭使不見。莊公見陳不許成，怒曰：「陳所恃者，宋、衛耳。衛亂初定，自顧不暇，豈能爲人？俟我結好魯國，當合齊、魯之衆，先報宋仇，次及於陳，此破竹之勢也。」祭足奏曰：「不然，鄭強陳弱，請成自我，陳必疑離間之計，所以不從。若命邊人乘其不備，侵入其境，必當大獲。因使舌辨之士，還其俘獲，以明不欺，彼必聽從。平陳之後，徐議伐宋爲當。」莊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使兩鄙宰率徒兵五千，假裝出獵，潛入陳界，大掠男女輜重，約百餘車。陳疆吏申報桓公。桓公大驚，正集羣臣商議，忽報：「有鄭使潁考叔在朝門外，齎本國書求見，納還俘獲。」陳桓公問公子佗曰：「鄭使此來如何？」公子佗曰：「通使美意，不可再卻。」桓公乃召潁考叔進見。考叔再拜，將國書呈上。桓公啓而觀之，略曰：

寤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：君方膺王寵，寡人亦忝爲王臣，理宜相好，共效屏藩。近者請成不獲，邊吏遂妄疑吾二國有隙，擅行侵掠。寡人聞之，臥不安枕。今將所俘人口、輜重，盡數納還，遣下臣潁考叔謝罪。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，惟君諾焉。

陳侯看畢，方知鄭之修好，出於至誠，遂優禮潁考叔，遣公子佗報聘。自是陳、鄭和好。

鄭莊公謂祭足曰：「陳已平矣，伐宋奈何？」祭足奏曰：「宋爵尊國大，王朝且待以賓禮，不可輕伐。主公向欲朝覲，只因齊侯約會石門，又遇州籲兵至，耽擱至今。今日宜先入周，朝見周王；然後假稱王命，號召齊、魯，合兵加宋。兵出有名，往無不勝矣。」鄭莊公大喜曰：「卿之謀事，可謂萬全。」時周桓王即位已三年矣。莊公命世子忽監國，自與祭足如周，朝見周王。

正值冬十一月朔，乃賀正之期。周公黑肩勸王加禮於鄭，以勸列國。桓王素不喜鄭，又想起侵奪麥禾之事，怒氣勃勃，謂莊公曰：「卿國今歲收成何如？」莊公對曰：「托賴吾王如天之福，水旱不侵。」桓王曰：「幸而有年，溫之麥，成周之禾，朕可留以自食矣。」莊公見桓王言語相侵，閉口無言，當下辭退。桓王也不設宴，也不贈賄，使人以黍米十車遺之，曰：「聊以爲備荒之資。」莊公甚悔此來，謂祭足曰：「大夫勸寡人入朝，今周王如此怠慢，口出怨言，以黍米見訕。寡人慾卻而不受，當用何辭？」祭足對曰：「諸侯所以重鄭者，以世爲卿士，在王左右也。王者所賜，不論厚薄，總曰天寵。主公若辭而不受，分明與周爲隙。鄭既失周，何以取重於諸侯乎？」正議論間，忽報周公黑肩相訪，私以綵繒二車爲贈，言語之際，備極款曲，良久辭去。莊公問祭足曰：「周公此來何意？」祭足對曰：「周王有二子，長曰沱，次曰克。周王寵愛次子，屬周公使輔翼之，將來必有奪嫡之謀。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，以爲外援。主公受其綵繒，正有用處。」莊公曰：「何用？」祭足曰：「鄭之朝王，鄰國莫不知之。今將周公所贈彩帛，分佈於十車之上，外用錦袱覆蓋，出都之日，宣言王賜。再加彤弓弧矢，假說：『宋公久缺朝貢，主公親承王命，率兵討之。』以此號召列國，責以從兵，有不應者，即系抗命。重大其事，諸侯必然信從。宋雖大國，其能當奉命之師乎？」莊公拍祭足肩曰：「卿真智士也！寡人一一聽卿而行。」隴西居士詠史詩曰：

綵繒禾黍不相當，無命如何假託王？

畢竟虛名能動衆，睢陽行作戰爭場。

莊公出了周境，一路宣揚王命，聲播宋公不臣之罪，聞者無不以爲真。這話直傳至宋國。宋殤公心中驚懼，遣使密告於衛宣公。宣公乃糾合齊僖公，欲與宋、鄭兩國講和，約定月日，在瓦屋之地相會，歃血訂盟，各釋舊憾。宋殤公使人以重幣遺衛，約先期在犬丘一面，商議鄭事，然後並駕至於瓦屋。齊僖公亦如期而至。惟鄭莊公不到。齊侯曰：「鄭伯不來，和議敗矣。」便欲駕車回國。宋公強留與盟。齊侯外雖應承，中懷觀望之意。惟宋、衛交情已久，深相結納而散。是時周桓王欲罷鄭伯之政，以虢公忌父代之。周公黑肩力諫，乃用忌父爲右卿士，任以國政；鄭伯爲左卿士，虛名而已。莊公聞之，笑曰：「料周王不能奪吾爵也！」後聞齊、宋合黨，謀於祭足。祭足對曰：「齊、宋原非深交，皆因衛侯居間糾合，雖然同盟，實非本心。主公今以王命並佈於齊、魯，即託魯侯糾合齊侯，協力討宋。魯與齊連壤，世爲婚姻，魯侯同事，齊必不違。蔡、衛、郕、許諸國，亦當傳檄召之，方見公討。有不赴者，移師伐之。」莊公依計，遣使至魯，許以用兵之日，侵奪宋地，盡歸魯國。公子翬乃貪橫之徒，欣然諾之。奏過魯君，轉約齊侯，與鄭在中丘取齊。齊侯使其弟夷仲年爲將，出車三百乘。魯侯使公子翬爲將，出車二百乘，前來助鄭。

鄭莊公親統着公子呂、高渠彌、潁考叔、公孫閼等一班將士，自爲中軍。建大纛一面，名曰「蝥弧」，上書「奉天討罪」四大字，以輅車載之。將彤弓弧矢懸於車上，號爲卿士討罪。夷仲年將左軍，公子翬將右軍，揚威耀武，殺奔宋國。公子翬先到老桃地方，守將引兵出迎，被公子翬奮勇當先，只一陣，殺得宋兵棄甲曳兵，逃命不迭，被俘者二百五十餘人。公子翬將捷書飛報鄭伯，就迎至老桃下寨。相見之際，獻上俘獲。莊公大喜，稱讚不絕口，命幕府填上第一功。殺牛享士，安歇二日。然後分兵進取，命潁考叔同公子翬領兵攻打郜城，公子呂接應；命公孫閼同夷仲年領兵攻打防城，高渠彌接應。將老營安扎老桃，專聽報捷。

卻說宋殤公聞三國兵已入境，驚得面如土色，急召司馬孔父嘉問計。孔父嘉奏曰：「臣曾遣人到王城打聽，並無伐宋之命。鄭託言奉命，非真命也，齊、魯特墮其術中耳。然三國既合，其勢誠不可爭鋒。爲今之計，惟有一策，可令鄭不戰而退。」殤公曰：「鄭已得利，肯遽退乎？」孔父嘉曰：「鄭假託王命，遍召列國。今相從者，惟齊、魯兩國耳。東門之役，宋、蔡、陳、魯同事。魯貪鄭賂，陳與鄭平，皆入鄭黨，所不致者，蔡、衛也。鄭君親將在此，車徒必盛，其國空虛。主公誠以重賂，遣使告急於衛，使糾合蔡國，輕兵襲鄭。鄭君聞己國受兵，必返旆自救。鄭師既退，齊、魯能獨留乎？」殤公曰：「卿策雖善，然非卿親往，衛兵未必即動。」孔父嘉曰：「臣當引一枝兵，爲蔡鄉導。」

殤公即簡車徒二百乘，命孔父嘉爲將，攜帶黃金、白璧、綵緞等物，星夜來到衛國，求衛君出師襲鄭。衛宣公受了禮物，遣右宰醜率兵，同孔父嘉從間道出其不意，直逼滎陽。世子忽同祭足急忙傳令守城，已被宋、衛之兵在郭外大掠一番，擄去人畜輜重無算。右宰醜便欲攻城，孔父嘉曰：「凡襲人之兵，不過乘其無備，得利即止。若頓師堅城之下，鄭伯還兵來救，我腹背受敵，是坐困耳。不若借徑於戴，全軍而返。度我兵去鄭之時，鄭君亦當去宋矣。右宰醜從其言，使人假道於戴。戴人疑其來襲己國，閉上城門，授兵登陴。孔父嘉大怒，離戴城十里，同右宰醜分作前後兩寨，準備攻城。戴人固守，屢次出城交戰，互有斬獲。孔父嘉遣使往蔡國乞兵相助，不在話下。」

此時潁考叔等已打破郜城，公子閼等亦打破防城，各遣人於鄭伯老營報捷。恰好世子忽告急文書到來。

不知鄭伯如何處置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回 公孫閼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

卻說鄭莊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書，即時傳令班師。夷仲年、公子翬等親到老營來見鄭伯曰：「小將等乘勝正欲進取，忽聞班師之令，何也？」莊公奸雄多智，隱下宋、衛襲鄭之事，只雲：「寡人奉命討宋，今仰仗上國兵威，割取二邑，已足當削地之刑矣。賓王上爵，王室素所尊禮，寡人何敢多求。所取郜、防二邑，齊、魯各得其一，寡人毫不敢私。」夷仲年曰：「上國以王命徵師，敝邑奔走恐後，少效微勞，禮所當然，決不敢受邑。」謙讓再三。莊公曰：「既公子不肯受地，二邑俱奉魯侯，以酬公子老桃首功之勞。」公子翬更不推辭，拱手稱謝；另差別將，領兵分守郜、防兩邑，不在話下。莊公大犒三軍，臨別與夷仲年、公子翬刑牲而盟：三國同患相恤，後有軍事，各出兵車爲助。如背此言，神明不宥！

單說夷仲年歸國，見齊僖公，備述取防之事。僖公曰：「石門之盟，有事相偕。今雖取邑，理當歸鄭。」夷仲年曰：「鄭伯不受，並歸魯侯矣。」僖公以鄭伯爲至公，稱歎不已。

再說鄭伯班師，行至中途，又接得本國文書一道，內稱宋、衛已移兵向戴矣。莊公笑曰：「吾固知二國無能爲也。然孔父不知兵，烏有自救而復遷怒者？吾當以計取之。」乃傳令四將，分爲四隊，各各授計，銜枚臥鼓，並望戴國進發。

再說宋、衛合兵攻戴，又請得蔡國領兵助戰，滿望一鼓成功。忽報鄭國遣上將公子呂領兵救戴，離城五十里下寨。右宰醜曰：「此乃石厚手中敗將，全不耐戰，何足懼哉！」少頃，又報戴君知鄭兵來救，開門接入去了。孔父嘉曰：「此城唾手可得，不意鄭兵相助，又費時日，奈何？」右宰醜曰：「戴既有幫手，必然合兵索戰。你我同升壁壘，察城中之動靜，好做準備。」二將方在壁壘之上指手畫腳，忽聽連珠炮響，城上遍插鄭國的旗號，公子呂全裝披掛，倚着城樓外檻，高聲叫曰：「多賴三位將軍氣力，寡君已得戴城，多多致謝！」原來鄭莊公設計，假稱公子呂領兵救戴，其實莊公親在戎車之中，只要哄進戴城，就將戴君逐出，並了戴國之軍。城中連日戰守睏倦，素聞鄭伯威名，誰敢抵敵？幾百世相傳之城池，不勞餘力，歸於鄭國。戴君引了宮眷，投奔西秦去了。

孔父嘉見鄭伯白佔了戴城，忿氣填胸，將兜鍪擲地曰：「吾今日與鄭誓不兩立！」右宰醜曰：「此老奸最善用兵，必有後繼。倘內外夾攻，吾輩危矣！」孔父嘉曰：「右宰之言，何太怯也！」正說間，忽報城中着人下戰書。孔父嘉即批來日決戰。一面約會衛、蔡二國，要將三路軍馬齊退後二十里，以防衝突。孔父嘉居中，蔡、衛左右營，離隔不過三里。立寨甫畢，喘息未定，忽聞寨後一聲炮響，火光接天，車聲震耳。諜者報鄭兵到了，孔父嘉大怒，手提方天畫戟，登車迎敵。只見車聲頓息，火光俱滅了。才欲回營，左邊炮聲又響，火光不絕。孔父嘉出營觀看，左邊火光又滅，右邊炮響連聲，一片火光，隱隱在樹林之外。孔父嘉曰：「此老奸疑軍之計。」傳令：「亂動者斬！」少頃，左邊火光又起，喊聲振地，忽報左營蔡軍被劫。孔父嘉曰：「吾當親往救之。」纔出營門，只見右邊火光復熾，正不知何處軍到。孔父嘉喝教御人：「只顧推車向左。」御人着忙，反推向右去，遇着一隊兵車，互相擊刺，約莫更餘，方知是衛國之兵。彼此說明，合兵一處，同到中營。那中營已被高渠彌據了。急回轅時，右有潁考叔，左有公孫閼，兩路兵到。公孫閼接住右宰醜，潁考叔接住孔父嘉，做兩隊廝殺。東方漸曉，孔父嘉無心戀戰，奪路而走。遇着高渠彌，又殺一陣。孔父嘉棄了乘車，跟隨者止存二十餘人，徒步奔脫。右宰醜陣亡。三國車徒，悉爲鄭所俘獲。所擄鄭國郊外人畜輜重，仍舊爲鄭所有。此莊公之妙計也。史官有詩云：

主客雌雄尚未分，莊公智計妙如神。

分明鷸蚌相持勢，得利還歸結網人。

莊公得了戴城，又兼了三國之師，大軍奏凱，滿載而歸。莊公大排筵宴，款待從行諸將。諸將輪番獻卮上壽。莊公面有德色，舉酒瀝地曰：「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，諸卿之力，戰則必勝，威加上公，於古之方伯何如？」羣臣皆稱千歲，惟潁考叔嘿然。莊公睜目視之。考叔奏曰：「君失言矣！夫方伯者，受王命爲一方諸侯之長，得專征伐，令無不行，呼無不應。今主公託言王命，聲罪於宋，周天子實不與聞。況傳檄徵兵，蔡、衛反助宋侵鄭，郕、許小國，公然不至。方伯之威，固如是乎？」莊公笑曰：「卿言是也。蔡、衛全軍覆沒，已足小懲。今欲問罪郕、許，二國孰先？」潁考叔曰：「郕鄰於齊，許鄰於鄭。主公既欲加以違命之名，宜正告其罪，遣一將助齊伐郕，請齊兵同來伐許。得郕則歸之齊，得許則歸之鄭，庶不失兩國共事之誼。俟事畢，獻捷於周，亦可遮飾四方之耳目。」莊公曰：「善。但當次第行之。」乃先遣使將問罪郕、許之情，告於齊侯。齊侯欣然聽允。遣夷仲年將兵伐郕，鄭遣大將公子呂率兵助之，直入其都。郕人大懼，請成於齊。齊侯受之，就遣使跟隨公子呂到鄭，叩問伐許之期。莊公約齊侯在時來地方面會，轉央齊侯去訂魯侯同事。時周桓王八年之春也。公子呂途中得病，歸國，未幾而死。莊公哭之慟曰：「子封不祿，吾失右臂矣！」乃厚恤其家，錄其弟公子元爲大夫。時正卿位缺，莊公欲用高渠彌，世子忽密諫曰：「渠彌貪而狠，非正人也，不可重任。」莊公點首，乃改用祭足爲上卿，以代公子呂之位。高渠彌爲亞卿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是夏，齊、魯二侯皆至時來，與鄭伯面訂師期，以秋七月朔在許地取齊。二侯領命而別。鄭莊公回國，大閱車馬，擇日祭告於太宮，聚集諸將於教場。重製蝥弧大旗，建於大車之上，用鐵綰之。這大旗以錦爲之，錦方一丈二尺，綴金鈴二十四個，旗上繡「奉天討罪」四大字，旗竿長三丈三尺。莊公傳令：「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，拜爲先鋒，即以輅車賜之。」言未畢，班中走出一員大將，頭帶銀盔，身穿紫袍金甲，生得黑麪虯鬚，濃眉大眼。衆視之，乃大夫瑕叔盈也。上前奏曰：「臣能執之。」雙手拔起旗竿，緊緊握定，上前三步，退後三步，仍豎立車中，略不氣喘。軍士無不喝采。瑕叔盈大叫：「御人何在？爲我駕車！」方欲謝恩，班中又走出一員大將，頭帶雉冠，綠錦抹額，身穿緋袍犀甲，口稱：「執旗展步，未爲希罕，臣能舞之。」衆人上前觀看，乃大夫潁考叔也。御者見考叔口出大言，便不敢上前，且立住腳觀看。只見考叔左手撩衣，將右手打開鐵綰，從背後倒拔那旗，踊身一跳，那旗竿早拔起到手。忙將左手搭住，順勢打個轉身，將右手托起。左旋右轉，如長槍一般，舞得呼呼的響。那面旗卷而復舒，舒而復卷，觀者盡皆駭然。莊公大喜曰：「真虎臣也！當受此車爲先鋒。」言猶未畢，班中又走出一員少年將軍，面如傅粉，脣若塗朱，頭帶束髮紫金冠，身穿織金綠袍，指着考叔大喝道：「你能舞旗，偏我不會舞？這車且留下！」大踏步上前。考叔見他來勢兇猛，一手抱着旗竿，一手挾着車轅，飛也似跑去了。那少年將軍不捨，在兵器架上綽起一柄方天畫戟，隨後趕出教場。將至大路，莊公使大夫公孫獲傳語解勸。那將軍見考叔已去遠，恨恨而返，曰：「此人藐我姬姓無人，吾必殺之！」那少年將軍是誰？乃是公族大夫，名喚公孫閼，字子都，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，爲鄭莊公所寵。孟子云：「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」正是此人。平日恃寵驕橫，兼有勇力，與考叔素不相睦。當下迴轉教場，兀自怒氣勃勃。莊公誇獎其勇曰：「二虎不得相鬥，寡人自有區處。」另以車馬賜公孫閼，並賜瑕叔盈。兩個各各謝恩而散。髯翁有詩云：

軍法從來貴止齊，挾轅拔戟敢胡爲。

鄭庭雖是多驍勇，無禮之人命必危。

至七月朔日，莊公留祭足同世子忽守國，自統大兵望許城進發。齊、魯二侯已先在近城二十里下寨等候。三君相見敘禮，讓齊侯居中，魯侯居右，鄭伯居左。是日，莊公大排筵席，以當接風。齊侯袖中出檄書一紙，書中數許男不共職貢之罪，今奉王命來討。魯、鄭二君俱看過，一齊拱手曰：「必如此，師出方爲有名。」約定來日庚辰，協力攻城。先遣人將討檄射進城去。

次早，三營各各放炮起兵。那許本男爵，小小國都，城不高，池不深，被三國兵車，密密扎扎，圍得水泄不漏，城內好生驚怕。只因許莊公是個有道之君，素得民心，願爲固守，所以急切未下。齊、魯二君原非主謀，不甚用力。到底是鄭將出力，人人奮勇，個個誇強。就中潁考叔因公孫閼奪車一事，越要施逞手段。到第三日壬午，考叔在轅車上，將蝥弧大旗挾於脅下，踊身一跳，早登許城。公孫閼眼明手快，見考叔先已登城，忌其有功，在人叢中認定考叔，颼的發一冷箭。也是考叔合當命盡，正中後心，從城上連旗倒跌下來。瑕叔盈只道考叔爲守城軍士所傷，一股憤氣，太陽中迸出火星，就地取過大旗，一踊而上，繞城一轉，大呼：「鄭君已登城矣！」衆軍士望見繡旗飄揚，認鄭伯真個登城，勇氣百倍，一齊上城。砍開城門，放齊、魯之兵入來。隨後三君併入。許莊公易服雜于軍民中，逃奔衛國去了。

齊侯出榜安民，將許國土地讓與魯侯。魯隱公堅辭不受。齊僖公曰：「本謀出鄭，既魯侯不受，宜歸鄭國。」鄭莊公滿念貪許，因見齊、魯二君交讓，只索佯推假遜。正在議論之際，傳報：「有許大夫百里引着一個小兒求見。」三君同聲喚入。百里哭倒在地，叩首乞哀：「願延太嶽一線之祀。」齊侯問：「小兒何人？」百里曰：「吾君無子，此君之弟，名新臣。」齊、魯二侯各悽然有憐憫之意。鄭莊公見景生情，將計就計，就轉口曰：「寡人本迫於王命，從君討罪，若利其土地，非義舉也。今許君雖竄，其世祀不可滅絕。既其弟見在，且有許大夫可託，有君有臣，當以許歸之。」百里曰：「臣止爲君亡國破，求保全六尺之孤耳！土地已屬君掌握，豈敢復望。」鄭莊公曰：「吾之復許，乃真心也。恐叔年幼，不任國事，寡人當遣人相助。」乃分許爲二：其東偏，使百里奉新臣以居之；其西偏，使鄭大夫公孫獲居之。名爲助許，實是監守一般。齊、魯二侯不知是計，以爲處置妥當，稱善不已。百里同許叔拜謝了三君。三君亦各自歸國。髯翁有詩單道鄭莊公之詐。詩曰：

殘忍全無骨肉恩，區區許國有何親？

二偏分處如監守，卻把虛名哄外人。

許莊公老死於衛。許叔在東偏，受鄭制縛。直待鄭莊公薨後，公子忽、突相爭數年，突入而復出，忽出而復入。那時鄭國擾亂，公孫獲病死，許叔方纔與百里用計，乘機潛入許都，復整宗廟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鄭莊公歸國，厚賞瑕叔盈，思念潁考叔不置，深恨射考叔之人，而不得其名。乃使從徵之衆，每百人爲卒，出豬一頭，二十五人爲行，出犬雞各一隻，召巫史爲文以咒詛之。公孫閼暗暗匿笑。如此咒詛，三日將畢。鄭莊公親率諸大夫往觀，才焚祝文，只見一人蓬首垢面，徑造鄭伯面前，跪哭而言曰：「臣考叔先登許城，何負於國？被奸臣子都挾爭車之仇，冷箭射死。臣已得請於上帝，許償臣命。蒙主君垂念，九泉懷德！」言訖，以手自探其喉，喉中噴血如注，登時氣絕。莊公認得此人是公孫閼，急使人救之，已呼喚不醒。原來公孫閼被潁考叔附魂索命，自訴於鄭伯之前。到此方知射考叔者，即閼也。鄭莊公嗟嘆不已。感考叔之靈，命於潁谷立廟祀之。今河南府登封縣，即潁谷故地，有潁大夫廟，又名純孝廟。洧川亦有之。隴西居士有詩譏莊公雲：

爭車方罷復傷身，亂國全然不忌君。

若使羣臣知畏法，何須雞犬黷神明。

莊公又分遣二使，將禮幣往齊、魯兩國稱謝。齊國無話。單說所遣魯國使臣回來，繳上禮幣，原書不啓。莊公問其緣故，使者奏曰：「臣方入魯境，聞知魯侯被公子翬所弒，已立新君。國書不合，不敢輕投。」莊公曰：「魯侯謙讓寬柔，乃賢君也，何以見弒？」使者曰：「其故臣備聞之。魯先君惠公元妃早薨，寵妾仲子立爲繼室，生子名軌，欲立爲嗣。魯侯乃他妾之子也。惠公薨，羣臣以魯侯年長，奉之爲君。魯侯承父之志，每言：『國乃軌之國也，因其年幼，寡人暫時居攝耳。』子翬求爲太宰之官。魯侯曰：『俟軌居君位，汝自求之。』公子翬反疑魯侯有忌軌之心，密奏魯侯曰：『臣聞利器入手，不可假人。主公已嗣爵爲君，國人悅服，千歲而後，便當傳之子孫，何得以居攝爲名，起人非望？今軌年長，恐將來不利於主。臣請殺之，爲主公除此隱憂，何如？』魯侯掩耳曰：『汝非癡狂，安得出此亂言！吾已使人於菟裘築下宮室，爲養老計。不日當傳位於軌矣！』翬默然而退，自悔失言。誠恐魯侯將此一段話告軌，軌即位，必當治罪。夤夜往見軌，反說：『主公見汝年齒漸長，恐來爭位。今日召我入宮，密囑行害於汝。』軌懼而問計，翬曰：『他無仁，我無義。公子必欲免禍，非行大事不可。』軌曰：

『彼爲君已十一年矣，臣民信服。若大事不成，反受其殃。』翬曰：『吾已爲公子定計矣。主公未立之先，曾與鄭君戰狐壤，被鄭所獲，囚於鄭大夫尹氏之家。尹氏素奉祀一神，名曰鍾巫。主公暗地祈禱，謀逃歸於魯國。卜卦得吉，乃將實情告於尹氏。那時尹氏正不得志於鄭，乃與主公共逃至魯。遂立鍾巫之廟於城外，每歲冬月必親自往祭。今其時矣。祭則必館於大夫之家。吾預使勇士充作徒役，雜居左右，主公不疑。俟其睡熟刺之，一夫之力耳。』軌曰：『此計雖善，然惡名何以自解？』翬曰：『吾預囑勇士潛逃，歸罪於大夫，有何不可？』子軌下拜曰：『大事若成，當以太宰相屈。』子翬如計而行，果弒魯侯。今軌已嗣爲君，翬爲太宰，討氏以解罪。國人無不知之，但畏翬權勢，不敢言耳。」莊公乃問於羣臣曰：「討魯與和魯，二者孰利？」祭仲曰：「魯、鄭世好，不如和之。臣料魯國不日有使命至矣。」言未畢，魯使已及館驛。莊公使人先叩其來意，言：「新君即位，特來修先君之好，且約兩國君面會訂盟。」莊公厚禮其使，約定夏四月中於越地相見，歃血立誓，永好無渝。自是魯、鄭信使不絕。時周桓王之九年也。髯翁讀史至此，論公子翬兵權在手，伐鄭伐宋，專行無忌，逆端已見，及請殺弟軌，隱公亦謂其亂言矣。若暴明其罪，肆諸市朝，弟軌亦必感德。乃告以讓位，激成弒逆之惡，豈非優柔不斷，自取其禍？有詩嘆雲：

跋扈將軍素橫行，履霜全不戒堅冰。

菟裘空築人難老，氏誰爲抱不平？

又有詩譏鍾巫之祭無益。詩曰：

狐壤逃歸廟額題，年年設祭報神私。

鍾巫靈感能相助，應起天雷擊子翬。

卻說宋穆公之子馮，自周平王末年奔鄭，至今尚在鄭國。忽一日，傳言有宋使至鄭，迎公子馮回國，欲立爲君。莊公曰：「莫非宋君臣哄馮回去，欲行殺害？」祭仲曰：「且待接見使臣，自有國書。」

不知書中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敗 戎兵鄭忽辭婚

話說宋殤公與夷，自即位以來，屢屢用兵，單說伐鄭，已是三次了。只爲公子馮在鄭，故忌而伐之。太宰華督素與公子馮有交，見殤公用兵於鄭，口中雖不敢諫阻，心上好生不樂。孔父嘉是主兵之官，華督如何不怪他，每思尋端殺害，只爲他是殤公重用之人，掌握兵權，不敢動手。自伐戴一出，全軍覆沒，孔父嘉隻身逃歸，國人頗有怨言，盡說：「宋君不恤百姓，輕師好戰，害得國中妻寡子孤，戶口耗減。」華督又使心腹人於里巷佈散流言，說：「屢次用兵，皆出孔司馬主意。」國人信以爲然，皆怨司馬。華督正中其懷。又聞說孔父嘉繼室魏氏，美豔非常，世無其比，只恨不能一見。忽一日，魏氏歸寧，隨外家出郊省墓。時值春月，柳色如煙，花光似錦，正士女踏青之候。魏氏不合揭起車，偷覷外邊光景。華督正在郊外遊玩，驀然相遇，詢知是孔司馬家眷，大驚曰：「世間有此尤物，名不虛傳矣！」日夜思想，魂魄俱銷。「若後房得此一位美人，足夠下半世受用！除是殺其夫，方可以奪其妻。」由此害嘉之謀益決。

時周桓王十年春蒐之期，孔父嘉簡閱車馬，號令頗嚴。華督又使心腹人在軍中揚言：「司馬又將起兵伐鄭，昨日與太宰會議已定，所以今日治兵。」軍士人人恐懼，三三兩兩，俱往太宰門上訴苦，求其進言於君，休動干戈。華督故意將門閉緊，但遣閽人於門隙中以好言撫慰。軍士求見愈切，人越聚得多了，多有帶器械者。看看天晚，不得見太宰，吶喊起來。自古道：聚人易，散人難。華督知軍心已變，衷甲佩劍而出，傳命開門，教軍士立定，不許喧譁。自己當門而立，先將一番假慈悲的話穩住衆心，然後說：「孔司馬主張用兵，殃民毒衆。主君偏於信任，不從吾諫。三日之內，又要大舉伐鄭。宋國百姓何罪，受此勞苦！」激得衆軍士咬牙切齒，聲聲叫：「殺！」華督假意解勸：「你們不可造次。若司馬聞知，奏知主公，性命難保。」衆軍士紛紛都道：「我們父子親戚，連歲爭戰，死亡過半。今又大舉出徵，那鄭國將勇兵強，如何敵得他過？左右是死，不如殺卻此賊，與民除害，死而無怨！」華督又曰：「『投鼠者當忌其器。』司馬雖惡，實主公寵幸之臣，此事決不可行！」衆軍士曰：「若得太宰做主，便是那無道昏君，吾等也不怕他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扯住華督袍袖不放，齊曰：「願隨太宰殺害民賊！」

當下衆軍士幫助輿人，駕起車來。華督被衆軍士簇擁登車，車中自有心腹緊隨。一路呼哨，直至孔司馬私宅，將宅子團團圍住。華督分付：「且不要聲張，待我叩門，於中取事。」其時黃昏將盡，孔父在內室飲酒，聞外面叩門聲急，使人傳問。說是：「華太宰親自到門，有機密事相商。」孔父嘉忙整衣冠，出堂迎接。才啓大門，外邊一片聲吶喊，軍士蜂擁而入。孔父嘉心慌，卻待轉步。華督早已登堂，大叫：「害民賊在此，何不動手！」嘉未及開言，頭已落地。華督自引心腹，直入內室，搶了魏氏，登車而去。魏氏在車中無計可施，暗解束帶，自系其喉，比及到華氏之門，氣已絕矣。華督嘆息不已，分付載去郊外藁葬，嚴戒同行人從，不許宣揚其事。嗟乎！不得一夕之歡，徒造萬劫之怨，豈不悔哉！衆軍士乘機將孔氏傢俬擄掠罄盡。孔父嘉止一子，名木金父，年尚幼，其家臣抱之奔魯。後來以字爲氏，曰孔氏。孔聖仲尼，即其六世之孫也。

且說宋殤公聞司馬被殺，手足無措；又聞華督同往，大怒，即遣人召之，欲正其罪。華督稱疾不赴。殤公傳令駕車，欲親臨孔父之喪。華督聞之，急召軍正，謂曰：「主公寵信司馬，汝所知也。汝曹擅殺司馬，烏得無罪？先君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，主公以德爲怨，任用司馬，伐鄭不休。今司馬受戮，天理昭彰。不若並行大事，迎立先君之子，轉禍爲福，豈不美哉！」軍正曰：「太宰之言，正合衆意。」於是號召軍士，齊伏孔氏之門，只等宋公一到，鼓譟而起，侍衛驚散，殤公遂死於亂軍之手。華督聞報，衰服而至，舉哀者再。乃鳴鼓以聚羣臣，胡亂將軍中一二人坐罪行誅，以掩衆目。倡言：「先君之子馮見在鄭國，人心不忘先君，合當迎立其子。」百官唯唯而退。華督遂遣使往鄭報喪，且迎公子馮；一面將宋國寶庫中重器，行賂各國，告明立馮之故。

且說鄭莊公見了宋使，接了國書，已知來意，便整備法駕，送公子馮歸宋爲君。公子馮臨行，泣拜於地曰：「馮之殘喘，皆君所留。幸而返國，得延先祀。當世爲陪臣，不敢二心。」莊公亦爲嗚咽。公子馮回宋，華督奉之爲君，是爲莊公。華督仍爲太宰。分賂各國，無不受納。齊侯、魯侯、鄭伯同會於稷，以定宋公之位，使華督爲相，史官有詩嘆曰：

春秋篡弒嘆紛然，宋魯奇聞只隔年。

列國若能辭賄賂，亂臣賊子豈安眠！

又有詩單說宋殤公背義忌馮，今日見弒，乃天也。詩曰：

穆公讓國乃公心，可恨殤公反忌馮。

今日殤亡馮即位，九泉羞見父和兄。

單表齊僖公自會稷回來，中途接得警報：「今有北戎主，遣元帥大良、小良，帥戎兵一萬，來犯齊界，已破祝阿，直攻歷下。守臣不能抵當，連連告急，乞主公速回。」僖公曰：「北戎屢次侵擾，不過鼠竊狗偷而已。今番大舉入犯，若使得利而去，將來北鄙必無寧歲。」乃分遣人於魯、衛、鄭三處借兵，一面同公子元、公孫戴仲等，前去歷城拒敵。

卻說鄭莊公聞齊有戎患，乃召世子忽謂曰：「齊與鄭同盟，且鄭每用兵，齊必相從，今來乞師，宜速往救。」乃選車三百乘，使世子忽爲大將，高渠彌副之，祝聃爲先鋒，星夜望齊國進發。聞齊僖公在歷下，徑來相見。時魯、衛二國之師，尚未曾到。僖公感激無已，親自出城犒軍，與世子忽商議退戎之策。世子忽曰：「戎用徒，易進亦易敗。我用車，難敗亦難進。然雖如此，戎性輕而不整，貪而無親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，是可誘而取也。況彼恃勝，必然輕進。若以偏師當敵，詐爲敗走，戎必來追。吾預伏兵以待之。追兵遇伏，必駭而奔。奔而逐之，必獲全勝矣。」僖公曰：「此計甚妙！齊兵伏於東，以遏其前；鄭兵伏於北，以逐其後。首尾攻擊，萬無一失。」世子忽領命自去北路，分作兩處埋伏去了。僖公召公子元授計：「汝可領兵伏於東門，只等戎軍來追，即忙殺出。」使公孫戴仲引一軍誘敵：「只要輸，不要贏，誘至東門伏兵之處，便算有功。」

分撥已定，公孫戴仲開關搦戰。戎帥小良持刀躍馬，領着戎兵三千，出寨迎敵。兩下交鋒，約二十合。戴仲氣力不加，回車便走。卻不進北關，繞城向東路而去。小良不捨，盡力來追。大良見戎兵得勝，盡起大軍隨後。將近東門，忽然炮聲大震，金鼓喧天，茨葦中都是兵，如蜂攢蠅集。小良急叫：「中計！」撥回馬頭便走，反將大良後隊衝動，立腳不牢，一齊都奔。公孫戴仲與公子元合兵追趕。大良分付小良上前開路，自己斷後，且戰且走。落後者俱被齊兵擒斬。戎兵行至鵲山，回顧追軍漸遠，喘息方定。正欲埋鍋造飯，山坳裏喊聲大舉，一枝軍馬衝出，口稱：「鄭國上將高渠彌在此！」大良、小良慌忙上馬，無心戀戰，奪路奔逃。高渠彌隨後掩殺。約行數里之程，前面喊聲又起，卻是世子忽引兵殺到，後面公子元率領齊兵亦至。殺得戎兵七零八落，四散逃命。小良被祝聃一箭，正中腦袋，墜馬而死。大良匹馬潰圍而出，正遇着世子忽戎車，措手不及，亦被世子忽斬之。生擒甲首三百，死者無算。世子忽將大良、小良首級並甲首，都解到齊侯軍前獻功。

僖公大喜曰：「若非世子如此英雄，戎兵安得便退！今日社稷安靜，皆世子之所賜也！」世子忽曰：「偶效微勞，何煩過譽。」於是僖公遣使止住魯、衛之兵，免勞跋涉。命大排筵席，專待世子忽。席間又說起：「小女願備箕帚。」世子忽再三謙讓。席散之後，僖公使夷仲年私謂高渠彌曰：「寡君慕世子英雄，願締姻好。前番遣使未蒙見允，今日寡君親與世子言之，世子執意不從，不知何意？大夫能玉成其事，請以白璧二雙，黃金百鎰爲獻。」高渠彌領命，來見世子，備道齊侯相慕之意：「若諧婚好，異日得此大國相助，亦是美事。」世子忽曰：「昔年無事之日，蒙齊侯欲婚我，我尚然不敢仰攀。今奉命救齊，幸而成功，乃受室而歸，外人必謂我挾功求娶，何以自明？」高渠彌再三攛掇，只是不允。次日，齊僖公又使夷仲年來議婚，世子忽辭曰：「未稟父命，私婚有罪。」即日辭回本國。齊僖公怒曰：「吾有女如此，何患無夫？」

再說鄭世子忽回國，將辭婚之事稟知莊公。莊公曰：「吾兒能自立功業，不患無良姻也。」祭足私謂高渠彌曰：「君多內寵，公子突、公子儀、公子亹三人，皆有覬覦之志。世子若結婚大國，猶可藉其助援。齊不議婚，猶當請之，奈何自剪羽翼耶？吾子從行，何不諫之？」高渠彌曰：「吾亦言之，奈不聽何？」祭足嘆息而去。髯翁有詩單論子忽辭婚之事。詩曰：

丈夫作事有剛柔，未必辭婚便失謀。

試詠載驅並敝笱，魯桓可是得長籌？

高渠彌素與公子亹相厚，聞祭足之語，益相交結。世子忽言於莊公曰：「渠彌與子亹私通，往來甚密，其心不可測也。」莊公以世子忽之言，面責渠彌。渠彌諱言無有，轉背即與子亹言之。子亹曰：「吾父欲用汝爲正卿，爲世子所阻而止，今又欲斷吾兩人之往來。父在日猶然，若父百年之後，豈復能相容乎？」高渠彌曰：「世子優柔不斷，不能害人。公子勿憂也。」子亹與高渠彌自此與世子忽有隙，後來高渠彌弒忽立亹，蓋本於此。

再說祭足爲世子忽畫策，使之結婚於陳，修好於衛：「陳、衛二國方睦，若與鄭成鼎足之勢，亦足自固。」世子忽以爲然。祭足乃言於莊公，遣使如陳求婚。陳侯從之。世子忽至陳，親迎嬀氏以歸。魯桓公亦遣使求婚於齊，只因齊侯將女文姜許婚魯侯，又生出許多事來。

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

話說齊僖公生有二女，皆絕色也。長女嫁於衛，即衛宣姜，另有表白在後。單說次女文姜，生得秋水爲神，芙蓉如面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，真乃絕世佳人，古今國色。兼且通今博古，出口成文，因此號爲文姜。世子諸兒，原是個酒色之徒，與文姜雖爲兄妹，各自一母。諸兒長於文姜只二歲，自小在宮中同行同坐，戲耍頑皮。及文姜漸已長成，出落得如花似玉。諸兒已通情竇，見文姜如此才貌，況且舉動輕薄，每有調戲之意。那文姜妖淫成性，又是個不顧禮義的人，語言戲謔，時及閭巷穢褻，全不避忌。諸兒生得長身偉幹，粉面朱脣，天生的美男子，與文姜到是一對人品。可惜產於一家，分爲兄妹，不得配合成雙。如今聚於一處，男女無別，遂至並肩攜手，無所不至。只因礙着左右宮人，單少得同衾貼肉了。也是齊侯夫婦溺愛子女，不預爲防範，以致兒女成禽獸之行，後來諸兒身弒國危，禍皆由此。自鄭世子忽大敗戎師，齊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許多英雄，今與議婚，文姜不勝之喜。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，心中鬱悶，染成一疾，暮熱朝涼，精神恍惚，半坐半眠，寢食俱廢。有詩爲證：

二八深閨不解羞，一樁情事鎖眉頭。

鸞凰不入情絲網，野鳥家雞總是愁。

世子諸兒以候病爲名，時時闖入閨中，挨坐牀頭，遍體撫摩，指問疾苦，但耳目之際，僅不及亂。一日，齊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，見諸兒在房，責之曰：「汝雖則兄妹，禮宜避嫌。今後但遣宮人致候，不必自到。」諸兒唯唯而出，自此相見遂稀。未幾，僖公爲諸兒娶宋女，魯、莒俱有媵。諸兒愛戀新婚，兄妹蹤跡益疏。文姜深閨寂寞，懷念諸兒，病勢愈加，卻是胸中展轉，難以出口。正是：啞子漫嘗黃柏味，自家有苦自家知。有詩爲證：

春草醉春煙，深閨人獨眠。

積恨顏將老，相思心欲燃。

幾回明月夜，飛夢到郎邊。

卻說魯桓公即位之年，年齒已長，尚未聘有夫人。大夫臧孫達進曰：「古者，國君年十五而生子。今君內主尚虛，異日主器何望？非所以重宗廟也。」公子翬曰：「臣聞齊侯有愛女文姜，欲妻鄭世子忽而不果。君盍求之？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即使公子翬求婚於齊。齊僖公以文姜病中，請緩其期。宮人卻將魯侯請婚的喜信，報知文姜。文姜本是過時思想之症，得此消息，心下稍舒，病覺漸減。及齊、魯爲宋公一事，共會於稷，魯侯當面又以姻事爲請，齊侯期以明歲。至魯桓公三年，又親至嬴地，與齊侯爲會。齊僖公感其殷勤，許之。魯侯遂於嬴地納幣，視常禮加倍隆重。僖公大喜，約定秋九月，自送文姜至魯成婚。魯侯乃使公子翬至齊迎女。齊世子諸兒聞文姜將嫁他國，從前狂心不覺復萌，使宮人假送花朵於文姜，附以詩曰：

桃有華，燦燦其霞。當戶不折，飄而爲苴。吁嗟兮復吁嗟！文姜得詩，已解其情，亦復以詩曰：

桃有英，燁燁其靈。今茲不折，詎無來春？叮嚀兮復叮嚀！

諸兒讀其答詩，知文姜有心於彼，想慕轉切。未幾，魯使上卿公子翬如齊，迎取文姜。齊僖公以愛女之故，欲親自往送。諸兒聞之，請於父曰：「聞妹子將適魯侯。齊、魯世好，此誠美事。但魯侯既不親迎，必須親人往送。父親國事在身，不便遠離，孩兒不才，願代一行。」僖公曰：「吾已親口許下自往送親，安可失信？」說猶未畢，人報：「魯侯停駕邑，專候迎親。」僖公曰：「魯，禮義之國，中道迎親，正恐勞吾入境。吾不可以不往。」諸兒默然而退。姜氏心中亦如有所失。

其時秋九月初旬，吉期已迫。文姜別過六宮妃眷，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。諸兒整酒相待，四目相視，各不相舍，只多了元妃在坐。且其父僖公遣宮人守候，不能交言，暗暗嗟嘆。臨別之際，諸兒挨至車前，單道個「妹子留心，莫忘『叮嚀』之句」。文姜答言：「哥哥保重，相見有日。」齊僖公命諸兒守國，親送文姜至，與魯侯相見。魯侯敘甥舅之禮，設席款待。從人皆有厚賜。僖公辭歸，魯侯引文姜到國成親。一來齊是個大國，二來文姜如花絕色，魯侯十分愛重。三朝見廟，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。僖公復使其弟夷仲年聘魯，問候姜氏。自此齊、魯親密，不在話下。無名子有詩單道文姜出嫁之事。詩云：

從來男女慎嫌微，兄妹如何不隔離？

只爲臨岐言保重，致令他日玷中閨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周桓王自聞鄭伯假命伐宋，心中大怒。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，不用鄭伯。鄭莊公聞知此信，心怨桓王，一連五年不朝。桓王曰：「鄭寤生無禮甚矣！若不討之，人將效尤。朕當親帥六軍，往聲其罪。」虢公林父諫曰：「鄭有累世卿士之勞，今日奪其政柄，是以不朝。且宜下詔徵之，不必自往，以褻天威。」桓王忿然作色曰：「寤生欺朕，非止一次。朕與寤生誓不兩立！」乃召蔡、衛、陳三國，一同興師伐鄭。

是時，陳侯鮑方薨，其弟公子佗，字伍父，弒太子免而自立。諡鮑爲桓公。國人不服，紛紛逃散。周使徵兵，公子佗初即位，不敢違王之命，只得糾集車徒，遣大夫伯爰諸統領，望鄭國進發。蔡、衛各遣兵從徵。桓王使虢公林父將右軍，以蔡、衛之兵屬之；使周公黑肩將左軍，陳兵屬之；王自統大兵爲中軍，左右策應。

鄭莊公聞王師將至，乃集諸大夫問計，羣臣莫敢先應。正卿祭仲曰：「天子親自將兵，責我不朝，名正言順。不如遣使謝罪，轉禍爲福。」莊公怒曰：「王奪我政權，又加兵於我，三世勤王之績，付與東流。此番若不挫其銳氣，宗社難保。」高渠彌曰：「陳與鄭素睦，其助兵乃不得已也。蔡、衛與我夙仇，必然效力。天子震怒自將，其鋒不可當。宜堅壁以待之，俟其意怠，或戰或和，可以如意。」大夫公子元進曰：「以臣戰君，於理不直，宜速不宜遲也。臣雖不才，願獻一計。」莊公曰：「卿計如何？」子元曰：「王師既分爲三，亦當爲三軍以應之。左右二師，皆結方陣，以左軍當其右軍，以右軍當其左軍。主公自率中軍以當王。」莊公曰：「如此可必勝乎？」子元曰：「陳佗弒君新立，國人不順，勉從徵調，其心必離。若令右軍先犯陳師，出其不意，必然奔竄。再令左軍徑奔蔡、衛，蔡、衛聞陳敗，亦將潰矣。然後合兵以攻王卒，萬無不勝。」莊公曰：「卿料敵如指掌，子封不死矣！」正商議間，疆吏報：「王師已至葛，三營聯絡不斷。」莊公曰：「但須破其一營，餘不足破也。」乃使大夫曼伯引一軍爲右拒，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爲左拒，自領上將高渠彌、原繁、瑕叔盈、祝聃等，建蝥弧大旗於中軍。祭仲進曰：「蝥弧所以勝宋、許也。『奉天討罪』，以伐諸侯則可，以伐王則不可。」莊公曰：「寡人思不及此。」即命以大旆易之，仍使瑕叔盈執掌。其蝥弧置於武庫，自後不用。高渠彌曰：「臣觀周王，頗知兵法。今番交戰，不比尋常，請爲魚麗之陣。」莊公曰：「魚麗陣如何？」高渠彌曰：「甲車二十五乘爲偏，甲士五人爲伍。每車一偏在前，別用甲士五五二十五人隨後，塞其闕漏。車傷一人，伍即補之，有進無退。此陣法極堅極密，難敗易勝。」莊公曰：「善。」三軍將近葛，扎住營寨。桓王聞鄭伯出師抵敵，怒不可言，便欲親自出戰。虢公林父諫止之。次日，各排陣勢，莊公傳令：「左右二軍不可輕動，只看軍中大旆展動，一齊進兵。」

且說桓王打點一番責鄭的說話，專待鄭君出頭打話，當陣訴說，以折其氣。鄭君雖列陣，只把住陣門，絕無動靜。桓王使人挑戰，並無人應。將至午後，莊公度王卒已怠，教瑕叔盈把大旆麾動，左右二拒一齊鳴鼓，鼓聲如雷，各各奮勇前進。

且說曼伯殺入左軍，陳兵原無鬥志，即時奔散，反將周兵衝動。周公黑肩阻遏不住，大敗而走。

再說祭足殺入右軍，只看蔡、衛旗號衝突將去。二國不能當抵，各自覓路奔逃。虢公林父仗劍立於車前，約束軍人：「如有亂動者斬！」祭足不敢逼，林父緩緩而退，不折一兵。

再說桓王在中軍，聞敵營鼓聲振天，知是出戰，準備相持。只見士卒紛紛耳語，隊伍早亂。原來望見潰兵，知左右二營有失，連中軍也立腳不住。卻被鄭兵如牆而進，祝聃在前，原繁在後，曼伯、祭足亦領得勝之軍，併力合攻。殺得車傾馬斃，將隕兵亡。桓王傳令速退，親自斷後，且戰且走。祝聃望見繡蓋之下，料是周王，盡着眼力覷真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周王左肩。幸裹甲堅厚，傷不甚重。祝聃催車前進。正在危急，卻得虢公林父前來救駕，與祝聃交鋒。原繁、曼伯一齊上前，各騁英雄。忽聞鄭中軍鳴金甚急，遂各收軍。桓王引兵退三十里下寨。周公黑肩亦至，訴稱陳人不肯用力，以至於敗。桓王赧然曰：「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！」

祝聃等回軍見鄭莊公曰：「臣已射王肩，周王膽落，正待追趕，生擒那廝，何以鳴金？」莊公曰：「本爲天子不明，將德爲怨，今日應敵，萬非得已。賴諸卿之力，社稷無隕足矣，何敢多求！依你說取回天子，如何發落？即射王，亦不可也。萬一傷重殞命，寡人有弒君之名矣！」祭足曰：「主公之言是也。今吾國兵威已立，料周王必當畏懼。宜遣使問安，稍致殷勤，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。」莊公曰：「此行非仲不可。」命備牛十二頭，羊百隻，粟芻之物共百餘車，連夜到周王營內。祭仲叩首再三，口稱：「死罪臣寤生，不忍社稷之隕，勒兵自衛。不料軍中不戒，有犯王躬。寤生不勝戰兢觳觫之至！謹遣陪臣足待罪轅門，敬問無恙。不腆敝賦，聊充勞軍之用。惟天王憐而赦之！」桓王默然，自有慚色。虢公林父從旁代答曰：「寤生既知其罪，當從寬宥，來使便可謝恩。」祭足再拜稽首而出，遍歷各營，俱問安否。史官有詩嘆雲：

謾誇神箭集王肩，不想君臣等地天。

對壘公然全不讓，卻將虛禮媚王前。

又髯翁有詩譏桓王，不當輕兵伐鄭，自取其辱。詩云：

明珠彈雀古來譏，豈有天王自出車？

傳檄四方兼貶爵，鄭人寧不懼王威！

桓王兵敗歸周，不勝其忿，便欲傳檄四方，共聲鄭寤生無王之罪。虢公林父諫曰：「王輕舉喪功，若傳檄四方，是自彰其敗也。諸侯自陳、衛、蔡三國而外，莫非鄭黨。徵兵不至，徒爲鄭笑。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，可藉此赦宥，開鄭自新之路。」桓王默然，自此更不言鄭事。

卻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，軍中探聽得陳國篡亂，人心不服公子佗，於是引兵襲陳。

不知勝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

話說陳桓公之庶子，名躍，系蔡姬所出，蔡侯封人之甥也。因陳、蔡之兵一同伐鄭，陳國是大夫伯爰諸爲將，蔡國是蔡侯之弟蔡季爲將。蔡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。伯爰諸曰：「新君佗雖然篡位，奈人心不服。又性好田獵，每每微服從禽於郊外，不恤國政，將來國中必然有變。」蔡季曰：「何不討其罪而戮之？」伯爰諸曰：「心非不欲，恨力不逮耳！」及周王兵敗，三國之師各回本國。蔡季將伯爰諸所言奏聞蔡侯。蔡侯曰：「太子免既死，次當吾甥即位。佗乃篡弒之賊，豈容久竊富貴耶？」蔡季奏曰：「佗好獵，俟其出，可襲而殺也。」蔡侯以爲然。乃密遣蔡季率兵車百乘，待於界口，只等逆佗出獵，便往襲之。蔡季遣諜打探，回報：「陳君三日前出獵，見屯界口。」蔡季曰：「吾計成矣！」乃將車馬分爲十隊，都扮作獵人模樣，一路打圍前去。正遇陳君隊中射倒一鹿，蔡季馳車奪之。陳君怒，輕身來擒蔡季。季回車便走，陳君招引車徒趕來，只聽得金鑼一聲響亮，十隊獵人一齊上前，將陳君拿住。蔡季大叫道：「吾非別人，乃蔡侯親弟蔡季是也！因汝國逆佗弒君，奉吾兄之命，來此討賊。誅止一人，餘俱不問。」衆人俱拜伏於地。蔡季一一撫慰，言：「故君之子躍，是我蔡侯外甥，今扶立爲君，何如？」衆人齊聲答曰：「如此甚合公心。某等情願前導。」蔡季將逆佗即時梟首，懸頭於車上，長驅入陳。在先跟隨陳君出獵的一班人衆，爲之開路，表明蔡人討賊立君之意。於是市井不驚，百姓歡呼載道。蔡季至陳，命以逆佗之首祭於陳桓公之廟，擁立公子躍爲君，是爲厲公。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。公子佗篡位才一年零六個月，爲此須臾富貴，甘受萬載惡名，豈不愚哉！有詩爲證：

弒君指望千年貴，淫獵誰知一旦誅。

若是兇人無顯戮，亂臣賊子定紛如。

陳自公子躍即位，與蔡甚睦，數年無事。這段話繳過不題。

且說南方之國曰楚，羋姓，子爵。出自顓頊帝孫重黎，爲高辛氏火正之官，能光融天下，命曰祝融。重黎死，其弟吳回嗣爲祝融。生子陸終，娶鬼方國君之女，得孕懷十一年，開左脅，生下三子；又開右脅，復生下三子。長曰樊，己姓，封於衛墟，爲夏伯，湯伐桀，滅之。次曰參胡，董姓，封於韓墟，周時爲胡國，後滅於楚。三曰彭祖，彭姓，封於韓墟，爲商伯，商末始亡。四曰會人，妘姓，封於鄭墟。五曰安，曹姓，封於邾墟。六曰季連，羋姓，乃季連之苗裔。有名鬻熊者，博學有道，周文王、武王俱師之，後世以熊爲氏。成王時，舉文、武勤勞之後，得鬻熊之曾孫熊繹，封於荊蠻，胙以子男之田，都於丹陽。五傳至熊渠，甚得江漢間民和，僭號稱王。周厲王暴虐，熊渠畏其侵伐，去王號不敢稱。又八傳至於熊儀，是爲若敖。又再傳至熊珣，是爲蚡冒。蚡冒卒，其弟熊通弒蚡冒之子而自立。

熊通強暴好戰，有僭號稱王之志，見諸侯戴周，朝聘不絕，以此猶懷觀望。及周桓王兵敗於鄭，熊通益無忌憚，僭謀遂決。令尹鬥伯比進曰：「楚去王號已久，今欲複稱，恐駭觀聽。必先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。」熊通曰：「其道如何？」伯比對曰：「漢東之國，惟隨爲大。君姑以兵臨隨，而遣使求成焉。隨服，則漢、淮諸國，無不順矣。」熊通從之，乃親率大軍，屯於瑕。遣大夫薳章求成於隨。隨有一賢臣，名曰季梁；又有一諛臣，名曰少師。隨侯喜諛而疏賢，所以少師有寵。及楚使至隨，隨侯召二臣問之。季梁奏曰：「楚強隨弱，今來求成，其心不可測也。姑外爲應承，而內修備禦，方保無虞。」少師曰：「臣請奉成約，往探楚軍。」隨侯乃使少師至瑕，與楚結盟。鬥伯比聞少師將至，奏於熊通曰：「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，以諛得寵。今奉使來此探吾虛實，宜藏其壯銳，以老弱示之。彼將輕我，其氣必驕。驕必怠，然後我可以得志。」大夫熊率比曰：「季梁在彼，何益於事？」伯比曰：「非爲今日，吾以圖其後也。」熊通從其計。少師入楚營，左右瞻視，見戈甲朽敝，人或老或弱，不堪戰鬥，遂有矜高之色。謂熊通曰：「吾兩國各守疆宇，不識上國之求成何意？」熊通謬應曰：「敝邑連年荒歉，百姓疲羸，誠恐小國合黨爲梗，故欲與上國約爲兄弟，爲脣齒之援耳。」少師對曰：「漢東小國，皆敝邑號令所及，君不必慮也。」熊通遂與少師結盟。少師行後，熊通傳令班師。

少師還見隨侯，述楚軍羸弱之狀：「幸而得盟，即刻班師；其懼我甚矣！願假臣偏師追襲之。縱不能悉俘以歸，亦可掠取其半，使楚今後不敢正眼視隨。」隨侯以爲然。方欲起師，季梁聞之，趨入諫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楚自若敖、蚡冒以來，世修其政，馮凌江、漢，積有歲年。熊通弒侄而自立，兇暴更甚。無故請成，包藏禍心。今以老弱示我，蓋誘我耳。若追之，必墮其計。」隨侯卜之，不吉，遂不追楚師。熊通聞季梁諫止追兵，復召鬥伯比問計。伯比獻策曰：「請合諸侯於沈鹿。若隨人來會，服從必矣。如其不至，則以叛盟伐之。」熊通遂遣使遍告漢東諸國，以孟夏之朔，於沈鹿取齊。

至期，巴、庸、濮、鄧、鄾、絞、羅、鄖、貳、軫、申、江諸國畢集，惟黃、隨二國不至。楚子使薳章責黃。黃子遣使告罪。又使屈瑕責隨，隨侯不服。熊通乃率師伐隨，軍於漢、淮二水之間。隨侯集羣臣問拒楚之策。季梁進曰：「楚初合諸侯，以兵臨我，其鋒方銳，未可輕敵。不如卑辭以請成。楚苟聽我，復修舊好足矣。其或不聽，曲在於楚。楚欺我之辭卑，士有怠心。我見楚之拒請，士有怒氣。我怒彼怠，庶可一戰，以圖僥倖乎！」少師從旁攘臂言曰：「爾何怯之甚也！楚人遠來，乃自送死耳！若不速戰，恐楚人復如前番遁逃，豈不可惜。」隨侯惑其言，乃以少師爲戎右，以季梁爲御，親自出師御楚，佈陣於青林山之下。季梁升車以望楚師，謂隨侯曰：「楚兵分左右二軍，楚俗以左爲上，其君必在左。君之所在，精兵聚焉。請專攻其右軍，若右敗，則左亦喪氣矣。」少師曰：「避楚君而不攻，寧不貽笑於楚人乎？」隨侯從其言，先攻楚左軍。楚開陣以納隨師。隨侯殺入陣中，楚四面伏兵皆起，人人勇猛，個個精強。少師與楚將鬥丹交鋒，不十合，被鬥丹斬於車下。季梁保着隨侯死戰，楚兵不退。隨侯棄了戎車，微服混於小軍之中；季梁殺條血路，方脫重圍。點視車卒，十分不存三四。隨侯謂季梁曰：「孤不聽汝言，以至於此。」問：「少師何在？」有軍人見其被殺，奏知隨侯，隨侯嘆息不已。季梁曰：「此誤國之人，君何惜焉！爲今之計，作速請成爲上。」隨侯曰：「孤今以國聽子。」

季梁乃入楚軍求成。熊通大怒曰：「汝主叛盟拒會，以兵相抗。今兵敗求成，非誠心也。」季梁面不改色，從容進曰：「日者奸臣少師，恃寵貪功，強寡君於行陣，實非出寡君之意。今少師已死，寡君自知其罪，遣下臣稽首於麾下。君若赦宥，當倡率漢東君長，朝夕在庭，永爲南服。惟君裁之！」鬥伯比曰：「天意不欲亡隨，故去其諛佞，隨未可滅也。不若許成，使倡率漢東君長，頌楚功績於周，因假位號，以鎮服蠻夷，於楚無不利焉。」熊通曰：「善。」乃使薳章私謂季梁曰：「寡君奄有江、漢，欲假位號，以鎮服蠻夷。若徼惠上國，率羣蠻以請於周室，幸而得請，寡君之榮，實惟上國之賜。寡君戢兵以待命。」

季梁歸，言於隨侯，隨侯不敢不從。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，頌楚功績，請王室以王號假楚，彈壓蠻夷。桓王不許。熊通聞之，怒曰：「吾先人熊鬻有輔導二王之勞，僅封微國，遠在荊山。今地闢民衆，蠻夷莫不臣服，而王不加位，是無賞也。鄭人射王肩而不能征討，是無罰也。無賞無罰，何以爲王！且王號，我先君熊渠之所自稱也。孤亦光復舊號，安用周爲！」遂即中軍自立爲楚武王，與隨人結盟而去。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。桓王雖怒楚，無如之何。自此周室愈弱，而楚益無厭。熊通卒，傳子熊貲，遷都於郢。役屬羣蠻，駸駸乎有侵犯中國之勢。後來若非召陵之師，城濮之戰，則其勢不可遏矣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鄭莊公自勝王師，深嘉公子元之功，大城櫟邑，使之居守，比於附庸。諸大夫各有封賞，惟祝聃之功不錄。祝聃自言於莊公。公曰：「射王而錄其功，人將議我。」祝聃忿恨，疽發於背而死。莊公私給其家，命厚葬之。

周桓王十九年夏，莊公有疾，召祭足至牀頭，謂曰：「寡人有子十一人。自世子忽之外，子突、子亹、子儀，皆有貴徵。子突才智福祿，似又出三子之上。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。寡人意欲傳位於突，何如？」祭足曰：「鄧曼，元妃也。子忽嫡長，久居儲位，且屢建大功，國人信從。廢嫡立庶，臣不敢奉命！」莊公曰：「突志非安於下位者，若立忽，惟有出突於外家耳。」祭足曰：「『知子莫如父』，惟君命之。」莊公嘆曰：「鄭國自此多事矣！」乃使公子突出居於宋。五月，莊公薨。世子忽即位，是爲昭公。使諸大夫分聘各國。祭足聘宋，因使察子突之變。

卻說公子突之母，乃宋雍氏之女，名曰雍姞。雍氏宗族多仕於宋，宋莊公甚寵任之。公子突被出在宋，思念其母雍姞，與雍氏商議歸鄭之策。雍氏告於宋公，宋公許爲之計。適祭足行聘至宋，宋公喜曰：「子突之歸，只在祭仲身上也。」乃使南宮長萬伏甲士於朝，以待祭仲入朝。致聘行禮畢，甲士趨出，將祭足拘執。祭足大呼：「外臣何罪？」宋公曰：「姑至軍府言之。」

是日，祭足被囚于軍府，甲士周圍把守，水泄不通。祭足疑懼，坐不安席。至晚，太宰華督攜酒親至軍府，與祭足壓驚。祭足曰：「寡君使足修好上國，未有開罪，不知何以觸怒？將寡君之禮或有所缺，抑使臣之不職乎？」華督曰：「皆非也。公子突之出於雍，誰不知之。今子突竄伏在宋，寡君憫焉。且子忽柔懦，不堪爲君。吾子若能行廢立之事，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。惟吾子圖之！」祭足曰：「寡君之立，先君所命也。以臣廢君，諸侯將討吾罪矣。」華督曰：「雍姞有寵於鄭先君。母寵子貴，不亦可乎？且弒逆之事，何國蔑有？惟力是視，誰加罪焉！」因附祭足之耳曰：「吾寡君之立，亦有廢而後興。子必行之，寡君當任其無咎。」祭足皺眉不答。華督又曰：「子必不從，寡君將命南宮長萬爲將，發車六百乘，納公子突於鄭。出軍之日，斬吾子以徇于軍。吾見子止於今日矣！」祭足大懼，只得應諾。華督復要之立誓。祭足曰：「所不立公子突者，神明殛之！」史官有詩譏祭足雲：

丈夫寵辱不能驚，國相如何受脅陵！

若是忠臣拚一死，宋人未必敢相輕。

華督連夜還報宋公，說：「祭仲已聽命了。」

次日，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於密室，謂曰：「寡人與雍氏有言，許歸吾子。今鄭國告立新君，有密書及寡人曰：『必殺之，願割三城爲謝。』寡人不忍，故私告子。」公子突拜曰：「突不幸，越在上國。突之死生，已屬於君。若以君之靈，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，惟君所命，豈惟三城！」宋公曰：「寡人囚祭仲于軍府，正惟公子之故。此大事非仲不成，寡人將盟之。」乃並召祭足，使與子突相見。亦召雍氏，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。三人歃血定盟，宋公自爲司盟，太宰華督蒞事。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約，三城之外，定要白璧百雙，黃金萬鎰，每歲輸谷三萬鍾，以爲酬謝之禮。祭足書名爲證。公子突急於得國，無不應承。宋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祭足，突亦允之。又聞祭足有女，使許配雍氏之子雍糾，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，仕以大夫之職。祭足亦不敢不從。

公子突與雍糾皆微服，詐爲商賈，駕車跟隨祭足，以九月朔日至鄭，藏於祭足之家。祭足僞稱有疾，不能趨朝。諸大夫俱至祭府問安。祭足伏死士百人於壁衣之中，請諸大夫至內室相見。諸大夫見祭足面色充盈，衣冠齊整，大驚曰：「相君無恙，何不入朝？」祭足曰：「足非身病，乃國病也。先君寵愛子突，囑諸宋公，今宋將遣南宮長萬爲將，率車六百乘，輔突伐鄭。鄭國未寧，何以當之？」諸大夫面面相覷，不敢置對。祭足曰：「今日欲解宋兵，惟有廢立可免耳。公子突見在，諸君從否？願一言而決！」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之位，素與子忽有隙，挺身撫劍而言曰：「相君此言，社稷之福。吾等願見新君！」衆人聞高渠彌之言，疑與祭足有約，又窺見壁衣有人，各懷悚懼，齊聲唯唯。祭足乃呼公子突至，納之上坐。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。諸大夫沒奈何，只得同拜伏於地。祭足預先寫就連名錶章，使人上之，言：「宋人以重兵納突，臣等不能事君矣。」又自作密啓，啓中言：「主君之立，實非先君之意，乃臣足主之。今宋囚臣而納突，要臣以盟，臣恐身死無益於君，已口許之。今兵將及郊，羣臣畏宋之強，協謀往迎。主公不若從權，暫時避位，容臣乘間再圖迎復。」末寫一誓雲：「違此言者，有如日！」鄭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啓，自知孤立無助，與嬀妃泣別，出奔衛國去了。

九月己亥日，祭仲奉公子突即位，是爲厲公。大小政事，皆決於祭足。以女妻雍糾，謂之雍姬。言於厲公，官雍糾以大夫之職。雍氏原是厲公外家，厲公在宋時，與雍氏親密往來，所以厲公寵信雍糾，亞於祭足。自厲公即位，國人俱已安服。惟公子亹、公子儀二人，心懷不平。又恐厲公加害，是月，公子亹奔蔡，公子儀奔陳。宋公聞子突定位，遣人致書來賀。

因此一番使命，挑起兩國干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殺婿逐主

卻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，就索取三城，及白璧、黃金、歲輸谷數。厲公召祭足商議。厲公曰：「當初急於得國，以此恣其需索，不敢違命。今寡人即位方新，就來責償；若依其言，府庫一空矣。況嗣位之始，便失三城，豈不貽笑鄰國？」祭足曰：「可辭以人心未定，恐割地生變，願以三城之貢賦代輸於宋。其白璧、黃金，姑與以三分之一，婉言謝之。歲輸谷數，請以來年爲始。」厲公從其言，作書報之。先貢上白璧三十雙，黃金三千鎰，其三城貢賦，約定冬初交納。使者還報，宋莊公大怒曰：「突死而吾生之，突貧賤而吾富貴之。區區所許，乃子忽之物，於突何與，而敢吝惜？」即日又遣使往鄭坐索，必欲如數。且立要交割三城，不願輸賦。厲公又與祭仲商議，再貢去谷二萬鍾。宋使去而復來，傳言：「若不滿所許之數，要祭仲自來回話。」祭仲謂厲公曰：「宋受我先君大德，未報分毫。今乃恃立君之功，貪求無厭，且出言無禮，不可聽也。臣請奉使齊、魯，求其宛轉。」厲公曰：「齊、魯肯爲鄭用乎？」祭足曰：「往年我先君伐許、伐宋，無役不與齊、魯同事。況魯侯之立，我先君實成之。即齊不厚鄭，魯自無辭。」厲公曰：「宛轉之策何在？」祭仲曰：「當初華督弒君而立公子馮，吾先君與齊、魯並受賄賂，玉成其事。魯受郜之大鼎，吾國亦受商彝。今當訴告齊、魯，以商彝還宋。宋公追想前情，必愧而自止。」厲公大喜曰：「寡人聞仲之言，如夢初醒。」即遣使齎了禮幣，分頭往齊、魯二國，告立新君，且訴以宋人忘恩背德、索賂不休之事。使人到魯致命，魯桓公笑曰：「昔者，宋君行賂於敝邑，止用一鼎。今得鄭賂已多，猶未滿意乎？寡人當身任之。即日親往宋，爲汝君求解。」使者謝別。

再說鄭使至齊致命，齊僖公向以敗戎之功，感激子忽，欲以次女文姜連姻。雖然子忽堅辭，到底齊侯心內，還偏向他一分。今日鄭國廢忽立突，齊侯自然不喜，謂使者曰：「鄭君何罪，輒行廢立？爲汝君者，不亦難乎？寡人當親率諸侯，相見於城下。」禮幣俱不受。使者回報厲公。厲公大驚，謂祭足曰：「齊侯見責，必有干戈之事，何以待之？」祭足曰：「臣請簡兵蒐乘，預作準備。敵至則迎，又何懼焉？」

且說魯桓公遣公子柔往宋，訂期相會。宋莊公曰：「既魯君有言相訂，寡人當躬造魯境，豈肯煩君遠辱。」公子柔返命，魯侯再遣人往約，酌地之中，在扶鍾爲會。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。

宋莊公與魯侯會於扶鍾，魯侯代鄭稱謝，併爲求寬。宋公曰：「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！譬之雞卵，寡人抱而翼之，所許酬勞出彼本心。今歸國篡位，直欲負諾，寡人豈能忘情乎？」魯侯曰：「大國所以賜鄭者，鄭豈忘之！但以嗣服未久，府庫空虛，一時未得如約。然遲速之間，決不負諾。此事寡人可以力保。」宋公又曰：「金玉之物，或以府庫不充爲辭。若三城交割，只在片言，何以不決？」魯侯曰：「鄭君懼失守故業，遺笑列國，故願以賦稅代之。聞已納粟萬鍾矣。」宋公曰：「二萬鍾之入，原在歲輸數內，與三城無涉。況所許諸物，完未及半。今日尚然，異日事冷，寡人更何望焉？惟君早爲寡人圖之。」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，怏怏而罷。

魯侯歸國，即遣公子柔使鄭，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。鄭伯又遣大夫雍糾捧着商彝，呈上魯侯，言：「此乃宋國故物，寡君不敢擅留，請納還宋府庫，以當三城。更進白璧三十雙，黃金二千鎰，求君侯善言解釋。」魯桓公情不能已，只得親至宋國，約宋公於谷丘之地相會。二君相見禮畢，魯侯又代鄭伯致不安之意，呈上白璧黃金如數。魯侯曰：「君謂鄭所許諸物，完未及半。寡人正言責鄭，鄭是以勉力輸納。」宋公並不稱謝，但問三城何日交割。魯侯曰：「鄭君念先人世守，不敢以私恩之故，輕棄封疆。今奉一物，可以相當。」即命左右將黃錦袱包裹一物，高高捧着，跪獻於宋公之前。宋公聞說「私恩」二字，眉頭微皺，已有不悅之意。及啓袱觀看，認得商彝，乃當初宋國賂鄭之物，勃然變色，佯爲不知，問：「此物何用？」魯侯曰：「此大國故府之珍。鄭先君莊公向曾效力於上國，蒙上國貺以重器，藏爲世寶。嗣君不敢自愛，仍歸上國。乞念昔日更事之情，免其納地。鄭先君鹹受其賜，豈惟嗣君？」宋公見提起舊事，不覺兩頰發赤，應曰：「往事寡人已忘之矣。將歸問之故府。」正議論間，忽報燕伯朝宋，駕到谷丘。宋公即請燕伯與魯侯一處相見。燕伯見宋公，訴稱：「地鄰於齊，嘗被齊國侵伐。寡人願邀君之靈，請成於齊，以保社稷。」宋公許之。魯侯謂宋公曰：「齊與紀世仇，嘗有襲紀之心。君若爲燕請成，寡人亦願爲紀乞好，各修和睦，免構干戈。」三君遂一同於谷丘結盟。魯桓公回國，自秋至冬，並不見宋國迴音。

鄭國因宋使督促財賄，不絕於道；又遣人求魯侯。魯侯只得又約宋公於虛龜之境面會，以決平鄭之事。宋公不至，遣使報魯曰：「寡君與鄭自有成約，君勿與聞可也。」魯侯大怒，罵曰：「匹夫貪而無信，尚然不可，況國君乎？」遂轉轅至鄭，與鄭伯會於武父之地，約定連兵伐宋。髯仙有詩云：

逐忽弒隱並元兇，同惡相求意自濃。

只爲宋莊貪詐甚，致令魯鄭起兵鋒。

宋莊公聞魯侯發怒，料想歡好不終。又聞齊侯不肯助突，乃遣公子游往齊結好，訴以子突負德之事：「寡君有悔於心，願與君協力攻突，以復故君忽之位，併爲燕伯求平。」使者未返，宋疆吏報：「魯、鄭二國興兵來伐，其鋒甚銳，將近睢陽。」宋公大驚，遂召諸大夫計議迎敵。公子御說諫曰：「師之老壯，在乎曲直。我貪鄭賂，又棄魯好，彼有詞矣。不如請罪求和，息兵罷戰，乃爲上策。」南宮長萬曰：「兵至城下，不發一矢自救，是示弱也，何以爲國？」太宰督曰：「長萬言是也。」

宋公遂不聽御說之言，命南宮長萬爲將。長萬薦猛獲爲先鋒，出車三百乘。兩下排開陣勢。魯侯、鄭伯並駕而出，停車陣前，單搦宋君打話。宋公心下懷慚，託病不出。南宮長萬遠遠望見兩枝繡蓋飄揚，知是二國之君，乃撫猛獲之肩曰：「今日爾不建功，更待何時！」猛獲應命，手握渾鐵點鋼矛，麾車直進。魯、鄭二君看見來勢兇猛，將車退後一步。左右擁出二員上將：魯有公子溺，鄭有原繁，各駕戎車迎住。先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吾乃先鋒猛獲是也。」原繁笑曰：「無名小卒，不得污吾刀斧，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。」猛獲大怒，舉矛直刺原繁。原繁掄刀接戰。子溺指引魯軍，鐵葉般裹來。猛獲力戰二將，全無懼怯。魯將秦子、樑子，鄭將檀伯，一齊俱上。猛獲力不能加，被樑子一箭射着右臂，不能持矛，束手受縛。兵車甲士，盡爲俘獲，只逃走得步卒五十餘人。南宮長萬聞敗，咬牙切齒曰：「不取回猛獲，何面目入城？」乃命長子南宮牛，引車三十乘搦戰：「佯輸詐敗，誘得敵軍追至西門，我自有計。」南宮牛應聲而出，橫戟大罵：「鄭突背義之賊，自來送死，何不速降！」剛遇鄭將引着弓弩手數人，單車巡陣，欺南宮牛年少，便與交鋒。未及三合，南宮牛回車便走。鄭將不捨，隨後趕來。將近西門，炮聲大舉，南宮長萬從後截住，南宮牛回車，兩下夾攻。鄭將連發數箭，射南宮牛不着，心裏驚慌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，隻手擒來。鄭將原繁聞知本營偏將單車赴敵，恐其有失，同檀伯引軍疾驅而前。只見宋國城門大開，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接應。這裏魯將公子溺亦引秦子、樑子助戰。兩下各秉火炬，混殺一場，直殺至雞鳴方止。宋兵損折極多。南宮長萬將鄭將獻功，請宋公遣使到鄭營，願以鄭將換回猛獲。宋公許之。宋使至於鄭營，說明交換之事。鄭伯應允。各將檻車推出陣前，彼此互換。鄭將歸於鄭營，猛獲仍歸宋城去了。是日，各自休息不戰。

卻說公子游往齊致命，齊僖公曰：「鄭突逐兄而立，寡人之所惡也。但寡人方有事於紀，未暇及此。倘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紀，寡人敢不相助伐鄭？」公子游辭了齊侯，回覆宋公去訖。

再說魯侯與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，忽報紀國有人告急。魯侯召見，呈上國書。內言：「齊兵攻紀至急，亡在旦夕。乞念婚姻世好，以一旅救之水火。」魯桓公大驚，謂鄭伯曰：「紀君告急，孤不得不救。宋城亦未可猝拔，不如撤兵。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。」鄭厲公曰：「君既移兵救紀，寡人亦願悉率敝賦以從。」魯侯大喜，即時傳令拔寨，齊望紀國進發。魯侯先行三十里，鄭伯引軍斷後。宋國先得了公子游迴音，後知敵營移動，恐別有誘兵之計，不來追趕，只遣諜遠探。回報：「敵兵盡已出境，果往紀國。」方纔放心。太宰華督奏曰：「齊既許助攻鄭，我國亦當助其攻紀。」南宮長萬曰：「臣願往。」宋公發兵車二百乘，仍命猛獲爲先鋒，星夜前來助齊。

卻說齊僖公約會衛侯，並徵燕兵。衛方欲發兵，而宣公適病薨。世子朔即位，是爲惠公。惠公雖在喪中，不敢推辭，遣兵車二百乘相助。燕伯懼齊吞併，正欲藉此修好，遂親自引兵來會。紀侯見三國兵多，不敢出戰，只深溝高壘，堅守以待。忽一日報到：「魯、鄭二君前來救紀。」紀侯登城而望，心中大喜，安排接應。

再說魯侯先至，與齊侯相遇于軍前。魯侯曰：「紀乃敝邑世姻，聞得罪於上國，寡人躬來請赦。」齊侯曰：「吾先祖哀公爲紀所譖，見烹於周。於今八世，此仇未報。君助其親，我報其仇。今日之事，惟有戰耳。」魯侯大怒，即命公子溺出車。齊將公子彭生接住廝殺。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公子溺如何敵得過？秦子、樑子二將併力向前，未能取勝，剛辦得架隔遮攔。衛、燕二主聞齊、魯交戰，亦來合攻。卻得後隊鄭伯大軍已到，原繁引檀伯衆將，直衝齊侯老營。紀侯亦使其弟嬴季，引軍出城相助，喊聲震天。公子彭生不敢戀戰，急急回轅。六國兵車，混做一處相殺。魯侯遇見燕伯，謂曰：「谷丘之盟，宋、魯、燕三國同事。口血未乾，宋人背盟，寡人伐之。君亦效宋所爲，但知媚齊目前，獨不爲國家長計乎？」燕伯自知失信，垂首避去，託言兵敗奔逃。衛無大將，其師先潰。齊侯之師亦敗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彭生中箭幾死。正在危急，又得宋國兵到，魯、鄭方纔收軍。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明欺弱小恣貪謀，只道孤城頃刻收。

他國未亡我已敗，令人千載笑齊侯。

宋軍方到，喘息未定，卻被魯、鄭各遣一軍衝突前來，宋軍不能立營，亦大敗而去。各國收拾殘兵，分頭回國。齊侯回顧紀城，誓曰：「有我無紀，有紀無我，決不兩存也！」紀侯迎接魯、鄭二君入城，設享款待，軍士皆重加賞犒。嬴季進曰：「齊兵失利，恨紀愈深。今兩君在堂，願求保全之策。」魯侯曰：「今未可也，當徐圖之。」次日，紀侯遠送出城三十里，垂淚而別。

魯侯歸國後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，尋武父之盟。自此魯、鄭爲一黨，宋、齊爲一黨。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，祭足奏過厲公，以檀伯代之。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。

齊僖公爲兵敗於紀，懷憤成疾，是冬病篤，召世子諸兒至榻前，囑曰：「紀，吾世仇也。能滅紀者，方爲孝子。汝今嗣位，當以此爲第一件事。不能報此仇者，勿入吾廟！」諸兒頓首受教。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，使拜諸兒，囑曰：「吾同母弟，只此一點骨血，汝當善視之。衣服禮秩，一如我生前可也。」言畢，目遂瞑。諸大夫奉世子諸兒成喪即位，是爲襄公。

宋莊公恨鄭入骨，復遣使將鄭國所納金玉，分賂齊、蔡、衛、陳四國，乞兵復仇。齊因新喪，止遣大夫雍廩，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。蔡、衛亦各遣將，同宋伐鄭。鄭厲公欲戰，上卿祭足曰：「不可。宋，大國也，起傾國之兵，盛氣而來，若戰而失利，社稷難保；幸而勝，將結沒世之怨，吾國無寧日矣！不如縱之。」厲公意猶未決。祭仲遂發令，使百姓城守，有請戰者罪之。宋公見鄭師不出，乃大掠東郊，以火攻破渠門，入及大逵，至於太宮，盡取其椽以歸，爲宋盧門之椽以辱之。鄭伯鬱鬱不樂，嘆曰：「吾爲祭仲所制，何樂乎爲君？」於是陰有殺祭足之意。

明年春三月，周桓王病篤，召周公黑肩於牀前，謂曰：「立子以嫡，禮也。然次子克，朕所鍾愛，今以託卿。異日兄終弟及，惟卿主持。」言訖，遂崩。周公遵命，奉世子佗即王位，是爲莊王。

鄭厲公聞周有喪，欲遣使行吊。祭足固諫，以爲：「周乃先君之仇，祝聃曾射王肩，若遣人往吊，只取其辱。」厲公雖然依允，心中愈怒。一日，遊於後圃，止有大夫雍糾相從。厲公見飛鳥翔鳴，悽然而嘆。雍糾進曰：「當此春景融和，百鳥莫不得意。主公貴爲諸侯，似有不樂之色，何也？」厲公曰：「百鳥飛鳴自由，全不受制於人。寡人反不如鳥，是以不樂。」雍糾曰：「主公所慮，豈非秉鈞之人耶？」厲公嘿然。雍糾又曰：「吾聞：『君猶父也，臣猶子也。』子不能爲父分憂，即爲不孝；臣不能爲君排難，即爲不忠。倘主公不以糾爲不肖，有事相委，不敢不竭死力。」厲公屏去左右，謂雍糾曰：「卿非仲之愛婿乎？」糾曰：「婿則有之，愛則未也。糾之婚於祭氏，實出宋君所迫，非祭足本心。足每言及舊君，猶有依戀之心，但畏宋不敢改圖耳。」厲公曰：「卿能殺仲，吾以卿代之。但不知計將安出？」雍糾曰：「今東郊被宋兵殘破，民居未復。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廛舍，卻教祭足齎粟帛往彼安撫居民。臣當於東郊設享，以鴆酒毒之。」厲公曰：「寡人委命於卿，卿當仔細。」

雍糾歸家，見其妻祭氏，不覺有皇遽之色。祭氏心疑，問：「朝中今日有何事？」糾曰：「無也。」祭氏曰：「妾未察其言，先觀其色，今日朝中必無無事之理。夫婦同體，事無大小，妾當與知。」糾曰：「君欲使汝父往東郊安撫居民，至期，吾當設享於彼，與汝父稱壽，別無他事。」祭氏曰：「子欲享吾父，何必郊外？」糾曰：「此君命也，汝不必問。」祭氏愈疑，乃醉糾以酒，乘其昏睡，佯問曰：「君命汝殺祭仲，汝忘之耶？」糾夢中糊塗應曰：「此事如何敢忘。」早起，祭氏謂糾曰：「子欲殺吾父，吾已盡知矣。」糾曰：「未嘗有此。」祭氏曰：「夜來子醉後自言，不必諱也。」糾曰：「設有此事，與爾何如？」祭氏曰：「既嫁從夫，又何說焉！」糾乃盡以其謀告於祭氏。祭氏曰：「吾父恐行止未定，至期，吾當先一日歸寧，慫恿其行。」糾曰：「事若成，吾代其位，於爾亦有榮也。」

祭氏果先一日回至父家，問其母曰：「父與夫二者，孰親？」其母曰：「皆親。」又問：「二者親情孰甚？」其母曰：「父甚於夫。」祭氏曰：「何也？」其母曰：「未嫁之女，夫無定而父有定；已嫁之女，有再嫁而無再生。夫合於人，父合以天，夫安得比於父哉？」其母雖則無心之言，卻點醒了祭氏有心之聽，遂雙眼流淚曰：「吾今日爲父，不能復顧夫矣！」遂以雍糾之謀密告其母。其母大驚，轉告於祭足。祭足曰：「汝等勿言，臨時吾自能處分。」

至期，祭足使心腹強帶勇士十餘人，暗藏利刃跟隨。再命公子閼率家甲百餘，郊外接應防變。祭足行至東郊，雍糾半路迎迓，設享甚豐。祭足曰：「國事奔走，禮之當然，何勞大享。」雍糾曰：「郊外春色可娛，聊具一酌節勞耳。」言訖，滿斟大觥，跪於祭足之前，滿臉笑容，口稱百壽。祭足假作相攙，先將右手握糾之臂，左手接杯澆地，火光迸裂，遂大喝曰：「匹夫何敢弄吾！」叱左右：「爲我動手！」強與衆勇士一擁而上，擒雍糾縛而斬之，以其屍棄於周池。厲公伏有甲士在於郊外，幫助雍糾做事，早被公子閼搜着，殺得七零八落。厲公聞之，大驚曰：「祭仲不吾容也！」乃出奔蔡國。後有人言及雍糾通知祭氏，以致祭足預作準備。厲公乃嘆曰：「國家大事謀及婦人，其死宜矣！」且說祭足聞厲公已出，乃使公父定叔往衛國迎昭公忽復位，曰：「吾不失信於舊君也！」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

卻說衛宣公名晉，爲人淫縱不簡。自爲公子時，與其父莊公之妾名夷姜者私通。生下一子，寄養於民間，取名曰急子。宣公即位之日，元配邢妃無寵，只有夷姜得幸，如同夫婦。就許立急子爲嗣，屬之於右公子職。時急子長成，已一十六歲，爲之聘齊僖公長女。使者返國，宣公聞齊女有絕世之姿，心貪其色，而難於啓口。乃構名匠築高臺於淇河之上，朱欄華棟，重宮復室，極其華麗，名曰新臺。先以聘宋爲名，遣開急子，然後使左公子泄如齊，迎姜氏徑至新臺，自己納之，是爲宣姜，時人作新臺之詩，以刺其淫亂：

新臺有泚，河水。燕婉之求，籧篨不鮮。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。

籧篨、戚施，皆醜惡之貌，以喻宣公。言姜氏本求佳偶，不意乃配此醜惡也。後人讀史至此，言齊僖公二女，長宣姜，次文姜。宣姜淫於舅，文姜淫於兄，人倫天理至此滅絕矣！有詩嘆曰：

妖豔春秋首二姜，致令齊衛紊綱常。

天生尤物殃人國，不及無鹽佐伯王。

急子自宋回家，覆命於新臺。宣公命以庶母之禮謁見姜氏。急子全無幾微怨恨之意。

宣公自納齊女，只往新臺，朝歡暮樂，將夷姜又撇一邊。一住三年，與齊姜連生二子，長曰壽，次曰朔。自古道：「母愛子貴。」宣公因偏寵齊姜，將昔日憐愛急子之情，都移在壽與朔身上，心中便想百年之後，把衛國江山傳與壽、朔兄弟，他便心滿意足，反似多了急子一人。只因公子壽天性孝友，與急子如同胞一般相愛，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。那急子又溫柔敬慎，無有失德，所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，私下將公子壽囑託左公子泄，異日扶他爲君。那公子朔雖與壽一母所生，賢愚迥然不同，年齒尚幼，天生狡猾，恃其母之得寵，陰畜死士，心懷非望。不惟憎嫌急子，並親兄公子壽也像贅疣一般。只是事有緩急，先除急子要緊。常把說話挑激母親，說：「父親眼下雖然將我母子看待，有急子在先，他爲兄，我等爲弟，異日傳位，蔑不得長幼之序。況夷姜被你奪寵，心懷積忿，若急子爲君，彼爲國母，我母子無安身之地矣！」齊姜原是急子所聘，今日跟隨宣公，生子得時，也覺急子與己有礙。遂與公子朔合謀，每每讒譖急子於父親之前。

一日，急子誕日，公子壽治酒相賀，朔亦與席。坐間，急子與公子壽說話甚密，公子朔插嘴不下，託病先別。一徑到母親齊姜面前，雙眼垂淚，扯個大謊，告訴道：「孩兒好意同自己哥哥與急子上壽，急子飲酒半醺，戲謔之間，呼孩兒爲兒子。孩兒心中不平，說他幾句。他說：『你母親原是我的妻子，你便稱我爲父，於理應該。』孩兒再待開口，他便奮臂要打。虧自己哥哥勸住，孩兒逃席而來。受此大辱，望母親稟知父侯，與孩兒做主。」齊姜信以爲然，待宣公入宮，嗚嗚咽咽的告訴出來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又裝點幾句道：「他還要玷污妾身，說：『我母夷姜，原是父親的庶母，尚然收納爲妻。況你母親原是我舊妻，父親只算借貸一般，少不得與衛國江山一同還我。』」宣公召公子壽問之，壽答言並無此說。宣公半疑不信，但遣內侍傳諭夷姜，責備她不能教訓其子。夷姜怨氣填胸，無處伸訴，投繯而死。髯翁有詩嘆曰：

父妾如何與子通？聚麀傳笑衛淫風。

夷姜此日投繯晚，何似當初守節終！

急子痛念其母，惟恐父親嗔怪，暗地啼哭。公子朔又與齊姜謗說：「急子因生母死於非命，口出怨言，日後要將母子償命。」宣公本不信有此事，無奈妒妾讒子日夜攛掇，定要宣公殺急子，以絕後患，不由宣公不聽。但展轉躊躇，終是殺之無名，必須假手他人，死於道路，方可掩人耳目。

其時，適齊僖公約會伐紀，徵兵於衛。宣公乃與公子朔商議，假以往訂師期爲名，遣急子如齊，授以白旄。此去莘野，是往齊的要路，舟行至此，必然登陸，在彼安排急子，他必不作準備。公子朔向來私畜死士，今日正用得着，教他假裝盜賊，伏於莘野，只認白旄過去，便趕出一齊下手。以旄覆命，自有重賞。公子朔處分已定，回覆齊姜。齊姜心下十分歡喜。

卻說公子壽見父親屏去從人，獨召弟朔議事，心懷疑惑，入宮來見母親，探其語氣。齊姜不知隱瞞，盡吐其實，囑付曰：「此乃汝父主意，欲除我母子後患，不可泄漏他人。」公子壽知其計已成，諫之無益，私下來見急子，告以父親之計：「此去莘野必由之路，多凶少吉。不如出奔他國，別作良圖。」急子曰：「爲人子者，以從命爲孝。棄父之命，即爲逆子。世間豈有無父之國，即欲出奔，將安往哉？」遂束裝下舟，毅然就道。公子壽泣勸不從，思想：「吾兄真仁人也！此行若死於盜賊之手，父親立我爲嗣，何以自明？子不可以無父，弟不可以無兄。吾當先兄而行，代他一死，吾兄必然獲免。父親聞吾之死，倘能感悟，慈孝兩全，落得留名萬古。」於是別以一舟載酒，亟往河下，請急子餞別。急子辭以君命在身，不敢逗留。公子壽乃移樽過舟，滿斟以進。未及開言，不覺淚珠墮於杯中。急子忙接而飲之。公子壽曰：「酒已污矣！」急子曰：「正欲飲吾弟之情也。」公子壽拭淚言曰：「今日此酒，乃吾弟兄永訣之酒。哥哥若鑑小弟之情，多飲幾杯。」急子曰：「敢不盡量！」兩人淚眼相對，彼此勸酬。公子壽有心留量。急子到手便吞，不覺盡醉，倒於席上，鼾鼾睡去。公子壽謂從人曰：「君命不可遲也，我當代往。」即取急子手中白旄，故意建於舟首，用自己僕從相隨。囑付急子隨行人衆，好生守候。袖中出一簡，付之曰：「俟世子酒醒後，可呈看也。」即命發舟。

行近莘野，方欲整車登岸，那些埋伏的死士，望見河中行旌飄揚，認得白旄，定是急子到來，一聲呼哨，如蜂而集。公子壽挺然出喝曰：「吾乃本國衛侯長子，奉使往齊。汝等何人，敢來邀截？」衆賊齊聲曰：「吾等奉衛侯密旨，來取汝首！」挺刀便砍。從者見勢頭兇猛，不知來歷，一時驚散。可憐壽子引頸受刀，賊黨取頭，盛於木匣，一齊下船，偃旄而歸。

再說急子酒量原淺，一時便醒，不見了公子壽。從人將簡緘呈上，急子拆而看之，簡上只有八個字，雲「弟已代行，兄宜速避」。急子不覺墮淚曰：「弟爲我犯難，吾當速往。不然，恐誤殺吾弟也！」喜得僕從俱在，就乘了公子壽之舟，催趲舟人速行。真個似電流光絕，鳥逝超羣。其夜月明如水，急子心念其弟，目不交睫，注視鷁首之前，望見公子壽之舟，喜曰：「天幸吾弟尚在！」從人稟曰：「此來舟，非去舟也。」急子心疑，教攏船上去。兩船相近，樓櫓俱明，舟中一班賊黨，並不見公子壽之面。急子愈疑，乃佯問曰：「主公所命曾了事否？」衆賊聽得說出祕密，卻認爲公子朔差來接應的，乃捧函以對曰：「事已了矣！」急子取函啓視，見是公子壽之首，仰天大哭曰：「天乎！冤哉！」衆賊駭然，問曰：「父殺其子，何故稱冤？」急子曰：「我乃真急子也。得罪於父，父命殺我。此吾弟壽也！何罪而殺之？可速斷我頭歸獻父親，可贖誤殺之罪。」賊黨中有認得二公子者，於月下細認之曰：「真誤矣！」衆賊遂將急子斬首，並納函中。從人亦皆驚散。《邶風》有《乘舟》之詩，政詠兄弟爭死之事。詩曰：

二子乘舟，泛泛其景，願言思子，中心養養。

二子乘舟，泛泛其逝，願言思子，不瑕有害。

詩人不敢明言，但追想乘舟之人，以寓悲思之意也。

再說衆賊連夜奔入衛城，先見公子朔，呈上白旄。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事情細述一遍，猶恐誤殺得罪。誰知一箭射雙鵰，正中了公子朔的私懷，自出金帛，厚賞衆賊。卻入宮來見母親說：「公子壽載旌先行，自隕其命。喜得急子後到，天教他自吐真名，償了哥哥之命。」齊姜雖痛公子壽，卻幸除了急子，拔去眼中之釘，正是憂喜相半。母子商量，且教慢與宣公說知。

卻說左公子泄，原受急子之託；右公子職，原受公子壽之託，二人各自關心，遣人打探消息，回報如此如此。起先未免各爲其主，到此同病相憐，合在一處商議。候宣公早朝，二人直入朝堂，拜倒在地，放聲大哭。宣公驚問：「何故？」公子泄、公子職二人一辭，將急子與公子壽被殺情由，細述一遍，「乞收拾屍首埋葬，以盡當初相托之情。」說罷，哭聲轉高。宣公雖怪急子，卻還憐愛公子壽，忽聞二子同時被害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半晌不言。痛定生悲，淚如雨下，連聲嘆曰：「齊姜誤我！齊姜誤我！」即召公子朔問之，朔辭不知。宣公大怒，就着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。公子朔口中應承，只是支吾，那肯獻出賊黨。

宣公自受驚之後，又想念公子壽，感成一病，閉眼便見夷姜、急子、壽子一班，在前啼啼哭哭。祈禱不效，半月而亡。公子朔發喪襲位，是爲惠公。時朔年一十五歲，將左右二公子罷官不用。庶兄公子碩字昭伯，心中不服，連夜奔齊。公子泄與公子職怨恨惠公，每思爲急子及公子壽報仇，未得其便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衛侯朔初即位之年，因助齊攻紀，爲鄭所敗，政在銜恨，忽聞鄭國有使命至，問其來意，知鄭厲公出奔，羣臣迎故君忽復位，心中大喜。即發車徒，護送昭公還國。祭足再拜，謝昔日不能保護之罪。昭公雖不治罪，心中怏怏，恩禮稍減於昔日。祭足亦覺，跼蹐不安，每每稱疾不朝。高渠彌素失愛於昭公，及昭公復國，恐爲所害，陰養死士，爲弒忽立亹之計。時鄭厲公在蔡，亦厚結蔡人，遣人傳語檀伯，欲借櫟爲巢窟，檀伯不從。於是使蔡人假作商賈，於檀地往來交易，因而厚結櫟人，暗約爲助，乘機殺了檀伯。厲公遂居櫟，增城浚池，大治甲兵，將謀襲鄭，遂爲敵國。祭足聞報大驚，急奏昭公，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，以遏厲公來路。厲公知鄭有備，遣人轉央魯侯，謝罪於宋，許以復國之後，仍補前賂未納之數。魯使至宋，宋莊公貪心又起，結連蔡、衛，共納厲公。時衛侯朔有送昭公復國之勞，昭公並不修禮往謝，所以亦怨昭公，反與宋公協謀。因即位以來，並未與諸侯相會，乃自將而往。公子泄謂公子職曰：「國君遠出，吾等舉事，此其時矣！」公子職曰：「如欲舉事，先定所立。人民有主，方保不亂。」正密議間，閽人報：「大夫寧跪有事相訪。」兩公子迎入。寧跪曰：「二公子忘乘舟之冤乎？今日機會不可失也！」公子職曰：「正議擁戴，未得其人。」寧跪曰：「吾觀羣公子中，惟黔牟仁厚可輔；且周王之婿，可以彈壓國人。」三人遂歃血定議。乃暗約急子、公子壽原舊一班從人，假傳一個諜報，只說：「衛侯伐鄭，兵敗身死。」於是迎公子黔牟即位。百官朝見已畢，然後宣播衛朔構陷二兄、致父忿死之惡。重爲急、壽二子發喪，改葬其柩。遣使告立君於周。寧跪引兵營於郊外，以遏惠公歸路。公子泄慾殺宣姜，公子職止之曰：「姜雖有罪，然齊侯之妹也，殺之恐得罪於齊。不如留之，以結齊好。」乃使宣姜出居別宮，月致廩餼無缺。

再說宋、魯、蔡、衛共是四國，合兵伐鄭。祭足自引兵至大陵，與傅瑕合力拒敵，隨機應變，未嘗挫失。四國不能取勝，只得引回。

單說衛侯朔伐鄭無功，回至中途，聞二公子作亂，已立黔牟，乃出奔於齊國。齊襄公曰：「吾甥也。」厚其館餼，許以興兵復國。朔遂與襄公立約：「如歸國之日，內府寶玉，盡作酬儀。」襄公大喜。忽報：「魯侯使到。」因齊侯求婚於周，周王允之，使魯侯主婚，要以王姬下嫁。魯侯欲親自至齊，面議其事。襄公想起妹子文姜，久不相會，何不一同請來？遂遣使至魯，並迎文姜。諸大夫請問伐衛之期，襄公曰：「黔牟亦天子婿也，寡人方圖婚於周，此事姑且遲之。」但恐衛人殺害宣姜，遣公孫無知納公子碩於衛。私囑無知，要公子碩烝於宣姜，以爲復朔之地。公孫無知領命，同公子碩歸衛，與新君黔牟相見。時公子碩內子已卒，無知將齊侯之意，遍致衛國君臣，並致宣姜。那宣姜到也心肯。衛國衆臣素惡宣姜僭位中宮，今日欲貶其名號，無不樂從。只是公子碩念父子之倫，堅不允從。無知私言於公子職曰：「此事不諧，何以復寡君之命？」公子職恐失齊歡，定下計策，請公子碩飲宴，使女樂侑酒，灌得他爛醉，扶入別宮，與宣姜同宿，醉中成就其事。醒後悔之，已無及矣。宣姜與公子碩遂爲夫婦，後生男女五人：長男齊子早卒，次戴公申，次文公毀，女二，爲宋桓公、許穆公夫人。史臣有詩嘆曰：

子婦如何攘作妻，子烝庶母報非遲。

夷姜生子宣姜繼，家法源流未足奇。

此詩言昔日宣公烝父妾夷姜，而生急子，今其子昭伯亦烝宣姜，而生男女五人。家法相傳，不但新臺之報也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鄭祭足自大陵回，因舊君子突在櫟，終爲鄭患，思一制御之策。想齊與厲公原有戰紀之仇，今日謀納厲公，惟齊不與。況且新君嗣位，正好修睦。又聞魯侯爲齊主婚，齊、魯之交將合。於是奏知昭公，自齎禮帛往齊結好，因而結魯。若得二國相助，可以敵宋。自古道：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。」祭足但知防備厲公，卻不知高渠彌毒謀已就，只慮祭足多智，不敢動手。今見祭足遠行，肆無忌憚，乃密使人迎公子亹在家，乘昭公冬行烝祭，伏死士於半路，突起弒之，託言爲盜所殺，遂奉公子亹爲君。使人以公子亹之命，召祭足回國，與高渠彌並執國政。可憐昭公復國未滿三載，遂遭逆臣之禍。髯仙讀史至此，論昭公自爲世子時，已知高渠彌之惡，及兩次爲君，不能剪除兇人，留以自禍，豈非優柔不斷之禍？有詩嘆雲：

明知惡草自當鋤，蛇虎如何與共居？

我不制人人制我，當年枉自識高渠。

不知鄭子如何結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亹君臣爲戮

卻說齊襄公見祭足來聘，欣然接之。正欲報聘，忽聞高渠彌弒了昭公，援立子亹，心中大怒，便有興兵誅討之意。因魯侯夫婦將至齊國，且將鄭事閣起，親至濼水迎候。

卻說魯夫人文姜見齊使來迎，心下亦想念其兄，欲借歸寧之名，與桓公同行。桓公溺愛其妻，不敢不從。大夫申諫曰：「『女有室，男有家』，古之制也。禮無相瀆，瀆則有亂。女子出嫁，父母若在，每歲一歸寧。今夫人父母俱亡，無以妹寧兄之理。魯以秉禮爲國，豈可行此非禮之事？」桓公已許文姜，遂不從申之諫。夫婦同行，車至濼水，齊襄公早先在矣。殷勤相接，各敘寒溫，一同發駕來到臨淄。魯侯致周王之命，將婚事議定。齊侯十分之感，先設大享，款待魯侯夫婦。然後迎文姜至於宮中，只說與舊日宮嬪相會。誰知襄公預造下密室，另治私宴，與文姜敘情。飲酒中間，四目相視，你貪我愛，不顧天倫，遂成苟且之事。兩下迷戀不捨，遂留宿宮中，日上三竿，尚相抱未起。撇卻魯桓公在外，冷冷清清。魯侯心中疑慮，遣人至宮門細訪，回報：「齊侯未娶正妃，止有偏宮連氏，乃大夫連稱之從妹。向來失寵，齊侯不與相處。姜夫人自入齊宮，只是兄妹敘情，並無他宮嬪相聚。」魯侯情知不做好事，恨不得一步跨進齊宮，觀其動靜。恰好人報：「國母出宮來了。」魯侯盛氣以待，便問姜氏曰：「夜來宮中共誰飲酒？」答曰：「同連妃。」又問：「幾時散席？」答曰：「久別話長，直到粉牆月上，可半夜矣。」又問：「你兄曾來陪飲否？」答曰：「我兄不曾來。」魯侯笑而問曰：「難道兄妹之情，不來相陪？」姜氏曰：「飲至中間，曾來相勸一杯，即時便去。」魯侯曰：「你席散如何不出宮？」姜氏曰：「夜深不便。」魯侯又曰：「你在何處安置？」姜氏曰：「君侯差矣！何必盤問至此？宮中許多空房，豈少下榻之處？妾自在西宮過宿，即昔年守閨之所也。」魯侯曰：「你今日如何起得恁遲？」姜氏曰：「夜來飲酒勞倦，今早梳妝，不覺過時。」魯侯又問曰：「宿處誰人相伴？」姜氏曰：「宮娥耳。」魯侯又曰：「你兄在何處睡？」姜氏不覺面赤，曰：「爲妹的怎管哥哥睡處？言之可笑！」魯侯曰：「只怕爲哥的，到要管妹子睡處。」姜氏曰：「是何言也？」魯侯曰：「自古男女有別。你留宿宮中，兄妹同宿，寡人已盡知之，休得瞞隱！」姜氏口中雖是含糊抵賴，啼啼哭哭，心中卻也十分慚愧。魯桓公身在齊國，無可奈何，心中雖然忿恨，卻不好發作出來，正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即遣人告辭齊侯，且待歸國，再作區處。

卻說齊襄公自知做下不是，姜氏出宮之時，難以放心，便密遣心腹力士石之紛如跟隨，打聽魯侯夫婦相見有何說話。石之紛如回覆：「魯侯與夫人角口，如此如此。」襄公大驚曰：「亦料魯侯久後必知，何其早也？」少頃，見魯使來辭，明知事泄之故，乃固請於牛山一遊，便作餞行。使人連逼幾次，魯侯只得命駕出郊。文姜自留邸舍，悶悶不悅。

卻說齊襄公一來捨不得文姜回去，二來懼魯侯懷恨成仇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分付公子彭生，待席散之後，送魯侯回邸，要在車中結果魯侯性命。彭生記起戰紀時一箭之恨，欣然領命。是日，牛山大宴，盛陳歌舞，襄公意倍殷勤。魯侯只低頭無語。襄公教諸大夫輪流把盞，又教宮娥內侍捧樽跪勸。魯侯心中憤鬱，也要借杯澆悶，不覺酩酊大醉，別時不能成禮，襄公使公子彭生抱之上車。彭生遂與魯侯同載。離國門約有二里，彭生見魯侯睡熟，挺臂以拉其脅。彭生力大，其臂如鐵，魯侯被拉脅折，大叫一聲，血流滿車而死。彭生謂衆人曰：「魯侯醉後中惡，速馳入城報知主公。」衆人雖覺蹺蹊，誰敢多言。史臣有詩云：

男女嫌微最要明，夫妻越境太胡行。

當時若聽申諫，何至車中六尺橫？

齊襄公聞魯侯暴薨，佯啼假哭，即命厚殮入棺，使人報魯迎喪。魯之從人回國，備言車中被弒之由。大夫申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且扶世子同主張喪事，候喪車到日，行即位禮。」公子慶父，字孟，乃桓公之庶長子，攘臂言曰：「齊侯亂倫無禮，禍及君父。願假我戎車三百乘，伐齊聲罪！」大夫申惑其言，私以問謀士施伯曰：「可伐齊否？」施伯曰：「此曖昧之罪，不可聞於鄰國。況魯弱齊強，伐未可必勝，反彰其醜。不如含忍，姑請究車中之故，使齊殺公子彭生，以解說於列國，齊必聽從。」申告於慶父，遂使施伯草成國書之稿。世子居喪不言，乃用大夫出名，遣人如齊，致書迎喪。齊襄公啓書看之。書曰：

外臣申等拜上齊侯殿下：寡君奉天子之命，不敢寧居，來議大婚。今出而不入，道路紛紛，皆以車中之變爲言。無所歸咎，恥辱播於諸侯，請以彭生正罪！

襄公覽畢，即遣人召彭生入朝。彭生自謂有功，昂然而入。襄公當魯使之面，罵曰：「寡人以魯侯過酒，命爾扶持上車，何不小心伏侍，使其暴薨？爾罪難辭！」喝令左右縛之，斬於市曹。彭生大呼曰：「淫其妹而殺其夫，皆出汝無道昏君所爲。今日又委罪於我，死而有知，必爲妖孽以取爾命！」襄公遽自掩其耳，左右皆笑。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處謝婚，並訂娶期；一面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。文姜仍留齊不歸。魯大夫申率世子同迎柩至郊，即於柩前行禮成喪，然後嗣位，是爲莊公。申、顓孫生、公子溺、公子偃、曹沫一班文武，重整朝綱。庶兄公子慶父、庶弟公子牙、嫡弟季友，俱參國政。申薦施伯之才，亦拜上士之職。以明年改元，實周莊王之四年也。

魯莊公集羣臣商議，爲齊迎婚之事。施伯曰：「國有三恥，君知之乎？」莊公曰：「何謂三恥？」施伯曰：「先君雖已成服，惡名在口，一恥也。君夫人留齊未歸，引人議論，二恥也。齊爲仇國，況君在衰絰之中，乃爲主婚，辭之則逆王命，不辭則貽笑於人，三恥也。」魯莊公蹴然曰：「此三恥，何以免之？」施伯曰：「欲人勿惡，必先自美；欲人勿疑，必先自信。先君之立，未膺王命。若乘主婚之機，請命於周，以榮名被之九泉，則一恥免矣。君夫人在齊，宜以禮迎之，以成主公之孝，則二恥免矣。惟主婚一事，最難兩全，然亦有策。」莊公曰：「其策何如？」施伯曰：「可將王姬館舍築於郊外，使上大夫迎而送之，君以喪辭。上不逆天王之命，下不拂大國之情，中不失居喪之禮，如此則三恥亦免矣。」莊公曰：「申言汝智過於腹，果然。」遂一一依策而行。

卻說魯使大夫顓孫生至周，請迎王姬，因請以黻冕圭璧爲先君泉下之榮。周莊王許之，擇人使魯，錫桓公命。周公黑肩願行，莊王不許，別遣大夫榮叔。原來莊王之弟王子克，有寵於先王，周公黑肩曾受臨終之託。莊王疑黑肩有外心，恐其私交外國，樹成王子克之黨，所以不用。黑肩知莊王疑己，夜詣王子克家，商議欲乘嫁王姬之日，聚衆作亂，弒莊王而立子克。大夫辛伯聞其謀，以告莊王。乃殺黑肩，而逐子克。子克奔燕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且說魯顓孫生送王姬至齊，就奉魯侯之命，迎接夫人姜氏。齊襄公十分難捨，礙於公論，只得放回。臨行之際，把袂留連，千聲珍重，相見有日，各各灑淚而別。姜氏一者貪歡戀愛，不捨齊侯；二者背理賊倫，羞回故里，行一步，懶一步。車至禚地，見行館整潔，嘆曰：「此地不魯不齊，正吾家也。」分付從人回覆魯侯：「未亡人性貪閒適，不樂還宮。要吾回國，除非死後。」魯侯知其無顏歸國，乃爲築館於祝丘，迎姜氏居之。姜氏遂往來於兩地。魯侯饋問，四時不絕。後來史官議論，以爲魯莊公之於文姜，論情，則生身之母；論義，則殺父之仇。若文姜歸魯，反是難處之事，只合徘徊兩地，乃所以全魯侯之孝也。髯翁詩云：

弒夫無面反東蒙，禚地徘徊齊魯中。

若使靦顏歸故國，親仇兩字怎融通？

話分兩頭。再說齊襄公拉殺魯桓公，國人沸沸揚揚，盡說齊侯無道，幹此淫賤蔑理之事。襄公心中暗愧，急使人迎王姬至齊成婚。國人議猶未息。欲行一二義舉，以服衆心，想：「鄭弒其君，衛逐其君，兩件都是大題目。但衛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婿，方娶王姬，未可便與黔牟作對。不若先討鄭罪，諸侯必然畏服。」又恐起兵伐鄭，勝負未卜。乃佯遣人致書子亹，約於首止相會爲盟。

子亹大喜曰：「齊侯下交，吾國安於泰山矣！」欲使高渠彌、祭足同往。祭足稱疾不行。原繁私問於祭足曰：「新君欲結好齊侯，君宜輔之，何以不往？」祭足曰：「齊侯勇悍殘忍，嗣守大國，侈然有圖伯之心。況先君昭公有功於齊，齊所念也。夫大國難測，以大結小，必有奸謀。此行也，君臣其爲戮乎？」原繁曰：「君言果信，鄭國誰屬？」祭足曰：「必子儀也，是有君人之相，先君莊公曾言之矣。」原繁曰：「人言君多智，吾姑以此試之。」

至期，齊襄公遣王子成父、管至父二將，各率死士百餘，環侍左右，力士石之紛如緊隨於後。高渠彌引着子亹，同登盟壇，與齊侯敘禮已畢。嬖臣孟陽手捧血盂，跪而請歃。襄公目視之，孟陽遽起。襄公執子亹手，問曰：「先君昭公因甚而殂？」子亹變色，驚顫不能出詞。高渠彌代答曰：「先君因疾而殂，何煩君問？」襄公曰：「聞烝祭遇賊，非關病也。」高渠彌遮掩不過，只得對曰：「原有寒疾，復受賊驚，是以暴亡耳。」襄公曰：「君行必有警備，此賊從何而來？」高渠彌對曰：「嫡庶爭立，已非一日，各有私黨，乘機竊發，誰能防之？」襄公又曰：「曾獲得賊人否？」高渠彌曰：「至今尚在緝訪，未有蹤跡。」襄公大怒曰：「賊在眼前，何煩緝訪。汝受國家爵位，乃以私怨弒君，到寡人面前，還敢以言語支吾！寡人今日爲汝先君報仇！」叫力士：「快與我下手！」高渠彌不敢分辯，石之紛如先將高渠彌綁縛。子亹叩首乞哀曰：「此事與孤無干，皆高渠彌所爲也。乞恕一命！」襄公曰：「既知高渠彌所爲，何不討之？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辯。」把手一招，王子成父與管至父引着死士百餘，一齊上前，將子亹亂砍，死於非命。隨行人衆見齊人勢大，誰敢動手，一時盡皆逃散。襄公謂高渠彌曰：「汝君已了，汝猶望活乎？」高渠彌對曰：「自知罪重，只求賜死。」襄公曰：「只與你一刀，便宜了你。」乃帶至國中，命車裂於南門。車裂者，將罪人頭與四肢縛於五輛車轅之上，各自分向，各駕一牛，然後以鞭打牛，牛走車行，其人肢體裂而爲五。俗言「五牛分屍」，此乃極重之刑。襄公欲以義舉聞於諸侯，故意用此極刑，張大其事也。高渠彌已死，襄公命將其首號令南門，榜曰：「逆臣視此。」一面使人收拾子亹屍首，藁葬於東郭之外。一面遣使告於鄭曰：「賊臣逆子，周有常刑。汝國高渠彌主謀弒君，擅立庶孽。寡君痛鄭先君之不弔，已爲鄭討而戮之矣。願改立新君，以繼舊好。」原繁聞之，嘆曰：「祭仲之智，吾不及也！」諸大夫共議立君，叔詹曰：「故君在櫟，何不迎之？」祭足曰：「出亡之君，不可再辱宗廟。不如立公子儀。」原繁亦贊成之。於是迎公子儀於陳，以嗣君位。祭足爲上大夫，叔詹爲中大夫，原繁爲下大夫。子儀既即位，乃委國於祭足，恤民修備。遣使修聘於齊、陳諸國，又受盟於楚，許以年年納貢，永爲屬國。厲公無間可乘，自此鄭國稍安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

卻說王姬至齊，與襄公成婚。那王姬生性貞靜幽閒，言動不苟。襄公是個狂淫之輩，不甚相得。王姬在宮數月，備聞襄公淫妹之事，默然自嘆：「似此蔑倫悖禮，禽獸不如。吾不幸錯嫁匪人，是吾命也。」鬱郁成疾，不及一年遂卒。

襄公自王姬之死，益無忌憚，心下思想文姜，僞以狩獵爲名，不時往禚。遣人往祝丘，密迎文姜到禚，晝夜淫樂。恐魯莊公發怒，欲以兵威脅之。乃親率重兵襲紀，取其郱、鄑、郚三邑之地。兵移酅城，使人告紀侯：「速寫降書，免至滅絕。」紀侯嘆曰：「齊吾世仇。吾不能屈膝仇人之庭，以求苟活也！」乃使夫人伯姬作書，遣人往魯求救。齊襄公出令曰：「有救紀者，寡人先移兵伐之。」魯莊公遣使如鄭，約他同力救紀。鄭伯子儀因厲公在櫟謀襲鄭國，不敢出師，使人來辭。魯侯孤掌難鳴，行至滑地，懼齊兵威，留宿三日而返。紀侯聞魯兵退回，度不能守，將城池、妻子交付其弟嬴季，拜別宗廟，大哭一場，半夜開門而出，不知所終。

嬴季謂諸大臣曰：「死國與存祀，二者孰重？」諸大夫皆曰：「存祀爲重。」嬴季曰：「苟能存紀宗廟，吾何惜自屈。」即寫降書，願爲齊外臣，守酅宗廟，齊侯許之。嬴季遂將紀國土地戶口之數，盡納於齊，叩首乞哀。齊襄公收其版籍，於紀廟之傍割三十戶，以供紀祭祀，號嬴季爲廟主。紀伯姬驚悸而卒。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禮，以媚於魯。伯姬之娣叔姬，乃昔日從嫁者，襄公欲送之歸魯。叔姬曰：「婦人之義，既嫁從夫，生爲嬴氏婦，死爲嬴氏鬼，舍此安歸乎？」襄公乃聽其居酅守節。後數年而卒。史官贊雲：

世衰俗敝，淫風相襲。齊宮亂妹，新臺娶媳。禽行獸心，倫亡紀佚。小邦妾媵，矢節從一。寧守故廟，不歸宗國。卓哉叔姬，柏舟同式。

按齊襄公滅紀之歲，乃周莊王七年也。

是年，楚武王熊通以隨侯不朝，復興兵伐隨，未至而薨。令尹鬥祈、莫敖屈重，祕不發喪，出奇兵從間道直逼隨城。隨懼行成。屈重僞以王命，入盟隨侯。大軍既濟漢水，然後發喪。子熊貲即位，是爲文王。此事不題。

再說齊襄公滅紀凱旋，文姜於路迎接其兄，至於祝丘，盛爲燕享。用兩君相見之禮，彼此酬酢，大犒齊軍。又與襄公同至禚地，留連歡宿。襄公乃使文姜作書，召魯莊公來禚地相會。莊公恐違母命，遂至禚謁見文姜。文姜使莊公以甥舅之禮見齊襄公，且謝葬紀伯姬之事。莊公亦不能拒，勉強從之。襄公大喜，亦具享禮，款待莊公。時襄公新生一女，文姜以莊公內主尚虛，令其訂約爲婚。莊公曰：「彼女尚血泡，非吾配也。」文姜怒曰：「汝欲疏母族耶？」襄公亦以長幼懸隔爲嫌。文姜曰：「待二十年而嫁，亦未晚也。」襄公懼失文姜之意，莊公亦不敢違母命，兩下只得依允。甥舅之親，復加甥舅，情愈親密。二君併兼馳獵於禚地之野，莊公矢不虛發，九射九中。襄公稱讚不已。野人竊指魯莊公戲曰：「此吾君假子也！」莊公怒，使左右蹤跡其人，殺之。襄公亦不嗔怪。史臣論莊公有母無父，忘親事仇，作詩誚雲：

車中飲恨已多年，甘與仇讎共戴天。

莫怪野人呼假子，已同假父作姻緣。

文姜自魯、齊同狩之後，益無忌憚，不時與齊襄公聚於一處，或於防，或於谷，或時直至齊都，公然留宿宮中，儼如夫婦。國人作《載驅》之詩，以刺文姜。詩云：

載驅薄薄，簟茀朱鞹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發夕。

汶水滔滔，行人。魯道有蕩，齊子游遨。

「薄薄」者，疾車之貌。「簟」，席，所以鋪車；「茀」，車後戶；「朱鞹」者，以朱漆獸皮。皆車飾也。「齊子」，指文姜，言文姜乘此車而至齊。「儦儦」，衆貌，言其僕從之多也。又有《敝笱》之詩，以刺莊公。詩云：

敝笱在梁，其魚魴鰥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雲。

敝笱在梁，其魚魴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水。

「笱」者，取魚之器。言敝壞之罟，不能制大魚，以喻魯莊公不能防閒文姜，任其僕從出入無禁也。

且說齊襄公自禚回國，衛侯朔迎賀滅紀之功，再請伐衛之期。襄公曰：「今王姬已卒，此舉無礙。但非連合諸侯，不爲公舉。君少待之。」衛侯稱謝。過數日，襄公遣使約會宋、魯、陳、蔡四國之君，一同伐衛，共納惠公。其檄雲：

天禍衛國，生逆臣泄、職，擅行廢立。致衛君越在敝邑，於今七年。孤坐不安席，以疆場多事，不即誅討。今幸少閒，悉索敝賦，願從諸君之後，左右衛君，以誅衛之不當立者！

時周莊王八年之冬也。

齊襄公出車五百乘，同衛侯朔先至衛境。四國之君各引兵來會。那四路諸侯？宋閔公捷。魯莊公同。陳宣公杵臼。蔡哀侯獻舞。衛侯聞五國兵至，與公子泄、公子職商議，遣大夫寧跪告急於周。莊王問羣臣：「誰能爲我救衛者？」周公忌父、西虢公伯皆曰：「王室自伐鄭損威以後，號令不行。今齊侯諸兒不念王姬一脈之親，鳩合四國，以納君爲名，名順兵強，不可敵也。」左班中最下一人挺身出曰：「二公之言差矣！四國但只強耳，安得言名順乎？」衆人視之，乃下士子突也。周公曰：「諸侯失國，諸侯納之，何爲不順？」子突曰：「黔牟之立，已稟王命。既立黔牟，必廢子朔。二公不以王命爲順，而以納諸侯爲順，誠突所不解也！」虢公曰：「兵戎大事，量力而行。王室不振，已非一日。伐鄭之役，先王親在軍中，尚中祝聃之矢。至今兩世，未能問罪。況四國之力，十倍於鄭，孤軍赴援，如以卵抵石，徒自褻威，何益於事？」子突曰：「天下之事，理勝力爲常，力勝理爲變。王命所在，理所萃也。一時之強弱在力，千古之勝負在理。若蔑理而可以得志，無一人起而問之，千古是非從此顛倒，天下不復有王矣！諸公亦何面目號爲王朝卿士乎？」虢公不能答。周公曰：「倘今日興救衛之師，汝能任其事否？」子突曰：「九伐之法，司馬掌之。突位微才劣，誠非其任。必無人肯往，突不敢愛死，願代司馬一行。」周公又曰：「汝救衛，能保必勝乎？」子突曰：「突今日出師，已據勝理。若以文、武、宣、平之靈，仗義執言，四國悔罪，王室之福，非突敢必也。」大夫富辰曰：「突言甚壯，可令一往，亦使天下知王室有人。」周王從之，乃先遣寧跪歸報衛國，王師隨後起行。

卻說周、虢二公忌子突之成功，僅給戎車二百乘，子突並不推諉，告於太廟而行。時五國之師已至衛城下，攻圍甚急。公子泄、公子職晝夜巡守，懸望王朝大兵解圍。誰知子突兵微將寡，怎當五國如虎之衆？不等子突安營，大殺一場，二百乘兵車如湯潑雪。子突嘆曰：「吾奉王命而戰死，不失爲忠義之鬼也！」乃手殺數十人，然後自刎而亡。髯翁有詩讚曰：

雖然只旅未成功，

王命昭昭耳目中。

見義勇爲真漢子，

莫將成敗論英雄。

衛國守城軍士聞王師已敗，先自奔竄。齊兵首先登城，四國繼之，砍開城門，放衛侯朔入城。公子泄、公子職同寧跪收拾散兵，擁公子黔牟出走，正遇魯兵，又殺一場。寧跪奪路先奔，三公子俱被魯兵所擒。寧跪知力不能救，嘆口氣，奔往秦國逃難去訖。魯侯將三公子獻俘於衛，衛不敢決，轉獻於齊。齊襄公喝教刀斧手，將泄、職二公子斬訖。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婿，於齊有連襟之情，赦之不誅，放歸於周。衛侯朔鳴鐘擊鼓，重登侯位，將府庫所藏金玉，厚賂齊襄公。襄公曰：「魯侯擒三公子，其勞不淺。」乃以所賂之半分贈魯侯。復使衛侯另出器賄，散於宋、陳、蔡三國。此周莊王九年之事。

卻說齊襄公自敗子突、放黔牟之後，誠恐周王來討，乃使大夫連稱爲將軍，管至父爲副，領兵戍葵丘，以遏東南之路。二將臨行，請於襄公曰：「戍守勞苦，臣不敢辭，以何期爲滿？」時襄公方食瓜，乃曰：「今此瓜熟之時，明歲瓜再熟，當遣人代汝。」二將往葵丘駐紮，不覺一年光景。忽一日，戍卒進瓜嘗新。二將想起瓜熟之約：「此時正該交代，如何主公不遣人來？」特地差心腹往國中探信，聞齊侯在谷城與文姜歡樂，有一月不回。連稱大怒曰：「王姬薨後，吾妹當爲繼室。無道昏君，不顧倫理，在外日事淫媟，使吾等暴露邊鄙。吾必殺之！」謂管至父曰：「汝可助吾一臂。」管至父曰：「及瓜而代，主公所親許也。恐其忘之，不如請代。請而不許，軍心胥怨，乃可用也。」連稱曰：「善。」乃使人獻瓜於襄公，固求交代。襄公怒曰：「代出孤意，奈何請耶？再候瓜一熟可也。」使人回報，連稱恨恨不已，謂管至父曰：「今欲行大事，計將安出？」至父曰：「凡舉事必先有所奉，然後成。公孫無知乃公子夷仲年之子。先君僖公以同母之故，寵愛仲年，並愛無知。從幼畜養宮中，衣服禮數，與世子無別。自主公即位，因無知向在宮中與主公角力，無知足勾主公僕地，主公不悅。一日，無知又與大夫雍廩爭道，主公怒其不遜，遂疏黜之，品秩裁減大半。無知銜恨於心久矣，每思作亂，恨無幫手。我等不若密通無知，內應外合，事可必濟。」連稱曰：「當於何時？」管至父曰：「主上性喜用兵，又好遊獵，如猛虎離穴，易爲制耳。但得預聞出外之期，方不失機會也。」連稱曰：「吾妹在宮中失寵於主公，亦懷怨望。今囑無知陰與吾妹合計，伺主公之間隙，星夜相聞，可無誤事。」於是再遣心腹，致書於公孫無知。書曰：

賢公孫受先公如嫡之寵，一旦削奪，行路之人皆爲不平。況君淫昏日甚，政令無常。葵丘久戍，及瓜不代，三軍之士，憤憤思亂。如有間可圖，稱等願效犬馬，竭力推戴。稱之從妹在宮失寵銜怨，天助公孫以內應之資，機不可失！

公孫無知得書大喜，即復書曰：

天厭淫人，以啓將軍之衷，敬佩裏言，遲疾奉報。

無知陰使女侍通信於連妃，且以連稱之書示之。「若事成之日，當立爲夫人。」連妃許之。

周莊王十一年冬十月，齊襄公如姑棼之野，有山名貝丘，禽獸所聚，可以遊獵。乃預戒徒人費等，整頓車徒，將以次月往彼田狩。連妃遣宮人送信於公孫無知。無知星夜傳信葵丘，通知連、管二將軍，約定十一月初旬，一齊舉事。連稱曰：「主上出獵，國中空虛。吾等率兵直入都門，擁立公孫，何如？」管至父曰：「主上睦於鄰國，若乞師內討，何以御之？不若伏兵於姑棼，先殺昏君，然後奉公孫即位，事可萬全也。」那時葵丘戍卒因久役在外，無不思家。連稱密傳號令，各備乾糧，往貝丘行事。軍士人人樂從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齊襄公於十一月朔日，駕車出遊，止帶力士石之紛如，及倖臣孟陽一班，架鷹牽犬，準備射獵，不用一大臣相隨。先至姑棼，原建有離宮，遊玩竟日。居民饋獻酒肉，襄公歡飲至夜，遂留宿焉。次日起駕，往貝丘來，見一路樹木蒙茸，藤蘿翳鬱。襄公駐車高阜，傳令舉火焚林，然後合圍校射，縱放鷹犬。火烈風猛，狐兔之類東奔西逃。忽有大豕一隻，如牛無角，似虎無斑，從火中奔出，竟上高阜，蹲踞於車駕之前。時衆人俱往馳射，惟孟陽立於襄公之側。襄公顧孟陽曰：「汝爲我射此豕。」孟陽瞪目視之，大驚曰：「非豕也，乃公子彭生也！」襄公大怒曰：「彭生何敢見我？」奪孟陽之弓，親自射之，連發三矢不中。那大豕直立起來，雙拱前蹄，效人行步，放聲而啼，哀慘難聞。嚇得襄公毛骨俱竦，從車中倒撞下來，跌損左足，脫落了絲文屨一隻，被大豕銜之而去，忽然不見。髯翁有詩云：

魯桓昔日死車中，今日車中遇鬼雄。

枉殺彭生應化厲，諸兒空自引雕弓。

徒人費與從人等，持起襄公，臥於車中，傳令罷獵，復回姑棼離宮住宿。

襄公自覺精神恍惚，心下煩躁。時軍中已打二更，襄公因左足疼痛，展轉不寐，謂孟陽曰：「汝可扶我緩行幾步。」先前墜車，匆忙之際，不知失屨，到此方覺，問徒人費取討。費曰：「屨爲大豕銜去矣。」襄公心惡其言，乃大怒曰：「汝既跟隨寡人，豈不看屨之有無？若果銜失，當時何不早言？」自執皮鞭，鞭費之背，血流滿地方止。徒人費被鞭，含淚出門，正遇連稱引着數人打探動靜，將徒人費一索捆住，問曰：「無道昏君何在？」費曰：「在寢室。」又問：「已臥乎？」曰：「尚未臥也。」連稱舉刀欲砍，費曰：「勿殺我，我當先入，爲汝耳目。」連稱不信。費曰：「我適被鞭傷，亦欲殺此賊耳。」乃袒衣以背示之。連稱見其血肉淋漓，遂信其言，解費之縛，囑以內應。隨即招管至父引着衆軍士殺入離宮。

且說徒人費翻身入門，正遇石之紛如，告以連稱作亂之事。遂造寢室，告於襄公。襄公驚惶無措。費曰：「事已急矣！若使一人僞作主公，臥於牀上，主公潛伏戶後，幸而倉卒不辨，或可脫也。」孟陽曰：「臣受恩逾分，願以身代，不敢恤死。」孟陽即臥於牀，以面向內。襄公親解錦袍覆之，伏身戶後，問徒人費曰：「汝將何如？」費曰：「臣當與紛如協力拒賊。」襄公曰：「不苦背創乎？」費曰：「臣死且不避，何有於創？」襄公嘆曰：「忠臣也！」徒人費令石之紛如引衆拒守中門，自己單身挾着利刃，詐爲迎賊，欲刺連稱。其時衆賊已攻進大門，連稱挺劍當先開路。管至父列兵門外，以防他變。徒人費見連稱來勢兇猛，不暇致詳，上前一步便刺。誰知連稱身被重鎧，刀刺不入，卻被連稱一劍劈去，斷其二指；還復一劍，劈下半個頭顱，死於門中。石之紛如便挺矛來鬥，約戰十餘合，連稱轉鬥轉進。紛如漸漸退步，誤絆石階腳，亦被連稱一劍砍倒，遂入寢室。侍衛先已驚散，團花帳中臥着一人，錦袍遮蓋，連稱手起劍落，頭離枕畔。舉火燭之，年少無須。連稱曰：「此非君也。」使人遍搜房中，並無蹤影。連稱自引燭照之，忽見戶檻之下露出絲文屨一隻，知戶後藏躲有人，不是諸兒是誰？打開戶後看時，那昏君因足疼，做一堆兒蹲着，那一隻絲文屨仍在足上。連稱所見之屨，乃是先前大豕銜去的，不知如何在檻下。分明是冤鬼所爲，可不畏哉！連稱認得諸兒，似雞雛一般，一把提出戶外，擲於地下，大罵：「無道昏君！汝連年用兵，黷武殃民，是不仁也；背父之命，疏遠公孫，是不孝也；兄妹宣淫，公行不忌，是無禮也；不念遠戍，瓜期不代，是無信也。仁、孝、禮、信，四德皆失，何以爲人？吾今日爲魯桓公報仇！」遂砍襄公爲數段，以牀褥裹其屍，與孟陽同埋於戶下。計襄公在位只五年。史官評論此事，謂襄公疏遠大臣，親暱羣小，石之紛如、孟陽、徒人費等，平日受其私恩，從於昏亂，雖視死如歸，不得爲忠臣之大節。連稱、管至父徒以久戍不代，遂行篡弒，當是襄公惡貫已滿，假手二人耳。彭生臨刑大呼：「死爲妖孽，以取爾命！」大豕見形，非偶然也。髯翁有詩詠費、石等死難之事。詩云：

捐生殉主是忠貞，費石千秋無令名。

假使從昏稱死節，飛廉崇虎亦堪旌。

又詩嘆齊襄公雲：

方張惡焰君侯死，將熄兇威犬豕狂。

惡貫滿盈無不斃，勸人作善莫商量。

連稱、管至父重整軍容，長驅齊國。公孫無知預集私甲，一聞襄公凶信，引兵開門，接應連、管二將入城。二將託言：「曾受先君僖公遺命，奉公孫無知即位。」立連妃爲夫人。連稱爲正卿，號爲國舅。管至父爲亞卿。諸大夫雖勉強排班，心上不服。惟雍廩再三稽首，謝往日爭道之罪，極其卑順。無知赦之，仍爲大夫。高、國稱病不朝，無知亦不敢黜之。至父勸無知懸榜招賢，以收人望。因薦其族子管夷吾之才，無知使人召之。

未知夷吾肯應召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

卻說管夷吾，字仲，生得相貌魁梧，精神俊爽，博通墳典，淹貫古今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濟世匡時之略。與鮑叔牙同賈，至分金時，夷吾多取一倍。鮑叔之從人心懷不平，鮑叔曰：「仲非貪此區區之金，因家貧不給，我自願讓之耳。」又曾領兵隨徵，每至戰陣，輒居後隊；及還兵之日，又爲先驅。多有笑其怯者。鮑叔曰：「仲有老母在堂，留身奉養，豈真怯鬥耶？」又數與鮑叔計事，往往相左。鮑叔曰：「人固有遇不遇，使仲遇其時，定當百不失一矣。」夷吾聞之，嘆曰：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哉！」遂結爲死生之交。

值襄公諸兒即位，長子曰糾，魯女所生；次子小白，莒女所生，雖皆庶出，俱已成立，欲爲立傅以輔導之。管夷吾謂鮑叔牙曰：「君生二子，異日爲嗣，非糾即白。吾與爾各傅一人，若嗣立之日，互相薦舉。」叔牙然其言。於是管夷吾同召忽爲公子糾之傅，叔牙爲公子小白之傅。襄公欲迎文姜至禚相會，叔牙謂小白曰：「君以淫聞，爲國人笑，及今止之，猶可掩飾。更相往來，如水決堤，將成泛溢，子必進諫。」小白果入諫襄公曰：「魯侯之死，嘖有煩言。男女嫌疑，不可不避。」襄公怒曰：「孺子何得多言！」以屨蹴之。小白趨而出，鮑叔曰：「吾聞之：『有奇淫者，必有奇禍。』吾當與子適他國，以俟後圖。」小白問：「當適何國？」鮑叔曰：「大國喜怒不常，不如適莒。莒小而近齊，小則不敢慢我，近則旦暮可歸。」小白曰：「善。」乃奔莒國。襄公聞之，亦不追還。及公孫無知篡位，來召管夷吾，夷吾曰：「此輩兵已在頸，尚欲累人耶？」遂與召忽共計，以魯爲子糾之母家，乃奉糾奔魯。魯莊公居之於生竇，月給廩餼。

魯莊公十二年春二月，齊公孫無知元年，百官賀旦，俱集朝房，見連、管二人公然壓班，人人皆有怨憤之意。雍廩知衆心不附，佯言曰：「有客自魯來，傳言公子糾將以魯師伐齊，諸君聞之否？」諸大夫皆曰：「不聞。」雍遂不復言。既朝退，諸大夫互相約會，俱到雍廩家，叩問公子糾伐齊之信。雍廩曰：「諸君謂此事如何？」東郭牙曰：「先君雖無道，其子何罪？吾等日望其來也。」諸大夫有泣下者。雍廩曰：「廩之屈膝，寧無人心？正欲委曲以圖事耳！諸君若肯相助，共除弒逆之賊，立先君子，豈非義舉？」東郭牙問計。雍廩曰：「高敬仲，國之世臣，素有才望，爲人信服。連、管二賊得其片言獎借，重於千鈞，恨不能耳。誠使敬仲置酒以招，二賊必欣然往赴。吾僞以子糾兵信面啓公孫，彼愚而無勇，俟其相就，卒然刺之，誰爲救者？然後舉火爲號，闔門而誅二賊，易如反掌。」東郭牙曰：「敬仲雖疾惡如仇，然爲國自貶，當不靳也。吾力能必之。」遂以雍廩之謀，告於高傒。高傒許諾。即命東郭牙往連、管二家致意，俱如期而至。高傒執觶言曰：「先君多行失德，老夫日虞國之喪亡。今幸大夫援立新君，老夫亦獲守家廟。向因老病，不與朝班，今幸賤體稍康，特治一酌，以報私恩，兼以子孫爲託。」連稱與管至父謙讓不已。高傒命將重門緊閉：「今日飲酒，不盡歡不已。」預戒閽人：「勿通外信，直待城中舉火，方來傳報。」

卻說雍廩懷匕首，直叩宮門，見了無知，奏言：「公子糾率領魯兵，旦晚將至，幸早圖應敵之計。」無知問：「國舅何在？」雍廩曰：「國舅與管大夫郊飲未回。百官俱集朝中，專候主公議事。」無知信之。方出朝堂，尚未坐定，諸大夫一擁而前，雍廩自後刺之，血流公座，登時氣絕。計無知爲君，才一月餘耳。哀哉！連夫人聞變，自縊於宮中。史官詩云：

只因無寵間襄公，誰料無知寵不終。

一月夫人三尺帛，何如寂寞守空宮？

當時雍廩教人於朝外放起一股狼煙，煙透九霄。高傒政在款客，忽聞門上傳板，報說：「外廂舉火。」高傒即便起身，往內而走。連稱、管至父出其不意，卻待要問其緣故。廡下預伏壯士，突然殺出，將二人砍爲數段。雖有從人，身無寸鐵，一時畢命。雍廩與諸大夫陸續俱到高府，公同商議，將二人心肝剖出，祭奠襄公。一面遣人於姑棼離宮取出襄公之屍，重新殯殮，一面遣人於魯國，迎公子糾爲君。

魯莊公聞之，大喜，便欲爲公子糾起兵。施伯諫曰：「齊、魯互爲強弱，齊之無君，魯之利也。請勿動，以觀其變。」莊公躊躇未決。時夫人文姜因襄公被弒，自祝丘歸於魯國，日夜勸其子興兵伐齊，討無知之罪，爲其兄報仇。及聞無知受戮，齊使來迎公子糾爲君，不勝之喜，主定納糾，催促莊公起程。莊公爲母命所迫，遂不聽施伯之言，親率兵車三百乘，用曹沫爲大將，秦子、樑子爲左右，護送公子糾入齊。管夷吾謂魯侯曰：「公子小白在莒，莒地比魯爲近，倘彼先入，主客分矣。乞假臣良馬，先往邀之。」魯侯曰：「甲卒幾何？」夷吾曰：「三十乘足矣。」

卻說公子小白聞國亂無君，與鮑叔牙計議，向莒子借得兵車百乘，護送還齊。這裏管夷吾引兵，晝夜奔馳，行至即墨，聞莒兵已過，從後追之。又行三十餘裏，正遇莒兵，停車造飯。管夷吾見小白端坐車中，上前鞠躬曰：「公子別來無恙，今將何往？」小白曰：「欲奔父喪耳。」管夷吾曰：「糾居長，分應主喪。公子幸少留，無自勞苦。」鮑叔牙曰：「仲且退，各爲其主，不必多言！」夷吾見莒兵睜眉怒目，有爭鬥之色，誠恐衆寡不敵，乃佯喏而退，驀地彎弓搭箭，覷定小白，颼的射來。小白大喊一聲，口吐鮮血，倒於車上。鮑叔牙急忙來救，從人盡叫道：「不好了！」一齊啼哭起來。管夷吾率領那三十乘，加鞭飛跑去了。夷吾在路嘆曰：「子糾有福，合爲君也！」還報魯侯，酌酒與子糾稱慶。此時放心落意，一路邑長獻餼進饌，遂緩緩而行。

誰知這一箭，只射中小白的帶鉤，小白知夷吾妙手，恐他又射，一時急智，嚼破舌尖，噴血詐倒，連鮑叔牙都瞞過了。鮑叔牙曰：「夷吾雖去，恐其又來，此行不可遲也。」乃使小白變服，載以溫車，從小路疾馳。將近臨淄，鮑叔牙單車先入城中，遍謁諸大夫，盛稱公子小白之賢。諸大夫曰：「子糾將至，何以處之？」鮑叔牙曰：「齊連弒二君，非賢者不能定亂。況迎子糾而小白先至，天也！魯君納糾，其望報不淺。昔宋立子突，索賂無厭，兵連數年。吾國多難之餘，能堪魯之徵求乎？」諸大夫曰：「然則何以謝魯侯？」叔牙曰：「吾已有君，彼自退矣。」大夫隰朋、東郭牙齊聲曰：「叔言是也！」於是迎小白入城即位，是爲桓公。髯仙有詩單詠射鉤之事。詩曰：

魯公歡喜莒人愁，誰道區區中帶鉤？但看一時權變處，便知有智合諸侯。

鮑叔牙曰：「魯兵未至，宜預止之。」乃遣仲孫湫往迎魯莊公，告以有君。莊公知小白未死，大怒曰：「立子以長，孺子安得爲君？孤不能空以三軍退也！」仲孫湫回報，齊桓公曰：「魯兵不退，奈何？」鮑叔牙曰：「以兵拒之。」乃使王子成父將右軍，甯越副之；東郭牙將左軍，仲孫湫副之。鮑叔牙奉桓公親將中軍，雍廩爲先鋒。兵車共五百乘。分撥已定，東郭牙請曰：「魯君慮吾有備，必不長驅。乾時水草方便，此駐兵之處也。若設伏以待，乘其不備，破之必矣！」鮑叔牙曰：「善。」使甯越、仲孫湫各率本部分路埋伏。使王子成父、東郭牙從他路抄出魯兵之後，雍廩挑戰誘敵。

卻說魯莊公同子糾行至乾時，管夷吾進曰：「小白初立，人心未定，宜速乘之，必有內變。」莊公曰：「如仲之言，小白已射死久矣。」遂出令於乾時安營。魯侯營於前，子糾營於後，相去二十里。次早諜報：「齊兵已到，先鋒雍廩索戰。」魯莊公曰：「先破齊師，城中自然寒膽也。」遂引秦子、樑子駕戎車而前，呼雍廩親數之曰：「汝首謀誅賊，求君於我，今又改圖，信義安在？」挽弓欲射雍廩。雍廩佯作羞慚，抱頭鼠竄。莊公命曹沫逐之。雍廩轉轅來戰，不幾合又走。曹沫不捨，奮生平之勇，挺着畫戟趕來，卻被鮑叔牙大兵圍住。曹沫深入重圍，左衝右突，身中兩箭，死戰方脫。

卻說魯將秦子、樑子恐曹沫有失，正待接應，忽聞左右炮聲齊震，甯越、仲孫湫兩路伏兵齊起，鮑叔牙率領中軍如牆而進。三面受敵，魯兵不能抵當，漸漸奔散。鮑叔牙傳令：「有能獲魯侯者，賞以萬家之邑。」使軍中大聲傳呼。秦子急取魯侯繡字黃旗偃之於地，樑子復取旗建於自車之上。秦子問其故，樑子曰：「吾將以誤齊也。」魯莊公見事急，跳下戎車，別乘軺車，微服而逃。秦子緊緊跟定，殺出重圍。甯越望見繡旗，伏於下道，認是魯君，麾兵圍之數重。樑子免冑以面示曰：「吾魯將也，吾君已去遠矣。」鮑叔牙知齊已全勝，鳴金收軍。仲孫湫獻戎輅，甯越獻樑子。齊侯命斬于軍前。齊侯因王子成父、東郭牙兩路兵尚無下落，留甯越、仲孫湫屯於乾時，大軍奏凱先回。

再說管夷吾等管轄輜重，在於後營，聞前營戰敗，教召忽同公子糾守營，悉起兵車自來接應。正遇魯莊公，合兵一處。曹沫亦收拾殘車敗卒奔回。計點之時，十停已折其七。夷吾曰：「軍氣已喪，不可留矣。」乃連夜拔營而起。行不二日，忽見兵車連路，乃是王子成父、東郭牙抄出魯兵之後。曹沫挺戟大呼曰：「主公速行，吾死於此！」顧秦子曰：「汝當助吾。」秦子便接住王子成父廝殺，曹沫便接住東郭牙廝殺。管夷吾保着魯莊公，召忽保着公子糾，奪路而行。有紅袍小將追魯侯至急，魯莊公一箭正中其額。又有一白袍者追來，莊公亦射殺之。齊兵稍卻，管仲教把輜重、甲兵、乘馬之類，連路委棄，恣齊兵搶掠，方纔得脫。曹沫左膊復中一刀，尚刺殺齊軍無數，潰圍而出。秦子戰死於陣。史官論魯莊公乾時之敗，實爲自取。有詩嘆雲：

子糾本是仇人胤，何必勤兵往納之？

若念深仇天不戴，助糾不若助無知。

魯莊公等脫離虎口，如漏網之魚，急急奔走。隰朋、東郭牙從後趕來，直追過汶水，將魯境內汶陽之田，盡侵奪之，設守而去。魯人不敢爭較，齊兵大勝而歸。

齊侯小白早朝，百官稱賀。鮑叔牙進曰：「子糾在魯，有管夷吾、召忽爲輔，魯又助之，心腹之疾尚在，未可賀也。」齊侯小白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鮑叔牙曰：「乾時一戰，魯君臣膽寒矣。臣當統三軍之衆，壓魯境上，請討子糾，魯必懼而從也。」齊侯曰：「寡人請舉國以聽子。」鮑叔牙乃簡閱車馬，率領大軍直至汶陽，清理疆界。遣公孫隰朋致書於魯侯曰：

外臣鮑叔牙百拜魯賢侯殿下：家無二主，國無二君。寡君已奉宗廟，公子糾欲行爭奪，非不二之誼也。寡君以兄弟之親，不忍加戮，願假手於上國。管仲、召忽，寡君之仇，請受而戮於太廟。

隰朋臨行，鮑叔牙囑之曰：「管夷吾天下奇才，吾言於君，將召而用之，必令無死。」隰朋曰：「倘魯欲殺之，如何？」鮑叔曰：「但提起射鉤之事，魯必信矣。」隰朋唯唯而去。魯侯得書，即召施伯。

不知如何計議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

卻說魯莊公得鮑叔牙之書，即召施伯計議曰：「向不聽子言，以致兵敗。今殺糾與存糾，孰利？」施伯曰：「小白初立，即能用人，敗我兵於乾時，此非子糾之比也。況齊兵壓境，不如殺糾，與之講和。」時公子糾與管夷吾、召忽俱在生竇，魯莊公使公子偃將兵襲之，殺公子糾，執召忽、管仲至魯。將納檻車，召忽仰天大慟曰：「爲子死孝，爲臣死忠，分也！忽將從子糾於地下，安能受桎梏之辱？」遂以頭觸殿柱而死。管夷吾曰：「自古人臣，有死臣必有生臣。吾且生入齊國，爲子糾白冤。」便束身入檻車之中。施伯私謂魯莊公曰：「臣觀管子之容，似有內援，必將不死。此人天下奇才，若不死，必大用於齊。大用於齊，必霸天下，魯自此奉奔走矣。君不如請於齊而生之。管子生，則必德我。德我而爲我用，齊不足慮也。」莊公曰：「齊君之仇，而我留之，雖殺糾，怒未解也。」施伯曰：「君以爲不可用，不如殺之，以其屍授齊。」莊公曰：「善。」公孫隰朋聞魯將殺管夷吾，疾趨魯庭，來見莊公曰：「夷吾射寡君中鉤，寡君恨之切骨，欲親加刃，以快其志。若以屍還，猶不殺也。」莊公信其言，遂囚夷吾，並函封子糾、召忽之首，交付隰朋。隰朋稱謝而行。

卻說管夷吾在檻車之中，已知鮑叔牙之謀，誠恐：「施伯智士，雖然釋放，倘或翻悔，重加追還，吾命休矣！」心生一計，製成黃鵠之詞，教役人歌之。詞曰：

黃鵠黃鵠，戢其翼，縶其足，不飛不鳴兮籠中伏。高天何跼兮，厚地何蹐！丁陽九兮逢百六。引頸長呼兮，繼之以哭！

黃鵠黃鵠，天生汝翼兮能飛，天生汝足兮能逐。遭此羅網兮誰與贖？一朝破樊而出兮，吾不知其升衢而漸陸。嗟彼弋人兮，徒傍觀而躑躅？

役人既得此詞，且歌且走，樂而忘倦。車馳馬奔，計一日得兩日之程，遂出魯境。魯莊公果然追悔，使公子偃追之，不及而返。夷吾仰天嘆曰：「吾今日乃更生也！」行至堂阜，鮑叔牙先往，見夷吾如獲至寶，迎之入館，曰：「仲幸無恙？」即命破檻出之。夷吾曰：「非奉君命，未可擅脫。」鮑叔牙曰：「無傷也。吾行且薦子。」夷吾曰：「吾與召忽同事子糾，既不能奉以君位，又不能死於其難，臣節已虧矣！況復反面而事仇人，召忽有知，將笑我於地下！」鮑叔牙曰：「『成大事者，不恤小恥；立大功者，不拘小諒。』子有治天下之才，未遇其時。主公志大識高，若得子爲輔以經營齊國，霸業不足道也。功高天下，名顯諸侯，孰與守匹夫之節，成無益之事哉？」夷吾嘿然不語。乃解其束縛，留之於堂阜。

鮑叔遂回臨淄，見桓公，先吊後賀。桓公曰：「何吊也？」鮑叔牙曰：「子糾，君之兄也，君爲國滅親，誠非得已，臣敢不弔？」桓公曰：「雖然，何以賀寡人？」鮑叔牙曰：「管子，天下奇才，非召忽比也。臣已生致之，君得一賢相，臣敢不賀？」桓公曰：「夷吾射寡人中鉤，其矢尚在。寡人每慼慼於心，得食其肉不厭，況可用乎？」鮑叔牙曰：「人臣者各爲其主。射鉤之時，知有糾不知有君。君若用之，當爲君射天下，豈特一人之鉤哉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姑聽子，赦勿誅。」鮑叔牙乃迎管夷吾至於其家，朝夕談論。

卻說齊桓公修援立之功，高、國世卿，皆加采邑。欲拜鮑叔牙爲上卿，任以國政。鮑叔牙曰：「君加惠於臣，使不凍餒，則君之賜也。至於治國家，則非臣之所能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寡人知卿，卿不可辭。」鮑叔牙曰：「所謂知臣者，小心敬慎，循禮守法而已。此具臣之事，非治國家之才也。夫治國家者，內安百姓，外撫四夷，勳加於王室，澤佈於諸侯，國有泰山之安，君享無疆之福，功垂金石，名播千秋。此帝臣王佐之任，臣何以堪之？」桓公不覺欣然動色，促膝而前曰：「如卿所言，當今亦有其人否？」鮑叔牙曰：「君不求其人則已，必求其人，其管夷吾乎？臣所不若夷吾者有五：寬柔惠民，弗若也；治國家不失其柄，弗若也；忠信可結於百姓，弗若也；制禮義可施於四方，弗若也；執枹鼓立於軍門，使百姓敢戰無退，弗若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卿即召來，寡人將叩其所學。」鮑叔牙曰：「臣聞『賤不能臨貴，貧不能役富，疏不能制親。』君欲用夷吾，非置之相位，厚其祿秩，隆以父兄之禮不可。夫相者，君之亞也，相而召之，是輕之也。相輕則君亦輕。夫非常之人，必待以非常之禮。君其卜日而郊迎之。四方聞君之尊賢禮士而不計私仇，誰不思效用於齊者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聽子。」乃命太卜擇吉日，郊迎管子。鮑叔牙仍送管夷吾於郊外公館之中。至期，三浴而三釁之。衣冠袍笏，比於上大夫。桓公親自出郊迎之，與之同載入朝。百姓觀者如堵，無不駭然。史官有詩云：

爭賀君侯得相臣，誰知即是檻車人。

只因此日捐私忿，四海欣然號霸君。

管夷吾已入朝，稽首謝罪。桓公親手扶起，賜之以坐。夷吾曰：「臣乃俘戮之餘，得蒙宥死，實爲萬幸，敢辱過禮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有問於子，子必坐，然後敢請。」夷吾再拜就坐。桓公曰：「齊千乘之國，先僖公威服諸侯，號爲小霸。自先襄公政令無常，遂構大變。寡人獲主社稷，人心未定，國勢不張。今欲修理國政，立綱陳紀，其道何先？」夷吾對曰：「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國之四維。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今日君欲立國之綱紀，必張四維，以使其民，則紀綱立而國勢振矣。」桓公曰：「如何而能使民？」夷吾對曰：「欲使民者，先必愛民，而後有以處之。」桓公曰：「愛民之道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公修公族，家修家族，相連以事，相及以祿，則民相親矣。赦舊罪，修舊宗，立無後，則民殖矣。省刑罰，薄稅斂，則民富矣。卿建賢士，使教於國，則民有禮矣。出令不改，則民正矣。此愛民之道也。」桓公曰：「愛民之道既行，處民之道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士、農、工、商，謂之四民。士之子常爲士，農之子常爲農，工商之子常爲工商。習焉安焉，不遷其業，則民自安矣。」桓公曰：「民既安矣，甲兵不足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欲足甲兵，當制贖刑：重罪，贖以犀甲一戟；輕罪，贖以盾一戟；小罪，分別入金；疑罪，則宥之；訟理相對者，令納束矢，許其平。金既聚矣，美者以鑄劍戟，試諸犬馬；惡者以鑄鋤夷斤，試諸壤土。」桓公曰：「甲兵既定，財用不足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銷山爲錢，煮海爲鹽，其利通於天下。因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，以時貿易，爲女閭三百，以安行商。商旅如歸，百貨駢集，因而稅之，以佐軍興。如是而財用可足矣。」桓公曰：「財用既足，然軍旅不多，兵勢不振，如何而可？」對曰：「兵貴於精，不貴於多。強於心，不強於力。君若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天下諸侯皆將正卒伍，修甲兵，臣未見其勝也。君若強兵，莫若隱其名而修其實。臣請作內政而寄之以軍令焉。」桓公曰：「內政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內政之法，制國以二十爲一鄉。工商之鄉六，士之鄉十五。工商足財，士足兵。」桓公曰：「何以足兵？」對曰：「五家爲軌，軌爲之長。十軌爲裏，裏設有司。四里爲連，連爲之長。十連爲鄉，鄉有良人焉。即以此爲軍令。五家爲軌，故五人爲伍，軌長率之。十軌爲裏，故五十人爲小戎，裏有司率之。四里爲連，故二百人爲卒，連長率之。十連爲鄉，故二千人爲旅，鄉良人率之。五鄉立一師，故萬人爲一軍，五鄉之師率之。十五鄉出三萬人，以爲三軍。君主中軍，高、國二子各主一軍。四時之隙，從事田獵：春曰蒐，以索不孕之獸；夏曰苗，以除五穀之災；秋曰獮，行殺以順秋氣；冬曰狩，圍守以告成功，使民習於武事。是故軍伍整於裏，軍旅整於郊，內教既成，勿令遷徙。伍之人，祭祀同福，死喪同恤，人與人相儔，家與家相儔，世同居，少同遊。故夜戰聲相聞，足以不乖；晝戰目相識，足以不散。其歡欣足以相死。居則同樂，死則同哀，守則同固，戰則同強。有此三萬人，足以橫行於天下。」桓公曰：「兵勢既強，可以徵天下諸侯乎？」對曰：「未可也。周室未屏，鄰國未附，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，莫若尊周而親鄰國。」桓公曰：「其道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審吾疆場，而反其侵地，重爲皮幣以聘問，而勿受其資，則四鄰之國親我矣。請以遊士八十人，奉之以車馬衣裘，多其貲帛，使周遊於四方，以號召天下之賢士。又使人以皮幣玩好，鬻行四方，以察其上下之所好。擇其瑕者而攻之，可以益地；擇其淫亂篡弒者而誅之，可以立威。如此，則天下諸侯皆相率而朝於齊矣。然後率諸侯以事周，使修職貢，則王室尊矣。方伯之名，君雖欲辭之，不可得也。」桓公與管夷吾連語三日三夜，字字投機，全不知倦。桓公大悅，乃復齋戒三日，告於太廟，欲拜管夷吾爲相。夷吾辭而不受。桓公曰：「吾納子之伯策，欲成吾志，故拜子爲相，何爲不受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大廈之成，非一木之材也。大海之潤，非一流之歸也。君必欲成其大志，則用五傑。」桓公曰：「五傑爲誰？」對曰：「升降揖遜，進退閒習，辨辭之剛柔，臣不如隰朋，請立爲大司行。墾草萊，闢土地，聚粟衆多，盡地之利，臣不如甯越，請立爲大司田。平原廣牧，車不結轍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，臣不如王子成父，請立爲大司馬。決獄執中，不殺無辜，不誣無罪，臣不如賓須無，請立爲大司理。犯君顏色，進諫必忠，不避死亡，不撓富貴，臣不如東郭牙，請立爲大諫之官。君若欲治國強兵，則五子者存矣。君欲霸王，臣雖不才，強成君命，以效區區。」桓公遂拜管夷吾爲相國，賜以國中市租一年。其隰朋以下五人，皆依夷吾所薦，一一拜官，各治其事。遂懸榜國門，凡所奏富強之業，次第盡舉而行之。他日桓公又問於管夷吾曰：「寡人不幸而好田，又好色，得毋害於霸乎？」夷吾對曰：「無害也。」桓公曰：「然則何爲而害霸？」夷吾對曰：「不知賢，害霸；知賢而不用，害霸；用而不任，害霸；任而復以小人蔘之，害霸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專任夷吾，尊其號曰仲父，恩禮在高、國之上。「國有大政，先告仲父，次及寡人。有所施行，一憑仲父裁決。」又禁國人語言，不許犯夷吾之名，不問貴賤，皆稱仲。蓋古人以稱字爲敬也。

卻說魯莊公聞齊國拜管仲爲相，大怒曰：「悔不從施伯之言，反爲孺子所欺！」乃簡車蒐乘，謀伐齊以報乾時之仇。齊桓公聞之，謂管仲曰：「孤新嗣位，不欲頻受干戈，請先伐魯何如？」管仲對曰：「軍政未定，未可用也。」桓公不聽，遂拜鮑叔牙爲將，率師直犯長勺，魯莊公問於施伯曰：「齊欺吾太甚，何以御之？」施伯曰：「臣薦一人，可以敵齊。」莊公曰：「卿所薦何人？」施伯對曰：「臣識一人，姓曹名劌，隱於東平之鄉，從未出仕。其人真將相之才也。」莊公命施伯往招之。劌笑曰：「肉食者無謀，乃謀及藿食耶？」施伯曰：「藿食能謀，行且肉食矣。」遂同見莊公。莊公問曰：「何以戰齊？」曹劌曰：「兵事臨機制勝，不可預言。願假臣一乘，使得預謀於行間。」莊公喜其言，與之共載，直趨長勺。

鮑叔牙聞魯侯引兵而來，乃嚴陣以待。莊公亦列陣相持。鮑叔牙因乾時得勝，有輕魯之心，下令擊鼓進兵，先陷者重賞。莊公聞鼓聲震地，亦教鳴鼓對敵。曹劌止之曰：「齊師方銳，宜靜以待之。」傳令軍中：「有敢喧譁者斬！」齊兵來衝魯陣，陣如鐵桶，不能衝動，只得退後。少頃，對陣鼓聲又震，魯軍寂如不聞，齊師又退。鮑叔牙曰：「魯怯戰耳！再鼓之，必走。」曹劌又聞鼓響，謂莊公曰：「敗齊此其時矣，可速鼓之！」論魯是初次鳴鼓，論齊已是第三通鼓了。齊兵見魯兵兩次不動，以爲不戰，都不在意了。誰知鼓聲一起，突然而來，刀砍箭射，勢如疾雷不及掩耳，殺得齊兵七零八落，大敗而奔。莊公欲行追逐，曹劌曰：「未可也，臣當察之。」乃下車，將齊兵列陣之處，周圍看了一遍，復登車軾遠望，良久曰：「可追矣。」莊公乃驅車而進，追三十餘裏方還，所獲輜重甲兵無算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嬀

話說魯莊公大敗齊師，乃問於曹劌曰：「卿何以一鼓而勝三鼓，有說乎？」曹劌曰：「夫戰以氣爲主，氣勇則勝，氣衰則敗，鼓所以作氣也。一鼓氣方盛，再鼓則氣衰，三鼓則氣竭。吾不鼓以養三軍之氣，彼三鼓而已竭，我一鼓而方盈。以盈御竭，不勝何爲？」莊公曰：「齊師既敗，始何所見而不追？繼何所見而追？請言其故。」曹劌曰：「齊人多詐，恐有伏兵，其敗走未可信也。吾視其轍跡縱橫，軍心已亂；又望其旌旗不整，急於奔馳，是以逐之。」莊公曰：「卿可謂知兵矣。」乃拜爲大夫。厚賞施伯薦賢之功。髯翁有詩云：

強齊壓境舉朝憂，韋布誰知握勝籌？

莫怪邊庭捷報杳，由來肉食少佳謀。

時周莊王十三年之春，齊師敗歸。桓公怒曰：「兵出無功，何以服諸侯乎？」鮑叔牙曰：「齊、魯皆千乘之國，勢不相下，以主客爲強弱。昔乾時之戰，我爲主，是以勝魯。今長勺之戰，魯爲主，是以敗於魯。臣願以君命乞師於宋，齊、宋同兵，可以得志。」桓公許之。乃遣使行聘於宋，請出宋師。宋閔公捷自齊襄公時，兩國時常共事。今聞小白即位，正欲通好，遂訂師期，以夏六月初旬，兵至郎城相會。

至期，宋使南宮長萬爲將，猛獲副之。齊使鮑叔牙爲將，仲孫湫副之。各統大兵，集於郎城。齊軍於東北，宋軍於東南。魯莊公曰：「鮑叔牙挾忿而來，加以宋助。南宮長萬有觸山舉鼎之力，吾國無其對手。兩軍並峙，互爲犄角，何以御之？」大夫公子偃進曰：「容臣自出覘其軍。」還報曰：「鮑叔有戒心，軍容甚整。南宮長萬自恃其勇，以爲無敵，其行伍離亂。倘自雩門竊出，掩其不備，宋可敗也。宋敗，齊不能獨留矣。」莊公曰：「汝非長萬敵也。」公子偃曰：「臣請試之。」莊公曰：「寡人自爲接應。」

公子偃乃以虎皮百餘，冒於馬上，乘月色朦朧，偃旗息鼓，開雩門而出。將近宋營，宋兵全然不覺。公子偃命軍中舉火，一時金鼓喧天，直前衝突。火光之下，遙見一隊猛虎咆哮，宋營人馬無不股慄，四下驚皇，爭先馳奔。南宮長萬雖勇，爭奈車徒先散，只得驅車而退。魯莊公後隊已到，合兵一處，連夜追逐。到乘丘地方，南宮長萬謂猛獲曰：「今日必須死戰，不然不免。」猛獲應聲而出，剛遇公子偃，兩下對殺。南宮長萬挺着長戟，直撞入魯侯大軍，逢人便刺。魯兵懼其驍勇，無敢近前。莊公謂戎右歂孫生曰：「汝素以力聞，能與長萬決一勝負乎？」歂孫生亦挺大戟，徑尋長萬交鋒。莊公登軾望之，見歂孫生戰長萬不下，顧左右曰：「取我金僕姑來！」金僕姑者，魯軍府之勁矢也。左右捧矢以進。莊公搭上弓弦，覷得長萬親切，颼的一箭，正中右肩，深入於骨。長萬用手收箭，歂孫生乘其手慢，復盡力一戟，刺透左股。長萬倒撞於地，急欲掙扎，被歂孫生跳下車來，雙手緊緊按定。衆軍一擁上前擒住。猛獲見主將被擒，棄車而逃。魯莊公大獲全勝，鳴金收軍。歂孫生解長萬獻功。長萬肩股被創，尚能挺立，毫無痛楚之態。莊公愛其勇，厚禮待之。鮑叔牙知宋師失利，全軍而返。

是年，齊桓公遣大行隰朋告即位於周，且求婚焉。明年，周使魯莊公主婚，將王姬下嫁於齊。徐、蔡、衛各以其女爲媵。因魯有主婚之勞，故此齊、魯復通，各捐兩敗之辱，約爲兄弟。其秋，宋大水。魯莊公曰：「齊既通好，何惡於宋？」使人吊之。宋感魯恤災之情，亦遣人來謝，因請南宮長萬。魯莊公釋之歸國。自此三國和好，各消前隙。髯仙有詩曰：

乾時長勺互雄雌，又見乘丘覆宋師。

勝負無常終有失，何如修好兩無危？

卻說南宮長萬歸宋，宋閔公戲之曰：「始吾敬子，今子魯囚也，吾弗敬子矣。」長萬大慚而退。大夫仇牧私諫閔公曰：「君臣之間，以禮相交，不可戲也。戲則不敬，不敬則慢，慢而無禮，悖逆將生，君必戒之！」閔公曰：「孤與長萬習狎，無傷也。」

再說周莊王十五年，王有疾，崩。太子胡齊立，是爲僖王。訃告至宋。時宋閔公與宮人遊於蒙澤，使南宮長萬擲戟爲戲。原來長萬有一絕技，能擲戟於空中，高數丈，以手接之，百不失一。宮人慾觀其技，所以閔公召長萬同遊。長萬奉命耍弄了一回，宮人都誇獎不已。閔公微有妒恨之意，命內侍取博局與長萬決賭，以大金斗盛酒爲罰。這博戲卻是閔公所長。長萬連負五局，罰酒五斗，已醉到八九分地位了，心中不服，再請覆局。閔公曰：「囚乃常敗之家，安敢復與寡人賭勝？」長萬心懷慚忿，嘿嘿無言。忽宮侍報道：「周王有使命到。」閔公問其來意，乃是報莊王之喪，且告立新主。閔公曰：「周已更立新王，即當遣使吊賀。」長萬奏曰：「臣未睹王都之盛，願奉使一往。」閔公笑曰：「宋國即無人，何至以囚奉使？」宮人皆大笑，長萬面頰發赤，羞變成怒，兼乘酒醉，一時性起，不顧君臣之分，大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，汝知囚能殺人乎？」閔公亦怒曰：「賊囚，怎敢無禮！」便去搶長萬之戟，欲以刺之。長萬也不來奪戟，徑提博局，把閔公打倒；再復揮拳，嗚呼哀哉。閔公死於長萬拳下，宮人驚散。長萬怒氣猶勃勃未息，提戟步行，及於朝門，遇大夫仇牧，問：「主公何在？」長萬曰：「昏君無禮，吾已殺之矣。」仇牧笑曰：「將軍醉耶？」長萬曰：「吾非醉，乃實話也。」遂以手中血污示之。仇牧勃然變色，大罵：「弒逆之賊，天理不容！」便舉笏來擊長萬。怎當得長萬有力如虎，擲戟於地，以手來迎：左手將笏打落；右手一揮，正中其頭，頭如齏粉。齒折，隨手躍去，嵌入門內三寸。真絕力也！仇牧已死，長萬乃拾起畫戟，緩步登車，傍若無人。宋閔公即位共十年，只因一句戲言，遂遭逆臣毒手。春秋世亂，視弒君不啻割雞。可嘆！可嘆！史臣有《仇牧贊》雲：

世降道，綱常掃地。堂簾不隔，君臣交戲。君戲以言，臣戲以戟。壯哉仇牧，以笏擊賊。不畏強禦，忠肝瀝血。死重泰山，名光日月。

太宰華督聞變，挺劍登車，將起兵討亂。行至東宮之西，正遇長萬。長萬並不交言，一戟刺去，華督墜於車下；又復一戟，殺之。遂奉閔公之從弟公子游爲君，盡逐戴、武、宣、穆、莊之族。羣公子出奔蕭，公子御說奔亳。長萬曰：「御說文而有才，且君之嫡弟，今在亳，必有變。若殺御說，羣公子不足慮也。」乃使其子南宮牛同猛獲率師圍亳。

冬十月，蕭叔大心率戴、武、宣、穆、莊五族之衆，又合曹國之師救亳。公子御說悉起亳人，開城接應。內外夾攻，南宮牛大敗被殺，宋兵盡降於御說。猛獲不敢回宋，徑投衛國去了。戴叔皮獻策於御說：「即用降兵旗號，假稱南宮牛等已克亳邑，擒了御說，得勝回朝。」先使數人一路傳言。南宮長萬信之，不做準備。羣公子兵到，賺開城門，一擁而入，只叫：「單要拿逆賊長萬一人，餘人勿得驚慌。」長萬倉忙無計，急奔朝中，欲奉子游出奔。見滿朝俱是甲士填塞，有內侍走出，言：「子游已被衆軍所殺。」長萬長嘆一聲，思列國惟陳與宋無交，欲待奔陳。又想家有八十餘歲老母，嘆曰：「天倫不可棄也！」復翻身至家，扶母登輦，左手挾戟，右手推輦而行。斬門而出，其行如風，無人敢攔阻者。宋國至陳，相去二百六十餘裏。長萬推輦，一日便到。如此神力，古今罕有。

卻說羣公子既殺子游，遂奉公子御說即位，是爲桓公。拜戴叔皮爲大夫，選五族之賢者爲公族大夫。蕭叔大心仍歸守蕭。遣使往衛，請執猛獲。再遣使往陳，請執南宮長萬。公子目夷時止五歲，侍於宋桓公之側，笑曰：「長萬不來矣！」宋公曰：「童子何以知之？」目夷曰：「勇力，人所敬也。宋之所棄，陳必庇之。空手而行，何愛於我？」宋公大悟，乃命齎重寶以賂之。

先說宋使至衛，衛惠公問於羣臣曰：「與猛獲，與不與孰便？」羣臣皆曰：「人急而投我，奈何棄之？」大夫公孫耳諫曰：「天下之惡一也。宋之惡，猶衛之惡。留一惡人，於衛何益？況衛、宋之好舊矣，不遣獲，宋必怒。庇一人之惡，而失一國之歡，非計之善也。」衛侯曰：「善。」乃縛猛獲以畀宋。

再說宋使至陳，以重寶獻於陳宣公。宣公貪其賂，許送長萬。又慮長萬絕力難制，必須以計困之，乃使公子結謂長萬曰：「寡君得吾子，猶獲十城。宋人雖百請，猶不從也。寡君恐吾子見疑，使結布腹心。如以陳國褊小，更適大國，亦願從容數月，爲吾子治車乘。」長萬泣曰：「君能容萬，萬又何求？」公子結乃攜酒爲歡，結爲兄弟。明日，長萬親至公子結之家稱謝。公子結復留款，酒半，大出婢妾勸酬。長萬歡飲大醉，臥於坐席。公子結使力士以犀革包裹，用牛筋束之，並囚其老母，星夜傳至於宋。至半路，長萬方醒，奮身蹴踏，革堅縛固，終不能脫。將及宋城，犀革俱被掙破，手足皆露於外。押送軍人以槌擊之，骨俱折。宋桓公命與猛獲一同綁至市曹，剁爲肉泥。使庖人治爲醢，遍賜羣臣曰：「人臣有不能事君者，視此醢矣！」八十歲老母亦並誅之。髯翁有詩嘆曰：

可惜赳赳力絕倫，但知母子昧君臣。

到頭應戮難追悔，好諭將來造逆人。

宋桓公以蕭叔大心有救亳之功，升蕭爲附庸，稱大心爲蕭君。念華督死難，仍用其子家爲司馬。自是華氏世爲宋大夫。

再說齊桓公自長勺大挫之後，深悔用兵，乃委國管仲，日與婦人飲酒爲樂。有以國事來告者，桓公曰：「何不告仲父？」時有豎貂者，乃桓公之幸童，因欲親近內庭，不便往來，乃自宮以進。桓公憐之，寵信愈加，不離左右。又齊之雍邑人名巫者，謂之雍巫，字易牙，爲人多權術，工射御，兼精於烹調之技。一日，衛姬病，易牙和五味以進，衛姬食之而愈，因愛近之。易牙又以滋味媚豎貂，貂薦之於桓公。桓公召易牙而問曰：「汝善調味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桓公戲曰：「寡人嘗鳥獸蟲魚之味幾遍矣，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。」易牙既退，及午膳，獻蒸肉一盤，嫩如乳羊，而甘美過之。桓公食之盡，問易牙曰：「此何肉，而美至此？」易牙跪而對曰：「此人肉也。」桓公大驚，問：「何從得之？」易牙曰：「臣之長子，三歲矣。臣聞『忠君者不有其家』，君未嘗人味，臣故殺子以適君之口。」桓公曰：「子退矣！」桓公以易牙爲愛己，亦寵信之。衛姬復從中稱譽。自此，豎貂、易牙內外用事，陰忌管仲。至是，豎貂與易牙合詞進曰：「聞君出令，臣奉令，今君一則仲父，二則仲父，齊國疑於無君矣！」桓公笑曰：「寡人於仲父，猶身之有股肱也。有股肱方成其身，有仲父方成其君。爾等小人何知！」二人乃不敢再言。管仲秉政三年，齊國大治。髯仙有詩云：

疑人勿用用無疑，仲父當年獨制齊。

都似桓公能信任，貂巫百口亦何爲？

是時，楚方強盛，滅鄧，克權，服隨，敗鄖，盟絞，役息。凡漢東小國，無不稱臣納貢。惟蔡恃與齊侯婚姻，中國諸侯通盟同兵，未曾服楚。至文王熊貲稱王，已及二世。有鬥祈、屈重、鬥伯比、薳章、鬥廉、鬻拳諸人爲輔，虎視漢陽，漸有侵軼中原之意。

卻說蔡哀侯獻舞與息侯同娶陳女爲夫人，蔡娶在先，息娶在後。息夫人嬀氏有絕世之貌，因歸寧於陳，道經蔡國。蔡哀侯曰：「吾姨至此，豈可不一相見？」乃使人要至宮中款待，語及戲謔，全無敬客之意。息嬀大怒而去，及自陳返息，遂不入蔡國。息侯聞蔡侯怠慢其妻，思以報之，乃遣使入貢於楚，因密告楚文王曰：「蔡恃中國，不肯納款。若楚兵加我，我因求救於蔡。蔡君勇而輕，必然親來相救。我因與楚合兵攻之，獻舞可虜也。既虜獻舞，不患蔡不朝貢矣。」楚文王大喜，乃興兵伐息。息侯求救於蔡，蔡哀侯果起大兵，親來救息。安營未定，楚伏兵齊起。哀侯不能抵當，急走息城。息侯閉門不納，乃大敗而走。楚兵從後追趕，直至莘野，活虜哀侯歸國。息侯大犒楚軍，送楚文王出境而返。蔡哀侯始知中了息侯之計，恨之入骨。楚文王回國，欲殺蔡哀侯烹之，以饗太廟。鬻拳諫曰：「王方有事中原，若殺獻舞，諸侯皆懼矣！不如歸之，以取成焉。」再四苦諫，楚文王只是不從。鬻拳憤氣勃發，乃左手執王之袖，右手拔佩刀擬王，曰：「臣當與王俱死，不忍見王之失諸侯也！」楚王懼，連聲曰：「孤聽汝。」遂舍蔡侯。鬻拳曰：「王幸聽臣言，楚國之福。然臣而劫君，罪當萬死，請伏斧鑕！」楚王曰：「卿忠心貫日，孤不罪也。」鬻拳曰：「王雖赦臣，臣何敢自赦？」即以佩刀自斷其足，大呼曰：「人臣有無禮於君者，視此！」楚王命藏其足於太府，「以識孤違諫之過」。使醫人療治鬻拳之病，雖愈，不能行走。楚王使爲大閽，以掌城門，尊之曰太伯。遂釋蔡侯歸國，大排筵席，爲之餞行，席中盛張女樂。有彈箏女子，儀容秀麗，楚王指謂蔡侯曰：「此女色技俱勝，可進一觴。」即命此女以大觥送蔡侯，蔡侯一飲而盡。還斟大觥，親爲楚王壽。楚王笑曰：「君生平所見，有絕世美色否？」蔡侯想起息侯導楚敗蔡之仇，乃曰：「天下女色，未有如息嬀之美者，真天人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其色何如？」蔡侯曰：「目如秋水，臉似桃花，長短適中，舉動生態，目中未見其二。」楚王曰：「寡人得一見息夫人，死不恨矣！」蔡侯曰：「以君之威，雖齊姬、宋子，致之不難，何況宇下一婦人乎？」楚王大悅。是日，盡歡而散。蔡侯遂辭歸本國。

楚王思蔡侯之言，欲得息嬀，假以巡方爲名，來至息國。息侯迎謁道左，極其恭敬。親自闢除館舍，設大饗於朝堂。息侯執爵而前，爲楚王壽。楚王接爵在手，微笑而言曰：「昔者寡人曾效微勞於君夫人，今寡人至此，君夫人何惜爲寡人進一觴乎？」息侯懼楚之威，不敢違拒，連聲唯唯，即時傳語宮中。不一時，但聞環之聲，夫人嬀氏盛服而至，別設毯褥，再拜稱謝。楚王答禮不迭。嬀氏取白玉卮滿斟以進，素手與玉色相映。楚王視之大驚，果然天上徒聞，人間罕見，便欲以手親接其卮。那嬀氏不慌不忙，將卮遞與宮人，轉遞楚王。楚王一飲而盡。嬀氏復再拜，請辭回宮。楚王心念息嬀，反未盡歡。席散歸館，寢不能寐。

次日，楚王亦設享於館舍，名爲答禮，暗伏兵甲。息侯赴席，酒至半酣，楚王假醉，謂息侯曰：「寡人有大功於君夫人，今三軍在此，君夫人不能爲寡人一犒勞乎？」息侯辭曰：「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優從者，容與寡小君圖之。」楚王拍案曰：「匹夫背義，敢巧言拒我？左右何不爲我擒下！」息侯正待分訴，伏甲猝起，薳章、鬥丹二將，就席間擒息侯而縶之。楚王自引兵徑入息宮，來尋息嬀。息嬀聞變，嘆曰：「引虎入室，吾自取也！」遂奔入後園中，欲投井而死。被鬥丹搶前一步，牽住衣裾曰：「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？何爲夫婦俱死！」息嬀嘿然。鬥丹引見楚王。楚王以好言撫慰，許以不殺息侯，不斬息祀。遂即軍中立息嬀爲夫人，載以後車。以其臉似桃花，又曰桃花夫人。今漢陽府城外有桃花洞，上有桃花夫人廟，即息嬀也。唐人杜牧有詩云：

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幾度春。

畢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！

楚王安置息侯於汝水，封以十家之邑，使守息祀。息侯忿鬱而死。楚之無道，至此極矣！

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

周釐王元年春正月，齊桓公設朝，羣臣拜賀已畢，問管仲曰：「寡人承仲父之教，更張國政。今國中兵精糧足，百姓皆知禮義，意欲立盟定伯，何如？」管仲對曰：「當今諸侯，強於齊者甚衆。南有荊楚，西有秦、晉。然皆自逞其雄，不知尊奉周王，所以不能成霸。周雖衰微，乃天下之共主。東遷以來，諸侯不朝，不貢方物，故鄭伯射桓王之肩，五國拒莊王之命，遂令列國臣子不知君父。熊通僭號，宋、鄭弒君，習爲故然，莫敢征討。今莊王初崩，新王即位；宋國近遭南宮長萬之亂，賊臣雖戮，宋君未定。君可遣使朝周，請天子之旨，大會諸侯，立定宋君。宋君一定，然後奉天子以令諸侯。內尊王室，外攘四夷，列國之中，衰弱者扶之，強橫者抑之，昏亂不共命者，率諸侯討之。海內諸侯皆知我之無私，必相率而朝於齊。不動兵車，而霸可成矣。」桓公大悅。於是遣使至洛陽朝賀釐王，因請奉命爲會，以定宋君。釐王曰：「伯舅不忘周室，朕之幸也。泗上諸侯，惟伯舅左右之，朕豈有愛焉？」使者回報桓公。桓公遂以王命，佈告宋、魯、陳、蔡、衛、鄭、曹、邾諸國，約以三月朔日，共會北杏之地。桓公問管仲曰：「此番赴會，用兵車多少？」管仲曰：「君奉王命以臨諸侯，安用兵車？請爲衣裳之會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乃使軍士先築壇三層，高起三丈，左懸鐘，右設鼓，先陳天子虛位於上，旁設反坫，玉帛器具，加倍整齊。又預備館舍數處，悉要高敞合式。

至期，宋桓公御說先到，與齊桓公相見，謝其定位之意。次日，陳宣公杵臼、邾子克二君繼到。蔡哀侯獻舞恨楚見執，亦來赴會。四國見齊無兵車，相顧曰：「齊侯推誠待人，一至於此。」乃各將兵車退在二十里之外。時二月將盡，桓公謂管仲曰：「諸侯未集，改期待之，如何？」管仲曰：「語云：『三人成衆。』今至者四國，不爲不衆矣。若改期，是無信也。待而不至，是辱王命也。初合諸侯，而以不信聞，且辱王命，何以圖霸？」桓公曰：「盟乎？會乎？」管仲曰：「人心未一。俟會而不散，乃可盟耳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

三月朔，昧爽，五國諸侯俱集於壇下。相見禮畢，桓公拱手告諸侯曰：「王政久廢，叛亂相尋。孤奉周天子之命，會羣公以匡王室。今日之事，必推一人爲主，然後權有所屬，而政令可施於天下。」諸侯紛紛私議：欲推齊，則宋爵上公，齊止稱侯，尊卑有序；欲推宋，則宋公新立，賴齊定位，未敢自尊，事在兩難。陳宣公杵臼越席言曰：「天子以糾合之命，屬諸齊侯，誰敢代之？宜推齊侯爲盟會之主。」諸侯皆曰：「非齊侯不堪此任，陳侯之言是也。」桓公再三謙讓，然後登壇。齊侯爲主，次宋公，次陳侯，次蔡侯，次邾子。排列已定，鳴鐘擊鼓，先於天子位前行禮，然後交拜，敘兄弟之情。仲孫湫捧約簡一函，跪而讀之曰：

某年月日，齊小白、宋御說、陳杵臼、蔡獻舞、邾克，以天子命，會於北杏，共獎王室，濟弱扶傾。有敗約者，列國共徵之！

諸侯拱手受命。《論語》稱桓公九合諸侯，此其第一會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濟濟冠裳集五君，臨淄事業赫然新。

局中先着誰能識？只爲推尊第一人。

諸侯獻酬甫畢，管仲歷階而上曰：「魯、衛、鄭、曹，故違王命，不來赴會，不可不討。」齊桓公舉手向四君曰：「敝邑兵車不足，願諸君同事。」陳、蔡、邾三君齊聲應曰：「敢不率敝賦以從！」惟宋桓公嘿然。

是晚，宋公回館，謂大夫戴叔皮曰：「齊侯妄自尊大，越次主會，便欲調遣各國之兵，將來吾國且疲於奔命矣！」叔皮曰：「諸侯從違相半，齊勢未集。若征服魯、鄭，霸業成矣。齊之霸，非宋福也。與會四國，惟宋爲大，宋不從兵，三國亦將解體。況吾今日之來，止欲得王命，以定位耳！已列於會，又何俟焉？不如先歸。」宋公從其言，遂於五更登車而去。

齊桓公聞宋公背會逃歸，大怒，欲遣仲孫湫追之。管仲曰：「追之非義，可請王師伐之，乃爲有名。然事更有急於此者。」桓公曰：「何事更急於此？」管仲曰：「宋遠而魯近，且王室宗盟，不先服魯，何以服宋？」桓公曰：「伐魯當從何路？」管仲曰：「濟之東北有遂者，乃魯之附庸，國小而弱，才四姓耳。若以重兵壓之，可不崇朝而下。遂下，魯必悚懼。然後遣一介之使，責其不會。再遣人通信於魯夫人，魯夫人慾其子親厚於外家，自當極力慫恿。魯侯內迫母命，外怵兵威，必將來盟。俟其來求，因而許之。平魯之後，移兵於宋，臨以王臣，此破竹之勢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乃親自率師至遂城，一鼓而下，因駐兵於濟水。

魯莊公果懼，大集羣臣問計。公子慶父曰：「齊兵兩至吾國，未嘗得利，臣願出兵拒之。」班中一人出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莊公視之，乃施伯也。莊公曰：「汝計將安出？」施伯曰：「臣嘗言之，管子天下奇才，今得齊政，兵有節制，其不可一也。北杏之會，以奉命尊王爲名，今責違命，理曲在我，其不可二也。子糾之戮，君有功焉。王姬之嫁，君有勞焉。棄往日之功勞，結將來之仇怨，其不可三也。爲今之計，不若修和請盟，齊可不戰而退。」曹劌曰：「臣意亦如此。」正議論間，報道：「齊侯有書至。」莊公視之，大意曰：

寡人與君並事周室，情同昆弟，且婚姻也。北杏之會，君不與焉，寡人敢請其故？若有二心，亦惟命。

齊侯另有書通信於文姜。文姜召莊公語之曰：「齊、魯世爲甥舅，使其惡我，猶將乞好，況取平乎？」莊公唯唯。乃使施伯答書，略曰：

孤有犬馬之疾，未獲奔命。君以大義責之，孤知罪矣！然城下之盟，孤實恥之。若退舍於君之境上，孤敢不捧玉帛以從！

齊侯得書大悅，傳令退兵於柯。

魯莊公將往會齊侯，問羣臣：「誰能從者？」將軍曹沫請往。莊公曰：「汝三敗於齊，不慮齊人笑耶？」曹沫曰：「惟恥三敗，是以願往，將一朝而雪之。」莊公曰：「雪之何如？」曹沫曰：「君當其君，臣當其臣。」莊公曰：「寡人越境求盟，猶再敗也。若能雪之，寡人聽子矣！」遂偕曹沫而行，至於柯地。齊侯預築土爲壇以待。魯侯先使人謝罪請盟，齊侯亦使人訂期。

是日，齊侯將雄兵佈列壇下，青、紅、黑、白旗，按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，各自分隊，各有將官統領，仲孫湫掌之。階級七層，每層俱有壯士執着黃旗把守。壇上建大黃旗一面，繡出「方伯」二字。傍置大鼓，王子成父掌之。壇中間設香案，排列着朱盤玉盂盛牲歃盟之器，隰朋掌之。兩旁反坫，設有金樽玉斝，寺人貂掌之。壇西立石柱二根，繫着烏牛白馬，屠人準備宰殺，司庖易牙掌之。東郭牙爲儐，立於階下迎賓。管仲爲相。氣象十分整肅。齊侯傳令：「魯君一到，止許一君一臣登壇，餘人悉屏壇下。」

曹沫衷甲，手提利劍，緊隨着魯莊公。莊公一步一戰，曹沫全無懼色。將次升階，東郭牙進曰：「今日兩君好會，兩相贊禮，安用兇器？請去劍。」曹沫睜目視之，兩眥盡裂。東郭牙倒退幾步。莊公君臣歷階而上。兩君相見，各敘通好之意。三通鼓畢，對香案行禮。隰朋將玉盂盛血，跪而請歃。曹沫右手按劍，左手攬桓公之袖，怒形於色。管仲急以身蔽桓公，問曰：「大夫何爲者？」曹沫曰：「魯連次受兵，國將亡矣。君以濟弱扶傾爲會，獨不爲敝邑念乎？」管仲曰：「然則大夫何求？」曹沫曰：「齊恃強欺弱，奪我汶陽之田。今日請還，吾君乃就歃耳！」管仲顧桓公曰：「君可許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大夫休矣，寡人許子！」曹沫乃釋劍，代隰朋捧盂以進。兩君俱已歃訖，曹沫曰：「仲主齊國之政，臣願與仲歃。」桓公曰：「何必仲父，寡人與子立誓。」乃向天指日曰：「所不反汶陽田於魯者，有如此日！」曹沫受歃，再拜稱謝。獻酬甚歡。

既畢事，王子成父諸人俱憤憤不平，請於桓公，欲劫魯侯，以報曹沫之辱。桓公曰：「寡人已許曹沫矣。匹夫約言尚不失信，況君乎？」衆人乃止。明日，桓公復置酒公館，與莊公歡飲而別。即命南鄙邑宰將原侵汶陽田，盡數交割還魯。昔人論要盟可犯，而桓公不欺，曹子可仇，而桓公不怨，此所以服諸侯霸天下也。有詩云：

嵬嵬霸氣吞東魯，尺劍如何能用武？

要將信義服羣雄，不吝汶陽一片土。

又有詩單道曹沫劫齊桓公一事，此乃後世俠客之祖。詩云：

森森戈甲擁如潮，仗劍登壇意氣豪。

三敗羞顏一日洗，千秋俠客首稱曹。

諸侯聞盟柯之事，皆服桓公之信義。於是衛、曹二國，皆遣人謝罪請盟。桓公約以伐宋之後，相訂爲會。乃再遣使如周，告以宋公不遵王命，不來赴會，請王師下臨，同往問罪。周釐王使大夫單蔑，率師會齊伐宋。諜報陳、曹二國引兵從徵，願爲前部。桓公使管仲先率一軍，前會陳、曹，自引隰朋、王子城父、東郭牙等，統領大軍繼進，於商丘取齊。時周釐王二年之春也。

卻說管仲有愛妾名婧，鍾離人，通文有智。桓公好色，每出行，必以姬嬪自隨。管仲亦以婧從行。是日，管仲軍出南門，約行三十餘裏，至峱山，見一野夫，短褐單衣，破笠赤腳，放牛于山下。此人叩牛角而歌。管仲在車上，察其人不凡，使人以酒食勞之。野夫食畢，言欲見相君仲父。使者曰：「相國車已過去矣。」野夫曰：「某有一語，幸傳於相君：『浩浩乎白水。』」使者追及管仲之車，以其語述之。管仲茫然不解所謂，以問妾婧。婧曰：「妾聞古有《白水》之詩云：『浩浩白水，鯈鯈之魚，君來召我，我將安居。』此人殆欲仕也。」管仲即命停車，使人召之。野夫將牛寄於村家，隨使者來見管仲，長揖不拜。管仲問其姓名，曰：「衛之野人也，姓寧名戚。慕相君好賢禮士，不憚跋涉至此。無由自達，爲村人牧牛耳。」管仲叩其所學，應對如流，嘆曰：「豪傑辱於泥途，不遇汲引，何以自顯？吾君大軍在後，不日當過此。吾當作書，子持以謁吾君，必當重用。」管仲即作書緘就，交付甯戚，彼此各別。甯戚仍牧牛於峱山之下。

齊桓公大軍三日後方到。甯戚依前短褐單衣，破笠赤腳，立於路旁，全不畏避。桓公乘輿將近，甯戚遂叩牛角而歌之曰：

康浪之水白石爛，中有鯉魚長尺半。生不逢堯與舜禪，短褐單衣才至骭。從昏飯牛至夜半，長夜漫漫何時旦？

桓公聞而異之，命左右擁至車前，問其姓名居處。戚以實對曰：「姓寧名戚。」桓公曰：「汝牧夫，何得譏刺時政？」甯戚曰：「臣小人，安敢譏刺！」桓公曰：「當今天子在上，寡人率諸侯賓服於下，百姓樂業，草木沾春，舜日堯天，不過如此。汝謂『不逢堯、舜』，又曰『長夜不旦』，非譏刺而何？」甯戚曰：「臣雖村夫，不睹先王之政。然嘗聞堯、舜之世，十日一風，五日一雨，百姓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所謂『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』是也。今值紀綱不振，教化不行之世，而曰『舜日堯天』，誠小人所不解也。且又聞堯、舜之世，正百官而諸侯服，去四凶而天下安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。今明公一舉而宋背會，再舉而魯劫盟，用兵不息，民勞財敝，而曰『百姓樂業，草木沾春』，又小人所未解也。小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，而讓天下於舜，舜又避於南河，百姓趨而奉之，不得已即帝位。今君殺兄得國，假天子以令諸侯，小人又不知於唐虞揖讓何如也！」桓公大怒曰：「匹夫出言不遜！」喝令斬之。左右縛甯戚去。將行刑，戚顏色不變，了無懼色，仰天嘆曰：「桀殺龍逢，紂殺比干，今甯戚與之爲三矣！」隰朋奏曰：「此人見勢不趨，見威不惕，非尋常牧夫也。君其赦之！」桓公念頭一轉，怒氣頓平，遂命釋甯戚之縛，謂戚曰：「寡人聊以試子，子誠佳士。」甯戚因探懷中，出管仲之書。桓公拆而觀之。書略雲：

臣奉命出師，行至峱山，得衛人甯戚。此人非牧豎者流，乃當世有用之才，君宜留以自輔。若棄之使見用於鄰國，則悔無及矣！

桓公曰：「子既有仲父之書，何不遂呈寡人？」甯戚曰：「臣聞：『賢君擇人爲佐，賢臣亦擇主而輔。』君如惡直好諛，以怒色加臣，臣寧死，必不出相國之書矣！」桓公大悅，命以後車載之。

是晚，下寨休軍，桓公命舉火，索衣冠甚急。寺人貂曰：「君索衣冠，爲爵甯戚乎？」桓公曰：「然。」寺人貂曰：「衛去齊不遠，何不使人訪之？使其人果賢，爵之未晚。」桓公曰：「此人廓達之才，不拘小節，恐其在衛或有細過。訪得其過，爵之則不光，棄之則可惜。」即於燈燭之下，拜甯戚爲大夫，使與管仲同參國政。甯戚改換衣冠，謝恩而出。髯翁有詩云：

短褐單衣牧豎窮，不逢堯舜遇桓公。

自從叩角歌聲歇，無復飛熊入夢中。

桓公兵至宋界，陳宣公杵臼、曹莊公射姑先在，隨後周單子兵亦至。相見已畢，商議攻宋之策。甯戚進曰：「明公奉天子之命，糾合諸侯，以威勝，不如以德勝。依臣愚見，且不必進兵。臣雖不才，請掉三寸之舌，前去說宋公行成。」桓公大悅，傳令紮寨於界上，令甯戚入宋。

戚乃乘一小車，與從者數人，直至睢陽，求見宋公。宋公問於戴叔皮曰：「甯戚何人也？」叔皮曰：「臣聞此人乃牧牛村夫，齊侯新拔之於位。必其口才過人，此來乃使其遊說也。」宋公曰：「何以待之？」叔皮曰：「主公召入，勿以禮待之，觀其動靜。若開口一不當，臣請引紳爲號，便令武士擒而囚之，則齊侯之計沮矣。」宋公點首，分付武士伺候。甯戚寬衣大帶，昂然而入，向宋公長揖。宋公端坐不答。戚乃仰面長嘆曰：「危哉乎，宋國也！」宋公駭然曰：「孤位備上公，忝爲諸侯之首，危何從至？」戚曰：「明公自比與周公孰賢？」宋公曰：「周公聖人也，孤焉敢比之？」戚曰：「周公在周盛時，天下太平，四夷賓服，猶且吐哺握髮，以納天下賢士。明公以亡國之餘，處羣雄角力之秋，繼兩世弒逆之後，即效法周公，卑躬下士，猶恐士之不至。乃妄自矜大，簡賢慢客，雖有忠言，安能至明公之前乎？不危何待！」宋公愕然，離坐曰：「孤嗣位日淺，未聞君子之訓，先生勿罪。」叔皮在旁，見宋公爲甯戚所動，連連舉其帶紳。宋公不顧，乃謂甯戚曰：「先生此來，何以教我？」戚曰：「天子失權，諸侯星散；君臣無等，篡弒日聞。齊侯不忍天下之亂，恭承王命，以主夏盟。明公列名於會，以定位也。若又背之，猶不定也。今天子赫然震怒，特遣王臣驅率諸侯，以討於宋。明公既叛王命於前，又抗王討於後，不待交兵，臣已卜勝負之有在矣。」宋公曰：「先生之見如何？」戚曰：「以臣愚計，勿惜一束之贄，與齊會盟。上不失臣周之禮，下可結盟主之歡。兵甲不動，宋國安於泰山。」宋公曰：「孤一時心計，不終會好。今齊方加兵於我，安肯受吾之贄？」戚曰：「齊侯寬仁大度，不錄人過，不念舊惡。如魯不赴會，一盟於柯，遂舉侵田而返之。況明公在會之人，焉有不納？」宋公曰：「將何爲贄？」戚曰：「齊侯以禮睦鄰，厚往薄來，即束脯可贄，豈必傾府庫之藏哉！」宋公大悅，乃遣使隨甯戚至齊軍中請成。叔皮滿面羞慚而退。

卻說宋使見了齊侯，言謝罪請盟之事，獻白玉十瑴，黃金千鎰。齊桓公曰：「天子有命，寡人安敢自專？必須煩王臣轉奏於王方可。」桓公即以所獻金玉，轉送單子，致宋公取成之意。單子曰：「苟君侯赦宥，有所藉手以復於天王，敢不如命。」桓公乃使宋公修聘於周，然後再訂會期。單子辭齊侯而歸。齊與陳、曹二君，各回本國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

話說齊桓公歸國，管仲奏曰：「東遷以來，莫強於鄭。鄭滅東虢而都之，前嵩後河，右洛左濟，虎牢之險，聞於天下。故在昔莊公恃之，以伐宋兼許，抗拒王師；今又與楚爲黨。楚，僭國也，地大兵強，吞噬漢陽諸國，與周爲敵。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，非攘楚不可；欲攘楚，必先得鄭。」桓公曰：「吾知鄭爲中國之樞，久欲收之，恨無計耳！」甯戚進曰：「鄭公子突爲君二載，祭足逐之而立子忽，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，我先君殺子亹，祭足又立子儀。祭足以臣逐君，子儀以弟篡兄，犯分逆倫，皆當聲討。今子突在櫟，日謀襲鄭。況祭足已死，鄭國無人，主公命一將往櫟，送突入鄭，則突必懷主公之德，北面而朝齊矣。」桓公然之，遂命賓須無引兵車二百乘，屯於櫟城二十里之外。賓須無預遣人致齊侯之意。

鄭厲公突先聞祭足死信，密差心腹到鄭國打聽消息。忽聞齊侯遣兵送己歸國，心中大喜，出城遠接，大排宴會。二人敘話間，鄭國差人已轉回，說：「祭仲已死，如今叔詹爲上大夫。」賓須無曰：「叔詹何人？」鄭伯突曰：「治國之良，非將才也。」差人又稟：「鄭城有一奇事：南門之內，有一蛇長八尺，青頭黃尾；門外又有一蛇，長丈餘，紅頭綠尾，鬥於門闕之中，三日三夜不分勝負。國人觀者如市，莫敢近之。後十七日，內蛇被外蛇咬死，外蛇竟奔入城，至太廟之中，忽然不見。」須無欠身賀鄭伯曰：「君位定矣。」鄭伯突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須無曰：「鄭國外蛇，即君也，長丈餘，君居長也。內蛇，子儀也，長八尺，弟也。十七日鄭內蛇被傷，外蛇入城者，君出亡以甲申之夏，今當辛丑之夏，恰十有七年矣。內蛇傷死，此子儀失位之兆，外蛇入於太廟，君主宗祀之徵也。我主方申大義於天下，將納君於正位，蛇鬥適當其時，殆天意乎！」鄭伯突曰：「誠如將軍之言，沒世不敢負德！」

賓須無乃與鄭伯定計，夜襲大陵。傅瑕率兵出戰，兩下交鋒。不虞賓須無繞出背後，先打破大陵，插了齊國旗號。傅瑕知力不敵，只得下車投降。鄭伯突銜傅瑕十七年相拒之恨，咬牙切齒，叱左右斬訖報來。傅瑕大呼曰：「君不欲入鄭耶？何爲殺我？」鄭伯突喚轉問之。傅瑕曰：「君若赦臣一命，臣願梟子儀之首。」鄭伯突曰：「汝有何策，能殺子儀？不過以甘言哄寡人，欲脫身歸鄭耳！」瑕曰：「當今鄭政皆叔詹所掌，臣與叔詹至厚。君能赦我，我潛入鄭國，與詹謀之，子儀之首必獻於座下。」鄭伯突大罵：「老賊奸詐，焉敢誑吾！吾今放汝入城，汝將與叔詹起兵拒我矣。」賓須無曰：「瑕之妻孥，見在大陵，可囚於櫟城爲質。」傅瑕叩頭求曰：「如臣失信，誅臣妻子。」且指天日爲誓。鄭伯突乃從之。

傅瑕至鄭，夜見叔詹。詹見瑕，大驚，曰：「汝守大陵，何以至此？」瑕曰：「齊侯欲正鄭位，命大將賓須無統領大軍，送公子突歸國。大陵已失，瑕連夜逃命至此。齊兵旦晚當至，事在危急。子能斬子儀之首，開城迎之，富貴可保，亦免生靈塗炭，轉禍爲福，在此一時。不然，悔無及矣！」詹聞言嘿然，良久曰：「吾向日原主迎立故君之議，爲祭仲所阻。今祭仲已故，是天助故君。違天必有咎。但不知計將安出？」瑕曰：「可通信櫟城，令速進兵。子出城僞爲拒敵，子儀必臨城觀戰，吾覷便圖之。子引故君入城，大事定矣。」叔詹從其謀，密使人致書於突。傅瑕然後參見子儀，訴以齊兵助突，大陵失陷之事。子儀大驚曰：「孤當以重賂求救於楚。待楚兵到日，內外夾攻，齊兵可退。」叔詹故緩其事，過二日尚未發使往。諜報：「櫟軍已至城下。」叔詹曰：「臣當引兵出戰，君同傅瑕登城固守。」子儀信以爲然。

卻說鄭伯突引兵先到，叔詹略戰數合，賓須無引齊兵大進，叔詹回車便走。傅瑕從城上大叫曰：「鄭師敗矣！」子儀素無膽勇，便欲下城。瑕從後刺之，子儀死於城上。叔詹叫開城門，鄭伯同賓須無一同入城。傅瑕先往清宮，遇子儀二子，俱殺之。迎突復位。國人素附厲公，歡聲振地。厲公厚賄賓須無，約以冬十月親至齊庭乞盟。須無辭歸。

厲公復位數日，人心大定，乃謂傅瑕曰：「汝守大陵十有七年，力拒寡人，可謂忠於舊君矣。今貪生畏死，復爲寡人而弒舊君，汝心不可測也！寡人當爲子儀報仇。」喝令力士押出，斬於市曹。其妻孥姑赦弗誅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鄭突奸雄世所無，借人成事又行誅。

傅瑕不愛須臾活，贏得忠名萬古呼。

原繁當先贊立子儀，恐其得罪，稱疾告老。厲公使人責之，乃自縊而死。厲公復治逐君之罪，殺公子閼。強避於叔詹之家，叔詹爲之求生，乃免死，刖其足。公父定叔出奔衛國，後三年，厲公召而復之，曰：「不可使共叔無後也。」祭足已死勿論。叔詹仍爲正卿。堵叔、師叔併爲大夫，鄭人謂之「三良」。

再說齊桓公知鄭伯突已復國，衛、曹二國去冬亦曾請盟，欲大合諸侯，刑牲定約。管仲曰：「君新舉霸事，必以簡便爲政。」桓公曰：「簡便如何？」管仲曰：「陳、蔡、邾自北杏之後，事齊不貳。曹伯雖未會，已同伐宋之舉。此四國，不必再煩奔走。惟宋、衛未嘗與會，且當一見。俟諸國齊心，方舉盟約可也。」言未畢，忽傳報：「周王再遣單蔑報宋之聘，已至衛國。」管仲曰：「宋可成矣。衛居道路之中，君當親至衛地爲會，以親諸侯。」桓公乃約宋、衛、鄭三國，會於鄄地。連單子、齊侯，共是五位，不用歃血，揖讓而散。諸侯大悅。齊侯知人心悅從，乃大合宋、魯、陳、衛、鄭、許諸國於幽地，歃血爲盟，始定盟主之號。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。

卻說楚文王熊貲自得息嬀，立爲夫人，寵幸無比。三年之內，生下二子：長曰熊囏，次曰熊惲。息嬀雖在楚宮三載，從不與楚王說話。楚王怪之。一日，問其不言之故。息嬀垂淚不答。楚王固請言之，對曰：「吾一婦人而事二夫，縱不能守節而死，又何面目向人言語乎？」言訖，淚下不止。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息亡身入楚王家，回看春風一面花。

感舊不言常掩淚，只應翻恨有榮華。

楚王曰：「此皆蔡獻舞之故，孤當爲夫人報此仇也。夫人勿憂。」乃興兵伐蔡，入其郛。蔡侯獻舞肉袒伏罪，盡出其庫藏寶玉以賂楚，楚師方退。

適鄭伯突遣使告復國於楚，楚王曰：「突復位二年，乃始告孤，慢孤甚矣。」復興兵伐鄭。鄭伯謝罪請成，楚王許之。周釐王四年，鄭伯突畏楚，不敢朝齊。齊桓公使人讓之。鄭伯使上卿叔詹如齊，謂桓公曰：「敝邑困於楚兵，早夜城守，未獲息肩，是以未修歲事。君若能以威加楚，寡君敢不朝夕立於齊廷乎？」桓公惡其不遜，囚詹于軍府。詹視隙逃回鄭國。自是鄭背齊事楚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周釐王在位五年崩。子閬立，是爲惠王。惠王之二年，楚文王熊貲淫暴無政，喜於用兵。先年曾與巴君同伐申國，而驚擾巴師。巴君怒，遂襲那處，克之。守將閻敖遊湧水而遁。楚王殺閻敖。閻氏之族怨王。至是，約巴人伐楚，願爲內應。巴兵伐楚，楚王親將迎之，大戰於津。不提防閻族數百人，假作楚軍，混入陣中，竟來跟尋楚王。楚軍大亂。巴兵乘之，遂大敗楚。楚王面頰中箭而奔。巴君不敢追，遂收兵回國。閻氏之族從之，遂爲巴人。

楚王回至方城，夜叩城門，鬻拳在門內問曰：「君得勝乎？」楚王曰：「敗矣！」鬻拳曰：「自先王以來，楚兵戰無不勝。巴，小國也，王自將而見敗，寧不爲人笑乎？今黃不朝楚，若伐黃而勝，猶可自解。」遂閉門不納。楚王憤然謂軍士曰：「此行再不勝，寡人不歸矣！」乃移兵伐黃。王親鼓，士卒死戰，敗黃師於踖陵。是夜，宿於營中，夢息侯怒氣勃勃而前曰：「孤何罪而見殺？又佔吾疆土，淫吾妻室，吾已請於上帝矣！」乃以手批楚王之頰。楚王大叫一聲，醒來箭瘡迸裂，血流不止。急傳令回軍，至於湫地，夜半而薨。鬻拳迎喪歸葬。長子熊囏嗣立。鬻拳曰：「吾犯王二次，縱王不加誅，吾敢偷生乎？吾將從王於地下！」乃謂家人曰：「我死，必葬我絰皇，使子孫知我守門也。」遂自剄而死。熊囏憐之，使其子孫世爲大閽。先儒左氏稱鬻拳爲愛君，史官有詩駁之曰：

諫主如何敢用兵？閉門不納亦堪驚。

若將此事稱忠愛，亂賊紛紛盡借名。

鄭厲公聞楚文王凶信，大喜曰：「吾無憂矣！」叔詹進曰：「臣聞：『依人者危，臣人者辱。』今立國於齊、楚之間，不辱即危，非長計也。先君桓、武及莊，三世爲王朝卿士，是以冠冕列國，征服諸侯。今新王嗣統，聞虢、晉二國朝王，王爲之饗醴命宥，又賜玉五瑴，馬三匹。君不若朝貢於周，若賴王之寵，以修先世卿士之業，雖有大國，不足畏也。」厲公曰：「善。」乃遣大夫師叔如周請朝。師叔回報：「周室大亂。」厲公問：「亂形如何？」對曰：「昔周莊王嬖妾姚姬，謂之王姚，生子頹，莊王愛之，使大夫國爲之師傅。子頹性好牛，嘗養牛數百，親自餵養，飼以五穀，被以文繡，謂之『文獸』。凡有出入，僕從皆乘牛而行，踐踏無忌。又陰結大夫國、邊伯、子禽、祝跪、詹父，往來甚密。釐王之世，未嘗禁止。今新王即位，子頹恃在叔行，驕橫益甚。新王惡之，乃裁抑其黨，奪子禽、祝跪、詹父之田。新王又因築苑囿於宮側，國有圃，邊伯有室，皆近王宮，王俱取之，以廣其囿。又膳夫石速進膳不精，王怒，革其祿，石速亦憾王。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亂，奉子頹爲君，以攻王。賴周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敵，衆人不能取勝，乃出奔於蘇。先周武王時，蘇忿生爲王司寇有功，謂之蘇公，授以南陽之田爲采地。忿生死，其子孫爲狄所制，乃叛王而事狄，又不繳還採地於周。桓王八年，乃以蘇子之田，畀我先君莊公，易我近周之田。於是蘇子與周嫌隙益深。衛侯朔惡周之立黔牟，亦有夙怨。蘇子因奉子頹奔衛，同衛侯帥師伐王城。周公忌父戰敗，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於鄢。五大夫等尊子頹爲王，人心不服。君若興兵納王，此萬世之功也。」厲公曰：「善。雖然，子頹懦弱，所恃者衛、燕之衆耳，五大夫無能爲也。寡人再使人以理諭之，若悔禍反正，免動干戈，豈不美哉？」

一面使人如鄢迎王，暫幸櫟邑。因厲公向居櫟十七年，宮室齊整故也。一面使人致書於王子頹。書曰：

突聞以臣犯君，謂之不忠；以弟奸兄，謂之不順。不忠不順，天殃及之！王子誤聽奸臣之計，放逐其君，若能悔禍之延，奉迎天子，束身歸罪，不失富貴。不然，退處一隅，比於藩服，猶可謝天下之口。惟王子速圖之！

子頹得書，猶豫未決。五大夫曰：「騎虎者，勢不能復下。豈有尊居萬乘，而復退居臣位者？此鄭伯欺人之語，不可聽之。」頹遂逐出鄭使。鄭厲公乃朝王於櫟，遂奉王襲入成周，取傳國寶器，復還櫟城。時惠王三年也。

是冬，鄭厲公遣人約會西虢公，同起義兵納王。虢公許之。惠王四年之春，鄭、虢二君會兵於弭。夏四月，同伐王城。鄭厲公親率兵攻南門，虢公率兵攻北門。國忙叩宮門，來見子頹。子頹因飼牛未畢，不即相見。國曰：「事急矣！」乃假傳子頹之命，使邊伯、子禽、祝跪、詹父登陴守禦。周人不順子頹，聞王至，歡聲如雷，爭開城門迎接。國方草國書，謀遣人往衛求救。書未寫就，聞鐘鼓之聲，人報：「舊王已入城坐朝矣！」國自刎而死。祝跪、子禽死於亂軍之中。邊伯、詹父被周人綁縛獻功。子頹出奔西門，使石速押文牛爲前隊，牛體肥行遲，悉爲追兵所獲，與邊伯、詹父一同斬首。髯翁有詩嘆子頹之愚雲：

挾寵橫行意未休，私交乘釁起奸謀。

一年南面成何事，只合關門去飼牛。

又一詩說齊桓公既稱盟主，合倡義納王，不應讓之鄭、虢也。詩云：

天子蒙塵九廟羞，紛紛鄭虢效忠謀。

如何仲父無遺策，卻讓當時第一籌？

惠王復位，賞鄭虎牢以東之地，及後之鞶鑑，賞西虢公以酒泉之邑，及酒爵數器。二君謝恩而歸。鄭厲公於路得疾，歸國而薨。羣臣奉世子捷即位，是爲文公。

周惠王五年，陳宣公疑公子禦寇謀叛，殺之。公子完，字敬仲，乃厲公之子，與禦寇相善，懼誅奔齊。齊桓公拜爲王正。一日，桓公就敬仲家飲酒甚樂，天色已晚，索燭盡歡。敬仲辭曰：「臣止卜晝，未卜夜，不敢繼以燭也。」桓公曰：「敬仲有禮哉！」讚歎而去。桓公以敬仲爲賢，使食採于田，是爲田氏之祖。是年，魯莊公爲圖婚之事，會齊大夫高傒於防地。

卻說魯夫人文姜自齊襄公變後，日夜哀痛想憶，遂得嗽疾。內侍進莒醫察脈。文姜久曠之後，欲心難制，遂留莒醫飲食，與之私通。後莒醫回國，文姜託言就醫，兩次如莒，館於莒醫之家。莒醫復薦人以自代。文姜老而愈淫，然終以不及襄公爲恨。周惠王四年秋七月，文姜病癒劇，遂薨於魯之別寢。臨終，謂莊公曰：「齊女今長成十八歲矣。汝當速娶，以正六宮之位。萬勿拘終喪之制，使我九泉之下，懸念不了。」又曰：「齊方圖伯，汝謹事之，勿替世好。」言訖而逝。莊公喪葬如常禮。遵依遺命，其年便欲議婚。大夫曹劌曰：「大喪在殯，未可驟也。請俟三年喪畢行之。」莊公曰：「吾母命我矣。乘兇則驟，終喪則遲，酌其中可也。」遂以期年之後，與高傒申訂前約，請自如齊，行納幣之禮。齊桓公亦以魯喪未終，請緩其期。直至惠王七年，其議始定，以秋爲吉。時莊公在位二十四年，年已三十有七歲矣。意欲取悅齊女，凡事極其奢侈。又念父桓公薨於齊國，今復娶齊女，心終不安，乃重建桓宮，丹其楹，刻其桷，欲以媚亡者之靈。大夫御孫切諫，不聽。是夏，莊公如齊親迎。至秋八月，姜氏至魯，立爲夫人，是爲哀姜。大夫宗婦，行見小君之禮，一概用幣。御孫私嘆曰：「男贄大者玉帛，小者禽鳥，以章物採。女贄不過榛慄棗脩，以告虔也。今男女同贄，是無別也。男女之別，國之大節，而由夫人亂之，其不終乎？」自姜氏歸魯後，齊、魯之好愈固矣。齊桓公復同魯莊公合兵伐徐、伐戎，徐、戎俱臣服於齊。鄭文公見齊勢愈大，恐其侵伐，遂遣使請盟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

周惠王十年，徐、戎俱已臣服於齊。鄭文公見齊勢愈大，恐其侵伐，遣使請盟。乃複合宋、魯、陳、鄭四國之君，同盟於幽，諸國莫不歸心於齊。齊桓公歸國，大設宴以勞羣臣。酒至半酣，鮑叔牙執卮至桓公之前，滿斟爲壽。桓公曰：「樂哉，今日之飲！」鮑叔牙曰：「臣聞：『明主賢臣，雖樂不忘其憂。』臣願君毋忘出奔，管仲毋忘檻囚，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之日。」桓公遽起離席，再拜曰：「寡人與諸大夫皆能毋忘，此齊國社稷無窮之福也！」是日，極歡而散。

忽一日，報：「周王遣召伯廖來到。」桓公迎接入館。召伯廖宣惠王之命，賜齊侯爲方伯，修太公之職，得專征伐。因言：「衛朔援立子頹，助逆犯順，朕懷之十年，迄今天討未彰，煩伯舅爲朕圖之。」惠王十一年，齊桓公親率車徒伐衛。時衛惠公朔先薨，子赤立，已三年矣，是爲懿公。懿公不問來由，率兵接戰，大敗而歸。桓公乃直抵城下，宣揚王命，數其罪狀。懿公曰：「然則先君之過，與寡人無與也。」乃使其長子開方，輦金帛五車，納於齊軍，求其講和免罪。桓公曰：「先王之制，罪不及子孫。苟遵王命，寡人何多求於衛耶？」公子開方見齊國強盛，願仕於齊。齊侯曰：「子乃衛侯長子，論次序當爲國儲。奈何舍南面之尊，而北面於寡人乎？」開方對曰：「明公乃天下之賢侯，倘得執鞭侍左右，榮幸已甚，豈不勝於爲君？」桓公以開方爲愛己，拜爲大夫，寵之與豎貂、易牙等。齊人謂之「三貴」。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，衛惠公先曾以女媵齊，此其妹也。桓公遣使納幣，求之爲妾。衛懿公不敢辭卻，即送衛姬至齊。齊侯納之。因以長衛姬、少衛姬別之，姊妹俱有寵。髯翁有詩云：

衛侯罪案重如山，奉命如何取賂還？

漫說尊王申大義，到來功利在心間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晉國姬姓，侯爵，自周成王時，剪桐葉爲珪，封其弟叔虞於此。傳九世，至穆侯。穆侯生二子：長曰仇，次曰成師。穆侯薨，子仇立，是爲文侯。文侯薨，子昭侯立。畏其叔父桓叔之強，乃割曲沃以封之，謂之曲沃伯；改晉號曰翼，謂之二晉。昭侯立七年，大夫潘父弒之，而納曲沃伯。翼人不受，殺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，是爲孝侯。孝侯之八年，桓叔薨，子立，是爲曲沃莊伯。孝侯立十五年，莊伯伐翼，孝侯逆戰大敗，爲莊伯所殺。翼人立其弟郄，是爲鄂侯。鄂侯立二年，率兵伐曲沃，戰敗，出奔隨國。子先嗣位，是爲哀侯。哀侯之二年，莊伯薨，子稱代立，是爲曲沃武公。哀侯九年，武公率其將韓萬、梁弘伐翼，哀侯逆戰被殺，周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立其弟，是爲小子侯。小子侯立四年，武公復誘而殺之，遂並其國，定都於絳，仍號曰晉。悉取晉庫藏寶器，輦入於周，獻於釐王。釐王貪其賂，遂命稱代以一軍爲晉侯。稱代凡立三十九年，薨，子佹諸立，是爲晉獻公。獻公忌桓、莊之族，慮其爲患。大夫士獻計散其黨，因誘而盡殺之。獻公嘉其功，命爲大司空。因使大城絳邑，規模極其壯麗，比於大國之都。

先獻公爲世子時，娶賈姬爲妃，久而無子。又娶犬戎主之侄女曰狐姬，生子曰重耳；小戎允姓之女，生子曰夷吾。當武公晚年，求妾於齊，齊桓公以宗女歸之，是爲齊姜。時武公已老，不能御女。齊姜年少而美，獻公悅而烝之，與生一子，私寄養於申氏，因名申生。獻公即位之年，賈姬已薨，遂立齊姜爲夫人。時重耳已二十一歲矣，夷吾年亦長於申生。因申生是夫人之子，論嫡庶不論長幼，乃立申生爲世子。以大夫杜原款爲太傅，大夫裏克爲少傅，相與輔導世子。齊姜又生一女而卒。獻公便納賈姬之娣曰賈君，亦無子。因以齊姜所生之女，使賈君育之。獻公十五年，興兵伐驪戎。驪戎男請和，納其二女於獻公，長曰驪姬，次曰少姬。那驪姬生得貌比息嬀，妖同妲己，智計千條，詭詐百出。在獻公前，小忠小信，貢媚取憐。又時常參與政事，十言九中。所以獻公寵愛無二，一飲一食，必與之俱。逾年，驪姬生一子，名曰奚齊。又逾年，少姬亦生一子，名曰卓子。獻公既心惑驪姬，又喜其有子，遂忘齊姜一段恩情，欲立驪姬爲夫人。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。郭偃獻兆，其繇曰：

專之渝，攘公之羭。一薰一蕕，十年尚有臭！

獻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郭偃曰：「渝者，變也。意所專尚，心亦變亂，故曰『專之渝』。攘，奪也。羭，美也。心變則美惡倒置，故曰『攘公之羭』。草之香者曰薰，臭者曰蕕。香不勝臭，穢氣久而未消，故曰『十年尚有臭』也。」獻公一心溺愛驪姬，不信其言，更命史蘇筮之。得《觀卦》之六二，爻詞曰：「窺觀利女貞。」獻公曰：「居內觀外，女子之正。吉孰大焉？」卜偃曰：「開闢以來，先有象，後有數。龜，象也；筮，數也。從筮不如從龜。」史蘇曰：「禮無二嫡，諸侯不再娶，所爲觀也。繼稱夫人，何以爲正？不正，何利之有？以《易》言之，亦未見吉。」獻公曰：「若卜筮有定，盡鬼謀矣。」竟不聽史蘇、卜偃之言，擇日告廟，立驪姬爲夫人，少姬封爲次妃。

史蘇私謂大夫裏克曰：「晉國將亡，奈何？」裏克大驚，問曰：「亡晉者何人？」史蘇曰：「其驪戎乎？」裏克不解其說。史蘇曰：「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女妹喜歸之。桀寵妹喜，遂以亡夏。殷辛伐有蘇，有蘇氏以女妲己歸之。紂寵妲己，遂以亡殷。周幽王伐有褒，有褒人以女褒姒歸之。幽王寵褒姒，西周遂亡。今晉伐驪戎而獲其女，又加寵焉，不亡得乎？」適太卜郭偃亦至，裏克述史蘇之言。郭偃曰：「晉亂而已，亡則未也。昔唐叔之封，卜曰：『尹正諸夏，再造王國。』晉業方大，何亡之患？」裏克曰：「若亂當在何時？」郭偃曰：「善惡之報，不出十年。十者，盈數也。」裏克識其言於簡。

再說獻公愛驪姬，欲立其子奚齊爲嗣。一日，與驪姬言之。驪姬心中甚欲，只因申生已立做世子，無故更變，恐羣臣不服，必然諫沮。又且重耳、夷吾與申生相與友愛，三公子俱在左右，若說而不行，反被提防，豈不誤事？乃跪而對曰：「太子之立，諸侯莫不聞，且賢而無罪，君必以妾母子之故，欲行廢立，妾寧自殺！」獻公以爲真心，遂置不言。

獻公有嬖倖大夫二人，曰梁五、東關五，並與獻公察聽外事，挾寵弄權，晉人謂之「二五」。又有優人名施者，少年美姿，伶俐多智，能言快語，獻公尤嬖之，出入宮禁，不知防範。驪姬遂與施私通，情好甚密。因告以心腹之事，謀離間三公子，徐爲奪嗣之計。優施爲之畫策：「必須以封疆爲名，使三公子遠遠出鎮，然後可居中行事。然此事又必須外臣開口，方見忠謀。今『二五』用事，夫人誠以金幣結之，俾彼相與進言，則主公無不聽矣。」驪姬乃出金帛付優施，使分送「二五」。優施先見梁五曰：「君夫人願交歡於大夫，使施致不腆之敬。」梁五大驚曰：「君夫人何須於我？必有囑也。子不言，吾必不受！」優施乃盡以驪姬之謀告之。梁五曰：「必有東關爲助，乃可。」施曰：「夫人亦有饋，如大夫也。」於是同詣東關五之門，三人做一處商議停當。

次日，梁五進言於獻公曰：「曲沃始封之地，先君宗廟之所在也。蒲與屈，地近戎、狄，邊疆之要地也。此三邑者，不可無人以主之。宗邑無主，則民無畏威之心；邊疆無主，則戎、狄有窺伺之意。若使太子主曲沃，重耳、夷吾分主蒲、屈，君居中制馭，此磐石之安矣。」獻公曰：「世子出外可乎？」東關五曰：「太子，君之貳也。曲沃，國之貳也。非太子其誰居之？」獻公曰：「曲沃則然矣。蒲、屈乃荒野之地，如何可守？」東關五又曰：「不城則爲荒野，城之即爲都邑。」二人又齊聲讚美曰：「一朝而增二都，內可屏蔽封內，而外可開拓疆宇，晉自此益大矣。」獻公信其言，使世子申生居曲沃，以主宗邑，太傅杜原款從行。使重耳居蒲，夷吾居屈，以主邊疆。狐毛從重耳於蒲，呂飴甥從夷吾於屈。又使趙夙爲太子城曲沃，比舊邑加高廣，謂之新城。使士監築蒲、屈二城。士聚薪築土，草草完事。或言恐不堅固。士笑曰：「數年之後，此爲仇敵，何以固爲？」因賦詩曰：

狐裘尨茸，一國三公，吾誰適從？

「狐裘」，貴者之服；「尨茸」，亂貌。言貴者之多，喻嫡庶長幼無分別也。士預知驪姬必有奪嫡之謀，故爲此語。申生與二公子俱遠居晉鄙，惟奚齊、卓子在君左右。驪姬益獻媚取寵，以蠱獻公之心。髯翁有詩云：

女色從來是禍根，驪姬寵愛獻公昏。

空勞畚築疆場遠，不道干戈伏禁門。

時獻公新作二軍，自將上軍，使世子申生將下軍，率領大夫趙夙、畢萬，攻耿、霍、魏三國，滅之。以耿賜趙夙、魏賜畢萬爲采邑。太子功益高，驪姬忌之益甚，而謀愈深且毒矣。此事閣過一邊。

卻說楚熊囏、熊惲兄弟，雖同是文夫人所生，熊惲才智勝於其兄，爲文夫人所愛，國人亦推服之。熊囏既嗣位，心忌其弟，每欲因事誅之，以絕後患。左右多有爲熊惲周旋者，是以因循不決。熊囏怠於政事，專好遊獵，在位三年，無所施設。熊惲嫌隙已成，私畜死士，乘其兄出獵，襲而殺之，以病薨告於文夫人。文夫人雖則心疑，不欲明白其事，遂使諸大夫擁立熊惲爲君，是爲成王。以熊囏未嘗治國，不成爲君，號爲「堵敖」，不以王禮葬之。任其叔王子善爲令尹，即子元也。子元自其兄文王之死，便有篡立之意。兼慕其嫂息嬀天下絕色，欲與私通。況熊囏、熊惲二子年齒俱幼，自恃尊行，全不在眼。只畏大夫鬥伯比正直無私，且多才智，故此不敢縱肆。至是，周惠王十一年，鬥伯比病卒，子元意無忌憚，遂於王宮之旁大築館舍，每日歌舞奏樂，欲以蠱惑文夫人之意。文夫人聞之，問侍人曰：「宮外樂舞之聲何來？」侍人曰：「此令尹之新館也。」文夫人曰：「先君舞矛以習武事，以徵諸侯，是以朝貢不絕於庭。今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矣。令尹不圖雪恥而樂舞於未亡人之側，不亦異乎？」侍人述其言於子元。子元曰：「婦人尚不忘中原，我反忘之？不伐鄭，非丈夫也！」遂發兵車六百乘，自爲中軍，鬥御疆、鬥梧建大旆爲前隊，王孫遊、王孫嘉爲後隊，浩浩蕩蕩，殺奔鄭國而來。

鄭文公聞楚師大至，急召百官商議。堵叔曰：「楚兵衆盛，未可敵也，不如請成。」師叔曰：「吾新與齊盟，齊必來救，且宜堅壁以待之。」世子華年少方剛，請背城一戰。叔詹曰：「三人之言，吾取師叔。然以臣愚見，楚兵不久自退。」鄭文公曰：「令尹自將，安肯退乎？」叔詹曰：「自楚加兵人國，未有用六百乘者。公子元操必勝之心，欲以媚息夫人耳！夫求勝者，亦必畏敗。楚兵若來，臣自有計退之。」正商議間，諜報：「楚師斬桔柣關而進，已破外郭，入純門，將及逵市。」堵叔曰：「楚兵逼矣，如行成不可，且奔桐丘以避之。」叔詹曰：「無懼也！」乃使甲士埋伏於城內，大開城門，街市百姓來往如常，並無懼色。鬥御疆等前隊先到，見如此模樣，城上絕無動靜，心下疑惑，謂鬥梧曰：「鄭閒暇如此，必有詭計，哄吾入城。不可輕進，且待令尹來議之。」遂離城五里扎住營寨。須臾，子元大兵已到。鬥御疆等稟知城中如此。子元親自登高阜處以望鄭城，忽見旌旗整肅，甲士林立，看了一回，嘆曰：「鄭有『三良』在，其謀叵測！萬一失利，何面目見文夫人乎？更探聽虛實，方可攻城也。」次日，後隊王孫遊遣人來報說：「諜探得齊侯同宋、魯二國諸侯，親率大軍，前來救鄭。鬥將軍等不敢前進，特候軍令，準備迎敵。」子元大驚，謂諸將曰：「諸侯若截吾去路，吾腹背受敵，必致損折。吾侵鄭及於逵市，可謂全勝矣。」乃暗傳號令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是夜拔寨都起。猶恐鄭兵追趕，命勿撤軍幕，仍建大旗，以疑鄭人。大軍潛出鄭界，乃始鳴鐘擊鼓，唱凱歌而還。先遣報文夫人曰：「令尹全勝而回矣！」夫人謝曰：「令尹若能殲敵成功，宜宣示國人，以彰明罰；告諸太廟，以慰先王之靈。未亡人何與焉？」子元大慚。楚王熊惲聞子元不戰而還，自是有不悅之意。

卻說鄭叔詹親督軍士巡城，徹夜不睡。至曉，望見楚幕，指曰：「此空營也，楚師遁矣！」衆猶未信，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叔詹曰：「幕乃大將所居，鳴鉦設儆，軍聲震動。今見羣鳥棲噪於上，故知其爲空幕也。吾度諸侯救兵必至，楚先聞信，是以遁耳。」未幾，諜報：「諸侯救兵果到，未及鄭境，聞楚師已去，各散回本國去了。」衆始服叔詹之智。鄭遣使致謝齊侯救援之勞。自此感服齊國，不敢懷貳。

再說楚子元自伐鄭無功，內不自安，篡謀益急，欲先通文夫人，然後行事。適文夫人有小恙，子元假稱問安，來至王宮。遂移臥具寢處宮中，三日不出。家甲數百，環列宮外。大夫鬥廉聞之，闖入宮門，直至臥榻，見子元方對鏡整髯，讓之曰：「此豈人臣櫛沐之所耶？令尹宜速退！」子元曰：「此吾家宮室，與射師何與？」鬥廉曰：「王侯之貴，弟兄不得通屬。令尹雖弟，弟亦人臣也。人臣過闕則下，過廟則趨，咳唾其地，猶爲不敬，況寢處乎？且寡夫人密邇於此，男女別嫌，令尹豈未聞耶？」子元大怒曰：「楚國之政在吾掌握，汝何敢多言！」命左右梏其手，拘於廡下，不放出宮。文夫人使侍人告急於鬥伯比之子鬥谷於菟，使其入宮靖難。鬥谷於菟密奏楚王，約會鬥梧、鬥御疆及其子鬥班，半夜率甲以圍王宮，將家甲亂砍，衆俱驚散。子元方擁宮人醉寢，夢中驚起，仗劍而出，恰遇鬥班，亦仗劍而入。子元喝曰：「作亂乃孺子耶？」鬥班曰：「我非作亂，特來誅亂者耳！」兩下就在宮中爭戰。不數合，鬥御疆、鬥梧齊到，子元度不能勝，奪門欲走，被鬥班一劍砍下頭來。鬥谷於菟將鬥廉開梏放出，一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，稽首問安而退。次早，楚成王熊惲御殿，百官朝見已畢，楚王命滅子元之家，榜其罪狀於通衢。髯翁論子元欲蠱文夫人之事，有詩曰：

堪嗟色膽大於身，不論尊兮不論親。

莫怪狂且輕動念，楚夫人是息夫人。

卻說鬥谷於菟之祖曰鬥若敖，娶鄖子之女，生鬥伯比。若敖卒，伯比尚幼，隨母居於鄖國，往來宮中，鄖夫人愛之如子。鄖夫人有女，與伯比爲表兄妹之親，自小宮中作伴遊耍，長亦不禁，遂成私情。鄖女有孕，鄖夫人方纔知覺，乃禁絕伯比，不許入宮中；使其女詐稱有病，屏居一室。及期已滿，產下一子。鄖夫人潛使侍人用衣服包裹，將出宮外，棄於夢澤之中，意欲瞞過鄖子，且不欲揚其女之醜名也。伯比羞慚，與其母歸於楚國去訖。其時鄖子適往夢澤田獵，見澤中有猛虎蹲踞，使左右放箭，箭從旁落，一矢不中，其虎全不動憚。鄖子心疑，使人至澤察之。回報：「虎方抱一嬰兒，喂之以乳，見人亦不畏避。」鄖子曰：「是神物，不可驚之。」獵畢而歸，謂夫人曰：「適至夢澤，見一奇事。」夫人問曰：「何事？」鄖子遂將猛虎乳兒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夫人曰：「夫君不知，此兒乃妾所棄也。」鄖子駭然曰：「夫人安得此兒而棄之？」夫人曰：「夫君勿罪。此兒實吾女與鬥甥所生。妾恐污吾女之名，故命侍者棄於夢澤。妾聞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子，棄之冰上，飛鳥以翼覆之。姜嫄以爲神，收養成人，名之曰棄，官爲后稷，遂爲周代之祖。此兒既有虎乳之異，必是大貴人也。」鄖子從之，使人收回，命其女撫養。逾年，送其女於楚，與鬥伯比成親。楚人鄉談，呼乳曰「谷」，呼虎曰「於菟」。取乳虎爲義，名其子曰谷於菟，表字子文。今雲夢縣有於菟鄉，即子文生處也。谷於菟既長，有安民治國之才，經文緯武之略。父伯比仕楚爲大夫。伯比死，谷於菟嗣爲大夫。及子元之死，令尹官缺，楚王欲用鬥廉。鬥廉辭曰：「方今與楚爲敵者，齊也。齊用管仲、甯戚，國富兵強。臣才非管、寧之流明矣。王欲改紀楚政，與中原抗衡，非鬥谷於菟不可。」百官齊聲保奏：「必須此人，方稱其職。」楚王准奏，遂拜斗谷於菟爲令尹。楚王曰：「齊用管仲，號爲仲父。今谷於菟尊顯於楚，亦當字之。」乃呼爲子文而不名。周惠王之十三年也。

子文既爲令尹，倡言曰：「國家之禍，皆由君弱臣強所致。凡百官采邑，皆以半納還公家。」子文先於鬥氏行之，諸人不敢不從。又以郢城南極湘潭，北據漢江，形勝之地，自丹陽徙都之，號曰郢都。治兵訓武，選賢任能，以公族屈完爲賢，使爲大夫；族人鬥章才而有智，使與諸鬥同治軍旅；以其子鬥班爲申公。楚國大治。

齊桓公聞楚王任賢圖治，恐其爭勝中原，欲起諸侯之兵伐楚。問管仲，管仲對曰：「楚稱王南海，地大兵強，周天子不能制。今又任子文爲政，四境安堵，非可以兵威得志也。且君新得諸侯，非有存亡興滅之德，深入人心，恐諸侯之兵不爲我用。今當益廣威德，待時而動，方保萬全。」桓公曰：「自我先君報九世之仇，剪滅紀國，奄有其地。鄣爲紀附庸，至今未報，寡人慾並滅之，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鄣雖小國，其先乃太公之支孫，爲齊同姓，滅同姓，非義也。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，示以欲伐之狀，鄣必畏而來降。是無滅親之名，而有得地之實矣。」桓公用其策，鄣君果畏懼求降。桓公曰：「仲父之謀，百不失一。」君臣正計議國事，忽近臣來報：「燕國被山戎用兵侵伐，特遣人求救。」管仲曰：「君欲伐楚，必先定戎。戎患既熄，乃可專事於南方矣。」

畢竟桓公如何服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

話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，國於令支，亦曰離支。其西爲燕，其東南爲齊、魯。令支界於三國之間，恃其地險兵強，不臣不貢，屢犯中國。先時曾侵齊界，爲鄭公子忽所敗。至是聞齊侯圖伯，遂統戎兵萬騎，侵擾燕國，欲絕其通齊之路。燕莊公抵敵不住，遣人走間道告急於齊。齊桓公問於管仲，管仲對曰：「方今爲患，南有楚，北有戎，西有狄，此皆中國之憂，盟主之責也。即戎不病燕，猶思膺之。況燕人被師，又求救乎？」

桓公乃率師救燕，師過濟水，魯莊公迎之於魯濟。桓公告以伐戎之事。魯侯曰：「君剪豺狼，以靖北方，敝邑均受其賜，豈惟燕人？寡人願索敝賦以從。」桓公曰：「北方險遠之地，寡人不敢勞君玉趾。若遂有功，君之靈也。不然，而借兵於君未晚。」魯侯曰：「敬諾。」桓公別了魯侯，望西北進發。

卻說令支子名密盧，蹂躪燕境，已及二月，擄掠子女，不可勝計。聞齊師大至，解圍而去。桓公兵至薊門關，燕莊公出迎，謝齊侯遠救之勞。管仲曰：「山戎得志而去，未經挫折，我兵若退，戎兵必然又來。不如乘此伐之，以除一方之患可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燕莊公請率本國之兵爲前隊。桓公曰：「燕方經兵困，何忍復令衝鋒？君姑將後軍，爲寡人聲勢足矣。」燕莊公曰：「此去東八十里，國名無終，雖戎種，不附山戎，可以招致，使爲嚮導。」桓公乃大出金帛，遣公孫隰朋召之。無終子即遣大將虎兒斑，率領騎兵二千，前來助戰。桓公復厚賞之，使爲前隊。約行將二百里，桓公見山路逼險，問於燕伯。燕伯曰：「此地名葵茲，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。」桓公與管仲商議，將輜重資糧分其一半屯聚於葵茲。令士卒伐木築土爲關，留鮑叔牙把守，委以轉運之事。休兵三日，汰下疲病，只用精壯，兼程而進。

卻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，召其將速買計議。速買曰：「彼兵遠來疲睏，乘其安營未定，突然衝之，可獲全勝。」密盧與之三千騎。速買傳下號令，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，只等齊兵到來行事。虎兒斑前隊先到，速買只引百餘騎迎敵。虎兒斑奮勇，手持長柄鐵瓜錘，望速買當頭便打。速買大叫：「且慢來！」亦挺大桿刀相迎。略斗數合，速買詐敗，引入林中，一聲呼哨，山谷皆應，把虎兒斑之兵截爲二段。虎兒斑死戰，馬覆被傷，束手待縛。恰遇齊侯大軍已到，王子成父大逞神威，殺散速買之兵，將虎兒斑救出。速買大敗而去。虎兒斑先領戎兵，多有損折，來見桓公，面有愧色。桓公曰：「勝負常事，將軍勿以爲意。」乃以名馬賜之。虎兒斑感謝不已。大軍東進三十里，地名伏龍山，桓公和燕莊公結寨于山上。王子成父、賓須無立二營于山下。皆以大車聯絡爲城，巡警甚嚴。

次日，令支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，引着騎兵萬餘，前來挑戰。一連衝突數次，皆被車城隔住，不能得入。延至午後，管仲在山頭望見戎兵漸漸稀少，皆下馬臥地，口中謾罵。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：「將軍今日可雪恥也！」虎兒斑應諾。車城開處，虎兒斑引本國人馬，飛奔殺出。隰朋曰：「恐戎兵有計。」管仲曰：「吾已料之矣。」即命王子成父率一軍出左，賓須無率一軍出右，兩路接應，專殺伏兵。原來山戎慣用埋伏之計，見齊兵堅壁不動，乃伏兵於谷中，故意下馬謾罵，以誘齊兵。虎兒斑馬頭到處，戎兵皆棄馬而奔。虎兒斑正欲追趕，聞大寨鳴金，即時勒馬而回。密盧見虎兒斑不來追趕，一聲呼哨，招引谷中人馬，指望悉力來攻。卻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，殺得七零八落，戎兵又大敗而回，乾折了許多馬匹。速買獻計曰：「齊欲進兵，必由黃台山谷口而入。吾將木石擂斷，外面多掘坑塹，以重兵守之，雖有百萬之衆，不能飛越也。伏龍山二十餘裏皆無水泉，必仰汲於濡水。若將濡流壩斷，彼軍中乏水飲，必亂，亂則必潰。吾因潰而乘之，無有不勝。一面再遣人求救於孤竹國，借兵助戰，此萬全之算也。」密盧大喜，依計而行。

卻說管仲見戎兵退後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，心下懷疑，使諜者探聽。回言：「黃台山大路已塞斷了。」管仲乃召虎兒斑問曰：「尚有別徑可入否？」虎兒斑曰：「此去黃台山不過十五里，便可以直搗其國。若要尋別徑，須從西南打大寬轉，由芝麻嶺抄出青山口，復轉東數里，方是令支巢穴。但山高路險，車馬不便轉動耳。」正商議間，牙將連摯稟道：「戎主斷吾汲道，軍中乏水，如何？」虎兒斑曰：「芝麻嶺一泒都是山路，非數日不到。若無水攜載，亦自難往。」桓公傳令，教軍士鑿山取水，先得水者重賞。公孫隰朋進曰：「臣聞蟻穴居知水，當視蟻蛭處掘之。」軍士各處搜尋，並無蟻蛭，又來稟覆。隰朋曰：「蟻冬則就暖，居山之陽，夏則就涼，居山之陰。今冬月，必于山之陽，不可亂掘。」軍士如其言，果於山腰掘得水泉，其味清洌。桓公曰：「隰朋可謂聖矣！」因號其泉曰「聖泉」，伏龍山改爲龍泉山。軍中得水，歡呼相慶。

密盧打聽得齊軍未嘗乏水，大駭曰：「中國豈有神助耶？」速買曰：「齊兵雖然有水，然涉遠而來，糧必不繼。吾堅守不戰，彼糧儘自然退矣。」密盧從之。管仲使賓須無假託轉回葵茲取糧，卻用虎兒斑領路，引一軍取芝麻嶺進發，以六日爲期。卻教牙將連摯，日往黃台山挑戰，以綴密盧之兵，使之不疑。如此六日，戎兵並不接戰。管仲曰：「以日計之，賓將軍西路將達矣。彼既不戰，我不可以坐守。」乃使士卒各負一囊，實土其中，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，遇塹坑處，即以土囊填滿。大軍直至谷口，發聲喊，齊將木石搬運而進。密盧自以爲無患，日與速買飲酒爲樂。忽聞齊軍殺入，連忙跨馬迎敵。未及交鋒，戎兵報：「西路又有敵軍殺到。」速買知小路有失，無心戀戰，保着密盧，望東南而走。賓須無追趕數里，見山路崎嶇，戎人馳馬如飛，不及而還。馬匹器仗，牛羊帳幕之類，遺棄無算，俱爲齊有。奪還燕國子女，不可勝計。令支國人從未見此兵威，無不簞食壺漿，迎降於馬首。桓公一一撫慰，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人。戎人大悅。桓公召降戎問曰：「汝主此去，當投何國？」降戎曰：「我國與孤竹爲鄰，素相親睦，近亦曾遣人乞師未到，此行必投孤竹也。」桓公問孤竹強弱並路之遠近。降戎曰：「孤竹乃東南大國，自商朝便有城郭。從此去約百餘裏，有溪名曰卑耳，過溪便是孤竹界內。但山路險峻難行耳。」桓公曰：「孤竹黨山戎爲暴，既在密邇，宜前討之。」適鮑叔牙遣牙將高黑運乾糧五十車到，桓公即留高黑軍前聽用。於降戎中挑選精壯千人，付虎兒斑帳下，以補前損折之數。休兵三日，然後起程。

卻說密盧等行至孤竹，見其主答裏呵，哭倒在地，備言：「齊兵恃強，侵奪我國，意欲乞兵報仇。」答裏呵曰：「俺這裏正欲起兵相助，因有小恙，遲這幾日，不意你吃了大虧。此處有卑耳之溪，深不可渡。俺這裏將竹筏盡行拘回港中，齊兵插翅亦飛不過。俟他退兵之後，俺和你領兵殺去，恢復你的疆土，豈不穩便？」大將黃花元帥曰：「恐彼造筏而渡，宜以兵守溪口，晝夜巡行，方保無事。」答裏呵曰：「彼若造筏，吾豈不知？」遂不聽黃花之言。

再說齊桓公大軍起程，行不十里，望見頑山連路，怪石嵯峨，草木蒙茸，竹箐塞路。有詩爲證：

盤盤曲曲接青雲，怪石嵯岈路不分。

任是胡兒須下馬，還愁石窟有山君。

管仲教取硫黃焰硝引火之物，撒入草樹之間，放起火來，咇咇剝剝，燒得一片聲響，真個草木無根，狐兔絕影，火光透天，五日夜不絕。火熄之後，命鑿山開道，以便進車。諸將稟稱：「山高且險，車行費力。」管仲曰：「戎馬便於驅馳，惟車可以制之。」乃制上山下山之歌，使軍人歌之。《上山歌》曰：

山嵬嵬兮路盤盤，木濯濯兮頑石如欄。雲薄薄兮日生寒，我驅車兮上巉岏。風伯爲馭兮俞兒操竿，如飛鳥兮生羽翰，陟彼山巔兮不爲難。

《下山歌》曰：

上山難兮下山易，輪如環兮蹄如墜。聲轔轔兮人吐氣，歷幾盤兮頃刻而平地。搗彼戎廬兮消烽燧，勒勳孤竹兮億萬世。

人夫唱起歌來，你唱我和，輪轉如飛。桓公與管仲、隰朋等，登卑耳之巔，觀其上下之勢。桓公嘆曰：「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。」管仲對曰：「臣昔在檻車之時，恐魯人見追，亦作歌以教軍夫，樂而忘倦，遂有兼程之功。」桓公曰：「其故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，悅其神者忘其形。」桓公曰：「仲父通達人情，一至於此！」於是催趲車徒，一齊進發。

行過了幾處山頭，又上一嶺，只見前面大小車輛，俱壅塞不進。軍士稟稱：「兩邊天生石壁，中間一徑，止容單騎，不通車輛。」桓公面有懼色，謂管仲曰：「此處倘有伏兵，吾必敗矣！」正在躊躇，忽見山凹裏走出一件東西來。桓公睜眼看之，似人非人，似獸非獸，約長一尺有餘，朱衣玄冠，赤着兩腳，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，如相迓之狀。然後以右手摳衣，竟向石壁中間疾馳而去。桓公大驚，問管仲曰：「卿有所見乎？」管仲曰：「臣無所見。」桓公述其形狀。管仲曰：「此正臣所制歌詞中『俞兒』者是也。」桓公曰：「俞兒若何？」管仲曰：「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，名曰『俞兒』，有霸王之主則出見。君之所見，其殆是乎？拱揖相迓者，欲君往伐也。摳衣者，示前有水也。右手者，水右必深，教君以向左也。」髯翁有詩論管仲識「俞兒」之事。詩云：

春秋典籍數而知，仲父何從識俞兒？

豈有異人傳異事，張華博物總堪疑。

管仲又曰：「既有水阻，幸石壁可守。且屯軍山上，使人探明水勢，然後進兵。」探水者去之良久，回報：「下山不五里，即卑耳溪，溪水大而且深，雖冬不竭。原有竹筏以渡，今被戎主拘收矣。右去水愈深，不啻丈餘。若從左而行，約去三里，水面雖闊而淺，涉之沒不及膝。」桓公撫掌曰：「俞兒之兆驗矣！」燕莊公曰：「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，此殆神助君侯成功也！」桓公曰：「此去孤竹城，有路多少？」燕莊公曰：「過溪東去，先糰子山，次馬鞭山，又次雙子山，三山連絡，約三十里。此乃商朝孤竹三君之墓。過了三山，更二十五里，便是無棣城，即孤竹國君之都也。」虎兒斑請率本部兵先涉。管仲曰：「兵行一處，萬一遇敵，進退兩難，須分兩路而行。」乃令軍人伐竹，以藤貫之。頃刻之間，成筏數百。留下車輛，以爲載筏，軍士牽之。下了山頭，將軍馬分爲二隊：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軍，從右乘筏而渡爲正兵，公子開方、豎貂隨着齊桓公親自接應；賓須無同虎兒斑引着一軍，從左涉水而渡爲奇兵，管仲同連摯隨着燕莊公接應。俱於糰子山下取齊。

卻說答裏呵在無棣城中，不知齊兵去來消息，差小番到溪中打聽，見滿溪俱是竹筏，兵馬紛紛而渡，慌忙報知城中。答裏呵大驚，即命黃花元帥率兵五千拒敵。密盧曰：「俺在此無功，願引速買爲前部。」黃花元帥曰：「屢敗之人，難與同事。」跨馬徑行。答裏呵謂密盧曰：「西北糰子山，乃東來要路，相煩賢君臣把守，就便接應。俺這裏隨後也到。」密盧口雖應諾，卻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，心中頗有不悅之意。

卻說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，便遇了高黑前隊，兩下接住廝殺。高黑戰黃花不過，卻待要走，王子成父已到。黃花撇了高黑，便與王子成父廝殺。大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後面齊侯大軍俱到，公子開方在右，豎貂在左，一齊掩上。黃花元帥心慌，棄軍而走。五千人馬，被齊兵掩殺大半，餘者盡降。黃花單騎奔逃，將近糰子山，見兵馬如林，都打着齊、燕、無終三國旗號，乃是賓須無等涉水而渡，先據了糰子山了。黃花不敢過山，棄了馬匹，扮作樵採之人，從小路爬山得脫。齊桓公大勝，進兵至糰子山，與左路軍馬做一處列營，再議徵進。

卻說密盧引軍剛到馬鞭山，前哨報道：「糰子山已被齊兵所佔。」只得就馬鞭山屯紮。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，認做自家軍馬，投入營中，卻是密盧。密盧曰：「元帥屢勝之將，何以單身至此？」黃花羞慚無極。索酒食不得，與以炒麥一升。又索馬騎，與之漏蹄。黃花大恨，回至無棣城，見答裏呵，請兵報仇。答裏呵曰：「吾不聽元帥之言，以至如此。」黃花曰：「齊侯所恨，在於令支。今日之計，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，獻於齊君，與之講和，可不戰而退。」答裏呵曰：「密盧窮而歸我，何忍賣之？」宰相兀律古進曰：「臣有一計，可以反敗爲功。」答裏呵問：「何計？」兀律古曰：「國之北有地，名曰旱海，又謂之迷谷，乃砂磧之地，一望無水草。從來國人死者，棄之於此，白骨相望，白晝常見鬼。又時時發冷風，風過處，人馬俱不能存立，中人毛髮輒死。又風沙颳起，咫尺不辨，若誤入迷谷，谷路紆曲難認，急不能出，兼有毒蛇猛獸之患。誠得一人詐降，誘至彼地，不須廝殺，管取死亡八九。吾等整頓軍馬，坐待其敝，豈非妙計？」答裏呵曰：「齊兵安肯至彼乎？」兀律古曰：「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，令城中百姓俱到山谷避兵，空其城市，然後使降人告於齊侯，只說『吾主逃往砂磧借兵』。彼必來追趕，墮吾計矣！」黃花元帥欣然願往。更與騎兵千人，依計而行。黃花元帥在路思想：「不斬密盧之首，齊侯如何肯信？若使成功，主公亦必不加罪。」遂至馬鞭山來見密盧。

卻說密盧正與齊兵相持未決，且喜黃花救兵來到，欣然出迎。黃花出其不意，即於馬上斬密盧之首。速買大怒，綽刀上馬來鬥黃花。兩家軍兵，各助其主，自相擊鬥，互有殺傷。速買料不能勝，單刀獨馬，徑奔虎兒斑營中投降。虎兒斑不信，叱軍士縛而斬之。可憐令支國君臣，只因侵擾中原，一朝俱死於非命，豈不哀哉！史官有詩云：

山有黃臺水有濡，周圍百里令支居。

燕山滷獲令何在，國滅身亡可嘆籲！

黃花元帥並有密盧之衆，直奔齊軍，獻上密盧首級，備言：「國主傾國逃去砂磧，與外國借兵報仇。臣勸之投降，不聽。今自斬密盧之首，投於帳下，乞收爲小卒。情願率本部兵馬爲嚮導，追趕國主，以效微勞。」桓公見了密盧首級，不由不信。即用黃花爲前部，引大軍進發，直抵無棣，果是個空城，益信其言爲不謬。誠恐答裏呵去遠，止留燕莊公兵一支守城，其餘盡發，連夜追襲。黃花請先行探路，桓公使高黑同之，大軍繼後。已到砂磧，桓公催軍速進。行了許久，不見黃花消息。看看天晚，但見白茫茫一片平沙，黑黯黯千重慘霧，冷悽悽數羣啼鬼，亂颯颯幾陣悲風。寒氣逼人，毛骨俱悚，狂飆刮地，人馬俱驚，軍馬多有中惡而倒者。時桓公與管仲並馬而行，仲謂桓公曰：「臣久聞北方有旱海，是極利害之處，恐此是也。不可前行。」桓公急教傳令收軍，前後隊已自相失。帶來火種，遇風即滅，吹之不燃。管仲保着桓公，帶轉馬頭急走。隨行軍士各各敲金擊鼓，一來以屏陰氣，二來使各隊聞聲來集。只見天昏地慘，東西南北，茫然不辨。不知走了多少路，且喜風息霧散，空中現出半輪新月。衆將聞金鼓之聲，追隨而至，屯紮一處。挨至天曉，計點衆將不缺，止不見隰朋一人。其軍馬七斷八續，損折無數。幸而隆冬閉蟄，毒蛇不出；軍聲喧鬧，猛獸潛藏。不然，真個不死帶傷，所存無幾矣！管仲見山谷險惡，絕無人行，急教尋路出去。奈東衝西撞，盤盤曲曲，全無出路。桓公心下早已着忙。管仲進曰：「臣聞老馬識途。無終與山戎連界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。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，觀其所往而隨之，宜可得路也。」桓公依其言，取老馬數匹，縱之先行，委委曲曲，遂出谷口。髯翁有詩云：

蟻能知水馬知途，異類能將危困扶。

堪笑淺夫多自用，誰能捨己聽忠謨？

再說黃花元帥引齊將高黑先行，徑走陽山一路。高黑不見後隊大軍來到，教黃花暫住等候，一齊進發。黃花只顧催趲。高黑心疑，勒馬不行，被黃花執之，來見孤竹主答裏呵。黃花瞞過殺密盧之事，只說：「密盧在馬鞭山兵敗被殺，臣用詐降之計，已誘齊侯大軍陷於旱海。又擒得齊將高黑在此，聽憑發落。」答裏呵謂高黑曰：「汝若投降，吾當重用。」高黑睜目大罵曰：「吾世受齊恩，安肯臣汝犬羊哉？」又罵黃花：「汝誘吾至此，我一身死不足惜。吾主兵到，汝君臣國亡身死，只在早晚，教你悔之無及！」黃花大怒，拔劍親斬其首。真忠臣也！答裏呵再整軍容，來奪無棣城。燕莊公因兵少城空，不能固守，令人四面放火，乘亂殺出，直退回糰子山下寨。

再說齊桓公大軍，出了迷谷，行不十里，遇見一枝軍馬，使人探之，乃公孫隰朋也。於是合兵一處，徑奔無棣城來。一路看見百姓扶老攜幼，紛紛行走。管仲使人問之。答曰：「孤竹主逐去燕兵，已回城中。吾等向避山谷，今亦歸井裏耳。」管仲曰：「吾有計破之矣！」乃使虎兒斑選心腹軍士數人，假扮做城中百姓，隨着衆人混入城中，只待夜半舉火爲應。虎兒斑依計去後，管仲使豎貂攻打南門，連摯攻打西門，公子開方攻打東門，只留北門與他做走路。卻教王子成父和隰朋分作兩路，埋伏於北門之外，只等答裏呵出城，截住擒殺。管仲與齊桓公離城十里下寨。

時答裏呵方救滅城中之火，招回百姓復業。一面使黃花整頓兵馬，以備廝殺。是夜黃昏時後，忽聞炮聲四舉，報言：「齊兵已到，將城門圍住。」黃花不意齊兵即至，大喫一驚，驅率軍民，登城守望。延至半夜，城中四五路火起，黃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。虎兒斑率十餘人徑至南門，將城門砍開，放豎貂軍馬入來。黃花知事不濟，扶答裏呵上馬，覓路奔走，聞北路無兵，乃開北門而去。行不二里，但見火把縱橫，鼓聲震地，王子成父和隰朋兩路軍馬殺來。開方、豎貂、虎兒斑得了城池，亦各統兵追襲。黃花元帥死戰良久，力盡被殺。答裏呵爲王子成父所獲。兀律古死於亂兵之中。至天明，迎接桓公入城。桓公數答裏呵助惡之罪，親斬其首，懸之北門，以警戎、夷，安撫百姓。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殺之事，桓公十分嘆息，即命錄其忠節，待回國再議卹典。

燕莊公聞齊侯兵勝入城，亦自糰子山飛馬來會。稱賀已畢，桓公曰：「寡人赴君之急，跋涉千里，幸而成功。令支、孤竹一朝殄滅，闢地五百里，然寡人非能越國而有之也，請以益君之封。」燕莊公曰：「寡人藉君之靈，得保宗社足矣，敢望益地？惟君建置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北陲僻遠，若更立夷種，必然復叛，君其勿辭。東道已通，勉修先召公之業，貢納於周，長爲北藩，寡人與有榮施矣。」燕伯乃不敢辭。桓公即無棣城大賞三軍，以無終國有助戰之功，命以小泉山下之田畀之。虎兒斑拜謝先歸。桓公休兵五日而行，再渡卑耳之溪，於石壁取下車轍，整頓停當，緩緩而行。見令支一路荒煙餘燼，不覺慘然，謂燕伯曰：「戎主無道，殃及草木，不可不戒。」鮑叔牙自葵茲關來迎，桓公曰：「餉饋不乏，皆大夫之功也。」又分付燕伯設戍葵茲關，遂將齊兵撤回。燕伯送桓公出境，戀戀不捨，不覺送入齊界，去燕界五十餘裏。桓公曰：「自古諸侯相送，不出境外。寡人不可無禮於燕君。」乃割地至所送之處畀燕，以爲謝過之意。燕伯苦辭不允，只得受地而還。在其地築城，名曰燕留，言留齊侯之德於燕也。燕自此西北增地五百里，東增地五十餘裏，始爲北方大國。諸侯因桓公救燕，又不貪其地，莫不畏齊之威，感齊之德。史官有詩云：

千里提兵治犬羊，要將職貢達周王。

休言黷武非良策，尊攘須知定一匡。

桓公還至魯濟，魯莊公迎勞於水次，設享稱賀。桓公以莊公親厚，特分二戎滷獲之半以贈魯。莊公知管仲有采邑，名曰小谷，在魯界首，乃發丁夫代爲築城，以悅管仲之意。時魯莊公三十二年，周惠王之十五年也。是年秋八月，魯莊公薨，魯國大亂。

欲知魯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

話說公子慶父字仲，魯莊公之庶兄，其同母弟名牙字叔，則莊公之庶弟。莊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，因手掌中生成一「友」字文，遂以爲名，字季，謂之季友。雖則兄弟三人同爲大夫，一來嫡庶之分，二來惟季友最賢，所以莊公獨親信季友。莊公即位之三年，曾遊郎臺，於臺上窺見黨氏之女孟任，容色姝麗，使內侍召之。孟任不從。莊公曰：「苟從我，當立汝爲夫人也。」孟任請立盟誓，莊公許之。孟任遂割臂血誓神，與莊公同宿於臺上，遂載回宮。歲餘生下一子，名般。莊公欲立孟任爲夫人，請命於母文姜。文姜不許，必欲其子與母家聯姻，遂定下襄公始生之女爲婚，只因姜氏年幼，直待二十歲上方纔娶歸。所以孟任雖未立爲夫人，那二十餘年，卻也權主六宮之政。比及姜氏入魯爲夫人，孟任已病廢不能起。未幾卒，以妾禮葬之。姜氏久而無子，其娣叔姜從嫁，生一子曰啓。先有妾風氏，乃須句子之女，生一子名申。風氏將申託於季友，謀立爲嗣。季友曰：「子般年長。」乃止。姜氏雖爲夫人，莊公念是殺父仇家，外雖禮貌，心中不甚寵愛。公子慶父生得魁偉軒昂，姜氏看上了他，陰使內侍往來通語，遂與慶父私通，情好甚密。因與叔牙爲一黨，相約異日共扶慶父爲君，叔牙爲相。髯翁有詩云：

淫風鄭衛只尋常，更有齊風不可當。

堪笑魯邦偏締好，文姜之後有哀姜。

莊公三十一年，一冬無雨，欲行雩祭祈禱。先一日，演樂於大夫梁氏之庭。梁氏有女色甚美，公子般悅之，陰與往來，亦有約爲夫人之誓。是日，梁女梯牆而觀演樂，圉人犖在牆外窺見梁女姿色，立於牆下，故作歌以挑之。歌曰：

桃之夭夭兮，凌冬而益芳。中心如結兮，不能逾牆。願同翼羽兮，化爲鴛鴦。

公子般亦在梁氏觀雩，聞歌聲出看，見圉人犖，大怒，命左右擒下，鞭之三百，血流滿地。犖再三哀求，乃釋之。公子般訴之於莊公，莊公曰：「犖無禮，便當殺之，不可鞭也。犖之勇捷，天下無比，鞭之必懷恨於汝矣！」原來圉人犖有名絕力，曾登稷門城樓，飛身而下，及地，復踊身一躍，遂手攀樓屋之角，以手撼之，樓俱震動。莊公勸殺犖，亦畏其勇故也。子般曰：「彼匹夫耳，何慮焉？」圉人犖果恨子般，遂投慶父門下。次年秋，莊公疾篤，心疑慶父。故意先召叔牙，問以身後之事。叔牙果盛稱慶父之才：「若主魯國，社稷有賴。況一生一及，魯之常也。」莊公不應。叔牙出，復召季友問之。季友對曰：「君與孟任有盟矣。既降其母，可復廢其子乎？」莊公曰：「叔牙勸寡人立慶父，何如？」季友曰：「慶父殘忍無親，非人君之器。叔牙私於其兄，不可聽之。臣當以死奉般。」莊公點首，遂不能言。

季友出宮，急命內侍傳莊公口語，使叔牙待於大夫季之家，即有君命來到。叔牙果往氏。季友乃封鴆酒一瓶，使季毒死叔牙。復手書致牙曰：「君有命賜公子死。公子飲此而死，子孫世不失其位。不然，族且滅矣！」叔牙猶不肯服，季執耳灌之，須臾，九竅流血而死。史官有詩論鴆牙之事，曰：

周公誅管安周室，季友鴆牙靖魯邦。

爲國滅親真大義，六朝底事忍相戕。

是夕，莊公薨。季友奉公子般主喪，諭國人以明年改元。各國遣吊，自不必說。

至冬十月，子般念外家黨氏之恩，聞外祖黨臣病死，往臨其喪。慶父密召圉人犖謂曰：「汝不記鞭背之恨乎？夫蛟龍離水，匹夫可制。汝何不報之於黨氏？吾爲汝主。」犖曰：「苟公子相助，敢不如命！」乃懷利刃，夤夜奔黨大夫家。時已三更，逾牆而入，伏於舍外。至天明時，小內侍啓門取水，圉人犖直入寢室。子般方下牀穿履，驚問曰：「汝何至此？」犖曰：「來報去年鞭背之恨耳！」子般急取牀頭劍劈之，傷額破腦。犖左手格劍，右手握刃刺般，中脅而死。內侍驚報黨氏。黨氏家衆操兵齊來攻犖，犖因破腦不能戰，被衆人亂斫爲泥。季友聞子般之變，知是慶父所爲，恐及於禍，乃出奔陳國以避難。慶父佯爲不知，歸罪於圉人犖，滅其家，以解說於國人。夫人姜氏遂欲立慶父。慶父曰：「二公子猶在，不盡殺絕，未可代也。」姜氏曰：「當立申乎？」慶父曰：「申年長難制，不如立啓。」乃爲子般發喪。假訃告爲名，親至齊國告以子般之變，納賄於豎貂，立公子啓爲君。時年八歲，是爲閔公。閔公乃叔姜之子，叔姜是夫人姜氏之娣也。閔公爲齊桓公外甥。閔公內畏哀姜，外畏慶父，欲借外家爲重，故使人訂齊桓公，會於落姑之地。閔公牽桓公之衣，密訴以慶父內亂之事，垂淚不止。桓公曰：「今者魯大夫誰最賢？」閔公曰：「惟季友最賢，今避難於陳國。」桓公曰：「何不召而復之？」閔公曰：「恐慶父見疑。」桓公曰：「但出寡人之意，誰敢違者！」乃使人以桓公之命，召季友于陳。閔公次於郎地，俟季友至郎，並載歸國，立季友爲相。託言齊侯所命，不敢不從。時周惠王之六年，魯閔公之元年也。

是冬，齊侯復恐魯之君臣不安其位，使大夫仲孫湫來候問，且窺慶父之動靜。閔公見了仲孫湫，流涕不能成語。後見公子申，與之談論魯事，甚有條理。仲孫曰：「此治國之器也！」囑季友善視之。因勸季友早除慶父，季友伸一掌示之。仲孫已悟孤掌難鳴之意，曰：「湫當言於吾君，倘有緩急，不敢坐視。」慶父以重賂來見仲孫，仲孫曰：「苟公子能忠於社稷，寡君亦受其賜，豈惟湫乎？」固辭不受。慶父悚懼而退。仲孫辭閔公歸，謂桓公曰：「不去慶父，魯難未已也！」桓公曰：「寡人以兵去之，何如？」仲孫曰：「慶父兇惡未彰，討之無名。臣觀其志，不安於爲下，必復有變。乘其變而誅之，此霸王之業也！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

閔公二年，慶父謀篡益急，只爲閔公是齊侯外甥，況且季友忠心相輔，不敢輕動。忽一日，閽人報：「大夫卜相訪。」慶父迎進書房，見卜怒氣勃勃，問其來意。卜訴曰：「我有田與太傅慎不害田莊相近，被慎不害用強奪去。我去告訴主公，主公偏護師傅，反勸我讓他。以此不甘，特來投公子。求於主公前一言。」慶父屏去從人，謂卜曰：「主公年幼無知，雖言不聽。子若能行大事，我爲子殺慎不害何如？」卜曰：「季友在，懼不免。」慶父曰：「主公有童心，嘗夜出武闈，遊行街市。子伏人於武闈，候其出而刺之。但云盜賊，誰能知者？吾以國母之命，代立爲君，逐季友如反掌耳。」卜許諾，乃求勇士，得秋亞，授以利匕首，使伏武闈。閔公果夜出，秋亞突起，刺殺閔公。左右驚呼，擒住秋亞。卜領家甲至，奪去。慶父殺慎不害於家。季友聞變，夜叩公子申之門，蹴之起，告以慶父之亂，兩人同奔邾國避難。髯翁有詩云：

子般遭弒閔公戕，操刃當時誰主張？

魯亂盡由宮闈起，娶妻何必定齊姜。

卻說國人素服季友，聞魯侯被殺，相國出奔，舉國若狂，皆怨卜齮而恨慶父。是日，國中罷市，一聚千人，先圍卜之家，滿門遭戮，將攻慶父，聚者益衆。慶父知人心不附，欲謀出奔，想起齊侯曾藉莒力以復國，齊、莒有恩，可因莒以自說於齊。況文姜原有莒醫一脈交情，今夫人姜氏，即文姜之侄女，有此因緣，凡事可託。遂微服扮作商人，載了寶賂滿車，出奔莒國。夫人姜氏聞慶父奔莒，安身不牢，亦想至莒國躲避。左右曰：「夫人以仲慶父故，得罪國人。今復聚一國，誰能容之？季友在邾，衆所與也。夫人不如適邾，以乞憐於季。」乃奔邾國，求見季友。季友拒之弗見。季友聞慶父、姜氏俱出，遂將公子申歸魯，一面使人告難於齊。齊桓公謂仲孫湫曰：「今魯國無君，取之何如？」仲孫湫曰：「魯秉禮之國，雖遭弒亂，一時之變，人心未忘周公，不可取也。況公子申明習國事，季友有戡亂之才，必能安集衆庶，不如因而守之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乃命上卿高傒，率南陽甲士三千人，分付高傒相機而動：「公子申堪主社稷，即當扶立爲君，以修鄰好。不然，便可併兼其地。」高傒領命而行。來至魯國，恰好公子申、季友亦到。高傒見公子申相貌端莊，議論條理，心中十分敬重。遂與季友定計，擁立公子申爲君，是爲僖公。使甲士幫助魯人，築鹿門之城，以防邾、莒之變。季友使公子奚斯，隨高傒至齊，謝齊侯定國之功。一面使人如莒，要假手莒人以戮慶父，啖以重賂。

卻說慶父奔莒之時，載有魯國寶器，因莒醫以獻於莒子，莒子納之。至是復貪魯重賂，使人謂慶父曰：「莒國褊小，懼以公子爲兵端，請公子改適他國。」慶父猶未行，莒子下令逐之。慶父思豎貂曾受賂相好，乃自邾如齊。齊疆吏素知慶父之惡，不敢擅納，乃寓居於汶水之上。恰好公子奚斯謝齊事畢，還至汶水，與慶父相見，欲載之歸國。慶父曰：「季友必不見容。子魚能爲我代言，乞念先君一脈，願留性命，長爲匹夫，死且不朽！」奚斯至魯覆命，遂致慶父之言。僖公欲許之，季友曰：「使弒君者不誅，何以戒後？」因私謂奚斯曰：「慶父若自裁，尚可爲立後，不絕世祀也。」奚斯領命，再往汶上，欲告慶父，而難於啓齒，乃於門外號啕大哭。慶父聞其聲，知是奚斯，乃嘆曰：「子魚不入見而哭甚哀，我不免矣！」乃解帶自縊於樹而死。奚斯乃入而殮之，還報僖公。僖公嘆息不已。忽報：「莒子遣其弟嬴拿領兵臨境，聞慶父已死，特索謝賂。」季友曰：「莒人未嘗擒送慶父，安得居功？」乃自請率師迎敵。僖公解所佩寶刀相贈，謂曰：「此刀名曰『孟勞』，長不滿尺，鋒利無比，叔父寶之。」季友懸於腰胯之間，謝恩而出。行至酈池，莒公子嬴拿列陣以待。季友曰：「魯新立君，國事未定，若戰而不勝，人心動搖矣。莒拿貪而無謀，吾當以計取之。」乃出陣前，請嬴拿面話，因謂之曰：「我二人不相悅，士卒何罪？聞公子多力善搏，友請各釋器械，與公子徒手賭一雌雄，何如？」嬴拿曰：「甚善。」兩下約退軍士，就於戰場放對，一來一往，各無破綻。約鬥五十餘合，季友之子行父，時年八歲，友甚愛之，俱至軍中，時在旁觀鬥，見父親不能取勝，連呼「『孟勞』何在」，季友忽然醒悟，故意賣個破綻，讓嬴拿趕入一步，季友略一轉身，於腰間拔出「孟勞」，回手一揮，連眉帶額，削去天靈蓋半邊。刀無血痕，真寶刀也！莒軍見主將劈倒，不待交鋒，各自逃命。

季友全勝，唱凱還朝。僖公親自迎之於郊，立爲上相，賜費邑爲之采地。季友奏曰：「臣與慶父、叔牙並是桓公之孫，臣以社稷之故，鴆叔牙，縊慶父，大義滅親，誠非得已。今二子俱絕後，而臣獨叨榮爵，受大邑，臣何顏見桓公於地下？」僖公曰：「二子造逆，封之得無非典？」季友曰：「二子有逆心，無逆形，且其死非有刀鋸之戮也。宜並建之，以明親親之誼。」僖公從之，乃以公孫敖繼慶父之後，是爲孟孫氏。慶父字仲，後人以字爲氏，本曰仲孫，因諱慶父之惡，改爲孟也。孟孫氏食採於成。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，是爲叔孫氏，食採於郈。季友食採於費，加封以汶陽之田，是爲季孫氏。於是季、孟、叔三家鼎足而立，並執魯政，謂之「三桓」。是日，魯南門無故自崩，識者以爲高而忽傾，異日必有凌替之禍，兆已見矣。史官有詩云：

手文徵異已褒功，孟叔如何亦並封？

亂世天心偏助逆，三家宗裔是桓公。

話說齊桓公知姜氏在邾，謂管仲曰：「魯桓、閔二公不得令終，皆以我姜之故。若不行討，魯人必以爲戒，姻好絕矣。」管仲曰：「女子既嫁從夫，得罪夫家，非外家所得討也。君欲討之，宜隱其事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使豎貂往邾，送姜氏歸魯。姜氏行至夷，宿館舍，豎貂告姜氏曰：「夫人與弒二君，齊、魯莫不聞之。夫人即歸，何面目見太廟乎？不如自裁，猶可自蓋也。」姜氏聞之，閉門哭泣，至半夜寂然。豎貂啓門視之，已自縊死矣。豎貂告夷宰，使治殯事，飛報僖公。僖公迎其喪以歸，葬之成禮，曰：「母子之情，不可絕也。」諡之曰哀，故曰哀姜。後八年，僖公以莊公無配，仍祔哀姜於太廟。此乃過厚之處。

卻說齊桓公自救燕定魯以後，威名愈振，諸侯悅服。桓公益信任管仲，專事飲獵爲樂。一日，獵於大澤之陂，豎貂爲御，車馳馬驟，較射方歡。桓公忽然停目而視，半晌無言，若有懼容。豎貂問曰：「君瞪目何所視也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適見一鬼物，其狀甚怪而可畏，良久忽滅。殆不祥乎？」豎貂曰：「鬼陰物，安敢晝見？」桓公曰：「先君田姑棼而見大豕，是亦晝也。汝爲我亟召仲父。」豎貂曰：「仲父非聖人，烏能悉知鬼神之事？」桓公曰：「仲父能識『俞兒』，何謂非聖？」豎貂曰：「君前者先言俞兒之狀，仲父因逢君之意，飾美說以勸君之行也。君今但言見鬼，勿泄其狀，如仲父言與君合，則仲父信聖不欺矣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乃趨駕歸，心懷疑懼，是夜遂大病如瘧。明日，管仲與諸大夫問疾。桓公召管仲，與之言見鬼：「寡人心中畏惡，不能出口，仲父試道其狀。」管仲不能答，曰：「容臣詢之。」豎貂在旁笑曰：「臣固知仲父之不能言也。」桓公病益增。管仲憂之，懸書於門：「如有能言公所見之鬼者，當贈以封邑三分之一。」有一人荷笠懸鶉而來，求見管仲。管仲揖而進之。其人曰：「君有恙乎？」管仲曰：「然。」其人曰：「君病見鬼乎？」管仲又曰：「然。」其人曰：「君見鬼於大澤之中乎？」管仲曰：「子能言鬼之狀否？吾當與子共家。」其人曰：「請見君而言之。」管仲見桓公於寢室，桓公方累重裀而坐，使兩婦人摩背，兩婦人捶足，豎貂捧湯，立而候飲。管仲曰：「君之病，有能言者，臣已與之俱來，君可召之。」桓公召入，見其荷笠懸鶉，心殊不喜。遽問曰：「仲父言識鬼者乃汝乎？」對曰：「公則自傷耳，鬼安能傷公？」桓公曰：「然則有鬼否？」對曰：「有之。水有『罔象』，丘有『峷』，山有『夔』，野有『彷徨』，澤有『委蛇』。」桓公曰：「汝試言『委蛇』之狀。」對曰：「夫『委蛇』者，其大如轂，其長如轅，紫衣而朱冠。其爲物也，惡聞轟車之聲，聞則捧其首而立。此不輕見，見之者必霸天下。」桓公輾然而笑，不覺起立曰：「此正寡人之所見也！」於是頓覺精神開爽，不知病之何往矣。桓公曰：「子何名？」對曰：「臣名皇子，齊西鄙之農夫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子可留仕寡人。」遂欲爵爲大夫。皇子固辭曰：「公尊王室，攘四夷，安中國，撫百姓，使臣常爲治世之民，不妨農務足矣。不願居官。」桓公曰：「高士也！」賜之粟帛，命有司復其家。復重賞管仲。豎貂曰：「仲父不能言，而皇子言之，仲父安得受賞乎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聞之：『任獨者暗，任衆者明。』微仲父，寡人固不得聞皇子之言也。」豎貂乃服。

時周惠王十七年，狄人侵犯邢邦，又移兵伐衛。衛懿公使人如齊告急。諸大夫請救之，桓公曰：「伐戎之役，瘡痍未息。且俟來春，合諸侯往救可也。」其冬，衛大夫寧速至齊，言：「狄已破衛，殺衛懿公。今欲迎公子毀爲君。」齊侯大驚曰：「不早救衛，孤罪無辭矣！」

不知狄如何破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

話說衛惠公之子懿公，自周惠王九年嗣位，在位九年，般樂怠傲，不恤國政，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，其名曰鶴，按浮邱伯《相鶴經》雲：

鶴，陽鳥也，而遊於陰。因金氣，乘火精以自養。金數九，火數七，故鶴七年一小變，十六年一大變，百六十年變止，千六百年形定。體尚潔，故其色白。聲聞天，故其頭赤。食於水，故其喙長。

棲於陸，故其足高。翔於雲，故毛豐而肉疏。大喉以吐故，修頸以納新，故壽不可量。行必依洲渚，止不集林木。蓋羽族之宗長，仙家之騏驥也。鶴之上相：隆鼻短口則少眠，高腳疏節則多力，露眼赤睛則視遠，鳳翼雀毛則喜飛，龜背鱉腹則能產，輕前重後則善舞，洪髀纖趾則能行。

那鶴色潔形清，能鳴善舞，所以懿公好之。俗諺雲：「上人不好，下人不要。」因懿公偏好那鶴，凡獻鶴者皆有重賞。弋人百方羅致，都來進獻。自苑囿宮庭，處處養鶴，何止數百。有齊高帝《詠鶴詩》爲證：

八風舞遙翮，九野弄清音。

一摧雲間志，爲君苑中禽。

懿公所畜之鶴，皆有品位俸祿：上者食大夫俸，次者食士俸。懿公若出遊，其鶴亦分班從幸，命以大軒載於車前，號曰「鶴將軍」。養鶴之人亦有常俸。厚斂於民，以充鶴糧。民有飢凍，全不撫卹。

大夫石祁子，乃石碏之後，石駘仲之子，爲人忠直有名，與甯莊子名速，同秉國政，皆賢臣也。二人進諫屢次，俱不聽。公子毀乃惠公庶兄，公子碩烝於宣姜而生者，即文公也。毀知衛必亡，託故如齊。齊桓公妻以宗女，竟留齊國。衛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子之冤，自惠公復位之後，百姓日夜咒詛：「若天道有知，必不終於祿位。」只因急子與壽，俱未有子，公子碩早死，黔牟已絕，惟毀有賢德，所以人心俱歸附之。及懿公失政，公子毀出奔，衛人無不含怨。

卻說北狄自周太王之時，獯鬻已強盛，威逼太王遷都於岐。及武王一統，周公南懲荊、舒，北膺戎、狄，中國久安。迨平王東遷之後，南蠻北狄，交肆其橫。單說北狄主名曰瞍瞞，控弦數萬，常有迭蕩中原之意。及聞齊伐山戎，瞍瞞怒曰：「齊兵遠伐，必有輕我之心，當先發制之。」乃驅胡騎二萬伐邢，殘破其國。聞齊謀救邢，遂移兵向衛。時衛懿公正欲載鶴出遊，諜報：「狄人入寇。」懿公大驚，即時斂兵授甲，爲戰守計。百姓皆逃避村野，不肯即戎。懿公使司徒拘執之。須臾，擒百餘人來，問其逃避之故。衆人曰：「君用一物，足以御狄，安用我等？」懿公問：「何物？」衆人曰：「鶴。」懿公曰：「鶴何能御狄耶？」衆人曰：「鶴既不能戰，是無用之物，君敝有用以養無用，百姓所以不服也！」懿公曰：「寡人知罪矣！願散鶴以從民，可乎？」石祁子曰：「君亟行之，猶恐其晚也。」懿公遂使人縱鶴。鶴素受豢養，盤旋故處，終不肯去。石、寧二大夫親往街市，述衛侯悔過之意，百姓始稍稍復集。狄兵已殺至熒澤，頃刻三報。石祁子奏曰：「狄兵驍勇，不可輕敵，臣請求救於齊。」懿公曰：「齊昔日奉命來伐，雖然退兵，我國並未修聘謝，安肯相救？不如一戰，以決存亡。」寧速曰：「臣請率師御狄，君居守。」懿公曰：「孤不親行，恐人不用心。」乃與石祁子玉玦，使代理國政，曰：「卿決斷如此玦矣！」與寧速矢，使專力守禦。又曰：「國中之事，全委二卿。寡人不勝狄，不能歸也！」石、寧二大夫皆垂淚。

懿公分付已畢，乃大集車徒，使大夫渠孔爲將，於伯副之，黃夷爲先鋒，孔嬰齊爲後隊。一路軍人口出怨言，懿公夜往察之，軍中歌曰：

鶴食祿，民力耕；鶴乘軒，民操兵。狄鋒厲兮不可攖，欲戰兮九死而一生！鶴今何在兮？而我瞿瞿爲此行！

懿公聞歌，悶悶不已。大夫渠孔用法太嚴，人心益離。行近熒澤，見敵軍千餘，左右紛馳，全無行次。渠孔曰：「人言狄勇，虛名耳。」即命鼓行而進。狄人詐敗，引入伏中，一時呼哨而起，如天崩地塌，將衛兵截做三處，你我不能相顧。衛兵原無心交戰，見敵勢兇猛，盡棄車仗而逃。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，渠孔曰：「事急矣！請偃大旆，君微服下車，尚可脫也。」懿公嘆曰：「二三子苟能相救，以旆爲識。不然，去旆無益也。孤寧一死，以謝百姓耳！」須臾，衛兵前後隊俱敗，黃夷戰死，孔嬰齊自刎而亡。狄軍圍益厚。於伯中箭墜車，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，被狄人砍爲肉泥，全軍俱沒。髯翁有詩云：

曾聞古訓戒禽荒，一鶴誰知便喪邦。

熒澤當時遍磷火，可能騎鶴返仙鄉？

狄人囚衛太史華龍滑、禮孔，欲殺之。華、禮二人知胡俗信鬼，紿之曰：「我太史也，當掌國之祭祀。我先往爲汝白神。不然，鬼神不汝祐，國不可得也。」瞍瞞信其言，遂縱之登車。寧速方戎服巡城，望見單車馳到，認是二太史，大驚問：「主公何在？」曰：「已全軍覆沒矣！狄師強盛，不可坐待滅亡，宜且避其鋒。」寧速欲開門納之，禮孔曰：「與君俱出，不與君俱入，人臣之義謂何？吾將事吾君於地下！」遂拔劍自刎。華龍滑曰：「不可失史氏之籍。」乃入城。寧速與石祁子商議，引着衛侯宮眷及公子申，乘夜乘小車出城東走，華龍滑抱典籍從之。國人聞二大夫已行，各各攜男抱女，隨後逃命，哭聲震天。狄兵乘勝長驅，直入衛城，百姓奔走，落後者盡被殺戮。又分兵追逐。石祁子保宮眷先行，寧速斷後，且戰且走。從行之民，半罹狄刃。將及黃河，喜得宋桓公遣兵來迎，備下船隻，星夜渡河。狄兵方纔退去，將衛國府庫及民間存留金粟之類，劫掠一空，墮其城廓，滿載而歸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衛大夫弘演，先奉使聘陳，比及反役，衛已破滅。聞衛侯死於熒澤，往覓其屍。一路看見骸骨暴露，血肉狼籍，不勝傷感。行至一處，見大旆倒於荒澤之旁，弘演曰：「旆在此，屍當不遠矣。」未數步，聞呻吟之聲，前往察之，見一小內侍折足而臥。弘演問曰：「汝認得主公死處否？」內侍指一堆血肉曰：「此即主公之屍也。吾親見主公被殺，爲足傷不能行走，故臥守於此，欲俟國人來而示之。」弘演視其屍體，俱已零落不全，惟一肝完好。弘演對之再拜，大哭，乃覆命於肝前，如生時之禮。事畢，弘演曰：「主公無人收葬，吾將以身爲棺耳。」囑從人曰：「我死後，埋我於林下，俟有新君，方可告之。」遂拔佩刀自剖其腹，手取懿公之肝，納於腹中，須臾而絕。從者如言埋掩，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，察聽新君消息。

卻說石祁子先扶公子申登舟，寧速收拾遺民，隨後趕上。至於漕邑，點查男女，才存得七百有二十人。狄人殺戮之多，豈不悲哉！二大夫相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其奈遺民太少！」乃於共、滕二邑，十抽其三，共得四千有餘人，連遺民湊成五千之數，即於漕邑創立廬舍，扶立公子申爲君，是謂戴公。宋桓公御說、許桓公新臣，各遣人致唁。戴公先已有疾，立數日，遂薨。寧速如齊，迎公子毀嗣位。齊桓公曰：「公子歸自敝邑，將守宗廟，若器用不具，皆寡人之過也。」乃遺以良馬一乘，祭服五稱，牛、羊、豕、雞、狗各三百隻。又以魚軒贈其夫人，兼美錦三十端。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送之。並致門材，使立門戶。公子毀至漕邑，弘演之從人同折足小內侍俱到，備述納肝之事。公子毀先遣使具棺，往熒澤收殮，一面爲懿公、戴公發喪。追封弘演，錄用其子，以旌其忠。諸侯重齊桓公之義，多有吊賻。時周惠王十八年冬十二月也。

其明年春正月，衛侯毀改元，是爲文公。纔有車三十乘，寄居民間，甚是荒涼。文公佈衣帛冠，蔬食菜羹，早起夜息，撫安百姓，人稱其賢。公子無虧辭回齊國，留甲士三千人，協戍漕邑，以防狄患。無虧回見桓公，言衛毀草創之狀，並述弘演納肝之事。桓公嘆曰：「無道之君，亦有忠臣如此者乎？其國正未艾也。」管仲進曰：「今留戍勞民，不如擇地築城，一勞永逸。」桓公以爲然，正欲糾合諸侯同役。忽邢國遣人告急，言：「狄兵又到本國，勢不能支，伏乞救援。」桓公問管仲曰：「邢可救乎？」管仲對曰：「諸侯所以事齊，謂齊能拯其災患也。不能救衛，又不救邢，霸業隕矣！」桓公曰：「然則邢、衛之急孰先？」管仲對曰：「俟邢患既平，因而城衛，此百世之功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即傳檄宋、魯、曹、邾各國，合兵救邢，俱於聶北取齊。宋、曹二國兵先到，管仲又曰：「狄寇方張，邢力未竭。敵方張之寇，其勞倍；助未竭之力，其功少，不如待之。邢不支狄，必潰；狄勝邢，必疲。驅疲狄而援潰邢，所謂力省而功多者也。」桓公用其謀，託言待魯、邾兵到，乃屯兵於聶北，遣諜打探邢、狄攻守消息。史臣有詩譏管仲不早救邢、衛，乃霸者養亂爲功之謀也。詩云：

救患如同解倒懸，提兵那可復遷延？

從來霸事遜王事，功利偏居道義先。

話說三國駐兵聶北，約及兩月。狄兵攻邢，晝夜不息。邢人力竭，潰圍而出。諜報方到，邢國男女填湧而來，俱投奔齊營求救。內一人哭倒在地，乃邢侯叔顏也。桓公扶起，慰之曰：「寡人相援不早，以致如此，罪在寡人。當請宋公、曹伯共議，驅逐狄人。」即日拔寨都起。狄主瞍瞞擄掠滿欲，無心戀戰，聞三國大兵將至，放起一把火，望北飛馳而去。比及各國兵到，只見一派火光，狄人已遁。桓公傳令將火撲滅，問叔顏：「故城尚可居否？」叔顏曰：「百姓逃難者，大半在夷儀地方，願遷夷儀以從民欲。」桓公乃命三國各具版築，築夷儀城，使叔顏居之。更爲建立朝廟，添設廬舍，牛馬粟帛之類，皆從齊國運至，充牣其中。邢國君臣如歸故國，歡祝之聲徹耳。事畢，宋、曹欲辭齊歸國。桓公曰：「衛國未定，城邢而不城衛，衛其謂我何？」諸侯曰：「惟霸君命。」桓公傳令，移兵向衛，凡畚鍤之屬，盡攜帶隨身。衛文公毀遠遠相接。桓公見其大布爲衣，大帛爲冠，不改喪服，惻然久之，乃曰：「寡人藉諸君之力，欲爲君定都，未審何地爲吉？」文公毀曰：「孤已卜得吉地，在於楚丘。但版築之費，非亡國所能辦耳。」桓公曰：「此事寡人力任之。」即日傳令三國之兵，俱往楚丘興工。復運門材，重立朝廟，謂之「封衛」。衛文公感齊再造之恩，爲《木瓜》之詩以詠之。詩云：

投我以木瓜兮，報之以瓊琚。

投我以木桃兮，報之以瓊瑤。

投我以木李兮，報之以瓊玖。

當時稱桓公存三亡國：謂立僖公以存魯，城夷儀以存邢，城楚丘以存衛。有此三大功勞，此所以謂五霸之首也。潛淵先生讀史詩云：

周室東遷綱紀摧，桓公糾合振傾頹。

興滅繼絕存三國，大義堂堂五霸魁。

時楚成王熊惲任用令尹子文圖治，修明國政，有志爭霸。聞齊侯救邢存衛，頌聲傳至荊、襄，楚成王心甚不樂，謂子文曰：「齊侯佈德沽名，人心歸向。寡人伏處漢東，德不足以懷人，威不足以懾衆。當今之時，有齊無楚，寡人恥之！」子文對曰：「齊侯經營伯業，於今幾三十年矣。彼以尊王爲名，諸侯樂附，未可敵也。鄭居南北之間，爲中原屏蔽，王若欲圖中原，非得鄭不可。」成王曰：「誰能爲寡人任伐鄭之事者？」大夫鬥章願往。成王與車二百乘，長驅至鄭。

卻說鄭自純門受師以後，日夜提防楚兵。探知楚國興師，鄭伯大懼，即遣大夫聃伯率師把守純門，使人星夜告急於齊。齊侯傳檄，大合諸侯於檉，將謀救鄭。鬥章知鄭有準備，又聞齊救將至，恐其失利，至界而返。楚成王大怒，解佩劍與鬥廉，使即軍中斬鬥章之首。鬥廉乃鬥章之兄也。即至軍中，且隱下楚王之命，密與鬥章商議：「欲免國法，必須立功，方可自贖。」鬥章跪而請教。鬥廉曰：「鄭知退兵，謂汝必不驟來，若疾走襲之，可得志也。」鬥章分軍爲二隊，自率前隊先行，鬥廉率後隊接應。

卻說鬥章銜枚臥鼓，悄地侵入鄭界，恰遇聃伯在界上點閱車馬。聃伯聞有寇兵，正不知何國，慌忙點兵，在界上迎住廝殺。不期鬥廉後隊已到，反抄出鄭師之後，腹背夾攻。聃伯力不能支，被鬥章只一鐵簡打倒，雙手拿來。鬥廉乘勝掩殺，鄭兵折其大半。鬥章將聃伯上了囚車，便欲長驅入鄭。鬥廉曰：「此番掩襲成功，且圖免死，敢僥倖從事耶？」乃即日班師。鬥章歸見楚成王，叩首請罪，奏曰：「臣回軍是誘敵之計，非怯戰也。」成王曰：「既有擒將之功，權許贖罪。但鄭國未服，如何撤兵？」鬥廉曰：「恐兵少不能成功，懼褻國威。」成王怒曰：「汝以兵少爲辭，明爲怯敵。今添兵車二百乘，汝可再往，若不得鄭成，休見寡人之面！」鬥廉奏曰：「臣願兄弟同往。若鄭不投降，當縛鄭伯以獻。」成王壯其言，許之。乃拜斗廉爲大將，鬥章副之，共率車四百乘，重望鄭國殺來。史臣有詩云：

荊襄自帝勢炎炎，蠶食多邦志未厭。

溱洧何辜三受伐？解懸只把霸君瞻。

且說鄭伯聞聃伯被囚，復遣人如齊請救。管仲進曰：「君數年以來，救燕存魯，城邢封衛，恩德加於百姓，大義佈於諸侯。若欲用諸侯之兵，此其時矣。君若救鄭，不如伐楚。伐楚必須大合諸侯。」桓公曰：「大合諸侯，楚必爲備，可必勝乎？」管仲曰：「蔡人得罪於君，君欲討之久矣。楚、蔡接壤，誠以討蔡爲名，因而及楚。兵法所謂『出其不意』者也。」先時，蔡穆公以其妹嫁桓公爲第三夫人，一日，桓公與蔡姬共登小舟，遊於池上，採蓮爲樂。蔡姬戲以水灑公，公止之。姬知公畏水，故蕩其舟，水濺公衣。公大怒曰：「婢子不能事君！」乃遣豎貂送蔡姬歸國。蔡穆公亦怒曰：「已嫁而歸，是絕之也。」竟將其妹更嫁於楚國，爲楚成王夫人。桓公深恨蔡侯，故管仲言及之。桓公曰：「江、黃二國，不堪楚暴，遣使納款，寡人慾與會盟，伐楚之日，約爲內應，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江、黃遠齊而近楚，一向服楚，所以僅存。今背而從齊，楚人必怒，怒必加討。當此時，我欲救，則阻道路之遙；不救，則乖同盟之義。況中國諸侯五合十聚，儘可成功，何必藉助蕞爾？不如以好言辭之。」桓公曰：「遠國慕義而來，辭之將失人心。」管仲曰：「君但識吾言於壁，異日勿忘江、黃之急也。」桓公遂與江、黃二君盟會，密訂伐楚之約，以明年春正月爲期。二君言：「舒人助楚爲虐，天下稱爲『荊舒』，不可不討。」桓公曰：「寡人當先取舒國，以剪楚翼。」乃因寫一書，付于徐子。徐與舒近，徐嬴嫁爲齊桓公第二夫人，有婚姻之好，一向歸附於齊，故桓公以舒事囑之。徐果引兵襲取舒國。桓公即命徐子屯兵舒城，以備緩急。江、黃二君各守本界，以候調遣。魯僖公遣季友至齊謝罪，稱：「有邾、莒之隙，不得共邢、衛之役。今聞會盟江、黃，特來申好。嗣有徵伐，願執鞭前驅。」桓公大喜，亦以伐楚之事，密與訂約。時楚兵再至鄭國，鄭文公請成，以紓民禍。大夫孔叔曰：「不可。齊方有事於楚，以我故也。人有德於我，棄之不祥，宜堅壁以待之。」於是再遣使如齊告急，桓公授之以計，使揚言齊救即至，以緩楚。至期，或君或臣，率一軍出虎牢，於上蔡取齊，等候協力攻楚。於是遍約宋、魯、陳、衛、曹、許之君，俱要如期起兵，名爲討蔡，實爲伐楚。

明年，爲周惠王之十三年，春正月元旦，齊桓公朝賀已畢，便議討蔡一事，命管仲爲大將，率領隰朋、賓須無、鮑叔牙、公子開方、豎人貂等，出車三百乘，甲士萬人，分隊進發。太史奏：「七日出軍上吉。」豎貂請先率一軍，潛行掠蔡，就會集各國車馬。桓公許之。蔡人恃楚，全不設備，直待齊兵到時，方纔斂兵設守。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，喝令攻城，至夜方退。蔡穆公認得是豎貂，先年在齊宮曾伏侍蔡姬，受其恩惠，蔡姬退回，又是他送去的，曉得是宵小之輩。乃於夜深使人密送金帛一車，求其緩兵。豎貂受了，遂私將齊侯糾合七路諸侯，先侵蔡後伐楚一段軍機，備細泄漏於蔡。「不日各國軍到，將蔡城蹂爲平地，不如及早逃遁爲上。」使者回報，蔡侯大驚，當夜率領宮眷，開門出奔楚國。百姓無主，即時潰散。豎貂自以爲功，飛報齊侯去訖。

卻說蔡侯至楚，見了成王，備述豎貂之語。成王方省齊謀，傳令簡閱兵車，準備戰守。一面撤回鬥章伐鄭之兵。數日後，齊侯兵至上蔡，豎貂謁見已畢。七路諸侯陸續俱到，一個個躬率車徒，前後來助戰，軍威甚壯。那七路？宋桓公御說，魯僖公申，陳宣公杵臼，衛文公毀，鄭文公捷，曹昭公班，許穆公新臣。連主伯齊桓公小白，共是八位。內許穆公抱病，力疾率師，先到蔡地。桓公嘉其勞，使序於曹伯之上。是夜，許穆公薨。齊侯留蔡三日，爲之發喪，命許國以侯禮葬之。七國之師望南而進，直達楚界。

只見界上早有一人衣冠整肅，停車道左，磬折而言曰：「來者可是齊侯？可傳言，楚國使臣奉候久矣。」那人姓屈名完，乃楚之公族，官拜大夫。今奉楚王之命爲行人，使於齊師。桓公曰：「楚人何以預知吾軍之至也？」管仲曰：「此必有人漏泄消息。既彼遣使，必有所陳。臣當以大義責之，使彼自愧屈，可不戰而降矣。」管仲亦乘車而出，與屈完車上拱手。屈完開言曰：「寡君聞上國車徒辱於敝邑，使下臣完致命。寡君命使臣辭曰：『齊、楚各君其國，齊居於北海，楚近於南海，雖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不知君何以涉於吾地？』敢請其故。」管仲對曰：「昔周成王封吾先君太公於齊，使召康公賜之命，辭曰：『五侯九伯，汝世掌征伐，以夾輔周室。其地東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無棣，凡有不共王職，汝勿赦宥。』自周室東遷，諸侯放恣，寡君奉命主盟，修復先業。爾楚國於南荊，當歲貢包茅以助王祭。自爾缺貢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。且昭王南征而不返，亦爾故也。爾其何辭？」屈完對曰：「周失其綱，朝貢廢缺，天下皆然，豈惟南荊？雖然，包茅不入，寡君知罪矣。敢不共給，以承君命！若夫昭王不返，惟膠舟之故，君其問諸水濱，寡君不敢任咎。完將復於寡君。」言畢，麾車而退，管仲告桓公曰：「楚人崛強，未可以口舌屈也，宜進逼之。」乃傳令八軍同發，直至陘山。離漢水不遠，管仲下令：「就此屯紮，不可前行。」諸侯皆曰：「兵已深入，何不濟漢，決一死戰，而逗留於此？」管仲曰：「楚既遣使，必然有備。兵鋒一交，不可復解。今吾頓兵此地，遙張其勢，楚懼吾之衆，將復遣使，吾因取成焉。以討楚出，以服楚歸，不亦可乎？」諸侯猶未深信，議論紛紛不一。

卻說楚成王已拜斗子文爲大將，蒐甲厲兵，屯於漢南，只等諸侯濟漢，便來邀擊。諜報：「八國之兵，屯駐陘地。」子文進曰：「管仲知兵，不萬全不發。今以八國之衆，逗留不進，是必有謀。當遣使再往，探其強弱，察其意向，或戰或和，決計未晚。」成王曰：「此番何人可使？」子文曰：「屈完既與夷吾識面，宜再遣之。」屈完奏曰：「缺貢包茅，臣前承其咎矣。君若請盟，臣當勉行，以解兩國之紛。若欲請戰，別遣能者。」成王曰：「戰、盟任卿自裁，寡人不汝制也。」屈完乃再至齊軍。

畢竟齊、楚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丘義戴周天子

話說屈完再至齊軍，請面見齊侯言事。管仲曰：「楚使復來，請盟必矣。君其禮之。」屈完見齊桓公再拜。桓公答禮，問其來意。屈完曰：「寡君以不貢之故，致幹君討，寡君已知罪矣。君若肯退師一舍，寡君敢不惟命是聽。」桓公曰：「大夫能輔爾君以修舊職，俾寡人有辭於天子，又何求焉？」屈完稱謝而去。歸報楚王，言：「齊侯已許臣退師矣，臣亦許以入貢，君不可失信也。」少頃，諜報：「八路軍馬拔寨俱起。」楚王再使探實，回言：「退三十里，在召陵駐紮。」楚王曰：「齊師之退，必畏我也。」欲悔入貢之事。子文曰：「彼八國之君尚不失信於匹夫，君可使匹夫食言於國君乎？」楚王嘿然，乃命屈完齎金帛八車，再往召陵犒八路之師；復備菁茅一車，在齊軍前呈樣過了，然後具表，如周進貢。

卻說許穆公喪至本國，世子業嗣位，主喪，是爲僖公。感桓公之德，遣大夫百佗，率師會於召陵。桓公聞屈完再到，分付諸侯：「將各國車徒分爲七隊，分列七方。齊國之兵屯於南方，以當楚衝。俟齊軍中鼓起，七路一齊鳴鼓，器械盔甲，務要十分整齊，以強中國之威勢。」屈完既入，見齊侯，陳上犒軍之物。桓公命分派八軍。其菁茅驗過，仍令屈完收管，自行進貢。桓公曰：「大夫亦曾觀我中國之兵乎？」屈完曰：「完僻居南服，未及睹中國之盛，願借一觀。」桓公與屈完同登戎輅，望見各國之兵各佔一方，聯絡數十里不絕。齊軍中一聲鼓起，七方鼓聲相應，政如雷霆震擊，駭地驚天。桓公喜形於色，謂屈完曰：「寡人有此兵衆，以戰何患不勝？以攻何患不克？」屈完對曰：「君所以主盟中夏者，爲天子宣佈德意，撫卹黎元也。君若以德綏諸侯，誰敢不服？若恃衆逞力，楚國雖褊小，有方城爲城，漢水爲池。池深城峻，雖有百萬之衆，正未知所用耳。」桓公面有慚色，謂屈完曰：「大夫誠楚之良也！寡人願與若國修先君之好，如何？」屈完對曰：「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於同盟，寡君其敢自外？請與君定盟可乎？」桓公曰：「可。」是晚，留屈完宿於營中，設宴款待。次日，立壇於召陵，桓公執牛耳爲主盟，管仲爲司盟。屈完稱楚君之命，同立載書：「自今以後，世通盟好。」桓公先歃，七國於屈完以次受歃。禮畢，屈完再拜致謝。管仲私與屈完言，請放聃伯還鄭。屈完亦代蔡侯謝罪。兩下各許諾。管仲下令班師。途中，鮑叔牙問於管仲曰：「楚之罪，僭號爲大。吾子以包茅爲辭，吾所未解。」管仲對曰：「楚僭號已三世矣，我是以擯之，同於蠻夷。倘責其僭號，楚肯俯首而聽我乎？若其不聽，勢必交兵。兵端一開，彼此報復，其禍非數年不解，南北從此騷然矣。吾以包茅爲辭，使彼易於共命。苟有服罪之名，亦足以誇耀諸侯，還報天子，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？」鮑叔牙嗟嘆不已。胡曾先生有詩曰：

奄王南海目無周，仲父當年善運籌。

不用寸兵成款約，千秋伯業誦齊侯。

又髯翁有詩，譏桓、仲苟且結局，無害於楚，所以齊兵退後，楚兵侵犯中原如故，桓、仲不能再興伐楚之師矣。詩云：

南望躊躇數十年，遠交近合各紛然。

大聲罪狀謀方壯，直革淫名局始全。

昭廟孤魂終負痛，江黃義舉但貽愆。

不知一歃成何事，依舊中原戰血鮮！

陳大夫轅濤塗聞班師之令，與鄭大夫申侯商議曰：「師若取道於陳、鄭，糧食衣屨，所費不貲，國必甚病。不若東循海道而歸，使徐、莒承供給之勞，吾二國可以少安。」申侯曰：「善，子試言之。」濤塗言於桓、仲曰：「君北伐戎，南伐楚，若以諸侯之衆，觀兵於東夷，東方諸侯畏君之威，敢不奉朝請乎？」桓公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。」少頃，申侯請見，桓公召入。申侯進曰：「臣聞『師不逾時』，懼勞民也。今自春徂夏，霜露風雨，師力疲矣。若取道於陳、鄭，糧食衣屨，取之猶外府也。若出於東方，倘東夷梗路，恐不堪戰，將若之何？濤塗自恤其國，非善計也。君其察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微大夫之言，幾誤吾事！」乃命執濤塗于軍，使鄭伯以虎牢之地，賞申侯之功。因使申侯大其城邑，爲南北藩蔽。鄭伯雖然從命，自此心中有不樂之意。陳侯遣使納賂，再三請罪，桓公乃赦濤塗。諸侯各歸本國。桓公以管仲功高，乃奪大夫伯氏之駢邑三百戶，以益其封焉。

楚王見諸侯兵退，不欲貢茅。屈完曰：「不可以失信於齊。且楚惟絕周，故使齊得私之以爲重。若假此以自通於周，則我與齊共之矣。」楚王曰：「奈二王何？」屈完曰：「不序爵，但稱遠臣某可也。」楚王從之，即使屈完爲使，齎菁茅十車，加以金帛，貢獻天子。周惠王大喜曰：「楚不共職久矣，今效順如此，殆先王之靈乎？」乃告於文、武之廟，因以胙賜楚。謂屈完曰：「鎮爾南方，毋侵中國！」屈完再拜稽首而退。

屈完方去後，齊桓公遣隰朋隨至，以服楚告。惠王待隰朋有加禮，隰朋因請見世子，惠王便有不樂之色，乃使次子帶與世子鄭一同出見。隰朋微窺惠王神色，似有倉皇無主之意。隰朋自周歸，謂桓公曰：「周將亂矣！」桓公曰：「何故？」隰朋曰：「周王長子名鄭，先皇后姜氏所生，已正位東宮矣。姜後薨，次妃陳嬀有寵，立爲繼後，有子名帶。帶善於趨奉，周王愛之，呼爲太叔，遂欲廢世子而立帶。臣觀其神色倉皇，必然此事在心故也。恐《小弁》之事，復見於今日！君爲盟主，不可不圖。」桓公乃召管仲謀之。管仲對曰：「臣有一計，可以定周。」桓公曰：「仲父計將安出？」管仲對曰：「世子危疑，其黨孤也。君今具表周王，言：『諸侯願見世子，請世子出會諸侯。』世子一出，君臣之分已定，王雖欲廢立，亦難行矣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傳檄諸侯，以明年夏月會於首止。再遣隰朋如周，言：「諸侯願見世子，以申尊王之情。」周惠王本不欲子鄭出會，因齊勢強大，且名正言順，難以辭之，只得許諾。隰朋歸報。

至次年春，桓公遣陳敬仲先至首止，築宮以待世子駕臨。夏五月，齊、宋、魯、陳、衛、鄭、許、曹八國諸侯，並集首止。世子鄭亦至，停駕於行宮。桓公率諸侯起居，子鄭再三謙讓，欲以賓主之禮相見。桓公曰：「小白等忝在藩室，見世子如見王也，敢不稽首！」子鄭謝曰：「諸君且休矣。」是夜，子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，訴以太叔帶謀欲奪位之事。桓公曰：「小白當與諸臣立盟，共戴世子，世子勿憂也！」子鄭感謝不已，遂留於行宮。諸侯亦不敢歸國，各就館舍，輪番進獻酒食，及犒勞輿從之屬。子鄭恐久勞諸國，便欲辭歸京師。桓公曰：「所以願與世子留連者，欲使天王知吾等愛戴世子，不忍相舍之意，所以杜其邪謀也。方今夏月大暑，稍俟秋涼，當送駕還朝耳。」遂預擇盟期，用秋八月之吉。

卻說周惠王見世子鄭久不還轅，知是齊侯推戴，心中不悅。更兼惠後與叔帶朝夕在傍，將言語浸潤惠王。太宰周公孔來見，謂之曰：「齊侯名雖伐楚，其實不能有加於楚。今楚人貢獻效順，大非昔比，未見楚之不如齊也。齊又率諸侯擁留世子，不知何意，將置朕於何地？朕欲煩太宰通一密信於鄭伯，使鄭伯棄齊從楚，因爲孤致意楚君，努力事周，無負朕意！」宰孔奏曰：「楚之效順，亦齊力也。王奈何棄久暱之伯舅，而就乍附之蠻夷乎？」惠王曰：「鄭伯不離，諸侯不散，能保齊之無異謀乎？朕志決矣，太宰無辭！」宰孔不敢復言。惠王乃爲璽書一通，封函甚固，密授宰孔。宰孔不知書中何語，只得使人星夜達於鄭伯。鄭文公啓函讀之，言：「子鄭違背父命，植黨樹私，不堪爲嗣。朕意在次子帶也。叔父若能捨齊從楚，共輔少子，朕願委國以聽。」鄭伯喜曰：「吾先公武、莊，世爲王卿士，領袖諸侯，不意中絕，夷於小國。厲公又有納王之勞，未蒙召用。今王命獨臨於我，政將及焉，諸大夫可以賀我矣。」大夫孔叔諫曰：「齊以我故，勒兵於楚。今乃反齊事楚，是悖德也。況翼戴世子，天下大義，君不可以獨異。」鄭伯曰：「從霸何如從王。且王意不在世子，孤何愛焉？」孔叔曰：「周之主祀，惟嫡與長。幽王之愛伯服，桓公之愛子克，莊王之愛子頹，皆君所知也。人心不附，身死無成。君不惟大義是從，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轍乎？後必悔之！」大夫申侯曰：「天子所命，誰敢違之？若從齊盟，是棄王命也。我去，諸侯必疑，疑則必散，盟未必成。且世子有外黨，太叔亦有內黨，二子成敗，事未可知。不如且歸，以觀其變。」鄭文公乃從申侯之言，託言國中有事，不辭而行。齊桓公聞鄭伯逃去，大怒，便欲奉世子以討鄭。管仲進曰：「鄭與周接壤，此必周有人誘之。一人去留，不足以阻大計。且盟期已及，俟成盟而後圖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即首止舊壇，歃血爲盟。齊、宋、魯、陳、衛、許、曹，共是七國諸侯。世子鄭臨之，不與歃，示諸侯不敢與世子敵也。盟詞曰：「凡我同盟，共翼王儲，匡靖王室，有背盟者，神明殛之！」事畢，世子鄭降階揖謝曰：「諸君以先王之靈，不忘周室，暱就寡人，自文、武以下，鹹嘉賴之！況寡人其敢忘諸君之賜？」諸侯皆降拜稽首。次日，世子鄭欲歸，七國各具車徒護送。齊桓公同衛侯親自送出衛境，世子鄭垂淚而別。史官有詩讚雲：

君王溺愛冢嗣危，鄭伯甘將大義違。

首止一盟儲位定，綱常賴此免凌夷。

鄭文公聞諸侯會盟，且將討鄭，遂不敢從楚。

卻說楚成王聞鄭不與首止之盟，喜曰：「吾得鄭矣！」遂遣使通於申侯，欲與鄭修好。原來申侯先曾仕楚，有口才，貪而善媚，楚文王甚寵信之。及文王臨終之時，恐後人不能容他，贈以白璧，使投奔他國避禍。申侯奔鄭，事厲公於櫟，厲公復寵信如在楚時。及厲公復國，遂爲大夫。楚臣俱與申侯有舊，所以今日打通這個關節，要申侯從中慫恿，背齊事楚。申侯密言於鄭伯，言：「非楚不能敵齊，況王命乎？不然，齊、楚二國皆將仇鄭，鄭不支矣。」鄭文公惑其言，乃陰遣申侯輸款於楚。

周惠王二十六年，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，圍新密。時申侯尚在楚，言於楚成王曰：「鄭所以願歸宇下者，正謂惟楚足以抗齊也。王不救鄭，臣無辭以覆命矣。」楚王謀於羣臣，令尹子文進曰：「召陵之役，許穆公卒于軍中，齊所憐也。許事齊最勤，王若加兵於許，諸侯必救，則鄭圍自解矣。」楚王從之，乃親將伐許，亦圍許城。諸侯聞許被圍，果去鄭而救許，楚師遂退。申侯歸鄭，自以爲有全鄭之功，揚揚得意，滿望加封。鄭伯以虎牢之役，謂申侯已過分，不加爵賞。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。明年春，齊桓公復率師伐鄭。陳大夫轅濤塗自伐楚歸時，與申侯有隙，乃爲書致孔叔曰：

申侯前以國媚齊，獨擅虎牢之賞。今又以國媚楚，使子之君負德背義，自召干戈，禍及民社。必殺申侯，齊兵可不戰而罷。

孔叔以書呈於鄭文公。鄭伯爲前日不聽孔叔之言，逃歸不盟，以致齊兵兩次至鄭，心懷愧悔，亦歸咎於申侯。乃召申侯責之曰：「汝言惟楚能抗齊，今齊兵屢至，楚救安在？」申侯方欲措辨，鄭伯喝教武士推出斬之。函其首，使孔叔獻於齊軍曰：「寡君昔者誤聽申侯之言，不終君好。今謹行誅，使下臣請罪於幕下，惟君侯赦宥之！」齊侯素知孔叔之賢，乃許鄭平，遂會諸侯於寧母。鄭文公終以王命爲疑，不敢公然赴會，使其世子華代行，至寧母聽命。

子華與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。夫人初有寵，故立華爲世子。後復立兩夫人，皆有子。嫡夫人寵漸衰，未幾病死。又有南燕姞氏之女，爲媵於鄭宮，向未進御。一夕夢一偉丈夫，手持蘭草，謂女曰：「餘爲伯鯈，乃爾祖也。今以國香贈爾爲子，以昌爾國。」遂以蘭授之。及覺，滿室皆香，且言其夢。同伴嘲之曰：「當生貴子。」是日，鄭文公入宮，見此女而悅之。左右皆相顧而笑。文公問其故，乃以夢對。文公曰：「此佳兆也，寡人爲汝成之。」遂命採蘭蕊佩之，曰：「以此爲符。」夜召幸之，有娠，生子，名之曰蘭。此後女漸有寵，謂之燕姞。世子華見其父多寵，恐他日有廢立之事，乃私謀之於叔詹。叔詹曰：「得失有命，子亦行孝而已。」又謀之於孔叔，孔叔亦勸之以盡孝。子華不悅而去。子臧性好奇詭，集鷸羽以爲冠。師叔曰：「此非禮之服，願公子勿服。」子臧惡其直言，訴於其兄，故子華與叔詹、孔叔、師叔三大夫，心中俱有芥蒂。

至是，鄭伯使子華代行赴會，子華慮齊侯見怪，不願往。叔詹促之使速行。子華心中益恨，思爲自全之術。既見齊桓公，請屏去左右，然後言曰：「鄭國之政，皆聽於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，逃盟之役，三族者實主之。若以君侯之靈，除此三臣，我願以鄭附齊，比於附庸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遂以子華之謀，告於管仲。管仲連聲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諸侯所以服齊者，禮與信也。子奸父命，不可謂禮。以好來而謀亂其國，不可謂信。且臣聞此三族皆賢大夫，鄭人稱爲『三良』。所貴盟主，順人心也。違人自逞，災禍必及。以臣觀之，子華且將不免，君其勿許。」桓公乃謂子華曰：「世子所言，誠國家大事。俟子之君至，當與計之。」子華麪皮發赤，汗流浹背，遂辭歸鄭。管仲惡子華之奸，故泄其語於鄭人。先有人報知鄭伯。比及子華覆命，詭言：「齊侯深怪君不親行，不肯許成，不如從楚。」鄭伯大喝曰：「逆子幾賣吾國，尚敢謬說耶？」叱左右將子華囚禁於幽室之中。子華穴牆謀遁，鄭伯殺之，果如管仲所料。公子臧奔宋，鄭伯使人追殺之於途中。鄭伯感齊不聽子華之德，再遣孔叔如齊致謝，並乞受盟。胡曾先生詠史詩曰：

鄭用三良似屋楹，一朝楹撤屋難撐。

子華奸命思專國，身死徒留不孝名。

此周惠王二十二年事也。

是冬，周惠王疾篤。王世子鄭恐惠後有變，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難於齊。未幾，惠王崩。子鄭與周公孔、召伯廖商議，且不發喪，星夜遣人密報於王子虎。王子虎言於齊侯，乃大合諸侯於洮，鄭文公亦親來受盟。同歃者，齊、宋、魯、衛、陳、鄭、曹、許，共八國諸侯，各各修表，遣其大夫如周。那幾位大夫？齊大夫隰朋，宋大夫華秀老，魯大夫公孫敖，衛大夫寧速，陳大夫轅選，鄭大夫子人師，曹大夫公子戊，許大夫百佗。八國大夫連轂而至，羽儀甚盛，假以問安爲名，集於王城之外。王子虎先驅報信，王世子鄭使召伯廖問勞，然後發喪。諸大夫固請謁見新王，周、召二公奉子鄭主喪。諸大夫假便宜，稱君命以吊。遂公請王世子嗣位，百官朝賀，是爲襄王。惠後與叔帶暗暗叫苦，不敢復萌異志矣。襄王乃以明年改元，傳諭各國。

襄王元年，春祭畢，命宰周公孔賜胙於齊，以彰翼戴之功。齊桓公先期聞信，復大合諸侯於葵丘。時齊桓公在路上，偶與管仲論及周事，管仲曰：「周室嫡庶不分，幾至禍亂。今君儲位尚虛，亦宜早建，以杜後患。」桓公曰：「寡人六子，皆庶出也。以長則無虧，以賢則昭。長衛姬事寡人最久，寡人已許之立無虧矣。易牙、豎貂二人，亦屢屢言之。寡人愛昭之賢，意尚未決。今決之於仲父。」管仲知易牙、豎貂二人奸佞，且素得寵於長衛姬，恐無虧異日爲君，內外合黨，必亂國政。公子昭，鄭姬所出，鄭方受盟，假此又可結好。乃對曰：「欲嗣伯業，非賢不可。君既知昭之賢，立之可也。」桓公曰：「恐無虧挾長來爭，奈何？」管仲曰：「周王之位，待君而定。今番會盟，君試擇諸侯中之最賢者，以昭託之，又何患焉？」桓公點首。

比至葵丘，諸侯畢集，宰周公孔亦到，各就館舍。時宋桓公御說薨，世子茲父讓國於公子目夷，目夷不受，茲父即位，是爲襄公。襄公遵盟主之令，雖在新喪，不敢不至，乃墨衰赴會。管仲謂桓公曰：「宋子有讓國之美，可謂賢矣。且墨衰赴會，其事齊甚恭。儲貳之事，可以託之。」桓公從其言，即命管仲私詣宋襄公館舍，致齊侯之意。襄公親自來見齊侯。齊侯握其手，諄諄以公子昭囑之：「異日仗君主持，使主社稷。」襄公愧謝不敢當，然心感齊侯相托之意，已心許之矣。

至會日，衣冠濟濟，環珮鏘鏘。諸侯先讓天使升壇，然後以次而升。壇上設有天王虛位，諸侯北面拜稽，如朝覲之儀，然後各就位次。宰周公孔捧胙東向而立，傳新王之命曰：「天子有事於文、武，使孔賜伯舅胙。」齊侯將下階拜受，宰孔止之曰：「天子有後命，以伯舅耋老，加勞，賜一級，無下拜。」桓公欲從之，管仲從旁進曰：「君雖謙，臣不可以不敬。」桓公乃對曰：「天威不違顏咫尺，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乎？」疾趨下階，再拜稽首，然後登堂受胙。諸侯皆服齊之有禮。桓公因諸侯未散，復申盟好，頌周《五禁》曰：「毋壅泉，毋遏糴，毋易樹子，毋以妾爲妻，毋以婦人與國事。」誓曰：「凡我同盟，言歸於好。」但以載書，加以牲上，使人宣讀，不復殺牲歃血。諸侯無不信服。髯翁有詩云：

紛紛疑叛說春秋，攘楚尊周握勝籌。

不是桓公功業盛，誰能不歃信諸侯？

盟事已畢，桓公忽謂宰孔曰：「寡人聞三代有封禪之事，其典何如？可得聞乎？」宰孔曰：「古者封泰山，禪梁父。封泰山者，築土爲壇，金泥玉簡以祭天，報天之功，天處高，故崇其土以象高也。禪梁父者，掃地而祭，以象地之卑。以蒲爲車，菹秸爲籍，祭而掩之，所以報地。三代受命而興，獲祐於天地，故隆此美報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夏都於安邑，商都於亳，周都於豐鎬。泰山、梁父，去都城甚遠，猶且封之禪之。今二山在寡人之封內，寡人慾徼寵天王，舉此曠典，諸君以爲何如？」宰孔視桓公足高氣揚，似有矜高之色，乃應曰：「君以爲可，誰敢曰不可？」桓公曰：「俟明日更與諸君議之。」諸侯皆散。宰孔私詣管仲曰：「夫封禪之事，非諸侯所宜言也。仲父不能發一言諫止乎？」管仲曰：「吾君好勝，可以隱奪，難以正格也。夷吾今且言之矣。」乃夜造桓公之前，問曰：「君欲封禪，信乎？」桓公曰：「何爲不信？」管仲曰：「古者封禪，自無懷氏至於周成王，可考者七十二家，皆以受命，然後得封。」桓公艴然曰：「寡人南伐楚，至於召陵；北伐山戎，到令支，斬孤竹；西涉流沙，至於太行，諸侯莫餘違也。寡人兵車之會三，衣裳之會六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雖三代受命，何以過於此？封泰山、禪梁父，以示子孫，不亦可乎？」管仲曰：「古之受命者，先有禎祥示徵，然後備物而封，其典甚隆備也。鄗上之嘉黍，北里之嘉禾，所以爲盛。江淮之間，一茅三脊，謂之『靈茅』。王者受命則生焉，所以爲籍。東海致比目之魚，西海致比翼之鳥，祥瑞之物，有不召而致者，十有五焉。以書史冊，爲子孫榮。今鳳皇麒麟不來，而鴟鴞數至；嘉禾不生，而蓬蒿繁植，如此而欲行封禪，恐列國有識者，必歸笑於君矣。」桓公嘿然。明日，遂不言封禪之事。

桓公既歸，自謂功高無比，益治宮室，務爲壯麗。凡乘輿服御之制，比於王者，國人頗議其僭。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，號爲「三歸之臺」。言民人歸，諸侯歸，四夷歸也。又樹塞門以蔽內外，設反坫以待列國之使臣。鮑叔牙疑其事，問曰：「君奢亦奢，君僭亦僭，毋乃不可乎？」管仲曰：「夫人主不惜勤勞，以成功業，亦圖一日之快意爲樂耳！若以禮繩之，彼將苦而生怠。吾之所以爲此，亦聊爲吾君分謗也。」鮑叔口雖唯唯，心中不以爲然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周太宰孔自葵丘辭歸，於中途遇見晉獻公亦來赴會。宰孔曰：「會已散矣。」獻公頓足恨曰：「敝邑遼遠，不及觀衣裳之盛，何無緣也！」宰孔曰：「君不必恨。今者齊侯自恃功高，有驕人之意。夫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，齊之虧且溢，可立而待，不會亦何傷乎？」獻公乃回轅西向，於路得疾，回至晉國而薨，晉乃大亂。

欲知晉亂始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

話說晉獻公內蠱於驪姬，外惑於「二五」，益疏太子而親愛奚齊。只因申生小心承順，又數將兵有功，無間可乘。驪姬乃召優施，告以心腹之事：「今欲廢太子而立奚齊，何策而可？」施曰：「三公子皆在遠鄙，誰敢爲夫人難者？」驪姬曰：「三公子年皆強壯，歷事已深，朝中多爲之左右，吾未敢動也。」施曰：「然則當次第去之。」驪姬曰：「去之孰先？」施曰：「必先申生。其爲人也，慈仁而精潔。精潔，則恥於自污；慈仁，則憚於賊人。恥於自污，則憤不能忍，憚於賊人，其自賊易也。然世子跡雖見疏，君素知其爲人，謗以異謀，必不信。夫人必以夜半泣而訴君，若爲譽世子者而因加誣焉，庶幾說可售矣。」驪姬果夜半而泣，獻公驚問其故，再三不肯言。獻公迫之，驪姬對曰：「妾雖言之，君必不信也。妾所以泣者，恐妾不能久侍君爲歡耳！」獻公曰：「何出此不祥之言？」驪姬收淚而對曰：「妾聞申生爲人，外仁而內忍。其在曲沃，甚加惠於民，民樂爲之死，其意欲有所用之也。申生每爲人言，君惑於妾，必亂國。舉朝皆聞之，獨君不聞耳。毋乃以靖國之故，而禍及於君。君何不殺妾以謝申生，可塞其謀。勿以一妾亂百姓。」獻公曰：「申生仁於庶民，豈反不仁父乎？」驪姬對曰：「妾亦疑之。然妾聞外人之言曰：『匹夫爲仁，與在上不同。匹夫以愛親爲仁，在上者以利國爲仁。苟利於國，何親之有？』」獻公曰：「彼好潔，不懼惡名乎？」驪姬對曰：「昔幽王不殺宜臼，放之於申，申侯召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，立宜臼爲君，是爲平王，爲東周始祖。至於今，幽王之惡益彰，誰復以不潔之名，加之平王者哉？」獻公意悚然，遂披衣而起，曰：「夫人言是也！若何而可？」驪姬曰：「君不若稱耄而以國授之。彼得國而厭其欲，其或可以釋君，且昔者，曲沃之兼翼，非骨肉乎？武公惟不顧其親，故能有晉。申生之志，亦猶是也。君其讓之！」獻公曰：「不可。我有武與威以臨諸侯。今當吾身而失國，不可謂武；有子而不勝，不可謂威。失武與威，人能制我，雖生不如死。爾勿憂，吾將圖之。」驪姬曰：「今赤狄皋落氏屢侵吾國，君何不使之將兵伐狄，以觀其能用衆與否也？若其不勝，罪之有名也。若勝，則信得衆矣。彼恃其功，必有異謀。因而圖之，國人必服。夫勝敵以靖邊鄙，又以識世子之能否，君何爲不使？」獻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傳令使申生率曲沃之衆，以伐皋落氏。少傅裏克在朝，諫曰：「太子，君之貳也。故君行則太子監國。夫朝夕視膳，太子之職，遠之猶不可。況可使帥師乎？」獻公曰：「申生已屢將兵矣。」裏克曰：「曏者從君於行，今專制，固不可也。」獻公仰面而嘆曰：「寡人有子九人，尚未定孰爲太子，卿勿多言。」裏克默然而退，告於狐突。狐突曰：「危哉乎，公子也！」乃遺書申生，勸使勿戰，戰而勝滋忌，不如逃之。申生得書，嘆曰：「君之以兵事使我，非好我也，欲測我心耳！違君之命，我罪大矣。戰而幸死，猶有令名。」乃與皋落大戰於稷桑之地，皋落氏敗走。申生獻捷於獻公。驪姬曰：「世子果能用衆矣，奈何？」獻公曰：「罪未著也，姑待之。」狐突料晉國將亂，乃託言痼疾，杜門不出。

時有虞、虢二國，乃是同姓比鄰，脣齒相依，其地皆連晉界。虢公名醜，好兵而驕，屢侵晉之南鄙。邊人告急，獻公謀欲伐虢。驪姬請曰：「何不更使申生？彼威名素著，士卒爲用，可必成功也。」獻公已入驪姬之言，誠恐申生勝虢之後，益立威難制，躊躇未決，問於大夫荀息曰：「虢可伐乎！」荀息對曰：「虞、虢方睦，吾攻虢，虞必救之；若移而攻虞，虢又救之。以一敵二，臣未見其必勝也。」獻公曰：「然則寡人無如虢何矣！」荀息對曰：「臣聞虢公淫於色，君誠求國中之美女，教之歌舞，盛其車服，以進於虢，卑詞請平，虢公必喜而受之。彼耽於聲色，將怠棄政事，疏斥忠良，我更行賂犬戎，使侵擾虢境，然後乘隙而圖之，虢可滅也。」獻公用其策，以女樂遺虢。虢公欲受之，大夫舟之僑諫曰：「此晉所以釣虢也，君奈何吞其餌乎？」虢公不聽，竟許晉平。自此，日聽淫聲，夜接美色，視朝稀疏矣。舟之僑復諫，虢公怒，使出守下陽之關。未幾，犬戎貪晉之賂，果侵擾虢境，兵至渭汭，爲虢兵所敗。犬戎主遂起傾國之師。虢公恃其前勝，亦率兵拒之，相持於桑田之地。獻公復問於荀息曰：「今戎、虢相持，寡人可以伐虢否？」荀息對曰：「虞、虢之交未離也。臣有一策，可以今日取虢、明日取虞。」獻公曰：「卿策如何？」荀息曰：「君厚賂虞，而假道以伐虢。」獻公曰：「吾新與虢成，伐之無名，虞肯信我乎？」荀息曰：「君密使北鄙之人生事於虢，虢之邊吏必有責言。吾因以爲名而請於虞。」獻公又用其策。虢之邊吏果來責讓，兩下遂治兵相攻。虢公方有犬戎之患，不暇照管。獻公曰：「今伐虢不患無名矣。但不知賂虞當用何物？」荀息對曰：「虞公性雖貪，然非至寶，不可動之。必須用二物前去，但恐君之不捨耳。」獻公曰：「卿試言所用何物？」荀息曰：「虞公最愛者，璧、馬之良也。君不有垂棘之璧，屈產之乘乎？以此二物，假道於虞。虞貪於璧、馬，墮吾計矣。」獻公曰：「此二物，乃吾至寶，何忍棄之他人？」荀息曰：「臣固知君之不捨也。雖然，假虞道以伐虢，虢無虞救必滅。虢亡，虞不獨存，璧、馬安往乎？夫寄璧外府，養馬外廄，特暫事耳！」大夫裏克曰：「虞有賢臣二人，曰宮之奇、百里奚，明於料事，恐其諫阻，奈何？」荀息曰：「虞公貪而愚，雖諫必不從也。」獻公即以璧、馬交付荀息，使如虞假道。

虞公初聞晉來假道，欲以伐虢，意甚怒。及見璧、馬，不覺回嗔作喜，手弄璧而目視馬，問荀息曰：「此乃汝國至寶，天下罕有，奈何以惠寡人？」荀息曰：「寡君慕君之賢，畏君之強，故不敢自私其寶，願邀歡於大國。」虞公曰：「雖然，必有所言於寡人也。」荀息曰：「虢人屢侵我南鄙，寡君以社稷之故，屈意請平。今約誓未寒，責讓日至，寡君欲假道以請罪焉。倘幸而勝虢，所有滷獲，盡以歸君。寡君願與君世敦盟好。」虞公大悅。宮之奇諫曰：「君勿許也。諺曰：『脣亡齒寒。』晉吞噬同姓，非一國矣。獨不敢加於虞、虢者，以有脣齒之助耳。虢今日亡，則明日禍必中於虞矣！」虞公曰：「晉君不愛重寶，以交歡於寡人，寡人其愛此尺寸之徑乎？且晉強於虢十倍，失虢而得晉，何不利焉？子退，勿預吾事！」宮之奇再欲進諫，百里奚牽其裾，乃止。宮之奇退謂百里奚曰：「子不助我一言，而更止我，何故？」百里奚曰：「吾聞進嘉言於愚人之前，猶委珠玉於道也。桀殺關龍逢，紂殺比干，惟強諫耳。子其危哉！」宮之奇曰：「然則虞必亡矣，吾與子盍去乎？」百里奚曰：「子去則可矣。又偕一人，不重子罪乎？吾寧徐耳。」宮之奇盡族而行，不言所之。

荀息歸報晉侯，言：「虞公已受璧、馬，許以假道。」獻公便欲親將伐虢，裏克入見曰：「虢，易與也，毋煩君往。」獻公曰：「滅虢之策何如？」裏克曰：「虢都上陽，其門戶在於下陽。下陽一破，無完虢矣。臣雖不才，願效此微勞，如無功甘罪。」獻公乃拜裏克爲大將，荀息副之，率車四百乘伐虢。先使人報虞以兵至之期。虞公曰：「寡人辱受重寶，無以爲報，願以兵從。」荀息曰：「君以兵從，不如獻下陽之關。」虞公曰：「下陽，虢所守，寡人安得獻之？」荀息曰：「臣聞言虢君方與犬戎大戰於桑田，勝敗未決。君託言助戰，以車乘獻之，陰納晉兵，則關可得也。臣有鐵葉車百乘，惟君所用。」虞公從其計。守將舟之僑信以爲然，開關納車。車中藏有晉甲，入關後一齊發作，欲閉關已無及矣。裏克驅兵直進，舟之僑既失下陽，恐虢公見罪，遂以兵降晉。裏克用爲嚮導，望上陽進發。

卻說虢公在桑田聞晉師破關，急急班師，被犬戎兵掩殺一陣，大敗而走，隨身僅數十乘，奔至上陽守禦，茫然無策。晉兵至，築長圍以困之。自八月至十二月，城中樵採俱絕，連戰不勝，士卒疲敝，百姓日夜號哭。裏克使舟之僑爲書，射入城中，諭虢公使降。虢公曰：「吾先君爲王卿士，吾不能爲降諸侯！」乘夜開城，率家眷奔京師去訖。裏克等亦不追趕。百姓香花燈燭，迎裏克等進城。克安集百姓，秋毫無犯，留兵戍守。將府庫寶藏，盡數裝載，以十分之三並女樂獻於虞公。虞公亦大喜。裏克一面遣人馳報晉侯，自己託言有疾，休兵城外，俟病癒方行。虞公不時饋藥，候問不絕。如此月餘。忽諜報：「晉侯兵在郊外。」虞公問其來意，報者曰：「恐伐虢無功，親來接應耳。」虞公曰：「寡人正欲面與晉君講好，今晉君自來，寡人之願也。」慌忙郊迎致餼。兩君相見，彼此相謝，自不必說。獻公約與虞公較獵於箕山。虞公欲誇耀晉人，盡出城中之甲及堅車良馬，與晉侯馳逐賭勝。是日，自辰及申，圍尚未撤，忽有人報：「城中火起！」獻公曰：「此必民間漏火，不久撲滅耳。」固請再打一圍。大夫百里奚密奏曰：「傳聞城中有亂，君不可留矣。」虞公乃辭晉侯先行，半路見人民紛紛逃竄，言：「城池已被晉兵乘虛襲破。」虞公大怒，喝教：「驅車速進！」來至城邊，只見城樓上一員大將，倚欄而立，盔甲鮮明，威風凜凜，向虞公言曰：「前蒙君假我以道，今再假我以國，敬謝明賜。」虞公轉怒，便欲攻門，城頭上一聲梆響，箭如雨下。虞公命車速退，使人催趲後面車馬。軍人報曰：「後軍行遲者，俱被晉兵截住，或降或殺，車馬皆爲晉有。晉侯大軍即到矣！」虞公進退兩難，嘆曰：「悔不聽宮之奇之諫也！」顧百里奚在側，問曰：「彼時卿何不言？」百里奚曰：「君不聽之奇，其能聽奚乎？臣之不言，正留身以從君於今日耳。」虞公正在危急之際，見後有單車驅至，視之，乃虢國降將舟之僑也。虞公不覺面有慚色。舟之僑曰：「君誤聽棄虢，失已在前。今日之計，與其出奔他國，不如歸晉。晉君德量寬洪，必無相害。且憐君必厚待君，君其勿疑。」虞公躊躇未決。晉獻公隨後來到，使人請虞公相見。虞公不得不往。獻公笑曰：「寡人此來，爲取璧、馬之值耳。」命以後車，載虞公宿于軍中。百里奚緊緊相隨，或諷其去，曰：「吾食其祿久，所以報也！」獻公入城安民。荀息左手託璧，右手牽馬而前，曰：「臣謀已行，今請還璧於府，還馬於廄。」獻公大悅。髯翁有詩云：

璧馬區區雖至寶，請將社稷較何如？

不誇荀息多奇計，還笑虞公是真愚。

獻公以虞公歸，欲殺之。荀息曰：「此呆豎子耳，何能爲！」於是待以寓公之禮，別以他璧及他馬贈之，曰：「吾不忘假道之惠也。」舟之僑至晉，拜爲大夫。僑薦百里奚之賢。獻公欲用奚，使僑通意。奚曰：「終舊君之世乃可。」僑去，奚嘆曰：「君子違，不適仇國，況仕乎？吾即仕，不於晉也。」舟之僑聞其言，惡形其短，意甚不悅。

時秦穆公任好即位六年，尚未有中宮，使大夫公子縶求婚於晉，欲得晉侯長女伯姬爲夫人。獻公使太史蘇筮之，得雷澤《歸妹》卦第六爻，其繇曰：

士刲羊，亦無也。女承筐，亦無貺也。西鄰責言，不可償也。

太史蘇玩其辭，以爲秦國在西，而有責言，非和睦之兆。況《歸妹》嫁娶之事，而《震》變爲《離》，其卦爲《睽》，《睽》、《離》皆非吉名，此親不可許。獻公更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。偃獻其兆，卜其吉。斷詞曰：

松柏爲鄰，世作舅甥，三定我君。利於婚媾，不利寇。

史蘇猶據筮詞爭之。獻公曰：「曏者固雲：『從筮不如從卜。』卜既吉矣，又何違乎？吾聞秦受帝命，其後將大，不可拒也。」遂許之。

公子縶歸覆命，路遇一人，面如噀血，隆準虯鬚，以兩手握兩鋤而耕，入土累尺。命索其鋤觀之，左右皆不能舉。公子縶問其姓名，對曰：「公孫氏，名枝，字子桑，晉君之疏族也。」縶曰：「以子之才，何以屈於隴畝？」枝對曰：「無人薦引耳。」縶曰：「肯從我遊於秦乎？」公孫枝曰：「『士爲知己者死。』若能見挈，固所願也。」縶與之同載歸秦。言於穆公，穆公使爲大夫。穆公聞晉已許婚，復遣公子縶如晉納幣，遂迎伯姬。晉侯問媵於羣臣。舟之僑進曰：「百里奚不願仕晉，其心不測，不如遠之。」乃用奚爲媵。

卻說百里奚是虞國人，字井伯，年三十餘，娶妻杜氏，生一子。奚家貧不遇，欲出遊，念其妻子無依，戀戀不捨。杜氏曰：「妾聞『男子志在四方』，君壯年不出圖仕，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！妾能自給，毋相念也。」家只有一伏雌，杜氏宰之以餞行。廚下乏薪，乃取扊扅炊之。舂黃齏，煮脫粟飯。奚飽餐一頓，臨別，妻抱其子，牽袂而泣曰：「富貴勿相忘！」奚遂去。遊於齊，求事襄公，無人薦引。久之，窮困，乞食於。時奚年四十矣。人有蹇叔者，奇其貌，曰：「子非乞人也。」叩其姓名，因留飯，與談時事，奚應對如流，指畫井井有敘。蹇叔嘆曰：「以子之才，而困窮乃爾，豈非命乎？」遂留奚於家，結爲兄弟。蹇叔長奚一歲，奚呼叔爲兄。蹇叔家亦貧，奚乃爲村中養牛，以佐饔飧之費。值公子無知弒襄公，新立爲君，懸榜招賢。奚欲往應招，蹇叔曰：「先君有子在外，無知非分竊立，終必無成。」奚乃止。後聞周王子頹好牛，其飼牛者皆獲厚糈，乃辭蹇叔如周。蹇叔戒之曰：「丈夫不可輕失身於人。仕而棄之，則不忠；與同患難，則不智。此行，弟其慎之！吾料理家事，當至周相看也。」奚至周，謁見王子頹，以飼牛之術進。頹大喜，欲用爲家臣。蹇叔自而至，奚與之同見子頹，退謂奚曰：「頹志大而才疏，其所與皆讒諂之人，必有覬覦非望之事，吾立見其敗也。不如去之。」奚因久別妻子，意欲還虞。蹇叔曰：「虞有賢臣宮之奇者，吾之故人也。相別已久，吾亦欲訪之。弟欲還虞，吾當同行。」遂與奚同至虞國。時奚妻杜氏貧極，不能自給，已流落他方，不知去處。奚感傷不已。蹇叔與宮之奇相見，因言百里奚之賢。宮之奇遂薦奚與虞公。虞公拜奚爲中大夫。蹇叔曰：「吾觀虞君見小而自用，亦非可與有爲之主。」奚曰：「弟久困貧，譬之魚在陸地，急欲得勺水自濡矣！」蹇叔曰：「弟爲貧而仕，吾難阻汝。異日若見訪，當於宋之鳴鹿村。其地幽雅，吾將卜居於此。」蹇叔辭去。奚遂留事虞公。及虞公失國，奚周旋不捨，曰：「吾既不智矣，敢不忠乎？」至是，晉用奚爲媵於秦。奚嘆曰：「吾抱濟世之才，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，又臨老爲人媵，比於僕妾，辱莫大焉！」行至中途而逃。將適宋，道阻。將適楚，及宛城，宛之野人出獵，疑爲奸細，執而縛之。奚曰：「我虞人也，因國亡逃難至此。」野人問：「何能？」奚曰：「善飼牛。」野人釋其縛，使之喂牛，牛日肥澤。野人大悅，聞於楚王。楚王召奚問曰：「飼牛有道乎？」奚對曰：「時其食，恤其力，心與牛而爲一。」楚王曰：「善哉！子之言，非獨牛也，可通於馬。」乃使爲圉人，牧馬於南海。

卻說秦穆公見晉媵有百里奚之名，而無其人，怪之。公子縶曰：「故虞臣也，逃矣。」穆公謂公孫枝曰：「子桑在晉，必知百里奚之略，是何等人也？」公孫枝對曰：「賢人也。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，是其智。從虞公於晉，而義不臣晉，是其忠。且其人有經世之才，但不遇其時耳！」穆公曰：「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？」公孫枝曰：「臣聞奚之妻在楚國，其亡必於楚。何不使人往楚訪之？」使者往楚，還報：「奚在海濱，爲楚君牧馬。」穆公曰：「孤以重幣求之，楚其許我乎？」公孫枝曰：「百里奚不來矣！」穆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公孫枝曰：「楚之使奚牧馬者，爲不知奚之賢也。君以重幣求之，是告以奚之賢也。楚知奚之賢，必自用之，肯畀我乎？君不若以逃媵爲罪，而賤贖之。此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。」穆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使人持羖羊之皮五，進於楚王曰：「敝邑有賤臣百里奚者，逃在上國，寡人慾得而加罪，以警亡者，請以五羊皮贖歸。」楚王恐失秦歡，乃使東海人囚百里奚，以付秦人。百里奚將行，東海人謂其就戮，持之而泣。奚笑曰：「吾聞秦君有伯王之志，彼何急於一媵？夫求我於楚，將以用我也。此行且富貴矣，又何泣焉！」遽上囚車而去。將及秦境，秦穆公使公孫枝往迎於郊，先釋其囚，然後召而見之。問：「年幾何？」奚對曰：「才七十歲。」穆公嘆曰：「惜乎老矣！」奚曰：「使奚逐飛鳥，搏猛獸，則臣已老。若使臣坐而策國事，臣尚少也。昔呂尚年八十，釣於渭濱，文王載之以歸，拜爲尚父，卒定周鼎。臣今日遇君，較呂尚不更早十年乎？」穆公壯其言，正容而問曰：「敝邑介在戎狄，不與中國會盟，叟何以教寡人，俾敝邑不後於諸姬，幸甚！」奚對曰：「君不以臣爲亡國之虜，衰殘之年，乃虛心下問，臣敢不竭其愚？夫雍、岐之地，文、武所興，山如犬牙，原如長蛇，周不能守，而以畀之秦，此天所以開秦也。且夫介在戎、狄，則兵強；不與會盟，則力聚。今西戎之間，爲國不啻數十，並其地足以耕，籍其民可以戰，此中國諸侯所不能與君爭者。君以德撫而以力征，既全有西陲，然後扼山川之險，以臨中國，俟隙而進，則恩威在君掌中，而伯業成矣。」穆公不覺立起曰：「孤有井伯，猶齊之得仲父也。」一連與語三日，言無不合，遂爵爲上卿，任以國政。因此秦人都稱奚爲「五羖大夫」。又相傳以爲穆公舉奚於牛口之下，以奚曾飼牛於楚，秦用五羖羊皮贖回故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脫囚拜相事真奇，仲後重聞百里奚。

從此西秦名顯赫，不虧身價五羊皮。

百里奚辭上卿之位，舉薦一人以自代。

不知所舉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六回 歌扊扅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

話說秦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，欲爵爲上卿。百里奚辭曰：「臣之才，不如臣友蹇叔十倍。君欲治國家，請任蹇叔而臣佐之。」穆公曰：「子之才，寡人見之真矣，未聞蹇叔之賢也。」奚對曰：「蹇叔之賢，豈惟君未之聞，雖齊、宋之人，亦莫之聞也，然而臣獨知之。臣嚐出遊於齊，欲委贄於公子無知，蹇叔止臣曰：『不可。』臣因去齊，得脫無知之禍。嗣遊於周，欲委贄於王子頹，蹇叔復止臣曰：『不可。』臣復去周，得脫子頹之禍。後臣歸虞，欲委贄於虞公，蹇叔又止臣曰：『不可。』臣時貧甚，利其爵祿，姑且留事，遂爲晉俘。夫再用其言，以脫於禍；一不用其言，幾至殺身。此其智勝於中人遠矣。今隱於宋之鳴鹿村，宜速召之。」穆公乃遣公子縶假作商人，以重幣聘蹇叔於宋。百里奚另自作書致意。公子縶收拾行囊，駕起犢車二乘，徑投鳴鹿村來。見數人息耕於隴上，相賡而歌，歌曰：

山之高兮無攆，途之濘兮無燭。相將隴上兮，泉甘而土沃。勤吾四體兮，分吾五穀。三時不害兮饔飧足，樂此天命兮無榮辱！

縶在車中聽其音韻，有絕塵之致，乃嘆謂御者曰：「古云：『裏有君子，而鄙俗化。』今入蹇叔之鄉，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，信乎其賢也。」乃下車，問耕者曰：「蹇叔之居安在？」耕者曰：「子問之何爲？」縶曰：「其故人百里奚有書，託吾致之。」耕者指示曰：「前去竹林深處，左泉右石，中間一小茅廬，乃其所也。」縶拱手稱謝。復登車，行將半里，來至其處。縶舉目觀看，風景果是幽雅。隴西居士有隱居詩云：

翠竹林中景最幽，人生此樂更何求？

數方白石堆雲起，一道清泉接澗流。

得趣猿猴堪共樂，忘機麋鹿可同遊。

紅塵一任漫天去，高臥先生百不憂。

縶停車於草廬之外，使從者叩其柴扉。有一小童子啓門而問曰：「佳客何來？」縶曰：「吾訪蹇先生來也。」童子曰：「吾主不在。」縶曰：「先生何往？」童子曰：「與鄰叟觀泉於石樑，少頃便回。」縶不敢輕造其廬，遂坐於石上以待之。童子將門半掩，自入戶內。須臾之間，見一大漢，濃眉環眼，方面長身，揹負鹿蹄二隻，從田塍西路而來。縶見其容貌不凡，起身迎之。那大漢即置鹿蹄於地，與縶施禮。縶因叩其姓名。大漢答曰：「某蹇氏，丙名，字白乙。」縶曰：「蹇叔於君何人？」對曰：「乃某父也。」縶重複施禮，口稱：「久仰！」大漢曰：「足下何人？到此貴幹？」縶曰：「有故人百里奚今仕於秦，有書信託某奉候尊公。」蹇丙曰：「先生請入草堂少坐，吾父即至矣。」言畢，推開雙扉，讓公子縶先入。蹇丙復取鹿蹄負之，至於草堂。童子收進鹿蹄。蹇丙又復施禮，分賓主坐定。公子縶與蹇丙談論些農桑之事，因及武藝。丙講說甚有次第。縶暗暗稱奇，想道：「有其父方有其子，井伯之薦不虛也。」獻茶方罷，蹇丙使童子往門首伺候其父。少頃，童子報曰：「翁歸矣。」

卻說蹇叔與鄰叟二人肩隨而至，見門前有車二乘，駭曰：「吾村中安得有此車耶？」蹇丙趨出門外，先道其故。蹇叔同二叟進入草堂，各各相見，敘次坐定。蹇叔曰：「適小兒言吾弟井伯有書，乞以見示。」公子縶遂將百里奚書信呈上。蹇叔啓緘觀之，略曰：

奚不聽兄言，幾蹈虞難。幸秦君好賢，贖奚於牧豎之中，委以爲政。奚自量纔不逮兄，乞兄共濟。秦君聞名若渴，敬命大夫公子縶布幣奉迎。惟冀幡然出山，以酬生平之志。如兄留戀山林，奚即相從於鳴鹿之野矣！

蹇叔曰：「井伯何以見知於秦君也？」公子縶將百里奚爲媵逃楚，秦君聞其賢，以五羊皮贖歸始末，敘述一遍。「今寡君欲爵以上卿，井伯自言不及先生，必求先生至秦，方敢登仕。寡君有不腆之幣，使縶致命。」言訖，即喚左右於車廂中取出徵書禮幣，排列草堂之中。鄰叟俱山野農夫，從未見此盛儀，相顧驚駭，謂公子縶曰：「吾等不知貴人至此，有失迴避。」縶曰：「何出此言？寡君望蹇先生之臨，如枯苗望雨。煩二位老叟相勸一聲，受賜多矣。」二叟謂蹇叔曰：「既秦邦如此重賢，不可虛貴人來意。」蹇叔曰：「昔虞公不用井伯，以致敗亡。若秦君肯虛心任賢，一井伯已足。老夫用世之念久絕，不得相從。所賜禮幣，望乞收回。求大夫善爲我辭。」公子縶曰：「若先生不往，井伯亦必不獨留。」蹇叔沉吟半晌，嘆曰：「井伯懷才未試，求仕已久，今適遇明主，吾不得不成其志。勉爲井伯一行，不久仍歸耕於此耳。」童子報：「鹿蹄已熟。」蹇叔命取牀頭新釀，之以奉客。公子縶西席，二叟相陪，瓦杯木箸，賓主勸酬，欣然醉飽。不覺天色已晚，遂留縶於草堂安宿。次早，二叟攜樽餞行，依前敘飲。良久，公子縶誇白乙之才，亦教他同至秦邦。蹇叔許之。乃以秦君所贈禮幣，分贈二叟，囑付看覷家間，「此去不久，便再得相敘」。再分付家人：「勤力稼穡，勿致荒蕪。」二叟珍重而別。

蹇叔登車，白乙丙爲御，公子縶另自一車，並駕而行。夜宿曉馳，將近秦郊，公子縶先驅入朝，參謁了秦穆公，言：「蹇先生已到郊外，其子蹇丙亦有揮霍之才，臣並取至，以備任使。」穆公大喜，乃命百里奚往迎。蹇叔既至，穆公降階加禮，賜坐而問之曰：「井伯數言先生之賢，先生何以教寡人乎？」蹇叔對曰：「秦僻在西土，鄰於戎、翟，地險而兵強，進足以戰，退足以守。所以不列於中華者，威德不及故也。非威何畏，非德何懷；不畏不懷，何以成霸？」穆公曰：「威與德二者孰先？」蹇叔對曰：「德爲本，威濟之。德而不威，其國外削，威而不德，其民內潰。」穆公曰：「寡人慾佈德而立威，何道而可？」蹇叔對曰：「秦雜戎俗，民鮮禮教，等威不辨，貴賤不明，臣請爲君先教化而後刑罰。教化既行，民知尊敬其上，然後恩施而知感，刑用而知懼。上下之間，如手足頭目之相爲。管夷吾節制之師，所以號令天下而無敵也。」穆公曰：「誠如先生之言，遂可以霸天下乎？」蹇叔對曰：「未也。夫霸天下者有三戒：毋貪，毋忿，毋急。貪則多失，忿則多難，急則多蹶。夫審大小而圖之，烏用貪？衡彼己而施之，烏用忿？酌緩急而布之，烏用急！君能戒此三者，於霸也近矣。」穆公曰：「善哉言乎！請爲寡人酌今日之緩急。」蹇叔對曰：「秦立國西戎，此禍福之本也。今齊侯已耋，霸業將衰。君誠善撫雍、渭之衆，以號召諸戎，而徵其不服者。諸戎既服，然後斂兵以俟中原之變，拾齊之遺，而布其德義。君雖不欲霸，不可得而辭矣。」穆公大悅曰：「寡人得二老，真庶民之長也！」乃封蹇叔爲右庶長，百里奚爲左庶長，位皆上卿，謂之「二相」。並召白乙丙爲大夫。自二相兼政，立法教民，興利除害，秦國大治。史官有詩云：

子縶薦奚奚薦叔，轉相汲引布秦庭。

但能好士如秦穆，人傑何須問地靈。

穆公見賢才多出於異國，益加採訪。公子縶薦秦人西乞術之賢，穆公亦召用之。百里奚素聞晉人繇餘負經綸之略，私詢於公孫枝。枝曰：「繇餘在晉不遇，今已仕於西戎矣。」奚嘆惜不已。

卻說百里奚之妻杜氏，自從其夫出遊，紡績度日，後遇饑荒，不能存活，攜其子趁食他鄉，展轉流離，遂入秦國，以浣衣爲活。其子名視，字孟明，日與鄉人打獵角藝，不肯營生。杜氏屢諭不從。及百里奚相秦，杜氏聞其姓名，曾於車中望見，未敢相認。因府中求浣衣婦，杜氏自願入府浣衣，勤於搗濯，府中人皆喜，然未得見奚之面也。一日，奚坐於堂上，樂工在廡下作樂。杜氏向府中人曰：「老妾頗多知音律，願引至廡，一聽其聲。」府中人引至廡下，言於樂工，問其所習。杜氏曰：「能琴，亦能歌。」乃以琴授之。杜氏援琴而鼓，其聲悽怨。樂工俱傾耳靜聽，自謂不及。再使之歌，杜氏曰：「老妾自流移至此，未嘗發聲。願言於相君，請得升堂而歌之。」樂工稟知百里奚，奚命之立於堂左。杜氏低眉斂袖，揚聲而歌。歌曰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憶別時，烹伏雌，舂黃齏，炊扊扅。今日富貴忘我爲？百里奚，五羊皮！父粱肉，子啼飢；夫文繡，妻浣衣。嗟乎！富貴忘我爲？百里奚，五羊皮！昔之日，君行而我啼；今之日，君坐而我離。嗟乎！富貴忘我爲？

百里奚聞歌愕然，召至前詢之，正其妻也，遂相持大慟。良久，問：「兒子何在？」杜氏曰：「村中射獵。」使人召之。是日，夫妻父子再得完聚。穆公聞百里奚妻子俱到，賜以粟千鍾，金帛一車。次日，奚率其子孟明視朝見謝恩。穆公亦拜視爲大夫，與西乞術、白乙丙並號將軍，謂之「三帥」，專掌征伐之事。

姜戎子吾離，桀驁侵掠，三帥統兵徵之。吾離兵敗奔晉，遂盡有瓜州之地。時西戎主赤斑見秦人強盛，使其臣繇餘聘秦，以觀穆公之爲人。穆公與之遊於苑囿，登三休之臺，誇以宮室苑囿之美。繇餘曰：「君之爲此者，役鬼耶？抑役人耶？役鬼勞神，役人勞民！」穆公異其言，曰：「汝戎夷無禮樂法度，何以爲治？」繇餘笑曰：「禮樂法度，此乃中國所以亂也！自上聖創爲文法，以約束百姓，僅僅小治。其後日漸驕淫，借禮樂之名，以粉飾其身；假法度之威，以督責其下，天下怨望，因生篡奪。若戎夷則不然，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下懷忠信以事其上，上下一體，無形跡之相欺，無文法之相擾，不見其治，乃爲至治。」

穆公默然，退而述其言於百里奚。奚對曰：「此晉國之大賢人，臣熟聞其名矣。」穆公蹴然不悅曰：「寡人聞之：『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』今繇餘賢而用於戎，將爲秦患，奈何？」奚對曰：「內史廖多奇智，君可謀之。」穆公即召內史廖，告以其故。廖對曰：「戎主僻處荒徼，未聞中國之聲。君試遺之女樂，以奪其志；留繇餘不遣，以爽其期。使其政事怠廢，上下相疑，雖其國可取，況其臣乎？」穆公曰：「善。」乃與繇餘同席而坐，共器而食，居常使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孫枝等輪流作伴，叩其地形險夷，兵勢強弱之實。一面裝飾美女，能音樂者六人，遣內史廖至戎報聘，以女樂獻之。戎主赤斑大悅，日聽音而夜御女，遂疏於政事。

繇餘留秦一年，乃歸。戎主怪其來遲，繇餘曰：「臣日夜求歸，秦君固留不遣。」戎主疑其有二心於秦，意頗疏之。繇餘見戎主耽於女樂，不理政事，不免苦口進諫，戎主拒而不納。穆公因密遣人招之。繇餘棄戎歸秦，即擢亞卿，與二相同事。繇餘遂獻伐戎之策。三帥兵至戎境，宛如熟路。戎主赤斑不能抵敵，遂降於秦。後人有詩云：

虞違百里終成虜，戎失繇餘亦喪邦。

畢竟賢才能幹國，請看齊霸與秦強。

西戎主赤斑，乃諸戎之領袖，曏者諸戎俱受服役。及聞赤斑歸秦，無不悚懼，納土稱臣者相繼不絕。穆公論功行賞，大宴羣臣。羣臣更番上壽，不覺大醉，回宮，一臥不醒。宮人驚駭，事聞於外。羣臣皆叩宮門問安。世子召太醫入宮診脈，脈息如常，但閉目不能言動。太醫曰：「是有鬼神。」欲命內史廖行禱。內史廖曰：「此是屍厥，必有異夢。須俟其自復，不可驚之。禱亦無益。」世子守於牀蓆之側，寢食俱不敢離。直俟至第五日，穆公方醒，顙間汗出如雨，連叫：「怪哉！」世子跪而問曰：「君體安否？何臥之久也？」穆公曰：「頃刻耳。」曰：「君臥已越五日，得無有異夢否？」穆公驚問曰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世子曰：「內史廖固言之。」

穆公乃召廖至榻前，言曰：「寡人今者夢一婦人，妝束宛如妃嬪，容貌端好，肌如冰雪，手握天符，言奉上帝之命，來召寡人。寡人從之。忽若身在雲中，縹緲無際。至一宮闕，丹青炳煥，玉階九尺，上懸珠簾，婦人引寡人拜於階下。須臾簾卷，見殿上黃金嵌柱，壁衣錦繡，精光奪目。有王者冕旒華袞，憑玉几上座，左右侍立，威儀甚盛。王者傳命：『賜醴。』有如內侍者，以碧玉斝賜寡人酒，甘香無比。王者以一簡授左右，即聞堂上大聲呼寡人名曰：『任好聽旨，爾平晉亂！』如是者再。婦人遂教寡人拜謝，復引出宮闕。寡人問婦人何名，對曰：『妾乃寶夫人也，居於太白山之西麓，在君宇下，君不聞乎？妾夫葉君，別居南陽，或一二歲來會妾。君能爲妾立祠，當使君霸，傳名萬載。』寡人因問：『晉有何亂，乃使寡人平之？』寶夫人曰：『此天機不可預泄。』已聞鐘鳴，聲大如雷霆，寡人遂驚覺。不知此何祥也？」廖對曰：「晉侯方寵驪姬，疏太子，保無亂乎？天命及君，君之福也。」穆公曰：「寶夫人何爲者？」廖對曰：「臣聞先君文公之時，有陳倉人於土中得一異物，形如滿囊，色間黃白，短尾多足，嘴有利喙。陳倉人謀獻之先君，中途遇二童子拍手笑曰：『汝虐於死人，今乃遭生人之手乎？』陳倉人請問其說，二童子曰：『此物名蝟，在地下慣食死人之腦，得其精氣，遂能變化。汝謹持之！』蝟亦張喙，忽作人言曰：『彼二童子者，一雌一雄，名曰陳寶，乃野雉之精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』陳倉人遂舍蝟而逐童子，二童子忽化爲雉飛去。陳倉人以告，先君命書其事於簡，藏之內府，臣實掌之，可啓而視也。夫陳倉正在太白山之西，君試獵於兩山之間，以求其跡，則可明矣。」穆公命取文公藏簡觀之，果如廖之語。因使廖詳記其夢，並藏內府。

次日，穆公視朝，羣臣畢賀。穆公遂命駕車獵於太白山。迤邐而西，將至陳倉山，獵人舉網得一雉雞，玉色無瑕，光彩照人。須臾，化爲石雞，色光不滅。獵者獻於穆公。內史廖賀曰：「此所謂寶夫人也。得雌者霸，殆霸徵乎？君可建祠於陳倉，必獲其福。」穆公大悅，命沐以蘭湯，覆以錦衾，盛以玉匱。即日鳩工伐木，建祠于山上，名其祠曰：寶夫人祠。改陳倉山爲寶雞山。有司春秋二祭。每祭之晨，山上聞雞鳴，其聲聞三里之外。間一年或二年，望見赤光長十餘丈，雷聲殷殷然，此乃葉君來會之期。葉君者，即雄雉之神，所謂別居南陽者也。至四百餘年後，漢光武生於南陽，起兵誅王莽，復漢祚，爲後漢皇帝，乃是得雄者王之驗。

畢竟秦穆公如何定晉亂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

話說晉獻公以並虞、虢二國，羣臣皆賀。惟驪姬心中不樂。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，卻被裏克代行，又一舉成功，一時間無題目可做。乃復與優施相議，言：「裏克乃申生之黨，功高位重，我無以敵之，奈何？」優施曰：「荀息以一璧、馬滅虞、虢二國，其智在裏克之上，其功亦不在裏克之下。若求荀息爲奚齊、卓子之傅，則可以敵裏克有餘矣。驪姬請於獻公，遂使荀息傅奚齊、卓子。」驪姬又謂優施曰：「荀息已入我黨矣。裏克在朝，必破我謀，何計可以去之？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。」優施曰：「裏克爲人，外強而中多顧慮，誠以利害動之，彼必持兩端，然後可收而爲我用。克好飲，夫人能爲我具特羊之饗，我因侍飲而以言探之。其入，則夫人之福也；即不入，我優人亦聊與爲戲，何罪焉？」驪姬曰：「善。」乃代爲優施治飲具。

優施預請於裏克曰：「大夫驅馳虞、虢間，勞苦甚。施有一杯之獻，願取閒邀大夫片刻之歡，何如？」裏克許之。乃攜酒至克家。克與內子孟皆西坐爲客。施再拜進觴，因侍飲於側，調笑甚洽。酒至半酣，施起舞爲壽。因謂孟曰：「主啖我，我有新歌，爲主歌之。」孟酌兕觥以賜施，啖以羊脾，問曰：「新歌何名？」施對曰：「名《暇豫》。大夫得此事君，可保富貴也。」乃頓嗓而歌。歌曰：

暇豫之吾吾兮，不如烏烏。衆皆集於菀兮，爾獨於枯。菀何榮且茂兮，枯招斧柯！斧柯行及兮，奈爾枯何！

歌訖，裏克笑曰：「何謂菀？何謂枯？」施曰：「譬之於人，其母爲夫人，其子將爲君。本深枝茂，衆鳥依託，所謂菀也。若其母已死，其子又得謗，禍害將及。本搖葉落，鳥無所棲，斯爲枯矣。」言罷，遂出門。

裏克心中怏怏，即命撤饌。起身徑入書房，獨步庭中，迴旋良久。是夕，不用晚餐，挑燈就寢，輾轉牀褥，不能成寐。左思右想：「優施內外俱寵，出入宮禁，今日之歌，必非無謂而發。彼欲言未竟，俟天明當再叩之。」捱至半夜，心中急不能忍，遂分付左右：「密喚優施到此問話。」優施已心知其故，連忙衣冠整齊，跟着來人直達寢所。裏克召優施坐於牀間，以手撫其膝，問曰：「適來菀枯之說，我已略喻，豈非爲曲沃乎？汝必有所聞，可與我詳言，不可隱也。」施對曰：「久欲告知，因大夫乃曲沃之傅，且未敢直言，恐見怪耳。」裏克曰：「使我預圖免禍之地，是汝愛我也，何怪之有？」施乃俯首就枕畔低語曰：「君已許夫人，殺太子而立奚齊，有成謀矣。」裏克曰：「猶可止乎？」施對曰：「君夫人之得君，子所知也。中大夫之得君，亦子所知也。夫人主乎內，中大夫主乎外，雖欲止，得乎？」裏克曰：「從君而殺太子，我不忍也。輔太子以抗君，我不及也。中立而兩無所爲，可以自脫否？」施對曰：「可。」施退，裏克坐以待旦，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，屈指恰是十年，嘆曰：「卜筮之理，何其神也！」遂造大夫丕鄭父之家，屏去左右，告之曰：「史蘇、卜偃之言，驗於今矣。」丕鄭父曰：「有聞乎？」裏克曰：「夜來優施告我曰：『君將殺太子而立奚齊也。』」丕鄭父曰：「子何以復之？」裏克曰：「我告以中立。」丕鄭父曰：「子之言，如見火而益之薪也。爲子計，宜陽爲不信，彼見子不信，必中忌而緩其謀。子乃多樹太子之黨，以固其位，然後乘間而進言，以奪君之志，成敗猶未有定。今子曰中立，則太子孤矣，禍可立而待也！」裏克頓足曰：「惜哉！不早與吾子商之！」裏克別去，登車，詐墜於車下，次日遂稱傷足，不能赴朝。史臣有詩云：

特羊具享優人舞，斷送儲君一曲歌。

堪笑大臣無遠識，卻將中立佐操戈。

優施回覆驪姬，驪姬大悅。乃夜謂獻公曰：「太子久居曲沃，君何不召之，但言妾之思見太子。妾因以爲德於太子，冀免旦夕，何如？」獻公果如其言，以召申生。申生應呼而至，先見獻公，再拜問安。禮畢，入宮參見驪姬。驪姬設饗待之，言語甚歡。次日，申生入宮謝宴，驪姬又留飯。是夜，驪姬復向獻公垂淚，言曰：「妾欲回太子之心，故召而禮之，不意太子無禮更甚。」獻公曰：「何如？」驪姬曰：「妾留太子午飯，索飲，半酣，戲謂妾曰：『我父老矣，若母何？』妾怒而不應。太子又曰：『昔我祖老，而以我母姜氏遺於我父。今我父老，必有所遺，非子而誰？』欲前執妾手，妾拒之乃免。君若不信，妾試與太子同遊於囿，君從臺上觀之，必有睹焉。」獻公曰：「諾。」

及明，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囿。驪姬預以蜜塗其發，蜂蝶紛紛，皆集其髩。姬曰：「太子盍爲我驅蜂蝶乎？」申生從後以袖麾之。獻公望見，以爲真有調戲之事矣，心中大怒，即欲執申生行誅。驪姬跪而告曰：「妾召之而殺之，是妾殺太子也。且宮中曖昧之事，外人未知，姑忍之。」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，而使人陰求其罪。

過數日，獻公出田於翟桓。驪姬與優施商議，使人謂太子曰：「君夢齊姜訴曰：『苦飢無食。』必速祭之。」齊姜別有祠在曲沃，申生乃設祭祭齊姜，使人送胙於獻公。獻公未歸，乃留胙於宮中。六日後，獻公回宮，驪姬以鴆入酒，以毒藥傅肉，而獻之曰：「妾夢齊姜苦飢不可忍，因君之出也，以告太子而使祭焉。今致胙於此，待君久矣。」獻公取觶，欲嘗酒。驪姬跪而止之曰：「酒食自外來者，不可不試。」獻公曰：「然。」乃以酒瀝地，地即墳起；又呼犬，取一臠肉擲之，犬啖肉立死。驪姬佯爲不信，呼小內侍，使嘗酒肉，小內侍不肯，強之。才下口，七竅流血亦死。驪姬佯大驚，疾趨下堂而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國固太子之國也，君老矣，豈旦暮之不能待，而必欲弒之？」言罷，雙淚俱下。復跪於獻公之前，帶噎而言曰：「太子所以設此謀者，徒以妾母子故也。願君以此酒肉賜妾，妾寧代君而死，以快太子之志。」即取酒欲飲。獻公奪而覆之，氣咽不能出語。驪姬哭倒在地，恨曰：「太子真忍心哉！其父而且欲弒之，況他人乎？始君欲廢之，妾固不肯。後囿中戲我，君又欲殺之，我猶力勸。今幾害我君，妾誤君甚矣！」獻公半晌方言，以手扶驪姬曰：「爾起，孤便當暴之羣臣，誅此賊子！」

當時出朝，召諸大夫議事。惟狐突久杜門，裏克稱足疾，丕鄭父託以他出不至，其餘畢集朝堂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。羣臣知獻公畜謀已久，皆面面相覷，不敢置對。東關五進曰：「太子無道，臣請爲君討之。」獻公乃使東關五爲將，梁五副之，率車二百乘，以討曲沃，囑之曰：「太子數將兵，善用衆，爾其慎之。」狐突雖然杜門，時刻使人打聽朝事。聞「二五」戒車，心知必往曲沃，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。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。原款曰：「胙已留宮六日，其爲宮中置毒明矣。子必以狀自理，羣臣豈無相明者？毋束手就死爲也！」申生曰：「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飽。我自理而不明，是增罪也。幸而明，君護姬，未必加罪，又以傷君之心。不如我死！」原款曰：「且適他國，以俟後圖，如何？」申生曰：「君不察其無罪，而行討於我。我被弒父之名以出，人將以我爲鴟鴞矣！若出而歸罪於君，是惡君也。且彰君父之惡，必見笑於諸侯。內困於父母，外困於諸侯，是重困也。棄君脫罪，是逃死也。我聞之：『仁不惡君，智不重困，勇不逃死。』」乃爲書以復狐突曰：「申生有罪，不敢愛死。雖然，君老矣，子少，國家多難，伯氏努力以輔國家，申生雖死，受伯氏之賜實多。」於是北向再拜，自縊而死。

死之明日，東關五兵到，知申生已死，乃執杜原款囚之，以報獻公曰：「世子自知罪不可逃，乃先死也。」獻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。原款大呼曰：「天乎冤哉！原款所以不死而就俘者，正欲明太子之心也！胙留宮六日，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？」驪姬從屏後急呼曰：「原款輔導無狀，何不速殺之？」獻公使力士以銅錘擊破其腦而死。羣臣皆暗暗流涕。

梁五、東關五謂優施曰：「重耳、夷吾，與太子一體也，太子雖死，二公子尚在，我竊憂之。」優施言於驪姬，使引二公子。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：「妾聞重耳、夷吾，實同申生之謀。申生之死，二公子歸罪於妾，終日治兵，欲襲晉而殺妾，以圖大事，君不可不察！」獻公意猶未信。蚤朝，近臣報：「蒲、屈二公子來覲，已至關，聞太子之變，即時俱回轅去矣。」獻公曰：「不辭而去，必同謀也。」乃遣寺人勃鞮率師往蒲，擒拿公子重耳；賈華率師往屈，擒拿公子夷吾。狐突喚其次子狐偃至前，謂曰：「重耳駢脅重瞳，狀貌偉異，又素賢明，他日必能成事。且太子既死，次當及之。汝可速往蒲，助之出奔。與汝兄毛同心輔佐，以圖後舉。」狐偃遵命，星夜奔蒲城來投重耳。重耳大驚，與狐毛、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，勃鞮車馬已到。蒲人慾閉門拒守，重耳曰：「君命不可抗也！」勃鞮攻入蒲城，圍重耳之宅。重耳與毛、偃急趨後園，勃鞮挺劍逐之。毛、偃先逾牆出，推牆以招重耳。勃鞮執重耳衣袂，劍起袂絕，重耳得脫去。勃鞮收袂回報。三人遂出奔翟國。

翟君先夢蒼龍蟠於城上，見晉公子來到，欣然納之。須臾，城下有小車數乘，相繼而至，叫開城甚急。重耳疑是追兵，便教城上放箭。城下大叫曰：「我等非追兵，乃晉臣願追隨公子者。」重耳登城觀看，認得爲首一人，姓趙名衰，字子餘，乃大夫趙威之弟，仕晉朝爲大夫。重耳曰：「子餘到此，孤無慮矣。」即命開門放入。餘人乃胥臣、魏犨、狐射姑、顛頡、介子推、先軫，皆知名之士。其他願執鞭負橐、奔走效勞，又有壺叔等數十人。重耳大驚曰：「公等在朝，何以至此？」趙衰等齊聲曰：「主上失德，寵妖姬，殺世子，晉國旦晚必有大亂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，所以願從出亡。」翟君教開門放入，衆人進見。重耳泣曰：「諸君子能協心相輔，如肉傅骨，生死不敢忘德。」魏犨攘臂前曰：「公子居蒲數年，蒲人鹹樂爲公子死。若藉助於狄，以用蒲人之衆，殺入絳城，朝中積憤已深，必有起爲內應者。因以除君側之惡，安社稷而撫民人，豈不勝於流離道塗爲逋客哉？」重耳曰：「子言雖壯，然震驚君父，非亡人所敢出也。」魏犨乃一勇之夫，見重耳不從，遂咬牙切齒，以足頓地曰：「公子畏驪姬輩如猛虎蛇蠍，何日能成大事乎？」狐偃謂犨曰：「公子非畏驪姬，畏名義耳！」犨乃不言。昔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：

蒲城公子遭讒變，輪蹄西指奔如電。

擔囊仗劍何紛紛？英雄盡是山西彥。

山西諸彥爭相從，吞雲吐雨星羅胸。

文臣高等擎天柱，武將雄誇駕海虹。

君不見，趙成子，冬日之溫徹人髓。

又不見，司空季，六韜三略饒經濟。

二狐肺腑兼尊親，出奇制變圓如輪。

魏犨矯矯人中虎，賈佗強力輕千鈞。

顛頡昂藏獨行意，直哉先軫胸無滯。

子推介節誰與儔？百鍊堅金任磨礪。

頡頏上下如掌股，周流遍歷秦齊楚。

行居寢食無相離，患難之中定臣主。

古來真主百靈扶，風虎雲龍自不孤。

桐梧種就鸞鳳集，何問朝中菀其枯！

重耳自幼謙恭下士，自十七歲時，已父事狐偃，師事趙衰，長事狐射姑，凡朝野知名之士，無不納交，故雖出亡，患難之際，豪傑願從者甚衆。

惟大夫郤芮與呂飴甥腹心之契，虢射是夷吾之母舅，三人獨奔屈，以就夷吾。相見之間，告以賈華之兵，旦暮且至。夷吾即令斂兵爲城守計。賈華原無必獲夷吾之意，及兵到，故緩其圍，使人陰告夷吾曰：「公子宜速去。不然，晉兵繼至，不可當也。」夷吾謂郤芮曰：「重耳在翟，今奔翟，何如？」郤芮曰：「君固言二公子同謀，以是爲討。今異出而同走，驪姬有辭矣。晉兵且至翟，不如之梁。梁與秦近，秦方強盛，且婚姻之國，君百歲後，可借其力以圖歸也。」夷吾乃奔梁國。

賈華佯追之不及，以逃奔覆命。獻公大怒曰：「二子不獲其一，何以用兵？」叱左右欲縛賈華斬之。丕鄭父奏曰：「君前使人築二城，使得聚兵爲備，非賈華之罪也。」梁五亦奏曰：「夷吾庸才，無足慮。重耳有賢名，多士從之，朝堂爲之一空。且翟吾世仇，不伐翟除重耳，後必爲患。」獻公乃赦賈華，使召勃鞮。鞮聞賈華幾不免，乃自請率兵伐翟。獻公許之。勃鞮兵至翟城，翟君亦盛陳兵於採桑，相守二月餘。丕鄭父進曰：「父子無絕恩之理。二公子罪惡未彰，既已出奔，而必追殺之，得無已甚乎？且翟未可必勝，徒勞我師，爲鄰國笑。」獻公意稍轉，即召勃鞮還師。

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、夷吾之黨，異日必爲奚齊之梗，乃下令盡逐羣公子。晉之公族無敢留者。於是立奚齊爲世子。百官自「二五」及荀息之外，無不人人扼腕，多有稱疾告老者。時周襄王之元年，晉獻公之二十六年也。

是秋九月，獻公奔赴葵丘之會不果，於中途得疾，至國還宮。驪姬坐於足，泣曰：「君遭骨肉之釁，盡逐公族而立妾之子。一旦設有不諱，我婦人也，奚齊年又幼，倘羣公子挾外援以求入，妾母子所靠何人？」獻公曰：「夫人勿憂。太傅荀息，忠臣也，忠不二心，孤當以幼君託之。」於是召荀息至於榻前，問曰：「寡人聞『士之立身，忠信爲本』。何以謂之忠信？」荀息對曰：「盡心事主曰忠，死不食言曰信。」獻公曰：「寡人慾以弱孤累大夫，大夫其許我乎？」荀息稽首對曰：「敢不竭死力！」獻公不覺墮淚，驪姬哭聲聞幕外。數日，獻公薨。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，時年才十一歲。荀息遵遺命，奉奚齊主喪，百官俱就位哭泣。驪姬亦以遺命拜荀息爲上卿，梁五、東關五加左右司馬，斂兵巡行國中，以備非常。國中大小事體，俱關白荀息而後行。以明年爲新君元年，告訃諸侯。

畢竟奚齊能得幾日爲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八回 裏克兩弒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

話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，百官都至喪次哭臨，惟狐突託言病篤不至。裏克私謂丕鄭父曰：「孺子遂立矣，其若亡公子何？」丕鄭父曰：「此事全在荀息，姑與探之。」二人登車，同往荀息府中。息延入，裏克告曰：「主上晏駕，重耳、夷吾俱在外，叔爲國大臣，乃不迎長公子嗣位，而立嬖人之子，何以服人？且三公子之黨，怨奚齊子母入於骨髓，只礙主上耳。今聞大變，必有異謀。秦、翟輔之於外，國人應之於內，子何策以御之？」荀息曰：「我受先君遺託而傅奚齊，則奚齊乃我君矣，此外不知更有他人。萬一力不從心，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已。」丕鄭父曰：「死無益也，何不改圖？」荀息曰：「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，雖無益，敢食言乎？」二人再三勸諭，荀息心如鐵石，終不改言，乃相辭而去。

裏克謂鄭父曰：「我以叔有同僚之誼，故明告以利害。彼堅執不聽，奈何？」鄭父曰：「彼爲奚齊，我爲重耳，各成其志，有何不可。」於是二人密約，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，乘奚齊在喪次，就刺殺於苫塊之側。時優施在旁，挺劍來救，亦被殺。一時幕間大亂。荀息哭臨方退，聞變大驚，疾忙趨入，撫屍大慟曰：「我受遺命託孤，不能保護太子，我之罪也！」便欲觸柱而死。驪姬急使人止之曰：「君柩在殯，大夫獨不念乎？且奚齊雖死，尚有卓子在，可輔也。」荀息乃誅守幕者數十人，即日與百官會議，更扶卓子爲君，時年才九歲。裏克、丕鄭父佯爲不知，獨不與議。梁五曰：「孺子之死，實裏、丕二人爲先太子報仇也。今不與公議，其跡昭然，請以兵討之。」荀息曰：「二人者，晉之老臣，根深黨固，七輿大夫半出其門，討而不勝，大事去矣。不如姑隱之，以安其心而緩其謀。俟喪事既畢，改元正位，外結鄰國，內散其黨，然後乃可圖矣。」梁五退謂東關五曰：「荀卿忠而少謀，作事迂緩，不可恃也。裏、丕雖同志，而克爲先太子之冤，銜怨獨深。若除克，則丕氏之心惰矣。」東關五曰：「何策除之？」梁五曰：「今喪事在邇，誠伏甲東門，視其送葬，突起攻之，此一夫之力也。」東關五曰：「善。我有客屠岸夷者，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。若啖以爵祿，此人可使也。」乃召屠岸夷而語之。夷素與大夫騅遄相厚，密以其謀告於騅遄，問：「此事可行否？」遄曰：「故太子之冤，舉國莫不痛之，皆因驪姬母子之故。今裏、丕二大夫欲殲驪姬之黨，迎立公子重耳爲君，此義舉也。汝若輔佞仇忠，幹此不義之事，我等必不容汝。徒受萬代罵名，不可！不可！」夷曰：「我儕小人不知也，今辭之何如？」騅遄曰：「辭之，則必復遣他人矣。子不如佯諾，而返戈以誅逆黨，我以迎立之功與子。子不失富貴，而且有令名，與爲不義殺身，孰得？」屠岸夷曰：「大夫之教是也。」騅遄曰：「得無變否？」夷曰：「大夫見疑，則請盟！」乃割雞而爲盟。夷去，遄即與丕鄭父言之，鄭父亦言於裏克，各整頓家甲，約定送葬日齊發。

至期，裏克稱病，不會葬。屠岸夷謂東關五曰：「諸大夫皆在葬，惟裏克獨留，此天奪其命也。請授甲兵三百人，圍其宮而殲之。」東關五大悅，與甲士三百，僞圍裏克之家。裏克故意使人如墓告變。荀息驚問其故。東關五曰：「聞裏克將乘隙爲亂，五等輒使家客以兵守之。成則大夫之功，不成不相累也。」荀息心如芒刺，草草畢葬，即使「二五」勒兵助攻。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，以俟好音。

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。屠岸夷來見，託言稟事，猝以臂拉其頸，頸折墜，軍中大亂。屠岸夷大呼曰：「公子重耳引秦、翟之兵，已在城外。我奉裏大夫之命，爲故太子申生伸冤，誅奸佞之黨，迎立重耳爲君。汝等願從者皆來，不願從自去。」軍士聞重耳爲君，無不踊躍願從者。梁五聞東關五被殺，急趨朝堂，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，卻被屠岸夷追及。裏克、丕鄭父、騅遄各率家甲，一時亦到。梁五料不能脫，拔劍自刎，不斷，被屠岸夷隻手擒來，裏克趁勢揮刀，劈爲兩段。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，一齊殺入朝門。裏克仗劍先行，衆人隨之。左右皆驚散。荀息面不改色，左手抱卓子，右手舉袖掩之。卓子懼而啼。荀息謂裏克曰：「孺子何罪？寧殺我，乞留此先君一塊肉！」裏克曰：「申生安在？亦先君一塊肉也！」顧屠岸夷曰：「還不下手！」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奪來，擲之於階。但聞趷蹋一聲，化爲肉餅。荀息大怒，挺佩劍來鬥裏克，亦被屠岸夷斬之。遂殺入宮中。驪姬先奔賈君之宮，賈君閉門不納，走入後園，從橋上投水中而死。裏克命戮其屍。驪姬之娣雖生卓子，無寵無權，恕不殺，錮之別室。盡滅「二五」及優施之族。髯仙有詩嘆驪姬雲：

譖殺申生意若何？要將稚子掌山河。

一朝母子遭駢戮，笑殺當年暇豫歌。

又有詩嘆荀息從君之亂命，而立庶孽，雖死不足道也。詩云：

昏君亂命豈宜從，猶說硜硜效死忠。

璧馬智謀何處去？君臣束手一場空。

裏克大集百官於朝堂，議曰：「今庶孽已除，公子中惟重耳最長且賢，當立。諸大夫同心者，請書名於簡。」丕鄭父曰：「此事非狐老大夫不可。」裏克即使人以車迎之。狐突辭曰：「老夫二子從亡，若與迎，是同弒也。突老矣，惟諸大夫之命是聽。」裏克遂執筆先書己名，次丕鄭父，以下共華、賈華、騅遄等共三十餘人。後至者俱不及書。以上士之銜假屠岸夷，使之奉表往翟，奉迎公子重耳。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，疑之。魏犨曰：「迎而不往，欲長爲客乎？」重耳曰：「非爾所知也。羣公子尚多，何必我？且二孺子新誅，其黨未盡，入而求出，何可得也？天若祚我，豈患無國？」狐偃亦以乘喪因亂，皆非美名，勸公子勿行。乃謝使者曰：「重耳得罪於父，逃死四方。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膳之誠，死又不得盡視含哭位之禮，何敢乘亂而貪國！大夫其更立他子，重耳不敢違。」屠岸夷還報，裏克欲遣使再往。大夫梁繇靡曰：「公子孰非君者，盍迎夷吾乎？」裏克曰：「夷吾貪而忍。貪則無信，忍則無親。不如重耳。」梁繇靡曰：「不猶愈於羣公子乎？」衆人俱唯唯。裏克不得已，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梁。

且說公子夷吾在梁，梁伯以女妻之，生一子，名曰圉。夷吾安居於梁，日夜望國中有變，乘機求入。聞獻公已薨，則命呂飴甥襲屈城，據之。荀息爲國中多事，亦不暇問。及聞奚齊、卓子被殺，諸大夫往迎重耳，呂飴甥以書報夷吾。夷吾與虢射、郤芮商議，要來爭國。忽見梁繇靡等來迎，以手加額曰：「天奪國於重耳，以授我也。」不覺喜形於色。郤芮進曰：「重耳非惡得國者，其不行，必有疑也。君勿輕信。夫在內而外求君者，是皆有大欲焉。方今晉臣用事，裏、丕爲首，君宜捐厚賂以啖之。雖然，猶有危。夫入虎穴者，必操利器。君欲入國，非借強國之力爲助不可。鄰晉之國，惟秦最強。子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秦乎？秦許我，則國可入矣。」夷吾用其言，乃許裏克以汾陽之田百萬，許丕鄭父以負葵之田七十萬，皆書契而緘之。先使屠岸夷還報，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秦，並道晉國諸大夫奉迎之意。

秦穆公謂蹇叔曰：「晉亂待寡人而平，上帝先示夢矣。寡人聞重耳、夷吾皆賢公子也。寡人將擇而納之，未知孰勝？」蹇叔曰：「重耳在翟，夷吾在梁，地皆密邇，君何不使人往吊，以觀二公子之爲人？」穆公曰：「諾。」乃使公子縶先吊重耳，次吊夷吾。

公子縶至翟，見公子重耳，以秦君之命稱吊。禮畢，重耳即退。縶使閽者傳語：「公子宜乘時圖入，寡君願以敝賦爲前驅。」重耳以告趙衰。趙衰曰：「卻內之迎，而借外寵以求入，雖入不光矣！」重耳乃出見使者曰：「君惠吊亡臣重耳，辱以後命。亡人無寶，仁親爲寶。父死之謂何，而敢有他志？」遂伏地大哭，稽顙而退，絕無一私語。公子縶見重耳不從，心知其賢，嘆息而去。遂吊夷吾於梁，禮畢，夷吾謂縶曰：「大夫以君命下吊亡人，亦何以教亡人乎？」縶亦以乘時圖入相勸。夷吾稽顙稱謝。入告郤芮曰：「秦人許納我矣！」郤芮曰：「秦人何私於我？亦將有取於我也。君必大割地以賂之。」夷吾曰：「大割地不損晉乎？」郤芮曰：「公子不返國，則梁山一匹夫耳，能有晉尺寸之土乎？他人之物，公子何惜焉？」夷吾復出見公子縶，握其手謂曰：「裏克、丕鄭皆許我矣。亡人皆有以酬之，且不敢薄也。苟假君之寵，入主社稷，惟是河外五城，所以便君之東遊者，東盡虢地，南及華山，內以解梁爲界，願入之於君，以報君德於萬一。」出契於袖中，面有德色。公子縶方欲謙讓，夷吾又曰：「亡人另有黃金四十鎰，白玉之珩六雙，願納於公子之左右。乞公子好言於君，亡人不忘公子之賜。」公子縶乃皆受之。史臣有詩云：

重耳憂親爲喪親，夷吾利國喜津津。

但看受吊相懸處，成敗分明定兩人。

縶返命於穆公，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。穆公曰：「重耳之賢過夷吾遠矣，必納重耳。」公子縶對曰：「君之納晉君也，憂晉乎？抑欲成名於天下乎？」穆公曰：「晉何與我事？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耳。」公子縶曰：「君如憂晉，則爲之擇賢君；第欲成名於天下，則不如置不賢者。均之有置君之名，而賢者出我上，不賢者出我下，二者孰利？」穆公曰：「子之言，開我肺腑。」乃使公孫枝出車三百乘，以納夷吾。秦穆公夫人，乃晉世子申生之娣，是爲穆姬，幼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，甚有賢德。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晉，遂爲手書以屬夷吾，言：「公子入爲晉君，必厚視賈君。其羣公子因亂出奔，皆無罪。聞葉茂者本榮，必盡納之，亦所以固我藩也。」夷吾恐失穆姬之意，隨以手書復之，一一如命。

時齊桓公聞晉國有亂，欲合諸侯謀之，乃親至高梁之地。又聞秦師已出，周惠王亦遣大夫王子黨率師至晉，乃遣公孫隰朋會周、秦之師，同納夷吾。呂飴甥亦自屈城來會。桓公遂回齊。裏克、丕鄭父請出國舅狐突做主，率羣臣備法駕，迎夷吾於晉界。夷吾入絳都即位，是爲惠公。即以本年爲元年。按晉惠公之元年，實周襄王之二年也。國人素慕重耳之賢，欲得爲君，及失重耳得夷吾，乃大失望。

惠公既即位，遂立子圉爲世子，以狐突、虢射爲上大夫，呂飴甥、郤芮俱爲中大夫，屠岸夷爲下大夫。其餘在國諸臣，一從其舊。使梁繇靡從王子黨如周，韓簡從隰朋如齊，各拜謝納國之恩。惟公孫枝以索取河西五城之地，尚留晉國。惠公有不捨之意，乃集羣臣議之。虢射目視呂飴甥，飴甥進曰：「君所以賂秦者，爲未入，則國非君之國也。今既入矣，國乃君之國矣，雖不畀秦，秦其奈君何？」裏克曰：「君始得國，而失信於強鄰，不可。不如與之。」郤芮曰：「去五城，是去半晉矣。秦雖極兵力，必不能取五城於我。且先君百戰經營，始有此地，不可棄也。」裏克曰：「既知先君之地，何以許之？許而不與，不怒秦乎？且先君立國於曲沃，地不過蕞爾。惟自強於政，故能兼併小國，以成其大。君能修政而善鄰，何患無五城哉？」郤芮大喝曰：「裏克之言，非爲秦也，爲取汾陽之田百萬，恐君不與，故以秦爲例耳！」丕鄭父以臂推裏克，克遂不敢復言。惠公曰：「不與則失信，與之則自弱，畀一二城可乎？」呂飴甥曰：「畀一二城，未爲全信也，而適以挑秦之爭。不如辭之。」惠公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。書略曰：

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，今幸得入守社稷，夷吾念君之賜，即欲踐言。大臣皆曰：「地者，先君之地。君出亡在外，何得擅許他人？」寡人爭之弗能得。惟君少緩其期，寡人不敢忘也。

惠公問：「誰人能爲寡人謝秦者？」丕鄭父願往，惠公從之。

原來惠公求入國時，亦曾許丕鄭父負葵之田七十萬。惠公既不與秦城，安肯與裏、丕二人之田？鄭父口雖不言，心中怨恨，特地討此一差，欲訴於秦耳。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，見了穆公，呈上國書。穆公覽畢，拍案大怒曰：「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爲君，今果被此賊所欺！」欲斬丕鄭父。公孫枝奏曰：「此非鄭父之罪也，望君恕之。」穆公餘怒未盡，問曰：「誰使夷吾負寡人者？寡人願得而手刃之。」丕鄭父曰：「君請屏左右，臣有所言。」穆公色稍和，命左右退於簾下，揖鄭父進而問之。鄭父對曰：「晉之諸大夫，無不感君之恩，願歸地者，惟呂飴甥、郤芮二人從中阻撓。君若重幣聘問，而以好言召此二人，二人至則殺之。君納重耳，臣與裏克逐夷吾，爲君內應，請得世世事君，何如？」穆公言：「此計妙哉！固寡人之本心也。於是遣大夫冷至隨丕鄭父行聘於晉，欲誘呂飴甥、郤芮而殺之。」

不知呂、郤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

話說裏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，因重耳辭不肯就，夷吾又以重賂求入，因此只得隨衆行事。誰知惠公即位之後，所許之田，分毫不給，又任用虢射、呂飴甥、郤芮一班私人，將先世舊臣一概疏遠，裏克心中已自不服。及勸惠公畀地於秦，分明是公道話，郤芮反說他爲己而設，好生不忿，忍了一肚子氣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出了朝門，顏色之間，不免露些怨望之意。及丕鄭父使秦，郤芮等恐其與裏克有謀，私下遣人窺瞰。鄭父亦慮郤芮等有人伺察，遂不別裏克而行。裏克使人邀鄭父說話，則鄭父已出城矣。克自往追之，不及而還，早有人報知郤芮。芮求見惠公，奏曰：「裏克謂君奪其政權，又不與汾陽之田，心懷怨望。今聞丕鄭父使秦，自駕往追，其中必有異謀。臣素聞裏克善於重耳，君之立非其本意，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，何以防之？不若賜死，以絕其患。」惠公曰：「裏克有功於寡人，今何辭以戮之？」郤芮曰：「克弒奚齊，又弒卓子，又殺顧命之臣荀息，其罪大矣！念其入國之功，私勞也。討其弒逆之罪，公義也。明君不以私勞而廢公義，臣請奉君命行討。」惠公曰：「大夫往矣。」郤芮遂詣裏克之家，謂裏克曰：「晉侯有命，使芮致之吾子。晉侯雲：『微子，寡人不得立，寡人不敢忘子之功。雖然，子弒二君，殺一大夫，爲爾君者難矣！寡人奉先君之遺命，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，惟子自圖之。』」裏克曰：「不有所廢，君何以興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臣聞命矣！」郤芮復迫之，克乃拔佩劍躍地，大呼曰：「天乎冤哉！忠而獲罪，死若有知，何面目見荀息乎？」遂自刎其喉而死。郤芮還報惠公，惠公大悅。髯仙有詩云：

才入夷吾身受兵，當初何不死申生？

方知中立非完策，不及荀家有令名。

惠公殺了裏克，羣臣多有不服者。祁舉、共華、賈華、騅遄輩，俱口出怨言。惠公欲誅之，郤芮曰：「丕鄭在外，而多行誅戮，以啓其疑叛之心，不可。君且忍之。」惠公曰：「秦夫人有言，託寡人善視賈君，而盡納羣公子，何如？」郤芮曰：「羣公子誰無爭心？不可納也。善視賈君，以報秦夫人可矣。」惠公乃入見賈君。時賈君色尚未衰，惠公忽動淫心，謂賈君曰：「秦夫人囑寡人與君爲歡，君其無拒。」即往抱持賈君。宮人皆含笑避去。賈君畏惠公之威，勉強從命。事畢，賈君垂淚言曰：「妾不幸事先君不終，今又失身於君。妾身不足惜，但乞君爲故太子申生白冤，妾得復於秦夫人，以贖失身之罪。」惠公曰：「二豎子見殺，先太子之冤已白矣。」賈君曰：「聞先太子尚棄葬新城，君必遷冢而爲之立諡，庶冤魂獲安，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。」惠公許之，乃命郤芮之從弟郤乞，往曲沃擇地改葬。使太史議諡，以其孝敬，諡曰共世子。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。

先說郤乞至曲沃，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，極其整齊。掘起申生之屍，面色如生，但臭不可當。役人俱掩鼻欲嘔，不能用力。郤乞焚香再拜曰：「世子生而潔，死而不潔乎？若不潔，不在世子，願無駭衆。」言訖，臭氣頓息，轉爲異香。遂重殮入棺，葬於高原。曲沃之人空城來送，無不墮淚。葬之三日，狐突齎祭品來到，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，題其墓曰：「晉共太子之墓。」事畢，狐突方欲還國，忽見旌旗對對，戈甲層層，簇擁一隊車馬。狐突不知是誰，倉忙欲避。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，袍笏整齊，從容下車，至於狐突之前，揖曰：「太子有話奉迎，請國舅那步。」突視之，乃太傅杜原款也。恍惚中忘其已死，問曰：「太子何在？」原款指後面大車曰：「此即太子之車矣。」突乃隨至車前，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，宛如生前。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，謂曰：「國舅亦念申生否？」突垂淚對曰：「太子之冤，行道之人無不悲涕。突何人，能勿念乎？」申生曰：「上帝憐我仁孝，已命我爲喬山之主矣。夷吾行無禮於賈君，吾惡其不潔，欲卻其葬，恐違衆意而止。今秦君甚賢，吾欲以晉畀秦，使秦人奉吾之祀，舅以爲何如？」突對曰：「太子雖惡晉君，其民何罪？且晉之先君又何罪？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，恐乖仁孝之德也。」申生曰：「舅言亦是。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。今當再奏，舅爲姑留七日。新城之西偏有巫者，吾將託之以復舅也。」杜原款在車下喚曰：「國舅可別矣！」牽狐突下車，失足跌僕於地，車馬一時不見。突身乃臥於新城外館，心中大驚，問左右：「吾何得在此？」左右曰：「國舅祭奠方畢，焚祝辭神，忽然僕於席上，呼喚不醒。吾等扶至車中，載歸此處安息。今幸無恙。」狐突心知是夢，暗暗稱異，不與人言，只推抱恙，留車外館。至第七日未申之交，門上報：「有城西巫者求見。」突命召入，預屏左右以待之。巫者入見，自言：「素與鬼神通語。今有喬山主者，乃晉國故太子申生，託傳語致意國舅：『今已覆奏上帝，但辱其身，斬其胤，以示罰罪而已，無害於晉。』」狐突佯爲不知，問曰：「所罰者，何人之罪？」巫曰：「太子但命傳語如此，我亦不知所指何事也。」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，戒勿妄言。巫者叩謝而去。狐突歸國，私與丕鄭父之子丕豹言之。豹曰：「君舉動乖張，必不克終。有晉國者，其重耳乎？」正敘談間，閽人來報：「丕大夫使秦已歸，見在朝中覆命。」二人各別而歸。

卻說丕鄭父同秦大夫冷至齎着禮幣數車，如晉報聘。行及絳郊，忽聞誅裏克之信，鄭父心中疑慮，意欲轉回秦國，再作商量。又念其子豹在絳城，「我一走，必累及豹」。因此去住兩難，躊躇不決。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，遂邀與相見。鄭父叩問裏克緣由，共華一一敘述了。鄭父曰：「吾今猶可入否？」共華曰：「裏克同事之人尚多，如華亦在其內，今止誅克一人，其餘並不波及。況子出使在秦，若爲不知可也。如懼而不入，是自供其罪矣。」鄭父從其言，乃催車入城。鄭父先覆命訖，引進冷至朝見，呈上國書禮物。惠公啓書看之，略曰：

晉、秦甥舅之國，地之在晉，猶在秦也。諸大夫亦各忠其國，寡人何敢曰必得地，以傷諸大夫之義。但寡人有疆場之事，欲與呂、郤二大夫面議。幸旦暮一來，以慰寡人之望。

書尾又一行雲：「原地券納還。」惠公是見小之人，看見禮幣隆厚，又且繳還地券，心中甚喜，便欲遣呂飴甥、郤芮報秦。

郤芮私謂飴甥曰：「秦使此來，不是好意。其幣重而言甘，殆誘我也。吾等若往，必劫我以取地矣。」飴甥曰：「吾亦料秦之懼晉，不至若是。此必丕鄭父聞裏克之誅，自懼不免，與秦共爲此謀，欲使秦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。」郤芮曰：「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，克誅，鄭父安得不懼？子金之料是也。今羣臣半是裏、丕之黨，若鄭父有謀，必更有同謀之人。且先歸秦使，而徐察之。」飴甥曰：「善。」乃言於惠公，先遣冷至回秦，言：「晉國未定，稍待二臣之暇，即當趨命。」冷至只得回秦。呂、郤二人使心腹每夜伏於丕鄭父之門，伺察動靜。鄭父見呂、郤全無行色，乃密請祁舉、共華、賈華、騅遄等，夜至其家議事，五鼓方回。心腹回報所見，如此如此。郤芮曰：「諸人有何難決之事？必逆謀也。」乃與飴甥商議，使人請屠岸夷至，謂曰：「子禍至矣，奈何？」屠岸夷大驚曰：「禍從何來？」郤芮曰：「子前助裏克弒幼君，今克已伏法，君將有討於子。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，不忍見子之受誅，是以告也。」屠岸夷泣曰：「夷乃一勇之夫，聽人驅遣，不知罪之所在，惟大夫救之！」郤芮曰：「君怒不可解也。獨有一計，可以脫禍。」夷遂跪而問計。郤芮慌忙扶起，密告曰：「今丕鄭父黨於裏克，有迎立之心，與七輿大夫陰謀作亂，欲逐君而納公子重耳。子誠僞爲懼誅者，而見鄭父，與之同謀。若盡得其情，先事出首，吾即以所許鄭父負葵之田，割三十萬以酬子功。子且重用，又何罪之足患乎？」夷喜曰：「夷死而得生，大夫之賜也，敢不效力！但我不善爲辭，奈何？」呂飴甥曰：「吾當教子。」乃擬爲問答之語，使夷熟記。

是夜，夷遂叩丕鄭父之門，言有密事。鄭父辭以醉寢，不與相見。夷守門內，更深猶不去。乃延之入。夷一見鄭父，便下跪曰：「大夫救我一命！」鄭父驚問其故。夷曰：「君以我助裏克弒卓子，將加戮於我，奈何？」鄭父曰：「呂、郤二子爲政，何不求之？」夷曰：「此皆呂、郤之謀也，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，求之何益？」鄭父猶未深信，又問曰：「汝意欲何如？」夷曰：「公子重耳仁孝，能得士心，國人皆願戴之爲君。而秦人惡吾之背約，亦欲改立重耳。誠得大夫手書，夷星夜往致重耳，使合秦、翟之衆，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，從中而起，先斬呂、郤之首，然後逐君而納重耳，無不濟矣。」鄭父曰：「子意得無變否？」夷即齧一指出血，誓曰：「夷若有貳心，當使合族受誅！」鄭父方肯信之。約次日三更，再會定議。至期，屠岸夷復往，則祁舉、共華、賈華、騅遄皆先在，又有叔堅、累虎、特宮、田祁四人，皆故太子申生門下，與鄭父、屠岸夷，共是十人，重複對天歃血，共扶公子重耳爲君。後人有詩云：

只疑屠岸來求救，誰料奸謀呂郤爲。

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一人行詐九人危。

丕鄭父款待衆人，盡醉而別。

屠岸夷私下回報郤芮。芮曰：「汝言無據，必得鄭父手書，方可正罪。」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，索其手書，往迎重耳。鄭父已寫就了，簡後署名，共是十位，其九人俱先有畫押，第十屠岸夷也。夷亦請筆書押。鄭父緘封停當，交付夷手，囑他：「小心在意，不可漏泄。」屠岸夷得書，如獲至寶，一徑投郤芮家，呈上芮看。芮乃匿夷於家，將書懷於袖中，同呂飴甥往見國舅虢射，備言如此如此，「若不早除，變生不測」。虢射夜叩宮門，見了惠公，細述丕鄭等之謀：「明日早朝，便可面正其罪，以手書爲證。」

次日，惠公早朝，呂、郤等預伏武士於壁衣之內。百官行禮已畢，惠公召丕鄭父問曰：「知汝欲逐寡人而迎重耳，寡人敢請其罪！」鄭父方欲致辯，郤芮仗劍大喝曰：「汝遣屠岸夷將手書迎重耳，賴吾君洪福，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於城外拿下，搜出其書。同事共是十人，今屠岸夷已招出，汝等不必辯矣。」惠公將原書擲於案下。呂飴甥拾起，按簡呼名，命武士擒下。只有共華告假在家未到，另行捕拿。見在八人，面面相覷，真個是有口難開，無地可入。惠公喝教：「押出朝門斬首！」內中賈華大呼曰：「臣先年奉命伐屈，曾有私放吾君之功，求免一死，可乎？」呂飴甥曰：「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，今事吾主復私通重耳，此反覆小人，速宜就戮。」賈華語塞。八人束手受刑。

卻說共華在家，聞鄭父等事泄被誅，即忙拜辭家廟，欲赴朝中領罪。其弟共賜謂曰：「往則就死，盍逃乎？」共華曰：「丕大夫之入，吾實勸之。陷人於此，而己獨生，非丈夫也！吾非不愛生，不敢負丕大夫耳！」遂不待捕至，疾趨入朝請死。惠公亦斬之。丕豹聞父遭誅，飛奔秦國逃難。惠公欲盡誅裏、丕諸大夫之族。郤芮曰：「『罪人不孥』，古之制也。亂人行誅，足以儆衆矣。何必多殺，以懼衆心？」惠公乃赦各族不誅。進屠岸夷爲中大夫，賞以負葵之田三十萬。

卻說丕豹至秦，見了穆公，伏地大哭。穆公問其故。丕豹將其父始謀，及被害緣由，細述一遍，乃獻策曰：「晉侯背秦之大恩，而修國之小怨，百官聳懼，百姓不服。若以偏師往伐，其衆必內潰，廢置惟君所欲耳。」穆公問於羣臣，蹇叔對曰：「以丕豹之言而伐晉，是助臣伐君，於義不可。」百里奚曰：「若百姓不服，必有內變。君且俟其變而圖之。」穆公曰：「寡人亦疑此言。彼一朝而殺九大夫，豈衆心不附而能如此？況兵無內應，可必有功乎？」丕豹遂留仕秦爲大夫。時晉惠公之二年，周襄王之三年也。

是年，周王子帶以賂結好伊、洛之戎，使戎伐京師，而己從中應之。戎遂入寇，圍王城。周公孔與召伯廖悉力固守。帶不敢出會戎師。襄王遣使告急於諸侯。秦穆公、晉惠公皆欲結好周王，各率師伐戎以救周。戎知諸侯兵至，焚掠東門而去。惠公與穆公相見，面有慚色。惠公又接得穆姬密書，書中數晉侯無禮於賈君，又不納羣公子，許多不是。教他速改前非，不失舊好。惠公遂有疑秦之心，急急班師。丕豹果勸穆公夜襲晉師。穆公曰：「同爲勤王而來此，雖有私怨，未可動也。」乃各歸其國。

時齊桓公亦遣管仲將兵救周，聞戎兵已解，乃遣人詰責戎主。戎主懼齊兵威，使人謝曰：「我諸戎何敢犯京師？爾甘叔招我來耳！」襄王於是逐王子帶。子帶出奔齊國。戎主使人詣京師請罪求和，襄王許之。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，今又有和戎之勞，乃大饗管仲，待以上卿之禮。管仲對曰：「有國、高二子在，臣不敢當。」再三謙讓，受下卿之禮而還。

是冬，管仲病，桓公親往問之。見其瘠甚，乃執其手曰：「仲父之疾甚矣。不幸而不起，寡人將委政於何人？」時甯戚、賓須無先後俱卒，管仲嘆曰：「惜哉乎，甯戚也！」桓公曰：「甯戚之外，豈無人乎？吾欲任鮑叔牙，何如？」仲對曰：「鮑叔牙，君子也。雖然，不可以爲政。其人善惡過於分明。夫好善可也，惡惡已甚，人誰堪之？鮑叔牙見人之一惡，終身不忘，是其短也。」桓公曰：「隰朋何如？」仲對曰：「庶乎可矣。隰朋不恥下問，居其家不忘公門。」言畢，喟然嘆曰：「天生隰朋以爲夷吾舌也。身死，舌安得獨存？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耳。」桓公曰：「然則易牙何如？」仲對曰：「君即不問，臣亦將言之。彼易牙、豎刁、開方三人，必不可近也！」桓公曰：「易牙烹其子，以適寡人之口，是愛寡人勝於愛子，尚可疑耶？」仲對曰：「人情莫愛於子。其子且忍之，何有於君？」桓公曰：「豎刁自宮以事寡人，是愛寡人勝於愛身，尚可疑耶？」仲對曰：「人情莫重於身。其身且忍之，何有於君？」桓公曰：「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，而臣於寡人，以寡人之愛幸之也。父母死不奔喪，是愛寡人勝於父母，無可疑矣。」仲對曰：「人情莫親於父母。其父母且忍之，又何有於君？且千乘之封，人之大欲也。棄千乘而就君，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。君必去之勿近，近必亂國！」桓公曰：「此三人者，事寡人久矣。仲父平日何不聞一言乎？」仲對曰：「臣之不言，將以適君之意也。譬之於水，臣爲之堤防焉，勿令泛溢。今堤防去矣，將有橫流之患，君必遠之。」桓公默然而退。

畢竟管仲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

話說管仲於病中囑桓公斥遠易牙、豎刁、開方三人，薦隰朋爲政。左右有聞其言者，以告易牙。易牙見鮑叔牙謂曰：「仲父之相，叔所薦也。今仲病，君往問之，乃言叔不可以爲政，而薦隰朋。吾意甚不平焉。」鮑叔牙笑曰：「是乃牙之所以薦仲也。仲忠於爲國，不私其友。夫使牙爲司寇，驅逐佞人，則有餘矣。若使當國爲政，即爾等何所容身乎？」易牙大慚而退。

逾一日，桓公復往視仲，仲已不能言。鮑叔牙、隰朋莫不垂淚。是夜，仲卒。桓公哭之慟，曰：「哀哉仲父！是天折吾臂也！」使上卿高虎董其喪，殯葬從厚。生前采邑，悉與其子，令世爲大夫。易牙謂大夫伯氏曰：「昔君奪子駢邑三百，以賞仲之功。今仲父已亡，子何不言於君，而取還其邑？吾當從旁助子。」伯氏泣曰：「吾惟無功，是以失邑。仲雖死，仲之功尚在也。吾何面目求邑於君乎？」易牙嘆曰：「仲死猶能使伯氏心服，吾儕真小人矣！」

且說桓公念管仲遺言，乃使公孫隰朋爲政。未一月，隰朋病卒。桓公曰：「仲父其聖人乎？何以知朋之用於吾不久也？」於是使鮑叔牙代朋之位。牙固辭。桓公曰：「今舉朝無過於卿者，卿欲讓之何人？」牙對曰：「臣之好善惡惡，君所知也。君必用臣，請遠易牙、豎刁、開方，乃敢奉命。」桓公曰：「仲父固言之矣，寡人敢不從子！」即日罷斥三人，不許入朝相見。鮑叔牙乃受事。時有淮夷侵犯杞國，杞人告急於齊。齊桓公合宋、魯、陳、衛、鄭、許、曹七國之君，親往救杞，遷其都於緣陵。諸侯尚從齊之令，以能用鮑叔，不改管仲之政故也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晉自惠公即位，連歲麥禾不熟，至五年，復大荒，倉廩空虛，民間絕食。惠公欲乞糴於他邦，思想惟秦比鄰地近，且婚姻之國，但先前負約未償，不便開言。郤芮進曰：「吾非負秦約也，特告緩其期耳。若乞糴而秦不與，秦先絕我，我乃負之有名矣。」惠公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乃使大夫慶鄭持寶玉於秦告糴。穆公集羣臣計議：「晉許五城不與，今因飢乞糴，當與之否？」蹇叔、百里奚同聲對曰：「天災流行，何國無之，救災恤鄰，理之常也。順理而行，天必福我。」穆公曰：「吾之施於晉已重矣。」公孫枝對曰：「若重施而獲報，何損於秦？其或不報，曲在彼矣。民憎其上，孰與我敵？君必與之。」丕豹思念父仇，攘臂言曰：「晉侯無道，天降之災。乘其飢而伐之，可以滅晉。此機不可失！」繇餘曰：「『仁者不乘危以邀利，智者不僥倖以成功。』與之爲當。」穆公曰：「負我者，晉君也。飢者，晉民也。吾不忍以君故遷禍於民。」於是運粟數萬斛於渭水，直達河、汾，雍、絳之間，舳艫相接，命曰「泛舟之役」，以救晉之飢。晉人無不感悅。史官有詩稱穆公之善雲：

晉君無道致天災，雍絳紛紛送粟來。

誰肯將恩施怨者，穆公德量果奇哉！

明年冬，秦國年荒，晉反大熟。穆公謂蹇叔、百里奚曰：「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，豐兇互有。若寡人去冬遏晉之糴，今日歲飢，亦難乞於晉矣。」丕豹曰：「晉君貪而無信，雖乞之，必不與。」穆公不以爲然。乃使冷至亦齎寶玉如晉告糴。惠公將發河西之粟以應秦命。郤芮進曰：「君與秦粟，亦將與秦地乎？」惠公曰：「寡人但與粟耳，豈與地哉？」芮曰：「君之與粟爲何？」惠公曰：「亦報其『泛舟之役』也。」芮曰：「如以泛舟爲秦德，則昔年納君，其德更大。君舍其大而報其小，何哉？」慶鄭曰：「臣去歲奉命乞糴於秦，秦君一諾無辭，其意甚美。今乃閉糴不與，秦怨我矣。」呂飴甥曰：「秦與晉粟，非好晉也，爲求地也。不與粟，秦怨；與粟而不與地，秦亦怨。均之怨也，何爲與之？」慶鄭曰：「幸人之災，不仁；揹人之施，不義。不義不仁，何以守國？」韓簡曰：「鄭之言是也。使去歲秦閉我糴，君意何如？」虢射曰：「去歲天飢晉以授秦，秦弗知取而貸我粟，是甚愚也。今歲天飢秦以授晉，晉奈何逆天而不取？以臣愚意，不如約會梁伯，乘機伐秦，共分其地，是爲上策。」惠公從虢射之言，乃辭冷至曰：「敝邑連歲饑饉，百姓流離。今冬稍稔，流亡者漸歸故里，僅能自給，不足以相濟也。」冷至曰：「寡君念婚姻之誼，不責地，不閉糴，固曰：『同患相恤也。』寡君濟君之急，而不得報於君，下臣難以覆命。」呂飴甥、郤芮大喝曰：「汝前與丕鄭父合謀，以重幣誘我，幸天破奸謀，不墮汝計。今番又來饒舌！可歸語汝君，要食晉粟，除非用兵來取！」冷至含憤而退。慶鄭出朝，謂太史郭偃曰：「晉侯背德怒鄰，禍立至矣。」郭偃曰：「今秋沙鹿山崩，草木俱偃。夫山川國之主也，晉將有亡國之禍，其在此乎？」史臣有詩譏晉惠公雲：

泛舟遠道賑饑窮，偏遇秦飢意不同。

自古負恩人不少，無如晉惠負秦公。

冷至回覆秦君，言：「晉不與秦粟，反欲糾合梁伯，共興伐秦之師。」穆公大怒曰：「人之無道，乃至出於意料若此！寡人將先破梁，而後伐晉。」百里奚曰：「梁伯好土功，國之曠地，皆築城建室，而無民以實之，百姓胥怨，此其不能用衆助晉明矣。晉君雖無道，而呂、郤俱強力自任，若起絳州之衆，必然震驚西鄙。兵法雲：『先發制人。』今以君之賢，諸大夫之用命，往聲晉侯負德之罪，勝可必也。因以餘威乘梁之敝，如振槁葉耳！」穆公然之。乃大起三軍，留蹇叔、繇餘輔太子守國，孟明視引兵巡邊，彈壓諸戎。穆公同百里奚親將中軍，西乞術、白乙丙保駕。公孫枝將右軍，公子縶將左軍，共車四百乘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晉國來。

晉之西鄙告急於惠公。惠公問於羣臣曰：「秦無故興兵犯界，何以御之？」慶鄭進曰：「秦兵爲主上背德之故，是以來討，何謂無故？依臣愚見，只宜引罪請和，割五城以全信，免動干戈。」惠公大怒曰：「以堂堂千乘之國而割地求和，寡人何面目爲君哉？」喝令先斬慶鄭，然後發兵迎敵。虢射曰：「未出兵，先斬將，于軍不利。姑赦，令從徵，將功折罪。」惠公准奏。當日大閱車馬，選六百乘，命郤步揚、家僕徒、慶鄭、蛾晳分將左右，己與虢射居中軍調度，屠岸夷爲先鋒，離絳州望西進發。晉侯所駕之馬，名曰小駟，乃鄭國所獻。其馬身材小巧，毛鬣潤澤，步驟安穩，惠公平昔甚愛之。慶鄭又諫曰：「古者出征大事，必乘本國出產之馬。其馬生在本土，解人心意，安其教訓，服習道路，故遇戰隨人所使，無不如志。今君臨大敵，而乘異產之馬，恐不利也。」惠公叱曰：「此吾慣乘，汝勿多言！」

卻說秦兵已渡河東，三戰三勝，守將皆奔竄，長驅而進，直至韓原下寨。晉惠公聞秦軍至韓，乃蹙額曰：「寇已深矣，奈何？」慶鄭曰：「君自招之，又何問焉？」惠公曰：「鄭無禮，可退！」晉兵離韓原十里下寨，使韓簡往探秦兵多少。簡回報曰：「秦師雖少於我，然其鬥氣十倍於我。」惠公曰：「何哉？」簡對曰：「君始以秦近而奔梁，繼以秦援而得國，又以秦賑而免飢，三受秦施而無一報。君臣積憤，是以來伐。三軍皆有責負之心，其氣銳甚，豈止十倍而已！」惠公慍曰：「此乃慶鄭之語，定伯亦爲此言乎？寡人當與秦決一死敵！」遂命韓簡往秦軍請戰曰：「寡人有甲車六百乘，足以待君。君若退師，寡人之願；若其不退，寡人即欲避君，其奈此三軍之士何！」穆公笑曰：「孺子何驕也？」乃使公孫枝代對曰：「君欲國，寡人納之。君欲粟，寡人給之。今君欲戰，寡人敢拒命乎？」韓簡退曰：「秦理直，吾不知死所矣！」晉惠公使郭偃卜車右，諸人莫吉，惟慶鄭爲可。惠公曰：「鄭黨於秦，豈可任哉？」乃改用家僕徒爲車右，而使郤步揚御車，逆秦師於韓原。百里奚登壘，望見晉師甚衆，謂穆公曰：「晉侯將致死於我，君其勿戰。」穆公指天曰：「晉負我已甚，若無天道則已，天而有知，吾必勝之。」乃於龍門山下整列以待。須臾，晉兵亦佈陣畢。兩陣對圓，中軍各鳴鼓進兵。屠岸夷恃勇，手握渾鐵槍一條，何止百斤之重，先撞入對陣，逢人便刺，秦軍披靡。正遇白乙丙，兩下交戰，約莫五十餘合，殺得性起，各跳下車來，互相扭結。屠岸夷曰：「我與你拚個死活，要人幫助的，不爲好漢。」白乙丙曰：「正要獨手擒拿你，方是英雄。」分付衆人：「都莫來！」兩個拳捶腳踢，直扭入陣後去了。晉惠公見屠岸夷陷陣，急叫韓簡、梁繇靡引軍衝其左，自引家僕徒等衝其右，約於中軍取齊。穆公見晉分兵兩路衝來，亦分作兩路迎敵。

且說惠公之車正遇見公孫枝，惠公遂使家僕徒接戰。那公孫枝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家僕徒如何鬥得過？惠公教步揚：「用心執轡，寡人親自助戰。」公孫枝橫戟大喝曰：「會戰者一齊上來！」只這一聲喝，如霹靂震天，把個國舅虢射嚇得伏於車中，不敢出氣。那小駟未經戰陣，亦被驚嚇，不由御人做主，向前亂跑，遂陷於泥淖之中。步揚用心鞭打，奈馬小力微，拔腳不起。正在危急，恰好慶鄭之車從前而過，惠公呼曰：「鄭速救我！」慶鄭曰：「虢射何在？乃呼鄭耶？」惠公又呼曰：「鄭速將車來載寡人！」鄭曰：「君穩乘小駟，臣當報他人來救也！」遂催轅轉左而去。步揚欲往覓他車，爭奈秦兵圍裹將來，不能得出。

再說韓簡一軍衝入，恰遇着秦穆公中軍，遂與秦將西乞術交戰，三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蛾晳引軍又到，兩下夾攻，西乞術不能當，被韓簡一戟刺於車下。梁繇靡大叫：「敗將無用之物，可協力擒捉秦君！」韓簡不顧西乞術，驅率晉兵徑奔戎輅，來捉穆公。穆公嘆曰：「我今日反爲晉俘，天道何在？」才嘆一聲，只見正西角上一隊勇士，約三百餘人，高叫：「勿傷吾恩主！」穆公抬頭看之，見那三百餘人一個個蓬首袒肩，腳穿草履，步行如飛，手中皆執大砍刀，腰懸弓箭，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。腳蹤到處，將晉兵亂砍。韓簡與梁繇靡慌忙迎敵。又見一人飛車從北而至，乃慶鄭也，高叫：「勿得戀戰，主公已被秦兵困於龍門山泥濘之中，可速往救駕！」韓簡等無心廝殺，撇了那一夥壯士，徑奔龍門山來救晉侯。誰知晉惠公已被公孫枝所獲，並家僕徒、虢射、步揚等一齊就縛，已歸大寨去了。韓簡頓足曰：「獲秦君，猶可相抵。慶鄭誤我矣！」梁繇靡曰：「君已在此，我輩何歸？」遂與韓簡各棄兵仗，來投秦寨，與惠公做一處。

再說那壯士三百餘人救了秦穆公，又救了西乞術。秦兵乘勝掩殺，晉兵大潰。龍門山下屍積如山，六百乘得脫者，十分中之二三耳。慶鄭聞晉君見擒，遂偷出秦軍，遇蛾晳被傷在地，扶之登車，同回晉國。髯翁有詩詠韓原大戰之事。詩曰：

龍門山下嘆輿尸，只爲昏君不報施。

善惡兩家分勝敗，明明天道豈無知！

卻說秦穆公還於大寨，謂百里奚曰：「不聽井伯之言，幾爲晉笑。」那壯士三百餘人，一齊到營前叩首。穆公問曰：「汝等何人，乃肯爲寡人出死力耶？」壯士對曰：「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？吾等皆食馬肉之人也。」原來穆公曾出獵於梁山，夜失良馬數匹，使吏求之。尋至岐山之下，有野人三百餘，聚而食馬肉。吏不敢驚之，趨報穆公：「速遣兵往捕，可盡得。」穆公嘆曰：「馬已死矣，又因而戮人，百姓將謂寡人貴畜而賤人也。」乃索軍中美酒數十甕，使人齎往岐下，宣君命而賜之，曰：「寡君有言：『食良馬肉，不飲酒傷人。』今以美酒賜汝。」野人叩頭謝恩，分飲其酒，齊嘆曰：「盜馬不罪，更慮我等之傷，而賜以美酒，君之恩大矣。何以報之！」至是，聞穆公伐晉，三百餘人皆捨命趨至韓原，前來助戰。恰遇穆公被圍，一齊奮勇救出。真個是：

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施薄報薄，施厚報厚。有施無報，何異禽獸！

穆公仰天嘆曰：「野人且有報德之義，晉侯獨何人哉？」乃問：「衆人中有願仕者，寡人能爵祿之。」壯士齊聲應曰：「吾儕野人，但報恩主一時之惠，不願仕也！」穆公各贈金帛，野人不受而去。穆公嘆息不已。後人有詩云：

韓原山下兩交鋒，晉甲重重困穆公。

當日若誅收馬士，今朝焉得出樊籠？

穆公點視將校不缺，單不見白乙丙一人。使軍士遍處搜尋，聞土窟中有哼聲，趨往視之，乃是白乙丙與屠岸夷相持，滾入窟中，各各力盡氣絕，尚扭定不放手。軍士將兩下拆開，抬放兩個車上，載回本寨。穆公問白乙丙，時不能言。有人看見他兩人拚命之事，向前奏知，如此如此。穆公嘆曰：「兩人皆好漢也！」問左右：「有識晉將姓名者乎？」公子縶就車中觀看，奏曰：「此乃勇士屠岸夷也。臣前吊晉二公子，夷亦奉本國大臣之命來迎，相遇於旅次，是以識之。」穆公曰：「此人可留爲秦用乎？」公子縶曰：「弒卓子，殺裏克，皆出其手。今日正當順天行誅。」穆公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。親解錦袍，以覆白乙丙，命百里奚先以溫車載回秦國就醫。丙服藥，吐血數鬥，半年之後方纔平復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穆公大獲全勝，拔寨都起，使人謂晉侯曰：「君不欲避寡人，寡人今亦不能避君，願至敝邑而請罪焉！」惠公俯首無言。穆公使公孫枝率車百乘，押送晉君至秦。虢射、韓簡、梁繇靡、家僕徒、郤步揚、郭偃、郤乞等，皆披髮垢面，草行露宿相隨，如奔喪之儀。穆公復使人吊諸大夫，且慰之曰：「爾君臣謂要食晉粟，用兵來取。寡人之留爾君，聊以致晉之粟耳，敢爲已甚乎？二三子何患無君？勿過戚也！」韓簡等再拜稽首曰：「君憐寡君之愚，及於寬政，不爲已甚，皇天后土，實聞君語。臣等敢不拜賜。」

秦兵回至雍州界上，穆公集羣臣議曰：「寡人受上帝之命，以平晉亂，而立夷吾。今晉君背寡人之德，即得罪於上帝也。寡人慾用晉君郊祀上帝，以答天貺，何如？」公子縶曰：「君言甚當。」公孫枝進曰：「不可。晉大國也，吾俘虜其民，已取怨矣；又殺其君，以益其忿，晉之報秦，將甚於秦之報晉也。」公子縶曰：「臣意非徒殺晉君已也，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。殺無道而立有道，晉人德我不暇，又何怨焉？」公孫枝曰：「公子重耳，仁人也。父子兄弟，相去一間耳。重耳不肯以父喪爲利，其肯以弟死爲利乎？若重耳不入，別立他人，與夷吾何擇？如其肯入，必且爲弟而仇秦。君廢前德於夷吾，而樹新仇於重耳，臣竊以爲不可。」穆公曰：「然則逐之乎？囚之乎？抑復之乎？三者孰利？」公孫枝對曰：「囚之，一匹夫耳，於秦何益？逐之，必有謀納者。不如復之。」穆公曰：「不喪功乎？」枝對曰：「臣意亦非徒復之已也。必使歸吾河東五城之地，又使其世子圉爲質於吾國，然後許成焉。如是，則晉君終身不敢惡秦。且異日父死子繼，吾又以爲德於圉。晉世世戴秦，利孰大乎？」穆公曰：「子桑之算，及於數世矣。」乃安置惠公於靈臺山之離宮，以千人守之。

穆公發遣晉侯，方欲起程，忽見一班內侍皆服衰絰而至。穆公意謂有夫人之變，方欲問之。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，曰：「上天降災，使秦晉兩君棄好即戎。晉君之獲，亦婢子之羞也。若晉君朝入，則婢子朝死；夕入，則婢子夕死！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。若赦晉侯，猶赦婢子，惟君亮之！」穆公大驚，問：「夫人在宮作何狀？」內侍奏曰：「夫人自聞晉君見獲，便攜太子服喪服，徒步出宮，至於後園崇臺之上，立草舍而居。臺下俱積薪數十層，送饔飧者履薪上下。分付：『只待晉君入城，便自殺於臺上。縱火焚吾屍，以表兄弟之情也。』」穆公嘆曰：「子桑勸我勿殺晉君。不然，幾喪夫人之命矣！」於是使內侍去其衰絰，以報穆姬曰：「寡人不日歸晉侯也。」穆姬方纔回宮。內侍跪而問曰：「晉侯見利忘義，背吾君之約，又負君夫人之託。今日乃自取囚辱，夫人何爲哀痛如此？」穆姬曰：「吾聞『仁者雖怨不忘親，雖怒不棄禮』。若晉侯遂死於秦，吾亦與有罪矣！」內侍無不誦君夫人之賢德。

畢竟晉侯如何回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

話說晉惠公囚於靈臺山，只道穆姬見怪，全不知衰絰逆君之事，遂謂韓簡曰：「昔先君與秦議婚時，史蘇已有『西鄰責言，不利婚媾』之佔。若從其言，必無今日之事矣。」簡對曰：「先君之敗德，豈在婚秦哉？且秦不念婚姻，君何以得入？入而又伐，以好成仇，秦必不然，君其察之。」惠公嘿然。未幾，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候晉侯，許以復歸。公孫枝曰：「敝邑羣臣，無不欲甘心於君者。寡君獨以君夫人登臺請死之故，不敢傷婚姻之好。前約河外五城，可速交割，再使太子圉爲質，君可歸矣。」惠公方纔曉得穆姬用情，慚愧無地。即遣大夫郤乞歸晉，分付呂省以割地、質子之事。省特至王城，會秦穆公，將五城地圖及錢穀戶口之數獻之，情願納質歸君。穆公問：「太子如何不到？」省對曰：「國中不和，故太子暫留敝邑。俟寡君入境之日，太子即出境矣。」穆公曰：「晉國爲何不和？」省對曰：「君子自知其罪，惟思感秦之德；小人不知其罪，但欲報秦之仇，以此不和也。」穆公曰：「汝國猶望君之歸乎？」省對曰：「君子以爲必歸，便欲送太子以和秦；小人以爲必不歸，堅欲立太子以拒秦。然以臣愚意，執吾君可以立威，舍吾君又可以見德。德威兼濟，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。傷君子之心，而激小人之怒，於秦何益？棄前功而墮伯業，料君之必不然矣。」穆公笑曰：「寡人意與飴孫正合。」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，設官分守。遷晉侯於郊外之公館，以賓禮待之。饋以七牢，遣公孫枝引兵同呂省發送晉侯歸國。凡牛、羊、豕各一，謂之一牢。七牢，禮之厚者。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。

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，至十一月才得釋。與難諸臣一同歸國，惟虢射病死於秦，不得歸。蛾晳聞惠公將入，謂慶鄭曰：「子以救君誤韓簡，君是以被獲。今君歸，子必不免，盍奔他國以避之？」慶鄭曰：「軍法：『兵敗當死，將爲虜當死。』況誤君而貽以大辱，又罪之甚者。君若不還，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。況君歸矣，乃令失刑乎？吾之留此，將使君行法於我，以快君之心，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也，又何避焉？」蛾晳嘆息而去。

惠公將至絳，太子圉率領狐突、郤芮、慶鄭、蛾晳、司馬說、寺人勃鞮等，出郊迎接。惠公在車中望見慶鄭，怒從心起，使家僕徒召之來前，問曰：「鄭何敢來見寡人？」慶鄭對曰：「君始從臣言，報秦之施，必不伐。繼從臣言，與秦講和，必不戰。三從臣言，不乘小駟，必不敗。臣之忠於君也至矣！何爲不見？」惠公曰：「汝今日尚有何言？」慶鄭對曰：「臣有死罪三：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聽，罪之一也；卜車右吉，而不能使君必用，罪之二也；以救君召二三子，而不能使君必不爲人擒，罪之三也。臣請受刑，以明臣罪。」惠公不能答，使梁繇靡代數其罪。梁繇靡曰：「鄭所言，皆非死法也。鄭有死罪三，汝不自知乎？君在泥濘之中，急而呼汝，汝不顧，一宜死；我幾獲秦君，汝以救君誤之，二宜死；二三子俱受執縛，汝不力戰，不面傷，全身逃歸，三宜死。」慶鄭曰：「三軍之士皆在此，聽鄭一言：有人能坐以待刑，而不能力戰面傷者乎？」蛾晳諫曰：「鄭死不避刑，可謂勇矣。君可赦之，使報韓原之仇。」梁繇靡曰：「戰已敗矣，又用罪人以報其仇，天下不笑晉爲無人乎？」家僕徒亦諫曰：「鄭有忠言三，可以贖死。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，不若赦之以成君之仁。」梁繇靡又曰：「國所以強，惟法行也。失刑亂法，誰復知懼！不誅鄭，今後再不能用兵矣！」惠公顧司馬說，使速行刑。慶鄭引頸受戮。髯仙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，不能容一慶鄭也。詩曰：

閉糴誰教負泛舟？反容奸佞殺忠謀。

惠公褊急無君德，只合靈臺永作囚。

梁繇靡當時圍住秦穆公，自謂必獲，卻被慶鄭呼雲：「急救主公！」遂棄之而去，以此深恨慶鄭，必欲誅之。誅鄭之時，天昏地慘，日色無光，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。蛾晳請其屍葬之，曰：「吾以報載我之恩也。」惠公既歸國，遂使世子圉隨公孫枝入秦爲質。因請屠岸夷之屍，葬以上大夫之禮，命其子嗣爲中大夫。

惠公一日謂郤芮曰：「寡人在秦三月，所憂者爲重耳，恐其乘變求入，今日才放心也。」郤芮曰：「重耳在外，終是心腹之疾。必除了此人，方絕後患。」惠公問：「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者？寡人不吝重賞。」郤芮曰：「寺人勃鞮向年伐蒲，曾斬重耳之衣袂，常恐重耳入國，或治其罪。君若殺重耳，除非此人可用。」惠公召勃鞮，密告以殺重耳之事。勃鞮對曰：「重耳在翟十二年矣。翟人伐咎如，獲其二女，曰叔隗、季隗，皆有美色。以季隗妻重耳，而以叔隗妻趙衰，各生有子。君臣安於室家之樂，無復虞我之意。臣今往伐，翟人必助重耳，興兵拒戰，勝負未卜。願得力士數人，微行至翟，乘其出遊，刺而殺之。」惠公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遂與勃鞮黃金百鎰，使購求力士，自去行事：「限汝三日內便要起身，事畢之日，當加重用。」自古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爲；若要不聞，除非莫言。」惠公所託，雖是勃鞮一人，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。狐突聞勃鞮揮金如土，購求力士，心懷疑惑，密地裏訪問其故。那狐突是老國舅，那個內侍不相熟？不免把這密謀來泄漏於狐突之耳。狐突大驚，即時密寫一信，遣人星夜往翟，報與公子重耳知道。

卻說重耳是日正與翟君田獵於渭水之濱。忽有一人冒圍而入，求見狐氏兄弟，說：「有老國舅家書在此。」狐毛、狐偃曰：「吾父素不通外信，今有家書，必然國中有事。」即召其人至前。那人呈上書信，叩了一頭，轉身就走。毛、偃心疑，啓函讀之。書中雲：「主公謀刺公子，已遣寺人勃鞮，限三日內起身。汝兄弟稟知公子，速往他國，無得久延取禍。」二狐大驚，將書稟知重耳。重耳曰：「吾妻、子皆在此，此吾家矣，欲去將何之？」狐偃曰：「吾之適此，非以營家，將以圖國也；以力不能適遠，故暫休足於此。今爲日已久，宜徙大國。勃鞮之來，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？」重耳曰：「即行，適何國爲可？」狐偃曰：「齊侯雖耄，伯業尚存，收恤諸侯，錄用賢士。今管仲、隰朋新亡，國無賢佐。公子若至齊，齊侯必然加禮。倘晉有變，又可借齊之力，以圖復也。」重耳以爲然。乃罷獵歸，告其妻季隗曰：「晉君將使人行刺於我，恐遭毒手，將遠適大國，結連秦、楚，爲復國之計。子宜盡心撫育二子，待我二十五年不至，方可別嫁他人。」季隗泣曰：「男子志在四方，非妾敢留。然妾今二十五歲矣，再過二十五年，妾當老死，尚嫁人乎？妾自當待子，子勿慮也！」趙衰亦囑付叔隗，不必盡述。

次日，重耳命壺叔整頓車乘，守藏小吏頭須收拾金帛。正分付間，只見狐毛、狐偃倉皇而至，言：「父親老國舅見勃鞮受命次日即便起身，誠恐公子未行，難以提防，不及寫書，又遣能行快走之人，星夜趕至，催促公子速速逃避，勿淹時刻。」重耳聞言，大驚曰：「鞮來何速也？」不及裝束，遂與二狐徒走出於城外。壺叔見公子已行，止備犢車一乘，追上，與公子乘坐。趙衰、臼季諸人陸續趕上，不及乘車，都是步行。重耳問：「頭須如何不來？」有人說：「頭須席捲藏中所有逃走，不知去向了。」重耳已失窠巢，又沒盤費，此時情緒好不愁悶！事已如此，不得不行。正是：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公子出城半日，翟君始知，欲贈資裝，已無及矣。有詩爲證：

流落夷邦十二年，困龍伏蟄未昇天。

豆萁何事相煎急？道路於今又播遷。

卻說惠公原限寺人勃鞮三日內起身，往翟幹事，如何次日便行？那勃鞮原是個寺人，專以獻勤取寵爲事。前番獻公差他伐蒲，失了公子重耳，僅割取衣袂而回，料想重耳必然銜恨。今番又奉惠公之差，若能勾殺卻重耳，不惟與惠公立功，兼可除自己之患。故此糾合力士數人，先期疾走，正要公子不知防備，好去結果他性命。誰知老國舅兩番送信，漏泄其情，比及勃鞮到翟，訪問公子消息，公子已不在了。翟君亦爲公子面上，分付關津，凡過往之人，加意盤詰，十分嚴緊。勃鞮在晉國，還是個近侍的宦者，今日爲殺重耳而來，做了奸人刺客之流，若被盤詰，如何答應？因此過不得翟國，只是怏怏而回，覆命於惠公。惠公沒法，只得暫時擱起。

再說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齊國，卻先要經由衛國，這是「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」。重耳離了翟境，一路窮苦之狀，自不必說。數日，至於衛界，關吏叩其來歷。趙衰曰：「吾主乃晉公子重耳，避難在外。今欲往齊，假道於上國耳。」吏開關延入，飛報衛侯。上卿寧速請迎之入城。衛文公曰：「寡人立國楚丘，並不曾借晉人半臂之力。衛、晉雖爲同姓，未通盟好。況出亡之人，何關輕重？若迎之，必當設宴贈賄，費多少事，不如逐之。」乃分付守門閽者，不許放晉公子入城。重耳乃從城外而行。魏犨、顛頡進曰：「衛毀無禮，公子宜臨城責之。」趙衰曰：「蛟龍失勢，比於蚯蚓。公子且宜含忍，無徒責禮於他人也。」犨、頡曰：「既彼不盡主人之禮，剽掠村落，以助朝夕，彼亦難怪我矣。」重耳曰：「剽掠者，謂之盜。吾寧忍餓，豈可行盜賊之事乎？」是日，公子君臣尚未早餐，忍飢而行。看看過午，到一處地名五鹿，見一夥田夫同飯於隴上。重耳令狐偃問之求食。田夫問：「客從何來？」偃曰：「吾乃晉客，車上者乃吾主也。遠行無糧，願求一餐。」田夫笑曰：「堂堂男子，不能自資，而問吾求食耶？吾等乃村農，飽食方能荷鋤，焉有餘食及於他人？」偃曰：「縱不得食，乞賜一食器。」田夫乃戲以土塊與之，曰：「此土可爲器也。」魏犨大罵：「村夫焉敢辱吾！」奪其食器，擲而碎之。重耳亦大怒，將加鞭撲。偃急止之曰：「得飯易，得土難。土地，國之基也。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，此乃得國之兆，又何怒焉？公子可降拜受之。」重耳果依其言，下車拜受。田夫不解其意，乃羣聚而笑曰：「此誠癡人耳。」後人有詩云：

土地應爲國本基，皇天假手慰艱危。

高明子犯窺先兆，田野愚民反笑癡。

再行約十餘裏，從者飢不能行，乃休於樹下。重耳飢困，枕狐毛之膝而臥。狐毛曰：「子餘向攜有壺餐，其行在後，可俟之。」魏犨曰：「雖有壺餐，不勾子餘一人之食，料無存矣。」衆人爭採蕨薇煮食，重耳不能下嚥。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盂以進，重耳食之而美。食畢，問：「此處何從得肉？」介子推曰：「臣之股肉也。臣聞：『孝子殺身以事其親，忠臣殺身以事其君。』今公子乏食，臣故割股以飽公子之腹。」重耳垂淚曰：「亡人累子甚矣！將何以報？」子推曰：「但願公子早歸晉國，以成臣等股肱之義。臣豈望報哉！」髯仙有詩讚雲：

孝子重歸全，虧體謂親辱。

嗟嗟介子推，割股充君腹。

委質稱股肱，腹心同禍福。

豈不念親遺？忠孝難兼局！

彼哉私身家，何以食君祿？

良久，趙衰始至。衆人問其行遲之故，衰曰：「被棘刺損足脛，故不能前。」乃出竹笥中壺餐，以獻於重耳。重耳曰：「子餘不苦飢耶？何不自食？」衰對曰：「臣雖飢，豈敢背君而自食耶？」狐毛戲魏犨曰：「此漿若落子手，在腹中且化矣。」魏犨慚而退。重耳即以壺漿賜趙衰，衰汲水調之，遍食從者。重耳歎服。重耳君臣一路覓食，半飢半飽，至於齊國。

齊桓公素聞重耳賢名，一知公子進關，即遣使往郊，迎入公館，設宴款待。席間問：「公子帶有內眷否？」重耳對曰：「亡人一身不能自衛，安能攜家乎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獨宿一宵，如度一年。公子絀在行旅，而無人以侍巾櫛，寡人爲公子憂之。」於是擇宗女中之美者，納於重耳。贈馬二十乘，自是從行之衆，皆有車馬。桓公又使廩人致粟，庖人致肉，日以爲常。重耳大悅，嘆曰：「向聞齊侯好賢禮士，今始信之！其成伯，不亦宜乎？」其時周襄王之八年，乃齊桓公之四十二年也。

桓公自從前歲委政鮑叔牙，一依管仲遺言，將豎刁、雍巫、開方三人逐去，食不甘味，夜不甘寢，口無謔語，面無笑容。長衛姬進曰：「君逐豎刁諸人，而國不加治。容顏日悴，意者左右使令，不能體君之心，何不召之？」桓公曰：「寡人亦思念此三人，但已逐之，而又召之，恐拂鮑叔牙之意也。」長衛姬曰：「鮑叔牙左右，豈無給使令者？君老矣，奈何自苦如此！君但以調味，先召易牙，則開方、豎刁可不煩招而致也。」桓公從其言，乃召雍巫和五味。鮑叔牙諫曰：「君豈忘仲父遺言乎？奈何召之？」桓公曰：「此三人有益於寡人，而無害於國。仲父之言，無乃太過。」遂不聽叔牙之言，並召開方、豎刁。三人同時皆令復職，給事左右。鮑叔牙憤鬱發病而死。齊事從此大壞矣。

後來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逾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

話說齊桓公背了管仲遺言，複用豎刁、雍巫、開方三人，鮑叔牙諫諍不從，發病而死。三人益無忌憚，欺桓公老耄無能，遂專權用事。順三人者，不貴亦富；逆三人者，不死亦逐。這話且閣過一邊。

且說是時有鄭國名醫，姓秦名緩，字越人，寓於齊之盧村，因號盧醫。少時開邸舍，有長桑君來寓，秦緩知其異人，厚待之，不責其直。長桑君感之，授以神藥，以上池水服之，眼目如鏡，暗中能見鬼物，雖人在隔牆，亦能見之，以此視人病症，五臟六腑無不洞燭，特以診脈爲名耳。古時有個扁鵲，與軒轅黃帝同時，精於醫藥。人見盧醫手段高強，遂比之古人，亦號爲扁鵲先生。扁鵲曾遊虢國，適值虢太子暴蹶而死，扁鵲過其宮中，自言能醫。內侍曰：「太子已死矣，安能復生？」扁鵲曰：「請試之。」內侍報知虢公，虢公流淚沾襟，延扁鵲入視。扁鵲教其弟子陽膚用砭石針之。須臾，太子蘇，更進以湯藥，過二旬復故。世人共稱扁鵲有回生起死之術。扁鵲周遊天下，救人無數。一日，遊至臨淄，謁見齊桓公，奏曰：「君有病在腠理，不治將深。」桓公曰：「寡人不曾有疾。」扁鵲出。後五日，復見，奏曰：「君病在血脈，不可不治。」桓公不應。後五日又見，奏曰：「君之病已在腸胃矣，宜速治也。」桓公復不應。扁鵲退，桓公嘆曰：「甚矣，醫人之喜於見功也！無病而謂之有疾。」過五日，扁鵲又求見，望見桓公之色，退而卻走。桓公使人問其故。曰：「君之病在骨髓矣！夫腠理，湯熨之所及也；血脈，鍼砭之所及也；腸胃，酒醪之所及也。今在骨髓，雖司命其奈之何！臣是以不言而退也。」又過五日，桓公果病，使人召扁鵲。其館人曰：「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裝而去矣。」桓公懊悔無已。

桓公先有三位夫人，曰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皆無子。王姬、徐姬相繼先卒，蔡姬退回蔡國。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，俱因他得君寵愛，禮數與夫人無別，故謂之如夫人。六位各生一子。第一位長衛姬，生公子無虧；第二位少衛姬，生公子元；第三位鄭姬，生公子昭；第四位葛嬴，生公子潘；第五位密姬，生公子商人；第六位宋華子，生公子雍。其餘妾媵有子者尚多，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數。那六位如夫人中，惟長衛姬事桓公最久。六位公子中，亦惟無虧年齒最長。桓公嬖臣雍巫、豎刁，俱與衛姬相善。巫、刁因請於桓公，許立無虧爲嗣。後又愛公子昭之賢，與管仲商議，在蔡丘會上囑咐宋襄公，以昭爲太子。衛公子開方獨與公子潘相善，亦爲潘謀嗣立。公子商人性喜施予，頗得民心，因母密姬有寵，未免萌覬覦之心。內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賤，安分守己。其他五位公子，各樹黨羽，互相猜忌，如五隻大蟲，各藏牙爪，專等人來搏噬。桓公雖然是個英主，卻不道劍老無芒，刀老無剛，他做了多年的侯伯，志足意滿，且是耽於酒色之人，不是個清心寡慾的，到今日衰耄之年，志氣自然昏惰了。況又小人用事，矇蔽耳目，但知樂境無憂境，不聽忠言聽諛言。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爲太子。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，全沒個處分的道理。正所謂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。

忽然桓公疾病，臥於寢室。雍巫見扁鵲不辭而去，料也難治了，遂與豎刁商議出一條計策，懸牌宮門，假傳桓公之語。牌上寫道：

寡人有怔忡之疾，惡聞人聲，不論羣臣子姓，一概不許入宮，著寺貂緊守宮門，雍巫率領宮甲巡邏。一應國政，俱俟寡人病痊日奏聞。

巫、刁二人假寫懸牌，把住宮門。單留公子無虧，住長衛姬宮中，他公子問安，不容入宮相見。過三日，桓公未死，巫、刁將他左右侍衛之人，不問男女，盡行逐出，把宮門塞斷。又於寢室周圍，築起高牆三丈，內外隔絕，風縫不通。止存牆下一穴，如狗竇一般，早晚使小內侍鑽入，打探生死消息。一面整頓宮甲，以防羣公子之變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桓公伏於牀上，起身不得，呼喚左右，不聽得一人答應，光着兩眼，呆呆而看。只見撲蹋一聲，似有人自上而墜，須臾推窗入來。桓公睜目視之，乃賤妾晏蛾兒也。桓公曰：「我腹中覺餓，正思粥飲，爲我取之。」蛾兒對曰：「無處覓粥飲。」桓公曰：「得熱水亦可救渴。」蛾兒對曰：「熱水亦不可得。」桓公曰：「何故？」蛾兒對曰：「易牙與豎刁作亂，守禁宮門，築起三丈高牆，隔絕內外，不許人通，飲食從何處而來？」桓公曰：「汝如何得至於此？」蛾兒對曰：「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，是以不顧性命，逾牆而至，欲以視君之瞑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太子昭安在？」蛾兒對曰：「被二人阻擋在外，不得入宮。」桓公嘆曰：「仲父不亦聖乎？聖人所見，豈不遠哉！寡人不明，宜有今日。」乃奮氣大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小白乃如此終乎？」連叫數聲，吐血數口，謂蛾兒曰：「我有寵妾六人，子十餘人，無一人在目前者。單隻你一人送終，深愧平日未曾厚汝。」蛾兒對曰：「主公請自保重，萬一不幸，妾情願以死送君。」桓公嘆曰：「我死若無知則已，若有知，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？」乃以衣袂自掩其面，連嘆數聲而絕。計桓公即位於周莊王十二年之夏五月，薨於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，在位共四十有三年，年七十三歲。潛淵先生有詩單贊桓公好處：

姬轍東遷綱紀亡，首倡列國共尊王。

南征僭楚包茅貢，北啓頑戎朔漠疆。

立衛存邢仁德著，定儲明禁義聲揚。

正而不譎春秋許，五伯之中業最強。

髯仙又有一絕，嘆桓公一生英雄，到頭沒些結果：

四十餘年號方伯，南摧西抑雄無敵。

一朝疾臥牙刁狂，仲父原來死不得。

晏蛾兒見桓公命絕，痛哭一場，欲待叫喚外人，奈牆高聲不得達；欲待逾牆而出，奈牆內沒有襯腳之物，左思右想，嘆口氣曰：「吾曾有言：『以死送君。』若殯殮之事，非婦人所知也。」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屍，復肩負窗槅二扇以蓋之，權當掩覆之意。向牀下叩頭曰：「君魂且勿遠去，待妾相隨！」遂以頭觸柱，腦裂而死。賢哉此婦也！

是夜，小內侍鑽牆穴而入，見寢室堂柱之下，血泊中挺着一個屍首，驚忙而出，報與巫、刁二人曰：「主公已觸柱自盡矣！」巫、刁二人不信，使內侍輩掘開牆垣，二人親自來看，見是個婦人屍首，大驚。內侍中有認得者，指曰：「此晏蛾兒也。」再看牙牀之上，兩扇窗槅掩蓋着個不言不動、無知無覺的齊桓公。嗚呼哀哉！政不知幾時氣絕的。豎刁便商議發喪之事。雍巫曰：「且慢，且慢，必須先定了長公子的君位，然後發喪，庶免爭競。」豎刁以爲然。

當下二人同到長衛姬宮中，密奏曰：「先公已薨逝矣！以長幼爲序，合當夫人之子。但先公存日，曾將公子昭囑託宋公，立爲太子，君臣多有知者；倘聞先公之變，必然輔助太子。依臣等之計，莫若乘今夜倉卒之際，即率本宮甲士，逐殺太子，而奉長公子即位，則大事定矣。」長衛姬曰：「我婦人也，惟卿等好爲之。」於是雍巫、豎刁各率宮甲數百，殺入東宮，來擒世子。

且說世子昭不得入宮問疾，悶悶不悅。是夕方挑燈獨坐，恍惚之間，似夢非夢，見一婦人前來謂曰：「太子還不速走，禍立至矣！妾乃晏蛾兒也，奉先公之命，特來相報。」昭方欲叩之，婦人把昭一推，如墜萬丈深淵，忽然驚醒，不見了婦人。此兆甚奇，不可不信。忙呼侍者取行燈相隨，開了便門，步至上卿高虎之家，急扣其門。高虎迎入，問其來意。公子昭訴稱如此。高虎曰：「主公抱病半月，被奸臣隔絕內外，聲息不通。世子此夢，凶多吉少。夢中口稱先公，主公必已薨逝了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世子且宜暫出境外，以防不測。」昭曰：「何處可以安身？」高虎曰：「主公曾將世子囑咐宋公，今宜適宋，宋公必能相助。虎乃守國之臣，不敢同世子出奔。吾有門下士崔夭，見管東門鎖鑰，吾使人分付開門，世子可乘夜出城也。」言之未已，閽人傳報：「宮甲圍了東宮。」嚇得世子昭面如土色。高虎使昭變服，與從人一般，差心腹人相隨，至於東門，傳諭崔夭，令開鑰放出世子。崔夭曰：「主公存亡未知，吾私放太子，罪亦不免。太子無人侍從，如不棄崔夭，願一同奔宋。」世子昭大喜曰：「汝若同行，吾之願也。」當下開了城門，崔夭見有隨身車仗，讓世子登車，自己執轡，望宋國急急而去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巫、刁二人率領宮甲圍了東宮，遍處搜尋，不見世子昭的蹤影。看看鼓打四更，雍巫曰：「吾等擅圍東宮，不過出其不意，若還遲至天明，被他公子知覺，先據朝堂，大事去矣。不如且歸宮擁立長公子，看羣情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豎刁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二人收甲，未及還宮，但見朝門大開，百官紛紛而集，不過是高氏、國氏、管氏、鮑氏、陳氏、隰氏、南郭氏、北郭氏、閭丘氏這一班子孫臣庶，其名也不可盡述。這些衆官員聞說巫、刁二人率領許多甲士出宮，料必宮中有變，都到朝房打聽消息。宮內已漏出齊侯凶信了，又聞東宮被圍，不消說得，是奸臣乘機作亂。「那世子是先公所立，若世子有失，吾等何面目爲齊臣？」三三兩兩，正商議去救護世子。恰好巫、刁二人兵轉，衆官員一擁而前，七嘴八張的都問道：「世子何在？」雍巫拱手答曰：「世子無虧，今在宮中。」衆人曰：「無虧未曾受命冊立，非吾主也。還我世子昭來！」豎刁仗劍大言曰：「昭已逐去了！今奉先公臨終遺命，立長子無虧爲君，有不從者，劍下誅之！」衆人憤憤不平，亂嚷亂罵：「都是你這班奸佞欺死蔑生，擅權廢置。你若立了無虧，吾等誓不爲臣！」大夫管平挺身出曰：「今日先打死這兩個奸臣，除卻禍根，再作商議。」手挺牙笏，望豎刁頂門便打。豎刁用劍架住。衆官員卻待上前相助，只見雍巫大喝曰：「甲士每！今番還不動手，平日養你們何干？」數百名甲士各挺器械，一齊發作，將衆官員亂砍。衆人手無兵器，況且寡不敵衆，弱不敵強，如何支架得來？正是：「白玉階前爲戰地，金鑾殿上見閻王。」百官死於亂軍之手者，十分之三。其餘帶傷者甚多，俱亂竄出朝門去了。

再說巫、刁二人殺散了衆百官，天已大明，遂於宮中扶出公子無虧，至朝堂即位。內侍每鳴鐘擊鼓，甲士環列兩邊。階下拜舞稱賀者，剛剛只有雍巫、豎刁二人。無虧又慚又怒。雍巫奏曰：「大喪未發，羣臣尚未知送舊，安知迎新乎？此事必須召國、高二老入朝，方可號召百官，壓服人衆。」無虧准奏，即遣內侍分頭宣召右卿國懿仲、左卿高虎。這兩位是周天子所命監國之臣，世爲上卿，羣僚欽服，所以召之。國懿仲與高虎聞內侍將命，知齊侯已死，且不具朝服，即時披麻帶孝，入朝奔喪。巫、刁二人急忙迎住於門外，謂曰：「今日新君御殿，老大夫權且從吉。」國、高二老齊聲答曰：「未殯舊君，先拜新君，非禮也。誰非先公之子，老夫何擇？惟能主喪者，則從之。」巫、刁語塞。國、高乃就門外望空再拜，大哭而出。無虧曰：「大喪未殯，羣臣又不服，如之奈何？」豎刁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譬如搏虎，有力者勝。主上但據在正殿，臣等列兵兩廡，俟公子有入朝者，即以兵劫之。」無虧從其言。長衛姬盡出本宮之甲，凡內侍悉令軍裝，宮女長大有力者，亦湊甲士之數，巫、刁各統一半，分佈兩廡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衛公子開方聞巫、刁擁立無虧，謂葛嬴之子潘曰：「太子昭不知何往，若無虧可立，公子獨不可立乎？」乃悉起家丁死士，列營於右殿。密姬之子商人與少衛姬之子元共議：「同是先公骨血，江山莫不有分。公子潘已據右殿，吾等同據左殿。世子昭若到，大家讓位；若其不來，把齊國四分均分。」元以爲然。亦各起家甲，及平素所養門下之士，成隊而來。公子元列營於左殿，公子商人列營於朝門，相約爲犄角之勢。巫、刁畏三公子之衆，牢把正殿，不敢出攻。三公子又畏巫、刁之強，各守軍營，謹防衝突。正是：朝中成敵國，路上絕行人。有詩爲證：

鳳閣龍樓虎豹嘶，紛紛戈甲滿丹墀。

分明四虎爭殘肉，那個降心肯伏低。

其時只有公子雍怕事，出奔秦國去訖，秦穆公用爲大夫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衆官知世子出奔，無所朝宗，皆閉門不出。惟有老臣國懿仲、高虎心如刀刺，只想解結，未得其策。如此相持，不覺兩月有餘。高虎曰：「諸公子但知奪位，不思治喪。吾今日當以死爭。」國懿仲曰：「子先入言，我則繼之，同舍一命，以報累朝爵祿之恩可也。」高虎曰：「只我兩人開口，濟得甚事？凡食齊祿者，莫非臣子。吾等沿門喚集，同至朝堂，且奉公子無虧主喪，何如？」懿仲曰：「立子以長，立無虧不爲無名。」於是分頭四下招呼羣臣，同去哭臨。衆官員見兩位老大夫作主，放着膽，各具喪服，相率入朝。寺貂攔住問曰：「老大夫此來何意？」高虎曰：「彼此相持，無有了期。吾等專請公子主喪而來，無他意也。」貂乃揖虎而進。虎將手一招，國懿仲同羣臣俱入，直至朝堂，告無虧曰：「臣等聞：『父母之恩，猶天地也。』故爲人子者，生則致敬，死則殯葬。未聞父死不殮，而爭富貴者。且君者臣之表，君既不孝，臣何忠焉？今先君已死六十七日矣，尚未入棺，公子雖御正殿，於心安乎？」言罷，羣臣皆伏地痛哭。無虧亦泣下曰：「孤之不孝，罪通於天。孤非不欲成喪禮，其如元等之見逼何！」國懿仲曰：「太子已外奔，惟公子最長。公子若能主喪事，收殮先君，大位自屬公子。元等雖分據殿門，老臣當以義責之，誰敢與公子爭者！」無虧收淚下拜曰：「此孤之願也。」高虎分付巫、刁仍守殿廡：「羣公子但衰麻入臨者，便放入宮；如帶挾兵仗者，即時拿住正罪。」寺貂先至寢宮，安排殯殮。

卻說桓公屍在牀上，日久無人照顧，雖則冬天，血肉狼藉，屍氣所蒸，生蟲如蟻，直散出於牆外。起初衆人尚不知蟲從何來，及入寢室，發開窗槅，見蟲攢屍骨，無不悽慘。無虧放聲大哭，羣臣皆哭，即日取梓棺盛殮，皮肉皆腐，僅以袍帶裹之，草草而已。惟晏蛾兒面色如生，形體不變。高虎等知爲忠烈之婦，嘆息不已，亦命取棺殮之。高虎等率羣臣奉無虧居主喪之位，衆人各依次哭臨。是夜，同宿於柩側。

卻說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列營在外，見高、國老臣率羣臣喪服入內，不知何事。後聞桓公已殯，羣臣俱奉無虧主喪，戴以爲君，各相傳語，言：「高、國爲主，吾等不能與爭矣。」乃各散去兵衆，俱衰麻入宮奔喪。兄弟相見，各各大哭。當時若無高、國說下無虧，此事不知如何結局也。胡曾先生有詩嘆曰：

違背忠言寵佞臣，致令骨肉四紛爭。

若非高國行和局，白骨堆牀葬不成。

卻說齊世子昭逃奔宋國，見了宋襄公，哭拜於地，訴以雍巫、豎刁作亂之事。其時宋襄公乃集羣臣問曰：「昔齊桓公曾以公子昭囑託寡人，立爲太子，屈指十年矣。寡人中心藏之，不敢忘也。今巫、刁內亂，太子見逐，寡人慾約會諸侯，共討齊罪，納昭於齊，定其君位而返。此舉若遂，名動諸侯，便可倡率會盟，以紹桓公之伯業。卿等以爲何如？」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：「宋國有三不如齊，焉能伯諸侯乎？」襄公視之，其人乃桓公之長子，襄公之庶兄，因先年讓國不立，襄公以爲上卿，公子目夷，字子魚也。襄公曰：「子魚言『三不如齊』，其故安在？」目夷曰：「齊有泰山、渤海之險，琅琊、即墨之饒；我國小土薄，兵少糧稀，一不如也。齊有高、國世卿，以幹其國，有管仲、甯戚、隰朋、鮑叔牙以謀其事；我文武不具，賢才不登，二不如也。桓公北伐山戎，俞兒開道，獵於郊外，委蛇現形；我今年春正月，五星隕地，俱化爲石，二月又有大風之異，六鷁退飛，此乃上而降下，求進反退之象，三不如也。有此三不如齊，自保且不暇，何暇顧他人乎？」襄公曰：「寡人以仁義爲主，不救遺孤，非仁也；受人囑而棄之，非義也。」遂以納太子昭傳檄諸侯，約以來年春正月共集齊郊。檄至衛國，衛大夫寧速進曰：「立子以嫡，無嫡立長，禮之常也。無虧年長，且有戍衛之勞，於我有恩，願君勿與。」衛文公曰：「昭已立爲世子，天下莫不知之。夫戍衛，私恩也；立世子，公義也。以私廢公，寡人不爲也。」檄至魯國，魯僖公曰：「齊侯託昭於宋，不託寡人，寡人惟知長幼之序矣。若宋伐無虧，寡人當救之。」

周襄王十年，齊公子無虧元年三月，宋襄公親合衛、曹、邾三國之師，奉世子昭伐齊，屯兵於郊。時雍巫已進位中大夫，爲司馬，掌兵權矣。無虧使統兵出城禦敵，寺貂居中調度。高、國二卿分守城池。高虎謂國懿仲曰：「吾之立無虧，爲先君之未殯，非奉之也。今世子已至，又得宋助，論理則彼順，較勢則彼強。且巫、刁戕殺百官，專權亂政，必爲齊患。不若乘此除之，迎世子奉以爲君，則諸公子絕覬覦之望，而齊有泰山之安矣。」懿仲曰：「易牙統兵駐郊，吾召豎刁，託以議事，因而殺之，率百官奉迎世子，以代無虧之位。吾諒易牙無能爲也。」高虎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乃伏壯士於城樓，託言機密重事，使人請豎刁相會。正是：做就機關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鰲魚。

不知豎刁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

話說高虎乘雍巫統兵出城，遂伏壯士於城樓，使人請豎刁議事。豎刁不疑，昂然而來。高虎置酒樓中相待，三杯之後，高虎開言：「今宋公糾合諸侯，起大兵送太子到此，何以御之？」豎刁曰：「已有易牙統兵出郊迎敵矣。」虎曰：「衆寡不敵，奈何？老夫欲借重吾子，以救齊難。」豎刁曰：「貂何能爲？如老大夫有差遣，惟命是聽。」虎曰：「欲借子之頭，以謝罪於宋耳。」貂愕然遽起。虎顧左右喝曰：「還不下手！」壁間壯士突出，執豎刁斬之。虎遂大開城門，使人傳呼曰：「世子已至城外，願往迎者隨我！」國人素惡雍巫、豎刁之爲人，因此不附無虧，見高虎出迎世子，無不攘臂樂從，隨行者何止千人。國懿仲入朝，直叩宮門，求見無虧，奏言：「人心思戴世子，相率奉迎，老臣不能阻當，主公宜速爲避難之計。」無虧問：「雍巫、豎刁安在？」懿仲曰：「雍巫勝敗未知，豎刁已爲國人所殺矣。」無虧大怒曰：「國人殺豎刁，汝安得不知？」顧左右欲執懿仲。懿仲奔出朝門。無虧帶領內侍數十人，乘一小車，憤然仗劍出宮，下令欲發丁壯授甲，親往禦敵。內侍輩東喚西呼，國中無一人肯應，反叫出許多冤家出來。正是：

恩德終須報，冤仇撒不開。

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

這些冤家，無非是高氏、國氏、管氏、鮑氏、寧氏、陳氏、晏氏、東郭氏、南郭氏、北郭氏、公孫氏、閭丘氏衆官員子姓。當初只爲不附無虧，被雍巫、豎刁殺害的，其家屬人人含怨，個個銜冤。今日聞宋君送太子入國，雍巫統兵拒戰，論其私心，巴不得雍巫兵敗。又怕宋家兵到，別有一番殺戮之慘，大家懷着鬼胎。及聞高老相國殺了豎刁，往迎太子，無不喜歡，都道：「今日天眼方開！」齊帶器械防身，到東門打探太子來信，恰好撞見無虧乘車而至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。一人爲首，衆人相助，各各挺着器械，將無虧圍住。內侍喝道：「主公在此，諸人不得無禮！」衆人道：「那裏是我主公！」便將內侍亂砍。無虧抵擋不住，急忙下車逃走，亦被衆人所殺。東門鼎沸。卻得國懿仲來撫慰一番，衆人方纔分散。懿仲將無虧屍首抬至別館殯殮，一面差人飛報高虎。

再說雍巫正屯兵東關，與宋相持，忽然軍中夜亂，傳說：「無虧、豎刁俱死。高虎相國率領國人，迎接太子昭爲君，吾等不可助逆。」雍巫知軍心已變，心如芒刺，急引心腹數人，連夜逃奔魯國去訖。天明，高虎已到，安撫雍巫所領之衆，直至郊外，迎接世子昭，與宋、衛、曹、邾四國講和。四國退兵。高虎奉世子昭行至臨淄城外，暫停公館，使人報國懿仲整備法駕，同百官出迎。

卻說公子元、公子潘聞知其事，約會公子商人，一同出郭奉迎新君。公子商人咈然曰：「我等在國奔喪，昭不與哭泣之位。今乃借宋兵威，以少凌長，強奪齊國，於理不順。聞諸侯之兵已退，我等不如各率家甲，聲言爲無虧報仇，逐殺子昭。吾等三人中，憑大臣公議一人爲君，也免得受宋國節制，滅了先公盟主的志氣。」公子元曰：「若然，當奉宮中之令而行，庶爲有名。」乃入宮稟知長衛姬。長衛姬泣曰：「汝能爲無虧報仇，我死無恨矣！」即命糾集無虧舊日一班左右人衆，合着三位公子之黨，同拒世子。豎刁手下亦有心腹，欲爲其主報仇，也來相助，分頭據住臨淄城各門。國懿仲畏四家人衆，將府門緊閉，不敢出頭了。高虎謂世子昭曰：「無虧、豎刁雖死，餘黨尚存，況有三公子爲主，閉門不納；若欲求入，必須交戰。倘戰而不勝，前功盡棄，不如仍走宋國求救爲上。」世子昭曰：「但憑國老主張。」高虎乃奉世子昭復奔宋國。

宋襄公才班師及境，見世子昭來到，大驚，問其來意。高虎一一告訴明白。襄公曰：「此寡人班師太早之故也。」世子放心，有寡人在，何愁不入臨淄哉！即時命大將公孫固增添車馬。先前有衛、曹、邾三國同事，止用二百乘；今日獨自出車，加至四百乘。公子蕩爲先鋒，華御事爲合後，親將中軍，護送世子，重離宋境，再入齊郊。時有高虎前驅，把關將吏望見是高相國，即時開門延入，直逼臨淄下寨。宋襄公見國門緊閉，分付三軍準備攻城器具。城內公子商人謂公子元、公子潘曰：「宋若攻城，必然驚動百姓。我等率四家之衆，乘其安息未定，合力攻之。幸而勝固善，不幸而敗，權且各圖避難，再作區處。強如死守於此，萬一諸侯之師畢集，如之奈何？」元、潘以爲然。乃於是日，夜開城門，各引軍出來劫宋寨，不知虛實，單劫了先鋒公子蕩的前營。蕩措手不及，棄寨而奔中軍。大將公孫固聞前寨有失，急引大軍來救。後軍華御事同齊國老大夫高虎，亦各率部下接應。兩下混戰，直至天明，四家黨羽雖衆，各爲其主，人心不齊，怎當得宋國大兵。當下混戰了一夜，四家人衆，被宋兵殺得七零八落。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國，不免於禍，乘亂引心腹數人，逃奔衛國避難去訖。公子潘、公子商人收拾敗兵入城，宋兵緊隨其後，不能閉門，崔夭爲世子昭御車，長驅直入。上卿國懿仲聞四家兵散，世子已進城，乃聚集百官，同高虎擁立世子昭即位。即以本年爲元年，是爲孝公。孝公嗣位，論功行賞，進崔夭爲大夫。大出金帛，厚犒宋軍。襄公留齊境五日，方纔回宋。時魯僖公起大兵來救無虧，聞孝公已立，中道而反。自此魯、齊有隙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公子潘與公子商人計議，將出兵拒敵之事，都推到公子元身上。國、高二國老明知四家同謀，欲孝公釋怨修好，單治首亂雍巫、豎刁二人之罪，盡誅其黨，餘人俱赦不問。是秋八月，葬桓公於牛首崗之上，連起三大墳。以晏蛾兒附葬於旁，另起一小墳。又爲無虧、公子元之故，將長衛姬、少衛姬兩宮內侍宮人，悉令從葬，死者數百人。後至晉永嘉末年，天下大亂，有村人發桓公冢，冢前有水銀池，寒氣觸鼻，人不敢入。經數日，其氣漸消，乃牽猛犬入冢中，得金蠶數十斛，珠襦玉匣，繒彩軍器，不可勝數。冢中骸骨狼籍，皆殉葬之人也。足知孝公當日葬父之厚矣，亦何益哉！髯仙有詩云：

疑冢三堆峻似山，金蠶玉匣出人間。

從來厚蓄多遭發，薄葬須知不是慳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宋襄公自敗了齊兵，納世子昭爲君，自以爲不世奇功，便想號召諸侯，代齊桓公爲盟主。又恐大國難致，先約滕、曹、邾、鄫小國，爲盟於曹國之南。曹、邾二君到後，滕子嬰齊方至。宋襄不許嬰齊與盟，拘之一室。鄫君懼宋之威，亦來赴會，已逾期二日矣。宋襄公問於羣臣曰：「寡人甫倡盟好，鄫小國，輒敢怠慢，後期二日，不重懲之，何以立威！」大夫公子蕩進曰：「曏者齊桓公南征北討，獨未服東夷之衆。君欲威中國，必先服東夷；欲服東夷，必用鄫子。」襄公曰：「用之何如？」公子蕩曰：「睢水之次，有神，能致風雨，東夷皆立社祠之，四時不缺。君誠用鄫子爲犧牲，以祭睢神，不惟神將降福，使東夷聞之，皆謂君能生殺諸侯，誰不聳懼來服？然後藉東夷之力，以徵諸侯，伯業成矣。」上卿公子目夷諫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古者小事不用大牲，重物命也，況於人乎？夫祭祀以爲人祈福也，殺人以祈人福，神必不饗。且國有常祀，宗伯所掌。睢水河神，不過妖鬼耳！夷俗所祀，君亦祀之，未見君之勝於夷也，而誰肯服之？齊桓公主盟四十年，存亡繼絕，歲有德施於天下。今君才一舉盟會，而遂戮諸侯以媚妖神，臣見諸侯之懼而叛我，未見其服也。」公子蕩曰：「子魚之言謬矣！君之圖伯與齊異。齊桓公制國二十餘年，然後主盟，君能待乎？夫緩則用德，急則用威，遲速之序，不可不察也。不同夷，夷將疑我；不懼諸侯，諸侯將玩我。內玩而外疑，何以成伯？昔武王斬紂頭，懸之太白旗，以得天下。此諸侯之行於天子者也，而何有於小國之君？君必用之！」襄公本心急於欲得諸侯，遂不聽目夷之言，使邾文公執鄫子殺而烹之，以祭睢水之神。遣人召東夷君長，俱來睢水會。東夷素不習宋公之政，莫有至者。滕子嬰齊大驚，使人以重賂求釋，乃解嬰齊之囚。

曹大夫僖負羈謂曹共公襄曰：「宋躁而虐，事必無成，不如歸也。」共公辭歸，遂不具地主之禮。襄公怒，使人責之曰：「古者國君相見，有脯資餼牢，以修賓主之好。寡君逗留於君之境上，非一日矣。三軍之衆，向未知主人之所屬，願君圖之。」僖負羈對曰：「夫授館致餼，朝聘之常禮也。今君以公事涉於南鄙，寡人亟於奔命，未及他圖。今君責以主人之禮，寡君愧甚，惟君恕之！」曹共公遂歸。襄公大怒，傳令移兵伐曹。公子目夷又諫曰：「昔齊桓公會盟之跡，遍於列國，厚往薄來，不責其施，不誅其不及，所以寬人之力，而恤人之情也。曹之缺禮，於君無損，何必用兵？」襄公不聽，使公子蕩將兵車三百乘伐曹，圍其城。僖負羈隨方設備，與公子蕩相持三月，蕩不能取勝。是時，鄭文公首先朝楚，約魯、齊、陳、蔡四國之君，與楚成王爲盟於齊境。宋襄公聞之大驚，一來恐齊、楚兩國之中，或有倡伯者，宋不能與爭；二來又恐公子蕩攻曹失利，挫了銳氣，貽笑於諸侯，乃召蕩歸。曹共公亦恐宋師再至，遣人至宋謝罪。自此宋、曹相睦如初。

再說宋襄公一心求伯，見小國諸侯紛紛不服，大國反遠與楚盟，心中憤急，與公子蕩商議。公子蕩進曰：「當今大國，無過齊、楚。齊雖伯主之後，然紛爭方定，國勢未張。楚僭王號，乍通中國，諸侯所畏。君誠不惜卑詞厚幣，以求諸侯於楚，楚必許之。借楚力以聚諸侯，復借諸侯以壓楚，此一時權宜之計也。」公子目夷又諫曰：「楚有諸侯，安肯與我？我求諸侯於楚，楚安肯下我？恐爭端從此開矣。」襄公不以爲然。即命公子蕩以厚賂如楚，求見楚成王。成王問其來意，許以明年之春，相會於鹿上之地。公子蕩歸報襄公。襄公曰：「鹿上齊地，不可不聞之齊侯。」復遣公子蕩如齊修聘，述楚王期會之事。齊孝公亦許之。時宋襄公之十一年，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。

次年春正月，宋襄公先至鹿上，築盟壇以待齊、楚之君。二月初旬，齊孝公始至。襄公自負有納孝公之功，相見之間，頗有德色。孝公感宋之德，亦頗盡地主之禮。又二十餘日，楚成王方到。宋、齊二君接見之間，以爵爲序。楚雖僭王號，實是子爵。宋公爲首，齊侯次之，楚子又次之。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。至期，共登鹿上之壇。襄公毅然以主盟自居，先執牛耳，並不謙讓。楚成王心中不悅，勉強受歃。襄公拱手言曰：「茲父忝先代之後，作賓王家，不自揣德薄力微，竊欲修舉盟會之政。恐人心不肅，欲借重二君之餘威，以合諸侯於敝邑之盂地，以秋八月爲期。君若不棄，倡率諸侯，徼惠於盟，寡人願世敦兄弟之好。自殷先王以下，鹹拜君之賜，豈獨寡人乎？」齊孝公拱手以讓楚成王，成王亦拱手以讓孝公，二君互相推讓，良久不決。襄公曰：「二君若不棄寡人，請同署之。」乃出征會之牘，不送齊侯，卻先送楚成王求署。孝公心中亦懷怏怏。楚成王舉目觀覽，牘中敘合諸侯修會盟之意，效齊桓公衣裳之會，不以兵車。牘尾宋公先已署名。楚成王暗暗含笑，謂襄公曰：「諸侯君自能致，何必寡人？」襄公曰：「鄭、許久在君之宇下，而陳、蔡近者復受盟於齊，非乞君之靈，懼有異同。寡人是以借重於上國。」楚成王曰：「然則齊君當署，次及寡人可也。」孝公曰：「寡人於宋，猶宇下也。所難致者，上國之威令耳。」楚王笑而署名，以筆授孝公。孝公曰：「有楚不必有齊。寡人流離萬死之餘，幸社稷不隕，得從末歃爲榮，何足重輕，而褻此簡牘爲耶？」堅不肯署。論齊孝公心事，卻是怪宋襄公先送楚王求署，識透他重楚輕齊，所以不署。宋襄公自負有恩於齊，卻認孝公是衷腸之語，遂收牘而藏之。三君於鹿上又敘數日，丁寧而別。髯仙有詩嘆曰：

諸侯原自屬中華，何用紛紛乞楚家？

錯認同根成一樹，誰知各自有丫叉？

楚成王既歸，述其事於令尹子文。子文曰：「宋君狂甚！吾王何以徵會許之？」楚王笑曰：「寡人慾主中華之政久矣，恨不得其便耳。今宋公倡衣裳之會，寡人因之以合諸侯，不亦可乎？」大夫成得臣進曰：「宋公爲人好名而無實，輕信而寡謀，若伏甲以劫之，其人可虜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寡人意正如此。」子文曰：「許人以會而復劫之，人謂楚無信矣，何以服諸侯？」得臣曰：「宋喜於主盟，必有傲諸侯之心。諸侯未習宋政，莫之與也。劫之以示威，劫而釋之，又可以示德。諸侯恥宋之無能，不歸楚，將誰歸乎？夫拘小信而喪大功，非策也。」子文奏曰：「子玉之計，非臣所及。」楚王乃使成得臣、鬥勃二人爲將，各選勇士五百人，操演聽令，預定劫盟之計。不必詳說，下文便見。

且說宋襄公歸自鹿上，欣然有喜色，謂公子目夷曰：「楚已許我諸侯矣。」目夷諫曰：「楚，蠻夷也，其心不測。君得其口，未得其心，臣恐君之見欺也。」襄公曰：「子魚太多心了。寡人以忠信待人，人其忍欺寡人哉？」遂不聽目夷之言，傳檄徵會。先遣人於盂地築起壇，增修公館，務極華麗。倉場中儲積芻糧，以待各國軍馬食費。凡獻享犒勞之儀，一一從厚，無不預備。至秋七月，宋襄公命乘車赴會。目夷又諫曰：「楚強而無義，請以兵車往。」襄公曰：「寡人與諸侯約爲衣裳之會，不用兵車。自我約之，自我墮之，異日無以示信於諸侯矣。」目夷曰：「君以乘車全信，臣請伏兵車百乘於三裏之外，以備緩急，何如？」襄公曰：「子用兵車，與寡人用之何異？必不可！」臨行之際，襄公又恐目夷在國起兵接應，失了他信義，遂要目夷同往。目夷曰：「臣亦放心不下，也要同去。」於是君臣同至會所。楚、陳、蔡、許、曹、鄭六國之君，如期而至。惟齊孝公心懷怏怏，魯僖公未與楚通，二君不到。襄公使候人迎接六國諸侯，分館安歇。回報：「都用乘車。楚王侍從雖衆，亦是乘車。」襄公曰：「吾知楚不欺吾也。」

太史卜盟日之吉，襄公命傳之各國。先數日，預派定壇上執事人等。是早五鼓，壇之上下皆設庭燎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壇之旁另有憩息之所。襄公先往以待。陳穆公谷、蔡莊公甲午、鄭文公捷、許僖公業、曹共公襄五位諸侯，陸續而至。伺候良久，天色將明，楚成王熊惲方到。襄公且循地主之禮，揖讓了一番，分左右兩階登壇。右階賓登，衆諸侯不敢僭楚成王，讓之居首。成得臣、鬥勃二將相隨，衆諸侯亦各有從行之臣，不必細說。左階主登，單隻宋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。方纔升階之時，論個賓主，既登盟壇之上，陳牲歃血，要天矢日，列名載書，便要推盟主爲尊了。宋襄公指望楚王開口，以目視之。楚王低頭不語。陳、蔡諸國面面相覷，莫敢先發。襄公忍不住了，乃昂然而出曰：「今日之舉，寡人慾修先伯主齊桓公故業，尊主安民，息兵罷戰，與天下同享太平之福，諸君以爲何如？」諸侯尚未答應，楚王挺身而前曰：「君言甚善，但不知主盟今屬何人？」襄公曰：「有功論功，無功論爵，更有何言！」楚王曰：「寡人冒爵爲王久矣。宋雖上公，難列王前。寡人告罪佔先了。」便立在第一個位次。目夷扯襄公之袖，欲其權且忍耐，再作區處。襄公把個盟主捏在掌中，臨時變卦，如何不惱。包着一肚子氣，不免疾言遽色，謂楚王曰：「寡人邀福先代，忝爲上公，天子亦待以賓客之禮。君言冒爵，乃僭號也。奈何以假王而壓真公乎？」楚王曰：「寡人既是假王，誰教你請寡人來此？」襄公曰：「君之至此，亦是鹿上先有成議，非寡人之謾約也。」成得臣在旁大喝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只問衆諸侯，爲楚來乎？爲宋來乎？」陳、蔡各國平素畏服於楚，齊聲曰：「吾等實奉楚命，不敢不至。」楚王呵呵大笑曰：「宋君更有何說？」襄公見不是頭，欲待與他講理，他又不管理之長短，欲作脫身之計，又無片甲相護。正在躊躇，只見成得臣、鬥勃卸去禮服，內穿重鎧，腰間各插小紅旗一面，將旗向壇下一招，那跟隨楚王人衆何止千人，一個個俱脫衣露甲，手執暗器，如蜂攢蟻聚，飛奔上壇。各國諸侯俱嚇得魂不附體。成得臣先把宋襄公兩袖緊緊捻定，同鬥勃指揮衆甲士，擄掠壇上所陳設玉帛器皿之類。一班執事亂竄奔逃。宋襄公見公子目夷緊隨在傍，低聲謂曰：「悔不聽子言，以至如此。速歸守國，勿以寡人爲念！」目夷料想跟隨無益，乃乘亂逃回。

不知宋襄公如何脫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遣夫

話說楚成王假飾乘車赴會，跟隨人衆俱是壯丁，內穿暗甲，身帶暗器，都是成得臣、鬥勃選練來的，好不勇猛！又遣呂臣、鬥般二將，統領大軍，隨後而進，準備大大廝殺。宋襄公全然不知，墮其圈套。正是沒心人遇有心人，要脫身時難脫身了。楚王拿住了襄公，衆甲士將公館中所備獻享犒勞之儀，及倉中積粟，擄掠一空。隨行車乘，皆爲楚有。陳、蔡、鄭、許、曹五位諸侯，人人悚懼，誰敢上前說個方便。楚成王邀衆諸侯至於館寓，面數宋襄公六罪，曰：「汝伐齊之喪，擅行廢置，一罪也；滕子赴會稍遲，輒加縶辱，二罪也；用人代牲，以祭淫鬼，三罪也；曹缺地主之儀，其事甚小，汝乃恃強圍之，四罪也；以亡國之餘，不能度德量力，天象示戒，猶思圖伯，五罪也；求諸侯於寡人，而妄自尊大，全無遜讓之禮，六罪也。天奪其魄，單車赴會，寡人今日統甲車千乘，戰將千員，踏碎睢陽城，爲齊、鄫各國報仇。諸君但少駐車駕，看寡人取宋而回，更與諸君痛飲十日方散。」衆諸侯莫不唯唯。襄公頓口無言，似木雕泥塑一般，只多着兩行珠淚。須臾，楚國大兵俱集，號曰千乘，實五百乘。楚成王賞勞了軍士，拔寨都起，帶了宋襄公，殺向睢陽城來。列國諸侯奉楚王之命，俱屯盂地，無敢歸者。史官有詩譏宋襄之失：

無端媚楚反遭殃，引得睢陽做戰場。

昔日齊桓曾九合，何嘗容楚近封疆？

卻說公子目夷自盂地盟壇逃回本國，向司馬公孫固說知宋公被劫一事，楚兵旦暮且到，速速調兵，登陴把守。公孫固曰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公子須暫攝君位，然後號令賞罰，人心始肅。」目夷附公孫固之耳曰：「楚人執我君以伐我，有挾而求也。必須如此如此，楚人必放吾君歸國。」固曰：「此言甚當。」乃向羣臣言：「吾君未必能歸矣！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，以主國事。」羣臣知目夷之賢，無不欣然。公子目夷告於太廟，南面攝政。三軍用命，鈴柝嚴明，睢陽各路城門，把守得鐵桶相似。方纔安排停當，楚王大軍已到，立住營寨。使將軍鬥勃向前打話，言：「爾君已被我拘執在此，生殺在吾手。早早獻土納降，保全汝君性命！」公孫固在城樓答曰：「賴社稷神靈，國人已立新君矣。生殺任你，欲降不可得也！」鬥勃曰：「汝君見在，安得復立一君乎？」公孫固曰：「立君以主社稷也。社稷無主，安得不立新君？」鬥勃曰：「某等願送汝君歸國，何以相酬？」公孫固曰：「故君被執，已辱社稷，雖歸亦不得爲君矣。歸與不歸，惟楚所命。若要決戰，我城中甲車未曾損折，情願決一死敵！」鬥勃見公孫固答語硬掙，回報楚王。楚王大怒，喝教攻城。城上矢石如雨，楚兵多有損傷。連攻三日，乾折便宜，不能取勝。楚王曰：「彼國既不用宋君，殺之何如？」成得臣對曰：「王以殺鄫子爲宋罪，今殺宋公，是效尤也。殺宋公猶殺匹夫耳，不能得宋而徒取怨，不如釋之。」楚王曰：「攻宋不下，又釋其君，何以爲名？」得臣對曰：「臣有計矣。今不與盂之會者，惟齊、魯二國。齊與我已兩次通好，且不必較。魯，禮義之邦，一向輔齊定伯，目中無楚。若以宋之俘獲獻魯，請魯君於亳都相會，魯見宋俘，必恐懼而來。魯、宋是葵丘同盟之人，況魯侯甚賢，必然爲宋求情，我因以爲魯君之德。是我一舉而兼得宋、魯也。」楚王鼓掌大笑曰：「子玉真有見識！」乃退兵屯於亳都，用宜申爲使，將滷獲數車，如曲阜獻捷。其書雲：

宋公傲慢無禮，寡人已幽之於亳。不敢擅功，謹獻捷於上國，望君辱臨，同決其獄。

魯僖公覽書大驚，正是：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明知楚使獻捷，詞意誇張，是恐喝之意。但魯弱楚強，若不往會，恐其移師來伐，悔無及矣！乃厚待宜申，先發回書，馳報楚王，言：「魯侯如命，即日赴會。」

魯僖公隨後發駕，大夫仲遂從行。來至亳都，仲遂因宜申先容，用私禮先見了成得臣，囑其於楚王前每事方便。得臣引魯僖公與楚成王相見，各致敬慕之意。其時陳、蔡、鄭、許、曹五位諸侯，俱自盂地來會，和魯僖公共是六位，聚於一處商議。鄭文公開言，欲尊楚王爲盟主。諸侯囁嚅未應。魯僖公奮然曰：「盟主須仁義布聞，人心悅服。今楚王恃兵車之衆，襲執上公，有威無德，人心疑懼。吾等與宋俱有同盟之誼，若坐視不救，惟知奉楚，恐被天下豪傑恥笑。楚若能釋宋公之囚，終此盟好，寡人敢不惟命是聽！」衆諸侯皆曰：「魯侯之言甚善。」仲遂將這話私告於成得臣，得臣轉聞於楚王。楚王曰：「諸侯以盟主之義責寡人，寡人其可違乎？」乃於亳郊更築盟壇，期以十二月癸丑日，歃血要神，同赦宋罪。

約會已定，先一日，將宋公釋放，與衆諸侯相見。宋襄公且羞且憤，滿肚不樂，卻又不得不向諸侯稱謝。至日，鄭文公拉衆諸侯，敦請楚成王登壇主盟。成王執牛耳，宋、魯以下，次第受歃。襄公敢怒而不敢言。事畢，諸侯各散。宋襄公訛聞公子目夷已即君位，將奔衛以避之。公子目夷遣使已到，致詞曰：「臣所以攝位者，爲君守也。國固君之國，何爲不入？」須臾，法駕齊備，迎襄公以歸。目夷退就臣列。胡曾先生論襄公之釋，全虧公子目夷定計，神閒氣定，全不以舊君爲意。若手忙腳亂，求歸襄公，楚益視爲奇貨，豈肯輕放。有詩讚雲：

金注何如瓦注奇？新君能解舊君圍。

爲君守位乃推位，千古賢名誦目夷。

又有詩說六位諸侯，公然媚楚求寬，明明把中國操縱之權授之於楚，楚目中尚有中國乎？詩云：

從來兔死自狐悲，被劫何人劫是誰？

用夏媚夷全不恥，還誇釋宋得便宜。

宋襄公志欲求伯，被楚人捉弄一場，反受大辱，怨恨之情，痛入骨髓，但恨力不能報。又怪鄭伯倡議，尊楚王爲盟主，不勝其憤，正要與鄭國作對。時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，鄭文公如楚行朝禮。宋襄公聞之，大怒，遂起傾國之兵，親討鄭罪。使上卿公子目夷輔世子王臣居守。目夷諫曰：「楚、鄭方睦，宋若伐鄭，楚必救之。此行恐不能取勝，不如修德待時爲上。」大司馬公孫固亦諫。襄公怒曰：「司馬不願行，寡人將獨往！」固不敢復言，遂出師伐鄭。襄公自將中軍，公孫固爲副，大夫樂僕伊、華秀老、公子蕩、向訾守等皆從行。諜人報知鄭文公，文公大驚，急遣人告急於楚。楚成王曰：「鄭事我如父，宜亟救之。」成得臣進曰：「救鄭不如伐宋。」楚成王曰：「何故？」得臣對曰：「宋公被執，國人已破膽矣。今復不自量，以大兵伐鄭，其國必虛，乘虛而搗之，其國必懼，此不待戰而知勝負者也。若宋還而自救，彼亦勞矣。以逸制勞，安往而不得志耶？」楚王以爲然，即命得臣爲大將，鬥勃副之，興兵伐宋。

宋襄公正與鄭相持，得了楚兵之信，兼程而歸，列營於泓水之南以拒楚。成得臣使人下戰書。公孫固謂襄公曰：「楚師之來，爲救鄭也。吾以釋鄭謝楚，楚必歸。不可與戰。」襄公曰：「昔齊桓公興兵伐楚，今楚來伐而不與戰，何以繼桓公之業乎？」公孫固又曰：「臣聞『一姓不再興』。天之棄商久矣，君欲興之得乎？且吾之甲不如楚堅，兵不如楚利，人不如楚強。宋人畏楚如畏蛇蠍，君何恃以勝楚？」襄公曰：「楚兵甲有餘，仁義不足。寡人兵甲不足，仁義有餘。昔武王虎賁三千，而勝殷億萬之衆，惟仁義也。以有道之君，而避無道之臣，寡人雖生不如死矣！」乃批戰書之尾，約以十一月朔日交戰於泓陽。命建大旗一面於輅車，旗上寫「仁義」二字。公孫固暗暗叫苦，私謂樂僕伊曰：「戰主殺而言仁義，吾不知君之仁義何在也？天奪君魄矣，竊爲危之！吾等必戒慎其事，毋致喪國足矣。」至期，公孫固未雞鳴而起，請於襄公，嚴陣以待。

且說楚將成得臣屯兵於泓水之北，鬥勃請：「五鼓濟師，防宋人先佈陣以扼我。」得臣笑曰：「宋公專務迂闊，全不知兵，吾早濟早戰，晚濟晚戰，何所懼哉？」天明，甲乘始陸續渡水。公孫固請於襄公曰：「楚兵天明始渡，其意甚輕我。今乘其半渡，突前擊之，是吾以全軍而制楚之半也。若令皆濟，楚衆我寡，恐不敵，奈何？」襄公指大旗曰：「汝見『仁義』二字否？寡人堂堂之陣，豈有半濟而擊之理？」公孫固又暗暗叫苦。須臾，楚兵盡濟。成得臣服瓊弁，結玉纓，繡袍軟甲，腰掛雕弓，手執長鞭，指揮軍士，東西佈陣，氣宇昂昂，旁若無人。公孫固又請於襄公曰：「楚方佈陣，尚未成列，急鼓之必亂。」襄公唾其面曰：「咄！汝貪一擊之利，不顧萬世之仁義耶？寡人堂堂之陣，豈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？」公孫固又暗暗叫苦。楚兵陣勢已成，人強馬壯，漫山遍野，宋兵皆有懼色。襄公使軍中發鼓，楚軍中亦發鼓。襄公自挺長戈，帶着公子蕩、向訾守二將及門官之衆，催車直衝楚陣。得臣見來勢兇猛，暗傳號令，開了陣門，只放襄公一隊車騎進來。公孫固隨後趕上護駕，襄公已殺入陣內去了。只見一員上將擋住陣門，口口聲聲叫道：「有本事的快來決戰！」那員將乃鬥勃也。公孫固大怒，挺戟直刺鬥勃。勃即舉刀相迎。兩下交戰，未及二十合，宋將樂僕伊引軍來到，鬥勃微有着忙之意。恰好陣中又衝出一員上將氏呂臣，各接住樂僕伊廝殺。公孫固乘忙覷個方便，撥開刀頭，馳入楚軍。鬥勃提刀來趕，宋將華秀老又到，牽住鬥勃，兩對兒在陣前廝殺。公孫固在楚陣中左衝右突，良久，望見東北角上甲士如林，圍裹甚緊，疾驅赴之。正遇宋將向訾守，流血被面，急呼曰：「司馬可速來救主！」公孫固隨着訾守殺入重圍，只見門官之衆，一個個身帶重傷，兀自與楚軍死戰不退。原來襄公待下人極有恩，所以門官皆盡死力。楚軍見公孫固英勇，稍稍退卻。公孫固上前看時，公子蕩要害被傷，臥於車下，「仁義」大旗已被楚軍奪去了。襄公身被數創，右股中箭，射斷膝筋，不能起立。公子蕩見公孫固到來，張目曰：「司馬好扶主公，吾死於此矣！」言訖而絕。公孫固感傷不已，扶襄公於自己車上，以身蔽之，奮勇殺出。向訾守爲後殿，門官等一路擁衛，且戰且走。比及脫離楚陣，門官之衆無一存者，宋之甲車十喪八九。樂僕伊、華秀老見宋公已離虎穴，各自逃回。成得臣乘勝追之，宋軍大敗，輜重器械，委棄殆盡。

公孫固同襄公連夜奔回。宋兵死者甚衆，其父母妻子皆相訕於朝外，怨襄公不聽司馬之言，以致於敗。襄公聞之，嘆曰：「君子不重傷，不擒二毛。寡人將以仁義行師，豈效此乘危扼險之舉哉？」舉國無不譏笑。後人相傳，以爲宋襄公行仁義，失衆而亡，正指戰泓之事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不恤滕鄫恤楚兵，寧甘傷股不虛名。

宋襄若可稱仁義，盜蹠文王兩不明。

楚兵大獲全勝，復渡泓水，奏凱而還。方出宋界，哨馬報：「楚王親率大軍接應，見屯柯澤。」得臣即於柯澤謁見楚王獻捷。楚成王曰：「明日鄭君將率其夫人至此勞軍，當大陳俘馘以誇示之。」原來鄭文公的夫人羋氏，正是楚成王之妹，是爲文羋，以兄妹之親，駕了輜，隨鄭文公至於柯澤，相會楚王。楚王示以俘獲之盛。鄭文公夫婦稱賀，大出金帛，犒賞三軍。鄭文公敦請楚王來日赴宴。次早，鄭文公親自出郭，邀楚王進城，設享於太廟之中，行九獻禮，比於天子。食品數百，外加籩豆六器，宴享之侈，列國所未有也。文羋所生二女，曰伯羋、叔羋，未嫁在室。文羋又率之以甥禮見舅，楚王大喜。鄭文公同妻女更番進壽，自午至戌，喫得楚王酩酊大醉。楚王謂文羋曰：「寡人領情過厚，已逾量矣！妹與二甥送我一程，何如？」文羋曰：「如命。」鄭文公送楚王出城，先別。文羋及二女與楚王並駕而行，直至軍營。原來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，是夜拉入寢室，遂成枕蓆之歡。文羋徬徨於帳中，一夜不寐。然畏楚王之威，不敢出聲。以舅納甥，真禽獸也！次日，楚王將軍獲之半，贈於文羋，載其二女以歸，納之後宮。鄭大夫叔詹嘆曰：「楚王其不得令終乎？享以成禮，禮而無別，是不終也。」

且不說楚、宋之事。再表晉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適齊，至襄王十四年，前後留齊共七年了。遭桓公之變，諸子爭立，國內大亂。及至孝公嗣位，又反先人之所爲，附楚仇宋，紛紛多事，諸侯多與齊不睦。趙衰等私議曰：「吾等適齊，謂伯主之力，可藉以圖復也。今嗣君失業，諸侯皆叛，此其不能爲公子謀亦明矣。不如更適他國，別作良圖。」乃相與見公子，欲言其事。公子重耳溺愛齊姜，朝夕歡宴，不問外事。衆豪傑伺候十日，尚不能見。魏犨怒曰：「吾等以公子有爲，故不憚勞苦，執鞭從遊。今留齊七載，偷安惰志，日月如流，吾等十日不能一見，安能成其大事乎？」狐偃曰：「此非聚談之處，諸君都隨我來。」乃共出東門外裏許，其地名曰桑陰，一望都是老桑，綠蔭重重，日色不至。趙衰等九位豪傑，打一團兒席地而坐。趙衰曰：「子犯計將安出？」狐偃曰：「公子之行，在我而已。我等商議停妥，預備行裝，一等公子出來，只說邀他郊外打獵，出了齊城，大家齊心劫他上路便了。但不知此行，得力在於何國！」趙衰曰：「宋方圖伯，且其君好名之人，盍往投之。如不得志，更適秦、楚，必有遇焉。」狐偃曰：「吾與公孫司馬有舊，且看如何！」衆人商議許久方散。只道幽僻之處無人知覺，卻不道「若要不聞，除非莫說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作」。其時姜氏的婢妾十餘人，正在樹上採桑喂蠶，見衆人齊坐議事，停手而聽之，盡得其語，回宮時，如此恁般，都述於姜氏知道。姜氏喝道：「那有此話，不得亂道！」乃命蠶妾十餘人，幽之一室，至夜半盡殺之，以滅其口。推公子重耳起，告之曰：「從者將以公子更適他國，有蠶妾聞其謀，吾恐泄漏其機，或有阻當，今已除卻矣。公子宜早定行計。」重耳曰：「人生安樂，誰知其他。吾將老此，誓不他往。」姜氏曰：「自公子出亡以來，晉國未有寧歲。夷吾無道，兵敗身辱，國人不悅，鄰國不親，此天所以待公子也。公子此行，必得晉國，萬勿遲疑。」重耳迷戀姜氏，猶弗肯。

次早，趙衰、狐偃、臼季、魏犨四人立宮門之外，傳語請公子郊外射獵。重耳尚高臥未起，使宮人報曰：「公子偶有微恙，尚未梳櫛，不能往也。」齊姜聞言，急使人單召狐偃入宮。姜氏屏去左右，問其來意。狐偃曰：「公子向在翟國，無日不馳車驟馬，伐狐擊兔。今在齊，久不出獵，恐其四肢懈惰，故來相請，別無他意。」姜氏微笑曰：「此番田獵，非宋即秦、楚耶？」狐偃大驚曰：「一獵安得如此之遠？」姜氏曰：「汝等欲劫公子逃歸，吾已盡知，不得諱也。吾夜來亦曾苦勸公子，奈彼執意不從。今晚吾當設宴，灌醉公子，汝等以車夜載出城，事必諧矣。」狐偃頓首曰：「夫人割房闈之愛，以成公子之名，賢德千古罕有！」狐偃辭出，與趙衰等說知其事。凡車馬人衆鞭刀糗糒之類，收拾一一完備。趙衰、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。只留狐偃、魏犨、顛頡三人，將小車二乘伏於宮門左右，專等姜氏送信，即便行事。正是：要爲天下奇男子，須歷人間萬里程。

是晚姜氏置酒宮中，與公子把盞。重耳曰：「此酒爲何而設？」姜氏曰：「知公子有四方之志，特具一杯餞行耳。」重耳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苟可適志，何必他求？」姜氏曰：「縱慾懷安，非丈夫之事也。從者乃忠謀，子必從之！」重耳勃然變色，閣杯不飲。姜氏曰：「子真不欲行乎？抑誑妾也？」重耳曰：「吾不行，誰誑汝！」姜氏帶笑言曰：「行者，公子之志；不行者，公子之情。此酒爲餞公子，今且以留公子矣。願與公子盡歡可乎？」重耳大喜，夫婦交酢，更使侍女歌舞進觴。重耳已不勝飲，再四強之，不覺酩酊大醉，倒於席上。姜氏覆之以衾，使人召狐偃。狐偃知公子已醉，急引魏犨、顛頡二人入宮，和衾連席，擡出宮中。先用重褥襯貼，安頓車上停當。狐偃拜辭姜氏，姜氏不覺淚流。有詩爲證：

公子貪歡樂，佳人慕遠行。

要成鴻鵠志，生割鳳鸞情。

狐偃等催趲小車二乘，趕黃昏離了齊城，與趙衰等合做一處，連夜驅馳。約行五六十里，但聞得雞聲四起，東方微動。重耳方纔在車兒上翻身，喚宮人取水解渴。時狐偃執轡在傍，對曰：「要水須待天明。」重耳自覺搖動不安，曰：「可扶我下牀。」狐偃曰：「非牀也，車也。」重耳張目曰：「汝爲誰？」對曰：「狐偃。」重耳心下恍然，知爲偃等所算，推衾而起，大罵子犯：「汝等如何不通知我，出城意欲何爲？」狐偃曰：「將以晉國奉公子也。」重耳曰：「未得晉，先失齊，吾不願行！」狐偃誑曰：「離齊已百里矣。齊侯知公子之逃，必發兵來追，不可復也。」重耳勃然發怒，見魏犨執戈侍衛，乃奪其戈以刺狐偃。

不知死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

話說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計去齊，奪魏犨之戈以刺偃。偃急忙下車走避，重耳亦跳下車，挺戈逐之。趙衰、臼季、狐射姑、介子推等，一齊下車解勸。重耳投戟於地，恨恨不已。狐偃叩首請罪曰：「殺偃以成公子，偃死愈其生矣。」重耳曰：「此行有成則已，如無所成，吾必食舅氏之肉！」狐偃笑而答曰：「事若不濟，偃不知死在何處，焉得與爾食之？如其克濟，子當列鼎而食。偃肉腥臊，何足食？」趙衰等並進曰：「某等以公子負大有爲之志，故舍骨肉，棄鄉里，奔走道途，相隨不捨，亦望垂功名於竹帛耳。今晉君無道，國人孰不願戴公子爲君？公子自不求入，誰走齊國而迎公子者！今日之事，實出吾等公議，非子犯一人之謀，公子勿錯怪也。」魏犨亦厲聲曰：「大丈夫當努力成名，聲施後世。奈何戀戀兒女子目前之樂，而不思終身之計耶？」重耳改容曰：「事既如此，惟諸君命。」狐毛進乾糧，介子推捧水以進，重耳與諸人各飽食。壺叔等割草飼馬，重施銜勒，再整輪轅，望前進發。有詩爲證：

鳳脫雞羣翔萬仞，虎離豹穴奔千山。

要知重耳能成伯，只在周遊列國間。

不一日，行至曹國。卻說曹共公爲人，專好遊嬉，不理朝政，親小人，遠君子，以諛佞爲腹心，視爵位如糞土。朝中服赤芾乘軒車者，三百餘人，皆里巷市井之徒，脅肩諂笑之輩。見晉公子帶領一班豪傑到來，正是「薰蕕不同器」了，惟恐其久留曹國，都阻擋曹共公不要延接他。大夫僖負羈諫曰：「晉、曹同姓，公子窮而過我，宜厚禮之。」曹共公曰：「曹，小國也，而居列國之中。子弟往來，何國無之？若一一待之以禮，則國微費重，何以支吾？」負羈又曰：「晉公子賢德聞於天下，且重瞳駢脅，大貴之徵，不可以尋常子弟視也。」曹共公一團稚氣，說賢德他也不管，說到重瞳駢脅，便道：「重瞳寡人知之，未知駢脅如何？」負羈對曰：「駢脅者，駢脅骨相合如一，乃異相也。」曹共公曰：「寡人不信，姑留館中，俟其浴而觀之。」乃使館人自延公子進館，以水飯相待，不致餼，不設享，不講賓主之禮。重耳怒而不食。館人進澡盆請浴，重耳道路腌臢，正想洗滌塵垢，乃解衣就浴。曹共公與嬖倖數人，微服至館，突入浴室，迫近公子，看他的駢脅，言三語四，嘈雜一番而去。狐偃等聞有外人，急忙來看，猶聞嬉笑之聲。詢問館人，乃曹君也。君臣無不慍怒。

卻說僖負羈諫曹伯不聽，歸到家中，其妻呂氏迎之，見其面有憂色，問：「朝中何事？」負羈以晉公子過曹，曹君不禮爲言。呂氏曰：「妾適往郊外採桑，正值晉公子車從過去。妾觀晉公子猶未的，但從行者數人，皆英傑也。吾聞：『有其君者，必有其臣；有其臣者，必有其君。』以從行諸子觀之，晉公子必能光復晉國，此時興兵伐曹，玉石俱焚，悔之無及。曹君既不聽忠言，子當私自結納可也。妾已備下食品數盤，可藏白璧於中，以爲贄見之禮。結交在未遇之先，子宜速往。」僖負羈從其言，夜叩公館。重耳腹中方餒，含怒而坐，聞曹大夫僖負羈求見饋飧，乃召之入。負羈再拜，先爲曹君請罪，然後述自家致敬之意。重耳大悅，嘆曰：「不意曹國有此賢臣！亡人幸而返國，當圖相報。」重耳進食，得盤中白璧，謂負羈曰：「大夫惠顧亡人，使不飢餓於土地足矣，何用重賄？」負羈曰：「此外臣一點敬心，公子萬乞勿棄。」重耳再三不受。負羈退而嘆曰：「晉公子窮困如此，而不貪吾璧，其志不可量也！」次日，重耳即行，負羈私送出城十里方回。史官有詩云：

錯看龍虎作豾，盲眼曹共識見微。

堪嘆乘軒三百輩，無人及得負羈妻。

重耳去曹適宋。狐偃前驅先到，與司馬公孫固相會。公孫固曰：「寡君不自量，與楚爭勝，兵敗股傷，至今病不能起。然聞公子之名，嚮慕久矣，必當掃除館舍，以候車駕。」公孫固入告於宋襄公。襄公正恨楚國，日夜求賢人相助，以爲報仇之計。聞晉公子遠來，晉乃大國，公子又有賢名，不勝之喜。其奈傷股未痊，難以面會。隨命公孫固郊迎授館，待以國君之禮，饋之七牢。次日，重耳欲行。公孫固奉襄公之命，再三請其寬留，私問狐偃：「當初齊桓公如何相待？」偃備細告以納姬贈馬之事。公孫固回覆宋公。宋公曰：「公子昔年已婚宋國矣。納女吾不能，馬則如數可也。」亦以馬二十乘相贈，重耳感激不已。住了數日，饋問不絕。狐偃見宋襄公病體沒有痊好之期，私與公孫固商議復國一事。公孫固曰：「公子若憚風塵之勞，敝邑雖小，亦可以息足。如有大志，敝邑新遭喪敗，力不能振，更求他大國，方可濟耳。」狐偃曰：「子之言，肺腑也。」即日告知公子，束裝起程。宋襄公聞公子欲行，復厚贈資糧衣履之類，從人無不歡喜。

自晉公子去後，襄公箭瘡日甚一日，不久而薨。臨終，謂世子王臣曰：「吾不聽子魚之言，以及於此！汝嗣位，當以國委之。楚，大仇也，世世勿與通好！晉公子若返國，必然得位，得位必能合諸侯。吾子孫謙事之，可以少安。」王臣再拜受命。襄公在位十四年薨。王臣主喪即位，是爲成公。髯仙有詩論宋襄公德力俱無，不當立於五伯之內。詩云：

一事無成身死傷，但將迂語自稱揚。

腐儒全不稽名實，五伯猶然列宋襄。

再說重耳去宋，將至鄭國，早有人報知鄭文公。文公謂羣臣曰：「重耳叛父而逃，列國不納，屢至飢餒。此不肖之人，不必禮之。」上卿叔詹諫曰：「晉公子有三助，乃天祐之人，不可慢也。」鄭伯曰：「何爲三助？」叔詹對曰：「『同姓爲婚，其類不蕃。』今重耳乃狐女所生，狐與姬同宗，而生重耳；處有賢名，出無禍患，此一助也。自重耳出亡，國家不靖，豈非天意有待治國之人乎？此二助也。趙衰、狐偃皆當世英傑，重耳得而臣之，此三助也。有此三助，君其禮之。禮同姓，恤困窮，尊賢才，順天命，四者皆美事也。」鄭伯曰：「重耳且老矣，是何能爲？」叔詹對曰：「君若不能盡禮，則請殺之。毋留仇讎，以遺後患。」鄭伯笑曰：「大夫之言甚矣！既使寡人禮之，又使寡人殺之，禮之何恩？殺之何怨？」乃傳令門官，閉門勿納。重耳見鄭不相迎接，遂驅車竟過。行至楚國，謁見楚成王。成王亦待以國君之禮，設享九獻。重耳謙讓不敢當。趙衰侍立，謂公子曰：「公子出亡在外十餘年矣，小國猶輕慢，況大國乎？此天命也，子勿讓。」重耳乃受其享。終席，楚王恭敬不衰。重耳言詞亦愈遜。由此兩人甚相得。重耳遂安居於楚。

一日，楚王與重耳獵於雲夢之澤。楚王賣弄武藝，連射一鹿一兔，俱獲之。諸將皆伏地稱賀。適有人熊一頭，衝車而過，楚王謂重耳曰：「公子何不射之？」重耳拈弓搭箭，暗暗祝禱：「某若能歸晉爲君，此箭去，中其右掌。」颼的一箭，正穿右掌之上。軍士取熊以獻。楚王驚服曰：「公子真神箭也。」須臾，圍場中發起喊來。楚王使左右視之，回報道：「山谷中趕出一獸，似熊非熊，其鼻如象，其頭似獅，其足似虎，其發如豺，其鬣似野豕，其尾似牛，其身大於馬，其文黑白斑駁，劍戟刀箭俱不能傷，嚼鐵如泥，車軸裹鐵，俱被啃食，矯捷無倫，人不能制，以此喧鬧。」楚王謂重耳曰：「公子生長中原，博聞多識，必知此獸之名。」重耳回顧趙衰，衰前進曰：「臣能知之。此獸其名曰貘，秉天地之金氣而生，頭小足卑，好食銅鐵，便溺所至，五金見之，皆消化爲水。其骨實無髓，可以代槌。取其皮爲褥，能闢瘟去溼。」楚王曰：「然則何以制之？」趙衰曰：「皮肉皆鐵所結，惟鼻孔中有虛竅，可以純鋼之物制之，或以火炙，立死，金性畏火故也。」言畢，魏犨厲聲曰：「臣不用兵器，活擒此畜，獻於駕前。」跳下車來，飛奔去了。楚王謂重耳曰：「寡人與公子同往觀之。」即命馳車而往。

且說魏犨趕入西北角圍中，一見那獸，便揮拳連擊幾下。那獸全然不怕，大叫一聲，如牛鳴之響，直立起來，用舌一舐，將魏犨腰間鎏金鋥帶舐去一段。魏犨大怒曰：「業畜不得無禮！」聳身一躍，離地約五尺許。那獸就地打一滾，又蹲在一邊。魏犨心中愈怒，再復躍起，趁這一躍之勢，用盡平生威力，騰身跨在那獸身上，雙手將他項子抱住。那獸奮力躑躅，魏犨隨之上下，只不放手。掙扎多時，那獸力勢漸衰，魏犨兇猛有餘，兩臂抱持愈緊。那獸項子被勒，氣塞不通，全不動彈。魏犨乃跳下身來，再舒銅筋鐵骨這隻臂膊，將那獸的象鼻一手捻定，如牽犬羊一般，直至二君之前。真虎將也！趙衰命軍士取火燻其鼻端，火氣透入，那獸便軟做一堆。魏犨方纔放手，拔起腰間寶劍砍之，劍光迸起，獸毛亦不損傷。趙衰曰：

「欲殺此獸取皮，亦當用火圍而炙之。」楚王依其言。那獸皮肉如鐵，經四圍火炙，漸漸柔軟，可以開剝。楚王曰：「公子相從諸傑，文武俱備，吾國中萬不及一也。」時楚將成得臣在傍，頗有不服之意，即奏楚王曰：「吾主誇晉臣之武，臣願與之比較。」楚王不許，曰：「晉君臣，客也，汝當敬之。」

是日獵罷，會飲大歡。楚王謂重耳曰：「公子若返晉國，何以報寡人？」重耳曰：「子女玉帛，君所餘也；羽毛齒革，則楚地之所產。何以報君王？」楚王笑曰：「雖然，必有所報，寡人願聞之。」重耳曰：「若以吾王之靈，得復晉國，願同歡好，以安百姓。倘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於平原廣澤之間，請避君王三舍。」按行軍三十里一停，謂之一舍。三舍，九十里。言異日晉、楚交兵，當退避三舍，不敢即戰，以報楚相待之恩。

當日飲罷，楚將成得臣怒言於楚王曰：「王遇晉公子甚厚，今重耳出言不遜，異日歸晉，必負楚恩，臣請殺之。」楚王曰：「晉公子賢，其從者皆國器，似有天助。楚其敢違天乎？」得臣曰：「主即不殺重耳，且拘留狐偃、趙衰數人，勿令與虎添翼。」楚王曰：「留之不爲吾用，徒取怨焉。寡人方施德於公子，以怨易德，非計也。」於是待晉公子益厚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周襄王十五年，實晉惠公之十四年。是歲，惠公抱病在身，不能視朝。其太子圉久質秦國，圉之母家，乃梁國也。梁君無道，不恤民力，日以築鑿爲事，萬民嗟怨，往往流徙入秦，以逃苛役。秦穆公乘民心之變，命百里奚興兵襲梁，滅之。梁君爲亂民所殺。太子圉聞梁見滅，嘆曰：「秦滅我外家，是輕我也。」遂有怨秦之意。及聞惠公有疾，思想：「隻身在外，外無哀憐之交，內無腹心之援，萬一君父不測，諸大夫更立他公子，我終身客死於秦，與草木何異？不如逃歸侍疾，以安國人之心。」乃夜與其妻懷嬴枕蓆之間，說明其事：「我如今欲不逃歸，晉國非我之有；欲逃歸，又割捨不得夫婦之情。你可與我同歸晉國，公私兩盡。」懷嬴泣下，對曰：「子一國太子，乃拘辱於此，其欲歸不亦宜乎？寡君使婢子侍巾櫛，欲以固子之心也。今從子而歸，背棄君命，妾罪大矣。子自擇便，勿與妾言。妾不敢從，亦不敢泄子之語與他人也。」太子圉遂逃歸於晉。

秦穆公聞子圉不別而行，大罵：「背義之賊，天不祐汝！」乃謂諸大夫曰：「夷吾父子俱負寡人，寡人必有以報之！」自悔當時不納重耳，乃使人訪重耳蹤跡，知其在楚已數月矣，於是遣公孫枝聘於楚王，因迎重耳至秦，欲以納之。重耳假意謂楚王曰：「亡人委命於君王，不願入秦。」楚王曰：「楚、晉隔遠，公子若求入晉，必須更歷數國。秦與晉接境，朝發夕到，且秦君素賢，又與晉君相惡，此公子天贊之會也。公子其勉行！」重耳拜謝。楚王厚贈金帛車馬，以壯其行色。重耳在路複數月，方至秦界。雖然經歷尚有數國，都是秦、楚所屬，況有公孫枝同行，一路安穩。自不必說。

秦穆公聞重耳來信，喜形於色，郊迎授館，禮數極豐。秦夫人穆姬亦敬愛重耳，而恨子圉，勸穆公以懷嬴妻重耳，結爲姻好。穆公使夫人告於懷嬴。懷嬴曰：「妾已失身公子圉矣，可再字乎？」穆姬曰：「子圉不來矣！重耳賢而多助，必得晉國。得晉國必以汝爲夫人，是秦、晉世爲婚姻也。」懷嬴默然良久，曰：「誠如此，妾何惜一身，不以成兩國之好。」穆公乃使公孫枝通語於重耳。子圉與重耳有叔侄之分，懷嬴是嫡親侄婦，重耳恐礙於倫理，欲辭不受。趙衰進曰：「吾聞懷嬴美而才，秦君及夫人之所愛也。不納秦女，無以結秦歡。臣聞之：『欲人愛己，必先愛人；欲人從己，必先從人。』無以結秦歡，而欲用秦之力，必不可得也。公子其勿辭！」重耳曰：「同姓爲婚，猶有避焉，況猶子乎？」臼季進曰：「古之同姓，爲同德也，非謂族也。昔黃帝、炎帝，俱有熊國君少典之子，黃帝生於姬水，炎帝生於姜水，二帝異德，故黃帝爲姬姓，炎帝爲姜姓。姬、姜之族，世爲婚姻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得姓者十四人。惟姬姜各二，同德故也。德同姓同，族雖遠，婚姻不通；德異姓異，族雖近，男女不避。堯爲帝嚳之子，黃帝五代之孫，而舜爲黃帝八代之孫，堯之女與舜爲祖姑，而堯以妻舜，舜未嘗辭。古人婚姻之道若此。以德言，子圉之德，豈同公子？以親言，秦女之親，不比祖姑。況收其所棄，非奪其所歡，是何傷哉？」重耳復謀於狐偃曰：「舅犯以爲可否？」狐偃問曰：「公子今求入，欲事之乎？抑代之也？」重耳不應。狐偃曰：「晉之統系，將在圉矣。如欲事之，是爲國母；如欲代之，則仇讎之妻，又何問焉？」重耳猶有慚色。趙衰曰：「方奪其國，何有於妻？成大事而惜小節，後悔何及！」重耳意乃決。公孫枝覆命於穆公。重耳擇吉布幣，就公館中成婚。懷嬴之貌，更美於齊姜，又妙選宗女四名爲媵，俱有顏色。重耳喜出望外，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。史官有詩論懷嬴之事雲：

一女如何有二夫？況於叔侄分相懸。

只因要結秦歡好，不恤人言禮義愆。

秦穆公素重晉公子之品，又添上甥舅之親，情誼愈篤。三日一宴，五日一饗。秦世子亦敬事重耳，時時饋問。趙衰、狐偃等，因事與秦臣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孫枝等深相結納，共躊躇復國之事。一來公子新婚，二來晉國無釁，以此不敢輕易舉動。自古道：「運到時來，鐵樹花開。」天生下公子重耳有晉君之分，有名的伯主，自然生出機會。

再說太子圉自秦逃歸，見了父親晉惠公。惠公大喜曰：「吾抱病已久，正愁付託無人。今吾子得脫樊籠，復還儲位，吾心安矣。」是秋九月，惠公病篤，託孤於呂省、郤芮二人，使輔子圉：「羣公子不足慮，只要謹防重耳。」呂、郤二人頓首受命。是夜，惠公薨。太子圉主喪即位，是爲懷公。懷公恐重耳在外爲變，乃出令：「凡晉臣從重耳出亡者，因親及親，限三個月內俱要喚回。如期回者，仍復舊職，既往不咎；若過期不至，祿籍除名，丹書注死。父子兄弟坐視不召者，並死不赦。」老國舅狐突二子狐毛、狐偃，俱從重耳在秦，郤芮私勸狐突作書，喚二子歸國。狐突再三不肯。郤芮乃謂懷公曰：「二狐有將相之才，今從重耳，如虎得翼。突不肯喚歸，其意不測。主公當自與言之。」懷公即使人召狐突。突與家人訣別而行。來見懷公，奏曰：「老臣病廢在家，不知宣召何言！」懷公曰：「毛、偃在外，老國舅曾有家信去喚否？」突對曰：「未曾。」懷公曰：「寡人有令，過期不至者，罪及親黨。老國舅豈不聞乎？」突對曰：「臣二子委質重耳，非一日矣。忠臣事君，有死無二！二子之忠於重耳，猶在朝諸臣之忠於君也。即使逃歸，臣猶將數其不忠，戮於家廟。況召之乎？」懷公大怒，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頸，謂曰：「二子若來，免汝一死！」因索簡置突前，郤芮執其手，使書之。突呼曰：「勿執我手，我當自書。」乃大書「子無二父，臣無二君」八字。懷公大怒曰：「汝不懼耶？」突對曰：「爲子不孝，爲臣不忠，老臣之所懼也，若此死，則臣子之常事，何懼焉！」舒頸受刑。懷公命斬於市曹。太卜郭偃見其屍，嘆曰：「君初嗣位，德未及於匹夫，而誅戮老臣，其敗不久矣！」即日稱疾不出。狐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國，報與毛、偃知道。

不知毛、偃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六回 晉呂郤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

話說狐毛、狐偃兄弟，從公子重耳在秦，聞知父親狐突被子圉所害，捶胸大哭。趙衰、臼季等都來問慰。趙衰曰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悲之何益？且同見公子，商議大事。」毛、偃收淚，同趙衰等來見重耳。毛、偃言：「惠公已薨，子圉即位，凡晉臣從亡者，立限喚回，如不回，罪在親黨。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，將來殺害。」說罷，痛上心來，重複大哭。重耳曰：「二舅不必過傷，孤有復國之日，爲汝父報仇。」即時駕車來見穆公，訴以晉國之事。穆公曰：「此天以晉國授公子，不可失也。寡人當身任之。」趙衰代對曰：「君若庇廕重耳，幸速圖之！若待子圉改元告廟，君臣之分已定，恐動搖不易也。」穆公深信其言。

重耳辭回甥館，方纔坐定，只見門官通報：「晉國有人到此，說有機密事求見公子。」公子召入，問其姓名。其人拜而言曰：「臣乃晉大夫欒枝之子欒盾也。因新君性多猜忌，以殺爲威，百姓胥怨，羣臣不服。臣父特遣盾私送款於公子。子圉心腹，只有呂省、郤芮二人，舊臣郤步揚、韓簡等一班老臣，俱疏遠不用，不足爲慮。臣父已約會郤溱、舟之僑等，斂集私甲，只等公子到來，便爲內應。」重耳大喜，與之訂約，以明年歲首爲期，決至河上。欒盾辭去。重耳對天禱祝，以蓍布筮。得《泰》卦六爻安靜，重耳疑之，召狐偃佔其吉凶。偃拜賀曰：「是爲天地配享，小往大來，上吉之兆。公子此行，不惟得國，且有主盟之分。」重耳乃以欒盾之言告狐偃。偃曰：「公子明日便與秦公請兵，事不宜遲。」重耳乃於次日復入朝謁秦穆公。穆公不待開言，便曰：「寡人知公子急於歸國矣。恐諸臣不任其事，寡人當親送公子至河。」重耳拜謝而出。丕豹聞穆公將納公子重耳，願爲先鋒效力。穆公許之。太史擇吉於冬之十二月。先三日，穆公設宴餞公子於九龍山，乃贈以白璧十雙，馬四百匹，帷席器用，百物俱備，糧草自不必說。趙衰等九人各白璧一雙，馬四匹。重耳君臣俱再拜稱謝。

至日，穆公自統謀臣百里奚、繇餘，大將公子縶、公孫枝，先鋒丕豹等，率兵車四百乘，送公子重耳離了雍州城，望東進發。秦世子與重耳素本相得，依依不捨，直送至渭陽，垂淚而別。詩曰：

猛將精兵似虎狼，共扶公子立邊疆。

懷公空自誅狐突，隻手安能掩太陽？

周襄王十六年，晉懷公圉之元年，春正月，秦穆公同晉公子重耳行至黃河岸口。渡河船隻，俱已預備齊整，穆公重設餞筵，丁寧重耳曰：「公子返國，毋忘寡人夫婦也。」乃分軍一半，命公子縶、丕豹護送公子濟河，自己大軍屯於河西。正是：眼望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卻說壺叔主公子行李之事，自出奔以來，曹、衛之間，擔飢受餓，不止一次，正是無衣惜衣，無食惜食。今日渡河之際，收拾行裝，將日用的壞籩殘豆，敝席破帷，件件搬運入船；有喫不盡的酒之類，亦皆愛惜如寶，擺列船內。重耳見了，呵呵大笑曰：「吾今日入晉爲君，玉食一方，要這些殘敝之物何用？」喝教拋棄於岸，不留一些。狐偃私嘆曰：「公子未得富貴，先忘貧賤。他日憐新棄舊，把我等同守患難之人，看做殘敝器物一般，可不枉了這十九年辛苦！乘今日尚未濟河，不如辭之，異時還有相念之日。」乃以秦公所贈白璧一雙，跪獻於重耳之前曰：「公子今已渡河，便是晉界，內有諸臣，外有秦將，不愁晉國不入公子之手。臣之一身，相從無益，願留秦邦，爲公子外臣。所有白璧一雙，聊表寸意。」重耳大驚曰：「孤方與舅氏共享富貴，何出此言？」狐偃曰：「臣自知有三罪於公子，不敢相從。」重耳曰：「三罪何在？」狐偃對曰：「臣聞：『聖臣能使其君尊，賢臣能使其君安。』今臣不肖，使公子困於五鹿，一罪也；受曹、衛二君之慢，二罪也；乘醉出公子於齊城，致觸公子之怒，三罪也。向以公子尚在羈旅，臣不敢辭。今入晉矣，臣奔走數年，驚魂幾絕，心力並耗，譬之餘籩殘豆，不可再陳；敝帷破席，不可再設。留臣無益，去臣無損，臣是以求去耳。」重耳垂淚而言曰：「舅氏責孤甚當，乃孤之過也。」即命壺叔將已棄之物，一一取回；復向河設誓曰：「孤返國若忘了舅氏之勞，不與同心共政者，子孫不昌！」即取白璧投之於河曰：「河伯爲盟證也！」時介子推在他船中，聞重耳與狐偃立盟，笑曰：「公子之歸，乃天意也。子犯欲竊以爲己功乎？此等貪圖富貴之輩，吾羞與同朝！」自此有棲隱之意。

重耳濟了黃河，東行至於令狐，其宰鄧惛發兵登城拒守。秦兵圍之。丕豹奮勇先登，遂破其城，獲鄧惛斬之。桑泉、臼衰望風迎降。晉懷公聞諜報大驚，悉起境內車乘甲兵，命呂省爲大將，郤芮副之，屯於廬柳，以拒秦兵，畏秦之強，不敢交戰。公子縶乃爲秦穆公書，使人送呂、郤軍中。略曰：

寡人之爲德於晉，可謂至矣。父子背恩，視秦如仇。寡人忍其父，不能復忍其子。今公子重耳賢德著聞，多士爲輔，天人交助，內外歸心。寡人親率大軍屯於河上，命縶護送公子歸晉，主其社稷。子大夫若能別識賢愚，倒戈來迎，轉禍爲福，在此一舉！

呂、郤二人覽書，半晌不語。欲接戰，誠恐敵不過秦兵，又如龍門山故事；欲迎降，又恐重耳記郤前仇，將他償裏克、丕鄭之命。躊躇了多時，商量出一個計較來，乃答書於公子縶。其略雲：

某等自知獲罪公子，不敢釋甲。然翼戴公子，實某等之願也。倘得與從亡諸子共矢天日，各無相害，子大夫任其無咎，敢不如命！

公子縶讀其回書，已識透其狐疑之意，乃單車造於廬柳，來見呂、郤。呂、郤欣然出迎，告以衷腹曰：「某等非不欲迎降，懼公子不能相容，欲以盟爲信耳。」縶曰：「大夫若退軍於西北，縶將以大夫之誠告於公子，而盟可成也。」呂、郤應諾。候公子縶別去，即便出令，退屯於郇城。重耳使狐偃同公子縶至郇城，與呂、郤相會。是日，刑牲歃血，立誓共扶重耳爲君，各無二心。盟訖，即遣人相隨狐偃至臼衰，迎接重耳到郇城大軍之中，發號施令。

懷公不見呂、郤捷音，使寺人勃鞮至晉軍催戰。行至中途，聞呂、郤退軍郇城，與狐偃、公子縶講和，叛了懷公，迎立重耳，慌忙回報。懷公大驚，急集郤步揚、韓簡、欒枝、士會等一班朝臣計議。那一班朝臣都是向着公子重耳的，平昔見懷公專任呂、郤，心中不忿：「今呂、郤等尚且背叛，事到臨頭，召我等何用？」一個個託辭，有推病的，有推事的，沒半個肯上前。懷公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孤不該私自逃回，失了秦歡，以致如此。」勃鞮奏曰：「羣臣私約共迎新君，主公不可留矣！臣請爲御，暫適高梁避難，再作區處。」

不說懷公出奔高梁。再說公子重耳因呂、郤遣人來迎，遂入晉軍。呂省、郤芮叩首請罪。重耳將好言撫慰，趙衰、臼季等從亡諸臣，各各相見，吐露心腹，共保無虞。呂、郤大悅，乃奉重耳入曲沃城中，朝於武公之廟。絳都舊臣欒枝、郤溱爲首，引着士會、舟之僑、羊舌職、荀林父、先蔑、箕鄭、先都等三十餘人，俱至曲沃迎駕。郤步揚、梁繇靡、韓簡、家僕徒等另做一班，俱往絳都郊外邀接。重耳入絳城即位，是爲文公。按重耳四十三歲奔翟，五十五歲適齊，六十一歲適秦，及復國爲君，年已六十二歲矣。

文公既立，遣人至高梁，刺殺懷公。子圉自去年九月嗣位，至今年二月被殺，首尾爲君不滿六個月。哀哉！寺人勃鞮收而葬之，然後逃回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文公宴勞秦將公子縶等，厚犒其軍。有丕豹哭拜於地，請改葬其父丕鄭。文公許之。文公欲留用丕豹，豹辭曰：「臣已委質於秦庭，不敢事二君也。」乃隨公子縶到河西，回覆秦穆公。穆公班師回國。史臣有詩美秦穆公雲：

轔轔車騎過河東，

龍虎乘時氣象雄。

假使雍州無義旅，

縱然多助怎成功？

卻說呂省、郤芮迫於秦勢，雖然一時迎降，心中疑慮，到底不能釋然，對着趙衰、臼季諸人，未免有慚愧之意。又見文公即位數日，並不曾爵一有功，戮一有罪，舉動不測，懷疑益甚。乃相與計較，欲率家甲造反，焚燒公宮，弒了重耳，別立他公子爲君。思想在朝無可與商者，惟寺人勃鞮乃重耳之深仇，今重耳即位，勃鞮必然懼誅。此人膽力過人，可邀與共事。使人招之，勃鞮隨呼而至。呂、郤告以焚宮之事，勃鞮欣然領命。三人歃血爲盟，約定二月晦日會齊，夜半一齊舉事。呂、郤二人各往封邑，暗集人衆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勃鞮雖然當面應承，心中不以爲然，思量道：「當初奉獻公之命，去伐蒲城，又奉惠公所差，去刺重耳。這是『桀犬吠堯，各爲其主』。今日惠公已死，重耳即位，晉國方定，又幹此大逆無道之事，莫說重耳有天人之助，未必成事；縱使殺了重耳，他從亡許多豪傑，休想輕輕放過了我。不如私下往新君處出首，把這話頭反做個進身之階。此計甚妙。」又想自己是個有罪之人，不便直叩公宮，遂於深夜往見狐偃。狐偃大驚，問曰：「汝得罪新君甚矣！不思遠隱避禍，而夤夜至此，何也？」勃鞮曰：「某之此來，正欲見新君，求國舅一引進耳。」狐偃曰：「汝見主公，乃自投死也。」勃鞮曰：「某有機密事來告，欲救一國人性命，必面見主公，方可言之。」狐偃遂引至宮門首，偃叩門先入，見了文公，述勃鞮求見之語。文公曰：「鞮有何事，救得一國人性命？此必託言求見，借舅氏作面情討饒耳。」狐偃曰：「『芻蕘之言，聖人擇焉。』主公新立，正宜捐棄小忿，廣納忠告，不可拒之。」文公意猶未釋，乃使近侍傳語責之曰：「汝斬寡人之袂，此衣猶在，寡人每一見之寒心。汝又至翟行刺寡人，惠公限汝三日起身，汝次日即行，幸我天命見祐，不遭毒手。今寡人入國，汝有何面目來見？可速逃遁，遲則執汝付刑矣！」勃鞮呵呵大笑曰：「主公在外奔走十九年，世情尚未熟透耶？先君獻公，與君父子；惠公，則君之弟也。父仇其子，弟仇其兄，況勃鞮乎？勃鞮小臣，此時惟知有獻、惠，安知有君哉？昔管仲爲公子糾射桓公，中其鉤，桓公用之，遂伯天下。如君所見，將修射鉤之怨，而失盟主之業矣。不見臣，不爲臣損，但恐臣去，而君之禍不遠矣。」狐偃奏曰：「勃鞮必有所聞而來，君必見之。」文公乃召勃鞮入宮。勃鞮並不謝罪，但再拜口稱：「賀喜！」文公曰：「寡人嗣位久矣，汝今日方稱賀，不已晚乎？」勃鞮對曰：「君雖即位，未足賀也。得勃鞮，此位方穩，乃可賀耳！」文公怪其言，屏開左右，願聞其說。勃鞮將呂、郤之謀，如此恁般，細述一遍：「今其黨佈滿城中，二賊又往封邑聚兵。主公必須乘間與狐國舅微服出城，往秦國起兵，方可平此難也。臣請留此，爲誅二賊之內應。」狐偃曰：「事已迫矣，臣請從行。國中之事，子餘必能料理。」文公叮囑勃鞮：「凡事留心，當有重賞。」勃鞮叩首辭出。

文公與狐偃商議了多時，使狐偃預備溫車於宮之後門，只用數人相隨。文公召心腹內侍，分付如此如此，不可泄漏。是晚，依舊如常就寢。至五鼓，託言感寒疾腹痛，使小內侍執燈如廁，遂出後門，與狐偃登車出城而去。次早，宮中俱傳主公有病，各來寢室問安，俱辭不見。宮中無有知其出外者。天明，百官齊集朝門，不見文公視朝，來至公宮詢問。只見朱扉雙閉，門上掛着一面免朝牌。守門者曰：「主公夜來偶染寒疾，不能下牀。直待三月朔視朝，方可接見列位也。」趙衰曰：「主子新立，百事未舉，忽有此疾，正是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』。」衆人信以爲真，各各嘆息而去。呂、郤二人聞知文公患病不出，直至三月朔方纔視朝，暗暗歡喜曰：「天教我殺重耳也！」

且說晉文公、狐偃潛行，離了晉界，直入秦邦，遣人緻密書於秦穆公，約於王城相會。穆公聞晉侯微行來到，心知國中有變，乃託言出獵，即日命駕，竟至王城來會晉侯。相見之間，說明來意。穆公笑曰：「天命已定，呂、郤輩何能爲哉！吾料子餘諸人，必能辦賊，君勿慮也！」乃遣大將公孫枝屯兵河口，打探絳都消息，便宜行事。晉侯權住王城。

卻說勃鞮恐呂、郤二人見疑，數日前便寄宿於郤芮之家，假作商量。至二月晦日，勃鞮說郤芮曰：「主公約來早視朝，想病當小愈。宮中火起，必然出外。呂大夫守住前門，郤大夫守住後門，我領家衆據朝門，以遏救火之人。重耳雖插翅難逃也！」郤芮以爲然，言於呂省。是晚，家衆各帶兵器火種，分頭四散埋伏。約莫三更時分，於宮門放起火來。那火勢好不兇猛，宮人都在睡夢中驚醒，只道宮中遺漏，大驚小怪，一齊都亂起來。火光中但見戈甲紛紛，東衝西撞，口內大呼：「不要走了重耳！」宮人遇火者，爛額焦頭；逢兵者，傷肢損體，哀哭之聲，耳不忍聞。呂省仗劍直入寢宮，來尋文公，並無蹤影。撞見郤芮，亦仗劍從後宰門入來，問呂省：「曾了事否？」呂省對答不出，只是搖頭。二人又冒火覆身搜尋一遍，忽聞外面喊聲大舉，勃鞮倉忙來報曰：「狐、趙、欒、魏等各家，悉起兵衆前來救火。若至天明，恐國人俱集，我等難以脫身。不如乘亂出城，候至天明，打聽晉侯死生的確，再作區處。」呂、郤此時不曾殺得重耳，心中早已着忙了，全無主意，只得號召其黨，殺出朝門而去。史官有詩云：

毒火無情殺械成，誰知車駕在王城！

晉侯若記留袂恨，安得潛行會舅甥？

且說狐、趙、欒、魏等各位大夫，望見宮中失火，急忙斂集兵衆，準備撓鉤水桶，前來救火，原不曾打帳廝殺。直至天明，將火撲滅，方知呂、郤二人造反，不見了晉侯，好大喫驚。有先前分付心腹內侍，火中逃出，告知：「主公數日前，於五鼓微服出宮，不知去向。」趙衰曰：「此事問狐國舅便知。」狐毛曰：「吾弟子犯亦於數日前入宮，是夜便不曾歸家。想君臣相隨，必然預知二賊之逆謀。吾等只索嚴守都城，修葺宮寢，以待主公之歸可也。」魏犨曰：「賊臣造逆，焚宮殺主，今雖逃不遠，乞付我一旅之師，追而斬之。」趙衰曰：「甲兵國家大權，主公不在，誰敢擅動？二賊雖逃，不久當授首矣。」

再說呂、郤等屯兵郊外，打聽得晉君未死，諸大夫閉城謹守，恐其來追，欲奔他國，但未決所向。勃鞮詒之曰：「晉君廢置，從來皆出秦意。況二位與秦君原有舊識，今假說公宮失火，重耳焚死。去投秦君，迎公子雍而立之。重耳雖不死，亦難再入矣。」呂省曰：「秦君向與我有王城之盟，今日只合投之，但未知秦肯容納否？」勃鞮曰：「吾當先往道意，如其慨許，即當偕往。不然，再作計較。」勃鞮先至河口，聞公孫枝屯兵河西，即渡河求見，各各吐露心腹，說出真情。公孫枝曰：「既賊臣見投，當誘而誅之，以正國法，無負便宜之託可也。」乃爲書託勃鞮往召呂、郤。書略曰：

新君入國，與寡君原有割地之約。寡君使枝宿兵河西，理明疆界，恐新君復如惠公故事也。今聞新君火厄，二大夫有意於公子雍，此寡君之所願聞。大夫其速來共計！

呂、郤得書，欣然而往。至河西軍中，公孫枝出迎，敘話之後，設席相款。呂、郤坦然不疑。誰知公孫枝預遣人報知秦穆公，先至王城等候。呂、郤等留連三日，願見秦君。公孫枝曰：「寡君駕在王城，同往可也。車徒暫屯此地，俟大夫返駕，一同濟河，何如？」呂、郤從其言。行至王城，勃鞮同公孫枝先驅入城，見了秦穆公，使丕豹往迎呂、郤。穆公伏晉文公於圍屏之後。呂、郤等繼至，謁見已畢，說起迎立子雍之事。穆公曰：「公子雍已在此了！」呂、郤齊聲曰：「願求一見。」穆公呼曰：「新君可出矣！」只見圍屏後一位貴人，不慌不忙，叉手步出。呂、郤睜眼看之，乃文公重耳也。嚇得呂省、郤芮魂不附體，口稱：「該死！」叩頭不已。穆公邀文公同坐。文公大罵：「逆賊！寡人何負於汝而反？若非勃鞮出首，潛出宮門，寡人已爲灰燼矣。」呂、郤此時方知爲勃鞮所賣，報稱：「勃鞮實歃血同謀，願與俱死。」文公笑曰：「勃鞮若不共歃，安知汝謀如此？」喝叫武士拿下，就命勃鞮監斬。須臾，二顆人頭獻於階下。可憐呂省、郤芮輔佐惠公，也算一時豪傑，索性屯軍盧柳之時，與重耳做個頭敵，不失爲從一忠臣。既已迎降，又復背叛，今日爲公孫枝所誘，死於王城，身名俱敗，豈不哀哉！文公即遣勃鞮，將呂、郤首級，往河西招撫其衆，一面將捷音馳報國中。衆大夫皆喜曰：「不出子餘所料也！」趙衰等忙備法駕，往河東迎接晉侯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

話說晉文公在王城誅了呂省、郤芮，向秦穆公再拜稱謝。因以親迎夫人之禮，請逆懷嬴歸國。穆公曰：「弱女已失身子圉，恐不敢辱君之宗廟，得備嬪嬙之數足矣。」文公曰：「秦、晉世好，非此不足以主宗祀，舅其勿辭。且重耳之出，國人莫知，今以大婚爲名，不亦美乎？」穆公大喜，乃邀文公復至雍都，盛飾輜，以懷嬴等五人歸之。又親送其女至於河上，以精兵三千護送，謂之「紀綱之僕」。今人稱管家爲紀綱，蓋始於此。文公同懷嬴等濟河，趙衰諸臣早備法駕於河口，迎接夫婦升車。百官扈從，旌旗蔽日，鼓樂喧天，好不鬧熱。昔時宮中夜遁，如入土之龜，縮頭縮尾；今番河上榮歸，如出岡之鳳，雙宿雙飛。正所謂「彼一時，此一時」也。文公至絳，國人無不手額稱慶。百官朝賀，自不必說。遂立懷嬴爲夫人。

當初晉獻公嫁女伯姬之時，使郭偃卜卦，其繇曰：「世作甥舅，三定我君。」伯姬爲秦穆公夫人，穆公女懷嬴又爲晉文公夫人，豈不是「世作甥舅」？穆公先送夷吾歸國，又送重耳歸國，今日文公避難而出，又虧穆公誘誅呂、郤，重整山河，豈不是「三定我君」？又穆公曾夢寶夫人，引之遊於天闕，謁見上帝，遙聞殿上呼穆公之名曰：「任好聽旨，汝平晉亂！」如是者再。穆公先平裏克之亂，復平呂、郤之亂，一筮一夢，無不感驗。詩云：

萬物榮枯皆有定，浮生碌碌空奔忙。

笑彼愚人不安命，強覓冬雷和夏霜。

文公追恨呂、郤二人，欲盡誅其黨。趙衰諫曰：「惠、懷以嚴刻失人心，君宜更之以寬。」文公從其言，乃頒行大赦。呂、郤之黨甚衆，雖見赦文，猶不自安，訛言日起，文公心以爲憂。忽一日侵晨，小吏頭須叩宮門求見。文公方解發而沐，聞之怒曰：「此人竊吾庫藏，致寡人行資缺乏，乞食曹、衛。今日尚何見爲？」閽人如命辭之。頭須曰：「主公得無方沐乎？」閽人驚曰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頭須曰：「夫沐者，俯首曲躬，其心必覆；心覆則出言顛倒，宜我之求見而不得也。且主公能容勃鞮，得免呂、郤之難；今獨不能容頭須耶？頭須此來，有安晉國之策。君必拒之，頭須從此逃矣。」閽人遽以其言告於文公。文公曰：「是吾過也。」亟取冠帶裝束，召頭須入見。頭須叩頭請罪訖，然後言曰：「主公知呂、郤之黨幾何？」文公蹙眉而言曰：「衆甚。」頭須奏曰：「此輩自知罪重，雖奉赦猶且懷疑，主公當思所以安之。」文公曰：「安之何策？」頭須奏曰：「臣竊主公之財，使主公飢餓。臣之獲罪，國人盡知。若主公出遊而用臣爲御，使舉國之人聞且見之，皆知主公之不念舊惡，而羣疑盡釋矣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乃託言巡城，用頭須爲御。呂、郤之黨見之，皆私語曰：「頭須竊君之藏，今且仍舊錄用，況他人乎？」自是訛言頓息。文公仍用頭須掌庫藏之事。因有恁般容人之量，所以能安定晉國。

文公先爲公子時，已娶過二妻。初娶徐嬴，早卒。再娶逼姞，生一子一女：子名驩，女曰伯姬。逼姞亦薨於蒲城。文公出亡時，子女俱幼，棄之於蒲，亦是頭須收留，寄養於蒲民遂氏之家，歲給粟帛無缺。一日，乘間言於文公。文公大驚曰：「寡人以爲死於兵刃久矣，今猶在乎？何不早言？」頭須奏曰：「臣聞『母以子貴，子以母貴』。君周遊列國，所至送女，生育已繁。公子雖在，未卜君意何如，是以不敢遽白耳。」文公曰：「汝如不言，寡人幾負不慈之名！」即命頭須往蒲，厚賜遂氏，迎其子女以歸，使懷嬴母之。遂立驩爲太子，以伯姬賜與趙衰爲妻，謂之趙姬。

翟君聞晉侯嗣位，遣使稱賀，送季隗歸晉。文公問季隗之年，對曰：「別來八載，今三十有二矣。」文公戲曰：「猶幸不及二十五年矣。」齊孝公亦遣使送姜氏於晉，晉侯謝其玉成之美。姜氏曰：「妾非不貪夫婦之樂，所以勸駕者，正爲今日耳。」文公將齊、翟二姬平昔賢德，述於懷嬴。懷嬴稱讚不已，固請讓夫人之位於二姬。於是更定宮中之位，立齊女爲夫人，翟女次之，懷嬴又次之。趙姬聞季隗之歸，亦勸其夫趙衰迎接叔隗母子。衰辭曰：「蒙主公賜婚，不敢復念翟女也。」趙姬曰：「此世俗薄德之語，非妾所願聞也。妾雖貴，然叔隗先配，且有子矣，豈可憐新而棄舊乎？」趙衰口雖唯唯，意猶未決。趙姬乃入宮，奏於文公曰：「妾夫不迎叔隗，欲以不賢之名遺妾，望父侯作主。」文公乃使人至翟，迎叔隗母子以歸。趙姬請以內子之位讓翟女，趙衰又不可。趙姬曰：「彼長而妾幼，彼先而妾後。長幼先後之序，不可亂也。且聞子盾齒已長矣，而又有才，自當立爲嫡子。妾居偏房，理所當然。若必不從，妾惟有退居宮中耳！」衰不得已，以姬言奏於文公。文公曰：「吾女能推讓如此，雖周太任莫能過也！」遂宣叔隗母子入朝，立叔隗爲內子，立盾爲嫡子。叔隗亦固辭，文公喻以趙姬之意，乃拜受謝恩而出。盾時年十七歲，生得氣宇軒昂，舉動有則，通詩書，精射御，趙衰甚愛之。後趙姬生三子：曰同，曰括，曰嬰，其才皆不及盾。此是後話。史官敘趙姬之賢德，有贊雲：

陰性好閉，不嫉則妒。惑夫逞驕，篡嫡敢怒。褒進申絀，服歡臼怖。理顯勢窮，誤人自誤。貴而自賤，高而自卑。同括下盾，隗壓於姬。謙謙令德，君子所師。文公之女，成季之妻。

再說晉文公欲行復國之賞，乃大會羣臣，分爲三等：以從亡爲首功，送款者次之，迎降者又次之。三等之中，又各列其勞之輕重，而上下其賞。第一等從亡中，以趙衰、狐偃爲最，其他狐毛、胥臣、魏犨、狐射姑、先軫、顛頡，以次而敘。第二等送款者，以欒枝、郤溱爲最；其他士會、舟之僑、孫伯糾、祁滿等，以次而敘。第三等迎降者，郤步揚、韓簡爲最；其他梁繇靡、家僕徒、郤乞、先蔑、屠擊等，以次而敘。無采地者賜地，有采地者益封。別以白璧五雙賜狐偃曰：「曏者投璧於河，以此爲報。」又念狐突冤死，立廟於晉陽之馬鞍山，後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。又出詔令於國門：「倘有遺下功勞未敘者，許其自言。」小臣壺叔進曰：「臣自蒲城相從主公，奔走四方，足踵俱裂。居則侍寢食，出則戒車馬，未嘗頃刻離左右也。今主公行從亡之賞，而不及於臣，意者臣有罪乎？」文公曰：「汝來前，寡人爲汝明之。夫導我以仁義，使我肺腑開通者，此受上賞；輔我以謀議，使我不辱諸侯者，此受次賞；冒矢石，犯鋒鏑，以身衛寡人者，此復受次賞。故上賞賞德，其次賞才，又其次賞功。若夫奔走之勞，匹夫之力，又在其次。三賞之後，行且及汝矣。」壺叔愧服而退。文公乃大出金帛，遍賞輿佁僕隸之輩，受賞者無不感悅。惟魏犨、顛頡二人自恃才勇，見趙衰、狐偃都是文臣，以辭令爲事，其賞卻在己上，心中不悅，口內稍有怨言。文公念其功勞，全不計較。

又有介子推，原是從亡人數，他爲人狷介無比，因濟河之時見狐偃有居功之語，心懷鄙薄，恥居其列，自隨班朝賀一次以後，託病居家，甘守清貧，躬自織屨，以侍奉其老母。晉侯大會羣臣，論功行賞，不見子推，偶爾忘懷，竟置不問了。鄰人解張見子推無賞，心懷不平；又見國門之上懸有詔令：「倘有遺下功勞未敘，許其自言。」特地叩子推之門，報此消息。子推笑而不答。老母在廚下聞之，謂子推曰：「汝效勞十九年，且曾割股救君，勞苦不小。今日何不自言？亦可冀數鍾之粟米，供朝夕之饔飧，豈不勝於織屨乎？」子推對曰：「獻公之子九人，惟主公最賢。惠、懷不德，天奪其助，以國屬於主公。諸臣不知天意，爭據其功，吾方恥之。吾寧終身織屨，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。」老母曰：「汝雖不求祿，亦宜入朝一見，庶不沒汝割股之勞。」子推曰：「孩兒既無求於君，何以見爲？」老母曰：「汝能爲廉士，吾豈不能爲廉士之母？吾母子當隱於深山，毋溷於市井中也。」子推大喜曰：「孩兒素愛綿上，山高谷深，今當歸此。」乃負其母奔綿上，結廬於深谷之中，草衣木食，將終其身焉。鄰舍無知其去跡者。惟解張知之，乃作書夜懸於朝門。文公設朝，近臣收得此書，獻於文公。文公讀之，其辭曰：

有龍矯矯，悲失其所。數蛇從之，周流天下。龍飢乏食，一蛇割股。龍返於淵，安其壤土。數蛇入穴，皆有寧宇。一蛇無穴，號於中野。

文公覽畢，大驚曰：「此介子推之怨詞也！昔寡人過衛乏食，子推割股以進。今寡人大賞功臣，而獨遺子推，寡人之過何辭？」即使人往召子推，子推已不在矣。文公拘其鄰舍，詰問子推去處：「有能言者，寡人並官之。」解張進曰：「此書亦非子推之書，乃小人所代也。子推恥於求賞，負其母隱於綿上深谷之中。小人恐其功勞泯沒，是以懸書，代爲白之。」文公曰：「若非汝懸書，寡人幾忘子推之功矣！」遂拜解張爲下大夫。即日駕車，用解張爲前導，親往綿山訪求子推。只見峯巒疊疊，草樹萋萋，流水潺潺，行雲片片，林鳥羣噪，山谷應聲，竟不得子推蹤跡。正是：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左右拘得農夫數人到來，文公親自問之。農夫曰：「數日前，曾有人見一漢子，負一老嫗，息於此山之足，汲水飲之，復負之登山而去。今則不知所之也。」文公命停車于山下，使人遍訪，數日不得。文公面有慍色，謂解張曰：「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？吾聞子推甚孝，若舉火焚林，必當負其母而出矣。」魏犨進曰：「從亡之日，衆人皆有功勞，豈獨子推哉？今子推隱身以要君，逗留車駕，虛費時日。待其避火而出，臣當羞之！」乃使軍士于山前山後，周圍放火，火烈風猛，延燒數里，三日方息。子推終不肯出，母子相抱，死於枯柳之下。軍士尋得其骸骨，文公見之，爲之流涕。命葬於綿山之下，立祠祀之。環山一境之田，皆作祠田，使農夫掌其歲祀。「改綿山曰介山，以志寡人之過！」後世於綿上立縣，謂之介休，言介子推休息於此也。

焚林之日，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。國人思慕子推，以其死於火，不忍舉火，爲之冷食一月。後漸減至三日。至今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雁門各處，每歲冬至後一百五日，預作幹糒，以冷水食之，謂之禁火，亦曰禁菸。因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。過節，家家插柳於門，以招子推之魂，或設野祭，焚紙錢，皆爲子推也。胡曾有詩云：

羈紲從遊十九年，天涯奔走備顛連。

食君刳股心何赤？辭祿焚軀志甚堅。

綿上煙高標氣節，介山祠壯表忠賢。

只今焚火悲寒食，勝卻年年掛紙錢。

文公既定君臣之賞，大修國政，舉善任能，省刑薄斂，通商禮賓，拯寡救貧，國中大治。周襄王使大宰周公孔及內史叔興，賜文公以侯伯之命。文公待之有加禮。叔興歸見襄王，言：「晉侯必伯諸侯，不可不善也。」襄王自此疏齊而親晉。不在話下。

是時，鄭文公臣服於楚，不通中國，恃強凌弱，怪滑伯事衛不事鄭，乃興師伐之。滑伯懼而請成。鄭師方退，滑仍舊事衛，不肯服鄭。鄭文公大怒，命公子士泄爲將，堵俞彌副之，再起大軍伐滑。衛文公與周方睦，訴鄭於周。周襄王使大夫遊絲伯至鄭，爲滑求解。未至，鄭文公聞之，怒曰：「鄭、衛一體也，王何厚於衛，而薄於鄭耶？」命拘絲伯於境上，俟破滑凱旋，方可釋之。絲伯被拘，其左右奔回，訴知周襄王。襄王罵曰：「鄭捷欺朕太甚，朕必報之。」問羣臣：「誰能爲朕問罪於鄭者？」大夫頹叔、桃子二人進曰：「鄭自先王兵敗，益無忌憚。今又挾荊蠻爲重，虐執王臣。若興兵問罪，難保必勝。以臣之愚，必借兵於翟，方可伸威。」大夫富辰連聲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古人云：『疏不間親。』鄭雖無道，乃子友之後，於天子兄弟也。武公著東遷之勞，厲公平子頹之亂，其德均不可忘。翟乃戎狄豺狼，非我同類。用異類而蔑同姓，修小怨而置大德，臣見其害，未見其利也。」頹叔、桃子曰：「昔武王伐商，九夷俱來助戰，何必同姓？東山之徵，實因管、蔡。鄭之橫逆，猶管、蔡也。翟之事周，未嘗失禮。以順誅逆，不亦可乎？」襄王曰：「二卿之言是也。」乃使頹叔、桃子如翟，諭以伐鄭之事。翟君欣然奉命，假以出獵爲名，突入鄭地，攻破櫟城，以兵戍之，遣使同二大夫告捷於周。周襄王曰：「翟有功於朕，朕今中宮新喪，欲以翟爲婚姻，何如？」頹叔、桃子曰：「臣聞翟人之歌曰：『前叔隗，後叔隗，如珠比玉生光輝。』言翟有二女，皆名叔隗，並有殊色。『前叔隗』，乃咎如國之女，已嫁晉侯。『後叔隗』，乃翟君所生，今尚未聘，王可求之。」襄王大喜，覆命頹叔、桃子往翟求婚。翟人送叔隗至周，襄王欲立爲繼後。富辰又諫曰：「王以翟爲有功，勞之可也。今以天子之尊，下配夷女。翟恃其功，加以姻親，必有窺伺之患矣。」襄王不聽，遂以叔隗主中宮之政。

說起那叔隗，雖有韶色，素無閨德。在本國專好馳馬射箭，翟君每出獵，必自請隨行，日與將士們馳逐原野，全無拘束。今日嫁與周王，居於深宮，如籠中之鳥，檻內之獸，甚不自在。一日，請於襄王曰：「妾幼習射獵，吾父未嘗禁也。今鬱郁宮中，四肢懈倦，將有痿痺之疾。王何不舉大狩，使妾觀之？」襄王寵愛方新，言無不從。遂命太史擇日，大集車徒，較獵於北邙山。有司張幕于山腰，襄王與隗後坐而觀之。襄王欲悅隗後之意，出令曰：「日中爲期，得三十禽者，賞車三乘；得二十禽者，賞以車二乘；得十禽者，賞以車一乘；不逾十禽者，無賞。」一時王子王孫及大小將士，擊狐伐兔，無不各逞其能，以邀厚賞。打圍良久，太史奏：「日已中矣。」襄王傳令撤回，諸將各獻所獲之禽，或一十，或二十，惟有一位貴人，所獻逾三十之外。那位貴人生得儀容俊偉，一表人物，乃襄王之庶弟，名曰帶，國人皆稱曰太叔，爵封甘公。因先年奪嫡不遂，又召戎師以伐周，事敗出奔齊國，後來惠後再三在襄王面前辯解求恕，大夫富辰亦勸襄王兄弟修好，襄王不得已召而復之。今日在打圍中，施逞精神，拔了個頭籌。襄王大喜，即賜車如數。其餘計獲多少，各有賜賚。隗後坐於王側，見甘公帶才貌不凡，射藝出衆，誇獎不迭。問於襄王，知是金枝玉葉，十分心愛。遂言於襄王曰：「天色尚早，妾意欲自打一圍，以健筋骨，幸吾王降旨。」襄王本意欲取悅隗後，怎好不準其奏，即命將士重整圍場。隗後解下繡袍，原來袍內預穿就窄袖短衫，罩上異樣黃金鎖子輕細之甲，腰繫五彩純絲繡帶，用玄色輕綃六尺，周圍抹額，籠蔽鳳笄，以防塵土。腰懸箭箙，手執朱弓，妝束得好不齊整。有詩爲證：

花般綽約玉般肌，幻出戎裝態更奇。

仕女班中誇武藝，將軍隊裏擅嬌姿。

隗後這回妝束，別是一般丰采，喜得襄王微微含笑。左右駕戎輅以待。隗後曰：「車行不如騎迅。妾隨行諸婢，凡翟國來的，俱慣馳馬，請於王前試之。」襄王命多選良馬，鞴勒停當。侍婢陪騎者，約有數人。隗後方欲跨馬，襄王曰：「且慢！」遂問同姓諸卿中：「誰人善騎？保護王后下場。」甘公帶奏曰：「臣當效勞。」這一差，正暗合了隗後之意。侍婢簇擁隗後做一隊兒，騎馬先行。甘公帶隨後跨着名駒趕上，不離左右。隗後要在太叔面前施逞精神，太叔亦要在隗後面前誇張手段。未試弓箭，先試跑馬。隗後將馬連鞭幾下，那馬騰空一般去了。太叔亦躍馬而前。轉過山腰，剛剛兩騎馬討個並頭。隗後將絲繮勒住，誇獎甘公曰：「久聞王子大才，今始見之。」太叔馬上欠身曰：「臣乃學騎耳，不及王后萬分之一。」隗後曰：「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宮中問安，妾有話講。」言猶未畢，侍女數騎俱到，隗後以目送情，甘公輕輕點頭，各勒馬而回。恰好山坡下趕出一羣麋鹿來，太叔左射麋，右射鹿，俱中之。隗後亦射中一鹿。衆人喝采一番。隗後復跑馬至於山腰，襄王出幕相迎曰：「王后辛苦！」隗後以所射之鹿，拜獻襄王。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獻。襄王大悅。衆將及軍士又馳射一番，方纔撤圍。御庖將野味烹調以進，襄王頒賜羣臣，歡飲而散。

次日，甘公帶入朝謝賜，遂至惠後宮中問安。其時隗後已先在矣。隗後預將賄賂買囑隨行宮侍，遂與太叔眉來眼去，兩下意會，託言起身，遂私合於側室之中。男貪女愛，極其眷戀之情，臨別兩不相舍。隗後囑付太叔：「不時入宮相會。」太叔曰：「恐王見疑。」隗後曰：「妾自能周旋，不必慮也。」惠後宮人頗知其事，只因太叔是太后的愛子，況且事體重大，不敢多口，惠後心上亦自覺着，反分付宮人：「閒話少說。」隗後的宮侍已自遍受賞賜，做了一路，爲之耳目。太叔連宵達旦，潛住宮中，只瞞得襄王一人。史官有詩嘆曰：

太叔無兄何有嫂？襄王愛弟不妨妻。

一朝射獵成私約，始悔宮中女是夷！

又有詩譏襄王不該召太叔回來，自惹其禍，詩云：

明知篡逆性難悛，便不行誅也絕親。

引虎入門誰不噬？襄王真是夢中人！

大凡做好事的心，一日小一日；做歹事的膽，一日大一日。甘公帶與隗氏私通，走得路熟，做得事慣，漸漸不避耳目，不顧利害，自然敗露出來。那隗後少年貪慾，襄王雖則寵愛，五旬之人，到底年力不相當了，不時在別寢休息。太叔用些賄，使些勢，那把守宮門的，無過是內侍之輩，都想道：「太叔是太后的愛子，周王一日晏駕，就是太叔爲王了，落得他些賞賜，管他甚帳！」以此不分早晚，出入自如。

卻說宮婢中有個小東，頗有幾分顏色，善於音律。太叔一夕歡宴之際，使小東吹玉簫，太叔歌而和之。是夕開懷暢飲，醉後不覺狂蕩，便按住小東求歡。小東懼怕隗後，解衣脫身。太叔大怒，拔劍趕逐，欲尋小東殺之。小東竟奔襄王別寢，叩門哭訴，說太叔如此恁般，「如今見在宮中」。襄王大怒，取了牀頭寶劍，趨至中宮，要殺太叔。

畢竟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

話說周襄王聞宮人小東之語，心頭一時火起，急取牀頭寶劍，趨往中宮，來殺太叔。纔行數步，忽然轉念：「太叔乃太后所愛，我若殺之，外人不知其罪，必以我爲不孝矣。況太叔武藝高強，倘然不遜，挺戟相持，反爲不美。不如暫時隱忍，俟明日詢其實跡，將隗後貶退，諒太叔亦無顏復留，必然出奔外境，豈不穩便？」嘆了一口氣，擲劍於地，復回寢宮，使隨身內侍打探太叔消息。回報：「太叔知小東來訴我王，已脫身出宮去矣。」襄王曰：「宮門出入，如何不稟命於朕？亦朕之疏於防範也！」次早，襄王命拘宮中侍妾審問。初時抵賴，喚出小東面證，遂不能隱，將前後醜情，一一招出。襄王將隗後貶入冷宮，封鎖其門，穴牆以通飲食。太叔帶自知有罪，逃奔翟國去了。惠太后驚成心疾，自此抱病不起。

卻說頹叔、桃子聞隗後被貶，大驚曰：「當初請兵伐鄭，是我二人；請婚隗氏，又是我二人。今忽然被斥，翟君必然見怪。太叔今出奔在翟，定有一番假話鬨動翟君。倘然翟兵到來問罪，我等何以自解？」即日乘輕車疾馳，趕上太叔，做一路商量：「若見翟君，須是如此如此。」不一日，行到翟國，太叔停駕於郊外。頹叔、桃子先入城，見了翟君，告訴道：「當初我等原爲太叔請婚，周王聞知美色，乃自取之，立爲正宮。只爲往太后處問安，與太叔相遇，偶然太叔敘起前因，說話良久，被宮人言語誣謗，周王輕信，不念貴國伐鄭之勞，遂將王后貶入冷宮，太叔逐出境外。忘親背德，無義無恩。乞假一旅之師，殺入王城，扶立太叔爲王，救出王后，仍爲國母，誠貴國之義舉也。」翟君信其言，問：「太叔何在？」頹叔、桃子曰：「現在郊外候命。」翟君遂迎太叔入城。太叔請以甥舅之禮相見，翟君大喜，遂撥步騎五千，使大將赤丁同頹叔、桃子，奉太叔以伐周。

周襄王聞翟兵臨境，遣大夫譚伯爲使，至翟軍中諭以太叔內亂之罪。赤丁殺之，驅兵直逼王城之下。襄王大怒，乃拜卿士原伯貫爲將，毛衛副之，率車三百乘，出城禦敵。伯貫知翟兵勇猛，將車聯絡爲營，如堅城一般。赤丁衝突數次，俱不能入。連日搦戰，亦不出應。赤丁憤甚，乃定下計策，於翠雲山搭起高臺，上建天子旌旗，使軍士假扮太叔，在臺上飲宴歌舞爲樂。卻教頹叔、桃子各領一千騎兵，伏于山之左右，只等周兵到時，臺上放炮爲號，一齊攏殺將來。又教親兒赤風子引騎兵五百，直逼其營辱罵，以激其怒。「若彼開營出戰，佯輸詐敗，引他走翠雲山一路，便算功勞。」赤丁與太叔引大隊在後，準備接應。分撥停當。

卻說赤風子引五百騎兵搦戰。原伯貫登壘望之，欺其寡少，便欲出戰。毛衛諫曰：「翟人詭詐多端，只宜持重，俟其懈怠，方可擊也。」挨至午牌時分，翟軍皆下馬坐地，口中大罵：「周王無道之君，用這般無能之將，降又不降，戰又不戰，待要何如？」亦有臥地而罵者。原伯貫忍耐不住，喝教開營。營門開處，湧出車乘百餘，車上立着一員大將，金盔繡襖，手執大桿刀，乃原伯貫也。赤風子忙叫：「孩兒們快上馬！」自挺鐵搠來迎戰，不上十合，撥馬望西而走。軍士多有上馬不及者，周軍亂搶馬匹，全無行列。赤風子回馬又戰數合，漸漸引至翠雲山相近。赤風子委棄馬匹器械殆盡，引數騎奔山後去了。原伯貫抬頭一望，見山上飛龍赤旗飄揚；繡傘之下蓋着太叔，大吹大擂飲酒。原伯貫曰：「此賊命合盡於吾手！」乃揀平坦處驅車欲上。山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，原伯正沒計較。忽聞山坳中連珠炮響，左有頹叔，右有桃子，兩路鐵騎，如狂風驟雨圍裹將來。原伯心知中計，急教回車，來路上已被翟軍砍下亂木，縱橫道路，車不能行。原伯喝令步卒開路，軍士多心慌膽落，不戰而潰。原伯無計可施，卸下繡袍，欲雜於衆中逃命。有小軍叫曰：「將軍到這裏來。」頹叔聽得叫聲，疑爲原伯，指揮翟騎追之，擒獲三十餘人，原伯果在其內。比及赤丁大軍到時，已大獲全勝，車馬器械，悉爲所俘。有逃脫的軍士回營報知毛衛。毛衛只教堅守，一面遣人馳奏周王。求其添兵助將。不在話下。

頹叔將原伯貫綁縛，獻功於太叔。太叔命囚之於營。頹叔曰：「今伯貫被擒，毛衛必然喪膽，若夜半往劫其營，以火攻之，衛可擒也。」太叔以爲然，言於赤丁。赤丁用其策，暗傳號令。是夜三鼓之後，赤丁自引步軍千餘，俱用利斧，劈開索鏈，劫入大營，就各車上將蘆葦放起火來。頃刻延燒，遍營中火球亂滾，軍士大亂。頹叔、桃子各引精騎，乘勢殺入，銳不可當。毛衛急乘小車，從營後而遁，正遇着步卒一隊，爲首乃是太叔帶，大喝：「毛衛那裏走？」毛衛着忙，被太叔一槍刺於車下。翟軍大獲全勝，遂圍王城。

周襄王聞二將被擒，謂富辰曰：「早不從卿言，致有此禍。」富辰曰：「翟勢甚狂，吾王暫爾出狩，諸侯必有倡義納王者。」周公孔奏曰：「王師雖敗，若悉起百官家屬，尚可背城一戰。奈何輕棄社稷，委命於諸侯乎？」召公過奏曰：「言戰者，乃危計也。以臣愚見，此禍皆本於叔隗。吾王先正其誅，然後堅守以待諸侯之救，可以萬全。」襄王嘆曰：「朕之不明，自取其禍。今太后病危，朕暫當避位，以慰其意。若人心不忘朕，聽諸侯自圖之可也。」因謂周、召二公曰：「太叔此來，爲隗後耳。若取隗氏，必懼國人之謗，不敢居於王城。二卿爲朕繕兵固守，以待朕之歸可也。」周、召二公頓首受命。襄王問於富辰曰：「周之接壤，惟鄭、衛、陳三國，朕將安適？」富辰對曰：「陳、衛弱，不如適鄭。」襄王曰：「朕曾用翟伐鄭，鄭得無怨乎？」富辰曰：「臣之勸王適鄭者，正爲此也。鄭之先世有功於周，其嗣必不忘。王以翟伐鄭，鄭心不平，固日夜望翟之背周，以自明其順也。今王適鄭，彼必喜於奉迎，又何怨焉？」襄王意乃決。富辰又請曰：「王犯翟鋒而出，恐翟人悉衆與王爲難，奈何？臣願率家屬與翟決戰，王乘機出避可也。」乃盡召子弟親黨約數百人，勉以忠義，開門直犯翟營，牽住翟兵。襄王同簡師父、左鄢父等十餘人，出城望鄭國而去。富辰與赤丁大戰，所殺傷翟兵甚衆，辰亦身被重傷，遇頹叔、桃子，慰之曰：「子之忠諫，天下所知也，今日可以無死。」富辰曰：「昔吾屢諫王，王不聽，以及此。若我不死戰，王必以我爲懟矣。」復力戰多時，力盡而死。子弟親黨同死者三百餘人。史官有詩讚曰：

用夷凌夏豈良謀，納女宣淫禍自求。

驟諫不從仍死戰，富辰忠義播春秋。

富辰死後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。時城門復閉，太叔命釋原伯貫之囚，使於門外呼之。周、召二公立於城樓之上，謂太叔曰：「本欲開門奉迎，恐翟兵入城剽掠，是以不敢。」太叔請於赤丁，求其屯兵城外，當出府庫之藏爲犒。赤丁許之。太叔遂入王城，先至冷宮放出隗後，然後往謁惠太后。太后見了太叔，喜之不勝，一笑而絕。太叔且不治喪，先與隗後宮中聚闊。欲尋小東殺之，小東懼罪，已先投井自盡矣。嗚呼哀哉！

次日，太叔假傳太后遺命，自立爲王，以叔隗爲王后，臨朝受賀。發府藏大犒翟軍，然後爲太后發喪。國人爲之歌曰：

莫喪母，旦娶婦；婦得嫂，臣娶後。爲不慚，言可醜。誰其逐之？我與爾左右！

太叔聞國人之歌，自知衆論不服，恐生他變，乃與隗氏移駐於溫，大治宮室，日夜取樂。王城內國事，每委周、召二公料理，名雖爲王，實未嘗與臣民相接也。原伯貫逃往原城去了。這邊話且閣過不提。

且說周襄王避出王城，雖然望鄭國而行，心中未知鄭意好歹。行至氾城，其地多竹而無公館，一名竹川。襄王詢土人，知入鄭界，即命停車，借宿於農民封氏草堂之內。封氏問：「官居何職？」襄王言曰：「我周天子也。爲國中有難，避而到此。」封氏大驚，叩頭謝罪曰：「吾家二郎夜來夢紅日照於草堂，果有貴人下降。」即命二郎殺雞爲黍。襄王問：「二郎何人？」對曰：「民之後母弟也。與民同居於此，共爨同耕，以奉養後母。」襄王嘆曰：「汝農家兄弟如此和睦，朕貴爲天子，反受母弟之害，朕不如此農民多矣！」因悽然淚下。大夫左鄢父進曰：「周公大聖，尚有骨肉之變。吾王不必自傷，作速告難於諸侯，料諸侯必不坐視。」襄王乃親作書稿，使人分告齊、宋、陳、鄭、衛諸國。略曰：

不穀不德，得罪於母之寵子弟帶，越在鄭地氾。敢告。

簡師父奏曰：「今日諸侯有志圖伯者，惟秦與晉。秦有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孫枝諸賢爲政，晉有趙衰、狐偃、胥臣諸賢爲政，必能勸其君以勤王之義，他國非所望也。」襄王乃命簡師父告於晉，使左鄢父告於秦。

且說鄭文公聞襄王居氾，笑曰：「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鄭也。」即日使工師往氾地創立廬舍，親往起居，省視器具，一切供應，不敢菲薄。襄王見鄭文公，頗有慚色。魯、宋諸國亦遣使問安，各有饋獻。惟衛文公不至。魯大夫臧孫辰，字文仲，聞之嘆曰：「衛侯將死矣！諸侯之有王，猶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也。木無本必枯，水無源必竭，不死何爲？」時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。至明年春，衛文公薨。世子鄭立，是爲成公。果應臧文仲之言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簡師父奉命告晉。晉文公訪於狐偃，偃對曰：「昔齊桓之能合諸侯，惟尊王也。況晉數易其君，民以爲常，不知有君臣之大義。君盍納王而討太叔之罪，使民知君之不可貳乎？繼文侯輔周之勳，光武公啓晉之烈，皆在於此。若晉不納，秦必納之，則伯業獨歸於秦矣。」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。偃曰：「大吉！此黃帝戰於阪泉之兆。」文公曰：「寡人何敢當此！」偃對曰：「周室雖衰，天命未改。今之王，古之帝也，其克叔帶必矣。」文公曰：「更爲我筮之。」得《乾》下《離》上《大有》之卦，第三爻動，變爲《兌》下《離》上《睽》卦。偃斷之曰：「《大有》之九三雲：『公用享於天子。』戰克而王享，吉莫大焉！《乾》爲天，《離》爲日。日麗於天，昭明之象。《乾》變而《兌》，《兌》爲澤，澤在下，以當《離》日之炤，是天子之恩光炤臨晉國，又何疑焉？」文公大悅，乃大閱車徒，分左右之軍，使趙衰將左軍，魏犨佐之；郤溱將右軍，顛頡佐之。文公引狐偃、欒枝等左右策應。臨發時，河東守臣報稱：「秦伯親統大兵勤王，已在河上，不日渡河矣。」狐偃進曰：「秦公志在勤王，所以頓兵河上者，爲東道之不通故也。夫草中之戎，麗土之狄，皆車馬必由之路，秦素未與通，恐其不順，是以懷疑不進。君誠行賂於二夷，諭以假道勤王之意，二夷必聽。更使人謝秦君，言晉師已發，秦必退矣。」文公然其言，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齎金帛之類，行賂於戎、狄；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辭秦。胥臣謁見穆公，致晉侯之命曰：「天子蒙塵在外，君之憂，即寡君之憂也。寡君已掃境內，興師代君之勞，已有成算，毋敢煩大軍遠涉。」穆公曰：「寡人恐晉君新立，軍師未集，是以奔走在此，以御天子之難。既晉君克舉大義，寡人當靜聽捷音。」蹇叔、百里奚皆曰：「晉侯欲專大義以服諸侯，恐主公分其功業，故遣人止我之師。不如乘勢而下，共迎天子，豈不美哉？」穆公曰：「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。但東道未通，恐戎、狄爲梗。晉初爲政，無大功何以定國？不如讓之。」乃遣公子縶隨左鄢父至氾，問勞襄王。穆公班師而回。

卻說胥臣以秦君退師回報，晉兵遂進屯陽樊，守臣蒼葛出郊外勞軍。文公使右軍將軍郤溱等圍溫，左軍將軍趙衰等迎襄王於氾。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復至王城，周、召二公迎之入朝。不在話下。

溫人聞周王復位，乃羣聚攻頹叔、桃子，殺之，大開城門，以納晉師。太叔帶忙攜隗後登車，欲奪門出走翟國。守門軍士閉門，不容其去。太叔仗劍砍倒數人，卻得魏犨趕到，大喝：「逆賊！走那裏去？」太叔曰：「汝放孤出城，異日厚報。」魏犨曰：「問天子肯放你時，魏犨就做人情。」太叔大怒，挺劍刺來，被魏犨躍上其車，一刀斬之。軍士擒隗氏來見，犨曰：「此淫婦，留她何用！」命衆軍亂箭攢射。可憐如花夷女，與太叔帶半載歡娛，今日死於萬箭之下。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逐兄盜嫂據南陽，半載歡娛並罹殃。

淫逆倘然無速報，世間不復有綱常。

魏犨帶二屍以報郤溱。溱曰：「何不檻送天子，明正其戮？」魏犨曰：

「天子避殺弟之名，假手於晉，不如速誅之爲快也！」郤溱嘆息不已。乃埋二屍於神農澗之側。一面安撫溫民，一面使人報捷於陽樊。

晉文公聞太叔、隗氏俱已伏誅，乃命駕親至王城，朝見襄王奏捷。襄王設醴酒以饗之，復大出金帛相贈。文公再拜謝曰：「臣重耳不敢受賜。但死後得用隧葬，臣沐恩於地下無窮矣。」襄王曰：「先王制禮以限隔上下，止有此生死之交，朕不敢以私勞而亂大典。叔父大功，朕不敢忘。」乃割畿內溫、原、陽樊、攢茅四邑，以益其封。文公謝恩而退。百姓攜老扶幼，填塞街市，爭來識認晉侯，嘆曰：「齊桓公今復出也。」晉文公下令兩路俱班師。大軍屯於太行山之南，使魏犨定陽樊之田，顛頡定攢茅之田，欒枝定溫之田，晉侯親率趙衰定原之田。爲何定原之田，文公親往？那原乃周卿士原伯貫之封邑。原伯貫兵敗無功，襄王奪其邑以與晉，伯貫見在原城，恐其不服，所以必須親往。顛頡至攢茅，欒枝至溫，守臣俱攜酒食出迎。

卻說魏犨至陽樊，守臣蒼葛謂其下曰：「周棄岐、豐，餘地幾何！而晉復受四邑耶？我與晉同是王臣，豈可服之！」遂率百姓持械登城。魏犨大怒，引兵圍之，大叫：「早早降順，萬事俱休！若打破城池，盡皆屠戮！」蒼葛在城上答曰：「吾聞『德以柔中國，刑以威四夷』。今此乃王畿之地，畿內百姓，非王之宗族，即王之親戚。晉亦周之臣子，忍以兵威相劫耶？」魏犨感其言，遣人馳報文公。文公致書於蒼葛，略曰：

四邑之地，乃天子之賜，寡人不敢違命。將軍若念天子之姻親，率以歸國，亦惟將軍之命是聽。

因諭魏犨緩其攻，聽陽民遷徙。蒼葛得書，命城中百姓：「願歸周者去，願從晉者留。」百姓願去者大半。蒼葛盡率之，遷於軹村。魏犨定其疆界而還。

再說文公同趙衰略地至原。原伯貫詒其下曰：「晉伯圍陽樊，盡屠其民矣！」原人恐懼，共誓死守。晉兵圍之。趙衰曰：「民所以不服晉者，不信故也。君示之以信，將不攻而下矣。」文公曰：「示信若何？」趙衰對曰：「請下令，軍士各持三日之糧，若三日攻原不下，即當解圍而去。」文公依其言。到第三日，軍吏告稟：「軍中只有今日之糧了。」文公不答。是日夜半，有原民縋城而下，言：「城中已探知陽樊之民未嘗遭戮，相約於明晚獻門。」文公曰：「寡人原約攻城以三日爲期，三日不下，解圍去之。今滿三日矣，寡人明早退師。爾百姓自盡守城之事，不必又懷二念。」軍吏請曰：「原民約明晚獻門，主公何不暫留一日，拔一城而歸？即使糧盡，陽樊去此不遠，可馳取也。」文公曰：「信，國之寶也，民之所憑也。三日之令，誰不聞之？若復留一日，是失信矣。得原而失信，民尚何憑於寡人？」黎明，即解原圍。原民相顧曰：「晉侯寧失城，不失信，此有道之君。乃爭建降旗於城樓，縋城以追文公之軍者，紛紛不絕。原伯貫不能禁止，只得開城出降。髯仙有詩云：

口血猶含起戰戈，誰將片語作山河？

去原畢竟原來服，譎詐何如信義多！

晉軍行三十里，原民追至。原伯貫降書亦到，文公命扎住車馬，以單車直入原城，百姓鼓舞稱慶。原伯貫來見，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禮，遷其家於河北。文公擇四邑之守，曰：「昔子餘以壺飧從寡人於衛，忍飢不食，此信士也。寡人以信得原，還以信守之。」使趙衰爲原大夫，兼領陽樊。又謂郤溱曰：「子不私其族，首同欒氏通款於寡人，寡人不敢忘。」乃以郤溱爲溫大夫，兼守攢茅。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還。後人論文公納王示義，伐原示信，乃圖伯之首事也。

畢竟何時稱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卻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

話說晉文公定了溫、原、陽樊、攢茅四邑封境，直通太行山之南，謂之南陽。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。時齊孝公亦有嗣伯之意，自無虧之死，惡了魯僖公；鹿上不署，彆了宋襄公；盂會不赴，背了楚成王。諸侯離心，朝聘不至。孝公心懷憤怒，欲用兵中原，以振先業。乃集羣臣問曰：「先君桓公在日，無歲不徵，無日不戰。今寡人安坐朝堂，如居蝸殼之中，不知外事。寡人愧之！昔年魯侯謀救無虧，與寡人爲難，此仇未報。今魯北與衛結，南與楚通，倘結連伐齊，何以當之？聞魯歲飢，寡人意欲乘此加兵，以杜其謀。諸卿以爲何如？」上卿高虎奏曰：「魯方多助，伐之未必有功。」孝公曰：「雖無功，且試一行，以觀諸侯離合之狀。」乃親率車徒二百乘，欲侵魯之北鄙。

邊人聞信，先來告急。魯正值饑饉之際，民不勝兵，大夫臧孫辰言於僖公曰：「齊挾忿深入，未可與爭勝負也。請以辭命謝之。」僖公曰：「當今善爲辭命者何人？」臧孫辰對曰：「臣舉一人，乃先朝司空無駭之子，展氏獲名，字子禽，官拜士師，食邑柳下。此人外和內介，博文達理，因居官執法，不合於時，棄職歸隱。若得此人爲使，定可不辱君命，取重於齊矣。」僖公曰：「寡人亦素知其人，今安在？」曰：「見在柳下。」使人召之，展獲辭以病不能行。臧孫辰曰：「禽有從弟名喜，雖在下僚，頗有口辨，若令喜就獲之家，請其指授，必有可聽。」僖公從之。展喜至柳下，見了展獲，道達君命。展獲曰：「齊之伐我，欲紹桓公之伯業也。夫圖伯莫如尊王，若以先王之命責之，何患無辭？」展喜復於僖公曰：「臣知所以卻齊矣。」僖公已具下犒師之物，無非是牲醴粟帛之類，裝做數車，交與展喜。

喜至北鄙，齊師尚未入境，乃迎將上去。至汶南地方，剛遇齊兵前隊，乃崔夭爲先鋒。展喜先將禮物呈送崔夭。崔夭引至大軍，謁見齊侯，呈上犒軍禮物，曰：「寡君聞君親舉玉趾，將辱臨於敝邑，使下臣喜奉犒執事。」孝公曰：「魯人聞寡人興師，亦恐懼乎？」喜笑曰：「小人則或者恐懼矣。若君子則全無恐懼也。」孝公曰：「汝國文無施伯之智，武無曹劌之勇，況正逢饑饉，野無青草，何所恃而不懼？」喜答曰：「敝邑別無所恃，所恃者，先王之命耳。昔周先王封太公於齊，封我先君伯禽於魯，使周公與太公割牲爲盟，誓曰：『世世子孫，同獎王室，無相害也。』此語載在盟府，太史掌之。桓公是以九合諸侯，而先與莊公爲柯之盟，奉王命也。君嗣位九年，敝邑君臣引領望齊曰：『庶幾修先伯主之業，以親睦諸侯。』若棄成王之命，違太公之誓，墮桓公之業，以好爲仇，度君侯之必不然也。敝邑恃此不懼。」孝公曰：「子歸語魯侯，寡人願修睦，不復用兵矣。」即日傳令班師。潛淵有詩，譏臧孫辰知柳下惠之賢，不能薦引同朝。詩云：

北望烽煙魯勢危，片言退敵奏功奇。

臧孫不肯開賢路，柳下仍淹展士師。

展喜還魯，覆命於僖公。臧孫辰曰：「齊師雖退，然其意實輕魯。臣請偕仲遂如楚，乞師伐齊，使齊侯不敢正眼覷魯，此數年之福也。」僖公以爲然。乃使公子遂爲正使，臧孫辰爲副使，行聘於楚。

臧孫辰素與楚將成得臣相識，使得臣先容於楚王，謂楚王曰：「齊背鹿上之約，宋爲泓水之戰，二國者，皆楚仇也。王若問罪於二國，寡君願悉索敝賦，爲王前驅。」楚成王大喜，即拜成得臣爲大將，申公叔侯副之，率兵伐齊。取陽谷之地，以封齊桓公之子雍，使雍巫相之。留甲士千人，從申公叔侯屯戍，以爲魯之聲援。成得臣奏凱還朝。令尹子文時已年老，請讓政於得臣。楚王曰：「寡人怨宋，甚於怨齊。子玉已爲我報齊矣；卿爲我伐宋，以報鄭之仇。俟凱旋之日，聽卿自便，何如？」子文曰：「臣才萬不及子玉，願以自代，必不誤君王之事。」楚王曰：「宋方事晉，楚若伐宋，晉必救之。兩當晉、宋，非卿不可。卿強爲寡人一行。」乃命子文治兵於睽，簡閱車馬，申明軍法。子文滿意欲顯子玉之能，是日草草完事，終朝畢事，不戮一人。楚王曰：「卿閱武而不戮一人，何以立威？」子文奏曰：「臣之才力，比於強弩之末矣。必欲立威，非子玉不可。」楚王更使得臣治兵於。得臣簡閱精細，用法嚴肅，有犯不赦，竟一日之長，方纔事畢。總計鞭七人之背，貫三人之耳，真個鐘鼓添聲，旌旗改色。楚王喜曰：「子玉果將才也！」子文復請致政，楚王許之。乃以得臣爲令尹，掌中軍元帥事。羣臣皆造子文之宅，賀其舉薦得人，治酒相款。時文武畢集，惟大夫呂臣有微恙不至。酒至半酣，閽人報：「門外有一小兒求見。」子文命召入。那小兒舉手鞠躬，竟造末席而坐，飲酒啖炙，傍若無人。有人認識此兒，乃呂臣之子，名曰賈，年方一十三歲。子文異之，問曰：「某爲國得一大將，國老無不賀，小子獨不賀，何也？」賈曰：「諸公以爲可賀，愚以爲可吊耳。」子文怒曰：「汝謂可吊，有何說？」賈曰：「愚觀子玉爲人，勇於任事，而昧於決機。能進而不能退，可使佐鬥，不可專任也。若以軍政委之，必至僨事。諺雲：『太剛則折。』子玉之謂矣！舉一人而敗國，又何賀焉？如其不敗，賀未晚矣。」左右曰：「此小兒狂言，不須聽之。」賈大笑而出，衆公卿俱散。

明日，楚王拜得臣爲大將，親統大兵，糾合陳、蔡、鄭、許四路諸侯，一同伐宋，圍其邑。宋成公使司馬公孫固如晉告急。晉文公集羣臣問計。先軫進曰：「方今惟楚強橫，而於君有私恩。今楚戍谷伐宋，生事中原，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名也。取威定伯，在此舉矣！」文公曰：「寡人慾解齊、宋之患，如何而可？」狐偃進曰：「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，是二國又皆主公之仇也。若興師以伐曹、衛，楚必移兵來救，則齊、宋寬矣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以其謀告公孫固，使回報宋公，令其堅守。公孫固領命去了。文公以兵少爲慮。趙衰進曰：「古者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。我曲沃武公，始以一軍受命。獻公始作二軍，以滅霍、魏、虞、虢諸國，拓地千里。晉在今日，不得爲次國，宜作三軍。」文公曰：「三軍既作，遂可用否？」趙衰曰：「未也。民未知禮，雖聚而易散。君盍大蒐以示之禮，使民知尊卑長幼之序，動親上死長之心，然後可用。」文公曰：「作三軍，必須立元帥，誰堪其任？」趙衰對曰：「夫爲將者，有勇不如有智，有智不如有學。君如求智勇之將，不患無人。若求有學者，臣所見惟郤縠一人耳。縠年五十餘矣，好學不倦。說《禮》、《樂》而敦《詩》、《書》。夫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先王之法，德義之府也。民生以德義爲本，兵事以民爲本。惟有德義者，方能恤民；能恤民者，方能用兵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召郤縠，欲拜爲元帥，縠辭不受。文公曰：「寡人知卿，卿不可辭！」強之再三，乃就職。

擇日，大蒐於被廬，作中、上、下三軍。郤縠將中軍，郤溱佐之，祁瞞掌大將旗鼓。使狐偃將上軍，偃辭曰：「臣兄在前，弟不可以先兄。」乃命狐毛將上軍，狐偃佐之。使趙衰將下軍，衰辭曰：「臣貞慎不如欒枝，有謀不如先軫，多聞不如胥臣。」乃命欒枝將下軍，先軫佐之。荀林父御戎，魏犨爲車右，趙衰爲大司馬。郤縠登壇發令。三通鼓罷，操演陣法，少者在前，長者在後，坐作進退，皆有成規。有不能者，教之；三教而不遵，以違令論，然後用刑。一連操演三日，奇正變化，指揮如意。衆將見郤縠寬嚴得體，無不悅服。方欲鳴金收兵，忽將臺之下起一陣旋風，竟將大帥旗杆吹爲兩段，衆皆變色。郤縠曰：「帥旗倒折，主將當應之。吾不能久與諸子同事，然主公必成大功。」衆問其說，縠但笑而不答。時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。

明年春，晉文公議分兵以伐曹、衛，謀於郤縠。縠對曰：「臣已與先軫商議停當矣。今日非與曹、衛爲難也，分兵可以當曹、衛，而不可以當楚。主公宜以伐曹爲名，假道於衛。衛、曹方睦，必然不允。我乃從南河濟師，出其不意，直搗衛境，所謂『疾雷不及掩耳』，勝有八九。既勝衛，然後乘勢而臨曹。曹伯素失民心，又惕於敗衛之威，其破曹必矣。」文公喜曰：「子真有學之將也。」即使人如衛假道伐曹。衛大夫元咺請於成公曰：「始晉君出亡過我，先君未嘗加禮。今來假道，君必聽之。不然，彼將先衛而後曹矣。」成公曰：「寡人與曹共服於楚，若假以伐曹之路，恐未結晉歡，而先取楚怒也。怒晉，猶恃有楚；並怒楚，將何恃乎？」遂不許。晉使回報文公。文公曰：「不出元帥所料也！」乃命迂道南行。渡了黃河，行至五鹿之野，文公曰：「嘻！此介子推割股處也。」不覺悽然淚下。諸將皆感嘆助悲。魏犨曰：「吾等當拔城取邑，爲君雪往年之恥，何用嘆息？」先軫曰：「武子之言是也。臣願率本部之兵，獨取五鹿。」文公壯其言，許之。魏犨曰：「吾當助子一臂。」二將升車前進。先軫令軍士多帶旗幟，凡所過山林高阜之處，便教懸插，務要透出林表。魏犨曰：「吾聞『兵行詭道』，今遍張旗表，反使敵人知備，不知何意？」先軫曰：「衛素臣服於齊，近改事荊蠻，國人不順，每虞中國之來討。吾主欲繼齊圖伯，不可示弱，當以先聲奪之。」

卻說五鹿百姓不意晉兵猝然而到，登城瞭望，但見旌旗佈滿山林，正不知兵有多少。不論城內城外居民，爭先逃竄，守臣禁止不住。先軫兵到，無人守禦，一鼓拔之。遣人報捷於文公。文公喜形於色，謂狐偃曰：「舅雲得士，今日驗矣！」乃留老將郤步揚屯守五鹿，大軍移營，進屯斂盂。郤縠忽然得病，文公親往視之。郤縠曰：「臣蒙主公不世之遇，本欲塗肝裂腦，以報知己。奈天命有限，當應折旗之兆。死在旦夕，尚有一言奉啓。」文公曰：「卿有何言？寡人無不聽教。」縠曰：「君之伐曹、衛，本謀固以致楚也。致楚必先計戰，計戰必先合齊、秦。秦遠而齊近，君速遣一使結好齊侯，願與結盟。齊方惡楚，亦思結晉。倘得齊侯降臨，則衛、曹必懼而請成，因而收秦，此制楚之全策也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遂遣使通好於齊，敘述桓公先世之好，願與結盟，同攘荊蠻。

時齊孝公已薨，國人推立其弟潘，是爲昭公。潘，葛嬴所生也，新嗣大位。以取谷之故，政欲結晉以抗楚。聞知晉侯屯軍斂盂，即日命駕至衛地相會。衛成公見五鹿已失，忙使寧速之子寧俞前來謝罪請成。文公曰：「衛不容假道，今懼而求成，非其本心。寡人旦夕當踏平楚丘矣。」寧俞還報衛侯。時楚丘城中，訛傳晉兵將到，一夕五驚。俞謂衛成公曰：「晉怒方盛，國人震恐，君不如暫出城避之。晉知主公已出，必不來攻楚丘。然後再乞晉好，保全社稷可也。」成公嘆曰：「先君不幸失禮於亡公子，寡人又一時不明，不允假道，以至如此。累及國人，寡人亦無面目居於國中！」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攝國事，自己避居襄牛之地；一面使大夫孫炎求救於楚。時乃春二月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納姬贈馬怪紛紛，患難何須具主賓？

誰知五鹿開疆者，便是當年求乞人。

是月，郤縠卒于軍。晉文公悼惜不已，使人護送其喪歸國。以先軫有取五鹿之功，升爲元帥，用胥臣佐下軍，以補先軫之缺。因趙衰前薦胥臣多聞，是以任之。文公欲遂滅衛國。先軫諫曰：「本爲楚困齊、宋，來拯其危。今齊、宋之患未解，而先覆人國，非伯者存亡恤小之義也。況衛雖無禮，其君已出，廢置在我。不如移兵東伐曹，比及楚師救衛，則我已在曹矣。」文公然其言。

三月，晉師圍曹，曹共公集羣臣問計。僖負羈進曰：「晉君此行，爲報觀脅之怨也。其怒方深，不可較力。臣願奉使謝罪請平，以救一國百姓之難。」曹共公曰：「晉不納衛，肯獨納曹乎？」大夫於朗進曰：「臣聞晉侯出亡過曹，負羈私饋飲食；今又自請奉使，此乃賣國之計，不可聽之。主公先斬負羈，臣自有計退晉。」曹共公曰：「負羈謀國不忠，姑念世臣，免死罷官。」負羈謝恩出朝去了。正是：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張。共公問於朗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於朗曰：「晉侯恃勝，其氣必驕。臣請詐爲密書，約以黃昏獻門，預使精兵挾弓弩伏於城壖之內，哄得晉侯入城，將懸門放下，萬矢俱發，不愁不爲齏粉。曹共公從其計。

晉侯得於朗降書，便欲進城。先軫曰：「曹力未虧，安知非詐？臣請試之。」乃擇軍中長鬚偉貌者，穿晉侯衣冠代行。寺人勃鞮自請爲御。黃昏左側，城上豎起降旗一面，城門大開，假晉侯引着五百餘人，長驅而入。未及一半，但聞城壖之內，梆聲亂響，箭如飛蝗射來。急欲回車，門已下閘。可惜勃鞮及二百餘人，死做一堆，幸得晉侯不去，不然「昆崗失火，玉石俱焚」了。晉文公先年過曹，曹人多有認得的，其夜倉卒不辨真僞，於朗只道晉侯已死，在曹共公面前，好不誇嘴！及至天明辨驗，方知是假的，早減了一半興。其未曾入城者，逃命來見晉侯。晉侯怒上加怒，攻城愈急。於朗又獻計曰：「可將射死晉兵暴屍於城上，彼軍見之，必然慘沮，攻不盡力。再延數日，楚救必至，此乃搖動軍心之計也。」曹共公從之。晉軍見城頭用枰竿懸屍，累累相望，口中怨嘆不絕。文公謂先軫曰：「軍心恐變，如之奈何？」先軫對曰：「曹國墳墓，俱在西門之外，請分軍一半，列營於墓地，若將發掘者，城中必懼，懼必亂，而後乃可乘也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令軍中揚言，將發曹人之墓。使狐毛、狐偃率所部之軍，移屯墓地，備下鍬鋤，限定來日午時，各以墓中髑髏獻功。城內聞知此信，心膽俱裂。曹共公使人於城上大叫：「休要發墓，今番真正願降。」先軫亦使人應曰：「汝誘殺我軍，復磔屍城上，衆心不忍，故將發墓，以報此恨。汝能殯殮死者，以棺送還吾軍，吾當斂兵而退矣。」曹人復曰：「既如此，請寬限三日。」先軫應曰：「三日內不送屍棺，難怪我辱汝祖宗也。」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屍骸，計點數目，各備棺木。三日之內，盛斂得停停當當，裝載乘車之上。先軫定下計策，預令狐毛、狐偃、欒枝、胥臣整頓兵車，分作四路埋伏，只等曹人開門出棺，四門一齊攻打進去。

到第四日，先軫使人於城下大叫：「今日還我屍棺否？」曹人城上應曰：「請解圍退兵五里，即當交納。」先軫稟知文公，傳令退兵，果退五里之遠。城門開處，棺車分四門推出。纔出得三分之一，忽聞炮聲大舉，四路伏兵一齊發作，城門被喪車填塞，急切不能關閉。晉兵乘亂攻入。曹共公方在城上彈壓，魏犨在城外看見，從軍中一躍登城，劈胸揪住，縛做一束。於朗越城欲遁，被顛頡獲住斬之。晉文公率衆將登城樓受捷。魏犨獻曹伯襄，顛頡獻於朗首級，衆將各有擒獲。晉文公命取仕籍觀之，乘軒者三百人，各有姓名，按籍拘拿，無一脫者。籍中不見僖負羈名字，有人說：「負羈爲勸曹君行成，已除籍爲民矣。」文公乃面數曹伯之罪曰：「汝國只有一賢臣，汝不能用，卻任用一班宵小，如小兒嬉戲，不亡何待！」喝教：「幽於大寨，俟勝楚之後，待聽處分。」其乘軒三百人，盡行誅戮，抄沒其家，以賞勞軍士。僖負羈有盤飧之惠，家住北門，環北門一帶，傳令：「不許驚動，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，斬首！」晉侯分調諸將，一半守城，一半隨駕，出屯大寨。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曹伯慢賢遭縶虜，負羈行惠免誅夷。

眼前不肯行方便，到後方知是與非。

卻說魏犨、顛頡二人，素有挾功驕恣之意，今日見晉侯保全僖氏之令，魏犨忿然曰：「吾等今日擒君斬將，主公並無一言褒獎，些須盤飧，所惠幾何？卻如此用情，真個輕重不分了！」顛頡曰：「此人若仕於晉，必當重用，我等被他欺壓，不如一把火燒死了他，免其後患。便主公曉得，難道真個斬首不成？」魏犨曰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二人相與飲酒，候至夜靜，私領軍卒，圍住僖負羈之家，前後門放起火來，火焰沖天。魏犨乘醉恃勇，躍上門樓，冒着火勢，在檐溜上奔走如飛，欲尋僖負羈殺之。誰知棟榱焚燬，倒塌下來，撲陸一聲，魏犨失腳墜地，跌個仰面朝天。只聽得天崩地裂之聲，一根敗棟刮喇的正打在魏犨胸脯上。魏犨大痛無聲，登時口吐鮮血，前後左右火球亂滾，只得掙起來，兀自攀着庭柱，仍躍上屋，盤旋而出。滿身衣服俱帶着火，扯得赤條條，方免焚身之禍。魏犨雖然勇猛，此時不由不困倒了。剛遇顛頡來到，扶到空閒去處，解衣衣之，一同上車，回寓安歇。

卻說狐偃、胥臣在城內，見北門火起，疑有軍變，慌忙引兵來視。見僖負羈家中被火，急教軍士撲滅，已自焚燒得七零八落。僖負羈率家人救火，觸煙而倒，比及救起，已中火毒，不省人事。其妻曰：「不可使僖氏無後！」乃抱五歲孩兒僖祿奔後園，立污池中，得免。亂到五更，其火方熄。僖氏家丁死者數人，殘毀房舍民居數十餘家。狐偃、胥臣訪知是魏犨、顛頡二人放的火，大驚，不敢隱瞞，飛報大寨。那大寨離城五里，是夜雖望見城中火光，不甚明白，直到天明，文公接得申報，方知其故。即刻駕車入城，先到北門來看僖負羈。負羈張目一看，遂瞑。文公嘆息不已。負羈妻抱着五歲孩兒僖祿，哭拜於地。文公亦爲垂淚，謂曰：「賢嫂不必愁煩，寡人爲汝育之。」即懷中拜爲大夫，厚贈金帛。殯葬負羈，攜其妻子歸晉。直待曹伯歸附之後，負羈妻願歸鄉省墓，乃遣人送歸。僖祿長成，仍仕於曹爲大夫。此是後話。

當日，文公命司馬趙衰，議違命放火之罪，欲誅魏犨、顛頡。趙衰奏曰：「此二人有十九年從亡奔走之勞，近又立有大功，可以赦之。」文公怒曰：「寡人所以取信於民者，令也。臣不遵令，不謂之臣；君不能行令於臣，不謂之君。不君不臣，何以立國？諸大夫有勞於寡人者甚衆，若皆可犯令擅行，寡人自今不復能出一令矣！」趙衰復奏曰：「主公之言甚當。然魏犨材勇，諸將莫及，殺之誠爲可惜。且罪有首從，臣以爲借顛頡一人，亦足警衆，何必並誅？」文公曰：「聞魏犨傷胸不能起，何惜此旦暮將死之人，而不以行吾法乎？」趙衰曰：「臣請以君命問之，如其必死，誠如君言；倘尚可驅馳，願留此虎將，以備緩急。」文公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乃使荀林父往召顛頡，使趙衰視魏犨之病。

不知魏犨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

話說趙衰奉了晉侯密旨，乘車來看魏犨。時魏犨胸脯傷重，病臥於牀，問：「來者是幾人？」左右曰：「止趙司馬單車至此。」魏犨曰：「此探吾死生，欲以我行法耳。」乃命左右取匹帛：「爲我束胸，我當出見使者。」左右曰：「將軍病甚，不宜輕動。」魏犨大喝曰：「病不至死，汝勿多言！」如常裝束而出。趙衰問曰：「聞將軍病，猶能起乎？主公使衰問子所苦。」魏犨曰：「君命至此，不敢不敬，故勉強束胸以見吾子。犨自知有罪當死，萬一獲赦，尚將以餘息報君父之恩，其敢自逸！」於是距躍者三，曲踊者三。趙衰曰：「將軍保重，衰當爲主公言之。」乃覆命於文公，言：「魏犨雖傷，尚能躍踊，且不失臣禮，不忘報效。君若赦之，後必得其死力。」文公曰：「苟足以申法而警衆，寡人亦何樂乎多殺？」須臾，荀林父拘顛頡至，文公罵曰：「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？」顛頡曰：「介子推割股啖君，亦遭焚死，況盤飧乎？臣欲使僖負羈附於介山之廟也！」文公大怒曰：「介子推逃祿不仕，何與寡人？」乃問趙衰曰：「顛頡主謀放火，違命擅刑，合當何罪？」趙衰應曰：「如令當斬首。」文公喝令軍正用刑。刀斧手將顛頡擁出轅門斬之。命以其首祭負羈於僖氏之家，懸其首於北門，號令曰：「今後有違寡人之令者，視此！」文公又問趙衰曰：「魏犨與顛頡同行，不能諫阻，合當何罪？」趙衰應曰：「當革職，使立功贖罪。」文公乃革魏犨右戎之職，以舟之僑代之。將士皆相顧曰：「顛、魏二將，有十九年從亡大功，一違君命，或誅或放，況他人乎？國法無私，各宜謹慎！」自此三軍肅然知畏。史官有詩云：

亂國全憑用法嚴，私勞公義兩難兼。

只因違命功難贖，豈爲盤飧一夕淹？

話分兩頭。卻說楚成王伐宋，克了緡邑，直至睢陽，四面築起長圍，欲候其困迫而降之。忽報：「衛國遣使臣孫炎告急。」楚王召問其事。孫炎將晉取五鹿及衛君出居襄牛之事，備細訴說。「如救兵稍遲，楚丘不守。」楚王曰：「吾舅受困，不得不救。」乃命申、息二邑之兵，留元帥成得臣及鬥越椒、鬥勃、宛春一班將佐，同各路諸侯圍宋，自統呂臣、鬥宜申等，率中軍兩廣，親往救衛。四路諸侯亦慮本國有事，各各辭回，止留其將統兵。陳將轅選，蔡將公子印，鄭將石癸，許將百疇，俱聽得臣調度。

單說楚王行至半途，聞晉兵已移向曹國，正議救曹。未幾，報至：「晉兵已破曹，執其君。」楚王大驚曰：「晉之用兵，何神速乃爾？」遂駐軍於申城。遣人往谷，取回公子雍及易牙等，以谷地仍復歸齊，使申公叔侯與齊講和，撤戍而還。又遣人往宋，取回成得臣之師，且戒諭之曰：「晉侯在外十九年矣，年逾六旬，而果得晉國，備嘗險阻，通達民情，殆天假之年，以昌大晉國之業。非楚所能敵也，不如讓之。」使命至谷，申公叔侯致谷修好於齊，班師回楚。惟成得臣自恃其才，憤憤不平，謂衆諸侯曰：「宋城旦暮且破，奈何去之？」鬥越椒亦以爲然。得臣使回見楚王：「願少待破宋，奏凱而回。如遇晉師，請決一死戰；若不能取勝，甘伏軍法。」楚王召子文問曰：「孤欲召子玉還，而子玉請戰，於卿何如？」子文曰：「晉之救宋，志在圖伯。然晉之伯，非楚利也。能與晉抗者惟楚，楚若避晉，則晉遂伯矣。且曹、衛我之與國，見楚避晉，必懼而附晉，姑令相持，以堅曹、衛之心，不亦可乎？王但戒子玉勿輕與晉戰，若講和而退，猶不失南北之局也。」楚王如其言，分付越椒，戒得臣勿輕戰，可和則和。成得臣聞越椒回覆之話，且喜不即班師，攻宋愈急，晝夜不息。

宋成公初時得公孫固報信，晉侯將伐曹、衛以解宋圍，乃悉力固守。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衛去了，得臣之圍愈急，心下轉慌。大夫門尹般進曰：「晉知救衛之師已行，未知圍宋之師未退也。臣請冒死出城，再見晉君，乞其救援。」宋成公曰：「求人至再，豈可以空言往乎？」乃籍庫藏中寶玉重器之數，造成冊籍，獻於晉侯，以求進兵，只等楚兵寧靜，便照冊輸納。門尹般再要一人幫行，宋公使華秀老同之。二人辭了宋公，覷個方便，縋城而出。偷過敵寨，一路挨訪晉軍到於何處，徑奔軍中告急。門尹般、華秀老二人見了晉侯，涕泣而言：「敝邑亡在旦夕，寡君惟是不腆宗器，願納左右，乞賜哀憐！」文公謂先軫曰：「宋事急矣！若不往救，是無宋也；若往救，必須戰楚。郤縠曾爲寡人策之，非合齊、秦爲助不可。今楚歸谷地於齊，與之通好，秦、楚又無隙，未肯合謀，將若之何？」先軫對曰：「臣有一策，能使齊、秦自來戰楚。」文公欣然，問：「卿有何妙計，使齊、秦自來戰楚？」先軫對曰：「宋之賂我，可謂厚矣。受賂而救，君何義焉？不如辭之，使宋以賂晉之物，分賂齊、秦，求二國向楚宛轉，乞其解圍。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楚，必遣使至楚。楚若不從，則齊、秦之隙成矣。」文公曰：「倘請之而從，齊、秦將以宋奉楚，與我何利焉？」先軫對曰：「臣又有一策，能使楚必不從齊、秦之請。」文公曰：「卿又有何計，使楚必不從齊、秦之請？」先軫曰：「曹、衛，楚所愛也；宋，楚所嫉也。我已逐衛侯，執曹伯矣。二國土地，在我掌握，與宋連界。誠割取二國田土，以畀宋人，則楚之恨宋愈甚。齊、秦雖請，其肯從乎？齊、秦憐宋而怒楚，雖欲不與晉合，不可得也。」文公撫掌稱善。乃使門尹般以寶玉重器之數，分作二籍，轉獻齊、秦二國。門尹般如秦，華秀老如齊，約定一般說話，相見之間，須要極其哀懇。

秀老至齊，參見了昭公，言：「晉、楚方惡，此難非上國不解。若因上國得保社稷，不惟先朝重器不敢愛，願年年聘好，子孫無間。」齊昭公問曰：「今楚君何在？」華秀老曰：「楚王亦肯解圍，已退師於申矣。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，謂敝邑旦暮可下，貪功不退，是以乞憐於上國耳。」昭公曰：「楚王前日取我谷邑，近日復歸於我，結好而退，此無貪功之心。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危，寡人爲宋曲意請之。」乃命崔夭爲使，徑至宋地，往見得臣，爲宋求釋。門尹般到秦，亦如華秀老之言。秦穆公亦遣公子縶爲使，如楚軍與得臣討情。齊、秦兩不相照，各自遣使。

門尹般和華秀老俱轉到晉軍回話。文公謂之曰：「寡人已滅曹、衛，其田近宋者，不敢自私。」乃命狐偃同門尹般收取衛田，命胥臣同華秀老收取曹田，把兩國守臣盡行趕逐。崔夭、公子縶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講和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紛紛來訴，說：「宋大夫門尹般、華秀老倚晉之威，將本國田土都割據去了。」得臣大怒，謂齊、秦使者曰：「宋人如此欺負曹、衛，豈像個講和的？不敢奉命。休怪！休怪！」崔夭和公子縶一場沒趣，即時辭回。晉侯聞得臣不準齊、秦二國之請，預遣人於中途邀迎二國使臣，到於營中，盛席款待，訴以「楚將驕悍無禮，即日與晉交戰，望二國出兵相助」。崔夭、公子縶領命去了。

且說得臣誓於衆曰：「不復曹、衛，寧死必不回軍！」楚將宛春獻策曰：「小將有一計，可以不勞兵刃而復曹、衛之封。」得臣問曰：「子有何計？」宛春曰：「晉之逐衛君，執曹伯，皆爲宋也。元帥誠遣一使至晉軍，好言講解，要晉復了曹、衛之君，還其田土，我這裏亦解宋圍，大家罷戰休兵，豈不爲美？」得臣曰：「倘晉不見聽，如何？」宛春曰：「元帥先以解圍之說明告宋人，姑緩其攻。宋人思脫楚禍，如倒懸之望解。若晉侯不允，不惟曹、衛二國怨晉，宋亦怨之。聚三怨以敵一晉，我之勝數多矣。」得臣曰：「誰人敢使晉軍？」宛春曰：「元帥若以見委，春不敢辭。」

得臣乃緩宋國之攻，命宛春爲使，乘單車直造晉軍，謂文公曰：「君之外臣得臣，再拜君侯麾下。楚之有曹、衛，猶晉之有宋也。君若復衛封曹，得臣亦願解圍去宋，彼此修睦，各免生靈塗炭之苦。」言猶未畢，只見狐偃在傍，怒氣勃勃罵道：「子玉好沒道理！你釋了一個未亡之宋，卻要我這裏復兩個已亡之國，你直恁便宜！」先軫急躡狐偃之足，謂宛春曰：「曹、衛罪不至滅亡，寡君亦欲復之。且請暫住後營，容我君臣計議施行。」欒枝引宛春歸於後營。狐偃問於先軫曰：「子載真欲聽宛春之請乎？」軫曰：「宛春之請，不可聽，不可不聽。」偃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軫曰：「宛春此來，蓋子玉奸計，欲居德於己，而歸怨於晉也。不聽，則棄三國，怨在晉矣；聽之，則復三國，德又在楚矣。爲今之計，不如私許曹、衛以離其黨，再拘執宛春以激其怒，得臣性剛而躁，必移兵索戰於我，是宋圍不求解而自解也。倘子玉自與宋通和，則我遂失宋矣。」文公曰：「子載之計甚善。但寡人前受楚君之惠，今拘執其使，恐於報施之理有礙。」欒枝對曰：「楚吞噬小國，凌辱大邦，此皆中原之大恥。君不圖伯則已，如欲圖伯，恥在於君，乃懷區區之小惠乎？」文公曰：「微卿言，寡人不知也。」遂命欒枝押送宛春於五鹿，交付守將郤步揚小心看管。其原來車騎從人，盡行驅回，教他傳語令尹曰：「宛春無禮，已行囚禁，待拿得令尹，一同誅戮。」從人抱頭鼠竄而去。

文公打發宛春事畢，使人告曹共公曰：「寡人豈爲出亡小忿，求過於君？所以不釋然於君者，以君之附楚故也。君若遣一介告絕於楚，以明君之與晉，即當送君還曹耳。」曹共公急於求釋，信以爲然，遂爲書遺得臣雲：

孤懼社稷之隕，死亡不免，不得已即安於晉，不得復事上國。上國若能驅晉以爲孤寧宇，孤敢有二心耶？

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見衛成公，亦以復國許之。成公大喜。寧俞諫曰：「此晉國反間之計，不可信之。」成公不聽，亦致書得臣，大約如曹伯之語。

時得臣方聞宛春被拘之報，咆哮呼跳，大罵：「晉重耳，你是跑不傷餓不死的老賊！當初在我國中，是我刀砧上一塊肉，今才得反國爲君，輒如此欺負人！自古『兩國相爭，不罪來使』，如何將我使臣拿住？吾當親往與他講理。」正在發怒，帳外小卒報道：「曹、衛二國各有書札上達元帥。」得臣想道：「衛侯、曹伯流離之際，有甚書來通我？必是打探得晉國什麼破綻，私來報我，此乃天助我成功也！」啓書看時，如此恁般，卻是從晉絕楚的話頭，氣得心頭一片無明火，直透上三千丈不止，大叫道：「這兩封書，又是老賊逼他寫的！老賊，老賊！今日不是你就是我，定要拼個死活！」分付大小三軍，撤了宋圍，且去尋晉重耳做對。「待我敗了晉軍，怕殘宋走往那裏去！」鬥越椒曰：「吾王曾叮嚀『不可輕戰』，要戰之時，還須稟命而行。況齊、秦二國，曾爲宋求情，恨元帥不從，必然遣兵助晉。我國雖有陳、蔡、鄭、許相幫，恐非齊、秦之敵。必須入朝請添兵益將，方可赴敵。」得臣曰：「就煩大夫一行，以速爲貴。」

越椒奉元帥將令，徑到申邑，來見楚王，奏知請兵交戰之意。楚王怒曰：「寡人戒勿與戰，子玉強要出師，能保必勝乎？」越椒對曰：「得臣有言在前：『如若不勝，甘當軍令。』」楚王終不快意，乃使鬥宜申將西廣之兵而往。楚兵二廣：東廣在左，西廣在右，凡精兵俱在東廣。止分西廣之兵，不過千人，又非精卒，乃是楚王疑其兵敗，不肯多發兵之意。成得臣之子成大心，聚集宗人之兵，約六百人，自請助戰。楚王許之。

鬥宜申同越椒領兵至宋。得臣看見兵少，心中愈怒，大言曰：「便不添兵，難道我勝不得晉？」即日約會四路諸侯之兵，拔寨都起。這一去，正中了先軫的機謀了。髯翁有詩云：

久困睢陽功未收，勃然一怒戰羣侯。

得臣縱有沖天志，怎脫今朝先軫謀。

得臣以西廣戎車，兼成氏本宗之兵，自將中軍。使鬥宜申率申邑之師，同鄭、許二路兵將爲左軍，使鬥勃率息邑之兵，同陳、蔡二路兵將爲右軍。雨驟風馳，直逼晉侯大寨，做三處屯聚。

晉文公集諸將問計，先軫曰：「本謀致楚，欲以挫之。且楚自伐齊圍宋以至於今，其師老矣。必戰楚，毋失敵。」狐偃曰：「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，曾有一言：『他日治兵中原，請避君三舍。』今遂與楚戰，是無信也。主公向不失信於原人，乃失信於楚君乎？必避楚。」諸將皆艴然曰：「以君避臣，辱甚矣！不可，不可！」狐偃曰：「子玉雖剛狠，然楚君之惠不可忘也。吾避楚，非避子玉。」諸將又曰：「倘楚兵追至，奈何？」狐偃曰：「若我退，楚亦退，必不能復圍宋矣。如我退而楚進，則以臣逼君，其曲在彼。避而不得，人有怒心，彼驕我怒，不勝何爲？」文公曰：「子犯之言是也。」傳令三軍俱退。晉軍退三十里，軍吏來稟曰：「已退一舍之地矣。」文公曰：「未也。」又退三十里，文公仍不許駐車。直退到九十里之程，地名城濮，恰是三舍之遠，方教安營息馬。時齊孝公命上卿國懿仲之子國歸父爲大將，崔夭副之；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憗爲大將，白乙丙副之，各率大兵，協同晉師戰楚，俱於城濮下寨。宋圍已解，宋成公亦遣司馬公孫固如晉軍拜謝，就留軍中助戰。

卻說楚軍見晉軍移營退避，各有喜色。鬥勃曰：「晉侯以君避臣，於我亦有榮名矣。不如藉此旋師，雖無功，亦免於罪。」得臣怒曰：「吾已請添兵將，若不一戰，何以覆命？晉軍既退，其氣已怯，宜疾追之！」傳令速進。楚軍行九十里，恰與晉軍相遇。得臣相度地勢，憑山阻澤，據險爲營。晉諸將言於先軫曰：「楚若據險，攻之難拔，宜出兵爭之。」先軫曰：「夫據險以固守也。子玉遠來，志在戰而不在守。雖據險，安所用之？」時文公亦以戰楚爲疑。狐偃奏曰：「今日對壘，勢在必戰。戰而勝，可以伯諸侯；即使不勝，我國外河內山，足以自固。楚其奈我何？」文公意猶未決。是夜就寢，忽得一夢，夢見如先年出亡之時，身在楚國，與楚王手搏爲戲，氣力不加，仰面倒地，楚王伏於身上，擊破其腦，以口啑之。既覺，大懼。時狐偃同宿帳中，文公呼而告之，如此恁般：「夢中鬥楚不勝，彼食吾腦，恐非吉兆。」狐偃稱賀曰：「此大吉之兆也！君必勝矣！」文公曰：「吉在何處？」偃對曰：「君仰面倒地，得天相照。楚王伏於身上，乃伏地請罪也。腦所以柔物，君以腦予楚，柔服之矣，非勝而何？」文公意乃釋然。

天色乍明，軍吏報：「楚國使人來下戰書。」文公啓而觀之，書雲：

請與君之士戲，君憑軾而觀之，得臣與寓目焉。

狐偃曰：「戰，危事也，而曰戲，彼不敬其事矣，能無敗乎？」文公使欒枝答其書雲：

寡人未忘楚君之惠，是以敬退三舍，不敢與大夫對壘。大夫必欲觀兵，敢不惟命！詰朝相見。

楚使者去後，文公使先軫再閱兵車，共七百乘，精兵五萬餘人，齊、秦之衆不在其內。文公登有莘之墟，以望其師，見其少長有序、進退有節，嘆曰：「此郤縠之遺教也。以此應敵，可矣。」使人伐其山木，以備戰具。先軫分撥兵將，使狐毛、狐偃引上軍，同秦國副將白乙丙攻楚左師，與鬥宜申交戰；使欒枝、胥臣引下軍，同齊國副將崔夭，攻楚右師，與鬥勃交戰。各授其策行事，自與郤溱、祁瞞中軍結陣，與成得臣相持。卻教荀林父、士會各率五千人爲左右翼，準備接應。再教國歸父、小子憗各引本國之兵，從間道抄出楚軍背後埋伏，只等楚兵敗北，便殺入據其大寨。時魏犨胸疾已愈，自請爲先鋒。先軫曰：「留老將軍有用處。從有莘南去，地名空桑，與楚連谷地面接壤。老將軍可引一枝兵伏於彼處，截楚敗兵歸路，擒拿楚將。」魏犨欣然去了。趙衰、孫伯糾、羊舌突、茅茷等一班文武，保護晉文公於有莘山上觀戰。再教舟之僑於南河整頓船隻，伺候裝載楚軍輜重，臨期無誤。次日黎明，晉軍列陣於有莘之北，楚軍列陣於南，彼此三軍，各自成列。得臣傳令，教：「左右二軍先進，中軍繼之。」

且說晉下軍大夫欒枝打探楚右師用陳、蔡爲前隊，喜曰：「元帥密謂我曰：『陳、蔡怯戰而易動。』先挫陳、蔡，則右師不攻而自潰矣。」乃使白乙丙出戰。陳轅選、蔡公子印欲在鬥勃前建功，爭先出車。未及交鋒，晉兵忽然退後。二將方欲追趕，只見對陣門旗開處，一聲炮響，胥臣領着一陣大車，衝將出來。駕車之馬，都用虎皮蒙背，敵馬見之，認爲真虎，驚惶跳躑，執轡者拿把不住，牽車回走，反衝動鬥勃後隊。胥臣和白乙丙乘亂掩殺。胥臣斧劈公子印於車下，白乙丙箭射鬥勃中頰。鬥勃帶箭而逃，楚右師大敗，死者枕藉，不計其數。欒枝遣軍卒假扮作陳、蔡軍人，執着彼處旗號，往報楚軍，說：「右師已得勝，速速進兵，共成大功。」得臣憑軾望之，但見晉軍北奔，煙塵蔽天，喜曰：「晉下軍果敗矣！」急催左師併力前進。鬥宜申見對陣大旆高懸，料是主將，抖擻精神，衝殺過來。這裏狐偃迎住，略戰數合，只見陣後大亂。狐偃回轅便走，大旆亦往後退行。宜申只道晉軍已潰，指引鄭、許二將，盡力追逐。忽然鼓聲大震，先軫、郤溱引精兵一枝，從半腰裏橫衝過來，將楚軍截做二段。狐毛、狐偃翻身復戰，兩下夾攻。鄭、許之兵先自驚潰，宜申支架不住，拚死命殺出，遇着齊將崔夭，又殺一陣，盡棄其車馬器械，雜於步卒之中，爬山而遁。原來晉下軍僞作奔北，煙塵蔽天，卻是欒枝砍下有莘山之木，曳於車後，車馳木走，自然刮地塵飛，哄得左軍貪功索戰。狐毛又詐設大旆，教人曳之而走，裝作奔潰之形。狐偃佯敗，誘其驅逐。先軫早已算定，分付祁瞞虛建大將旗，「守定中軍，任他敵軍搦戰，切不可出應。」自引兵從陣後抄出，橫衝過來，恰與二狐夾攻，遂獲全勝。這都是先軫預定下的計策。有詩爲證：

臨機何用陣堂堂，先軫奇謀不可當。

只用虎皮蒙馬計，楚軍左右盡奔亡。

話說楚元帥成得臣雖則恃勇求戰，想着楚王兩番教誡之語，卻也十分持重。傳聞左右二軍，俱已進戰得利，追逐晉兵，遂令中軍擊鼓，使其子小將軍成大心出陣。祁瞞先時也守着先軫之戒，堅守陣門，全不招架。楚軍中又發第二通鼓，成大心手提畫戟，在陣前耀武揚威。祁瞞忍耐不住，使人察之，回報：「是十五歲的孩子。」祁瞞曰：「諒童子有何本事！手到拿來，也算我中軍一功。」喝教：「擂鼓！」戰鼓一鳴，陣門開處，祁瞞舞刀而出，小將軍便迎住交鋒。相鬥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鬥越椒在門旗之下，見小將軍未能取勝，即忙駕車而出，拈弓搭箭，覷得較親，一箭正射中祁瞞的盔纓。祁瞞吃了一驚，欲待退回本陣，恐衝動了大軍，只得繞陣而走。鬥越椒大叫：「此敗將不須追之，可殺入中軍，擒拿先軫！」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

話說楚將鬥越椒與小將軍成大心不去追趕祁瞞，竟撞入中軍。越椒見大將旗迎風蕩揚，一箭射將下來。晉軍不見了帥旗，即時大亂。卻得荀林父、先蔑兩路接應兵到。荀林父接住鬥越椒廝殺，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廝殺。成得臣麾軍大進，攘臂大呼曰：「今日若容晉軍一個生還，誓不回軍！」正在施設，先軫、郤溱兵到，兩下混戰多時。欒枝、胥臣、狐毛、狐偃一齊都到，如銅牆鐵壁，圍裹將來。得臣方知左右二軍已潰，無心戀戰，急急傳令鳴金收軍。怎當得晉兵衆盛，把楚家兵將分做十來處圍住。小將軍成大心一枝畫戟神出鬼沒，率領宗兵六百人，無不一以當百，保護其父得臣，拼命殺出重圍。不見了鬥越椒，復翻身殺入。那鬥越椒乃是子文之從弟，生得狀如熊虎，聲若豺狼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精於射藝，矢無虛發。在晉軍中左衝右突，正尋覓成家父子。恰好成大心遇見，說：「元帥有了，將軍可快行！」兩個遂合做一處，各奮神威，復救出許多楚軍，潰圍而出。

晉文公在有莘山上，觀見晉兵得勝，忙使人教先軫傳諭各軍：「但逐楚兵出了宋、衛之境足矣，不必多事擒殺，以傷兩國之情，負了楚王施惠之意。」先軫遂約住諸軍，不行追趕。祁瞞違令出戰，囚於後車，伺候發落。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避兵三舍未酬恩，又止窮追免楚軍。

兩敵交鋒尚如此，平居負義是何人？

陳、蔡、鄭、許四國損兵折將，各自逃生，回本國去了。單說成得臣同成大心、鬥越椒出了重圍，急投大寨。前哨報：「寨中已豎起齊、秦兩家旗號了。」原來國歸父、小子憗二將殺散楚兵，據了大寨，輜重糧草，盡歸其手。得臣不敢經過，只得倒轉從有莘山後，沿睢水一路而行。鬥宜申、鬥勃各引殘兵來會。行至空桑地面，忽然連珠炮響，一軍當路，旗上寫「大將魏」字。魏犨先在楚國，獨制貘獸，楚人無不服其神勇，今日路當險處，遇此勁敵，那殘兵又都是個傷弓之鳥，誰人不喪膽消魂，早已望風而潰了。鬥越椒大怒，叫小將軍保護元帥，奮起精神，獨力拒戰。鬥宜申、鬥勃也只得勉強相幫。魏犨力戰三將，水泄不通。正在相持，只見北來一人，飛馬而至，大叫：「將軍罷戰，先元帥奉主公之命，放楚將生還本國，以報出亡時款待之德。」魏犨方纔住手，教軍士分開兩下，大喝：「饒你去！」得臣等奔走不迭，回至連谷，點簡殘軍，中軍雖有損折，尚十存六七；其申、息之師，分屬左右二軍者，所存十無一二。哀哉！古人有吊戰場詩云：

勝敗兵家不可常，英雄幾個老沙場？

禽奔獸駭投坑阱，肉顫筋飛飽劍鋩。

鬼火熒熒魂宿草，悲風颯颯骨侵霜。

勸君莫羨封侯事，一將功成萬命亡！

得臣大慟曰：「本圖爲楚國揚萬里之威，不意中晉人詭謀，貪功敗績，罪復何辭？」乃與鬥宜申、鬥勃俱自囚於連谷，使其子大心部領殘軍，去見楚王，自請受誅。時楚成王尚在申城，見成大心至，大怒曰：「汝父有言在前：『不勝甘當軍令。』今又何言？」大心叩頭曰：「臣父自知其罪，便欲自殺，臣實止之；欲使就君之戮，以申國法也。」楚王曰：「楚國之法，兵敗者死。諸將速宜自裁，毋污吾斧鑕！」大心見楚王無憐赦之意，號泣而出，回覆得臣。得臣嘆曰：「縱楚王赦我，我亦何面目見申、息之父老乎？」乃北向再拜，拔佩劍自刎而死。

卻說賈在家，問其父呂臣曰：「聞令尹兵敗，信乎？」呂臣曰：「信。」賈曰：「王何以處之？」呂臣曰：「子玉與諸將請死，王聽之矣。」賈曰：「子玉剛愎而驕，不可獨任；然其人強毅不屈，使得智謀之士以爲之輔，可使立功。今雖兵敗，他日能報晉仇者，必子玉也。父親何不諫而留之？」呂臣曰：「王怒甚，恐言之無益。」賈曰：「父親不記範巫矞似之言乎？」呂臣曰：「汝試言之。」賈曰：「矞似善相人，主上爲公子時，矞似曾言主上與子玉、子西三人，日後皆不得其死。主上切記其言，即位之日，即賜子玉、子西免死牌各一面，欲使矞似之言不驗也。主上怒中偶忘之耳。父親若言及此，主上必留二臣無疑矣。」呂臣即時往見楚王，奏曰：「子玉罪雖當死，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，可以赦之。」楚王愕然曰：「豈非範巫矞似之故耶？微子言，寡人幾忘之矣！」乃使大夫潘尫同成大心乘急傳宣楚王命：「敗將一概免死。」比及到連谷時，得臣先死半日矣。左師將軍鬥宜申懸樑自縊，因身軀重大，懸帛斷絕，恰好免死命至，留下性命。鬥勃原要收殮子玉、子西之屍，方纔自盡，故此亦不曾死。單死了個成得臣，豈非命乎？潛淵居士有詩吊之雲：

楚國昂藏一丈夫，氣吞全晉挾雄圖。

一朝失足身軀喪，始信堅強是死徒。

成大心殯殮父屍，鬥宜申、鬥勃、鬥越椒等，隨潘尫到申城謁楚王，伏地拜謝不殺之恩。楚王知得臣自殺，懊悔不已。還駕郢都，升呂臣爲令尹，貶鬥宜申爲商邑尹，謂之商公；鬥勃出守襄城。楚王轉憐得臣之死，拜其子成大心、成嘉俱爲大夫。令尹子文致政居家，聞得臣兵敗，嘆曰：「不出賈所料！吾之識見，反不如童子，寧不自羞！」嘔血數升，伏牀不起，召其子鬥般囑曰：「吾死在旦夕，惟有一言囑汝：汝叔越椒自初生之日，已有熊虎之狀，豺狼之聲，此滅族之相也。吾此時曾勸汝祖勿育之，汝祖不聽。吾觀呂臣不壽，勃與宜申皆非善終之相，楚國爲政，非汝則越椒。越椒傲狠好殺，若爲政，必有非理之望，鬥氏之祖宗其不祀乎？吾死後，椒若爲政，汝必逃之，無與其禍也。」般再拜受命。子文遂卒。未幾，呂臣亦死。成王追念子文之功，使鬥般嗣爲令尹，越椒爲司馬，賈爲工正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晉文公既敗楚師，移屯於楚大寨。寨中所遺糧草甚廣，各軍資之以食，戲曰：「此楚人館穀我也。」齊、秦等諸將，皆北面稱賀。文公謝不受，面有憂色。諸將曰：「君勝敵而憂，何也？」文公曰：「子玉非甘出人下者，勝不可恃，能勿懼乎？」國歸父、小子憗等辭歸，文公以軍獲之半遺之，二國奏凱而還。宋公孫固亦歸本國，宋公自遣使拜謝齊、秦。不在話下。

先軫囚祁瞞至文公之前，奏其違命辱師之罪。文公曰：「若非上下二軍先勝，楚兵尚可制乎？」命司馬趙衰定其罪，斬祁瞞以徇于軍。號令曰：「今後有違元帥之令者，視此！」軍中益加悚懼。大軍留有莘三日，然後下令班師。行至南河，哨馬稟覆：「河下船隻尚未齊備。」文公使召舟之僑，僑亦不在。原來舟之僑是虢國降將，事晉已久，滿望重用立功，卻差他南河拘集船隻，心中不平。恰好接得家報，其妻在家病重，僑料晉、楚相持，必然日久，未必便能班師，因此暫且回國看視。不想夏四月戊辰，師至城濮，己巳交戰，便大敗楚師，休兵三日，至癸酉大軍遂還，前後不過六日，晉侯便至河下，遂誤了濟河之事。文公大怒，欲令軍士四下搜捕民船。先軫曰：「南河百姓聞吾敗楚，誰不震恐？若使搜捕，必然逃匿。不若出令以厚賞募之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才懸賞軍門，百姓爭艤船應募，頃刻，舟集如蟻，大軍遂渡了黃河。文公謂趙衰曰：「曹、衛之恥已雪矣。惟鄭仇未報，奈何？」趙衰對曰：「君旋師過鄭，不患鄭之不來也。」文公從之。

行不數日，遙見一隊車馬，簇擁着一位貴人，從東而來。前隊欒枝迎住，問：「來者何人？」答曰：「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。聞晉侯伐楚得勝，少安中國，故天子親駕鑾輿，來犒三軍，先令虎來報知。」欒枝即引子虎來見文公。文公問於羣下曰：「今天子下勞寡人，道路之間，如何行禮？」趙衰曰：「此去衡雍不遠，有地曰踐土，其地寬平，連夜建造王宮於此，然後主公引列國諸侯迎駕，以行朝禮，庶不失君臣之義也。」文公遂與王子虎訂期，約以五月之吉，於踐土候周王駕臨。子虎辭去。大軍望衡雍而進，途中又見車馬一隊，有一使臣來迎，乃是鄭大夫子人九。奉鄭伯之命，恐晉兵來討其罪，特遣行成。晉文公怒曰：「鄭聞楚敗而懼，非出本心。寡人俟覲王之後，當親率師徒至於城下。」趙衰進曰：「自我出師以來，逐衛君，執曹伯，敗楚師，兵威已大震矣。又求多於鄭，奈勞師何？君必許之。若鄭堅心來歸，赦之可也！如其復貳，姑休息數月，討之未晚。」文公乃許鄭成。大軍至衡雍下寨，一面使狐毛、狐偃帥本部兵，往踐土築造王宮；一面使欒枝入鄭城，與鄭伯爲盟。鄭伯親至衡雍，致餼謝罪。文公復與歃血訂好。話間，因誇美子玉之英勇。鄭伯曰：「已自殺於連谷矣！」文公嘆息久之。鄭伯既退，文公私謂諸臣曰：「吾今日不喜得鄭，喜楚之失子玉也。子玉死，餘人不足慮，諸卿可高枕而臥矣！」髯翁有詩云：

得臣雖是莽男兒，勝負將來未可知。

盡說楚兵今再敗，可憐連谷有輿尸！

卻說狐毛、狐偃築王宮於踐土，照依明堂之制。怎見得？有《明堂賦》爲證：

赫赫明堂，居國之陽。嵬峨特立，鎮壓殊方。所以施一人之政令，朝萬國之侯王。面室有三，總數惟九。開太廟於正位，處太室於中霤。啓閉乎三十六戶，羅列乎七十二牖。左個右個，爲季孟之交分；上圓下方，法天地之奇偶。及夫諸位散設，三公最崇。當中階而列位，與羣臣而不同。諸侯東階之東，西南而北上；諸伯西階之西，東面而相向；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，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。戎、夷金木之戶外，蠻、狄水火而位配。九採外屏之右以成列，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。朱干玉鏚，森聳以相參；龍旗豹韜，抑揚而相錯。肅肅沉沉，巒崇壑深。煙收而卿士齊列，日出而天顏始臨。戴冕旒以當軒，見八紘之稽顙；負斧扆而南面，知萬國之歸心。

王宮左右，又別建館舍數處，晝夜並工，月餘而畢。傳檄諸侯：「俱要五月朔日，踐土取齊。」是時，宋成公王臣、齊昭公潘，俱系舊好；鄭文公捷，是新附之國，率先來赴。他如魯僖公申，與楚通好，陳穆公款、蔡莊公甲午，與楚連兵，都是楚黨，至是懼罪，亦來赴會。邾、莒小國，自不必說。惟許僖公業，事楚最久，不願從晉。秦穆公任好，雖與晉合，從未與中國會盟，遲疑不至。衛成公鄭，出在襄牛；曹共公襄，見拘五鹿，晉侯曾許以復國，尚未明赦，亦不與會。

單說衛成公聞晉將合諸侯，謂寧俞曰：「徵會不及於衛，晉怒尚未息也。寡人不可留矣！」寧俞對曰：「君徒出奔，誰納君者！不如讓位於叔武，使元咺奉之，以乞盟於踐土，君若爲遜避而出。天如祚衛，武獲與盟，武之有國，猶君有之。況武素孝友，豈忍代立？必當爲復君之計矣。」衛侯心雖不願，到此地位，無可奈何，使孫炎以君命致國於叔武，如寧俞之言。孫炎領命，往楚丘去了。衛侯又問於寧俞曰：「寡人今欲出奔，何國而可？」俞躊躇未答。衛侯又曰：「適楚何如？」俞對曰：「楚雖婚姻，實晉仇也。且前已告絕，不可復往，不如適陳。陳將事晉，又可藉爲通晉之地也。」衛侯曰：「不然。告絕非寡人意，楚必諒之。晉、楚將來，事未可定。使武事晉，而我託於楚，兩途觀望，不亦可乎？」衛侯遂適楚，楚邊人追而詈之，乃改適陳，始服寧俞之先見矣。

孫炎見叔武，致衛侯之命，武曰：「吾之守國，攝也，敢受讓乎？」即同元咺赴會，使孫炎回覆衛侯，言：「見晉之時，必當爲兄乞憐求復也。」元咺曰：「君性多猜忌，吾不遣親子弟相從，何以取信？」乃使其子元角伴孫炎以往，名雖問候，實則留質之意。公子犬私謂元咺曰：「君之不復，亦可知矣。子何不以讓國之事明告國人，擁立夷叔而相之？晉人必喜。子挾晉之重以臨衛，是子與武共衛也。」元咺曰：「叔武不敢無兄，吾敢無君乎？此行且請復吾君矣。」犬語塞而退，恐衛侯一旦復國，元咺泄其言，未免得罪，乃私往陳國，密報衛侯，反說元咺已立叔武爲君，謀會晉以定其位。衛成公惑其言，以問孫炎。孫炎對曰：「臣不知也。元角見在君所，其父有謀，角必與聞，君何不問之？」衛侯復問於元角，角言並無是事。寧俞亦言曰：「咺若不忠於君，肯遣子出侍乎？君勿疑也。」公子犬私見衛侯曰：「咺之設謀拒君，非一日矣。其遣子非忠於君也，將以窺君之動靜而爲之備也。若使乞憐於晉，以求復吾君，必辭會而不敢與；如公然與會，則爲君信矣。君其察之。」衛侯果陰使人往踐土，伺察叔武、元咺之事。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弟友臣忠無間然，何堪犬肆讒言？

從來富貴生猜忌，忠孝常含萬古冤。

卻說周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，駕幸踐土。晉侯率諸侯預於三十里外迎接，駐蹕王宮。襄王御殿，諸侯謁拜稽首。起居禮畢，晉文公獻所獲楚俘於王，披甲之馬凡百乘，步卒千人，器械衣甲十餘車。襄王大悅，親勞之曰：「自伯舅齊侯即世之後，荊楚復強，憑陵中夏，得叔父仗義剪伐，以尊王室，自文、武以下，皆賴叔父之休，豈惟朕躬？」晉侯再拜稽首曰：「臣重耳幸殲楚寇，皆仗天子之靈，臣何功焉？」

次日，襄王設醴酒以享晉侯。使上卿尹武公、內史叔興策命晉侯爲方伯。賜大輅之服，服冕；戎輅之服，服韋弁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；玈弓十，玈矢千；秬鬯一卣；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宣命曰：「俾爾晉侯，得專征伐，以糾王慝。」晉侯遜謝再三，然後敢受。遂以王命佈告於諸侯。襄王覆命王子虎冊晉侯爲盟主，合諸侯修盟會之政。晉侯於王宮之側設下盟壇，諸侯先至王宮行覲禮，然後各趨會所。王子虎監臨其事。晉侯先登，執牛耳，諸侯以次而登。元咺已引叔武謁過晉侯了。是日，叔武攝衛君之位，附於載書之末。子虎讀誓詞曰：「凡茲同盟，皆獎王室，毋相害也。有背盟者，明神殛之，殃及子孫，隕命絕祀！」諸侯齊聲曰：「王命修睦，敢不敬承！」各各歃血爲信。潛淵讀史詩云：

晉國君臣建大猷，取威定伯服諸侯。

揚旌城濮觀俘馘，連袂王宮覲冕旒。

更羨今朝盟踐土，謾誇當日會葵丘。

桓公末路留遺恨，重耳能將此志酬。

盟事既畢，晉侯欲以叔武見襄王，立爲衛君，以代成公。叔武涕泣辭曰：「昔寧母之會，鄭子華以子奸父，齊桓公拒之。今君方繼桓公之業，乃令武以弟奸兄乎？君侯若嘉惠於武，賜之矜憐，乞復臣兄鄭之位。臣兄鄭事君侯，不敢不盡！」元咺亦叩頭哀請，晉侯方纔首肯。

不知衛侯何時復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

話說周襄王二十年，下勞晉文公於踐土，事畢歸周，諸侯亦各辭回本國。衛成公疑犬之言，遣人密地打探，見元咺奉叔武入盟，名列載書，不暇致詳，即時回報衛侯。衛侯大怒曰：「叔武果自立矣！」大罵：「元咺背君之賊，自己貪圖富貴，扶立新君，卻又使兒子來窺吾動靜。吾豈容汝父子乎？」元角方欲置辨，衛侯拔劍一揮，頭已墜地。冤哉！元角從人慌忙逃回，報知其父咺。咺曰：「子之生死，命也！君雖負咺，咺豈可負太叔乎？」司馬瞞謂元咺曰：「君既疑子，子亦當避嫌。何不辭位而去，以明子之心耶？」咺嘆曰：「咺若辭位，誰與太叔共守此國者？夫殺子，私怨也；守國，大事也。以私怨而廢大事，非人臣所以報國之義也。」乃言於叔武，使奉書晉侯，求其覆成公之位。此乃是元咺的好處。這事暫且閣過一邊。

再說晉文公受了冊命而回，虎賁弓矢擺列前後，另是一番氣象。入國之日，一路百姓扶老攜幼，爭睹威儀，簞食壺漿，共迎師旅。嘆聲嘖嘖，都誇「吾主英雄」；喜色欣欣，盡道「晉家興旺」。正是：

捍艱復纘文侯緒，攘楚重修桓伯勳。

十九年前流落客，一朝聲價上青雲。

晉文公臨朝受賀，論功行賞，以狐偃爲首功，先軫次之。諸將請曰：「城濮之役，設奇破楚，皆先軫之功，今反以狐偃爲首，何也？」文公曰：「城濮之役，軫曰：『必戰楚，毋失敵。』偃曰：『必避楚，毋失信。』夫勝敵者，一時之功也；全信者，萬世之利也。奈何以一時之功，而加萬世之利乎？是以先之。」諸將無不悅服。狐偃又奏：「先臣荀息死於奚齊、卓子之難，忠節可嘉。宜錄其後，以勵臣節。」文公准奏，遂召荀息之子荀林父爲大夫。舟之僑正在家中守着妻子，聞晉侯將到，趕至半路相迎。文公命囚之後車。行賞已畢，使司馬趙衰議罪，當誅。舟之僑自陳妻病求寬。文公曰：「事君者不顧其身，況妻子乎？」喝令斬首示衆。文公此番出軍，第一次斬了顛頡，第二次斬了祁瞞，今日第三次又斬了舟之僑。這三個都是有名的宿將，違令必誅，全不輕宥，所以三軍畏服，諸將用命。正所謂：「賞罰不明，百事不成；賞罰若明，四方可行。」此文公所以能伯諸侯也。文公與先軫等商議，欲增軍額，以強其國，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軍，乃假名添作「三行」。以荀林父爲中行大夫，先蔑、屠擊爲左、右行大夫。前後三軍三行，分明是六軍，但避其名而已。以此兵多將廣，天下莫比其強。

一日，文公坐朝，正與狐偃等議曹、衛之事，近臣奏：「衛國有書到。」文公曰：「此必叔武爲兄求寬也。」啓而觀之，書雲：

君侯不泯衛之社稷，許復故君，舉國臣民鹹引領以望高義。惟君侯早圖之。

陳穆公亦有使命至晉，代衛、鄭致悔罪自新之意。文公乃各發回書，聽其復歸故國，諭郤步揚不必領兵邀阻。叔武得晉侯寬釋之信，急發車騎如陳，往迎衛侯。陳穆公亦遣人勸駕。公子犬謂成公曰：「太叔爲君已久，國人歸附，鄰國同盟，此番來迎，不可輕信。」衛侯曰：「寡人亦慮之。」乃遣寧俞先到楚丘，探其實信。寧俞只得奉命而行。至衛，正值叔武在朝中議政。寧俞入朝，望見叔武設座於殿堂之東，西向而坐。一見寧俞，降坐而迎，敘禮甚恭。寧俞佯問曰：「太叔攝位而不御正，何以示觀瞻耶？」叔武曰：「此正位吾兄所御，吾雖側其傍，尚慄慄不自安，敢居正乎？」寧俞曰：「俞今日方見太叔之心矣。」叔武曰：「吾思兄念切，朝暮懸懸，望大夫早勸君兄還朝，以慰我心也。」俞遂與訂期，約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。寧俞出朝，探聽人言，但聞得百官之衆，紛紛議論，言：「故君若復入，未免分別居行二項：行者有功，居者有罪。如何是好？」寧俞曰：「我奉故君來此傳諭爾衆：『不論行、居，有功無罪。』如或不信，當歃血立誓。」衆皆曰：「若能共盟，更有何疑！」俞遂對天設誓曰：「行者衛主，居者守國。若內若外，各宣其力。君臣和協，共保社稷。倘有相欺，明神是殛！」衆皆欣然而散，曰：「寧子不欺吾也。」叔武又遣大夫長牂專守國門，分付：「如有南來人到，不拘早晚，立刻放入。」

卻說寧俞回覆衛侯，言：「叔武真心奉迎，並無反意。」衛侯也自信得過了。怎奈犬讒毀在前，恐臨時不合，反獲欺謗之罪，又說衛侯曰：「太叔與寧大夫定約，焉知不預作準備，以加害於君？君不如先期而往，出其不意，可必入也。」衛侯從其言，即時發駕，犬請爲前驅，除宮備難。衛侯許之。寧俞奏曰：「臣已與國人訂期矣，君若先期而往，國人必疑。」犬大喝曰：「俞不欲吾君速入，是何主意？」寧俞乃不敢復諫，只得奏言：「君駕若即發，臣請先行一程，以曉諭臣民，而安上下之心。」衛侯曰：「卿爲國人言之，寡人不過欲早見臣民一面，並無他故。」寧俞去後，犬曰：「俞之先行，事可疑也。君行不宜遲矣！」衛侯催促御人併力而馳。

再說寧俞先到國門，長牂詢知是衛侯之使，即時放入。寧俞曰：「君即至矣。」長牂曰：「前約辛未，今尚戊辰，何速也？子先入城報信，吾當奉迎。」俞才轉身時，犬前驅已至，言：「衛侯只在後面。」長牂急整車從，迎將上去。犬先入城去了。時叔武方親督輿隸，掃除宮室，就便在庭中沐發。聞寧俞報言：「君至。」且驚且喜，倉卒之間，正欲問先期之故，忽聞前驅車馬之聲，認是衛侯已到，心中喜極，發尚未乾，等不得挽髻，急將一手握髮，疾趨而出，正撞了犬。犬恐留下叔武，恐其兄弟相逢，敘出前因，遠遠望見叔武到來，遂彎弓搭箭，颼的發去，射個正好。叔武被箭中心窩，望後便倒。寧俞急忙上前扶救，已無及矣。哀哉！元咺聞叔武被殺，吃了一驚，大罵：「無道昏君！枉殺無辜，天理豈猶容汝？吾當投訴晉侯，看你坐位可穩？」痛哭了一場。急忙逃奔晉國去了。髯翁有詩云：

堅心守國爲君兄，弓矢無情害有情。

不是衛侯多忌忮，前驅安敢擅加兵？

卻說成公至城下，見長牂來迎，叩其來意。長牂述叔武分付之語，早來早入，晚來晚入。衛侯嘆曰：「吾弟果無他意也！」比及入城，只見寧俞帶淚而來，言：「太叔喜主公之至，不等沐完，握髮出迎，誰知枉被前驅所殺，使臣失信於國人，臣該萬死！」衛侯面有慚色，答曰：「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，卿勿復言。」趨車入朝。百官尚未知覺，一路迎謁，先後不齊。寧俞引衛侯視叔武之屍，兩目睜開如生。衛侯枕其頭於膝上，不覺失聲大哭，以手撫之曰：「夷叔，夷叔！我因爾歸，爾爲我死，哀哉痛哉！」只見屍目閃爍有光，漸漸而瞑。寧俞曰：「不殺前驅，何以謝太叔之靈？」衛侯即命拘之。時犬謀欲逃遁，被寧俞遣人擒至。犬曰：「臣殺太叔，亦爲君也。」衛侯大怒曰：「汝謗毀吾弟，擅殺無辜，今又歸罪於寡人。」命左右將犬斬首號令。分付以君禮厚葬叔武。國人初時聞叔武被殺，議論鬨然，及聞誅犬，葬叔武，羣心始定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衛大夫元咺逃奔晉國，見了晉文公，伏地大哭，訴說衛侯疑忌叔武，故遣前驅射殺之事。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。說得晉文公發惱起來，把幾句好話安慰了元咺，留在館驛。因大集羣臣，問曰：「寡人賴諸卿之力，一戰勝楚。踐土之會，天子下勞，諸侯景從。伯業之盛，竊比齊桓。奈秦人不赴約，許人不會朝；鄭雖受盟，尚懷疑貳之心；衛方復國，擅殺受盟之弟。若不再申約誓，嚴行誅討，諸侯雖合必離，諸卿計將安出？」先軫進曰：「徵會討貳，伯主之職。臣請厲兵秣馬，以待君命。」狐偃曰：「不然。伯主所以行乎諸侯者，莫不挾天子之威。今天子下勞，而君之覲禮未修，我實有缺，何以服人？爲君計，莫若以朝王爲名，號召諸侯，視其不至者，以天子之命臨之。朝王，大禮也。討慢王之罪，大名也。行大禮而舉大名，又大業也。君其圖之。」趙衰曰：「子犯之言甚善。然以臣愚見，恐入朝之舉，未必遂也。」文公曰：「何爲不遂？」趙衰曰：「朝覲之禮不行久矣。以晉之強，五合六聚，以臨京師，所過之地，誰不震驚？臣懼天子之疑君而謝君也。謝而不受，君之威褻矣。莫若致王於溫，率諸侯以見之。君臣無猜，其便一也。諸侯不勞，其便二也。溫有叔帶之新宮，不煩造作，其便三也。」文公曰：「王可致乎？」趙衰曰：「王喜於親晉，而樂於受朝，何爲不可？臣試爲君使於周，而商入朝之事，度天子之計，亦必出此。」

文公大悅，乃命趙衰如周，朝見周襄王，稽首再拜，奏言：「寡君重耳感天王下勞賜命之恩，欲率諸侯至京師，修朝覲之禮，伏乞聖鑑。」襄王嘿然，命趙衰就使館安歇。即召王子虎計議，言：「晉侯擁衆入朝，其心不測，何以辭之？」子虎對曰：「臣請面見晉使而探其意，可辭則辭。」子虎辭了襄王，到館驛見了趙衰，敘起入朝之事。子虎曰：「晉侯倡率諸姬，尊獎天子，舉累朝廢墜之曠典，誠王室之大幸也！但列國鱗集，行李充塞，車徒衆盛，士民目未經見，妄加猜度，訛言易起，或相譏訕，反負晉侯一片忠愛之意，不如已之。」趙衰曰：「寡君思見天子，實出至誠。下臣行日，已傳檄各國，約會於溫邑取齊。若廢而不舉，是以王事爲戲也。下臣不敢覆命。」子虎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趙衰曰：「下臣有策於此，但不敢言耳。」子虎曰：「子餘有何良策？敢不如命！」趙衰曰：「古者，天子有時巡之典，省方觀民。況溫亦畿內故地也。天子若以巡狩爲名，駕臨河陽。寡君因率諸侯以展覲。上不失王室尊嚴之體，下不負寡君忠敬之誠，未知可否？」子虎曰：「子餘之策，誠爲兩便。虎即轉達天子。」子虎入朝，述其語於襄王。襄王大喜，約以冬十月之吉，駕幸河陽。趙衰回覆晉侯。晉文公以朝王之舉，播告諸侯，俱約冬十月朔，於溫地取齊。

至期，齊昭公潘、宋成公王臣、魯僖公申、蔡莊公甲午、秦穆公任好、鄭文公捷，陸續俱到。秦穆公言：「前此踐土之會，因憚路遠後期，是以不果。今番願從諸侯之後。」晉文公稱謝。時陳穆公款新卒，子共公朔新立，畏晉之威，墨衰而至。邾、莒小國，無不畢集。衛侯鄭自知有罪，竟不欲往。寧俞諫曰：「若不往，是益罪也，晉討必至矣。」成公乃行。寧俞與針莊子、士榮三人相從。比至溫邑，文公不許相見，以兵守之。惟許人終於負固，不奉晉命。總計晉、齊、宋、魯、蔡、秦、鄭、陳、邾、莒，共是十國，先於溫地敘會。不一日，周襄王駕到，晉文公率衆諸侯迎至新宮駐蹕。上前起居，再拜稽首。次日五鼓，十路諸侯冠裳佩玉，整整齊齊；舞蹈揚塵，鏘鏘濟濟。方物有貢，各伸地主之儀；就位惟恭，爭睹天顏之喜。這一朝，比踐土更加嚴肅。有詩爲證：

衣冠濟濟集河陽，爭睹雲車降上方。

虎拜朝天鳴素節，龍顏垂地沐恩光。

酆宮勝事空前代，郟鄏虛名慨下堂。

雖則致王非正典，託言巡狩亦何妨？

朝禮既畢，晉文公將衛叔武冤情訴於襄王，遂請王子虎同決其獄。襄王許之。文公邀子虎至於公館，賓主敘坐，使人以王命呼衛侯。衛侯囚服而至。衛大夫元咺亦到。子虎曰：「君臣不便對理，可以代之。」乃停衛侯於廡下。寧俞侍衛侯之側，寸步不離。針莊子代衛侯與元咺對理；士榮攝治獄之官，質正其事。元咺口如懸河，將衛侯自出奔襄牛起首，如何囑付太叔守國，以後如何先殺元角，次殺太叔，備細鋪敘出來。針莊子曰：「此皆犬讒譖之言，以致衛君誤聽，不全由衛君之事。」元咺曰：「犬初與咺言，要擁立太叔，咺若從之，君豈得復入？只爲咺仰體太叔愛兄之心，所以拒犬之請，不意彼反肆離間。衛君若無猜忌太叔之意，犬之譖何由而入？咺遣兒子角往從吾君，正是自明心跡，本是一團美意，乃無辜被殺。就他殺吾子角之心，便是殺太叔之心了。」士榮折之曰：「汝挾殺子之怨，非爲太叔也。」元咺曰：「咺常言：『殺子私怨，守國大事。』咺雖不肖，不敢以私怨而廢大事。當日太叔作書致晉，求復其兄，此書稿出於咺手。若咺挾怨，豈肯如此？只道吾君一時之誤，還指望他悔心之萌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。」士榮又曰：「太叔無篡位之情，吾君亦已諒之。誤遭犬之手，非出君意。」元咺曰：「君既知太叔無篡位之情，從前犬所言，都是虛謬，便當加罪，如何又聽他先期而行？比及入國，又用爲前驅，明明是假手犬，難言不知。」針莊子低首不出一語。士榮又折之曰：「太叔雖受枉殺，然太叔臣也，衛侯君也。古來人臣被君枉殺者，不可勝計。況衛侯已誅犬，又於太叔加禮厚葬，賞罰分明，尚有何罪？」元咺曰：「昔者桀枉殺關龍逢，湯放之；紂枉殺比干，武王伐之。湯與武王併爲桀、紂之臣子，目擊忠良受枉，遂興義旅，誅其君而吊其民。況太叔同氣，又有守國之功，非龍逢、比干之比。衛不過侯封，上制於天王，下制於方伯，又非桀、紂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比，安得雲無罪乎？」士榮語塞，又轉口曰：「衛君固然不是，汝爲其臣，既然忠心爲君，如何君一入國，汝便出奔？不朝不賀，是何道理？」元咺曰：「咺奉太叔守國，實出君命。君且不能容太叔，能容咺乎？咺之逃，非貪生怕死，實欲爲太叔伸不白之冤耳！」晉文公在坐，謂子虎曰：「觀士榮、元咺往復數端，種種皆是元咺的理長。衛鄭乃天子之臣，不敢擅決，可先將衛臣行刑。」喝教左右：「凡相從衛君者，盡加誅戮。」子虎曰：「吾聞寧俞，衛之賢大夫，其調停於兄弟君臣之間，大費苦心，無如衛君不聽何。且此獄與寧俞無干，不可累之。士榮攝爲士師，斷獄不明，合當首坐。針莊子不發一言，自知理曲，可從末減。惟君侯鑑裁！」文公依其言，乃將士榮斬首，針莊子刖足，寧俞姑赦不問。

衛侯上了檻車，文公同子虎帶了衛侯，來見襄王，備陳衛家君臣兩造獄詞：「如此冤情，若不誅衛鄭，天理不容，人心不服。乞命司寇行刑，以彰天罰！」襄王曰：「叔父之斷獄明矣；雖然，不可以訓。朕聞：『《周官》設兩造以訊平民，惟君臣無獄，父子無獄。』若臣與君訟，是無上下也。又加勝焉，爲臣而誅君，爲逆已甚，朕恐其無以彰罰，而適以教逆也。朕亦何私於衛哉？」文公惶恐謝曰：「重耳見不及此。既天王不加誅，當檻送京師，以聽裁決。」文公仍帶衛侯，回至公館，使軍士看守如初。一面打發元咺歸衛，聽其別立賢君，以代衛鄭之位。

元咺至衛，與羣臣計議，詭言：「衛侯已定大辟，今奉王命，選立賢君。」羣臣共舉一人，乃是叔武之弟名適，字子瑕，爲人仁厚。元咺曰：「立此人，正合『兄終弟及』之禮。」乃奉公子適即位，元咺相之，司馬瞞、孫炎、周、冶廑一班文武相助，衛國粗定。

畢竟衛事如何結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三回 智寧俞假鴆復衛 老燭武縋城說秦

話說周襄王受朝已畢，欲返洛陽。衆諸侯送襄王出河陽之境，就命先蔑押送衛侯於京師。時衛成公有微疾，晉文公使隨行醫衍與衛侯同行，假以視疾爲名，實使之鴆殺衛侯，以泄胸中之忿：「若不用心，必死無赦！」又分付先蔑：「作急在意，了事之日，一同醫衍回話。」

襄王行後，衆諸侯未散，晉文公曰：「寡人奉天子之命，得專征伐。今許人一心事楚，不通中國。王駕再臨，諸君趨走不暇，潁陽密邇，置若不聞，怠慢莫甚！願偕諸侯問罪於許。」衆諸侯皆曰：「敬從君命。」時晉侯爲主，齊、宋、魯、蔡、陳、秦、莒、邾八國諸侯，皆率車徒聽命，一齊向潁陽進發。只有鄭文公捷，原是楚王姻黨，懼晉來附，見晉文公處置曹、衛太過，心中有不平之意，思想：「晉侯出亡之時，自家也曾失禮於他。看他親口許復曹、衛，兀自不肯放手。如此懷恨，未必便忘情於鄭也。不如且留楚國一路，做個退步，後來患難之時，也有個倚靠。」上卿叔詹見鄭伯躊躇，似有背晉之意，遂進諫曰：「晉幸辱收鄭矣，君勿貳也。貳且獲罪不赦。」鄭伯不聽，使人揚言國中有疫，託言祈禱，遂辭晉先歸。陰使人通款於楚曰：「晉侯惡許之暱就上國也，驅率諸侯，將問罪焉。寡君畏上國之威，不敢從兵，敢告。」許人聞有諸侯之兵，亦遣人告急於楚。楚成王曰：「吾兵新敗，勿與晉爭。俟其厭兵之後，而求成焉。」遂不救許。諸侯之兵圍了潁陽，水滴不漏。

時曹共公襄尚羈五鹿城中，不見晉侯赦令，欲求能言之人往說晉侯。小臣侯儒請攜重賂以行，曹共公許之。侯儒聞諸侯在許，徑至潁陽，欲求見晉文公。適文公以積勞之故，因染寒疾，夢有衣冠之鬼，向文公求食，叱之而退，病勢愈加，臥不能起，方召太卜郭偃，佔問吉凶。侯儒遂以金帛一車，致於郭偃，告之以情，使借鬼神之事，爲曹求解，須如此恁般進言。郭偃受其賄囑，許爲講解。既見，晉侯示之以夢。布卦得「天澤」之象，陰變爲陽。偃獻繇於文公，其詞曰：

陰極生陽，蟄蟲開張，大赦天下，鐘鼓堂堂。

文公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郭偃對曰：「以卦合之於夢，必有失祀之鬼神，求赦於君也。」文公曰：「寡人於祀事，有舉無廢。且鬼神何罪，而求赦耶？」偃曰：「以臣之愚度之，其曹乎？曹叔振鐸，文之昭也。晉先君唐叔，武之穆也。昔齊桓公爲會，而封邢、衛異姓之國。今君爲會，而滅曹、衛同姓之國。況二國已蒙許復矣，踐土之盟，君復衛而不復曹，同罪異罰，振鐸失祀，其見夢不亦宜乎？君若復曹伯，以安振鐸之靈，布寬仁之令，享鐘鼓之樂，又何疾之足患？」這一席話，說得文公心下豁然，覺病勢頓去其半。即日遣人召曹伯襄於五鹿，使復歸本國爲君，所畀宋國田土，亦吐還之。曹伯襄得釋，如籠鳥得翔於霄漢，檻猿復升於林木，即統本國之兵，趨至潁陽，面謝晉侯復國之恩，遂協助衆諸侯圍許。文公病亦漸愈。許僖公見楚救不至，乃面縛銜璧，向晉軍中乞降，大出金帛犒軍。文公乃與諸侯解圍而去。

秦穆公臨別與晉文公相約：「異日若有軍旅之事，秦兵出，晉必助之；晉兵出，秦亦助之。彼此同心協力，不得坐視。」二君相約已定，各自分路。晉文公在半途，聞鄭國遣使復通款於楚，勃然大怒，便欲移兵伐鄭。趙衰諫曰：「君玉體乍平，未可習勞。且士卒久敝，諸侯皆散，不如且歸，休息一年，而後圖之。」文公乃歸。

話分兩頭。再表周襄王回至京師，羣臣謁見稱賀畢。先蔑稽首，致晉侯之命，乞以衛侯付司寇。時周公閱爲太宰秉政，閱請羈衛侯於館舍，聽其修省。襄王曰：「置大獄太重，舍公館太輕。」乃於民間空房，別立囚室而幽之。襄王本欲保全衛侯，只因晉文公十分忿怨，又有先蔑監押，恐拂其意，故幽之別室，名爲囚禁，實寬之也。寧俞緊隨其君，寢處必偕，一步不離，凡飲食之類，必親嘗過，方纔進用。先蔑催促醫衍數次，奈寧俞防範甚密，無處下手。醫衍沒奈何，只得以實情告於寧俞曰：「晉君之強明，子所知也。有犯必誅，有怨必報。衍之此行，實奉命用鴆，不然，衍且得罪。衍將爲脫死之計，子勿與知可也。」寧俞附耳言曰：「子既剖腹心以教我，敢不曲爲子謀乎？子之君老矣，遠於人謀，而近於鬼謀。近聞曹君獲宥，特以巫史一言。子若薄其鴆以進，而託言鬼神，君必不罪。寡君當有薄獻。」醫衍會意而去。寧俞假以衛侯之命，向衍取藥酒療疾，因密緻寶玉一函。衍告先蔑曰：「衛侯死期至矣！」遂調鴆於甌以進，用毒甚少，雜他藥以亂其色。寧俞請嘗，衍佯不許，強逼衛侯而灌之。才灌下兩三口，衍張目仰看庭中，忽然大叫倒地，口吐鮮血，不省人事，僕甌於地，鴆酒狼籍。寧俞故意大驚小怪，命左右將太醫扶起，半晌方蘇，問其緣故。衍言：「方灌酒時，忽見一神人，身長丈餘，頭大如斛，裝束威嚴，自天而下，直入室中，言：『奉唐叔之命，來救衛侯。』遂用金錘擊落酒甌，使我魂魄俱喪也！」衛侯自言所見與衍相同。寧俞佯怒曰：「汝原來用毒以害吾君，若非神人相救，幾不免矣。我與汝義不俱生！」即奮臂欲與衍鬥，左右爲之勸解。先蔑聞其事，亦飛駕來視，謂寧俞曰：「汝君既獲神祐，後祿未艾，蔑當復於寡君。」衛侯服鴆，又薄又少，以此受毒不深，略略患病，隨即痊安。先蔑與醫衍還晉，將此事回覆文公。文公信以爲然，赦醫衍不誅。史臣有詩云：

鴆酒何名毒衛侯？漫教醫衍碎磁甌。

文公怒氣雖如火，怎脫今朝寧武謀！

卻說魯僖公原與衛世相親睦，聞得醫衍進鴆不死，晉文公不加責罪，乃問於臧孫辰曰：「衛侯尚可復乎？」辰對曰：「可復。」僖公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辰對曰：「凡五刑之用，大者甲兵斧鉞，次者刀鋸鑽笮，最下鞭撲，或陳之原野，或肆之市朝，與百姓共明其罪。今晉侯於衛，不用刑而私鴆焉，又不誅醫衍，是諱殺衛侯之名也。衛侯不死，其能老於周乎？若有諸侯請之，晉必赦衛。衛侯復國，必益親於魯，諸侯誰不誦魯之高義？」僖公大說，使臧孫辰先以白璧十雙獻於周襄王，爲衛求解。襄王曰：「此晉侯之意也。若晉無後言，朕何惡於衛君？」辰對曰：「寡君將使辰哀請於晉，然非天王有命，下臣不敢自往。」襄王受了白璧，明是依允之意。臧孫辰隨到晉國，見了文公，亦以白璧十雙爲獻，曰：「寡君與衛，兄弟也。衛侯得罪君侯，寡君不遑寧處。今聞君已釋曹伯，寡君願以不腆之賦，爲衛君贖罪。」文公曰：「衛侯已在京師，王之罪人，寡人何得自專乎？」臧孫辰曰：「君侯代天子以令諸侯，君侯如釋其罪，雖王命又何殊也？」先蔑進曰：「魯親於衛，君爲魯而釋衛，二國交親，共附於晉，若何不利焉？」文公許之，即命先蔑再同臧孫辰如周，共請於襄王。乃釋衛成公之囚，放之回國。

時元咺已奉公子瑕爲君，修城繕備，出入譏察甚嚴。衛成公恐歸國之日，元咺發兵相拒，密謀於寧俞。俞對曰：「聞周顓、冶廑以擁子瑕之功，求爲卿而不得，中懷怨望，此可結爲內援也。臣有交厚一人，姓孔名達，此人乃宋忠臣孔父之後，胸中廣有經綸。周、冶二人，亦是孔父相識。若使孔達奉君之命，以卿位啖二人，使殺元咺，其餘俱不足懼矣。」衛侯曰：「子爲我密緻之，若事成，卿位固不吝也。」

寧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揚言：「衛侯雖蒙寬釋，無顏回國，將往楚國避難矣。」因取衛侯手書付孔達爲信，教他私結周顓、冶廑二人。如此恁般。顓、廑相與謀曰：「元咺每夜必親自巡城，誠伏兵於城門隱處，突起刺之，因而殺入宮中，並殺子瑕，掃清宮室，以迎衛侯，功無出我二人上者。」兩家各自約會家丁，埋伏停當。黃昏左側，元咺巡至東門，只見周顓、冶廑二人一齊來迎。元咺驚曰：「二位爲何在此？」周顓曰：「外人傳言，故君已入衛境，旦晚至此，大夫不聞乎？」元咺愕然曰：「此信從何來？」冶廑曰：「聞寧大夫有人入城，約在位諸臣往迎，大夫何以處之？」元咺曰：「此亂言，不可信之。況大位已定，豈有復迎故君之理？」周顓曰：「大夫身爲正卿，當洞觀萬里。如此大事，尚然不知，要你則甚！」冶廑便拿住元咺雙手。元咺急待掙扎，周顓手拔佩刀，大喝一聲，劈頭砍來，去了半個天靈蓋。伏兵齊起，左右一時驚逃。周顓、冶廑率領家丁，沿途大呼：「衛侯引齊、魯之兵，見集城外矣！爾百姓各宜安居，勿得擾動！」百姓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。便是爲官在朝的，此時也半疑半信，正不知甚麼緣故，一個個袖手靜坐，以待消息。周顓、冶廑二人殺入宮中，公子適方與其弟子儀在宮中飲酒，聞外面有兵變，子儀拔劍在手，出宮探信。正遇周顓，亦被所殺。尋覓公子適不見。宮中亂了一夜，至天明，方知子適已投井中死矣。周顓、冶廑將衛侯手書榜於朝堂，大集百官，迎接衛成公入城復位。後人論甯武子能委曲以求覆成公，可謂智矣。然使當此之時，能諭之讓國於子瑕，瑕知衛君之歸，未必引兵相拒，或退居臣位，豈不兩全？乃導周顓、冶廑行襲取之事，遂及弒逆，骨肉相殘，雖衛成公之薄，武子不爲無罪也！有詩嘆雲：

前驅一矢正含冤，又迫新君赴井泉。

終始貪殘無諫阻，千秋空說寧俞賢。

衛成公復位之後，擇日祭享太廟。不負前約，封周顓、冶廑並授卿職，使之服卿服，陪祭於廟。是日五鼓，周顓升車先行，將及廟門，忽然目睛反視，大叫：「周顓穿窬小人，蛇豕奸賊！我父子盡忠爲國，汝貪卿位之榮，戕害吾命。我父子含冤九泉，汝盛服陪祀，好不快活，我拿你去見太叔及子瑕，看你有何理說？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！」言畢，九竅流血，僵死車中。冶廑後到，喫一大驚，慌忙脫卸卿服，託言中寒而返。衛成公至太廟，改命寧俞、孔達陪祀，還朝之時，冶廑辭爵表章已至。衛侯知周顓死得希奇，遂不強其受。未逾月，冶廑亦病亡。可憐周、冶二人，止爲貪圖卿位，幹此不義之事，未享一日榮華，徒受千年唾罵，豈不愚哉！衛侯以寧俞有保護功，欲用爲上卿。俞讓於孔達。乃以達爲上卿，寧俞爲亞卿。達爲衛侯畫策，將子瑕之死，悉推在已死周顓、冶廑二人身上，遣使往謝晉侯。晉侯亦付之不問。

時周襄王十二年，晉兵已休息歲餘。文公一日坐朝，謂羣臣曰：「鄭人不禮之仇未報，今又背晉款楚。吾欲合諸侯問罪，何如？」先軫曰：「諸侯屢動矣。今以鄭故，又行徵發，非所以靖中國也。況我軍行無缺，將士用命，何必外求？」文公曰：「秦君臨行有約，必與同事。」先軫對曰：「鄭爲中國咽喉，故齊桓欲伯天下，每爭鄭地。今欲使秦共伐，秦必爭之，不如獨用本國之兵。」文公曰：「鄭鄰於晉而遠於秦，秦何利焉？」乃使人以兵期告秦，約於九月上旬，同集鄭境。文公臨發，以公子蘭從行。蘭乃鄭伯捷之庶弟，向年逃晉，仕爲大夫。及文公即位，蘭周旋左右，忠謹無比，故文公愛近之。此行蓋欲藉爲嚮導也。蘭辭曰：「臣聞：『君子雖在他鄉，不忘父母之國。』君有討於鄭，臣不敢與其事。」文公曰：「卿可謂不背本矣！」乃留公子蘭於東鄙，自此有扶持他爲鄭君之意。

晉師既入鄭境，秦穆公亦引着謀臣百里奚，大將孟明視，副將杞子、逢孫、楊孫等，車二百乘來會。兩下合兵，攻破郊關，直逼曲洧，築長圍而守之。晉兵營於函陵，在鄭城之西；秦兵營於氾南，在鄭城之東。遊兵日夜巡警，樵採俱斷。慌得鄭文公手足無措。大夫叔詹進曰：「秦、晉合兵，其勢甚銳，不可與爭。但得一舌辯之士，往說秦公，使之退兵。秦若退師，晉勢已孤，不足畏矣。」鄭伯曰：「誰可往說秦公者？」

叔詹對曰：「佚之狐可。」鄭伯命佚之狐，狐對曰：「臣不堪也，臣願舉一人以自代。此人乃口懸河漢，舌搖山嶽之士，但其老不見用。主公若加其官爵，使之往說，不患秦公不聽矣。」鄭伯問：「是何人？」狐曰：「考城人也，姓燭名武，年過七十，事鄭國爲圉正，三世不遷官。乞主公加禮而遣之。」

鄭伯遂召燭武入朝，見其鬚眉盡白，傴僂其身，蹣跚其步，左右無不含笑。燭武拜見了鄭伯，奏曰：「主公召老臣何事？」鄭伯曰：「佚之狐言子舌辯過人，欲煩子說退秦師，寡人將與子共國。」燭武再拜辭曰：「臣學疏才拙，當少壯時，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，況今老耄，筋力既竭，語言發喘，安能犯顏進說，動千乘之聽乎？」鄭伯曰：「子事鄭三世，老不見用，孤之過也，今封子爲亞卿，強爲寡人一行。」佚之狐在旁贊言曰：「大丈夫老不遇時，委之於命。今君知先生而用之，先生不可再辭。」燭武乃受命而出。

時二國圍城甚急，燭武知秦東晉西，各不相照。是夜，命壯士以繩索縋下東門，徑奔秦寨。將士把持，不容入見。武從營外放聲大哭，營吏擒來稟見穆公。穆公問：「是誰人？」武曰：「老臣乃鄭之大夫燭武是也。」穆公曰：「所哭何事？」武曰：「哭鄭之將亡耳。」穆公曰：「鄭亡，汝安得在吾寨外號哭？」武曰：「老臣哭鄭，兼亦哭秦。鄭亡不足惜，獨可惜者秦耳！」穆公大怒，叱曰：「吾國有何可惜？言不合理，即當斬首！」武面無懼色。正是：

說時石漢皆開眼，道破泥人也點頭。

紅日朝升能夜出，黃河東逝可西流。

從容而言曰：「秦、晉合兵臨鄭，鄭之亡，不待言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秦，老臣又何敢言？不惟無益，又且有損。君何爲勞師費財，以供他人之役乎？」穆公曰：「汝言無益有損，何說也？」燭武曰：「鄭在晉之東界，秦在晉之西界，東西相距，千里之遙。秦東隔於晉，南隔於周，能越周、晉而有鄭乎？鄭雖亡，尺土皆晉之有，於秦何與？夫秦、晉兩國，比鄰並立，勢不相下。晉益強，則秦益弱矣。爲人兼地以自弱其國，智者計不出此。且晉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許君，既入而旋背之，君所知也。君之施於晉者，累世矣，曾見晉有分毫之報於君乎？晉侯自復國以來，增兵設將，日務兼併爲強。今日拓地於東，既亡鄭矣；異日必思拓地於西，患且及秦。君不聞虞、虢之事乎？假虞君以滅虢，旋反戈而中虞。虞公不智，助晉自滅，可不鑑哉！君之施晉，既不足恃；晉之用秦，又不可測。以君之賢智，而甘墮晉之術中，此臣所謂『無益而有損』，所以痛哭者此也！」穆公靜聽良久，聳然動色，頻頻點首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！」百里奚進曰：「燭武辯士，欲離吾兩國之好，君不可聽之。」燭武曰：「君若肯寬目下之圍，定立盟誓，棄楚降秦。君如有東方之事，行李往來，取結於鄭，猶君外府也。」穆公大悅，遂與燭武歃血爲誓，反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三將，留卒二千人助鄭戍守。早有探騎報入晉營。文公大怒，狐偃在旁，請追擊秦師。

不知文公從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

話說秦穆公私與鄭盟，背晉退兵，晉文公大怒。狐偃進曰：「秦雖去不遠，臣請率偏師追擊之。軍有歸心，必無鬥志，可一戰而勝也。既勝秦，鄭必喪膽，將不攻自下矣。」文公曰：「不可。寡人昔賴其力，以撫有社稷。若非秦君，寡人何能及此？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，寡人猶避之三舍，以報其施，況婚姻乎？且無秦，何患不能圍鄭？」乃分兵一半，營於函陵，攻圍如故。

鄭伯謂燭武曰：「秦兵之退，子之力也。晉兵未退，如之奈何？」燭武對曰：「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，若使人迎公子蘭歸國，以請成於晉，晉必從矣。」鄭伯曰：「此非老大夫，亦不堪使也。」石申父曰：「武勞矣，臣願代一行。」乃攜重寶出城，直叩晉營求見。文公命之入。石申父再拜，將重寶上獻，致鄭伯之命曰：「寡君以密邇荊蠻，不敢顯絕，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宇下也。君侯赫然震怒，寡君知罪矣。不腆世藏，願效贄於左右。寡君有弟蘭，獲侍左右，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。君侯使蘭監鄭之國，當朝夕在庭，其敢有二心！」文公曰：「汝離我於秦，明欺我不能獨下鄭也。今又來求成，莫非緩兵之計，欲俟楚救耶？若欲我退兵，必依我二事方可。」石申父曰：「請君侯命之。」文公曰：「必迎立公子蘭爲世子，且獻謀臣叔詹出來，方表汝誠心也。」

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，入城回覆鄭伯。鄭伯曰：「孤未有子，聞子蘭昔有夢徵，立爲世子，社稷必享之。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，豈可去孤左右？」叔詹對曰：「臣聞：『主憂則臣辱，主辱則臣死。』今晉人索臣，臣不往，兵必不解。是臣避死不忠，而遺君以憂辱也。臣請往。」鄭伯曰：「子往必死，孤不忍也！」叔詹對曰：「君不忍於叔詹，而忍於百姓之危困，社稷之隕墜乎？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，君何愛焉？」鄭伯涕淚而遣之。石申父同侯宣多送叔詹於晉軍，言：「寡君畏君之靈，二事俱不敢違。今使詹聽罪於幕下，惟君侯處裁。且求賜公子蘭爲敝邑之嫡嗣，以終上國之德。」晉侯大悅，即命狐偃召公子蘭於東鄙，命石申父、侯宣多在營中等候。

且說晉侯見了叔詹，大喝：「汝執鄭國之柄，使其君失禮於賓客，一罪也；受盟而復懷二心，二罪也。」命左右速具鼎鑊，將烹之。叔詹面不改色，拱手謂文公曰：「臣願得盡言而死。」文公曰：「汝有何言？」詹對曰：「君侯辱臨敝邑，臣嘗言於君曰：『晉公子賢明，其左右皆卿才，若反國，必伯諸侯。』及溫之盟，臣又勸吾君：『必終事晉，無得罪，罪且不赦。』天降鄭禍，言不見納。今君侯委罪於執政，寡君明其非辜，堅不肯遣，臣引『主辱臣死』之義，自請就誅，以救一城之難。料事能中，智也；盡心謀國，忠也；臨難不避，勇也；殺身救國，仁也。仁、智、忠、勇俱全，有臣如此，在晉國之法，固宜烹矣！」乃據鼎耳而號曰：「自今已往，事君者以詹爲戒！」文公悚然，命赦勿殺，曰：「寡人聊以試子，子真烈士也！」加禮甚厚。

不一日，公子蘭取至，文公告以相召之意，使叔詹同石申父、侯宣多等，即以世子之禮相見，然後跟隨入城。鄭伯立公子蘭爲世子，晉師方退。自是秦、晉有隙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甥舅同兵意不欺，卻因燭武片言移。

爲貪東道蠅頭利，數世兵連那得知？

是年，魏犨醉後，墜車折臂，內傷病復發，嘔血鬥餘死。文公錄其子魏顆嗣爵。未幾，狐毛、狐偃亦相繼而卒。晉文公哭之慟曰：「寡人得脫患難以有今日，多賴舅氏之力，不意棄我而去，使寡人失其右臂矣。哀哉！」胥臣進曰：「主公惜二狐之才，臣舉一人，可爲卿相，惟主公主裁。」文公曰：「卿所舉何人也？」胥臣曰：「臣前奉使，舍於冀野，見一人方秉耒而耨，其妻饋以午餐，雙手捧獻，夫亦斂容接之。夫祭而後食，其妻侍立於旁。良久食畢，夫俟其妻行而後復耨，始終無惰容。夫妻之間相敬如賓，況他人乎？臣聞：『能敬者，必有德。』往問姓名，乃郤芮之子郤缺也。此人若用於晉，不弱於子犯。」文公曰：「其父有大罪，安可用其子乎？」胥臣曰：「以堯、舜爲父，而有丹朱、商均之不肖；以鯀爲父，而有禹之聖。賢不肖之間，父子不相及也。君奈何因已往之惡，而棄有用之才乎？」文公曰：「善。卿爲我召之。」胥臣曰：「臣恐其逃奔他國，爲敵所用，已攜歸在臣家中矣。君以使命往，方是禮賢之道。」文公依其言，使內侍以簪纓袍服，往召郤缺。郤缺再拜稽首，辭曰：「臣乃冀野農夫，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，已荷寬宥，況敢賴寵以玷朝班？」內侍再三傳命勸駕，郤缺乃簪佩入朝。郤缺生得身長九尺，隆準豐頤，聲如洪鐘。文公一見大喜，乃遷胥臣爲下軍元帥，使郤缺佐之。復改「二行」爲二軍，謂之「新上」、「新下」。以趙衰將新上軍，箕鄭佐之；胥臣之子胥嬰將新下軍，先都佐之。舊有三軍，今又添二軍，共是五軍，亞於天子之制，豪傑向用，軍政無闕。楚成王聞之而懼，乃使大夫鬥章請平於晉。晉文公念其舊德，許之通好，使大夫陽處父報聘於楚。不在話下。

周襄王二十四年，鄭文公捷薨。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即位，是爲穆公，果應昔日夢蘭之兆。是冬，晉文公有疾，召趙衰、先軫、狐射姑、陽處父諸臣，入受顧命，使輔世子驩爲君，勿替伯業。復恐諸子不安於國，預遣公子雍出仕於秦，公子樂出仕於陳。雍乃杜祁所生，樂乃辰嬴所生也。又使其幼子黑臀出仕於周，以親王室。文公薨，在位八年，享年六十八歲。史臣有詩讚雲：

道路奔馳十九年，神龍返穴遂乘權。

河陽再覲忠心顯，城濮三軍義問宣。

雪恥酬恩終始快，賞功罰罪政無偏。

雖然廣儉由天授，左右匡扶賴衆賢。

世子驩主喪即位，是爲襄公。襄公奉文公之柩，殯於曲沃。方出絳城，柩中忽作大聲，如牛鳴然，其柩重如泰山，車不能動。羣臣無不大駭。太卜郭偃卜之，獻其繇曰：

有鼠西來，越我垣牆。我有巨梃，一擊三傷。

偃曰：「數日內，必有兵信自西方來，我軍擊之大捷。此先君有靈，以告我也。」羣臣皆下拜。柩中聲頓止，亦不覺重，遂如常而行。先軫曰：「西方者，秦也。」隨使人密往秦國探信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秦將杞子、逢孫、楊孫三人，屯戍於鄭之北門，見晉國送公子蘭歸鄭，立爲世子，忿然曰：「我等爲他戍守以拒晉兵，他又降服晉國，顯得我等無功了。」已將密報知會本國。秦穆公心亦不忿，只礙着晉侯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及公子蘭即位，待杞子等無加禮。杞子遂與逢孫、楊孫商議：「我等屯戍在外，終無了期。不若勸吾主潛師襲鄭，吾等皆可厚獲而歸。」正商議間，又聞晉文公亦薨，舉手加額曰：「此天贊吾成功也！」遂遣心腹人歸秦，言於穆公曰：「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，若遣兵潛來襲鄭，我爲內應，鄭可滅也。晉有大喪，必不能救鄭。況鄭君嗣位方新，守備未修，此機不可失。」秦穆公接此密報，遂與蹇叔及百里奚商議。二臣同聲進諫曰：「秦去鄭千里之遙，非能得其地也，特利其俘獲耳。夫千里勞師，跋涉日久，豈能掩人耳目？若彼聞吾謀而爲之備，勞而無功，中途必有變。夫以兵戍人，還而謀之，非信也；乘人之喪而伐之，非仁也；成則利小，不成則害大，非智也。失此三者，臣不知其可也！」穆公艴然曰：「寡人三置晉君，再平晉亂，威名著於天下。只因晉侯敗楚城濮，遂以伯業讓之。今晉侯即世，天下誰爲秦難者？鄭如困鳥依人，終當飛去。乘此時滅鄭，以易晉河東之地，晉必聽之。何不利之有？」蹇叔又曰：「君何不使人行吊於晉，因而吊鄭，以窺鄭之可攻與否？毋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。」穆公曰：「若待行吊而後出師，往返之間，又幾一載。夫用兵之道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汝老憊何知？」乃陰約來人：「以二月上旬，師至北門，裏應外合，不得有誤。」

於是召孟明視爲大將，西乞術、白乙丙副之，挑選精兵三千餘人，車三百乘，出東門之外。孟明乃百里奚之子，白乙乃蹇叔之子。出師之日，蹇叔與百里奚號哭而送之曰：「哀哉，痛哉！吾見爾之出，而不見爾之入也！」穆公聞之，大怒，使人讓二臣曰：「爾何爲哭吾師？敢沮吾軍心耶？」蹇叔、百里奚並對曰：「臣安敢哭君之師，臣自哭吾子耳。」白乙見父親哀哭，欲辭不行。蹇叔曰：「吾父子食秦重祿，汝死自分內事也。」乃密授以一簡，封識甚固，囑之曰：「汝可依吾簡中之言。」白乙領命而行，心下又惶惑，又悽楚。惟孟明自恃才勇，以爲成功可必，恬不爲意。

大軍既發，蹇叔謝病不朝，遂請致政。穆公強之。蹇叔遂稱病篤，求還銍村。百里奚造其家問病，謂蹇叔曰：「奚非不知見幾之道，所以苟留於此者，尚冀吾子生還一面耳！吾兄何以教我？」蹇叔曰：「秦兵此去必敗。賢弟可密告子桑，備舟楫於河下，萬一得脫，接應西還。切記，切記！」百里奚曰：「賢兄之言，即當奉行。」穆公聞蹇叔決意歸田，贈以黃金二十斤，綵緞百束，羣臣俱送出郊關而返。百里奚握公孫枝之手，告以蹇叔之言，如此恁般：「吾兄不託他人，而托子桑，以將軍忠勇，能分國家之憂也。將軍不可泄漏，當密圖之！」公孫枝曰：「敬如命。」自去準備船隻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孟明見白乙領父密簡，疑有破鄭奇計在內，是夜安營已畢，特來索看。白乙丙啓而觀之，內有字二行曰：「此行鄭不足慮，可慮者晉也。崤山地險，爾宜謹慎，我當收爾骸骨於此。」孟明掩目急走，連聲曰：「咄，咄！晦氣，晦氣！」白乙意亦以爲未必然。三帥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，至明年春正月，從周北門而過。孟明曰：「天子在是，雖不敢以戎事謁見，敢不敬乎？」傳令左右，皆免冑下車。前哨牙將褒蠻子驍勇無比，才過都門，即從平地超越登車，疾如飛鳥，車不停軌。孟明嘆曰：「使人人皆褒蠻子，何事不成！」衆將士譁然曰：「吾等何以不如褒蠻子？」於是爭先攘臂，呼於衆曰：「有不能超乘者，退之殿後！」凡行軍以殿爲怯，軍敗則以殿爲勇。此言殿後者，辱之也。一軍凡三百乘，無不超騰而上者。登車之後，車行迅速，如疾風閃電一般，霎時不見。

時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孫滿往觀秦師，過訖，回覆襄王。王子虎嘆曰：「臣觀秦師驍健如此，誰能敵者？此去鄭必無幸矣！」王孫滿時年甚小，含笑而不言。襄王問曰：「爾童子以爲何如？」滿對曰：「禮，過天子門，必卷甲束兵而趨。今止於免冑，是無禮也。又超乘而上，其輕甚矣。輕則寡謀，無禮則易亂。此行也，秦必有敗衄之辱，不能害人，只自害耳！」

卻說鄭國有一商人，名曰弦高，以販牛爲業。自昔王子頹愛牛，鄭、衛各國商人販牛至周，頗得重利。今日弦高尚襲其業。此人雖則商賈之流，到也有些忠君愛國之心，排患解紛之略，只爲無人薦引，屈於市井之中。今日販了數百肥牛，往周買賣。行近黎陽津，遇一故人，名曰蹇他，乃新從秦國而來。弦高與蹇他相見，問：「秦國近有何事？」他曰：「秦遣三將襲鄭，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不久即至矣。」弦高大驚曰：「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難，不聞則已，若聞而不救，萬一宗社淪亡，我何面目回故鄉也？」遂心生一計，辭別了蹇他，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鄭國，教他速作準備；一面打點犒軍之禮，選下肥牛二十頭隨身，餘牛俱寄頓客舍了。弦高自乘小車，一路迎秦師上去。來至滑國，地名延津，恰好遇見秦兵前哨。弦高攔住前路，高叫：「鄭國有使臣在此，願求一見。」前哨報入中軍，孟明到喫一驚，想道：「鄭國如何便知我兵到來，遣使臣遠遠來接？且看他來意如何。」遂與弦高車前相見。弦高詐傳鄭君之命，謂孟明曰：「寡君聞三位將軍，將行師出於敝邑。不腆之賦，敬使下臣高遠犒從者。敝邑攝乎大國之間，外侮迭至，爲久勞遠戍，恐一旦不戒，或有不測，以得罪於上國，日夜儆備，不敢安寢。惟執事諒之！」孟明曰：「鄭君既犒師，何無國書？」弦高曰：「執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寡君聞從者驅馳甚力，恐俟詞命之修，或失迎犒，遂口授下臣，匍匐請罪，非有他也。」孟明附耳言曰：「寡君之遣視，爲滑故也，豈敢及鄭！」傳令住軍於延津。弦高稱謝而退。

西乞、白乙問孟明：「駐軍延津何意？」孟明曰：「吾師千里遠涉，止以出鄭人之不意，可以得志。今鄭人已知吾出軍之日，其爲備也久矣。攻之則城固而難克，圍之則兵少而無繼。今滑國無備，不若襲滑而破之，得其滷獲，猶可還報吾君，師出不爲無名也。」是夜三更，三帥兵分作三路，併力襲破滑城。滑君奔翟。秦兵大肆擄掠，子女玉帛，爲之一空。史臣論此事，謂秦帥目中已無鄭矣。若非弦高矯命犒師，以杜三帥之謀，則滅國之禍，當在鄭而不在滑也。有詩讚雲：

千里驅兵狠似狼，豈因小滑逞鋒鋩。

弦高不假軍前犒，鄭國安能免滅亡？

滑自被殘破，其君不能復國，秦兵去後，其地遂爲衛國所並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鄭穆公接了商人弦高密報，猶未深信。時當二月上旬，使人往客館窺覘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所爲，則已收束車乘，厲兵秣馬，整頓器械，人人裝束，個個抖擻，只等秦兵到來，這裏準備獻門。使者回報，鄭伯大驚，乃使老大夫燭武先見杞子、逢孫、楊孫，各以束帛爲贐，謂之曰：「吾子淹久於敝邑，敝邑以供給之故，原圃之麋鹿俱竭矣。今聞吾子戒嚴，意者有行色乎？孟明諸將在周、滑之間，盍往從之？」杞子大驚，暗思：「吾謀已泄，師至無功，反將得罪，不惟鄭不可留，秦亦不可歸矣。」乃緩詞以謝燭武，即日引親隨數十人，逃走齊國。逢孫、楊孫亦奔宋國避罪。戍卒無主，屯聚於北門，欲爲亂。鄭穆公使佚之狐多齎行糧，分散衆人，導之還鄉。鄭穆公錄弦高之功，拜爲軍尉。自此鄭國安靖。

卻說晉襄公在曲沃殯宮守喪，聞諜報：「秦國孟明將軍統兵東去，不知何往？」襄公大驚，即使人召羣臣商議。先軫預已探知明白，備知秦君襲鄭之謀，遂來見襄公。

不知先軫如何計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縗敗秦 先元帥免冑殉翟

話說中軍元帥先軫已備知秦國襲鄭之謀，遂求見襄公曰：「秦違蹇叔、百里奚之諫，千里襲人，此卜偃所謂『有鼠西來，越我牆垣』者也。急擊之，不可失！」欒枝進曰：「秦有大惠於先君，未報其德，而伐其師，如先君何？」先軫曰：「此正所以繼先君之志也。先君之喪，同盟方吊恤之不暇，秦不加哀憫，而兵越吾境，以伐我同姓之國，秦之無禮甚矣！先君亦必含恨於九泉，又何德之足報？且兩國有約，彼此同兵。圍鄭之役，揹我而去。秦之交情，亦可知矣。彼不顧信，我豈顧德？」欒枝又曰：「秦未犯吾境，擊之毋乃太過？」先軫曰：「秦之樹吾先君於晉，非好晉也，以自輔也。君之伯諸侯，秦雖面從，心實忌之。今乘喪用兵，明欺我之不能庇鄭也。我兵不出，真不能矣！襲鄭不已，勢將襲晉。諺雲：『一日縱敵，數世貽殃。』若不擊秦，何以自立？」趙衰曰：「秦雖可擊，但吾主苫塊之中，遽興兵革，恐非居喪之禮。」先軫曰：「禮，人子居喪，寢處苫塊，以盡孝也。剪強敵以安社稷，孝孰大焉？諸卿若雲不可，臣請獨往。」胥臣等皆贊成其謀。先軫遂請襄公墨縗治兵。襄公曰：「元帥料秦兵何時當返？從何路行？」先軫屈指算之曰：「臣料秦兵，必不能克鄭。遠行無繼，勢不可久。總計往返之期，四月有餘，初夏必過澠池。澠池乃秦、晉之界，其西有崤山兩座，自東崤至於西崤，相去三十五里，此乃秦歸必由之路。其地樹木叢雜，山谷崚嶒，有數處車不可行，必當解驂下走。若伏兵於此處，出其不意，可使秦之兵將，盡爲俘虜。」襄公曰：「但憑元帥調度。」先軫乃使其子先且居同屠擊引兵五千，伏於崤山之左；使胥臣之子胥嬰同狐鞫居引兵五千，伏於崤山之右，候秦兵到日，左右夾攻。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韓子輿引兵五千，伏於西崤山，預先砍伐樹木，塞其歸路。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萊駒引兵五千，伏於東崤山，只等秦兵盡過，以兵追之。先軫同趙衰、欒枝、胥臣、陽處父、先蔑一班宿將，跟隨晉襄公，離崤山二十里下寨，各分隊伍，準備四下接應。正是：整頓窩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鰲魚。

再說秦兵於春二月中，滅了滑國，擄其輜重，滿載而歸。只爲襲鄭無功，指望以此贖罪。時夏四月初旬，行及澠池，白乙丙言於孟明曰：「此去從澠池而西，正是崤山險峻之路，吾父諄諄叮囑謹慎，主帥不可輕忽。」孟明曰：「吾驅馳千里，尚然不懼，況過了崤山，便是秦境，家鄉密邇，緩急可恃，又何慮哉？」西乞術曰：「主帥雖然虎威，然慎之無失。恐晉有埋伏，卒然而起，何以御之？」孟明曰：「將軍畏晉如此，吾當先行。如有伏兵，吾自當之！」乃遣驍將褒蠻子，打着元帥百里旗號，前往開路。孟明做第二隊，西乞第三隊，白乙第四隊，相離不過一二里之程。

卻說褒蠻子慣使着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畫戟，輪動如飛，自謂天下無敵。驅車過了澠池，望西路進發。行至東崤口，忽然山凹裏鼓聲大震，飛出一隊車馬，車上立着一員大將，當先攔路，問曰：「汝是秦將孟明否？吾等候多時矣。」褒蠻子曰：「來將可通姓名。」那將答曰：「吾乃晉國大將萊駒是也！」蠻子曰：「教汝國欒枝、魏犨來到，還鬥上幾合戲耍。汝乃無名小卒，何敢攔吾歸路？快快閃開，讓我過去。若遲慢時，怕你捱不得我一戟！」萊駒大怒，挺長戈劈胸刺去。蠻子輕輕撥開，就勢一戟刺來。萊駒急閃，那戟來勢太重，就刺在那車衡之上。蠻子將戟一絞，把衡木折做兩段。萊駒見其神勇，不覺讚歎一聲道：「好孟明，名不虛傳！」蠻子呵呵大笑曰：「我乃孟明元帥部下牙將褒蠻子便是！我元帥豈肯與汝鼠輩交鋒耶？汝速速躲避，我元帥隨後兵到，汝無噍類矣！」萊駒嚇得魂不附體，想到：「牙將且如此英雄，不知孟明還是如何？」遂高聲叫曰：「我放汝過去，不可傷害吾軍。」遂將車馬約在一邊，讓褒蠻子前隊過去。蠻子即差軍士傳報主帥孟明，言：「有些小晉軍埋伏，已被吾殺退，可速上前，合兵一處，過了崤山，便沒事了。」孟明得報大喜，遂催趲西乞、白乙兩軍，一同進發。

且說萊駒引兵來見梁弘，盛說褒蠻子之勇。梁弘笑曰：「雖有鯨鮫，已入鐵網，安能施其變化哉？吾等按兵勿動，俟其過盡，從後驅之，可獲全勝。」

再說孟明等三帥進了東崤，約行數里，地名上天梯、墮馬崖、絕命巖、落魂澗、鬼愁窟、斷雲峪，一路都是有名的險處，車馬不能通行。前哨褒蠻子已自去得遠了。孟明曰：「蠻子已去，料無埋伏矣。」分付軍將解了轡索，卸了甲冑，或牽馬而行，或扶車而過，一步兩跌，備極艱難，七斷八續，全無行伍。有人問道：「秦兵當日出行，也從崤山過去的，不知許多艱阻。今番迴轉，如何說得恁般？」這有個緣故，當初秦兵出行之日，乘着一股銳氣，且沒有晉兵攔阻，輕車快馬，緩步徐行，任意經過，不覺其苦。今日往來千里，人馬俱疲睏了；又擄掠得滑國許多子女金帛，行裝重滯；況且遇過晉兵一次，雖然硬過，還怕前面有伏，心下慌速，倍加艱阻，自然之理也。孟明等過了上天梯第一層險隘，正行之間，隱隱聞鼓角之聲，後隊有人報道：「晉兵從後追至矣！」孟明曰：「我既難行，他亦不易。但愁前阻，何怕後追？分付各軍，速速前進便了！」教白乙前行：「我當親自斷後，以御追兵。」又驀過了墮馬崖，將近絕命巖了，衆人發起喊來，報道：「前面有亂木塞路，人馬俱不能通，如何是好？」孟明想：「這亂木從何而來？莫非前面果有埋伏？」乃親自上前來看，但見巖旁有一碑，鐫上五字道：「文王避雨處。」碑旁豎立紅旗一面，旗竿約長三丈有餘，旗上有一「晉」字。旗下都是縱橫亂木。孟明曰：「此乃疑兵之計也。事已至此，便有埋伏，只索上前。」遂傳令教軍士先將旗竿放倒，然後搬開柴木，以便跋涉。誰知這面「晉」字紅旗，乃是伏軍的記號，他伏於巖谷僻處，望見旗倒，便知秦兵已到，一齊發作。秦軍方纔搬運柴木，只聞前面鼓聲如雷，遠遠望見旌旗閃爍，正不知多少軍馬。白乙丙且教安排器械，爲衝突之計。只見山岩高處立着一位將軍，姓狐名射姑，字賈季，大叫道：「汝家先鋒褒蠻子已被縛在此了。來將早早投降，免遭屠戮！」原來褒蠻子恃勇前進，墮於陷坑之中，被晉軍將撓鉤搭起，綁縛上囚車了。白乙丙大驚，使人報知西乞術與主將孟明，商議併力奪路。孟明看這條路徑只有尺許之闊，一邊是危峯峻石，一邊臨着萬丈深溪，便是落魂澗了，雖有千軍萬馬，無處展施。心生一計，傳令：「此非交鋒之地。教大軍一齊退轉東崤寬展處，決一死戰，再作區處。」白乙丙奉了將令，將軍馬退回，一路聞金鼓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才退至墮馬崖，只見東路旌旗連接不斷，卻是大將梁弘同副將萊駒引着五千人馬，從後一步步襲來。秦軍過不得墮馬崖，只得又轉。此時好像螞蟻在熱盤之上，東旋西轉，沒有個定處。孟明教軍士：「從左右兩傍爬山越溪，尋個出路。」只見左邊山頭上金鼓亂鳴，左有一枝軍佔住，叫道：「大將先且居在此，孟明早早投降！」右邊隔溪一聲炮響，山谷俱應，又豎起大將胥嬰的旗號。孟明此時如萬箭攢心，沒擺佈一頭處。軍士每分頭亂竄，爬山越溪，都被晉兵斬獲。孟明大怒，同西乞、白乙二將，仍殺到墮馬崖來。那柴木上都摻有硫黃焰硝引火之物，被韓子輿放起火來，燒得焰騰騰煙漲迷天，紅赫赫火星撒地。後面梁弘軍馬已到，逼得孟明等三帥叫苦不迭。左右前後，都是晉兵佈滿。孟明謂白乙丙曰：「汝父真神算也！今日困於絕地，我死必矣！你二人變服，各自逃生。萬一天幸，有一人得回秦國，奏知吾主，興兵報仇，九泉之下，亦得吐氣！」西乞術、白乙丙哭曰：「吾等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縱使得脫，何面目獨歸故國？」言之未已，手下軍兵看看散盡，委棄車仗器械，連路堆積。孟明等三帥無計可施，聚於巖下，坐以待縛。晉兵四下圍裹將來，如饅頭一般，把秦家兵將做個餡子，一個個束手受擒。殺得血污溪流，屍橫山徑，匹馬隻輪，一些不曾走漏。髯翁有詩云：

千里雄心一旦灰，西崤無復只輪迴。

休誇晉帥多奇計，蹇叔先曾墮淚來。

先且居諸將會集於東崤之下，將三帥及褒蠻子上了囚車。俘獲軍士及車馬，並滑國擄掠來許多子女玉帛，盡數解到晉襄公大營。襄公墨縗受俘，軍中歡呼動地。襄公問了三帥姓名，又問：「褒蠻子何人也？」梁弘曰：「此人雖則牙將，有兼人之勇，萊駒曾失利一陣，若非落於陷坑，亦難制縛。」襄公駭然曰：「既如此驍勇，留之恐有他變。」喚萊駒上前：「汝前日戰輸與他，今日在寡人面前，可斬其頭以泄恨。」萊駒領命，將褒蠻子縛於庭柱，手握大刀，方欲砍去。那蠻子大呼曰：「汝是我手下敗將，安敢犯吾？」這一聲，就如半空中起個霹靂一般，屋宇俱震動。蠻子就呼聲中將兩臂一撐，麻索俱斷。萊駒喫一大驚，不覺手顫，墮刀於地。蠻子便來搶這把大刀。有個小校，名曰狼瞫，從旁觀看，先搶刀在手，將蠻子一刀劈倒，再復一刀，將頭割下，獻於晉侯之前。襄公大喜曰：「萊駒之勇，不及一小校也！」乃黜退萊駒不用，立狼瞫爲車右之職。狼瞫謝恩而出，自謂親受知於君，不往元帥先軫處拜謝。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。

次日，襄公同諸將奏凱而歸，因殯在曲沃，且回曲沃。欲俟還絳之後，將秦帥孟明等三人獻俘於太廟，然後施刑。先以敗秦之功，告於殯宮，遂治窀穸之事。襄公墨縗視葬，以表戰功。母夫人嬴氏因會葬亦在曲沃，已知三帥被擒之信，故意問襄公曰：「聞我兵得勝，孟明等俱被囚執，此社稷之福也。但不知已曾誅戮否？」襄公曰：「尚未。」文嬴曰：「秦、晉世爲婚姻，相與甚歡。孟明等貪功起釁，妄動干戈，使兩國恩變爲怨。吾量秦君必深恨此三人。我國殺之無益，不如縱之還秦，使其君自加誅戮，以釋二國之怨，豈不美哉？」襄公曰：「三帥用事於秦，獲而縱之，恐貽晉患。」文嬴曰：「『兵敗者死』，國有常刑。楚兵一敗，得臣伏誅。豈秦國獨無軍法乎？況當時晉惠公被執於秦，秦君且禮而歸之，秦之有禮於我如此。區區敗將，必欲自我行戮，顯見我國無情也。」襄公初時不肯，聞說到放還惠公之事，悚然動心，即時詔有司釋三帥之囚，縱歸秦國。孟明等得脫囚繫，更不入謝，抱頭竄耳而逃。

先軫方在家用飯，聞晉侯已赦三帥，吐哺入見，怒氣衝衝，問襄公：「秦囚何在？」襄公曰：「母夫人請放歸即刑，寡人已從之矣。」先軫勃然唾襄公之面曰：「咄！孺子不知事如此！武夫千辛萬苦，方獲此囚，乃壞於婦人之片言耶？放虎歸山，異日悔之晚矣！」襄公方纔醒悟，拭面而謝曰：「寡人之過也！」遂問班部中：「誰人敢追秦囚者？」陽處父願往。先軫曰：「將軍用心，若追得，便是第一功也。」陽處父駕起追風馬，輪起斬將刀，出了曲沃西門，來追孟明。史臣有詩讚襄公能容先軫，所以能嗣伯業。詩曰：

婦人輕喪武夫功，先軫當時怒氣衝。

拭面容言無慍意，方知嗣伯屬襄公。

卻說孟明等三人得脫大難，路上相議曰：「我等若得渡河，便是再生。不然，猶恐晉君追悔，如之奈何？」比到河下，並無一個船隻，嘆曰：「天絕我矣！」嘆聲未絕，見一漁翁，蕩着小艇，從西而來，口中唱歌曰：

囚猿離檻兮，困鳥出籠。有人遇我兮，反敗爲功。

孟明異其言，呼曰：「漁翁渡我！」漁翁曰：「我渡秦人，不渡晉人！」孟明曰：「吾等正是秦人，可速渡我！」漁翁曰：「子非崤中失事之人耶？」孟明應曰：「然。」漁翁曰：「吾奉公孫將軍將令，特艤舟在此相候，已非一日矣。此舟小，不任重載，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，將軍可以速往。」說罷，那漁翁反棹而西，飛也似去了。三帥循河而西，未及半里，果有大船數只，泊於河中，離岸有半箭之地，那漁舟已自在彼招呼。孟明和西乞、白乙跣足下船。未及撐開，東岸上早有一位將官乘車而至，乃大將陽處父也。大叫：「秦將且住！」孟明等各各喫驚。須臾之間，陽處父停車河岸，見孟明已在舟中，心生一計，解自家所乘左驂之馬，假託襄公之命，賜與孟明：「寡君恐將軍不給於乘，使處父將此良馬，追贈將軍，聊表相敬之意。伏乞將軍俯納！」陽處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見，收馬拜謝，乘機縛之。那孟明漏網之魚，脫卻金鉤去，回頭再不來，心上也防這一着，如何再肯登岸。乃立於船頭之上，遙望陽處父，稽首拜謝曰：「蒙君不殺之恩，爲惠已多，豈敢復受良馬之賜？此行寡君若不加戮，三年之後，當親至上國，拜君之賜耳。」陽處父再欲開口，只見舟師水手運槳下篙，船已蕩入中流去了。陽處父惘然如有所失，悶悶而回，以孟明之言奏聞於襄公。先軫忿然進曰：「彼雲『三年之後，拜君之賜』者，蓋將伐晉報仇也。不如乘其新敗喪氣之日，先往伐之，以杜其謀。」襄公以爲然，遂商議伐秦之事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秦穆公聞三帥爲晉所獲，又悶又怒，寢食俱廢。過了數日，又聞三帥已釋放還歸，喜形於色。左右皆曰：「孟明等喪師辱國，其罪當誅。昔楚殺得臣以警三軍，君亦當行此法也。」穆公曰：「孤自不聽蹇叔、百里奚之言，以累及三帥，罪在於孤，不在他人。」乃素服迎之於郊，哭而唁之。複用三帥主兵，愈加禮待。百里奚嘆曰：「吾父子復得相會，已出望外矣！」遂告老致政。穆公乃以繇餘、公孫枝爲左右庶長，代蹇叔、百里奚之位。此話且擱過一邊。

再說晉襄公正議伐秦，忽邊吏馳報：「今有翟主白部胡引兵犯界，已逼箕城，望乞發兵防禦。」襄公大驚曰：「晉、翟無隙，如何相犯？」先軫曰：「先君文公出亡在翟，翟君以二隗妻我君臣，一住十二年，禮遇甚厚。及先君返國，翟君又遣人拜賀，送二隗還晉。先君之世，從無一介束帛，以及於翟。翟君念先君之好，隱忍不言。今其子白部胡嗣位，自恃其勇，故乘喪來伐耳。」襄公曰：「先君勤勞王事，未暇報及私恩。今翟君伐我之喪，是我仇也。子載爲寡人創之。」先軫再拜辭曰：「臣忿秦帥之歸，一時怒激，唾君之面，無禮甚矣！臣聞：『兵事尚整，惟禮可以整民。』無禮之人，不堪爲帥，願主公罷臣之職，別擇良將。」襄公曰：「卿爲國發憤，乃忠心所激，寡人豈不諒之？今御翟之舉，非卿不可。卿其勿辭！」先軫不得已領命而出，嘆曰：「我本欲死於秦，誰知卻死於翟也。」聞者亦莫會其意。襄公自回絳都去了。

單說先軫升了中軍帳，點集諸軍，問衆將：「誰肯爲前部先鋒者？」一人昂然而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先軫視之，乃新拜右車將軍狼瞫也。先軫因他不來謁謝，已有不悅之意；今番自請衝鋒，愈加不喜。遂罵曰：「汝新進小卒，偶斬一囚，遂獲重用。今大敵在境，汝全無退讓之意，豈藐我帳下無一良將耶？」狼瞫曰：「小將願爲國家出力，元帥何故見阻？」先軫曰：「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，汝有何謀勇，輒敢掩諸將之上？」叱去不用。以狐鞫居有崤山夾戰之功，用以代之。狼瞫垂首嘆氣，恨恨而出。遇其友人鮮伯於途，問曰：「聞元帥選將禦敵，子安能在此閒行？」狼瞫曰：「我自請衝鋒，本爲國家出力，誰知反觸了先軫那廝之怒。他道我有何謀勇，不該掩諸將之上，已將我罷職不用矣。」鮮伯大怒曰：「先軫妒賢嫉能，我與你共起家丁，刺殺那廝，以出胸中不平之氣，便死也落得爽快。」狼瞫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大丈夫死必有義，死而不義，非勇也。我以勇受知於君，得爲戎右，先軫以爲無勇而黜之。若死於不義，則我今日之被黜，乃黜一不義之人，反使嫉妒者得藉其口矣。子姑待之。」鮮伯嘆曰：「子之高見，吾不及也！」遂與狼瞫同歸。不在話下。後人有詩議先軫黜狼瞫之非。詩曰：

提戈斬將勇如賁，車右超升屬主恩。

效力何辜遭黜逐？從來忠勇有冤吞！

再說先軫用其子先且居爲先鋒，欒盾、郤缺爲左右隊，狐溱、狐鞫居爲合後，發車四百乘，出絳都北門，望箕城進發。兩軍相遇，各安營停當。先軫喚集諸將，授計曰：「箕城有地名曰大谷，谷中寬衍，正乃車戰之地。其旁多樹木，可以伏兵。欒、郤二將，可分兵左右埋伏。待且居與翟交戰，佯敗，引至谷中，伏兵齊起，翟主可擒也。二狐引兵接應，以防翟兵馳救。」諸將如計而行。先軫將大營移後十餘裏安扎。

次早，兩下結陣，翟主白部胡親自索戰。先且居略戰數合，引車而退。白部胡引着百餘騎，奮勇來追，被先且居誘入大谷，左右伏兵俱起。白部胡施逞精神，左一衝，右一突，胡騎百餘看看折盡。晉兵亦多損傷。良久，白部胡殺出重圍，衆莫能御。將至谷口，遇着一員大將，刺斜裏颼的一箭，正中白部胡面門，翻身落馬，軍士上前擒之。射箭者，乃新拜下軍大夫郤缺也。箭透腦後，白部胡登時身死。郤缺認得是翟主，割下首級獻功。時先軫在中營，聞知白部胡被獲，舉首仰天，連聲曰：「晉侯有福！晉侯有福！」遂索紙筆，寫表章一道，置於案上。不通諸將得知，竟與營中心腹數人，乘單車馳入翟陣。

卻說白部胡之弟白暾尚不知其兄之死，正欲引兵上前接應。忽見有單車馳到，認是誘敵之兵，白暾急提刀出迎。先軫橫戈於肩，瞪目大喝一聲，目眥盡裂，血流及面。白暾大驚，倒退數十步，見其無繼，傳令弓箭手圍而射之。先軫奮起神威，往來馳驟，手殺頭目三人，兵士二十餘人，身上並無點傷。原來這些弓箭手懼怕先軫之勇，先自手軟，箭發的沒力了；又且先軫身被重鎧，如何射得入去？先軫見射不能傷，自嘆曰：「吾不殺敵，無以明吾勇。既知吾勇矣，多殺何爲？吾將就死於此。」乃自解其甲以受箭，箭集如蝟，身死而屍不僵仆。白暾欲斷其首，見其怒目揚須，不異生時，心中大懼。有軍士認得的，言：「此乃晉中軍元帥先軫。」白暾乃率衆羅拜，嘆曰：「真神人也！」祝曰：「神許我歸翟供養乎？則僕。」屍僵立如故。乃改祝曰：「神莫非欲還晉國否？我當送回。」祝畢，屍遂僕於車上。

要知如何送回晉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弒父 秦穆公崤谷封屍

話說翟主白部胡被殺，有逃命的敗軍報知其弟白暾。白暾涕泣曰：「俺說『晉有天助，不可伐之』。吾兄不聽，今果遭難也！」卻將先軫屍首，與晉打換部胡之屍，遣人到晉軍打話。

且說郤缺提了白部胡首級，同諸將到中軍獻功，不見了元帥。有守營軍士說道：「元帥乘單車出營去了，但分付緊守寨門，不知何往。」先且居心疑，偶於案上見表章一道，取而觀之，雲：

臣中軍大夫先軫奏言：臣自知無禮於君，君不加誅討，而複用之，幸而戰勝，賞賚將及矣。臣歸而不受賞，是有功而不賞也。若歸而受賞，是無禮而亦可論功也。有功不賞，何以勸功？無禮論功，何以懲罪？功罪紊亂，何以爲國？臣將馳入翟軍，假手翟人，以代君之討。臣子且居有將略，足以代臣。臣軫臨死冒昧。

且居曰：「吾父馳翟師死矣！」放聲大哭，便欲乘車闖入翟軍，查看其父下落。此時郤缺、欒溱、狐鞫居、狐射姑等，畢集營中，死勸方住。衆人商議：「必先使人打聽元帥生死，方可進兵。」忽報：「翟主之弟白暾差人打話。」召而問之，乃是彼此換屍之事。且居知死信真實，又復痛哭了一場。約定：「明日軍前，各抬亡靈，彼此交換。」翟使回覆去後，先且居曰：「戎、狄多詐，來日不可不備。」乃商議令郤缺、欒溱仍舊張兩翼於左右，但有交戰之事，便來夾攻。二狐同守中軍。

次日，兩邊結陣相持，先且居素服登車，獨出陣前，迎接父屍。白暾畏先軫之靈，拔去箭翎，將香水浴淨，自脫錦袍包裹，裝載車上，如生人一般，推出陣前，付先且居收領。晉軍中亦將白部胡首級，交割還翟。翟送還的，是香噴噴一具全屍；晉送去的，只是血淋淋一顆首級。白暾心懷不忿，便叫道：「你晉家好欺負人，如何不把全屍還我？」先且居使人應曰：「若要取全屍，你自去大谷中亂屍內尋認。」白暾大怒，手執開山大斧，指揮翟騎衝殺過來。這裏用車結陣，如牆一般，連衝突數次，皆不能入。引得白暾躑躅咆哮，有氣莫吐。忽然晉軍中鼓聲驟起，陣門開處，一員大將橫戟而出，乃狐射姑也。白暾便與交鋒。戰不多合，左有郤缺，右有欒溱，兩翼軍士圍裹將來。白暾見晉兵衆盛，急忙撥轉馬頭，晉軍從後掩殺。翟兵死者，不計其數。狐射姑認定白暾，緊緊追趕。白暾恐衝動本營，拍馬從刺斜裏跑去。射姑不捨，隨着馬尾趕來。白暾回首一看，帶轉馬頭，問曰：「將軍面善，莫非賈季乎？」射姑答曰：「然也。」白暾曰：「將軍別來無恙？將軍父子俱住吾國十二年，相待不薄，今日留情，異日豈無相見？我乃白部之弟白暾是也。」狐射姑見提起舊話，心中不忍，便答道：「我放汝一條生路，汝速速回軍，無得淹久於此。」言畢回車，至於大營。晉兵已自得勝，便拿不着白暾，衆俱無話。是夜，白暾潛師回翟。白部胡無子，白暾爲之發喪，遂嗣位爲君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晉師凱旋而歸，參見晉襄公，呈上先軫的遺表。襄公憐軫之死，親殮其屍。只見兩目復開，勃勃有生氣。襄公撫其屍曰：「將軍死於國事，英靈不泯，遺表所言，足見忠愛，寡人不敢忘也！」乃即柩前拜先且居爲中軍元帥，以代父職，其目遂瞑。後人於箕城立廟祀之。襄公嘉郤缺殺白部胡之功，仍以冀爲之食邑，謂曰：「爾能蓋父之愆，故還爾父之封也。」又謂胥臣曰：「舉郤缺者，吾子之功。微子，寡人何由任缺？」乃以先茅之縣賞之。諸將見襄公賞當其功，無不悅服。

時許、蔡二國因晉文公之變，復受盟於楚。晉襄公拜陽處父爲大將，帥師伐許，因而侵蔡。楚成王命鬥勃同成大心帥師救之。行及泜水，隔岸望見晉軍，遂逼泜水下寨。晉軍營於泜水之北。兩軍只隔得一層水面，擊柝之聲，彼此相聞。晉軍爲楚師所拒，不能前進。如此相持，約有兩月。看看歲終，晉軍糧食將盡，陽處父意欲退軍，既恐爲楚所乘，又嫌於避楚爲人所笑。乃使人渡泜水，直入楚軍，傳語鬥勃曰：「諺雲：『來者不懼，懼者不來。』將軍若欲與吾戰，吾當退去一舍之地，讓將軍濟水而陣，決一死敵；如將軍不肯濟，將軍可退一舍之地，讓我渡河南岸，以請戰期。若不進不退，勞師費財，何益於事？處父今駕馬於車，以候將軍之命，惟速裁決！」鬥勃忿然曰：「晉欺我不敢渡河耶？」便欲渡河索戰。成大心急止曰：「晉人無信，其言退舍，殆誘我耳。若乘我半濟而擊之，我進退俱無據矣。不如姑退，以讓晉涉。我爲主，晉爲客，不亦可乎？」鬥勃悟曰：「孫伯之言是也。」乃傳令軍中，退三十里下寨，讓晉濟水。使人回覆陽處父。處父使改其詞，宣言於衆，只說：「楚將鬥勃畏晉不敢涉水，已遁去矣。」軍中一時傳遍。處父曰：「楚師已遁，我何濟爲？歲暮天寒，且歸休息，以俟再舉可也。」遂班師還晉。鬥勃退舍二日，不見晉師動靜，使人偵之，已去遠矣，亦下令班師而回。

卻說楚成王之長子，名曰商臣，先時欲立爲太子，問於鬥勃。勃對曰：「楚國之嗣利於少，不利於長，歷世皆然。且商臣之相，蜂目豺聲，其性殘忍，今日愛而立之，異日復惡而黜之，其爲亂必矣。」成王不聽，竟立爲嗣，使潘崇傅之。商臣聞鬥勃不欲立己，心懷怨恨。及鬥勃救蔡，不戰而歸，商臣譖於成王曰：「子上受陽處父之賂，故避之以爲晉名。」成王信其言，遂不許鬥勃相見，使人賜之以劍。鬥勃不能自明，以劍刎喉而死。成大心自詣成王之前，叩頭涕泣，備述退師之故，如此恁般：「並無受賂之事，若以退爲罪，罪宜坐臣。」成王曰：「卿不必引咎，孤亦悔之矣。」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。後又愛其少子職，遂欲廢商臣而立職，誠恐商臣謀亂，思尋其過失而誅之。宮人頗聞其語，傳播於外。商臣猶豫未信，以告於太傅潘崇。崇曰：「吾有一計，可察其說之真假。」商臣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潘崇曰：「王妹羋氏，嫁於江國，近以歸寧來楚，久住宮中，必知其事。江羋性最躁急，太子誠爲設享，故加怠慢，以激其怒，怒中之言，必有泄漏。」商臣從其謀，乃具享以待江羋。羋氏來至東宮，商臣迎拜甚恭，三獻之後，漸漸疏慢，中饋但使庖人供饌，自不起身；又故意與行酒侍兒竊竊私語，羋氏兩次問話，俱失應答。羋氏大怒，拍案而起，罵曰：「役夫不肖如此，宜王之慾殺汝而立職也！」商臣假意謝罪，羋氏不顧，竟上車而去，罵聲猶不絕口。

商臣連夜告於潘崇，因叩以自免之策。潘崇曰：「子能北面而事職乎？」商臣曰：「吾不能以長事少也。」潘崇曰：「若不能屈首事人，盍適他國？」商臣曰：「無因也，只取辱焉。」潘崇曰：「舍此二者，別無策矣！」商臣固請不已，潘崇曰：「有一策甚便捷，但恐汝不忍耳。」商臣曰：「死生之際，有何不忍？」潘崇附耳曰：「除非行大事，乃可轉禍爲福。」商臣曰：「此事吾能之。」

乃部署宮甲，至夜半，託言宮中有變，遂圍王宮。潘崇仗劍，同力士數人入宮，徑造成王之前。左右皆驚散。成王問曰：「卿來何事？」潘崇答曰：「王在位四十七年矣，成功者退，今國人思得新王，請傳位於太子。」成王惶遽答曰：「孤即當讓位，但不知能相活否？」潘崇曰：「一君死，一君立，國豈有二君耶？何王之老而不達也？」成王曰：「孤方命庖人治熊掌，俟其熟而食之，雖死不恨！」潘崇厲聲曰：「熊掌難熟，王欲延時刻以待外救乎？請主自便，勿俟臣動手。」言畢，解束帶投於王前。成王仰天呼曰：「好鬥勃！好鬥勃！孤不聽忠言，自取其禍，復何言哉！」遂以帶自挽其頸，潘崇命左右拽之，須臾氣絕。江羋曰：「殺吾兄者，我也！」亦自縊而死。時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丁未日也。髯翁論此事，謂成王以弟弒兄，其子商臣遂以子弒父，天理報應，昭昭不爽。有詩嘆曰：

楚君昔日弒熊囏，今日商臣報叔冤。

天遣潘崇爲逆傅，癡心猶想食熊蹯。

商臣既弒其父，遂以暴疾訃於諸侯，自立爲王，是爲穆王。加潘崇之爵爲太師，使掌環列之尹，復以爲太子之室賜之。令尹鬥般等皆知成王被弒，無人敢言。商公斗宜申聞成王之變，託言奔喪，因來郢都，與大夫仲歸謀弒穆王。事露，穆王使司馬鬥越椒擒宜申、仲歸殺之。巫者範矞似言：「楚成王與子玉、子西三人，俱不得其死。」至是，其言果驗矣。鬥越椒覬令尹之位，乃說穆王曰：「子揚常向人言：『父子世秉楚政，受先王莫大之恩，愧不能成先王之志。』其意欲扶公子職爲君。子上之來，子揚實召之。今子上伏誅，子揚意不自安，恐有他謀，不可不備。」穆王疑之，乃召鬥般，使殺公子職。鬥般辭以不能。穆王怒曰：「汝欲成先王之志耶？」自舉銅錘擊殺之。公子職欲奔晉，鬥越椒追殺之於郊外。穆王拜成大心爲令尹。未幾，大心亦卒。遂遷鬥越椒爲令尹，賈爲司馬。後穆王復念子文治楚之功，錄鬥克黃爲箴尹。克黃字子儀，乃鬥般之子，子文之孫也。

晉襄公聞楚成王之死，問於趙盾曰：「天其遂厭楚乎？」趙盾對曰：「楚君雖橫，猶可以禮義化誨。商臣不愛其父，況其他乎？臣恐諸侯之禍，方未艾耳！」不幾年，穆王遣兵四出，先滅江，次滅六、滅蓼，又用兵陳、鄭，中原多事，果如趙盾之言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周襄王二十七年春二月，秦孟明視請於穆公，欲興師伐晉，以報崤山之敗。穆公壯其志，許之。孟明遂同西乞、白乙，率車四百乘伐晉。晉襄公慮秦有報怨之舉，每日使人遠探，一得此信，笑曰：「秦之拜賜者至矣！」遂拜先且居爲大將，趙衰爲副，狐鞫居爲車右，迎秦師於境上。大軍將發之際，狼瞫自請以私屬效勞，先且居許之。時孟明等尚未出境，先且居曰：「與其俟秦至而戰，不如伐秦。」遂西行至於彭衙，方與大兵相遇。兩邊各排成陣勢。狼瞫請於先且居曰：「昔先元帥以瞫爲無勇，罷黜不用。今日瞫請自試，非敢求錄功，但以雪前之恥耳！」言畢，遂與其友鮮伯等百餘人，直犯秦陣，所向披靡，殺死秦兵無算。鮮伯爲白乙所殺。先且居登車，望見秦陣已亂，遂驅大軍掩殺前去。孟明等不能當，大敗而走。先且居救出狼瞫，瞫遍體皆傷，嘔血鬥餘，逾日而亡。晉兵凱歌還朝。且居奏於襄公曰：「今日之勝，狼瞫之力，與臣無與也。」襄公命以上大夫之禮，葬狼瞫於西郭，使羣臣皆送其葬。此是襄公激勵人才的好處。史臣有詩誇狼瞫之勇雲：

壯哉狼車右，斬囚如割雞。

被黜不妄怒，輕身犯敵威。

一死表生平，秦師因以摧。

重泉若有知，先軫應低眉。

卻說孟明兵敗回秦，自分必死，誰知穆公一意引咎，全無嗔怪之意，依舊使人郊迎慰勞，任以國政如初。孟明自愧不勝，乃增修國政，盡出家財，以恤陣亡之家。每日操演軍士，勉以忠義，期來年大舉伐晉。是冬，晉襄公覆命先且居，糾合宋大夫公子成、陳大夫轅選、鄭大夫公子歸生，率師伐秦，取江及彭衙二邑而還。戲曰：「吾以報拜賜之役也。」昔郭偃卜繇有「一擊三傷」之語，至是三敗秦師，其言果驗。孟明不請師御晉，秦人皆以爲怯。惟穆公深信之，謂羣臣曰：「孟明必能報晉，但時未至耳！」至明年夏五月，孟明補卒蒐乘，訓練已精，請穆公自往督戰，「若今次不能雪恥，誓不生還！」穆公曰：「寡人凡三見敗於晉矣。若再無功，寡人亦無面目反國也。」乃選車五百乘，擇日興師。凡軍士從行者，皆厚贈其家，三軍踊躍，皆願效死。兵由蒲津關而出。既渡黃河，孟明出令，使盡焚其舟。穆公怪而問曰：「元帥焚舟，何意也？」孟明視奏曰：「兵以氣勝。吾屢挫之後，氣已衰矣。幸而勝，何患不濟？吾之焚舟，示三軍以必死，有進無退，所以作其氣也。」穆公曰：「善。」孟明自爲先鋒，長驅直入，破王官城，取之。

諜報至絳州，晉襄公大集羣臣，商議出兵拒敵。趙衰曰：「秦怒已甚，此番起傾國之兵，將致死於我。且其君親行，不可當也，不如避之。使稍逞其志，可以息兩國之爭。」先且居亦曰：「困獸猶能鬥，況大國乎？秦君恥敗，而三帥俱好勇，其志不勝不已。兵連禍結，未有已時。子餘之言是也。」襄公乃傳諭四境堅守，勿與秦戰。繇餘謂穆公曰：「晉懼我矣，君可乘此兵威，收崤山死士之骨，可以蓋昔之恥。」穆公從之，遂引兵渡黃河上岸，自茅津濟師，屯於東崤，晉兵無一人一騎敢相迎者。穆公命軍士於墮馬崖、絕命巖、落魂澗等處收簡屍骨，用草爲櫬，埋葬于山谷僻坳之處。宰牛殺馬，大陳祭享。穆公素服，親自瀝酒，放聲大哭。孟明諸將伏地不能起，哀動三軍，無不墮淚。髯仙有詩云：

曾嗔二老哭吾師，今日如何自哭之？

莫道封屍豪舉事，崤山雖險本無屍。

江及彭衙二邑百姓，聞穆公伐晉得勝，鬨然相聚，逐去晉之守將，還復歸秦。秦穆公奏凱班師，以孟明爲亞卿，與二相同秉國政。西乞、白乙俱加封賞。改蒲津關爲大慶關，以志軍功。

卻說西戎主赤班，初時見秦兵屢敗，欺秦之弱，欲倡率諸戎叛秦。及伐晉回來，穆公遂欲移師伐戎。繇餘請傳檄戎中，徵其朝貢，若其不至，然後攻之。赤班打聽孟明得勝，正懷憂懼，一見檄文，遂率西方二十餘國，納地請朝，尊穆公爲西戎伯主。史臣論秦事，以爲「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」，穆公信孟明之賢，能始終任用，所以卒成伯業。

是時秦之威名，直達京師。周襄王謂尹武公曰：「秦、晉匹也，其先世皆有功於王室。昔重耳主盟中夏，朕冊命爲侯伯。今秦伯任好，強盛不亞於晉，朕亦欲冊之如晉。卿以爲何如？」尹武公曰：「秦自伯西戎，未若晉之能勤王也。今晉、秦方惡，而晉侯驩能繼父業，若冊命秦，則失晉歡矣。不若遣使頒賜以賀秦，則秦知感而晉亦無怨。」襄王從之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

話說秦穆公並國二十，遂伯西戎。周襄王命尹武公賜金鼓以賀之。秦伯自稱年老，不便入朝，使公孫枝如周謝恩。是年，繇餘病卒。穆公心加痛惜，遂以孟明爲右庶長。公孫枝自周還，知穆公意向孟明，亦告老致政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秦穆公有幼女，生時適有人獻璞，琢之，得碧色美玉。女週歲，宮中陳晬盤，女獨取此玉弄之不捨，因名弄玉。稍長，姿容絕世，且又聰明無比，善於吹笙，不由樂師，自成音調。穆公命巧匠剖此碧玉爲笙。女吹之，聲如鳳鳴。穆公鍾愛其女，築重樓以居之，名曰鳳樓。樓前有高臺，亦名鳳台。弄玉年十五，穆公欲爲之求佳婿。弄玉自誓曰：「必得善笙人，能與我唱和者，方是我夫。他非所願也。」穆公使人遍訪，不得其人。忽一日，弄玉於樓上捲簾閒看，見天淨雲空，月明如鏡，呼侍兒焚香一炷，取碧玉笙，臨窗吹之。聲音清越，響入天際。微風拂拂，忽若有和之者，其聲若遠若近。弄玉心異之，乃停吹而聽，其聲亦止，餘音猶嫋嫋不斷。弄玉臨風惘然，如有所失，徙倚夜半，月昃香消，乃將玉笙置於牀頭，勉強就寢。夢見西南方天門洞開，五色霞光，照耀如晝。一美丈夫羽冠鶴氅，騎綵鳳自天而下，立於鳳台之上，謂弄玉曰：「我乃太華山之主也。上帝命我與爾結爲婚姻，當以中秋日相見，宿緣應爾！」乃於腰間解赤玉簫，倚欄吹之，其綵鳳亦舒翼鳴舞，鳳聲與簫聲，唱和如一，宮商協調，喤喤盈耳。弄玉神思俱迷，不覺問曰：「此何曲也？」美丈夫對曰：「此《華山吟》第一弄也。」弄玉又問曰：「曲可學乎？」美丈夫對曰：「既成姻契，何難相授？」言畢，直前執弄玉之手。弄玉猛然驚覺，夢中景象，宛然在目。

及旦，自言於穆公。乃使孟明以夢中形象，於太華山訪之。有野夫指曰：「山上明星巖有一異人，自七月十五日至此，結廬獨居，每日下山沽酒自酌。至晚，必吹簫一曲，簫聲四徹，聞者忘臥，不知其何處人也。」孟明登太華山，至明星巖下，果見一人，羽冠鶴氅，玉貌丹脣，飄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。孟明知是異人，上前揖之，問其姓名。對曰：「某蕭姓，史名。足下何人？來此何事？」孟明曰：「某乃本國右庶長百里視是也。吾主爲愛女擇婿，女善吹笙，必求其匹。聞足下精於音樂，吾主渴欲一見，命某奉迎。」蕭史曰：「某粗解宮商，別無他長，不敢辱命。」孟明曰：「同見吾主，自有分曉。」乃與共載而回。

孟明先見穆公，奏知其事，然後引蕭史入謁。穆公坐於鳳台之上，蕭史拜見曰：「臣山野匹夫，不知禮法，伏祈矜宥。」穆公視蕭史形容瀟灑，有離塵絕俗之韻，心中先有三分歡喜，乃賜坐於旁，問曰：「聞子善簫，必善笙乎？」蕭史曰：「臣止能簫，不能笙也。」穆公曰：「本欲覓吹笙之侶，今簫與笙不同器，非吾女匹也。」顧孟明使引退。弄玉遣侍者傳語穆公曰：「簫與笙一類也。客既善簫，何不一試其長！奈何令懷技而去乎？」穆公以爲然，乃命蕭史奏之。蕭史取出赤玉簫一枝，玉色溫潤，赤光照耀人目，誠希世之珍也。才品一曲，清風習習而來；奏第二曲，彩雲四合；奏至第三曲，見白鶴成對，翔舞於空中，孔雀數雙，棲集於林際，百鳥和鳴，經時方散。穆公大悅。時弄玉於簾內窺見其異，亦喜曰：「此真吾夫矣！」穆公復問蕭史曰：「子知笙簫何爲而作？始於何時？」蕭史對曰：「笙者，生也，女媧氏所作，義取發生，律應太簇。簫者，肅也，伏羲氏所作，義取肅清，律應仲呂。」穆公曰：「試詳言之。」蕭史對曰：「臣執藝在簫，請言簫。昔伏羲氏編竹爲簫，其形參差，以象鳳翼；其聲和美，以象鳳鳴。大者謂之『雅簫』，編二十三管，長尺有四寸；小者謂之『頌簫』，編十六管，長尺有二寸。總謂之簫管。其無底者，謂之『洞簫』。其後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，製爲笛，橫七孔，吹之，亦象鳳聲，其形甚簡。後人厭簫管之繁，專用一管而豎吹之。又以長者名簫，短者名管。今之簫，非古之簫矣。」穆公曰：「卿吹簫，何以能致珍禽也？」史又對曰：「簫制雖減，其聲不變，作者以象鳳鳴，鳳乃百鳥之王，故皆聞鳳聲而翔集也。昔舜作《簫韶》之樂，鳳凰應聲而來儀。鳳且可致，況他鳥乎？」蕭史應對如流，音聲洪亮。穆公愈悅，謂史曰：「寡人有愛女弄玉，頗通音律，不欲歸之盲婿，願以室吾子。」蕭史斂容再拜，辭曰：「史本山僻野人，安敢當王侯之貴乎？」穆公曰：「小女有誓願在前，欲擇善笙者爲偶。今吾子之簫，能通天地，格萬物，更勝於笙多矣。況吾女復有夢徵，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，此天緣也，卿不可辭。」蕭史乃拜謝。穆公命太史擇日婚配。太史奏：「今夕中秋上吉，月圓於上，人圓於下。」乃使左右具湯沐，引蕭史潔體，賜新衣冠更換，送至鳳樓，與弄玉成親。夫妻和順，自不必說。

次早，穆公拜蕭史爲中大夫。蕭史雖列朝班，不與國政，日居鳳樓之中，不食火食，時或飲酒數杯耳。弄玉學其導氣之方，亦漸能絕粒。蕭史教弄玉吹簫，爲《來鳳》之曲。約居半載，忽然一夜，夫婦於月下吹簫，遂有紫鳳集於臺之左，赤龍盤於臺之右。蕭史曰：「吾本上界仙人，上帝以人間史籍散亂，命吾整理。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，降生於周之蕭氏，爲蕭三郎。至宣王末年，史官失職，吾乃連綴本末，備典籍之遺漏。周人以吾有功於史，遂稱吾爲蕭史。今歷一百十餘年矣。上帝命我爲華山之主，與子有夙緣，故以簫聲作合，然不應久住人間。今龍鳳來迎，可以去矣。」弄玉欲辭其父，蕭史不可，曰：「既爲神仙，當脫然無思，豈容於眷屬生繫戀耶？」於是蕭史乘赤龍，弄玉乘紫鳳，自鳳台翔雲而去。今人稱佳婿爲「乘龍」，正謂此也。是夜，有人於太華山聞鳳鳴焉。次早，宮侍報知穆公。穆公惘然，徐嘆曰：「神仙之事，果有之也！倘此時有龍鳳迎寡人，寡人視棄山河，如棄敝屣耳！」命人於太華蹤跡之，杳然無所見聞。遂立祠於明星巖，歲時以酒果祀之，至今稱爲蕭女祠，祠中時聞鳳鳴也。六朝鮑照有《蕭史曲》雲：

蕭史愛少年，嬴女戀童顏。

火粒原排棄，霞霧好登攀。

龍飛逸天路，鳳起出秦關。

身去長不返，簫聲時往還。

又江總亦有一詩云：

弄玉秦家女，蕭史仙處童。

來時兔月滿，去後鳳樓空。

密笑開還斂，浮聲咽更通。

相期紅粉色，飛向紫煙中。

穆公自是厭言兵革，遂超然有世外之想。以國政專任孟明，日修清淨無爲之業。未幾，公孫枝亦卒。孟明薦子車氏之三子：奄息、仲行、針虎，並有賢德，國中稱爲「三良」。穆公皆拜爲大夫，恩禮甚厚。又三年，爲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，穆公坐於鳳台觀月，想念其女弄玉，不知何往，更無會期，驀然睡去。夢見蕭史與弄玉控一鳳來迎，同遊廣寒之宮，清冷徹骨。既醒，遂得寒疾，不數日薨，人以爲仙去矣。在位三十九年，年六十九歲。穆公初娶晉獻公女，生太子，至是即位，是爲康公。葬穆公於雍。用西戎之俗，以生人殉葬，凡用一百七十七人。子車氏之三子亦與其數。國人哀之，爲賦《黃鳥》之詩。詩見《毛詩·國風》。後人論穆公用「三良」殉葬，以爲死而棄賢，失貽謀之道。惟宋蘇東坡學士有題秦穆公墓詩，出人意表。詩云：

橐泉在城東，墓在城中無百步，乃知昔未有此城，秦人以此識公墓。昔公生不誅孟明，豈有死之日，而忍用其良？乃知三子殉公意，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。古人感一飯，尚能殺其身。今人不復見此等，乃以所見疑古人。古人不可望，今人益何傷！

話分兩頭。卻說晉襄公六年，立其子夷皋爲世子，使庶弟公子樂出仕於陳。是年，趙衰、欒枝、先且居、胥臣先後皆卒，連喪四卿，位署俱虛。明年，乃大蒐車徒於夷，舍二軍，仍復三軍之舊。襄公欲使士縠、梁益耳將中軍，使箕鄭父、先都將上軍。先且居之子先克進曰：「狐、趙有大功於晉，其子不可廢也。且士縠位司空，與梁益耳俱未有戰功，驟爲大將，恐人心不服。」襄公從之。乃以狐射姑爲中軍元帥，趙盾佐之；以箕鄭父爲上軍元帥，荀林父佐之；以先蔑爲下軍元帥，先都佐之。狐射姑登壇號令，指揮如意，旁若無人。其部下軍司馬臾駢諫曰：「駢聞之：『帥克在和。』今三軍之帥，非夙將，即世臣也。元帥宜虛心諮訪，常存謙退。夫剛而自矜，子玉所以敗於晉也，不可不戒！」射姑大怒，喝曰：「吾發令之始，匹夫何敢亂言，以慢軍士！」叱左右鞭之一百。衆人俱有不服之意。

再說士縠、梁益耳聞先克阻其進用，心中大恨。先都不得上軍元帥之職，亦深恨之。時太傅陽處父聘於衛，不與其事。及處父歸國，聞射姑爲元帥，乃密奏於襄公曰：「射姑剛而好上，不得民心，此非大將之才也。臣曾佐子餘之軍，與其子盾相善，極知盾賢而且能。夫尊賢使能，國之令典。君如擇帥，無如盾者。」襄公用其言，乃使陽處父改蒐於董。狐射姑未知易帥之事，欣然長中軍之班，襄公呼其字曰：「賈季，向也寡人使盾佐吾子，今吾子佐盾矣。」射姑不敢言，唯唯而退。襄公乃拜趙盾爲中軍元帥，而使狐射姑佐之。其上軍、下軍如故。趙盾自此當國，大修政令，國人悅服。有人謂陽處父曰：「子盡言無隱，忠則忠矣，獨不虞取怨於人乎？」處父曰：「苟利國家，何敢避私怨也？」次日，狐射姑獨見襄公，問曰：「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勞，不以臣爲不肖，使司戎政，忽然更易，臣未知罪。意者以先臣偃之勳，不如衰乎？抑別有所謂耶？」襄公曰：「無他也。陽處父謂寡人，言吾子不得民心，難爲大將，是以易之。」射姑默然而退。

是年秋八月，晉襄公病，將死，召太傅陽處父、上卿趙盾及諸臣，在榻前囑曰：「寡人承父業，破狄伐秦，未嘗挫銳氣於外國。今不幸命之不長，將與諸卿長別。太子夷皋年幼，卿等宜盡心輔佐，和好鄰國，不失盟主之業可也。」羣臣再拜受命。襄公遂薨。次日，羣臣欲奉太子即位。趙盾曰：「國家多難，秦、狄爲仇，不可以立幼主。今杜祁之子公子雍，見仕於秦，好善而長，可迎之以嗣大位。」羣臣莫對。狐射姑曰：「不如立公子樂。其母，君之嬖也。樂仕於陳，而陳素睦於晉，非若秦之爲怨，迎之，則朝發而夕至矣。」趙盾曰：「不然。陳小而遠，秦大而近。迎君於陳不加睦，而迎君於秦，可以釋怨而樹援，必公子雍乃可。」衆議方息。乃使先蔑爲正使，士會副之，如秦報喪，因迎公子雍爲君。將行，荀林父止之曰：「夫人、太子皆在，而欲迎君於他國，恐事之不成，將有他變。子何不託疾以辭之？」先蔑曰：「政在趙氏，何變之有？」林父謂人曰：「『同官爲僚。』吾與士伯爲同僚，其敢不盡吾心。彼不聽吾言，恐有去日，無來日矣。」不說先蔑往秦。且說狐射姑見趙盾不從其言，怒曰：「狐、趙等也。今有趙，而無狐耶？」亦陰使人召公子樂於陳，將爲爭立之計。早有人報知趙盾。盾使其客公孫杵臼率家丁百人，伏於中路，候公子樂行過，要而殺之。狐射姑益怒曰：「使趙孟有權者，陽處父也。處父族微無援，今出宿郊外，主諸國會葬之事，刺之易耳。盾殺公子樂，我殺處父，不亦可乎？」乃與其弟狐鞫居謀。鞫居曰：「此事吾力能任之。」與家人詐爲盜，夜半逾牆而入。處父尚秉燭觀書，鞫居直前擊之，中肩。處父驚而走。鞫居逐殺之，取其首以歸。陽處父之從人有認得鞫居者，走報趙盾。盾佯爲不信，叱曰：「陽太傅爲盜所害，安敢誣人？」令人收殮其屍。此九月中事。

至冬十月，葬襄公於曲沃。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皋送葬，謂趙盾曰：「先君何罪？其適嗣亦何罪？乃舍此一塊肉，而外求君於他國耶？」趙盾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非盾一人之私也。」葬畢，奉主入廟。趙宣子即廟中謂諸大夫曰：「先君惟能用刑賞，以伯諸侯。今君柩在殯，而狐鞫居擅殺太傅，爲諸臣者，誰不自危？此不可不討也！」乃執鞫居付司寇，數其罪而斬之。即於其家搜出陽處父之首，以線縫於頸而葬之。狐射姑懼趙盾已知其謀，乃夜乘小車出奔翟國，投翟王白暾去訖。

時翟國有長人曰僑如，身長一丈五尺，謂之長翟。力舉千鈞，銅頭鐵額，瓦礫不能傷害。白暾用之爲將，使之侵魯。文公使叔孫得臣帥師拒之。時值冬月，凍霧漫天，大夫富父終甥知將雨雪，進計曰：「長翟驍勇異常，但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」乃於要道深掘陷坑數處，將草蓐掩蓋，上用浮土。是夜，果降大雪，鋪平地面，不辨虛實。富父終甥引一枝軍去劫僑如之寨。僑如出戰，終甥詐敗，僑如奮勇追殺。終甥留下暗號，認得路徑，沿坑而走。僑如隨後趕來，遂墜於深坑之中。得臣伏兵悉起，殺散翟兵。終甥以戈刺僑如之喉而殺之，取其屍載以大車，見者都駭，以爲防風氏之骨，不是過也。得臣適生長子，遂名曰叔孫僑如，以志軍功。自此魯與齊、衛合兵伐翟，白暾走死，遂滅其國。

狐射姑轉入赤狄潞國，依潞大夫酆舒。趙盾曰：「賈季，吾先人同時出亡者，左右先君，功勞不淺。吾誅鞫居，正以安賈季也。彼懼罪而亡，何忍使孤身棲止於翟境乎？」乃使臾駢送其妻子往潞。臾駢喚集家丁，將欲起行。衆家丁稟曰：「昔蒐夷之日，主人盡忠於狐帥，反被其辱，此仇不可不報。今元帥使主人押送其妻孥，此天賜我也。當盡殺之，以雪其恨。」臾駢連聲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元帥以送孥見委，寵我也。元帥送之，而我殺之，元帥不怒我乎？乘人之危，非仁也；取人之怒，非智也。」乃迎其妻、子登車，將家財細細登籍，親送出境，毫無遺失。射姑聞之，嘆曰：「吾有賢人而不知，吾之出奔宜也。」趙盾自此重臾駢之人品，有重用之意。

再說先蔑同士會如秦，迎公子雍爲君。秦康公喜曰：「吾先君兩定晉君，當寡人之身，復立公子雍，是晉君世世自秦出也。」乃使白乙丙率車四百乘，送公子雍於晉。

卻說襄夫人穆嬴自送葬歸朝之後，每日侵晨，必抱太子夷皋於懷，至朝堂大哭，謂諸大夫曰：「此先君嫡子也，奈何棄之？」既散朝，則命車適於趙氏，向趙盾頓首曰：「先君臨終，以此子囑卿，盡心輔佐。君雖棄世，言猶在耳。若立他人，將置此子於何地耶？不立吾兒，吾子母有死而已！」言畢，號哭不已。國人聞之，無不哀憐穆嬴，而歸咎於趙盾。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爲言。趙盾患之，謀於郤缺曰：「士伯已往秦迎長君矣，何可再立太子？」缺曰：「今日舍幼子而立長君，異日幼子漸長，必然有變。可亟遣人往秦，止住士伯爲上。」盾曰：「先定君，然後發使，方爲有名。」即時會集羣臣，奉夷皋即位，是爲靈公。時年才七歲耳。

百官朝賀方畢，忽邊諜報稱：「秦遣大兵送公子雍已至河下。」諸大夫曰：「我失信於秦矣，何以謝之？」趙盾曰：「我若立公子雍，則秦吾賓客也。既不受其納，是敵國矣。使人往謝，彼反有辭於我，不如以兵拒之。」乃使上軍元帥箕鄭父輔靈公居守。盾自將中軍，先克爲副，以代狐射姑之職。荀林父獨將上軍。先都因先蔑往秦，亦獨將下軍。三軍整頓，出迎秦師，屯於廑陰。秦師已濟河而東，至令狐下寨。聞前有晉軍，猶以爲迎公子雍而來，全不戒備。先蔑先至晉軍來見趙盾。盾告以立太子之故。先蔑睜目視曰：「謀迎公子雍，是誰主之？今又立太子而拒我乎？」拂袖而出，見荀林父曰：「吾悔不聽子言，以至今日。」林父止之曰：「子，晉臣也，舍晉安歸？」先蔑曰：「我受命往秦迎雍，則雍是我主，秦爲吾主之輔。豈可自背前言，苟圖故鄉之富貴乎？」遂奔秦寨。趙盾曰：「士伯不肯留晉，來日秦師必然進逼，不如乘夜往劫秦寨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得志。」遂出令厲兵秣馬，軍士於寢蓐飽食，銜枚疾走。比至秦寨，恰好三更，一聲吶喊，鼓角齊鳴，殺入營門。秦師在睡夢中驚覺，馬不及束鐙，人不及操戈，四下亂竄。晉兵直追至刳首之地，白乙丙死戰得脫。公子雍死於亂軍之中。先蔑嘆曰：「趙孟揹我，我不可背秦！」乃奔秦。士會亦嘆曰：「吾與士伯同事，士伯既往秦，吾不可以獨歸也！」亦從秦師而歸。秦康公俱拜爲大夫。荀林父言於趙盾曰：「昔賈季奔狄，相國念同僚之義，歸其妻孥。今士伯、隨季與某亦有僚誼，願效相國昔日之事。」盾曰：「荀伯重義，正合吾意。」遂令衛士送兩宅家眷及家財於秦。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誰當越境送妻孥？只爲同僚義氣多。

近日人情相忌刻，一般僚誼卻如何？

又髯翁有詩譏趙宣子輕於迎雍，以賓爲寇：

奕棋下子必躇躊，有嫡如何又外求？

賓寇須臾成反覆，趙宣謀國是何籌？

按此一戰，各軍將皆有俘獲，惟先克部下驍將蒯得貪進不顧，爲秦所敗，反喪失戎車五乘。先克欲按軍法斬之，諸將皆代爲哀請。先克言於趙盾，乃奪其田祿。蒯得恨恨不已。

再說箕鄭父與士縠、梁益耳素相厚善，自趙盾升爲中軍元帥，士縠、梁益耳俱失了兵柄，連箕鄭父也有不平之意。時鄭父居守，士縠、梁益耳俱聚做一處，說起：「趙盾廢置自由，目中無人。今聞秦以重兵送公子雍，若兩軍相持，急未能解，我這裏從中爲亂，反了趙盾，廢夷皋迎公子雍，大權皆歸於吾黨之手。」商議已定。

不知成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

話說箕鄭父、士縠、梁益耳三人商議，只等秦兵緊急，便從中作亂，欲更趙盾之位。不意趙盾襲敗秦兵，奏凱而回，心中愈憤。先都爲下軍佐，因主將先蔑爲趙盾所賣，出奔於秦，亦恨趙盾。湊着蒯得被先克以軍事奪其田祿，中懷怨望，訴於士縠。縠曰：「先克依恃趙孟之屬，故敢於橫行如此。盾所專制，惟中軍耳。試得一死士先往刺克，則盾勢孤矣。此事非得先子會不可。」蒯得曰：「士會因主帥爲盾所賣，意亦恨之。」士縠曰：「既如此，則克不難辦也。」遂附耳曰：「只須如此恁般，便可了事。」蒯得大喜曰：「吾當即往言之。」蒯得往見先都，到是先都開口說起：「趙孟背了士季，襲敗秦師，全無信義，難與同事。」蒯得遂以士縠之言，告於先都。都曰：「誠如此，晉國之幸也！」

時冬月將盡，約至新春，先克往箕城謁拜其祖先軫之祠。先都使家丁伏於箕城之外，只等先克過去，遠遠跟定，覷個空隙，羣起刺殺之。從人驚散。趙盾聞先克爲賊所殺，大怒，嚴令司寇緝獲，五日一比。先都等情慌，與蒯得商議，慫恿士縠、梁益耳等作速舉事。梁益耳醉中泄其語於梁弘。弘大驚曰：「此滅族之事也！」乃密告於臾駢。駢轉聞於趙盾。盾即聚甲戒車，分付伺候聽令。先都聞趙氏聚甲戒車，疑其謀已泄，急走士縠處，催併速發。箕鄭父欲借上元節晉侯賜酺，乘亂行事，議久不決。趙盾先遣臾駢圍先都之家，執都付獄。梁益耳、蒯得慌忙之際，欲與箕鄭父、士縠團集四族家丁，劫出先都，一同爲亂。趙盾使人反以先都之謀，告於箕鄭父，請他入朝商議。箕鄭父曰：「趙孟見召，殆不疑我也。」遂輕身而往。原來趙孟爲箕鄭父見爲上軍元帥，恐其鼓衆同亂，假意召之。鄭父不知是計，坦然入朝。趙盾留住於朝房，與之議先都之事。密遣荀林父、郤缺、欒盾領着三枝軍馬，分頭拿捕士縠、梁益耳、蒯得三人，俱下獄訖。荀林父等三將，至朝房回話。林父大聲喝曰：「箕鄭父亦在作亂數內，如何還不就獄？」鄭父曰：「我有居守之勞，彼時三軍在外，我獨居中，不以此時爲亂，今日諸卿得濟，乃求死耶？」趙盾曰：「汝之遲於爲亂，正欲待先都、蒯得也。我已訪知的實，不須多辯。」箕鄭父俯首就獄。

趙盾奏聞晉靈公，欲將先都等五人行誅。靈公年幼，唯唯而已。靈公既入宮，襄夫人聞五人在獄，問靈公曰：「相國如何處置？」靈公曰：「相國言：『罪並應誅。』」襄夫人曰：「此輩事起爭權，原無篡逆之謀。且主謀殺先克者，不過一二人。罪有首從，豈可一概誅戮？邇年老成雕喪，人才稀少，一朝而戮五臣，恐朝堂之位遂虛矣，可不慮乎？」明日，靈公以襄夫人之言，述於趙盾。盾奏曰：「主少國疑，大臣擅殺，不大誅戮，何以懲後？」遂將先都、士縠、箕鄭父、梁益耳、蒯得五人，坐以不君之罪，斬於市曹。錄先克之子先縠爲大夫。國人畏趙盾之嚴，無不股慄。

狐射姑在潞國聞其事，駭曰：「幸哉！我之得免於死也。」一日，潞大夫酆舒問於狐射姑曰：「趙盾比趙衰二人孰賢？」射姑曰：「趙衰乃冬日之日，趙盾乃夏日之日。冬日賴其溫，夏日畏其烈。」酆舒笑曰：「卿宿將，亦畏趙孟耶？」

閒話休提。卻說楚穆王自篡位之後，亦有爭伯中原之志，聞諜報：「晉君新立，趙盾專政，諸大夫自相爭殺。」乃召羣臣計議，欲加兵於鄭。大夫範山進曰：「晉君年幼，其臣志在爭權，不在諸侯。乘此時出兵以爭北方，誰能當者！」穆王大悅，使鬥越椒爲大將，賈副之，帥車三百乘伐鄭。自引兩廣精兵，屯於狼淵，以爲聲援。別遣息公子朱爲大將，公子茷副之，帥車三百乘伐陳。

且說鄭穆公聞楚兵臨境，急遣大夫公子堅、公子尨、樂耳三人，引兵拒楚於境上，囑以固守勿戰，別遣人告急於晉。越椒連日挑戰，鄭兵不出。賈密言于越椒曰：「自城濮之後，楚兵久不至鄭矣。鄭人恃有晉救，不與我戰。乘晉之未至，誘而擒之，可以雪往日之恥。不然，遷延日久，諸侯畢集，恐復如子玉故事，將奈何？」越椒曰：「今欲誘之，當用何計？」賈附耳曰：「必須如此恁般。」越椒從其謀。乃傳令軍中，言：「糧食將缺，可於村落掠取，以供食用。」自於帳中鼓樂飲酒，每日至夜半方散。有人傳至狼淵，楚穆王疑鬥越椒玩敵，欲自往督戰。範山曰：「伯嬴智士，此必有計，不出數日，捷音當至矣。」

再說公子堅等見楚兵不來搦戰，心中疑慮，使人探聽，回言：「楚兵四出擄掠爲食。鬥元帥中軍日逐鼓樂飲酒，酒後謾罵，言鄭人無用，不堪廝殺。」公子堅喜曰：「楚兵四出擄掠，其營必虛；楚將鼓樂飲酒，其心必懈。若夜劫其營，可獲全勝。」公子尨、樂耳皆以爲然。是夜，結束飽食，公子尨欲分作前、中、後三隊，次第而進。公子堅曰：「劫營與對陣不同，乃一時襲擊之計，可分左右，不可分前後也。」於是三將並進。將及楚營，遠遠望見燈燭輝煌，笙歌嘹亮。公子堅曰：「伯棼命合休矣！」麾車直進，楚軍全不抵當。公子堅先衝入寨中，樂人四散奔走，惟越椒呆坐不動。上前看時，喫一大驚，乃是束草爲人，假扮作越椒模樣，公子堅急叫：「中計！」退出寨前，忽聞寨後炮聲大震，一員大將領軍殺來，大叫：「鬥越椒在此！」公子堅奔走不迭，會合公子尨及樂耳二將，做一路逃奔。行不一里，對面炮聲又起，卻是賈預先埋伏一枝軍馬，在於中路，邀截鄭兵。前有賈，後有越椒，首尾夾攻，鄭兵大敗。公子尨、樂耳先被擒，公子堅捨命來救，馬躓車覆，亦爲楚兵所獲。鄭穆公大懼，謂羣臣曰：「三將被擒，晉救不至，如何？」羣臣皆曰：「楚勢甚盛，若不乞降，早晚打破城池，雖晉亦無如之何矣！」鄭穆公乃遣公子豐至楚營謝罪，納賂求和，誓不再叛。鬥越椒使人請命於穆王，穆王許之。乃釋公子堅、公子尨、樂耳三人之囚，放還鄭國。

楚穆王傳令班師，行至中途，楚公子朱伐陳兵敗，副將公子茷爲陳所獲，打從狼淵一路來見穆王，請兵復仇。穆王大怒，正欲加兵於陳，忽報：「陳有使命送公子茷還楚，上書乞降。」穆王拆書看之，略曰：

寡人朔壤地褊小，未獲接侍君王之左右。蒙君王一旅訓定，邊人愚莽，獲罪於公子。朔惶悚，寢不能寐，敬使一介，具車馬致之大國。朔願終依宇下，以求蔭庇。惟君王辱收之！

穆王笑曰：「陳懼我討罪，是以乞附，可謂見機之士矣。」乃準其降。傳檄徵取鄭、陳二國之君，同蔡侯，以冬十月朔，於厥貉取齊相會。

卻說晉趙盾因鄭人告急，遣人約宋、魯、衛、許四國之兵，一同救鄭。未及鄭境，聞鄭人降楚，楚師已還；又聞陳亦降楚。宋大夫華耦、魯大夫公子遂，俱請伐陳、鄭。趙盾曰：「我實不能馳救，以失二國，彼何罪焉？不如退而修政。」乃班師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誰專國柄主諸侯？卻令荊蠻肆蠢謀。

今日鄭陳連臂去，中原伯氣黯然收。

再說陳侯朔與鄭伯蘭，於秋末齊至息地，候楚穆王駕到。相見禮畢，穆王問曰：「原訂厥貉相會，如何逗遛此地？」陳侯、鄭伯齊聲答曰：「蒙君王相約，誠恐後期獲罪，故預於此地奉候隨行。」穆王大喜。忽諜報：「蔡侯甲午已先到厥貉境上。」穆王遂同陳、鄭二君，登車疾走。蔡侯迎穆王於厥貉，以臣禮見，再拜稽首。陳侯、鄭伯大驚，私語曰：「蔡屈禮如此，楚必以我爲慢矣。」乃相與請於穆王曰：「君王稅駕於此，宋君不來參謁，君王可以伐之。」穆王笑曰：「孤之頓兵於此，正欲爲伐宋計也。」

早有人報入宋國。時宋成公王臣已卒，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，信用小人，疏斥公族。穆、襄之黨作亂，殺司馬公子卬，司城蕩意諸奔魯，宋國大亂。賴司寇華御事調停國事，請複意諸之官，國以粗安。至是，聞楚合諸侯於厥貉，有窺宋之意。華御事請於宋公曰：「臣聞：『小不事大，國所以亡。』今楚臣服陳、鄭，所不得者宋耳。請先往迎之。若待其見伐，然後請成，無及也。」宋公以爲然。乃親造厥貉，迎謁楚王。且治田獵之具，請較獵於孟諸之藪。穆王大悅。陳侯請爲前隊開路，宋公爲右陣，鄭伯爲左陣，蔡侯爲後隊，相從楚穆王出獵。穆王出令，命諸侯從田者，於侵晨駕車，車中各載燧，以備取火之用。合圍良久，穆王馳入右師，偶趕逐羣狐，狐入深窟，穆王回顧宋公，取燧燻之。車中無燧，楚司馬申無畏奏曰：「宋公違令，君不可以加刑，請治其僕。」乃叱宋公之御者，撻之三百，以儆於諸侯。宋公大慚。此周頃王二年事。是時，楚最強橫，遣鬥越椒行聘於齊、魯，儼然以中原伯主自待，晉不能制也。

周頃王四年，秦康公集羣臣議曰：「寡人銜令狐之恨，五年於茲矣！今趙盾又誅戮大臣，不修邊政。陳、蔡、鄭、宋，交臂事楚，晉莫能謀，其弱可知。此時不伐晉，更何待乎？」諸大夫皆曰：「願效死力。」康公乃大閱車徒，使孟明居守，拜西乞術爲大將，白乙丙副之，士會爲參謀，出車五百乘，浩浩蕩蕩，濟河而東，攻羈馬，拔之。趙盾聞報，急爲應敵之計。自將中軍，遷上軍大夫荀林父爲中軍佐，以補先克之缺。用提彌明爲車右，使郤缺代箕鄭父爲上軍元帥。盾有從弟趙穿，乃晉襄公之愛婿，自請爲上軍之佐。盾曰：「汝年少好勇，未曾經練，姑待異日。」乃用臾駢爲之。使欒盾爲下軍元帥，補先蔑之缺；胥臣之子胥甲爲副，補先都之缺。趙穿又自請以其私屬附於上軍，立功報效。趙盾許之。軍中缺司馬，韓子輿之子韓厥自幼育於趙盾之家，長爲門客，賢而有才，盾乃薦於靈公而用之。三軍方出絳城，甚是整肅。行不十里，忽有乘車衝入中軍。韓厥使人問之，御者對曰：「趙相國忘攜飲具，奉軍令來取，特此追送。」韓厥怒曰：「兵車行列已定，豈容乘車擅入？法當斬！」御者涕泣曰：「此相國之命也。」韓厥曰：「厥忝爲司馬，但知有軍法，不知有相國也。」斬御者而毀其車。諸帥言於趙盾曰：「相國舉韓厥，而厥戮相國之車，此人負恩，恐不可用。」趙盾微笑，即使人召韓厥。諸將以盾必辱厥，以報其怨。厥既至，盾乃降席而禮之，曰：「吾聞：『事君者，比而不黨。』子能執法如此，不負吾舉矣。勉之！」厥拜謝而退。盾又謂諸將曰：「他日執晉政者，必厥也！韓氏其將昌矣。」晉師營於河曲，臾駢獻策曰：「秦師蓄銳數年，而爲此舉，其鋒不可當，請深溝高壘，固守勿戰。彼不能持久，必退，退而擊之，勝可萬全。」趙盾從其計。

秦康公求戰不得，問計於士會。士會對曰：「趙氏新任一人，姓臾名駢，此人廣有智謀。今日堅壁不戰，蓋用其謀，以老我師也。庶子趙穿，晉先君之愛婿。聞其求佐上軍，趙孟不從而用駢，穿意必然懷恨。今趙孟用駢之謀，穿必不服，故自以私屬從行，其意欲奪臾駢之功也。若使輕兵挑其上軍，即臾駢不出，趙穿必恃勇來追，因之以求一戰，不亦可乎？」秦康公從其謀，乃使白乙丙率車百乘，襲晉上軍挑戰。郤缺與臾駢俱堅持不動。趙穿聞秦兵掩至，即率私屬百乘出迎。白乙丙回車便走，車行甚速。趙穿追十餘裏，不及而返。怪臾駢等不肯協力同追，乃召軍吏大罵曰：「裹糧被甲，本欲求戰，今敵來而不出擊，豈上軍皆婦人乎？」軍吏曰：「主帥自有破敵之謀，不在今日。」穿復大罵曰：「鼠輩有何深謀，直是畏死耳！別人怕秦，我趙穿偏不怕！我將獨奔秦軍，拚死一戰，以雪堅壁之恥。」遂驅車復進，呼號於衆曰：「有志氣者，都跟我來！」三軍莫應，惟有下軍副將胥甲嘆曰：「此人真正好漢，吾當助之。」正欲出軍。卻說上軍元帥郤缺急使人以趙穿之事報知趙盾。盾大驚曰：「狂夫獨出，必爲秦擒，不可不救也。」乃傳令三軍，一時並出，與秦交戰。

再說趙穿馳入秦壁，白乙丙接住交鋒，約戰三十餘合，彼此互有殺傷。西乞術方欲夾攻，見對面大軍齊至，兩下不敢混戰，各鳴金收軍。趙穿回至本陣，問於趙盾曰：「我欲獨破秦軍，爲諸將雪恥，何以鳴金之驟也？」盾曰：「秦大國，未可輕敵，當以計破之。」穿曰：「用計，用計，吃了一肚子好氣！」言猶未畢，報秦國有人來下戰書。趙盾使臾駢接之。使者將書呈上，臾駢轉呈於趙盾。盾啓而觀之，書曰：「兩國戰士皆未有缺，請以來日決一勝負！」盾曰：「謹如命。」使者去後，臾駢謂趙盾曰：「秦使者口雖請戰，然其目徬徨四顧，似有不寧之狀，殆懼我也，夜必遁矣。請伏兵於河口，乘其將濟而擊之，必大獲全勝。」趙盾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正欲發令埋伏，胥甲聞其謀，告於趙穿。穿遂與胥甲同至軍門，大呼曰：「衆軍士聽吾一言，我晉國兵強將廣，豈在西秦之下？秦來約戰，已許之矣；又欲伏兵河口，爲掩襲之計，是豈大丈夫所爲耶？」趙盾聞之，召謂曰：「我原無此意，勿得撓亂軍心也。」秦諜者探得趙穿和胥甲軍門之語，乃連夜遁走，復侵入瑕邑，出桃林塞而歸。趙盾亦班師回國。治泄漏軍情之罪，以趙穿爲君婿，且是從弟，特免其議；專委罪於胥甲，削其官爵，逐去衛國安置。又曰：「臼季之功，不可斬也！」仍用胥甲之子胥克爲下軍佐。髯仙有詩議趙盾之不公。詩云：

同呼軍門罪不殊，獨將胥甲正刑書。

相君庇族非無意，請把桃園問董狐。

周頃王五年，趙盾懼秦師復至，使大夫詹嘉居瑕邑，以守桃林之塞。臾駢進曰：「河曲之戰，爲秦畫策者士會也。此人在秦，吾輩豈能高枕而臥耶？」趙盾以爲然，乃於諸浮之別館，大集六卿而議之。那六卿？趙盾、郤缺、欒盾、荀林父、臾駢、胥克。是日，六卿畢至，趙盾開言曰：「今狐射姑在狄，士會在秦，二人謀害晉國，當何策以待之？」荀林父曰：「請召射姑而復之。射姑堪境外之事，且子犯舊勳，宜延其賞。」郤缺曰：「不然。射姑雖系宿勳，然有擅殺大臣之罪。若復之，何以儆將來乎？不如召士會。士會順柔而多智，且奔秦非其罪也。狄遠而秦逼，欲除秦害，先去其助，言召士會者是。」趙盾曰：「秦方寵任士會，請之必不從，何計而可復之？」臾駢曰：「駢所善一人，乃臣畢萬之孫，名壽餘，即魏犨之從子也。見今食邑於魏，雖在國中，帶名世爵，未有職任。此人頗能權變，要招來士會，只在此人身上。」乃附趙盾之耳曰：「如此恁般，何如？」盾大喜曰：「煩吾子爲我致之。」六卿既散，臾駢即夕往叩壽餘之門，壽餘相迎坐定。臾駢請至密室，以招士會之策告於壽餘。壽餘應允。臾駢回覆了趙盾。

次早，趙盾奏知靈公，言：「秦人屢次侵晉，宜令河東諸邑宰，各各團練甲伍，結寨於黃河岸口，輪番戍守。並責成食採之人往督其事，倘有失利，即行削奪，庶肯用心防範。」靈公准奏。趙盾又曰：「魏，大邑也。魏倡之，諸邑無敢不從矣。」乃以靈公之命召魏壽餘，使督責有司，團兵出戍。壽餘奏曰：「臣蒙主上錄先世之功，衣食大縣，從未知軍旅之事。況河上綿延百餘裏，處處可濟，暴露軍士，守之無益。」趙盾怒曰：「小臣何敢撓吾大計？限汝三日內，取軍籍呈報。再若抗違，當正軍法！」壽餘嘆息而出，回家悶悶不悅。妻子叩問其故，壽餘曰：「趙盾無道，欲我督戍河口，何日了期？汝可收拾家資，隨我往秦國，從士會去可也。」分付家人整備車馬。是夜，索酒痛飲，以進饌不潔，鞭膳夫百餘，猶恨恨不絕，言欲殺之。膳夫奔趙盾，首告壽餘欲叛晉奔秦之事。趙盾使韓厥帥兵往捕之。厥放走壽餘，只擒獲其妻子下於獄耳。壽餘連夜奔往秦國，見秦康公，告訴趙盾如此恁般，強橫無道，「妻子陷獄，某孤身走脫，特來投降。」康公問士會：「真否？」士會曰：「晉人多詐，不可信也。若壽餘果真降，當以何物獻功？」壽餘於袖中出一文書，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數，獻於康公曰：「明公能收壽餘，願以食採奉獻。」康公又問士會：「魏可收否？」壽餘以目盼士會，且躡其足。士會雖奔在秦，然心亦思晉，見壽餘如此光景，陰會其意，乃對曰：「秦棄河東五城，爲姻好也。今兩國治兵相攻，數年不息，攻城取邑，惟力是視。河東諸城，無大於魏者。若得魏而據之，以漸收河東之地，亦是長策。只恐魏有司懼晉之討，不肯來歸耳。」壽餘曰：「魏有司雖晉臣，實魏氏之所蒞。若明公率一軍屯於河西，遙爲聲援，臣力能致之。」秦康公顧士會曰：「卿熟知晉事，須同寡人一行。」乃拜西乞術爲將，士會副之，親率大軍前進。

既至河口，安營了畢。前哨報：「河東有一枝軍屯紮，不知何意？」壽餘曰：「此必魏人聞有秦兵，故爲備耳。彼未知臣之在秦也。誠得一東方之人熟知晉事者，與臣先往，諭以禍福，不愁魏有司不從。」康公命士會同往。士會頓首辭曰：「晉人虎狼之性，暴不可測。倘臣往諭而從，是國家之福也。萬一不從，拘執臣身，君復以臣不堪事之故，加罪於臣之妻孥，無益於君，而臣之身家枉被其殃，九泉之下，可追悔乎？」康公不知士會爲詐，乃曰：「卿宜盡心前往，若得魏地，重加封賞。倘被晉人拘留，寡人當送還家口，以表相與之情。」與士會指黃河爲誓。秦大夫繞朝諫曰：「士會，晉之謀臣，此去如巨魚縱壑，必不來矣。君奈何輕信壽餘之言，而以謀臣資敵乎？」康公曰：「此事寡人能任之，卿其勿疑。」士會同壽餘辭康公而行。繞朝慌忙駕車追送，以皮鞭贈士會曰：「子莫欺秦國無智士也，但主公不聽吾言耳。子持此鞭馬速回，遲則有禍。」士會拜謝，遂馳車急走。史臣有詩云：

策馬揮衣古道前，殷勤贈友有長鞭。

休言秦國無名士，爭奈康公不納言。

士會等渡河而東。

未知如何歸晉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

話說士會同壽餘濟了黃河，望東而行。未及裏許，只見一位年少將軍，引着一隊軍馬來迎，在車上欠身曰：「隨季別來無恙？」士會近前視之，那將軍姓趙名朔，乃趙相國盾之子也，三人下車相見，士會問其來意。朔曰：「吾奉父命，前來接應吾子還朝，後面復有大軍至矣。」當下一聲炮響，車如水，馬如龍，簇擁士會同壽餘一齊去了。秦康公使人隔河瞭望，回報，康公大怒，便欲濟河伐晉。前哨又報：「探得河東復有大軍到來，大將乃是荀林父、郤缺二人。」西乞術曰：「晉既有大軍接應，必不容我濟河，不如歸也。」乃班師。荀林父等見秦軍已去，亦還晉國。

士會去秦三載，今日復進絳城，不勝感慨。入見靈公，伏地謝罪。靈公曰：「卿無罪也。」使列於六卿之間。趙盾嘉魏壽餘之勞，言於靈公，賜車十乘。秦康公使人送士會之妻孥於晉，曰：「吾不負黃河之誓也！」士會感康公之義，致書稱謝，且勸以息兵養民，各保四境。康公從之。自此，秦、晉不交兵者數十年。

周頃王六年，崩，太子班即位，是爲匡王。即晉靈公之八年也。時楚穆王薨，世子旅嗣位，是爲莊王。趙盾以楚新有喪，乘此機會，思復先世盟主之業，乃大合諸侯於新城。宋昭公杵臼、魯文公興、陳靈公平國、衛成公鄭、鄭穆公蘭、許昭公錫我，並至會所。宋、陳、鄭三國之君，各訴前日從楚之情，出於不得已。趙盾亦各各撫慰，諸侯始復附於晉。惟蔡侯附楚如故，不肯赴會。趙盾使郤缺引兵伐之，蔡人求和，乃還。

齊昭公潘本欲赴會，適患病，未及盟期，昭公遂薨。太子舍即位。其母乃魯女子叔姬，謂之昭姬。昭姬雖爲昭公夫人，不甚得寵。世子舍才望庸常，亦不爲國人所敬重。公子商人，齊桓公之妾密姬所生，素有篡位之志，賴昭公待之甚厚，此念中沮，耑候昭公死後，方舉大事。昭公末年，召公子元於衛，任以國政。商人忌公子元之賢，意欲結納人心，乃盡出其家財，周恤貧民，如有不給，借貸以繼之，百姓無不感激。又多聚死士在家，朝夕訓練，出入跟隨。及世子舍即位，適彗星出於北斗，商人使人佔之，曰：「宋、齊、晉三國之君，皆將死亂。」商人曰：「亂齊者，非我而誰？」命死士即於喪幕中，刺殺世子舍。商人以公子元年長，乃僞言曰：「舍無人君之威，不可居大位。吾此舉爲兄故也。」公子元大驚曰：「吾知爾之求爲君也久矣，何乃累我？我能事爾，爾不能事我也。但爾爲君以後，得容我爲齊國匹夫，以壽終足矣。」商人即位，是爲懿公。子元心惡商人之所爲，閉門託病，並不入朝。此乃是公子元的好處。

且說昭姬痛其子死於非命，日夜悲啼。懿公惡之，乃囚於別室，節其飲食。昭姬陰賂宮人，使通信於魯。魯文公畏齊之強，命大夫東門遂如周，告於匡王，欲借天子恩寵，以求釋昭姬之囚。匡王命單伯往齊，謂懿公曰：「既殺其子，焉用其母，何不縱之還魯，以明齊之寬德？」懿公諱弒舍之事，聞「殺子」之語，面頰發赤，嘿然無語。單伯退就客館。懿公遷昭姬於他宮，使人誘單伯曰：「寡君於國母未之敢慢，況承天子降諭，敢不承順？吾子何不謁見國母，使知天子眷顧宗國之意？」單伯只道是好話，遂駕車隨使者入宮，謁見昭姬。昭姬垂涕，略訴苦情。單伯尚未及答，不虞懿公在外掩至，大罵曰：「單伯如何擅入吾宮，私會國母，欲行苟且之事耶？寡人將訟之天子。」遂並單伯拘禁，與昭姬各囚於一室。恨魯人以王命壓之，興兵伐魯。論者謂懿公弒幼主，囚國母，拘天使，虐鄰國，窮兇極惡，天理豈能容乎？但當時高、國世臣，濟濟在朝，何不奉子元以聲商人之罪，而乃縱其兇惡，絕無一言？時事至此，可嘆矣！有詩云：

欲圖大位欺孤主，先散家財買細民。

堪恨朝中綬若若，也隨市井媚兇人。

魯使上卿季孫行父如晉告急。晉趙盾奉靈公合宋、衛、蔡、陳、鄭、曹、許共八國諸侯，聚於扈地，商議伐齊。齊懿公納賂於晉，且釋單伯還周，昭姬還魯，諸侯遂散歸本國。魯聞晉不果伐齊，亦使公子遂納賂於齊以求和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宋襄夫人王姬，乃周襄王之女兄，宋成公王臣之母，昭公杵臼之祖母也。昭公自爲世子時，與公子卬、公孫孔叔、公孫鍾離三人，以田獵遊戲相善；既即位，惟三人之言是聽，不任六卿，不朝祖母，疏遠公族，怠棄民事，日以從田爲樂。司馬樂預知宋國必亂，以其官讓於公子卬。司城公孫壽亦慮禍及，告老致政。昭公即用其子蕩意諸嗣爲司城之官。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，昭公有庶弟公子鮑，美豔勝於婦人，襄夫人心愛之，醉以酒，因逼與之通，公子鮑力拒得免。然襄夫人終有心，遂欲廢昭公而立公子鮑。昭公畏穆、襄之族太盛，與公子卬等謀逐之。王姬陰告於二族，遂作亂，圍公子卬、公孫鍾離二人於朝門而殺之。司城蕩意諸懼而奔魯。公子鮑素能敬事六卿，至是，同在國諸卿與二族講和，不究擅殺之事，召蕩意諸於魯，復其位。

公子鮑聞齊公子商人，以厚施買衆心，得篡齊位，乃效其所爲，亦散家財，以周給貧民。昭公七年，宋國歲飢，公子鮑盡出其倉廩之粟，以濟貧者。又敬老尊賢，凡國中年七十以上，月致粟帛，加以飲食珍味，使人慰問安否。其有一才一藝之人，皆收致門下，厚糈管待。公卿大夫之門，月有饋送。宗族無親疏，凡有吉凶之費，傾囊助之。昭公八年，宋復大飢，公子鮑倉廩已竭，襄夫人盡出宮中之藏以助之施，舉國無不頌公子鮑之仁。宋國之人不論親疏貴賤之人，願得公子鮑爲君。公子鮑知國人助己，密告於襄夫人，謀弒昭公。襄夫人曰：「聞杵臼將獵於孟諸之藪，乘其駕出，我使公子須閉門，子帥國人以攻之，無不克矣。」鮑依其言。

司城蕩意諸頗有賢名，公子鮑素敬禮之。至是，聞襄夫人之謀，以告昭公曰：「君不可出獵，若出獵，恐不能返。」昭公曰：「彼若爲逆，雖在國中，其能免乎？」乃使右師華元、左師公孫友居守，遂盡載府庫之寶，與其左右，以冬十一月望孟諸進發。纔出城，襄夫人召華元、公孫友留之宮中，而使公子須閉門。公子鮑使司馬華耦號于軍中曰：「襄夫人有命：『今日扶立公子鮑爲君。』吾等除了無道昏君，共戴有道之主，衆議以爲何如？」軍士皆踊躍曰：「願從命！」國人亦無不樂從。華耦率衆出城，追趕昭公。昭公行至半途，聞變，蕩意諸勸昭公出奔他國，以圖後舉。昭公曰：「上自祖母，下及國人，無不與寡人爲仇，諸侯誰納我者？與其死於他國，寧死於故鄉耳！」乃下令停車治餐，使從田者皆飽食。食畢，昭公謂左右曰：「罪在寡人一身，與汝等何與？汝等相從數年，無以爲贈，今國中寶玉俱在於此，分賜汝等，各自逃生，毋與寡人同死也。」左右皆哀泣曰：「請君前行，倘有追兵，我等願拚死一戰。」昭公曰：「徒殺身，無益也。寡人死於此，汝等勿戀寡人！」少頃，華耦之兵已至，將昭公圍住，口傳襄夫人之命：「單誅無道昏君，不關衆人之事。」昭公急麾左右，奔散者大半，惟蕩意諸仗劍立於昭公之側。華耦再傳襄夫人之命，獨召意諸。意諸嘆曰：「爲人臣而避其難，雖生不如死！」華耦乃操戈直逼昭公，蕩意諸以身蔽之，挺劍格鬥。衆軍民齊上，先殺意諸，後殺昭公。左右不去者，盡遭屠戮。傷哉！史臣有詩云：

昔年華督弒殤公，華耦今朝又助兇。

賊子亂臣原有種，薔薇桃李不相同。

華耦引軍回報襄夫人。右師華元、左師公孫友等合班啓奏：「公子鮑仁厚得民，宜嗣大位。」遂擁公子鮑爲君，是爲文公。華耦朝賀畢，回家患心疼，暴卒。文公嘉蕩意諸之忠，用其弟蕩虺爲司馬，以代華耦；母弟公子須爲司城，以補蕩意諸之缺。

趙盾聞宋有弒君之亂，乃命荀林父爲將，合衛、陳、鄭之師伐宋。宋右師華元至晉軍，備陳國人願戴公子鮑之情，且斂金帛數車，爲犒軍之禮，求與晉和。荀林父欲受之。鄭穆公曰：「我等鳴鐘擊鼓，以從將軍於宋，討無君也。若許其和，亂賊將得志矣。」荀林父曰：「齊、宋一體也，吾已寬齊，安得獨誅宋乎？且國人所願，因而定之，不亦可乎？」遂與宋華元盟，定文公之位而還。鄭穆公退而言曰：「晉惟賂是貪，有名無實，不能復伯諸侯矣。楚王新立，將有事於徵伐，不如棄晉從楚，可以自安。」乃遣人通款於楚，晉亦無如之何也。髯仙有詩云：

仗義除殘是伯圖，興師翻把亂臣扶。

商人無恙鮑安位，笑殺中原少丈夫！

再說齊懿公商人賦性貪橫，自其父桓公在位時，曾與大夫邴原爭田邑之界，桓公使管仲斷其曲直，管仲以商人理曲，將田斷歸邴氏，商人一向銜恨於心。及其弒舍而自立，乃盡奪邴氏之田；又恨管仲黨於邴氏，亦削其封邑之半。管氏之族懼罪，逃奔楚國，子孫遂仕於楚。懿公猶恨邴原不已。時邴原已死，知其墓在東郊，因出獵過其墓所，使軍士掘墓，出其屍，斷其足。邴原之子邴歜隨侍左右，懿公問曰：「爾父罪合斷足否？卿得無怨寡人乎？」歜應曰：「臣父生免刑誅，已出望外，況此朽骨，臣何敢怨？」懿公大悅曰：「卿可謂幹蠱之子矣！」乃以所奪之田還之。邴歜請掩其父，懿公許之。復購其國中美色，淫樂惟日不足，有人譽大夫閻職之妻甚美，因元旦出令，凡大夫內子俱令朝於中宮。閻職之妻亦在其內。懿公見而悅之，因留宮中，不遣之歸，謂閻職曰：「中宮愛爾妻爲伴，可別娶也。」閻職敢怒而不敢言。

齊西南門有地名申池，池水清潔可浴，池旁竹木甚茂。時夏五月，懿公欲往申池避暑，乃命邴歜御車，閻職驂乘。右師華元私諫曰：「君刖邴歜之父，納閻職之妻，此二人者，安知不銜怨於君？而君乃親近之。齊臣中未嘗缺員，何必此二人也？」懿公曰：「二子未嘗敢怨寡人也，卿勿疑。」乃駕車遊於申池，飲酒甚樂。懿公醉甚，苦熱，命取繡榻置竹林密處，臥而乘涼。邴歜與閻職浴於申池之中，邴歜恨懿公甚深，每欲弒之，以報父仇，未得同事之人；知閻職有奪妻之怨，欲與商量，而難於啓口，因在池中同浴，心生一計，故意以折竹擊閻職之頭。職怒曰：「奈何欺我？」邴歜帶笑言曰：「奪汝之妻，尚然不怒；一擊何傷，乃不能忍耶？」閻職曰：「失妻雖吾之恥，然視刖父之屍，輕重何如？子忍於父，而責我不能忍於妻，何其昧也！」邴歜曰：「我有心腹之言，正欲語子，一向隱忍不言，惟恐子已忘前恥，吾雖言之，無益於事耳。」閻職曰：「人各有心，何日忘之？但恨力不及也！」邴歜曰：「今兇人醉臥竹中，從遊者惟吾二人，此天遣我以報復之機，時不可失！」閻職曰：「子能行大事，吾當相助。」二人拭體穿衣，相與入竹林中看時，懿公正在熟睡，鼻息如雷，內侍守於左右。邴歜曰：「主公酒醒，必覓湯水。汝輩可預備以待。」內侍往備湯水。閻職執懿公之手，邴歜扼其喉，以佩劍刎之，頭墜於地。二人扶其屍，藏於竹林之深處，棄其頭於池中。懿公在位才四年耳。內侍取水至，邴歜謂之曰：「商人弒君而立，齊先君使我行誅。公子元賢孝，可立爲君也。」左右等唯唯，不敢出一言。邴歜與閻職駕車入城，復置酒痛飲，歡呼相慶。早有人報知上卿高傾、國歸父。高傾曰：「盍討其罪而戮之，以戒後人？」國歸父曰：「弒君之人，吾不能討，而人討之，又何罪焉？」邴、閻二人飲畢，命以大車裝其家資，以駢車載其妻子，行出南門，家人勸使速馳，邴歜曰：「商人無道，國人方幸其死，吾何懼哉？」徐徐而行，俱往楚國去訖。高傾與國歸父聚集羣臣商議，請公子元爲君，是爲惠公。髯翁有詩云：

仇人豈可與同遊？密近仇人仇報仇。

不是逆臣無遠計，天教二憾逞兇謀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魯文公名興，乃僖公嫡夫人聲姜之子，於周襄王二十六年嗣位。文公娶齊昭公女姜氏爲夫人，生二子：曰惡，曰視。其嬖妾秦女敬嬴，亦生二子：曰接，曰叔肹。四子中，惟接年長，而惡乃嫡夫人所生，故文公立惡爲世子。時魯國任用三桓爲政。孟孫氏曰公孫敖，生子曰谷，曰難。叔孫氏曰公孫茲，生子曰叔仲彭生，曰叔孫得臣。文公以彭生爲世子太傅。季孫氏曰季無佚，乃季友之子，無佚生行父，即季文子也。魯莊公有庶子曰公子遂，亦曰仲遂，住居東門，亦曰東門遂，自僖公之世，已與三桓一同用事。論起輩數，公孫敖與仲遂爲再從兄弟，季孫行父又是下一輩了。因公孫敖得罪於仲遂，客死於外，故孟孫氏失權，反是仲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三家爲政。

且說公孫敖如何得罪。敖娶莒女戴己爲內子，即谷之母，其娣聲己，即難之母也。戴己病卒，敖性淫，復往聘己氏之女。莒人辭曰：「聲己尚在，當爲繼室。」敖曰：「吾弟仲遂未娶，即與遂納聘可也。」莒人許之。魯文公七年，公孫敖奉君命如莒修聘，因順便爲仲遂逆女。及鄢陵，敖登城而望，見己氏色甚美，是夜，竟就己氏同宿，自娶歸家。仲遂見奪其妻，大怒，訴於文公，請以兵攻之。叔仲彭生諫曰：「不可。臣聞之：『兵在內爲亂，在外爲寇。』幸而無寇，可啓亂乎？」文公乃召公孫敖，使退還己氏於莒，以釋仲遂之憾。敖與遂兄弟講和如故。敖一心思念己氏，至次年，奉命如周，奔襄王之喪，不至京師，竟攜吊幣，私往莒國，與己氏夫婦相聚。魯文公亦不追究，立其子谷主孟氏之祀。其後，敖忽思故國，使人言於谷。谷轉請於其叔仲遂。遂曰：「汝父若欲歸，必依我三件事乃可：無入朝，無與國政，無攜帶己氏。」谷使人回覆公孫敖。敖急於求歸，欣然許之。敖歸魯三年，果然閉戶不出。忽一日，盡取家中寶貨金帛，復往莒國。孟孫谷想念其父，逾年病死。其子仲孫蔑尚幼，及立孟孫難爲卿。未幾，己氏卒，公孫敖復思歸魯，悉以家財納於文公，並及仲遂，使其子難爲父請命。文公許之，遂復歸。至齊，病不能行，死於堂阜。孟孫難固請歸其喪於魯。難乃罪人之後，又權主宗祀，以待仲蔑之長，所以不甚與事。季孫行父讓仲遂與彭生、得臣是叔父行，每事不敢自專。而彭生仁厚，居師傅之任。得臣屢掌兵權，所以仲遂、得臣二人，尤當權用事。敬嬴恃文公之寵，恨其子不得爲嗣，乃以重賂交結仲遂，因以其子接託之，曰：「異日接得爲君，魯國當與子共之。」仲遂感其相托之意，有心要推戴公子接。念：「叔仲彭生乃是世子惡之傅，必不肯同謀。而叔孫得臣性貪賄賂，可以利動。」時時以敬嬴所賜分贈之，曰：「此嬴氏夫人命我贈子者。」又使公子接時時詣得臣之門，謙恭請教，故得臣亦心向之。

周匡王四年，魯文公之十有八年也。是年春，文公薨，世子惡主喪即位，各國皆遣使弔問。時齊惠公元新即大位，欲反商人之暴政，特地遣人至魯，會文公之葬。仲遂謂叔孫得臣曰：「齊、魯世好也。桓、僖二公，歡若兄弟。孝公結怨，延及商人，遂爲仇敵。今公子元新立，我國未曾致賀，而彼先遣人會葬，此修好之美意，不可不往謝之。乘此機會，結齊爲援，以立公子接，此一策也。」叔孫得臣曰：「子去，我當同行。」

畢竟二人如齊，商量出甚事來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

話說仲孫遂同叔孫得臣二人如齊拜賀新君，且謝會葬之情。行禮已畢，齊惠公賜宴，因問及魯國新君：「何以名惡？世間嘉名頗多，何偏用此不美之字？」仲遂對曰：「先寡君初生此子，使太史佔之，言：『當惡死，不得享國。』故先寡君名之曰惡，欲以厭之。然此子非先寡君所愛也。所愛者長子名接，爲人賢孝，能敬禮大臣，國人皆思奉之爲君，但壓於嫡耳。」惠公曰：「古來亦有『立子以長』之義，況所愛乎？」叔孫得臣曰：「魯國故事，立子以嫡，無嫡方立長。先寡君狃於常禮，置接而立惡，國人皆不順焉。上國若有意爲魯改立賢君，願結婚姻之好，專事上國，歲時朝聘，不敢有闕。」惠公大悅曰：「大夫能主持於內，寡人惟命是從，豈敢有違？」仲遂、叔孫得臣請歃血立誓，因設婚約，惠公許之。

遂等既返，謂季孫行父曰：「方今晉業已替，齊將復強。彼欲以嫡女室公子接，此厚援不可失也。」行父曰：「嗣君，齊侯之甥也。齊侯有女，何不室嗣君，而乃歸之公子乎？」仲遂曰：「齊侯聞公子接之賢，立心與接交歡，願爲甥舅。若夫人姜氏，乃昭公之女，桓公諸子相攻如仇敵，故四世皆以弟代兄，彼不有其兄，何有於甥？」行父嘿然，歸而嘆曰：「東門氏將有他志矣！」仲遂家住東門，故呼爲東門氏。行父密告於叔仲彭生。彭生曰：「大位已定，誰敢二心耶？」殊不以爲意。仲遂與敬嬴私自定計，伏勇士於廄中，使圉人僞報：「馬生駒甚良。」敬嬴使公子接同惡與視，往廄看駒毛色。勇士突起，以木棍擊惡，殺之，並殺視。仲遂曰：「太傅彭生尚在，此人不除，事猶未了。」乃使內侍假傳嗣君有命，召仲叔彭生入宮。彭生將行，其家臣公冉務人素知仲遂結交宮禁之事，疑其有詐，止之曰：「太傅勿入，入必死。」彭生曰：「有君命，雖死其可逃乎？」公冉務人曰：「果君命，則太傅不死矣。若非君命而死，死之何名？」彭生不聽。務人牽其袂而泣。彭生絕袂登車，徑造宮中，問：「嗣君何在？」內侍詭對曰：「內廄馬生駒，在彼閱之。」即引彭生往廄所。勇士復攢擊殺之，埋其屍於馬糞之中。敬嬴使人告姜氏曰：「君與公子視被劣馬踶齧，俱死矣。」姜氏大哭，往廄視之，則二屍俱已移出於宮門之外。季孫行父聞惡、視之死，心知仲遂所爲，不敢明言，私謂仲遂曰：「子作事太毒，吾不忍聞也。」仲遂曰：「此嬴氏夫人所爲，與某無與。」行父曰：「晉若來討，何以待之？」仲遂曰：「齊、宋往事，已可知矣。彼弒其長君，尚不成討，今二孺子死，又何討焉？」行父撫嗣君之屍哭之，不覺失聲。仲遂曰：「大臣當議大事，乃效兒女子悲啼，何益！」行父乃收淚。叔孫得臣亦至，問其兄彭生何在，仲遂辭以不知。得臣笑曰：「吾兄死爲忠臣，是其志也，何必諱哉？」仲遂乃私告以屍處，且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立君爲急。公子接賢而且長，宜嗣大位。」百官莫不唯唯，乃奉公子接爲君，是爲宣公。百官朝賀。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外權內寵私謀合，無罪嗣君一旦休。

可笑模棱季文子，三思不復有良謀。

得臣掘馬糞，出彭生之屍而殯之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嫡夫人姜氏聞二子俱被殺，仲遂扶公子接爲君，捶胸大哭，絕而復甦者幾次。仲遂又獻媚於宣公，引「母以子貴」之文，尊敬嬴爲夫人，百官致賀。姜夫人不安於宮，日夜啼哭，命左右收拾車仗，爲歸齊之計。仲遂僞使人留之曰：「新君雖非夫人所出，然夫人嫡母也，孝養自當不缺，奈何向外家寄活乎？」姜氏罵曰：「賊遂！我母子何負於汝，而行此慘毒之事？今乃以虛言留我，鬼神有知，決不汝宥也！」姜氏不與敬嬴相見，一徑出了宮門，登車而去。經過大市通衢，放聲大哭，叫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二孺子何罪？婢子又何罪？賊遂蔑理喪心，殺嫡立庶，婢子今與國人永辭，不復再至魯國矣！」路人聞者，莫不哀之，多有泣下者。是日，魯國爲之罷市。因稱姜氏爲哀姜；又以出歸於齊，謂之出姜。出姜至齊，與昭公夫人母子相見，各訴其子之冤，抱頭而哭。齊惠公惡聞哭聲，另築室以遷其母子。出姜竟終於齊。

卻說魯宣公同母之弟叔肹，爲人忠直，見其兄藉仲遂之力，殺弟自立，意甚非之，不往朝賀。宣公使人召之，欲加重用。肹堅辭不往。有友人問其故，肹曰：「吾非惡富貴，但見吾兄，即思吾弟，是以不忍耳。」友人曰：「子既不義其兄，盍適他國乎？」肹曰：「兄未嘗絕我，我何敢於絕兄乎？」適宣公使有司候問，且以粟帛贈之，肹對使者拜辭曰：「肹幸不至凍餓，不敢費公帑。」使者再三致命，肹曰：「俟有缺乏，當來乞取，今決不敢受也。」友人曰：「子不受爵祿，亦足以明志矣。家無餘財，稍領饋遺，以給朝夕饔飧之資，未爲傷廉，並卻之，不已甚乎？」肹笑而不答。友人嘆息而去。使者不敢留，回覆宣公。宣公曰：「吾弟素貧，不知何以爲生？」使人夜伺其所爲，方挑燈織屨，俟明早賣之，以治朝餐。宣公嘆曰：「此子欲學伯夷、叔齊，採首陽之薇耶？吾當成其志可也。」肹至宣公末年方卒。終其身未嘗受其兄一寸之絲，一粒之粟；亦終其身未嘗言兄之過。史臣有贊雲：

賢者叔肹，感時泣血。織屨自贍，於公不屑。頑民恥周，采薇甘絕。惟叔嗣音，入而不涅。一乳同枝，兄頑弟潔。形彼東門，言之污舌。

魯人高叔肹之義，稱頌不置。成公初年，用其子公孫嬰齊爲大夫。於是叔孫氏之外，另有叔氏。叔老、叔弓、叔輒、叔鞅、叔詣，皆其後也。此是後話，閣過一邊。

再說周匡王五年，爲宣公元年。正旦，朝賀方畢，仲遂啓奏：「君內主尚虛，臣前與齊侯原有婚媾之約，事不容緩。」宣公曰：「誰爲寡人使齊者？」仲遂對曰：「約出自臣，臣願獨往。」乃使仲遂如齊，請婚納幣。遂於正月至齊，二月迎夫人姜氏以歸。因密奏宣公曰：「齊雖爲甥舅，將來好惡，未可測也。況國有大故者，必列會盟，方成諸侯。臣曾與齊侯歃血爲盟，約以歲時朝聘，不敢有闕。蓋預以定位囑之。君必毋恤重賂，請齊爲會。若彼受賂而許會，因恭謹以事之，則兩國相好，有脣齒之固，君位安於泰山矣。」宣公然其言，隨遣季孫行父往齊謝婚，致詞曰：「寡君賴君之靈寵，獲守宗廟，恐恐焉懼不得列於諸侯，以爲君羞。君若惠顧寡君，賜以會好，所有不腆濟西之田，晉文公所以貺先君者，願效贄於上國，惟君辱收之！」齊惠公大悅，乃約魯君以夏五月會於平州之地。

至期，魯宣公先往，齊侯繼至，先敘甥舅之情，再行兩君相見之禮。仲遂捧濟西土田之籍以進，齊侯並不推辭。事畢，宣公辭齊侯回魯。仲遂曰：「吾今日始安枕而臥矣。」自此，魯或朝或聘，君臣如齊，殆無虛日，無令不從，無役不共。至齊惠公晚年，感魯侯承順之意，仍以濟西田還之。此是後話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楚莊王旅即位三年，不出號令，日事田獵。及在宮中，惟日夜與婦人飲酒爲樂。懸令於朝門曰：「有敢諫者，死無赦！」大夫申無畏入謁，莊王右抱鄭姬，左抱蔡女，踞坐於鐘鼓之間，問曰：「大夫之來，欲飲酒乎？聞樂乎？抑有所欲言也？」申無畏曰：「臣非飲酒聽樂也。適臣行於郊，有以隱語進臣者，臣不能解，願聞之於大王。」莊王曰：「噫！是何隱語而大夫不能解？盍爲寡人言之。」申無畏曰：「有大鳥身被五色，止於楚之高阜三年矣。不見其飛，不聞其鳴，不知此何鳥也？」莊王知其諷己，笑曰：「寡人知之矣，是非凡鳥也。三年不飛，飛必沖天，三年不鳴，鳴必驚人。子其俟之。」申無畏再拜而退。

居數日，莊王淫樂如故。大夫蘇從請間見莊王而大哭。莊王曰：「蘇子何哀之甚也？」蘇從對曰：「臣哭夫身死而楚國之將亡也！」莊王曰：「子何爲而死？楚國又何爲而亡乎？」蘇從曰：「臣欲進諫於王，王不聽，必殺臣。臣死而楚國更無諫者。恣王之意，以墮楚政，楚之亡可立而待矣！」莊王勃然變色曰：「寡人有令：『敢諫者死。』明知諫之必死，而又欲入犯寡人，不亦愚乎？」蘇從曰：「臣之愚，不及王之愚之甚也！」莊王益怒曰：「寡人胡以愚甚？」蘇從曰：「大王居萬乘之尊，享千里之稅，士馬精強，諸侯畏服，四時貢獻不絕於庭，此萬世之利也。今荒於酒色，溺於音樂，不理朝政，不親賢才，大國攻於外，小國叛於內，樂在目前，患在日後。夫以一時之樂，而棄萬世之利，非甚愚而何？臣之愚，不過殺身。然大王殺臣，後世將呼臣爲忠臣，與龍逢、比干並肩，臣不愚也。君之愚，乃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。臣言畢於此矣。請借大王之佩劍，臣當刎頸王前，以信大王之令。」莊王幡然起立曰：「大夫休矣！大夫之言忠言也，寡人聽子。」乃絕鐘鼓之音，屏鄭姬，疏蔡女，立樊姬爲夫人，使主宮政。曰：「寡人好獵，樊姬諫我不從，遂不食鳥獸之肉，此吾賢內助也。」任賈、潘尪、屈蕩，以分令尹鬥越椒之權。早朝宴罷，發號施令。令鄭公子歸生伐宋，戰於大棘，獲宋右師華元。命賈救鄭，與晉師戰於北林，獲晉將解揚以歸，逾年放還。自是楚勢日甚，莊王遂侈然有爭伯中原之志。

卻說晉上卿趙盾因楚日強橫，欲結好於秦以拒楚。趙穿獻謀曰：「秦有屬國曰崇，附秦最久，誠得偏師以侵崇國，秦必來救，因與講和，如此，則我佔上風矣。」趙盾從之。乃言於靈公，出車三百乘，遣趙穿爲將侵崇。趙朔曰：「秦、晉之仇深矣。又侵其屬國，秦必益怒，焉肯與我議和？」趙盾曰：「吾已許之矣。」朔復言於韓厥。厥微微冷笑，附朔耳言曰：「尊公此舉，欲樹穿以固趙宗，非爲和秦也。」趙朔嘿然而退。秦聞晉侵崇，竟不來救，興兵伐晉，圍焦邑。趙穿還兵救焦，秦師始退。穿自此始與兵政。臾駢病卒，穿遂代之。

是時，晉靈公年長，荒淫暴虐，厚斂於民，廣興土木，好爲遊戲。寵任一位大夫名屠岸賈，乃屠擊之子，屠岸夷之孫。岸賈阿諛取悅，言無不納。命岸賈於絳州城內起一座花園，遍求奇花異草，種植其中。惟桃花最盛，春間開放，爛如錦繡，名曰桃園。園中築起三層高臺，中間建起一座絳霄樓，畫棟雕樑，丹楹刻桷，四圍朱欄曲檻，憑欄四望，市井俱在目前。靈公覽而樂之，不時登臨，或張弓彈鳥，與岸賈賭賽，飲酒取樂。一日，召優人呈百戲於臺上，園外百姓聚觀。靈公謂岸賈曰：「彈鳥何如彈人？寡人與卿試之。中目者爲勝，中肩臂者免，不中者以大斗罰之。」靈公彈右，岸賈彈左。臺上高叫一聲：「看彈！」弓如月滿，彈似星流，人叢中一人彈去了半隻耳朵，一個彈中了左膀。嚇得衆百姓每亂驚亂跳，亂嚷亂擠，齊叫道：「彈又來了！」靈公大怒，索性教左右會放彈的一齊都放。那彈丸如雨點一般飛去，百姓躲避不迭，也有破頭的，傷額的，彈出烏珠的，打落門牙的，啼哭號呼之聲，耳不忍聞。又有喚爹的，叫孃的，抱頭鼠竄的，推擠跌倒的，倉忙奔避之狀，目不忍見。靈公在臺望見，投弓於地，呵呵大笑，謂岸賈曰：「寡人登臺，遊玩數遍，無如今日之樂也。」自此百姓每望見臺上有人，便不敢在桃園前行走。市中爲之諺雲：

莫看臺，飛丸來。出門笑且忻，歸家哭且哀！

此時又有周人所進猛犬，名曰靈獒，身高三尺，色如紅炭，能解人意。左右有過，靈公即呼獒使噬之。獒起立齧其顙，不死不已。有一奴，專飼此犬，每日啖以羊肉數斤，犬亦聽其指使。其人名獒奴，使食中大夫之俸。靈公廢了外朝，命諸大夫皆朝於內寢。每視朝或出遊，則獒奴以細鏈牽犬，侍於左右，見者無不悚然。其時列國離心，萬民嗟怨，趙盾等屢屢進諫，勸靈公禮賢遠佞，勤政親民。靈公如瑱充耳，全然不聽，反有疑忌之意。

忽一日，靈公朝罷，諸大夫皆散，惟趙盾與士會尚在寢門商議國家之事，互相怨嘆。只見有二內侍抬一竹籠，自閨而出。趙盾曰：「宮中安有竹籠出外？此必有故。」遙呼：「來！來！」內侍只低頭不應。盾問曰：「竹籠中所置何物？」內侍曰：「爾相國也，欲看時，可自來看，我不敢言。」盾心中愈疑，邀士會同往察之，但見人手一隻，微露籠外。二位大夫拉住竹籠細看，乃支解過的一個死人。趙盾大驚，問其來歷，內侍還不肯說。盾曰：「汝再不言，吾先斬汝矣！」內侍方纔告訴道：「此人乃宰夫也。主公命煮熊蹯，急欲下酒，催併數次，宰夫只得獻上。主公嘗之，嫌其未熟，以銅鬥擊殺之，又砍爲數段，命我等棄於野外。立限時刻回報，遲則獲罪矣。」趙盾乃放內侍，依舊扛抬而去。盾謂士會曰：「主上無道，視人命如草菅。國家危亡，只在旦夕。我與子同往苦諫一番，何如？」士會曰：「我二人諫而不從，更無繼者。會請先入諫，若不聽，子當繼之。」時靈公尚在中堂，士會直入。靈公望見，知必有諫諍之言，乃迎而謂曰：「大夫勿言，寡人已知過矣，今當改之。」士會稽首對曰：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謂之賢人，過而不改，謂之愚人。君知過能改，離愚就賢，此社稷之福也。臣等不勝欣幸！」言畢而退，述於趙盾。盾曰：「主公若果悔過，旦晚必有施行。」

至次日，靈公免朝，命駕車往桃園遊玩。趙盾曰：「主公如此舉動，豈像改過之人？吾今日不得不言矣！」乃先往桃園門外，候靈公駕至，上前參謁。靈公訝曰：「寡人未嘗召卿，卿何以至此？」趙盾稽首再拜，口稱：「死罪，微臣有言啓奏，望主公寬容採納。臣聞：『有道之君，以樂樂人；無道之君，以樂樂身。』夫宮室嬖倖，田獵遊樂，一身之樂止此矣，未有以殺人爲樂者。今主公縱犬噬人，放彈打人，又以小過支解膳夫，此無道之君所不爲也，而主公爲之。人命至重，濫殺如此，百姓內叛，諸侯外離，桀、紂滅亡之禍，將及君身！臣今日不言，更無人言矣。臣不忍坐視君國之危亡，故敢直言無隱。乞主公回輦入朝，改革前非，毋荒遊，毋嗜殺。使晉國危而復安，臣雖死不恨！」靈公大慚，以袖掩面曰：「卿且退，容寡人只今日遊玩，下次當依卿言。」趙盾身蔽園門，不放靈公進去。屠岸賈在旁言曰：「相國進諫，雖是好意，然車駕既已至此，豈可空回，被人恥笑？相國暫請方便。如有政事，俟主公明日早朝，於朝堂議之，何如？」靈公接口曰：「明日早朝，當召卿也。」趙盾不得已，將身閃開，放靈公進園，瞋目視岸賈曰：「亡國敗家，皆由此輩！」恨恨不已。

岸賈侍靈公遊戲，正在歡笑之際，岸賈忽然嘆曰：「此樂不可再矣！」靈公問曰：「大夫何發此嘆？」岸賈曰：「趙相國明早必然又來聒絮，豈容主公復出耶？」靈公忿然作色曰：「自古臣制於君，不聞君制於臣。此老在，甚不便於寡人，何計可以除之？」岸賈曰：「臣有客麑者，家貧，臣常周給之，感臣之惠，願效死力。若使行刺於相國，主公任意行樂，又何患哉？」靈公曰：「此事若成，卿功非小。」是夜，岸賈密召麑，賜以酒食，告以：「趙盾專權欺主，今奉晉侯之命，使汝往刺。汝可伏於趙相國之門，俟其五鼓赴朝刺殺，不可誤事。」麑領命而行，扎縛停當，帶了雪花般匕首，潛伏趙府左右。聞譙鼓已交五更，便踅到趙府門首，見重門洞開，乘車已駕於門外，望見堂上燈光影影。麑乘間踅進中門，躲在暗處，仔細觀看。堂上有一位官員，朝衣朝冠，垂紳正笏，端然而坐。此位官員，正是相國趙盾，因欲趨朝，天色尚早，坐以待旦。麑大驚，退出門外，嘆曰：「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！賊殺民主，則爲不忠；受君命而棄之，則爲不信。不忠不信，何以立天地之間哉？」乃呼於門曰：「我麑也，寧違君命，不忍殺忠臣。我今自殺，恐有後來者，相國謹防之！」言罷，望着門前一株大槐，一頭觸去，腦漿迸裂而死。史臣有贊雲：

壯哉麑，刺客之魁！聞義能徙，視死如歸。報屠存趙，身滅名垂。槐陰所在，生氣依依！

此時驚動了守門人役，將麑如此恁般，報知趙盾。盾之車右提彌明曰：「相國今日不可入朝，恐有他變。」趙盾曰：「主公許我早朝，我若不往，是無禮也。死生有命，吾何慮哉！」分付家人，暫將麑淺埋於槐樹之側。

趙盾登車入朝，隨班行禮。靈公見趙盾不死，問屠岸賈以麑之事。岸賈答曰：「麑去而不返，有人說道觸槐而死，不知何故？」靈公曰：「此計不成，奈何？」岸賈奏曰：「臣尚有一計，可殺趙盾，萬無一失。」靈公曰：「卿有何計？」岸賈曰：「主公來日召趙盾飲於宮中，先伏甲士於後壁。俟三爵之後，主公可向趙盾索佩劍視看，盾必捧劍呈上。臣從旁喝破：『趙盾拔劍於君前，欲行不軌，左右可救駕！』甲士齊出，縛而斬之。外人皆謂趙盾自取誅戮，主公可免殺大臣之名，此計如何？」靈公曰：「妙哉！妙哉！可依計而行。」

明日，複視朝，靈公謂趙盾曰：「寡人賴吾子直言以得親於羣臣。敬治薄享，以勞吾子。」遂命屠岸賈引入宮中。車右提彌明從之，將升階，岸賈曰：「君宴相國，餘人不得登堂。」彌明乃立於堂下。趙盾再拜，就坐於靈公之右，屠岸賈侍於君左。庖人獻饌，酒三巡，靈公謂趙盾曰：「寡人聞吾子所佩之劍，蓋利劍也，幸解下與寡人觀之。」趙盾不知是計，方欲解劍。提彌明在堂下望見，大呼曰：「臣侍君宴，禮不過三爵，何爲酒後拔劍於君前耶？」趙盾悟，遂起立。彌明怒氣勃勃，直趨上堂，扶盾而下。岸賈呼獒奴縱靈獒，令逐紫袍者。獒疾走如飛，追及盾於宮門之內。彌明力舉千鈞，雙手搏獒，折其頸，獒死。靈公怒甚，出壁中伏甲以攻盾，彌明以身蔽盾，教盾急走。彌明留身獨戰，寡不敵衆，遍體被槍，力盡而死。史臣贊雲：

君有獒，臣亦有獒。君之獒，不如臣之獒。君之獒能害人，臣之獒克保身。嗚呼二獒，吾誰與親？

話說趙盾虧彌明與甲士格鬥，脫身先走。忽有一人狂追及盾，盾懼甚。其人曰：「相國無畏，我來相救，非相害也。」盾問曰：「汝何人？」對曰：「相國不記翳桑之餓人乎？則我靈輒便是。」原來五年之前，趙盾曾往九原山打獵而回，休於翳桑之下，見有一男子臥地。盾疑爲刺客，使人執之。其人餓不能起，問其姓名，曰：「靈輒也。遊學於衛三年，今日始歸，囊空無所得食，已餓三日矣。」盾憐之，與之飯及脯，輒出一小筐，先藏其半而後食。盾問曰：「汝藏其半何意？」輒對曰：「家有老母，住於西門，小人出外日久，未知母存亡何如？今近不數里，倘幸而母存，願以大人之饌，充老母之腹。」盾嘆曰：「此孝子也！」使盡食其餘，別取簞食與肉，置囊中授之。靈輒拜謝而去。今絳州有脯飯坂，因此得名。後靈輒應募爲公徒，適在甲士之數，念趙盾昔日之恩，特地上前相救。時從人聞變，俱已逃散。靈輒揹負趙盾，趨出朝門。衆甲士殺了提彌明，合力來追。恰好趙朔悉起家丁，駕車來迎，扶盾登車。盾急召靈輒，欲共載，輒已逃去矣。甲士見趙府人衆，不敢追逐。趙盾謂朔曰：「吾不得復顧家矣！此去或翟或秦，尋一託身之處可也。」於是父子同出西門，望西路而進。

不知趙宣子出奔何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鬥椒絕纓大會

話說晉靈公謀殺趙盾，雖然其事不成，卻喜得趙盾離了絳城，如村童離師，頑豎離主，覺得胸懷舒暢，快不可言。遂攜帶宮眷於桃園住宿，日夜不歸。

再說趙穿在西郊射獵而回，正遇見盾、朔父子，停車相見，詢問緣由。趙穿曰：「叔父且莫出境，數日之內，穿有信到，再決行止。」趙盾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吾權住首陽山，專待好音。汝凡事謹慎，莫使禍上加禍！」趙穿別了盾、朔父子，回至絳城，知靈公住於桃園，假意謁見，稽首謝罪，言：「臣穿雖忝宗戚，然罪人之族，不敢復侍左右，乞賜罷斥。」靈公信爲真誠，乃慰之曰：「盾累次欺蔑寡人，寡人亦不能堪，與卿何與？卿可安心供職。」穿謝恩畢，復奏曰：「臣聞『所貴爲人主者，惟能極生人聲色之樂也』。主公鐘鼓雖懸，而內宮不備，何樂之有？齊桓公嬖倖滿宮，正娶之外，如夫人者六人。先君文公雖出亡，患難之際，所至納姬，迄於反國，年逾六旬，尚且妾媵無數。主公既有高臺廣囿，以爲寢處之所，何不多選良家女子，充軔其中，使明師教之歌舞，以備娛樂，豈不美哉？」靈公曰：「卿所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今欲蒐括國中女色，何人可使？」穿對曰：「大夫屠岸賈可使。」靈公遂命屠岸賈專任其事。不拘城內郊外，有顏色女子，年二十以內未嫁者，鹹令報名選擇，限一月內回話。趙穿藉此公差，遣開了屠岸賈，又奏於靈公曰：「桃園侍衛單弱，臣于軍中精選驍勇二百人，願充宿衛，伏乞主裁！」靈公復準其奏。

趙穿回營，果然挑選了二百名甲士。那甲士問道：「將軍有何差遣？」趙穿曰：「主上不恤民情，鎮日在桃園行樂，命我挑選汝等，替他巡警。汝等俱有室家，此去立風宿露，何日了期？」軍士皆嗟怨曰：「如此無道昏君，何不速死？若相國在此，必無此事。」趙穿曰：「吾有一語，與汝等商量，不知可否？」衆軍士皆曰：「將軍能救拔我等之苦，恩同再生。」穿曰：「桃園不比深宮邃密，汝等以二更爲候，攻入園中，託言討賞。我揮袖爲號，汝等殺了晉侯，我當迎還相國，別立新君。此計何如？」軍士皆曰：「甚善。」趙穿皆勞以酒食，使列於桃園之外，入告靈公。靈公登臺閱之，人人精勇，個個剛強。靈公大喜，即留趙穿侍酒，飲至二更，外面忽聞喊聲，靈公驚問其故。趙穿曰：「此必宿衛軍士驅逐夜行之人耳。臣往諭之，勿驚聖駕。」當下趙穿命掌燈，步下層臺。甲士二百人已毀門而入。趙穿穩住了衆人，引至臺前，升樓奏曰：「軍士知主公飲宴，欲求餘瀝犒勞，別無他意。」靈公傳旨，教內侍取酒分犒衆人，倚欄看給。趙穿在旁呼曰：「主公親犒汝等，可各領受。」言畢，以袖麾之。衆甲士認定了晉侯，一湧而上。靈公心中着忙，謂趙穿曰：「甲士登臺何意？卿可傳諭速退。」趙穿曰：「衆人思見相國盾，意欲主公召還歸國耳。」靈公未及答言，戟已攢刺，登時身死。左右俱各驚走。趙穿曰：「昏君已除，汝等勿得妄殺一人，宜隨我往迎相國還朝也。」只爲晉侯無道好殺，近侍朝夕懼誅，所以甲士行逆，莫有救者。百姓怨苦日久，反以晉侯之死爲快，絕無一人歸罪於趙穿。七年之前，彗星入北斗，佔雲：「齊、宋、晉三國之君，皆將死亂。」至是驗矣。髯仙有詩云：

崇臺歌管未停聲，血濺朱樓起外兵。

莫怪臺前無救者，避丸之後絕人行。

屠岸賈正在郊外，捱門捱戶的訪問美色女子，忽報：「晉侯被弒！」吃了大驚，心知趙穿所爲，不敢聲張，潛回府第。士會等聞變，趨至桃園，寂無一人，亦料趙穿往迎相國，將園門封鎖，靜以待之。不一日，趙盾回車，入於絳城，徑到桃園，百官一時並集。趙盾伏於靈公之屍，痛哭了一場，哀聲聞於園外。百姓聞者，皆曰：「相國忠愛如此，晉侯自取其禍，非相國之過也。」趙盾分付將靈公殯殮，歸葬曲沃。一面會集羣臣，議立新君。時靈公尚未有子，趙盾曰：「先君襄公之歿，吾常倡言欲立長君，衆謀不協，以及今日。此番不可不慎！」士會曰：「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，誠如相國之言。」趙盾曰：「文公尚有一子，始生之時，其母夢神人以黑手塗其臀，因名曰黑臀。今仕於周，其齒已長，吾意欲迎立之，何如？」百官不敢異同，皆曰：「相國處分甚當。」趙盾欲解趙穿弒君之罪，乃使穿如周，迎公子黑臀歸晉，朝於太廟，即晉侯之位，是爲成公。

成公既立，專任趙盾以國政，以其女妻趙朔，是爲莊姬。盾因奏曰：「臣母乃狄女，君姬氏有遜讓之美，遣人迎臣母子歸晉，臣得僭居適子，遂主中軍。今君姬氏三子同、括、嬰皆長，願以位歸之。」成公曰：「卿之弟，乃吾娣所鍾愛，自當並用，毋勞過讓。」乃以趙同、趙括、趙嬰併爲大夫。趙穿佐中軍如故。穿私謂盾曰：「屠岸賈諂事先君，與趙氏爲仇，桃園之事，惟岸賈心懷不順。若不除此人，恐趙氏不安。」盾曰：「人不罪汝，汝反罪人耶！吾宗族貴盛，但當與同朝修睦，毋用尋仇爲也。」趙穿乃止。岸賈亦謹事趙氏，以求自免。

趙盾終以桃園之事爲歉。一日，步至史館，見太史董狐，索簡觀之。董狐將史簡呈上。趙盾觀看簡上，明寫：「秋七月乙丑，趙盾弒其君夷皋於桃園。」盾大驚曰：「太史誤矣！吾已出奔河東，去絳城二百餘裏，安知弒君之事？而子乃歸罪於我，不亦誣乎？」董狐曰：「子爲相國，出亡未嘗越境，反國又不討賊，謂此事非子主謀，誰其信之？」盾曰：「猶可改乎？」狐曰：「是是非非，號爲信史。吾頭可斷，此簡不可改也！」盾嘆曰：「嗟乎！史臣之權，乃重於卿相！恨吾未即出境，不免受萬世之惡名，悔之無及。」自是趙盾事成公，益加敬謹。趙穿自恃其功，求爲正卿。盾恐礙公論，不許。穿憤恚，疽發於背而死。穿子趙旃求嗣父職，盾曰：「待汝他日有功，雖卿位不難致也。」史臣論趙盾不私趙穿父子，皆董狐直筆所致。有贊雲：

庸史紀事，良史誅意。穿弒其君，盾蒙其罪。

寧斷吾頭，敢以筆媚？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。

時乃周匡王之六年也。是年，匡王崩，其弟瑜立，是爲定王。

定王元年，楚莊王興師伐陸渾之戎，遂涉雒水，揚兵於周之疆界，欲以威脅天子，與周分制天下。定王使大夫王孫滿問勞莊王。莊王問曰：「寡人聞大禹鑄有九鼎，三代相傳，以爲世寶，今在雒陽。不知鼎形大小與其輕重何如？寡人願一聞之。」王孫滿曰：「三代以德相傳，豈在鼎哉？昔禹有天下，九牧貢金，取鑄九鼎。夏桀無道，鼎遷於商。商紂暴虐，鼎又遷於周。若其有德，鼎雖小亦重；如其無德，雖大猶輕。成王定鼎於郟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命有在，鼎未可問也！」莊王慚而退，自是不敢萌窺周之志。

卻說楚令尹鬥越椒自莊王分其政權，心懷怨望，嫌隙已成。自恃才勇無雙，且先世功勞，人民信服，久有謀叛之意。常言：「楚國人才，惟司馬伯嬴一人，餘不足數也！」莊王伐陸渾時，亦慮越椒有變，特留賈在國。越椒見莊王統兵出征，遂決意作亂。欲盡發本族之衆，鬥克不從，殺之，遂襲殺司馬賈。賈子敖，扶其母奔於夢澤以避難。越椒出屯蒸野之地，欲邀截莊王歸路。莊王聞變，兼程而行，將及漳澨，越椒引兵來拒，軍威甚壯。越椒貫弓挺戟，在本陣往來馳驟。楚兵望之，皆有懼色。莊王曰：「鬥氏世有功勳於楚，寧伯棼負寡人，寡人不負伯棼也！」乃使大夫蘇從造越椒之營，與之講和，赦其擅殺司馬之罪，且許以王子爲質。越椒曰：「吾恥爲令尹耳，非望赦也。能戰則來！」蘇從再三諭之，不聽。蘇從去後，越椒命軍士擊鼓前進。莊王問諸將：「何人可退越椒？」大將樂伯應聲而出。越椒之子鬥賁皇便接住廝殺。潘尪見樂伯戰賁皇不下，即忙驅車出陣。越椒之從弟鬥旗亦驅車應之。莊王在戎輅之上親自執枹，鳴鼓督戰。越椒遠遠望見，飛車直奔莊王，彎着勁弓，一箭射來。那枝箭直飛過車轅，剛剛中在鼓架之上，駭得莊王連鼓槌都掉下車來。莊王急教避箭，左右各將大笠前遮。越椒又復一箭，恰恰的把左笠射個對穿。莊王且教回車，鳴金收兵。越椒奮勇趕來，卻得右軍大將公子側、左軍大將公子嬰齊，兩軍一齊殺到，越椒方退。樂伯、潘尪聞金聲，亦棄陣而回。楚軍頗有損折，退至皇滸下寨。取越椒箭視之，其長半倍於他箭，鸛翎爲羽，豹齒爲鏃，鋒利非常。左右傳觀，無不吐舌。至夜，莊王自出巡營，聞營中軍卒，三三五五相聚，都說：「鬥令尹神箭可畏，難以取勝。」莊王乃使人謬言於衆曰：「昔先君文王之世，聞戎蠻造箭最利，使人問之，戎蠻乃獻箭樣二枝，名『透骨風』，藏於太廟，爲越椒所竊得。今盡於兩射矣，不必慮也。明日當破之。」衆心始定。莊王乃下令退兵隨國，揚言：「欲起漢東諸國之衆，以討鬥氏。」蘇從曰：「強敵在前，一退必爲所乘，王失計矣！」公子側曰：「此王之謬言耳。吾等入見，必別有處分。」乃與公子嬰齊夜見莊王。莊王曰：「越椒勢銳，可計取，不可力敵也。」分付二將如此恁般，埋伏預備。二將領計去了。

次早，雞鳴，莊王引大軍退走。越椒探聽得實，率衆來追。楚軍兼程疾走，已過竟陵而北。越椒一日一夜行二百餘裏，至清河橋。楚軍在橋北晨炊，望見追兵來到，棄其釜爨而遁。越椒令曰：「擒了楚王，方許朝餐。」衆人勞困之後，又忍着飢餓，勉強前進，追及後隊潘尪之軍。潘尪立於車中，謂越椒曰：「吾子志在取王，何不速馳？」越椒信爲好語，乃舍潘尪。前馳六十里，至清山遇楚將熊負羈，問：「楚王安在？」負羈曰：「王尚未至也。」越椒心疑，謂負羈曰：「子肯爲我伺王，如得國，當與子分治。」負羈曰：「吾觀子衆飢困，且飽食，乃可戰。」越椒以爲然，乃停車治爨。爨尚未熟，只見公子側、公子嬰齊兩路軍殺到。越椒之軍不能復戰，只得南走。回至清河橋，橋已拆斷。原來楚莊王親自引兵，伏於橋之左右，只等越椒過去，便將橋樑拆斷，絕其歸路。越椒大驚，分付左右測水深淺，欲爲渡河之計。只見隔河一聲炮響，楚軍於河畔大叫：「樂伯在此，越椒速速下馬受縛！」越椒大怒，命隔河放箭。樂伯軍中有一小校，精於射藝，姓養名繇基，軍中稱爲神箭。養叔自請於樂伯，願與越椒較射。乃立於河口，大叫曰：「河闊如此，箭何能及？聞令尹善射，吾當與比較高低，可立於橋堵之上，各射三矢，死生聽命！」越椒問曰：「汝何人也？」應曰：「吾乃樂將軍部下小將養繇基也。」越椒欺其無名，乃曰：「汝要與我比箭，須讓我先射三矢。」養繇基曰：「莫說三矢，就射百矢，吾何懼哉！躲閃的不算好漢！」乃各約住後隊，分立於橋堵之南北。越椒挽弓先發一箭，恨不得將養繇基連頭帶腦射下河來。誰知忙者不會，會者不忙，養繇基見箭來，將弓梢一撥，那箭早落在水中，高叫：「快射！快射！」越椒又將第二箭搭上弓弦，覷得親切，颼的發來。養繇基將身一蹲，那枝箭從頭而過。越椒叫曰：「你說不許躲閃，如何蹲身躲箭？非丈夫也！」繇基答曰：「你還有一箭，吾今不躲。你若這箭不中，須還我射來。」越椒想道：「你若不躲閃，這枝箭管情射着。」便取第三枝箭，端端正正的射去，叫聲：「着了！」養繇基兩腳站定，並不轉動，箭到之時，張開大口，剛剛的將箭鏃咬住。越椒三箭都不中，心下早已着慌，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，不好失信，乃叫道：「讓你也射三箭，若射不着，還當我射。」養繇基笑曰：「要三箭方射着你，便是初學了。我只須一箭，管教你性命遭於我手！」越椒曰：「你口出大言，必有些本事，好歹由你射來。」心下想道：「那裏一箭便射得正中？若一箭不中，我便喝住他。」大着膽由他射去。誰知養繇基的箭，百發百中。

那時養繇基取箭在手，叫一聲：「令尹看射！」虛把弓拽一拽，卻不曾放箭。越椒聽得弓弦響，只說箭來，將身往左一閃。養繇基曰：「箭還在我手，不曾上弓。講過『躲閃的，不算好漢』，你如何又閃去？」越椒曰：「怕人躲閃的，也不算會射。」繇基又虛把弓弦拽響，越椒又往右一閃。養繇基乘他那一閃時，接手放一箭。鬥越椒不知箭到，躲閃不迭，這箭直貫其腦。可憐好個鬥越椒，做了楚國數年令尹，今日死於小將養繇基的一箭之下。髯仙有詩云：

人生知足最爲良，

令尹貪心又想王。

神箭將軍聊試技，

越椒已在隔橋亡。

鬥家軍已自飢困，看見主將中箭，慌得四散奔走。楚將公子側、公子嬰齊分路追逐，殺得屍同山積，血染河紅。越椒子鬥賁皇逃奔晉國，晉侯用爲大夫，食邑於苗，謂之苗賁皇。

莊王已獲全勝，傳令班師，有被擒者，即于軍前斬首。凱歌還於郢都，將鬥氏宗族，不拘大小，盡行斬首。只有鬥般之子，名曰克黃，官拜箴尹，是時莊王遣使行聘齊、秦二國。鬥克黃領命使齊，歸及宋國，聞越椒作亂之事，左右曰：「不可入矣！」克黃曰：「君猶天也，天命其可棄乎？」命馳入郢都，覆命畢，自詣司寇請囚，曰：「吾祖子文曾言：『越椒有反相，必主滅族。』臨終，囑吾父逃避他國。吾父世受楚恩，不忍他適，爲越椒所誅。今日果應吾祖之言。既不幸爲逆臣之族，又不幸違先祖之訓，今日死其分也！安敢逃刑耶？」莊王聞之，嘆曰：「子文真神人也！況治楚功大，何忍絕其嗣乎？」乃赦克黃之罪，曰：「克黃死不逃刑，乃忠臣也。」命復其官，改名曰鬥生，言其宜死而得生也。

莊王嘉繇基一箭之功，厚加賞賜，使將親軍，掌車右之職。因令尹未得其人，聞沈尹虞邱之賢，使權主國事。置酒大宴羣臣於漸臺之上，妃嬪皆從。莊王曰：「寡人不御鐘鼓，已六年於此矣。今日叛臣授首，四境安靖，願與諸卿同一日之遊，名曰太平宴。文武大小官員俱來設席，務要盡歡而止。」

羣臣皆再拜，依次就坐。庖人進食，太史奏樂。飲至日落西山，興尚未已。莊王命秉燭再酌，使所幸許姬姜氏遍送諸大夫之酒，衆俱起席立飲。忽然一陣怪風，將堂燭盡滅，左右取火未至。席中有一人，見許姬美貌，暗中以手牽其袂。許姬左手絕袂，右手攬其冠纓，纓絕，其人驚懼放手。許姬取纓在手，循步至莊王之前，附耳奏曰：「妾奉大王命，敬百官之酒，內有一人無禮，乘燭滅強牽妾袖。妾已攬得其纓，王可促火察之。」莊王急命掌燈者：「且莫點燭！寡人今日之會，約與諸卿盡歡，諸卿俱去纓痛飲，不絕纓者不歡。」於是百官皆去其纓，方許秉燭，竟不知牽袖者爲何人也。席散回宮，許姬奏曰：「妾聞『男女不瀆』，況君臣乎？今大王使妾獻觴於諸臣，以示敬也。牽妾之袂而王不加察，何以肅上下之體，而正男女之別乎？」莊王笑曰：「此非婦人所知也。古者，君臣爲享，禮不過三爵，但卜其晝，不卜其夜。今寡人使羣臣盡歡，繼之以燭，酒後狂態，人情之常。若察而罪之，顯婦人之節，而傷國士之心，使羣臣俱不歡，非寡人出令之意也。」許姬歎服。後世名此宴爲「絕纓會」。髯翁有詩云：

暗中牽袂醉中情，玉手如風已絕纓。

盡說君王江海量，畜魚水忌十分清。

一日，與虞邱論政，至於夜分，方始回宮。夫人樊姬問曰：「朝中今日何事，而宴罷如此？」莊王曰：「寡人與虞邱論政，殊不覺其晏也。」樊姬曰：「虞邱何如人？」莊王曰：「楚之賢者。」樊姬曰：「以妾觀之，虞邱未必賢矣。」莊王曰：「子何以知虞邱之非賢？」樊姬曰：「臣之事君，猶婦之事夫也。妾備位中宮，凡宮中有美色者，未常不進於王前。今虞邱與王論政，動至夜分，然未聞進一賢者。夫一人之智有限，而楚國之士無窮。虞邱欲役一人之智，以掩無窮之士，又焉得爲賢乎？」莊王善其言，明早以樊姬之言述於虞邱。虞邱曰：「臣智不及此，當即圖之。」乃遍訪於羣臣。鬥生言賈之子敖之賢，「爲避鬥越椒之難，隱居夢澤，此人將相才也」。虞邱言於莊王。莊王曰：「伯嬴智士，其子必不凡。微子言，吾幾忘之。」即命虞邱同鬥生駕車往夢澤，取敖入朝聽用。

卻說敖字孫叔，人稱爲孫叔敖。奉母逃難，居於夢澤，力耕自給。一日，荷鋤而出，見田中有蛇兩頭，駭曰：「吾聞兩頭蛇，不祥之物，見者必死，吾其殆矣！」又想道：「若留此蛇，倘後人復見之，又喪其命，不如我一人自當！」乃揮鋤殺蛇，埋于田岸，奔歸向母而泣。母問其故，敖對曰：「聞見兩頭蛇者必死，兒今已見之，恐不能終母之養，是以泣也。」母曰：「蛇今安在？」敖對曰：「兒恐後人復見，已殺而埋之矣。」母曰：「人有一念之善，天必祐之。汝見兩頭蛇，恐累後人，殺而埋之，此其善豈止一念哉？汝必不死，且將獲福矣。」逾數日，虞邱等奉使命至，取用孫叔敖。母笑曰：「此埋蛇之報也。」敖與其母隨虞邱歸郢。

莊王一見，與語竟日，大悅曰：「楚國諸臣，無卿之比。」即日拜爲令尹。孫叔敖辭曰：「臣起自田野，驟執大政，何以服人？請從諸大夫之後。」莊王曰：「寡人知卿，卿可不辭。」叔敖謙讓再三，乃受命爲令尹。考求楚國制度，立爲軍法：凡軍行，在軍右者，挾轅爲戰備；在軍左者，追求草蓐爲宿備。前茅慮無，中權後勁。前茅慮無者，旌幟在前，以覘賊之有無而爲之謀慮。中權者，權謀皆出中軍，不得旁撓。後勁者，以勁兵爲後殿，戰則用爲奇兵，歸則用爲斷後。王之親兵，分爲二廣，每廣車十五乘，每乘用步卒百人，後以二十五人爲遊兵。右廣管醜、寅、卯、辰、巳五時；左廣管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五時。每日雞鳴時分，右廣駕馬以備驅馳，至於日中，則左廣代之，黃昏而止。內官分班捱次，專主巡亥、子二時，以防非常之變。用虞邱將中軍，公子嬰齊將左軍，公子側將右軍，養繇基將右廣，屈蕩將左廣。四時蒐閱，各有常典，三軍嚴肅，百姓無擾。又築芍波以興水利，六、蓼之境，灌田萬頃，民鹹頌之。楚諸臣見莊王寵任叔敖，心中不服，及見叔敖行事，井井有條，無不嘆息曰：「楚國有幸，得此賢臣，子文其復起矣！」當初，令尹子文善治楚國，今得叔敖，如子文之再生也。

是時，鄭穆公蘭薨，世子夷即位，是爲靈公。公子宋與公子歸生當國，尚依違於晉、楚之間，未決所事。楚莊王與孫叔敖商議，欲興兵伐鄭。忽聞鄭靈公被公子歸生所弒，莊王曰：「吾伐鄭益有名矣！」

不知歸生如何弒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黿構逆 陳靈公衵服戲朝

話說公子歸生字子家，公子宋字子公，二人皆鄭國貴戚之卿也。鄭靈公夷元年，公子宋與歸生相約早起，將入見靈公。公子宋之食指忽然翕翕自動。何謂食指？第一指曰拇指，第三指曰中指，第四指曰無名指，第五指曰小指。惟第二指，大凡取食必用着他，故曰食指。公子宋將食指跳動之狀，與歸生觀看。歸生異之。公子宋曰：「無他。我每常若跳動，是日必嘗異味。前使晉，食石花魚；後使楚，一食天鵝，一食合歡橘，指皆預動，無次不驗。但不知今日嘗何味耳？」將入朝門，內使傳命，喚宰夫甚急。公子宋問之曰：「汝喚宰夫何事？」內侍曰：「有鄭客從漢江來，得一大黿，重二百餘斤，獻於主公，主公受而賞之。今縛於堂下，使我召宰夫割烹，欲以享諸大夫也。」公子宋曰：「異味在此，吾食指豈虛動耶？」既入朝，見堂柱縛黿甚大，二人相視而笑，謁見之際，餘笑尚在。靈公問曰：「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？」公子歸生對曰：「宋與臣入朝時，其食指忽動，言：『每常如此，必得異味而嘗之。』今見堂下有巨黿，度主公烹食，必將波及諸臣，食指有驗，所以笑耳。」靈公戲之曰：「驗與不驗，權尚在寡人也！」二人既退，歸生謂宋曰：「異味雖有，倘君不召子，如何？」宋曰：「既享衆，能獨遺我乎？」

至日晡，內侍果遍召諸大夫。公子宋欣然而入，見歸生笑曰：「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。」已而諸臣畢集，靈公命布席敘坐，謂曰：「黿乃水族佳味，寡人不敢獨享，願與諸卿共之。」諸臣合詞謝曰：「主公一食不忘，臣等何以爲報！」坐定，宰夫告黿味已調，乃先獻靈公。公嘗而美之，命人賜黿羹一鼎，象箸一雙，自下席派起，至於上席，恰好到第一、第二席，止剩得一鼎。宰夫稟道：「羹已盡矣，只有一鼎，請命賜與何人？」靈公曰：「賜子家。」宰夫將黿羹致歸生之前。靈公大笑曰：「寡人命遍賜諸卿，而偏缺子公，是子公數不當食黿也。食指何嘗驗耶？」原來靈公故意分付庖人缺此一鼎，欲使宋之食指不驗，以爲笑端。卻不知公子宋已在歸生面前說了滿話，今日百官俱得賜食，己獨不與，羞變成怒，徑趨至靈公面前，以指探其鼎，取黿肉一塊啖之，曰：「臣已得嘗矣，食指何嘗不驗也？」言畢，直趨而出。靈公亦怒，投箸曰：「宋不遜，乃欺寡人，豈以鄭無尺寸之刃，不能斬其頭耶？」歸生等俱下席俯伏曰：「宋恃肺腑之愛，欲均沾君惠，聊以爲戲，何敢行無禮於君乎？願君恕之！」靈公恨恨不已。君臣皆不樂而散。

歸生即趨至公子宋之家，告以君怒之意，「明日可入朝謝罪」。公子宋曰：「吾聞：『慢人者，人亦慢之。』君先慢我，乃不自責，而責我耶？」歸生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君臣之間，不可不謝。」次日，二人一同入朝。公子宋隨班行禮，全無觳觫伏罪之語。到是歸生心上不安，奏曰：「宋懼主公責其染指之失，特來告罪。戰兢不能措辭，望主公寬容之。」靈公曰：「寡人恐得罪子公，子公豈懼寡人耶？」拂衣而起。

公子宋出朝，邀歸生至家，密語曰：「主公怒我甚矣！恐見誅，不如先作難，事成可以免死。」歸生掩耳曰：「六畜歲久，猶不忍殺之。況一國之君，敢輕言弒逆乎？」公子宋曰：「吾戲言，子勿泄也！」歸生辭去。公子宋探知歸生與靈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厚，數有往來，乃揚言於朝曰：「子家與子良早夜相聚，不知所謀何事，恐不利於社稷也！」歸生急牽宋之臂至於靜處，謂曰：「是何言與？」公子宋曰：「子不與我協謀，吾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。」歸生素性懦弱，不能決斷，聞宋之言，大懼曰：「汝意欲何如？」公子宋曰：「主上無道之端，已見於分黿。若行大事，吾與子共扶子良爲君，以親暱於晉，鄭國可保數年之安矣。」歸生想了一回，徐答曰：「任子所爲，吾不汝泄也。」公子宋乃陰聚家衆，乘靈公秋祭齋宿，用重賂結其左右，夜半潛入齋宮，以土囊壓靈公而殺之，託言「中魘暴薨」。歸生知其事而不敢言。按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書：「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。」釋公子宋而罪歸生，以其身爲執政，懼譖從逆，所謂「任重者，責亦重」也。聖人書法，垂戒人臣，可不畏哉！

次日，歸生與公子宋共議，欲奉公子去疾爲君。去疾大驚，辭曰：「先君尚有八子，若立賢，則去疾無德可稱；若立長，則有公子堅在。去疾有死，不敢越也。」於是扶公子堅即位，是爲襄公。總計穆公共有子十三人，靈公夷被弒，襄公堅嗣立，以下尚有十一子：曰公子去疾，字子良；曰公子喜，字子罕；曰公子，字子駟；曰公子發，字子國；曰公子嘉，字子孔；曰公子偃，字子游；曰公子舒，字子印；又有公子豐、公子羽、公子然、公子志。襄公忌諸弟黨盛，恐他日生變，私與公子去疾商議，欲獨留去疾，而盡逐其諸弟。去疾曰：「先君夢蘭而生，卜曰：『是必昌姬氏之宗。』夫兄弟爲公族，譬如枝葉茂盛，本是以榮。若剪枝去葉，本根俱露，枯槁可立而待矣。君能容之，固所願也。若不能容，吾將同行，豈忍獨留於此，異日何面目見先君於地下乎？」襄公感悟。乃拜其弟十一人皆爲大夫，並知鄭政。公子宋遣使求成於晉，以求安其國。此周定王二年事也。

明年爲鄭襄公元年，楚莊王使公子嬰齊爲將，率師伐鄭，問曰：「何故弒君？」晉使荀林父救之。楚遂移兵伐陳。鄭襄公從晉成公盟於黑壤。

周定王三年，晉上卿趙盾卒。郤缺代爲中軍元帥，聞陳與楚平，乃言於成公，使荀林父從成公率宋、衛、鄭、曹四國伐陳。晉成公於中途病薨，乃班師。立世子孺爲君，是爲景公。

是年，楚莊王親率大軍復伐鄭師於柳棼。晉郤缺率師救之，襲敗楚師。鄭人皆喜，公子去疾獨有憂色。襄公怪而問之，去疾對曰：「晉之敗楚，偶也。楚將泄怒於鄭，晉可長恃乎？行見楚兵之在郊矣！」明年，楚莊王復伐鄭，屯兵於潁水之北。適公子歸生病卒，公子去疾追治嘗黿之事，殺公子宋，暴其屍於朝；斫子家之棺，而逐其族。遣使謝楚王曰：「寡人有逆臣歸生與宋，今俱伏誅。寡君願因陳侯而受歃於上國。」莊王許之。遂欲合陳、鄭同盟於辰陵之地，遣使約會陳侯。使者自陳還，言：「陳侯爲大夫夏徵舒所弒，國內大亂。」有詩爲證：

周室東遷世亂離，紛紛篡弒歲無虛。

妖星入鬥徵三國，又報陳侯遇夏舒。

話說陳靈公諱平國，乃陳共公朔之子，在周頃王六年嗣位。爲人輕佻惰慢，絕無威儀，且又耽於酒色，逐於遊戲，國家政務全然不理。寵着兩位大夫，一個姓孔名寧，一個姓儀名行父，都是酒色隊裏打鑼鼓的。一君二臣，志同氣合，語言戲褻，各無顧忌。其時朝中有個賢臣，姓泄名冶，是個忠良正直之輩，遇事敢言，陳侯君臣甚畏憚之。又有個大夫夏御叔，其父公子少西，乃是陳定公之子。少西字子夏，故御叔以夏爲字，又曰少西氏，世爲陳國司馬之官，食採於株林。御叔娶鄭穆公之女爲妻，謂之夏姬。那夏姬生得蛾眉鳳眼，杏臉桃腮，有驪姬、息嬀之容貌，兼妲己、文姜之妖淫，見者無不驚魂喪魄，顛之倒之。更有一樁奇事，十五歲時，夢見一偉丈夫，星冠羽服，自稱上界天仙，與之交合，教以吸精導氣之法。與人交接，曲盡其歡，就中採陽補陰，卻老還少，名爲「素女採戰之術」。在國未嫁，先與鄭靈公庶兄公子蠻兄妹私通，不勾三年，子蠻夭死。後嫁於夏御叔爲內子，生下一男，名曰徵舒。徵舒字子南，年十二歲上，御叔病亡。夏姬因有外交，留徵舒於城內，從師習學，自家退居株林。

孔寧、儀行父向與御叔同朝相善，曾窺見夏姬之色，各有窺誘之意。夏姬有侍女荷華，伶俐風騷，慣與主母做腳攬主顧。孔寧一日與徵舒射獵郊外，因送徵舒至於株林，留宿其家。孔寧費一片心機，先勾搭上了荷華，贈以簪珥，求薦於主母，遂得入馬。竊穿其錦襠以出，誇示於儀行父。行父慕之，亦以厚幣交結荷華，求其通款。夏姬平日窺見儀行父身材長大，鼻準豐隆，也有其心，遂遣荷華約他私會。儀行父廣求助戰奇藥，以媚夏姬。夏姬愛之，倍於孔寧。儀行父謂夏姬曰：「孔大夫有錦襠之賜，今既蒙垂盼，亦欲乞一物爲表記，以見均愛。」夏姬笑曰：「錦襠彼自竊去，非妾所贈也。」因附耳曰：「雖在同牀，豈無厚薄？」乃自解所穿碧羅襦爲贈。儀行父大悅。自此行父往來甚密，孔寧不免稍疏矣。有古詩爲證：

鄭風何其淫？桓武化已渺。

士女競私奔，里巷失昏曉。

仲子牆欲逾，子充性偏狡。

東門憶茹，野外生蔓草。

蹇裳望匪遙，駕車去何杳？

青衿縈我心，瓊琚破人老。

風雨雞鳴時，相會密以巧。

揚水流束薪，讒言莫相攪。

習氣多感人，安能自美好？

儀行父爲孔寧將錦襠驕了他，今得了碧羅襦，亦誇示於孔寧。孔寧私叩荷華，知夏姬與儀行父相密，心懷妒忌，無計拆他，想出一條計策來：那陳侯性貪淫樂，久聞夏姬美色，屢次言之，相慕頗切，恨不到手。「不如引他一同入馬，陳侯必然感我。況陳侯有個暗疾，醫書上名曰狐臭，亦名腋氣，夏姬定不喜歡。我去做個貼身幫閒，落得捉空調情，討些便宜。少不得儀大夫稀疏一二分，出了我這點捻酸的惡氣。好計，好計！」遂獨見靈公，閒話間，說及夏姬之美，天下絕無。靈公曰：「寡人亦久聞其名，但年齒已及四旬，恐三月桃花，未免改色矣！」孔寧曰：「夏姬熟曉房中之術，容顏轉嫩，常如十七八歲好女子模樣。且交接之妙，大異尋常，主公一試，自當魂消也。」靈公不覺慾火上炎，面頰發赤，向孔寧曰：「卿何策，使寡人與夏姬一會？寡人誓不相負！」孔寧奏曰：「夏氏一向居株林，其地竹木繁盛，可以遊玩。主公來早只說要幸株林，夏氏必然設享相迎。夏姬有婢，名曰荷華，頗知情事，臣當以主公之意達之，萬無不諧之理。」靈公笑曰：「此事全仗愛卿作成。」

次日，傳旨駕車，微服出遊株林，只教大夫孔寧相隨。孔寧先送信於夏姬，教他治具相候。又露其意於荷華，使之轉達。那邊夏姬也是個不怕事的主顧，凡事預備停當。靈公一心貪着夏姬，把遊幸當個名色。正是：竊玉偷香真有意，觀山玩水本無心。略蹬一時，就轉到夏家。夏姬具禮服出迎，入於廳坐，拜謁致詞曰：「妾男徵舒出就外傅，不知主公駕臨，有失迎接。」其聲如新鶯巧囀，嚦嚦可聽。靈公視其貌，真天人也！六宮妃嬪罕有其匹。靈公曰：「寡人偶爾閒遊，輕造尊府，幸勿驚訝。」夏姬斂衽對曰：「主公玉趾下臨，敝廬增色。賤妾備有蔬酒，未敢獻上。」靈公曰：「既費庖廚，不須禮席。聞尊府園亭幽雅，願入觀之。主人盛饌，就彼相擾可也。」夏姬對曰：「自亡夫即世，荒園久廢掃除，恐慢大駕，賤妾預先告罪。」夏姬應對有序，靈公心中愈加愛重，命夏姬：「換去禮服，引寡人園中一遊。」夏姬卸下禮服，露出一身淡妝，如月下梨花，雪中梅蕊，別是一般雅緻。夏姬前導，至於後園。雖然地段不寬，卻有喬松秀柏，奇石名葩，池沼一方，花亭幾座。中間高軒一區，朱欄繡幕，甚是開爽，此乃宴客之所。左右俱有廂房。軒後曲房數層，迴廊周折，直通內寢。園中立有馬廄，乃是養馬去處。園西空地一片，留爲射圃。靈公觀看了一回，軒中筵席已具，夏姬執盞定席。靈公賜坐於旁，夏姬謙讓不敢。靈公曰：「主人豈可不坐？」乃命孔寧坐右，夏姬坐左，「今日略去君臣之分，圖個盡歡。」飲酒中間，靈公目不轉睛，夏姬亦流波送盼。靈公酒興，帶了癡情，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事鼓，酒落快腸，不覺其多。日落西山，左右進燭，洗盞更酌。靈公大醉，倒於席上，鼾鼾睡去。孔寧私謂夏姬曰：「主公久慕容色，今日此來，立心與你求歡，不可違拗。」夏姬微笑不答。孔寧便宜行事，出外安頓隨駕人衆，就便宿歇。夏姬整備錦衾繡枕，假意送入軒中，自己香湯沐浴，以備召幸，止留荷華侍駕。

少頃，靈公睡醒，張目問：「是何人？」荷華跪而應曰：「賤婢乃荷華也。奉主母之命，伏侍千歲爺爺。」因取酸梅醒酒湯以進。靈公曰：「此湯何人所造？」荷華答曰：「婢所煎也。」靈公曰：「汝能造梅湯，能爲寡人作媒乎？」荷華佯爲不知，對曰：「賤婢雖不慣爲媒，亦頗知效奔走，但不知千歲爺屬意何人？」靈公曰：「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。汝能成就吾事，當厚賜汝。」荷華對曰：「主母殘體，恐不足當貴人。倘蒙不棄，賤婢即當引入。」靈公大喜，即命荷華掌燈引導，曲曲彎彎，直入內室。夏姬明燈獨坐，如有所待。忽聞腳步之聲，方欲啓問，靈公已入戶內。荷華便將銀燈攜出。靈公更不攀話，擁夏姬入帷，解衣共寢。肌膚柔膩，着體欲融，歡會之時，宛如處女。靈公怪而問之。夏姬對曰：「妾有內視之法，雖產子之後，不過三日，充實如故。」靈公嘆曰：「寡人雖遇天上神仙，亦只如此矣！」論起靈公淫具，本不及孔、儀二大夫，況帶有暗疾，沒討好處。因他是一國之君，婦人家未免帶三分勢利，不敢嗔嫌，於枕蓆上百般獻媚，虛意奉承，靈公遂以爲不世之奇遇矣。

睡至雞鳴，夏姬促靈公起身。靈公曰：「寡人得交愛卿，回視六宮，有如糞土。但不知愛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？」夏姬疑靈公已知孔、儀二人往來之事，乃對曰：「賤妾實不敢欺，自喪先夫，不能自制，未免失身他人。今既獲侍君侯，從茲當永謝外交，敢復有二心，以取罪戾！」靈公欣然曰：「愛卿平日所交，試爲寡人悉數之，不必隱諱。」夏姬對曰：「孔、儀二大夫因撫遺孤，遂及於亂，他實未有也。」靈公笑曰：「怪道孔寧說卿交接之妙，大異尋常，若非親試，何以知之？」夏姬對曰：「賤妾得罪在先，望乞寬宥！」靈公曰：「孔寧有薦賢之美，寡人方懷感激，卿其勿疑。但願與卿常常相見，此情不絕，其他任卿所爲，不汝禁也。」夏姬對曰：「主公能源源而來，何難常常而見乎？」須臾，靈公起身，夏姬抽自己貼體汗衫，與靈公穿上，曰：「主公見此衫，如見賤妾矣！」荷華取燈，由舊路送歸軒下。天明後，廳事上已備早膳，孔寧率從人駕車伺候。夏姬請靈公登堂，起居問安，庖人進饌。衆人俱有酒食犒勞。食畢，孔寧爲靈公御車回朝。百官知陳侯野宿，是日俱集朝門伺候。靈公傳令免朝，徑入宮門去了。儀行父扯住孔寧，盤問主公夜來宿處。孔寧不能諱，只得直言。儀行父知是孔寧所薦，頓足曰：「如此好人情，如何讓你獨做？」孔寧曰：「主公十分得意，第二次做你人情便了。」二人大笑而散。

次日，靈公早朝，禮畢，百官俱散，召孔寧至前，謝其薦舉夏姬之事。又召儀行父問曰：「如此樂事，何不早奏寡人？你二人卻佔先頭，是何道理？」孔寧、儀行父齊曰：「臣等並無此事。」靈公曰：「是美人親口所言，卿等不必諱矣。」孔寧對曰：「譬如君有味，臣先嚐之；父有味，子先嚐之。若嘗而不美，不敢進於君也。」靈公笑曰：「不然。譬如熊掌，就讓寡人先嚐也不妨。」孔、儀二人俱笑。靈公又曰：「汝二人雖曾入馬，她偏有表記送我。」乃扯襯衣示之曰：「此乃美人所贈，你二人可有麼？」孔寧曰：「臣亦有之。」靈公曰：「贈卿何物？」孔寧撩衣，見其錦襠，曰：「此姬所贈。不但臣有，行父亦有之。」靈公問行父：「卿又是何物？」行父解開碧羅襦，與靈公觀看。靈公大笑曰：「我等三人隨身俱有質證，異日同往株林，可作連牀大會矣。」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戲謔，把這話傳出朝門，惱了一位正直之臣，咬牙切齒，大叫道：「朝廷法紀之地，卻如此胡亂，陳國之亡，屈指可待矣！」遂整衣端簡，復身闖入朝門進諫。

不知那位官員是誰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

卻說陳靈公與孔寧、儀行父二大夫，俱穿了夏姬所贈褻衣，在朝堂上戲謔。大夫泄冶聞之，乃整襟端笏，復身趨入朝門。孔、儀二人素憚泄冶正直，今日不宣自至，必有規諫，遂先辭靈公而出。靈公抽身欲起御座，泄冶騰步上前，牽住其衣，跪而奏曰：「臣聞：『君臣主敬，男女主別。』今主公無《周南》之化，使國中有失節之婦；而又君臣宣淫，互相標榜，朝堂之上，穢語難聞，廉恥盡喪，體統俱失。君臣之敬，男女之別，淪滅已極！夫不敬則慢，不別則亂，慢而且亂，亡國之道也。君必改之！」靈公自覺汗顏，以袖掩面曰：「卿勿多言，寡人行且悔之矣！」泄冶辭出朝門，孔、儀二人尚在門外打探，見泄冶怒氣衝衝出來，閃入人叢中避之。泄冶早已看見，將二人喚出，責之曰：「君有善，臣宜宣之；君有不善，臣宜掩之。今子自爲不善，以誘其君，而復宣揚其事，使士民公然見聞，何以爲訓？豈不羞耶？」二人不能措對，唯唯謝教。泄冶去了，孔、儀二人求見靈公，述泄冶責備其君之語，「主公自今更勿爲株林之遊矣！」靈公曰：「卿二人還往否？」孔、儀二人對曰：「彼以臣諫君，與臣等無與。臣等可往，君不可往。」靈公奮然曰：「寡人寧得罪於泄冶，安肯舍此樂地乎？」孔、儀二人復奏曰：「主公若再往，恐難當泄冶絮聒，如何？」靈公曰：「二卿有何策，能止泄冶勿言？」孔寧曰：「若要泄冶勿言，除非使他開口不得。」靈公笑曰：「彼自有口，寡人安能禁之，使不開乎？」儀行父曰：「寧之言，臣能知之。夫人死則口閉，主公何不傳旨殺了泄冶，則終身之樂無窮矣。」靈公曰：「寡人不能也。」孔寧曰：「臣使人刺之，何如？」靈公點首曰：「由卿自爲。」二人辭出朝門，做一處商議。將重賄買出刺客，伏於要路，候泄冶入朝，突起殺之。國人皆認爲陳侯所使，不知爲孔、儀二人之謀也。史官有贊雲：

陳喪明德，君臣宣淫。纓紳衵服，大廷株林。壯哉泄冶，獨矢直音。身死名高，龍血比心。

自泄冶死後，君臣益無忌憚，三人不時同往株林。一二次還是私偷，以後習以爲常，公然不避。國人作《株林》之詩以譏之。詩曰：

胡爲乎株林？從夏南！匪適株林，從夏南！

徵舒字子南，詩人忠厚，故不曰夏姬，而曰夏南，言從南而來也。

陳侯本是個沒傝的人，孔、儀二人一味奉承幫襯，不顧廉恥，更兼夏姬善於調停，打成和局，弄做了一婦三夫，同歡同笑，不以爲怪。徵舒漸漸長大知事，見其母之所爲，心如刀刺，只是干礙陳侯，無可奈何。每聞陳侯欲到株林，往往託故避出，落得眼中清淨。那一班淫樂的男女，亦以徵舒不在爲方便。光陰似箭，徵舒年一十八歲，生得長軀偉幹，多力善射。靈公欲悅夏姬之意，使嗣父職爲司馬，執掌兵權。徵舒謝恩畢，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。夏姬曰：「此陳侯恩典，汝當恪共乃職，爲國分憂，不必以家事分念。」徵舒辭了母親，入朝理事。

忽一日，陳靈公與孔、儀二人，復遊株林，宿於夏氏。徵舒因感嗣爵之恩，特地回家設享，款待靈公。夏姬因其子在坐，不敢出陪。酒酣之後，君臣復相嘲謔，手舞足蹈。徵舒厭惡其狀，退入屏後，潛聽其言。靈公謂儀行父曰：「徵舒軀岸魁偉，有些像你，莫不是你生的？」儀行父笑曰：「徵舒兩目炯炯，極像主公，還是主公所生。」孔寧從旁插嘴曰：「主公與儀大夫年紀小，生他不出。他的爹極多，是個雜種，便是夏夫人自家記不起了。」三人拍掌大笑。徵舒不聽猶可，聽見時，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。正是：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暗將夏姬鎖於內室，卻從便門溜出，分付隨行軍衆：「把府第團團圍住，不許走了陳侯及孔、儀二人。」軍中得令，發一聲喊，圍了夏府。徵舒戎妝披掛，手執利刃，引着得力家丁數人，從大門殺進，口中大叫：「快拿淫賊！」陳靈公口中還在那裏不三不四，耍笑弄酒。卻是孔寧聽見了，說道：「主公不好了！徵舒此席，不是好意。如今引兵殺來，要拿淫賊。快跑罷！」儀行父曰：「前門圍斷，須走後門。」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戶，路道都是識熟的。陳侯還指望跑入內室，求救於夏姬，見中門鎖斷，慌上加慌，急向後園奔走。徵舒隨後趕來。陳侯記得東邊馬廄有短牆可越，遂望馬廄而奔。徵舒叫道：「昏君休走！」攀起弓來，颼的一箭，卻射不中。陳侯奔入馬廄，意欲藏躲，卻被羣馬驚嘶起來，即忙退身而出。徵舒剛剛趕近，又復一箭，正中當心。可憐陳侯平國做了一十五年諸侯，今日死於馬廄之下。孔寧、儀行父先見陳侯向東走，知徵舒必然追趕，遂望西邊奔入射圃。徵舒果然只趕陳侯，孔、儀二人遂從狗竇中鑽出，不到家中，赤身奔入楚國去了。徵舒既射殺了陳侯，擁兵入城，只說陳侯酒後暴疾身亡，遺命立世子午爲君，是爲成公。成公心恨徵舒，力不能制，隱忍不言。徵舒亦懼諸侯之討，乃強逼陳侯往朝於晉，以結其好。

再說楚國使臣奉命約陳侯赴盟辰陵，未到陳國，聞亂而返。恰好孔寧、儀行父二人逃到，見了莊王，瞞過君臣淫亂之情，只說：「夏徵舒造反，弒了陳侯平國。」與使臣之言相合。莊王遂集羣臣商議。

卻說楚國一位公族大夫，屈氏名巫，字子靈，乃屈蕩之子。此人儀容秀美，文武全材，只有一件毛病，貪淫好色，專講彭祖房中之術。數年前，曾出使陳國，遇夏姬出遊，窺見其貌，且聞其善於採煉，卻老還少，心甚慕之。及聞徵舒弒逆，欲藉此端，擄取夏姬，力勸莊王興師伐陳。令尹孫叔敖亦言：「陳罪宜討。」莊王之意遂決。時周定王九年，陳成公午之元年也。楚莊王先傳一檄，至於陳國。檄上寫道：

楚王示爾：少西氏弒其君，神人共憤。爾國不能討，寡人將爲爾討之。罪有專歸，其餘臣民，靜聽無擾！

陳國見了檄文，人人歸咎徵舒，巴不能勾假手於楚，遂不爲禦敵之計。

楚莊王親引三軍，帶領公子嬰齊、公子側、屈巫一班大將，雲捲風馳，直造陳都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所至安慰居民，秋毫無犯。夏徵舒知人心怨己，潛奔株林。時陳成公尚在晉國未歸，大夫轅頗與諸臣商議：「楚王爲我討罪，誅止徵舒，不如執徵舒獻於楚軍，遣使求和，保全社稷，此爲上策。」羣臣皆以爲然。轅頗乃命其子僑如，統兵往株林擒拿徵舒。僑如未行，楚兵已至城下。陳國久無政令，況陳侯不在國，百姓做主，開門迎楚。楚莊王整隊而入。諸將將轅頗等擁至莊王面前。莊王問：「徵舒何在？」轅頗對曰：「在株林。」莊王問曰：「誰非臣子，如何容此逆賊，不加誅討？」轅頗對曰：「非不欲討，力不加也。」莊王即命轅頗爲嚮導，自引大軍，往株林進發。卻留公子嬰齊一軍，屯紮城中。再說徵舒正欲收拾家財，奉了母親夏姬，逃奔鄭國。只爭一刻，楚兵圍住株林，將徵舒拿住。莊王命囚於後車，問：「何以不見夏姬？」使將士搜其家，於園中得之。荷華逃去，不知所適。夏姬向莊王再拜，言曰：「不幸國亂家亡，賤妾婦人，命懸大王之手。倘賜矜宥，願充婢役！」夏姬顏色妍麗，語復詳雅，莊王一見，心志迷惑，謂諸將曰：「楚國後宮雖多，如夏姬者絕少。寡人意欲納之，以備妃嬪，諸卿以爲何如？」屈巫諫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吾主用兵於陳，討其罪也。若納夏姬，是貪其色也。討罪爲義，貪色爲淫。以義始而以淫終，伯主舉動，不當如此。」莊王曰：「子靈之言甚正，寡人不敢納矣。只是此婦世間尤物，若再經寡人之眼，必然不能自制。」叫軍士鑿開後垣，縱其所之。時將軍公子側在旁，亦貪夏姬美貌，見莊王已不收用，跪而請曰：「臣中年無妻，乞我王賜臣爲室。」屈巫又奏曰：「吾王不可許也。」公子側怒曰：「子靈不容我娶夏姬，是何緣故？」屈巫曰：「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物，據吾所知者言之：『夭子蠻，殺御叔，弒陳侯，戮夏南，出孔、儀，喪陳國，不祥莫大焉！』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取此淫物，以貽後悔？」莊王曰：「如子靈所言，寡人亦畏之矣。」公子側曰：「既如此，我亦不娶了。只是一件，你說主公娶不得，我亦娶不得，難道你娶了不成？」屈巫連聲曰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莊王曰：「物無所主，人必爭之。聞連尹襄老，近日喪偶，賜爲繼室可也。」時襄老引兵從徵，在於後隊。莊王召至，以夏姬賜之。夫婦謝恩而出。公子側到也罷了，只是屈巫諫止莊王，打斷公子側，本欲留與自家，見莊王賜與襄老，暗暗叫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又暗想道：「這個老兒，如何當得起那婦人，少不得一年半載，仍做寡婦，到其間再作區處。」這是屈巫意中之事，口裏卻不曾說出。莊王居株林一宿，仍至陳國，公子嬰齊迎接入城。莊王傳令將徵舒囚出慄門，車裂以殉，如齊襄公處高渠彌之刑。史臣有詩曰：

陳主荒淫雖自取，徵舒弒逆亦違條。

莊王吊伐如時雨，泗上諸侯望羽旄。

莊王號令徵舒已畢，將陳國版圖查明，滅陳以爲楚縣。拜公子嬰齊爲陳公，使守其地。陳大夫轅頗等，悉帶回郢都。南方屬國聞楚王滅陳而歸，俱來朝賀。各處縣公自不必說。獨有大夫申叔時使齊未歸。其時齊惠公薨，世子無野即位，是爲頃公。齊、楚一向交好，故莊王遣申叔時，往行吊舊賀新之禮。這一差，還在未伐陳以前。及莊王歸楚三日之後，申叔方纔迴轉，覆命而退，並無慶賀之言。莊王使內侍傳語責之，曰：「夏徵舒無道，弒其君，寡人討其罪而戮之，版圖收於國中，義聲聞於天下。諸侯、縣公無不稱賀，汝獨無一言，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爲非耶？」申叔時隨使者來見楚王，請面畢其辭。莊王許之。申叔時曰：「王聞『蹊田奪牛』之說乎？」莊王曰：「未聞也。」申叔時曰：「今有人牽牛取徑於他人之田者，踐其禾稼，田主怒，奪其牛。此獄若在王前，何以斷之？」莊王曰：「牽牛踐田，所傷未多也。奪其牛，太甚矣！寡人若斷此獄，薄責牽牛者，而還其牛。子以爲當否？」申叔時曰：「王何明於斷獄，而昧於斷陳也？夫徵舒有罪，止於弒君，未至亡國也。王討其罪足矣，又取其國，此與牽牛何異？又何賀乎？」莊王頓足曰：「善哉此言！寡人未之聞也！」申叔時曰：「王既以臣言爲善，何不效反牛之事？」莊王立召陳大夫轅頗，問：「陳君何在？」頗答曰：「嚮往晉國，今不知何在。」言訖，不覺淚下。莊王慘然曰：「吾當復封汝國，汝可迎陳君而立之。世世附楚，勿依違南北，有負寡人之德。」又召孔寧、儀行父分付：「放汝歸國，共輔陳君。」轅頗明知孔、儀二人是個禍根，不敢在楚王面前說明，只是含糊一同拜謝而行。將出楚境，正遇陳侯午自晉而歸，聞其國已滅，亦欲如楚，面見楚王。轅頗乃述楚王之美意，君臣並駕至陳。守將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，召還本國，遂將版圖交割還陳，自歸楚國去了。此乃楚莊王第一件好處。髯翁有詩云：

縣陳誰料復封陳？蹠舜還從一念新。

南楚義聲馳四海，須知賢主賴賢臣。

孔寧歸國未一月，白日見夏徵舒來索命，因得狂疾，自赴池中而死。死之夜，儀行父夢見陳靈公、孔寧與徵舒三人，來拘他到帝廷對獄，夢中大驚，自此亦得暴疾卒。此乃淫人之報也。

再說公子嬰齊既返楚國，入見莊王，猶自稱陳公嬰齊。莊王曰：「寡人已復陳國矣，當別圖所以償卿也。」嬰齊遂請申、呂之田，莊王將許之。屈巫奏曰：「此北方之賦，國家所恃以御晉寇者，不可以充賞。」莊王乃止。及申叔時告老，莊王封屈巫爲申公，屈巫並不推辭。嬰齊由是與屈巫有隙。周定王十年，楚莊王之十七年也。

莊王以陳雖南附，鄭猶從晉，未肯服楚，乃與諸大夫計議。令尹孫叔敖曰：「我伐鄭，晉救必至，非大軍不可。」莊王曰：「寡人意正如此。」乃悉起三軍兩廣之衆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滎陽而來，連尹襄老爲前部。臨發時，健將唐狡請曰：「鄭小國，不足煩大軍，狡願自率部下百人，前行一日，爲三軍開路。」襄老壯其志，許之。唐狡所至力戰，當者輒敗，兵不留行，每夕掃除營地，以待大軍。莊王率諸將直抵鄭郊，未曾有一兵之阻，一日之稽。莊王怪其神速，謂襄老曰：「不意卿老而益壯，勇於前進如此。」襄老對曰：「非臣之力，乃副將唐狡力戰所致也。」莊王即召唐狡，欲厚賞之。唐狡對曰：「臣受君王之賜已厚，今日聊以報效，敢復叨賞乎？」莊王訝曰：「寡人未嘗識卿，何處受寡人之賜？」唐狡對曰：「絕纓會上，牽美人之袂者，即臣也。蒙君王不殺之恩，故舍命相報。」莊王嘆息曰：「嗟乎！使寡人當時明燭治罪，安得此人之死力哉？」命軍正紀其首功，俟平鄭之後，將重用之。唐狡謂人曰：「吾得死罪於君，君隱而不誅，是以報之。然既已明言，不敢以罪人徼後日之賞。」即夜遁去，不知所往。莊王聞之，嘆曰：「真烈士矣！」

大軍攻破郊圍，直抵城下。莊王傳令，四面築長圍攻之，凡十有七日，晝夜不息。鄭襄公恃晉之救，不即行成，軍士死傷者甚衆。城東北角崩陷數十丈，楚兵將登。莊王聞城內哭聲震地，心中不忍，麾軍退十里。公子嬰齊進曰：「城陷正可乘勢，何以退師？」莊王曰：「鄭知吾威，未知吾德，姑退以示德。視其從違，以爲進退可也。」鄭襄公聞楚退師，疑晉救已至，乃驅百姓修築城垣，男女皆上城巡守。莊王知鄭無乞降之意，復進兵圍之。鄭堅守三月，力不能支。楚將樂伯率衆自皇門先登，劈開城門。莊王下令，不許擄掠，三軍肅然。行至逵路，鄭襄公肉袒牽羊，以迎楚師，辭曰：「孤不德，不能服事大國，使君王懷怒，以降師於敝邑，孤知罪矣！存亡死生，一惟君王命。若惠顧先人之好，不遽剪滅，延其宗祀，使得比於附庸，君王之惠也！」公子嬰齊進曰：「鄭力窮而降，赦之復叛，不如滅之。」莊王曰：「申公若在，又將以『蹊田奪牛』見誚矣！」即麾軍退三十里。鄭襄公親至楚軍，謝罪請盟，留其弟公子去疾爲質。

莊王班師北行，次於郔，諜報：「晉國拜荀林父爲大將，先縠爲副，出車六百乘，前來救鄭，已過黃河。」莊王問於諸將曰：「晉師將至，歸乎？抑戰乎？」令尹孫叔敖對曰：「鄭之未成，戰晉宜也；已得鄭矣，又尋仇於晉，焉用之？不如全師而歸，萬無一失。」嬖人伍參奏曰：「令尹之言非也。鄭謂我力不及，是以從晉；若晉來而避之，真我不及矣。且晉知鄭之從楚，必以兵臨鄭，晉以救來，我亦以救往，不亦可乎？」孫叔敖曰：「昔歲入陳，今歲入鄭，楚兵已勞敝矣。若戰而不捷，雖食參之肉，豈足贖罪？」伍參曰：「若戰而捷，令尹爲無謀矣；如其不捷，參之肉將爲晉軍所食，何能及楚人之口？」莊王乃遍問諸將，各授以筆，使書其掌，主戰者寫「戰」字，主退者寫「退」字。諸將寫訖，莊王使開掌驗之。惟中軍元帥虞邱及連尹襄老、裨將蔡鳩居、彭名四人，掌中寫「退」字；其他公子嬰齊、公子側、公子谷臣、屈蕩、潘黨、樂伯、養繇基、許伯、熊負羈、許偃等二十餘人，俱「戰」字。莊王曰：「虞邱老成之見，與令尹合，言『退』者是矣。」乃傳令南轅反旆，來日飲馬於河而歸。

伍參夜求見莊王曰：「君王何畏於晉，而棄鄭以畀之也？」莊王曰：「寡人未嘗棄鄭也。」伍參曰：「楚兵頓鄭城下九十日，而僅得鄭成。今晉來而楚去，使晉得以救鄭爲功而收鄭，楚自此不復有鄭矣，非棄鄭而何？」莊王曰：「令尹言戰晉未必捷，是以去之。」伍參曰：「臣已料之審矣。荀林父新將中軍，威信未孚於衆。其佐先縠，先軫之孫，先且居之子，恃其世勳，且剛愎不仁，非用命之將也。欒、趙之輩，皆累世名將，各行其意，號令不一。晉師雖多，敗之易耳。且王以一國之主，而避晉之諸臣，將遺笑於天下，況能有鄭乎？」莊王愕然曰：「寡人雖不能軍，何至出晉諸臣之下？寡人從子戰矣！」即夜使人告令尹孫叔敖，將乘轅一齊改爲北向，進至管城，以待晉師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託優悟主

話說晉景公即位三年，聞楚王親自伐鄭，謀欲救之。乃拜荀林父爲中軍元帥，先縠副之；士會爲上軍元帥，郤克副之；趙朔爲下軍元帥，欒書副之。趙括、趙嬰齊爲中軍大夫，鞏朔、韓穿爲上軍大夫，荀首、趙同爲下軍大夫，韓厥爲司馬。更有步將魏錡、趙旃、荀、逢伯、鮑癸等數十員，起兵車共六百乘，以夏六月自絳州進發。到黃河口，前哨探得鄭城被楚久困，待救不至，已出降於楚，楚兵亦將北歸矣。荀林父召諸將商議行止，士會曰：「救之不及，戰楚無名，不如班師，以俟再舉。」林父善之，遂命諸將班師。中軍一員上將，挺身出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晉能伯諸侯者，以其能扶傾救難故也。今鄭待救不至，不得已而降楚，我若挫楚，鄭必歸晉。今棄鄭而逃楚，小國何恃之有？晉不復能伯諸侯矣！元帥必欲班師，小將情願自率本部前進。」林父視之，乃中軍副將先縠，字彘子。荀林父曰：「楚王親在軍中，兵強將廣。汝偏師獨濟，如以肉投餒虎，何益於事？」先縠咆哮大叫曰：「我若不往，使人謂堂堂晉國，沒一個敢戰之人，豈不可恥？此行雖死於陣前，猶不失志氣。」說罷，竟出營門，遇趙同、趙括兄弟，告以：「元帥畏楚班師，我將獨濟。」同、括曰：「大丈夫正當如此。我弟兄願率本部相從。」三人不秉將令，引軍濟河。荀首不見了趙同，軍士報道：「已隨先將軍去迎楚軍矣。」荀首大驚，告於司馬韓厥。韓厥特造中軍，來見荀林父，曰：「元帥不聞彘子之濟河乎？如遇楚師，必敗。子總中軍，而彘子喪師，咎專在子。將若之何？」林父悚然問計，韓厥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如三軍俱進。如其捷，子有功矣；萬一不捷，六人均分其責，不猶愈於專罪乎？」林父下拜曰：「子言是也。」遂傳令三軍並濟，立營於敖、鄗二山之間。先縠喜曰：「固知元帥不能違吾之言也！」

話分兩頭。且說鄭襄公探知晉兵衆盛，恐一旦戰勝，將討鄭從楚之罪，乃集羣臣計議。大夫皇戍進曰：「臣請爲君使於晉軍，勸之戰楚。晉勝則從晉，楚勝則從楚，擇強而事，何患焉？」鄭伯善其謀，遂使皇戍往晉軍中，致鄭伯之命曰：「寡君待上國之救，如望時雨，以社稷之將危，偷安於楚，聊以救亡，非敢背晉也。楚師勝鄭而驕，且久出疲敝，晉若擊之，敝邑願爲後繼。」先縠曰：「敗楚救鄭，在此一舉矣！」欒書曰：「鄭人反覆，其言未可信也。」趙同、趙括曰：「屬國助戰，此機不可失。彘子之言是也。」遂不由林父之命，同先縠竟與皇戍定戰楚之約。

誰知鄭襄公又別遣使往楚軍中，亦勸楚王共晉交戰，是兩邊挑鬥，坐觀成敗的意思，孫叔敖慮晉兵之盛，言於楚王曰：「晉人無決戰之意，不如請成。請而不獲，然後交兵，則曲在晉矣。」莊王以爲然，使蔡鳩居往晉，請罷戰修和。荀林父喜曰：「此兩國之福也！」先縠對蔡鳩居罵曰：「汝奪我屬國，又以和局緩我，便是我元帥肯和，我先縠決不肯，務要殺得你片甲不回，方見我先縠手段！快去報與楚君，教他早早逃走，饒他性命！」蔡鳩居被罵一場，抱頭而竄。將出營門，又遇趙同、趙括兄弟，以劍指之曰：「汝若再來，先教你喫我一劍！」鳩居出了晉營，又遇晉將趙旃，彎弓向之，說道：「你是我箭頭之肉，少不得早晚擒到！煩你傳話，只教你蠻王仔細！」

鳩居迴轉本寨，奏知莊王。莊王大怒，問衆將：「誰人敢去挑戰？」大將樂伯應聲而出曰：「臣願往。」樂伯乘單車，許伯爲御，攝叔爲車右。許伯驅車如風，徑逼晉壘。樂伯故意代御執轡，使許伯下車飾馬正鞅，以示閒暇。有遊兵十餘人過之，樂伯不慌不忙，一箭發去，射倒一人；攝叔跳下車，又隻手生擒一人，飛身上車，餘兵發聲喊都走。許伯仍爲御，望本營而馳。晉軍知楚將挑戰殺人，分爲三路，追趕將來。鮑癸居中，左有逢寧，右有逢蓋。樂伯大喝曰：「吾左射馬，右射人，射錯了，就算我輸！」乃將雕弓挽滿，左一箭，右一箭，忙忙射去，有分有寸，不差一些。左邊連射倒三四匹馬，馬倒，車遂不能行動。右邊逢蓋面門亦中一箭，軍士被箭傷者甚多。左右二路追兵，俱不能進。只有鮑癸緊緊隨後，看看趕着，樂伯只存下一箭了，搭上弓靶，欲射鮑癸，想道：「我這箭若不中，必遭來將之手。」正轉念間，車馳馬驟之際，趕出一頭麋來，在樂伯面前經過。樂伯心下轉變，一箭望麋射去，剛剛的直貫麋心。乃使攝叔下車取麋，以獻鮑癸曰：「願充從者之膳。」鮑癸見樂伯矢無虛發，心中正在驚懼，因其獻麋，遂假意嘆曰：「楚將有禮，我不敢犯也！」麾左右回車。樂伯徐行而返。有詩爲證：

單車挑戰騁豪雄，車似雷轟馬似龍。

神箭將軍誰不怕？追軍縮首去如風。

晉將魏錡知鮑癸放走了樂伯，心中大怒曰：「楚來挑戰，晉國獨無一人敢出軍前，恐被楚人所笑也。小將亦願以單車探楚之強弱。」趙旃曰：「小將願同魏將軍走遭。」林父曰：「楚來求和，然後挑戰。子若至楚軍，也將和議開談，方是答禮。」魏錡答曰：「小將便去請和。」趙旃先送魏錡登車，謂魏錡曰：「將軍報鳩居之使，我報樂伯，各任其事可也。」

卻說上軍元帥士會聞趙、魏二將討差往楚，慌忙來見荀林父，欲止其行。比到中軍，二將已去矣。士會私謂林父曰：「魏錡、趙旃自恃先世之功，不得重用，每懷怨望之心。況血氣方剛，不知進退，此行必觸楚怒。倘楚兵猝然乘我，何以御之？」時副將郤克亦來言：「楚意難測，不可不備。」先縠大叫曰：「旦晚廝殺，何以備爲？」荀林父不能決。士會退謂郤克曰：「荀伯木偶耳！我等宜自爲計。」乃使郤克約會上軍大夫鞏朔、韓穿，各率本部兵，分作三處，伏於敖山之前。中軍大夫趙嬰齊亦慮晉師之敗，預遣人具舟於黃河之口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魏錡一心忌荀林父爲將，欲敗其名，在林父面前只說請和，到楚軍中竟自請戰而還。楚將潘黨知蔡鳩居出使晉營，受了晉將辱罵，今日魏錡到此，正好報仇。忙趨入中軍，魏錡已自出營去了，乃策馬追之。魏錡行及大澤，見追將甚緊，方欲對敵，忽見澤中有麋六頭，因想起楚將戰麋之事，彎起弓來，也射倒一麋，使御者獻於潘黨曰：「前承樂將軍賜鮮，敬以相報。」潘黨笑曰：「彼欲我描舊樣耳！我若追之，顯得我楚人無禮。」亦命御者回車而返。魏錡還營，詭說：「楚王不準講和，定要交鋒，決一勝負。」荀林父曰：「趙旃何在？」魏錡曰：「我先行，彼在後，未曾相值。」林父曰：「楚既不準和，趙將軍必然喫虧。」乃使荀率車二十乘，步卒千五百人，往迎趙旃。

卻說趙旃夜至楚軍，布席于軍門之外，車中取酒，坐而飲之。命隨從二十餘人效楚語，四下巡綽，得其軍號，混入營中。有兵士覺其僞，盤詰之，其人刃傷兵士。營中亂嚷起來，舉火搜賊，被獲二十餘人。其餘逃出，見趙旃尚安坐席上，扶之起，登車，覓御人，已沒於楚軍矣。天色漸明，趙旃親自執轡鞭馬，馬餓不能馳。楚莊王聞營中有賊遁去，自駕戎輅，引兵追趕，其行甚速。趙旃恐爲所及，棄其車，逃入萬松林內，爲楚將屈蕩所見，亦下車逐之。趙旃將甲裳掛於小小松樹之上，徑自走脫。屈蕩取甲裳並車馬以獻。莊王方欲回轅，望見單車風馳而至，視之，乃潘黨也。黨指北向車塵，謂楚王曰：「晉師大至矣！」這車塵卻是荀林父所遣車，迎接趙旃者。潘黨遠遠望見，誤認以爲大軍，未免輕事重報，嚇得莊王面如土色。忽聽得南方鼓角喧天，爲首一員大臣，領着一隊車馬飛到。這員大臣是誰？乃是令尹孫叔敖。莊王心下稍安，問：「相國何以知晉軍之至，而來救寡人？」孫叔敖對曰：「臣不知也。但恐君王輕進，誤入晉軍，臣先來救駕，隨後三軍俱至矣。」莊王北向再看時，見塵頭不高，曰：「非大軍也。」孫叔敖對曰：「兵法有云：『寧可我迫人，莫使人迫我。』諸將既已到齊，吾王可傳令，只顧殺向前去。若挫其中軍，餘二軍皆不能存扎矣。」

莊王果然傳令：使公子嬰齊同副將蔡鳩居，以左軍攻晉上軍；公子側同副將王尹齊，以右軍攻晉下軍；自引中軍兩廣之衆，直搗荀林父大營。莊王親自援桴擊鼓。衆軍一齊擂鼓，鼓聲如雷，車馳馬驟，步卒隨着車馬，飛奔前行。晉軍全沒準備。荀林父聞鼓聲，才欲探聽，楚軍漫山遍野，已佈滿於營外，真是出其不意了。林父倉忙無計，傳令併力混戰。楚兵人人耀武，個個揚威，分明似海嘯山崩，天摧地塌。晉兵如久夢乍回，大醉方醒，還不知東西南北。「沒心人遇有心人」，怎生對敵得過？一時魚奔鳥散，被楚兵砍瓜切菜，亂殺一回，殺得四分五裂，七零八碎。荀乘着車，迎不着趙旃，卻撞着楚將熊負羈，兩下交鋒。楚兵大至，寡不敵衆，步卒奔散，荀所乘左驂，中箭先倒，遂爲熊負羈所擒。

再說晉將逢伯，引其二子逢寧、逢蓋，共載一小車，正在逃奔，恰好趙旃脫身走到，兩趾俱裂，看見前面有乘車者，大叫：「車中何人？望乞挈帶！」逢伯認得是趙旃聲音，分付二子：「速速馳去，勿得反顧。」二子不解其父之意，回顧看之。趙旃即呼曰：「逢君可載我！」二子謂父曰：「趙叟在後相呼。」逢伯大怒曰：「汝既見趙叟，合當讓載也！」叱二子下車，以轡授趙旃，使登車同載而去。逢寧、逢蓋失車，遂死於亂軍之中。

荀林父同韓厥從後營登車，引着敗殘軍卒，取路山右，沿河而走，棄下車馬器仗無算。先縠自後趕上，額中一箭，鮮血淋漓，扯戰袍裹之。林父指曰：「敢戰者亦如是乎？」行至河口，趙括亦到，訴稱其兄趙嬰齊私下預備船隻，先自濟河，「不通我們得知，是何道理？」林父曰：「死生之際，何暇相聞也？」趙括恨恨不已，自此與嬰齊有隙。林父曰：「我兵不能復戰矣！目前之計，濟河爲急。」乃命先縠往河下招集船隻。那船俱四散安泊，一時不能取齊。正擾攘之際，沿河無數人馬，紛紛來到。林父視之，乃是下軍正副將趙朔、欒書，被楚將公子側襲敗，驅率殘兵，亦取此路而來。兩軍一齊在岸，那一個不要渡河的？船數一發少了。南向一望，塵頭又起，林父恐楚兵乘勝窮追，乃擊鼓出令曰：「先濟河者有賞！」兩軍奪舟，自相爭殺。及至船上人滿了，後來者攀附不絕，連船覆水，又壞了三十餘艘。先縠在舟中喝令軍士：「但有攀舷扯槳的，用刀亂砍其手。」各船俱效之。手指跳落舟中，如飛花片片，數掬不盡，皆投河中。岸上哭聲震響，山谷俱應，天昏地慘，日色無光。史臣有詩云：

舟翻巨浪連帆倒，人逐洪波帶血流。

可憐數萬山西卒，半喪黃河作水囚。

後面塵頭又起，乃是荀首、趙同、魏錡、逢伯、鮑癸一班敗將，陸續逃至。荀首已登舟，不見其子荀，使人於岸呼之。有小軍看見荀被楚所獲，報知荀首。荀首曰：「吾子既失，吾不可以空返。」乃重複上岸，整車欲行。荀林父阻之曰：「已陷楚，往亦無益。」荀首曰：「得他人之子，猶可換回吾子也。」魏錡素與荀相厚，亦願同行。荀首甚喜。聚起荀氏家兵，尚有數百人。更兼他平昔恤民愛士，大得軍心，故下軍之衆在岸者，無不樂從；即已在舟中者，聞說下軍荀大夫欲入楚軍尋小將軍，亦皆上岸相從，願效死力。此時一股銳氣，比着全軍初下寨時，反覺強旺。荀首在晉亦算是數一數二的射手，多帶良箭，撞入楚軍。遇着老將連尹襄老，正在掠取遺車棄仗，不意晉兵猝至，不作整備，被荀首一箭射去，恰穿其頰，倒於車上。公子谷臣看見襄老中箭，馳車來救，魏錡就迎住廝殺。荀首從旁覷定，又復一箭，中其右腕。谷臣負痛拔箭。被魏錡乘勢將谷臣活捉過來，並載襄老之屍。荀首曰：「有此二物，可以贖吾子矣！楚師強甚，不可當也。」乃策馬急馳。比及楚軍知覺，欲追之，已無及矣。

且說公子嬰齊來攻上軍，士會預料有事，探信最早，先已結陣，且戰且走。嬰齊追及敖山之下，忽聞炮聲大震，一軍殺出，當頭一員大將在車中高叫：「鞏朔在此，等候多時矣！」嬰齊到吃了一驚。鞏朔接住嬰齊廝殺，約鬥二十餘合，不敢戀戰，保着士會，徐徐而走。嬰齊不捨，再復追來，前面炮聲又起，韓穿起兵來到。偏將蔡鳩居出車迎敵，方欲交鋒，山凹裏炮聲又震，旗旆如雲，大將郤克引兵又至。嬰齊見埋伏甚衆，恐墮晉計，鳴金退師。士會點查將士，並不曾傷折一個人。遂依敖山之險，結成七個小寨，連絡如七星，楚不敢逼。直到楚兵盡退，方纔整旆而還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荀首兵轉河口，林父大軍尚未濟盡，心甚驚惶。卻喜得趙嬰齊渡過北岸，打發空船南來接應。時天已昏黑，楚軍已至邲城，伍參請速追晉師。莊王曰：「楚自城濮失利，貽羞社稷，此一戰，可雪前恥矣。晉、楚終當講和，何必多殺？」乃下令安營。晉軍乘夜濟河，紛紛擾擾，直亂到天明方止。史臣論荀林父知不能料敵，纔不能御將，不進不退，以至此敗，遂使中原伯氣盡歸於楚，豈不傷哉！有詩云：

閫外元戎無地天，如何裨將可撓權。

舟中掬指真堪痛，縱渡黃河也然！

鄭襄公知楚師得勝，親自至邲城勞軍，迎楚王至於衡雍，僭居王宮，大設筵席慶賀。潘黨請收晉屍，築爲京觀，以彰武功於萬世。莊王曰：「晉非有罪可討，寡人幸而勝之，何武功之足稱耶？」命軍士隨在掩埋遺骨，爲文祭祀河神，奏凱而還。論功行賞，嘉伍參之謀，用爲大夫。伍舉、伍奢、伍尚、伍員，即其後也。令尹孫叔敖嘆曰：「勝晉大功，出自嬖人，吾當愧死矣！」遂鬱郁成疾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荀林父引敗兵還見景公，景公欲斬林父。羣臣力保曰：「林父先朝大臣，雖有喪師之罪，皆是先縠故違軍令，所以致敗。主公但斬先縠，以戒將來足矣。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，秦留孟明而襄公懼。望主公赦林父之罪，使圖後效。」景公從其言，遂斬先縠，復林父原職。命六卿治兵練將，爲異日報仇之舉。此周定王十年事也。

定王十二年春三月，楚令尹孫叔敖病篤，屬其子孫安曰：「吾有遺表一道，死後爲我達於楚王。楚王若封汝官爵，汝不可受。汝碌碌庸才，非經濟之具，不可濫廁冠裳也。若封汝以大邑，汝當固辭，辭之不得，則可以寢邱爲請。此地瘠薄，非人所欲，庶幾可延後世之祿耳。」言畢遂卒。孫安取遺表呈上，楚莊王啓而讀之。表曰：

臣以罪廢之餘，蒙君王拔之相位，數年以來，愧乏大功，有負重任。今賴君王之靈，獲死牖下，臣之幸矣！臣止一子，不肖，不足以玷冠裳。臣之從子薳憑，頗有才能，可任一職。晉號世伯，雖偶敗績，不可輕視。民苦戰鬥已久，惟息兵安民爲上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願王察之！

莊王讀罷，嘆曰：「孫叔死不忘國，寡人無福，天奪我良臣也！」即命駕往視其殮，撫棺痛哭，從行者莫不垂淚。次日，以公子嬰齊爲令尹，召薳憑爲箴尹，是爲薳氏。莊王欲以孫安爲工正，安守遺命，力辭不拜，退耕於野。

莊王所寵優人孟侏儒，謂之優孟，身不滿五尺，平日以滑稽調笑，取歡左右。一日出郊，見孫安砍下柴薪，自負而歸。優孟迎而問曰：「公子何自勞苦負薪？」孫安曰：「父爲相數年，一錢不入私門，死後家無餘財，吾安得不負薪乎？」優孟嘆曰：「公子勉之，王行且召子矣！」乃制孫叔敖衣冠劍履一具，並習其生前言動，摹擬三日，無一不肖，宛如叔敖之再生也。值莊王宴於宮中，召羣優爲戲。優孟先使他優扮爲楚王，爲思慕叔敖之狀，自己扮叔敖登場。楚王一見，大驚曰：「孫叔無恙乎？寡人思卿至切，可仍來輔相寡人也！」優孟對曰：「臣非真叔敖，偶似之耳。」楚王曰：「寡人思叔敖不得見，見似叔敖者，亦足少慰寡人之思。卿勿辭，可即就相位。」優孟對曰：「王果用臣，於臣甚願。但家有老妻，頗能通達世情，容歸與老妻商議，方敢奉詔。」乃下場，覆上曰：「臣適與老妻議之，老妻勸臣勿就。」楚王問曰：「何故？」優孟對曰：「老妻有村歌勸臣，臣請歌之。」遂歌曰：

貪吏不可爲而可爲，廉吏可爲而不可爲。貪吏不可爲者，污且卑；而可爲者，子孫乘堅而策肥。廉吏可爲者，高且潔；而不可爲者，子孫衣單而食缺。君不見楚之令尹孫叔敖，生前私殖無分毫，一朝身沒家凌替，子孫丐食棲蓬蒿。勸君勿學孫叔敖，君王不念前功勞！

莊王在席上見優孟問答，宛似叔敖，心中已是悽然；及聞優孟歌畢，不覺潸然淚下曰：「孫叔之功，寡人不敢忘也！」即命優孟往召孫安。孫安敝衣草履而至，拜見莊王。莊王曰：「子窮困至此乎？」優孟從旁答曰：「不窮困，不見前令尹之賢。」莊王曰：「孫安不願就職，當封以萬家之邑。」安固辭。莊王曰：「寡人主意已定，卿不可卻。」孫安奏曰：「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勞，給臣衣食，願得封寢邱，臣願足矣。」莊王曰：「寢邱瘠惡之土，卿何利焉？」孫安曰：「先臣有遺命，非此不敢受也。」莊王乃從之。後人以寢邱非善地，無人爭奪，遂爲孫氏世守。此乃孫叔敖先見之明。史臣有詩單道優孟之事。詩曰：

清官遑計子孫貧，身死優崇賴主君。

不是侏儒能諷諫，莊王安肯念先臣？

卻說晉臣荀林父聞孫叔敖新故，知楚兵不能驟出，乃請師伐鄭，大掠鄭郊，揚兵而還。諸將請遂圍鄭，林父曰：「圍之未可遽克，萬一楚救忽至，是求敵也。姑使鄭人懼而自謀耳。」鄭襄公果大懼，遣使謀之於楚，且以其弟公子張換公子去疾回鄭，共理國事。莊王曰：「鄭苟有信，豈在質乎？」乃悉遣之，因大集羣臣計議。

不知所議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牀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

話說楚莊王大集羣臣，計議卻晉之事。公子側進曰：「楚所善無如齊，而事晉之堅，無過於宋。若我興師伐宋，晉方救宋不暇，敢與我爭鄭乎？」莊王曰：「子策雖善，然未有隙也。自先君敗宋於泓，傷其君肱，宋能忍之，及厥貉之會，宋君親受服役。其後昭公見弒，子鮑嗣立，今十八年矣。伐之當用何名？」公子嬰齊對曰：「是不難。齊君屢次來聘，尚未一答。今宜遣使報聘於齊，竟自過宋，令勿假道，且以報之。若彼不較，是懼我也，君之會盟，必不拒矣。如以無禮之故，辱我使臣，我藉此爲辭，何患無名哉？」莊王曰：「何人可使？」嬰齊對曰：「申無畏曾從厥貉之會，此人可使也。」

莊王乃命無畏如齊修聘。無畏奏曰：「聘齊必經宋國，須有假道文書送驗，方可過關。」莊王曰：「汝畏阻絕使臣耶？」無畏答曰：「曏者厥貉之會，諸君田於孟諸，宋君違令，臣執其僕而戮之，宋恨臣必深。此行若無假道文書，必然殺臣。」莊王曰：「文書上與汝改名曰申舟，不用無畏舊名可矣。」無畏猶不肯行，曰：「名可改，面不可改。」莊王怒曰：「若殺子，我當興師破滅其國，爲子報仇！」無畏乃不敢復辭。

明日，率其子申犀謁見莊王，曰：「臣以死殉國，分也，但願王善視此子。」莊王曰：「此寡人之事，子勿多慮。」申舟領了出使禮物，拜辭出城。子犀送至郊外，申舟分付曰：「汝父此行，必死於宋。汝必請於君王，爲我報仇。切記吾言！」父子灑淚而別。

不一日，行至睢陽，關吏知是楚國使臣，要索假道文驗。申舟答言：「奉楚王之命，但有聘齊文書，卻沒有假道文書。」關吏遂將申舟留住，飛報宋文公。時宋華元爲政，奏於文公曰：「楚，吾世仇也。今遣使公然過宋，不循假道之禮，欺我甚矣！請殺之。」宋公曰：「殺楚使，楚必伐我，奈何？」華元對曰：「欺我之恥，甚於受伐。況欺我，勢必伐我。均之受伐，且雪吾恥。」乃使人執申舟至宋廷。華元一見，認得就是申無畏，怒上加怒，責之曰：「汝曾戮我先公之僕，今改名，欲逃死耶？」申舟自知必死，大罵宋鮑：「汝奸祖母，弒嫡侄，倖免天誅；又妄殺大國之使，楚兵一到，汝君臣爲齏粉矣！」華元命先割其舌，而後殺之。將聘齊的文書禮物，焚棄於郊外。

從人棄車而遁，回報莊王。莊王方進午膳，聞申舟見殺，投箸於席，奮袂而起。即拜司馬公子側爲大將，申叔時副之。立刻整車，親自伐宋。使申犀爲軍正，從徵。按：申舟以夏四月被殺，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，可謂速之至矣。潛淵有詩云：

明知欺宋必遭屯，君命如天敢惜身？

投袂興師風雨至，華元應悔殺行人。

楚兵將睢陽城圍困，造樓車高與城等，四面攻城。華元率兵民巡守，一面遣大夫樂嬰齊奔晉告急。晉景公欲發兵救之。謀臣伯宗諫曰：「林父以六百乘而敗於邲城，此天助楚也，往救未必有功。」景公曰：「當今惟宋與晉親，若不救，則失宋矣。」伯宗曰：「楚距宋二千里之遙，糧運不繼，必不能久。今遣一使往宋，只說：『晉已起大軍來救。』諭使堅守。不過數月，楚師將去。是我無敵楚之勞，而有救宋之功也。」景公然其言，問：「誰能與我使宋國者？」大夫解揚請行。景公曰：「非子虎不勝此任也。」

解揚微服，行及宋郊，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，獻於莊王。莊王認得是晉將解揚，問曰：「汝來何事？」解揚曰：「奉晉侯之命，來諭宋國堅守待救。」楚莊王曰：「原來是晉使臣！爾前者北林之役，汝爲我將賈所擒，寡人不殺，放汝回國；今番又來，自投羅網，有何理說？」解揚曰：「晉、楚仇敵，見殺分也，又何說乎？」莊王搜得身邊文書，看畢，謂曰：「宋城破在旦夕矣，汝能反書中之言，說汝國中有事，『急切不能相救，恐誤你國之事，特遣我口傳相報』。如此，則宋人絕望，必然出降，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。事成之日，當封你爲縣公，留仕楚國。」解揚低頭不應。莊王曰：「不然，當斬汝矣！」解揚本欲不從，恐身死於楚軍，無人達晉君之命，乃佯許曰：「諾。」莊王升解揚於樓車之上，使人從旁促之。揚遂呼宋人曰：「我晉國使臣解揚也，被楚軍所獲，使我誘汝出降。汝切不可！我主公親率大軍來救，不久必至矣。」莊王聞其言，命速牽下樓車，責之曰：「爾既許寡人，而又背之，爾自無信，非寡人之過也。」叱左右斬訖報來。解揚全無懼色，徐聲答曰：「臣未嘗無信也。臣若全信於楚，必然失信於晉。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，以取賂於外國，君以爲信乎？不信乎？臣請就誅，以明楚國之信，在外不在內！」莊王嘆曰：「『忠臣不懼死』，子之謂矣！」縱之使歸。

宋華元因解揚之告，繕守益堅。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堙於外，如敵樓之狀，親自居之，以瞰城內，一舉一動皆知。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堙以向之。自秋九月圍起，至明年之夏五月，彼此相拒九個月頭。睢陽城中糧草俱盡，人多餓死。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，百姓感泣，甚至易子爲食，拾骸骨爲爨，全無變志。莊王沒奈何了。軍吏稟道：「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！」莊王曰：「吾不意宋國難下如此！」乃親自登車，閱視宋城，見守陴軍士甚是嚴整，嘆了一口氣，即召公子側議班師。

申犀哭拜於馬前曰：「臣父以死奉王之命，王乃失信於臣父乎！」莊王面有慚色。申叔時時爲莊王執轡在車，乃獻計曰：「宋之不降，度我不能久耳。若使軍士築室耕田，示以長久之計，宋必懼矣。」莊王曰：「此計甚善！」乃下令，軍士沿城一帶起建營房，即拆城外民居並砍伐木爲之。每軍十名，留五名攻城，五名耕種，十日一更番，軍士互相傳說。華元聞之，謂宋文公曰：「楚王無去志矣！晉救不至，奈何？臣請入楚營，面見子反，劫之以和，或可僥倖成事也。」宋文公曰：「社稷存亡，在此一行，小心在意。」

華元探知公子側在土堙敵樓上住宿，預得其左右姓名，及奉差守宿備細。捱到夜分，扮作謁者模樣，悄地從城上縋下，直到土堙邊。遇巡軍擊柝而來，華元問曰：「主帥在上乎？」巡軍曰：「在。」又問曰：「已睡乎？」巡軍曰：「連日辛苦，今夜大王賜酒一樽飲之，已就枕矣。」華元走上土堙，守堙軍士阻之。華元曰：「我謁者庸僚也。大王有緊要機密事分付主帥，因適才賜酒，恐其醉臥，特遣我來當面叮嚀，立等回覆。」軍士認以爲真，讓華元登堙。堙上燈燭尚明，公子側和衣睡倒。華元徑上其牀，輕輕的以手推之。公子側醒來，要轉動時，兩袖被華元坐住了，急問：「汝是何人？」華元低聲答曰：「元帥勿驚，吾乃宋國右師華元也。奉主公之命，特地夜來求和。元帥若見從，當世從盟好；若還不允，元與元帥之命，俱盡於今夜矣！」言畢，左手按住臥席，右手於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，燈光之下，晃上兩晃。公子側慌忙答曰：「有事大家商量，不須粗鹵。」華元收了匕首，謝曰：「死罪，勿怪，情勢已急，不得從容也。」公子側曰：「子國中如何光景？」華元曰：「易子而食，拾骨而爨，已十分狼狽矣。」公子側驚曰：「宋之困敝，一至此乎？吾聞軍事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，子奈何以實情告我？」華元曰：「『君子矜人之厄，小人利人之危』，元帥乃君子非小人，元是以不敢匿情。」公子側曰：「然則何以不降？」華元曰：「國有已困之形，人有不困之志。君民效死，與城俱碎，豈肯爲城下之盟哉？倘蒙矜厄之仁，退師三十里，寡君願以國從，誓無二志！」公子側曰：「我不相欺，軍中亦止有七日之糧矣。若過七日，城不下，亦將班師。築室耕田之令，聊以相恐耳。明日當奏知楚王，退軍一舍。爾君臣亦不可失信！」華元曰：「元情願以身爲質，與元帥共立誓詞，各無反悔。」二人設誓已畢，公子側遂與華元結爲兄弟，將令箭一枝付與華元，分付速行。

華元有了令箭，公然行走，直到城下，口中一個暗號，城上便放下兜子，將華元吊上城堙去了。華元連夜回覆宋公，歡歡喜喜，專等明日退軍消息。

次早天明，公子側將夜來華元所言，告於莊王，言：「臣之性命，幾喪於匕首。幸華元仁心，將國情實告於我，哀懇退師，臣已許之。乞我王降旨！」莊王曰：「宋困憊如此，寡人當取此而歸。」公子側頓首曰：「我軍止有七日之糧，臣已告之矣。」莊王勃然怒曰：「子何爲以實情輸敵？」公子側對曰：「區區弱宋，尚有不欺人之臣；豈堂堂大楚，而反無之？臣故不敢隱諱。」莊王顏色頓霽曰：「司馬之言是也！」即降旨退軍，屯於三十里之外。申犀見軍令已出，不敢復阻，捶胸大哭。莊王使人安慰之曰：「子勿悲，終當成汝之孝。」楚軍安營已定，華元先到楚軍，致宋公之命，請受盟約。公子側隨華元入城，與宋文公歃血爲誓。宋公遣華元送申舟之棺於楚營，即留身爲質。莊王班師歸楚，厚葬申舟，舉朝皆往送葬。葬畢，使申犀嗣爲大夫。

華元在楚，因公子側又結交公子嬰齊，與嬰齊相善。一日，聚會之間，論及時事，公子嬰齊嘆曰：「今晉、楚分爭，日尋干戈，天下何時得太平耶？」華元曰：「以愚觀之，晉、楚互爲雌雄，不相上下，誠得一人合二國之成，各朝其屬，息兵修好，生民免於塗炭，誠爲世道之大幸！」嬰齊曰：「此事子能任之乎？」華元曰：「元與晉將欒書相善，曏者聘晉時，亦曾言及於此。奈無人從中聯合耳。」明日，嬰齊以華元之言，告於公子側。側曰：「二國尚未厭兵，此事殆未可輕議也。」華元留楚凡六年，至周定王十八年，宋文公鮑卒，子共公固立，華元請歸奔喪，始返宋國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晉景公聞楚人圍宋，經年不解，謂伯宗曰：「宋之城守倦矣，寡人不可失信於宋，當往救之。」正欲發兵，忽報：「潞國有密書送到。」按：潞國乃赤狄別種，隗姓，子爵，與黎國爲鄰。周平王時，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，於是赤狄益強。此時潞子名嬰兒，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。嬰兒微弱，其國相酆舒專權用事。先時，狐射姑奔在彼國，他是晉國勳臣，識多才廣，酆舒還怕他三分，不敢放恣。自射姑死後，酆舒益無忌憚，欲潞之絕晉之好，誣伯姬以罪，逼其君使縊殺之。又與潞子出獵郊外，醉後君臣打彈爲戲，賭彈飛鳥。酆舒放彈，誤傷潞子之目，投弓於地，笑曰：「彈得不準，臣當罰酒一卮！」潞子不堪其虐，力不能制，遂寫密書送晉，求晉起兵來討酆舒之罪。謀臣伯宗進曰：「若戮酆舒，兼併潞地，因及旁國，盡有狄土，則西南之疆益拓，而晉之兵賦益充，此機不可失也。」景公亦怒潞子嬰兒不能庇其妻，乃命荀林父爲大將，魏顆副之，出車三百乘伐潞。

酆舒率兵拒於曲梁，戰敗奔衛。衛穆公速方與晉睦，囚酆舒以獻於晉軍。荀林父令縛至絳都，殺之。晉師長驅直入潞城。潞子嬰兒迎於馬首，林父數其誣殺伯姬之罪，並執以歸。託言曰：「黎人思其君久矣。」乃訪黎侯之裔，割五百家，築城以居之。名爲復黎，實則滅潞也。嬰兒痛其國亡，自刎而死。潞人哀之，爲之立祠。今黎城南十五里，有潞祠山是也。

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，自率大軍屯於稷山。林父先至稷山獻捷，留副將魏顆略定赤狄之地。還至輔氏之澤，忽見塵頭蔽日，喊殺連天，晉兵不知爲誰。前哨飛報：「秦國遣大將杜回起兵來到。」按：秦康公薨於周匡王之四年，子共公稻立，因趙穿侵崇起釁，秦兵圍焦無功，遂厚結酆舒，共圖晉國。共公立四年薨，子桓公榮立。此時乃秦桓公之十一年，聞晉伐酆舒，方欲起兵來救，又聞晉已殺酆舒，執潞子，遂遣杜回引兵來爭潞地。

那杜回是秦國有名的力士，生得牙張銀鑿，眼突金睛，拳似銅錘，臉如鐵鉢，虯鬚捲髮，身長一丈有餘。力舉千鈞，慣使一柄開山大斧，重一百二十斤。本白翟人氏。曾於青眉山，一日拳打五虎，皆剝其皮以歸。秦桓公聞其勇，聘爲車右將軍。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賊寇萬餘，威名大振，遂爲大將。

魏顆排開陣勢，等待交鋒。杜回卻不用車馬，手執大斧，領着慣戰殺手三百人，大踏步直衝入陣來。下砍馬足，上劈甲將，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。晉兵從來未見此兇狠，遮攔不住，大敗一陣。魏顆下令：「扎住營壘，且莫出戰。」杜回領着一隊刀斧手，在營外跳躍叫罵，一連三日，魏顆不敢出應。忽報本國有兵來到，其將乃顆弟魏錡也。錡曰：「主公恐赤狄之黨，結連秦國生變，特遣弟來幫助。」魏顆述秦將杜回如此恁般，勇不可當，正欲遣人請兵。魏錡不信，曰：「彼草寇，何能爲？來日弟當見陣，管取勝之。」

至明日，杜回又來挑戰。魏錡忿然欲出，魏顆止之，不聽。當下領着新來甲士，驅車直進。秦兵卻四方奔走，魏錡分兵逐之。忽然呼哨一聲，三百個殺手複合爲一，都跟着杜回，大刀闊斧，下砍馬足，上劈甲將。北邊步卒隨車行轉，輅車不便轉折，被他左右前後，覷便就砍，魏錡大敗。虧着魏顆引兵接應，回營去了。

是夜，魏顆在營中悶坐，左思右想，沒有良策。坐至三更睏倦，朦朧睡去，耳邊似有人言「青草坡」三字，醒來不解其義；再睡，仍復如前。乃向魏錡言之。魏錡曰：「輔氏左去十里，有個大坡，名爲青草坡，或者秦兵合敗於此地也。弟先引一軍往坡埋伏，兄誘敵軍至此，左右夾攻，可以取勝。」魏錡自去行埋伏之事。魏顆傳令：「拔寨都起。」揚言：「且回黎城。」杜回果然來追，魏顆略斗數合，回車就走，漸漸引近青草坡來。一聲炮響，魏錡伏兵俱起。魏顆復身轉來，將杜回團團圍住，兩下夾攻。杜回全不畏懼，輪着一百二十斤的開山大斧，橫劈豎劈，當者輒死。雖然衆殺手頗有傷損，不能取勝。二魏督率軍衆，力戰杜回不退。看看殺至青草坡中間，杜回忽然一步一跌，如油靴踏着層冰，立腳不住，軍中發起喊來。魏顆舉眼看時，遙見一老人，布袍芒履，似莊家之狀，將青草一路挽結，以扳杜回之足。魏顆、魏錡雙車碾到，二戟並舉，把杜回搠倒在地，活捉過來。衆殺手見主將被擒，四散逃走，俱爲晉兵追而獲之。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。魏顆問杜回曰：「汝自逞英雄，何以見擒？」杜回曰：「吾雙足似有物扳住，不能展動，乃天絕我命，非力不及也。」魏顆暗暗稱奇。魏錡曰：「彼既有絕力，留于軍中，恐有他變。」魏顆曰：「吾意正慮及此。」即時將杜回斬首，解往稷山請功。

是夜，魏顆始得安睡，夢日間所見老人，前來致揖曰：「將軍知杜回所以獲乎？是老漢結草以御之，所以顛躓被獲耳。」魏顆大驚曰：「素不識叟面，乃蒙相助，何以奉酬？」老人曰：「我乃祖姬之父也。爾用先人之治命，善嫁吾女，老漢九泉之下，感子活女之命，特效微力，助將軍成此軍功。將軍勉之，後當世世榮顯，子孫貴爲王侯，無忘吾言。

原來魏顆之父魏犨有一愛妾，名曰祖姬，犨每出征，必囑魏顆曰：「吾若戰死沙場，汝當爲我選擇良配，以嫁此女，勿令失所，吾死亦瞑目矣！」及魏犨病篤之時，又囑顆曰：「此女吾所愛惜，必用以殉吾葬，使吾泉下有伴也。」言訖而卒。魏顆營葬其父，並不用祖姬爲殉。魏錡曰：「不記父臨終之囑乎？」顆曰：「父平日分付必嫁此女，臨終乃昏亂之言。孝子從治命，不從亂命。」葬事畢，遂擇士人而嫁之。有此陰德，所以老人有結草之報。魏顆夢覺，述於魏錡曰：「吾當時曲體親心，不殺此女，不意女父銜恩地下如此。」魏錡嘆息不已。髯仙有詩云：

結草何人亢杜回？夢中明說報恩來。

勸人廣積陰功事，理順心安福自該。

秦國敗兵回到雍州，知杜回戰死，君臣喪氣。晉景公嘉魏顆之功，封以令狐之地。復鑄大鐘以紀其事，備載年月。後人因晉景公所鑄，因名曰「景鍾」。晉景公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，共滅三國：曰田氏，曰留籲，及留籲之屬國曰鐸辰。自是赤狄之土，盡歸於晉。

時晉國歲飢，盜賊蜂起。荀林父訪國中之能察盜者，得一人，乃郤氏之族，名雍。此人善億逆，嘗遊市井間，忽指一人爲盜，使人拘而審之，果真盜也。林父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郤雍曰：「吾察其眉睫之間，見市中之物有貪色，見市之人有愧色，聞吾之至，而有懼色，是以知之。」郤雍每日獲盜數十人，市井悚懼，而盜賊愈多。大夫羊舌職謂林父曰：「元帥任郤雍以獲盜也。盜未盡獲，而郤雍之死期至矣。」林父驚問：「何故？」

不知羊舌職說出甚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醜父易服免君

話說荀林父用郤雍治盜，羊舌職度郤雍必不得其死。林父請問其說。羊舌職對曰：「周諺有云：『察見淵魚者不祥，智料隱慝者有殃。』恃郤雍一人之察，不可以盡羣盜，而合羣盜之力，反可以制郤雍，不死何爲？」未及三日，郤雍偶行郊外，羣盜數十人合而攻之，割其頭以去。荀林父憂憤成疾而死。晉景公聞羊舌職之言，召而問曰：「子之料郤雍當矣！然弭盜何策？」羊舌職對曰：「夫以智御智，如用石壓草，草必罅生；以暴禁暴，如用石擊石，石必兩碎。故弭盜之方，在乎化其心術，使知廉恥，非以多獲爲能也。君如擇朝中之善人，顯榮之於民上，彼不善者將自化，何盜之足患哉？」景公又問曰：「當今晉之善人，何者爲最？卿試舉之。」羊舌職曰：「無如士會。其爲人，言依於信，行依於義；和而不諂，廉而不矯；直而不亢，威而不猛。君必用之。」及士會定赤狄而還，晉景公獻狄俘於周，以士會之功奏聞周定王。定王賜士會以黻冕之服，位爲上卿。遂代林父之任，爲中軍元帥，且加太傅之職，改封於範，是爲範氏之始。士會將緝盜科條，盡行除削，專以教化，勸民爲善。於是奸民皆逃奔秦國，無一盜賊，晉國大治。

景公復有圖伯之意。謀臣伯宗進曰：「先君文公，始盟踐土，列國景從。襄公之世，猶受盟新城，未敢貳也。自令狐失信，始絕秦歡。及齊、宋弒逆，我不能討，山東諸國，遂輕晉而附楚。至救鄭無功，救宋不果，復失二國。晉之宇下，惟衛、曹寥寥三四國耳。夫齊、魯天下之望，君欲復盟主之業，莫如親齊、魯。盍使人行聘於二國，以聯屬其情，而伺楚之間，可以得志。」晉景公以爲然，乃遣上軍元帥郤克使魯及齊，厚其禮帛。

卻說魯宣公以齊惠公定位之故，奉事惟謹，朝聘俱有常期。至頃公無野嗣立，猶循舊規，未曾缺禮。郤克至魯修聘，禮畢，辭欲往齊。魯宣公亦當聘齊之期，乃使上卿季孫行父同郤克一齊起行。方及齊郊，只見衛上卿孫良夫、曹大夫公子首，也爲聘齊來到。四人相見，各道來由，不期而會，足見同志了。四位大夫下了客館，次日朝見，各致主君之意。禮畢，齊頃公看見四位大夫容貌，暗暗稱怪，道：「大夫請暫歸公館，即容設享相待。」四位大夫退出朝門。

頃公入宮，見其母蕭太夫人，忍笑不住。太夫人乃蕭君之女，嫁於齊惠公。自惠公薨後，蕭夫人日夜悲泣。頃公事母至孝，每事求悅其意。凡閭巷中有可笑之事，亦必形容稱述，博其一啓顏也。是日，頃公幹笑，不言其故。蕭太夫人問曰：「外面有何樂事，而歡笑如此？」頃公對曰：「外面別無樂事，乃見一怪事耳。今有晉、魯、衛、曹四國，各遣大夫來聘。晉大夫郤克是個瞎子，只有一隻眼光着看人；魯大夫季孫行父是個禿子，沒一根毛髮；衛大夫孫良夫是個跛子，兩腳高低的；曹公子首是個駝背，兩眼觀地。吾想生人抱疾，五形四體不全者有之。但四人各佔一病，又同時至於吾國，堂上聚着一班鬼怪，豈不可笑？」蕭太夫人不信曰：「吾欲一觀之，可乎？」頃公曰：「使臣至國，公宴後，例有私享。來日兒命設宴於後苑，諸大夫赴宴，必從崇臺之下經過。母親登於臺上，張帷而竊觀之，有何難哉？」

話中略過公宴不題，單說私宴。蕭太夫人已在崇臺之上了。舊例：使臣來到，凡車馬僕從，都是主國供應，以暫息客人之勞。頃公主意，專欲發其母之一笑，乃於國中密選眇者、禿者、駝者、跛者各一人，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車。郤克眇，即用眇者爲御；行父禿，即用禿者爲御；孫良夫跛，即用跛者爲御；公子首駝，即用駝者爲御。齊上卿國佐諫曰：「朝聘，國之大事，賓主主敬，敬以成禮，不可戲也。」頃公不聽。車中兩眇、兩禿、雙駝、雙跛，行過臺下，蕭夫人啓帷望見，不覺大笑。左右侍女無不掩口，笑聲直達於外。

郤克初見御者眇目，亦認爲偶然，不以爲怪。及聞臺上有婦女嬉笑之聲，心中大疑。草草數杯，即忙起身，回至館舍，使人詰問：「臺上何人？」「乃國母蕭太夫人也。」須臾，魯、衛、曹三國使臣，皆來告訴郤克，言：「齊國故意使執鞭之人，戲弄我等，以供婦人歡笑，是何道理？」郤克曰：「我等好意修聘，反被其辱，若不報此仇，非丈夫也！」行父等三人齊聲曰：「大夫若興師伐齊，我等奏過寡君，當傾國相助。」郤克曰：「衆大夫果有同心，便當歃血爲盟。伐齊之日，有不竭力其事者，明神殛之！」四位大夫聚於一處，竟夜商量，直至天明，不辭齊侯，竟自登車，命御人星馳各還本國而去。國佐嘆曰：「齊患自此始矣！」史臣有詩云：

主賓相見敬爲先，殘疾何當配執鞭？

臺上笑聲猶未寂，四郊已報起烽煙。

是時，魯卿東門仲遂、叔孫得臣俱卒，季孫行父爲正卿，執政當權。自聘齊被笑而歸，誓欲報仇。聞郤克請兵於晉侯，因與太傅士會主意不合，故晉侯不許。行父心下躁急，乃奏知宣公，使人往楚借兵。值楚莊王旅病薨，世子審即位，時年才十歲，是爲共王。史臣有楚莊王贊雲：

於赫莊王，幹父之蠱。始不飛鳴，終能張楚。

樊姬內助，孫叔外輔。戮舒播義，衄晉覿武。

窺周圍宋，威聲如虎。蠢爾荊蠻，桓公爲伍。

楚共王方有新喪，辭不出師。行父正在憤懣之際，有人自晉國來，述：

「郤剋日夜言伐齊之有利，不伐齊難以圖伯，晉侯惑之。士會知郤剋意不可回，乃告老讓之以政。今郤克爲中軍元帥，主晉國之事，不日興師報齊仇。」行父大喜，乃使仲遂之子公孫歸父行聘於晉，一來答郤克之禮，二來訂伐齊之期。魯宣公因仲遂得國，故寵任歸父，異於羣臣。時魯孟孫、叔孫、季孫三家，子孫衆盛，宣公每以爲憂。知子孫必爲三家所凌，乃于歸父臨行之日，握其手密囑之曰：「三桓日盛，公室日卑，子所知也。公孫此行，覷便與晉君臣密訴其情，倘能借彼兵力，爲我逐去三家，情願歲輸幣帛，以報晉德，永不貳志。卿小心在意，不可泄漏！」歸父領命，齎重賂至晉，聞屠岸賈復以諛佞得寵於景公，官拜司寇。乃納賂於岸賈，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。岸賈爲得罪趙氏，立心結交欒、郤二族，往來甚密，乃以歸父之言告於欒書。書曰：「元帥方與季孫氏同仇，恐此謀未必協也。吾試探之。」欒書乘間言於郤克。克曰：「此人慾亂魯國，不可聽之。」遂寫密書一封，遣人星夜至魯，飛投季孫行父。行父大怒曰：「當年弒殺公子惡及公子視，皆是東門遂主謀。我欲圖國家安靖，隱忍其事，爲之庇護。今其子乃欲見逐，豈非養虎留患耶？」乃以郤克密書，面致叔孫僑如看之。僑如曰：「主公不視朝，將一月矣。言有疾病，殆託詞也。吾等同往問疾，而造主公榻前請罪，看他如何？」亦使人邀仲孫蔑。蔑辭曰：「君臣無對質是非之理，蔑不敢往。」乃拉司寇臧孫許同行。三人行至宮門，聞宣公病篤，不及請見，但致問候而返。

次日，宣公報薨矣。時周定王之十六年也。季孫行父等擁立世子黑肱，時年一十三歲，是爲成公。成公年幼，凡事皆決於季氏。季孫行父集諸大夫於朝堂，議曰：「君幼國弱，非大明政刑不可。當初殺嫡立庶，專意媚齊，致失晉好，皆東門遂所爲也。仲遂有誤國大罪，宜追治之。」諸大夫皆唯唯聽命。行父遂使司寇臧孫許逐東門氏之族。公孫歸父自晉歸魯，未及境，知宣公已薨，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，乃出奔於齊國，族人俱從之。後儒論仲遂躬行弒逆，援立宣公，身死未幾，子孫被逐，作惡者亦何益哉？髯仙有詩嘆雲：

援宣富貴望千秋，誰料三桓作寇仇？

楹折東門喬木萎，獨餘青簡惡名留。

魯成公即位二年，齊頃公聞魯與晉合謀伐齊，一面遣使結好於楚，以爲齊緩急之助；一面整頓車徒，躬先伐魯，由平陰進兵，直至龍邑。齊侯之嬖人盧蒲就魁輕進，爲北門軍士所獲。頃公使人登車，呼城上人語之曰：「還我盧蒲將軍，即當退師。」龍人不信，殺就魁，磔其屍於城樓之上。頃公大怒，令三軍四面攻之，三日夜不息。城破，頃公將北城一角，不論軍民，盡皆殺死，以泄就魁之恨。正欲深入，哨馬探得衛國大將孫良夫，統兵將入齊境。頃公曰：「衛窺吾之虛，來犯吾界，今當反戈迎之。」乃留兵戍龍邑，班師而南。行至新築界口，恰遇衛兵前隊副將石稷已到，兩下各結營壘。石稷詣中軍，告於孫良夫曰：「吾受命侵齊，乘其虛也。今齊師已歸，其君親在，不可輕敵。不如退兵，讓其歸路，俟晉、魯合力並舉，可以萬全。」孫良夫曰：「本欲報齊君一笑之仇，今仇人在前，奈何避之？」遂不聽石稷之諫，是夜，率中軍往劫齊寨。齊人也慮衛軍來襲，已有整備。良夫殺入營門，劫了空營。方欲回車，左有國佐，右有高固，兩員大將圍裹將來。齊侯自率大軍掩至，大叫：「跛夫！且留下頭顱！」良夫死命相持，沒抵當一頭處，正在危急，卻得寧相、向禽兩隊車馬，前來接應，救出良夫北奔。衛軍大敗。齊侯招引二將，從後追來。衛將石稷之兵亦至，迎着孫良夫，叫道：「元帥只顧前行，吾當斷後。」良夫引軍急走，未及一里，只見前面塵頭起處，車聲如雷。良夫嘆曰：「齊更有伏兵，吾命休矣！」車馬看看近前，一員將車中鞠躬言曰：「小將不知元帥交兵，救援遲誤，伏乞恕罪！」良夫問曰：「子何人也？」那員將答曰：「某乃守新築大夫，仲叔於奚是也。悉起本境之衆，有百餘乘在此，足以一戰，元帥勿憂。」良夫方纔放心，謂於奚曰：「石將軍在後，子可助之。」仲叔於奚應聲麾車而去。

再說齊兵遇石稷斷後之兵，正欲交戰，見北路車塵蔽天，探是仲叔於奚領兵來到。齊頃公身在衛地，恐兵力不繼，遂鳴金收軍，止掠取輜重而回。石稷和於奚亦不追趕。後與晉人勝齊歸國，衛侯因於奚有救孫良夫之功，欲以邑賞之。於奚辭曰：「邑不願受，得賜『曲縣』、『繁纓』，以光寵於縉紳之中，予願足矣。」按：《周禮》：天子之樂，四面皆縣，謂之「宮縣」；諸侯之樂，止縣三面，獨缺南方，謂之「曲縣」，亦曰「軒縣」；大夫則左右縣耳。「繁纓」，乃諸侯所以飾馬者。二件皆諸侯之制。於奚自恃其功，以此爲請。衛侯笑而從之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論此事，以爲惟名器分別貴賤，不可假人。衛侯爲失其賞矣。此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卻說孫良夫收拾敗軍，入新築城中。歇息數日，諸將請示歸期，良夫曰：「吾本欲報齊，反爲所敗，何面目歸見吾主？便當乞師晉國，生縛齊君，方出我胸中之氣！」乃留石稷等屯兵新築，自己親往晉國借兵。適值魯司寇臧宣叔亦在晉請師。二人先通了郤克，然後謁見晉景公。內外同心，彼唱此和，不由晉景公不從。郤克慮齊之強，請車八百乘，晉侯許之。郤克將中軍，解張爲御，鄭邱緩爲車右，士燮將上軍，欒書將下軍，韓厥爲司馬。於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，師出絳州城，望東路進發。臧孫許先期歸報，季孫行父同叔孫僑如帥師來會，同至新築。孫良夫復約會曹公子首。各軍俱於新築取齊，擺成隊伍，次第前行，連接三十餘裏，車聲不絕。

齊頃公預先使人於魯境上覘探，已知臧司寇乞得晉兵消息。頃公曰：「若待晉師入境，百姓震驚，當以兵逆之於境上。」乃大閱車徒，挑選五百乘，三日三夜，行五百餘裏，直至鞍地紮營。前哨報：「晉軍已屯於靡笄山下。」頃公遣使請戰，郤克許來日決戰。大將高固請於頃公曰：「齊、晉從未交兵，未知晉人之勇怯，臣請探之。」乃駕單車，徑入晉壘挑戰。有末將亦乘車自營門而出，高固取巨石擲之，正中其腦，倒於車上，御人驚走。高固騰身一躍，早跳在晉車之上，腳踹晉囚，手挽轡索，馳還齊壘，周圍一轉，大呼曰：「出賣餘勇！」齊軍皆笑。晉軍中覺而逐之，已無及矣。高固謂頃公曰：「晉師雖衆，能戰者少，不足畏也。」

次日，齊頃公親自披甲出陣，邴夏御車，逢醜父爲車右。兩家各結陣於鞍。國佐率右軍以遏魯；高固帥左軍以遏衛、曹。兩下相持，各不交戰，專候中軍消息。齊侯自恃其勇，目無晉人，身穿錦袍繡甲，乘着金輿，令軍士俱控弓以俟，曰：「視吾馬足到處，萬矢俱發。」一聲鼓響，馳車直衝入晉陣。箭如飛蝗，晉兵死者極多。解張手肘連中二箭，血流下及車輪，猶自忍痛，勉強執轡。郤克正擊鼓進軍，亦被箭傷左脅，摽血及屨，鼓聲頓緩。解張曰：「師之耳目，在於中軍之旗鼓，三軍因之以爲進退。傷未及死，不可不勉力趨戰！」鄭邱緩曰：「張侯之言是也，死生命耳！」郤克乃援枹連擊，解張策馬冒矢而進。鄭邱緩左手執笠以衛郤克，右手奮戈殺敵。左右一齊擊鼓，鼓聲震天。晉軍只道本陣已得勝，爭先馳逐，勢如排山倒海，齊軍不能當，大敗而奔。韓厥見郤克傷重，曰：「元帥且暫息，某當力追此賊。」言畢，招引本部，驅車來趕。齊軍紛紛四散。頃公繞華不注山而走。韓厥遙望金輿，盡力逐之。逢醜父顧邴夏曰：「將軍急急出圍，以取救兵，某當代將軍執轡。」邴夏下車去了。晉兵到者益多，圍華不注山三匝。逢醜父謂頃公曰：「事急矣！主公快將錦袍繡甲脫下，與臣穿之，假作主公。主公可穿臣之衣，執輿於旁，以誤晉人之目。倘有不測，臣當以死代君，君可脫也。」頃公依其言。更換方畢，將及華泉，韓厥之車已到馬首。韓厥見錦袍繡甲，認是齊侯，遂手攬其絆馬之索，再拜稽首曰：「寡君不能辭魯、衛之請，使羣臣詢其罪於上國。臣厥忝在戎行，願御君侯，以辱臨於敝邑！」醜父詐稱口渴，不能答言，以瓢授齊侯曰：「醜父可爲我取飲。」齊侯下車，假作華泉取飲，水至，又嫌其濁，更取清者。齊侯遂繞山右而遁，恰遇齊將鄭周父御副車而至，曰：「邴夏已陷於晉軍中矣！晉勢浩大，惟此路兵稀，主公可急乘之！」乃以轡授齊侯，齊侯登車走脫。韓厥先遣人報入晉軍曰：「已得齊侯矣！」郤克大喜。及韓厥以醜父獻，郤克見之曰：「此非齊侯也！」郤克曾使齊，認得齊侯。韓厥卻不認得，因此被他設計賺去。韓厥怒問醜父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對曰：「某乃車右將軍逢醜父。欲問吾君，方纔往華泉取飲者就是。」郤克亦怒曰：「軍法：『欺三軍者，罪應死。』汝冒認齊侯以欺我軍，尚望活耶？」叱左右縛醜父去。醜父大呼曰：「晉軍聽吾一言：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。醜父免君於患，今且爲戮矣！」郤克命解其縛，曰：「人盡忠於君，我殺之不祥。」使後車載之。潛淵居士有詩云：

繞山戈甲密如林，繡甲君王險被擒。

千尺華泉源不竭，不如醜父計謀深。

後人名華不注山爲金輿山，正以齊侯金輿駐此而得名也。

頃公既脫歸本營，念醜父活命之恩，復乘輕車，馳入晉軍，訪求醜父，出而復入者三次。國佐、高固二將，聞中軍已敗，恐齊侯有失，各引軍來救駕，見齊侯從晉軍中出，大驚曰：「主公何輕千乘之尊，而自探虎穴耶？」頃公曰：「逢醜父代寡人陷於敵中，未知生死，寡人坐不安席，是以求之。」言未畢，哨馬報：「晉兵分五路殺來了！」國佐奏曰：「軍氣已挫，主公不可久留於此。且回國中堅守，以待楚救之至可也。」齊侯從其言，遂引大軍回至臨淄去了。郤克引大軍及魯、衛、曹三國之師，長驅直入，所過關隘，盡行燒燬，直抵國都，志在滅齊。

不知齊國如何應敵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

話說晉兵追齊侯，行四百五十里，至一地，名袁婁，安營下寨，打點攻城。齊頃公心慌，集諸臣問計。國佐進曰：「臣請以紀侯之甗及玉磬，行賂於晉，而請與晉平，魯、衛二國，則以侵地還之。」頃公曰：「如卿所言，寡人之情已盡矣。再若不從，惟有戰耳。」國佐領命，捧着紀甗、玉磬二物，徑造晉軍，先見韓厥，致齊侯之意。韓厥曰：「魯、衛以齊之侵削無已，故寡君憐而拯之，寡君則何仇於齊乎？」國佐答曰：「佐願言於寡君，返魯、衛之侵地，如何？」韓厥曰：「有中軍主帥在，厥不敢專。」韓厥引國佐來見郤克，克盛怒以待之，國佐辭氣俱恭。郤克曰：「汝國亡在旦夕，尚以巧言緩我耶？倘真心請平，只依我兩件事。」國佐曰：「敢問何事？」郤克曰：「一來，要蕭君同叔之女爲質於晉；二來，必使齊封內壟畝盡改爲東西行。萬一齊異日背盟，殺汝質，伐汝國，車馬從西至東，可直達也。」國佐勃然發怒曰：「元帥差矣！蕭君之女非他，乃寡君之母，以齊、晉匹敵言之，猶晉君之母也。那有國母爲質人國的道理？至於壟畝縱橫，皆順其地勢之自然，若惟晉改易，與失國何異？元帥以此相難，想不允和議了。」郤克曰：「便不允汝和，汝奈我何？」國佐曰：「元帥勿欺齊太甚也，齊雖褊小，其賦千乘，諸臣私賦不下數百。今偶一挫衄，未及大虧。元帥必不允從，請收合殘兵，與元帥決戰於城下！一戰不勝，尚可再戰；再戰不勝，尚可三戰。若三戰俱敗，舉齊國皆晉所有，何必質母、東畝爲哉？佐從此辭矣！」委甗、磬於地，朝上一揖，昂然出營去了。

季孫行父與孫良夫在幕後聞其言，出謂郤克曰：「齊恨我深矣！必將致死於我。兵無常勝，不如從之。」郤克曰：「齊使已去，奈何？」行父曰：「可追而還也。」乃使良馬駕車，追及十里之外，強拉國佐，復轉至晉營。郤克使與季孫行父、孫良夫相見，乃曰：「克恐不勝其事，以獲罪於寡君，故不敢輕諾。今魯、衛大夫合辭以請，克不能違也。克聽子矣！」國佐曰：「元帥已俯從敝邑之請，願同盟爲信。齊認朝晉，且返魯、衛之侵地。晉認退師，秋毫無犯。各立誓書。」郤克命取牲血共歃，訂盟而別。釋放逢醜父，送歸齊。齊頃公進逢醜父爲上卿。晉、魯、衛、曹之師，皆歸本國。宋儒論此盟，謂郤克恃勝而驕，出令不恭，致觸國佐之怒，雖取成而還，殊不足以服齊人之心也。

晉師歸獻齊捷，景公嘉戰鞍之功，郤克等皆益地。復作新上、中、下三軍：以韓厥爲新中軍元帥，趙括佐之；鞏朔爲新上軍元帥，韓穿佐之；荀騅爲新下軍元帥，趙旃佐之。爵皆爲卿。自是晉有六軍，復興伯業。司寇屠岸賈見趙氏復盛，忌之益深，日夜搜趙氏之短，譖於景公。又厚結欒、郤二家，以爲己援。此事且閣過一邊，表白在後。

齊頃公恥其兵敗，吊死問喪，恤民修政，志欲報仇。晉君臣恐齊侵伐，復失伯業，乃託言齊國恭順可嘉，使各國仍還其所侵之地。自此諸侯以晉無信義，漸漸離心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陳夏姬嫁連尹襄老，未及一年，襄老從軍於邲，夏姬遂與其子黑要烝淫。及襄老戰死，黑要戀夏姬之色，不往求屍，國人頗有議論。夏姬以爲恥，欲借迎屍之名，謀歸鄭國。申公屈巫遂賂其左右，使傳語於夏姬曰：「申公相慕甚切，若夫人朝歸鄭國，申公晚即來聘矣。」又使人謂鄭襄公曰：「姬欲歸宗國，盍往迎之？」鄭襄公果然遣使來迎夏姬。楚莊王問於諸大夫曰：「鄭人迎夏姬何意？」屈巫獨對曰：「姬欲收葬襄老之屍，鄭人任其事，以爲可得，故使姬往迎之耳。」莊王曰：「屍在晉，鄭安從得之？」屈巫對曰：「荀者，荀首之愛子也。爲楚囚，首念其子甚切。今首新佐中軍，而與鄭大夫皇戍素相交厚，其必借鄭皇戍居間，使請解於楚，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屍，交易荀。鄭君以邲之戰，懼晉行討，亦將藉此以獻媚於晉，此真情無疑矣。」話猶未畢，夏姬入朝辭楚王，奏聞歸鄭之故，言下淚珠如雨，曰：「若不得屍，妾誓不反楚！」楚莊王憐而許之。

夏姬方行，屈巫遂致書於鄭襄公，求聘夏姬爲內子。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前因，以屈巫方重用於楚，欲結爲姻親，乃受其聘幣，楚人無知之者。屈巫復使人至晉，通信於荀首，教他將二屍易荀於楚，以實其言。荀首致書皇戍，求爲居間說合。莊王欲得其子公子谷臣之屍，乃歸荀於晉，晉亦以二屍畀楚。楚人信屈巫之言爲實，不疑其有他故也。及晉師伐齊，齊頃公請救於楚，值楚新喪，未即發兵。後聞齊師大敗，國佐已及晉盟，楚共王曰：「齊之從晉，爲楚失救之故，非齊志也。寡人當爲齊伐衛、魯，以雪鞍恥。誰能爲寡人達此意於齊侯者？」申公屈巫應聲曰：「微臣願往。」共王曰：「卿此去經由鄭國，就便約鄭師，以冬十月之望，在衛境取齊，即以此期告於齊侯可也。」

屈巫領命歸家，託言往新邑收賦，先將家屬及財帛裝載十餘車，陸續出城。自己乘輕車在後，星馳往鄭，致楚王師期之命。遂與夏姬在館舍成親，二人之樂可知矣！有詩爲證：

佳人原是老妖精，到處偷情舊有名。

採戰一雙今作配，這回鏖戰定輸贏。

夏姬枕畔謂屈巫曰：「此事曾稟知楚王否？」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之事，訴說一遍：「下官爲了夫人，費下許多心機，今日得諧魚水，生平願足！下官不敢回楚，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，偕老百年，豈不穩便？」夏姬曰：「原來如此。夫君既不回楚，那使齊之命，如何消繳？」屈巫曰：「我不往齊國去了。方今與楚抗衡，莫如晉國，我與汝適晉可也。」次早，修下表章一道，付與從人，密復楚王，遂與夏姬同奔晉國。

晉景公方以兵敗於楚爲恥，聞屈巫之來，喜曰：「此天以此人賜我也！」即日拜爲大夫，賜邢地爲之采邑。屈巫乃去屈姓，以巫爲氏，名臣，至今人稱爲申公巫臣。巫臣自此安居於晉。

楚共王接得巫臣來表，拆而讀之，略雲：

蒙鄭君以夏姬室臣，臣不肖，遂不能辭。恐君王見罪，暫寓晉國。使齊之事，望君王別遣良臣。死罪！死罪！

共王見表大怒，召公子嬰齊、公子側使觀之。公子側對曰：「楚、晉世仇，今巫臣適晉，是反叛也，不可不討。」公子嬰齊復曰：「黑要烝母，是亦有罪，宜並討之。」共王從其言，乃使公子嬰齊領兵抄沒巫臣之族，使公子側領兵擒黑要而斬之。兩族家財，盡爲二將分得享用。巫臣聞其家族被誅，乃遺書於二將，略雲：

爾以貪殘事君，多殺不辜，餘必使爾等疲於道路以死！

嬰齊等祕其書，不使聞於楚王。巫臣爲晉畫策，請通好於吳國，因以車戰之法教導吳人，留其子狐庸仕於吳爲行人，使通晉、吳之信，往來不絕。自此吳勢日強，兵力日盛，盡奪取楚東方之屬國。壽夢遂僭爵爲王。楚邊境被其侵伐，無寧歲矣。後巫臣死，狐庸復屈姓，遂留仕吳，吳用爲相國，任以國政。

冬十月，楚王拜公子嬰齊爲大將，同鄭師伐衛，殘破其郊。因移師侵魯，屯於楊橋之地。仲孫蔑請賂之。乃括國中良匠及織女、針女各百人，獻於楚軍，請盟而退。晉亦遣使邀魯侯同伐鄭國，魯成公復從之。周定王二十年，鄭襄公堅薨，世子費嗣位，是爲悼公。因與許國爭田界，許君訴於楚，楚共王爲許君理直，使人責鄭。鄭悼公怒，乃棄楚從晉。是年，郤克以箭瘡失於調養，左臂遂損，乃告老，旋卒。欒書代爲中軍元帥。明年，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，欒書救之。

時晉景公以鄭、齊俱服，頗有矜慢之心，寵用屠岸賈，遊獵飲酒，復如靈公之日。趙同、趙括與其兄趙嬰齊不睦，誣以淫亂之事，逐之奔齊，景公不能禁止。時梁山無故自崩，壅塞河流，三日不通。景公使太史卜之。屠岸賈行賂於太史，使以「刑罰不中」爲言。景公曰：「寡人未常過用刑罰，何爲不中？」屠岸賈奏曰：「所謂『刑罰不中』者，失入失出，皆不中也。趙盾弒靈公於桃園，載在史冊。此不赦之罪，成公不加誅戮，且以國政任之。延及於今，逆臣子孫佈滿朝中，何以懲戒後人乎？且臣聞趙朔、原屏等，自恃宗族衆盛，將謀叛逆。樓嬰欲行諫沮，被逐出奔。欒、郤二家畏趙氏之勢，隱忍不言。梁山之崩，天意欲主公聲靈公之冤，正趙氏之罪耳！」景公自戰邲時，已惡同、括專橫，遂惑其言。問於韓厥，厥對曰：「桃園之事，與趙盾何與？況趙氏自成季以來，世有大勳於晉。主公奈何聽細人之言，而疑功臣之後乎？」景公意未釋然，復問於欒書、郤錡。二人先受岸賈之囑，含糊其詞，不肯替趙氏分辨。景公遂信岸賈之言，以爲實然，乃書趙盾之罪於版，付岸賈曰：「汝好處分，勿驚國人！」

韓厥知岸賈之謀，夜往下宮，報知趙朔，使預先逃遁。朔曰：「吾父抗先君之誅，遂受惡名。今岸賈奉有君命，必欲見殺，朔何敢避？但吾妻見有身孕，已在臨月，倘生女不必說了；天幸生男，尚可延趙氏之祀。此一點骨血，望將軍委曲保全，朔雖死猶生矣！」韓厥泣曰：「厥受知於宣孟，以有今日，恩同父子。今日自愧力薄，不能斷賊之頭。所命之事，敢不力任？但賊臣蓄憤已久，一時發難，玉石俱焚，厥有力亦無用處。及今未發，何不將公主潛送入宮，脫此大難？後日公子長大，庶有報仇之日也。」朔曰：「謹受教。」二人灑淚而別。

趙朔私與莊姬約：「生女，當名曰文；若生男，當名曰武。文人無用，武可報仇。」獨與門客程嬰言之。莊姬從後門上溫車，程嬰護送，徑入宮中，投其母成夫人去了。夫妻分別之苦，自不必說。

比及天明，岸賈自率甲士，圍了下宮。將景公所書罪版，懸於大門，聲言：「奉命討逆。」遂將趙朔、趙同、趙括、趙旃各家老幼男女，盡行誅戮，旃子趙勝時在邯鄲，獨免，後聞變，出奔於宋。當時殺得屍橫堂戶，血浸庭階，簡點人數，單單不見莊姬。岸賈曰：「公主不打緊，但聞懷妊將產，萬一生男，留下逆種，必生後患。」有人報說：「夜半有溫車入宮。」岸賈曰：「此必莊姬也。」即時來奏晉侯，言：「逆臣一門，俱已誅絕，只有公主走入宮中。伏乞主裁！」景公曰：「吾姑乃母夫人所愛，不可問也。」岸賈又奏曰：「公主懷孕將產，萬一生男，留下逆種，異日長大，必然報仇，復有桃園之事，主公不可不慮。」景公曰：「生男則除之。」岸賈乃日夜使人探伺莊姬生產消息。數日後，莊姬果然生下一男。成夫人分付宮中假說生女。屠岸賈不信，欲使家中乳媼入宮驗之。莊姬情慌，與其母成夫人商議，推說所生女已死。此時景公耽於淫樂，國事全託於岸賈，恣其所爲。岸賈亦疑所生非女，且未死，乃親率女僕，遍索宮中。莊姬乃將孤兒置於褲中，對天祝告曰：「天若滅絕趙宗，兒當啼；若趙氏還有一脈之延，兒則無聲。」及女僕牽出莊姬，搜其宮，一無所見，褲中絕不聞啼號之聲。岸賈當時雖然出宮去了，心中到底狐疑。或言：「孤兒已寄出宮門去了。」岸賈遂懸賞於門：「有人首告孤兒真信，與之千金；知情不言，與窩藏反賊一例，全家處斬。」又分付宮門上出入盤詰。

卻說趙盾有兩個心腹門客，一個是公孫杵臼，一個是程嬰。先前聞屠岸賈圍了下宮，公孫杵臼約程嬰同赴其難。嬰曰：「彼假託君命，布詞討賊，我等與之俱死，何益於趙氏？」杵臼曰：「明知無益，但恩主有難，不敢逃死耳！」嬰曰：「姬氏有孕，若男也，吾與爾共奉之；不幸生女，死猶未晚。」及聞莊姬生女，杵臼泣曰：「天果絕趙氏乎？」程嬰曰：「未可信也，吾當察之。」乃厚賂宮人，使通信於莊姬。莊姬知程嬰忠義，密書一「武」字遞出。程嬰私喜曰：「公主果生男矣！」及岸賈搜索宮中不得，程嬰謂杵臼曰：「趙氏孤在宮中，索之不得，此天幸也！但可瞞過一時耳。後日事泄，屠賊又將搜索。必須用計偷出宮門，藏於遠地，方保無虞。」杵臼沉吟了半日，問嬰曰：「立孤與死難，二者孰難？」嬰曰：「死易耳，立孤難也。」杵臼曰：「子任其難，我任其易，何如？」嬰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杵臼曰：「誠得他人嬰兒，詐稱趙孤，吾抱往首陽山中，汝當出首，說孤兒藏處。屠賊得僞孤，則真孤可免矣。」程嬰曰：「嬰兒易得也。必須竊得真孤出宮，方可保全。」杵臼曰：「諸將中惟韓厥受趙氏恩最深，可以竊孤之事託之。」程嬰曰：「吾新生一兒，與孤兒誕期相近，可以代之。然子既有藏孤之罪，必當並誅，子先我而死，我心何忍？」因泣下不止。杵臼怒曰：「此大事，亦美事，何以泣爲？」嬰乃收淚而去。

夜半，抱其子付與杵臼之手，即往見韓厥。先以「武」字示之，然後言及杵臼之謀。韓厥曰：「姬氏方有疾，命我求醫。汝若哄得屠賊親往首陽山，吾自有出孤之計。」

程嬰乃揚言於衆曰：「屠司寇欲得趙孤子，曷爲索之宮中？」屠氏門客聞之，問曰：「汝知趙氏孤所在乎？」嬰曰：「果與我千金，當告汝。」門客引見岸賈，岸賈叩其姓氏。對曰：「程氏名嬰，與公孫杵臼同事趙氏。公主生下孤兒，即遣婦人抱出宮門，託吾兩人藏匿。嬰恐日後事露，有人出首，彼獲千金之賞，我受全家之戮，是以告之。」岸賈曰：「孤在何處？」嬰曰：「請屏左右，乃敢言。」岸賈即命左右退避。嬰告曰：「在首陽山深處，急往可得，不久當奔秦國矣。然須大夫自往，他人多與趙氏有舊，勿輕託也。」岸賈曰：「汝但隨吾往，實則重賞，虛則死罪。」嬰曰：「吾亦自山中來此，腹餒甚，幸賜一飯。」岸賈與之酒食。嬰食畢，又催岸賈速行。

岸賈自率家甲三千，使程嬰前導，徑往首陽山。紆迴數里，路極幽僻，見臨溪有草莊數間，柴門雙掩。嬰指曰：「此即杵臼孤兒處也。」嬰先叩門，杵臼出迎，見甲士甚衆，爲倉皇走匿之狀。嬰喝曰：「汝勿走，司寇已知孤兒在此，親自來取，速速獻出可也。」言未畢，甲士縛杵臼來見岸賈。岸賈問：「孤兒何在？」杵臼賴曰：「無有。」岸賈命搜其家，見壁室有鎖甚固。甲士去鎖，入其室，室中頗暗。彷彿竹牀之上，聞有小兒驚啼之聲。抱之以出，錦繃繡褓，儼如貴家兒。杵臼一見，即欲奪之，被縛不得前，乃大罵曰：「小人哉，程嬰也！昔下宮之難，我約汝同死，汝說：『公主有孕，若死，誰作保孤之人！』今公主將孤兒付我二人，匿於此山。汝與我同謀做事，卻又貪了千金之賞，私行出首。我死不足惜，何以報趙宣孟之恩乎？」千小人，萬小人，罵一個不住。程嬰羞慚滿面，謂岸賈曰：「何不殺之？」岸賈喝令將公孫杵臼斬首，自取孤兒擲之於地，一聲啼哭，化爲肉餅。哀哉！髯翁有詩云：

一線宮中趙氏危，寧將血嗣代孤兒。

屠奸縱有彌天網，誰料公孫已售欺？

屠岸賈起身往首陽山擒捉孤兒，城中那一處不傳遍，也有替屠家歡喜的，也有替趙家嘆息的，那宮門盤詰就怠慢了。韓厥卻教心腹門客假作草澤醫人，入宮看病，將程嬰所傳「武」字粘於藥囊之上。莊姬看見，已會其意。診脈已畢，講幾句胎前產後的套語。莊姬見左右宮人俱是心腹，即以孤兒裹置藥囊之中。那孩子啼哭起來，莊姬手撫藥囊，祝曰：「趙武，趙武！我一門百口冤仇，在你一點血泡身上，出宮之時，切莫啼哭！」分付已畢，孤兒啼聲頓止。走出宮門，亦無人盤問。韓厥得了孤兒，如獲珍寶，藏於深室，使乳婦育之，雖家人亦無知其事者。

屠岸賈回府，將千金賞賜程嬰。程嬰辭不願賞。岸賈曰：「汝原爲邀賞出首，如何又辭？」程嬰曰：「小人爲趙氏門客已久，今殺孤兒以自脫，已屬非義，況敢利多金乎？倘念小人微勞，願以此金收葬趙氏一門之屍，亦表小人門下之情於萬一也。」岸賈大喜曰：「子真信義之士也！趙氏遺屍，聽汝收取不禁。即以此金爲汝營葬之資。」程嬰乃拜而受之。盡收各家骸骨，棺木盛殮，分別葬於趙盾墓側。事畢，復往謝岸賈。岸賈欲留用之，嬰流泣言曰：「小人一時貪生怕死，作此不義之事，無面目復見晉人，從此將餬口遠方矣。」程嬰辭了岸賈，往見韓厥，厥將乳婦及孤兒交付程嬰。嬰撫爲己子，攜之潛入盂山藏匿。後人因名其山曰藏山，以藏孤得名也。

後三年，晉景公遊於新田，見其土沃水甘，因遷其國，謂之新絳，以故都爲故絳。百官朝賀，景公設宴於內宮，款待羣臣。日色過晡，左右將治燭，忽然怪風一陣，捲入堂中，寒氣逼人，在座者無不驚顫。須臾，風過，景公獨見一蓬頭大鬼，身長丈餘，被髮及地，自戶外而入，攘臂大罵曰：「天乎！我子孫何罪，而汝殺之？我已訴聞於上帝，來取汝命！」言畢，將銅錘來打景公。景公大叫：「羣臣救我！」拔佩劍欲斬其鬼，誤劈自己之指。羣臣不知爲何，慌忙搶劍。景公口吐鮮血，悶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

話說晉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，口吐鮮血，悶倒在地。內侍扶入內寢，良久方醒。羣臣皆不樂而散。景公遂病不能起，左右或言：「桑門大巫能白日見鬼，盍往召之？」桑門大巫奉晉侯之召，甫入寢門，便言：「有鬼！」景公問：「鬼狀何如？」大巫對曰：「蓬頭披髮，身長丈餘，以手拍胸，其色甚怒。」景公曰：「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，言寡人枉殺其子孫，不知此何鬼也？」大巫曰：「先世有功之臣，其子孫被禍最慘者是也。」景公愕然曰：「得非趙氏之祖乎？」屠岸賈在旁，即奏曰：「巫者乃趙氏門客，故藉端爲趙氏訟冤，吾君不可聽信。」景公嘿然良久，又問曰：「鬼可禳否？」大巫曰：「怒甚，禳之無益。」景公曰：「然則寡人大限何如？」大巫曰：「小人冒死直言，恐君之疾不能嘗新麥也。」屠岸賈曰：「麥熟只在月內，君雖病，精神猶旺，何至如此？若主公得嘗新麥，汝當死罪！」不由景公發落，叱之使出。大巫去後，景公病癒深。晉國醫生入視，不識其症，不敢下藥。

大夫魏錡之子魏相言於衆曰：「吾聞秦有名醫二人，高和、高緩，得傳授於扁鵲，能達陰陽之理，善攻內外之症，見爲秦國太醫，欲治主公之病，非此人不可。盍往請之？」衆曰：「秦乃吾之仇國，豈肯遣良醫以救吾君哉？」魏相又曰：「恤患分災，鄰國之美事。某雖不才，願掉三寸之舌，必得名醫來晉。」衆曰：「如此，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。」

魏相即日束裝，馳軺車，星夜往秦。秦桓公問其意，魏相奏曰：「寡君不幸而沾狂病，聞上國有良醫和、緩，有起死回生之術，臣特來敦請，以救寡君。」桓公曰：「晉國無理，屢敗我兵。吾國雖有良醫，豈救汝君哉？」魏相正色曰：「明公之言差矣！夫秦、晉比鄰之國，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好，世世相親。爾穆公始納惠公，復有韓原之來戰；繼納文公，又有氾南之背盟。不終其好，皆爾爲之。文公即世，穆公又過聽孟明，欺我襄公之幼弱，師出崤山，襲我屬國，自取敗衄。我獲三帥，赦而不誅，旋違誓言，奪我王宮。靈康之世，我一侵崇，爾即伐晉。及我景公問罪於齊，明公又遣杜回興救齊之師。敗不知懲，勝不知止，棄好尋仇，莫不由秦。明公試思，晉犯秦乎？秦犯晉乎？今寡君有負茲之憂，欲借鍼砭於高鄰，諸臣皆曰：『秦絕我甚，必不許。』臣曰：『不然。秦君屢舉不當，安知不悔於厥心？此行也，將假國手以修先君之舊好。』明公若不許，則諸臣之料秦者中矣。夫鄰有恤患之誼，而明公廢之；醫有活人之心，而明公背之。竊爲明公不取也。」秦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，分剖明白，不覺起敬曰：「大夫以正見責寡人，敢不聽教！」即詔太醫高緩往晉。魏相謝恩，遂與高緩同出雍州，星夜望新絳而來。有詩爲證：

婚媾於今作寇仇，幸災樂禍是良謀。

若非魏相瀾翻舌，安得名醫到絳州？

時晉景公病甚危篤，日夜望秦醫不至。忽夢有二豎子從己鼻中跳出，一豎曰：「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，彼若至，用藥，我等必然被傷，何以避之？」又一豎子曰：「若躲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彼能奈我何哉？」須臾，景公大叫，心膈間疼痛，坐臥不安。少頃，魏相引高緩至。入宮診脈畢，緩曰：「此病不可爲矣！」景公曰：「何故？」緩對曰：「此病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既不可以灸攻，又不可以針達。即使用藥之力，亦不能及。此殆天命也。」景公嘆曰：「所言正合吾夢，真良醫矣！」厚其餞送之禮，遣歸秦國。

時有小內侍江忠，伏侍景公辛苦，早間不覺失睡。夢見揹負景公飛騰於天上，醒來與左右言之。值屠岸賈入宮問疾，聞其夢，賀景公曰：「天者陽明，病者陰暗；飛騰天上，離暗就明，君之疾必漸平矣。」晉侯是日亦自覺胸膈稍寬，聞言甚喜。忽報：「甸人來獻新麥。」景公欲嘗之，命饔人取其半，舂而屑之爲粥。屠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冤，乃奏曰：「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麥，今其言不驗矣！可召而示之。」景公從其言，召桑門大巫入宮，使岸賈責之曰：「新麥在此，猶患不能嘗乎？」巫者曰：「尚未可知。」景公色變。岸賈曰：「小臣咒詛，當斬！」即命左右牽去。大巫嘆曰：「吾因明於小術，以自禍其身，豈不悲哉！」左右獻大巫之首，恰好饔人將麥粥來獻，時日已中矣。景公方欲取嘗，忽然腹脹欲泄，喚江忠：「負我登廁。」才放下廁，一陣心疼，立腳不住，墜於廁中。江忠顧不得污穢，抱他起來，氣已絕矣。到底不曾嘗新麥，屈殺了桑門大巫，皆屠岸賈之過也！上卿欒書率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即位，是爲厲公。衆議江忠曾夢負公登天，後負公以出於廁，正應其夢，遂用江忠爲殉葬焉。當時若不言其夢，無此禍矣。口舌害身，不可不慎也。因晉景公爲厲鬼擊死，晉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，只爲欒、郤二家，都與屠岸賈交通相善，只有一個韓厥，孤掌難鳴，是以不敢爲趙氏申冤。

時宋共公遣上卿華元行吊於晉，兼賀新君。因與欒書商議，欲合晉、楚之成，免得南北交爭，生民塗炭。欒書曰：「楚未可信也。」華元曰：「元善於子重，可以任之。」欒書乃使其幼子欒針同華元至楚，先與公子嬰齊相見。嬰齊見欒針年青貌偉，問於華元，知是中軍元帥之子，欲試其才，問曰：「上國用兵之法何如？」針對曰：「整。」又問：「更有何長？」針答曰：「暇。」嬰齊曰：「人亂我整，人忙我暇，何戰不勝？二字可謂簡而盡矣！」由此倍加敬重。遂引見楚王，定議兩國通好，守境安民，動干戈者，鬼神殛之！遂訂期爲盟。晉士燮、楚公子罷，共歃血於宋國西門之外。

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曾與議，大怒曰：「南北之不相通久矣！子重欲擅合成之功，吾必敗之！」探知巫臣糾合吳子壽夢，與晉、魯、齊、宋、衛、鄭各國大夫會於鍾離，公子側遂說楚王曰：「晉、吳通好，必有謀楚之情。宋、鄭俱從，楚之宇下一空矣。」共王曰：「孤欲伐鄭，奈西門之盟何？」公子側曰：「宋、鄭受盟於楚，非一日矣。惟不顧盟，是以附晉。今日之事，惟利則進，何以盟爲？」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，鄭復背晉從楚。此周簡王十年事也。

晉厲公大怒，集諸大夫計議伐鄭。時欒書雖則爲政，而三郤擅權。那三郤？乃郤錡、郤犨、郤至。錡爲上軍元帥，犨爲上軍副將，至爲新軍副將。犨子郤毅，至弟郤乞，併爲大夫用事。伯宗爲人正直敢言，屢向厲公言：「郤氏族大勢盛，宜分別賢愚，稍抑其權，以保全功臣之後。」厲公不聽。三郤恨伯宗入骨，遂譖伯宗謗毀朝政。厲公信之，反殺伯宗。其子伯州犁奔楚，楚用爲太宰，與之謀晉。厲公素性驕侈，兼好內外嬖倖甚多。外嬖胥童、夷羊五、長魚矯、匠麗氏等一班少年，皆拜爲大夫。內嬖美姬愛婢，不計其數。日事淫樂，好諛惡直，政事不修，羣臣解體。士燮見朝政日非，不欲伐鄭。郤至曰：「不伐鄭，何以求諸侯？」欒書曰：「今日失鄭，魯、宋亦將離心，溫季之言是也。」楚降將苗賁皇亦勸伐鄭。厲公從其言，獨留荀居守，遂親率大將欒書、士燮、郤錡、荀偃、韓厥、郤至、魏錡、欒針等，出車六百乘，浩浩蕩蕩，殺奔鄭國。一面使郤犨往魯、衛各國，請兵助戰。

鄭成公聞晉兵勢大，欲謀出奔。大夫姚鉤耳曰：「鄭地褊小，間於兩大，只宜擇一強者而事之，豈可朝楚暮晉，而歲歲受兵乎？」鄭成公曰：「然則何如？」鉤耳曰：「依臣之見，莫如求救於楚。楚至，吾與之夾攻，大破晉兵，可保數年之安也。」成公遂遣鉤耳往楚求救。楚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爲嫌，不欲起兵，問於令尹嬰齊。嬰齊對曰：「我實無信，以致晉師，又庇鄭而與之爭，勤民以逞，勝不可必，不如待之。」公子側進曰：「鄭人不忍背楚，是以告急。前不救齊，今又不救鄭，是絕歸附者之望也。臣雖不才，願提一旅，保駕前往，務要再奏『掬指』之功。」共王大悅，乃拜司馬公子側爲中軍元帥，令尹公子嬰齊將左軍，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，自統親軍兩廣之衆，望北進發，來救鄭國。日行百里，其疾如風，早有哨馬報入晉軍。士燮私謂欒書曰：「君幼不知國事，吾僞爲畏楚而避之，以儆君心，使知戒懼，猶可少安。」欒書曰：「畏避之名，書不敢居也。」士燮退而嘆曰：「此行得敗爲幸，萬一戰勝，外寧必有內憂，吾甚懼之！」

時楚兵已過鄢陵，晉兵不能前進，留屯彭祖岡，兩下各安營下寨。來日，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，名爲晦日。晦不行兵，晉軍不做準備。鼓漏且盡，天色猶未大明，忽然寨外喊聲大振，守營軍士忙忙來報：「楚軍直逼本營，排下陣勢。」欒書大驚曰：「彼既壓我軍而陣，我軍不能成列，交兵恐致不利。且堅守營壘，待從容設計以破之。」諸將紛紛議論，有言選銳突陣者，有言移兵退後者。時士燮之子名丐，年才一十六歲，聞衆議不決，乃突入中軍，稟於欒書曰：「元帥患無戰地乎？此易事也。」欒書曰：「子有何計？」士丐曰：「傳令牢把營門，軍士於寨內暗暗將竈土盡皆削平，並用木板掩蓋，不過半個時辰，結陣有餘地矣。既成列于軍中，決開營壘，以爲戰道，楚其奈我何哉？」欒書曰：「井竈乃軍中急務，平竈塞井，何以爲食？」丐曰：「先命各軍預備乾糧淨水，足支一二日，俟佈陣已定，分撥老弱於營後另作井竈就之。」士燮本不欲戰，見其子進計，大怒，罵曰：「兵之勝負，關係天命。汝童子有何知識，敢在此搖脣鼓舌？」遂拔戈逐之。衆將把士燮抱住，士丐方能走脫。欒書笑曰：「此童子之智，勝於範孟也。」乃從士丐之計，令各寨多造乾糧，然後平竈掩井，擺列陣勢，準備來日交兵。胡曾詠史詩云：

軍中列陣本奇謀，士燮抽戈若寇仇。

豈是心機遜童子，老成憂國有深籌。

卻說楚共王直逼晉營而陣，自謂出其不意，軍中必然擾亂，卻寂然不見動靜，乃問於太宰伯州犁曰：「晉兵堅壘不動，子晉人也，必知其情。」州犁曰：「請王登車而望之。」楚王車，使州犁立於其側。王問曰：「晉兵馳騁，或左或右者，何也？」州犁對曰：「召軍吏也。」王曰：「今又羣聚於中軍矣。」州犁曰：「合而爲謀也。」又望曰：「忽然張幕何故？」州犁曰：「虔告於先君也。」又望曰：「今又撤幕矣。」對曰：「將發軍令也。」又望曰：「軍中爲何喧譁，飛塵不止？」對曰：「彼因不得成列，將塞井平竈爲戰地耳。」又望曰：「車皆駕馬矣，將士升車矣。」對曰：「將結陣也。」又望曰：「升車者何以復下？」對曰：「將戰而禱神也。」又望曰：「中軍勢似甚盛，其君在乎？」對曰：「欒、範之族挾公而陣，不可輕敵也。」楚王盡知晉國之情，乃戒諭軍中，打點來日交鋒之事。楚之降將苗賁皇亦侍於晉侯之側，獻策曰：「自令尹孫叔之死，軍政無常。兩廣精兵久不選換，老不堪戰者多矣！且左右二帥，不相和睦，此一戰楚可敗也。」髯翁有詩云：

楚用州犁本晉良，晉人用楚是賁皇。

人才難得須珍重，莫把謀臣借外邦。

是日，兩軍各堅壘相持，未戰。楚將潘黨於營後試射紅心，連中三矢，衆將鬨然讚美。適值養繇基至，衆將曰：「神箭手來矣！」潘黨怒曰：「我的箭何爲不如養叔？」養繇基曰：「汝但能射中紅心，未足爲奇。我之箭能百步穿楊！」衆將問曰：「何爲百步穿楊？」繇基曰：「曾有人將顏色認記楊樹一葉，我於百步外射之，正穿此葉中心，故曰百步穿楊。」衆將曰：「此間亦有楊樹，可試射否？」繇基曰：「何爲不可。」衆將大喜曰：「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！」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，使繇基於百步外射之，其箭不見落下。衆將往察之，箭爲楊枝掛住，其鏃正貫於葉心。潘黨曰：「一箭偶中耳。若依我說，將三葉次第記認，你次第射中，方見高手。」繇基曰：「恐未必能，且試爲之。」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，塗記了三葉，寫個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字。養繇基也認過了，退於百步之外，將三矢也記個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的號數，以次發之，依次而中，不差毫釐。衆將皆拱手曰：「養叔真神人也！」潘黨雖然暗暗稱奇，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，乃謂繇基曰：「養叔之射，可謂巧矣。然殺人還以力勝，吾之射能貫數層堅甲，亦當爲諸君試之。」衆將皆曰：「願觀。」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，疊至五層。衆將曰：「足矣。」潘黨命更迭二層，共是七層。衆將想道：「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厚，如何射得過？」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繃於射鵠之上，也立在百步之外，挽起黑雕弓，拈着狼牙箭，左手如託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覷得端端正正，盡力發去，撲的一聲，叫道：「着了！」只見箭上，不見箭落。衆人上前看時，齊聲喝采起來，道：「好箭！好箭！」原來弓勁力深，這枝箭直透過七層堅甲，如釘釘物，穿的堅牢，搖也搖不動。潘黨面有德色，叫軍士將層甲連箭取下，欲以遍誇營中。養繇基教：「且莫動，吾亦試射一箭，未知何如？」衆將曰：「也要看養叔神力。」繇基拈弓在手，欲射覆止。衆將曰：「養叔如何不射？」繇基曰：「只依樣穿札，未爲希罕，我有個送箭之法。」說罷，搭上箭，颼的射去，叫聲：「正好！」這枝箭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恰恰的將潘黨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鵠那邊去了。繇基這枝箭，依舊穿於層甲孔內。衆將看時，無不吐舌。潘黨方纔心服，嘆曰：「養叔妙手，吾不及也！」史傳上載楚王獵於荊山，山上有通臂猿，善能接矢。楚兵圍之數重，王命左右發矢，俱爲猿所接，乃召養繇基。猿聞繇基之名，即便啼號。及繇基到，一發而中猿心。其爲春秋第一射人，名不虛傳矣。潛淵有詩云：

落烏貫蝨名無偶，百步穿楊更罕有。

穿札將軍未足奇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

衆將曰：「晉、楚相持，吾王正在用人之際，兩位將軍有此神箭，當奏聞吾王，美玉不可韞櫝而藏。」乃命軍士將箭穿層甲抬到楚共王面前，養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。衆將將兩人先後賭射之事，細細稟知楚王：「我國有神箭如此，何愁晉兵百萬？」楚王大怒曰：「將以謀勝，奈何以一箭僥倖耶？爾自恃如此，異日必以藝死！」盡收繇基之箭，不許復射。養繇基羞慚而退。

次日五鼓，兩軍中各鳴鼓進兵。晉上軍元帥郤錡攻楚左軍，與公子嬰齊對敵。下軍元帥韓厥攻楚右軍，與公子壬夫對敵，欒書、士燮各帥本部車馬，中軍護駕，與楚共王和公子側對敵。這邊晉厲公是郤毅爲御，欒針爲車右將軍，郤至等引新軍爲後隊接應。那邊楚共王出陣，上午本該乘右廣，那右廣卻是養繇基爲將，共王怪繇基恃射誇嘴，不用右廣，反乘了左廣，卻是彭名爲御，屈蕩爲車右將軍。鄭成公引本國車馬爲後隊接應。

卻說晉厲公頭帶沖天鳳翅盔，身披蟠龍紅錦戰袍，腰懸寶劍，手提方天大戟，乘着金葉包裹的戎輅，右有欒書，左有士燮，展開軍門，殺奔楚陣來。誰知陣前卻有一窩泥淖，黎明時候，未曾看得仔細，郤毅御車勇猛，剛剛把晉侯車輪陷於淖中，馬不能走。楚共王之子熊茷，他少年好勇，領着前隊，望見晉侯車陷，驅車飛趕過來。那邊欒針忙跳下車，立於泥淖之中，盡平生氣力，雙手將兩輪扶起，車浮馬動，一步步掙出泥淖來。那邊熊茷將次趕到，這裏欒書的軍馬亦到，大喝：「小將不得無禮！」熊茷見旗上有「中軍元帥」字，知是大軍，吃了一驚，回車便走，被欒書追上，活捉過來。楚軍見熊茷有失，一齊來救。卻得士燮引兵殺出，後隊郤至等俱到，楚兵恐墮埋伏，收兵回營。晉兵亦不追趕，各自歸寨。哨馬探聽楚左軍持重，晉上軍不曾交戰，下軍戰二十餘合，互有殺傷。勝敗未分，約定來日再戰。欒書將熊茷獻功，晉侯欲斬之。苗賁皇進曰：「楚王聞其子被擒，明日必來親自出戰，可囚熊茷于軍前，往來誘之。」晉侯曰：「善。」一夜安息無話。

黎明，欒書命開營索戰，大將魏錡告書曰：「吾夜來夢見天上一輪明月，遂挽弓射之，正中月心，射出月中一股金光，直瀉下來。慌忙退步，不覺失腳，陷於營前泥淖之內，猛然驚覺。此何兆也？」欒書詳之曰：「周之同姓爲日，異姓爲月。射月而中，必楚君矣。然泥淖乃泉壤之中，退入於泥，亦非吉兆。將軍必慎之！」魏錡曰：「苟能破楚，雖死何恨！」欒書遂許魏錡打陣。楚將王尹襄出頭。戰不數合，晉兵推出囚車，在陣上往來。楚共王見其子熊茷被囚於陣，急得心生煙火，忙叫彭名鞭馬上前，來搶囚車。魏錡望見，撇了尹襄，徑追楚王，架起一枝箭，颼的射去，正中楚王的左眼。潘黨力戰，保得楚王回車。楚王負痛拔箭，其瞳子隨鏃而出，擲於地下。有小卒拾而獻曰：「此龍睛，不可輕棄。」楚王乃納於箭袋之中。晉兵見魏錡得利，一齊殺上。公子側引兵抵死拒敵，救脫了楚共王。郤至圍住了鄭成公，賴御者將大旌藏於弓衣之內，成公亦走脫。時楚王怒甚，急喚神箭將軍養繇基速來救駕。養繇基聞喚，慌忙馳到，身邊並無一箭。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：「射寡人乃綠袍虯髯者，將軍爲寡人報仇。將軍絕藝，想不費多矢也。」繇基領箭，飛車趕入晉陣，正撞見綠袍虯髯者，知是魏錡，大罵：「匹夫有何本事，輒敢射傷吾主？」魏錡方欲答話，繇基發箭已到，正射中魏錡項下，伏於弓衣而死。欒書引軍奪回其屍。繇基餘下一矢，繳還楚王，奏曰：「仗大王威靈，已射殺綠袍虯髯將矣！」共王大喜，自解錦袍賜之，並賜狼牙箭百枝。軍中稱爲「養一箭」，言不消第二箭也。有詩爲證：

鞭馬飛車虎下山，晉兵一見膽生寒。

萬人叢裏誅名將，一矢成功奏凱還。

卻說晉兵追逐楚兵至緊，養繇基抽矢控弦，立於陣前，追者輒射殺之，晉兵乃不敢逼。楚將嬰齊、壬夫聞楚王中箭，各來接應，混戰一場，晉兵方退。欒針望見令尹旗號，知是公子嬰齊之軍，請於晉侯曰：「臣前奉使於楚，楚令尹子重問晉國用兵之法，臣以『整』、『暇』二字對。今混戰未見其整，各退未見其暇。臣願使行人持飲獻之，以踐昔日之言。」晉侯曰：「善。」欒針乃使行人執酒榼，造於嬰齊之軍，曰：「寡君乏人，命針持矛車右，故不得親犒從者，使某代進一觴。」嬰齊悟昔日整暇之言，乃嘆曰：「小將軍可謂記事矣！」受其榼，對使飲之，謂使者曰：「來日陣前，當面謝也。」行人歸述其語，欒針曰：「楚君中矢，其師尚未肯退，奈何？」苗賁皇曰：「蒐閱車乘，補益士卒，秣馬厲兵，修陣固列，雞鳴飽食，決一死戰，何畏乎楚？」時郤犨、欒黶從魯、衛請兵迴轉，言：「二國各起兵來助，已在二十里遠近。」楚諜探知，報聞楚王。楚王大驚曰：「晉兵已衆，魯、衛又來，如之奈何？」即使左右召中軍元帥公子側商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

話說楚中軍元帥公子側平日好飲，一飲百觚不止，一醉竟日不醒。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，每出軍，必戒使絕飲。今日晉、楚相持，有大事在身，涓滴不入於口。是日，楚王中箭回寨，含羞帶怒。公子側進曰：「兩軍各已疲勞，明日且暫休息一日，容臣從容熟計，務要與主公雪此大恥。」公子側辭回中軍，坐至半夜，計未得就。有小豎名谷陽，乃公子側貼身寵用的。見主帥愁思勞苦，客中藏有三重美酒，暖一甌以進。公子側嗅之，愕然曰：「酒乎？」谷陽知主人慾飲，而畏左右傳說，乃詭言曰：「非酒，乃椒湯耳。」公子側會其意，一吸而盡，覺甘香快嗓，妙不可言，問：「椒湯還有否？」谷陽曰：「還有。」谷陽只說椒湯，只顧滿斟獻上。公子側枯腸久渴，口中只叫：「好椒湯！豎子愛我！」斟來便吞，政不知飲了多少，頹然大醉，倒於坐席之上。楚王聞晉令雞鳴出戰，且魯、衛之兵又到，急遣內侍往召公子側來，共商應敵之策。誰知公子側沉沉冥冥，已入醉鄉，呼之不應，扶之不起。但聞得一陣酒臭，知是害酒，回覆楚王。楚王一連遣人十來次催併公子側，越催得急，越睡得熟。小豎谷陽泣曰：「我本愛元帥而送酒，誰知反以害之。楚王知道，連我性命難保，不如逃之。」

時楚王見司馬不到，沒奈何，只得召令尹嬰齊計議。嬰齊原與公子側不合，乃奏曰：「臣逆知晉兵勢盛，不可必勝，故初議不欲救鄭。此來都出司馬主張。今司馬貪杯誤事，臣亦無計可施。不如乘夜悄悄班師，可免挫敗之辱。」楚王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司馬醉在中軍，必爲晉軍所獲，辱國非小。」乃召養繇基曰：「仗汝神箭，可擁護司馬回國也。」當下暗傳號令，拔寨都起，鄭成公親帥兵護送出境，只留養繇基斷後。繇基思想道：「等待司馬酒醒，不知何時？」即命左右便將公子側扶起，用革帶縛於車上，叱令逐隊前行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，緩緩而退。

黎明，晉軍開營索戰，直逼楚營，見是空幕，方知楚軍已遁去矣。欒書欲追之，士燮力言不可。諜者報：「鄭國各處嚴兵固守。」欒書度鄭不可得，乃唱凱而還。魯、衛之兵，亦散歸本國。

卻說公子側行五十里之程，方纔酒醒，覺得身子繃急，大叫：「誰人縛我？」左右曰：「司馬酒醉，養將軍恐乘車不穩，所以如此。」乃急將革帶解去。公子側雙眼尚然矇矓，問道：「如今車馬往那裏走？」左右曰：「是回去的路。」又問：「如何便回？」左右曰：「夜來楚王連召司馬數次，司馬醉不能起。楚王恐晉軍來戰，無人抵敵，已班師矣。」公子側大哭曰：「豎子害殺我也！」急喚谷陽，已逃去不知所之矣。楚共王行二百里，不見動靜，方纔放心，恐公子側懼罪自盡，乃遣使傳命曰：「先大夫子玉之敗，我先君不在軍中。今日之戰，罪在寡人，無與司馬之事。」嬰齊恐公子側不死，別遣使謂公子側曰：「先大夫子玉之敗，司馬所知也。縱吾王不忍加誅，司馬何面目復臨楚軍之上乎？」公子側嘆曰：「令尹以大義見責，側豈敢貪生乎？」乃自縊而死。楚王嘆息不已。此周簡王十一年事。髯仙有詩言酒之誤事。詩云：

眇目君王資老謀，英雄誰想困糟丘？

豎子愛我翻成害，謾說能消萬事愁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晉厲公勝楚回朝，自以爲天下無敵，驕侈愈甚。士燮逆料晉國必亂，鬱郁成疾，不肯醫治，使太祝祈神，只求早死。未幾卒。子範丐嗣。時胥童巧佞便給，最得寵幸。厲公欲用爲卿，奈無卿缺。胥童奏曰：「今三郤並執兵權，族大勢重，舉動自專，將來必有不軌之事，不如除之。若除郤氏之族，則位署多虛，但憑主公擇愛而立之，誰敢不從？」厲公曰：「郤氏反狀未明，誅之恐羣臣不服。」胥童又奏曰：「鄢陵之戰，郤至已圍鄭君，兩下並車，私語多時，遂解圍放鄭君去了。其間必先有通楚事情，只須問楚公子熊茷，便知其實。」厲公即命胥童往召熊茷。胥童謂熊茷曰：「公子欲歸楚乎？」茷曰：「思歸之甚，恨不能耳。」胥童曰：「汝能依我一事，當送汝歸。」熊茷曰：「惟命。」胥童遂附耳言：「若見晉侯，問起郤至之事，必須如此恁般登答。」熊茷應允。胥童遂引至內朝來見。晉厲公屏去左右，問：「郤至曾與楚私通否？汝當實言，我放汝回國。」熊茷曰：「恕臣無罪，臣方敢言。」厲公曰：「正要你說實話，何罪之有？」熊茷曰：「郤氏與吾國子重，二人素相交善，屢有書信相通。言：『君侯不信大臣，淫樂無度，百姓胥怨，非吾主也。人心更思襄公。襄公有孫名周，見在京師。他日南北交兵，幸而師敗，吾當奉孫周以事楚。』獨此事臣素知之，他未聞也。」按：晉襄公之庶長子，名，自趙盾立靈公，避居於周，在單襄公門下。後生下一子，因是在周所生，故名曰周。當時靈公被弒，人心思慕文公，故迎立公子黑臀。黑臀傳驩，驩傳州蒲。至是州蒲淫縱無子，人心復思慕襄公。故胥童教熊茷使引孫周，以搖動厲公之意。熊茷言之未已，胥童接口曰：「怪不得前日鄢陵之戰，郤犨與嬰齊對陣，不發一矢，其交通之情可見矣。郤至明縱鄭君，又何疑焉？主公若不信，何不遣郤至往周告捷，使人窺之。若果有私謀，必與孫周私下相會。」厲公曰：「此計甚當。」遂遣郤至獻楚捷於周。胥童陰使人告孫周曰：「晉國之政，半在郤氏，今溫季來王都獻捷，何不見之？他日公孫復還故國，也有個相知。」孫周以爲然。郤至至周，公事已畢，孫周遂至公館相拜，未免詳叩本國之事，郤至一一告之，談論半日而別。厲公使人探聽回來，傳說如此。熊茷所言，果然是實。遂有除郤氏之意，尚未發也。

一日，厲公與婦人飲酒，索鹿肉爲饌甚急。使侍人孟張往市取鹿，市中適當缺乏。郤至自郊外載一鹿於車上，從市中而過。孟張並不分說，奪之以去。郤至大怒，彎弓搭箭，將孟張射死，復取其鹿。厲公聞之，怒曰：「季子太欺餘也！」遂召胥童、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議，欲殺郤至。胥童曰：「殺郤至，則郤錡、郤犨必叛，不如併除之。」夷羊五曰：「公私甲士，約可八百人，以君命夜帥以往，乘其無備，可必勝也。」長魚矯曰：「三郤家甲倍於公室，鬥而不勝，累及君矣。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職，郤犨又兼士師，不如詐爲獄訟，覷便刺之，汝等引兵接應可也。」厲公曰：「妙哉！我使力士清沸魋助汝。」長魚矯打聽三郤是日在講武堂議事，乃與清沸魋各以雞血塗面，若爭鬥相殺者，各帶利刀，紐結到講武堂來，告訴曲直。郤犨不知是計，下坐問之。清沸魋假作稟話，捱到近身，抽刀刺犨，中其腰，撲地便倒。郤錡急拔佩刀來砍沸魋，卻是長魚矯接住，兩個在堂下戰將起來。郤至捉空趨出，升車而逃。沸魋把郤犨再砍一刀，眼見得不活了，便來夾攻郤錡。錡雖是武將，怎奈沸魋有千斤力氣的人，長魚矯且是年少手活，一個人怎戰得他兩個人過，亦被沸魋搠倒。長魚矯見走了郤至，道：「不好了！我追趕他去。」也是三郤合當同日並命，正走之間，遇着胥童、夷羊五引着八百甲士來到，口中齊叫：「晉侯有旨，只拿謀反郤氏，不得放走了！」郤至見不是頭，回車轉來，劈面撞見長魚矯，一躍上車。郤至早已心慌，不及措手，被長魚矯亂砍，便割了頭。清沸魋把郤錡、郤犨都割了頭，血淋淋的三顆首級，提入朝門。有詩爲證：

無道昏君臣不良，紛紛嬖倖擅朝堂。

一朝過聽讒人語，演武堂前起戰場。

卻說上軍副將荀偃聞本帥郤錡在演武堂遇賊，還不知何人，即時駕車入朝，欲奏聞討賊。中軍元帥欒書不約而同，亦至朝門，正遇胥童引兵到來。書、偃不覺大怒，喝曰：「我只道何人爲亂，原來是你鼠輩！禁地威嚴，甲士誰敢近前？還不散去！」胥童也不答話，即呼於衆曰：「欒書、荀偃與三郤同謀反叛，甲士與我一齊拿下，重重有賞！」甲士奮勇上前，圍裹了書、偃二人，直擁至朝堂之上。厲公聞長魚矯等幹事回來，即時御殿。看見甲士紛紛，到吃了一驚，問胥童曰：「罪人已誅，衆軍如何不散？」胥童奏曰：「拿得叛黨書、偃，請主公裁決。」厲公曰：「此事與書、偃無與。」長魚矯跪至晉侯膝前，密奏曰：「欒、郤同功一體之人，荀偃又是郤錡部將。三郤被誅，欒、荀二氏必不自安，不久將有爲郤氏復仇之事。主公今日不殺二人，朝中不得太平。」厲公曰：「一朝而殺三卿，又波及他族，寡人不忍也！」乃恕書、偃無罪，還復原職。書、偃謝恩回家。長魚矯嘆曰：「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將忍於君矣！」即時逃奔西戎去了。厲公重賞甲士，將三郤屍首號令朝門，三日方聽收葬。其郤氏之族在朝爲官者，姑免死罪，盡罷歸田。以胥童爲上軍元帥，代郤錡之位，以夷羊五爲新軍元帥，代郤犨之位，以清沸魋爲新軍副將，代郤至之位。楚公子熊茷釋放回國。胥童既在卿列，欒書、荀偃羞與同事，每每稱病不出。胥童恃晉侯之寵，不以爲意。

一日，厲公同胥童出遊於嬖臣匠麗氏之家。家在太陰山之南，離絳城二十餘裏，三宿不歸。荀偃私謂欒書曰：「君之無道，子所知也。吾等稱疾不朝，目下雖得苟安，他日胥童等見疑，復誣我等以怨望之名，恐三郤之禍終不能免，不可不慮。」欒書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荀偃曰：「大臣之道，社稷爲重，君爲輕。今百萬之衆在子掌握，若行不測之事，別立賢君，誰敢不從？」欒書曰：「事可必濟乎？」荀偃曰：「龍之在淵，沒人不可窺也；及其離淵就陸，童子得而制之。君遊於匠麗氏，三宿不返，此亦離淵之龍矣，尚何疑哉？」欒書嘆曰：「吾世代忠於晉家，今日爲社稷存亡，出此不得已之計，後世必議我爲弒逆，我亦不能辭矣！」乃商議忽稱病癒，欲見晉侯議事。預使牙將程滑將甲士三百人，伏於太陰山之左右。

二人到匠麗氏謁見厲公，奏言：「主公棄政出遊，三日不歸，臣民失望，臣等特來迎駕還朝。」厲公被強不過，只得起駕。胥童前導，書、偃後隨。行至太陰山下，一聲炮響，伏兵齊起。程滑先將胥童砍死。厲公大驚，從車上倒跌下來。書、偃分付甲士，將厲公拿住，屯兵於太陰山下，囚厲公于軍中。欒書曰：「範、韓二氏將來恐有異言，宜假君命以召之。」荀偃曰：「善。」乃使飛車二乘，分召士丐、韓厥二將。使者至士丐之家，士丐問：「主公召我何事？」使者不能答。丐曰：「事可疑矣。」即遣心腹左右打探韓厥行否。韓厥先以病辭。丐曰：「智者所見略同也。」欒書見丐、厥俱不至，問荀偃：「此事如何？」偃曰：「子已騎虎背，尚欲下耶？」欒書點首會意。是夜，命程滑獻鴆酒於厲公，公飲之而薨。即于軍中殯殮，葬於翼城東門之外。士丐、韓厥驟聞君薨，一齊出城奔喪，亦不問君死之故。

葬事既畢，欒書集諸大夫共議立君。荀偃曰：「三郤之死，胥童謗謂欲扶立孫周，此乃讖也。靈公死於桃園，而襄遂絕後。天意有在，當往迎之。」羣臣皆喜。欒書乃遣荀如京師，迎孫周爲君。周是時十四歲矣，生得聰穎絕人，志略出衆。見荀來迎，問其備細，即日辭了單襄公，同荀歸晉。行至地名清原，欒書、荀偃、士丐、韓厥一班卿大夫，齊集迎接。孫周開言曰：「寡人羈旅他邦，且不指望還鄉，豈望爲君乎？但所貴爲君者，以命令所自出也。若以名奉之，而不遵其令，不如無君矣。卿等肯用寡人之命，只在今日，如其不然，聽卿等更事他人，孤不能擁空名於上，爲州蒲之續也。」欒書等俱戰慄，再拜曰：「羣臣願得賢君而事，敢不從命！」既退，欒書謂諸臣曰：「新君非舊比也，當以小心事之。」

孫周進了絳城，朝於太廟，嗣晉侯之位，是爲悼公。即位之一日，即面責夷羊五、清沸魋等逢君之惡之罪，命左右推出朝門斬之，其族俱逐出境外。又將厲公之死，坐罪程滑，磔之於市。嚇得欒書終夜不寐，次日即告老致政，薦韓厥以自代。未幾，驚憂成疾而卒。悼公素聞韓厥之賢，拜爲中軍元帥，以代欒書之位。

韓厥託言謝恩，私奏於悼公曰：「臣等皆賴先世之功，得侍君左右。然先世之功，無有大於趙氏者。衰佐文公，盾佐襄公，俱能輸忠竭悃，取威定伯。不幸靈公失政，寵信奸臣屠岸賈，謀殺趙盾，出奔僅免。靈公遭兵變，被弒於桃園。景公嗣立，復寵岸賈。岸賈欺趙盾已死，假稱趙氏弒逆，追治其罪，滅絕趙宗，臣民憤怨，至今不平。天幸趙氏有遺孤趙武尚在。主公今日賞功罰罪，大修晉政，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罰，豈可不追錄趙氏之功乎？」悼公曰：「此事寡人亦聞先人言之。今趙武何在？」韓厥對曰：「當時岸賈索趙氏孤兒甚急，趙之門客曰公孫杵臼、程嬰，杵臼假抱遺孤甘就誅戮，以脫趙武。程嬰將武藏匿於盂山，今十五年矣。」悼公曰：「卿可爲寡人召之。」韓厥奏曰：「岸賈尚在朝中，主公必須祕密其事。」悼公曰：「寡人知之矣。」韓厥辭出宮門，親自駕車，往迎趙武於盂山。程嬰爲御，當初從故絳城而出，今日從新絳城而入，城郭俱非，感傷不已。韓厥引趙武入內宮，朝見悼公。悼公匿於宮中，詐稱有疾。

明日，韓厥率百官入宮問安，屠岸賈亦在。悼公曰：「卿等知寡人之疾乎？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以此心中不快耳。」諸大夫叩首問曰：「不知功勞簿上那一件不明？」悼公曰：「趙衰、趙盾兩世立功於國家，安忍絕其宗嗣？」衆人齊聲應曰：「趙氏滅族已在十五年前，今主公雖追念其功，無人可立。」悼公即呼趙武出來，遍拜諸將。諸將曰：「此位小郎君何人？」韓厥曰：「此所謂孤兒趙武也。向所誅趙孤，乃門客程嬰之子耳！」屠岸賈此時魂不附體，如癡醉一般，拜伏於地上，不能措一詞。悼公曰：「此事皆岸賈所爲，今日不族岸賈，何以慰趙氏冤魂於地下？」叱左右將岸賈綁出斬首。即命韓厥同趙武，領兵圍屠岸賈之宅，無少長皆殺之。趙武請岸賈之首，祭於趙朔之墓。國人無不稱快。潛淵詠史詩云：

岸賈當時滅趙氏，今朝趙氏滅屠家。

只爭十五年前事，怨怨仇仇報不差！

晉悼公既誅岸賈，即召趙武於朝堂，加冠，拜爲司寇，以代岸賈之職。以前田祿，悉給還之。又聞程嬰之義，欲用爲軍正。嬰曰：「始吾不死者，以趙氏孤未立也。今已復官報仇矣，豈可自貪富貴，令公孫杵臼獨死？吾將往報杵臼於地下！」遂自刎而亡。趙武撫其屍痛哭，請於晉侯，殯殮從厚，與公孫杵臼同葬於雲中山，謂之「二義冢」。趙服齊衰三年，以報其德。有詩爲證：

陰谷深藏十五年，褲中兒報祖宗冤。

程嬰杵臼稱雙義，一死何須問後先！

再說悼公既立趙武，遂召趙勝於宋，復以邯鄲畀之。又大正羣臣之位，賢者尊之，能者使之。錄前功，赦小罪，百官濟濟，各稱其職。且說幾個有名的官員：韓厥爲中軍元帥，士丐副之；荀爲上軍元帥，荀偃副之；欒黶爲下軍元帥，士魴副之。趙武爲新軍元帥，魏相副之。祁奚爲中軍尉，羊舌職副之。魏絳爲中軍司馬。張老爲候奄；韓無忌掌公族大夫；士渥濁爲太傅；賈辛爲司空；欒糾爲親軍戎御；荀賓爲車右將軍；程鄭爲贊僕；鐸遏寇爲輿尉；籍偃爲輿司馬。百官既具，大修國政，蠲逋薄斂，濟乏省役，振廢起滯，恤鰥惠寡，百姓大悅。宋、魯諸國聞之，莫不來朝。惟有鄭成公因楚王爲他射損其目，感切於心，不肯事晉。

楚共王聞厲公被弒，喜形於色，正思爲復仇之舉，又聞新君嗣位，賞善罰惡，用賢圖治，朝廷清肅，內外歸心，伯業將復興，不覺喜變爲愁。即召羣臣商議，要去擾亂中原，使晉不能成伯。令尹嬰齊束手無策。公子壬夫進曰：「中國惟宋爵尊國大，況其國介晉、吳之間。今欲擾亂晉伯，必自宋始。今宋大夫魚石、向爲人、鱗朱、向帶、魚府五人，與右師華元相惡，見今出奔在楚。若資以兵力，用之伐宋，取得宋邑，即以封之，此以敵攻敵之計。晉若不救，則失諸侯矣；若救宋，必攻魚石，我坐而觀其成敗，亦一策也。」共王乃用其謀，即命壬夫爲大將，用魚石等爲嚮導，統大軍伐宋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逼陽城三將鬥力

話說周簡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計，親統大軍，同鄭成公伐宋。以魚石等五大夫爲嚮導，攻下彭城，使魚石等據之，留下三百乘屯戍其地。共王謂五大夫曰：「晉方通吳，與楚爲難，而彭城乃吳、晉往來之徑。今留重兵助汝，進戰，則可以割宋國之封；退守，亦可以絕吳、晉之使。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負寡人之託。」共王歸楚。

是冬，宋平公使大夫老佐帥師圍彭城。魚石統戍卒迎戰，爲老佐所敗。楚令尹嬰齊聞彭城被圍，引兵來救。老佐恃勇輕敵，深入楚軍，中箭而亡。嬰齊遂進兵侵宋。宋平公大懼，使右師華元至晉告急。韓厥言於悼公曰：「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，興衰之機，在此一舉，不可以不勤也。」乃大發使，徵兵於諸侯。悼公親統大將韓厥、荀偃、欒黶等，先屯於臺谷。嬰齊聞晉兵大至，乃班師歸楚。

周簡王十四年，悼公帥宋、魯、衛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八國之兵，進圍彭城。宋大夫向戍使士卒登車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「魚石等背君之賊，天理不容！今晉統二十萬之衆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。汝等若知順逆，何不擒逆賊來降，免使無辜被戮？」如此傳呼數遍，彭城百姓聞之，皆知魚石理虧，開門以納晉師。時楚戍雖衆，魚石等不加優恤，莫肯效力。晉悼公入城，戍卒俱奔散。韓厥擒魚石，欒黶、荀偃擒魚府，宋向戍擒向爲人、向帶，魯仲孫蔑擒鱗朱，各解到晉悼公處獻功。悼公命將五大夫斬首，安置其族於河東壺邱之地，遂移師問罪於鄭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鄭，諸侯之師還救宋，因各散歸。

是年，周簡王崩，世子泄心即位，是爲靈王。靈王自始生時，口上便有髭鬚，故周人謂之髭王。髭王元年夏，鄭成公疾篤，謂上卿公子曰：「楚君以救鄭之故，矢集於目，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死後，諸卿切勿背楚。」囑罷，遂薨。公子等奉世子髡頑即位，是爲僖公。

晉悼公以鄭人未服，大合諸侯於戚以謀之。魯大夫仲孫蔑獻計曰：「鄭地之險，莫如虎牢。且楚、鄭相通之要道也。誠築城設關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鄭必從矣。」楚降將巫臣獻計曰：「吳與楚，一水相通。自臣往歲聘吳，約與攻楚，吳人屢次侵擾楚屬，楚人苦之。今莫若更遣一介，導吳伐楚。楚東苦吳兵，安能北與我爭鄭乎？」晉悼公兩從之。時齊靈公亦遣世子光，同上卿崔杼來會所，聽晉之命。悼公乃合九路諸侯兵力，大城虎牢，增置墩臺。大國抽兵千人，小國五百三百，共守其地。鄭僖公果然恐懼，始行成於晉。晉悼公乃還。時中軍尉祁奚年七十餘矣，告老致政。悼公問曰：「孰可以代卿者？」奚對曰：「莫如解狐。」悼公曰：「聞解狐卿之仇也，何以舉之？」奚對曰：「君問可，非問臣之仇也。」悼公乃召解狐，未及拜官，狐已病死。悼公復問曰：「解狐之外，更有何人？」奚對曰：「其次莫如午。」悼公曰：「午非卿之子耶？」奚對曰：「君問可，非問臣之子也。」悼公曰：「今中軍尉副羊舌職亦死，卿爲我並擇其代。」奚對曰：「職有二子：曰赤，曰肹，二人皆賢，惟君所用。」悼公從其言，以祁午爲中軍尉，羊舌赤副之。諸大夫無不悅服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巫臣之子巫狐庸，奉晉侯命如吳，見吳王壽夢，請兵伐楚。壽夢許之，使世子諸樊爲將，治兵於江口。早有諜人報入楚國。楚令尹嬰齊奏曰：「吳師從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後將復來，不如先期伐之。」共王以爲然。嬰齊乃大閱舟師，簡精卒二萬人，由大江襲破鳩茲，遂欲順流而下。驍將鄧廖進曰：「長江水溜，進易退難。小將願率一軍前行，得利則進，失利亦不至於大敗。元帥屯兵於郝山磯，相機觀變，可以萬全。」嬰齊然其策，乃選組甲三百人，被練袍者三千人，皆氣強力大，一可當十者，大小舟共百艘，一聲炮響，船頭望東進發。早有哨船探知鳩茲失事，來報世子諸樊。諸樊曰：「鳩茲既失，楚兵必乘勝東下，宜預備之。」乃使公子夷昧帥舟師數十艘，於東西梁山誘敵，公子餘祭，伏兵於採石港。鄧廖兵過郝山磯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奮勇前進。夷昧略戰，即佯敗東走。鄧廖追過採石磯，遇諸樊大軍，方接戰，未十餘合，採石港中炮聲大振，餘祭伏兵從後夾攻，前後矢發如雨點。鄧廖面中三矢，猶拔箭力戰。夷昧乘艨艟大艦至，艦上俱精選勇士，以大槍亂搗敵船，船多覆溺。鄧廖力盡被執，不屈而死。餘軍得逃者，惟組甲八十，被練甲者三百人而已。嬰齊懼罪，方欲掩敗爲功，誰知吳世子諸樊乘勝，反進兵襲楚，嬰齊大敗而回，鳩茲仍復歸吳。嬰齊羞憤成疾，未至郢都遂卒。史臣有詩云：

乘車射御教吳人，從此東方起戰塵。

組甲成擒名將死，當年錯着族巫臣。

共王乃進右尹壬夫爲令尹。壬夫賦性貪鄙，索賂於屬國。陳成公不能堪，乃使轅僑如請服於晉。晉悼公大合諸侯於雞澤，再會諸侯於戚。吳子壽夢亦來會好，中國之勢大振。楚共王怒失陳國，歸罪於壬夫，殺之。用其弟公子貞字子囊者，代爲令尹。大閱師徒，出車五百乘伐陳。時陳成公午已薨，世子弱嗣位，是爲哀公。懼楚兵威，復歸附於楚。

晉悼公聞之，大怒，欲起兵與楚爭陳，忽報無終國君嘉父，遣大夫孟樂至晉，獻虎豹之皮百個。奏言：「山戎諸國，自齊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靖。近因燕、秦微弱，山戎窺中國無伯，復肆侵掠。寡君聞晉君精明，將紹桓、文之業。因此宣晉威德，諸戎情願受盟。因此寡君遣微臣奏聞，惟賜定奪。」悼公集諸將商議，皆曰：「戎、狄無親，不如伐之。昔者，齊桓公之伯，先定山戎，後徵荊楚。戎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」司馬魏絳獨曰：「不可。今諸侯初合，大業未定。若興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虛而生事，諸侯必叛晉而朝楚。夫夷、狄，禽獸也；諸侯，兄弟也。今得禽獸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」悼公曰：「戎可和乎？」魏絳對曰：「和戎之利有五：戎與晉鄰，其地多曠，賤土貴貨，我以貨易土，可以廣地，其利一也；侵掠既息，邊民得安意耕種，其利二也；以德懷遠，兵車不勞，其利三也；戎、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畏服，其利四也；我無北顧之憂，得以專意於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從？」悼公大悅，即命魏絳爲和戎之使，同孟樂先至無終國，與國王嘉父商議停當。嘉父乃號召山戎諸國，並至無終，歃血定盟：「方今晉侯嗣伯，主盟中華；諸戎願奉約束，捍衛北方，不侵不叛，各保寧宇。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！」諸戎受盟，各各歡喜，以土宜獻魏絳，絳分毫不受。諸戎相顧曰：「上國使臣廉潔如此！」倍加敬重。魏絳以盟約報悼公，悼公大悅。

時楚令尹公子貞已得陳國，又移兵伐鄭，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氾水一路，卻由許國望潁水而來。鄭僖公髡頑大懼，集六卿共議。那六卿？公子，字子駟；公子發，字子國；公子嘉，字子孔。三位俱穆公之子，於僖公爲叔祖輩。公孫輒，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；公孫蠆，字子，乃公子偃之子；公孫舍之，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。三位俱穆公之孫，襲父爵爲卿，於僖公爲叔輩。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執鄭政。僖公髡頑心高氣傲，不甚加禮，以此君臣積不相能。上卿公子尤爲枘鑿。今日會議之際，僖公主意欲堅守以待晉救。公子開言曰：「諺雲：『遠水豈能救近火？』不如從楚。」僖公曰：「從楚則晉師又至，何以當之？」公子對曰：「晉與楚誰憐我者？我亦何擇於二國？惟強者則事之。今後請以犧牲玉帛待於境外，楚來則盟楚，晉來則盟晉。兩雄並爭，必有大屈。強弱既分，吾因擇強者而庇民焉，不亦可乎？」僖公不從其計，曰：「如駟言，鄭朝夕待盟，無寧歲矣！」欲遣使求援於晉。諸大夫懼違公子之意，莫肯往者。僖公發憤自行，是夜，宿於驛舍。公子使門客伏而刺之，託言暴疾。立其弟嘉爲君，是爲簡公。使人報楚曰：「從晉皆髡頑之意，今髡頑已死，願聽盟罷兵！」楚公子貞受盟而退。

晉悼公聞鄭復從楚，乃問於諸大夫曰：「今陳、鄭俱叛，伐之何先？」荀對曰：「陳國小地偏，無益於成敗之數。鄭爲中國之樞，自來圖伯，必先服鄭。寧失十陳，不可失一鄭也！」韓厥曰：「子羽識見明決，能定鄭者，必此人。臣力衰智耄，願以中軍斧鉞讓之。」悼公不許，厥堅請不已，乃從之。韓厥告老致政，荀遂代爲中軍元帥，統大軍伐鄭。兵至虎牢，鄭人請盟，荀許之。比及晉師返旆，楚共王親自伐鄭，復取成而歸。悼公大怒，問於諸大夫曰：「鄭人反覆，兵至則從，兵撤復叛。今欲得其堅附，當用何策？」荀獻計曰：「晉所以不能收鄭者，以楚人爭之甚力也。今欲收鄭，必先敝楚。欲敝楚，必用『以逸待勞』之策。」悼公曰：「何謂『以逸待勞』之策？」荀對曰：「兵不可以數動，數動則疲；諸侯不可以屢勤，屢勤則怨。內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見其勝也。臣請舉四軍之衆，分而爲三，將各國亦分派配搭，每次只用一軍更番出入。楚進則我退，楚退則我復進。以我之一軍，牽楚之全軍。彼求戰不得，求息又不得。我無暴骨之兇，彼有道路之苦；我能亟往，彼不能亟來。如是而楚可疲，鄭可固也！」悼公曰：「此計甚善。」即命荀治兵於曲梁，三分四軍，定更番之制。荀登壇出令，壇上豎起一面杏黃色大旆，上寫「中軍元帥智」。他本荀氏，爲何卻寫「智」字？因荀、荀偃，叔侄同爲大將，軍中一姓，嫌無分別。父荀首食採於智，偃父荀庚自晉作三行時，曾爲中行將軍，故又以智氏、中行氏別之。自此荀號爲智，荀偃號爲中行偃，軍中耳目就不亂了。這都是荀的法度。壇下分立三軍：第一軍，上軍元帥荀偃，副將韓起，魯、曹、邾三國以兵從，中軍副將範丐接應。第二軍，下軍元帥欒黶，副將士魴，齊、滕、薛三國以兵從，中軍上大夫魏頡接應。第三軍，新軍元帥趙武，副將魏相，宋、衛、郳三國以兵從，中軍下大夫荀會接應。

荀傳令：第一次上軍出征，第二次下軍出征，第三次新軍出征，中軍兵將分配接應，週而復始。但取盟約歸報，便算有功，更不許與楚兵交戰。公子楊幹乃悼公之同母弟，年方一十九歲，新拜中軍戎御之職，血氣方剛，未經戰陣。聞得治兵伐鄭，磨拳擦掌，巴不得獨當一隊，立刻上前廝殺。不見智點用，心中一股銳氣按納不住，遂自請爲先鋒，願效死力。智曰：「吾今日分軍之計，只要速進速退，不以戰勝爲功。分派已定，小將軍雖勇，無所用之。」楊幹固請自效，智曰：「既小將軍堅請，權於荀大夫部下接應新軍。」楊幹又道：「新軍派在第三次出征，等待不及，求撥在第一軍部下。」智不從。楊幹恃自家是晉侯親弟，徑將本部車卒自成一隊，列於中軍副將範丐之後。司馬魏絳奉將令整肅行伍，見楊幹越次成列，即鳴鼓告於衆曰：「楊幹故違將令，亂了行伍之序，論軍法，本該斬首。念是晉侯親弟，姑將僕御代戮，以肅軍政。」即命軍校擒其御車之人斬之，懸首壇下，軍中肅然。

楊幹素驕貴自恣，不知軍法，見御人被戮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十分懼怕中，又帶了三分羞，三分惱，當下駕車馳出軍營，徑奔晉悼公之前，哭拜於地，訴說：「魏絳如此欺負人，無顏見諸將之面。」悼公愛弟之心，不暇致詳，遂拂然大怒曰：「魏絳辱寡人之弟，如辱寡人，必殺魏絳，不可縱也！」乃召中軍尉副羊舌職，往取魏絳。羊舌職入宮見悼公曰：「絳志節之士，有事不避難，有罪不避刑，軍事事畢，必當自來謝罪，不須臣往。」頃刻間，魏絳果至，右手仗劍，左手執書，將入朝待罪。至午門，聞悼公欲使人取己，遂以書付僕人，令其申奏，便欲伏劍而死。只見兩位官員喘吁吁的奔至，乃是下軍副將士魴、主候大夫張老。見絳欲自刎，忙奪其劍曰：「某等聞司馬入朝，必爲楊公子之事，所以急趨而至，欲合詞稟聞主公。不識司馬爲何輕生如此？」魏絳具說晉侯召羊舌大夫之意。二人曰：「此乃國家公事，司馬奉法無私，何必自喪其身？不須令僕上書，某等願代爲啓奏。」三人同至宮門，士魴、張老先入，請見悼公，呈上魏絳之書。悼公啓而覽之，略雲：

君不以臣爲不肖，使承中軍司馬之職。臣聞：「三軍之命，繫於元帥；元帥之權，在乎命令。」有令不遵，有命不用，此河曲之所以無功，邲城之所以致敗也。臣戮不用命者，以盡司馬之職。臣自知上觸介弟，罪當萬死！請伏劍於君側，以明君侯親親之誼。

悼公讀罷其書，急問士魴、張老曰：「魏絳安在？」魴等答曰：「絳懼罪欲自殺，臣等力止之。見在宮門待罪。」悼公悚然起席，不暇穿履，遂跣足步出宮門，執魏絳之手，曰：「寡人之言，兄弟之情也；子之所行，軍旅之事也。寡人不能教訓其弟，以犯軍刑，過在寡人，於卿無與。卿速就職。」羊舌職在旁大聲曰：「君已恕絳無罪，絳宜退！」魏絳乃叩謝不殺之恩。羊舌職與士魴、張老同時稽首稱賀曰：「君有奉法之臣如此，何患伯業不就？」四人辭悼公，一齊出朝。悼公回宮，大罵楊幹：「不知禮法，幾陷寡人於過，殺吾愛將！」使內侍押往公族大夫韓無忌處，學禮三月，方許相見。楊幹含羞，鬱郁而去。髯翁有詩云：

軍法無親敢亂行，中軍司馬面如霜。

悼公伯志方磨勵，肯使忠臣劍下亡？

智定分軍之令，方欲伐鄭，廷臣傳報：「宋國有文書到來。」悼公取覽，乃是楚、鄭二國相比，屢屢興兵侵掠宋境，以逼陽爲東道，以此告急。上軍元帥荀偃請曰：「楚得陳、鄭，而復侵宋，意在與晉爭伯也。逼陽爲楚伐宋之道，若興師先向逼陽，可一鼓而下。前彭城之圍，宋向戍有功，因封之以爲附庸，使斷楚道，亦一策也。」智曰：「逼陽雖小，其城甚固，若圍而不下，必爲諸侯所笑。」中軍副將士丐曰：「彭城之役，我方伐鄭，楚則侵宋以救之。虎牢之役，我方平鄭，楚又侵宋以報之。今欲得鄭，非爲先固宋之謀不可。偃言是也。」智曰：「二子能料逼陽必可滅乎？」荀偃、士丐同聲應曰：「都在小將二人身上。如若不能成功，甘當軍令！」悼公曰：「伯遊倡之，伯瑕助之，何憂事不濟乎？」乃發第一軍往攻逼陽，魯、曹、邾三國皆以兵從。逼陽大夫妘斑獻計曰：「魯師營於北門，我僞啓門出戰，其師必入攻，俟其半入，下懸門以截之。魯敗，則曹、邾必懼，而晉之銳氣亦挫矣。」逼陽子用其計。

卻說魯將孟孫蔑率其部將叔梁紇、秦堇父、狄虒彌等，攻西門。只見懸門不閉，堇父同虒彌恃勇先進，叔梁紇繼之。忽聞城上豁喇一聲，將懸門當着叔梁紇頭頂上放將下來。紇即投戈於地，舉雙手把懸門輕輕托起。後軍就鳴金起來。堇父、虒彌二將恐後隊有變，急忙回身。城內鼓角大振，妘斑引着大隊人馬，尾後追逐，望見一大漢手託懸門，以出軍將。妘斑大駭，想道：「這懸門自上放下，不是千斤力氣，怎抬得住？若闖出去，反被他將門放下，可不利害！」且自停車觀望。叔梁紇待晉軍退盡，大叫道：「魯國有名上將叔梁紇在此！有人要出城的，趁我不曾放手，快些出去！」城中無人敢應。妘斑彎弓搭箭，方欲射之。叔梁紇把雙手一掀，就勢撒開，那懸門便落了閘口。紇回至本營，謂堇父、虒彌曰：「二位將軍之命，懸於我之兩腕也！」堇父曰：「若非鳴金，吾等已殺入逼陽城，成其大功矣。」虒彌曰：「只看明日，我要獨攻逼陽，顯得魯人本事。」

至次日，孟孫蔑整隊向城下搦戰，每百人爲一隊。狄虒彌曰：「我不要人幫助，只單身自當一隊，足矣。」乃取大車輪一個，以堅甲蒙之，緊緊束縛，左手執以爲櫓，右握大戟，跳躍如飛。逼陽城上望見魯將施逞勇力，乃懸佈於城下叫曰：「我引汝登城，誰人敢登，方見真勇。」言猶未已，魯軍隊中一將出應曰：「有何不敢！」此將乃秦堇父也。即以手牽布，左右更換，須臾盤至城堞。逼陽人以刀割斷其布，堇父從半空中蹋將下來。逼陽城高數仞，若是別人，這一跌縱然不死，也是重傷。堇父全然不覺。城上布又垂下，問道：「再敢登麼？」堇父又應曰：「有何不敢！」手借布力，騰身覆上。又被逼陽人斷布，撲地又一大跌。才爬起來，城上布又垂下，問道：「還敢不敢？」堇父聲愈厲，答曰：「不敢不算好漢！」挽布如前。逼陽人看見堇父再墜再登，全無畏懼，到着了忙。急割布時，已被堇父撈着一人，望城下一摔，跌個半熟。堇父亦隨布墜下，又向城上叫道：「你還敢懸布否？」城上應曰：「已知將軍神勇，不敢復懸矣！」堇父遂取斷布三截，遍示諸隊，衆人無不吐舌。孟孫蔑嘆曰：「詩云：『有力如虎。』此三將足當之矣！」妘斑見魯將兇猛，一個賽一個，遂不敢出戰，分付軍民竭力固守。

各軍自夏四月丙寅日圍城，至五月庚寅，凡二十四日，攻者已倦，應者有餘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軍中驚恐不安。荀偃、士丐慮水患生變，同至中軍來稟智，請示班師。

不知智肯聽從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

話說晉及諸侯之兵，圍了逼陽城二十四日，攻打不下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荀偃、士丐二將慮軍心有變，同至中軍來稟智曰：「本意謂城小易克，今圍久不下，天降大雨，又時當夏令，水潦將發。泡水在西，薛水在東，漷水在東北，三水皆與泗水相通。萬一連雨不止，三水橫溢，恐班師不便。不如暫歸，以俟再舉。」智大怒，取所憑之幾，向二將擲之，罵曰：「老夫可曾說來『城小而固，未易下也』？豎子自任可滅，在晉侯面前一力承當，牽帥老夫，至於此地！攻圍許久，不見尺寸之效。偶然天雨，便欲班師。來由得你，去由不得你。今限汝七日之內，定要攻下逼陽。若還無功，照軍令狀斬首。速去，勿再來見！」二將嚇得面如土色，喏喏連聲而退，謂本部軍將曰：「元帥立下嚴限，七日若不能破城，必取吾等之首。今我亦與爾等立限，六日不能破城，先斬汝等。然後自剄，以申軍法。」衆將皆面面相覷。偃、丐曰：「軍中無戲言，吾二人當親冒矢石，晝夜攻之，有進無退。」約會魯、曹、邾三國，一齊併力。時水勢稍退，偃、丐乘車，身先士卒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全然不避。自庚寅日攻起，至甲午日，城中矢石俱盡。荀偃附堞先登，士丐繼之，各國軍將亦乘勢蟻附而上，妘斑巷戰而死。智入城，逼陽君率羣臣迎降於馬首。智盡收其族，留於中軍。計攻城至城破之日，才五日耳。若非智發怒，此舉無功矣。髯翁有詩云：

仗鉞登壇無地天，偏裨何事敢侵權。

一人投幾三軍懼，不怕隆城鐵石堅。

時悼公恐逼陽難下，復挑選精兵二千人前來助戰。行至楚邱，聞智已成大功，遂遣使至宋，以逼陽之地封宋向戍。向戍同宋平公親至楚邱，來見晉侯。向戍辭不受封，悼公乃歸地於宋公。宋、衛二君，各設享款待晉侯。智述魯三將之勇，悼公各賜車服，乃歸。悼公以逼陽子助楚，廢爲庶人，選其族人之賢者，以主妘姓之祀，居於霍城。其秋，荀會卒。悼公以魏絳能執法，使爲新軍副將，以張老爲司馬。

是冬，第二軍伐鄭，屯於牛首，復添虎牢之戍。適鄭人尉止作亂，殺公子、公子發、公孫轍於西宮之朝。駟之子公孫夏，字子西，發之子公孫僑，字子產，各帥家甲攻賊，賊敗走北宮。公孫蠆亦率衆來助，遂盡誅尉止之黨。立公子嘉爲上卿。欒黶請曰：「鄭方有亂，必不能戰，急攻之可拔也。」智曰：「乘亂不義。」命緩其攻。公子嘉使人行成，智許之。比及楚公子貞來救鄭，則晉師已盡退矣。鄭復與楚盟。《傳》稱：「晉悼公三駕服楚。」此乃「三駕」之一。周靈王九年事也。

明年夏，晉悼公以鄭人未服，復以第三軍伐鄭。宋向戍之兵先至東門，衛上卿孫林父帥師同郳人屯於北鄙，晉下軍元帥趙武等營於西郊之外，荀帥大軍自北林而西，揚兵於鄭之南門，約會各路軍馬，同日圍鄭。鄭君臣大懼，又遣使行成。荀又許之，乃退師於宋地。鄭簡公親至亳城之北，大犒諸軍。與荀等歃血爲盟，晉、楚各軍方散。此乃「三駕」之二。

楚共王大怒，使公子貞往秦借兵，約共伐鄭。時秦景公之妹，嫁爲楚王夫人，兩國有姻好。乃使大將嬴詹帥三百乘助戰，共王親帥大軍，望滎陽進發，曰：「此番不滅鄭，誓不班師！」

卻說鄭簡公自亳城北盟晉而歸，逆知楚軍旦暮必至，大集羣臣計議。諸大夫皆曰：「方今晉勢強盛，楚不如也。但晉兵來甚緩，去甚速，兩國未嘗見個雌雄，所以交爭不息。若晉肯致死於我，楚力不逮，必將避之，從此可專事於晉矣。」公孫舍之獻策曰：「欲晉致死於我，莫如怒之。欲激晉之怒，莫如伐宋。宋與晉最睦，我朝伐宋，晉夕伐我。晉能驟來，楚必不退，我乃得有詞於楚也。」諸大夫皆曰：「此計甚善。」正計議間，諜人探得楚國借兵於秦的消息來報。公孫舍之喜曰：「此天使我事晉也。」衆人不解其意，舍之曰：「秦、楚交伐，鄭必重困。乘其未入境，當往迎之。因導之使同伐宋國，一則免楚之患，二者激晉之來，豈非一舉兩得？」

鄭簡公從其謀，即命公孫舍之乘單車星夜南馳。渡了潁水，行不一舍，正遇楚軍。公孫舍之下車，拜伏於馬首之前，楚共厲色問曰：「鄭反覆無信，寡人正來問罪，汝來卻是何意？」舍之奏曰：「寡君懷大王之德，畏大王之威，所願終身宇下，豈敢離逷？無奈晉人暴虐，與宋合兵，侵擾無已。寡君懼社稷顛覆，不能事君，始與之和，以退其師。晉師既退，仍是大王貢獻之邑也。恐大王未鑑敝邑之誠，特遣下臣奉迎，布其心腹。大王若能問罪於宋，寡君願執鞭爲前部，稍效犬馬，以明誓不相背之意。」共王回嗔作喜曰：「汝君若從寡人伐宋，寡人又何說乎？」舍之又奏曰：「下臣束裝之日，寡君已悉索敝賦，俟大王於東鄙，不敢後也。」共王曰：「雖然如此，但秦庶長約在滎陽城下相會，須與同事方可。」舍之復奏曰：「雍州遼遠，必越晉過周，方能至鄭。大王遣一介之使，猶可及止。以大王之威，楚兵之勁，何必藉助於西戎哉？」共王悅其言，果使人辭謝秦師。遂同公孫舍之東行，及有莘之野，鄭簡公帥師來會。遂同伐宋國，大掠而還。

宋平公遣向戍如晉，訴告楚、鄭連兵之事。悼公果然大怒，即日便欲興師。此番又輪該第一軍出征了。智進曰：「楚之借師於秦者，正以連年奔走道路，不勝其勞也。我一歲而再伐楚，其能復來乎？此番得鄭必矣。當示以強盛之形，堅其歸志。」悼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大合宋、魯、衛、齊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各國，一齊至鄭，觀兵於鄭之東門。一路俘獲甚衆。此師乃「三駕」之三也。

鄭簡公謂公孫舍之曰：「子欲激晉之怒，使之速來，今果至矣，爲之奈何？」舍之對曰：「臣請一面求成於晉，一面使人請救於楚。楚兵若能亟來，必當交戰，吾擇其勝者而從之。若楚不能至，吾受晉盟，因以重賂結晉，晉必庇我，又何楚之足患乎？」簡公以爲然。乃使大夫伯駢行成於晉，使公孫良霄、太宰石如楚，告曰：「晉師又至鄭矣，從者十一國，兵勢甚盛，鄭亡已在旦夕。君王若能以兵威懾晉，孤之願也。不然，孤懼社稷不保，不得不即安於晉。惟君王憐之，恕之！」楚共王大怒，召公子貞問計。公子貞曰：「我兵乍歸，喘息未定，豈能復發？姑讓鄭於晉，後取之，何患無日？」共王餘怒未平，乃囚良霄、石于軍府，不放歸國。髯仙有詩云：

楚晉爭鋒結世仇，

晉兵迭至楚兵休。

行人何罪遭拘執，

始信分軍是善謀。

時晉軍營於蕭魚，伯駢來至晉軍。悼公召入，厲聲問曰：「汝以行成哄我，已非一次矣。今番莫非只是緩兵之計？」伯駢叩首曰：「寡君已別遣行人先告絕於楚，敢有二心乎？」悼公曰：「寡人以誠信待汝，汝若再懷反覆，將犯諸侯之公惡，豈獨寡人？汝且回去，與汝君商議詳確，再來回話。」伯駢又奏曰：「寡君薰沐而遣下臣，實欲委國於君侯，君侯勿疑。」悼公曰：「汝意既決，交盟可也。」乃遣新軍元帥趙武同伯駢入城，與鄭簡公歃血訂盟。簡公亦遣公孫舍之隨趙武出城，與悼公要約。是冬十二月，鄭簡公親入晉軍，與諸侯同會，因請受歃。悼公曰：「交盟已在前矣，君若有信，鬼神鑑之，何必再歃？」乃傳令將一路俘獲鄭人，悉解其縛，放歸本國。禁諸軍不得犯鄭國分毫，如有違者，治以軍法。虎牢戍兵盡行撤去，使鄭人自爲守望。諸侯皆諫曰：「鄭未可恃也，倘更有反覆，重複設戍難矣。」悼公曰：「久勞苦諸國將士，恨無了期。今當與鄭更始，委以腹心，寡人不負鄭，鄭其負寡人乎？」乃謂鄭簡公曰：「寡人知爾苦兵，欲相與休息。今後從晉從楚，出於爾心，寡人不強。」簡公感激流涕曰：「伯君以誠待人，雖禽獸可格，況某猶人類，敢忘覆庇？再有異志，鬼神必殛！」簡公辭去。明日，使公孫舍之獻賂爲謝：樂師三人，女樂十六人，歌鐘三十二枚，鎛磬相副，針指女工三十人，車廣車他兵車復百乘，甲兵俱備。悼公受之。以女樂八人、歌鐘十二賜魏絳，曰：「子教寡人和諸戎、狄，以正諸華。諸侯親附，如樂之和，願與子同此樂也。」又以兵車三分之一賜智曰：「子教寡人分軍敝楚，今鄭人獲成，皆子之功。」絳、二將皆頓首辭曰：「此皆仗君之靈與諸侯之勞，臣等何力之有？」悼公曰：「微二卿，寡人不能至此。卿勿固卻！」乃皆拜受。於是十二國車馬同日班師。悼公復遣使行聘各國，謝其向來用師之勞。諸侯皆悅。自此鄭國專心歸晉，不敢萌二三之念矣。史臣有詩云：

鄭人反覆似猱狙，晉伯偏將詐力鋤。

二十四年歸宇下，方知忠信勝兵戈。

時秦景公伐晉以救鄭，敗晉師於櫟，聞鄭已降晉，乃還。

明年，爲周靈王十一年，吳子壽夢病篤，召其四子諸樊、餘祭、夷昧、季札至牀前，謂曰：「汝兄弟四人，惟札最賢，若立之，必能昌大吳國。我一向欲立爲世子，奈札固辭不肯。我死之後，諸樊傳餘祭，餘祭傳夷昧，夷昧傳季札。傳弟不傳孫，務使季札爲君，社稷有幸。違吾命者，即爲不孝，上天不祐。」言訖而絕。諸樊讓國於季札，曰：「此父志也。」季札曰：「弟辭世子之位於父生之日，肯受君位於父死之後乎？兄若再遜，弟當逃之他國矣。」諸樊不得已，乃宣明次傳之約，以父命即位。晉悼公遣使吊賀，不在話下。

又明年，爲周靈王十二年，晉將智、士魴、魏相相繼而卒。悼公復治兵於綿山，欲使士丐將中軍。丐辭曰：「伯遊長。」乃使中行荀偃代智之任，士丐爲副。又欲使韓起將上軍，起曰：「臣不如趙武之賢。」乃使趙武代荀偃之任，韓起爲副。欒黶將下軍如故，魏絳爲副。其新軍尚無帥，悼公曰：「寧可虛位以待人，不可以人而濫位。」乃使其軍吏率官屬卒乘，以附於下軍。諸大夫皆曰：「君之慎於名器如此。」乃各修其職，弗敢懈怠，晉國大治，復興文、襄之業。未幾，廢新軍，併入三軍，以守侯國之禮。

是年秋九月，楚共王審薨，世子昭立，是爲康王。吳王諸樊命大將公子黨帥師伐楚。楚將養繇基迎敵，射殺公子黨，吳師敗還。諸樊遣使告敗於晉，悼公合諸侯於向以謀之。晉大夫羊舌肹進曰：「吳伐楚之喪，自取其敗，不足恤也。秦、晉鄰國，世有姻好。今附楚救鄭，敗我師於櫟，此宜先報。若伐秦有功，則楚勢益孤矣。」悼公以爲然。使荀偃率三軍之衆，同魯、宋、齊、衛、鄭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國大夫伐秦。晉悼公待於境上。秦景公聞晉師將至，使人以毒藥數囊，沉於涇水之上流。魯大夫叔孫豹同莒師先濟，軍士飲水中毒，多有死者。各軍遂不肯濟。鄭大夫公子帥鄭師渡涇，北宮括繼之。於是諸侯之師皆進，營於棫林。諜報秦軍相去不遠，荀偃令各軍：「雞鳴駕車，視我馬首所向而行。」下軍元帥欒黶素不服中行偃，及聞令，怒曰：「軍旅之事，當即衆謀，即使偃能獨斷，亦宜明示進退，烏有使三軍之衆視其馬首者？我亦下軍之帥也，我馬首欲東。」遂帥本部東歸。副將魏絳曰：「吾職在從帥，不敢俟中行伯矣。」亦隨欒黶班師。早有人報知中行偃，偃曰：「出令不明，吾實有過。令既不行，何望成功？」乃命諸侯之師各歸本國，晉師亦還。時欒針爲下軍戎右，獨不肯歸，謂範丐之子範鞅曰：「今日之役，本爲報秦，若無功而返，是益恥也。吾兄弟二人，並在軍中，豈可一時皆返？子能與我同赴秦師乎？」範鞅曰：「子以國恥爲念，鞅敢不從？」乃各引本部馳入秦軍。

卻說秦景公引大將嬴詹及公子無地帥車四百乘，離棫林五十里安營。正遣人探聽晉兵進止，忽見東角塵頭起處，一彪車馬飛來，急使公子無地率軍迎敵。欒針奮勇上前，範鞅助之，連刺殺甲將十餘人，秦軍披靡欲走，望其後軍無繼，復鳴鼓合兵圍之。範鞅曰：「秦兵勢大，不可當也。」欒針不聽。嬴詹大軍又到。欒針復手殺數人，身中七箭，力盡而死。範鞅脫甲，乘單車疾馳得免。欒黶見範鞅獨歸，問曰：「吾弟何在？」鞅曰：「已沒於秦軍矣！」黶大怒，拔戈直刺範鞅。鞅不敢相抗，走入中軍。黶隨後趕來，鞅避去。其父範丐迎謂曰：「女婿何怒之甚也？」黶妻欒祁，乃範丐之女，故以婿呼之。黶怒氣勃勃，不能制，大聲答曰：「汝子誘吾弟同入秦師，吾弟戰死，而汝子生還，是汝子殺吾弟也。汝必逐鞅猶可恕，不然，我必殺鞅，以償吾弟之命。」範丐曰：「此事老夫不知也，今當逐之。」範鞅聞其語，遂從幕後出奔秦國。秦景公問其來意，範鞅敘述始末。景公大喜，待以客卿之禮。一日，問曰：「晉君何如人？」對曰：「賢君也，知人而善任。」又問：「晉大夫誰最賢？」對曰：「趙武有文德，魏絳勇而不亂，羊舌肹習於春秋，張老篤信有智，祁午臨事鎮定，臣父丐能識大體，皆一時之選。其他公卿，亦皆習於令典，克守其官，鞅未敢輕議也。」景公又曰：「然則晉大夫中何人先亡？」鞅對曰：「欒氏將先亡。」景公曰：「豈非以汰侈故乎？」範鞅曰：「欒黶雖汰侈，猶可及身，其子盈必不免。」景公曰：「何故？」鞅對曰：「欒武子恤民愛士，人心所歸，故雖有弒君之惡，而國中不以爲非，戴其德也。思召公者愛及甘棠，況其子乎？黶若死，盈之善未能及人，而武之德已遠，修黶之怨者必此時矣！」景公嘆曰：「卿可謂知存亡之故者也！」乃因範鞅而通於範丐，使庶長武聘晉，以修舊好，並請復範鞅之位。悼公從之。範鞅歸晉，悼公以鞅及欒盈併爲公族大夫，且諭欒黶勿得修怨。自此秦、晉通和，終春秋之世，不相加兵。有詩爲證：

西鄰東道世爲姻，一旦尋仇鬥日新。

玉帛既通兵革偃，從來好事是和親。

是年，欒黶卒，子欒盈代爲下軍副將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衛獻公名衎，自周簡王十年代父定公即位，因居喪不戚，其嫡母定姜逆知其不能守位，屢屢誡諭，獻公不聽。及在位，日益放縱，所親者無非讒諂面諛之人，所喜者不過鼓樂田獵之事。自定公之世，有同母弟公子黑背，怙寵專政。黑背之子公孫剽嗣父爵爲大夫，頗有權略。上卿孫林父、亞卿寧殖見獻公無道，皆與剽結交。林父又暗結晉國爲外援，將國中器幣寶貨盡遷於戚，使妻子居之。獻公疑其有叛心，一來形跡未著，二來畏其強家，所以含忍不發。

忽一日，獻公約孫、寧二卿共午食。二卿皆朝服待命於門，自朝至午，不見使命來召，宮中亦無一人出來，二卿心疑。看看日斜，二卿飢困已甚，乃叩宮門請見。守閽內侍答曰：「主公在後圃演射，二位大夫若要相見，可自往也。」孫、寧二人心中大怒，乃忍飢徑造後圃。望見獻公方帶皮冠，與射師公孫丁較射。獻公見孫、寧二人近前，不脫皮冠，掛弓於臂而見之。問二卿：「今日來此何事？」孫、寧二人齊聲答曰：「蒙主公約共午食，臣等伺候至今，腹且餒矣。恐違君命，是以來此。」獻公曰：「寡人貪射，偶爾忘之。二卿且退，俟改日再約可也。」言罷，適有鴻雁飛鳴而過，獻公謂公孫丁曰：「與爾賭射此鴻。」孫、寧二人含羞而退。林父曰：「主君耽於遊戲，狎近羣小，全無敬禮大臣之意。我等將來必不免於禍，如何？」寧殖曰：「君無道，止自禍耳，安能禍人？」林父曰：「我意欲奉公子剽爲君，子以爲何如？」寧殖曰：「此舉甚當，你我相機而動便了。」言罷各別。

林父回家，飯畢，連夜徑往戚邑，密喚家臣庾公差、尹公佗等，整頓家甲，爲謀叛之計。遣其長子孫蒯往見獻公，探其口氣。孫蒯至衛，見獻公於內朝，假說：「臣父林父偶染風疾，權且在河上調理，望主公寬宥。」獻公笑曰：「爾父之疾，想因過餓所致。寡人今不敢復餓子。」命內侍取酒相待，喚樂工歌詩侑酒。太師請問歌何詩，獻公曰：「《巧言》之卒章，頗切時事，何不歌之？」太師奏曰：「此詩語意不佳，恐非歡宴所宜。」師曹喝曰：「主公要歌便歌，何必多言！」原來師曹善於鼓琴，獻公使教其嬖妾，嬖妾不率教，師曹鞭之十下，妾泣訴於獻公。獻公當嬖妾之前，鞭師曹三百。師曹懷恨在心。今日明知此詩不佳，故意欲歌之，以激孫蒯之怒。遂長聲而歌曰：「彼何人斯，居河之糜？無拳無勇，職爲亂階。」獻公的主意，因孫林父居於河上，有叛亂之形，故借歌以懼之。孫蒯聞歌，坐不安席，須臾辭去。獻公曰：「適師曹所歌，子與爾父述之。爾父雖在河上，動息寡人必知，好生謹慎，將息病體。」孫蒯叩頭，連聲「不敢」而退。回戚，述於林父。林父曰：「主公忌我甚矣，我不可坐而待死。大夫蘧伯玉，衛之賢者，若得彼同事，無不濟矣。」乃私至衛，往見蘧瑗，曰：「主公暴虐，子所知也。恐有亡國之事，將若之何？」瑗對曰：「人臣事君，可諫則諫，不可諫則去之。他非瑗所知矣。」林父度瑗不可動，遂別去。瑗即日逃奔魯國。

林父聚徒衆於邱宮，將攻獻公。獻公懼，遣使至邱宮，與林父講和。林父殺之。獻公使視寧殖，已戒車將應林父矣。乃召北宮括，括推病不出。公孫丁曰：「事急矣！速出奔，尚可求復。」獻公乃集宮甲，約二百餘人，爲一隊，公孫丁挾弓矢相從。啓東門而出，欲奔齊國。孫蒯、孫嘉兄弟二人，引兵追及於河澤，大殺一陣，二百餘名宮甲盡皆逃散，存者僅十數人而已。賴得公孫丁善射，矢無虛發，近者輒中箭而死，保着獻公，且戰且走。二孫不敢窮追而反。才走不上三里，只見庾公差、尹公佗二將引兵而至，言：「奉相國之命，務取衛侯回報。」孫蒯、孫嘉曰：「有一善射者相隨，將軍可謹防之。」庾公差曰：「得非吾師公孫丁乎？」原來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，公差又學射於公孫丁，三人是一線傳授，彼此皆知其能。尹公佗曰：「衛侯前去不遠，姑且追之。」約馳十五里，趕着了獻公。因御人被傷，公孫丁在車執轡，回首一望，遠遠的便認得是庾公差了，謂獻公曰：「來者是臣之弟子，弟子無害師之事。主公勿憂！」乃停車待之。庾公差既到，謂尹公佗曰：「此真吾師也。」乃下車拜見。公孫丁舉手答之，麾之使去。庾公差登車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各爲其主。我若射則爲背師，若不射則又爲背主。我如今有兩盡之道。」乃抽矢扣輪，去其鏃，揚聲曰：「吾師勿驚！」連發四矢，前中軾，後中軫，左右中兩旁，單單空着君臣二人，分明顯個本事，賣個人情的意思。庾公差射畢，叫：「師傅保重！」喝教回車。公孫丁亦引轡而去。尹公佗先遇獻公，本欲逞藝，因庾公差是他業師，不敢自專。回至中途，漸漸懊悔起來，謂庾公曰：「子有師弟之分，所以用情。弟子已隔一層，師恩爲輕，主命爲重，若無功而返，何以復吾恩主？」庾公差曰：「吾師神箭不下養繇基，爾非其敵，枉送性命。」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當下復身來追衛侯。

不知結果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

話說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復身來追衛侯，馳二十餘裏，方纔趕着。公孫丁問其來意，尹公佗曰：「吾師庾公與汝有師弟之恩，我乃庾公弟子，未嘗受業於子，如路人耳。豈可徇情於路人，而廢公義於君父乎？」公孫丁曰：「汝曾學藝於庾公，可想庾公之藝從何而來，爲人豈可忘本？快快回轉，免傷和氣！」尹公佗不聽，將弓拽滿，望公孫丁便射。公孫丁不慌不忙，將轡授與獻公，候箭到時，用手一綽，輕輕接住。就將來箭搭上弓弦，回射尹公佗。尹公佗急躲避時，撲的一聲，箭已貫其左臂。尹公佗負痛，棄弓而走。公孫丁再復一箭，結果了尹公佗性命。嚇得隨行軍士棄車逃竄。獻公曰：「若非吾子神箭，寡人一命休矣。」公孫丁仍復執轡奔馳。又十餘裏，只見後面車聲震動，飛也似趕來。獻公曰：「再有追兵，何以自脫？」正在慌急之際，後車看看相近，視之，乃同母之弟公子冒死趕來從駕。獻公方纔放心，遂做一路奔至齊國。齊靈公館之於萊城。宋儒有詩謂獻公不敬大臣，自取奔亡。詩曰：

尊如天地赫如神，何事人臣敢逐君？

自是君綱先缺陷，上樑不正下樑蹲。

孫林父既逐獻公，遂與寧殖合謀迎公子剽爲君，是爲殤公，使人告難於晉。晉悼公問於中行偃曰：「衛人出君，復立一君，非正也，當何以處之？」偃對曰：「衛衎無道，諸侯莫不聞。今臣民自願立剽，我勿與知可也。」悼公從之。齊靈公聞晉侯不討孫、寧逐君之罪，乃嘆曰：「晉侯之志惰矣，我不乘此時圖伯，更待何時？」乃帥師伐魯北鄙，圍郕，大掠而還。時周靈王之十四年也。

原來齊靈公初娶魯女顏姬爲夫人，無子，其媵姬，生子曰光，靈公先立爲太子。又有嬖妾戎子，亦無子，其娣仲子生子曰牙，戎子抱牙以爲己子。他姬生公子杵臼，無寵。戎子恃愛，要得立牙爲太子，靈公許之。仲子諫曰：「光之立也久矣，又數會諸侯，今無故而廢之，國人不服，後必有悔。」靈公曰：「廢立在我，誰敢不服？」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。光去後，即傳旨廢之，更立牙爲太子，使上卿高厚爲太傅，寺人夙沙衛強而有智，以爲少傅。魯襄公聞齊太子光之廢，遣使來請其罪。靈公不能答，反慮魯國將來助光爭國，所以與魯爲仇，首先加兵，欲以兵威脅魯，然後殺光。此乃靈公無道之極也！魯使人告急於晉，因悼公抱病，不能救魯。

是冬，晉悼公薨。羣臣奉世子彪即位，是爲平公。魯又使叔孫豹吊賀，且告齊患。荀偃曰：「俟來春當會諸侯，若齊不赴會，討之未晚。」周靈王十五年，晉平公元年，大合諸侯於湨梁。齊靈公不至，使大夫高厚代。荀偃大怒，欲執高厚。高厚逃歸。復興師伐魯北鄙，圍防，殺守臣臧堅。叔孫豹再至晉國求救。平公乃命大將中行偃合諸侯之兵，大舉伐齊。

中行偃點軍方回，是夜得一夢，夢見黃衣使者執一卷文書，來拘偃對證。偃隨之行，至一大殿宇，上有王者冕旒端坐。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。覷同跪者，乃是晉厲公、欒書、程滑、胥童、長魚矯、三郤一班人衆。偃心中暗暗驚異。聞胥童等與三郤爭辯良久，不甚分明。須臾，獄卒引去，止留厲公、欒書、中行偃、程滑四人。厲公訴被弒始末，欒書辯曰：「下手者程滑也。」程滑曰：「主謀皆出書、偃，滑不過奉命而已，安得歸罪於我？」殿上王者降旨曰：「此時欒書執政，宜坐首惡，五年之內，子孫滅絕。」厲公忿然曰：「此事亦由逆偃助力，安得無罪？」即起身，抽戈擊偃之首。夢中覺首墜於前，偃以手捧其首，跪而戴之，走出殿門，遇梗陽巫者靈皋。皋謂曰：「子首何歪也？」代爲正之。覺痛極而醒，深以爲異。

次日往朝，果遇見靈皋於途，乃命之登車，將夜來所夢細述一遍。靈皋曰：「冤家已至，不死何爲？」偃問曰：「今欲有事東方，猶可及乎？」皋對曰：「東方惡氣太重，伐之必克，主雖死，猶可及也。」偃曰：「能克齊，雖死可也！」乃帥師濟河，會諸侯於魯濟之地。晉、宋、魯、衛、鄭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共十二路車馬，一同往齊國進發。齊靈公使上卿高厚輔太子牙守國，自率崔杼、慶封、析歸父、殖綽、郭最、寺人夙沙衛等，引着大軍，屯於平陰之城。城南有防，防有門，使析歸父於防門之外深掘壕塹，橫廣一里，選精兵把守，以遏敵師。寺人夙沙衛進曰：「十二國人心不一，乘其初至，當出奇擊之，敗其一軍，則餘軍俱喪氣矣。如不欲戰，莫如擇險要而守之，區區防門之塹，未可恃也。」齊靈公曰：「有此深塹，彼軍安能飛渡耶？」

卻說中行偃聞齊師掘塹而守，笑曰：「齊畏我矣，必不能戰，當以計破之。」乃傳令，使魯、衛之兵自須句取路，使邾、莒之兵自城陽取路，俱由琅琊而入。我等大兵從平陰攻進，約定在臨淄城下相會。四國領計去了。使司馬張君臣，凡山澤險要之處，俱虛張旗幟，佈滿山谷。又束草爲人，蒙以衣甲，立於空車之上。將斷木縛於車轅，車行木動，揚塵蔽天。力士挽大旆引車，往來於山谷之間，以爲疑兵。荀偃、士丐率宋、鄭之兵居中；趙武、韓起率上軍，同滕、薛之兵在右；魏絳、欒盈率下軍，同曹、莒、小邾之兵在左；分作三路。命車中各戴木石，步卒每人攜土一囊。行至防門，三路炮聲相應，各將車中木石拋於塹中，加以土囊數萬，把壕塹頃刻填平，大刀闊斧殺將進去。齊兵不能當抵，殺傷大半。析歸父幾爲晉兵所獲，僅以身免，逃入平陰城中，告訴靈公，言：「晉兵三路填塹而進，勢大難敵。」靈公始有懼色，乃登巫山以望敵軍，見到處山澤險要之地，都有旗幟飄揚，車馬馳驟，大驚曰：「諸侯之師何其衆也！且暫避之。」問諸將：「誰人敢爲後殿？」夙沙衛曰：「小臣願引一軍繼後，力保主公無虞。」靈公大喜。忽有二將並出，奏曰：「堂堂齊國，豈無一勇力之士，而使寺人殿其師，豈不爲諸侯笑乎？臣二人情願讓夙沙衛先行。」二將者，乃殖綽、郭最也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靈公曰：「將軍爲殿，寡人無後顧之憂矣。」夙沙衛見齊侯不用，羞慚滿面而退，只得隨齊侯先走。約行二十餘裏，至石門山，乃是險隘去處，兩邊俱是大石，只中間一條路徑。夙沙衛懷恨綽、最二人，欲敗其功，候齊軍過盡，將隨行馬三十餘匹殺之，以塞其路；又將大車數乘，聯絡如城，橫截山口。

再說綽、最二將領兵斷後，緩緩而退，將及石門隘口，見死馬縱橫，又有大車攔截，不便馳驅，乃相謂曰：「此必夙沙衛銜恨於心，故意爲此。」急教軍士搬運死馬，疏通路徑。因前有車阻，遂一一要退後擡出，撇於空處，不知費了多少工夫。軍士雖多，其奈路隘，有力無用。背後塵頭起處，晉驍將州綽一軍早到。殖綽方欲回車迎敵，州綽一箭飛來，恰射中殖綽左肩。郭最挽弓來救，殖綽搖手止之。州綽見殖綽如此光景，亦不動手。殖綽不慌不忙，拔箭而問曰：「來將何人？能射殖綽之肩，也算好漢了，願通姓名。」對曰：「吾乃晉國名將州綽也。」殖綽曰：「小將非別，齊國名將殖綽的便是。將軍豈不聞人語云：『莫相謔，怕二綽。』我與將軍以勇力齊名，好漢惜好漢，何忍自相戕賊乎？」州綽曰：「汝言雖當，但各爲其主，不得不然。將軍若肯束身歸順，小將力保將軍不死。」殖綽曰：「得無相欺否？」州綽曰：「將軍如不見信，請爲立誓：若不能保全將軍之命，願與俱死。」殖綽曰：「郭最性命，今亦交付將軍。」言罷，二人雙雙就縛。隨行士卒，盡皆投降。史官有詩云：

綽最糾糾二虎臣，相逢狹路誌難伸。

覆軍擒將因私怨，辱國依然是寺人。

州綽將綽、最二將解至中軍獻功，且稱其驍勇可用。中行偃命暫囚於中軍，候班師定奪。大軍從平陰進發，所過城郭，並不攻掠，徑抵臨淄外郭之下。魯、衛、邾、莒兵俱到。範鞅先攻雍門，雍門多蘆荻，以火焚之。州綽焚申池之竹木，各軍一齊俱火攻，將四郭盡行焚燬。直逼臨淄城下，四面圍住，喊聲震地，矢及城樓。城中百姓慌亂。靈公十分恐懼，暗令左右駕車，欲開東門出走。高厚知之，疾忙上前，抽佩劍斷其轡索，涕泣而諫曰：「諸軍雖銳，然深入豈無後虞？不久將歸矣。主公一去，都城不可守也。願更留十日，如力竭勢虧，走猶未晚。」靈公乃止。高厚督率萬民，協力固守。

卻說各兵圍城至第六日，忽有鄭國飛報來到，乃是大夫公孫舍之與公孫夏連名緘封，內中有機密至緊之事。鄭簡公發而視之，略雲：

臣舍之、臣夏，奉命與子孔守國，不意子孔有謀叛之心，私自送款於楚，欲招引楚兵伐鄭，己爲內應。今楚兵已次魚陵，旦夕將至。事在危急，幸星夜返旆，以救社稷！

鄭簡公大懼，即持書至晉軍中，送與晉平公看了。平公召中行偃議之。偃對曰：「我兵不攻不戰，竟走臨淄，指望乘此銳氣，一鼓而下。今齊守未虧，鄭國又有楚警，若鄭國有失，咎在於晉，不如且歸，爲救鄭之計。此番雖不曾破齊，料齊侯已喪膽，不敢復侵犯魯國矣。」平公是其言，乃解圍而去。鄭簡公辭晉先歸。

諸侯行至祝阿，平公以楚師爲憂，與諸侯飲酒，不樂。師曠曰：「臣請以聲卜之。」乃吹律歌《南風》，又歌《北風》。《北風》和平可聽，《南風》聲不揚，且多肅殺之聲。曠奏曰：「《南風》不競，其聲近死，不惟無功，且將自禍。不出三日，當有好音至矣。」師曠字子野，乃晉國第一聰明之士，從幼好音樂，苦其不專，乃嘆曰：「技之不精，由於多心；心之不一，由於多視。」乃以艾葉燻瞎其目，專意音樂。遂能察氣候之盈虛，明陰陽之消長，天時人事，審驗無差，風角鳥鳴，吉凶如見。爲晉太師掌樂之官，平時爲晉侯所深信，故行軍必以相隨。至是，聞其言，乃駐軍以待之，使人前途遠探。未三日，探者同鄭大夫公孫蠆來回報，言：「楚師已去。」晉平公訝問其詳，公孫蠆對曰：「楚自子庚代子囊爲令尹，欲報先世之仇，謀伐鄭國。公子嘉陰與楚通，許楚兵到日，詐稱迎敵，以兵出城相會。賴公孫舍之、公孫夏二人預知子嘉之謀，斂甲守城，嚴譏出入。子嘉不敢出會楚師。子庚涉潁水，不見內應消息，乃屯兵於魚齒山下。值大雨雪，數日不止，營中水深尺餘，軍人皆擇高阜處躲雨，寒甚，死者過半，士卒怨詈，子庚只得班師而回矣。寡君討子嘉之罪，已行誅戮，恐煩軍師，特遣下臣蠆連夜奔告。」平公大喜曰：「子野真聖於音者矣！」乃將楚伐鄭無功，遍告諸侯，各回本國。史官有詩讚師曠曰：

歌罷南風又北風，便知兩國吉和兇。

音當精處通天地，師曠從來是瞽宗。

時周靈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。比及晉師濟河，已在十八年之春矣。中行偃行至中途，忽然頭上生一瘍疽，痛不可忍，乃逗遛於著雍之地。延至二月，其瘍潰爛，目睛俱脫而死。墜首之夢與梗陽巫者之言，至是俱驗矣。殖綽、郭最乘偃之變，破械而出，逃回齊國去了。範丐同偃之子吳迎喪共歸。晉侯使吳嗣爲大夫，以範丐爲中軍元帥，以吳爲副將，仍以荀爲姓，稱荀吳。

是年夏五月，齊靈公有疾，大夫崔杼與慶封商議，使人用溫車迎故太子光於即墨。慶封帥家甲夜叩太傅高厚之門，高厚出迎，執而殺之。太子光同崔杼入宮，光殺戎子，又殺公子牙。靈公聞變大驚，嘔血數升，登時氣絕。光即位，是爲莊公。寺人夙沙衛率其家屬奔高唐，齊莊公使慶封帥師追之，夙沙衛據高唐以叛。齊莊公親引大軍圍城，攻之月餘不下。高唐人工僂有勇力，沙衛用之，以守東門。工僂知沙衛不能成事，乃於城上射下羽書，書中約夜半於東北角伺候大軍登城。莊公猶未準信。殖綽、郭最請曰：「彼既相約，必有內應。小將二人願往，當生擒奄狗，以雪石門山阻隘之恨！」莊公曰：「汝小心前往，寡人自來接應。」綽、最引兵至東北角，候至夜半，城上忽放長繩下來，約有數處。綽、最各附繩而上，軍士陸續登城。工僂引着殖綽，徑來拿夙沙衛。郭最便去砍開城門，放齊兵入城。城中大亂，互相殺傷，約有一個更次方定。齊莊公入城，工僂同殖綽綁縛夙沙衛解到。莊公大罵：「奄狗！寡人何負於汝，汝卻輔少奪長？今公子牙何在！汝既爲少輔，何不相輔於地下？」夙沙衛垂首無言。莊公命牽出斬之，以其肉爲醢，遍賜從行諸臣。即用工僂守高唐，班師而退。

時晉上卿範丐，以前番圍齊未獲取成，乃請於平公，復率大軍侵齊。才濟黃河，聞齊靈公凶信，乃曰：「齊新有喪，伐之不仁。」即時班師。早有人報知齊國，大夫晏嬰進曰：「晉不伐我喪，施仁於我，我背之不義。不如請成，免兩國干戈之苦。」那晏嬰字平仲，身不滿五尺，乃是齊國第一賢智之士。莊公亦以國事粗定，恐晉師復至，乃從嬰之言，使人如晉，謝罪請盟。晉平公大合諸侯於澶淵，範丐爲相，與齊莊公歃血爲盟，結好而散。自此年餘無事。

卻說下軍副將欒盈乃欒黶之子。黶乃範丐之婿，丐女嫁黶，謂之欒祁。欒氏自欒賓、欒成、欒枝、欒盾、欒書、欒黶，至於欒盈，頂針七代卿相，貴盛無比。晉朝文武，半出其門，半屬姻黨。魏氏有魏舒，智氏有智起，中行氏有中行喜，羊舌氏有叔虎，籍氏有籍偃，箕氏有箕遺，皆與欒盈聲勢相倚，結爲死黨。更兼盈自少謙恭下士，散財結客，故死士多歸之。如州綽、邢蒯、黃淵、箕遺，都是他部下驍將。更有力士督戎，力舉千鈞，手握二戟，刺無不中，是他隨身心腹，寸步不離的。又有家臣辛俞、州賓等，奔走效勞者不計其數。欒黶死時，其夫人欒祁才及四旬，不能守寡。因州賓屢次入府稟事，欒祁在屏後窺之，見其少俊，遂密遣侍兒道意，因與私通，欒祁盡將室中器幣，贈與州賓。盈從晉侯伐齊，州賓公然宿於府中，不復避忌。盈歸，聞知其事，尚礙母親麪皮，乃把他事鞭治內外守門之吏，嚴稽家臣出入。欒祁一來老羞變怒，二則淫心難絕，三則恐其子害了州賓性命，因父範丐生辰，以拜壽爲名，來到範府，乘間訴其父曰：「盈將爲亂，奈何！」範丐詢其詳，欒祁曰：「盈嘗言：『鞅殺吾兄，吾父逐之，復縱之歸國，不誅已幸，反加寵位。今父子專國，範氏日盛，欒氏將衰。吾寧死，與範氏誓不兩立！』日夜與智起、羊舌虎等，聚議密室，欲盡去諸大夫，而立其私黨。恐我泄其消息，嚴敕守內之吏，不許與外家相通。今日勉強來此，異日恐不得相見。吾以父子恩深，不敢不言。」時範鞅在旁，助之曰：「兒亦聞之，今果然矣。彼黨羽至盛，不可不防也。」一子一女，聲口相同，不由範丐不信。乃密奏於平公，請逐欒氏。

平公私問於大夫陽畢。陽畢素惡欒黶而睦於範氏，乃對曰：「欒書實弒厲公；黶世其凶德，以及於盈，百姓暱於欒氏久矣。若除欒氏，以明弒逆之罪，而立君之威，此國家數世之福也。」平公曰：「欒書援立先君，盈罪未著，除之無名，奈何？」陽畢對曰：「書之援立先君，以掩罪也。先君忘國仇而徇私德，君又縱之，滋害將大。若以盈惡未著，宜剪除其黨，赦盈而遣之。彼若求逞，誅之有名；若逃死於他方，亦君之惠也。」平公以爲然，召丐入宮，共議其事。範丐曰：「盈在而剪其黨，是速之爲亂也。君不如使盈往築著邑之地，盈去，其黨無主，乃可圖矣。」平公曰：「善。」乃遣欒盈往城著邑。

盈臨行，其黨箕遺諫曰：「欒氏多怨，主所知也。趙氏以下宮之難怨欒氏，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，範氏以範鞅之逐怨欒氏，智朔夭死，智盈尚少，而聽於中行，程鄭嬖於公，欒氏之勢孤矣。城著非國之急事，何必使子？子盍辭之，以觀君意之若何而爲備。」欒盈曰：「君命不可辭也。盈如有罪，其何敢逃死？如其無罪，國人將憐我，孰能害之？」乃命督戎爲御，出了絳州，望著邑而去。

盈去三日，平公御朝，謂諸大夫曰：「欒書昔有弒逆之罪，未正刑誅。今其子孫在朝，寡人恥之！將若之何？」諸大夫同聲應曰：「宜逐之。」乃宣佈欒書罪狀，懸於國門，遣大夫陽畢將兵往逐欒盈。其宗族在國中者，盡行逐出。收其欒邑。欒樂、欒魴率其宗人同州綽、邢蒯，俱出了絳城，竟往奔欒盈去了。叔虎拉了箕遺、黃淵隨後出城，城門已閉，傳聞將搜治欒氏之黨，乃商議各聚家丁，欲乘夜爲亂，斬東門而出。趙氏有門客章鑑，居與叔虎家相鄰，聞其謀，報知趙氏。趙武轉報範丐，丐使其子範鞅率甲士三百，圍叔虎之第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

話說箕遺正在叔虎家中，只等黃淵到來，夜半時候，一齊發作。卻被範鞅領兵圍住府第，外面家丁不敢聚集，遠遠觀望，亦多有散去者。叔虎乘梯向牆外問曰：「小將軍引兵至此，何故？」範鞅曰：「汝平日黨於欒盈，今又謀斬關出應，罪同叛逆。吾奉晉侯之命，特來取汝。」叔虎曰：「我並無此事，是何人所說？」範鞅即呼章鑑上前，使證之。叔虎力大，扳起一塊牆石，望章鑑當頭打去，打個正着，把頂門都打開了。範鞅大怒，教軍士放火攻門。叔虎慌急了，向箕遺說：「我等寧可死裏逃生，不可坐以待縛。」遂提戟當先，箕遺仗劍在後，發聲喊，冒火殺出。範鞅在火光中認得二人，教軍士一齊放箭。此時火勢燻灼，已難躲避，怎當得箭如飛蝗，二人縱有沖天本事，亦無用處，雙雙被箭射倒。軍士將撓鉤搭出，已自半死，綁縛車中，救滅了火。只聽得車聲礅礅，火炬燭天而至，乃是中軍副將荀吳，率本部兵前來接應。中途正遇黃淵，亦被擒獲。範、荀合兵一處，將叔虎、箕遺、黃淵解到中軍元帥範丐處。範丐曰：「欒黨尚多，只擒此三人，尚未除患，當悉拘之！」乃復分路搜捕。絳州城中，鬧了一夜。直至天明，範鞅拘到智起、籍偃、州賓等，荀吳拘到中行喜、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、弟羊舌肹，都囚於朝門之外，俟候晉平公出，啓奏定奪。

單說羊舌赤字伯華，羊舌肹字叔向，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，叔虎是庶母所生。當初叔虎之母，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，甚有美色。其夫欲之，夫人不遣侍寢。時伯華、叔向俱已年長，諫其勿妒。其母笑曰：「吾豈妒婦哉？吾聞有甚美者，必有甚惡。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。恐其生龍蛇，爲汝等之禍，是以不遣耳。」叔向等順父之意，固請於母，乃遣之。一宿而有孕，生叔虎。及長成，美如其母，而勇力過人。欒盈自幼與之同臥起，相愛宛如夫婦。他是欒黨中第一個相厚的，所以兄弟並行囚禁。

大夫樂王鮒字叔魚，時方嬖倖於平公。平日慕羊舌赤、肹兄弟之賢，意欲納交而不得。至是，聞二人被囚，特到朝門，正遇羊舌肹，撫而慰之曰：「子勿憂，吾見主公，必當力爲子請。」羊舌肹嘿然不應。樂王鮒有慚色。羊舌赤聞之，責其弟曰：「吾兄弟畢命於此，羊舌氏絕矣！樂大夫有寵於君，言無不從，倘借其片語，天幸赦宥，不絕先人之宗。汝奈何不應，以失要人之意？」羊舌肹笑曰：「死生命也。若天意降祐，必由祁老大夫，叔魚何能爲哉？」羊舌赤曰：「以叔魚之朝夕君側，汝曰不能；以祁老大夫之致政閒居，而汝曰必由之，吾不知其解也。」羊舌肹曰：「叔魚行媚者也，君可亦可，君否亦否。祁老大夫外舉不避仇，內舉不避親，豈獨遺羊舌氏乎？」

少頃，晉平公臨朝，範丐以所獲欒黨姓名奏聞。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數，問於樂王鮒曰：「叔虎之謀，赤與肹實與聞否？」樂王鮒心愧叔向，乃應曰：「至親莫如兄弟，豈有不知？」平公乃下諸人於獄，使司寇議罪。時祁奚已告老，退居於祁。其子祁午與羊舌赤同僚相善，星夜使人報信於父，求其以書達範丐，爲赤求寬。奚聞信大驚曰：「赤與肹皆晉國賢臣，有此奇冤，我當親往救之。」乃乘車連夜入都，未及與祁午相會，便叩門來見範丐。丐曰：「大夫老矣，冒風露而降之，必有所諭。」祁奚曰：「老夫爲晉社稷存亡而來，非爲別事。」範丐大驚，問曰：「不知何事關係社稷，有煩老大夫如此用心？」祁奚曰：「賢人，社稷之衛也。羊舌職有勞於晉室，其子赤、肹能嗣其美，一庶子不肖，遂聚而殲之，豈不可惜！昔郤芮爲逆，郤缺升朝。父子之罪不相及也，況兄弟乎？子以私怨多殺無辜，使玉石俱焚，晉之社稷危矣！」範丐蹴然離席曰：「老大夫所言甚當。但君怒未解，丐與老大夫同詣君所言之。」於是並車入朝見平公，奏言：「赤、肹與叔虎，賢不肖不同，必不與聞欒氏之事。且羊舌之勞，不可廢也。」平公大悟，宣赦，赦出赤、肹二人，使復原職。智起、中行喜、籍偃、州賓、辛俞皆斥爲庶人，惟叔虎與箕遺、黃淵處斬。赤、肹二人蒙赦，入朝謝恩，事畢，羊舌赤謂其弟曰：「當往祁老大夫處一謝。」肹曰：「彼爲社稷，非爲我也，何謝焉？」竟登車歸第。羊舌赤心中不安，自往祁午處請見祁奚。午曰：「老父見過晉君，即時回祁去矣，未嘗少留須臾也。」羊舌赤曰：「彼固施不望報者，吾愧不及肹之高見也！」髯翁有詩曰：

尺寸微勞亦望酬，拜恩私室豈知羞？

必如奚肹才公道，笑殺紛紛貨賂求。

州賓復與欒祁往來，範丐聞之，使力士刺殺州賓於家。

卻說守曲沃大夫胥午，昔年曾爲欒書門客。欒盈行過曲沃，胥午款迎極其殷勤。欒盈言及城著，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。留連三日，欒樂等報信已至，言：「陽畢領兵將到。」督戎曰：「晉兵若至，便與交戰，未必便輸與他。」州綽、邢蒯曰：「專爲此事，恐恩主手下乏人，吾二人特來相助。」盈曰：「吾未嘗得罪於君，特爲怨家所陷耳。若與拒戰，彼有辭矣。不如逃之，以俟君之見察。」胥午亦言拒戰之不可。即時收拾車乘，盈與午灑淚而別，出奔於楚。比及陽畢兵到著邑，邑人言：「盈未曾到此，在曲沃已出奔了。」陽畢班師而歸，一路宣佈欒氏之罪。百姓皆知欒氏功臣，且欒盈爲人好施愛士，無不嘆惜其冤者。

範丐言於平公，嚴禁欒氏故臣，不許從欒盈，從者死。家臣辛俞初聞欒盈在楚，乃收拾家財數車出城，欲往從之，被守門吏盤住，執辛俞以獻於平公。平公曰：「寡人有禁，汝何犯之？」辛俞再拜言曰：「臣愚甚，不知君所以禁從欒氏者，誠何說也？」平公曰：「從欒氏者無君，是以禁之。」辛俞曰：「誠禁無君，則臣知免於死矣。臣聞之：『三世仕其家則君之，再世則主之。事君以死，事主以勤。』臣自祖若父，以無大援於國，世隸於欒氏，食其祿，今三世矣。欒氏固臣之君也，臣惟不敢無君，是以欲從欒氏，又何禁乎？且盈雖得罪，君逐之而不誅，得無念其先世犬馬之勞，賜以生全乎？今羈旅他方，器用不具，衣食不給，或一朝填於溝壑，君之仁德，無乃不終？臣之此去，盡臣之義，成君之仁，且使國人聞之曰：『君雖危難，不可棄也。』於以禁無君者，大矣！」平公悅其言曰：「子姑留事寡人，寡人將以欒氏之祿祿子。」辛俞曰：「臣固言之矣：『欒氏，臣之君也。』舍一君又事一君，其何以禁無君者？必欲見留，臣請死！」平公曰：「子往，寡人姑聽子，以遂子之志。」辛俞再拜稽首，仍領了數車輜重，昂然出絳州城而去。史臣有詩稱辛俞之忠。詩曰：

翻雲覆雨世情輕，霜雪方知松柏榮。

三世爲臣當效死，肯將晉主換欒盈？

卻說欒盈居楚境上數月，欲往郢都見楚王，忽轉念曰：「吾祖父宣力國家，與楚世仇，倘不相容，奈何？」欲改適齊，而資斧空乏，卻得辛俞驅輜重來到，得濟其用。遂修整車徒，望齊國進發。此周靈王二十一年事也。

再說齊莊公爲人好勇喜勝，不屑居人之下，雖然受命澶淵，終以平陰之敗爲恥。嘗欲廣求勇力之士，自爲一隊，親率以橫行天下。由是於卿大夫士之外，別立「勇爵」，祿比大夫，必須力舉千斤、射穿七札者，方與其選。先得殖綽、郭最，次又得賈舉、邴師、公孫傲、封具、鐸甫、襄尹、僂堙等，共是九人。莊公日日召至宮中，相與馳射擊刺，以爲笑樂。一日，莊公視朝，近臣報道：「今有晉大夫欒盈被逐，來奔齊國。」莊公喜曰：「寡人正思報晉國之怨，今其世臣來奔，寡人之志遂矣。」欲遣人往迎之。大夫晏嬰出奏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小所以事大者，信也。吾新與晉盟，今乃納其逐臣，倘晉人來責，何以對之？」莊公大笑曰：「卿言差矣！齊、晉匹敵，豈分小大？昔之受盟，聊以紓一時之急耳。寡人豈終事晉，如魯、衛、曹、邾者耶？」遂不聽晏嬰之言，使人迎欒盈入朝。盈謁見，稽首哭訴其見逐之由。莊公曰：「卿勿憂，寡人助卿一臂，必使卿復還晉國。」欒盈再拜稱謝。莊公賜以大館，設宴相款。州綽、邢蒯侍於欒盈之傍。莊公見其身大貌偉，問其姓名，二人以實告。莊公曰：「向日平陰之役，擒我殖綽、郭最者，非爾耶？」綽、蒯叩首謝罪。莊公曰：「寡人慕爾久矣！」命賜酒食。因謂盈曰：「寡人有求於卿，卿不可辭。」盈對曰：「苟可以應君命者，即髮膚無所愛。」莊公曰：「寡人無他求，欲暫乞二勇士爲伴耳。」欒盈不敢推，只得應允，怏怏登車，嘆曰：「幸彼未見督戎，不然，亦爲所奪矣。」

莊公得州綽、邢蒯，列於「勇爵」之末，二人心中不服。一日，與殖綽、郭最同侍於莊公之側，二人假意佯驚，指綽、最曰：「此吾國之囚，何得在此？」郭最應曰：「吾等昔爲奄狗所誤，須不比你跟人逃竄也。」州綽怒曰：「汝乃我口中之蝨，尚敢跳動耶？」殖綽亦怒曰：「汝今日在我國中也，是我盤中之肉矣！」邢蒯曰：「既然汝等不能相容，即當復歸吾主。」郭最曰：「堂堂齊國，難道少了你兩人不成？」四人語硬麪赤，各以手撫佩劍，漸有相併之意。莊公用好言勸解，取酒勞之，謂州綽、邢蒯曰：「寡人固知二卿不屑居齊人之下也。」乃更「勇爵」之名爲「龍」、「虎」二爵，分爲左右。右班「龍爵」，州綽、邢蒯爲首，又選得齊人盧蒲癸、王何，使列其下。左班「虎爵」，則以殖綽、郭最爲首，賈舉等七人依舊次序。衆人與其列者皆以爲榮。惟州、邢、殖、郭四人，到底心下各不和順。

時崔杼、慶封以援立莊公之功，位皆上卿，同執國政。莊公常造其第飲酒作樂，或時舞劍射棚，無復君臣之隔。單說崔杼之前妻，生下二子，曰成，曰疆，數歲而妻死。再娶東郭氏，乃是東郭偃之妹，先嫁與棠公爲妻，謂之棠姜，生一子，名曰棠無咎。那棠姜有美色，崔杼因往吊棠公之喪，窺見姿容，央東郭偃說合，娶爲繼室，亦生一子，曰明。崔杼因寵愛繼室，遂用東郭偃、棠無咎爲家臣，以幼子崔明託之，謂棠姜曰：「俟明長成，當立爲適子。」此一段話，且閣過一邊。

且說齊莊公一日飲於崔杼之室，崔杼使棠姜奉酒。莊公悅其色，乃厚賂東郭偃，使之通意，乘間與之私合，來往多遍。崔杼漸漸知覺，盤問棠姜。棠姜曰：「誠有之。彼挾國君之勢以臨我，非一婦人所敢拒也。」杼曰：「然則汝何不言？」棠姜曰：「妾自知有罪，不敢言耳。」崔杼嘿然久之，曰：「此事與汝無干。」自此有謀弒莊公之意。

周靈王二十二年，吳王諸樊求婚於晉，晉平公以女嫁之。齊莊公謀於崔杼曰：「寡人許納欒盈，未得其便。聞曲沃守臣乃欒盈厚交，今欲以送媵爲名，順便納欒盈於曲沃，使之襲晉，此事如何？」崔杼銜恨齊侯，私心計較，正欲齊侯結怨於晉，待晉侯以兵來討，然後委罪於君，弒之以爲媚晉之計。今日莊公謀納欒盈，正中其計。乃對曰：「曲沃人雖爲欒氏，恐未能害晉。主公必然親率一軍爲之後繼。若盈自曲沃而入，主公揚言伐衛，由濮陽自南而北，兩路夾攻，晉必不支。」莊公深以爲然，以其謀告於欒盈。欒盈甚喜。家臣辛俞諫曰：「俞之從主，以盡忠也，亦願主之忠於晉君也。」盈曰：「晉君不以我爲臣，奈何？」辛俞曰：「昔紂囚文王於羑里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。晉君不念欒氏之勳，黜逐吾主，餬口於外，誰不憐之？一爲不忠，何所容於天地之間耶？」欒盈不聽。辛俞泣曰：「吾主此行，必不免，俞當以死相送。」乃拔佩劍自刎而死。史臣有贊雲：

盈出則從，盈叛則死。公不背君，私不背主。卓哉辛俞，晉之義士！

齊莊公遂以宗女姜氏爲媵，遣大夫析歸父送之於晉。乃用溫車，載欒盈及其宗族，欲送至曲沃。州綽、邢蒯請從。莊公恐其歸晉，乃使殖綽、郭最代之，囑曰：「事欒將軍，猶事寡人也。」行過曲沃，盈等易服入城，夜叩大夫胥午之門。午驚異，啓門而出，見欒盈，大驚曰：「小恩主安得到此？」盈曰：「願得密室言之。」午乃迎盈入於深室之中。盈執胥午之手，欲言不言，不覺淚下。午曰：「小恩主有事，且共商量，不須悲泣。」盈乃收淚告曰：「吾爲範、趙諸大夫所陷，宗祀不守。今齊侯憐其非罪，致我於此，齊兵且踵至矣。子若能興曲沃之甲，相與襲絳，齊兵攻其外，我等攻其內，絳可入也。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，因奉晉侯以和於齊。欒氏復興，在此一舉！」午曰：「晉勢方強，範、趙、智、荀諸家又睦，恐不能僥倖，徒以自賊，奈何？」盈曰：「吾有力士督戎一人，可當一軍；且殖綽、郭最，齊國之雄；欒樂、欒魴，強力善射；晉雖強，不足懼也。昔我佐魏絳於下軍，其孫舒每有請託，我無不周旋，彼感吾意，每思圖報，若更得魏氏爲內助，此事可八九矣。萬一舉事不成，雖死無恨！」午曰：「俟來日探人心何如，乃可行也。」盈等遂藏於深室。

至次日，胥午託言夢共太子，祭於其祠，以餕餘饗其官屬，伏欒盈於壁後，三觴樂作，胥午命止之，曰：「昔共太子之冤，吾等忍聞樂乎？」衆皆嗟嘆。胥午曰：「臣子，一例也。今欒氏世有大功，同朝譖而逐之，亦何異共太子乎？」衆皆曰：「此事通國皆不平，不知孺子猶能反國否？」胥午曰：「假如孺子今日在此，汝等何以處之？」衆皆曰：「若得孺子爲主，願爲盡力，雖死無悔！」坐中多有泣下者。胥午曰：「諸君勿悲，欒孺子見在此。」欒盈從屏後趨出，向衆人便拜，衆人俱拜。盈乃自述還晉之意：「若得重到絳州城中，死亦瞑目！」衆人俱踊躍願從。是日暢飲而散。

次日，欒盈寫密信一封，託曲沃賈人送至絳州魏舒處。舒亦以範、趙所行太過，得此密信，即寫回書，言：「某衷甲以待，只等曲沃兵到，即便相迎。」欒盈大喜。胥午蒐括曲沃之甲，共二百二十乘，欒盈率之。欒之族人能戰者皆從，老弱俱留曲沃。督戎爲先鋒，殖綽、欒樂在右，郭最、欒魴在左，黃昏起行，來襲絳都。自曲沃至絳，止隔六十餘裏，一夜便到，壞郭而入，直抵南門。絳人全然不知，正是疾雷不及掩耳。剛剛掩上城門，守禦一無所設，不消一個時辰，被督戎攻破，招引欒兵入城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時範丐在家，朝饔方徹，忽然樂王鮒喘籲而至，報言：「欒氏已入南門。」範丐大驚，急呼其子範鞅斂甲拒敵。樂王鮒曰：「事急矣，奉主公走固宮，猶可堅守。」固宮者，晉文公爲呂、郤焚宮之難，乃於公宮之東隅，別築此宮，以備不測。廣袤十里有餘，內有宮室臺觀，積粟甚多，輪選國中壯甲三千人守之，外掘溝塹，牆高數仞，極其堅固，故曰固宮。範丐憂國中有內應。鮒曰：「諸大夫皆欒怨家，可慮惟魏氏耳。若速以君命召之，猶可得也。」範丐以爲然。乃使範鞅以君命召魏舒，一面催促僕人駕車。樂王鮒又曰：「事不可知，宜晦其跡。」時平公有外家之喪，範丐與樂王鮒俱衷甲加墨縗，以絰蒙其首，詐爲婦人，直入宮中，奏知平公，即御公以入於固宮。

卻說魏舒家在城北隅，範鞅乘軺車疾驅而往，但見車徒已列門外，舒戎裝在車，南向將往迎欒盈矣。範鞅下車，急趨而進曰：「欒氏爲逆，主公已在固宮，鞅之父與諸大臣皆聚於君所，使鞅來迎吾子。」魏舒未及答言，範鞅踊身一跳，早已登車，右手仗劍，左手牽魏舒之帶，嚇得魏舒不敢做聲。範鞅喝令：「速行！」輿人請問：「何往？」範鞅厲聲曰：「東行往固宮！」於是車徒轉向東行，徑到固宮。

未知後事何如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於門杞梁死戰

卻說範丐雖遣其子範鞅往迎魏舒，未知逆順如何，心中委決不下，親自登城而望，見一簇車徒自西北方疾驅而至，其子與魏舒同在一車之上，喜曰：「欒氏孤矣！」即開宮門納之。魏舒與範丐相見，兀自顏色不定。丐執其手曰：「外人不諒，頗言將軍有私於欒氏，丐固知將軍之不然也。若能共滅欒氏者，當以曲沃相勞。」舒此時已落範氏牢籠之內，只得唯唯惟命，遂同謁平公，共商應敵之計。須臾，趙武、荀吳、智朔、韓無忌、韓起、祁午、羊舌赤、羊舌肹、張孟趯諸臣，陸續而至，皆帶有車徒，軍勢益盛。固宮止有前後兩門，俱有重關。範丐使趙、荀兩家之軍，協守南關二重；韓無忌兄弟協守北關二重；祁午諸人周圍巡儆。丐與鞅父子不離平公左右。

欒盈已入絳城，不見魏舒來迎，心內懷疑，乃屯於市口，使人哨探。回報：「晉侯已往固宮，百官皆從，魏氏亦去矣。」欒盈大怒曰：「舒欺我，若相見，當手刃之！」即撫督戎之背曰：「用心往攻固宮，富貴與子共也。」督戎曰：「戎願分兵一半，獨攻南關；恩主率諸將攻北關，且看誰人先入。」此時殖綽、郭最雖則與盈同事，然州綽、邢蒯卻是欒盈帶往齊國去的，齊侯作興了他，綽、最每受其奚落。俗語云：「怪樹怪丫叉。」綽、最與州、邢二將有些心病，原原本本未免遷怒到欒盈身上。況欒盈口口聲聲只誇督戎之勇，並無俯仰綽、最之意，綽、最怎肯把熱氣去呵他冷麪，也有坐觀成敗的意思，不肯十分出力。欒盈所靠只是督戎一人。當下督戎手提雙戟，乘車徑往固宮，要取南關。在關外閱看形勢，一馳一驟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。晉軍素聞其勇名，見之無不膽落。趙武嘖嘖歎羨不已。武部下兩員驍將，叫做解雍、解肅，兄弟二人皆使長槍，軍中有名，聞主將歎羨，心中不服，曰：「督戎雖勇，非有三頭六臂，某兄弟不揣，欲引一枝兵下關，定要活捉那廝獻功。」趙武曰：「汝須仔細，不可輕敵。」

二將妝束齊整，飛車出關，隔塹大叫：「來將是督將軍否？可惜你如此英雄，卻跟隨叛臣。早早歸順，猶可反禍爲福。」督戎聞叫大怒，喝教軍士填塹而渡。軍士方負土運石，督戎性急，將雙戟按地，盡力一躍，早跳過塹北。二解到吃了一驚，挺槍來戰督戎。督戎舞戟相迎，全無懼怯。解雍的駕馬早被督戎一戟打去，折了背脊，車不能動。連解肅的駕馬嘶鳴起來，也不行走，二解欺他單身，跳下車來步戰。督戎兩枝大戟，一左一右，使得呼呼的響。解肅一槍刺來，督戎一戟拉去，戟勢去重，磅的一聲，那枝槍戳爲兩段。解肅撇了槍桿便走。解雍也着了忙，手中遲慢，被督戎一戟刺倒，便去追趕解肅。解肅善走，徑奔北關，縋城而上。督戎趕不着，退轉來要結果解雍，已被軍將救入關去了。督戎氣忿忿的獨自挺戟而立，叫道：「有本事的多着幾個出來，一總廝殺，省得費了工夫！」關上無人敢應。督戎守一會，仍回本營，分付軍士，打點明日攻關。

是夜，解雍傷重而死。趙武痛惜不已。解肅曰：「明日小將再決一戰，誓報兄仇，雖死不恨！」荀吳曰：「我部下老將牟登，他有二子牟剛、牟勁，俱有千斤之力，見在晉侯麾下侍衛。今夜使牟登喚來，明早同解將軍出戰。三人戰一個，難道又輸與他？」趙武曰：「如此甚好！」荀吳自去分付牟登去了。

次早，牟剛、牟勁俱到。趙武看之，果然身材魁偉，氣象猙獰，慰勞了一番，命解肅一同下關。那邊督戎早把坑塹填平，直逼關下搦戰。這裏三員猛將開關而出。督戎大叫：「不怕死的都來！」三將並不打話，一枝長槍，兩柄大刀，一齊都奔督戎。督戎全無懼怯，殺得性起，跳下車來，將雙戟飛舞，盡着氣力，落戟去處，便有千鈞之重。牟勁車軸被督戎打折，只得跳下車來，着了督戎一戟，打個稀爛。牟剛大怒，拚命上前，怎奈戟風如箭，沒處進步。老將牟登喝叫：「且歇！」關上鳴起金來。牟登親自出關，接應牟剛、解肅進去。督戎教軍士攻關，關上矢石如雨，軍士多有傷損，惟督戎不動分毫，真勇將也。

趙武與荀吳連敗二陣，遣人告急於範丐。範丐曰：「一督戎勝他不得，安能平欒氏乎？」是夜，秉燭而坐，悶悶不已。有一隸人侍側，叩首而問曰：「元帥心懷鬱郁，莫非憂督戎否？」範丐視其人，姓斐名豹，原是屠岸賈手下驍將斐成之子，因坐屠黨，沒官爲奴，在中軍服役，範丐奇其言，問曰：「爾若有計除得督戎，當有重賞。」斐豹曰：「小人名在丹書，枉有沖天之志，無處討個出身。元帥若於丹書上除去豹名，小人當殺督戎，以報厚德。」範丐曰：「爾若殺了督戎，吾當請於晉侯，將丹書盡行焚棄，收爾爲中軍牙將。」斐豹曰：「元帥不可失信。」範丐曰：「若失信，有如紅日！但不知用車徒多少？」斐豹曰：「督戎向在絳城，與小人相識，時常角力賭勝。其人恃勇性躁，專好獨鬥，若以車徒往，不能勝也。小人情願單身下關，自有擒督戎之計。」範丐曰：「汝莫非去而不返？」斐豹曰：「小人有老母，今年七十八歲，又有幼子嬌妻，豈肯罪上加罪，作此不忠不孝之事？如有此等，亦如紅日！」範丐大喜，勞以酒食，賞兕甲一副。

次日，斐豹穿甲於內，外加練袍，扎縛停當，頭帶韋弁，足穿麻屨，腰藏利刃，手中提一銅錘，重五十二斤，來辭範丐曰：「小人此去，殺得督戎，奏凱而回。不然，亦死於督戎之手，決不兩存。」範丐曰：「我當親往看汝用力。」即時命駕車，使斐豹驂乘，同至南關。趙武、荀吳接見，訴以督戎如此英雄，連折二將，範丐曰：「今日斐豹單身赴敵，只看晉侯福分。」

言猶未已，關下督戎大呼搦戰。斐豹伏在關上呼曰：「督君，還認得斐大否？」豹行大，故自稱斐大，乃昔年彼此所呼也。督戎曰：「斐大，如今還敢來賭一死生麼？」斐豹曰：「他人怕你，我斐豹不怕你！把兵車可退後，我與你兩人只地下賭鬥，雙手對雙手，兵器對兵器，不是你死我活，就是我死你活，也落得個英名傳後。」督戎曰：「此論正合吾意。」遂將軍士約退。這裏關門開處，單單放一個斐豹出來，兩個就在關前交戰，約二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斐豹詐言道：「我一時內急，可暫住手。」督戎那裏肯放。斐豹先瞧見西邊空處有一帶短牆，捉個空隙就走。督戎隨後趕來，大喝：「走向那裏去？」範丐等在關上看見督戎追斐豹，慌捏一把汗。誰知斐豹卻是用計，奔近短牆，撲的跳將進去。督戎見斐豹進牆去了，亦逾牆而入。只道斐豹在前面，卻不知斐豹隱身在一棵大樹之下，專等督戎進牆，出其不意，提起五十二斤的銅錘，自後擊之，正中其腦，腦漿迸裂，撲地便倒，猶自把右腳飛起，將斐豹胸前兕甲碾去一片。斐豹急拔出腰間利刃，剁下首級，復跳牆而出。關上望見斐豹手提有血淋淋的人頭，已知得勝，大開關門。解肅、牟剛引兵殺出，欒軍大敗，一半殺了，一半投降，逃去者十無一二。範丐仰天瀝酒曰：「此晉侯之福也！」即酌酒親賜斐豹，就帶他往見晉侯。晉侯賞以兵車一乘，注功績第一。潛淵先生有詩云：

督戎神力世間無，敵手誰知出隸夫。

始信用人須破格，笑他肉食似雕瓠！

再說欒盈引大隊車馬攻打北關，連接督戎捷報，盈謂其下曰：「吾若有兩督戎，何患固宮不破耶？」殖綽踐郭最之足，郭最以目答之，各低頭不語。惟有欒樂、欒魴思欲建功，不避矢石。韓無忌、韓起因前關屢敗，不敢輕出，只是嚴守。到第三日，欒盈得敗軍之報，言：「督戎被殺，全軍俱沒。」嚇得手足無措，方請殖綽、郭最商議。綽、最笑曰：「督戎且失利，況我曹乎？」欒盈垂淚不已。欒樂曰：「我等死生，決於今夜。當合將士畢聚此門，於三更之後，悉登車，放火燒關，或可入也。」欒盈從其計。

晉侯喜督戎之死，置酒慶賀，韓無忌、韓起俱來獻觴上壽，飲至二更方散。纔回北關，點視方畢，忽然車聲轟起，欒氏軍馬大集，車高與關齊，火箭飛蝗般射來，延燒關門。火勢兇猛，關內軍士存扎不牢。欒樂當先，欒魴繼之，乘勢遂佔了外關。韓無忌等退守內關，遣人飛報中軍求救。範丐命魏舒往南關替回荀吳一枝軍馬，往北關幫助二韓，遂同晉侯登臺，望見欒兵屯於外關，寂然無聲。範丐曰：「此必有計。」傳令內門用心防禦。守至黃昏，欒兵復登車，仍用火器攻門。這裏預備下皮帳，帳用牛皮爲之，以水浸透，撐開遮蔽，火不能入。亂了一夜，兩下暫息。範丐曰：「賊已逼近，倘久而不退，齊復乘之，國必殆矣。」遂命其子範鞅率斐豹，引一枝軍從南關轉至北門，從外而攻，刻定時辰，約會二韓守關；荀吳率牟剛，引一枝兵從內關殺出外關，腹背夾攻，殺他兩下不能相顧；使趙武、魏舒移兵屯於關外，以防南逸。調度已畢，奉晉侯登臺觀戰。範鞅臨行，請於丐曰：「鞅年少望輕，願假以中軍旗鼓。」丐許之。鞅仗劍登車，建旆而行。方出南關，謂其下曰：「今日之戰，有進無退。若兵敗，吾先自剄，必不令諸君獨死！」衆皆踊躍。

卻說荀吳奉範丐將令，使將士飽食結束，專等時候。只見欒兵紛紛擾擾，俱退出外關，心知外兵已到，一聲鼓響，關門大開，牟剛在前，荀吳在後，甲士步卒一齊殺出。欒盈亦慮晉軍內外夾攻，使欒魴用鐵葉車塞外門之口，分兵守之。荀吳之兵不能出外，範鞅兵到。欒樂見大旆，驚曰：「元帥親至乎？」使人察之，回報曰：「小將軍範鞅也。」樂曰：「不足慮矣！」乃張弓挾矢，立於軍中，顧左右曰：「多帶繩索，射倒者則牽之。」馳入晉軍，左射右射，發無不中。其弟欒榮同在車中，謂曰：「矢可惜也！多射無名。」樂乃不射。少頃，望見一車遠遠而來，車中一將韋弁練袍，形容古怪。欒榮指曰：「此人名斐豹，即殺我督將軍者，可以射之。」欒樂曰：「俟近百步，汝當爲我喝采！」言未畢，又一車從旁經過，欒樂認得車中乃是小將軍範鞅，想道：「若射得範鞅，卻不勝如斐豹？」乃驅車逐鞅而射之。欒樂之箭從來百發百中，偏是這一箭射個落空。範鞅回顧，見是欒樂，大罵：「反賊！死在頭上，尚敢射我！」欒樂便教回車退走。他不是真懼範鞅，因射他不着，欲回車誘他趕來，覷得親切，好端的放箭。誰知殖綽、郭最亦在軍中，忌欒樂善射，惟恐其成功，一見他退走，遂大呼曰：「欒氏敗矣！」御人聞呼，又錯認別枝兵敗了，舉頭四望，轡亂馬逸。路上有大槐根，車輪誤觸之而覆，把欒樂跌將出來。恰恰的斐豹趕到，用長戟鉤之，斷其手肘。可憐欒樂是欒族第一個戰將，今日死於槐根之側，豈非天哉？髯翁有詩云：

猿臂將軍射不空，偏教一矢誤英雄。

老天已絕欒家祀，肯許軍中建大功？

欒榮先跳下車，不敢來救欒樂，急逃而免。殖綽、郭最難回齊國，郭最奔秦，殖綽奔衛。

欒盈聞欒樂之死，放聲大哭，軍士無不哀涕。欒魴守不住門口，收兵保護欒盈，往南而奔。荀吳與範鞅合兵從後追來，盈、魴同曲沃之衆抵死拒敵，大殺一場，晉兵才退。盈、魴亦身帶重傷，行至南門，又遇魏舒引兵攔住。欒盈垂淚告曰：「魏伯，獨不憶下軍共事之日乎？盈知必死，然不應死於魏伯之手也！」魏舒意中不忍，使車徒分列左右，讓欒盈一路。欒盈、欒魴引着殘兵，急急奔回曲沃去了。須臾，趙武軍到，問魏舒曰：「欒孺子已過，何不追之？」魏舒曰：「彼如釜中之魚，甕中之鱉，自有庖人動手。舒念先人僚誼，誠不忍操刀也。」趙武心中惻然，亦不行追趕。範丐聞欒盈已去，知魏舒做人情，置之不言，乃謂範鞅曰：「從盈者，皆曲沃之甲，此去必還曲沃。彼爪牙已盡，汝率一軍圍之，不憂不下也。」荀吳亦願同往。範丐許之。二將帥車三百乘，圍欒盈於曲沃。範丐奉晉平公復回公宮，取丹書焚之，因斐豹得脫隸籍者二十餘家。範丐遂收斐豹爲牙將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齊莊公自打發欒盈轉身，便大選車徒，以王孫揮爲大將，申鮮虞副之，州綽、邢蒯爲先鋒，晏氂爲合後，賈舉、邴師等隨身扈駕，擇吉出師。先侵衛地，衛人儆守，不敢出戰。齊侯也不攻城，遂望帝邱而北，直犯晉界，圍朝歌。三日取之。莊公登朝陽山犒軍，遂分軍爲二隊：王孫揮同諸將爲前隊，從左取路孟門隘；莊公自率「龍」「虎」二爵爲後隊，從右取路共山，俱於太行山取齊。一路殺掠，自不必說。邢蒯露宿共山之下，爲毒蛇所螫，腹腫而死。莊公甚惜之。不一日，兩軍俱至太行。莊公登山以望二絳，正議襲絳之事，聞欒盈敗走曲沃，晉侯悉起大軍將至。莊公曰：「吾志不遂矣！」遂觀兵於少水而還。守邯鄲大夫趙勝，起本邑之兵追之。莊公只道大軍來到，前隊又已先發，倉皇奔走，只留晏氂斷後。氂兵敗，被趙勝斬之。

範鞅、荀吳圍曲沃月餘，盈等屢戰不勝，城中死者過半，力盡不能守，城遂破，胥午伏劍而死，欒盈、欒榮俱被執。盈曰：「吾悔不用辛俞之言，乃至於此！」荀吳欲囚欒盈，解至絳城，範鞅曰：「主公優柔不斷，萬一乞哀而免之，是縱仇也。」乃夜使人縊殺之，並殺欒榮，盡誅滅欒氏之族。惟欒魴縋城而遁，出奔宋國去了。鞅等班師回奏，平公命以欒氏之事播告諸侯。諸侯多遣人前來稱賀。史臣有贊雲：

賓傅桓叔，枝佐文君。傳盾及書，世爲國楨。黶一汰侈，遂墜厥勳。盈雖好士，適殞其身。保家有道，以誡子孫。

於是範丐告老，趙武代之爲政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齊莊公以伐晉未竟其功，雄心不死，還至齊境，不肯入，曰：「平陰之役，莒人慾自其鄉襲齊，此仇亦不可不報也！」乃留屯於境上，大蒐乘車，州綽、賈舉等各賜堅車五乘，名爲「五乘之賓」。賈舉稱臨淄人華周、杞梁之勇，莊公即使人召之。周、梁二人來見莊公，賜以一車，使之同乘，隨軍立功。華周退而不食，謂杞梁曰：「君之立『五乘之賓』，以勇故也。君之召我二人，亦以勇故也。彼一人而五乘，我二人而一乘，此非用我，乃辱我耳！盍辭之他往乎？」杞梁曰：「梁家有老母，當稟命而行之。」杞梁歸告其母，母曰：「汝生而無義，死而無名，雖在『五乘之賓』，人孰不笑汝！汝勉之，君命不可逃也。」杞梁以母之語述於華周。華周曰：「婦人不忘君命，吾敢忘乎？」遂與杞梁共車，侍於莊公。

莊公休兵數日，傳令留王孫揮統大軍屯紮境上，單用「五乘之賓」及選銳三千，銜枚臥鼓，往襲莒國。華周、杞梁自請爲前隊。莊公問曰：「汝用甲乘幾何？」華周、杞梁曰：「臣等二人，隻身謁君，亦願隻身前往。君所賜一車，已足五乘矣。」莊公欲試其勇，笑而許之。華周、杞梁約更番爲御，臨行曰：「更得一人爲戎右，可當一隊矣。」有小卒挺身出曰：「小人願隨二位將軍一行，不知肯提挈否？」華周曰：「汝何姓名？」小卒對曰：「某乃本國人隰侯重也。今慕二位將軍之義勇，是以樂從。」三人遂同一乘，建一旗一鼓，風馳而去。先到莒郊，露宿一夜。次早，莒黎比公知齊師將到，親率甲士三百人巡郊，遇華周、杞梁之車，方欲盤問，周、梁瞋目大呼曰：「我二人乃齊將也！誰敢與我決鬥？」黎比公吃了一驚，察其單車無繼，使甲士重重圍之。周、梁謂隰侯重曰：「汝爲我擊鼓勿休！」乃各挺長戟，跳下車來，左右衝突，遇者輒死，三百甲士被殺傷了一半。黎比公曰：「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！不須死戰，願分莒國與將軍共之！」周、梁同聲對曰：「去國歸敵，非忠也；受命而棄之，非信也。深入多殺者，爲將之事，若莒國之利，非臣所知！」言畢，奮戟復戰。黎比公不能當，大敗而走。

齊莊公大隊已到，聞知二將獨戰得勝，使人召之還，曰：「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！不必更戰，願分齊國與將軍共之！」周、梁同聲對曰：「君立『五乘之賓』，而吾不與焉，是少吾勇也。又以利啖我，是污吾行也。深入多殺者，爲將之事，若齊國之利，非臣所知！」乃揖去使者，棄車步行，直逼且於門。黎比公令人於狹道掘溝炙炭，炭火騰焰，不能進步。隰侯重曰：「吾聞古之士能立名於後世者，惟捐生也。吾能使子逾溝。」乃仗楯自伏於炭上，令二子乘之而進。華周、杞梁既逾溝，回顧隰侯重，已焦灼矣，乃向之而號。杞梁收淚，華周哭猶未止。杞梁曰：「汝畏死耶？何哭之久也？」華周曰：「我豈怕死者哉！此人之勇，與我同也，乃能先我而死，是以哀之。」黎比公見二將已越火溝，急召善射者百人，伏於門之左右，俟其近，即攢射之。華周、杞梁直前奪門，百矢俱發，二將冒矢突戰，復殺二十七人。守城軍士環立城上，皆注矢下射。杞梁傷重先死；華周身中數十箭，力盡被執，氣猶未絕。黎比公載歸城中。有詩爲證：

爭羨糾糾五乘賓，形如熊虎力千鈞。

誰知陷陣捐軀者，卻是單車殉義人。

卻說齊莊公得使者回言，知周、梁有必死之心，遂引大隊前進。至且於門，聞三人俱已戰死，大怒，便欲攻城。黎比公遣使至齊軍中謝曰：「寡君徒見單車，不知爲大國所遣，是以誤犯。且大國死者三人，敝邑被殺者已百餘人矣。彼自求死，非敝邑敢於加兵也。寡君畏君之威，特命下臣百拜謝罪，願歲歲朝齊，不敢有二。」莊公怒氣方盛，不準行成。黎比公復遣使相求，欲送還華周，並歸杞梁之屍，且以金帛犒軍。莊公猶未許。忽傳王孫揮有急報至，言：「晉侯與宋、魯、衛、鄭各國之君，會於夷儀，謀伐齊國，請主公作速班師。」莊公得此急信，乃許莒成。莒黎比公大出金帛爲獻，以溫車載華周，以輦載杞梁之屍，送歸齊軍。惟隰侯重屍在炭中，已化爲灰燼，不能收拾。莊公即日班師，命將杞梁殯於齊郊之外。莊公方入郊，適遇杞梁之妻孟姜來迎夫屍。莊公停車，使人吊之。孟姜對使者再拜曰：「梁若有罪，敢辱君吊？若其無罪，猶有先人之敝廬在。郊非吊所，下妾敢辭！」莊公大慚曰：「寡人之過也！」乃爲位於杞梁之家而吊焉。孟姜奉夫棺將窆於城外，乃露宿三日，撫棺大慟，涕淚俱盡，繼之以血。齊城忽然崩陷數尺，由哀慟迫切，精誠之所感也。後世傳秦人範杞梁差築長城而死，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，聞夫死痛哭，城爲之崩。蓋即齊將杞梁之事，而誤傳之耳。華周歸齊，傷重，未幾亦死。其妻哀慟，倍於常人。按《孟子》稱「華周、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而變國俗」，正謂此也。史臣有詩云：

忠勇千秋想杞梁，頹城悲慟亦非常。

至今齊國成風俗，嫠婦哀哀學孟姜。

按此乃周靈王二十二年之事。是年大水，谷水與洛水斗，黃河俱氾濫，平地水深尺餘，晉侯伐齊之議遂中止。

卻說齊右卿崔杼惡莊公之淫亂，巴不得晉師來伐，欲行大事，已與右卿慶封商議事成之日，平分齊國，及聞水阻，心中鬱郁。莊公有近侍賈豎，嘗以小事受鞭一百，崔杼知其銜怨，乃以重賂結之，凡莊公一動一息，俱令相報。

畢竟崔杼做出甚事來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五回 弒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衎寧喜擅政

話說周靈王二十三年夏五月，莒黎比公因許齊侯歲歲來朝，是月，親自至臨淄朝齊。莊公大喜，設饗於北郭，款待黎比公。崔氏府第正在北郭，崔杼有心拿莊公破綻，詐稱寒疾不能起身，諸大夫皆侍宴，惟杼不往，密使心腹叩信於賈豎。豎密報雲：「主公等席散，便來問相國之病。」崔杼笑曰：「君豈憂吾病哉？正以吾病爲利，欲行無恥之事耳。」乃謂其妻棠姜曰：「我今日欲除此無道昏君！汝若從吾之計，吾不揚汝之醜，當立汝子爲嫡嗣；如不從吾言，先斬汝母子之首！」棠姜曰：「婦人，從夫者也，子有命，焉敢不依？」崔杼乃使棠無咎伏甲士百人於內室之左右，使崔成、崔強伏甲於門之內，使東郭偃伏甲於門之外，分撥已定，約以鳴鐘爲號。再使人送密信於賈豎：「君若來時，須要如此恁般。」

且說莊公愛棠姜之色，心心念念，寢食不忘，只因崔杼防範嚴密，不便數數來往。是日，見崔杼辭病不至，正中其懷，神魂已落在棠姜身上。燕享之儀，了事而已。事畢，趨駕往崔氏問疾。閽者謬對曰：「疾甚重，方服藥而臥。」莊公曰：「臥於何處？」對曰：「臥於外寢。」莊公大喜，竟入內室。時州綽、賈舉、公孫傲、僂堙四人從行。賈豎曰：「君之行事，子所知也。盍待於外，無混入以驚相國。」州綽等信以爲然，遂俱止於門外。惟賈舉不肯出，曰：「留一人何害？」乃獨止堂中。賈豎閉中門而入。閽者復掩大門，拴而鎖之。莊公至內室，棠姜豔妝出迎，未交一言，有侍婢來告：「相國口燥，欲飲蜜湯。」棠姜曰：「妾往取蜜，即至也。」棠姜同侍婢自側戶冉冉而去。莊公倚檻待之，望而不至，乃歌曰：

室之幽兮，美所遊兮。室之邃兮，美所會兮。不見美兮，憂心胡底兮。

歌方畢，聞廊下有刀戟之聲。莊公訝曰：「此處安得有兵？」呼賈豎不應。須臾間，左右甲士俱起。莊公大驚，情知有變，急趨後戶，戶已閉。莊公力大，破戶而出，得一樓登之，棠無咎引甲士圍樓，聲聲只叫：「奉相國之命，來拿淫賊！」莊公倚檻諭之曰：「我，爾君也，幸舍我去！」無咎曰：「相國有命，不敢自專。」莊公曰：「相國何在？願與立盟，誓不相害！」無咎曰：「相國病不能來也。」莊公曰：「寡人知罪矣！容至太廟中自盡，以謝相國，何如？」無咎曰：「我等但知拿姦淫之人，不知有君。君既知罪，即請自裁，毋徒取辱。」莊公不得已，從樓牖中躍出，登花臺，欲逾牆走。無咎引弓射之，中其左股，從牆上倒墜下來，甲士一齊俱上，刺殺莊公。

無咎即使人鳴鐘數聲。時近黃昏，賈舉在堂中側耳而聽，忽見賈豎啓門，攜燭而出曰：「室中有賊，主公召爾，爾先入，我當報州將軍等。」賈舉曰：「與我燭。」賈豎授燭，失手墜地，燭滅。舉仗劍摸索，才入中門，遇絆索躓地。崔強從門旁突出，擊而殺之。州綽等在門外，不知門內之事，東郭偃僞爲結好，邀至旁舍中，秉燭具酒肉，且勸使釋劍樂飲，亦遍飲從者。忽聞宅內鳴鐘，東郭偃曰：「主公飲酒矣！」州綽曰：「不忌相國乎？」偃曰：「相國病甚，誰忌之？」有頃，鍾再鳴，偃起曰：「吾當入視。」偃去，甲士悉起，州綽等急簡兵器，先被東郭偃使人盜去了。州綽大怒，急視門前有升車石，磔以投人。僂堙適趨過，誤中堙，折其一足，懼而走。公孫傲拔繫馬柱而舞，甲士多傷。衆人以火炬攻之，鬚髮盡燎。時大門忽啓，崔成、崔強復率甲士自內而出，公孫傲以手拉崔成，折其臂，崔強以長戈刺傲，立死。並殺僂堙。州綽奪甲士之戟，復來尋鬥。東郭偃大呼：「昏君姦淫無道，已受誅戮，不幹衆人之事，何不留身以事新主？」州綽乃投戟於地曰：「吾以羈旅亡命，受齊侯知己之遇。今日不能出力，反害僂堙，殆天意也。惟當舍一命以報君寵，豈肯苟活，爲齊、晉兩國所笑乎？」即以頭觸石垣三四，石破，頭亦裂。邴師聞莊公之死，自剄於朝門之外。封具縊於家。鐸父與襄尹相約，往哭莊公之屍，中路聞賈舉等俱死，遂皆自殺。髯翁有詩云：

似虎如龍勇絕倫，因懷君寵命輕塵。

私恩只許私恩報，殉難何曾有大臣。

時王何約盧蒲癸同死，癸曰：「無益也，不如逃之，以俟後圖。幸有一人復國，必當相引。」王何曰：「請立誓。」誓成，王何遂出奔莒國。盧蒲癸將行，謂其弟盧蒲嫳曰：「君之立『勇爵』以自衛也，與君同死，何益於君？我去，子必求事崔、慶而歸我，我因以爲君報仇。如此，則雖死不虛矣！」嫳許之。癸乃出奔晉國。盧蒲嫳遂求事慶封，慶封用爲家臣，申鮮虞出奔楚，後仕楚爲右尹。

時齊國諸大夫聞崔氏作亂，皆閉門待信，無敢至者。惟晏嬰直造崔氏，入其室，枕莊公之股，放聲大哭。既起，又踊躍三度，然後趨出。棠無咎曰：「必殺晏嬰，方免衆謗。」崔杼曰：「此人有賢名，殺之恐失人心。」晏嬰遂歸，告於陳須無曰：「盍議立君乎？」須無曰：「守有高、國，權有崔、慶，須無何能爲？」嬰退，須無曰：「亂賊在朝，不可與共事也。」駕而奔宋。晏嬰復往見高止、國夏，皆言：「崔氏將至，且慶氏在，非吾所能張主也。」嬰乃嘆息而去。未幾，慶封使其子慶舍搜捕莊公餘黨，殺逐殆盡，以車迎崔杼入朝，然後使召高、國，共議立君之事。高、國讓於崔、慶，慶封復讓於崔杼。崔杼曰：「靈公之子杵臼，年已長，其母爲魯大夫叔孫僑如之女，立之可結魯好。」衆人皆唯唯。於是迎公子杵臼爲君，是爲景公。時景公年幼，崔杼自立爲右相，立慶封爲左相，盟羣臣於太公之廟，刑牲歃血，誓其衆曰：「諸君有不與崔、慶同心者，有如日！」慶封繼之，高、國亦從其誓。輪及晏嬰，嬰仰天嘆曰：「諸君能忠於君，利於社稷，而嬰不與同心者，有如上帝！」崔、慶俱色變。高、國曰：「二相今日之舉，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。」崔、慶乃悅。時莒黎比公尚在齊國，崔、慶奉景公與黎比公爲盟。黎比公乃歸莒。崔杼命棠無咎斂州綽、賈舉等之屍，與莊公同葬於北郭，減其禮數，不用兵器，曰：「恐其逞勇於地下也。」命太史伯以瘧疾書莊公之死。太史伯不從，書於簡曰：「夏五月乙亥，崔杼弒其君光。」杼見之大怒，殺太史。太史有弟三人，曰仲、叔、季。仲復書如前，杼又殺之；叔亦如之，杼復殺之；季又書，杼執其簡謂季曰：「汝三兄皆死，汝獨不愛性命乎？若更其語，當免汝。」季對曰：「據事直書，史氏之職也。失職而生，不如死！昔趙穿弒晉靈公，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爲正卿，不能討賊，書曰：『趙盾弒其君夷皋。』盾不爲怪，知史職不可廢也。某即不書，天下必有書之者。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醜，而徒貽識者之笑。某是以不愛其死，惟相國裁之！」崔杼嘆曰：「吾懼社稷之隕，不得已而爲此。雖直書，人必諒我。」乃擲簡還季。季捧簡而出，將至史館，遇南史氏方來。季問其故，南史氏曰：「聞汝兄弟俱死，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事，吾是以執簡而來也。」季以所書簡示之，南史氏乃辭去。髯翁讀史至此，有贊雲：

朝綱紐解，亂臣接跡。斧鉞不加，誅之以筆。不畏身死，而畏溺職。南史同心，有遂無格。皎日青天，奸雄奪魄。彼哉諛語，羞此史冊！

崔杼愧太史之筆，乃委罪賈豎而殺之。

是月，晉平公以水勢既退，復大合諸侯於夷儀，將爲伐齊之舉。崔杼使左相慶封以莊公之死告於晉師，言：「羣臣懼大國之誅，社稷不保，已代大國行討矣。新君杵臼出自魯姬，願改事上國，勿替舊好，所攘朝歌之地，仍歸上國，更以宗器若干、樂器若干爲獻。」諸侯亦皆有賂，平公大悅，班師而歸。諸侯皆散。自此晉、齊複合。時殖綽在衛，聞州綽、邢蒯皆死，復歸齊國。衛獻公衎出奔在齊，素聞其勇，使公孫丁以厚幣招之，綽遂留事獻公。此事閣過一邊。

是年，吳王諸樊伐楚，過巢，攻其門。巢將午臣隱身短牆而射之，諸樊中矢而死。羣臣守壽夢臨終之戒，立其弟餘祭爲王。餘祭曰：「吾兄非死於巢也，以先王之言，國當次及，欲速死以傳季弟，故輕生耳。」乃夜禱於天，亦求速死。左右曰：「人所欲者，壽也。王乃自祈早死，不亦遠於人情乎！」餘祭曰：「昔我先人太王廢長立幼，竟成大業。今我兄弟四人，以次相承，若俱考終命，札且老矣。吾是以求速也。」此段話且閣過一邊。

卻說衛大夫孫林父、寧殖既逐其君衎，奉其弟剽爲君，後寧殖病篤，召其子寧喜謂曰：「寧氏自莊、武以來，世篤忠貞，出君之事，孫子爲之，非吾意也。而人皆稱曰『孫寧』。吾恨無以自明，即死，無顏見祖父於地下！子能使故君復位，蓋吾之愆，方是吾子。不然，吾不享汝之祀矣。」喜泣拜曰：「敢不勉圖！」殖死，喜嗣爲左相，自是日以復國爲念。奈殤公剽屢會諸侯，四境無故；上卿孫林父又是獻公衎的嫡仇，無間可乘。

周靈王二十四年，衛獻公襲夷儀據之，使公孫丁私入帝邱城，謂寧喜曰：「子能反父之意，復納寡人，衛國之政，盡歸於子，寡人但主祭祀而已。」寧喜正有遺囑在心，今得此信，且有委政之言，不勝之喜，又思：「衛侯一時求復，故以甜言相哄，倘歸而悔之，奈何？公子賢而有信，若得他爲證明，他日定不相負。」乃爲復書，密付來使。書中大約言：「此乃國家大事，臣喜一人豈能獨力承當？子鮮乃國人所信，必得他到此面訂，纔有商量。」子鮮者，公子之字也。獻公謂公子曰：「寡人復國全由寧氏，吾弟必須爲我一行。」子口雖答應，全無去意。獻公屢屢促之，對曰：「天下無無政之君。君曰『政由寧氏』，異日必悔之。是使失言於寧氏也，所以不敢奉命。」獻公曰：「寡人今竄身一隅，猶無政也。倘先人之祀延及子孫，寡人之願足矣，豈肯食言，以累吾弟？」對曰：「君意既決，何敢避事，以敗君之大功。」乃私入帝邱城，來見寧喜，復申獻公之約。寧喜曰：「子鮮若能任其言，喜敢不任其事！」向天誓曰：「若負此言，不能食衛之粟。」喜曰：「子鮮之誓，重於泰山矣。」公子回覆獻公去了。

寧喜以父之遺命告於蘧瑗。瑗掩耳而走曰：「瑗不與聞君之出，又敢與聞君之入乎？」遂去衛適魯。喜復告於大夫石惡、北宮遺，二人皆贊成之。喜乃告於右宰谷，谷連聲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新君之立十二年矣，未有失德。今謀復故君，必廢新君，父子得罪於兩世，天下誰能容之？」喜曰：「吾受先人遺命，此事斷不可已。」右宰谷曰：「吾請往見故君，觀其爲人，視往日如何，而後商之。」喜曰：「善。」右宰谷乃潛往夷儀，求見獻公。獻公方濯足，聞谷至，不及穿履，徒跣而出，喜形於面，謂谷曰：「子從左相處來，必有好音矣。」谷對曰：「臣以便道奉候，喜不知也。」獻公曰：「子盍爲寡人致左相，速速爲寡人圖成其事。左相縱不思復寡人，獨不思得衛政乎？」谷對曰：「所樂爲君者，以政在也。政去，何以爲君？」獻公曰：「不然。所謂君者，受尊號，享榮名；美衣玉食，崇階華宮；乘高車，駕上駟，府庫充盈，使令滿前；入有嬪御姬侍之奉，出有田獵畢弋之娛；豈必勞心政務，然後爲樂哉？」谷嘿然而退。復見公子，谷述獻公之言。曰：「君淹滯日久，苦極望甘，故爲此言。夫所謂君者，敬禮大臣，錄用賢能；節財而用之，恤民而使之；作事必寬，出言必信；然後能享榮名而受尊號，此皆吾君之所熟聞也。」右宰谷歸謂寧喜曰：「吾見故君，其言糞土耳，無改於舊。」喜曰：「曾見子鮮否？」谷曰：「子鮮之言合道，然非君所能行也。」喜曰：「吾恃子鮮矣。吾有先臣之遺命，雖知其無改，安能已乎？」谷曰：「必欲舉事，請俟其間。」

時孫林父年老，同其庶長子孫蒯居戚，留二子孫嘉、孫襄在朝。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，孫嘉奉殤公之命，出使聘齊，惟孫襄居守，適獻公又遣公孫丁來討信，右宰谷謂寧喜曰：「子欲行事，此其時矣。父兄不在，襄可取也。得襄，則子叔無能爲矣。」喜曰：「子言正合吾意。」遂陰集家甲，使右宰谷同公孫丁帥之，以伐孫襄。孫氏府第壯麗，亞於公宮，牆垣堅厚，家甲千人，有家將雍鋤、褚帶二人，輪班值日巡警。是日，褚帶當班，右宰谷兵到。褚帶閉門登樓問故。谷曰：「欲見舍人，有事商議。」褚帶曰：「議事何須用兵？」欲引弓射之。谷急退，帥卒攻門。孫襄親至門上，督視把守。褚帶使善射者更番迭進，將弓持滿，臨樓牖而立，近者輒射之，死者數人。雍鋤聞府第有事，亦起軍丁來接應。兩下混戰，互有殺傷。右宰谷度不能取勝，引兵而回。孫襄命開門，親自馳良馬追趕，遇右宰谷，以長鐃挽其車。右宰谷大呼：「公孫爲我速射！」公孫丁認得是孫襄，彎弓搭箭，一發正中其胸，卻得雍、褚二將齊上，救回去了。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孫氏無成寧氏昌，天教一矢中孫襄。

安排兔窟千年富，誰料寒灰髮火光。

右宰谷轉去，回覆寧喜說：「孫家如此難攻，若非公孫神箭，射中孫襄，追兵還不肯退。」寧喜曰：「一次攻他不下，第二次越難攻了。既然箭中其主，軍心必亂，今夜吾自往攻之。如再無功，即當出奔，以避其禍。我與孫氏無兩立之勢矣。」一面整頓車仗，先將妻子送出郊外，恐一時兵敗，脫身不及；一面遣人打聽孫家動靜。約至黃昏時候，打探者回報：「孫氏府第內有號哭之聲，門上人出入，狀甚倉皇。」寧喜曰：「此必孫襄傷重而亡也。」言未畢，北宮遺忽至，言：「孫襄已死，其家無主，可速攻之。」時漏下已三更，寧喜自行披掛，同北宮遺、右宰谷、公孫丁等，悉起家衆，重至孫氏之門。雍鋤、褚帶方臨屍哭泣，聞報：「寧家兵又到。」急忙披掛上馬，已被攻入，鋤等急閉中門，奈孫氏家丁自先逃散，無人協守，亦被攻破。雍鋤逾後牆而遁，奔往戚邑去了。褚帶爲亂軍所殺。

其時天已大明，寧喜滅孫襄之家，斷襄之首，攜至公宮，來見殤公，言：「孫氏專政日久，有叛逆之情。某已勒兵往討，得孫氏之首矣。」殤公曰：「孫氏果謀叛，奈何不令寡人聞之？既無寡人在目，又來見寡人何事？」寧喜起立，撫劍言曰：「君乃孫氏所立，非先君之命，羣臣百姓復思故君，請君避位，以成堯舜之德。」殤公怒曰：「汝擅殺世臣，廢置任意，真乃叛逆之臣也！寡人南面爲君已十三載，寧死不忍受辱！」即操戈以逐寧喜。喜趨出宮門。殤公舉目一看，只見刀槍濟濟，戈甲森森，寧家之兵佈滿宮外，慌忙退步。寧喜一聲指麾，甲士齊上，將殤公拘住，世子角聞變，仗劍來救，被公孫丁趕上，一戟刺死。寧喜傳令，囚殤公於太廟，逼使飲鴆而死。此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辛卯日事也。寧喜使人迎其妻子復歸府第，乃集羣臣於朝堂，議迎立故君。各官皆到，惟有太叔儀乃是衛成公之子、衛文公之孫，年六十餘，獨稱病不至。人問其故，儀曰：「新舊皆君也。國家不幸有此事，老臣何忍與聞乎？」

寧喜遷殤公之宮眷於外，掃除宮室，即備法駕，遣右宰谷、北宮遺同公孫丁，往夷儀迎接獻公。獻公星夜驅馳，三日而至。大夫公孫免餘直至境外相見。獻公感其遠迎之意，執其手曰：「不圖今日復爲君臣。」自此免餘有寵。諸大夫皆迎於境內，獻公自車揖之。既謁廟臨朝，百官拜賀。太叔儀尚稱病不朝。獻公使人責之曰：「太叔不欲寡人返國乎？何爲拒寡人？」儀頓首對曰：「昔君之出，臣不能從，臣罪一也；君之在外，臣不能懷二心，以通內外之言，罪二也；及君求入，臣又不能與聞大事，罪三也。君以三罪責臣，臣敢逃死！」即命駕車，欲謀出奔。獻公親往留之。儀見獻公，垂淚不止，請爲殤公成喪，獻公許之，然後出就班列。

獻公使寧喜獨相衛國，凡事一聽專決，加食邑三千室。北宮遺、右宰谷、石惡、公孫免餘等，俱增秩祿。公孫丁、殖綽有從亡之勞；公孫無地、公孫臣，其父有死難之節，俱進爵大夫。其他太叔儀、齊惡、孔羈、褚師申等，俱如舊。召蘧瑗於魯，復其位。

卻說孫嘉聘齊而回，中道聞變，徑歸戚邑。林父知獻公必不干休，乃以戚邑附晉，訴說寧喜弒君之惡，求晉侯做主，恐衛侯不日遣兵伐戚，乞賜發兵協力守禦。晉平公以三百人助之。孫林父使晉兵專戍茅氏之地。孫蒯諫曰：「戍兵單薄，恐不能拒衛人，奈何？」林公笑曰：「三百人不足爲吾輕重，故委之東鄙，若衛人襲殺晉戍，必然激晉之怒，不愁晉人不助我也。」孫蒯曰：「大人高見，兒萬不及。」寧喜聞林父請兵，晉僅發三百人，喜曰：「晉若真助林父，豈但以三百人塞責哉？」乃與殖綽將選卒千人，往襲茅氏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六回 殺寧喜子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

話說殖綽帥選卒千人，去襲晉戍，三百人不勾一掃，遂屯兵於茅氏，遣人如衛報捷。林父聞衛兵已入東鄙，遣孫蒯同雍鋤引兵救之。探知晉戍俱已殺盡，又知殖綽是齊國有名的勇將，不敢上前拒敵，全軍而返，回覆林父。林父怒曰：「惡鬼尚能爲厲，況人乎？一個殖綽不能與他對陣，倘衛兵大至，何以御之？汝可再往，如若無功，休見我面！」孫蒯悶悶而出，與雍鋤商議。雍鋤曰：「殖綽勇敵萬夫，必難取勝，除非用誘敵之計方可。」孫蒯曰：「茅氏之西有地名圉村，四圍樹木茂盛，中間一村人家，村中有小小土山，我使人于山下掘成陷坑，以草覆之。汝先引百人與戰，誘至村口；我屯兵于山上，極口詈罵，彼怒，必上山來擒我，中吾計矣。」雍鋤如其言，帥一百人馳往茅氏，如探敵之狀，一遇殖綽之兵，佯爲畏懼，回頭便走。殖綽恃勇，欺雍鋤兵少，不傳令開營，單帶隨身軍甲數十人，乘輕車追之。雍鋤彎彎曲曲，引至圉村，卻不進村，徑打斜往樹中去了。殖綽也心疑林中有伏，便教停車。只見土山之上又屯着一簇步卒，約有三百人數，簇擁着一員將，那員將小小身材，金鍪繡甲，叫着殖綽的姓名，罵道：「你是齊邦退下來的歪貨，欒家用不着的棄物！你今捱身在我衛國喫飯，不知羞恥，還敢出頭！豈不曉得我孫氏是八代世臣，敢來觸犯！全然不識高低，禽獸不如！」殖綽聞之大怒，衛兵中有人認得的，指道：「這便是孫相國的長子，叫做孫蒯。」殖綽曰：「擒得孫蒯，便是半個孫林父了。」那土山平穩，頗不甚高。殖綽喝教：「驅車！」車馳馬驟，剛剛到山坡之下，那車勢去得兇猛，踏着陷坑，馬就牽車下去，把殖綽掀下坑中。孫蒯恐他勇力難制，預備弓弩，一等陷下，攢箭射之。可憐好一員猛將，今日死於庸人之手，正是：「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多在陣前亡。」有詩爲證：

神勇將軍孰敢當？無名孫蒯已奔忙。

只因一激成奇績，始信男兒當自強。

孫蒯用撓鉤搭起殖綽之屍，割了首級，殺散衛軍，回報孫林父。林父曰：「晉若責我不救戍卒，我有罪矣。不如隱其勝而以敗告。」乃使雍鋤如晉告敗。

晉平公聞衛殺其戍卒，大怒，命正卿趙武大合諸侯於澶淵，將加兵於衛。衛獻公同寧喜如晉，面訴孫林父之罪。平公執而囚之。齊大夫晏嬰言於齊景公曰：「晉侯爲孫林父而執衛侯，國之強臣皆將得志矣。君盍如晉請之，寓萊之德，不可棄也。」景公曰：「善。」乃遣使約會鄭簡公一同至晉，爲衛求解。晉平公雖感其來意，然有林父先入之言，尚未肯統口。晏平仲私謂羊舌肹曰：「晉爲諸侯之長，恤患補闕，扶弱抑強，乃盟主之職也。林父始逐其君，既不能討，今又爲臣而執君，爲君者不亦難乎？昔文公誤聽元咺之言，執衛成公歸於京師，周天子惡其不順，文公愧而釋之。夫歸於京師而猶不可，況以諸侯囚諸侯乎？諸君子不諫，是黨臣而抑君，其名不可居也。嬰懼晉之失伯，敢爲子私言之。」肹乃言於趙武，固請於平公，乃釋衛侯歸國，尚未肯釋寧喜。右宰谷勸獻公飾女樂十二人，進於晉，以贖喜。晉侯悅，並釋喜。喜歸愈有得色，每事專決，全不稟命。諸大夫議事者，竟在寧氏私第請命，獻公拱手安坐而已。

時宋左師向戍與晉趙武相善，亦與楚令尹屈建相善。向戍聘於楚，言及昔日華元欲爲晉、楚合成之事。屈建曰：「此事甚善，只爲諸侯各自分黨，所以和議迄於無成。若使晉、楚屬國互相朝聘歡好，如同一家，干戈可永息矣。」向戍以爲然。乃倡議晉、楚二君相會於宋，面定弭兵交見之約。楚自共王至今，屢爲吳國侵擾，邊境不寧，故屈建欲好晉以專事於吳。而趙武亦因楚兵屢次伐鄭，指望和議一成，可享數年安息之福。兩邊皆欣然樂從，遂遣使往各屬國訂期。晉使至於衛國，寧喜不通知獻公，徑自委石惡赴會。獻公聞之大怒，訴於公孫免餘。免餘曰：「臣請以禮責之。」免餘即往見寧喜，言：「會盟大事，豈可使君不與聞？」寧喜咈然曰：「子鮮有約言矣，吾豈猶臣也乎哉？」免餘回報獻公曰：「喜無禮甚矣！何不殺之？」獻公曰：「若非寧氏，安有今日？約言實出自寡人，不可悔也。」免餘曰：「臣受主公特達之知，無以爲報，請自以家屬攻寧氏。事成則利歸於君，不成則害獨臣當之。」獻公曰：「卿斟酌而行，勿累寡人也。」免餘乃往見其宗弟公孫無地、公孫臣，曰：「相國之專，子所知也。主公猶執硜硜之信，隱忍不言，異日養成其勢，禍且倚於孫氏矣，奈何？」無地與臣同辭而對曰：「何不殺之？」免餘曰：「吾言於君，君不從也。若吾等僞爲作亂，幸而成，君之福；不成，不過出奔耳。」無地曰：「吾弟兄願爲前驅。」免餘請歃血爲信。

時周靈王二十六年，寧喜方治春宴，無地謂免餘曰：「寧氏治春宴，必不備，吾請先嚐之，子爲之繼。」免餘曰：「盍卜之？」無地曰：「事在必行，何卜之有？」無地與臣悉起家衆，以攻寧氏。寧氏門內設有伏機。伏機者，掘地爲深窟，上鋪木板，別以木爲機關，觸其機則勢從下發，板起而人陷，日間去機，夜則設之。是日，因春宴，家屬皆於堂中觀優，無守門者，乃設機以代巡警。無地不知，誤觸其機，陷於窟中。寧氏大驚，爭出捕賊，獲無地。公孫臣揮戈來救，寧氏人衆，臣戰敗被殺。寧喜問無地曰：「子之此來，何人主使？」無地睜目大罵曰：「汝恃功專恣，爲臣不忠，吾兄弟特爲社稷誅爾！事不能成，命也！豈由人主使耶？」寧喜怒，縛無地於庭柱，鞭之至死，然後斬之。右宰谷聞寧喜得賊，夜乘車來問，寧氏方啓門，免餘帥兵適至，乘之而入，先斬右宰谷於門。寧氏堂中大亂，寧喜驚忙中遽問：「作賊者何人？」免餘曰：「舉國之人皆在，何問姓名乎？」喜懼而走，免餘奪劍逐之，繞堂柱三週，喜身中兩劍，死於柱下。免餘盡滅寧氏之家，還報獻公。獻公命取寧喜及右宰谷之屍，陳之於朝。公子聞之，徒跣入朝，撫寧喜之屍，哭曰：「非君失信，我實欺子。子死，我何面目立衛之朝乎？」呼天長號者三，遂趨出。即以牛車載其妻小，出奔晉國。獻公使人留之，不從，行及河上，獻公復使大夫齊惡馳驛追及之。齊惡致衛侯之意，必要子回國。子曰：「要我還衛，除是寧喜復生方可！」齊惡猶強之不已，子取活雉一隻，當齊惡前，拔佩刀剁落雉頭，誓曰：「及妻子今後再履衛地，食衛粟，有如此雉！」齊惡知不可強，只得自回。子遂奔晉國，隱於邯鄲，與家人織屨易粟而食，終身不言一「衛」字。史臣有詩云：

他鄉不似故鄉親，織屨蕭然竟食貧。

只爲約言金石重，違心恐負九泉人。

齊惡回覆獻公，獻公感嘆不已，乃命收斂二屍而葬之。欲立免餘爲正卿，免餘曰：「臣望輕，不如太叔。」乃使太叔儀爲政，自此衛國稍安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宋左師向戍倡爲弭兵之會，面議交見之事。晉正卿趙武、楚令尹屈建俱至宋地，各國大夫陸續俱至。晉之屬國魯、衛、鄭，從晉營於左；楚之屬國蔡、陳、許，從楚營於右。以車爲城，各據一偏。宋是地主，自不必說。議定：照朝聘常期，楚之屬朝聘於晉，晉之屬亦朝聘於楚，其貢獻禮物，各省其半，兩邊分用。其大國齊、秦，算做敵體與國，不在屬國之數，各不相見。晉屬小國，如邾、莒、滕、薛；楚屬小國，如頓、胡、沈、麇，有力者自行朝聘，無力者從附庸一例，附於鄰近之國。遂於宋西門之外，歃血訂盟。楚屈建暗暗傳令，衷甲將事，意欲劫盟，襲殺趙武，伯州犁固諫乃止。趙武聞楚衷甲，以問羊舌肹，欲預備對敵之計。羊舌肹曰：「本爲此盟，以弭兵也。若楚用兵，彼先失信於諸侯，諸侯其誰服之！子守信而已，何患焉。」及將盟，楚屈建又欲先歃，使向戍傳言於晉。向戍造晉軍，不敢出言，其從人代述之。趙武曰：「昔我先君文公受王命於踐土，綏服四國，長有諸夏。楚安得先於晉？」向戍還述於屈建。建曰：「若論王命，則楚亦嘗受命於惠王矣。所以交見者，謂楚、晉匹敵也。晉主盟已久，此番合當讓楚。若仍先晉，便是楚弱於晉了，何雲敵國？」向戍復至晉營言之。趙武猶未肯從。羊舌肹謂趙武曰：「主盟以德不以勢，若其有德，歃雖後，諸侯戴之；如其無德，歃雖先，諸侯叛之。且合諸侯以弭兵爲名，夫弭兵天下之利也，爭歃則必用兵，用兵則必失信，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。子姑讓楚。」趙武乃許楚先歃，定盟而散。時衛石惡與盟，聞寧喜被殺，不敢歸衛，遂從趙武留於晉國。自是晉、楚無事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齊右相崔杼自弒莊公，立景公，威震齊國。左相慶封性嗜酒，好田獵，常不在國中。崔杼獨秉朝政，專恣益甚，慶封心中陰懷嫉忌。崔杼原許棠姜立崔明爲嗣，因憐長子崔成捐臂，不忍出口。崔成窺其意，請讓嗣於明，願得崔邑養老。崔杼許之。東郭偃與棠無咎不肯，曰：「崔，宗邑也，必以授宗子。」崔杼謂崔成曰：「吾本欲以崔予汝，偃、無咎皆不聽，奈何？」崔成訴於其弟崔強。崔強曰：「內子之位且讓之矣，一邑尚吝不與乎？吾父在，東郭等尚然把持；父死，吾弟兄求爲奴僕不能矣。」崔成曰：「姑浼左相爲我請之。」成、強二人求見慶封，告訴其事。慶封曰：「汝父惟偃與無咎之謀是從，我雖進言，必不聽也。異日恐爲汝父之害，何不除之？」成、強曰：「某等亦有此心，但力薄，恐不能濟事。」慶封曰：「容更商之。」成、強去，慶封召盧蒲嫳，述二子之言。盧蒲嫳曰：「崔氏之亂，慶氏之利也。」慶封大悟。過數日，成、強又至，復言東郭偃、棠無咎之惡。慶封曰：「汝若能舉事，吾當以甲助子。」乃贈之精甲百具，兵器如數。成、強大喜，夜半率衆披甲執兵，散伏於崔氏之近側。東郭偃、棠無咎每日必朝崔氏，候其入門，甲士突起，將東郭偃、棠無咎攢戟刺死。崔杼聞變，大怒，急呼人使駕車，輿僕逃匿皆盡，惟圉人在廄。乃使圉人駕馬，一小豎爲御，往見慶封，哭訴以家難。慶封佯爲不知，訝曰：「崔、慶雖爲二氏，實一體也。孺子敢無上至此！子如欲討，吾當效力。」崔杼信以爲誠，乃謝曰：「倘得除此二逆，以安崔宗，我使明也拜子爲父。」慶封乃悉起家甲，召盧蒲嫳使率之，分付如此如此。盧蒲嫳受命而往。崔成、崔強見盧蒲嫳兵至，欲閉門自守。盧蒲嫳誘之曰：「吾奉左相之命而來，所以利子，非害子也。」成謂強曰：「得非欲除孽弟明乎？」強曰：「容有之。」乃啓門納盧蒲嫳。嫳入門，甲士俱入。成、強阻遏不住，乃問嫳曰：「左相之命何如？」嫳曰：「左相受汝父之訴，吾奉命來取汝頭爾！」喝令甲士：「還不動手！」成、強未及答言，頭已落地。盧蒲嫳縱甲士抄擄其家，車馬服器，取之無遺，又毀其門戶。棠姜驚駭，自縊於房。惟崔明先在外，不及於難。

盧蒲嫳懸成、強之首於車，回覆崔杼。杼見二首，且憤且悲，問嫳曰：「得無震驚內室否？」嫳曰：「夫人方高臥未起。」杼有喜色，謂慶封曰：「吾欲歸，奈小豎不善執轡，幸借一御者。」盧蒲嫳曰：「某請爲相國御。」崔杼向慶封再三稱謝，登車而別。行至府第，只見重門大開，並無一人行動。比入中堂，直望內室，窗戶門闥，空空如也。棠姜懸樑，尚未解索。崔杼驚得魂不附體，欲問盧蒲嫳，已不辭而去矣。遍覓崔明不得，放聲大哭曰：「吾今爲慶封所賣，吾無家矣，何以爲生？」亦自縊而死。杼之得禍，不亦慘乎？髯翁有詩曰：

昔日同心起逆戎，今朝相軋便相攻。

莫言崔杼家門慘，幾個奸雄得善終！

崔明半夜潛至府第，盜崔杼與棠姜之屍，納於一柩之中，車載以出，掘開祖墓之穴，下其柩，仍加掩覆，惟圉人一同做事，此外無知者。事畢，崔明出奔魯國。慶封奏景公曰：「崔杼實弒先君，不敢不討也。」景公唯唯而已。慶封遂獨相景公，以公命召陳須無復歸齊國。須無告老，其子陳無宇代之。此周靈王二十六年事也。

時吳、楚屢次相攻，楚康王治舟師以伐吳，吳有備，楚師無功而還。吳王餘祭方立二年，好勇輕生，怒楚伐，使相國屈狐庸誘楚之屬國舒鳩叛楚。楚令尹屈建帥師伐舒鳩，養繇基自請爲先鋒。屈建曰：「將軍老矣，舒鳩蕞爾國，不憂不勝，無相煩也。」養繇基曰：「楚伐舒鳩，吳必救之。某屢拒吳兵，熟知軍情，願隨一行，雖死不恨！」屈建見他說個「死」字，心中惻然。基又曰：「某受先王之遇，嘗欲以身報國，恨其無地。今鬚髮俱改，脫一旦病死牖下，乃令尹負某矣。」屈建見其意已決，遂允其請，使大夫息桓助之。

養繇基行至離城，吳王之弟夷昧同相國屈狐庸率兵來救。息桓欲俟大軍，養繇基曰：「吳人善水，今棄舟從陸，且射御非其長，乘其初至未定，當急擊之。」遂執弓貫矢，身先士卒，所射輒死。吳師稍卻，基追之，遇狐庸於車，罵曰：「叛國之賊，敢以面目見我耶？」欲射狐庸。狐庸引車而退，其疾如風。基駭曰：「吳人亦善御耶？恨不早射也。」說猶未畢，只見四面鐵葉車圍裹將來，把基困於垓心。乘車將士皆江南射手，萬矢齊發，養繇基死於亂箭之下，楚共王曾言其恃藝必死，驗於此矣。息桓收拾敗軍，回報屈建。建嘆曰：「養叔之死，乃自取也。」乃伏精兵於栭山，使別將子強以私屬誘吳交鋒，才十餘合遂走。狐庸意其有伏不追。夷昧登高望之，不見楚軍，曰：「楚已遁矣！」遂空壁逐之。至栭山之下，子強回戰，伏兵盡起，將夷昧圍住，衝突不出。卻得狐庸兵到，殺退楚兵，救出夷昧。吳師敗歸，屈建遂滅舒鳩。

明年，楚康王復欲伐吳，乞師於秦。秦景公使弟公孫針帥師助之。吳盛兵以守江口，楚不能入，以鄭久服事晉，遂帥師侵鄭。楚大夫穿封戍擒鄭將皇頡於陣。公子圍欲奪之，穿封戍不與。圍反訴於康王，言：「已擒鄭將皇頡，爲戍所奪。」未幾，穿封戍解皇頡獻功，亦訴其事。康王不能決，使太宰伯州犁斷之。犁奏曰：「鄭囚乃大夫，非細人也，問囚自能言之。」乃立囚於庭下，伯州犁立於右，公子圍與穿封戍立於左。犁拱手向上曰：「此位是王子圍，寡君之介弟也。」復拱手向下曰：「此位是穿封戍，乃方城外之縣尹也。誰實擒汝，可實言之！」皇頡已悟犁之意，有心要奉承王子圍，僞張目視圍，對曰：「頡遇此位王子，不勝，遂被獲。」穿封戍大怒，遂於架上抽戈，欲殺公子圍。圍驚走，戍逐之不及。伯州犁追上，勸解而還，言於康王，兩分其功，復自置酒，與圍、戍二人講和。今人論徇私曲庇之事，輒雲「上下其手」，蓋本伯州犁之事也。後人有詩嘆雲：

斬擒功績辨虛真，私用機關媚貴臣。

幕府計功多類此，肯持公道是何人？

卻說吳之鄰國名越，子爵，乃夏王禹之後裔。自無餘始封，自夏曆周，凡三十餘世，至於允常。允常勤於爲治，越始強盛，吳忌之。餘祭立四年，始用兵伐越，獲其宗人，刖其足，使爲閽，守餘皇大舟。餘祭觀舟，醉臥，宗人解餘祭之佩刀，刺殺餘祭，從人始覺，共殺其宗人。餘祭弟夷昧以次嗣立，以國政任季札。札請戢兵安民，通好上國，夷昧從之。乃使札首聘魯國，求觀五代及列國之樂，札一一評品，輒當其情，魯人以爲知音。次聘齊，與晏嬰相善。次聘鄭，與公孫僑相善。及衛與蘧瑗相善。遂適晉，與趙武、韓起、魏舒相善。所善者皆一時賢臣，札之賢亦可知矣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

話說周靈王長子名晉，字子喬，聰明天縱，好吹笙，作鳳凰鳴。立爲太子。年十七，偶遊伊、洛，歸而死。靈王甚痛之。有人報道：「太子於緱嶺上跨白鶴吹笙，寄語土人曰：『好謝天子，吾從浮丘公住嵩山，甚樂也，不必懷念。』」浮丘公，古仙人也。靈王使人發其冢，惟空棺耳，乃知其仙去矣。至靈王二十七年，夢太子晉控鶴來迎，既覺，猶聞笙聲在戶外。靈王曰：「兒來迎我，我當去矣。」遺命傳位次子貴，無疾而崩。貴即位，是爲景王。是年，楚康王亦薨。令尹屈建與羣臣共議，立其母弟麇爲王。未幾，屈建亦卒，公子圍代爲令尹。此事敘明，且閣過一邊。

再說齊相國慶封既專國政，益荒淫自縱。一日，飲於盧蒲嫳之家。盧蒲嫳使其妻出而獻酒，封見而悅之，遂與之通。因以國政交付於其子慶舍，遷其妻妾財幣於盧蒲嫳之家。封與嫳妻同宿，嫳亦與封之妻妾相通，兩不禁忌。有時兩家妻小合做一處，飲酒歡謔，醉後囉唣，左右皆掩口，封與嫳不以爲意。嫳請召其兄盧蒲癸於魯，慶封從之。癸既歸齊，封使事其子慶舍。舍膂力兼人，癸亦有勇，且善諛，故慶舍愛之，以其女慶姜妻癸。翁婿相稱，寵信彌篤。癸一心只要報莊公之仇，無同心者，乃因射獵，極口誇王何之勇。慶舍問：「王何今在何處？」癸曰：「在莒國。」慶舍使召之。王何歸齊，慶舍亦愛之。自崔、慶造亂之後，恐人暗算，每出入必使親近壯士執戈，先後防衛，自後遂以爲例。慶舍因寵信盧蒲癸、王何，即用二人執戈，餘人因此不敢近前。

舊規：公家供卿大夫每日之膳，例用雙雞。時景公性愛食雞蹠，一食數十，公卿家效之，皆以雞爲食中之上品，因此雞價騰貴。御廚以舊額不能供應，往慶氏請益，盧蒲嫳有心欲揚慶氏之短，勸慶舍勿益，謂御廚曰：「供膳任爾，何必雞也？」於是御廚乃以鶩代之。僕輩疑鶩非膳品，又竊食其肉。是日，大夫高蠆字子尾，欒竈字子雅，侍食於景公，見食品無雞，但雞骨耳，大怒曰：「慶氏爲政，刻減公膳，而慢我至此！」不食而出。高蠆欲往責慶封，欒竈勸止之。早有人以告慶封，慶封謂盧蒲嫳曰：「子尾、子雅怒我矣！將若之何？」盧蒲嫳曰：「怒則殺之，何懼焉！」盧蒲嫳告其兄癸。癸與王何謀曰：「高、欒二家與慶氏有隙，可藉助也。」何乃夜見高蠆，詭言慶氏要攻高、欒二家。高蠆大怒曰：「慶封實與崔杼同弒莊公。今崔氏已滅，惟慶氏在，吾等當爲先君報仇。」王何曰：「此何之志也。大夫謀其外，何與欒氏謀其內，事蔑不濟矣。」高蠆陰與欒竈商議，乘間而發。陳無宇、鮑國、晏嬰等，無不知之。但惡慶氏專橫，莫肯言者。盧蒲癸與王何卜攻慶氏，卜者獻繇詞曰：「虎離穴，彪見血。」癸以龜兆問於慶舍曰：「有欲攻仇家者，卜得其兆，請問吉凶？」慶舍視兆曰：「必克。虎與彪，父子也；離而見血，何不克焉？所仇者何人？」癸曰：「鄉里之平人耳。」慶舍更不疑惑。

秋八月，慶封率其族人慶嗣、慶遺往東萊田獵，亦使陳無宇同往。無宇別其父須無。須無謂曰：「慶氏禍將及矣！同行恐與其難，何不辭之？」無宇對曰：「辭則生疑，故不辭。若詭以他故召我，可圖歸也。」遂從慶封出獵去訖。盧蒲癸喜曰：「卜人所謂『虎離穴』者，此其驗矣。」將乘嘗祭舉事。陳須無知之，恐其子與於慶封之難，詐稱其妻有病，使人召無宇歸家。無宇求慶封卜之，暗中禱告，卻通陳慶氏吉凶。慶封曰：「此乃滅身之卦。下克其上，卑克其尊，恐老夫人之病，未得痊也。」無宇捧龜涕泣不止。慶封憐之，乃遣歸。慶嗣見無宇登車，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母病，不得不歸。」言畢而馳。慶嗣謂慶封曰：「無宇言母病，殆詐也。國中恐有他變，夫子當速歸！」慶封曰：「吾兒在彼，何慮？」無宇既濟河，乃發梁鑿舟，以斷慶封之歸路，封不知也。

時八月初旬將盡矣。盧蒲癸部署家小，匆匆有戰鬥之色。其妻慶姜謂癸曰：「子有事而不謀於我，必不捷矣！」癸笑曰：「汝婦人也，安能爲我謀哉？」慶姜曰：「子不聞有智婦人勝於男子乎？武王有亂臣十人，邑姜與焉。何爲不可謀也！」癸曰：「昔鄭大夫雍糾以鄭君之密謀，泄於其妻雍姬，卒致身死君逐，爲世大戒。吾甚懼之！」慶姜曰：「婦人以夫爲天，夫唱則婦隨之，況重以君命乎？雍姬惑於母言，以害其夫，此閨閫之蝥賊，何足道哉？」癸曰：「假如汝居雍姬之地，當若何？」慶姜曰：「能謀，則共之；即不能，亦不敢泄。」癸曰：「今齊侯苦慶氏之專，與欒、高二大夫謀逐汝族，吾是以備之。汝勿泄也！」慶姜曰：「相國方出獵，時可乘矣。」癸曰：「欲俟嘗祭之日。」慶姜曰：「夫子剛愎自任，耽於酒色，怠於公事，無以激之，或不出，奈何？妾請往止其行，彼之出乃決矣。」癸曰：「吾以性命托子，子勿效彼雍姬也。」慶姜往告慶舍曰：「聞子尾、子雅將以嘗祭之隙，行不利於夫子，夫子不可出也！」慶舍怒曰：「二子者，譬如禽獸，吾寢處之，誰敢爲難？即有之，吾亦何懼！」慶姜歸報盧蒲癸，預作準備。

至期，齊景公行嘗祭於太廟，諸大夫皆從。慶舍蒞事，慶繩主獻爵，慶氏以家甲環守廟宮。盧蒲癸、王何執寢戈，立於慶舍之左右，寸步不離。陳、鮑二家有圉人善爲優戲，故意使在魚裏街上搬演。慶氏有馬，驚而逸走，衆軍士逐而得之，乃盡縶其馬，解甲釋兵共往觀優。欒、高、陳、鮑四族家丁，俱集於廟門之外。盧蒲癸託言小便出外，約會停當，密圍太廟。癸復入，立於慶舍之後，倒持其戟，以示高蠆。蠆會意，使從人以闥擊門扉三聲，甲士蜂擁而入。慶舍驚起，尚未離坐，盧蒲癸從背後刺之，刃入於脅；王何以戈擊其左肩，肩折。慶舍目視王何曰：「爲亂者，乃汝曹乎？」以右手取俎壺投王何，何立死。盧蒲癸呼甲士先擒慶繩殺之。慶舍傷重，負痛不能忍，隻手抱廟柱搖撼之，廟脊俱爲震動，大叫一聲而絕。景公見光景利害，大驚，欲走避。晏嬰密奏曰：「羣臣爲先君，欲誅慶氏以安社稷，無他慮也。」景公方纔心定，脫了祭服，登車入於內宮。盧蒲癸爲首，同四姓之甲，盡滅慶氏之黨。令各姓分守城門，以拒慶封，防守嚴密，水泄不通。

卻說慶封田獵而回，至於中途，遇慶舍逃出家丁前來告亂。慶封聞其子被殺，大怒，遂還攻西門。城中守禦嚴緊，不能攻克，卒徒漸漸逃散。慶封懼，遂出奔魯國。齊景公使人讓魯，不當收留作叛之臣，魯人將執慶封以畀齊人，慶封聞而懼，復奔吳國。吳王夷昧以朱方居之，厚其祿入，視齊加富，使伺察楚國動靜。魯大夫子服何聞之，謂叔孫豹曰：「慶封又富於吳，殆天福淫人乎？」叔孫豹曰：「『善人富，謂之賞；淫人富，謂之殃。』慶氏之殃至矣，又何福焉？」慶封既奔，於是高蠆、欒竈爲政，乃宣崔、慶之罪於國中，陳慶舍之屍於朝以徇。求崔杼之柩不得，懸賞購之：有能知柩處來獻者，賜以崔氏之拱璧。崔之圉人貪其璧，遂出首。於是發崔氏祖墓，得其柩，斫之，見二屍。景公欲並陳之，晏嬰曰：「戮及婦人，非禮也。」乃獨陳崔杼之屍於市。國人聚觀，猶能識認，曰：「此真崔子矣！」諸大夫分崔、慶之邑，以慶封家財俱在盧蒲嫳之室，責嫳以淫亂之罪，放之於北燕。盧蒲癸亦從之。二氏家財，悉爲衆人所有。惟陳無宇一無所取。慶氏之莊有木材百餘車，衆議納之陳氏。無宇悉以施之國人，由是國人鹹誦陳氏之德。此周景王初年事也。

其明年，欒竈卒，子欒施嗣爲大夫，與高蠆同執國政。高蠆忌高厚之子高止，以二高並立爲嫌，乃逐高止。止亦奔北燕。止之子高堅據盧邑以叛。景公使大夫閭丘嬰帥師圍盧。高堅曰：「吾非叛，懼高氏之不祀也。」閭丘嬰許爲高氏立後，高堅遂出奔晉國。閭丘嬰覆命於景公，景公乃立高酀，以守高傒之祀。高蠆怒曰：「本遣閭丘欲除高氏，去一人，立一人，何擇焉？」乃譖殺閭丘嬰。諸公子子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皆爲不平，紛紛譏議。高蠆怒，以他事悉逐之，國中側目。未幾，高蠆卒，子高強嗣爲大夫。高強年幼，未立爲卿，大權悉歸於欒施矣。此段話，且閣過一邊。

是時，晉、楚通和，列國安息，鄭大夫良霄字伯有，乃公子去疾之孫，公孫輒之子，時爲上卿執政。性汰侈，嗜酒，每飲輒通夜。飲時惡見他人，惡聞他事，乃窟地爲室，置飲具及鐘鼓於中，爲長夜之飲。家臣來朝者，皆不得見。日中乘醉入朝，言於鄭簡公，欲遣公孫黑往楚修聘。公孫黑方與公孫楚爭娶徐吾犯之妹，不欲遠行，來見良霄求免。閽人辭曰：「主公已進窟室，不敢報也。」公孫黑大怒，遂悉起家甲，乘夜同印段圍其第，縱火焚之。良霄已醉，衆人扶之上車，奔雍梁。良霄方醒，聞公孫黑攻己，大怒。居數日，家臣漸次俱到，述國中之事，言：「各族結盟以拒良氏，惟國氏、罕氏不與盟。」霄喜曰：「二氏助我矣！」乃還攻鄭之北門。公孫黑使其侄駟帶同印段，率勇士拒之。良霄戰敗，逃於屠羊之肆，爲兵衆所殺。家臣盡死。公孫僑聞良霄死，亟趨雍梁，撫良霄之屍而哭之曰：「兄弟相攻，天乎！何不幸也！」盡斂家臣之屍，與良霄同葬於斗城之村。公孫黑怒曰：「子產乃黨良氏耶？」欲攻之。上卿罕虎止之曰：「子產加禮於死者，況生者乎？禮，國之幹也，殺有禮，不祥。」黑乃不攻。鄭簡公使罕虎爲政，罕虎曰：「臣不如子產。」乃使公孫僑爲政。時周景王之三年也。

公孫僑既執鄭政，乃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。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，尚忠儉，抑泰侈。公孫黑亂政，數其罪而殺之。又鑄《刑書》以威民，立鄉校以聞過。國人乃歌詩曰：

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。

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。

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？

一日，鄭人出北門，恍惚間，遇見良霄，身穿介冑，提戈而行，曰：「帶與段害我，我必殺之！」其人歸述於他人，遂患病。於是國中風吹草動，便以爲良霄來矣，男女皆奔走若狂，如避戈矛。未幾，駟帶病卒。又數日，印段亦死。國人大懼，晝夜不寧。公孫僑言於鄭君，以良霄之子良止爲大夫，主良氏之祀，並立公子嘉之子公孫泄，於是國中訛言頓息。行人遊吉，字子羽，問於僑曰：「立後而訛言頓息，是何故也？」僑曰：「凡兇人惡死，其魂魄不散，皆能爲厲。若有所歸依，則不復然矣。吾立祀，爲之歸也。」遊吉曰：「若然，立良氏可矣，何以並立公孫泄？豈慮子孔亦爲厲乎？」僑曰：「良霄有罪，不應立後；若因爲厲而立之，國人皆惑於鬼神之說，不可以爲訓。故吾託言於存七穆之絕祀，良、孔二氏並立，所以除民之惑也。」遊吉乃歎服。

再說周景王二年，蔡景公爲其世子般娶楚女羋氏爲室。景公私通於羋氏。世子般怒曰：「父不父，則子不子矣！」乃僞爲出獵，與心腹內侍數人，潛伏於內室。景公只道其子不在，遂入東宮，徑造羋氏之室。世子般率內侍突出，砍殺景公，以暴疾訃於諸侯，遂自立爲君，是爲靈公。史臣論般以子弒父，千古大變。然景公淫於子婦，自取悖逆，亦不能無罪也。有詩嘆雲：

新臺醜行污青史，蔡景如何復蹈之？

逆刃忽從宮內起，因思急子可憐兒。

蔡世子般雖以暴疾訃於諸侯，然弒逆之跡終不能掩，自本國傳揚出來，各國誰不曉得。但是時盟主偷惰，不能行誅討之法耳。

其年秋，宋宮中夜失火，夫人乃魯女伯姬也。左右見火至，稟夫人避火，伯姬曰：「婦人之義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火勢雖迫，豈可廢義？」比及傅母來時，伯姬已焚死矣。國人皆爲嘆息。時晉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，憐其被火，乃大合諸侯於澶州，各出財幣以助宋。宋儒胡安定論此事，以爲不討蔡世子弒父之罪，而謀恤宋災，輕重大失其等矣，此平公所以失霸也。

周景王四年，晉、楚以宋之盟故，將復會於虢。時楚公子圍代屈建爲令尹，圍乃共王之庶子，年齒最長，爲人桀驁不恭，恥居人下，恃其才器，陰畜不臣之志，欺熊麇微弱，事多專決。忌大夫薳掩之忠直，誣以謀叛，殺之而並其室。交結大夫薳罷、伍舉爲腹心，日謀篡逆。嘗因出田郊外，擅用楚王旌旗，行至芋邑，芋尹申無宇數其僭分，收其旌旗於庫，圍稍戢。至是，將赴虢之會，圍請先行聘於鄭，欲娶豐氏之女。臨行，謂楚王曰：「楚已稱王，位在諸侯之上。凡使臣乞得用諸侯之禮，庶使列國知楚之尊。」熊麇許之。公子圍遂僭用天子之儀，衣服器用，擬於侯伯，用二人執戈前導。將及鄭郊，郊人疑爲楚王，驚報國中。鄭君臣俱大駭，星夜匍匐出迎。及相見，乃公子圍也。公孫僑惡之，恐其一入國中，或生他變，乃使行人遊吉辭以城中舍館頹壞，未及修葺，乃館於城外。公子圍使伍舉入城，議婚豐氏，鄭伯許之。既行聘，筐篚甚盛。臨娶時，公子圍忽萌襲鄭之意，欲借逆女爲名，盛飾車乘，乘機行事。公孫僑曰：「圍之心不可測也，必去衆而後可。」遊吉曰：「吉請往再辭之。」於是遊吉往見公子圍曰：「聞令尹將用衆逆，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從者，請除地於城外，以聽逆婦之命。」公子圍曰：「君辱貺寡大夫圍，賜以豐氏之婚，若逆於野外，何以成禮？」遊吉曰：「禮，軍容不入國，況婚姻乎？令尹若必用衆以壯觀瞻，請去兵備。」伍舉密言於圍曰：「鄭人知備我矣，不如去兵。」乃使士卒悉棄弓矢，垂櫜而入，逆豐氏於館舍，遂赴會所。

晉趙武及宋、魯、齊、衛、陳、蔡、鄭、許各國大夫，俱已先在。公子圍使人言於晉曰：「楚、晉有盟在前，今此番尋好，不必再立誓書，重複歃血。但將盟宋舊約表白一番，令諸君勿忘足矣。」祁午謂趙武曰：「圍之此言，恐晉爭先也。前番讓楚先晉，今番晉合先楚。若讀舊書，楚常先矣。子以爲何如？」趙武曰：「圍之在會，緝蒲爲王宮，威儀與楚王無二，其志不惟外亢，將有內謀。不如姑且聽之，以驕其志。」祁午曰：「雖然，前番子木衷甲赴會，幸而不發；今圍更有甚焉，吾子宜爲之備。」趙武曰：「所以尋好者，尋弭兵之約也。武知有守信而已，不知其他。」既登壇，公子圍請讀舊書，加於牲上。趙武唯唯。既畢事，公子圍遽歸。諸大夫皆知圍之將爲楚君也。史臣有詩云：

任教貴倨稱公子，何事威儀效楚王？

列國盡知成跋扈，郟敖燕雀尚怡堂。

趙武心中終以讀舊書先楚爲恥，恐人議論，將守信之語，向各國大夫再三分剖，說了又說。及還過鄭，魯大夫叔孫豹同行，武復言之。豹曰：「相君謂弭兵之約，可終守乎？」武曰：「吾等偷食，朝夕圖安，何暇問久遠？」豹退謂鄭大夫罕虎曰：「趙孟將死矣！其語偷，不爲遠計，且年未五十而諄諄焉，如八九十歲老人，其能久乎？」未幾，趙武卒，韓起代之爲政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楚公子圍歸國，值熊麇抱病在宮，圍入宮問疾，託言有密事啓奏。遣開嬪侍，解冠纓加熊麇之頸，須臾而死。麇有二子，曰慕，曰平夏，聞變，挺劍來殺公子圍，勇力不敵，俱爲圍所殺。麇弟右尹熊比字子幹，宮廄尹熊黑肱字子皙，聞楚王父子被殺，懼禍，比出奔晉，黑肱出奔鄭。公子圍訃於諸侯曰：「寡君麇不祿即世，寡大夫圍應爲後。」伍舉更其辭曰：「共王之子圍爲長。」圍於是嗣即王位，改名熊虔，是爲靈王。以薳罷爲令尹，鄭丹爲右尹，伍舉爲左尹，鬥成然爲郊尹。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郟，楚王慮其不服，使人殺之，因葬楚王麇於郟，謂之郟敖。以薳啓強代爲太宰。立長子祿爲世子。靈王既得志，愈加驕恣，有獨霸中原之意。使伍舉求諸侯於晉；又以豐氏女族微，不堪爲夫人，並求婚於晉侯。晉平公新喪趙武，懼楚之強，不敢違抗，一一聽之。

周景王六年，爲楚靈王之二年，冬十二月，鄭簡公、許悼公如楚，楚靈王留之，以待伍舉之報。伍舉還楚覆命，言：「晉侯二事俱諾。」靈王大悅，遣使大徵會於諸侯，約以明年春三月爲會於申。鄭簡公請先往申地迎待諸侯，靈王許之。至次年之春，諸國赴會者，接踵不絕。惟魯、衛託故不至。宋遣大夫向戍代行。其他蔡、陳、徐、滕、頓、胡、沈、小邾等國君，俱親身赴會。楚靈王大率兵車，來至申地，諸侯俱來相見。右尹伍舉進曰：「臣聞欲圖霸者，必先得諸侯，欲得諸侯者，必先慎禮。今吾王始求諸侯於晉，宋向戍、鄭公孫僑，皆大夫之良，號爲知禮者，不可不慎也。」靈王曰：「古者合諸侯之禮何如？」伍舉曰：「夏啓有鈞臺之享，商湯有景亳之命，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王有岐陽之蒐，康王有酆宮之朝，穆王有塗山之會，齊桓公有召陵之師，晉文公有踐土之盟。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諸侯者，莫不有禮，惟君所擇。」靈王曰：「寡人慾霸諸侯，當用齊桓公召陵之禮，但不知其禮如何？」伍舉對曰：「夫六王二公之禮，臣聞其名，實未之習也。以所聞齊桓公伐楚，退師召陵，楚使先大夫屈完如齊師，桓公大陳八國車乘，以衆強誇示屈完，然後合諸侯與屈完盟會。今諸侯新服，吾王亦惟示以衆強之勢，使其怖畏，然後徵會討貳，不敢不從矣。」靈王曰：「寡人慾用兵於諸侯，效桓公伐楚之事，誰當先者？」伍舉對曰：「齊慶封弒其君，逃於吳國，吳不討其罪，又加寵焉，處以朱方之地，聚族而居，富於其舊，齊人憤怨。夫吳，我之仇也。若用兵伐吳，以誅慶封爲名，則一舉而兩得矣。」靈王曰：「善。」

於是盛陳車乘，以恐脅諸侯，即申地爲會盟。以徐君是吳姬所出，疑其附吳，系之三日。徐子願爲伐吳嚮導，乃釋之。使大夫屈申率諸侯之師伐吳，圍朱方，執齊慶封，盡滅其族。屈申聞吳人有備，遂班師，以慶封獻功。靈王欲戮慶封以徇於諸侯。伍舉諫曰：「臣聞：『無瑕者，可以戮人。』若戮慶封，恐其反脣而譏也。」靈王不聽，乃負慶封以斧鉞，綁示軍前，以刀按其頸，迫使自言其罪曰：「各國大夫聽者：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，弱其孤，以盟其大夫。」慶封遂大聲叫曰：「各國大夫聽者：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，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，以盟諸侯。」觀者皆掩口而笑。靈王大慚，使速殺之。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亂賊還將亂賊誅，雖然勢屈肯心輸？

楚虔空自誇天討，不及莊王戮夏舒。

靈王自申歸楚，怪屈申從朱方班師，不肯深入，疑其有二心於吳，殺之。以屈生代爲大夫。薳罷如晉，迎夫人姬氏以歸，薳罷遂爲令尹。

是年冬，吳王夷昧帥師伐楚，入棘、櫟、麻，以報朱方之役。楚靈王大怒，復起諸侯之師伐吳。越君允常恨吳侵掠，亦使大夫常壽過帥師來會。楚將薳啓強爲先鋒，引舟師先至鵲岸，爲吳人所敗。楚靈王自引大兵至於羅汭。吳王夷昧使其宗弟蹶由犒師。靈王怒而執之，將殺其血以釁軍鼓。先使人問曰：「汝來時曾卜吉兇否？」蹶由對曰：「卜之甚吉。」使者曰：「君王將取汝血以釁軍鼓，何吉之有？」蹶由對曰：「吳所卜乃社稷之事，豈爲一人吉凶哉？寡君之遣由犒師，蓋以察王怒之疾徐，而爲守禦之緩急。君若歡焉，好逆使臣，使敝邑忘於儆備，亡無日矣。若以使臣釁鼓，敝邑知君之震怒，而修其武備，於以御楚有餘矣。吉孰大焉！」靈王曰：「此賢士也！」乃赦之歸。楚兵至吳界，吳設守甚嚴，不能攻入而還。靈王乃嘆曰：「向乃枉殺屈申矣！」靈王既歸，恥其無功，乃大興土木，欲以物力制度，誇示諸侯，築一宮，名曰章華，廣袤四十里，中築高臺，以望四方。臺高三十仞，曰章華臺，亦名三休臺。以其高峻，凡登臺必三次休息，始陟其顛也。其中宮室亭榭，極其壯麗，環以民居。凡有罪而逃亡者，皆召使歸國，以實其宮。宮成，遣使徵召四方諸侯，同來落成。

不知諸侯幾位到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八回 賀虒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

話說楚靈王有一僻性，偏好細腰，不問男女，凡腰圍粗大者，一見便如眼中之釘。既成章華之宮，選美人腰細者居之，以此又名曰細腰宮。宮人求媚於王，減食忍餓，以求腰細，甚有餓死而不悔者。國人化之，皆以腰粗爲醜，不敢飽食。雖百官入朝，皆用軟帶緊束其腰，以免王之憎惡。靈王戀細腰之宮，日夕酣飲其中，管絃之聲，晝夜不絕。

一日，登臺作樂，正在歡飲之際，忽聞臺下喧鬧之聲。須臾，潘子臣擁一位官員至前，靈王視之，乃芋邑申無宇也。靈王驚問其故。潘子臣奏曰：「無宇不由王命，闖入王宮，擅執守卒，無禮之甚。責在於臣，故拘使來見。惟我王詳奪。」靈王問申無宇曰：「汝所執何人？」申無宇對曰：「臣之閽人也。託使守閽，乃逾牆盜臣酒器，事覺逃竄，訪之歲餘不得。今竄入王宮，謬充守卒，臣是以執之。」靈王曰：「既爲寡人守宮，可以赦之。」申無宇對曰：「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自王以下，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皁、輿、僚、僕、臺，遞相臣服，以上制下，以下事上，上下相維，國以不亂。臣有閽人，而臣不能行其法，使借王宮以自庇，苟得所庇，盜賊公行，又誰禁之？臣寧死不敢奉命！」靈王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遂命以閽人畀無宇，免其擅執之罪。無宇謝恩而出。

過數日，大夫薳啓強邀請魯昭公至。楚靈王大喜。啓強奏言：「魯侯初不肯行，臣以魯先君成公與先大夫嬰齊盟蜀之好，再三敘述，脅以攻伐之事，方始懼而束裝。魯侯習於禮儀，願我王留心，勿貽魯笑。」靈王問曰：「魯侯之貌如何？」啓強曰：「白麪長身，須垂尺餘，威儀甚可觀也。」靈王乃密傳一令，精選國中長軀長髯，出色大漢十人，偉其衣冠，使習禮三日，命爲儐相，然後接見魯侯。魯侯乍見，錯愕不已。遂同遊章華之宮，魯侯見土木壯麗，誇獎之聲不絕。靈王曰：「上國亦有此宮室之美乎？」魯侯鞠躬對曰：「敝邑褊小，安敢望上國萬分之一？」靈王面有驕色，遂陟章華之臺。怎見得臺高？有詩爲證：

高臺半出雲，望望高不極。

草木無參差，山河同一色。

臺勢高峻逶迤，盤數層而上，每層俱有明廊曲檻。預選楚中美童年二十以內者，裝束鮮麗，略如婦人，手捧雕盤玉斝，唱郢歌勸酒，金石絲竹，紛然響和。即升絕頂，樂聲嘹亮，俱在天際。觥籌交錯，粉香相逐，飄飄乎如入神仙洞府，迷魂奪魄，不自知其在人間矣。大醉而別。靈王贈魯侯以大屈之弓。大屈者，弓名，乃楚庫所藏之寶弓也。

次日，靈王心中不捨此弓，有追悔之意，與薳啓強言之。啓強曰：「臣能使魯侯以弓還歸於楚。」啓強乃造公館，見魯侯，佯爲不知，問曰：「寡君昨宴好之際，以何物遺君？」魯君出弓示之。啓強見弓，即再拜稱賀。魯侯曰：「一弓何足爲賀？」啓強曰：「此弓名聞天下，齊、晉與越三國，皆遣人相求，寡君嫌有厚薄，未敢輕許；今特傳之於君。彼三國者，將望魯而求之。魯其備禦三鄰，慎守此寶，敢不賀乎？」魯侯蹴然曰：「寡人不知弓之爲寶若此，何敢登受？」乃遣使還弓於楚，遂辭歸。伍舉聞之，嘆曰：「吾王其不終乎！以落成召諸侯，諸侯無有至者，僅一魯侯辱臨，而一弓之不忍，甘於失信。夫不能捨己，必將取人；取人必多怨，亡無日矣。」此周景王十年事也。

卻說晉平公聞楚以章華之宮號召諸侯，乃謂諸大夫曰：「楚，蠻夷之國，猶能以宮室之美誇示諸侯，豈晉國反不如耶？」大夫羊舌肹進曰：「伯者之服諸侯，聞以德，不聞以宮室。章華之築，楚失德也，君奈何效之？」平公不聽，乃於曲沃汾水之旁，起造宮室，略仿章華之制，廣大不及，而精美過之，名曰虒祁之宮。亦遣使佈告諸侯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章華築怨萬民愁，不道虒祁復效尤。

堪笑伯君無遠計，卻將土木召諸侯。

列國聞落成之命，莫不竊笑其爲者。然雖如此，卻不敢不遣使來賀。惟鄭簡公因前赴楚靈王之會未曾朝晉；衛靈公元新嗣位，未見晉侯，所以二國之君親自至晉。二國中又是衛君先到。

單表衛靈公行至濮水之上，天晚宿於驛舍，夜半不能成寢，耳中如聞鼓琴之聲，乃披衣起坐，倚枕而聽之。其音甚微，而泠泠可辨，從來樂工所未奏，真新聲也。試問左右，皆曰：「弗聞。」靈公素好音樂，有太師名涓，善制新聲，能爲四時之曲。靈公愛之，出入必使相從，乃使左右召師涓。師涓至，曲猶未終。靈公曰：「子試聽之，其狀頗似鬼神。」師涓靜聽，良久聲止。師涓曰：「臣能識其略矣。更須一宿，臣能寫之。」靈公乃復留一宿。夜半，其聲復發。師涓援琴而習之，盡得其妙。

既至晉，朝賀禮畢，平公設宴於虒祁之臺。酒酣，平公曰：「素聞衛有師涓者，善爲新聲，今偕來否？」靈公起對曰：「見在臺下。」平公曰：「試爲寡人召之。」靈公召師涓登臺，平公亦召師曠，相者扶至。二人於階下叩首參謁。平公賜師曠坐，即令師涓坐於曠之傍。平公問師涓曰：「近日有何新聲？」師涓奏曰：「途中適有所聞，願得琴而鼓之。」平公命左右設幾，取古桐之琴，置於師涓之前。涓先將七絃調和，然後拂指而彈。才奏數聲，平公稱善。曲未及半，師曠遽以手按琴曰：「且止。此亡國之音，不可奏也。」平公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師曠奏曰：「殷末時，樂師名延者，與紂爲靡靡之樂，紂聽之而忘倦，即此聲也。及武王伐紂，師延抱琴東走，自投於濮水之中。有好音者過此，其聲輒自水中而出。涓之途中所聞，其必在濮水之上矣。」衛靈公暗暗驚異。平公又問曰：「此前代之樂，奏之何傷？」師曠曰：「紂因淫樂以亡其國，此不祥之音，故不可奏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所好者，新聲也，涓其爲寡人終之。」師涓重整絃聲，備寫抑揚之態，如訴如泣。平公大悅，問曠曰：「所奏此曲，名爲何調？」師曠曰：「此所謂《清商》也。」平公曰：「《清商》固最悲乎？」師曠曰：「《清商》雖悲，不如《清徵》。」平公曰：「《清徵》可得而聞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可。古之聽《清徵》者，皆有德義之君也。今君德薄，不當聽此曲耳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酷嗜新聲，子其無辭。」

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鶴一羣自南方來，漸集於宮門之棟，數之八雙。再奏之，其鶴飛鳴，序立於臺之階下，左右各八。三奏之，鶴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宮商，聲達霄漢。平公鼓掌大悅，滿座生歡，臺上臺下觀者，莫不踊躍稱奇。平公命取白玉卮，滿斟醇釀，親賜師曠。曠接而飲之。平公嘆曰：「音至《清徵》，無以加矣！」師曠曰：「更不如《清角》。」平公大驚曰：「更有加於《清徵》者乎？何不併使寡人聽之。」師曠曰：「《清角》更不比《清徵》，臣不敢奏也。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，駕象車而御蛟龍，畢方並轄，蚩尤居前，風伯清塵，雨師灑道，虎狼前驅，鬼神後隨，螣蛇伏地，鳳凰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爲《清角》。自後君德日薄，不足以服鬼神，神人隔絕。若奏此聲，鬼神畢集，有禍無福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老矣，誠一聽《清角》，雖死不恨！」師曠固辭。平公起立，迫之再三。師曠不得已，復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雲從西方而起。再奏之，狂風驟發，裂簾幕，摧俎豆，屋瓦亂飛，廊柱俱拔。頃之，疾雷一聲，大雨如注，臺下水深數尺，臺中無不沾溼。從者驚散，平公恐懼，與靈公伏於廊室之間。良久，風息雨止，從者漸集，扶攜兩君下臺而去。

是夜，平公受驚，遂得心悸之病，夢中見一物，色黃，大如車輪，蹣跚而至，徑入寢門。察之，其狀如鱉，前二足，後一足，所至水湧。平公大叫一聲曰：「怪事！」忽然驚醒，怔忡不止。及旦，百官至寢門問安。平公以夢中所見告之，羣臣皆莫能解。須臾，驛使報：「鄭君爲朝賀，已到館驛。」平公遣羊舌肹往勞。羊舌肹喜曰：「君夢可明矣。」衆問其故。羊舌肹曰：「吾聞鄭大夫子產博學多聞，鄭伯相禮必用此人，吾當問之。」

肹至館驛致餼，兼道晉君之意，病中不能相見。時衛靈公亦以同時受驚，有微恙告歸。鄭簡公亦遂辭歸，獨留公孫僑候疾。羊舌肹問曰：「寡君夢見有物如鱉，黃身，三足，入於寢門，此何祟也？」公孫僑曰：「以僑所聞，鱉三足者，其名曰『能』。昔禹父曰鯀，治水無功，舜攝堯政，乃殛鯀於東海之羽山，截其一足，其神化爲『黃能』，入於羽淵。禹即帝位，郊祀其神。三代以來，祀典不缺。今周室將衰，政在盟主，宜佐天子，以祀百神。君或者未之祀乎？」羊舌肹以其言告於平公。平公命大夫韓起，祀鯀如郊禮。平公病稍定，嘆曰：「子產真博物君子也！」以莒國所貢方鼎賜之。公孫僑將歸鄭，私謂羊舌肹曰：「君不恤民隱，而效楚人之侈，心已僻矣。疾更作，將不可爲。吾所對乃權詞，以寬其意也。」

其時有人早起，過魏榆地方，聞山下有若數人相聚之聲，議論晉事。近前視之，惟頑石十餘塊，並無一人。既行過，聲復如前，急回顧之，聲自石出。其人大驚，述於土人。土人曰：「吾等聞石言數日矣。以其事怪，未敢言也。」此語傳聞於絳州，平公召師曠問曰：「石何以能言？」曠對曰：「石不能言，乃鬼神憑之耳。夫鬼神以民爲依，怨氣聚於民，則鬼神不安；鬼神不安，則妖興。今君崇飾宮室，以竭民之財力，石言其在是乎？」平公嘿然。師曠退謂羊舌肹曰：「神怒民怨，君不久矣！侈心之興，實起於楚。雖楚君之禍，可計日而俟也。」月餘，平公病復作，竟成不起。自築虒祁宮至薨日，不及三年，又皆在病困之中，枉害百姓，不得安享，豈不可笑。史臣有詩云：

崇臺廣廈奏新聲，竭盡民脂怨黷盈。

物怪神妖催命去，虒祁空自費經營。

平公薨後，羣臣奉世子夷嗣位，是爲昭公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齊大夫高強自其父蠆逐高止，譖殺閭丘嬰，舉朝皆爲不平。及強嗣爲大夫，年少嗜酒，欒施亦嗜酒，相得甚歡，與陳無宇、鮑國蹤跡少疏，四族遂分爲二黨。欒、高二人每聚飲，醉後輒言陳、鮑兩家長短。陳、鮑聞之，漸生疑忌。忽一日，高強因醉中鞭撲小豎，欒施復助之。小豎懷恨，乃乘夜奔告陳無宇，言：「高、欒欲聚家衆來襲陳、鮑二家，期在明日矣。」復奔告鮑國。鮑國信之，忙令小豎往約陳無宇，共攻欒、高。無宇授甲於家衆，即時登車，欲詣鮑國之家，途中遇見高強，亦乘車而來。強已半醉，在車中與無宇拱手，問：「率甲何往？」無宇謾應曰：「往討一叛奴耳！」亦問：「子良何往？」強對曰：「吾欲飲於欒氏也。」既別，無宇令輿人速騁。須臾，遂及鮑門。只見車徒濟濟，戈甲森森，鮑國亦貫甲持弓，方欲升車矣。二人合做一處商量。無宇述子良之言：「將飲於欒氏，未知的否，可使人探之。」鮑國遣使往欒氏覘視，回報：「欒、高二位大夫，皆解衣冠，蹲踞而賽飲。」鮑國曰：「小豎之語妄矣！」無宇曰：「豎言雖不實，然子良於途中見我率甲，問我何往，我謾應以將討叛奴。今無所致討，彼心必疑，倘先謀逐我，悔無及矣！不如乘其飲酒，不做準備，先往襲之。」鮑國曰：「善。」兩家甲士同時起行，無宇當先，鮑國押後，殺向欒家，將前後府門團團圍住。欒施方持巨觥欲吸，聞陳、鮑二家兵到，不覺觥墜於地。高強雖醉，尚有三分主意，謂欒施曰：「亟聚家徒，授甲入朝，奉主公以伐陳、鮑，無不克矣。」欒施乃悉聚家衆，高強當先，欒施在後，從後門突出，殺開一條血路，徑奔公宮。陳無宇、鮑國恐其挾齊侯爲重，緊緊追來。高氏族人聞變，亦聚衆來救。景公在宮中聞四族率甲相攻，政不知事從何起，急命閽者緊閉虎門，以宮甲守之。使內侍召晏嬰入宮。欒施、高強攻虎門不能入，屯於門之右；陳、鮑之甲屯於門之左，兩下相持。

須臾，晏嬰端冕委弁，駕車而至。四家皆使人招之，嬰皆不顧，謂使者曰：「嬰惟君命是從，不敢自私。」閽者啓門，晏嬰入見。景公曰：「四族相攻，兵及寢門，何以待之？」晏嬰奏曰：「欒、高怙累世之寵，專行不忌，已非一日。高止之逐，閭丘之死，國人胥怨。今又伐寢門，罪誠不宥。但陳、鮑不候君命，擅興兵甲，亦不爲無罪也。惟君裁之！」景公曰：「欒、高之罪，重於陳、鮑，宜去之。誰堪使者？」晏嬰對曰：「大夫王黑可使也。」景公傳命，使王黑以公徒助陳、鮑，攻欒、高。欒、高兵敗，退於大衢，國人惡欒、高者，皆攘臂助戰。高強酒猶未醒，不能力戰。欒施先奔東門，高強從之。王黑同陳、鮑追及，又戰於東門。欒、高之衆漸漸奔散，乃奪門而出，遂奔魯國。陳、鮑逐兩家妻子，而分其家財。

晏嬰謂陳無宇曰：「子擅命以逐世臣，又專其利，人將議子。何不以所分得者，悉歸諸公，子無所利，人必以讓德稱子，所得多矣。」無宇曰：「多謝指教。無宇敢不從命。」於是將所分食邑及家財，盡登簿籍，獻於景公。景公大悅。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，無宇又私有所獻。孟姬言於景公曰：「陳無宇誅剪強家，以振公室，利歸於公，其讓德不可沒也。何不以高唐之邑賜之？」景公從其言，陳氏始富。陳無宇有心要做好人，言：「羣公子向被高蠆所逐，實出無辜，宜召而復之。」景公以爲然。無宇以公命，召子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凡幄幕器用，及從人之衣屨，皆自出家財，私下完備，遣人分頭往迎。諸公子得歸故國，已自歡喜，及見器物畢具，知是陳無宇所賜，感激無已。無宇又大施恩惠於公室，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，悉以私祿分給之。又訪求國中之貧苦孤寡者，私與之粟。凡有借貸，以大量出，以小量入。貧不能償者，即焚其券。國中無不誦陳氏之德，願爲效死而無地也。史臣論陳氏厚施於民，乃異日移國之漸，亦由君不施德，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，以結百姓之心耳。有詩云：

威福君權敢上侵，輒將私惠結民心。

請看陳氏移齊計，只爲當時感德深。

景公用晏嬰爲相國，嬰見民心悉歸陳氏，私與景公言之，勸景公寬刑薄斂，興發補助，施澤於民，以挽留人心。景公不能從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楚靈王成章華之宮，諸侯落成者甚少，聞晉築虒祁宮諸侯皆賀，大有不平之意。召伍舉商議，欲興師以侵中原。伍舉曰：「王以德義召諸侯，而諸侯不至，是其罪也。以土木召諸侯，而責其不至，何以服人？必欲用兵以威中華，必擇有罪者徵之，方爲有名。」靈王曰：「今之有罪者何國？」伍舉奏曰：「蔡世子般弒其君父，於今九年矣。王初合諸侯，蔡君來會，是以隱忍不誅。然弒逆之賊，雖子孫猶當伏法，況其身乎？蔡近於楚，若討蔡而兼其地，則義利兩得矣。」說猶未了，近臣報：「陳國有訃音到，言陳侯溺已薨，公子留嗣位。」伍舉曰：「陳世子偃師，名在諸侯之策，今立公子留，置偃師於何地？以臣度之，陳國必有變矣。」

畢竟陳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

話說陳哀公名溺，其元妃鄭姬生子偃師，已立爲世子矣。次妃生公子留，三妃生公子勝。次妃善媚得寵，既生留，哀公極其寵愛，但以偃師已立，廢之無名，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爲留太傅，公子過爲少傅，囑付招、過：「異日偃師當傳位於留。」周景王十一年，陳哀公病廢在牀，久不視朝，公子招謂公子過曰：「公孫吳且長矣，若偃師嗣位，必復立吳爲世子，安能及留？是負君之託也。今君病廢已久，事在吾等掌握，及君未死，假以君命殺偃師而立留，可以無悔。」公子過以爲然，乃與大夫陳孔奐商議。孔奐曰：「世子每日必入宮問疾三次，朝夕在君左右，命不可假也。不若伏甲於宮巷，俟其出入，乘便刺之，一夫之力耳。」過遂與招定計，以其事託孔奐，許以立留之日，益封大邑。孔奐自去陰召心腹力士，混於守門人役數內，閽人又認做世子親隨，並不疑慮。世子偃師問安畢，夜出宮門，力士滅其火，刺殺之。宮門大亂。須臾，公子招同公子過到，佯作驚駭之狀，一面使人搜賊；一面倡言陳侯病篤，宜立次子留爲君。陳哀公聞變，憤恚自縊而死。史臣有詩云：

嫡長宜君國本安，如何寵庶起爭端？

古今多少偏心父，請把陳哀仔細看。

司徒招奉公子留主喪即位，遣大夫於徵師以病薨赴告於楚。時伍舉侍於靈王之側，聞陳已立公子留爲君，不知世子偃師下落，方在疑惑，忽報：「陳侯第三子公子勝同侄兒公孫吳求見。」靈王召之，問其來意。二人哭拜於地。公子勝開言：「嫡兄世子偃師，被司徒招與公子過設謀枉殺，致父親自縊而死。擅立公子留爲君。我等恐其見害，特來相投。」靈王詰問於徵師，徵師初猶抵賴，卻被公子勝指實，無言可答。靈王怒曰：「汝即招、過之黨也！」喝教刀斧手，將徵師扯下斬訖。伍舉奏曰：「王已誅逆臣之使，宜奉公孫吳以討招、過之罪，名正言順，誰敢不服？既定陳國，次及於蔡，先君莊王之績，不足道也。」靈王大悅，乃出令興師伐陳。公子留聞於徵師見殺，懼禍，不願爲君，出奔鄭國去了。或勸司徒招：「何不同奔？」招曰：「楚師若至，我自有計退之。」

卻說楚靈王大兵至陳，陳人皆憐偃師之死，見公孫吳在軍中，無不踊躍，鹹簞食壺漿，以迎楚師。司徒招事急，使人請公子過議事。過來，坐定，問曰：「司徒雲有計退楚，計將安出？」招曰：「退楚只須一物，欲問汝借。」過又問：「何物？」招曰：「借汝頭耳！」過大驚，方欲起身，招左右鞭捶亂下，將過擊倒，即拔劍斬其首，親自持赴楚軍，稽首訴曰：「殺世子立留，皆公子過之所爲。招今仗大王之威，斬過以獻，惟君赦臣不敏之罪！」靈王聽其言詞卑遜，心中已自歡喜。招又膝行而前，行近王座，密奏曰：「昔莊王定陳之亂，已縣陳矣；後復封之，遂喪其功。今公子留懼罪出奔，陳國無主，願大王收爲郡縣，勿爲他姓所有也。」靈王大喜曰：「汝言正合吾意。汝且歸國，爲寡人闢除宮室，以候寡人之巡幸。」司徒招叩謝而去。公子勝聞靈王放招還國，復來哭訴，言：「造謀俱出於招，其臨時行事，則過使大夫孔奐爲之。今乃委罪於過，冀以自解，先君、先太子目不瞑於地下矣！」言罷，痛哭不已，一軍爲之感動。靈王慰之曰：「公子勿悲，寡人自有處分。」

次日，司徒招備法駕儀從，來迎楚王入城。靈王坐於朝堂，陳國百官俱來參謁。靈王喚陳孔奐至前，責之曰：「戕賊世子，皆汝行兇，不誅，何以儆衆！」叱左右將孔奐斬訖，與公子過之首共懸於國門。復謂司徒招曰：「寡人本欲相寬，奈公論不容何？今赦汝一命，便可移家遠竄東海。」招倉皇不敢措辨，只得拜辭。靈王使人押往越國安置去訖。公子勝率領公孫吳拜謝討賊之恩。靈王謂公孫吳曰：「本欲立汝，以延胡公之祀，但招、過之黨尚多，怨汝必深，恐爲汝害。汝可從寡人歸楚。」乃命毀陳之宗廟，改陳國爲縣，以穿封戍爭鄭囚皇頡事，不爲諂媚，使守陳地，謂之陳公，陳人大失望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本興義旅誅殘賊，卻愛山河立縣封。

記得蹊田奪牛語，恨無忠諫似申公！

靈王攜公孫吳以歸，休兵一載，然後伐蔡。伍舉獻謀曰：「蔡般怙惡已久，忘其罪矣。若往討，彼反有辭，不如誘而殺之。」靈王從其計，乃託言巡方駐軍於申地，使人致幣於蔡，請靈公至申地相會。使人呈上國書，蔡侯啓而讀之。略雲：「寡人願望君侯之顏色，請君侯辱臨於申。不腆之儀，預以犒從者。」蔡侯將戒車起行，大夫公孫歸生諫曰：「楚王爲人，貪而無信。今使人之來，幣重而言卑，殆誘我也。君不可往！」蔡侯曰：「蔡之地，不能當楚之一縣，召而不往，彼若加兵，誰能抗之？」歸生曰：「然則請立世子而後行。」蔡侯從之，立其子有爲世子，使歸生輔之監國。即日命駕至申，謁見靈王。靈王曰：「自此地一別，於今八年矣，且喜君丰姿如舊。」蔡侯對曰：「般荷上國辱收盟籍，以君王之靈鎮撫敝邑，感恩非淺。聞君王拓地商墟，方欲馳賀，使命下臨，敢不趨承！」靈王即於申地行宮設宴，款待蔡侯，大陳歌舞，賓主痛飲甚樂。復遷席於他寢，使伍舉勞從者於外館。蔡侯歡飲，不覺酕醄大醉。壁衣中伏有甲士，靈王擲杯爲號，甲士突起，縛蔡侯於席上。蔡侯醉中，尚不知也。靈王使人宣言於衆曰：「蔡般弒其君父，寡人代天行討。從者無罪，降者有賞，願歸者聽。」原來蔡侯待下極有恩禮，從行諸臣無一人肯降者。靈王一聲號令，楚軍圍裹將來，俱被擒獲。蔡侯方纔酒醒，方知身被束縛，張目視靈王曰：「般得何罪？」靈王曰：「汝親弒其父，悖逆天理，今日死猶晚矣。」蔡侯嘆曰：「吾悔不用歸生之言也！」靈王命將蔡侯磔死，從死者共七十人；輿、隸最賤者，俱誅不赦。大書蔡侯般弒逆之罪於版，宣佈國中。遂命公子棄疾統領大軍，長驅入蔡。宋儒論蔡般罪固當誅，然誘而殺之，非法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蔡般無父亦無君，鳴鼓方能正大倫。

莫怪誘誅非法典，楚靈原是弒君人。

卻說蔡世子有自其父發駕之後，旦晚使諜者探聽，忽報：「蔡侯被殺，楚兵不日臨蔡。」世子有即時糾集兵衆，授兵登埤。楚兵至，圍之數重。公孫歸生曰：「蔡雖久附於楚，然晉、楚合成，歸生實與載書。不若遣人求救於晉，倘惠顧前盟，或者肯來相援。」世子有從其計，募國人能使晉者。蔡洧之父蔡略，從蔡侯於申，在被殺七十人之中，洧欲報父仇，應募而出，領了國書，乘夜縋城北走，直達晉國，來見晉昭公，哭訴其事。昭公集羣臣問之。荀吳奏曰：「晉爲盟主，諸侯依賴以爲安。既不救陳，又不救蔡，盟主之業墮矣！」昭公曰：「楚虔暴橫，吾兵力不逮，奈何？」韓起對曰：「雖知不逮，可坐視乎？何不合諸侯以謀之？」昭公乃命韓起約諸侯會於厥憖。宋、齊、魯、衛、鄭、曹各遣大夫至會所聽命。韓起言及救蔡之事，各國大夫人人伸舌，個個搖首，沒一個肯擔當主張的。韓起曰：「諸君畏楚如此，將聽其蠶食乎？倘楚兵由陳、蔡漸及諸國，寡君亦不敢與聞矣。」衆人面面相覷，莫有應者。時宋國右師華亥在會，韓起獨謂華亥曰：「盟宋之役，汝家先右師實倡其謀，約定南北弭兵，有先用兵者，各國共伐之。今楚首先敗約加兵陳、蔡，汝袖手不發一言，非楚無信，乃爾國之欺謾也！」華亥觳觫對曰：「下國何敢欺謾，得罪主盟？但蠻夷不顧信義，下國無如之何耳！今各國久弛武備，一旦用兵，勝負未卜，不若遵弭兵之約，遣一使爲蔡請宥，楚必無辭。」韓起見各國大夫俱有懼楚之意，料救蔡一事鼓舞不來，乃商議修書一封，遣大夫狐父徑至申城，來見楚靈王。蔡洧見各國不肯發兵救蔡，號泣而去。狐父到申城，將書呈上。靈王拆書看之，略雲：

日者，宋之盟，南北交見，本以弭兵爲名，虢之會，再申舊約，鬼神臨之。寡君率諸侯恪守成言，不敢一試干戈。今陳、蔡有罪，上國赫然震怒，興師往討，義憤所激，聊以從權。罪人既誅，兵猶未解，上國其何說之辭？諸國大夫執政，皆走集敝邑，責寡君以拯溺解紛之義，寡君愧焉！猶懼以徵發師徒，自幹盟約，遣下臣起合諸大夫共此尺書，爲蔡請命。倘上國惠顧前好，存蔡之宗廟，寡君及同盟鹹受君賜，豈惟蔡人！

書末，宋、齊各國大夫俱署有名字。靈王覽畢，笑曰：「蔡城旦暮且下，汝以空言解圍，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？汝去回覆汝君，陳、蔡乃孤家之屬國，與汝北方無與，不勞照管。」狐父再欲哀懇，靈王遂起身入內，亦無片紙回書。狐父怏怏而回。晉君臣雖則恨楚，無可奈何。正是：

有力無心空負力，有心無力枉勞心。

若還心力齊齊到，涸海移山孰敢禁？

蔡洧回至蔡國，被楚巡軍所獲，解到公子棄疾帳前。棄疾脅使投降，蔡洧不從，乃囚於後軍。棄疾知晉救不至，攻城益力。歸生曰：「事急矣！臣當拚一命，徑往楚營說之退兵。萬一見聽，免至生靈塗炭。」世子有曰：「城中調度，全賴大夫，安可舍孤而去？」歸生對曰：「殿下若不相舍，臣子朝吳可使也。」世子召朝吳至，含淚遣之。朝吳出城，往見棄疾。棄疾待之以禮。朝吳曰：「公子重兵加蔡，蔡知亡矣，然未知罪之在也。若以先君般失德，不蒙赦宥，則世子何罪？蔡之宗社何罪？幸公子憐而察之！」棄疾曰：「吾亦知蔡無滅亡之道，但受命攻城，若無功歸報，必得罪矣。」朝吳曰：「吳更有一言，請屏左右。」棄疾曰：「汝第言之，吾左右無妨也。」朝吳曰：「楚王得國非正，公子寧不知之？凡有人心，莫不怨憤！又內竭脂膏於土木，外竭筋骨於干戈，用民不恤，貪得無厭，昔歲滅陳，今復誘蔡。公子不念君仇，奉其驅使，怨方作，公子將分其半矣！公子賢明著譽，且有『當璧』之祥，楚人皆欲得公子爲君，誠反戈內向，誅其弒君虐民之罪，人心響應，誰能爲公子抗者！孰與事無道之君，斂萬民之怨乎？公子倘幸聽愚計，吳願率死亡之餘，爲公子先驅。」棄疾怒曰：「匹夫敢以巧言離間我君臣！本該斬首，姑寄汝頭於頸上，傳語世子，速速面縛出降，尚可保全餘喘也。」叱左右牽朝吳出營。

原來當初楚共王有寵妾之子五人：長曰熊昭，即康王；次曰圍，即靈王虔；三曰比，字子幹；四曰黑肱，字子皙；末即公子棄疾也。共王欲於五子之中，立一人爲世子，心中不決，乃大祀羣神，奉璧密禱曰：「請神於五人中，擇一賢而有福者，使主社稷。」乃以璧密埋於太室之庭中，暗記其處，使五子各齋戒三日後，五更入朝，次第謁祖。視其拜當璧處者，即神所選立之人矣。康王先入，跨過埋璧，拜於其前。靈王拜時，手肘及於璧上。子幹、子皙去璧甚遠。棄疾時年尚幼，使傅母抱之入拜，正當璧紐之上。共王心知神佑棄疾，寵愛益篤。因共王薨時，棄疾年尚未長，所以康王先立。然楚大夫聞埋璧之事者，無不知棄疾之當爲楚王矣。今日朝吳說及「當璧」之祥，棄疾恐此語傳揚，爲靈王所忌，故佯怒而遣之。

朝吳還入城中，述棄疾之語。世子有曰：「國君死社稷，乃是正理。某雖未成喪嗣位，然既攝位守國，便當與此城相爲存亡，豈可屈膝仇人，自同奴隸乎？」於是固守益力。自夏四月圍起，直至冬十一月，公孫歸生積勞成病，臥不能起，城中食盡，餓死者居半，守者疲睏，不能禦敵。楚師蟻附而上，城遂破。世子端坐城樓，束手受縛。棄疾入城，撫慰居民，將世子有上了囚車，並蔡洧解到楚靈王處報捷。以朝吳有「當璧」之言，留之不遣。未幾，歸生死，朝吾遂留事棄疾。此周景王十四年事也。

時靈王駕已回郢，夢有神人來謁，自稱九岡山之神，曰：「祭我，我使汝得天下。」既覺大喜，遂命駕至九岡山，適棄疾捷報到，即命取世子有充作犧牲，殺以祭神。申無宇諫曰：「昔宋襄用鄫子於次睢之社，諸侯叛之。王不可蹈其覆轍！」靈王曰：「此逆般之子，罪人之後，安得比於諸侯？正當六畜用之耳。」申無宇退而嘆曰：「王汰虐已甚，其不終乎！」遂告老歸田去訖。

蔡洧見世子被殺，哀泣三日。靈王以爲忠，乃釋而用之。蔡洧之父先爲靈王所殺，陰懷復仇之志，說靈王曰：「諸侯所以事晉而不事楚者，以晉近而楚遠也。今王奄有陳、蔡，與中華接壤，若高廣其城，各賦千乘，以威示諸侯四方，誰不畏服？然後用兵吳、越，先服東南，次圖西北，可以代周而爲天子。」靈王悅其諛言，日漸寵用。於是重築陳、蔡之城，倍加高廣，即用棄疾爲蔡公，以酬其滅蔡之功。又築東西二不羹城，據楚之要害，自以天下莫強於楚，指顧可得天下。召太卜將守龜卜之，問：「寡人何日爲王？」太卜曰：「君既已稱王矣，尚何問？」靈王曰：「楚、周並立，非真王也。得天下者，方爲真王耳。」太卜爇龜，龜裂。太卜曰：「所佔無成。」靈王擲龜於地，攘臂大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區區天下，不肯與我，生我熊虔何用？」蔡洧奏曰：「事在人爲耳，彼朽骨者何知？」靈王乃悅。

諸侯畏楚之強，小國來朝，大國來聘，貢獻之使不絕於道。就中單表一人，乃齊國上大夫晏嬰，字平仲，奉齊景公之命，修聘楚國。靈王謂羣下曰：「晏平仲身不滿五尺，而賢名聞於諸侯。當今海內諸國，惟楚最盛，寡人慾恥辱晏嬰，以張楚國之威，卿等有何妙計？」太宰薳啓強密奏曰：「晏平仲善於應對，一事不足以辱之。必須如此如此。」靈王大悅。薳啓強夜發卒徒於郢城西門之旁，另鑿小竇，剛剛五尺，分付守門軍士：「候齊國使臣到時，卻將城門關閉，使之由竇而入。」不一時，晏嬰身穿破裘，輕車羸馬，來至東門，見城門不開，遂停車不行，使御者呼門。守者指小門示之曰：「大夫出入小竇，寬然有餘，何用啓門？」晏嬰曰：「此狗門，非人所出入也。使狗國者，從狗門入；使人國者，還須從人門入。」使者以其言飛報靈王。王曰：「吾欲戲之，反被其戲矣。」乃命開東門，延之入城。晏子觀看郢都，城郭堅固，市井稠密，真乃地靈人傑，江南勝地也。怎見得？宋學士蘇東坡有詠荊門詩爲證：

遊人出三峽，楚地盡平川。

北客隨南度，吳檣開蜀船。

江侵平野斷，風掩白沙旋。

欲問興亡意，重城自古堅。

晏嬰正在觀覽，忽見有車騎二乘從大衢來。車上俱長軀長鬣，精選的出色大漢，盔甲鮮明，手握大弓長戟，狀如天神，來迎晏子。欲以形晏子之短小。晏子曰：「今日爲聘好而來，非爲攻戰，安用武士！」叱退一邊，驅車直進。將入朝，朝門外有十餘位官員，一個個峨冠博帶，濟濟彬彬，列於兩行。晏子知是楚國一班豪傑，慌忙下車。衆官員向前，逐一相見，權時分左右敘立，等候朝見。就中一後生先開口，問曰：「大夫莫非夷維晏平仲乎？」晏子視之，乃鬥韋龜之子鬥成然也，官拜郊尹。晏子答曰：「然。大夫有何教益？」成然曰：「吾聞齊乃太公所封之國，兵甲敵於秦、楚，貨財通於魯、衛。何自桓公一霸之後，篡奪相仍，宋、晉交伐，今日朝晉暮楚，君臣奔走道路，殆無寧歲。夫以齊侯之志，豈下桓公；平仲之賢，不讓管子。君臣合德，乃不思大展經綸，丕振舊業，以光先人之緒，而服事大國，自比臣僕，誠愚所不解也。」晏子揚聲對曰：「夫識時務者爲俊傑，通機變者爲英豪。夫自周綱失馭，五霸迭興，齊、晉霸於中原，秦霸西戎，楚霸南蠻，雖曰人材代出，亦是氣運使然。夫以晉襄雄略，喪次被兵；秦穆強盛，子孫遂弱；莊王之後，楚亦每受晉、吳之侮，豈獨齊哉？寡君知天運之盛衰，達時務之機變，所以養兵練將，待時而舉。今日交聘，乃鄰國往來之禮，載在王制，何謂臣僕？爾祖子文爲楚名臣，識時通變，倘子非其嫡裔邪？何言之悖也！」成然滿面羞慚，縮頸而退。

須臾，左班中一士問曰：「平仲固自負識時通變之士，然崔、慶之難，齊臣自賈舉以下，效節死義者無數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去而違之。子乃齊之世家，上不能討賊，下不能避位，中不能致死，何戀戀於名位耶？」晏子視之，乃楚大夫陽丐，字子瑕，乃穆王之曾孫也。晏子即對曰：「抱大節者，不拘小諒；有遠慮者，豈在近謀。吾聞：『君死社稷，臣當從之。』今先君莊公非爲社稷而死，其從死者皆其私暱。嬰雖不才，何敢廁身寵幸之列，以一死沽名哉？且人臣遇國家之難，能則圖之，不能則去之。吾之不去，欲定新君，以保宗祀，非貪位也。使人人盡去，國事何賴？況君父之變，何國無之？子謂楚國諸公在朝列者，人人皆討賊死難之士乎？」這一句話，暗指着楚熊虔弒君，諸臣反戴之爲君，但知責人，不知責己。公孫瑕無言可答。

少頃，右班中又一人出曰：「平仲，汝雲『欲定新君，以保宗祀』，言太誇矣。崔、慶相圖，欒、高、陳、鮑相併，汝依違觀望其間，並不見出奇畫策，無非因人成事。盡心報國者，止於此乎？」晏子視之，乃右尹鄭丹，字子革。晏子笑曰：「子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崔、慶之盟，嬰獨不與。四族之難，嬰在君所。宜剛宜柔，相機而動，主於保全君國，此豈旁觀者所得而窺哉？」

左班中又一人出曰：「大丈夫匡時遇主，有大才略，必有大規模。以愚觀平仲，未免爲鄙吝之夫矣。」晏子視之，乃太宰薳啓強也。晏子曰：「足下何以知嬰鄙吝乎？」啓強曰：「大夫身仕明主，貴爲相國，固當美服飾，盛車馬，以彰君之寵錫。奈何敝裘羸馬，出使外邦，豈不足於祿食邪？且吾聞平仲少服狐裘，三十年不易。祭祀之禮，豚肩不能掩豆，非鄙吝而何？」晏子撫掌大笑曰：「足下之見，何其淺也！嬰自居相位以來，父族皆衣裘，母族皆食肉，至於妻族亦無凍餒。草莽之士，待嬰而舉火者，七十餘家，吾家雖儉，而三族肥；身似吝，而羣士足。以彰君之寵錫，不亦大乎？」

言未畢，右班中又一人出，指晏子大笑曰：「吾聞成湯身長九尺，而作賢王；子桑力敵萬夫，而爲名將。古之明君達士，皆由狀貌魁梧，雄勇冠世，乃能立功當時，垂名後代。今子身不滿五尺，力不勝一雞，徒事口舌，自以爲能，寧不可恥！」晏子視之，乃公子真之孫囊瓦，字子常，見爲楚王車右之職。嬰乃微微而笑，對曰：「吾聞『秤錘雖小，能壓千斤；舟槳空長，終爲水沒』。僑如長身而戮於魯，南宮萬絕力而戮於宋。足下身長力大，得無近之？嬰自知無能，但有問則對，又何敢自逞其口舌邪？」囊瓦不能復對。忽報：「令尹薳罷來到。」衆人俱拱立候之。伍舉遂揖晏子入於朝門，謂諸大夫曰：「平仲乃齊之賢士，諸君何得以口舌相加？」

須臾，靈王升殿，伍舉引晏子入見。靈王一見晏子，遽問曰：「齊國固無人邪？」晏子曰：「齊國中呵氣成雲，揮汗成雨，行者摩肩，立者並跡，何謂無人？」靈王曰：「然則何爲使小人來聘吾國？」晏子曰：「敝邑出使有常典：賢者奉使賢國，不肖者奉使不肖國；大人則使大國，小人則使小國。臣小人，又最不肖，故以使楚。」楚王慚其言，然心中暗暗驚異。使事畢，適郊人獻合歡橘至，靈王先以一枚賜嬰，嬰遂帶皮而食。靈王鼓掌大笑曰：「齊人豈未嘗橘邪？何爲不剖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聞：『受君賜者，瓜桃不削，橘柑不剖。』今蒙大王之賜，猶吾君也。大王未嘗諭剖，敢不全食？」靈王不覺起敬，賜坐命酒。少頃，武士三四人縛一囚，從殿下而過。靈王遽問：「囚何處人？」武士對曰：「齊國人。」靈王曰：「所犯何罪？」武士對曰：「坐盜。」靈王乃顧謂晏子曰：「齊人慣爲盜耶？」晏子知其故意設弄，欲以嘲己，乃頓首曰：「臣聞：『江南有橘，移之江北，則化而爲枳。』所以然者，地土不同也。今齊人生於齊，不爲盜，至楚則爲盜，楚之地土使然，於齊何與焉？」靈王嘿然，良久曰：「寡人本將辱子，今反爲子所辱矣。」乃厚爲之禮，遣歸齊國。

齊景公嘉晏嬰之功，尊爲上相，賜以千金之裘，欲割地以益其封。晏子皆不受。又欲廣晏子之宅，晏子亦力辭之。一日，景公幸晏子之家，見其妻，謂晏子曰：「此卿之內子邪？」嬰對曰：「然。」景公笑曰：「嘻！老且醜矣！寡人有愛女，年少而美，願以納之於卿。」嬰對曰：「人以少姣事人者，以他年老惡可相托也。臣妻雖老且醜，然向已受其託矣，安忍倍之？」景公嘆曰：「卿不倍其妻，況君父乎？」於是深信晏子之忠，益隆委託。

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

話說周景王十二年，楚靈王既滅陳、蔡，又遷許、胡、沈、道、房、申六小國於荊山之地，百姓流離，道路嗟怨。靈王自謂天下可唾手而得，日夜宴息於章華之臺，欲遣使至周，求其九鼎，以爲楚國之鎮。右尹鄭丹曰：「今齊、晉尚強，吳、越未服，周雖畏楚，恐諸侯有後言也。」靈王憤然曰：「寡人幾忘之。前會申之時，赦徐子之罪，同於伐吳，徐旋附吳，不爲盡力。今寡人先伐徐，次及吳，自江以東，皆爲楚屬，則天下已定其半矣。」乃使薳罷同蔡洧奉世子祿居守，大閱車馬，東行狩於州來，次於潁水之尾。使司馬督率車三百乘伐徐，圍其城。靈王大軍屯於乾溪，以爲聲援。時周景王之十五年，楚靈王之十一年也。

冬月，值大雪，積深三尺有餘。怎見得？有詩爲證：

彤雲蔽天風怒號，飛來雪片如鵝毛。

忽然羣峯失青色，等閒平地生銀濤。

千樹寒巢僵鳥雀，紅爐不暖重裘薄。

此際從軍更可憐，鐵衣冰凝愁難著。

靈王問左右：「向有秦國所獻復陶裘、翠羽被，可取來服之。左右將裘、被呈上，靈王服裘加被，頭帶皮冠，足穿豹舄，執紫絲鞭，出帳前看雪。有右尹鄭丹來見，靈王去冠被，舍鞭，與之立而語。靈王曰：「寒甚！」鄭丹對曰：「王重裘豹舄，身居虎帳，猶且寒甚，況軍士單褐露踝，頂兜穿甲，執兵於風雪之中，其苦何如？主何不返駕國都，召回伐徐之師，俟來春天氣和暖，再圖徵進，豈不兩便？」靈王曰：「卿言甚善。然吾自用兵以來，所向必克，司馬旦晚必有捷音矣。」鄭丹對曰：「徐與陳、蔡不同。陳、蔡近楚，久在宇下，而徐在楚東北三千餘裏，又附吳爲重。王貪伐徐之功，使三軍久頓於外受勞凍之苦，萬一國有內變，軍士離心，竊爲王危之。」靈王笑曰：「穿封戍在陳，棄疾在蔡，伍舉與太子居守，是三楚也。寡人又何慮哉！」言未畢，左史倚相趨過王前，靈王指謂鄭丹曰：「此博物之士也。凡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無不通曉，子革其善視之。」鄭丹對曰：「王之言過矣。昔周穆王乘八駿之馬，周行天下，祭公謀父作《祈昭》之詩，以諫止王心，穆王聞諫，返國得免於禍。臣曾以此詩問倚相，相不知也。本朝之事尚然不知，安能及遠乎？」靈王曰：「《祈昭》之詩如何？能爲寡人誦之否？」鄭丹對曰：「臣能誦之。」詩曰：

祈昭之愔愔，式昭德音。

思我王度，如玉如金。

恤民之力，而無醉飽之心。

靈王曰：「此詩何解？」鄭丹對曰：「愔愔者，安和之貌，言祈父所掌甲兵，享安和之福，用能昭我王之德音，比於玉之堅，金之重。所以然者，由我王能恤民力，適可而止，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故也。」靈王知其諷己，默然無言，良久曰：「卿且退，容寡人思之。」是夜，靈王意欲班師，忽諜報：「司馬督屢敗徐師，遂圍徐。」靈王曰：「徐可滅也。」遂留乾溪，自冬至春，日逐射獵爲樂，方役百姓築臺建宮，不思返國。

時蔡大夫歸生之子朝吳臣事蔡公棄疾，日夜謀復蔡國，與其宰觀從商議。觀從曰：「楚王黷兵遠出，久而不返，內虛外怨，此天亡之日也。失此機會，蔡不可復封矣。」朝吳曰：「欲復蔡，計將安出？」觀從曰：「逆虔之立，三公子心皆不服，獨力不及耳。誠假以蔡公之命，召子幹、子皙，如此恁般，楚可得也。得楚，則逆虔之巢穴已毀，不死何爲？及嗣王之世，蔡必復矣。」朝吳從其謀，使觀從假傳蔡公之命，召子幹於晉，召子皙於鄭，言：「蔡公願以陳、蔡之師，納二公子於楚，以拒楚虔。」

子幹、子皙大喜，齊至蔡郊，來會棄疾。觀從先歸報朝吳。朝吳出郊，謂二公子曰：「蔡公實未有命，然可劫而取也。」子幹、子皙有懼色。朝吳曰：「王佚遊不返，國虛無備，而蔡洧念殺父之仇，以有事爲幸。鬥成然爲郊尹，與蔡公相善，蔡公舉事，必爲內應。穿封戍雖封於陳，其意不親附王，若蔡公召之，必來。以陳、蔡之衆，襲空虛之楚，如探囊取物，公子勿慮不成也。」這幾句話，說透利害，子幹、子皙方纔放心，曰：「願終聽教。」朝吳請盟，乃刑牲歃血，誓爲先君郟敖報仇。口中說誓，雖則如此，誓書上卻把蔡公裝首，言欲與子幹、子皙，共襲逆虔。掘地爲坎，用牲加書於上而埋之。事畢，遂以家衆導子幹、子皙襲入蔡城。

蔡公方朝餐，猝見二公子到，出自意外，大驚，欲起避。朝吳隨至，直前執蔡公之袂，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公將何往？」子幹、子皙抱蔡公大哭，言：「逆虔無道，弒兄殺侄，又放逐我等。我二人此來，欲借汝兵力，報兄之仇，事成，當以王位屬子。」棄疾倉皇無計，答曰：「且請從容商議。」朝吳曰：「二公子餒矣，有餐且共食。」子幹、子皙食訖，朝吳使速行。遂宣言於衆曰：「蔡公實召二公子同舉大事，已盟於郊，遣二公子先行入楚矣。」棄疾止之曰：「勿誣我！」朝吳曰：「郊外坎牲載書，豈無有見之者？公勿諱，但速速成事，共取富貴，乃爲上策。」朝吳乃復號於市曰：「楚王無道，滅我蔡國。今蔡公許復封我，汝等皆蔡百姓，豈忍宗祀淪亡？可共隨蔡公趕上二公子，一同入楚。」蔡人聞呼，一時俱集，各執器械，集於蔡公之門。朝吳曰：「人心已齊，公宜急撫而用之，不然有變！」棄疾曰：「汝迫我上虎背耶？計將安出？」朝吳曰：「二公子尚在郊，宜急與之合，悉起蔡衆。吾往說陳公，帥師從公。」棄疾從之。子幹、子皙率其衆，與蔡公合。朝吳使觀從星夜至陳，欲見陳公，路中遇陳人夏齧，乃夏徵舒之玄孫，與觀從平素相識，告以復蔡之意。夏齧曰：「吾在陳公門下用事，亦思爲復陳之計。」今陳公病已不起，子不必往見。子先歸蔡，吾當率陳人爲一隊。觀從回報蔡公。朝吳又作書密緻蔡洧，使爲內應。蔡公以家臣須務牟爲先鋒，史狎副之，使觀從爲嚮導，率精甲先行。恰好陳夏齧亦起陳衆來到。夏齧曰：「穿封戍已死，吾以大義曉諭陳人，特來助義。」蔡公大喜，使朝吳率蔡人爲右軍，夏齧率陳人爲左軍，曰：「掩襲之事，不可遲也！」乃星夜望郢都進發。蔡洧聞蔡公兵到，先遣心腹出城送款。鬥成然迎蔡公於郊外。令尹薳罷方欲斂兵設守，蔡洧開門以納蔡師。須務牟先入，呼曰：「蔡公攻殺楚王於乾溪，大軍已臨城矣！」國人惡靈王無道，皆願蔡公爲王，無肯拒敵者。薳罷欲奉世子祿出奔，須務牟兵已圍王宮，薳罷不能回家中，自刎而死。哀哉！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漫誇私黨能扶主，誰料強都已釀奸。

若遇郟敖泉壤下，一般惡死有何顏？

蔡公大兵隨後俱到，攻入王宮，遇世子祿及公子罷敵，皆殺之。蔡公掃除王宮，欲奉子幹爲王，子幹辭，蔡公曰：「長幼不可廢也。」子幹乃即位，以子皙爲令尹，蔡公爲司馬。朝吳私謂蔡公曰：「公首倡義舉，奈何以王位讓人耶？」蔡公曰：「楚王猶在乾溪，國未定也。且越二兄而自立，人將議我。」朝吳已會其意，乃獻謀曰：「王卒暴露已久，必然思歸。若遣人以利害招之，必然奔潰。大軍繼之，王可擒也。」蔡公以爲然，乃使觀從往乾溪，告其衆曰：「蔡公已入楚，殺王二子，奉子幹爲王矣。今新王有令：『先歸者，復其田裏；後歸者，劓之。有相從者，罪及三族；或以飲食饋獻，罪亦如之。』」軍士聞之，一時散其大半。靈王尚醉臥於乾溪之臺，鄭丹慌忙入報。靈王聞二子被殺，自牀上投身於地，放聲大哭。鄭丹曰：「軍心已離，王宜速返。」靈王拭淚言曰：「人之愛其子，亦如寡人否？」鄭丹曰：「鳥獸猶知愛子，何況人乎？」靈王嘆曰：「寡人殺人子多矣！人殺吾子，何足怪！」少頃，哨馬報：「新王遣蔡公爲大將，同鬥成然率陳、蔡二國之兵，殺奔乾溪來了。」靈王大怒曰：「寡人待成然不薄，安敢叛吾？寧一戰而死，不可束手就縛！」遂拔寨都起，自夏口從漢水而上，至於襄州，欲以襲郢。士卒一路奔逃，靈王自拔劍殺數人，猶不能止。比到訾梁，從者才百人耳。靈王曰：「事不濟矣！」乃解其冠服，懸於岸柳之上。鄭丹曰：「王且至近郊，以察國人之向背何如？」靈王曰：「國皆叛，何待察乎？」鄭丹曰：「若不然，出奔他國，乞師以自救亦可。」靈王曰：「諸侯誰愛我者？吾聞大福不再，徒自取辱。」鄭丹見不從其計，恐自己獲罪，即與倚相私奔歸楚。靈王不見了鄭丹，手足無措，徘徊於釐澤之間，從人盡散，只剩單身。腹中飢餒，欲往鄉村覓食，又不識路徑。村人也有曉得是楚王的，因聞逃散的軍士傳說，新王法令甚嚴，那個不怕，各遠遠閃開。靈王一連三日，沒有飲食下嚥，餓倒在地，不能行動，單單隻有兩目睜開看着路旁，專望一識面之人，經過此地，便是救星。忽遇一人前來，認得是舊時守門之吏，比時喚作涓人，名疇。靈王叫道：「疇，可救我！」涓人疇見是靈王呼喚，只得上前叩頭。靈王曰：「寡人餓三日矣。汝爲寡人覓一盂飯，尚延寡人呼吸之命。」疇曰：「百姓皆懼新王之令，臣何從得食？」靈王嘆氣一口，命疇近身而坐，以頭枕其股，且安息片時。疇候靈王睡去，取土塊爲枕以代股，遂奔逃去訖。靈王醒來，喚疇不應，摸所枕乃土塊，也不覺呼天痛哭，有聲無氣。須臾，又有一人乘小車而至，認得靈王聲音，下車視之，果是靈王。乃拜倒在地，問曰：「大王爲何到此地位？」靈王流淚滿面，問曰：「卿何人也？」其人奏曰：「臣姓申名亥，乃芋尹申無宇之子也。臣父兩次得罪於吾王，王赦不誅，臣父往歲臨終，囑臣曰：『吾受王兩次不殺之恩，他日王若有難，汝必捨命相從！』臣牢記在心，不敢有忘。近傳聞郢都已破，子幹自立，星夜奔至乾溪，不見吾王，一路追尋到此，不期天遣相逢。今遍地皆蔡公之黨，王不可他適。臣家在棘村，離此不遠，王可暫至臣家，再作商議。」乃以乾糧跪進。靈王勉強下嚥，稍能起立。申亥扶之上車，至於棘村。靈王平昔住的是章華之臺，崇宮邃室，今日觀看申亥農莊之家，篳門蓬戶，低頭而入，好生淒涼，流淚不止。申亥跪曰：「吾王請寬心，此處幽僻，無行人來往。暫住數日，打聽國中事情，再作進退。」靈王悲不能語。申亥又跪進飲食。靈王只是啼哭，全不沾脣。亥乃使其親生二女侍寢，以悅靈王之意。王衣不解帶，一夜悲嘆，至五更時分，不聞悲聲。二女啓門，報其父曰：「王已自縊於寢所矣。」胡曾先生詠史詩曰：

茫茫衰草落章華，因笑靈王昔好奢。

臺土未乾簫管絕，可憐身死野人家。

申亥聞靈王之死，不勝悲慟，乃親自殯殮，殺其二女以殉葬焉。後人論申亥感靈王之恩，葬之是矣，以二女殉，不亦過乎？有詩嘆曰：

章華霸業已沉淪，二女何辜伴穸窀？

堪恨暴君身死後，餘殃猶自及閨人。

時蔡公引着鬥成然、朝吳、夏齧衆將，追靈王於乾溪，半路遇着鄭丹、倚相二人，述楚王如此恁般，「今侍衛俱散，獨身求死，某不忍見，是以去之」。蔡公曰：「汝今何往？」二人曰：「欲還國中耳。」蔡公曰：「公等且住我軍中，同訪楚王下落，然後同歸可也。」蔡公引大軍尋訪，及於訾梁，並無蹤跡。有村人知是蔡公，以楚王冠服來獻，言：「三日前於岸柳上得之。」蔡公問曰：「汝知王生死否？」村人曰：「不知。」蔡公收其衣冠，重賞之而去。蔡公更欲追尋，朝吳進曰：「楚王去其衣冠，勢窮力敝，多分死於溝渠，不足再究。但子幹在位，若發號施令，收拾民心，不可圖矣。」蔡公曰：「然則若何？」朝吳曰：「楚王在外，國人未知下落。乘此人心未定之時，使數十小卒，假稱敗兵，繞城相呼，言：『楚王大兵將到！』再令鬥成然歸報子幹，如此如此。子幹、子皙皆懦弱無謀之輩，一聞此信，必驚惶自盡。明公徐徐整旅而歸，穩坐寶位，高枕無憂，豈不美哉？」蔡公然之。乃遣觀從引小卒百餘人，詐作敗兵，奔回郢都，繞城而走，呼曰：「蔡公兵敗被殺，楚王大兵隨後便至。」國人信以爲實，莫不驚駭。須臾，鬥成然至，所言相同。國人益信，皆上城瞭望。成然奔告子幹，言：「楚王甚怒，來討君擅立之罪，欲如蔡般、齊慶封故事。君須早自爲計，免致受辱。臣亦逃命去矣。」言訖，狂奔而出。子幹乃召子皙言之，子皙曰：「此朝吳誤我也！」兄弟相抱而哭。宮外又傳：「楚王兵已入城！」子皙先拔佩劍刎其喉而死。子幹慌迫，亦取劍自剄。宮中大亂，宦官宮女相驚自殺者，橫於宮掖，號哭之聲不絕。鬥成然引衆復入，掃除屍首，率百官迎接蔡公。國人不知，尚疑來者是靈王，及入城，乃蔡公也，方悟前後報信，皆出蔡公之計。蔡公即入城即位，改名熊居，是爲平王。昔年共王曾禱於神，當璧而拜者爲君，至是果驗矣。國人尚未知靈王已死，人情洶洶，嘗中夜訛傳王到，男女皆驚起，開門外探。平王患之，乃密與觀從謀，使於漢水之旁取死屍，加以靈王冠服，從上流放至下流，詐雲：「已得楚王屍首，殯於訾梁。」歸報平王。平王使鬥成然往迎葬事，諡曰靈王。然後出榜，安慰國人，人心始定。後三年，平王復訪求靈王之屍，申亥以葬處告，乃遷葬焉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司馬督等圍徐，久而無功，懼爲靈王所誅，不敢歸，陰與徐通，列營相守。聞靈王兵敗被殺，乃解圍班師，行至豫章，吳公子光率師要擊，敗之，司馬督與三百乘，悉爲吳所獲。光乘勝，取楚州來之邑。此皆靈王無道之所致也。

再說楚平王安集楚衆，以公子之禮葬子幹、子皙。錄功用賢，以鬥成然爲令尹；陽丐字子瑕，爲左尹。念薳掩、伯州犁之冤死，乃以犁子郤宛爲右尹，掩弟射、薳越俱爲大夫。朝吳、夏齧、蔡洧俱拜下大夫之職。以公子魴敢戰，使爲司馬。時伍舉已卒，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諫之美，封其子伍奢於連，號曰連公。奢子尚，亦封於棠，爲棠宰，號曰棠君。其他薳啓強、鄭丹等一班舊臣，官職如故。欲官觀從，從言其先人開卜，願爲卜尹。平王從之。羣臣謝恩，朝吳與蔡洧獨不謝，欲辭官而去。平王問之，二人奏曰：「本輔吾王興師襲楚，欲復蔡國。今王大位已定，而蔡之宗祀未沾血食，臣何面目立於王之朝乎？昔靈王以貪功兼併，致失人心，王反其所爲，方能令人心悅服。欲反其所爲，莫如復陳、蔡之祀。」平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使人訪求陳、蔡之後，得陳世子偃師之子名吳、蔡世子有之子名廬。乃命太史擇吉，封吳爲陳侯，是爲陳惠公，廬爲蔡侯，是爲蔡平公，歸國奉宗祀。朝吳、蔡洧隨蔡平公歸蔡，夏齧隨陳惠公歸陳。所率陳、蔡之衆，各從其主，厚加犒勞。前番靈王擄掠二國重器貨寶，藏於楚庫者，悉給還之。其遷徙荊山六小國，悉令還歸故土，秋毫無犯。各國君臣上下，歡聲若雷，如枯木之再榮，朽骨之復活。此周景王十六年事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枉竭民脂建二城，留將後主作人情。

早知故物仍還主，何苦當時受惡名？

平王長子名建，字子木，乃蔡國鄖陽封人之女所生，時年已長，乃立爲世子，使連尹伍奢爲太師。有楚人費無極，素事平王，善於貢諛，平王寵之，任爲大夫。無極請事世子，乃以爲少師，以奮揚爲東宮司馬。平王既即位，四境安謐，頗事聲色之樂。吳取州來，王不能報。無極雖爲世子少師，日在平王左右，從於淫樂。世子建惡其諂佞，頗疏遠之。令尹鬥成然恃功專恣，無極譖而殺之，以陽丐爲令尹。世子建每言成然之冤，無極心懷畏懼，由是陰與世子建有隙。無極又薦鄢將師於平王，使爲右領，亦有寵。這段情節且暫閣起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晉自築虒祁宮之後，諸侯窺其志在苟安，皆有貳心。昭公新立，欲修復先人之業，聞齊侯遣晏嬰如楚修聘，亦使人徵朝於齊。齊景公見晉、楚多事，亦有意乘間圖霸，欲觀晉昭公之爲人，乃束裝如晉，以勇士古冶子從行。方渡黃河，其左驂之馬，乃景公所最愛者，即令圉人於從舟取至，繫於船頭，親督圉人飼料。忽大雨驟至，波浪洶湧，舟船將覆。有大黿舒頭於水面，張開巨口，搶向船頭，銜左驂之馬入於深淵。景公大驚。古冶子在側，言曰：「君勿懼也，臣請爲君索之。」乃解衣裸體，拔劍躍於水中，凌波踢浪而去。載沉載浮，順流九里，望之無跡。景公嘆曰：「冶子死矣！」少頃，風浪頓息，但見水面流紅。古冶子左手挽左驂之尾，右手提血瀝瀝一顆黿頭，浴波而出。景公大駭曰：「真神勇也！先君徒設勇爵，焉有勇士如此哉！」遂厚賞之。

既至絳州，見了晉昭公。昭公設宴享之。晉國是荀吳相禮，齊國是晏嬰相禮。酒酣，晉侯曰：「筵中無以爲樂，請爲君侯投壺賭酒。」景公曰：「善。」左右設壺進矢。齊侯拱手，讓晉侯先投。晉侯舉矢在手，荀吳進辭曰：「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。寡君中此，爲諸侯師。」晉侯投矢，果中中壺，將餘矢棄擲於地。晉臣皆伏地稱：「千歲！」齊侯意殊不懌，舉矢亦效其語曰：「有酒如澠，有肉如陵。寡人中此，與君代興。」撲的投去，恰在中壺，與晉矢相併，齊侯大笑，亦棄餘矢。晏嬰亦伏地呼：「千歲！」晉侯勃然變色。荀吳謂齊景公曰：「君失言矣！今日辱貺敝邑，正以寡君世主夏盟之故。君曰『代興』，是何言也？」晏嬰代答曰：「盟無常主，惟有德者居焉。昔齊失霸業，晉方代之。若晉有德，誰敢不服？如其無德，吳、楚亦將迭進，豈惟敝邑！」羊舌肹曰：「晉已師諸侯矣，安用壺矢？此乃荀相之失言也。」荀吳自知其誤，嘿然不語。齊臣古冶子立於階下，厲聲曰：「日昃君勞，可辭席矣！」齊侯即遜謝而去，次日遂行。羊舌肹曰：「諸侯將有離心，不以威脅之，必失霸業。」晉侯以爲然，乃大閱甲兵之數，總計有四千乘，甲士三十萬人。羊舌肹曰：「德雖不足，而衆可用也。」於是先遣使如周，請王臣降臨爲重。因遍請諸侯，約以秋七月俱集平邱相會。諸侯聞有王臣在會，無敢不赴者。

至期，晉昭公留韓起守國，率荀吳、魏舒、羊舌肹、羊舌鮒、籍談、梁丙、張骼、智躒等，盡起四千偏乘之衆，望濮陽城進發，連絡三十餘營，衛地皆晉兵。周卿士劉獻公摯先到，齊、宋、魯、衛、鄭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路諸侯畢集，見晉師衆盛，人人皆有懼色。既會，羊舌肹捧盤盂進曰：「先臣趙武誤從弭兵之約，與楚通好。楚虔無信，自取隕滅。今寡君欲效踐土故事，徵惠於天子，以鎮撫諸夏。請諸君同歃爲信！」諸侯皆俯首曰：「敢不聽命。」惟齊景公不應。羊舌肹曰：「齊侯豈不願盟耶？」景公曰：「諸侯不服，是以尋盟；若皆用命，何以盟爲？」羊舌肹曰：「踐土之盟，不服者何國？君若不從，寡君惟是甲車四千乘，願請罪於城下。」說猶未畢，壇上鳴鼓，各營俱建起大旆。景公慮其見襲，乃改辭謝曰：「大國既以盟不可廢，寡人敢自外耶？」於是晉侯先歃，齊、宋以下相繼。劉摯王臣，不使與盟，但監臨其事而已。邾、莒以魯國屢屢侵伐，訴於晉侯。晉侯辭魯昭公於會，執其上卿季孫意如閉之幕中。子服惠伯私謂荀吳曰：「魯地十倍邾、莒，晉若棄之，將改事齊、楚，於晉何益？且楚滅陳、蔡不救，而復棄兄弟之國乎？」荀吳然其言，告於韓起。起言於晉侯，乃縱意如奔歸。自是諸侯益不直晉，晉不復能主盟矣。史臣有詩嘆雲：

一心效楚築虒祁，列國離心復示威。

妙矢有靈侯統散，山河如故事全非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

話說齊景公歸自平邱，雖然懼晉兵威，一時受歃，已知其無遠大之謀，遂有志復桓公之業，謂相國晏嬰曰：「晉霸西北，寡人霸東南，何爲不可？」晏嬰對曰：「晉勞民於興築，是以失諸侯。君欲圖霸，莫如恤民。」景公曰：「恤民何如？」晏嬰對曰：「省刑罰，則民不怨；薄賦斂，則民知恩。古先王春則省耕，補其不足；夏則省斂，助其不給。君何不法之？」景公乃除去煩刑，發倉廩以貸貧窮，國人感悅。於是徵聘於東方諸侯，徐子不從，乃用田開疆爲將，帥師伐之，大戰於蒲隧，斬其將嬴爽，獲甲士五百餘人。徐子大懼，遣使行成於齊。齊侯乃約郯子、莒子同徐子結盟於蒲隧。徐以申父之鼎賂之。晉君臣雖知，而不敢問。齊自是日強，與晉並霸。

景公錄田開疆平徐之功，復嘉古冶子斬黿之功，仍立「五乘之賓」以旌之。田開疆復舉薦公孫捷之勇。那公孫捷生得面如靛染，目睛突出，身長一丈，力舉千鈞。景公見而異之，遂與之俱獵於桐山。忽然山中趕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，那虎咆哮發喊，飛奔前來，徑撲景公之馬。景公大驚。只見公孫捷從車上躍下，不用刀槍，雙拳直取猛虎，左手揪住項皮，右手揮拳，只一頓，將那隻大蟲打死，救了景公。景公嘉其勇，亦使與「五乘之賓」。公孫捷遂與田開疆、古冶子結爲兄弟，自號「齊邦三傑」。挾功恃勇，口出大言，凌鑠閭里，簡慢公卿。在景公面前，嘗以爾我相稱，全無禮體。景公惜其才勇，亦姑容之。時朝中有個佞臣，喚做梁丘據，專以先意逢迎取悅於君。景公甚寵愛之。據內則獻媚景公，以固其寵；外則結交三傑，以張其黨。況其時陳無宇厚施得衆，已伏移國之兆，那田開疆與陳氏是一族，異日聲勢相倚，將爲國家之患。嬰深以此爲憂，每欲除之，但恐其君不聽，反結了三人之怨。

忽一日，魯昭公以不合於晉之故，欲結交於齊，親自來朝。景公設宴相待。魯國是叔孫婼相禮，齊國是晏嬰相禮。三傑帶劍立於階下，昂昂自若，目中無人。二君酒至半酣，晏子奏曰：「園中金桃已熟，可命薦新，爲兩君壽。」景公准奏，宣園吏取金桃來獻。晏子奏曰：「金桃難得之物，臣當親往監摘。」晏子領鑰匙去訖。景公曰：「此桃自先公時，有東海人以巨核來獻，名曰『萬壽金桃』，出自海外度索山，亦名『蟠桃』。植之三十餘年，枝葉雖茂，花而不實。今歲結有數顆，寡人惜之，是以封鎖園門。今日君侯降臨，寡人不敢獨享，特取來與賢君臣共之。」魯昭公拱手稱謝。

少頃，晏子引着園吏，將雕盤獻上。盤中堆着六枚桃子，其大如碗，其赤如炭，香氣撲鼻，真珍異之果也。景公問曰：「桃實止此數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尚有三四枚未熟，所以只摘得六枚。」景公命晏子行酒。晏子手捧玉爵，恭進魯侯之前，左右獻上金桃，晏子致詞曰：「桃實如鬥，天下罕有；兩君食之，千秋同壽！」魯侯飲酒畢，取桃一枚食之，甘美非常，誇獎不已。次及景公，亦飲酒一杯，取桃食訖。景公曰：「此桃非易得之物，叔孫大夫賢名著於四方，今又有贊禮之功，宜食一桃。」叔孫婼跪奏曰：「臣之賢，萬不及相國。相國內修國政，外服諸侯，其功不小。此桃宜賜相國食之，臣安敢僭？」景公曰：「既叔孫大夫推讓相國，可各賜酒一杯，桃一枚。」二臣跪而領之，謝恩而起。晏子奏曰：「盤中尚有二桃，主公可傳令諸臣中，言其功深勞重者，當食此桃，以彰其賢。」景公曰：「此言甚善。」即命左右傳諭，使階下諸臣，有自信功深勞重、堪食此桃者，出班自奏，相國評功賜桃。

公孫捷挺身而出，立於筵上而言曰：「昔從主公獵於桐山，力誅猛虎，其功若何？」晏子曰：「擎天保駕，功莫大焉！可賜酒一爵，食桃一枚，歸於班部。」古冶子奮然便出曰：「誅虎不足爲奇。吾曾斬妖黿於黃河，使君危而復安，此功若何？」景公曰：「此時波濤洶湧，非將軍斬絕妖黿，必至覆溺，此蓋世奇功也！飲酒食桃，又何疑哉？」晏子慌忙進酒賜桃。只見田開疆撩衣破步而出曰：「吾曾奉命伐徐，斬其名將，俘甲首五百餘人，徐君恐懼，致賂乞盟。郯、莒畏威，一時皆集，奉吾君爲盟主。此功可以食桃乎？」晏子奏曰：「開疆之功，比於二將更自十倍，爭奈無桃可賜，賜酒一杯，以待來年。」景公曰：「卿功最大，可惜言之太遲，以此無桃，掩其大功。」田開疆按劍而言曰：「斬黿打虎，小可事耳！吾跋涉千里之外，血戰成功，反不能食桃，受辱於兩國君臣之間，爲萬代恥笑，何面目立於朝廷之下耶？」言訖，揮劍自刎而死。公孫捷大驚，亦拔劍而言曰：「我等微功而食桃，田君功大反不能食。夫取桃不讓，非廉也；視人之死而不能從，非勇也。」言訖，亦自刎。古冶子奮氣大呼曰：「吾三人義均骨肉，誓同生死，二人已亡，吾獨苟活，於心何安？」亦自刎而亡，景公急使人止之，已無及矣。魯昭公離席而起曰：「寡人聞三臣，皆天下奇勇，可惜一朝俱盡矣。」景公聞言，嘿然變色，不悅。晏嬰從容進曰：「此皆吾國一勇之夫，雖有微勞，何足掛齒？」魯侯曰：「上國如此勇將，還有幾人？」晏嬰對曰：「籌策廟堂，威加萬里，負將相之才者數十人。若血氣之勇，不過備寡君鞭策之用而已，其生死何足爲齊輕重哉！」景公意始釋。然晏子更進觴於兩君，歡飲而散。三傑墓在蕩陰裏。後漢諸葛孔明《梁父吟》正詠其事：

步出齊東門，遙望蕩陰裏。裏中有三墳，累累正相似。問是誰家冢？田疆古冶子。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絕地紀。一朝中陰謀，二桃殺三士。誰能爲此者？相國齊晏子。

魯昭公別後，景公召晏嬰問曰：「卿於席間張大其辭，雖然存了齊國一時體面，只恐三傑之後難乎其繼，如之奈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舉一人，足兼三傑之用。」景公曰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有田穰苴者，文能附衆，武能威敵，真大將之才也。」景公曰：「得非田開疆一宗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此人雖出田族，然庶孽微賤，不爲田氏所禮，故屏居東海之濱。君欲選將，無過於此。」景公曰：「卿既知其賢，何不早聞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善仕者，不但擇君，兼欲擇友。田疆、古冶輩，血氣之夫，穰苴豈屑與之比肩哉？」景公口雖唯唯，終以田、陳同族爲嫌，躊躇不決。忽一日，邊吏報道：「晉國探知三傑俱亡，興兵犯東阿之境；燕國亦乘機侵擾北鄙。」景公大懼，於是令晏子以帛詣東海之濱，聘穰苴入朝。苴敷陳兵法，深合景公之意，即日拜爲將軍，使帥車五百乘，北拒燕、晉之兵。穰苴請曰：「臣素卑賤，君擢之閭里之中，驟然授以兵權，人心不服。願得吾君寵臣一人，爲國人素所尊重者，使爲監軍，臣之令乃可行也。」景公從其言，命嬖大夫莊賈往監其軍。苴與賈同時謝恩而出。至朝門之外，莊賈問穰苴出軍之期，苴曰：「期在明日午時，某于軍門專候同行，勿過日中也。」言畢別去。

至次日午前，穰苴先至軍中，喚軍吏立木爲表，以察日影。因使人催促莊賈。賈年少，素驕貴，恃景公寵幸，看穰苴全不在眼。況且自爲監軍，只道權尊勢敵，緩急自由。是日，親戚賓客俱設酒餞行，賈留連歡飲，使者連催，坦然不以爲意。穰苴候至日已移西，軍吏已報未牌，不見莊賈來到，遂分付將木表放倒，傾去漏水，竟自登壇誓衆，申明約束。號令方完，日已將晡。遙見莊賈高車駟馬，徐驅而至，面帶酒容。既到軍門，乃從容下車，左右擁衛，踱上將臺。穰苴端然危坐，並不起身，但問：「監軍何故後期？」莊賈拱手而對曰：「今日遠行，蒙親戚故舊攜酒餞行，是以遲遲也。」穰苴曰：「夫爲將者，受命之日，即忘其家，臨軍約束，則忘其親，秉枹鼓，犯矢石，則忘其身。今敵國侵凌，邊境騷動，吾君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以三軍之衆託吾兩人，冀旦夕立功，以救百姓倒懸之急，何暇與親舊飲酒爲樂哉？」莊賈尚含笑對曰：「幸未誤行期，元帥不須過責。」穰苴拍案大怒曰：「汝倚仗君寵，怠慢軍心，倘臨敵如此，豈不誤了大事！」即召軍政司問曰：「軍法期而後至，當得何罪？」軍政司曰：「按法當斬！」莊賈聞一「斬」字，纔有懼意，便要奔下將臺。穰苴喝教手下，將莊賈捆縛，牽出轅門斬首。唬得莊賈滴酒全無，口中哀叫討饒不已。左右從人忙到齊侯處報信求救。連景公也吃了一大驚，急叫梁丘據持節往諭，特免莊賈一死；分付乘軺車疾驅，誠恐緩不及事。那時莊賈之首已號令轅門了，梁丘據尚然不知，手捧符節，望軍中馳去。穰苴喝令阻住，問軍政司曰：「軍中不得馳車，使者當得何罪？」答曰：「按法亦當斬！」梁丘據面如土色，戰做一團，口稱：「奉命而來，不幹某事。」穰苴曰：「既有君命，難以加誅，然軍法不可廢也。」乃毀車斬驂，以代使者之死。梁丘據得了性命，抱頭鼠竄而去。於是大小三軍，莫不股慄。穰苴之兵未出郊外，晉師聞風遁去。燕人亦渡河北歸，苴追擊之，斬首萬餘。燕人大敗，納賂請和。班師之日，景公親勞於郊，拜爲大司馬，使掌兵權。史臣有詩云：

寵臣節使且罹刑，國法無私令必行。

安得穰苴今日起，大張敵愾慰蒼生。

諸侯聞穰苴之名，無不畏服。景公內有晏嬰，外有穰苴，國治兵強，四境無事，日惟田獵飲酒，略如桓公任管仲之時也。

一日，景公在宮中與姬妾飲酒，至夜，意猶未暢，忽思晏子，命左右將酒具移於其家。前驅往報晏子曰：「君至矣！」晏子玄端束帶，執笏拱立於大門之外。景公尚未下車，晏子前迎，驚惶而問曰：「諸侯得無有故乎？國家得無有故乎？」景公曰：「無有。」晏子曰：「然則君何爲非時而夜辱於臣家？」景公曰：「相國政務煩勞，今寡人有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不敢獨樂，願與相國共享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夫安國家、定諸侯，臣請謀之。若夫布薦席、除簠簋者，君左右自有其人，臣不敢與聞也。」景公命回車，移於司馬穰苴之家。前驅報如前。司馬穰苴冠纓披甲，操戟拱立於大門之外，前迎景公之車，鞠躬而問曰：「諸侯得無有兵乎？大臣得無有叛者乎？」景公曰：「無有。」穰苴曰：「然則昏夜辱於臣家者，何也？」景公曰：「寡人無他，念將軍軍務勞苦，寡人有酒醴之味，金石之樂，思與將軍共之耳。」穰苴對曰：「夫禦寇敵、誅悖亂，臣請謀之。若夫布薦席、陳簠簋，君左右不乏，奈何及於介冑之士耶？」景公意興索然。左右問曰：「將回宮乎？」景公曰：「可移於梁丘大夫之家。」前驅馳報亦如前。景公車未及門，梁丘據左操琴，右挈竽，口中行歌，而迎景公於巷口。景公大悅，於是解衣卸冠，與梁丘據歡呼於絲竹之間，雞鳴而返。明日，晏嬰、穰苴同入朝謝罪，且諫景公不當夜飲於人臣之家。景公曰：「寡人無二卿，何以治吾國？無樑丘據，何以樂吾身？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職，二卿亦勿與寡人之事也。」史臣有詩云：

雙柱擎天將相功，小臣便辟豈相同？

景公得士能專任，贏得芳名播海東。

是時，中原多故，晉不能謀，昭公立六年薨，世子去疾即位，是爲頃公。頃公初年，韓起、羊舌肹俱卒，魏舒爲政，荀躒、範鞅用事，以貪賄聞。祁氏家臣祁勝通於鄔臧之室，祁盈執祁勝。勝行賂於荀躒，躒譖於頃公，反執祁盈。羊舌食我黨於祁氏，爲之殺祁勝。頃公怒，殺祁盈食我，盡滅祁、羊舌二氏之族，國人冤之。其後魯昭公爲強臣季孫意如所逐，荀躒復取貨於意如，不納昭公。於是齊景公合諸侯於鄢陵，以謀魯難，天下俱高其義。齊景公之名顯於諸侯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周景王十九年，吳王夷昧在位四年，病篤，復申父兄之命，欲傳位於季札。札辭曰：「吾不受位明矣！昔先君有命，札不敢從，富貴於我如秋風之過耳，吾何愛焉！」遂逃歸延陵。羣臣奉夷昧之子州於爲王，改名曰僚，是爲王僚。諸樊之子名光，善於用兵，王僚用之爲將。與楚戰於長岸，殺楚司馬公子魴，楚人懼，築城於州來以御吳。時費無極以讒佞得寵，蔡平公廬已立嫡子朱爲世子，其庶子名東國，欲謀奪嫡，納貨於無極。無極先譖朝吳，逐之奔鄭。及蔡平公薨，世子朱立。無極詐傳楚王之命，使蔡人逐朱，立東國爲君。平王問曰：「蔡人何以逐朱？」無極對曰：「朱將叛楚，蔡人不願，是以逐之。」平王遂不問。無極又心忌太子建，欲離間其父子，而未有計。一日，奏平王曰：「太子年長矣，何不爲之婚娶？欲求婚，莫如秦國。秦，強國也，而睦於楚，兩強爲婚，楚勢益張矣。」平王從之，遂遣費無極往聘秦國，因爲世子求婚。秦哀公召羣臣謀其可否。羣臣皆言：「昔秦、晉世爲婚姻，今晉好久絕，楚勢方盛，不可不許。」秦哀公遂遣大夫報聘，以長妹孟嬴許婚。今俗家小說稱爲無祥公主者是也。公主之號自漢代始有之，春秋時焉有此號哉？平王覆命無極領金珠彩幣，往秦迎娶。無極隨使者入秦，呈上聘禮。哀公大悅，即召公子蒲送孟嬴至楚，裝資百輛，從媵之妾數十餘人。孟嬴拜辭其兄秦伯而行。

無極於途中察知孟嬴有絕世之色，又見媵女內有一人儀容頗端，私訪其來歷，乃是齊女，自幼隨父宦秦，遂入宮中爲孟嬴侍妾。無極訪得備細，因宿館驛，密召齊女，謂曰：「我相你有貴人之貌，有心要抬舉你，做個太子正妃。汝能隱吾之計，管你將來富貴不盡。」齊女低首無言。無極先一日行，趨入宮中，回奏平王，言：「秦女已到，約有三舍之遠。」平王問曰：「卿曾見否，其貌若何？」無極知平王是酒色之徒，正要誇獎秦女之美，動其邪心，恰好平王有此一問，正中其計，遂奏曰：「臣閱女子多矣，未見有如孟嬴之美者。不但楚國後宮無有其對，便是相傳古來絕色，如妲己、驪姬，徒有其名，恐亦不如孟嬴之萬一矣！」平王聞秦女之美，麪皮通紅，半晌不語，徐徐嘆曰：「寡人枉自稱王，不遇此等絕色，誠爲虛過一生耳！」無極請屏左右，遂密奏曰：「王慕秦女之美，何不自取之？」平王曰：「既聘爲子婦，恐礙人倫。」無極奏曰：「無害也。此女雖聘於太子，尚未入東宮，王迎入宮中，誰敢異言？」平王曰：「羣臣之口可鉗，何以塞太子之口？」無極對曰：「臣觀從媵之中，有齊女才貌不凡，可充作秦女。臣請先進秦女於王宮，復以齊女進於東宮，囑以毋漏機關，則兩相隱匿，而百美俱全矣。」平王大喜，囑無極機密行事。無極謂公子蒲曰：「楚國婚禮與他國異，先入宮見舅姑，然後成婚。」公子蒲曰：「惟命。」無極遂命車將孟嬴及妾媵俱送入王宮，留孟嬴而遣齊女。令宮中侍妾扮作秦媵，齊女假作孟嬴，令太子建迎歸東宮成親。滿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無極之詐。孟嬴問：「齊女何在？」則雲：「已賜太子矣。」潛淵詠史詩云：

衛宣作俑是新臺，蔡國姦淫長逆胎。

堪恨楚平倫理盡，又招秦女入宮來。

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，禁太子入宮，不許他母子相見。朝夕與秦女在後宮宴樂，不理國政，外邊沸沸揚揚，多有疑秦女之事者。無極恐太子知覺，或生禍變，乃告平王曰：「晉所以能久霸天下者，以地近中原故也。昔靈王大城陳、蔡，以鎮中華，正是爭霸之基。今二國復封，楚仍退守南方，安能昌大其業？何不令太子出鎮城父，以通北方，王專事南方，天下可坐而策也。」平王躊躇未答。無極又附耳密言曰：「秦婚之事，久則必泄。若遠屏太子，豈不兩得其利？」平王恍然大悟，遂命太子建出鎮城父，以奮揚爲城父司馬，諭之曰：「事太子如事寡人也。」伍奢知無極之讒，將欲進諫。無極知之，復言於平王，使伍奢往城父輔助太子。太子行後，平王遂立秦女孟嬴爲夫人，出蔡姬歸於鄖。太子到此，方知秦女爲其父所換，然無可奈何矣。

孟嬴雖蒙王寵愛，然見王年老，心甚不悅。平王自知非匹，不敢問之。逾年，孟嬴生一子，平王愛如珍寶，遂名曰珍。珍週歲之後，平王遂問孟嬴曰：「卿自入宮多愁嘆，少歡笑，何也？」孟嬴曰：「妾承兄命，適事君王。妾自以爲秦、楚相當，青春兩敵。及入宮廷，見王春秋鼎盛，妾非敢怨王，但自嘆生不及時耳。」平王笑曰：「此非今生之事，乃宿世之姻契也。卿嫁寡人雖老，然爲後則不知早幾年矣。」孟嬴心惑其言，細細盤問宮人，宮人不能隱瞞，遂言其故。孟嬴悽然垂淚。平王覺其意，百計媚之，許立珍爲世子，孟嬴之意稍定。

費無極終以太子建爲慮，恐異日嗣立爲王，禍必及己，復乘間譖於平王曰：「聞世子與伍奢有謀叛之心，陰使人通於齊、晉二國，許爲之助，王不可不備。」平王曰：「吾兒素柔順，安有此事？」無極曰：「彼以秦女之故，久懷怨望。今在城父繕甲厲兵有日矣。常言穆王行大事，其後安享楚國，子孫繁盛，意欲效之。王若不行，臣請先辭，逃死於他國，免受誅戮。」平王本欲廢太子建而立少子珍，又被無極說得心動，便不信也信了，即欲傳令廢建。無極奏曰：「世子握兵在外，若傳令廢之，是激其反也。太師伍奢是其謀主，王不如先召伍奢，然後遣兵襲執世子，則王之禍患可除矣。」平王然其計，即使人召伍奢。奢至，平王問曰：「建有叛心，汝知之否？」伍奢素剛直，遂對曰：「王納子婦，已過矣！又聽細人之說，而疑骨肉之親，於心何忍？」平王慚其言，叱左右執伍奢而囚之。無極奏曰：「奢斥王納婦，怨望明矣。太子知奢見囚，能不動乎？齊、晉之衆不可當也。」平王曰：「吾若使人往殺太子，何人可遣？」無極對曰：「他人往，太子必將抗鬥。不若密諭司馬奮揚使襲殺之。」平王乃使人密諭奮揚曰：「殺太子，受上賞；縱太子，當死！」奮揚得令，即時使心腹私報太子，教他速速逃命，無遲頃刻。太子建大驚，時齊女已生子名勝，建遂與妻子連夜出奔宋國。奮揚知太子已去，使城父人將自己囚繫，解到郢都，來見平王，言：「世子已逃矣！」平王大怒曰：「言出於餘口，入於爾耳，誰告建耶？」奮揚曰：「臣實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『事建如事寡人。』臣謹守斯言，不敢貳心，是以告之。後思罪及於身，悔已無及矣！」平王曰：「爾既私縱太子，又敢來見寡人，不畏死乎？」奮揚對曰：「既不能奉王之命，後又畏死而不來，是二罪也。且世子未有叛形，殺之無名，苟君王之子得生，臣死爲幸矣。」平王惻然，似有愧色，良久曰：「奮揚雖違命，然忠直可嘉也。」遂赦其罪，復爲城父司馬。史臣有詩云：

無辜世子已偷生，不敢逃刑就鼎烹。

讒佞紛紛終受戮，千秋留得奮揚名。

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爲太子，改費無極爲太師。

無極又奏曰：「伍奢有二子，曰尚、曰員，皆人傑也。若使出奔吳國，必爲楚患。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？彼愛其父，必應召而來，來則盡殺之，可免後患。」平王大喜，獄中取出伍奢，令左右授以紙筆，謂曰：「汝教太子謀反，本當斬首示衆。念汝祖父有功於先朝，不忍加罪。汝可寫書召二子歸朝，改封官職，赦汝歸田。」伍奢心知楚王挾詐，欲召其父子同斬，乃對曰：「臣長子尚慈溫仁信，聞臣召必來；少子員少好於文，長習於武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蒙垢忍辱，能成大事。此前知之士，安肯來耶？」平王曰：「汝但如寡人之言，作書往召；召而不來，無與爾事。」奢念君父之命，不敢抗違，遂當殿寫書。略雲：

書示尚、員二子：吾因進諫忤旨，待罪縲紲。感吾王念先人功績，免我一死，已聽羣臣議功贖罪，改封爾等官職。爾兄弟可星夜前來，若違命遷延，必至獲罪。書到速速！

伍奢寫畢呈上。平王看過，緘封停當，仍復收獄。

平王遣鄢將師爲使，駕駟馬，持封函印綬，往棠邑來。時伍尚已回城父。鄢將師再至城父，見伍尚，口稱：「賀喜！」尚曰：「父方被囚，何賀之有？」鄢將師曰：「王誤信人言，囚繫尊公。今有羣臣保舉，稱君家三世忠臣。王內慚過聽，外愧諸侯之恥，反拜尊公爲相國，封二子爲侯。尚賜鴻都侯，員賜蓋侯。尊公久系初釋，思見二子，故復作手書，遣某奉迎，必須早早就駕，以慰尊公之望。」伍尚曰：「父在囚繫，中心如割，得免爲幸，何敢貪印綬哉？」將師曰：「此王命也，君其勿辭。」伍尚大喜，乃將父書入室來報其弟伍員。

不知伍員肯同赴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

話說伍員字子胥，監利人，生得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，眉廣一尺，目光如電，有扛鼎拔山之勇，經文緯武之才。乃世子太師連尹奢之子，棠君尚之弟。尚與員俱隨其父奢於城父，鄢將師宣楚王之命，欲誘二子入朝，先見了伍尚，因請見伍員。尚乃持父手書入內，與員觀看曰：「父倖免死，二子封侯。使者在門，弟可出見之。」員曰：「父得免死，已爲至幸，二子何功，而復封侯？此誘我也，往必見殺！」尚曰：「父現有手書，豈相誑哉？」員曰：「吾父忠於國家，知我必欲報仇，故使並命於楚，以絕後慮。」尚曰：「吾弟乃臆度之語，萬一父書果是真情，吾等不孝之罪何辭？」員曰：「兄且安坐，弟當卜其吉凶。」員布卦已畢，曰：「今日甲子日，時加於巳，支傷日下，氣不相愛。主君欺其臣，父欺其子。去且就誅，何封侯之有哉？」尚曰：「非貪侯爵，思見父耳。」員曰：「楚人畏吾兄弟在外，必不敢殺吾父。兄若誤往，是速父之死也。」尚曰：「父子之愛，恩從中出。若得一面而死，亦所甘心！」於是伍員乃仰天嘆曰：「與父俱誅，何益於事？兄必欲往，弟從此辭矣！」尚泣曰：「弟將何往？」員曰：「能報楚者，吾即從之。」尚曰：「吾之智力，遠不及弟。我當歸楚，汝適他國。我以殉父爲孝，汝以復仇爲孝。從此各行其志，不復相見矣！」伍員拜了伍尚四拜，以當永訣。尚拭淚出見鄢將師，言：「弟不願封侯，不能強之。」將師只得同伍尚登車。既見平王，王並囚之。伍奢見伍尚單身歸楚，嘆曰：「吾固知員之不來也！」無極復奏曰：「伍員尚在，宜急捕之，遲且逃矣。」平王准奏，即遣大夫武城黑領精卒二百人，往襲伍員。員探知楚兵來捕己，哭曰：「吾父兄果不免矣！」乃謂其妻賈氏曰：「吾欲逃奔他國，借兵以報父兄之仇，不能顧汝，奈何？」賈氏睜目視員曰：「大丈夫含父兄之冤，如割肺腑，何暇爲婦人計耶？子可速行，勿以妾爲念！」遂入戶自縊。伍員痛哭一場，藁葬其屍，即時收拾包裹，身穿素袍，貫弓佩劍而去。未及半日，楚兵已至，圍其家，搜伍員不得，度員必東走，遂命御者疾驅追之。約行三百里，及於曠野無人之處，員乃張弓布矢，射殺御者，復注矢欲射武城黑。黑懼，下車欲走。伍員曰：「本欲殺汝，姑留汝命。歸報楚王，欲存楚國宗祀，必留我父兄之命；若其不然，吾必滅楚，親斬楚王之頭，以泄吾恨！」武城黑抱頭鼠竄，歸報平王，言：「伍員已先逃矣！」平王大怒，即命費無極押伍奢父子於市曹，斬之。臨刑，伍尚唾罵無極讒言惑主，殺害忠良。伍奢止曰：「見危授命，人臣之職。忠佞自有公論，何以詈爲！但員兒不至，吾慮楚國君臣，自今以後，不得安然朝食矣。」言罷，引頸受戮。百姓觀者，無不流涕。是時，天昏日暗，悲風慘冽。史臣有詩云：

慘慘悲風日失明，三朝忠裔忽遭坑。

楚庭從此皆讒佞，引得吳兵入郢城。

平王曰：「伍奢臨刑有何怨言？」無極曰：「並無他語，但言伍員不至，楚國君臣不能安食矣。」平王曰：「員雖走必不遠，宜更追之。」乃遣左司馬沈尹戍率三千人，窮其所往。

伍員行及大江，心生一計，將所穿白袍，掛於江邊柳樹之上，取雙履棄於江邊，足換芒鞋，沿江直下。沈尹戍追至江口，得其袍履，回奏：「伍員不知去向。」無極進曰：「臣有一計，可絕伍員之路。」王問：「何計？」無極對曰：「一面出榜四處懸掛，不拘何人有能捕獲伍員來者，賜粟五萬石，爵上大夫；容留及縱放者，全家處斬。詔各路關津渡口，凡來往行人，嚴加盤詰。又遣使遍告列國諸侯，不得收藏伍員。彼進退無路，縱一時不能就擒，其勢已孤，安能成其大事哉？」平王悉從其計，畫影圖形，訪拿伍員，各關隘十分緊急。

再說伍員沿江東下，一心欲投吳國，奈途路遙遠，一時難達。忽然想起：「太子建逃奔宋國，何不從之？」遂望睢陽一路而進。行至中途，忽見一簇車馬前來，伍員疑是楚兵截路，不敢出頭，伏於林中察之，乃故人申包胥也，與員有八拜之交，因出使他國迴轉，在此經過。伍員趨出，立於車左，包胥慌忙下車相見，問：「子胥何故獨行至此？」伍員把平王枉殺父兄之事，哭訴一遍。包胥聞之，惻然動容，問曰：「子今何往？」員曰：「吾聞：『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』吾將奔往他國，借兵伐楚，生嚼楚王之肉，車裂無極之屍，方泄此恨！」包胥勸曰：「楚王雖無道，君也；子累世食其祿，君臣之分定矣。奈何以臣而仇君乎？」員曰：「昔桀、紂見誅於其臣，惟無道也。楚王納子婦，棄嫡嗣，信讒佞，戮忠良，吾請兵入郢，乃爲楚國掃蕩污穢，況又有骨肉之仇乎？若不能滅楚，誓不立於天地之間！」包胥曰：「吾欲教子報楚，則爲不忠；教子不報，又陷子於不孝。子勉之，行矣！朋友之誼，吾必不漏泄於人。然子能覆楚，吾必能存楚，子能危楚，吾必能安楚。」伍員遂辭包胥而行。不一日，到了宋國，尋見了太子建，抱頭而哭，各訴平王之過惡。員曰：「太子曾見宋君否？」建曰：「宋國方有亂，君臣相攻，吾尚未通謁也。」

卻說宋君名佐，乃宋平公嬖妾之子。平公聽寺人伊戾之讒，殺太子痤而立佐。周景王十三年，平公薨，佐嗣立，是爲元公。元公爲人，貌醜而性柔，多私無信。惡世卿華氏之強，與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向勝、向行等謀，欲除去之。向勝泄其謀於向寧，寧與華向、華定、華亥相善，謀先期作亂。華亥乃僞爲有病，羣臣皆來問疾。華亥執公子寅與御戎殺之，囚向勝、向行於倉廩之中。元公聞之，亟駕車親至華氏之門，請釋二向。華亥並執元公，索要世子與親臣爲質，方從其請。元公曰：「周、鄭交質，自昔有之。寡人以世子質於卿家，卿之子亦應質於寡人。」華氏商議，將華亥之子無戚、華定之子啓、向寧之子向羅，質於公所。元公亦召世子欒，與母弟辰、公子地質於華亥之家。華亥始釋了向勝、向行，從元公還朝。

元公與夫人心念世子欒，每日必至華氏，視世子食畢方歸。華亥嫌其不便，欲送世子歸宮。元公甚喜。向寧不肯曰：「所以質太子者，惟不信也。若質去，禍必至矣。」元公聞華亥中悔，大怒，召大司馬華費遂，將帥甲攻華氏。費遂對曰：「世子在彼，君不念耶？」元公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寡人不能忍其恥辱！」費遂曰：「君意既決，老臣安敢庇其私族，以違君命哉？」即日整頓兵甲。元公遂將所質華無戚、華啓、向羅，盡皆斬首，將攻華氏。華登素善於華亥，奔往告之。華亥忙集家甲迎戰，兵敗。向寧欲殺世子，華亥曰：「得罪於君，又殺世子，人將議我。」乃盡歸其質，與其黨出奔陳國。

華費遂有三子：長華，次華多僚，華登其第三子也。多僚與素不睦，因華氏之亂，譖於元公，言：「華實與亥、定同謀，今自陳召之，將爲內應。」元公信之，使寺人宜僚告於費遂。費遂曰：「此必多僚譖言也。君既疑，則請逐之。」華之家臣張丐微聞其事，訊於宜僚。宜僚不肯言。張丐拔劍在手，曰：「汝若不言，吾即殺汝！」宜僚懼，盡吐其實。張丐報於華，請殺多僚。華曰：「登出奔，已傷司馬之心矣。吾兄弟復相殘，何以自立？吾惟避之。」華往辭其父，張丐從行。恰好費遂自朝中出，多僚爲之御車。張丐一見，怒氣勃發，拔佩劍砍殺多僚，劫華費遂，同出盧門，屯於南里。使人至陳，招回華亥、向寧等，一同謀叛。宋元公拜樂大心爲大將，率兵圍南里。華登如楚借兵，楚平王使薳越帥師來救華氏。伍員聞楚師將到，曰：「宋不可居矣！」乃與太子建及其母子，西奔鄭國。有詩爲證：

千里投人未息肩，盧門金鼓又喧天。

孤臣孽子多顛沛，又向滎陽快着鞭。

楚兵來救華氏，晉頃公亦率諸侯救宋，諸侯不欲與楚戰，勸宋解南里之圍，縱華亥、向寧等出奔楚國，兩下罷兵。此是後話。

是時，鄭上卿公孫僑新卒，鄭定公不勝痛悼。素知伍員乃三代忠臣之後，英雄無比，況且是時晉、鄭方睦，與楚爲仇，聞太子建之來，甚喜，使行人致館，厚其廩餼。建與伍員每見鄭伯，必哭訴其冤情。鄭定公曰：「鄭國微兵寡，不足用也。子欲報仇，何不謀之於晉？」世子建留伍員於鄭，親往晉國，見晉頃公。頃公叩其備細，送居館驛，召六卿共議伐楚之事。那六卿？魏舒、趙鞅、韓不信、士鞅、荀寅、荀躒。時六卿用事，各不相下，君弱臣強，頃公不能自專。就中惟魏舒、韓不信有賢聲，餘四卿皆貪權怙勢之輩，而荀寅好賂尤甚。鄭子產當國，執禮相抗，晉卿畏之。及遊吉代爲執政，荀寅私遣人求貨于吉，吉不從，由是寅有惡鄭之心。至是密奏頃公曰：「鄭陰陽晉、楚之間，其心不定非一日矣。今楚世子在鄭，鄭必信之。世子能爲內應，我起兵滅鄭，即以鄭封太子，然後徐圖滅楚，有何不可？」頃公從其計，即命荀寅以其謀私告世子建，建欣然諾之。

建辭了晉頃公，回至鄭國，與伍員商議其事。員諫曰：「昔秦將杞子、楊孫謀襲鄭國，事既不成，竄身無所。夫人以忠信待我，奈何謀之？此僥倖之計，必不可！」建曰：「吾已許晉君臣矣。」員曰：「不爲晉應，未有罪也。若謀鄭，則信義俱失，何以爲人？子必行之，禍立至矣！」建貪於得國，遂不聽伍員之諫，以家財私募驍勇，復交結鄭伯左右，冀其助己。左右受其賄賂，轉相要結。因晉國私遣人至建處，約會日期，其謀漸泄，遂有人密地投首。鄭定公與遊吉計議，召太子建遊於後圃，從者皆不得入。三杯酒罷，鄭伯曰：「寡人好意容留太子，不曾怠慢太子，奈何見圖？」建曰：「從無此意。」定公使左右面質其事，太子建不能諱。鄭伯大怒，喝令力士擒建於席上，斬之。並殺左右受賂不出首者二十餘人。伍員在館驛，忽然肉跳不止，曰：「太子危矣！」少頃，建從人逃回驛中，言太子被殺之事。伍員即時攜建子勝，出了鄭城，思量無路可奔，只得往吳國逃難。髯翁有詩單詠太子建自取殺身之禍。詩云：

親父如仇隔釜甑，鄭君假館反謀侵。

人情難料皆如此，冷盡英雄好義心。

再說伍員同公子勝懼鄭國來追，一路晝伏夜行，千辛萬苦，不必細述。行過陳國，知陳非駐足之處，復東行數日，將近昭關。那座關在小峴山之西，兩山並峙，中間一口，爲廬、濠往來之衝，出了此關，便是大江，通吳的水路了。形勢險隘，原設有官把守。近因盤詰伍員，特遣右司馬薳越，帶領大軍駐紮於此。伍員行至歷陽山，離昭關約六十里之程，偃息深林，徘徊不進。忽有一老父攜杖而來，徑入林中，見伍員，奇其貌，乃前揖之，員亦答禮。老父曰：「君莫非伍氏子乎？」員大駭曰：「何爲問及於此？」老父曰：「吾乃扁鵲之弟子東皋公也。自少以醫術遊於列國，今年老隱居於此。數日前，薳將軍有小恙，邀某往視，見關上懸有伍子胥形貌，與君正相似，是以問之。君不必諱，寒舍只在山後，請那步暫過，有話可以商量。」

伍員知其非常人，乃同公子勝隨東皋公而行。約數里，有一茅莊，東皋公揖伍員而入。進了草堂，伍員再拜。東皋公慌忙答禮曰：「此尚非君停足之處。」復引至堂後西偏，進一小籬笆門，過一竹園，園後有土屋三間，其門如竇。低頭而入，內設牀幾，左右開小窗透光。東皋公推伍員上坐。員指公子勝曰：「有小主在，吾當侍側。」東皋公問：「何人？」員曰：「此即楚太子建之子，名勝。某實子胥也。以公長者，不敢隱情。某有父兄切骨之仇，誓欲酬報，幸公勿泄！」東皋公乃坐勝於上，自己與伍員東西相對，謂員曰：「老夫但有濟人之術，豈有殺人之心哉？此處雖住一年半載，亦無人知覺也。但昭關設守甚嚴，公子如何可過？必思一萬全之策，方可無虞。」員下跪曰：「先生何計，能脫我難？日後必當重報。」東皋公曰：「此處荒僻無人，公子且寬留，容某尋思一策，送爾君臣過關。」員稱謝。東皋公每日以酒食款待，一住七日，並不言過關之事。伍員乃謂東皋公曰：「某有大仇在心，以刻爲歲，遷延於此，宛若死人。先生高義，寧不哀乎？」東皋公曰：「老夫籌之已熟，欲待一人未至耳。」伍員狐疑不決。是夜，寢不能寐，欲要辭了東皋公前行，恐不能過關，反惹其禍。欲待再住，又恐耽閣時日，所待者又不知何人。展轉尋思，反側不安，身心如在芒刺之中。臥而復起，繞室而走，不覺東方發白。只見東皋公叩門而入，見了伍員，大驚曰：「足下須鬢何以忽然改色？得無愁思所致耶？」員不信，取鏡照之，已蒼然頒白矣。世傳伍子胥過昭關，一夜愁白了頭，非浪言也。員乃投鏡於地，痛哭曰：「一事無成，雙鬢已斑。天乎！天乎！」東皋公曰：「足下勿得悲傷，此乃公子佳兆也。」員拭淚問曰：「何謂佳兆？」東皋公曰：「公狀貌雄偉，見者易識。今須鬢斑白，一時難辨，可以混過俗眼。況吾友老夫已請到，吾計成矣！」員曰：「先生計安在？」東皋公曰：「吾友複姓皇甫，名訥，從此西南七十里龍洞山居住，此人身長九尺，眉廣八寸，彷彿與足下相似。教他假扮作足下，足下卻扮爲僕者，倘吾友被執，紛論之間，足下便可搶過昭關矣。」伍員曰：「先生之計雖善，但累及貴友，於心不安！」東皋公曰：「這個不妨，自有解救之策在後。老夫已與吾友備細言之。此君亦慷慨之士，直任無辭，不必過慮。」言畢，遂使人請皇甫訥至土室中，與伍員相見。員視之，果有三分相像，心中不勝之喜，東皋公又將湯藥與伍員洗臉，變其顏色。捱至黃昏，使伍員解其素服，與皇甫訥穿之。另將緊身褐衣與員穿着，扮作僕者。羋勝亦更衣，如村家小兒之狀。伍員同公子勝拜了東皋公四拜：「異日倘有出頭之日，定當重報！」東皋公曰：「老夫哀君受冤，故欲相脫，豈望報也！」員與勝跟隨皇甫訥，連夜望昭關而行。黎明已到，正值開關。

卻說楚將薳越堅守關門，號令：「凡北人東渡者，務要盤詰明白，方許過關。」關前畫有伍子胥面貌查對，真個水泄不通，鳥飛不過。皇甫訥剛到關門，關卒見其狀貌與圖形相似，身穿素縞，且有驚悸之狀，即時盤住，入報薳越。越飛馳出關，遙望之曰：「是矣！」喝令左右一齊下手，將訥擁入關上。訥詐爲不知其故，但乞放生。那些守關將士及關前關後百姓，初聞捉得子胥，盡皆踊躍觀看。伍員乘關門大開，帶領公子勝雜於衆人之中。一來擾攘之際；二來妝扮不同；三來子胥面色既改，須鬢俱白，老少不同，急切無人認得；四來都道子胥已獲，便不去盤詰了。遂捱捱擠擠，混出關門。正是：鯉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有詩爲證：

千羣虎豹據雄關，一介亡臣已下山。

從此勾吳添勝氣，郢都兵革不能閒。

再說楚將薳越欲將皇甫訥綁縛拷打，責令供狀，解去郢都。訥辨曰：「吾乃龍洞山下隱士皇甫訥也。欲從故人東皋公出關東遊，並無觸犯，何故見擒？」薳越聞其聲音，想道：「子胥目如閃電，聲若洪鐘。此人形貌雖然相近，其聲低小，豈途路風霜所致耶？」正疑惑間，忽報：「東皋公來見。」薳越命押在一邊。延東皋公入，各序賓主而坐。東皋公曰：「老漢欲出關東遊，聞將軍捉得亡臣伍子胥，特來稱賀。」薳越曰：「小卒拿得一人，貌類子胥，而未肯招承。」東皋公曰：「將軍與子胥父子，共立楚朝，豈不能辨別真僞耶？」薳越曰：「子胥目如電閃，聲若洪鐘。此人目小而聲雌，吾疑憔悴已久，失其故態耳！」東皋公曰：「老漢與子胥亦有一面，請藉此人與吾辨之，便知虛實。」薳越命取原囚至前。訥望見東皋公，遽呼曰：「公相期出關，何不早至，累我受辱？」東皋公笑謂薳越曰：「將軍誤矣！此吾鄉友皇甫訥也，約吾同遊，期定關前相會，不意他先行一程。將軍不信，老夫有過關文牒在此焉，可誣爲亡臣耶？」言畢，即於袖中取出文牒，呈與薳越觀看。越大慚，親釋其縛，命酒壓驚，曰：「此乃小卒識認不真，萬勿見怪。」東皋公曰：「此將軍爲朝廷執法，老夫何怪之有。」薳越又取金帛相助，爲東遊之資。二人稱謝下關，薳越號令將士堅守如故。

再說伍員過了昭關，心中暗喜，放步而行，走不上數里，遇着一人。伍員認得他姓左名誠，見爲昭關擊柝小卒。他原是城父人，曾跟隨伍家父子射獵，所以識認頗真。見伍員，乃大驚曰：「朝廷索公子甚急，公子如何過關？」員曰：「主公知我有顆夜明之珠，問我取索。此珠已落人手，將往取之。適才稟過薳將軍，蒙他釋放來的。」左誠不信曰：「楚王有令，縱放公子者，全家處斬。某請同公子暫回關上，問明瞭主將，方纔可行。」伍員曰：「若見主將，我說美珠已交付與你，恐汝難於分剖。不如做個人情放我，他日好相見也。」左誠知員英勇，不敢相抗，遂縱之東行。回到關上，隱過其事不題。伍員疾行，至於鄂渚，遙望大江，茫茫浩浩，波濤萬頃，無舟可渡。伍員前阻大水，後慮追兵，心中十分危急。忽見有漁翁乘船，從下流溯水而上。員喜曰：「天不絕我命也！」乃急呼曰：「漁父渡我！漁父速速渡我！」那漁翁方欲攏船，見岸上又有人行動，乃放聲歌曰：「日月昭昭乎浸已馳，與子期乎蘆之漪。」伍員聞歌會意，即望下流沿江趨走，至於蘆洲，以蘆荻自隱。少頃，漁翁將船攏岸，不見了伍員，復放聲歌曰：「日已夕兮，子心憂悲。月已馳兮，何不渡爲？」伍員同羋勝從蘆叢中鑽出，漁翁急招之。二人踐石登舟，漁翁將船一篙點開，輕撐蘭槳，飄飄而去。不勾一個時辰，達於對岸。漁翁曰：「夜來夢將星墜於吾舟，老漢知必有異人問渡，所以蕩槳出來，不期遇子。觀子容貌，的非常人，可實告我，勿相隱也。」伍員遂告姓名。漁翁嗟呀不已，曰：「子面有飢色，吾往取食啖子，子姑少待。」漁翁將舟繫於綠楊下，入村取食，久而不至。員謂勝曰：「人心難測，安知不聚徒擒我？」乃復隱於蘆花深處。

少頃，漁翁取麥飯、鮑魚羹、盎漿，來至樹下，不見伍員，乃高喚曰：「蘆中人！蘆中人！吾非以子爲取利者也！」伍員乃出蘆中以應。漁翁曰：「知子飢困，特爲取食，奈何相避耶？」伍員曰：「性命屬天，今屬於丈人矣。憂患所積，中心皇皇，豈敢相避？」漁翁進食，員與勝飽餐一頓。臨去，解佩劍以授漁翁，曰：「此先王所賜，吾祖父佩之三世矣。中有七星，價值百金，以此答丈人之惠。」漁翁笑曰：「吾聞楚王有令：『得伍員者，賜粟五萬石，爵上大夫。』吾不圖上卿之賞，而利汝百金之劍乎？且『君子無劍不遊』，子所必需，吾無所用也。」員曰：「丈人既不受劍，願乞姓名，以圖後報。」漁翁怒曰：「吾以子含冤負屈，故渡汝過江。子以後報啖我，非丈夫也！」員曰：「丈人雖不望報，某心何以自安？固請言之。」漁翁曰：「今日相逢，子逃楚難，吾縱楚賊，安用姓名爲哉？況我舟楫活計，波浪生涯，雖有名姓，何期而會？萬一天遣相逢，我但呼子爲『蘆中人』，子呼我『漁丈人』，足爲志記耳！」員乃欣然拜謝。方行數步，復轉身謂漁翁曰：「倘後有追兵來至，勿泄吾機。」只因轉身一言，有分喪了漁翁性命。

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

話說漁丈人已渡伍員，又與飲食，不受其劍。伍員去而復回，求丈人祕密其事，恐引追兵前至，有負盛意。漁翁仰天嘆曰：「吾爲德於子，子猶見疑。倘若追兵別渡，吾何以自明？請以一死，絕君之疑。」言訖，解纜開船，拔舵放槳，倒翻船底，溺於江心。史臣有詩云：

數載逃名隱釣綸，扁舟渡得楚亡臣。

絕君後慮甘君死，千古傳名漁丈人。

至今武昌東北通淮門外有解劍亭，當年子胥解劍贈漁父處也。伍員見漁丈人自溺，嘆曰：「我得汝而活，汝爲我而死，豈不哀哉！」

伍員與羋勝遂入吳境。行至溧陽，餒而乞食。遇一女子，方浣紗於瀨水之上，筥中有飯。伍員停足問曰：「夫人可假一餐乎？」女子垂頭應曰：「妾獨與母居，三十未嫁，豈敢售餐於行客哉？」伍員曰：「某在窮途，願乞一飯自活！夫人行賑恤之德，又何嫌乎？」女子抬頭，看見伍員狀貌魁偉，乃曰：「妾觀君之貌，似非常人，寧以小嫌坐視窮困。」於是發其簞，取盎漿跪而進之。胥與勝一餐而止。女子曰：「君似有遠行，何不飽食？」二人乃再餐，盡其器。臨行，謂女子曰：「蒙夫人活命之恩，恩在肺腑。某實亡命之夫，倘遇他人，願夫人勿言！」女子悽然嘆曰：「嗟乎！妾侍寡母，三十未嫁，貞明自矢，何期饋飯，乃與男子交言。敗義墮節，何以爲人！子行矣。」伍員別去，行數步，回頭視之，此女子抱一大石，自投瀨水中而死。後人有贊雲：

溧水之陽，系綿之女。惟治母餐，不通男語。矜此旅人，發其筐筥。君腹雖充，吾節已窳。損此孱軀，以存壼矩。瀨水不竭，茲人千古！

伍員見女子投水，感傷不已，咬破指頭，瀝血書二十字於石上曰：

爾浣紗，我行乞；我腹飽，爾身溺。十年之後，千金報德！

伍員題訖，復恐後人看見，掬土以掩之。

過了溧陽，復行三百餘裏，至一地，名吳趨，見一壯士，碓顙而深目，狀如餓虎，聲若巨雷，方與一大漢廝打，衆人力勸不止。門內有一婦人喚曰：「專諸不可！」其人似有畏懼之狀，即時斂手歸家。員深怪之，問於旁人曰：「如此壯士，而畏婦人乎？」旁人告曰：「此吾鄉勇士，力敵萬人，不畏強禦，平生好義，見人有不平之事，即出死力相爲。適才門內喚聲，乃其母也。所喚專諸，即此人姓名。素有孝行，事母無違，雖當盛怒，聞母至即止。」員嘆曰：「此真烈士矣！」

次日，整衣相訪。專諸出迎，叩其來歷。員具道姓名，並受冤始末。專諸曰：「公負此大冤，何不求見吳王，借兵報仇？」員曰：「未有引進之人，不敢自媒。」專諸曰：「君言是也。今日下顧荒居，有何見諭？」員曰：「敬子孝行，願與結交。」專諸大喜，乃入告於母，即與伍員八拜爲交。員長於諸二歲，呼員爲兄。員請拜見專諸之母。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，殺雞爲黍，歡如骨肉。遂留員、勝二人宿了一夜。次早，員謂專諸曰：「某將辭弟入都，覓一機會，求事吳王。」專諸曰：「吳王好勇而驕，不如公子光親賢下士，將來必有所成。」員曰：「蒙弟指教，某當牢記。異日有用弟之處，萬勿見拒。」專諸應諾。三人分別。

員、勝相隨前進，來到梅里，城郭卑隘，朝市粗立，舟車嚷嚷，舉目無親，乃藏羋勝於郊外，自己被髮佯狂，跣足塗面，手執斑竹簫一管，在市中吹之，往來乞食。其簫曲第一疊雲：「伍子胥，伍子胥，跋涉宋鄭身無依，千辛萬苦悽復悲！父仇不報，何以生爲？」第二疊雲：「伍子胥，伍子胥，昭關一度變鬚眉，千驚萬恐悽復悲！兄仇不報，何以生爲？」第三疊雲：「伍子胥，伍子胥，蘆花渡口溧陽溪，千生萬死及吳陲，吹簫乞食悽復悲！身仇不報，何以生爲？」市人無有識者。時周景王二十五年，吳王僚之七年也。

再說吳公子姬光，乃吳王諸樊之子。諸樊薨，光應嗣位，因守父命，欲以次傳位於季札，故餘祭、夷昧以次相及。及夷昧薨後，季札不受國，仍該立諸樊之後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，竟自立爲王。公子光心中不服，潛懷殺僚之意，其如羣臣皆爲僚黨，無與同謀，隱忍於中。乃求善相者曰被離，舉爲吳市吏，囑以諮訪豪傑，引爲己輔。

一日，伍員吹簫過於吳市，被離聞簫聲甚哀，再一聽之，稍辨其音，出見員，乃大驚曰：「吾相人多矣，未見有如此之貌也！」乃揖而進之，遜於上坐。伍員謙讓不敢。被離曰：「吾聞楚殺忠臣伍奢，其子子胥出亡外國，子殆是乎？」員跼蹐未對。被離又曰：「吾非禍子者。吾見子狀貌非常，欲爲子求富貴地耳。」伍員乃訴其實。早有侍人知其事，報知王僚。僚召被離引員入見。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；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，一同入朝，進謁王僚。僚奇其貌，與之語，知其賢，即拜爲大夫之職。次日，員入謝，道及父兄之冤，咬牙切齒，目中火出。王僚壯其氣，意復憐之，許爲興師復仇。

姬光素聞伍員智勇，有心收養他，聞先謁王僚，恐爲僚所親用，心中微慍。乃往見王僚曰：「光聞楚之亡臣伍員來奔我國，王以爲何如人？」僚曰：「賢而且孝。」光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僚曰：「勇壯非常，與寡人籌策國事，無不中竅，是其賢也。念父兄之冤，未曾須臾忘報，乞師於寡人，是其孝也。」光曰：「王許以復仇乎？」僚曰：「寡人憐其情，已許之矣。」光諫曰：「萬乘之主，不爲匹夫興師。今吳、楚構兵已久，未見大勝。若爲子胥興師，是匹夫之恨，重於國恥也。勝則彼快其憤，不勝則我益其辱，必不可！」王僚以爲然，遂罷伐楚之議。伍員聞光之入諫，曰：「光方有內志，未可說以外事也。」乃辭大夫之職不受。光復言於王僚曰：「子胥以王不肯興師，辭職不受，有怨望之心，不可用之。」僚遂疏伍員，聽其自去，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。

員與勝遂耕於陽山之野。姬光私往見之，饋以米粟布帛，問曰：「子出入吳、楚之境，曾遇有才勇之士，略如子胥者乎？」員曰：「某何足道。所見有專諸者，真勇士也！」光曰：「願因子胥得交於專先生。」員曰：「專諸去此不遠，當即召之，明旦可入謁也。」光曰：「既是才勇之士，某即當造請，豈敢召乎？」乃與伍員同車共載，直造專諸之家。專諸方在街坊磨刀，爲人屠豕，見車馬紛紛，方欲走避。伍員在車上呼曰：「愚兄在此。」專諸慌忙停刀，候伍員下車相見。員指公子光曰：「此吳國長公子，慕吾弟英雄，特來造見，弟不可辭。」專諸曰：「某閭巷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煩大駕？」遂揖公子光而進。蓽門蓬戶，低頭而入。公子光先拜，致生平相慕之意。專諸答拜。光奉上金帛爲贄。專諸固讓，伍員從旁力勸，方纔肯受。自此專諸遂投於公子光門下。光使人日饋粟肉，月給布帛，又不時存問其母。專諸甚感其意。一日，問光曰：「某村野小民，蒙公子豢養之恩，無以爲報。倘有差遣，惟命是從。」光乃屏左右，述其欲刺王僚之意。專諸曰：「前王夷昧卒，其子分自當立，公子何名而欲害之？」光備言祖父遺命以次相傳之故：「季札既辭，宜歸適長。適長之後，即光之身也。僚安得爲君哉？吾力弱，不足以圖大事，故欲藉助於有力者。」專諸曰：「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，陳前王之命，使其退位？何必私備劍士，以傷先王之德？」光曰：「僚貪而恃力，知進之利，不能退讓，若與之言，反生忌害。光與僚勢不兩立！」專諸奮然曰：「公子之言是也。但諸有老母在堂，未敢以死相許。」光曰：「吾亦知爾母老子幼，然非爾無與圖事者。苟成其事，君之子母，即吾子母也，自當盡心養育，豈敢有負於君哉？」專諸沉思良久，對曰：「凡事輕舉無功，必圖萬全。夫魚在千仞之淵，而入漁人之手者，以香餌在也。欲刺王僚，必先投王之所好，乃能親近其身。不知王所好何在？」光曰：「好味。」專諸曰：「味中何者最甘？」光曰：「尤好魚炙。」專諸曰：「某請暫辭。」公子光曰：「壯士何往？」專諸曰：「某往學治味，庶可近吳王耳。」專諸遂往太湖學炙魚。凡三月，嘗其炙者，皆以爲美。然後復見姬光，光乃藏專諸於府中。髯翁有詩云：

剛直人推伍子胥，也因獻媚進專諸。

欲知弒械從何起？三月湖邊學炙魚。

姬光召伍子胥，謂：「專諸已精其味矣，何以得近吳王？」員對曰：「夫鴻鵠所以不可制者，以羽翼在也。欲制鴻鵠，必先去其羽翼。吾聞公子慶忌筋骨如鐵，萬夫莫當；手能接飛鳥，步能格猛獸。王僚得一慶忌，旦夕相隨，尚且難以動手，況其母弟掩餘、燭庸並握兵權。雖有擒龍搏虎之勇，鬼神不測之謀，安能濟事？公子欲除王僚，必先去此三子，然後大位可圖。不然，雖幸而成事，公子能安然在位乎？」光俯思半晌，恍然曰：「君言是也。且歸爾田，俟有間隙，然後相議耳。」員乃辭去。

是年，周景王崩。其嫡世子曰猛，次曰丐，長庶子曰朝。景王寵愛朝，囑於大夫賓孟，欲更立世子之位，未行而崩。劉獻公摯亦卒，子劉卷字伯蚡嗣立，素與賓孟有隙，遂同單穆公旗殺賓孟，立世子猛，是爲悼王。尹文公固、甘平公、召莊公奐，素附子朝，三家合兵，使上將南宮極率之，以攻劉卷。卷出奔揚，單旗奉王猛次於皇。子朝使其黨肹伐皇，肹敗死。晉頃公聞王室大亂，遣大夫籍談、荀躒帥師，納王於王城。尹固亦立子朝於京。未幾，王猛病卒，單旗、劉卷復立其弟丐，是爲敬王，居翟泉。周人呼丐爲東王，朝爲西王。二王互相攻殺，六年不決。召莊公奐卒，南宮極爲天雷震死，人心聳懼。晉大夫荀躒復率諸侯之師，納敬王於成周，擒尹固，子朝兵潰。召奐之子嚚反攻子朝，朝出奔楚，諸侯遂城成周而還。敬王以召嚚爲反覆，與尹固同斬於市，周人快之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周敬王即位之元年，吳王僚之八年也。時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鄖，費無極恐其爲伍員內應，勸平王誅之。建母聞之，陰使人求救於吳。吳王僚使公子光往鄖取建母，行及鍾離，楚將薳越帥師拒之，馳報郢都。平王拜令尹陽丐爲大將，並徵陳、蔡、胡、沈、許五國之師。鬍子名髡，沈子名逞，二君親自引兵；陳遣大夫夏齧；頓、胡二國亦遣大夫助戰。胡、沈、陳之兵營於右，頓、許、蔡之兵營於左，薳越大軍居中。姬光亦馳報吳王。王僚同公子掩餘率大軍一萬，罪人三千，來至雞父下寨。兩邊尚未約戰，適楚令尹陽丐暴疾卒，薳越代領其衆。姬光言於王僚曰：「楚亡大將，其軍已喪氣矣。諸侯相從者雖衆，然皆小國，畏楚而來，非得已也。胡、沈之君幼不習戰，陳夏齧勇而無謀；頓、許、蔡三國久困楚令，其心不服，不肯盡力。七國同役而不同心，楚帥位卑無威，若分師先犯胡、沈與陳，必先奔。諸國乖亂，楚必震懼，可全敗也。請示弱以誘之，而以精卒持其後。」王僚從其計。乃爲三陣，自率中軍，姬光在左，公子掩餘在右，各飽食嚴陣以待。先遣罪人三千，亂突楚之右營。

時秋七月晦日，兵家忌晦，故鬍子髡、沈子逞及陳夏齧俱不做整備，及聞吳兵到，開營擊之。罪人原無紀律，或奔或止。三國以吳兵散亂，彼此爭功追逐，全無隊伍。姬光帥左軍乘亂進擊，正遇夏齧，一戟刺於馬下。胡、沈二君心慌，奪路欲走，公子掩餘右軍亦到。二君如飛禽入網，無處逃脫，俱爲吳軍所獲。軍士死者無數，生擒甲士八百餘人。姬光喝教將胡、沈二君斬首。卻縱放甲士，使奔報楚之左軍，言：「胡、沈二君及陳大夫俱被殺矣！」許、蔡、頓三國將士，嚇得心膽墮地，不敢出戰，各尋走路。王僚合左右二軍，如泰山一般，倒壓下來。中軍薳越未及成陣，軍士散其大半。吳兵隨後掩殺，殺得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渠。薳越大敗，奔五十里方脫。姬光直入鄖陽，迎取楚夫人以歸。蔡人不敢拒敵。薳越收拾敗兵，止存其半，聞姬光單師來鄖陽取楚夫人，乃星夜赴之。比及楚軍至，蔡、吳兵已離鄖陽二日矣。薳越知不可追，仰天嘆曰：「吾受命守關，不能緝獲亡臣，是無功也。既喪七國之師，又失君夫人，是二罪也。無一功而負二罪，何面復見楚王乎？」遂自縊而死。

楚平王聞吳師勢大，心中甚懼，用囊瓦爲令尹，以代陽丐之位。瓦獻計，謂：「郢城卑狹，更於其東闢地，築一大城，比舊高七尺，廣二十餘裏。名舊城爲紀南城，以其在紀山之南也；新城仍名郢，徙都居之。復築一城於西，以爲右臂，號曰麥城。三城以『品』字之形，聯絡有勢。」楚人皆以爲瓦功。沈尹戍笑曰：「子常不務修德政，而徒事興築，吳兵若至，雖十郢城何益哉？」囊瓦欲雪雞父之恥，大治舟楫，操演水軍。三月，水手習熟，囊瓦率舟師，從大江直逼吳疆，耀武而還。吳公子光聞楚師犯邊，星夜來援。比至境上，囊瓦已還師矣。姬光曰：「楚方耀武而還，邊人必不爲備。」乃潛師襲巢，滅之，並滅鍾離，奏凱而歸。

楚平王聞二邑被滅，大驚，遂得心疾，久而不愈。至敬王四年，疾篤，召囊瓦及公子申至於榻前，以太子珍囑之而薨。囊瓦與郤宛商議曰：「太子珍年幼，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，非正也。子西長而好善，立長則名順，建善則國治。誠立子西，楚必賴之。」郤宛以囊瓦之言，告於公子申。申怒曰：「若廢太子，是彰君王之穢行也。太子秦出，其母已立爲君夫人，可謂非適嗣乎？棄適而失大援，外內惡之。令尹欲以利禍我，其病狂乎？再言及，吾必殺之！」囊瓦懼，乃奉珍主喪，即位，改名曰軫，是爲昭王。囊瓦仍爲令尹，伯郤宛爲左尹，鄢將師爲右尹，費無極以師傅舊恩，同執國政。

卻說鄭定公聞吳人取楚夫人以歸，乃使人齎珠玉簪珥追送之，以解殺建之恨。楚夫人至吳，吳王賜宅西門之外，使羋勝奉之。伍員聞平王之死，捶胸大哭，終日不止。公子光怪而問曰：「楚王乃子仇人，聞死當稱快，胡反哭之？」員曰：「某非哭楚王也，恨吾不能梟彼之頭，以雪吾恨，使得終牖下耳！」光亦爲嗟嘆。胡曾先生有詩曰：

父兄冤恨未曾酬，已報淫狐獲首丘。

手刃不能償夙願，悲來霜鬢又添愁。

伍員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，報其仇怨，一連三夜無眠，心中想出一個計策來，謂姬光曰：「公子欲行大事，尚無間可乘耶？」光曰：「晝夜思之，未得其便。」員曰：「今楚王新歿，朝無良臣，公子何不奏過吳王，乘楚喪亂之中，發兵南伐，可以圖霸。」光曰：「倘遣吾爲將，奈何？」員曰：「公子誤爲墜車而得足疾者，王必不遣。然後薦掩餘、燭庸爲將，更使公子慶忌結連鄭、衛，共攻楚國。此一網而除三翼，吳王之死在目下矣！」光又問曰：「三翼雖去，延陵季子在朝，見我行篡，能容我乎？」員曰：「吳、晉方睦，再令季子使晉，以窺中原之釁。吳王好大而疏於計，必然聽從。待其遠使歸國，大位已定，豈能複議廢立哉？」光不覺下拜曰：「孤之得子胥，乃天賜也！」

次日，以乘喪伐楚之利，入言於王僚，僚欣然聽之。光曰：「此事某應效勞，奈因墜車損其足脛，方就醫療，不能任勞。」僚曰：「然則何人可將？」光曰：「此大事，非至親信者，不可託也。王自擇之。」僚曰：「掩餘、燭庸可乎？」光曰：「得人矣。」光又曰：「向來晉、楚爭霸，吳爲屬國；今晉既衰微，而楚復屢敗，諸侯離心，未有所歸，南北之政，將歸於東。若遣公子慶忌往收鄭、衛之兵，併力攻楚，而使延陵季子聘晉，以觀中原之釁；王簡練舟師，以擬其後，霸可成也。」王僚大喜，使掩餘、燭庸帥師伐楚，季札聘於晉國，惟慶忌不遣。

單說掩餘、燭庸引師二萬，水陸並進，圍楚潛邑。潛邑大夫堅守不出，使人入楚告急。時楚昭王新立，君幼臣讒，聞吳兵圍潛，舉朝慌急無措。公子申進曰：「吳人乘喪來伐，若不出兵迎敵，示之以弱，啓其深入之心。依臣愚見，速令左司馬沈尹戍，率陸兵一萬救潛；再遣左尹郤宛率水軍一萬，從淮汭順流而下，截住吳兵之後，使他首尾受敵，吳將可坐而擒矣。」昭王大喜，遂用子西之計，調遣二將，水陸分道而行。

卻說掩餘、燭庸攻圍潛邑，諜者報：「救兵來到。」二將大驚，分兵一半圍城，一半迎敵。沈尹戍堅壁不戰，使人四下將樵汲之路，俱用石子壘斷。二將大驚。探馬又報：「楚將郤宛引舟師從沙汭塞斷江口，吳兵進退兩難。」乃分作兩寨，爲犄角之勢，與楚將相持，一面遣人入吳求救。姬光曰：「臣曏者欲徵鄭、衛之兵，政爲此也。今日遣之，尚未爲晚。」王僚乃使慶忌糾合鄭、衛。四公子俱調開去了，單留姬光在國。

伍員乃謂光曰：「公子曾覓利匕首乎？欲用專諸，此其時矣。」光曰：「然。昔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，獻其三枚於吳，一曰『湛盧』，二曰『盤郢』，三曰『魚腸』。『魚腸』乃匕首也。形雖短狹，砍鐵如泥。先君以賜我，至今寶之，藏於牀頭，以備非常。此劍連夜發光，意者神物慾自試，將飽王僚之血乎？」遂出劍與員觀之。員誇獎不已，即召專諸，以劍付之。專諸不待開言，已知光意，慨然曰：「王信可殺也。二弟遠離，公子出使，彼孤立耳，無如我何。但死生之際，不敢自主，候稟過老母，方敢從命。」專諸歸視其母，不言而泣。母曰：「諸何悲之甚也？豈公子欲用汝耶？吾舉家受公子恩養，大德當報。忠孝豈能兩全？汝必亟往，勿以我爲念！汝能成人之事，垂名後世，我死亦不朽矣。」專諸猶依依不捨。母曰：「吾思飲清泉，可於河下取之。」專諸奉命汲泉於河，比及回家，不見老母在堂，問其妻。妻對曰：「姑適言睏倦，閉戶思臥，戒勿驚之。」專諸心疑，啓牖而入，老母自縊於牀上矣。髯仙有詩云：

願子成名不惜身，肯將孝子換忠臣。

世間盡爲貪生誤，不及區區老婦人。

專諸痛哭一場，收拾殯殮，葬於西門之外，謂其妻曰：「吾受公子大恩，所以不敢盡死者，爲老母也。今老母已亡，吾將赴公子之急。我死，汝母子必蒙公子恩眷，勿爲我牽掛。」言畢，來見姬光，言母死之事。光十分不過意，安慰了一番。良久，然後復論及王僚之事。專諸曰：「公子盍設享以請吳王？王若肯來，事八九濟矣。」光乃入見王僚曰：「有庖人從太湖來，新學炙魚，味甚鮮美，異於他炙。請王辱臨下舍而嘗之。」王僚好的是魚炙，遂欣然許諾：「來日當過王兄府上，不必過費。」光是夜預伏甲士於窟室之中，再命伍員暗約死士百人在外接應。於是大張飲具。

次早，復請王僚。僚入宮，告其母曰：「公子光具酒相延，得無有他謀乎？」母曰：「光心氣怏怏，常有愧恨之色。此番相請，諒無好意，何不辭之？」僚曰：「辭則生隙，若嚴爲之備，又何懼哉！」於是被猊之甲三重，陳設兵衛，自王宮起直至光家之門，街衢皆滿，接連不斷。僚駕及門，光迎入拜見。既入席安坐，光侍坐於旁。僚之親戚近信，佈滿堂階。侍席力士百人，皆操長戟，帶利刃，不離王之左右。庖人獻饌，皆從庭下搜簡更衣，然後膝行而前。十餘力士握劍夾之以進。庖人置饌，不敢仰視，復膝行而出。光獻觴致敬，忽作足，僞爲痛苦之狀，乃前奏曰：「光足疾舉發，痛徹心髓，必用大帛纏緊，其痛方止。幸王寬坐須臾，容裹足便出。」僚曰：「王兄請自方便。」光一步一躓，入內潛進窟室中去了。少頃，專諸告進魚炙，搜簡如前。誰知這口魚腸短劍，已暗藏於魚腹之中。力士挾專諸膝行，至於王前，用手擘魚以進，忽地抽出匕首，徑刺王僚之胸。手勢去得十分沉重，直貫三層堅甲，透出背脊。王僚大叫一聲，登時氣絕。侍衛力士一擁齊上，刀戟並舉，將專諸剁做肉泥。堂中大亂。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，乃縱甲士殺出，兩下交鬥。這一邊知專諸得手，威加十倍；那一邊見王僚已亡，勢減三分。僚衆一半被殺，一半奔逃，其所設軍衛，俱被伍員引衆殺散，奉姬光升車入朝。聚集羣臣，將王僚背約自立之罪，宣佈國人明白：「今日非光貪位，實乃王僚之不義也。光權攝大位，待季子返國，仍當奉之。」乃收拾王僚屍首，殯殮如禮。又厚葬專諸，封其子專毅爲上卿。封伍員爲行人之職，待以客禮而不臣。市吏被離舉薦伍員有功，亦升大夫之職。散財發粟，以賑窮民，國人安之。

姬光心念慶忌在外，使善走者覘其歸期，姬光自率大兵，屯於江上以待之。慶忌中途聞變，即馳去。姬光乘駟馬追之，慶忌棄車而走，其行如飛，馬不能及。光命集矢射之，慶忌挽手接矢，無一中者。姬光知慶忌必不可得，乃誡西鄙嚴爲之備，遂還吳國。

又數日，季札自晉歸，知王僚已死，徑往其墓，舉哀成服。姬光親詣墓所，以位讓之，曰：「此祖父諸叔之意也。」季札曰：「夫求而得之，又何讓爲？苟國無廢祀，民無廢主，能立者即吾君矣。」光不能強，乃即吳王之位，自號爲闔閭。季札退守臣位。此周敬王五年事也。札恥爭國之事，老於延陵，終身不入吳國，不與吳事，時人高之。及季札之死，葬於延陵。孔子親題其碑曰：「有吳延陵季子之墓。」史臣有贊雲：

貪夫殉利，簞豆見色。春秋爭弒，不顧骨肉。孰如季子，始終讓國？堪愧僚光，無慚泰伯。

宋儒又論季札辭國生亂，爲賢名之玷。有詩云：

只因一讓啓羣爭，辜負前人次及情。

若使延陵成父志，蘇臺麋鹿豈縱橫？

且說掩餘、燭庸困在潛城日久，救兵不至，正在躊躇脫身之計，忽聞姬光弒主奪位。二人放聲大哭，商議道：「光既行弒奪之事，必不相容。欲要投奔楚國，又恐楚不相信。正是『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』，如何是好？」燭庸曰：「目今困守於此，終無了期。且乘夜從僻路逃奔小國，以圖後舉。」掩餘曰：「楚兵前後圍裹，如飛鳥入籠，焉能自脫？」燭庸曰：「吾有一計：傳令兩寨將士，詐稱來日欲與楚兵交鋒，至夜半與兄微服密走，楚兵不疑。」掩餘然其言。兩寨將士秣馬蓐食，專候軍令佈陣。掩餘與燭庸同心腹數人，扮作哨馬小軍，逃出本營。掩餘投奔徐國，燭庸投奔鍾吾。及天明，兩寨皆不見其主將，士卒混亂，各搶船隻，奔歸吳國。所棄甲兵無數，皆被郤宛水軍所獲。諸將欲乘吳之亂，遂伐吳國。郤宛曰：「彼乘我喪非義，吾奈何效之？」乃與沈尹戍一同班師，獻吳俘。楚昭王以郤宛爲功，以所獲甲兵之半賜之，每事諮訪，甚加敬禮。費無極忌之益深，乃生一計，欲害郤宛。

畢竟費無極用何計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

話說費無極心忌伯郤宛，與鄢將師商量出一個計策來，詐謂囊瓦曰：「子惡欲設享相延，託某探相國之意，未審相國肯降重否？」囊瓦曰：「彼若見招，豈有不赴之理？」無極又謂郤宛曰：「令尹向吾言，欲飲酒於吾子之家，未知子肯爲治具否？託吾相探。」郤宛不知是計，應曰：「某位居下僚，蒙令尹枉駕，誠爲榮幸。明日當備草酌奉候，煩大夫致意。」無極曰：「子享令尹，以何物致敬？」郤宛曰：「未知令尹所好何在？」無極曰：「令尹最好者，堅甲利兵也。所以欲飲酒於公家者，以吳之俘獲半歸於子，故欲借觀耳。子盡出所有，吾爲子擇之。」郤宛果然將楚平王所賜，及家藏兵甲，盡出以示無極。無極取其堅利者，各五十件，曰：「足矣。子帷而置諸門，令尹來必問。問則出以示之。令尹必愛而玩之，因以獻焉。若他物，非所好也。」郤宛信以爲然，遂設帷於門之左，將甲兵置於帷中。盛陳餚核，託費無極往邀囊瓦。囊瓦將行，無極曰：「人心不可測也。吾爲子先往，探其設饗之狀，然後隨行。」無極去少頃，踉蹌而來，喘籲未定，謂囊瓦曰：「某幾誤相國。子惡今日相請，非懷好意，將不利於相國也。適見帷兵甲於門，相國誤往，必遭其毒。」囊瓦曰：「子惡素與我無隙，何至如此？」無極曰：「彼恃王之寵，欲代子爲令尹耳。且吾聞子惡陰通吳國，救潛之役，諸將欲遂伐吳國，子惡私得吳人之賂，以爲乘亂不義，遂強左司馬班師而回。夫吳乘我喪，我乘吳亂，正好相報，奈何去之？非得吳賂，焉肯違衆輕退？子惡若得志，楚國危矣。」囊瓦意猶未信，更使左右往視，回報：「門幕中果伏有甲兵。」囊瓦大怒，即使人請鄢將師至，訴以郤宛欲謀害之事。將師曰：「郤宛與陽令終、陽完、陽佗三族合黨，欲秉楚政，非一日矣。」囊瓦曰：「異國匹夫，乃敢作亂，吾當手刃之！」遂奏聞楚王，令鄢將師率兵甲以攻伯氏。伯郤宛知爲無極所賣，自刎而死。其子伯嚭懼禍，逃出郊外去了。囊瓦命焚伯氏之居，國人莫肯應者。瓦益怒，出令曰：「不焚伯氏，與之同罪！」衆人盡知郤宛是個賢臣，誰肯焚燒其宅，被囊瓦逼迫不過，各取禾藳一札在手，投於伯氏門外而走。瓦乃親率家衆，將前後門圍住，放起大火。可憐左尹府第一區，登時化爲灰燼，連郤宛之屍亦燒燬無存。盡滅伯氏之族。復拘陽令終、陽完、陽佗、晉陳，誣以通吳謀叛，皆殺之。國中無不稱冤者。忽一日，囊瓦於月夜登樓，聞市上歌聲朗然可辨。瓦聽之，其歌雲：

莫學郤大夫，忠而見誅。身既死，骨無餘。楚國無君，惟費與鄢。令尹木偶，爲人作繭。天若有知，報應立顯。

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。但見市廛家家祀神，香火相接。問：「神何姓名？」答曰：「即楚忠臣伯郤宛也。無罪枉殺，冀其上訴於天耳。」左右還報囊瓦。瓦乃訪之朝中，公子申等皆言：「郤宛無通吳之事。」瓦心中頗悔。

沈尹戍聞郊外賽神者，皆咒詛令尹，乃來見囊瓦曰：「國人胥怨矣，相國獨不聞乎？夫費無極，楚之讒人也，與鄢將師共爲矇蔽。去朝吳，出蔡侯朱，教先王爲滅倫之事，致太子建身死外國，冤殺伍奢父子，今又殺左尹，波及陽、晉二家，百姓怨此二人，入於骨髓。皆雲：『相國縱其爲惡，怨詈咒詛，遍於國中。』夫殺人以掩謗，仁者猶不爲，況殺人以興謗乎？子爲令尹，而縱讒慝以失民心，他日楚國有事，寇盜興於外，國人叛於內，相國其危哉！與其信讒以自危，孰若除讒以自安邪？」囊瓦瞿然下席，曰：「是瓦之罪也。願司馬助吾一臂，誅此二賊！」沈尹戍曰：「此社稷之福，敢不從命！」沈尹戍即使人揚言於國中曰：「殺左尹者，皆費、鄢二人所爲，令尹已覺其奸。今往討之，國人願從者皆來！」言猶未畢，百姓爭執兵先驅，囊瓦乃收費無極、鄢將師，數其罪，梟之於市。國人不待令尹之命，將火焚兩家之宅，盡滅其黨。於是謗詛方息。史臣有詩云：

不焚伯氏焚鄢費，公論公心在國人。

令尹早同司馬計，讒言何至害忠臣？

又有一詩，言費、鄢二人一生害人，適以自害，讒口作惡，亦何益哉！詩云：

順風放火去燒人，忽地風回燒自身。

毒計奸謀渾似此，惡人幾個不遭屯？

再說吳王闔閭元年，乃周敬王之六年也。闔閭訪國政於伍員，曰：「寡人慾強國圖霸，如何而可？」伍員頓首垂淚而對曰：「臣，楚國之亡虜也，父兄含冤，骸骨不葬，魂不血食，蒙垢受辱，來歸命於大王，幸不加戮，何敢與聞吳國之政？」闔閭曰：「非夫子，寡人不免屈於人下。今幸蒙一言之教，得有今日，方且託國於子，何故中道忽生退志？豈以寡人爲不足耶？」伍員對曰：「臣非以大王爲不足也。臣聞：『疏不間親，遠不間近。』臣豈敢以羈旅之身，居吳國謀臣之上乎？況臣大仇未報，方寸搖搖，自不知謀，安能謀國？」闔閭曰：「吳國謀臣，無出子右者，子勿辭。俟國事稍定，寡人爲子報仇，惟子所命！」伍員曰：「王所謀者何也？」闔閭曰：「吾國僻在東南，險阻卑溼，又有海潮之患，倉庫不盈，田疇不墾，國無守禦，民無固志，無以威示鄰國，爲之奈何？」伍員對曰：「臣聞治民之道，在安居而理。夫霸王之業，從近制遠。必先立城郭，設守備，實倉廩，治兵革，使內有可守，而外可以應敵。」闔閭曰：「善。寡人委命於子，子爲寡人圖之。」

伍員乃相土形之高卑，嘗水味之鹹淡，乃於姑蘇山東北三十里，得善地，造築大城，週迴四十七里，陸門八，象天八風；水門八，法地八聰。那八門？南曰盤門蛇門，北曰齊門平門，東曰婁門匠門，西曰閶門胥門。盤門者，以水之盤曲也；蛇門者，以在巳方，生肖屬蛇也；齊門者，以齊國在其北也；平門者，水陸地相稱也；婁門者，婁江之水所聚也；匠門者，聚匠作於此也；閶門者，通閶闔之氣也；胥門者，向姑胥山也。越在東南，正在巳方，故蛇門之上刻有木蛇，其首向內，示越之臣服於吳也。南向復築小城，周圍十里，南、北、西俱有門，惟東不開門，欲以絕越之光明也。吳地在東爲辰方，生肖屬龍，故小城南門上爲兩鯢，以象龍角。城郭既成，迎闔閭自梅里徙都於此。城中前朝後市，左祖右神，倉廩府庫，無所不備。大選民卒，教以戰陣射御之法。別築一城於鳳凰山之南，以備越寇，名南武城。

闔閭以「魚腸」爲不祥之物，函封不用。築右城於牛首山，鑄劍數千，號曰「扁諸」。又訪得吳人干將，與歐冶子同師，使居匠門，別鑄利劍。干將乃採五山之鐵精，六合之金英，候天伺地，妙選時日，天地下降，百神臨觀，聚炭如丘，使童男童女三百人，裝炭鼓橐。如是三月，而金鐵之精不銷，干將不知其故。其妻莫邪謂曰：「夫神物之化，須人氣而後成。今子作劍，三月不就，得無待人而成乎？」干將曰：「昔吾師爲冶不化，夫妻俱入爐中，然後成物。至今即山作冶，必麻絰草衣祭爐，然後敢發。今吾鑄劍不成，亦若是耶？」莫邪曰：「師能爍身以成神器，吾何難效之？」於是莫邪沐浴，斷髮剪爪，立於爐旁，使男女復鼓橐，炭火方烈，莫邪自投於爐。頃刻銷鑠，金鐵俱液，遂瀉成二劍，先成者爲陽，即名「干將」；後成者爲陰，即名「莫邪」。陽作龜文，陰作漫理。干將匿其陽，止以莫邪獻於吳王，王試之，石應手而開。今虎丘「試劍石」是也。王賞之百金。其後吳王知干將匿劍，使人往取，如不得劍，即當殺之。干將取劍出觀，其劍自匣中躍出，化爲青龍，干將乘之，昇天而去，疑已作劍仙矣。使者還報，吳王嘆息，自此益寶「莫邪」。「莫邪」留吳，不知下落。直至六百餘年之後，晉朝張華丞相見牛鬥之間有紫氣，聞雷煥妙達象緯，召而問之。煥曰：「此寶劍之精，在豫章豐城。」華即補煥爲豐城令。煥既到縣，掘獄屋基，得一石函，長逾六尺，廣三尺，開視之，內有雙劍。以南昌西山之土拭之，光芒豔發。以一劍送華，留一劍自佩之。華報曰：「詳觀劍文，乃『干將』也。尚有『莫邪』，何爲不至？雖然，神物終當合耳。」其後，煥同華佩劍過延平津，劍忽躍出入水，急使人入水求之，惟見兩龍張鬣相向，五色炳耀，使人恐懼而退。以後二劍更不出現，想神物終歸天上矣。今豐城縣有劍池，池前石函，土瘞其半，俗呼石門，即雷煥得劍處。此乃「干將」、「莫邪」之結末也。後人有寶劍銘雲：

五山之精，六氣之英。煉爲神器，電燁霜凝。虹蔚波映，龍藻龜文。斷金切玉，威動三軍。

話說吳王闔閭既寶「莫邪」，復募人能作金鉤者，賞以百金。國人多有作鉤來獻者。有鉤師貪王之重賞，將二子殺之，取其血以釁金，遂成二鉤，獻於吳王。越數日，其人詣宮門求賞。吳王曰：「爲鉤者衆，爾獨求賞，爾之鉤何以異於人乎？」鉤師曰：「臣利王之賞，殺二子以成鉤，豈他人可比哉？」王命取鉤。左右曰：「已混入衆鉤之中，形制相似，不能辨識。」鉤師曰：「臣請觀之。」左右悉取衆鉤，置於鉤師之前。鉤師亦不能辨。乃向鉤呼二子之名曰：「吳鴻，扈稽！我在於此，何不顯靈於王前也？」呼聲未絕，兩鉤忽飛出，貼於鉤師之胸。吳王大驚曰：「爾果言不謬矣！」乃以百金賞之。遂與「莫邪」俱佩服於身。其時楚伯嚭出奔在外，聞伍員已顯用於吳，乃奔吳，先謁伍員。員與之相對而泣，遂引見闔閭。闔閭問曰：「寡人僻處東海，子不遠千里遠辱下土，將何以教寡人乎？」嚭曰：「臣之祖、父，效力於楚，再世矣。臣父無罪，橫被焚戮。臣亡命四方，未有所屬。今聞大王高義，收伍子胥於窮厄，故不遠千里，束身歸命。惟大王死生之！」闔閭惻然，使爲大夫，與伍員同議國事。吳大夫被離私問於伍員曰：「子何見而信嚭乎？」員曰：「吾之怨，正與嚭同。諺雲：『同病相憐，同憂相救。』驚翔之鳥相隨而集，瀨下之水因復俱流，子何怪焉？」被離曰：「子見其外，未見其內也。吾觀嚭之爲人，鷹視虎步，其性貪佞，專功而擅殺，不可親近。若重用之，必爲子累。」伍員不以爲然，遂與伯嚭俱事吳王。後人論被離既識伍員之賢，又識伯嚭之佞，真神相也。員不信其言，豈非天哉！有詩云：

能知忠勇辨奸回，神相如離真異哉！

若使子胥能預策，豈容麋鹿到蘇臺？

話分兩頭。再說公子慶忌逃奔於艾城，招納死士，結連鄰國，欲待時乘隙，伐吳報仇。闔閭聞其謀，謂伍員曰：「昔專諸之事，寡人全得子力。今慶忌有謀吳之心，飲食不甘味，坐不安席，子更爲寡人圖之。」伍員對曰：「臣不忠無行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，今復圖其子，恐非皇天之意。」闔閭曰：「昔武王誅紂，復殺武庚，周人不以爲非。皇天所廢，順天而行。慶忌若存，王僚未死，寡人與子成敗共之，寧可以小不忍而釀大患？寡人更得一專諸，事可了矣。子訪求謀勇之士，已非一日，亦有其人否乎？」伍員曰：「難言也。臣所厚有一細人，似可與謀者。」闔閭曰：「慶忌力敵萬人，豈細人所能謀哉？」員對曰：「是雖細人，實有萬人之勇。」闔閭曰：「其人爲誰？子何以知其勇？試爲寡人言之。」伍員遂將勇士姓名出處備細說來。正是：

說時華嶽山搖動，話到長江水逆流。

只爲子胥能舉薦，要離姓字播春秋。

伍員曰：「其人姓要名離，吳人也。臣昔曾見其折辱壯士椒丘，是以知其勇。」闔閭曰：「折辱之事如何？」員對曰：「椒丘者，東海土人也。有友人仕於吳而死，至吳奔其喪。車過淮津，欲飲馬於津。津吏曰：『水中有神，見馬即出取之，君勿飲也。』曰：『壯士在此，何神敢幹我哉！』乃使從者解驂，飲於津水，馬果嘶而入水。津吏曰：『神取馬去矣！』椒丘大怒，袒裼持劍入水，求神決戰。神興濤鼓浪，終不能害。三日三夜，椒丘從水中出，一目爲神所傷，遂眇。至吳行吊，坐於喪席，恃其與水神交戰之勇，以氣凌人，輕傲於士大夫，言詞不遜。時要離與對坐，忽然有不平之色，謂曰：『子見士大夫而有傲色，得無以勇士自居耶？吾聞勇士之鬥也，與日戰不移表，與鬼神戰不旋踵，與人戰不違聲，寧死不受其辱。今子與神鬥於水，失馬不能追，又受眇目之羞，形殘名辱，不與並命，而猶戀戀於餘生，此天地間最無用之物，且不當以面目見人，況傲士乎？』椒丘被辱，頓口無言，含愧出席而去。要離至晚還舍，誡其妻曰：『我辱勇士椒丘於大家之喪，恨怨鬱積，今夜必來殺我，以報其辱。吾當僵臥室中，以待其來，慎勿閉門。』妻知要離之勇，從其言。椒丘果於夜半挾利刃徑造要離之舍，見門扉不掩，堂戶大開，直趨其室，見一人垂手放發，臨窗僵臥，觀之，乃要離也。見來，直挺不動，亦無懼意。以劍承要離之頸，數之曰：『汝有當死者三，汝知之乎？』離曰：『不知。』曰：『汝辱我於大家之喪，一死也。歸不關閉，二死也。見我而不起避，三死也。汝自求死，勿以我爲怨。』要離曰：『我無三死之過，爾有三不肖之愧，爾知之乎？』曰：『不知。』要離曰：『吾辱爾於千人之衆，爾不敢酬一言，一不肖也。入門不咳，登堂無聲，有掩襲之心，二不肖也。以劍承吾之頸，尚敢大言，三不肖也。爾有三不肖而反責我，不可鄙哉！』椒丘乃收劍嘆曰：『吾之勇，自計世人莫有及者，離乃加吾之上，真乃天下勇士。吾若殺之，豈不貽笑於人？然不能殺汝，亦難以勇稱於世矣！』乃投劍於地，以頭觸牖而死。方其在喪席之時，臣亦與坐，故知其詳。豈非有萬人之勇乎？」闔閭曰：「子爲我召之。」

伍員乃往見要離曰：「吳王聞吾子高義，願一見顏色。」離驚曰：「吾乃吳下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奉吳王之詔？」伍員再申言吳王願見之意，要離乃隨員入謁。闔閭初聞伍員誇要離之勇，意必魁偉非常，及見離，身材僅五尺餘，腰大一束，形容醜陋，大失所望，心中不悅，問曰：「子胥稱勇士要離，乃子乎？」離曰：「臣細小無力，迎風則伏，負風則僵，何勇之有？然大王有所遣，不敢不盡其力。」闔閭嘿然不應。伍員已知其意，奏曰：「夫良馬不在形之高大，所貴者，力能任重，足能致遠而已。要離形貌雖陋，其智術非常，非此人不能成事，王勿失之。」闔閭乃延入後宮，賜坐。要離進曰：「大王意中所患，得非亡王之公子乎？臣能殺之。」闔閭笑曰：「慶忌骨騰肉飛，走逾奔馬，矯捷如神，萬夫莫當。子恐非其敵也！」要離曰：「善殺人者，在智不在力。臣能近慶忌刺之，如割雞耳。」闔閭曰：「慶忌明智之人，招納四方亡命，豈肯輕信國中之客而近子哉？」要離曰：「慶忌招納亡命，將以害吳。臣詐以負罪出奔，願王戮臣妻子，斷臣右手，慶忌必信臣而近之矣。如是而後可圖也。」闔閭愀然不樂曰：「子無罪，吾何忍如此慘禍於子哉？」要離曰：「臣聞：安妻子之樂，不盡事君之義，非忠也；懷室家之愛，不能除君之患，非義也。臣得以忠義成名，雖舉家就死，其甘如飴矣！」伍員從旁進曰：「要離爲國忘家，爲主忘身，真千古之豪傑！但於功成之後，旌表其妻孥，不沒其績，使其揚名後世足矣！」闔閭許之。

次日，伍員同要離入朝，員薦要離爲將，請兵伐楚。闔閭罵曰：「寡人觀要離之力，不及一小兒，何能勝伐楚之任哉？況寡人國事粗定，豈堪用兵？」要離進曰：「不仁者，王也！子胥爲王定吳國，王乃不爲子胥報仇乎？」闔閭大怒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豈野人所知？奈何當朝責辱寡人！」叱力士執要離，斷其右臂，囚於獄中。遣人收其妻子。伍員嘆息而出。羣臣皆不知其由。過數日，伍員密諭獄吏，寬要離之禁，要離乘間逃出。闔閭遂戮其妻子，焚棄於市。宋儒論此事，以爲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仁人不肯爲之；今乃無故戮人妻子，以求售其詐謀，闔閭之殘忍極矣！而要離與王無生平之恩，特以貪勇俠之名，殘身害家，亦豈得爲良士哉？有詩云：

只求成事報吾君，妻子無辜枉殺身。

莫向他邦誇勇烈，忍心害理是吳人！

要離奔出吳境，一路上逢人訴冤，訪得慶忌在衛，遂至衛國求見。慶忌疑其詭詐，不納。要離乃脫衣示之。慶忌見其右臂果斷，方信爲實，乃問曰：「吳王既殺汝妻子，刑汝之軀，今來見我何爲？」離曰：「臣聞吳王弒公子之父而奪大位，今公子連結諸侯，將有復仇之舉，故臣以殘命相投。臣能知吳國之情，誠以公子之勇，用臣爲嚮導，吳可入也。大王報父仇，臣亦少雪妻子之恨！」慶忌猶未深信。未幾，有心腹人從吳中探事者歸報，要離妻子果焚棄於市上。慶忌遂坦然不疑，問要離曰：「吾聞吳王任子胥、伯嚭爲謀主，練兵選將，國中大治。吾兵微力薄，焉能泄胸中之氣乎？」離曰：「伯嚭乃無謀之徒，何足爲慮？吳臣止一子胥，智勇足備，今亦與吳王有隙矣。」慶忌曰：「子胥乃王之恩人，君臣相得，何雲有隙？」要離曰：「公子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子胥所以盡心於闔閭者，欲借兵伐楚，報其父兄之仇。今平王已死，費無極亦亡，闔閭得位，安其富貴，不思與子胥復仇。臣爲子胥進言，致觸王怒，加臣慘戮，子胥之心怨吳王亦明矣。臣之幸脫囚繫，亦賴子胥周全之力。子胥囑臣曰：此去必見公子，觀其志向何如。若肯爲伍氏報仇，願爲公子內應，以贖窟室同謀之罪。公子不乘此時發兵向吳，待其君臣複合，臣與公子之仇俱無再報之日矣。」言罷大哭，以頭撞柱，欲自觸死。慶忌急止之曰：「吾聽子！吾聽子！」遂與要離同歸艾城，任爲腹心，使之訓練士卒，修治舟艦。

三月之後，順流而下，欲襲吳國。慶忌與要離同舟，行至中流，後船不相接屬。要離曰：「公子可親坐船頭，戒飭舟人。」慶忌來至船頭坐定，要離隻手執短矛侍立。忽然江中起一陣怪風，要離轉身立於上風，借風勢以矛刺慶忌，透入心窩，穿出背外。慶忌倒提要離，溺其頭於水中，如此三次，乃抱要離置於膝上，顧而笑曰：「天下有如此勇士哉？乃敢加刃於我！」左右持戈戟欲攢刺之，慶忌搖手曰：「此天下之勇士也。豈可一日之間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！」乃誡左右：「勿殺要離，可縱之還吳，以旌其忠。」言畢，推要離於膝下，自以手抽矛，血流如注而死。

不知要離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

話說慶忌臨死，誡左右勿殺要離，以成其名。左右欲釋放要離，要離不肯行，謂左右曰：「吾有三不容於世，雖公子有命，吾敢偷生乎？」衆問曰：「何謂三不容於世？」要離曰：「殺吾妻子而求事吾君，非仁也；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，非義也；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於殘身滅家，非智也。有此三惡，何面目立於世哉？」言訖，遂投身於江。舟人撈救出水，要離曰：「汝撈我何意？」舟人曰：「若返國，必有爵祿，何不去之？」要離笑曰：「吾不愛室家性命，況於爵祿？汝等以吾屍歸，可取重賞。」於是奪從人佩劍，自斷其足，復刎喉而死。史臣有贊雲：

古人一死，其輕如羽。不惟自輕，並輕妻子。闔門畢命，以殉一人。一人既死，吾志已伸。專諸雖死，尚存其胤。傷哉要離，死無形影。豈不自愛？遂人之功。功遂名立，雖死猶榮！擊劍死俠，釀成風俗。至今吳人，趨義如鵠。

又有詩單道慶忌力敵萬人，死於殘疾匹夫之手，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。詩云：

慶忌驍雄天下少，匹夫一臂須臾了。

世人休得逞強梁，牛角傷殘鼷鼠飽。

衆人收要離肢體，並載慶忌之屍，來投吳王闔閭。闔閭大悅，重賞降卒，收於行伍。以上卿之禮，葬要離於閶門城下，曰：「借子之勇，爲吾守門。」追贈其妻子，與專諸同立廟，歲時祭祀。以公子之禮葬慶忌於王僚之墓側。大宴羣臣。伍員立奏曰：「王之禍患皆除，但臣之仇何日可復？」伯嚭亦垂淚請兵伐楚。闔閭曰：「俟明旦當謀之。」

次早，伍員同伯嚭復見闔閭於宮中。闔閭曰：「寡人慾爲二卿出兵，誰人爲將？」員、嚭齊聲曰：「惟王所用，敢不效命！」闔閭心念二子皆楚人，但報己仇，未必爲吳盡力，乃嘿然不言，向南風而嘯，頃之，復長嘆。伍員已窺其意，復進曰：「王慮楚之兵多將廣乎？」闔閭曰：「然。」員曰：「臣舉一人，可保必勝。」闔閭欣然問曰：「卿所舉何人？其能若何？」員對曰：「姓孫名武，吳人也。」闔閭聞說是吳人，便有喜色。員復奏曰：「此人精通韜略，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天地包藏之妙，自著《兵法》十三篇。世人莫知其能，隱於羅浮山之東，誠得此人爲軍師，雖天下莫敵，何論楚哉？」闔閭曰：「卿試爲寡人召之。」員對曰：「此人不輕仕進，非尋常之比，必須以禮聘之，方纔肯就。」闔閭從之，乃取黃金十鎰，白璧一雙，使員駕駟馬，往羅浮山取聘孫武。

員見武，備道吳王相慕之意。乃相隨出山，同見闔閭。闔閭降階而迎，賜坐，問以兵法。孫武將所著十三篇，次第進上。闔閭令伍員從頭朗誦一遍，每終一篇，贊不容口。那十三篇？一曰《始計篇》，二曰《作戰篇》，三曰《謀攻篇》，四曰《軍形篇》，五曰《兵勢篇》，六曰《虛實篇》，七曰《軍爭篇》，八曰《九變篇》，九曰《行軍篇》，十曰《地形篇》，十一曰《就地篇》，十二曰《火攻篇》，十三曰《用間篇》。闔閭顧伍員曰：「觀此兵法，真通天徹地之才也。但恨寡人國小兵微，如何而可？」孫武對曰：「臣之《兵法》，不但可施於卒伍，雖婦人女子奉吾軍令，亦可驅而用之。」闔閭鼓掌而笑曰：「先生之言，何迂闊也！天下豈有婦人女子，可使其操戈習戰者？」孫武曰：「王如以臣言爲迂，請將後宮女侍與臣試之。令如不行，臣甘欺罔之罪。」闔閭即召宮女三百，令孫武操演。孫武曰：「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隊長，然後號令，方有所統。」闔閭又宣寵姬二人，名曰右姬、左姬至前，謂武曰：「此寡人所愛，可充隊長乎？」孫武曰：「可矣。然軍旅之事，先嚴號令，次行賞罰，雖小試，不可廢也。請立一人爲執法；二人爲軍吏，主傳諭之事；二人值鼓；力士數人，充爲牙將，執斧鑕刀戟，列於壇上，以壯軍容。」闔閭許于軍中選用。孫武分付宮女分爲左右二隊，右姬管轄右隊，左姬管轄左隊，各披掛持兵。示以軍法：一不許混亂行伍，二不許言語喧譁，三不許故違約束。明日五鼓，皆集教場聽操。王登臺而觀之。

次日五鼓，宮女二隊俱到教場，一個個身披甲冑，頭帶兜鍪，右手操劍，左手握盾。二姬頂盔衣甲，充做將官，分立兩邊，伺候孫武升帳。武親自區畫繩墨，布成陣勢，使傳諭官將黃旗二面，分授二姬，令執之爲前導；衆女跟隨隊長之後，五人爲伍，十人爲總，各要步跡相繼，隨鼓進退，左右迴旋，寸步不亂。傳諭已畢，令二隊皆伏地聽令。少頃，下令曰：「聞鼓聲一通，兩隊齊起；聞鼓聲二通，左隊右旋，右隊左旋；聞鼓聲三通，各挺劍爲爭戰之勢。聽鳴金，然後斂隊而退。」衆宮女皆掩口嘻笑。鼓吏稟：「鳴鼓一通。」宮女或起或坐，參差不齊。孫武離席而起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信，將之罪也！」使軍吏再申前令。鼓吏復鳴鼓。宮女鹹起立，傾斜相接，其笑如故。孫武乃揎起雙袖，親操枹以擊鼓。又申前令。二姬及宮女無不笑者。孫武大怒，兩目忽張，髮上衝冠，遽喚：「執法何在？」執法者前跪。孫武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信，將之罪也。既已約束再三，而士不用命，士之罪矣。于軍法當如何執法？」曰：「當斬！」孫武曰：「士難盡誅，罪在隊長。」顧左右：「可將女隊長斬訖示衆！」左右見孫武發怒之狀，不敢違令，便將左右二姬綁縛。闔閭在望雲臺上看孫武操演，忽見綁其二姬，急使伯嚭持節馳救之，令曰：「寡人已知將軍用兵之能。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櫛，甚適寡人之意，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請將軍赦之！」孫武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臣已受命爲將，將在軍，雖君命不得受。若徇君命而釋有罪，何以服衆？」喝令左右：「速斬二姬！」梟其首于軍前。於是二隊宮女無不股慄失色，不敢仰視。孫武於二隊中再取二人爲左右隊長，再申令擊鼓：一鼓起立，二鼓旋行，三鼓合戰，鳴金收軍。左右進退回旋，往來皆中繩墨，毫髮不差。自始至終，寂然無聲。乃使執法往報吳王曰：「兵已整齊，願王觀之，惟王所用，雖使赴湯蹈火，亦不敢退避矣。」髯仙有詩詠孫武試兵之事雲：

強兵爭霸業，試武耀軍容。

盡出嬌娥輩，猶如戰鬥雄。

戈揮羅袖卷，甲映粉顏紅。

掩笑分旗下，含羞立隊中。

聞聲趨必速，違令法難通。

已借妖姬首，方知上將風。

驅馳赴湯火，百戰保成功。

闔閭痛此二姬，乃厚葬之於橫山，立祠祭之，名曰愛姬祠。因思念愛姬，遂有不用孫武之意。伍員進曰：「臣聞『兵者，兇器也』，不可虛談。誅殺不果，軍令不行。大王欲徵楚而伯天下，思得良將，夫將以果毅爲能，舍孫武之將，誰能涉淮逾泗，越千里而戰者乎？夫美色易得，良將難求，若因二姬而棄一賢將，何異愛莠草而棄嘉禾哉！」闔閭始悟，乃封孫武爲上將軍，號爲軍師，責成以伐楚之事。

伍員問孫武曰：「兵從何方而進？」孫武曰：「大凡行兵之法，先除內患，然後方可外徵。吾聞王僚之弟掩餘在徐，燭庸在鍾吾，二人俱懷報怨之心。今日進兵，宜先除二公子，然後南伐。」伍員然之，奏過吳王。王曰：「徐與鍾吾皆小國，遣使往索逋臣，彼不敢不從。」乃發二使，一往徐國取掩餘，一往鍾吾取燭庸。徐子章羽不忍掩餘之死，私使人告之，掩餘逃去。路逢燭庸亦逃出，遂相與商議，往奔楚國。楚昭王喜曰：「二公子怨吳必深，宜乘其窮而厚結之。」乃居於舒城，使之練兵以御吳。闔閭怒二國之違命，令孫武將兵除滅之。徐子章羽奔楚。遂伐鍾吾，執其君以歸。復襲破舒城，殺掩餘、燭庸。闔閭便欲乘勝入郢。孫武曰：「民勞未可驟用也。」遂班師。

於是伍員獻謀曰：「凡以寡勝衆，以弱勝強者，必先明於勞逸之數。晉悼公三分四軍，以敝楚師，卒收蕭魚之績，惟自逸而以勞予人也。楚執政皆貪庸之輩，莫肯任患，請爲三師以擾楚。我出一師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則我歸，彼歸則我復出，使彼力疲而卒惰，然後猝然乘之，無不勝矣。」闔閭以爲然。乃三分其軍，迭出以擾楚境，楚遣將來救，吳兵即歸，楚人苦之。

吳王有愛女名勝玉，因內宴，庖人進蒸魚，王食其半，而以其餘賜女。女怒曰：「王乃以剩魚辱我，我何用生爲？」退而自殺。闔閭悲之，厚爲殮具，營葬於國西門閶門之外。鑿池積土，所鑿之處，遂成太湖，今女墳湖是也。又斷文石以爲槨，金鼎、玉杯、銀尊、珠襦之寶，府庫幾傾其半。又取「盤郢」名劍，皆以送女。乃舞白鶴於吳市之中，令萬民隨而觀之，因令觀者皆入隧門送葬。隧道因設有伏機，男女既入，遂發其機，門閉，實之以土，男女死者萬人。闔閭曰：「使吾女得萬人爲殉，庶不寂寞也。」至今吳俗殯事，喪亭上制有白鶴，乃其遺風。殺生送死，闔閭之無道極矣。史臣有詩云：

三良殉葬共非秦，鶴市何當殺萬人？

不待夫差方暴骨，闔閭今日已無民！

話分兩頭。卻說楚昭王臥於宮中，既醒，見枕畔有寒光，視之，得一寶劍。及旦，召相劍者風胡子入宮，以劍示之。風胡子觀劍，大驚曰：「君王何從得此？」昭王曰：「寡人臥覺，得之於枕畔。不知此劍何名？」風胡子曰：「此名『湛盧』之劍，乃吳中劍師歐冶子所鑄。昔越王鑄名劍五口，吳王壽夢聞而求之，越王乃獻其三，曰『魚腸』、『盤郢』、『湛盧』。『魚腸』以刺王僚，『盤郢』以送亡女，惟『湛盧』之劍在焉。臣聞此劍，乃五金之英，太陽之精，出之有神，服之則威。然人君行逆禮之事，其劍即出。此劍所在之國，其國祚必綿遠昌熾。今吳王弒王僚自立，又坑殺萬人以葬其女，吳人悲怨，故『湛盧』之劍去無道而就有道也。」昭王大悅，即佩於身，以爲至寶；宣示國人，以爲天瑞。

闔閭失劍，使人訪求之，有人報：「此劍歸於楚國。」闔閭怒曰：「此必楚王賂吾左右而盜吾劍也！」殺左右數十人。遂使孫武、伍員、伯嚭率師伐楚，復遣使徵兵于越。越王允常未與楚絕，不肯發兵。孫武等拔楚六、潛二邑，因後兵不繼，遂班師。闔閭怒越之不同於伐楚，復謀伐越。孫武諫曰：「今年歲星在越，伐之不利。」闔閭不聽，遂伐越，敗越兵於檇李，大掠而還。孫武私謂伍員曰：「四十年之後，越強而吳盡矣！」伍員默記其言。此闔閭五年事也。

其明年，楚令尹囊瓦率舟師伐吳，以報潛、六之役。闔閭使孫武、伍員擊之，敗楚師於巢，獲其將羋繁以歸。闔閭曰：「不入郢都，雖敗楚兵，猶無功也。」員對曰：「臣豈須臾忘郢都哉！顧楚國天下莫強，未可輕敵。囊瓦雖不得民心，而諸侯未惡。聞其索賂無厭，不久諸侯有變，乃可乘矣。」遂使孫武演習水軍於江口。伍員終日使人探聽楚事。忽一日，報：「有唐、蔡二國，遣使臣通好，已在郊外。」伍員喜曰：「唐、蔡皆楚屬國，無故遣使遠來，必然與楚有怨，天使吾破楚入郢也。」

原來楚昭王爲得了「湛盧」之劍，諸侯畢賀，唐成公與蔡昭侯亦來朝楚。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，銀貂鼠裘二副，以一裘一佩獻於楚昭王，以爲賀禮，自己佩服其一。囊瓦見而愛之，使人求之於蔡侯。蔡侯愛此裘佩，不與囊瓦。唐侯有名馬二匹，名曰「肅霜」。「肅霜」乃雁名，其羽如練之白，高首而長頸，馬之形色似之，故以爲名。後人復加馬旁曰驌驦，乃天下希有之馬也。唐侯以此馬駕車來楚，其行速而穩。囊瓦又愛之，使人求之於唐侯。唐侯亦不與。二君朝禮既畢，囊瓦即譖於昭王曰：「唐、蔡私通吳國，若放歸，必導吳伐楚，不如留之。」乃拘二君於館驛，各以千人守之，名爲護衛，實則監押。其時昭王年幼，國政皆出於囊瓦。二君一住三年，思歸甚切，不得起身。唐世子不見唐侯歸國，使大夫公孫哲至楚省視，知其見拘之故。奏曰：「二馬與一國孰重？君何不獻馬以求歸？」唐侯曰：「此馬希世之寶，寡人惜之，且不肯獻於楚王，況令尹乎？且其人貪而無厭，以威劫寡人，寡人寧死決不從之！」公孫哲私謂從者曰：「吾主不忍一馬而久淹於楚，何其重畜而輕國哉！我等不如私盜驌驦，獻於令尹，倘得主公歸唐，吾輩雖坐盜馬之罪，亦何所恨！」從者然之，乃以酒灌醉圉人，私盜二馬，獻於囊瓦，曰：「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，故令某等獻上良馬，以備驅馳之用。」囊瓦大喜，受其所獻。次日，入告昭王曰：「唐侯地褊兵微，諒不足以成大事，可赦之歸國。」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。唐侯既歸，公孫哲與衆從者，皆自繫於殿前待罪。唐侯曰：「微諸卿獻馬於貪夫，寡人不能返國，此寡人之罪，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。」各厚賞之。今德安府隨州城北有驌驦陂，因馬過此得名也。唐胡曾先生有詩云：

行行西至一荒陂，因笑唐公不見機。

莫惜驌驦輸令尹，漢東宮闕早時歸。

又髯仙有詩云：

三年拘繫辱難堪，只爲名駒未售貪。

不是便宜私竊馬，君侯安得離荊南？

蔡侯聞唐侯獻馬得歸，亦解裘佩以獻瓦。瓦復告昭王曰：「唐、蔡一體，唐侯既歸，蔡不可獨留也。」昭王從之。蔡侯出了郢都，怒氣填胸，取白璧沉於漢水，誓曰：「寡人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，有如大川！」及反國次日，即以世子元爲質於晉，借兵伐楚，晉定公爲之訴告於周，周敬王命卿士劉卷以王師會之。宋、齊、魯、衛、陳、鄭、許、曹、莒、邾、頓、胡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子，連蔡共是十七路諸侯，個個恨囊瓦之貪，皆以兵從。晉士鞅爲大將，荀寅副之，諸軍畢集於召陵之地。荀寅自以爲蔡興師，有功於蔡，欲得重貨，使人謂蔡侯曰：「聞君有裘佩以遺楚君臣，何獨敝邑而無之？吾等千里興師，專爲君侯，不知何以犒師也？」蔡侯對曰：「孤以楚令尹瓦貪冒不仁，棄而投晉。惟大夫念盟主之義，滅強楚以扶弱小，則荊襄五千裏皆犒師之物也，利孰大焉？」荀寅聞之甚愧。其時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，偶然大雨連旬，劉卷患瘧，荀寅遂謂士鞅曰：「昔五伯莫盛於齊桓，然駐師召陵，未嘗少損於楚。先君文公僅一勝之，其後構兵不已。自交見以後，晉、楚無隙，自我開之不可。況水潦方降，疾瘧方興，恐進未必勝，退爲楚乘，不可不慮。」士鞅亦是個貪夫，也思蔡侯酬謝，未遂其欲，託言雨水不利，難以進兵，遂卻蔡侯之質，傳令班師。各路諸侯見晉不做主，各散回本國。髯仙有詩云：

冠裳濟濟擁兵車，直搗荊襄力有餘。

誰道中原無義士？也同囊瓦索苞苴。

蔡侯見諸軍解散，大失所望，歸過沈國，怪沈子嘉不從伐楚，使大夫公孫姓襲滅其國，虜其君殺之，以泄其忿。楚囊瓦大怒，興師伐蔡，圍其城。公孫姓進曰：「晉不足恃矣，不如東行，求救於吳。子胥、伯嚭諸臣，與楚有大仇，必能出力。」蔡侯從之，即令公孫姓約會唐侯，共投吳國借兵，以其次子公子乾爲質。伍員引見闔閭曰：「唐、蔡以傷心之怨，願爲先驅。夫救蔡顯名，破楚厚利。王欲入郢，此機不可失也。」闔閭乃受蔡侯之質，許以出兵，先遣公孫姓歸報。闔閭正欲調兵，近臣報道：「今有軍師孫武自江口歸，有事求見。」闔閭召入，問其來意。孫武曰：「楚所以難攻者，以屬國衆多，未易直達其境也。今晉侯一呼，而十八國羣集，內中陳、許、頓、胡，皆素附於楚，亦棄而從晉，人心怨楚，不獨唐、蔡，此楚勢孤之時矣。」闔閭大悅，使被離、專毅輔太子波居守。拜孫武爲大將，伍員、伯嚭副之，親弟公子夫概爲先鋒，公子山專督糧餉。悉起吳兵六萬，號爲十萬，從水路渡淮，直抵蔡國。囊瓦見吳兵勢大，解圍而走。又恐吳兵直渡漢水，方纔屯紮，連打急報至郢都告急。

再說蔡侯迎接吳王，泣訴楚君臣之惡。未幾，唐侯亦到。二君願爲左右翼，相從滅楚。臨行，孫武忽傳令：「軍士登陸，將戰艦盡留於淮水之曲。」伍員私問舍舟之故。孫武曰：「舟行水逆而遲，使楚得徐爲備，不可破矣。」員服其言。大軍自江北陸路走章山，直趨漢陽。楚軍屯於漢水之南，吳兵屯於漢水之北。囊瓦日夜愁吳軍濟漢，聞其留舟於淮水，心中稍安。楚昭王聞吳兵大舉，自召諸臣問計。公子申曰：「子常非大將之才，速令左司馬沈尹戍領兵前往，勿使吳人渡漢。彼遠來無繼，必不能久。」昭公從其言，使沈尹戍帥兵一萬五千，同令尹協力拒守。

沈尹戍來至漢陽，囊瓦迎入大寨。戍問曰：「吳兵從何而來，如此之速？」瓦曰：「棄舟於淮汭，從陸路自豫章至此。」戍連笑數聲曰：「人言孫武用兵如神，以此觀之，真兒戲耳！」瓦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戍曰：「吳人慣習舟楫，利於水戰。今乃舍舟從陸，但取便捷，萬一失利，更無歸路，吾所以笑之。」瓦曰：「彼兵見屯漢北，何計可破？」戍曰：「吾分兵五千與子，子沿漢列營，將船隻盡拘集於南岸；再令輕舟旦夕往來於江之上下，使吳軍不得掠舟而渡。我率大軍從新息抄出淮汭，盡焚其舟；再將漢東隘道，用木石磊斷。然後令尹引兵渡漢江，攻其大寨，我從後而擊之。彼水陸路絕，首尾受敵，吳君臣之命，皆喪吾手矣。」囊瓦大喜曰：「司馬高見，吾不及也！」於是沈尹戍留大將武城黑統軍五千，相助囊瓦，自引一萬人望新息進發。

不知後來勝敗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

話說沈尹戍去後，吳、楚夾漢水而軍，相持數日。武城黑欲獻媚於令尹，進言曰：「吳人舍舟從陸，違其所長，且又不識地理，司馬已策其必敗矣。今相持數日，不能渡江，其心已怠。宜速擊之。」瓦之愛將史皇亦曰：「楚人愛令尹者少，愛司馬者多。若司馬引兵焚吳舟，塞隘道，則破吳之功，彼爲第一也。令尹官高名重，屢次失利，今又以第一之功讓於司馬，何以立於百僚之上？司馬且代子爲政矣。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，渡江決一勝負爲上。」囊瓦惑其言，遂傳令三軍，俱渡漢水，至小別山，列成陣勢。史皇出兵挑戰，孫武使先鋒夫概迎之。夫概選勇士三百人，俱用堅木爲大棒，一遇楚兵，沒頭沒腦亂打將去。楚兵從未見此軍形，措手不迭，被吳兵亂打一陣，史皇大敗而走。囊瓦曰：「子令我渡江，今才交兵便敗，何面目來見我？」史皇曰：「戰不斬將，攻不擒王，非兵家大勇。今吳王大寨紮在大別山之下，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往劫之，以建大功。」囊瓦從之，遂挑選精兵萬人，披掛銜枚，從間道殺出大別山後。諸軍得令，依計而行。

卻說孫武聞夫概初戰得勝，衆皆相賀。武曰：「囊瓦乃斗筲之輩，貪功僥倖。今史皇小挫，未有虧損，今夜必來掩襲大寨，不可不備。」乃令夫概、毅各引本部，伏於大別山之左右，但聽哨角爲號，方使殺出。使唐、蔡二君分兩路接應。又令伍員引兵五千，抄出小別山，反劫囊瓦之寨，卻使伯嚭接應。孫武又使公子山保護吳王，移屯於漢陰山以避衝突。大寨虛設旌旗，留老弱數百守之。號令已畢。

當時三鼓，囊瓦果引精兵，密從山後抄出，見大寨中寂然無備，發聲喊，殺入軍中，不見吳王，疑有埋伏，慌忙殺出，忽聽得哨角齊鳴，毅、夫概兩軍，左右突出夾攻。囊瓦且戰且走，三停兵士折了一停。才得走脫，又聞炮聲大震，右有蔡侯，左有唐侯，兩下截住。唐侯大叫：「還我肅霜馬，免汝一死！」蔡侯又叫：「還我裘佩，饒汝一命！」囊瓦又羞又惱，又慌又怕。正在危急，卻得武城黑引兵來，大殺一陣，救出囊瓦。約行數里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：「本營已被吳將伍員所劫，史將軍大敗，不知下落。」囊瓦心膽俱裂，引着敗兵，連夜奔馳，直到柏舉，方纔駐足。良久，史皇亦引殘兵來到，餘兵漸集，復立營寨。囊瓦曰：「孫武用兵，果有機變。不如棄寨逃歸，請兵復戰。」史皇曰：「令尹率大兵拒吳，若棄寨而歸，吳兵一渡漢江，長驅入郢，令尹之罪何逃？不如盡力一戰，便死於陣上，也留個香名於後。」囊瓦正在躊躇，忽報：「楚王又遣一軍來接應。」囊瓦出寨迎接，乃大將薳射也。射曰：「主上聞吳兵勢大，恐令尹不能取勝，特遣小將帶軍一萬，前來聽命。」因問從前交戰之事，囊瓦備細詳述了一遍，面有慚色。薳射曰：「若從沈司馬之言，何至如此。今日之計，惟有深溝高壘，勿與吳戰，等待司馬兵到，然後合擊。」囊瓦曰：「某因輕兵劫寨，所以反被其劫。若兩陣相當，楚兵豈遽弱於吳哉！今將軍初到，乘此銳氣，宜決一死敵。」薳射不從，遂與囊瓦各自立營，名雖互爲犄角，相去有十餘裏。囊瓦自恃爵高位尊，不敬薳射；薳射又欺囊瓦無能，不爲之下。兩邊各懷異意，不肯和同商議。吳先鋒夫概探知楚將不和，乃入見吳王曰：「囊瓦貪而不仁，素失人心；薳射雖來赴援，不遵約束，三軍皆無鬥志，若追而擊之，可必全勝。」闔閭不許。夫概退曰：「君行其令，臣行其志。吾將獨往，若幸破楚軍，郢都可入也。」晨起，率本部兵五千，竟奔囊瓦之營。孫武聞之，急調伍員引兵接應。

卻說夫概打入囊瓦大寨，瓦全不準備，營中大亂。武城黑捨命敵住。瓦不及乘車，步出寨後，左胛已中一箭，卻得史皇率本部兵到，以車載之，謂瓦曰：「令尹可自方便，小將當死於此！」囊瓦卸下袍甲，乘車疾走，不敢回郢，竟奔鄭國逃難去了。髯翁有詩云：

披裘佩玉駕名駒，只道千年住郢都。

兵敗一身逃難去，好教萬口笑貪夫。

伍員兵到，史皇恐其追逐囊瓦，乃提戟引本部殺入吳軍，左衝右突，殺死吳兵將二百餘人，楚兵死傷數亦相當。史皇身被重傷而死。武城黑戰夫概不退，亦被夫概斬之。薳射之子薳延聞前營有失，報知其父，欲提兵往救。薳射不許，自立營前彈壓，令軍中：「亂動者斬！」囊瓦敗軍皆歸於薳射，點視尚有萬餘，合成一軍，軍勢復振。薳射曰：「吳軍乘勝掩至，不可當也！及其未至，整隊而行，退至郢都，再作區處。」乃令大軍拔寨都起，薳延前行，薳射親自斷後。夫概探得薳射移營，尾其後追之，及於清發。楚兵方收集船隻，將謀渡江。吳兵便欲上前奮擊。夫概止之曰：「困獸猶鬥，況人乎？若逼之太急，將致死力，不如暫且駐兵，待其半渡，然後擊之。已渡者得免，未渡者爭先，誰肯死鬥？勝之必矣！」乃退二十里安營。中軍孫武等俱到，聞夫概之言，人人稱善。闔閭謂伍員曰：「寡人有弟如此，何患郢都不入！」伍員曰：「臣聞被離曾相夫概，言其毫毛倒生，必有背國叛主之事，雖則英勇，不可專任。」闔閭不以爲然。

再說薳射聞吳兵來追，方欲列陣拒敵，又聞其復退，喜曰：「固知吳人怯，不敢窮追也。」乃下令五鼓飽食，一齊渡江。剛剛渡及十分之三，夫概兵到，楚軍爭渡大亂。薳射禁止不住，只得乘車疾走。軍士未渡者，都隨着主將亂竄。吳軍從後掩殺，掠取旗鼓戈甲無數。孫武命唐、蔡二君，各引本國軍將，奪取渡江船隻，沿江一路接應。薳射奔至雍澨，將卒飢困，不能奔走。所喜追兵已遠，暫且停留，埋鍋造飯。飯才熟，吳兵又到。楚兵將不及下嚥，棄食而走。留下見成熟飯，反與吳兵受用。吳兵飽食，復盡力追逐。楚兵自相踐踏，死者更多。薳射車躓，被夫概一戟刺死。其子薳延亦被吳兵圍住，延奮勇衝突，不能得出。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，薳延曰：「吳又有兵到，吾命休矣！」

原來那枝兵，卻是左司馬沈尹戍行至新息，得囊瓦兵敗之信，遂從舊路退回，卻好在雍澨遇着吳兵圍住薳延，戍遂將部下萬人分作三路殺入。夫概恃其屢勝，不以爲意。忽見楚三路進兵，正不知多少兵馬，沒抵敵一頭處，遂解圍而走。沈尹戍大殺一陣，吳兵死者千餘人，沈尹戍正欲追殺，吳王闔閭大軍已到，兩下紮營相拒。沈尹戍謂其家臣吳句卑曰：「令尹貪功，使吾計不遂，天也！今敵患已深，明日吾當決一死戰，幸而勝，不及郢，楚國之福。萬一戰敗，以首託汝，勿爲吳人所得。」又謂薳延曰：「汝父已歿於敵，汝不可以再死，宜亟歸，傳語子西，爲保郢計。」薳延下拜曰：「願司馬驅除東寇，早建大功！」垂淚而別。

明日，兩下列陣交鋒。沈尹戍平昔撫士有方，軍卒用命，無不盡力死鬥。夫概雖勇，不能取勝。看看欲敗，孫武引大軍殺來，右有伍員、蔡侯，左有伯嚭、唐侯，強弓勁弩在前，短兵在後，直衝入楚軍，殺得七零八落。戍死命殺出重圍，身中數箭，僵臥車中，不能復戰。乃呼吳句卑曰：「吾無用矣。汝可速取吾首，去見楚王。」句卑猶不忍，戍盡力大喝一聲，遂瞑目不視。句卑不得已，用劍斷其首，解裳裹而懷之，復掘土掩蓋其屍，奔回郢都去了。吳兵遂長驅而進。史官有贊雲：

楚謀不臧，賊賢升佞。伍族既損，郤宗復盡。表表沈尹，一木支廈。操敵掌中，敗於貪瓦。功隳身亡，凌霜暴日。天佑忠臣，歸元於國。

話說薳延先歸，見了昭王，哭訴囊瓦敗奔，其父被殺之事。昭王大驚，急召子西、子期等商議，再欲出軍接應。隨後吳句卑亦到，呈上沈尹戍之首，備述兵敗之由：「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，以至如此。」昭王痛哭曰：「孤不能早用司馬，孤之罪也。」因大罵囊瓦：「誤國奸臣，偷生於世，犬豕不食其肉！」句卑曰：「吳兵日逼，大王須早定保郢之計。」昭王一面召沈諸梁領回父首，厚給葬具，封諸梁爲葉公；一面議棄郢城西走。子西號哭諫曰：「社稷陵寢，盡在郢都，王若棄去，不可復入矣。」昭王曰：「所恃江漢爲險，今已失其險，吳師旦夕將至，安能束手就擒乎？」子期奏曰：「城中壯丁尚有數萬，王可悉出宮中粟帛，激勵將士，固守城堞。遣使四出，往漢東諸國，令合兵入援。吳人深入我境，糧餉不繼，豈能久哉？」昭王曰：「吳因糧於我，何患乏食？晉人一呼，頓、胡皆往；吳兵東下，唐、蔡爲導。楚之宇下盡已離心，不可恃也。」子西又曰：「臣等悉師拒敵，戰而不勝，走猶未晚。」昭王曰：「國家存亡，皆在二兄。當行則行，寡人不能與謀矣。」言罷，含淚入宮。子西與子期計議，使大將鬥巢引兵五千，助守麥城，以防北路；大將宋木引兵五千，助守紀南城，以防西北路；子西自引精兵一萬，營於魯洑江，以扼東渡之路；惟西路川江、南路湘江，俱是楚地，地方險遠，非吳入楚之道，不必置備。子期督令王孫由於、王孫圉、鍾建、申包胥等，在內巡城，十分嚴緊。

再說吳王闔閭聚集諸將，問入郢之期。伍員進曰：「楚雖屢敗，然郢都全盛，且三城聯絡，未易拔也。西去魯洑江，乃入楚之徑路，必有重兵把守。必須從北打大營轉，分軍爲三：一軍攻麥城，一軍攻紀南城，大王率大軍直搗郢都，彼疾雷不及掩耳，顧此失彼，二城若破，郢不守矣。」孫武曰：「子胥之計甚善。」乃使伍員同公子山引兵一萬，蔡侯以本國之師助之，去攻麥城；孫武同夫概引兵一萬，唐侯以本國之師助之，去攻紀南城；闔閭同伯嚭等引大軍攻郢城。

且說伍員東行數日，諜者報：「此去麥城，止一舍之遠，有大將鬥巢引兵把守。」員命屯住軍馬，換了微服，小卒二人跟隨，步出營外，相度地形。來至一村，見村人方牽驢磨麥，其人以棰擊驢，驢走磨轉，麥屑紛紛而下。員忽悟曰：「吾知所以破麥城矣！」當下回營，暗傳號令：「每軍士一名，要布袋一個，內皆盛土，又要草一束，明日五鼓交割。如無者斬！」至次日五鼓，又傳一令：「每軍要帶亂石若干，如無者斬！」比及天明，分軍爲二隊：蔡侯率一隊，往麥城之東；公子乾率一隊，往麥城之西。分付各將所帶石土草束，築成小城，以當營壘。員身自規度，督率軍士用力，須臾而就。東城狹長，以象驢形，名曰「驢城」，西城正圓，以象磨形，名曰「磨城」。蔡侯不解其意。員笑曰：「東驢西磨，何患『麥』之不下耶？」鬥巢在麥城聞知吳兵東西築城，急忙引兵來爭，誰知二城已立，屹如堅壘。鬥巢先至東城城上，旌旗佈滿，鐸聲不絕。鬥巢大怒，便欲攻城，只見轅門開處，一員少年將軍引兵出戰。鬥巢問其姓名，答曰：「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。」鬥巢曰：「孺子非吾敵手，伍子胥安在？」姬乾曰：「已取汝麥城去矣！」鬥巢愈怒，挺着長戟，直取姬乾。姬乾奮戈相迎。兩下交鋒，約二十餘合，忽有哨馬飛報：「今有吳兵攻打麥城，望將軍速回！」鬥巢恐巢穴有失，急鳴金收軍，軍伍已亂。姬乾乘勢掩殺一陣，不敢窮追而反。

鬥巢回至麥城，正遇伍員指揮軍馬圍城。鬥巢橫戈拱手曰：「子胥別來無恙？足下先世之冤，皆由無極，今讒人已誅，足下無冤可報矣。宗國三世之恩，足下豈忘之乎？」員對曰：「吾先人有大功於楚，楚王不念，冤殺父兄；又欲絕吾之命，幸蒙天祐，得脫於難。懷之十九年，乃有今日。子如相諒，速速遠避，勿攖吾鋒，可以相全。」鬥巢大罵：「背主之賊，避汝不算好漢！」便挺戟來戰伍員。員亦持戟相迎。略戰數合，伍員曰：「汝已疲勞，放汝入城，明日再戰。」鬥巢曰：「來日決個死敵！」兩下各自收軍。城上看見自家人馬，開門接應入城去了。至夜半，忽然城上發起喊來，報道：「吳兵已入城矣。」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，故意放鬥巢入城，卻教降卒數人一樣妝束，雜在楚兵隊裏混入，伏於僻處，夜半於城上放下長索，吊上吳軍。比及知覺，城上吳軍已有百餘，齊聲吶喊，城外大軍應之，守城軍士亂竄，鬥巢禁約不住，只得乘軺車出走。伍員也不追趕，得了麥城，遣人至吳王處報捷。潛淵有詩云：

西磨東驢下麥城，偶因觸目得功成。

子胥智勇真無敵，立見荊蠻右臂傾。

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，轉入當陽阪，望見漳江在北，水勢滔滔，紀南地勢低下，西有赤湖，湖水通紀南及郢都城下。武看在肚裏，心生一計，命軍士屯於高阜之處，各備畚鍤，限一夜之間，要掘開深濠一道，引漳江之水通於赤湖，卻築起長堤，壩住江水。那水進無所泄，平地高起二三丈；又遇冬月，西風大發，即時灌入紀南城中。守將宋木只道江漲，驅城中百姓奔郢都避水。那水勢浩大，連郢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。孫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，吳軍乘筏薄城。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決漳江所致，衆心惶懼，各自逃生。楚王知郢都難守，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門，取其愛妹季羋，一同登舟。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軍士捍水，聞楚王已行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駕。單單走出一身，不復顧其家室矣。郢都無主，不攻自破。史官有詩云：

虎踞方城阻漢水，吳兵迅掃若飛煙。

忠良棄盡讒貪售，不怕隆城高入天。

孫武遂奉闔閭入郢都城，即使人掘開水壩，放水歸江，合兵以守四郊。伍員亦自麥城來見。闔閭升楚王之殿，百官拜賀已畢，然後蔡、唐二君，亦入朝致詞稱慶。闔閭大喜，置酒高會。是晚，闔閭宿於楚王之宮，左右得楚王夫人以進。闔閭欲使侍寢，意猶未決。伍員曰：「國尚有之，況其妻乎？」王乃留宿，淫其妾媵殆遍。左右或言：「楚王之母伯嬴，乃太子建之妻，平王以其美而奪之。今其齒尚少，色未衰也。」闔閭心動，使人召之。伯嬴不出。闔閭怒，命左右：「牽來見寡人。」伯嬴閉戶，以劍擊戶而言曰：「妾聞諸侯者，一國之教也。禮，男女不同席，食不共器，所以示別。今君王棄其表儀，以淫亂聞於國人，未亡人寧伏劍而死，不敢承命。」闔閭大慚，乃謝曰：「寡人敬慕夫人，願識顏色，敢及亂乎？夫人休矣。」使其舊侍爲之守戶，誡從人不得妄入。伍員求楚昭王不得，乃使孫武、伯嚭等亦分據諸大夫之室，淫其妻妾以辱之。唐侯、蔡侯同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，裘佩依然在笥，驌驦馬亦在廄中。二君各取其物，俱轉獻於吳王。其他寶貨金帛，充牣室中，恣左右運取，狼籍道路。囊瓦一生貪賄，何曾受用。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，夫概至，逐山而自取之。是時君臣宣淫，男女無別，郢都城中幾於獸羣而禽聚矣。髯翁有詩云：

行淫不避楚君臣，但快私心瀆大倫。

只有伯嬴持晚節，清風一線未亡人。

伍員言於吳王，欲將楚宗廟盡行拆毀。孫武進曰：「兵以義動，方爲有名。平王廢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，任用讒貪，內戮忠良，而外行暴於諸侯，是以吳得至此。今楚都已破，宣召太子建之子羋勝，立之爲君，使主宗廟，以更昭王之位。楚人憐故太子無辜，必然相安，而勝懷吳德，世世貢獻不絕。王雖赦楚，猶得楚也。如此，則名實俱全矣！」闔閭貪於滅楚，遂不聽孫武之言，乃焚燬其宗廟。唐、蔡二君各辭歸本國去訖。

闔閭復置酒章華之臺，大宴羣臣，樂工奏樂，羣臣皆喜，惟伍員痛哭不已。闔閭曰：「卿報楚之志已酬矣，又何悲乎？」員含淚而對曰：「平王已死，楚王復逃，臣父兄之仇，尚未報萬分之一也。」闔閭曰：「卿欲何如？」員對曰：「乞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冢墓，開棺斬首，方可泄臣之恨。」闔閭曰：「卿爲德於寡人多矣，寡人何愛於枯骨，不以慰卿之私耶？」遂許之。

伍員訪知平王之墓在東門外地方室丙莊寥臺湖，乃引本部兵往，但見平原衰草，湖水茫茫，並不知墓之所在。使人四下搜覓，亦無蹤影。伍員乃捶胸向天而號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不令我報父兄之怨乎？」忽有老父至前，揖而問曰：「將軍欲得平王之冢何故？」員曰：「平王棄子奪媳，殺忠任佞，滅吾宗族，吾生不能加兵其頸，死亦當僇其屍，以報父兄於地下。」老父曰：「平王自知多怨，恐人發掘其墓，故葬於湖中。將軍必欲得棺，須涸湖水而求之，乃可見也。」因登寥臺指示其處。員使善沒之人入水求之，於臺東果得石槨，乃令軍士各負沙一囊，堆積墓旁，壅住流水，然後鑿開石槨，得一棺，甚重，發之，內惟衣冠及精鐵數百斤而已。老叟曰：「此疑棺也，真棺尚在其下。」更去石板下層，果然有一棺。員令毀棺，拽出其屍，驗之，果楚平王之身也，用水銀殮過，膚肉不變。員一見其屍，怨氣沖天，手持九節銅鞭，鞭之三百，肉爛骨折，於是左足踐其腹，右手抉其目，數之曰：「汝生時枉有目珠，不辨忠佞，聽信讒言，殺吾父兄，豈不冤哉！」遂斷平王之頭，毀其衣衾棺木，同骸棄於原野。髯翁有贊雲：

怨不可積，冤不可極。極冤無君長，積怨無存歿。匹夫逃死，僇及朽骨。淚血灑鞭，怨氣昏天。孝意奪忠，家仇及國。烈哉子胥，千古猶爲之飲泣！

伍員既撻平王之屍，問老叟曰：「子何以知平王葬處，及其棺木之詐？」老叟曰：「吾非他人，乃石工也。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餘人，砌造疑冢，恐吾等漏泄其機，冢成之後，將諸工盡殺冢內，獨老漢私逃得免。今日感將軍孝心誠切，特來指明，亦爲五十餘冤鬼，稍償其恨耳！」員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。

再說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，又轉而南渡大江，入於雲中。有草寇數百人，夜劫昭王之舟，以戈擊昭王。時王孫由於在傍，以背蔽王，大喝曰：「此楚王也，汝欲何爲？」言未畢，戈中其肩，流血及踵，昏倒於地。寇曰：「吾輩但知有財帛，不知有王。且令尹大臣尚且貪賄，況小民乎？」乃大搜舟中金帛寶貨之類。箴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。昭王呼曰：「誰爲我護持愛妹，勿令有傷？」下大夫鍾建揹負季羋以從王於岸。回顧羣盜，放火焚舟，乃夜走數里。至明旦，子期同宋木、鬥辛、鬥巢陸續蹤跡而至。鬥辛曰：「臣家在鄖，去此不及四十里。吾王且勉強到彼，再作區處。」少頃，王孫由於亦至。昭王驚問曰：「子負重傷，何以得免？」由於曰：「臣負痛不能起，火及臣身，忽然有人推臣上岸，昏迷中聞其語曰：『吾乃楚之故令尹孫叔敖也。傳語吾王：吳師不久自退，社稷綿遠。』因以藥敷臣之肩。醒來時，血止痛定，故能及此。」昭王曰：「孫叔產於雲中，其靈不泯。」相與嗟嘆不已。鬥巢出乾糧同食，箴尹固解匏瓢汲水以進。昭王使鬥辛覓舟於成臼之津，辛望見一舟東來，載有妻小，察之，乃大夫藍尹亹也。辛呼曰：「王在此，可以載之。」藍尹亹曰：「亡國之君，吾何載焉！」竟去不顧。鬥辛伺候良久，復得漁舟，解衣以授之，才肯艤舟攏岸。王遂與季羋同渡，得達鄖邑。鬥辛之仲弟鬥懷，聞王至出迎。辛令治饌，鬥懷進食，屢以目視昭王。鬥辛疑之，乃與季弟巢親侍王寢。至夜半，聞淬刀聲，鬥辛開門出看，乃鬥懷也，手執霜刃，怒氣勃勃。辛曰：「弟淬刀欲何爲乎？」懷曰：「欲弒王耳。」辛曰：「汝何故生此逆心？」懷曰：「昔吾父忠於平王，平王聽費無極讒言而殺之。平王殺我父，我殺平王之子，以報其仇，有何不可？」辛怒罵曰：「君猶天也，天降禍於人，人敢仇乎？」懷曰：「王在國則爲君，今失國則爲仇。見仇不殺，非人也！」辛曰：「古者怨不及嗣。王又悔前人之失，錄用我兄弟，今乘其危而弒之，天理不容。汝若萌此意，吾先斬汝！」鬥懷挾刀出門而去，恨恨不已。昭王聞戶外叱喝之聲，披衣起竊聽，備聞其故，遂不肯留鄖。鬥辛、鬥巢與子期商議，遂奉王北奔隨國。

卻說子西在魯洑江把守，聞郢都已破，昭王出奔，恐國人遺散，乃服王服，乘王輿，自稱楚王，立國於脾泄，以安人心。百姓避吳亂者，依之以居。已而聞王在隨，曉諭百姓，使知王之所在，然後至隨，與王相從。

伍員終以不得楚昭王爲恨，言於闔閭曰：「楚王未得，楚未可滅也。臣願率一軍西渡，蹤跡昏君，執之以歸。」闔閭許之。伍員一路追尋，聞楚王在隨，竟往隨國，致書隨君，要索取楚王。

畢竟楚王如何得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

話說伍員屯兵於隨國之南鄙，使人致書於隨侯，書中大約言：「周之子孫在漢川者，被楚吞噬殆盡。今天祐吳國，問罪於楚君。若出楚珍，與吳爲好，漢陽之田盡歸於君，寡君與君世爲兄弟，同事周室。」隨侯看畢，集羣臣計議。楚臣子期面貌與昭王相似，言於隨侯曰：「事急矣！我僞爲王而以我出獻，乃可免也。」隨侯使太史卜其吉凶。太史獻繇曰：

平必陂，往必復。故勿棄，新勿欲。西鄰爲虎，東鄰爲肉。

隨侯曰：「楚故而吳新，鬼神示我矣。」乃使人辭伍員曰：「敝邑依楚爲國，世有盟誓。楚君若下辱，不敢不納。然今已他徙矣，惟將軍察之。」伍員以囊瓦在鄭，疑昭王亦奔鄭，且鄭人殺太子建，仇亦未報，遂移兵伐鄭，圍其郊。時鄭賢臣遊吉新卒，鄭定公大懼，歸咎囊瓦，瓦自殺。鄭伯獻瓦屍於吳軍，說明楚王實未至鄭。吳師猶不肯退，必欲滅鄭，以報太子之仇。諸大夫請背城一戰，以決存亡。鄭伯曰：「鄭之兵馬孰若楚？楚且破，況於鄭乎？」乃出令於國中曰：「有能退吳軍者，寡人願與分國而治。」懸令三日。時鄂渚漁丈人之子，因避兵亦逃在鄭城之中，聞吳國用伍員爲主將，乃求見鄭君，自言能退吳軍。鄭定公曰：「卿退吳兵，用車徒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臣不用一寸之兵，一斗之糧，只要與臣一橈，行歌道中，吳兵便退。」鄭伯不信，然一時無策，只得使左右以一橈授之：「果能退吳，不吝上賞。」漁丈人之子縋城而下，直入吳軍，於營前叩橈而歌曰：

蘆中人，蘆中人，腰間寶劍七星文。不記渡江時，麥飯飽魚羹？

軍士拘之，來見伍員。其人歌「蘆中人」如故。員下席驚問曰：「足下是何人？」舉橈而對曰：「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？吾乃鄂渚漁丈人之子也。」員惻然曰：「汝父因吾而死，正思報恩，恨無其路，今日幸得相遇。汝歌而見我，意何所須？」對曰：「別無所須也。鄭國懼將軍兵威，令於國中：『有能退吳軍者，與之分國而治。』臣念先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，今欲從將軍乞赦鄭國。」員乃仰天嘆曰：「嗟乎！員得有今日，皆漁丈人所賜，上天蒼蒼，豈敢忘也！」即日下令，解圍而去。漁丈人之子回報鄭伯。鄭伯大喜，乃以百里之地封之。國人稱之曰「漁大夫」。至今溱、洧之間有丈人村，即所封地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密語蘆洲隔死生，橈歌強似楚歌聲。

三軍既散分茅土，不負當時江上情。

伍員既解鄭國之圍，還軍楚境，各路分截守把，大軍營於麋地，遣人四出招降楚屬，兼訪求昭王甚急。

卻說申包胥自郢都破後，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，聞子胥掘墓鞭屍，復求楚王，乃遣人致書於子胥，其略曰：

子故平王之臣，北面事之，今乃僇辱其屍，雖雲報仇，不已甚乎？物極必反，子宜速歸。不然，胥當踐復楚之約！

伍員得書，沉吟半晌，乃謂來使曰：「某因軍務倥傯，不能答書，借汝之口，爲我致謝申君：忠孝不能兩全。吾日暮途遠，故倒行而逆施耳！」使者回報包胥。包胥曰：「子胥之滅楚必矣，吾不可坐而待之。」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，楚昭王乃秦王之甥，要解楚難，除非求秦。乃晝夜西馳，足踵俱開，步步流血，裂裳而裹之。奔至雍州，來見秦哀公曰：「吳貪如封豕，毒如長蛇，久欲薦食諸侯，兵自楚始。寡君失守社稷，逃於草莽之間，特命下臣告急於上國，乞君念甥舅之情，代爲興兵解厄。」秦哀公曰：「秦僻在西陲，兵微將寡，自保不暇，安能爲人？」包胥曰：「楚、秦連界，楚遭兵而秦不救，吳若滅楚，次將及秦。君之存楚，亦以固秦也。若秦遂有楚國，不猶愈於吳乎？倘能撫而存之，不絕其祀，情願世世北面事秦。」秦哀公意猶未決，曰：「大夫姑就館驛安下，容孤與羣臣商議。」包胥對曰：「寡君越在草莽，未得安居，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？」時秦哀公沉湎於酒，不恤國事。包胥請命愈急，哀公終不肯發兵。於是包胥不脫衣冠，立於秦庭之中，晝夜號哭，不絕其聲。如此七日七夜，水漿一勺不入其口。哀公聞之，大驚曰：「楚臣之急其君，一至是乎？楚有賢臣如此，吳猶欲滅之；寡人無此賢臣，吳豈能相容哉？」爲之流涕，賦《無衣》之詩以旌之。詩曰：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。

王於興師，與子同仇。

包胥頓首稱謝，然後始進壺飧。秦哀公命大將子蒲、子虎帥車五百乘，從包胥救楚。包胥曰：「吾君在隨望救，不啻大旱之望雨。胥當先往一程報知寡君，元帥從商、谷而東，五日可至襄陽，折而南，即荊門。而胥以楚之餘衆，自石樑山南來，計不出三日，亦可相會。吳恃其勝，必不爲備。軍士在外，日久思歸。若破其一軍，自然瓦解。」子蒲曰：「吾未知路徑，必須楚兵爲導，大夫不可失期。」

包胥辭了秦帥，星夜至隨，來見昭王，言：「臣請得秦兵，已出境矣。」昭王大喜，謂隨侯曰：「小人所言西鄰爲虎，東鄰爲肉。秦在楚之西，而吳在其東，斯言果驗矣。」時薳延、宋木等亦收拾餘兵，從王於隨。子西、子期並起隨衆，一齊進發。秦師屯於襄陽，以待楚師。包胥引子西、子期等，與秦帥相見。楚兵先行，秦兵在後，遇夫概之師於沂水。子蒲謂包胥曰：「子率楚師，先與吳戰，吾當自後會之。」包胥便與夫概交鋒。夫概恃勇，看包胥有如無物，約鬥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子蒲、子虎驅兵大進。夫概望見旗號有「秦」字，大驚曰：「西兵何得至此？」急急收兵，已折大半。子西、子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。

夫概奔回郢都，來見吳王，盛稱秦兵勢銳，不可抵當。闔閭有懼色。孫武進曰：「兵，兇器，可暫用而不可久也。且楚土地尚廣，人心未肯服吳。臣前請王立羋勝以撫楚，正虞今日之變耳。爲今之計，不如遣使與秦通好，許復楚君；割楚之西鄙，以益吳疆，君亦不爲無利也，若久戀楚宮，與之相持，楚人憤而力，吳人驕而惰，加以虎狼之秦，臣未保其萬全。」伍員知楚王必不可得，亦以武言爲然。闔閭將從之。伯嚭進曰：「吾兵自離東吳，一路破竹而下，五戰拔郢，遂夷楚社。今一遇秦兵，即便班師，何前勇而後怯耶？願給臣兵一萬，必使秦兵片甲不回。如若不勝，甘當軍令！」闔閭壯其言，許之。孫武與伍員力止不可交兵。

伯嚭不從，引兵出城，兩軍相遇于軍祥，排成陣勢。伯嚭望見楚軍行列不整，便教鳴鼓馳車突入，正遇子西，大罵：「汝萬死之餘，尚望寒灰再熱耶？」子西亦罵：「背國叛夫，今日何顏相見？」伯嚭大怒，挺戟直取子西。子西亦揮戈相迎。戰不數合，子西詐敗而走。伯嚭追之，未及二里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；右邊薳延一軍殺來；秦將子蒲、子虎引生力軍，從中直貫吳陣。三路兵將吳兵截爲三處，伯嚭左衝右突，不能得脫。卻得伍員兵到，大殺一陣，救出伯嚭。一萬軍馬，所存不上二千人。伯嚭自囚，入見吳王待罪。孫武謂伍員曰：「伯嚭爲人矜功自任，久後必爲吳國之患，不如乘此兵敗，以軍令斬之。」伍員曰：「彼雖有喪師之罪，然前功不小，況敵在目前，不可斬一大將。」遂奏吳王赦其罪。

秦兵直逼郢都，闔閭命夫概同公子山守城，自引大軍屯於紀南城。伍員、伯嚭分屯磨城、驢城，以爲犄角之勢，與秦兵相持。又遣使徵兵於唐、蔡。楚將子西謂子蒲曰：「吳以郢爲巢穴，故堅壁相持，若唐、蔡更助之，不可敵矣！不若乘間加兵於唐，唐破，則蔡人必懼而自守，吾乃得專力於吳。」子蒲然其計，於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，襲破唐城，殺唐成公，滅其國。蔡哀公懼，不敢出兵助吳。

卻說夫概自恃有破楚之首功，因沂水一敗，吳王遂使協守郢都，心中鬱鬱不樂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，忽然心動，想道：「吳國之制，兄終弟及，我應嗣位。今王立子波爲太子，我不得立矣！乘此大兵出征，國內空虛，私自歸國，稱王奪位，豈不勝於久後相爭乎？」乃引本部軍馬，偷出郢都東門，渡漢而歸。詐稱：「闔閭兵敗於秦，不知所往，我當次立。」遂自稱吳王，使其子扶臧悉衆據淮水，以遏吳王之歸路。吳世子波與毅聞變，登城守禦，不納夫概。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，說其進兵夾攻吳國，事成割五城爲謝。

再說闔閭聞秦兵滅唐，大驚，方欲召諸將計議戰守之事，忽公子山報到，言：「夫概不知何故，引本部兵私回吳國去了。」伍員曰：「夫概此行，其反必矣。」闔閭曰：「將若之何？」伍員曰：「夫概一勇之夫，不足爲慮，所慮者越人，或聞變而動耳。王宜速歸，先靖內亂。」闔閭於是留孫武、子胥退守郢都，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。既渡漢水，得太子波告急信，言：「夫概造反稱王，又結連越兵入寇，吳都危在旦夕。」闔閭大驚曰：「不出子胥所料也。」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孫武、伍員之兵，一面星夜馳歸，沿江傳諭將士：「去夫概來歸者，復其本位；後到者誅。」淮上之兵皆倒戈來歸。扶臧奔回谷陽。夫概欲驅民授甲，百姓聞吳王尚在，俱走匿。夫概乃獨率本部出戰。闔閭問曰：「我以手足相托，何故反叛？」夫概對曰：「汝弒王僚，非反叛耶？」闔閭怒，教伯嚭：「爲我擒賊！」戰不數回，闔閭麾大軍直進。夫概雖勇，爭奈衆寡不敵，大敗而走。扶臧具舟於江，以渡夫概，逃奔宋國去了。闔閭撫定居民，回至吳都，太子波迎接入城，打點拒越之策。

卻說孫武得吳王班師之詔，正與伍員商議，忽報：「楚軍中有人送書到。」伍員命取書看之，乃申包胥所遣也。書略雲：

子君臣據郢三時，而不能定楚，天意不欲亡楚，亦可知矣。子能踐覆楚之言，吾亦欲酬復楚之志。朋友之義，相成而不相傷。子不竭吳之威，吾亦不盡秦之力。

伍員以書示孫武曰：「夫吳以數萬之衆，長驅入楚，焚其宗廟，墮其社稷，鞭死者之屍，處生者之室，自古人臣報仇，未有如此之快者。且秦兵雖敗我餘軍，於我未有大損也。《兵法》：『見可而進，知難則退。』幸楚未知吾急，可以退矣。」孫武曰：「空退爲楚所笑，子何不以羋勝爲請？」伍員曰：「善。」乃復書曰：

平王逐無罪之子，殺無罪之臣，某實不勝其憤，以至於此。昔齊桓公存邢立衛，秦穆公三置晉君，不貪其土，傳誦至今。某雖不才，竊聞茲義。今太子建之子勝餬口於吳，未有寸土。楚若能歸勝，使奉故太子之祀，某敢不退避，以成吾子之志？

申包胥得書，言於子西。子西曰：「封故太子之後，政吾意也。」即遣使迎羋勝於吳。沈諸梁諫曰：「太子已廢，勝爲仇人，奈何養仇以害國乎？」子西曰：「勝，匹夫耳，何傷？」竟以楚王之命召之；許封大邑。楚使既發，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。凡楚之府庫寶玉，滿載以歸。又遷楚境戶口萬家，以實吳空虛之地。

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，自己從陸路打從歷陽山經過，欲求東皋公報之，其廬舍俱不存矣。再遣使於龍洞山問皇甫訥，亦無蹤跡。伍員嘆曰：「真高士也！」就其地再拜而去。至昭關，已無楚兵把守。員命毀其關。復過溧陽瀨水之上，乃嘆曰：「吾嘗飢困於此，向一女子乞食，女子以盎漿及飯飼我，遂投水而亡。吾曾留題石上，未知在否？」使左右發土，其石字宛然不磨。欲以千金報之，未知其家，乃命投金於瀨水中，曰：「女子如有知，明吾不相負也！」行不一里，路旁一老嫗，視兵過而哭泣。軍士欲執之，問曰：「嫗何哭之悲也？」嫗曰：「吾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，往年浣紗於瀨，遇一窮途君子，而輒飯之，恐事泄，自投瀨水。聞所飯者，乃楚亡臣伍君也。今伍君兵勝而歸，不得其報，自傷虛死，是以悲耳！」軍士乃謂嫗曰：「吾主將正伍君也，欲報汝千金，不知其家，已投金於水中，盍往取之。」嫗遂取金而歸。至今名其水爲投金瀨。髯仙有詩云：

投金瀨下水澌澌，猶憶亡臣報德時。

三十年來無匹偶，芳名已共子胥垂。

越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吳國，知武善於用兵，料難取勝，亦班師而回，曰：「越與吳敵也。」遂自稱爲越王，不在話下。

闔閭論破楚之功，以孫武爲首。孫武不願居官，固請還山。王使伍員留之，武私謂員曰：「子知天道乎？暑往則寒來，春還則秋至。王恃其強盛，四境無虞，驕樂必生。夫功成不退，將有後患。吾非徒自全，並欲全子。」員不謂然。武遂飄然而去。贈以金帛數車，俱沿路散於百姓之貧者。後不知其所終。史臣有贊雲：

孫子之才，彰於伍員。法行二嬪，威振三軍。御衆如一，料敵如神。大伸於楚，小挫於秦。智非偏屈，謀不盡行。不受爵祿，知亡知存。身出道顯，身去名成。書十三篇，兵家所尊。

闔閭乃拜伍員爲相國，亦仿齊仲父、楚子文之意，呼爲子胥而不名。伯嚭爲太宰，同預國政。更名閶門曰破楚門。復壘石於南界，留門使兵守之，以拒越人，號曰石門關。越大夫范蠡亦築城於浙江之口，以拒吳，號曰固陵，言其可固守也。此周敬王十五年事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子西與子期重入郢城，一面收葬平王骸骨，將宗廟社稷重新草創，一面遣申包胥以舟師迎昭王於隨。昭王與隨君定盟，誓無侵伐。隨君親送昭王登舟，方纔迴轉。昭王行至大江之中，憑欄四望，想起來日之苦，今日重渡此江，中流自在，心中甚喜。忽見水面一物，如鬥之大，其色正紅，使水手打撈得之，遍問羣臣，皆莫能識。乃拔佩刀砍開，內有似瓜，試嘗之，甘美異常。乃遍賜左右曰：「此無名之果，可識之，以俟博物之士也。」不一日，行至雲中，昭王嘆曰：「此寡人遇盜之處，不可以不識。」乃泊舟江岸，使鬥辛督人夫築一小城於雲夢之間，以便行旅投宿。今雲夢縣有地名楚王城，即其故址。子西、子期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。君臣交相慰勞。既至郢城，見城外白骨如麻，城中宮闕半已殘毀，不覺悽然淚下。遂入宮來見其母伯嬴，子母相向而泣。昭王曰：「國家不幸，遭此大變。至於廟社凌夷，陵墓受辱，此恨何時可雪？」伯嬴曰：「今日復位，宜先明賞罰，然後撫卹百姓，徐俟氣力完足，以圖恢復可也。」昭王再拜受教。是日，不敢居寢，宿於齋宮。

次日，祭告宗廟社稷，省視墳墓，然後升殿，百官稱賀。昭王曰：「寡人任用匪人，幾至亡國，若非卿等，焉能重見天日。失國者，寡人之罪；復國者，卿等之功也。」諸大夫皆稽首謝不敢。昭王先宴勞秦將，厚犒其師，遣之歸國。然後論功行賞，拜子西爲令尹，子期爲左尹。以申包胥乞師功大，欲拜爲右尹。申包胥曰：「臣之乞師於秦，爲君也，非爲身也。君既返國，臣志遂矣，敢因以爲利乎？」固辭不受。昭王強之，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。妻曰：「子勞形疲神，以乞秦師，而定楚國，賞其分也，又何逃乎？」包胥曰：「吾始爲朋友之義，不泄子胥之謀，使子胥破楚，吾之罪也，以罪而冒功，吾實恥之。」遂逃入深山，終身不出。昭王使人求之不得，乃旌表其門曰：「忠臣之門。」以王孫由於爲右尹，曰：「雲中代寡人受戈，不敢忘也。」其他沈諸梁、鍾建、宋木、鬥辛、鬥巢、薳延等，俱進爵加邑。亦召鬥懷欲賞。子西曰：「鬥懷欲行弒逆之事，罪之爲當，況可賞乎？」昭王曰：「彼欲爲父報仇，乃孝子也。能爲孝子，何難爲忠臣？」亦使爲大夫。藍尹亹求見昭王，王思成臼不肯同載之恨，欲執而誅之，使人謂曰：「爾棄寡人於道路，今敢復來，何也？」藍尹亹對曰：「囊瓦惟棄德樹怨，是以敗於柏舉。王奈何效之？夫成臼之舟，孰若郢都之宮之安？臣之棄王於成臼，以儆王也！今日之來，欲觀大王之悔悟與否。王不省失國之非，而記臣不載之罪，臣死不足惜，所惜者楚宗社耳。」子西奏曰：「亹之言直，王宜赦之，以無忘前敗。」昭王乃許亹入見，使復爲大夫如故。羣臣見昭王度量寬洪，莫不大悅。昭王夫人自以失身闔閭，羞見其夫，自縊而死。

時越方與吳構難，聞楚王復國，遣使來賀，因進其宗女於王，王立爲繼室。越姬甚有賢德，爲王所敬禮。王念季羋相從患難，欲擇良婿嫁之。季羋曰：「女子之義，不近男人。鍾建常負我矣。是即我夫也，敢他適乎？」昭王乃以季羋嫁鍾建，使建爲司樂大夫。又思故相孫叔敖之靈，使人立祠於雲中祭之。子西以郢都殘破，且吳人久居，熟其路徑，復擇鄀地，築城建宮，立宗廟社稷，遷都居之，名曰新郢。昭王置酒新宮與羣臣大會，飲酒方酣，樂師扈子恐昭王安今之樂，忘昔之苦，復蹈平王故轍，乃抱琴於王前，奏曰：「臣有《窮衄》之曲，願爲大王鼓之。」昭王曰：「寡人願聞。」扈子援琴而鼓，聲甚悽怨。其詞曰：

王耶王耶何乖劣？不顧宗廟聽讒孽。

任用無忌多所殺，誅夷忠孝大綱絕。

二子東奔適吳越，吳王哀痛助忉怛。

垂涕舉兵將西伐，子胥伯嚭孫武決。

五戰破郢王奔發，留兵縱騎虜荊闕。

先王骸骨遭發掘，鞭辱腐屍恥難雪。

幾危宗廟社稷滅，君王逃死多跋涉。

卿士悽愴民泣血，吳軍雖去怖不歇。

願王更事撫忠節，勿爲讒口能謗褻！

昭王深知琴曲之情，垂涕不已。扈子收琴下階，昭王遂罷宴。自此早朝宴罷，勤於國政，省刑薄斂，養士訓武，修復關隘，嚴兵固守。羋勝既歸，楚昭王封爲白公，勝築城名白公城，遂以白爲氏，聚其本族而居。夫概聞楚王不念舊怨，自宋來奔。王知其勇，封之堂溪，號爲堂溪氏。子西以禍起唐、蔡，唐已滅而蔡尚存，乃請伐蔡報仇。昭王曰：「國事粗定，寡人尚未敢勞民也。」按《春秋傳》：楚昭王十年出奔，十一年反國，直至二十年，方纔用兵滅頓，擄頓子牂；二十一年滅胡，擄鬍子豹，報其從晉侵楚之仇；二十二年圍蔡，問其從吳入郢之罪，蔡昭侯請降，遷其國於江、汝之間。中間休息民力近十年，所以師輒有功，楚國復興，終符「湛盧」之祥、「萍實」之瑞也。

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

話說齊景公見晉不能伐楚，人心星散，代興之謀愈急，乃糾合衛、鄭，自稱盟主。魯昭公前爲季孫意如所逐，景公謀納之。意如固拒不從，昭公改而求晉。晉荀躒得意如賄賂，亦不果納。昭公客死，意如遂廢太子衍及其母弟務人，而援立庶子宋爲君，是爲定公。因季氏與荀躒通賄，遂事晉而不事齊。齊侯大怒，用世臣國夏爲將，屢侵魯境，魯不能報。未幾，季孫意如卒，子斯立，是爲季康子。說起季、孟、叔三家，自昭公在國之日，已三分魯國，各用家臣爲政，魯君不復有公臣。於是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，展轉恣肆，凌鑠其主。今日季孫斯、孟孫無忌、叔孫州仇，雖然三家鼎立，邑宰各據其城，以爲己物；三家號令不行，無可奈何。季氏之宗邑曰費，其宰公山不狃；孟氏之宗邑曰成，其宰公斂陽；叔氏之宗邑曰郈，其宰公若藐。這三處城垣，皆三家自家增築，極其堅厚，與曲阜都城一般。那三個邑宰中，惟公山不狃尤爲強橫。更有家臣一人姓陽名虎，字貨，生得鳶肩巨顙，身長九尺有餘，勇力過人，智謀百出。季斯起初任爲腹心，使爲家宰，後漸專季氏之家政，擅作威福，季氏反爲所制，無可奈何。季氏內爲陪臣所制，外受齊國侵凌，束手無策。時又有少正卯者，爲人博聞強記，巧辯能言，通國號爲「聞人」，三家倚之爲重。卯面是背非，陰陽其說，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，見陽貨等又託爲強公家、抑私家之說，使之挾魯以令三家，挑得上下如水火，而人皆悅其辯給，莫悟其奸。

內中單說孟孫何忌，乃是仲孫貜之子，仲孫蔑之孫。貜在位之日，慕魯國孔仲尼之名，使其子從之學禮。那孔仲尼名丘，其父叔梁紇常爲鄒邑大夫，即逼陽手託懸門之勇士也。紇娶於魯之施氏，多女而無子，其妾生一子曰孟皮，病足成廢人，乃求婚於顏氏。顏氏有五女，俱未聘，疑紇年老，謂諸女曰：「誰願適鄒大夫者？」諸女莫對。最幼女曰徵在，出應曰：「女子之義，在家從父，惟父所命，何問焉？」顏氏奇其語，即以徵在許婚。既歸紇，夫婦憂無子，共禱於尼山之谷。徵在升山時，草木之葉皆上起，及禱畢而下，草木之葉皆少垂。是夜，徵在夢黑帝見召，囑曰：「汝有聖子，若產，必於『空桑』之中。」覺而有孕。一日，恍惚若夢，見五老人列於庭，自稱「五星之精」，挾一獸，似小牛而獨角，文如龍鱗，向徵在而伏，口吐玉尺，上有文曰：「水精之子，繼衰周而素王。」徵在心知其異，以繡紱系其角而去，告於叔梁紇。紇曰：「此獸必麒麟也。」及產期，徵在問：「地有名『空桑』者乎？」叔梁紇曰：「南山有空竇，竇有石門而無水，俗名亦呼空桑。」徵在曰：「吾將往產於此。」紇問其故。徵在乃述前夢，遂攜臥具於空竇中。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，守于山之左右；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，以沐徵在，良久乃去，徵在遂產孔子。石門中忽有清泉流出，自然溫暖，浴畢，泉即涸。今曲阜縣南二十八里，俗呼女陵山，即空桑也。孔子生有異相，牛脣虎掌，鳶肩龜脊，海口輔喉，頂門狀如反字。父紇曰：「此兒秉尼山之靈。」因名曰丘，字仲尼。仲尼生未幾而紇卒，育於徵在。既長，身長九尺六寸，人呼爲長人。有聖德，好學不倦，周遊列國，弟子滿天下，國君無不敬慕其名，而爲權貴當事所忌，竟無能用之者。是時適在魯國，何忌言於季斯曰：「欲定內外之變，非用孔子不可。」季斯召孔子，與語竟日，如在江海中，莫窺其際。季斯起更衣，忽有費邑人至，報曰：「穿井者得土缶，內有羊一隻，不知何物。」斯欲試孔子之學，囑使勿言。既入座，謂孔子曰：「或穿井於土中得狗，此何物也？」孔子曰：「以某言之，此必羊也，非狗也。」斯驚問其故。孔子曰：「某聞山之怪曰夔、魍魎，水之怪曰龍、罔象，土之怪曰羊。今得之穿井，是在土中，其爲羊必矣。」斯曰：「何以謂之羊？」孔子曰：「非雌非雄，徒有其形。」斯乃召費人問之，果不成雌雄者。於是大驚曰：「仲尼之學，果不可及！」乃用爲中都宰。

此事傳聞至楚，楚昭王使人致幣於孔子，詢以渡江所得之物。孔子答使者曰：「是名萍實，可剖而食也。」使者曰：「夫子何以知之？」孔子曰：「某曾問津於楚，聞小兒謠曰：『楚王渡江得萍實，大如鬥，赤如日，剖而嘗之甜如蜜。』是以知之。」使者曰：「可常得乎？」孔子曰：「萍者，浮泛不根之物，乃結而成實，雖千百年不易得也。此乃散而復聚，衰而復興之兆，可爲楚王賀矣。」使者歸告昭王，昭王歎服不已。孔子在中都大治，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，以爲法則。魯定公知其賢，召爲司空。

周敬王十九年，陽虎欲亂魯而專其政，知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，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，乃與二人商議，欲以計先殺季孫，然後併除仲叔，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，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，己代孟孫何忌之位。虎慕孔子之賢，欲招致門下以爲己助，使人諷之來見。孔子不從。乃以蒸豚饋之。孔子曰：「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。」令弟子伺虎出外，投刺於門而歸。虎竟不能屈。孔子密言於何忌曰：「虎必爲亂，亂必始於季氏。子預爲之備，乃可免也。」何忌僞爲築室於南門之外，立柵聚材，選牧圉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傭，名曰興工，實以備亂。又語成宰公斂陽，使繕甲待命：「倘有報至，星夜前來赴援。」

是年秋八月，魯將行禘祭。虎請以禘之明日，享季孫於蒲圃。何忌聞之曰：「虎享季孫，事可疑矣。」乃使人馳告公斂陽，約定日中率甲由東門至南門，一路觀變。至享期，陽虎親至季氏之門，請季斯登車。陽虎在前爲導，虎之從弟陽越在後，左右皆陽氏之黨。惟御車者林楚，世爲季氏門下之客。季斯心疑有變，私語林楚曰：「汝能以吾車適孟氏乎？」林楚點頭會意。行至大衢，林楚遽挽轡南向，以鞭策連擊其馬，馬怒而馳。陽越望見大呼：「收轡！」林楚不應，復加鞭，馬行益急。陽越怒，彎弓射楚，不中，亦鞭其馬，心急鞭墜。越拾鞭，季氏之車已去遠矣。季斯出南門，徑入孟氏之室，閉其柵，號曰：「孟孫救我！」何忌使三百壯士，挾弓矢伏於柵門以待。須臾，陽越至，率其徒攻柵。三百人從柵內發矢，中者輒倒，陽越身中數箭而死。

且說陽貨行及東門，回顧不見了季孫，乃轉轅復循舊路至大衢，問路人曰：「見相國車否？」路人曰：「馬驚已出南門矣。」語未畢，陽越之敗卒亦到，方知越已射死，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。虎大怒，驅其衆急往公宮，劫定公以出朝。遇叔孫州仇於途，並劫之。盡發公宮之甲，與叔孫氏家衆，共攻孟氏於南門。何忌率三百人力拒之。陽虎命以火焚柵，季斯大懼。何忌使視日方中，曰：「成兵且至，不足慮也。」言未畢，只見東角上一員猛將，領兵呼哨而至，大叫：「勿犯吾主！公斂陽在此！」陽虎大怒，便奮長戈，迎住公斂陽廝殺。二將各施逞本事，戰五十餘合，陽虎精神愈增，公斂陽漸漸力怯。叔孫州仇遽從後呼曰：「虎敗矣！」即率其家衆，前擁定公西走，公徒亦從之。何忌引壯士開柵殺出。季氏之家臣苫越亦帥甲而至。陽虎孤寡無助，倒戈而走，入陽關據之。三家合兵以攻關。虎力不能支，命放火焚萊門。魯師避火卻退。虎冒火而出，遂奔齊國，見景公，以所據陽之田獻之，欲借兵伐魯。大夫鮑國進曰：「魯方用孔某，不可敵也。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，以媚孔某。」景公從之，乃囚虎於西鄙。虎以酒醉守者，乘輜車逃奔宋國，宋使居於匡。陽虎虐用匡人，匡人慾殺之，復奔晉國，仕於趙鞅爲臣，不在話下。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，固爲大逆；然季氏放逐其君，專執魯政，家臣從旁竊視，已非一日，今日效其所爲，乃天理報施之常，不足怪也。有詩云：

當時季氏凌孤主，今日家臣叛主君。

自作忠奸還自受，前車音響後車聞。

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，僭用天子禮樂，其後三桓之家，舞八佾，歌雍徹，大夫目無諸侯，故家臣亦目無大夫，悖逆相似，其來遠矣。詩云：

九成干鏚舞團團，借問何人啓僭端？

要使國中無叛逆，重將禮樂問周官。

齊景公失了陽虎，又恐魯人怪其納叛，乃使人致書魯定公，說明陽虎奔宋之故，就約魯侯於齊魯界上夾谷山前，爲乘車之會，以通兩國之好，永息干戈。定公得書，即召三家商議。仲孫何忌曰：「齊人多詐，主公不可輕往。」季孫斯曰：「齊屢次加兵於我，今欲修好，奈何拒之？」定公曰：「寡人若去，何人保駕？」何忌曰：「非臣師孔某不可。」定公即召孔子，以相禮之事屬之。乘車已具，定公將行，孔子奏曰：「臣聞：『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備。』文武之事，不可相離。古者，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。宋襄公會盂之事可鑑也。請具左右司馬，以防不虞。」定公從其言，乃使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，樂頎爲左司馬，各率兵車五百乘，遠遠從行；又命大夫茲無還率兵車三百乘，離會所十里下寨。

既至夾谷，齊景公先在，設立壇位，爲土階三層，制度簡略。齊侯幕於壇之右，魯侯幕於壇之左。孔子聞齊國兵衛甚盛，亦命申句須、樂頎緊緊相隨。時齊大夫黎彌以善謀稱，自梁丘據死後，景公特寵信之。是夜，黎彌叩幕請見。景公召入，問：「卿有何事，昏夜來此？」黎彌奏曰：「齊、魯爲仇，非一日矣。止爲孔某賢聖，用事於魯，恐其他日害齊，故爲今日之會耳。臣觀孔某爲人，知禮而無勇，不習戰伐之事，明日主公會禮畢後，請奏四方一樂，以娛魯君，乃使萊夷三百人假做樂工，鼓譟而前，覷便拿住魯侯，並執孔某。臣約會車乘，從壇下殺散魯衆，那時魯國君臣之命，懸於吾手，憑主公如何處分，豈不勝於用兵侵伐耶？」景公曰：「此事可否，當與相國謀之。」黎彌曰：「相國素與孔某有交，若通彼得知，其事必不行矣。臣請獨任。」景公曰：「寡人聽卿，卿須仔細。」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。

次早，兩君集於壇下，揖讓而登。齊是晏嬰爲相，魯是孔子爲相。兩相一揖之後，各從其主，登壇交拜。敘太公、周公之好，交致玉帛酬獻之禮。既畢，景公曰：「寡人有四方之樂，願與君共觀之。」遂傳令，先使萊人上前，奏其本土之樂。於是壇下鼓聲大振。萊夷三百人雜執旍旄、羽袚、矛戟、劍楯，蜂擁而至，口中呼哨之聲，相和不絕。歷階之半，定公色變。孔子全無懼意，趨立於景公之前，舉袂而言曰：「吾兩君爲好會，本行中國之禮，安用夷狄之樂？請命有司去之。」晏子不知黎彌之計，亦奏景公曰：「孔某所言，乃正禮也。」景公大慚，急麾萊夷使退。黎彌伏於壇下，只等萊夷動手，一齊發作，見齊侯打發下來，心中甚慍。乃召本國優人，分付：「筵席中間，召汝奏樂，要歌《敝笱》之詩，任情戲謔，若得魯君臣或笑或怒，我這裏有重賞。」原來那詩乃文姜淫亂故事，欲以羞辱魯國。黎彌升階，奏於齊侯曰：「請奏宮中之樂，爲兩君壽。」景公曰：「宮中之樂，非夷樂也，可速奏之。」黎彌傳齊侯之命，倡優侏儒二十餘人，異服塗面，裝女扮男，分爲二隊，擁至魯侯面前，跳的跳，舞的舞，口中齊歌的都是淫詞，且歌且笑。孔子按劍張目，覷定景公，奏曰：「匹夫戲諸侯者，罪當死！請齊司馬行法。」景公不應，優人戲笑如故。孔子曰：「兩國既已通好，如兄弟然，魯國之司馬，即齊之司馬也。」乃舉袖向下麾之，大呼：「申句須、樂頎何在？」二將飛馳上壇，於男女二隊中，各執領班一人，當下斬首，餘人驚走不迭。景公心中駭然。魯定公隨即起身。黎彌初意還想於壇下邀截魯侯，一來見孔子有此手段；二來見申、樂二將英雄；三來打探得十里之外，即有魯軍屯紮，遂縮頸而退。

會散，景公歸幕，召黎彌責之曰：「孔某相其君，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，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。寡人本欲修好，今反成仇矣。」黎彌惶恐謝罪，不敢對一語。晏子進曰：「臣聞：『小人知其過，謝之以文；君子知其過，謝之以質。』今魯有汶陽之田三處，其一曰，乃陽虎所獻，不義之物；其二曰鄆，乃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；其三曰龜陰，乃先君頃公時，仗晉力索之於魯者。那三處皆魯故物，當先君桓公之日，曹沫登壇劫盟，單取此田，田不歸魯，魯志不甘。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，魯君臣必喜，而齊、魯之交固矣。」景公大悅，即遣晏子致三田於魯。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。史臣有詩云：

紛然鼓譟起萊戈，無奈壇前片語何？

知禮之人偏有勇，三田買得兩君和。

又詩單贊齊景公能虛心謝過，所以爲賢君，幾於復霸。詩云：

盟壇失計聽黎彌，臣諫君從兩得之。

不惜三田稱謝過，顯名千古播華夷。

這汶陽田，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友者，今日名雖歸魯，實歸季氏，以此季斯心感孔子，特築城於龜陰，名曰謝城，以旌孔子之功，言於定公，升孔子爲大司寇之職。

時齊之南境，忽來一大鳥，約長三尺，黑身白頸，長喙獨足，鼓雙翼舞于田間，野人逐之不得，飛騰往北而去。季斯聞有此怪，以問孔子。孔子曰：「此鳥名曰商羊，生於北海之濱。天降大雨，商羊起舞，所見之地，必有淫雨爲災。齊、魯接壤，不可不預爲之備。」季斯預戒汶上百姓，修堤蓋屋。不三日，果然天降大雨，汶上氾濫。魯有備無患。其事傳佈齊邦，景公益以孔子爲神。自是孔夫子博學之名，傳播天下，人皆呼爲「聖人」矣。有詩爲證：

五典三墳漫究詳，誰知萍實辨商羊？

多能將聖由天縱，贏得芳名四海揚。

季斯訪人才於孔子之門，孔子薦仲由、冉求可使從政，季氏俱用爲家臣。忽一日，季斯問於孔子曰：「陽虎雖去，不狃復興，何以制之？」孔子曰：「欲制之，先明禮制。古者，臣無藏甲，大夫無百雉之城，故邑宰無所據以爲亂。子何不墮其城，撤其武備，上下相安，可以永久。」季斯以爲然，轉告於孟、叔二氏。孟孫何忌曰：「苟利家國，吾豈恤其私哉？」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，欲敗其功，使叔孫輒密地送信於公山不狃。不狃欲據城以叛，知孔子素爲魯人所敬重，亦思藉助，乃厚其禮幣，遺以書曰：

魯自三桓擅政，君弱臣強，人心積憤。不狃雖爲季宰，實慕公義，願以費歸公爲公臣，輔公以鋤強暴，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。夫子倘見許，願移駕過費，面決其事。不腆路犒，伏惟不鄙。

孔子謂定公曰：「不狃若叛，未免勞兵。臣願輕身一往，說其迴心改過，何如？」定公曰：「國家多事，全賴夫子主持，豈可去寡人左右耶？」孔子遂卻其書幣。不狃見孔子不往，遂約會成宰公斂陽、郈宰公若藐，同時起兵爲逆。陽與藐俱不從。

卻說郈邑馬正侯犯，勇力善射，爲郈人所畏服，素有不臣之志，遂使圉人刺藐殺之，自立爲郈宰，發郈衆登城爲拒命之計。州仇聞郈叛，往告何忌。何忌曰：「吾助子一臂，當共滅此叛奴。」於是孟、叔二家，連兵往討，遂圍郈城。侯犯悉力拒戰，攻者多死，不能取勝。何忌教州仇求援於齊。時叔氏家臣駟赤在郈城中，僞附侯犯，侯犯親信之。赤謂犯曰：「叔氏遣使如齊乞師矣。齊、魯合兵，不可當也。子何不以郈降齊？齊外雖親魯內實忌之。得郈可以逼魯，齊必大喜，而倍以他地酬子。總之得地，而可去危以就安，又何不利之有？」侯犯曰：「此計甚善。」即遣人乞降於齊，以郈邑獻之。

齊景公召晏嬰問曰：「叔孫氏乞兵伐郈，侯犯又以郈來降，寡人將何適從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方與魯講好，豈可受其叛臣之獻乎？助叔孫氏爲是。」景公笑曰：「郈乃叔孫私邑，於魯侯無與，況叔孫氏君臣自相魚肉，魯之不幸，實齊之幸也。寡人有計在此，當兩許其使以誤之。」乃使司馬穰苴屯兵於界上，以觀其變。若侯犯能御叔孫，便分兵據郈，迎侯犯歸於齊國；若叔孫勝了侯犯，便說助攻郈城，臨時便宜行事。此是齊景公的奸雄處。

卻說駟赤見侯犯遣使往齊去了，復謂犯曰：「齊新與魯侯爲會，助魯助郈，未可定也。宜多置兵甲於門，萬一事變不測，可以自衛。」侯犯乃一勇之夫，信爲好語，遂選精甲利兵留於門下。駟赤將羽書射於城外，魯兵拾得，獻於州仇。州仇發書看之，書中言：「臣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八，不日城中當有內變，主公不須掛念。」州仇大喜，報知何忌，嚴兵以待。數日後，侯犯使者自齊回，言：「齊侯已許下矣，願以他邑相償。」駟赤入賀侯犯而出，使人宣言於衆曰：「侯氏將遷郈民以附齊，使者回言齊師將至。奈何？」一時人情洶洶，多有造駟赤處問信者，赤曰：「吾亦聞之。齊新與魯好，不便得地，將遷爾戶口以實聊攝之虛耳。」自古道：「安土重遷。」說了離鄉背井，那一個不怕的？衆人聽說，互相傳說，各有怨心。忽一夜，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，遂命心腹數十人，繞城大呼曰：「齊師已至城外矣！吾等速治行李，三日內便要起身。」因繼以哭。郈衆大驚，俱集於侯氏之門。此時老弱惟有涕泣，那壯者無不咬牙切齒，憤恨侯犯。忽見門內藏甲甚多，正適其用，大家搶得穿着起來，各執兵器，發聲喊，將侯犯家四面圍住。連守城之兵都反了侯氏，與衆助興了。駟赤亟入告侯犯曰：「郈衆不願附齊，滿城俱變。子更有甲兵否？吾請率而攻之。」犯曰：「甲兵俱被衆掠取矣。今日之事，免禍爲上。」駟赤曰：「吾捨命送子。」遂出謂衆曰：「汝等讓一路，容侯氏出奔。侯氏出，齊師亦不至矣。」衆人依言，放開一路。駟赤當先，侯犯在後，家屬尚百餘人，車十餘乘，駟赤直送出東門。因引魯兵入於郈城，安撫百姓。何忌請追侯犯，駟赤曰：「臣已許之免禍矣。」乃縱之不追。遂墮郈城三尺，即用駟赤爲郈宰。侯犯奔齊師，穰苴知魯師已定郈，乃班師還齊，州仇、何忌亦回魯國。

公山不狃初聞侯犯據郈以叛，叔、仲二家往討，喜曰：「季氏孤矣！乘虛襲魯，國可得也。」遂盡驅費衆，殺至曲阜，叔孫輒爲內應，開門納之。定公急召孔子問計。孔子曰：「公徒弱，不足用也。臣請御君以往季氏。」遂驅車至季氏之宮，宮內有高臺，堅固可守，定公居之。少頃，司馬申句須、樂頎俱至。孔子命季斯盡出其家甲，以授司馬，使伏於臺之左右，而使公徒列於臺前。公山不狃同叔孫輒商議曰：「我等此舉，以扶公室、抑私家爲名，不奉魯侯爲主，季氏不可克也。」乃齊叩公宮，索定公不得。盤桓許久，知已往季氏，遂移兵來攻。與公徒戰，公徒皆散走。忽然左右大噪，申句須、樂頎二將，領着精甲殺至。孔子扶定公立於臺上，謂費人曰：「吾君在此，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？速速解甲，既往不咎！」費人知孔子是個聖人，誰敢不聽，俱舍兵拜伏臺下。公山不狃、叔孫輒勢窮，遂出奔吳國去了。

叔孫州仇回魯，言及郈都已墮。季斯亦命墮了費城，復其初制。何忌亦欲墮成都，成宰公斂陽問計於少正卯。卯曰：「郈、費因叛而墮，若並墮成，何以別子於叛臣乎？汝但云：『成乃魯國北門之守，若墮成，齊師侵我北鄙，何以御之？』堅持其說，雖拒命不爲叛也。」陽從其計，使其徒穿甲而登城，謝叔孫氏曰：「吾非爲叔孫氏守，爲魯社稷守也。恐齊兵旦暮猝至，無守禦之具，願捐此性命，與城俱碎，不敢動一磚一土！」孔子笑曰：「陽不辨此語，必聞人教之耳。」

季斯嘉孔子定費之功，自知不及萬分之一，使攝行相事，每事諮謀而行。孔子有所陳說，少正卯輒變亂其詞，聽者多爲所惑。孔子密奏於定公曰：「魯之不振，由忠佞不分，刑賞不立也。夫護嘉苗者，必去莠草。願君勿事姑息，請出太廟中斧鉞，陳於兩觀之下。」定公曰：「善。」明日，使羣臣參議成城不墮利害，俱聽孔子裁決。衆人或言當墮，或言不當墮。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，獻墮成六便。何謂六便？一、君無二尊；二、歸重都城形勢；三、抑私門；四、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；五、平三家之心；六、使鄰國聞魯國興革當理，知所敬重。孔子奏曰：「卯誤矣！成已作孤立之勢，何能爲哉？況公斂陽忠於公室，豈跋扈之比？卯辯言亂政，離間君臣，按法當誅！」羣臣皆曰：「卯乃魯聞人，言或不當，罪不及死。」孔子復奏曰：「卯言僞而辯，行僻而堅，徒有虛名惑衆，不誅之無以爲政。臣職在司寇，請正斧鉞之典。」遂命力士縛卯於兩觀之下，斬之。羣臣莫不變色，三家心中亦凜然。史臣有詩云：

養高華士太公誅，孔子偏將少正除。

不是聖人開正眼，世間盡讀兩人書。

自少正卯誅後，孔子之意始得發舒，定公與三家，皆虛心以聽之。孔子乃立綱陳紀，教以禮義，養其廉恥，故民不擾而事治。三月之後，風俗大變，市中鬻羔豚者，不飾虛價；男女行路，分別左右不亂；遇路有失物，恥非己有，無肯拾取者。四方之客一入魯境，皆有常供，不至缺乏，賓至如歸。國人歌之曰：「袞衣章甫，來適我所。章甫袞衣，慰我無私。」此歌詩傳至齊國，齊景公大驚曰：「吾國必爲魯所並矣！」

不知景公如何計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

話說齊侯自會夾谷歸後，晏嬰病卒，景公哀泣數日，正憂朝中乏人，復聞孔子相魯，魯國大治，驚曰：「魯相孔子必霸，霸必爭地。齊爲近鄰，恐禍之先及，奈何？」大夫黎彌進曰：「君患孔子之用，何不沮之？」景公曰：「魯方任以國政，豈吾所能沮乎？」黎彌曰：「臣聞治安之後，驕逸必生。請盛飾女樂以遺魯君，魯君幸而受之，必然怠於政事而疏孔子。孔子見疏，必棄魯而適他國，君可安枕而臥矣。」景公大悅，即命黎彌於女閭之中，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，共八十人，分爲十隊，各衣錦繡，教之歌舞。其舞曲名《康樂》，聲容皆出新制，備態極妍，世所未有。教習已成，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匹，金勒雕鞍，毛色各別，望之如錦，使人致獻魯侯。使者張設錦棚二處於魯高門之外，東棚安放馬羣，西棚陳列女樂。先致國書於定公，公發書看之。書曰：

杵臼頓首啓魯賢侯殿下：孤曏者獲罪夾谷，愧未忘心。幸賢侯鑑其謝過之誠，克終會好。日以國之多虞，聘問缺然。茲有歌婢十羣，可以侑歡；良馬二十駟，可以服車。敬致左右，聊申忱慕。伏惟存錄！

且說魯相國季斯安享太平，忘其所自，侈樂之志已伏胸中，忽聞齊饋女樂如此之盛，不勝豔慕，即時換了微服，與心腹數人，乘車潛出南門往看。那樂長方在演習，歌聲遏雲，舞態生風，一進一退，光華奪目，如遊天上睹仙姬，非復人間思想所及。季斯看了多時，又閱其容色之美，服飾之華，不覺手麻腳軟，目睜口呆，意亂神迷，魂消魄奪。魯定公一日三宣，季斯爲貪看女樂，竟不赴召。至次日，方入宮來見定公。定公以國書示之。季斯奏曰：「此齊君美意，不可卻也。」定公亦有想慕之意，便問：「女樂何在？可試觀否？」季斯曰：「見立高門之外，車駕如往，臣當從行。但恐驚動百官，不如微服爲便。」於是君臣皆更去法服，各乘小車，馳出南門，竟到西棚之下。早有人傳出：「魯君易服親來觀樂了！」使者分付女子：「用心獻技。」那時歌喉轉嬌，舞袖增豔，十隊女子更番迭進，真乃盈耳奪目，應接不暇，把魯國君臣二人，喜得手舞足蹈，不知所以。有詩爲證：

一曲嬌歌一塊金，一番妙舞一盤琛。

只因十隊歌姬面，改盡君臣兩個心。

從人又誇東棚良馬。定公曰：「只此已是極觀，不必又問馬矣。」

是夜，定公入宮，一夜不寐，耳中猶時聞樂聲，若美人之在枕畔也。恐羣臣議論不一，次早獨宣季斯入宮，草就答書。書中備述感激之意，不必盡述。又將黃金百鎰，贈與齊使。將女樂收入宮中，以三十人賜季斯，其馬付於圉人餵養。定公與季斯新得女樂，各自受用，日則歌舞，夜則枕蓆。一連三日，不去視朝聽政。

孔子聞知此事，悽然長嘆。時弟子仲子路在側，進曰：「魯君怠於政事，夫子可以行矣。」孔子曰：「郊祭已近，倘大禮不廢，國猶可爲也。」及祭之期，定公行禮方畢，即便回宮，仍不視朝，並胙肉亦無心分給。主胙者叩宮門請命，定公諉之季孫，季孫又諉之家臣。孔子從祭而歸，至晚不見胙肉頒到，乃告子路曰：「吾道不行，命也夫！」乃援琴而歌曰：「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。彼女之謁，可以死敗。優哉遊哉，聊以卒歲。」歌畢，遂束裝去魯。子路、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。自此魯國復衰。史臣有詩云：

幾行紅粉勝鋼刀，不是黎彌巧計高。

天運凌夷成瓦解，豈容魯國獨甄陶。

孔子去魯適衛，衛靈公喜而迎之，問以戰陣之事。孔子對曰：「某未之學也。」

次日遂行。過宋之匡邑，匡人素恨陽虎，見孔子之貌相似，以爲陽虎復至，聚衆圍之。子路欲出戰，孔子止之曰：「某無仇於匡，是必有故，不久當自解。」乃安坐鳴琴。適靈公使人追還孔子，匡人乃知其誤，謝罪而去。孔子復還衛國，主於賢大夫蘧瑗之家。

且說靈公之夫人曰南子，宋女也，有美色而淫。在宋時，先與公子朝相通。朝亦男子中絕色，兩美相愛，過於夫婦。既歸靈公，生蒯瞶，已長，立爲世子，而舊情不斷。時又有美男子曰彌子瑕，素得君之寵愛，嘗食桃及半，以其餘推入靈公之口。靈公悅而啖之，誇於人曰：「子瑕愛寡人甚矣！一桃味美，不忍自食，而分啖寡人。」羣臣無不竊笑。子瑕恃寵弄權，無所不至。靈公外嬖子瑕，而內懼南子，思以媚之，乃時時召宋朝與夫人相會。醜聲遍傳，靈公不以爲恥。蒯瞶深恨其事，使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，刺殺南子，以滅其醜。南子覺之，訴於靈公。靈公逐蒯瞶，瞶奔宋，轉又奔晉。靈公立蒯瞶之子輒爲世子。及孔子再至，南子請見之，知孔子爲聖人，倍加敬禮。忽一日，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，使孔子爲陪乘，過街市，市人歌曰：「同車者色耶？從車者德耶？」孔子嘆曰：「君之好德不如好色！」乃去衛適宋，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。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於景公，方貴幸用事，忌孔子之來，遂使人伐其樹，欲求孔子殺之。孔子微服去宋適鄭。將適晉，至河，聞趙鞅殺賢臣竇犨、舜華，嘆曰：「鳥獸惡傷其類，況人乎？」復返衛。未幾，衛靈公卒，國人立輒爲君，是爲出公。蒯瞶亦借晉援，與陽虎襲戚據之。是時，衛父子爭國，晉助蒯瞶，齊助輒，孔子惡其逆理，復去衛適陳。又將適蔡，楚昭王聞孔子在陳、蔡之間，使人聘之。陳、蔡大夫相議，以爲楚用孔子，陳、蔡危矣，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。孔子絕糧三日，而絃歌不輟。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桑落，其地有臺，名曰厄臺，即孔子當時絕糧處。宋劉敞有詩云：

四海棲棲一旅人，絕糧三日死生鄰。

自是天心勞木鐸，豈關陳蔡有愚臣。

忽一晚，有異人長九尺餘，皁衣高冠，披甲持戈，向孔子大吒，聲動左右。子路引出，與戰於庭。其人力大，子路不能取勝。孔子從旁諦視良久，謂子路曰：「何不探其脅？」子路遂探其脅，其人力盡手垂，敗而仆地，化爲大鮎魚。弟子怪之。孔子曰：「凡物老而衰，則羣精附焉。殺之則已，何怪之有？」命弟子烹之以充飢。弟子皆喜曰：「天賜也！」楚使者發兵以迎孔子。孔子至楚，昭王大喜，將以里社之地封孔子。令尹子西諫曰：「昔文王在豐，武王在鎬，地僅百里，能修其德，卒以代殷。今孔子之德，不下文、武，弟子又皆大賢，若得據土壤，其代楚不難矣。」昭王乃止。孔子知楚不能用，乃復還衛。衛出公欲任以國政，孔子拒之。魯相國季孫肥亦來召其門人冉有，孔子因而反魯。魯以大夫告老之禮待之。於是諸弟子中，子路、子羔仕於衛，子貢、冉有、有若、宓子賤仕於魯。這都是後話，敘明留作話柄。

再說吳王闔閭自敗楚之後，威震中原，頗事遊樂。乃大治宮室，建長樂宮於國中。築高臺於姑蘇山。山在城西南三十里，一名姑胥山，於胥門外爲徑九曲，以通山路。春夏則治於城外，秋冬則治於城中。忽一日，想起越人伐吳之恨，謀欲報之。忽聞齊與楚交通聘使，怒曰：「齊、楚通好，此我北方之憂也！」欲先伐齊，後及越。相國子胥進曰：「交聘乃鄰國之常，未必助楚害吳，不可遽興兵旅。今太子波元妃已歿，未有繼室，王何不遣使求婚於齊，如其不從，伐之未晚。」闔閭從之，使大夫王孫駱往齊，爲太子波求婚。

時景公年已老髦，志氣衰頹，不能自振。宮中止一幼女未嫁，不忍棄之吳地。無奈朝無良臣，邊無良將，恐一拒吳命，興師來伐，如楚國之受禍，悔之何及！大夫黎彌亦勸景公結婚於吳，勿激其怒。景公不得已，以女少姜許婚。王孫駱回覆吳王，王復遣納幣於齊，迎齊女歸國。景公愛女畏吳，兩念交迫，不覺流淚出涕，嘆曰：「若平仲、穰苴二人在此，孤豈憂吳人哉！」謂大夫鮑牧曰：「煩卿爲寡人致女於吳，此寡人之愛女，囑吳王善視之。」臨行，親扶少姜登車，送出南門而反。鮑牧奉少姜至吳，敬致齊侯之命，因慕子胥之賢，深相結納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少姜年幼，不知夫婦之樂，與太子波成婚之後，一心只想念父母，日夜號泣。太子波再三撫慰，其哀不止，遂抑鬱成病。闔閭憐之，乃改造北門城樓，極其華煥，更其名曰望齊門，令少姜日遊其上。少姜憑欄北望，不見齊國，悲哀愈甚，其病轉增。臨絕命，囑太子波曰：「妾聞虞山之巔可見東海，乞葬我於此，倘魂魄有知，庶幾一望齊國也！」波奏聞其父，乃葬於虞山頂上。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，又有望海亭，是也。有張洪《齊女墳》詩爲證。詩曰：

南風初勁北風微，爭長諸姬復娶齊。

越境定須千兩送，半途應拭萬行啼。

望鄉不憚登臺遠，埋恨惟嫌起冢低。

蔓草垂垂猶泣露，倩誰滴向故鄉泥？

太子波憶念齊女，亦得病，未幾卒。

闔閭欲於諸公子中擇可立者，意猶未定，欲召子胥決之。太子波前妃生子，名夫差，年已二十六歲矣，生得昂藏英偉，一表人材。聞其祖闔閭擇嗣，乃先趨見子胥曰：「我嫡孫也，欲立太子，捨我其誰！此在相國一言耳。」子胥許之。少頃，闔閭使人召子胥商議立儲之事。子胥曰：「立子以嫡，則亂不生。今太子雖不祿，有嫡孫夫差在。」闔閭曰：「吾觀夫差愚而不仁，恐不能奉吳之統。」子胥曰：「夫差信以愛人，敦於禮義。父死子代，經之明文，又何疑焉？」闔閭曰：「寡人聽子，子善輔之。」遂立夫差爲太孫。夫差至子胥家，稽首稱謝。

周敬王二十四年，闔閭年老，性益躁，聞越王允常薨，子勾踐新立，遂欲乘喪伐越。子胥諫曰：「越雖有襲吳之罪，然方有大喪，伐之不祥。宜少待之。」闔閭不聽，留子胥與太孫夫差守國，自引伯嚭、王孫駱、毅等，選精兵三萬，出南門望越國進發。越王勾踐親自督師御之。諸稽郢爲大將，靈姑浮爲先鋒，疇無餘、胥犴爲左右翼，與吳兵相遇於檇李。相拒十里，各自安營下寨。兩下挑戰，不分勝負。闔閭大怒，遂悉衆列陣於五台山，戒軍中：「毋得妄動，俟越兵懈怠，然後乘之。」勾踐望見吳陣上隊伍整齊，戈甲精銳，謂稽郢曰：「彼兵兵勢甚振，不可輕敵，必須以計亂之。」乃使大夫疇無餘、胥犴督敢死之士，左五百人，各持長槍；右五百人，各持大戟，一聲吶喊，殺奔吳營。吳陣上全然不理，陣腳都用弓弩手把住，堅如鐵壁，衝突三次，俱不能入，只得迴轉。勾踐無可奈何。諸稽郢密奏曰：「罪人可使也。」勾踐悟。

次日，密傳軍令，悉出軍中所攜死罪者，共三百人，分爲三行，俱袒衣注劍於頸，安步造於吳軍。爲首者前致辭曰：「吾主越王不自量力，得罪於上國，致辱下討。臣等不敢愛死，願以死代越王之罪。」言畢，以次自剄。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，甚以爲怪，皆注目而觀之，互相傳語，正不知其何故。越軍中忽然鳴鼓，鼓聲大振，疇無餘、胥犴帥死士二隊，各擁大楯，持短兵，呼哨而至。吳兵心忙，隊伍遂亂。勾踐統大軍繼進，右有諸稽郢，左有靈姑浮，衝開吳陣。王孫駱捨命與諸稽郢相持，靈姑浮奮長刀左衝右突，尋人廝殺，正遇吳王闔閭，靈姑浮將刀便砍。闔閭望後一閃，刀砍中右足，傷其將指，失屨墜於車下。卻得毅兵到，救了吳王，毅身被重傷，王孫駱知吳王有失，不敢戀戰，急急收兵，被越兵掩殺一陣，死者過半。闔閭傷重，即刻班師回寨。靈姑浮取吳王之屨獻功。勾踐大悅。

卻說吳王因年老，不能忍痛，回至七里之外，大叫一聲而死。伯嚭護喪先行，王孫駱引兵斷後，徐徐而返。越兵亦不追趕。史臣有詩論闔閭用兵不息，致有此禍。詩曰：

破楚凌齊意氣豪，又思吞越起兵刀。

好兵終在兵中死，順水叮嚀莫放篙。

吳太孫夫差迎喪以歸，成服嗣位。卜葬於破楚門外之海湧山，發工穿山爲穴，以專諸所用「魚腸」之劍殉葬，其他劍甲六千副，金玉之玩，充牣其中。既葬，盡殺工人以殉。三日後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虎蹲踞其上，因名曰虎丘山，識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。後來秦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，鑿山求劍，無所得。其鑿處遂成深澗，今虎丘劍池是也。毅傷重亦死，附葬于山後。今亦不知其處矣。夫差既葬其祖，立長子友爲太子，使侍者十人更番立於庭中，每自己出入經由，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：「夫差！爾忘越王殺爾之祖乎？」即泣而對曰：「唯！不敢忘！」欲以儆惕其心。命子胥、伯嚭練水兵於太湖，又立射棚於靈巖山以訓射，俟三年喪畢，便爲報仇之舉。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。

是時，晉頃公失政，六卿樹黨爭權，自相魚肉。荀寅與士吉射相睦，結爲婚姻。韓不信、魏曼多忌之。荀躒有寵臣曰梁嬰父，躒欲以爲卿。嬰父恃荀躒之愛，謀逐荀寅而代其位。故荀躒亦與範氏、中行氏相惡。上卿趙鞅有族子名午，封於邯鄲。午之母，荀寅之娣，故寅呼午爲甥。先年，衛靈公與齊景公合謀叛晉，晉趙鞅帥師伐衛，衛懼，貢戶口五百家謝罪。鞅留於邯鄲，謂之「衛貢」。未幾，鞅欲遷五百家以實晉陽，午恐衛人不服，未即奉命。鞅怒午之抗己，遂誘午至晉陽，執而殺之。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，因與士吉射商議，欲兵伐趙氏，爲邯鄲午報仇。

趙氏有謀臣曰董安於，時爲趙氏守晉陽城，聞二氏之謀，特至絳州告於趙鞅曰：「範、中行方睦，一旦作亂，恐不可制，主君宜先爲之備。」趙鞅曰：「晉國有令，始禍必誅。待其先發而後應之，可也。」董安於曰：「與其多害百姓，寧我獨死，若有事，安於當之。」鞅不可。安於乃私具甲兵，以俟其變。荀寅、士吉射倡言於衆曰：「董安於治兵，將以害我。」於是連兵以伐趙氏，圍其宮。卻得董安於有備，引兵殺開一條血路，保護趙鞅奔晉陽城。恐二家來攻，建壘自守。荀躒謂韓不信、魏曼多曰：「趙氏六卿之長，寅與吉射不由君命而擅逐之，政其歸二家矣。」韓不信曰：「盍以始禍爲罪，而並逐之？」三人遂同請於定公，各率家甲，奉定公以伐二家。寅、吉射悉力拒戰，不能取勝。吉射謀劫定公，韓不信遽使人呼於市中曰：「範、中行氏謀反，來劫其君矣！」國人信其言，各執兵器來救定公。三家借國人之衆，殺敗範、中行之兵。寅、吉射奔於朝歌以叛。

韓不信告於定公曰：「範、中行實爲首禍，今已逐矣。趙氏世有大功於晉，宜復鞅位。」定公言無不從，遂召鞅於晉陽，復其爵祿。梁嬰父欲代荀寅爲卿，荀躒言於趙鞅。鞅問董安於，安於曰：「晉惟政出多門，故禍亂不息。若立嬰父，是乃又置一荀寅也！」鞅乃不從。嬰父怒，知爲董安於所阻，謂荀躒曰：「韓、魏黨於趙，智氏之勢孤矣。趙氏所恃者，其謀臣董安於也。何不去之？」躒問曰：「去之何策？」嬰父曰：「安於私具甲兵，以激成範、中行之變，若論始禍，還是安於爲首。」荀躒如嬰父之言，以責趙鞅，鞅懼。董安於曰：「臣曏者固以死自期矣。臣死而趙氏安，是死賢於生也。」乃退而自縊。趙鞅乃陳其屍於市，使人告於荀躒曰：「安於已伏罪矣。」荀躒乃與趙鞅結盟，各無相害。鞅私祀董安於於家廟之中，以答其勞。

寅、吉射久據朝歌，諸侯叛晉者，皆欲借之以害晉。趙鞅屢次興師攻之，齊、魯、鄭、衛遣使輸粟助兵，以救二氏，鞅不能克。直至周敬王三十年，趙鞅合韓、魏、智三家之兵，攻下朝歌，寅、吉射奔邯鄲，再奔柏人。未幾，柏人城復破，其黨範皋夷、張柳朔俱戰死；豫讓爲荀躒子荀甲所獲，甲子荀瑤請而活之，遂爲智氏之臣。寅、吉射逃奔齊國去訖。可憐荀林父五傳至寅，士七傳至吉射，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，子孫貪橫，遂至滅宗，豈不哀哉！晉六卿自此只有趙、韓、魏、智四卿矣。此是後話。髯仙有詩云：

六卿相併或存亡，總是私門作主張。

四氏瓜分謀愈急，不如留卻範中行。

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，吳王夫差除喪已久，乃告於太廟，興傾國之兵，使子胥爲大將，伯嚭副之，從太湖取水道攻越。越王勾踐集羣臣計議，出師迎敵。大夫范蠡字少伯，出班奏曰：「吳恥喪其君，誓矢圖報者，三年於茲矣。其志憤，其力齊，不可當也。宜斂兵爲堅守之計。」大夫文種字會，奏曰：「以愚見，莫若卑詞謝罪，以乞其和，俟其兵退而後圖之。」勾踐曰：「二卿言守言和，皆非至計。夫吳，吾世仇也，伐而不戰，以我不能軍矣。」乃悉起國中丁壯共三萬人，迎於椒山之下。初合戰，吳兵稍卻，殺傷約百十人。勾踐趨利直進，約行數里，正遇夫差大軍，兩下佈陣大戰。夫差立於船頭，親自秉枹擊鼓，以激厲將士，勇氣十倍。忽北風大起，波濤洶湧，子胥、伯嚭各乘艅艎大艦，順風揚帆而下，俱用強弓勁弩，箭如飛蝗般射來。越兵迎風，不能抵敵，大敗而走。吳兵分三路逐之。越將靈姑浮舟覆溺水而死，胥犴中箭亦亡。吳兵乘勝追逐，殺死不計其數。勾踐奔至固城自保，吳兵圍之數重，絕其汲道。夫差喜曰：「不出十日，越兵俱渴死矣！」誰知山頂之上自有靈泉，泉有嘉魚，勾踐命取魚數百頭以饋吳王，吳王大驚。勾踐留范蠡堅守，自帥殘兵，乘間奔會稽山。點閱甲楯之數，才剩得五千餘人。勾踐嘆曰：「自先君至於孤，三十年來，未嘗有此敗也！悔不聽範、文二大夫之言，以至如此。」吳兵攻固城益急，子胥營於右，伯嚭營於左，范蠡告急，一日三至。越王大恐。文種獻謀曰：「事急矣！及今請成，猶可及也。」勾踐曰：「吳不許成，奈何？」文種對曰：「吳有太宰伯嚭者，其人貪財好色，忌功嫉能，與子胥同朝，而志趣不合。吳王畏事子胥，而暱於嚭。若私詣太宰之營，結其歡心，與定行成之約，太宰言於吳王，無不聽。子胥雖知而阻之，亦無及矣。」勾踐曰：「卿見太宰，以何爲賂？」種對曰：「軍中所乏者，女色耳。誠得美女而獻之，天若祚越，嚭當見聽。」勾踐乃連夜遣使臣至都城，命夫人選宮中之有色者，得八人，盛其容飾，加以白璧二十雙，黃金千鎰，夜送太宰之營求見。

太宰嚭初欲拒絕，姑使人探其來狀，聞有所齎獻，乃召入。嚭倨坐以待之。文種跪而致詞曰：「寡君勾踐年幼無知，不能善事大國，以致獲罪。今寡君已悔恨無及。願舉國請爲吳臣，而恐王見咎不納。知太宰以巍巍功德，外爲吳之干城，內作王之心膂，寡君使下臣種，先叩首於轅門，借重一言，收寡君於宇下。不腆之儀，聊效薄贄，自此當源源而來矣。」乃以賄單呈上。嚭猶作色，謂曰：「越國旦暮且破滅矣，凡越所有，何患不歸吳？而以此區區啖我爲耶？」種復進曰：「越兵雖敗，然保會稽者，尚有精卒五千，堪當一戰。戰而不捷，將盡焚庫藏之積，竄身異國，以圖楚王之事，安得遽爲吳有耶？即使吳盡有之，然大半歸於王宮，太宰同諸將不過瓜分一二。孰若主越之成，寡君非委身於王，實委身於太宰也。春秋貢獻，未入王宮，先入宰府，是太宰獨擅全越之利，諸將不得與焉。況困獸猶鬥，背城一戰，尚有不可測之事乎？」這一席話，說入伯嚭之心，不覺點頭微笑。文種又指單上所開美人，曰：「此八人者，皆出自越宮，若民間更有美如此者。寡君若生還越國，當竭力搜求，以備太宰掃除之數。」伯嚭起立曰：「大夫舍右營而趨左，以某無乘危害人之意也。某來朝當引子先見吾王，以決其議。」遂盡收所獻，留種於營中，敘賓主之禮。

次早，同造中軍，來見夫差。伯嚭先入，備道越王勾踐使文種請成之意。夫差勃然曰：「越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，安得允其成哉？」嚭對曰：「王不記孫武之言乎？『兵，兇器，可暫用而不可久也。』越雖得罪於吳，然其下吳者已至矣。其君請爲吳臣，其妻請爲吳妾，越國之寶器珍玩，盡掃以貢於吳宮，所乞於王者，僅存宗祀一線耳。夫受越之降，厚實也；赦越之罪，顯名也。名實俱收，吳可以伯。必欲窮兵力以誅越，彼勾踐將焚宗廟，殺妻子，沉金玉於江，率死士五千人，致死於吳，得無有所傷於王之左右乎？與其殺是人，孰若得是國之爲利？」夫差曰：「今文種安在？」嚭對曰：「見在幕外候宣。」夫差乃命種入見。種膝行而前，復申前說，加以卑遜。夫差曰：「汝君請爲臣妾，能從寡人入吳否？」種稽首曰：「既爲臣妾，死生在君，敢不服事於左右！」嚭曰：「勾踐夫婦願來吳國，吳名雖赦越，實已得之矣。王又何求焉？」夫差乃許其成。

早有人到右營報知子胥。子胥急趨至中軍，見伯嚭同文種立於王側。子胥怒氣盈面，問吳王曰：「王已許越和乎？」王曰：「已許之矣。」子胥連叫曰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嚇得文種倒退幾步，靜聽其說。子胥諫曰：「越與吳鄰，有不兩立之勢，若吳不滅越，越必滅吳。夫秦、晉之國，我攻而勝之，得其地，不能居；得其車，不能乘。如攻越而勝之，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，此社稷之利，不可棄也。況又有先王大仇，不滅越，何以謝立庭之誓乎？」夫差語塞不能對，惟以目視伯嚭。伯嚭前奏曰：「相國之言誤矣！先王建國，水陸並封，吳、越宜水，秦、晉宜陸。若以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，謂吳、越必不能共存，則秦、晉、齊、魯皆陸國也，其地亦可居，其車亦可乘，彼四國者，亦將並而爲一乎？若謂先王大仇必不可赦，則相國之仇楚者更甚，何不遂滅楚國而遽許其和耶？今越王夫婦皆願服役於吳，視楚僅納羋勝更不相同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，而欲王居刻薄之名，忠臣不如是也。」夫差喜曰：「太宰之言有理，相國且退，俟越國貢獻之日，當分贈汝。」氣得子胥面如土色，嘆曰：「吾悔不聽被離之言，與此佞臣同事！」口中恨恨不絕。只得步出幕府，謂大夫王孫雄曰：「越十年生聚，再加以十年之教訓，不過二十年，吳宮爲沼矣！」雄意殊未深信。子胥含憤，自回右營。

夫差命文種回覆越王，再到吳軍申謝。夫差問越王夫婦入吳之期，文種對曰：「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，將暫假歸國，悉斂其玉帛子女，以貢於吳，願大王稍寬其期。其或負心失信，安能逃大王之誅乎？」夫差許諾。遂約定五月中旬，夫婦入臣於吳。遣王孫雄押文種同至越國，催促起程。太宰伯嚭屯兵一萬於吳山以候之，如過期不至，滅越歸報。夫差引大軍先回。

畢竟越王如何入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勾踐竭力事吳

話說越大夫文種，蒙吳王夫差許其行成，回報越王，言：「吳王已班師矣，遣大夫王孫雄隨臣到此，催促起程。太宰屯兵江上，專候我王過江。」越王勾踐不覺雙眼流淚。文種曰：「五月之期迫矣！王宜速歸，料理國事，不必爲無益之悲。」越王乃收淚。回至越都，見市井如故，丁壯蕭然，甚有慚色。留王孫雄於館驛，收拾庫藏寶物，裝成車輛；又括國中女子三百三十人，以三百人送吳王，三十人送太宰。

時尚未有行動之日，王孫雄連連催促。勾踐泣謂羣臣曰：「孤承先人餘緒，兢兢業業，不敢怠荒。今夫椒一敗，遂至國亡家破，千里而作俘囚。此行有去日，無歸日矣！」羣臣莫不揮涕。文種進曰：「昔者湯囚於夏臺，文王繫於羑里，一舉而成王；齊桓公奔莒，晉文公奔翟，一舉而成伯。夫艱苦之境，天之所以開王伯也。王善承天意，自有興期，何必過傷，以自損其志乎？」勾踐於是即日祭祀宗廟。

王孫雄先行一日，勾踐與夫人隨後進發，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。范蠡具舟於固陵，迎接越王，臨水祖道。文種舉觴王前，祝曰：

皇天祐助，前沉後揚。禍爲德根，憂爲福堂。威人者滅，服從者昌。王雖淹滯，其後無殃。君臣生離，感動上皇。衆夫哀悲，莫不感傷！臣請薦脯，行酒三觴。

勾踐仰天嘆息，舉杯垂涕，默無所言，范蠡進曰：「臣聞：『居不幽者志不廣，形不愁者思不遠。』古之聖賢，皆遇困厄之難，蒙不赦之恥，豈獨君王哉？」勾踐曰：「昔堯任舜、禹而天下治，雖有洪水，不爲大害。寡人今將去越入吳，以國屬諸大夫，大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？」范蠡謂同列曰：「吾聞：『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』今主上有去國之憂，臣吳之辱，以吾浙東之士，豈無一二豪傑，與主上分憂辱者乎？」於是諸大夫齊聲曰：「誰非臣子？惟王所命！」勾踐曰：「諸大夫不棄寡人，願各言爾志：誰可從難？誰可守國？」文種曰：「四境之內，百姓之事，蠡不如臣；與君周旋，臨機應變，臣不如蠡。」范蠡曰：「文種自處已審，主公以國事委之，可使耕戰足備，百姓親睦。至於輔危主，忍垢辱，往而必反，與君復仇者，臣不敢辭。」於是諸大夫以次自述。太宰苦成曰：「發君之令，明君之德，統煩理劇，使民知分，臣之事也。」行人曳庸曰：「通使諸侯，解紛釋疑，出不辱命，入不被尤，臣之事也。」司直皓進曰：「君非臣諫，舉過決疑，直心不撓，不阿親戚，臣之事也。」司馬諸稽郢曰：「望敵設陣，飛矢揚兵，貪進不退，流血滂滂，臣之事也。」司農皋如曰：「躬親撫民，吊死存疾，食不二味，蓄陳儲新，臣之事也。」太史計倪曰：「候天察地，紀曆陰陽，福見知吉，妖出知兇，臣之事也。」勾踐曰：「孤雖入於北國，爲吳窮虜，諸大夫懷德抱術，各顯所長，以保社稷，孤何憂焉！」乃留衆大夫守國，獨與范蠡偕行。君臣別於江口，無不流涕。勾踐仰天嘆曰：「死者，人之所畏。若孤之聞死，胸中絕無怵惕。」遂登船徑去。送者皆哭拜於江岸下，越王終不返顧。有詩爲證：

斜陽山外片帆開，風捲春濤動地回。

今日一樽沙際別，何時重見渡江來？

越夫人乃據舷而哭，見烏鵲啄江渚之蝦，飛去復來，意甚閒適，因哭而歌之，曰：

仰飛鳥兮烏鳶，凌玄虛兮翩翩。集洲渚兮優遊，奮健翮兮雲間。啄素蝦兮飲水，任厥性兮往還。妾無罪兮負地，有何辜兮譴天？風飄飄兮西往，知再返兮何年？心輟輟兮若割，淚泫泫兮雙懸！

越王聞夫人怨歌，心中內慟，強笑以慰夫人之心，曰：「孤之六翮備矣，高飛有日，復何憂哉！」

越王既入吳界，先遣范蠡見太宰伯嚭於吳山，復以金帛女子獻之。嚭問曰：「文大夫何以不至？」蠡曰：「爲吾主守國，不得偕來也。」嚭遂隨范蠡來見越王，越王深謝其覆庇之德。嚭一力擔承，許以返國。越王之心稍安。伯嚭引軍押送越王，至於吳下，引入見吳王。勾踐肉袒伏於階下，夫人亦隨之。范蠡將寶物女子，開單呈獻於下。越王再拜稽首曰：「東海役臣勾踐，不自量力，得罪邊境。大王赦其深辜，使執箕帚，誠蒙厚恩，得保須臾之命，不勝感戴！勾踐謹叩首頓首。」夫差曰：「寡人若念先君之仇，子今日無生理！」勾踐復叩首曰：「臣實當死，惟大王憐之！」時子胥在旁，目若熛火，聲如雷霆，乃進曰：「夫飛鳥在青雲之上，尚欲彎弓而射之，況近集於庭廡乎？勾踐爲人機險，今爲釜中之魚，命制庖人，故諂詞令色，以求免刑誅。一旦稍得志，如放虎于山，縱鯨於海，不復可制矣！」夫差曰：「孤聞誅降殺服，禍及三世。孤非愛越而不誅，恐見咎於天耳！」太宰嚭曰：「子胥明於一時之計，不知安國之道。吾王誠仁者之言也！」子胥見吳王信伯嚭之佞言，不用其諫，憤憤而退。夫差受越貢獻之物，使王孫雄於闔閭墓側築一石室，將勾踐夫婦貶入其中，去其衣冠，蓬首垢衣，執養馬之事。伯嚭私饋食物，僅不至於飢餓。吳王每駕車出遊，勾踐執馬棰步行車前，吳人皆指曰：「此越王也！」勾踐低首而已。有詩爲證：

堪嘆英雄值坎坷，

平生意氣盡銷磨。

魂離故苑歸應少，

恨滿長江淚轉多。

勾踐在石室二月，范蠡朝夕侍側，寸步不離。忽一日，夫差召勾踐入見，勾踐跪伏於前，范蠡立於後。夫差謂范蠡曰：「寡人聞：『哲婦不嫁破亡之家，名賢不官滅絕之國。』今勾踐無道，國已將亡，子君臣併爲奴僕，羈囚一室，豈不鄙乎？寡人慾赦子之罪，子能改過自新，棄越歸吳，寡人必當重用。去憂患而取富貴，子意何如？」時越王伏地流涕，惟恐范蠡之從吳也。只見范蠡稽首而對曰：「臣聞：『亡國之臣，不敢語政；敗軍之將，不敢語勇。』臣在越不忠不信，不能輔越王爲善，致得罪於大王。幸大王不即加誅，得君臣相保，入備掃除，出給趨走，臣願足矣，尚敢望富貴哉？」夫差曰：「子既不移其志，可仍歸石室。」蠡曰：「謹如君命。」夫差起，入宮中。勾踐與范蠡趨入石室。越王服犢鼻，著樵頭，斫剉養馬。夫人衣無緣之裳，施左關之襦，汲水除糞灑掃。范蠡拾薪炊爨，面目枯槁。夫差時使人窺之，見其君臣力作，絕無幾微怨恨之色，終夜亦無愁嘆之聲，以此謂其無志思鄉，置之度外。

一日，夫差登姑蘇臺，望見越王及夫人端坐於馬糞之旁，范蠡操棰而立於左，君臣之禮存，夫婦之儀具。夫差顧謂太宰嚭曰：「彼越王不過小國之君，范蠡不過一介之士，雖在窮厄之地，不失君臣之禮，寡人心甚敬之。」伯嚭對曰：「不惟可敬，亦可憐也。」夫差曰：「誠如太宰之言，寡人目不忍見，倘彼悔過自新，亦可赦乎？」伯嚭對曰：「臣聞『無德不復』。大王以聖王之心，哀孤窮之士，加恩于越，越豈無厚報？願大王決意。」夫差曰：「可命太史擇吉日，赦越王歸國。」伯嚭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，將喜信報知勾踐。勾踐大喜，告於范蠡。蠡曰：「請爲王佔之。今日戊寅，以卯時聞信，戊爲囚日，而卯復克戊。其繇曰：『天網四張，萬物盡傷，祥反爲殃。』雖有信，不足喜也。」勾踐聞言，喜變爲憂。

卻說子胥聞吳王將赦越王，急入見曰：「昔桀囚湯而不誅，紂囚文王而不殺，天道還反，禍轉成福，故桀爲湯所放，商爲周所滅。今大王既囚越君，而不行誅，誠恐夏、殷之患至矣。」夫差因子胥之言，復有殺越王之意，使人召之。伯嚭復先報勾踐。勾踐大驚，又告於范蠡。蠡曰：「王勿懼也。吳王囚王已三年矣。彼不忍於三年，而能忍於一日乎？去必無恙。」勾踐曰：「寡人所以隱忍不死者，全賴大夫之策耳。」乃入城來見吳王，候之三日，吳王並不視朝。伯嚭從宮中出，奉吳王之命，使勾踐復歸石室。勾踐怪問其故，伯嚭曰：「王惑子胥之言，欲加誅戮，所以相召。適王感寒疾不能起，某入宮問疾，因言：『禳災宜作福事。今越王匍匐待誅於闕下，怨苦之氣，上幹於天。王宜保重，且權放還石室，待疾愈而圖之。』王聽某之言，故遣君出城耳。」勾踐感謝不已。

勾踐居石室，忽又三月，聞吳王病尚未愈，使范蠡卜其吉凶。蠡布卦已成，對曰：「吳王不死，至己巳日當減，壬申日必全愈。願大王請求問疾，倘得入見，因求其糞而嘗之，觀其顏色，再拜稱賀，言病癒之期。至期若愈，必然心感大王，而赦可望矣。」勾踐垂淚言曰：「孤雖不肖，亦曾南面爲君，奈何含污忍辱，爲人嘗泄便乎？」蠡對曰：「昔紂囚西伯於羑里，殺其子伯邑考，烹而餉之，西伯忍痛而食子肉。夫欲成大事者，不矜細行。吳王有婦人之仁，而無丈夫之決。已欲赦越，忽又中變，不如此，何以取其憐乎？」勾踐即日投太宰府中，見伯嚭曰：「人臣之道，主疾則臣憂。今聞主公抱痾不瘳，勾踐心孤失望，寢食不安，願從太宰問疾，以伸臣子之情。」嚭曰：「君有此美意，敢不轉達。」伯嚭入見吳王，曲道勾踐相念之情，願入問疾。夫差在沉困之中，憐其意而許之。

嚭引勾踐入於寢室，夫差強目視曰：「勾踐亦來見孤耶？」勾踐叩首奏曰：「囚臣聞龍體失調，如摧肝肺，欲一望顏色而無由也。」言未畢，夫差覺腹漲欲便，麾使出。勾踐曰：「臣在東海曾事醫師，觀人泄便，能知疾之瘥劇。」乃拱立於戶下。侍人將餘桶近牀，扶夫差便訖，將出戶外。勾踐揭開桶蓋，手取其糞，跪而嘗之。左右皆掩鼻。勾踐復入，叩首曰：「囚臣敢再拜敬賀大王，王之疾，至己巳日有瘳，交三月壬申全愈矣。」夫差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勾踐曰：「臣聞於醫師：『夫糞者，谷味也。順時氣則生，逆時氣則死。』今囚臣竊嘗大王之糞，味苦且酸，正應春夏發生之氣，是以知之。」夫差大悅曰：「仁哉勾踐也！臣子之事君父，孰肯嘗糞而決疾者？」時太宰嚭在旁，夫差問曰：「汝能乎？」嚭搖首曰：「臣雖甚愛大王，然此事亦不能。」夫差曰：「不但太宰，雖吾太子亦不能也。」即命勾踐離其石室，就便棲止，「待孤疾瘳，即當遣伊還國」。勾踐再拜謝恩而出。自此僦居民舍，執牧養之事如故。

夫差病果漸愈，一一如勾踐所刻之期。心念其忠，既出朝，命置酒於文臺之上，召勾踐赴宴。勾踐佯爲不知，仍前囚服而來。夫差聞之，即令沐浴，改換衣冠。勾踐再三辭謝，方纔奉命。更衣入謁，再拜稽首。夫差慌忙扶起，即出令曰：「越王仁德之人，焉可久辱！寡人將釋其囚役，免罪放還。今日爲越王設北面之坐，羣臣以客禮事之。」乃揖讓使就客坐，諸大夫皆列坐於旁。子胥見吳王忘仇待敵，心中甚忿，不肯入坐，拂衣而出。伯嚭進曰：「大王以仁者之心，赦仁者之過。臣聞：『同聲相和，同氣相求。』今日之坐，仁者宜留，不仁者宜去。相國剛勇之夫，其不坐，殆自慚乎？」夫差笑曰：「太宰之言當矣。」酒三行，范蠡與越王俱起進觴，爲吳王壽，口致祝辭曰：

皇王在上，恩播陽春。其仁莫比，其德日新。於乎休哉！傳德無極。延壽萬歲，長保吳國。四海鹹承，諸侯賓服。觴酒既升，永受萬福！

吳王大悅，是日盡醉方休。命王孫雄送勾踐於客館：「三日之內，孤當送爾歸國。」

至次早，子胥入見吳王曰：「昨日大王以客禮待仇人，果何見也？勾踐內懷虎狼之心，外飾溫恭之貌。大王愛須臾之諛，不慮後日之患，棄忠直而聽讒言，溺小仁而忘大仇，譬如縱毛於爐炭之上，而幸其不焦；投卵於千鈞之下，而望其必全，豈可得耶？」吳王咈然曰：「寡人臥疾三月，相國未嘗有一言相慰，是相國之不忠也；不進一好物相送，是相國之不仁也。爲人臣不仁不忠，要他何用！越王棄其國家，千里來歸寡人，獻其貨財，身爲奴婢，是其忠也；寡人有疾，親爲嘗糞，略無怨恨之心，是其仁也。寡人若徇相國私意，誅此善士，皇天必不佑寡人矣。」子胥曰：「王何言之相反也？夫虎卑其勢，將有擊也；狸縮其身，將有取也。越王入臣於吳，怨恨在心，大王何得知之？其下嘗大王之糞，實上食大王之心。王若不察，中其奸謀，吳必爲擒矣。」吳王曰：「相國置之勿言，寡人意已決！」子胥知不可諫，遂鬱郁而退。

至第三日，吳王覆命置酒於蛇門之外，親送越王出城。羣臣皆捧觴餞行，惟子胥不至。夫差謂勾踐曰：「寡人赦君返國，君當念吳之恩，勿記吳之怨。」勾踐稽首曰：「大王哀臣孤窮，使得生還故國，當生生世世，竭力報效。蒼天在上，實鑑臣心，如若負吳，皇天不佑！」夫差曰：「君子一言爲定，君其遂行。勉之，勉之！」勾踐再拜跪伏，流涕滿面，有依戀不捨之狀。夫差親扶勾踐登車，范蠡執御，夫人亦再拜謝恩，一同升輦，望南而去。時周敬王二十九年事也。史臣有詩云：

越王已作釜中魚，豈料殘生出會稽？

可笑夫差無遠慮，放開羅網縱鯨鯢。

勾踐回至浙江之上，望見隔江山川重秀，天地再清，乃嘆曰：「孤自意永辭萬民，委骨異域，豈期復得返國而奉祀乎？」言罷，與夫人相向而泣。左右皆感動流淚。文種早知越王將至，率守國羣臣，城中百姓，迎拜於浙水之上，歡聲動地。勾踐命范蠡卜日到國。蠡屈指曰：「異哉！王之擇日也，無如來日最吉。王宜疾趨以應之。」於是策馬飛輿，星夜還都。告廟臨朝，都不必敘。

勾踐心念會稽之恥，欲立城於會稽，遷都於此，以自警惕，乃專委其事於范蠡。蠡乃觀天文，察地理，規造新城，包會稽山於內。西北立飛翼樓於臥龍山，以象天門；東南伏漏石竇，以象地戶。外郭周圍，獨缺西北，揚言：「已臣服於吳，不敢壅塞貢獻之道。」實陰圖進取之便。城既成，忽然城中湧出一山，周圍數里，其象如龜，天生草木茂盛，有人認得此山，乃琅邪東武山，不知何故，一夕飛至。范蠡奏曰：「臣之築城，上應天象，故天降『崑崙』，以啓越之伯也。」越王大喜，乃名其山曰怪山，亦曰飛來山，亦曰龜山。于山巔立靈臺，建三層樓，以望靈物。制度俱備，勾踐自諸暨遷而居之，謂范蠡曰：「孤實不德，以至失國亡家，身爲奴隸。苟非相國及諸大夫贊助，焉有今日？」蠡曰：「此乃大王之福，非臣等之功也。但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苦，則越國可興，而吳仇可報矣。」勾踐曰：「敬受教！」於是以文種治國政，以范蠡治軍旅，尊賢禮士，敬老恤貧，百姓大悅。

越王自嘗糞之後，常患口臭。范蠡知城北有山，出蔬菜一種，其名曰蕺，可食，而微有氣息，乃使人採蕺，舉朝食之，以亂其氣。後人因名其山曰蕺山。勾踐迫欲復仇，乃苦身勞心，夜以繼日。目倦欲合，則攻之以蓼；足寒欲縮，則漬之以水。冬常抱冰，夏還握火；累薪而臥，不用牀褥。又懸膽於坐臥之所，飲食起居，必取而嘗之。中夜潛泣，泣而復嘯，「會稽」二字，不絕於口。以喪敗之餘，生齒虧減，乃著令使壯者勿娶老妻，老者勿娶少婦；女子十七不嫁，男子二十不娶，其父母俱有罪；孕婦將產，告於官，使醫守之；生男賜以壺酒一犬，生女賜以壺酒一豚；生子三人，官養其二，生子二人，官養其一。有死者，親爲哭吊。每出遊，必載飯與羹於後車，遇童子，必而啜之，問其姓名。遇耕時，躬自秉耒。夫人自織，與民間同其勞苦。七年不收民稅。食不加肉，衣不重采。惟問候之使，無一月不至於吳。復使男女入山采葛，作黃絲細布，欲獻吳王；尚未及進，吳王嘉勾踐之順，使人增其封。於是東至句甬，西至檇李，南至姑蔑，北至平原，縱橫八百餘裏，盡爲越壤。勾踐乃治葛布十萬匹，甘蜜百壇，狐皮五雙，晉竹十艘，以答封地之禮。夫差大悅，賜越王羽毛之飾。子胥聞之，稱疾不朝。夫差見越已臣服不貳，遂深信伯嚭之言。一日，問伯嚭曰：「今日四境無事，寡人慾廣宮室以自娛，何地相宜？」嚭奏曰：「吳都之下，崇臺勝境，莫若姑蘇。然前王所築，不足以當巨覽。王不若重將此臺改建，令其高可望百里，寬可容六千人，聚歌童舞女於上，可以極人間之樂矣。」夫差然之，乃懸賞購求大木。文種聞之，進于越王曰：「臣聞：『高飛之鳥，死於美食；深泉之魚，死於芳餌。』今王志在報吳，必先投其所好，然後得制其命。」勾踐曰：「雖得其所好，豈遂能制其命乎？」文種對曰：「臣所以破吳者有七術：一曰捐貨幣，以悅其君臣；二曰貴糴粟藁，以虛其積聚；三曰遺美女，以惑其心志；四曰遺之巧工良材，使作宮室，以罄其財；五曰遺之謀臣，以亂其謀；六曰強其諫臣使自殺，以弱其輔；七曰積財練兵，以承其弊。」勾踐曰：「善哉！今日先行何術？」文種對曰：「今吳王方改築姑蘇臺，宜選名山神材，奉而獻之。」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，入山伐木，經年無所得。工人思歸，皆有怨望之心，乃歌《木客之吟》曰：

朝採木，暮採木，朝朝暮暮入山曲，窮巖絕壑徒往復。天不生兮地不育，木客何辜兮，受此勞酷？

每深夜長歌，聞者悽絕。忽一夜，天生神木一雙，大二十圍，長五十尋，在山之陽者曰梓，在山之陰者曰楠。木工驚睹，以爲目未經見，奔告越王。羣臣皆賀曰：「此大王精誠格天，故天生神木，以慰王衷也。」勾踐大喜，親往設祭，而後伐之。加以琢削磨礱，用丹青錯畫爲五采龍蛇之文，使文種浮江而至，獻於吳王曰：「東海賤臣勾踐，賴大王之力，竊爲小殿，偶得巨材，不敢自用，敢因下吏獻於左右。」夫差見木材異常，不勝驚喜。子胥諫曰：「昔桀起靈臺，紂起鹿臺，窮竭民力，遂致滅亡。勾踐欲害吳，故獻此木，王勿受之。」夫差曰：「勾踐得此良材，不自用而獻於寡人，乃其好意，奈何逆之？」遂不聽，乃將此木建姑蘇之臺。三年聚材，五年方成，高三百丈，廣八十四丈，登臺望徹二百里。舊有九曲徑以登山，至是更廣之。百姓晝夜並作，死於疲勞者，不可勝數。有梁伯龍詩爲證：

千仞高臺面太湖，朝鐘暮鼓宴姑蘇。

威行海外三千里，霸佔江南第一都。

越王聞之，謂文種曰：「子所云『遺之巧匠良材，使作宮室，以盡其財』，此計已行。今崇臺之上，必妙選歌舞以充之，非有絕色，不足侈其心志。子其爲寡人謀之！」文種對曰：「興亡之數，定於上天。既生神木，何患無美女？但搜求民間，恐搖動人心。臣有一計，可閱國中之女子，惟王所擇。」

不知文種又是何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

話說越王勾踐欲訪求境內美女，獻於吳王，文種獻計曰：「願得王之近豎百人，雜以善相人者，使挾其術遍遊國中，得有色者，而記其人地，於中選擇，何患無人？」勾踐從其計。半年之中，開報美女，何止二千餘人。勾踐更使人覆視，得尤美者二人，因圖其形以進。那二人是誰？西施，鄭旦。那西施乃苧蘿山下采薪者之女。其山有東西二村，多施姓者，女住西村，故以西施別之。鄭旦亦在西村，與施女比鄰，臨江而居，每日相與浣紗於江，紅顏花貌，交相映發，不啻如並蒂之芙蓉也。勾踐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，服以綺羅之衣，乘以重帷之車。國人慕美人之名，爭欲識認，都出郊外迎候，道路爲之壅塞。范蠡乃停西施、鄭旦於別館，傳諭：「欲見美人者，先輸金錢一文。」設櫃收錢，頃刻而滿。美人登朱樓，憑欄而立，自下望之，飄飄乎天仙之步虛矣。美人留郊外三日，所得金錢無算，悉輦於府庫，以充國用。勾踐親送美人別居土城，使老樂師教之歌舞，學習容步，俟其藝成，然後敢進吳邦。時周敬王三十一年，勾踐在位之七年也。

先一年，齊景公杵臼薨，幼子荼嗣立。是年楚昭王軫薨，世子章嗣立。其時楚方多故，而晉政復衰，齊自晏嬰之死，魯因孔子之去，國俱不振，獨吳國之強，甲於天下。夫差恃其兵力，有蠶食山東之志，諸侯無不畏之。就中單說齊景公，夫人燕姬，有子而夭，諸公子庶出者，凡六人，陽生最長，荼最幼。荼之母鬻姒賤而有寵，景公因母及子，愛荼特甚，號爲安孺子。景公在位五十七年，年已七十餘歲，不肯立世子，欲待安孺子長成，而後立之。何期一病不起，乃屬世臣國夏、高張，使輔荼爲君。大夫陳乞素與公子陽生相結，恐陽生見誅，勸使出避。陽生遂與其子壬及家臣闞止，同奔魯國。景公果使國、高二氏逐羣公子，遷於萊邑。景公薨，安孺子荼既立，國夏、高張左右秉政。陳乞陽爲承順，中實忌之。遂於諸大夫面前詭言：「高、國有謀，欲去舊時諸臣，改用安孺子之黨。」諸大夫信之，皆就陳乞求計。陳乞因與鮑牧倡首，率諸大夫家衆，共攻高、國，殺高張，國夏出奔莒國。於是鮑牧爲右相，陳乞爲左相，立國書、高無丕以繼二氏之祀。安孺子年才數歲，言動隨人，不能自立。

陳乞有心要援立公子陽生，陰使人召之於魯。陽生夜至齊郊，留闞止與其子壬於郊外，自己單身入城，藏於陳乞家中。陳乞假稱祀先，請諸大夫至家，共享祭餘。諸大夫皆至。鮑牧別飲於他所，最後方到。陳乞候衆人坐定，乃告曰：「吾新得精甲，請共觀之。」衆皆曰：「願觀。」於是力士負巨囊自內門出，至於堂前。陳乞手自啓囊，只見一個人從囊中伸頭出來，視之，乃公子陽生也。衆人大驚。陳乞扶陽生出，南向立，謂諸大夫曰：「『立子以長』，古今通典。安孺子年幼，不堪爲君。今奉鮑相國之命，請改事長公子。」鮑牧睜目言曰：「吾本無此謀，何得相誣？欺我醉耶？」陽生向鮑牧揖曰：「廢興之事，何國無之？惟義所在。大夫度義可否，何問謀之有無？」陳乞不待言終，強拉鮑牧下拜。諸大夫不得已，皆北面稽首。陳乞同諸大夫歃血定盟。車乘已具，齊奉陽生升車入朝，御殿即位，是爲悼公。即日遷安孺子於宮外，殺之。悼公疑鮑牧不欲立己，訪於陳乞。乞亦忌牧位在己上，遂陰譖牧與羣公子有交，不誅牧，國終不靖。於是悼公復誅鮑牧，立鮑息，以存鮑叔牙之祀。陳乞獨相齊國。國人見悼公誅殺無辜，頗有怨言。

再說悼公有妹，嫁與邾子益爲夫人。益傲慢無禮，與魯不睦。魯上卿季孫斯言於哀公，引兵伐邾，破其國，執邾子益，囚於負瑕。齊悼公大怒曰：「魯執邾君，是欺齊也。」遂遣使乞師於吳，約同伐魯。夫差喜曰：「吾欲試兵山東，今有名矣！」遂許齊出師。魯哀公大懼，即釋放邾子益，復歸其國，使人謝齊。齊悼公使大夫孟公綽辭於吳王，言：「魯已服罪，不敢勞大王之軍旅。」夫差怒曰：「吳師行止，一憑齊命，吳豈齊之屬國耶？寡人當親至齊國，請問前後二命之故。」叱孟公綽使退。魯聞吳王怒齊，遂使人送款於吳，反約吳王同伐齊國。夫差欣然即日起師，同魯伐齊，圍其南鄙。齊舉國驚惶，皆以悼公無端召寇，怨言益甚。時陳乞已卒，子陳恆秉政，乘國人不順，謂鮑息曰：「子盍行大事，外解吳怨，而內以報家門之仇？」息辭以不能。恆曰：「吾爲子行之。」乃因悼公閱師，進鴆酒，毒殺悼公，以疾訃於吳軍曰：「上國膺受天命，寡君得罪，遂遘暴疾，上天代大王行誅，幸賜矜恤，勿隕社稷，願世世服事上國。」夫差乃班師，魯師亦歸。國人皆知悼公死於非命，因畏愛陳氏，無敢言者。陳恆立悼公之子壬，是爲簡公。簡公欲分陳氏之權，乃以陳恆爲右相，闞止爲左相。昔人論齊禍皆啓於景公。詩曰：

從來溺愛智逾昏，繼統如何亂弟昆？

莫怨強臣與強寇，分明自己鑿凶門。

時越王教習美女三年，技態盡善，飾以珠幌，坐以寶車，所過街衢，香風聞於遠近。又以美婢旋波、移光等六人爲侍女，使相國范蠡進之吳國。夫差自齊回吳，范蠡入見，再拜稽首曰：「東海賤臣勾踐，感大王之恩，不能親率妻妾，伏侍左右，遍搜境內，得善歌舞者二人，使陪臣納之王宮，以供灑掃之役。」夫差望見，以爲神仙之下降也，魂魄俱醉。子胥諫曰：「臣聞：『夏亡以妹喜，殷亡以妲己，周亡以褒姒。』夫美女者，亡國之物，王不可受！」夫差曰：「好色，人之同心。勾踐得此美女不自用，而進於寡人，此乃盡忠於吳之證也。相國勿疑。」遂受之。二女皆絕色，夫差並寵愛之，而妖豔善媚，更推西施爲首。於是西施獨奪歌舞之魁，居姑蘇之臺，擅專房之寵，出入儀制，擬於妃後。鄭旦居吳宮，妒西施之寵，鬱郁不得志，經年而死。

夫差哀之，葬於黃茅山，立祠祀之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夫差寵幸西施，令王孫雄特建館娃宮於靈巖之山，銅溝玉檻，飾以珠玉，爲美人遊息之所。建「響屧廊」，何爲響屧？屧乃鞋名，鑿空廊下之地，將大甕鋪平，覆以厚板，令西施與宮人步屧繞之，錚錚有聲，故名響屧。今靈巖寺圓照塔前小斜廊，即其址也。高啓《館娃宮》詩云：

館娃宮中館娃閣，畫棟侵雲峯頂開。

猶恨當時高未極，不能望見越兵來！

王禹偁有《響屧廊》詩云：

廊壞空留響屧名，爲因西女繞廊行。

可憐伍相終尸諫，誰記當時曳履聲！

山上有玩花池、玩月池。又有井，名吳王井，井泉清碧。西施或照泉而妝，夫差立於旁，親爲理髮。又有洞名西施洞，夫差與西施同坐於此。洞外石有小陷，今俗名西施跡。又嘗與西施鳴琴于山巔，今有琴臺。又令人種香於香山，使西施與美人泛舟採香。今靈巖山南望，一水直如矢，俗名箭涇，即採香涇故處。又有采蓮涇，在郡城東南，吳王與西施採蓮處。又於城中開鑿大濠，自南直北，作錦帆以遊，號錦帆涇。高啓詩云：

吳王在日百花開，畫船載樂洲邊來。

吳王去後百花落，歌吹無聞洲寂寞。

花開花落年年春，前後看花應幾人？

但見枝枝映流水，不知片片墮行塵。

年年風雨荒臺畔，日暮黃鸝腸欲斷。

豈惟世少看花人，從來此地無花看。

又城南有長洲苑，爲遊獵之所。又有魚城養魚，鴨城畜鴨，雞陂畜雞，酒城造酒。又嘗與西施避暑於西洞庭之南灣，灣可十餘裏，三面皆山，獨南面如門闕。吳王曰：「此地可以消夏。」因名消夏灣。張羽又有《蘇臺歌》雲：

館娃宮中百花開，西施曉上姑蘇臺。

霞裙翠袂當空舉，身輕似展凌風羽。

遙望三江水一杯，雨點微茫洞庭樹。

轉面凝眸未肯回，要見君王射麋處。

城頭落日欲棲鴉，下階戲折棠梨花。

隔岸行人莫倚盼，干將莫邪光粲粲。

夫差自得西施，以姑蘇臺爲家，四時隨意出遊，弦管相逐，流連忘返。惟太宰嚭、王孫雄常侍左右。子胥求見，往往辭之。

越王勾踐聞吳王寵幸西施，日事遊樂，復與文種謀之。文種對曰：「臣聞：『國以民爲本，民以食爲天。』今歲年穀歉收，粟米將貴，君可請貸於吳，以救民飢。天若棄吳，必許我貸。」勾踐即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，使引見吳王。吳王召見於姑蘇之宮，文種再拜請曰：「越國洿下，水旱不調，年穀不登，人民飢困。願從大王乞太倉之谷萬石，以救目前之餒，明年穀熟，即當奉償。」夫差曰：「越王臣服於吳，越民之飢，即吳民之飢也。吾何愛積穀，不以救之？」時子胥聞越使至，亦隨至蘇臺，得見吳王。及聞許其請谷，復諫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今日之勢，非吳有越，即越有吳。吾觀越王之遣使者，非真飢困而乞糴也，將以空吳之粟也。與之不加親，不與未成仇，王不如辭之。」吳王曰：「勾踐囚於吾國，卻行馬前，諸侯無不聞知。今吾復其社稷，恩若再生，貢獻不絕，豈復有背叛之虞乎？」子胥曰：「吾聞越王早朝晏罷，恤民養士，志在報吳。大王又輸粟以助之，臣恐麋鹿將遊於姑蘇之臺矣。」吳王曰：「勾踐業已稱臣，烏有臣而伐君者？」子胥曰：「湯伐桀，武王伐紂，非臣伐君乎？」伯嚭從旁叱之曰：「相國出言太甚，吾王豈桀、紂之比耶？」因奏曰：「臣聞葵丘之盟，遏糴有禁，爲恤鄰也。況越，吾貢獻之所自出乎？明歲谷熟，責其如數相償，無損於吳，而有德于越，何憚而不爲也？」夫差乃與越粟萬石，謂文種曰：「寡人逆羣臣之議，而輸粟于越，年豐必償，不可失信！」文種再拜稽首曰：「大王哀越而救其飢餒，敢不如約。」文種領谷萬石，歸越。越王大喜，羣臣皆呼萬歲。勾踐即以粟頒賜國中之貧民，百姓無不頌德。

次年，越國大熟。越王問於文種曰：「寡人不償吳粟，則失信；若償之，則損越而利吳矣，奈何？」文種對曰：「宜擇精粟，蒸而與之，彼愛吾粟，而用以布種，吾計乃得矣。」越王用其計，以熟谷還吳，如其鬥斛之數。吳王嘆曰：「越王真信人也！」又見其谷粗大異常，謂伯嚭曰：「越地肥沃，其種甚嘉，可散與吾民植之。」於是國中皆用越之粟種，不復發生，吳民大飢。夫差猶認以爲地土不同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。文種之計亦毒矣！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。

越王聞吳國飢困，便欲興兵伐吳。文種諫曰：「時未至也，其忠臣尚在。」越王又問於范蠡，蠡對曰：「時不遠矣！願王益習戰以待之。」越王曰：「攻戰之具，尚未備乎？」蠡對曰：「善戰者，必有精卒。精卒必有兼人之技，大者劍戟，小者弓弩，非得明師照習，不得盡善。臣訪得南林有處女，精於劍戟；又有楚人陳音，善於弓矢，王其聘之。」越王分遣二使，持重幣往聘處女及陳音。

單說處女不知名姓，生於深林之中，長於無人之野，不由師傳，自然工於擊刺。使者至南林，致越王之命，處女即隨使北行。至山陰道中，遇一白髮老翁，立於車前，問曰：「來者莫非南林處女乎？有何劍術，敢受越王之聘？願請試之！」處女曰：「妾不敢自隱，惟公指教！」老翁即挽林內之竹，如摘腐草，欲以刺處女。竹折，末墮於地，處女即接取竹末，以刺老翁。老翁忽飛上樹，化爲白猿，長嘯一聲而去。使者異之。處女見越王，越王賜坐，問以擊刺之道。處女曰：「內實精神，外示安佚，見之如婦，奪之似虎，布形候氣，與神俱往，捷若騰兔，追形還影，縱橫往來，目不及瞬。得吾道者，一人當百，百人當萬。大王不信，願得試之。」越王命勇士百人，攢戟以刺處女。處女連接其戟而投之。越王乃服。使教習軍士，軍士受其教者三千人。歲餘，處女辭歸南林。越王再使人請之，已不在矣。或曰：「天欲興越亡吳，故遣神女下授劍術，以助越也。」

再說楚人陳音，以殺人避仇于越。范蠡見其射必命中，言于越王，聘爲射師。王問音曰：「請問弓弩何所而始？」陳音對曰：「臣聞弩生於弓，弓生於彈，彈生於古之孝子。古者人民樸實，飢食鳥獸，渴飲霧露，死則裹以白茅，投於中野。有孝子不忍見其父母爲禽獸所食，故作彈以守之。時爲之歌曰：『斷竹續竹，飛土逐肉。』至神農皇帝興，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以立威於四方。有弧父者，生於楚之荊山，生不見父母，自爲兒時，習用弓矢，所射無脫。以其道傳於羿，羿傳於逢蒙，逢蒙傳於琴氏。琴氏以爲諸侯相攻，弓矢不能制服，乃橫弓着臂，施機設樞，加之以力，其名曰弩。琴氏傳之楚三侯。楚由是世世以桃弓棘矢，備禦鄰國。臣之前人受其道於楚，五世於茲矣。弩之所向，鳥不及飛，獸不及走。惟王試之！」越王亦遣士三千，使音教習於北郊之外。音授以連弩之法，三矢連續而去，人不能防。三月盡其巧。陳音病死，越王厚葬之，名其山曰陳音山。此是後話。髯仙詩云：

擊劍彎弓總爲吳，臥薪嚐膽淚幾枯。

蘇臺歌舞方如沸，遑問鄰邦事有無？

子胥聞越王習武之事，乃求見夫差，流涕而言曰：「大王信越之臣順，今越用范蠡，日夜訓練士卒，劍戟弓矢之藝，無不精良。一旦乘吾間而入，吾國禍不支矣。王如不信，何不使人察之？」夫差果使人探聽越國，備知處女、陳音之事，回報夫差。夫差謂伯嚭曰：「越已服矣，復治兵欲何爲乎？」嚭對曰：「越蒙大王賜地，非兵莫守。夫治兵，乃守國之常事，王何疑焉？」夫差終不釋然，遂有興師伐越之意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齊國陳氏，世得民心，久懷擅國之志。及陳恆嗣位，逆謀愈急，憚高、國之黨尚衆，思盡去之。乃奏於簡公曰：「魯鄰國而共吳伐齊，此仇不可忘也。」簡公信其言。恆因薦國書爲大將，高無丕、宗樓副之，大夫公孫夏、公孫揮、閭丘明等皆從。悉車千乘，陳恆親送其師。屯於汶水之上，誓欲滅魯方還。時孔子在魯，刪述《詩》、《書》。一日，門人琴牢字子張，自齊至魯，來見其師。孔子問及齊事，知齊兵在境上，大驚曰：「魯乃父母之國，今被兵，不可不救！」因問羣弟子：「誰能爲某出使於齊，以止伐魯之兵者？」子張、子石俱願往，孔子不許。子貢離席而問曰：「賜可以去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可矣。」子貢即日辭行，至汶上，求見陳恆。恆知子貢乃孔門高弟，此來必有遊說之語，乃預作色以待之。子貢坦然而入，旁若無人。恆迎入相見，坐定，問曰：「先生此來，爲魯作說客耶？」子貢曰：「賜之來，爲齊非爲魯也。夫魯，難伐之國，相國何爲伐之？」陳恆曰：「魯何難伐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其城薄以卑，其池狹以淺，其君弱，大臣無能，士不習戰，故曰『難伐』。爲相國計，不如伐吳。吳城高而池廣，兵甲精利，又有良將爲守，此易攻耳。」恆勃然曰：「子所言難易，顛倒不情，恆所不解。」子貢曰：「請屏左右，爲相國解之。」恆乃屏去從人，前席請教。子貢曰：「賜聞：『憂在外者攻其弱，憂在內者攻其強。』賜竊窺相國之勢，非能與諸大臣共事者也。今破弱魯以爲諸大臣之功，而相國無與焉，諸大臣之勢日盛，而相國危矣！若移師於吳，大臣外困於強敵，而相國專制齊國，豈非計之最便乎？」陳恆色頓解，欣然問曰：「先生之言，徹恆肺腑。然兵已在汶上，若移而向吳，人將疑我，奈何？」子貢曰：「但按兵勿動，賜請南見吳王，使救魯而伐齊，如是而戰吳，不患無詞。」陳恆大悅，乃謂國書曰：「吾聞吳將伐齊，吾兵姑駐此，未可輕動，打探吳人動靜，須先敗吳兵，然後伐魯。」國書領諾，陳恆遂歸齊國。

再說子貢星夜行至東吳，來見吳王夫差，說曰：「吳、魯連兵伐齊，齊恨入骨髓。今其兵已在汶上，將以伐魯，其次必及吳。大王何不伐齊以救魯？夫敗萬乘之齊，而收千乘之魯，威加強晉，吳遂霸矣。」夫差曰：「前者齊許世世服事吳國，寡人以此班師。今朝聘不至，寡人政欲往問其罪。但聞越君勤政訓武，有謀吳之心，寡人慾先伐越國，然後及齊未晚。」子貢曰：「不可！越弱而齊強，伐越之利小，而縱齊之患大。夫畏弱越而避強齊，非勇也；逐小利而忘大患，非智也；智勇俱失，何以爭霸？大王必慮越國，臣請爲大王東見越王，使親櫜鞬以從下吏，何如？」夫差大悅曰：「誠如此，孤之願也。」

子貢辭了吳王，東行至越。越王勾踐聞子貢將至，使候人預爲除道，郊迎三十里，館之上舍，鞠躬而問曰：「敝邑僻處東海，何煩高賢遠辱？」子貢曰：「特來吊君。」勾踐再拜稽首曰：「孤聞『禍與福爲鄰』。先生下吊，孤之福矣，請聞其說。」子貢曰：「臣今者見吳王，說以救魯而伐齊，吳王疑越謀之，其意欲先加誅于越。夫無報人之志，而使人疑之者，拙也；有報人之志，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」勾踐愕然，長跪曰：「先生何以救我？」子貢曰：「吳王驕而好佞，宰嚭專而善讒，君以重器悅其心，以卑辭盡其禮，親率一軍從吳伐齊。彼戰而不勝，吳自此削矣；若戰而勝，必侈然有霸諸侯之心，將以兵臨強晉，如此，則吳國有間，而越可乘矣。」勾踐再拜曰：「先生之來，實出天賜。如起死人而肉白骨，孤敢不奉教！」乃贈子貢以黃金百鎰，寶劍一口，良馬二匹。子貢固辭不受。還見吳王，報曰：「越王感大王生全之德，聞大王有疑，意甚悚懼，旦暮遣使來謝矣。」夫差使子貢就館，留五日，越果遣文種至吳，叩首於吳王之前曰：「東海賤臣勾踐，蒙大王不殺之恩，得奉宗祀，雖肝腦塗地，未能爲報！今聞大王興大義，誅強救弱，故使下臣種貢上前王所藏精甲二十領，『屈盧』之矛，『步光』之劍，以賀軍吏。勾踐請問師期，將悉四境之內，選士三千人，以從下吏。勾踐願披堅執銳，親受矢石，死無所懼。」夫差大悅，乃召子貢謂曰：「勾踐果信義人也。欲率選士三千，以從伐齊之役，先生以爲可否？」子貢曰：「不可。夫用人之衆，又役及其君，亦太過矣。不如許其師而辭其君。」夫差從之。

子貢辭吳，復北往晉國，見晉定公，說曰：「臣聞：『無遠慮者，必有近憂。』今吳之戰齊有日矣。戰而勝，必與晉爭伯，君宜修兵休卒以待之。」晉侯曰：「謹受教。」比及子貢反魯，齊兵已爲吳所敗矣。

不知吳如何敗齊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歃 納蒯瞶子路結纓

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，越王勾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，助吳攻齊。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，大舉伐齊。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，遍植楸梧，號曰梧宮。使西施移居避暑。俟勝齊回日，即於梧宮過夏方歸。吳兵將發，子胥又諫曰：「越在，我心腹之病也；若齊，特疥癩耳。今王興十萬之師，行糧千里，以爭疥癩之患，而忘大毒之在腹心。臣恐齊未必勝，而越禍已至也。」夫差怒曰：「孤發兵有期，老賊故出不祥之語，阻撓大計，當得何罪？」意欲殺之。伯嚭密奏曰：「此前王之老臣，不可加誅。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，假手齊人。」夫差曰：「太宰之計甚善。」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，命子胥往見齊君，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。

子胥料吳必亡，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。至臨淄，致吳王之命。齊簡公大怒，欲殺子胥。鮑息諫曰：「子胥乃吳之忠臣，屢諫不入，已成水火。今遣來齊，欲齊殺之，以自免其謗。宜縱之使歸，令其忠佞自相攻擊，而夫差受其惡名矣。」簡公乃厚待子胥，報以戰期，定於春末。子胥原與鮑牧相識，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。鮑息私問吳事，子胥垂淚不言，但引其子伍封，使拜鮑息爲兄，寄居於鮑氏，「今後只稱王孫封，勿用伍姓」。鮑息嘆曰：「子胥將以諫死，故預謀存祀於齊耳。」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。

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，過姑蘇臺午膳，膳畢，忽然睡去，得其異夢。既覺，心中恍惚，乃召伯嚭告曰：「寡人晝寢片時，所夢甚多。夢入章明宮，見兩釜炊而不熟；又有黑犬二隻，一嗥南，一嗥北；又有鋼鍬二把，插於宮牆之上；又流水湯湯，流於殿堂；後房非鼓非鍾，聲若鍛工；前園別無他植，橫生梧桐。太宰爲寡人佔其吉凶！」伯嚭稽首稱賀曰：「美哉！大王之夢，應在興師伐齊矣。臣聞：『章明』者，破敵成功，聲朗朗也；『兩釜炊而不熟』者，大王德盛，氣有餘也；『兩犬嗥南嗥北』者，四夷賓服，朝諸侯也；『兩鍬插宮牆』者，農工盡力，田夫耕也；『流水入殿堂』者，鄰國貢獻，財貨充也；『後房聲若鍛工』者，宮女悅樂，聲相諧也；『前園橫生梧桐』者，桐作琴瑟，音調和也。大王此行，美不可言。」夫差雖喜其諛，而心中終未快然。復告於王孫駱，駱對曰：「臣愚昧，不能通微。城西陽山，有一異士，喚做公孫聖，此人多見博聞，大王心上狐疑，何不召而決之？」夫差曰：「子即爲我召來。」

駱承命，馳車往迎公孫聖。聖聞其故，伏地涕泣。其妻從旁笑曰：「子性太鄙，希見人主，卒聞宣召，涕淚如雨。」聖仰天長嘆曰：「悲哉！非汝所知。吾曾自推壽數，盡於今日。今將與汝永別，是以悲耳。」駱催促登車，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。夫差召而見之，告以所夢之詳。公孫聖曰：「臣知言而必死，然雖死不敢不言。怪哉！大王之夢，應在興師伐齊也。臣聞：『章』者，戰不勝，走章皇也；『明』者，去昭昭，就冥冥也；『兩釜炊而不熟』者，大王敗走，不火食也；『黑犬嗥南嗥北』者，黑爲陰類，走陰方也；『兩鍬插宮牆』者，越兵入吳，掘社稷也；『流水入殿堂』者，波濤漂沒，後宮空也；『後房聲若鍛工』者，宮女爲俘，長嘆息也；『前園橫生梧桐』者，桐作冥器，待殉葬也。願大王罷伐齊之師，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，稽首謝罪於勾踐，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。」伯嚭從旁奏曰：「草野匹夫，妖言肆毀，合加誅戮！」公孫聖睜目大罵曰：「太宰居高官，食重祿，不思盡忠報主，專事諂諛，他日越兵滅吳，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？」夫差大怒曰：「野人無識，一味亂言，不誅，必然惑衆！」顧力士石番：「可取鐵錘擊殺此賊！」聖乃仰天大呼曰：「皇天，皇天！知我之冤。忠而獲罪，身死無辜，死後不願葬埋，願撇我在陽山之下，後作影響，以報大王也。」夫差已擊殺聖，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，數之曰：「豺狼食汝肉，野火燒汝骨，風揚汝骸，形銷影滅，何能爲聲響報我哉！」伯嚭捧觴趨進曰：「賀大王，妖孽已滅，願進一觴，兵便可發矣。」史臣有詩云：

妖夢先機已兆兇，驕君尚戀伐齊功。

吳庭多少文和武，誰似公孫肯盡忠！

夫差自將中軍，太宰嚭爲副，胥門巢將上軍，王子姑曹將下軍，興師十萬，同越兵三千，浩浩蕩蕩，望山東一路進發。先遣人約會魯哀公，合兵攻齊。子胥於中途覆命，稱病先歸，不肯從師。

卻說齊將國書，屯兵汶上，聞吳、魯連兵來伐，聚集諸將商議迎敵。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。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，叩問：「子行此來何意？」陳逆曰：「吳兵長驅，已過嬴博，國家安危，在於呼吸。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，遣小將至此督戰。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，有死無生，軍中只許鳴鼓，不許鳴金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吾等誓決一死敵！」國書傳令，拔寨都起，往迎吳軍。至於艾陵，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。國書問：「誰人敢衝頭陣？」公孫揮欣然願往，率領本部車馬，疾驅而出。胥門巢急忙迎敵。兩下交鋒，約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國書一股銳氣，按納不住，自引中軍夾攻。軍中鼓聲如雷，胥門巢不能支，大敗而走。國書勝了一陣，意氣愈壯，令軍士臨陣，各帶長繩一條，曰：「吳俗斷髮，當以繩貫其首。」一軍若狂，以爲吳兵旦暮可掃也。

胥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。吳王大怒，欲斬巢以徇。巢奏曰：「臣初至不知虛實，是以偶挫；若再戰不勝，甘伏軍法！」伯嚭亦力爲勸解。夫差叱退，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。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。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，使爲嚮導，離艾陵五里下寨。國書使人下戰書。吳王批下：「來日決戰。」次早，兩下各排陣勢。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，展如打第二陣，王子姑曹打第三陣。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，往來誘敵。自與伯嚭引大軍屯於高阜，相機救援。留越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。

卻說齊軍列陣方完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，曰：「死即入殮！」公孫夏、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，誓曰：「生還者，不爲烈丈夫也！」國書曰：「諸君以必死自勵，何患不勝乎？」兩陣對圓，胥門巢先來搦戰。國書謂公孫揮曰：「此汝手中敗將，可便擒之。」公孫揮奮戟而出，胥門巢便走，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。胥門巢復身又來，國書恐其夾攻，再使公孫夏出陣。胥門巢又走，公孫夏追之，吳陣上大將展如，引兵便接住公孫夏廝殺。胥門巢又回車幫戰，惱得齊將高無丕、宗樓性起，一齊出陣，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，全無懼怯。兩軍各自奮力，殺傷相抵。國書見吳兵不退，親自執枹鳴鼓，悉起大軍，前來助戰。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，見齊兵十分奮勇，吳兵漸漸失了便宜，乃命伯嚭引兵一萬，先去接應。國書見吳兵又至，正欲分軍迎敵，忽聞金聲大震，鉦鐸皆鳴。齊人只道吳兵欲退，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，分爲三股，反以鳴金爲號，從刺斜裏直衝齊陣，將齊兵隔絕三處。展如、姑曹等，聞吳王親自臨陣，勇氣百倍，殺得齊軍七零八落。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，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車中，夫差親射宗樓，中之。閭丘明謂國書曰：「齊兵將盡矣！元帥可微服遁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國書嘆曰：「吾以十萬強兵，敗於吳人之手，何面目還朝？」乃解甲衝入吳軍，爲亂軍所殺。閭丘明伏於草中，亦被魯將州仇搜獲。夫差大勝齊師，諸將獻功。共斬上將國書、公孫揮二人，生擒公孫夏、閭丘明二人，即斬首訖，只單走了高無丕、陳逆二人，其他擒斬不計其數，革車八百乘，盡爲吳所有，無得免者。

夫差謂諸稽郢曰：「子觀吳兵強勇，視越何如？」郢稽首曰：「吳兵之強，天下莫當，何論弱越！」夫差大悅，重賞越兵，使諸稽郢先回報捷。齊簡公大驚，與陳恆、闞止商議，遣使大貢金幣，謝罪請和。夫差主張齊、魯復修兄弟之好，各無侵害，二國俱聽命受盟。夫差乃歌凱而回。史臣有詩曰：

艾陵白骨壘如山，盡道吳王奏凱還。

壯氣一時吞宇宙，隱憂誰想伏吳關？

夫差回至句曲新宮，見西施謂曰：「寡人使美人居此者，取相見之速耳。」西施拜賀且謝。時值新秋，桐陰正茂，涼風吹至，夫差與西施登臺飲酒甚樂。至夜深，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，夫差聽之。歌曰：

桐葉冷，吳王醒未醒？梧葉秋，吳王愁更愁！

夫差惡之，使人拘羣兒至宮，問：「此歌誰人所教？」羣兒曰：「有一緋衣童子，不知何來，教我爲歌，今不知何往矣。」夫差怒曰：「寡人天之所生，神之所使，有何愁哉？」欲誅衆小兒。西施力勸乃止。伯嚭進曰：「春至而萬物喜，秋至而萬物悲，此天道也。大王悲喜與天同道，何所慮乎？」夫差乃悅。住梧宮三日，即起駕還吳。

吳王升殿，百官迎賀。子胥亦到，獨無一言。夫差乃讓之曰：「子諫寡人不當伐齊，今得勝而回，子獨無功，寧不自羞？」子胥攘臂大怒，釋劍而對曰：「天之將亡人國，先逢其小喜，而後授之以大憂。勝齊不過小喜也，臣恐大憂之即至也。」夫差慍曰：「久不見相國，耳邊頗覺清淨，今又來絮聒耶？」乃掩耳瞑目，坐於殿上。頃間，忽睜眼直視久之，大叫：「怪事！」羣臣問曰：「王何所見？」夫差曰：「吾見四人相背而倚，須臾四分而走；又見殿下兩人相對，北向人殺南向人。諸卿曾見之否？」羣臣皆曰：「不見。」子胥奏曰：「四人相背而走，四方離散之象也。北向人殺南向人，爲下賊上，臣弒君。王不知儆省，必有身弒國亡之禍。」夫差怒曰：「汝言太不祥，孤所惡聞！」伯嚭曰：「四方離散，奔走吳庭；吳國伯王，將有代周之事，此亦下賊其上，臣犯其君也。」夫差曰：「太宰之言，足啓心胸。相國耄矣，言不足採。」

過數日，越王勾踐率羣臣親至吳邦來朝，並賀戰勝；吳庭諸臣，俱有饋賂。伯嚭曰：「此奔走吳庭之應也。」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，越王侍坐，諸大夫皆侍立於側。夫差曰：「寡人聞之：『君不忘有功之臣，父不沒有力之子。』今太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，吾將賞爲上卿；越王孝事寡人，始終不倦，吾將再增其國，以酬助伐之功；於衆大夫之意如何？」羣臣皆曰：「大王賞功酬勞，此霸王之事也。」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：「嗚呼哀哉！忠臣掩口，讒夫在側，邪說諛辭，以曲爲直。養亂畜奸，將滅吳國，廟社爲墟，殿生荊棘。」夫差大怒曰：「老賊多詐，爲吳妖孽，乃欲專權擅威，傾覆吾國，寡人以前王之故，不忍加誅，今退自謀，無勞再見！」子胥曰：「老臣若不忠不信，不得爲前王之臣。譬如龍逢逢桀，比干逢紂，臣雖見誅，君亦隨滅。臣與王永辭，不復見矣！」遂趨出。吳王怒猶未息。伯嚭曰：「臣聞子胥使齊，以其子託於齊臣鮑氏，有叛吳之心，王其察之！」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「屬鏤」之劍。子胥接劍在手，嘆曰：「王欲吾自裁也！」乃徒跣下階，立於中庭，仰天大呼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昔先王不欲立汝，賴吾力爭，汝得嗣位。吾爲汝破楚敗越，威加諸侯。今汝不用吾言，反賜我死！我今日死，明日越兵至，掘汝社稷矣。」乃謂家人曰：「吾死後，可抉吾之目，懸於東門，以觀越兵之入吳也！」言訖，自刎其喉而絕。使者取劍還報，述其臨終之囑。夫差往視其屍，數之曰：「胥，汝一死之後，尚何知哉？」乃自斷其頭，置於盤門城樓之上；取其屍，盛以鴟夷之器，使人載去，投於江中。謂曰：「日月炙汝骨，魚鱉食汝肉，汝骨變形灰，復何所見！」屍入江中，隨流揚波，依潮來往，蕩激崩岸。土人懼，乃私撈取，埋之於吳山。後世因改稱胥山，今山有子胥廟。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雲：

將軍自幼稱英武，磊落雄才越千古。

一旦蒙讒殺父兄，湘流誓濟吞荊楚。

貫弓亡命欲何之？滎陽睢水空棲遲。

昭關鎖鑰愁無翼，鬢毛一夜成霜絲。

浣女沉溪漁丈死，簫聲吹入吳人耳。

魚腸作合定君臣，復爲強兵進孫子。

五戰長驅據楚宮，君王含淚逃雲中。

掘墓鞭屍吐宿恨，精誠貫日生長虹。

英雄再振匡吳業，夫椒一戰棲強越。

釜中魚鱉宰夫手，縱虎歸山還自齧。

姑蘇臺上西施笑，讒臣稱賀忠臣吊。

可憐兩世輔吳功，到頭翻把屬鏤報！

鴟夷激起錢塘潮，朝朝暮暮如呼號。

吳越興衰成往事，忠魂千古恨難消！

夫差既殺子胥，乃進伯嚭爲相國。欲增越之封地，勾踐固辭乃止。於是勾踐歸越，謀吳益急。夫差全不在唸，意益驕恣。乃發卒數萬，築邗城，穿溝，東北通射陽湖，西北使江淮水合，北達於沂，西達於濟。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，欲切諫，恐觸怒，思以諷諫感悟其父。清旦懷丸持彈，從後園而來，衣履俱溼，吳王怪而問之。友對曰：「孩兒適遊後園，聞秋蟬鳴於高樹，往而觀之，望見秋蟬趨風長鳴，自謂得所，不知螳螂超枝緣條，曳腰聳距，欲捕蟬而食之；螳螂一心只對秋蟬，不知黃雀徘徊綠陰，欲啄螳螂；黃雀一心只對螳螂，不知孩兒挾彈持弓，欲彈黃雀；孩兒一心只對黃雀，又不知旁有空坎，失足墮陷；從此衣履俱沾溼，爲父王所笑。」吳王曰：「汝但貪前利，不顧後患，天下之愚，莫甚於此。」友對曰：「天下之愚，更有甚者。魯承周公之後，有孔子之教，不犯鄰國，齊無故謀伐之，以爲遂有魯矣。不知吳悉境內之士，暴師千里而攻之。吳國大敗齊師，以爲遂有齊矣，不知越王將選死士，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我吳國，滅我吳宮。天下之愚，莫甚於此！」吳王怒曰：「此伍員之唾餘，久已厭聞，汝復拾之，以撓我大計耶？再多言，非吾子也！」太子友悚然辭出。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、王孫彌庸守國，親帥國中精兵，由邗溝北上，會魯哀公於橐皋，會衛出公於發陽，遂約諸侯，大會於黃池，欲與晉爭盟主之位。

越王勾踐聞吳王已出境，乃與范蠡計議，發習流三千人，俊士四萬，君子六千人，從海道通江以襲吳。前隊疇無餘先及吳郊，王孫彌庸出戰，不數合，王子地引兵夾攻，疇無餘馬蹶被擒。次日，勾踐大軍齊到。太子友欲堅守，王孫彌庸曰：「越人畏吳之心尚在，且遠來疲敝，再勝之，必走。即不勝，守猶未晚。」太子友惑其言，乃使彌庸出師迎敵，友繼其後。勾踐親立於行陣，督兵交戰。陣方合，范蠡、泄庸兩翼呼噪而至，勢如風雨。吳兵精勇慣戰者，俱隨吳王出征，其國中皆未教之卒。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，弓弩劍戟，十分勁利，又范蠡、泄庸俱是宿將，怎能抵當，吳兵大敗。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。太子友陷於越軍，衝突不出，身中數箭，恐被執辱，自刎而亡。越兵直造城下，王子地把城門牢閉，率民夫上城把守，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。勾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，陸營屯於胥、閶之間，使范蠡焚姑蘇之臺，火彌月不息，其艅艎大舟，悉徙於湖中。吳兵不敢復出。

再說吳王夫差與魯、衛二君同至黃池，使人請晉定公赴會。晉定公不敢不至。夫差使王孫駱與晉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。趙鞅曰：「晉世主夏盟，又何讓焉？」王孫駱曰：「晉祖叔虞，乃成王之弟；吳祖太伯，乃武王之伯祖，尊卑隔絕數輩。況晉雖主盟，會宋會虢，已出楚下，今乃欲踞吳之上乎？」於是彼此爭論，連日不決。忽王子地密報至，言：「越兵入吳，殺太子，焚姑蘇臺，見今圍城，勢甚危急。」夫差大驚。伯嚭拔劍砍殺使者，夫差問曰：「爾殺使人何意？」伯嚭曰：「事之虛實，尚未可知，留使者泄漏其語，齊、晉將乘危生事，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？」夫差曰：「爾言是也。然吳、晉爭長未定，又有此報，孤將不會而歸乎？抑會而先晉乎？」王孫駱進曰：「二者俱不可。不會而歸，人將窺我之急；若會而先晉，我之行止，將聽命於晉；必求主會，方保無虞。」夫差曰：「欲主會，計將安出？」王孫駱密奏曰：「事在危急，請王鳴鼓挑戰，以奪晉人之氣。」夫差曰：「善。」

是夜出令，中夜士皆飽食秣馬，銜枚疾驅，去晉軍才一里，結爲方陣。百人爲一行，一行建一大旗，百二十行爲一面。中軍皆白輿、白旗、白甲、白羽之矰，望之如白茅吐秀，吳王親自仗鉞，秉素旌，中陣而立。左軍面左，亦百二十行，皆赤輿、赤旗、丹甲、朱衣之矰，一望如血，太宰嚭主之。右軍面右，亦百二十行，皆黑輿、黑旗、玄甲、烏羽之矰，一望如墨，王孫駱主之。帶甲之士，共三萬六千人。黎明陣定，吳王親執枹鳴鼓，軍中萬鼓皆鳴，鐘聲鐸聲，丁寧於，一時齊扣。三軍譁吟，響震天地。晉軍大駭，不知其故，乃使大夫董褐至吳軍請命。夫差親對曰：「周王有旨，命寡人主盟中夏，以縫諸姬之闕。今晉君逆命爭長，遷延不決，寡人恐煩使者往來，親聽命於藩籬之外，從與不從，決於此日！」董褐還報晉侯，魯、衛二君皆在坐。董褐私謂趙鞅曰：「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，中心似有大憂，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？若不許其先，必逞其毒於我；然而不可徒讓也，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。」趙鞅言於晉侯，使董褐再入吳軍，致晉侯之命，曰：「君以王命宣佈於諸侯，寡君敢不敬奉！然上國以伯肇封，而號曰吳王，謂周室何？君若去王號而稱公，惟君所命。」夫差以其言爲正，乃斂兵就幕，與諸侯相見，稱吳公，先歃。晉侯次之，魯、衛以次受歃。

會畢，即班師，從江、淮水路而回。於途中連得告急之報，軍士知家國被襲，心膽俱碎，又且遠行疲敝，皆無鬥志。吳王猶率衆與越相持，吳軍大敗。夫差懼，謂伯嚭曰：「子言越必不叛，故聽子而歸越王。今日之事，子當爲我請成於越。不然，子胥『屬鏤』之劍猶在，當以屬子！」伯嚭乃造越軍，稽首于越王，求赦吳罪，其犒軍之禮，悉如越之昔日。范蠡曰：「吳王尚未可滅也，姑許成，以爲太宰之惠。吳自今亦不振矣。」勾踐乃許吳成，班師而歸。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。

明年，魯哀公狩於鉅野，叔孫氏家臣商獲一獸，麇身牛尾，其角有肉，怪而殺之，以問孔子。孔子觀之曰：「此麟也！」視其角，赤紱猶在，識其爲顏母昔日所繫，嘆曰：「吾道其終窮矣！」使弟子取而埋之。今鉅野故城東十里有土臺，廣輪四十餘步，俗呼爲獲麟堆，即麟葬處。孔子援琴作歌曰：

明王作兮麟鳳遊，今非其時來何求？麟兮麟兮我心憂！

於是取《魯史》，自魯隱公元年，至哀公獲麟之歲，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筆削而成《春秋》，與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號爲「六經」。

是年，齊右相陳恆知吳爲越所破，外無強敵，內無強家，單單隻礙一闞止，乃使其族人陳逆、陳豹等攻殺闞止，齊簡公出奔，陳恆追而弒之，盡滅闞氏之黨。立簡公弟驁，是爲平公，陳恆獨相。孔子聞齊變，齋三日，沐浴而朝哀公，請兵伐齊，討陳恆弒君之罪。哀公使告三家，孔子曰：「臣知有魯君，不知有三家。」陳恆亦懼諸侯之討，乃悉歸魯、衛之侵地，北結好於晉之四卿，南行聘於吳、越。復修陳桓子之政，散財輸粟，以贍貧乏，國人悅服。乃漸除鮑、晏、高、國諸家及公族子姓，而割國之大半爲己封邑。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，納於後房，不下百人，縱其賓客出入不禁，生男子七十餘人，欲以自強其宗。齊都邑大夫宰，莫非陳氏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衛世子蒯瞶在戚，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，大夫高柴諫，不聽。蒯瞶之姊嫁於大夫孔圉，生子曰孔悝，嗣爲大夫，事出公，執衛政。孔氏小臣曰渾良夫，身長而貌美。孔圉卒，良夫通於孔姬。孔姬使渾良夫往戚，問候其弟蒯瞶。蒯瞶握其手言曰：「子能使我入國爲君，使子服冕乘軒，三死無與。」渾良夫歸，言於孔姬。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蒯瞶。昏夜，良夫與蒯瞶同爲婦裝，勇士石乞、孟黶爲御，乘溫車，詭稱婢妾，混入城中，匿於孔姬之室。孔姬曰：「國家之事，皆在吾兒掌握。今飲於公宮，俟其歸，當以威劫之，事乃有濟耳。」使石乞、孟黶、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，伏蒯瞶於臺上。須臾，孔悝自朝帶醉而回，孔姬召而問曰：「父母之族，孰爲至親？」悝曰：「父則伯叔，母則舅氏而已。」孔姬曰：「汝既知舅氏爲母至親，何故不納吾弟？」孔悝曰：「廢子立孫，此先君遺命，悝不敢違也。」遂起身如廁。孔姬使石乞、孟黶候於廁外，俟悝出廁，左右幫定，曰：「太子相召。」不由分說，擁之上臺，來見蒯瞶。孔姬已先在側，喝曰：「太子在此，孔悝如何不拜！」悝只得下拜。孔姬曰：「汝今日肯從舅氏否？」悝曰：「惟命。」孔姬乃殺豭，使蒯瞶與悝歃血定盟。孔姬留石乞、孟黶守悝於臺上，而以悝命召聚家甲，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。出公輒醉而欲寢，聞亂，使左右往召孔悝。左右曰：「爲亂者，正孔悝也！」輒大驚，即時取寶器，駕輕車，出奔魯國。羣臣不願附蒯瞶者，皆四散逃竄。

仲子路爲孔悝家臣，時在城外，聞孔悝被劫，將入城來救。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，曰：「門已閉矣！政不在子，不必與其難也。」子路曰：「由已食孔氏之祿，敢坐視乎？」遂疾趨及門，門果閉矣。守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：「君已出奔，子何入爲？」子路曰：「吾惡夫食人之祿，而避其難者，是以來也。」適有人自內而出，子路乘門開，遂入城，徑至臺下，大呼曰：「仲由在此，孔大夫可下臺矣！」孔悝不敢應。子路欲取火焚臺。蒯瞶懼，使石乞、孟黶二人持戈下臺，來敵子路。子路仗劍來迎。怎奈乞、黶雙戟並舉，攢刺子路，又砍斷其冠纓。子路身負重傷，將死，曰：「禮，君子死不免冠。」乃整結其冠纓而死。孔悝奉蒯瞶即位，是爲莊公。立次子疾爲太子，以渾良夫爲卿。

時孔子在衛，聞蒯瞶之亂，謂衆弟子曰：「柴也其歸乎！由也其死乎！」弟子問其故，孔子曰：「高柴知大義，必能自全；由好勇輕生，昧於取裁，其死必矣。」說猶未了，高柴果然奔歸。師弟相見，且悲且喜。衛之使者接踵而至，見孔子曰：「寡君新立，敬慕夫子，敢獻奇味。」孔子再拜而受，啓視則肉醢。孔子遽命覆之，謂使者曰：「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？」使者驚曰：「然也。夫子何以知之？」孔子曰：「非此，衛君必不以見頒也。」遂命弟子埋其醢，痛哭曰：「某常恐由不得其死，今果然矣！」使者辭去。未幾，孔子遂得疾不起，年七十有三歲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。史臣有贊雲：

尼丘誕聖，闕里生德；七十升堂，四方取則。行誅兩觀，攝相夾谷；嘆鳳遽衰，泣麟何促。九流仰鏡，萬古欽躅！

弟子營葬於北阜之曲，冢大一頃，鳥雀不敢棲止其樹。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，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。天下俱立文廟，春秋二祭，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衛莊公蒯瞶疑孔悝爲出公輒之黨，醉以酒而逐之。孔悝奔宋。莊公爲府藏俱空，召渾良夫計議：「用何計策，可復得寶器？」渾良夫密奏曰：「亡君亦君之子也，何不召之？」

不知莊公曾召出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三回 誅羋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

話說衛莊公蒯瞶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，謀於渾良夫。良夫曰：「太子疾與亡君，皆君之子，君何不以擇嗣召之？亡君若歸，器可得也。」有小豎聞其語，私告於太子疾。疾使壯士數人，載豭從己，乘間劫莊公，使歃血立誓，勿召亡君，且必殺渾良夫。莊公曰：「勿召輒易耳。業與良夫有盟在前，免其三死，奈何？」太子疾曰：「請俟四罪，然後殺之。」莊公許諾。未幾，莊公新造虎幕，召諸大夫落成。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，袒裘，不釋劍而食。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。良夫曰：「臣何罪？」太子疾數之曰：「臣見君有常服，侍食必釋劍。爾紫衣，一罪也；狐裘，二罪也；不釋劍，三罪也。」良夫呼曰：「有盟免三死。」疾曰：「亡君以子拒父，大逆不孝，汝欲召之，非四罪乎？」良夫不能答，俯首受刑。他日，莊公夢厲鬼被髮，北面而噪曰：「餘爲渾良夫，叫天無辜！」莊公覺，使下大夫胥彌赦佔之，曰：「不害也。」既辭出，謂人曰：「冤鬼爲厲，身死國危，兆已見矣。」遂逃奔宋。

蒯瞶立二年，晉怒其不朝，上卿趙鞅帥師伐衛。衛人逐莊公，莊公奔戎國，戎人殺之，並殺太子疾。國人立公子般師。齊陳恆帥師救衛，執般師，立公子起。衛大夫石圃逐起，復迎出公輒爲君。輒既復國，逐石圃。諸大夫不睦於輒，逐輒奔越。國人立公子默，是爲悼公。自是衛臣服於晉，國益微弱，依趙氏。此段話閣過不提。

再說白公勝自歸楚國，每念鄭人殺父之仇，思以報之。只爲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人，子胥前已赦鄭，況鄭服事昭王，不敢失禮，故勝含忍不言。及昭王已薨，令尹子西、司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，是爲惠王。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，冀子西召己，同秉楚政。子西竟不召，又不加祿，心懷怏怏。及聞子胥已死，曰：「報鄭此其時矣！」使人請於子西曰：「鄭人肆毒於先太子，令尹所知也。父仇不報，無以爲人！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，發一旅以聲鄭罪，勝願爲前驅，死無所恨！」子西辭曰：「新王方立，楚國未定，子姑待我。」白公勝乃託言備吳，使心腹家臣石乞築城練兵，盛爲戰具。復請於子西，願以私卒爲先鋒伐鄭。子西許之。尚未出師，晉趙鞅以兵伐鄭，鄭請救於楚。子西帥師救鄭，晉兵乃退，子西與鄭定盟班師。白公怒曰：「不伐鄭而救鄭，令尹欺我甚矣！當先殺令尹，然後伐鄭。」召其宗人白善於澧陽。善曰：「從子而亂其國，則不忠於君；背子而發其私，則不仁於族。」遂棄祿，築圃灌園終其身。楚人因名其圃曰：「白善將軍藥圃。」白公聞白善不來，怒曰：「我無白善，遂不能殺令尹耶？」即召石乞議曰：「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，足以當之否？」石乞曰：「未足也。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，若得此人，可當五百人之用。」

白公乃同石乞造於市南，見熊宜僚。宜僚大驚曰：「王孫貴人，奈何屈身而至？」白公曰：「某有事，欲與子謀之。」遂告以殺子西之事。宜僚搖首曰：「令尹有功於國，而無仇於僚，僚不敢奉命。」白公怒，拔劍指其喉曰：「不從，先殺汝！」宜僚面不改色，從容對曰：「殺一宜僚，如去螻蟻，何以怒爲？」白公乃投劍於地，嘆曰：「子真勇士，吾聊試子耳！」即以車載回，禮爲上賓，飲食必共，出入必俱。宜僚感其恩，遂以身許白公。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，楚國畏吳之強，戒飭邊人，使修儆備。白公勝託言吳兵將謀襲楚，乃反以兵襲吳邊境，頗有所掠。遂張大其功，只說大敗吳師，得其鎧仗兵器若干，欲親至楚庭獻捷，以張國威。子西不知其計，許之。

白公悉出自己甲兵，裝作滷獲百餘乘，親率壯士千人，押解入朝獻功。惠王登殿受捷，子西、子期侍立於旁。白公勝參見已畢，惠王見階下立著兩籌好漢，全身披掛，問：「是何人？」勝答曰：「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、熊宜僚，伐吳有功者。」遂以手招二人。二人舉步，方欲升階，子期喝曰：「吾王御殿，邊臣只許在下叩頭，不得升階！」石乞、熊宜僚那肯聽從，大踏步登階。子期使侍衛阻之。熊宜僚用手一拉，侍衛東倒西歪，二人徑入殿中。石乞拔劍來砍子西，熊宜僚拔劍來砍子期。白公大喝：「衆人何不齊上！」壯士千人齊執兵器，蜂擁而登。白公綁住惠王，不許轉動。石乞生縛子西，百官皆驚散。子期素有勇力，遂拔殿戟，與宜僚交戰。宜僚棄劍，前奪子期之戟。子期拾劍，以劈宜僚，中其左肩。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。二人死命相持不捨，攪做一團，死於殿庭。子西謂勝曰：「汝餬口吳邦，我念骨肉之親，召汝還國，封爲公爵，何負於汝而反耶？」勝曰：「鄭殺吾父，汝與鄭講和，汝即鄭也。吾爲父報仇，豈顧私恩哉？」子西嘆曰：「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！」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，陳其屍於朝。石乞曰：「不弒王，事終不濟。」勝曰：「孺子者何罪，廢之可也。」乃拘惠王於高府，欲立王子啓爲王。啓固辭，遂殺之。石乞又勸勝自立。勝曰：「縣公尚衆，當悉召之。」乃屯兵於太廟。大夫管修率家甲往攻白公，戰三日，修衆敗被殺。圉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爲小穴，夜潛入，負惠王以出，匿於昭夫人之宮。

葉公沈諸梁聞變，悉起葉衆，星夜至楚。及郊，百姓遮道迎之。見葉公未曾甲冑，訝曰：「公胡不胄？國人望公之來，如赤子之望父母，萬一盜賊之矢傷害於公，民何望焉？」葉公乃披掛戴胄而進。將近都城，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，見葉公戴胄，又訝曰：「公胡胄？國人望公之來，如凶年之望穀米，若得見公之面，猶死而得生也，雖老稚，誰不爲公致死力者！奈何掩蔽其面，使人懷疑，無所用力乎？」葉公乃解胄而進。葉公知民心附己，乃建大旆於車。箴尹固因白公之召，欲率私屬入城，即見大旗上「葉」字，遂從葉公守城。兵民望見葉公來到，大開城門，以納其衆。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於太廟。石乞兵敗，扶勝登車，逃往龍山。欲適他國，未定。葉公引兵追至，勝自縊而死。石乞埋屍于山後。葉公兵至，生擒石乞，問：「白公何在？」對曰：「已自盡矣！」又問：「屍在何處？」石乞堅不肯言。葉公命取鼎鑊，揚火沸湯，置於乞前，謂曰：「再不言，當烹汝！」石乞自解其衣，笑曰：「事成貴爲上卿，事不成則就烹，此乃理之當然也。吾豈肯賣死骨以自免乎？」遂跳入鑊中，須臾糜爛。勝屍竟不知所在。石乞雖所從不正，亦好漢也！葉公迎惠王復位。時陳國乘楚亂，以兵侵楚。葉公請於惠王，帥師伐陳，滅之。以子西之子寧嗣爲令尹，子期之子寬嗣爲司馬，自己告老歸葉。自此楚國危而復安。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。

是年，越王勾踐探聽得吳王自越兵退後，荒於酒色，不理朝政；況連歲凶荒，民心愁怨，乃復悉起境內士卒，大舉伐吳。方出郊，於路上見一大蛙，目睜腹脹，似有怒氣。勾踐肅然，憑軾而起。左右問曰：「君何敬？」勾踐曰：「吾見怒蛙如欲鬥之士，是以敬之。」軍中皆曰：「吾王敬及怒蛙，吾等受數年教訓，豈反不如蛙乎？」於是交相勸勉，以必死爲志。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，皆泣涕訣別，相語曰：「此行不滅吳，不復相見！」勾踐復詔于軍曰：「父子俱在軍中者，父歸；兄弟俱在軍中者，兄歸；有父母無昆弟者，歸養；有疾病不能勝兵者，以告，給醫藥糜粥。」軍中感越王愛才之德，歡聲如雷。行及江口，斬有罪者，以申軍法，軍心肅然。

吳王夫差聞越兵再至，亦悉起士卒，迎敵於江上。越兵屯於江南，吳兵屯於江北。越王將大軍分爲左右二陣，范蠡率右軍，文種率左軍。君子之卒六千人，從越王爲中陣。明日，將戰於江中。乃於黃昏左側，令左軍銜枚，溯江而上五里，以待吳兵，戒以夜半鳴鼓而進。復令右軍銜枚，逾江十里，只等左軍接戰，右軍上前夾攻，各用大鼓，務使鼓聲震聞遠近。吳兵至夜半，忽聞鼓聲震天，知是越軍來襲，倉皇舉火，尚未看得明白，遠遠的鼓聲又起，兩軍相應，合圍攏來。夫差大驚，急傳令分軍迎戰。不期越王潛引私卒六千，金鼓不鳴，於黑暗中徑衝吳中軍。此時天色尚未明，但覺前後左右中央，盡是越軍，吳兵不能抵當，大敗而走。勾踐率三軍緊緊追之，及於笠澤。復戰，吳師又敗。一連三戰三北，名將王子姑曹、胥門巢等俱死。夫差連夜遁回，閉門自守。勾踐從橫山進兵，即今越來溪是也。築一城於胥門之外，謂之越城，欲以困吳。

越王圍吳多時，吳人大困。伯嚭託疾不出。夫差乃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，請成於越王，曰：「孤臣夫差異日得罪於會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與君王結成以歸。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，孤臣意者，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！」時勾踐不忍其言，意欲許之。范蠡曰：「君王早朝晏罷，謀之二十年，奈何垂成而棄之？」遂不準其行成。吳使往返七次，種、蠡堅執不肯。遂鳴鼓攻城，吳人不能復戰。種、蠡商議，欲毀胥門而入。其夜，望見吳南城上有伍子胥頭，巨若車輪，目若耀電，鬚髮四張，光射十里。越將士無不畏懼，暫且屯兵。至夜半，暴風從南門而起，疾雨如注，雷轟電掣，飛石揚沙，疾於弓弩。越兵遭者，不死即傷，船索俱解，不能連屬。范蠡、文種情急，乃肉袒冒雨，遙望南門，稽顙謝罪。良久，風息雨止。種、蠡坐而假寐，以待天明。夢見子胥乘白馬素車而至，衣冠甚偉，儼如生時。開言曰：「吾前知越兵必至，故求置吾頭於東門，以觀汝之入吳。吳王置吾頭於南門，吾忠心未絕，不忍汝從吾頭下而入，故爲風雨，以退汝軍。然越之有吳，此乃天定，吾安能止哉？汝如欲入，更從東門，我當爲汝開道，貫城以通汝路。」二人所夢皆同，乃告于越王，使士卒開渠，自南而東。將及蛇、匠二門之間，忽然太湖水發，自胥門洶湧而來，波濤衝擊，竟將羅城盪開一大穴，有無數，隨濤而入。范蠡曰：「此子胥爲我開道也！」遂驅兵入城，其後因穴爲門，名曰門，因水多葑草，又名葑門。其水名葑溪。此乃子胥顯靈古蹟也。

夫差聞越兵入城，伯嚭已降，遂同王孫駱及其三子奔於陽山。晝馳夜走，腹餒口飢，目視昏眩。左右採得生稻，剝之以進。吳王嚼之，伏地掬飲溝中之水，問左右曰：「所食者，何物也？」左右對曰：「生稻。」夫差曰：「此公孫聖所言『不得火食走章皇』也。」王孫駱曰：「飽食而去，前有深谷，可以暫避。」夫差曰：「妖夢已準，死在旦夕，暫避何爲？」乃止於陽山，謂王孫駱曰：「吾前戮公孫聖，投於此山之巔，不知尚有靈響否？」駱曰：「王試呼之。」夫差乃大呼曰：「公孫聖！」山中亦應曰：「公孫聖。」三呼而三應。夫差心中恐懼，乃遷於幹隧。勾踐率千人追至，圍之數重。夫差作書，繫於矢上，射入越軍。軍人拾取呈上，種、蠡二人同啓視，其詞曰：「吾聞：『狡兔死而良犬烹。敵國如滅，謀臣必亡。』大夫何不存吳一線，以自爲餘地？」文種亦作書系矢而答之曰：「吳有大過者六：戮忠臣伍子胥，大過一也；以直言殺公孫聖，大過二也；太宰讒佞而聽用之，大過三也；齊、晉無罪，數伐其國，大過四也；吳、越同壤而侵伐，大過五也；越親戕吳之前王，不知報仇，而縱敵貽患，大過六也。有此六大過，欲免於亡，得乎？昔天以越賜吳，吳不肯受。今天以吳賜越，越其敢違天之命！」夫差得書，讀至第六款大過，垂淚曰：「寡人不誅勾踐，忘先王之仇，爲不孝之子，此天之所以棄吳也！」王孫駱曰：「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之。」夫差曰：「寡人不願復國，若許爲附庸，世世事越，固所願矣。」

駱至越軍，蠡、種拒之，不得入。勾踐望見吳使者涕泣而去，意頗憐之，使人謂吳王曰：「寡人念君昔日之情，請置君於甬東，給夫婦五百家，以終王之世。」夫差含淚而對曰：「君王幸赦吳，吳亦君之外府也。若覆社稷，廢宗廟，而以五百家爲臣，孤老矣，不能從編氓之列，孤有死耳！」越使者去，夫差猶未肯自裁。勾踐謂種、蠡曰：「二子何不執而誅之？」種、蠡對曰：「人臣不敢加誅於君，願主公自命之！天誅當行，不可久稽。」勾踐乃仗「步光」之劍，立於軍前，使人告吳王曰：「世無萬歲之君，總之一死，何必使吾師加刃於王耶？」夫差乃太息數聲，四顧而望，泣曰：「吾殺忠臣子胥、公孫聖，今自殺晚矣！」謂左右曰：「使死者有知，無面目見子胥、公孫聖於地下，必重羅三幅，以掩吾面！」言罷，拔佩劍自刎。王孫駱解衣以覆吳王之屍，即以組帶自縊於傍。勾踐命以侯禮葬於陽山，使軍士每人負土一虆，須臾，遂成大冢。流其三子於龍尾山，後人名其裏爲吳山裏。詩人張羽有詩嘆雲：

荒臺獨上故城西，輦路淒涼草木悲。

廢墓已無金虎臥，壞牆時有夜烏啼。

採香徑斷來麋鹿，響屧廊空變黍離。

欲吊伍員何處所？淡煙斜月不堪題！

楊誠齋《蘇臺弔古》詩云：

齊天四塔雲中出，隔水諸峯雪後新。

道是遠瞻三百里，如何不見六千人？

胡曾先生詠史詩云：

吳王恃霸逞雄才，貪向姑蘇醉綠醅。

不覺錢塘江上月，一宵西送越兵來。

元人薩都剌詩云：

閶門楊柳自春風，水殿幽花泣露紅。

飛絮年年滿城郭，行人不見館娃宮。

唐人陸龜蒙詠西施雲：

半夜娃宮作戰場，血腥尚雜宴時香。

西施不及燒殘蠟，猶爲君王泣數行。

再說越王入姑蘇城，據吳王之宮，百官稱賀。伯嚭亦在其列，恃其舊日周旋之恩，面有德色。勾踐謂曰：「子，吳太宰也，寡人敢相屈乎？汝君在陽山，何不從之？」伯嚭慚而退。勾踐使力士執而殺之，滅其家，曰：「吾以報子胥之忠也！」勾踐撫定吳民，乃以兵北渡江、淮，與齊、晉、宋、魯諸侯會於舒州，使人致貢於周。時周敬王已崩，太子名仁嗣位，是爲元王。元王使人賜勾踐袞冕、圭璧、彤弓、弧矢，命爲東方之伯。勾踐受命，諸侯悉遣人致賀。其時楚滅陳國，懼越兵威，亦遣使修聘。勾踐割淮上之地以與楚，割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，以吳所侵宋地歸宋。諸侯悅服，尊越爲霸。越王還吳國，遣人築賀臺於會稽，以蓋昔日被棲之恥。置酒吳宮文臺之上，與羣臣爲樂，命樂工作《伐吳》之曲，樂師引琴而鼓之。其詞曰：

吾王神武蓄兵威，欲誅無道當何時？

大夫種蠡前致詞，吳殺忠臣伍子胥。

今不伐吳又何須？良臣集謀迎天禧。

一戰開疆千里餘，恢恢功業勒常彝。

賞無所吝罰不違，君臣同樂酒盈卮。

臺上羣臣大悅而笑，惟勾踐面無喜色。范蠡私嘆曰：「越王不欲功歸臣下，疑忌之端已見矣！」次日，入辭越王曰：「臣聞：『主辱臣死。』曏者大王辱於會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欲隱忍成越之功也。今吳已滅矣，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，願乞骸骨，老於江湖。」越王惻然，泣下沾衣，言曰：「寡人賴子之力，以有今日，方思圖報，奈何棄寡人而去乎？留則與子共國，去則妻子爲戮！」蠡曰：「臣則宜死，妻子何罪？死生惟王，臣不顧矣。」是夜，乘扁舟出齊女門，涉三江，入五湖。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，即范蠡涉三江之道也。次日，越王使人召范蠡，蠡已行矣。越王愀然變色，謂文種曰：「蠡可追乎？」文種曰：「蠡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不可追也。」

種既出，有人持書一封投之。種啓視，乃范蠡親筆。其書曰：

子不記吳王之言乎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越王爲人，長頸鳥喙，忍辱妒功；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安樂。於今不去，禍必不免！

文種看罷，欲召送書之人，已不知何往矣。種怏怏不樂，然猶未深信其言，嘆曰：「少伯何慮之過乎？」

過數日，勾踐班師回越，攜西施以歸。越夫人潛使人引出，負以大石，沉於江中，曰：「此亡國之物，留之何爲？」後人不知其事，訛傳范蠡載入五湖，遂有「載去西施豈無意？恐留傾國誤君王」之句。按范蠡扁舟獨往，妻子且棄之，況吳宮寵妃，何敢私載乎？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，乃以計沉之於江，此亦謬也。羅隱有詩辨西施之冤雲：

家國興亡自有時，時人何苦咎西施！

西施若解亡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

再說越王念范蠡之功，收其妻子，封以百里之地，復使良工鑄金像范蠡之形，置之座側，如蠡之生也。

卻說范蠡自五湖入海，忽一日，使人取妻子去，遂入齊。改名曰鴟夷子皮，仕齊爲上卿。未幾，棄官隱於陶山，畜五牝生息獲利千金，自號曰陶朱公。後人所傳《致富奇書》，雲是陶朱公之遺術也。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，與晉張翰、唐陸龜蒙爲「三高祠」。宋人劉寅有詩云：

人謂吳癡信不虛，建崇越相果何如？

千年亡國無窮恨，只合江邊祀子胥。

勾踐不行滅吳之賞，無尺土寸地分授，與舊臣疏遠，相見益稀。計倪佯狂辭職，曳庸等亦多告老。文種心念范蠡之言，稱疾不朝。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，譖於王曰：「種自以功大賞薄，心懷怨望，故不朝耳。」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，以爲滅吳之後，無所用之，恐其一旦爲亂，無人可制，欲除之，又無其名。其時魯哀公與季、孟、仲三家有隙，欲借越兵伐魯，以除去三家，乃借朝越爲名，來至越國。勾踐心虞文種，故不爲發兵，哀公遂死於越。

再說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，種爲病狀，強迎王入。王乃解劍而坐，謂曰：「寡人聞之：『志士不憂其身之死，而憂其道之不行。』子有七術，寡人行其三，而吳已破滅，尚有四術，安所用之？」種對曰：「臣不知所用也。」越王曰：「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，可乎？」言畢，即升輿而去。遺下佩劍於座，種取視之，劍室有「屬鏤」二字，即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也。種仰天嘆曰：「古人云：『大德不報。』吾不聽範少伯之言，乃爲越王所戮，豈非愚哉！」復自笑曰：「百世而下，論者必以吾配子胥，亦復何恨！」遂伏劍而死。越王知種死，乃大喜，葬種於臥龍山，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。葬一年，海水大發，穿山脅，冢忽崩裂，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。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，前爲子胥，後乃文種也。髯翁有《文種贊》曰：

忠哉文種，治國之傑！三術亡吳，一身殉越。不共蠡行，寧同胥滅。千載生氣，海潮疊疊。

勾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，周元王之七年也。其後子孫，世稱爲霸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晉國六卿，自範、中行二氏滅後，止存智、趙、韓、魏四卿。智氏、荀氏因與範氏同出於荀，欲別其族，乃循智之舊，改稱智氏，時智瑤爲政，號爲智伯。四家聞田氏弒君專國，諸侯莫討，於是私自立議，各擇便據地，以爲封邑。晉出公之地，反少於四卿，無可奈何。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，有子數人，長子名伯魯，其最幼者，名無恤，乃賤婢所生。有善相人者，姓姑布，名子卿，至於晉，鞅召諸子使相之。子卿曰：「無爲將軍者。」鞅嘆曰：「趙氏其滅矣！」子卿曰：「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，相從者皆君府中人，此得非君之子耶？」鞅曰：「此吾幼子無恤，所出甚賤，豈足道哉？」子卿曰：「天之所廢，雖貴必賤；天之所興，雖賤必貴。此子骨相，似異諸公子，吾未得詳視也。君可召之。」鞅使人召無恤至。子卿望見，遽起拱立曰：「此真將軍矣！」鞅笑而不答。他日悉召諸子，叩其學問，無恤有問必答，條理分明，鞅始知其賢。乃廢伯魯而立無恤爲適子。一日，智伯怒鄭之不朝，欲同趙鞅伐鄭。鞅偶患疾，使無恤代將以往。智伯以酒灌無恤，無恤不能飲。智伯醉而怒，以酒斝投無恤之面，面傷出血。趙氏將士俱怒，欲攻智伯。無恤曰：「此小恥，吾姑忍之。」智伯班師回晉，反言無恤之過，欲鞅廢之。鞅不從。無恤自此與智伯有隙。趙鞅病篤，謂無恤曰：「異日晉國有難，惟晉陽可恃，汝可識之。」言畢遂卒。無恤代立，是爲趙襄子。此乃周貞定王十一年之事。

時晉出公憤四卿之專，密使人乞兵於齊、魯，請伐四卿。齊田氏，魯三家，反以其謀告於智伯。智伯大怒，同韓康子虎、魏桓子駒、趙襄子無恤，合四家之衆，反伐出公。出公出奔於齊。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，是爲哀公。自此晉之大權，盡歸於智伯瑤。瑤遂有代晉之志，召集家臣商議。

畢竟智伯成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

話說智伯名瑤，乃智武子躒之孫，智宣子徐吾之子。徐吾欲建嗣，謀於族人智果曰：「吾欲立瑤，何如？」智果曰：「不如宵也。」徐吾曰：「宵才智皆遜於瑤，不如立瑤。」智果曰：「瑤有五長過人，惟一短耳。美須長大過人，善射御過人，多技藝過人，強毅果敢過人，智巧便給過人，然而貪殘不仁，是其一短。以五長凌人，而濟之以不仁，誰能容之？若果立瑤，智宗必滅！」徐吾不以爲然，竟立瑤爲適子。智果嘆曰：「吾不別族，懼其隨波而溺也！」乃私謁太史，求改氏譜，自稱輔氏。及徐吾卒，瑤嗣位，獨專晉政。內有智開、智國等肺腑之親，外有疵、豫讓等忠謀之士，權尊勢重，遂有代晉之志。召諸臣密議其事。謀士疵進曰：「四卿位均力敵，一家先發，三家拒之。今欲謀晉室，先削三家之勢。」智伯曰：「削之何道？」疵曰：「今越國方盛，晉失主盟，主公託言興兵，與越爭霸，假傳晉侯之命，令韓、趙、魏三家各獻地百里，率其賦以爲軍資。三家若從命割地，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，智氏益強，而三家日削矣。有不從者，矯晉侯之命，率大軍先除滅之。此『食果去皮』之法也。」智伯曰：「此計甚妙！但三家先從那家割起？」疵曰：「智氏睦於韓、魏，而與趙有隙。宜先韓次魏，韓、魏既從，趙不能獨異也。」智伯即遣智開至韓虎府中，虎延入中堂，叩其來意。智開曰：「吾兄奉晉侯之命，治兵伐越，令三卿各割采地百里，入於公家，取其賦以充公用。吾兄命某致意，願乞地界回覆。」韓虎曰：「子且暫回，某來日即當報命。」智開去，韓康子虎召集羣下謀曰：「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，故請割地爲名。吾欲興兵先除此賊，卿等以爲何如？」謀士段規曰：「智伯貪而無厭，假君命以削吾地，若用兵，是抗君也，彼將藉以罪我，不如與之。彼得吾地，必又求之於趙、魏，趙、魏不從，必相攻擊，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。」韓虎然之。次日，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，親自進於智伯。智伯大喜，設宴於藍臺之上，以款韓虎。飲酒中間，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，置於几上，同虎觀之，乃魯卞莊子刺三虎之圖。上有題贊雲：

三虎啖羊，勢在必爭。其鬥可俟，其倦可乘。一舉兼收，卞莊之能！

智伯戲謂韓虎曰：「某嘗稽諸史冊，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，齊有高虎，鄭有罕虎，今與足下而三矣。」時段規侍側，進曰：「禮，不呼名，懼觸諱也。君之戲吾主，毋乃甚乎？」段規生得身材矮小，立於智伯之旁，才及乳下。智伯以手拍其頂曰：「小兒何知，亦來饒舌！三虎所啖之餘，得非汝耶？」言畢，拍手大笑。段規不敢對，以目視韓虎。韓佯醉，閉目應曰：「智伯之言是也。」即時辭去。智國聞之，諫曰：「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，韓氏之恨必深，若不備之，禍且至矣。」智伯瞋目大言曰：「我不禍人足矣，誰敢興禍於我？」智國曰：「蚋蟻蜂蠆，猶能害人，況君相乎？主公不備，異日悔之何及！」智伯曰：「吾將效卞莊子一舉刺三虎，蚋蟻蜂蠆，我何患哉！」智國嘆息而出。史臣有詩云：

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復置三家。

宗英空進興亡計，避害誰如輔果嘉？

次日，智伯再遣智開求地於魏桓子駒，駒欲拒之。謀臣任章曰：「若求地而與之，失地者必懼，得地者必驕，驕則輕敵，懼則相親，以相親之衆，待輕敵之人，智氏之亡可待矣。」魏駒曰：「善。」亦以萬家之邑獻之。智伯乃遣其兄智宵，求蔡皋狼之地於趙氏。趙襄子無恤銜其舊恨，怒曰：「土地乃先世所傳，安敢棄之？韓、魏有地自予，吾不能媚人也！」智宵回報，智伯大怒，盡出智氏之甲，使人邀韓、魏二家，共攻趙氏，約以滅趙氏之日，三分其地。韓虎、魏駒一來懼智伯之強，二來貪趙氏之地，各引一軍，從智伯徵進。智伯自將中軍，韓軍在右，魏軍在左，殺奔趙府中，欲擒趙無恤。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，奔告無恤曰：「寡不敵衆，主公速宜逃難！」無恤曰：「逃在何處方好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莫如晉陽。昔董安於曾築公宮於城內，又經尹鐸經理一番，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，必能效死。先君臨終有言：『異日國家有變，必往晉陽。』主公宜速行，不可遲疑。」無恤即率家臣張孟談、高赫等，望晉陽疾走。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無恤。

卻說無恤有家臣原過，行遲落後，於中途遇一神人，半雲半霧，惟見上截金冠錦袍，面貌亦不甚分明，以青竹二節授之，囑曰：「爲我致趙無恤。」原過追上無恤，告以所見，以竹管呈之。無恤親剖其竹，竹中有朱書二行：「告趙無恤，餘霍山之神也。奉上帝命，三月丙戌，使汝滅智氏。」無恤令祕其事。行至晉陽，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，攜老扶幼，迎接入城，駐紮公宮。無恤見百姓親附，又見晉陽城堞高固，倉廩充實，心中稍安。即時曉諭百姓，登城守望。點閱軍器，戈戟鈍敝，箭不滿千，愀然不樂，謂張孟談曰：「守城之器，莫利於弓矢，今箭不過數百，不勾分給，奈何？」孟談曰：「吾聞董安於之治晉陽也，公宮之牆垣，皆以荻蒿、楛楚，聚而築之。主公何不發其牆垣，以驗虛實？」無恤使人發其牆垣，果然都是箭簳之料。無恤曰：「箭已足矣，奈無金以鑄兵器何？」孟談曰：「聞董安於建宮之時，堂室皆練精銅爲柱，卸而用之，鑄兵有餘也。」無恤再發其柱，純是練過的精銅。即使冶工碎柱，鑄爲劍戟刀槍，無不精利，人情益安。無恤嘆曰：「甚哉，治國之需賢臣也！得董安於而器用備，得尹鐸而民心歸，天祚趙氏，其未艾乎？」

再說智、韓、魏三家兵到，分作三大營，連絡而居，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。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衆，齊赴公宮請令。無恤召張孟談商之。孟談曰：「彼衆我寡，戰未必勝，不如深溝高壘，堅閉不出，以待其變。韓、魏無仇於趙，特爲智伯所迫耳。兩家割地，亦非心願，雖同兵而實不同心，不出數月，必有自相疑猜之事，安能久乎？」無恤納其言，親自撫諭百姓，示以協力固守之意。軍民互相勸勉，雖婦女童稚，亦皆欣然願效死力。有敵兵近城，輒以強弩射之。三家圍困歲餘，不能取勝。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，嘆曰：「此城堅如鐵甕，安可破哉？」正懷悶間，行至一山，見山下泉流萬道，滾滾望東而逝。拘土人問之，答曰：「此山名曰龍山，山腹有巨石如甕，故又名懸甕山。晉水東流，與汾水合，此山乃發源之處也。」智伯曰：「離城幾何裏？」土人曰：「自此至城西門，可十里之遙。」智伯登山以望晉水，復繞城東北，相度了良久，忽然省悟曰：「吾得破城之策矣！」即時回寨，請韓、魏二家計議，欲引水灌城。韓虎曰：「晉水東流，安能決之使西乎？」智伯曰：「吾非引晉水也。晉水發源於龍山，其流如注，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，預爲蓄水之地，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，使水不歸於晉川，勢必盡注新渠。方今春雨將降，山水必大發，俟水至之日，決堤灌城，城中之人，皆爲魚鱉矣。」韓、魏齊聲贊曰：「此計妙哉！」智伯曰：「今日便須派定路數，各司其事。韓公守把東路，魏公守把南路，須早夜用心，以防奔突。某將大營移屯龍山，兼守西北二路，專督開渠築堤之事。」韓、魏領命辭去。智伯傳下號令，多備鍬鍤，鑿渠於晉水之北。次將各處泉流下泄之道，盡皆壩斷。復於渠之左右，築起高堤，凡山坳泄水之處，都有堤壩。那泉源泛溢，奔激無歸，只得望北而走，盡注新渠。卻將鐵枋閘板漸次增添，截住水口，其水便有留而無去，有增而無減了。今晉水北流一支，名智伯渠，即當日所鑿也。一月之後，果然春雨大降，山水驟漲，渠高頓與堤平。智伯使人決開北面，其水從北溢出，竟灌入晉陽城來。有詩爲證：

向聞洪水汩山陵，復見壅泉灌晉城。

能令陽侯添膽大，便教神禹也心驚。

時城中雖被圍困，百姓向來富庶，不苦凍餒。況城基築得十分堅厚，雖經水浸，並無剝損。過數日，水勢愈高，漸漸灌入城中，房屋不是倒塌，便是淹沒，百姓無地可棲，無竈可爨，皆構巢而居，懸釜而炊。公宮雖有高臺，無恤不敢安居，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，周視城垣。但見城外水聲淙淙，一望江湖，有排山倒峽之勢，再加四五尺，便冒過城頭了。無恤心下暗暗驚恐。且喜守城軍民晝夜巡警，未嘗疏怠，百姓皆以死自誓，更無二心。無恤嘆曰：「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！」乃私謂張孟談曰：「民心雖未變，而水勢不退，倘山水再漲，闔城皆爲魚鱉，將若之何？霍山神其欺我乎？」孟談曰：「韓、魏獻地，未必甘心，今日從兵，迫於勢耳。臣請今夜潛出城外，說韓、魏之君，反攻智伯，方脫此患。」無恤曰：「兵圍水困，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。」孟談曰：「臣自有計，吾主不必憂慮。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，利兵器，倘徼天之幸，臣說得行，智伯之頭，指日可取矣。」無恤許之。

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，乃假扮智伯軍士，於昏夜縋城而出，徑奔韓家大寨，只說：「智元帥有機密事，差某面稟。」韓虎正坐帳中，使人召入。其時軍中嚴急，凡進見之人，俱搜簡乾淨，方纔放進。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，身邊又無夾帶，並不疑心。孟談既見韓虎，乞屏左右。虎命從人閃開，叩其所以。孟談曰：「某非軍士，實乃趙氏之臣張孟談也。吾主被圍日久，亡在旦夕，恐一旦身死家滅，無由布其腹心，故特遣臣假作軍士，潛夜至此，求見將軍，有言相告。將軍容臣進言，臣敢開口，如不然，臣請死於將軍之前。」韓虎曰：「汝有話但說，有理則從。」孟談曰：「昔日六卿和睦，同執晉政，自範氏、中行氏不得衆心，自取覆滅，今存者，惟智、韓、魏、趙四家耳。智伯無故欲奪趙氏蔡皋狼之地，吾主念先世之遺，不忍遽割，未有得罪於智伯也。智伯自恃其強，糾合韓、魏，欲攻滅趙氏，趙氏亡，則禍必次及於韓、魏矣。」韓虎沉吟未答。孟談又曰：「今日韓、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，指望城下之日，三分趙氏之地耳。夫韓、魏不嘗割萬家之邑，以獻智伯乎？世傳疆宇，彼尚垂涎而奪之，未聞韓、魏敢出一語相抗也，況他人之地哉？趙氏滅，則智氏益強。韓、魏能引今日之勞，與之爭厚薄乎？即使今日三分趙地，能保智氏異日之不復請乎？將軍請細思之！」韓虎曰：「子之意欲如何？」孟談曰：「依臣愚見，莫若與吾主私和，反攻智伯，均之得地，而智氏之地多倍於趙，且以除異日之患，三君同心，世爲脣齒，豈不美哉？」韓虎曰：「子言亦似有理，俟吾與魏家計議。子且去，三日後來取回復。」孟談曰：「臣萬死一生，此來非同容易，軍中耳目，難保不泄。願留麾下三日，以待尊命。」韓虎使人密召段規，告以孟談所言。段規受智伯之侮，懷恨未忘，遂深贊孟談之謀。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，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，二人深相結納。

次日，段規奉韓虎之命，親往魏桓子營中，密告以趙氏有人到軍中講話，如此恁般：「吾主不敢擅專，請將軍裁決！」魏駒曰：「狂賊悖嫚，吾亦恨之！但恐縛虎不成，反爲所噬耳。」段規曰：「智伯不能相容，勢所必然。與其悔於後日，不如斷於今日。趙氏將亡，韓、魏存之，其德我必深，不猶愈於與兇人共事乎？」魏駒曰：「此事當熟思而行，不可造次。」段規辭去。

到第二日，智伯親自行水，遂治酒於懸甕山，邀請韓、魏二將軍同視水勢。飲酒中間，智伯喜形於色，遙指着晉陽城，謂韓、魏曰：「城不沒者，僅三版矣！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。晉國之盛，表裏山河，汾、澮、晉、絳，皆號巨川，以吾觀之，水不足恃，適足速亡耳。」魏駒私以肘撐韓虎，韓虎躡魏駒之足，二人相視，皆有懼色。須臾席散，辭別而去。疵謂智伯曰：「韓、魏二家必反矣！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疵曰：「臣未察其言，已觀其色。主公與二家約，滅趙之日，三分其地，今趙城旦暮必破，二家無得地之喜，而有慮患之色，是以知其必反也。」智伯曰：「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，彼何慮焉？」疵曰：「主公言水不足恃，適速其亡。夫晉水可以灌晉陽，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。主公言及晉陽之水，二君安得不慮乎？」

至第三日，韓虎、魏駒亦移酒於智伯營中，答其昨日之情。智伯舉觴未飲，謂韓、魏曰：「瑤素負直性，能吐不能茹。昨有人言二位將軍有中變之意，不知果否？」韓虎、魏駒齊聲答曰：「元帥信乎？」智伯曰：「吾若信之，豈肯面詢於將軍哉？」韓虎曰：「聞趙氏大出金帛，欲離間吾三人，此必讒臣受趙氏之私，使元帥疑我二家，因而懈於攻圍，庶幾脫禍耳。」魏駒亦曰：「此言甚當。不然，城破在邇，誰不願剖分其土地，乃舍此目前必獲之利，而蹈不可測之禍乎？」智伯笑曰：「吾亦知二位必無此心，乃疵之過慮也。」韓虎曰：「元帥今日雖然不信，恐早晚復有言者，使吾兩人忠心無以自明，寧不墮讒臣之計乎？」智伯以酒酹地曰：「今後彼此相猜，有如此酒！」虎、駒拱手稱謝。是日飲酒倍歡，將晚而散。疵隨後入見智伯曰：「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泄於二君耶？」智伯曰：「汝又何以知之？」疵曰：「適臣遇二君於轅門，二君端目視臣，已而疾走。彼謂臣已知其情，有懼臣之心，故遑遽如此。」智伯笑曰：「吾與二子酹酒爲誓，各不相猜，子勿妄言，自傷和氣。」疵退而嘆曰：「智氏之命不長矣！」乃詐言暴得寒疾，求醫治療，遂逃奔秦國去訖。髯翁有詩詠疵雲：

韓魏離心已見端，疵遠識詎能瞞？

一朝託疾飄然去，明月清風到處安。

再說韓虎、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，路上二君定計，與張孟談歃血訂約：「期於明日夜半，決堤泄水，你家只看水退爲信，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，共擒智伯。」孟談領命入城，報知無恤。無恤大喜，暗暗傳令，結束停當，等待接應。至期，韓虎、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堤軍士，於西面掘開水口，水從西決，反灌入智伯之寨。軍中驚亂，一片聲喊起，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，水已及於臥榻，衣被俱溼。還認道巡視疏虞，偶然堤漏，急喚左右快去救水塞堤。須臾，水勢益大，卻得智國、豫讓率領水軍，駕筏相迎，扶入舟中。回視本營，波濤滾滾，營壘俱陷，軍糧器械，飄蕩一空。營中軍士，盡從水中浮沉掙命。智伯正在悽慘，忽聞鼓聲大震，韓、魏兩家之兵，各乘小舟，趁着水勢殺來，將智家軍亂砍，口中只叫：「拿智瑤來獻者重賞！」智伯嘆曰：「吾不信疵之言，果中其詐！」豫讓曰：「事已急矣！主公可從山後逃匿，奔入秦邦請兵。臣當以死拒敵。」智伯從其言，遂與智國棹小舟轉出山背。誰知趙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國，卻遣張孟談從韓、魏二家追逐智軍，自引一隊，伏於龍山之後，湊巧相遇。無恤親縛智伯，數其罪斬之。智國投水溺死。豫讓鼓勵殘兵，奮勇迎戰，爭奈寡不敵衆，手下漸漸解散。及聞智伯已擒，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。智氏一軍盡沒。無恤查是日，正三月丙戌日也。天神所賜竹書，其言驗矣。

三家收兵在於一處，將各路壩閘盡行拆毀，水復東行，歸於晉川，晉陽城中之水，方纔盡退。無恤安撫居民已畢，謂韓、魏曰：「某賴二公之力，保全殘城，實出望外。然智伯雖死，其族尚存，斬草留根，終爲後患。」韓、魏曰：「當盡滅其宗，以泄吾等之恨！」無恤即同韓、魏回至絳州，誣智氏以叛逆之罪，圍其家，無男女少長，盡行屠戮，宗族俱盡。惟智果已出姓爲輔氏，得免於難，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。韓、魏所獻地各自收回。又將智氏食邑，三分均分，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。此周貞定王十六年事也。

無恤論晉陽之功，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，無恤獨以高赫爲第一。孟談曰：「高赫在圍城之中，不聞畫一策，效一勞，而乃居首功，受上賞，臣竊不解。」無恤曰：「吾在厄困中，衆俱慌錯，惟高赫舉動敬謹，不失君臣之禮。夫功在一時，禮垂萬世，受上賞，不亦宜乎」孟談愧服。無恤感山神之靈，爲之立祠於霍山，使原過世守其祀。又憾智伯不已，漆其頭顱爲溲便之器。豫讓在石室山中，聞知其事，涕泣曰：「『士爲知己者死。』吾受智氏厚恩，今國亡族滅，辱及遺骸，吾偷生於世，何以爲人？」乃更姓名，詐爲囚徒服役者，挾利匕首，潛入趙氏內廁之中，欲候無恤如廁，乘間刺之。無恤到廁，忽然心動，使左右搜廁中，牽豫讓出見無恤。無恤乃問曰：「子身藏利器，欲行刺於吾耶？」豫讓正色答曰：「吾智氏亡臣，欲爲智伯報仇耳！」左右曰：「此人叛逆，宜誅！」無恤止之曰：「智伯身死無後，而豫讓欲爲之報仇，真義士也！殺義士者不祥。」令放豫讓還家。臨去，復召問曰：「吾今縱子，能釋前仇否？」豫讓曰：「釋臣者，主之私恩；報仇者，臣之大義。」左右曰：「此人無禮，縱之必爲後患。」無恤曰：「吾已許之，可失信乎？今後但謹避之可耳。」即日歸治晉陽，以避豫讓之禍。

卻說豫讓回至家中，終日思報君仇，未能就計。其妻勸其再仕韓、魏，以求富貴。豫讓怒，拂衣而出。思欲再入晉陽，恐其識認不便，乃削須去眉，漆其身爲癩子之狀，乞丐於市中。妻往市跟尋，聞呼乞聲，驚曰：「此吾夫之聲也！」趨視，見豫讓，曰：「其聲似而其人非。」遂捨去。豫讓嫌其聲音尚在，復吞炭變爲啞喉，再乞於市。妻雖聞聲，亦不復訝。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，見乞者行動，心疑爲讓，潛呼其名，果是也。乃邀至家中進飲食，謂曰：「子報仇之志決矣！然未得報之術也。以子之才，若詐投趙氏，必得重用。此時乘隙行事，唾手而得，何苦毀形滅性，以求濟其事乎？」豫讓謝曰：「吾既臣趙氏，而復行刺，是二心也。今吾漆身吞炭，爲智伯報仇，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，聞吾風而知愧耳！請與子訣，勿復相見。」遂奔晉陽城來，行乞如故，更無人識之者。

趙無恤在晉陽觀智伯新渠，已成之業，不可復廢，乃使人建橋於渠上，以便來往，名曰赤橋。赤乃火色，火能克水，因晉水之患，故以赤橋厭之。橋既成，無恤駕車出觀。豫讓預知無恤觀橋，復懷利刃，詐爲死人，伏於橋樑之下。無恤之車將近赤橋，其馬忽悲嘶卻步。御者連鞭數策，亦不前進。張孟談進曰：「臣聞：『良驥不陷其主。』今此馬不渡赤橋，必有奸人藏伏，不可不察。」無恤停車，命左右搜簡。回報：「橋下並無奸細，只有一死人僵臥。」無恤曰：「新築橋樑，安得便有死屍？必豫讓也。」命曳出視之，形容雖變，無恤尚能識認。罵曰：「吾前已曲法赦子，今又來謀刺，皇天豈佑汝哉！」命牽去斬之。豫讓呼天而號，淚與血下。左右曰：「子畏死耶？」讓曰：「某非畏死，痛某死之後，別無報仇之人耳！」無恤召回，問曰：「子先事範氏，範氏爲智伯所滅，子忍恥偷生，反事智伯，不爲範氏報仇。今智伯之死，子獨報之甚切，何也？」豫讓曰：「夫君臣以義合。君待臣如手足，則臣待君如腹心；君待臣如犬馬，則臣待君如路人。某向事範氏，止以衆人相待，吾亦以衆人報之。及事智伯，蒙其解衣推食，以國士相待，吾當以國士報之。豈可一例而觀耶？」無恤曰：「子心如鐵石不轉，吾不復赦子矣！」遂解佩劍，責令自裁。豫讓曰：「臣聞：『忠臣不憂身之死，明主不掩人之義。』蒙君赦宥，於臣已足。今日臣豈望再活？但兩計不成，憤無所泄。請君脫衣與臣擊之，以寓報仇之意，臣死亦瞑目矣！」無恤憐其志，脫下錦袍，使左右遞與豫讓。讓掣劍在手，怒目視袍，如對無恤之狀，三躍而三砍之，曰：「吾今可以報智伯於地下矣。」遂伏劍而死。至今此橋尚存，後人改名爲豫讓橋。無恤見豫讓自刎，心甚悲之，即命收葬其屍。軍士提起錦袍，呈與無恤。無恤視所砍之處，皆有鮮血點污。此乃真誠之所感也。無恤心中驚駭，自是染病。

不知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

話說趙無恤被豫讓三擊其衣，連打三個寒噤，豫讓死後，無恤視衣砍處，皆有血跡，自此患病，逾年不痊。無恤生有五子，因其兄伯魯爲己而廢，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，而周先死，乃立周之子浣爲世子。無恤臨終，謂世子趙浣曰：「三卿滅智氏，地土寬饒，百姓悅服。宜乘此時，約韓、魏三分晉國，各立廟社，傳之子孫。若遲疑數載，晉或出英主，攬權勤政，收拾民心，則趙氏之祀不保矣。」言訖而瞑。趙浣治喪已畢，即以遺言告於韓虎。時週考王之四年，晉哀公薨，子柳立，是爲幽公。韓虎與魏、趙合謀，只以絳州、曲沃二邑，爲幽公俸食，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，號曰三晉。幽公微弱，反往三家朝見，君臣之分倒置矣。

再說齊相國田盤，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，亦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，遣使致賀於三晉，與之通好。自是列國交際，田、趙、韓、魏四家，自出名往來，齊、晉之君，拱手如木偶而已。時週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王城，以續周公之官職。揭少子班，別封於鞏。因鞏在王城之東，號曰東周公，而稱河南曰西周公，此東西二週之始。考王薨，子午立，是爲威烈王。威烈王之始，趙浣卒，子趙籍代立。而韓虔嗣韓，魏斯嗣魏，田和嗣田，四家相結益深，約定彼此互相推援，共成大事。

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有雷電擊周之九鼎，鼎俱搖動。三晉之君聞此，私議曰：「九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，今忽震動，周運其將終矣。吾等立國已久，未正名號，乘此周室衰微之際，各遣使請命於周王，求爲諸侯，彼畏吾之強，不敢不許。如此，則名正言順；有富貴之實，而無篡奪之名，豈不美哉？」於是各遣心腹之使，魏遣田文，趙遣公仲連，韓遣俠累，各齎金帛及土產之物，貢獻於威烈王，乞其冊命。威烈王問於使者曰：「晉地皆入於三家乎？」魏使田文對曰：「晉失其政，外離內叛，三家自以兵力征討叛臣，而有其地，非攘之於公家也。」威烈王又曰：「三晉既欲爲諸侯，何不自立？乃復告於朕乎？」趙使公仲連對曰：「以三晉累世之強，自立誠有餘，所以必欲稟命者，不敢忘天子之尊耳。王若冊封三晉之君，俾世篤忠貞，爲周藩屏，於王室何不利焉？」威烈王大悅，即命內史作策命，賜籍爲趙侯，虔爲韓侯，斯爲魏侯，各賜黼冕圭璧全副。

田文等回報，於是趙、韓、魏三家，各以王命宣佈國中。趙都中牟，韓都平陽，魏都安邑，立宗廟社稷。復遣使遍告諸侯，列國亦多致賀。惟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，不通中國，中國亦以夷狄待之，故獨不遣賀。未幾，三家廢晉靖公爲庶人，遷於純留，而復分其餘地。晉自唐叔傳至靖公，凡二十九世，其祀遂絕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六卿歸四四歸三，南面稱侯自不慚。

利器莫教輕授柄，許多昏主導奸貪。

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，導人叛逆。詩云：

王室單微似贅瘤，怎禁三晉不稱侯？

若無冊命終成竊，只怪三侯不怪周。

卻說三晉之中，惟魏文侯斯最賢，能虛心下士。時孔子高弟卜商，字子夏，教授於西河，文侯從之受經。魏成薦田子方之賢，文侯與之爲友。成又言：「西河人段幹木有德行，隱居不仕。」文侯即命駕車往見。幹木聞車駕至門，乃逾後垣而避之。文侯嘆曰：「高士也！」遂留西河一月，日日造門請見，將近其廬，即憑軾起立，不敢倨坐。幹木知其誠，不得已而見之。文侯以安車載歸，與田子方同爲王賓。四方賢士，聞風來歸。

又有李克、翟璜、田文、任座一班謀士，濟濟在朝，當時人才之盛，無出魏右。秦人屢次欲加兵於魏，畏其多賢，爲之寢兵。文侯嘗與虞人期，定午時獵於郊外。其日早朝，值天雨，寒甚，賜羣臣酒。君臣各飲，方在浹洽之際，文侯問左右曰：「時及午乎？」答曰：「時午矣。」文侯遽命撤酒，促輿人速速駕車適野。左右曰：「雨，不可獵矣，何必虛此一出乎？」文侯曰：「吾與虞人有約，彼必相候於郊，雖不獵，敢不親往以踐約哉？」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出，鹹以爲怪，及聞赴虞人之約，皆相顧語曰：「我君之不失信於人如此。」於是凡有政教，朝令夕行，無敢違者。

卻說晉之東，有國名中山，姬姓，子爵，乃白狄之別種，亦號鮮虞。自晉昭公之世，叛服不常，屢次征討，趙簡子率師圍之，始請和，奉朝貢。及三晉分國，無所專屬。中山子姬窟，好爲長夜之飲，以日爲夜，以夜爲日，疏遠大臣，狎暱羣小，黎民失業，災異屢見。文侯謀欲伐之。魏成進曰：「中山西近趙，而南遠於魏，若攻而得之，未易守也。」文侯曰：「若趙得中山，則北方之勢愈重矣。」翟璜奏曰：「臣舉一人，姓樂名羊，本國谷邱人也。此人文武全才，可充大將之任。」文侯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翟璜對曰：「樂羊嘗行路，得遺金，取之以歸。其妻唾之曰：『志士不飲盜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來之食。此金不知來歷，奈何取之，以污素行乎？』樂羊感妻之言，乃拋金於野，別其妻而出，遊學於魯、衛。過一年來歸，其妻方織機，問夫：『所學成否？』樂羊曰：『尚未也。』妻取刀斷其機絲。樂羊驚問其故。妻曰：『學成而後可行，猶帛成而後可服。今子學尚未成，中道而歸，何異於此機之斷乎？』樂羊感悟，復往就學，七年不反。今此人現在本國，高自期許，不屑小仕，何不用之？」文侯即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，左右阻之曰：「臣聞樂羊長子樂舒，見仕中山，豈可任哉？」翟璜曰：「樂羊，功名之士也。子在中山，曾爲其君招樂羊，羊以中山君無道不往。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，何患不能成功乎？」文侯從之。

樂羊隨翟璜入朝見文侯，文侯曰：「寡人慾以中山之事相委，奈卿子在彼國何？」樂羊曰：「丈夫建功立業，各爲其主，豈以私情廢公事哉？臣若不能破滅中山，甘當軍令！」文侯大喜曰：「子能自信，寡人無不信子。」遂拜爲元帥，使西門豹爲先鋒，率兵五萬，往伐中山。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，以拒魏師。樂羊屯兵於文山。相持月餘，未分勝負。樂羊謂西門豹曰：「吾在主公面前，任軍令狀而來，今出兵月餘，未有寸功，豈不自愧？吾視楸山多楸樹，誠得一膽勇之士，潛師而往，縱火焚林，彼兵必亂，亂而乘之，無不勝也。」西門豹願往。

其時八月中秋，中山子姬窟遣使齎羊酒到楸山，以勞鼓須。鼓須對月暢飲，樂而忘懷。約至三更，西門豹率兵壯銜枚突至，每人各持長炬一根，俱枯枝紮成，內灌有引火藥物，四下將楸木焚燒。鼓須見軍中火起，延及營寨，帶醉率軍士救火，只見咇咇，遍山皆着，沒救一頭處。軍中大亂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，急往山後奔走。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，中山兵大敗，鼓須死戰得脫。奔至白羊關，魏兵緊追在後，鼓須棄關而走。樂羊長驅直入，所向皆破。

鼓須引敗兵見姬窟，言：「樂羊勇智難敵。」須臾，樂羊引兵圍了中山。姬窟大怒，大夫公孫焦進曰：「樂羊者，樂舒之父，舒仕於本國。君令舒於城上說退父兵，此爲上策。」姬窟依計，謂樂舒曰：「爾父爲魏將攻城，如說得退兵，當封汝大邑。」樂舒曰：「臣父前不肯仕中山，而仕於魏，今各爲其主，豈臣說之可行哉？」姬窟強之。樂舒不得已，只得登城大呼，請其父相見。樂羊披掛登於車，一見樂舒，不等開口，遽責曰：「君子不居危國，不事亂朝。汝貪於富貴，不識去就。吾奉君命弔民伐罪，可勸汝君速降，尚可相見。」樂舒曰：「降不降在君，非男所得專也。但求父暫緩其攻，容我君臣從容計議。」樂羊曰：「吾且休兵一月，以全父子之情。汝君臣可早早定議，勿誤大事。」樂羊果然出令，只教軟困，不去攻城。姬窟恃着樂羊愛子之心，決不急攻，且圖延緩，全無主意。過了一月，樂羊使人討取降信。姬窟又叫樂舒求寬，樂羊又寬一月。如此三次，西門豹進曰：「元帥不欲下中山乎？何以久而不攻也？」樂羊曰：「中山君不恤百姓，吾故伐之。若攻之太急，傷民益甚。吾之三從其請，不獨爲父子之情，亦所以收民心也。」

卻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，驟得大用，俱有不平之意。及聞其三次輟攻，遂譖於文侯曰：「樂羊乘屢勝之威，勢如破竹，特因樂舒一語，三月不攻，父子情深，亦可知矣。主公若不召回，恐老師費財，無益於事。」文侯不應，問於翟璜。璜曰：「此必有計，主公勿疑。」自此羣臣紛紛上書，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，有言樂羊謀與中山共攻魏國者，文侯俱封置篋內。但時時遣使勞苦，預爲治府第于都中，以待其歸。

樂羊心甚感激，見中山不降，遂率將士盡力攻擊。中山城堅厚，且積糧甚多，鼓須與公孫焦晝夜巡警，拆城中木石，爲捍禦之備，攻至數月，尚不能破。惱得樂羊性起，與西門豹親立於矢石之下，督令四門急攻。鼓須方指揮軍士，腦門中箭而死。城中房屋牆垣，漸已拆盡。公孫焦言於姬窟曰：「事已急矣！今日止有一計，可退魏兵。」窟問：「何計？」公孫焦曰：「樂舒三次求寬，羊俱聽之，足見其愛子之情矣。今攻擊至急，可將樂舒綁縛，置於高竿，若不退師，當殺其子。使樂舒哀呼乞命，樂羊之攻，必然又緩。」姬窟從其言。樂舒在高竿上大呼：「父親救命！」樂羊見之，大罵曰：「不肖子！汝仕於人國，上不能出奇運策，使其主有戰勝之功；下不能見危委命，使君決行成之計；尚敢如含乳小兒，以哀號乞憐乎？」言畢，架弓搭矢，欲射樂舒。舒叫苦下城，見姬窟曰：「吾父志在爲國，不念父子之情。主公自謀戰守，臣請死於君前，以明不能退兵之罪。」公孫焦曰：「其父攻城，其子不能無罪，合當賜死。」姬窟曰：「非樂舒之過也。」公孫焦曰：「樂舒死，臣便有退兵之計。」姬窟遂以劍授舒，舒自剄而亡。公孫焦曰：「人情莫親於父子，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，羊見羹必然不忍，乘其哀泣之際，無心攻戰，主公引一軍殺出，大戰一場，幸而得勝，再作計較。」姬窟不得已而從之。命將樂舒之肉烹羹，並其首送於樂羊曰：「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，已殺而烹之，謹獻其羹。小將軍尚有妻孥，元帥若再攻城，即當盡行誅戮。」樂羊認得是其子首，大罵曰：「不肖子！事無道昏君，固宜取死。」即取羹對使者食之，盡一器。謂使者曰：「蒙汝君饋羹，破城日面謝。吾軍中亦有鼎鑊，以待汝君也。」使者還報。

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，攻城愈急，恐城破見辱，遂入後宮自縊。公孫焦開門出降，樂羊數其讒諂敗國之罪，斬之。撫慰居民已畢，留兵五千，使西門豹居守。盡收中山府藏寶玉，班師回魏。

魏文侯聞樂羊成功，親自出城迎勞，曰：「將軍爲國喪子，實孤之過也。」樂羊頓首曰：「臣義不敢顧私情，以負主公斧鉞之寄。」樂羊朝見畢，呈上中山地圖及寶貨之數。羣臣稱賀。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，親捧觴以賜樂羊。羊受觴飲之，足高氣揚，大有矜功之色。宴畢，文侯命左右挈二篋，封識甚固，送樂羊歸第。左右將二篋交割，樂羊想道：「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。主公恐羣臣相妒，故封識贈我。」命家人抬進中堂，啓篋視之，俱是羣臣奏本，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事。樂羊大驚曰：「原來朝中如此造謗！若非吾君相信之深，必爲所惑，怎得成功？」次日，入朝謝恩，文侯議加上賞。樂羊再拜辭曰：「中山之滅，全賴主公力持於內。臣在外稍效犬馬，何力之有？」文侯曰：「非寡人不能任卿，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。然將軍勞矣，盍就封安食乎？」即以靈壽封羊，稱爲靈壽君，罷其兵權。

翟璜進曰：「君既知樂羊之能，奈何不使將兵備邊，而縱其安閒乎？」文侯笑而不答。璜出朝以問李克，克曰：「樂羊不愛其子，況他人哉？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。」翟璜乃悟。文侯思中山地遠，必得親信之人爲守，乃保無虞。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。

擊受命而出，遇田子方乘敝車而來。擊慌忙下車，拱立道旁致敬。田子方驅車直過，傲然不顧。擊心懷不平，乃使人牽其車索，上前曰：「擊有問於子，富貴者驕人乎？貧賤者驕人乎？」子方笑曰：「自古以來，只有貧賤驕人，那有富貴驕人之理？國君而驕人，則不保社稷；大夫而驕人，則不保宗廟。楚靈王以驕亡其國，智伯瑤以驕亡其家，富貴之不足恃明矣。若夫貧賤之士，食不過藜藿，衣不過布褐，無求於人，無慾於世，惟好士之主，自樂而就之，言聽計合，勉爲之留。不然，則浩然長往，誰能禁之？武王能誅萬乘之紂，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，蓋貧賤之足貴如此。」太子擊大慚，謝罪而去。文侯聞子方不屈於世子，益加敬禮。

時鄴都缺守，翟璜曰：「鄴介於上黨、邯鄲之間，與韓、趙爲鄰，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，非西門豹不可。」文侯即用西門豹爲鄴都守。豹至鄴城，見閭里蕭條，人民稀少，召父老至前，問其所苦。父老皆曰：「苦爲河伯娶婦。」豹曰：「怪事，怪事！河伯如何娶婦？汝爲我詳言之。」父老曰：「漳水自漳嶺而來，由沙城而東，經於鄴，爲漳河。河伯即清漳之神也。其神好美婦，歲納一夫人。若擇婦嫁之，常保年豐歲稔，雨水調均。不然，神怒，致水波泛溢，漂溺人家。」豹曰：「此事誰人倡始？」父老曰：「此邑之巫覡所言也。俗畏水患，不敢不從。每年裏豪及廷掾，與巫覡共計，賦民錢數百萬，用二三十萬，爲河伯娶婦之費，其餘則共分用之。」豹問曰：「百姓任其瓜分，寧無一言乎？」父老曰：「巫覡主祝禱河伯之事，三老、廷掾有科斂奔走之勞，分用公費，固所甘心。更有至苦，當春初布種，巫覡遍訪人家女子，有幾分顏色者，即雲：『此女當爲河伯夫人。』不願者，多將財帛買免，別覓他女。有貧民不能買免，只得將女與之。巫覡治齋宮於河上，絳帷牀蓆，鋪設一新，將此女沐浴更衣，居於齋宮之內。卜一吉日，編葦爲舟，使女登之，浮於河，流數十里乃滅。人家苦此煩費，又有愛女者，恐爲河伯所娶，攜女遠竄，所以城中益空。」豹曰：「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？」父老曰：「賴歲載娶婦，不曾觸河神之怒，但漂溺雖免，奈本邑土高路遠，河水難達，每逢歲旱，又有乾枯之患。」豹曰：「神既有靈，當嫁女時，吾亦欲往送，當爲汝禱之。」

及期，父老果然來稟。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。凡邑中官屬，三老、豪戶、里長、父老，莫不畢集。百姓遠近皆會，聚觀者數千人。三老、里長等，引大巫來見，其貌甚倨。豹觀之，乃一老女子也。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，衣冠楚楚，悉持巾櫛爐香之類，隨侍其後。豹曰：「勞苦大巫，煩呼河伯婦來，我欲視之。」老巫顧弟子使喚至。豹視女子，鮮衣素襪，顏色中等。豹謂巫嫗及三老衆人曰：「河伯貴神，女必有殊色，方纔相稱。此女不佳，煩大巫爲我入報河伯，但傳太守之語：『更當別求好女，於後日送之。』」即使吏卒數人，共抱老巫，投之於河，左右莫不驚駭失色。豹靜立俟之，良久曰：「嫗年老不幹事，去河中許久，尚不回話，弟子爲我催之。」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，投於河中。少頃，又曰：「弟子去何久也？」復使弟子一人催之。又嫌其遲，更投一人。凡投弟子三人，入水即沒。豹曰：「是皆女子之流，傳語不明，煩三老入河，明白言之。」三老方欲辭。豹喝：「快去，即取回覆。」吏卒左牽右拽，不由分說，又推河中，逐波而去。旁觀者皆爲吐舌。豹簪纓鞠躬，向河恭敬以待。約莫又一個時辰，豹曰：「三老年高，亦復不濟。須得廷掾、豪長者往告。」那廷掾、里豪嚇得面如土色，流汗浹背，一齊皆叩頭求哀，流血滿面，堅不肯起。西門豹曰：「且俟須臾。」衆人戰戰兢兢，又過一刻，西門豹曰：「河水滔滔，去而不返，河伯安在？枉殺民間女子，汝曹罪當償命！」衆人復叩頭謝曰：「從來都被巫覡所欺，非某等之罪也。」豹曰：「巫嫗已死，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，即令其人爲媒，往報河伯。」於是廷掾、里豪、三老，乾沒財賦，悉追出散還民間。又使父老即於百姓中，詢其年長無妻者，以女弟子嫁之，巫風遂絕。百姓逃避者，復還鄉里。有詩爲證：

河伯何曾見娶妻？愚民無識被巫欺。

一從賢令除疑網，女子安眠不受虧。

豹又相度地形，視漳水可通處，發民鑿渠，各十二處，引漳水入渠，既殺河勢，又腹內田畝，得渠水浸灌，無旱乾之患，禾稼倍收，百姓樂業。今臨漳縣有西門渠，即豹所鑿也。文侯謂翟璜曰：「寡人聽子之言，使樂羊伐中山，使西門豹治鄴，皆勝其任，寡人賴之。今西河在魏西鄙，爲秦人犯魏之道，卿思何人可以爲守？」翟璜沉思半晌，答曰：「臣舉一人，姓吳名起，此人大有將才。今自魯奔魏，主公速召而用之，若遲，則又他適矣。」文侯曰：「起非殺妻以求爲魯將者乎？聞此人貪財好色，性復殘忍，豈可託以重任哉？」翟璜曰：「臣所舉者，取其能爲君成一日之功，若素行不足計也。」文侯曰：「試爲寡人召之。」

不知吳起如何在魏立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

話說吳起衛國人，少居里中，以擊劍無賴，爲母所責。起自齧其臂出血，與母誓曰：「起今辭母，遊學他方，不爲卿相，擁節旄，乘高車，不入衛城，與母相見！」母泣而留之，起竟出北門不顧。往魯國，受業於孔門高弟曾參，晝研夜誦，不辭辛苦。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，嘉其好學，與之談論，淵淵不竭，乃以女妻之。起在曾參之門歲餘，參知其家中尚有老母，一日，問曰：「子游學六載，不歸省覲，人子之心安乎？」起對曰：「起曾有誓詞在前：『不爲卿相，不入衛城。』」參曰：「他人可誓，母安可誓也！」由是心惡其人。未幾，衛國有信至，言起母已死。起仰天三號，旋即收淚，誦讀如故。參怒曰：「吳起不奔母喪，忘本之人！夫水無本則竭，木無本則折，人而無本，能令終乎？起非吾徒矣。」命弟子絕之，不許相見。起遂棄儒學兵法，三年學成，求仕於魯。魯相公儀休常與論兵，知其才能，言於穆公，任爲大夫。起祿入既豐，遂多買妾婢，以自娛樂。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，恐魯與齊世姻，或討其罪，乃修艾陵之怨，興師伐魯，欲以威力脅而服之。魯相國公儀休進曰：「欲卻齊兵，非吳起不可。」穆公口雖答應，終不肯用。及聞齊師已拔成邑，休復請曰：「臣言吳起可用，君何不行？」穆公曰：「吾固知起有將才，然其所娶乃田宗之女，夫至愛莫如夫妻，能保無觀望之意乎？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。」公儀休出朝，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，問曰：「齊寇已深，主公已得良將否？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，若用某爲將，必使齊兵隻輪不返。」公儀休曰：「吾言之再三，主公以子婚于田宗，以此持疑未決。」吳起曰：「欲釋主公之疑，此特易耳。」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：「人之所貴有妻者，何也？」田氏曰：「有外有內，家道始立。所貴有妻，以成家耳。」吳起曰：「夫位爲卿相，食祿萬鍾，功垂於竹帛，名留於千古，其成家也大矣，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？」田氏曰：「然。」起曰：「吾有求於子，子當爲我成之。」田氏曰：「妾婦人，安得助君成其功名？」起曰：「今齊師伐魯，魯侯欲用我爲將，以我娶于田宗，疑而不用。誠得子之頭，以謁見魯侯，則魯侯之疑釋，而吾之功名可就矣。」田氏大驚，方欲開口答話。起拔劍一揮，田氏頭已落地。史臣有詩云：

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無辜忍使作冤魂？

母喪不顧人倫絕，妻子區區何足論。

於是以帛裹田氏頭，往見穆公，奏曰：「臣報國有志，而君以妻故見疑。臣今斬妻之頭，以明臣之爲魯不爲齊也。」穆公慘然不樂，曰：「大夫休矣！」少頃，公儀休入見，穆公謂曰：「吳起殺妻以求將，此殘忍之極，其心不可測也。」公儀休曰：「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，君若棄之不用，必反而爲齊矣。」穆公乃從休言，即拜吳起爲大將，使泄柳、申詳副之，率兵二萬，以拒齊師。起受命之後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，臥不設席，行不騎乘，見士卒裹糧負重，分而荷之。有卒病疽，起親爲調藥，以口吮其膿血。士卒感起之恩，如同父子，鹹摩拳擦掌，願爲一戰。

卻說田和引大將田忌、段朋長驅而入，直犯南鄙，聞吳起爲魯將，笑曰：「此田氏之婿，好色之徒，安知軍旅事耶？魯國合敗，故用此人也。」及兩軍對壘，不見吳起挑戰，陰使人覘其作爲。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坐，分羹同食。使者還報，田和笑曰：「將尊則士畏，士畏則戰力。起舉動如此，安能用衆？吾無慮矣。」再遣愛將張醜假稱願與講和，特至魯軍，探起戰守之意。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，悉以老弱見客；謬爲恭敬，延入禮待。醜曰：「軍中傳聞將軍殺妻求將，果有之乎？」起觳觫而對曰：「某雖不肖，曾受學於聖門，安敢爲此不情之事？吾妻自因病亡，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，君之所聞，殆非其實。」醜曰：「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，願與將軍結盟通和。」起曰：「某書生，豈敢與田氏戰乎？若獲結成，此乃某之至願也。」起留張醜於軍中，歡飲三日，方纔遣歸，絕不談及兵事。臨行時，再三致意，求其申好。醜辭去，起即暗調兵將，分作三路，尾其後而行。田和得張醜回報，以起兵既弱，又無戰志，全不掛意。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，魯兵突然殺至。田和大驚，馬不及甲，車不及駕，軍中大亂。田忌引步軍出迎，段朋急令軍士整頓車乘接應。不提防泄柳、申詳二軍，分爲左右，一齊殺入，乘亂夾攻。齊軍大敗，殺得殭屍滿野，直追過平陸方回。魯穆公大悅，進起上卿。

田和責張醜誤事之罪，醜曰：「某所見如此，豈知起之詐謀哉？」田和乃嘆曰：「起之用兵，孫武、穰苴之流也。若終爲魯用，齊必不安。吾欲遣一人至魯，暗與通知，各無相犯，子能去乎？」醜曰：「願捨命一行，將功折罪。」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，加以黃金千鎰，令張醜詐爲賈客，攜至魯，私饋吳起。起貪財好色，見即受之，謂醜曰：「致意齊相國，使齊不侵魯，魯何敢加齊哉？」張醜既出魯城，故意泄其事於行人。遂沸沸揚揚，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。穆公曰：「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。」欲削起爵究罪。起聞而懼，棄家逃奔魏國，主於翟璜之家。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，璜遂薦吳起可用。文侯召起見之，謂起曰：「聞將軍爲魯將有功，何以見辱敝邑？」起對曰：「魯侯聽信讒言，信任不終，故臣逃死於此。慕君侯折節下士，豪傑歸心，願執鞭馬前。倘蒙驅使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所恨。」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。起至西河，修城治池，練兵訓武，其愛恤士卒，一如爲魯將之時。築城以拒秦，名曰吳城。時秦惠公薨，太子名出子嗣位。惠公乃簡公之子，簡公乃靈公之季父。方靈公之薨，其子師隰年幼，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。至是三傳，及於出子，而師隰年長，謂大臣曰：「國，吾父之國也。吾何罪而見廢？」大臣無辭以對，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，是爲獻公。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，興兵襲秦，取河西五城，韓、趙皆來稱賀。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，欲拜爲相國，問於李克。克曰：「不如魏成。」文侯點頭。克出朝，翟璜迎而問曰：「聞主公欲卜相，取決於子，今已定乎？何人也？」克曰：「已定魏成。」翟璜忿然曰：「君欲伐中山，吾進樂羊；君憂鄴，吾進西門豹；君憂西河，吾進吳起。吾何以不若魏成哉？」李克曰：「成所舉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幹木，非師即友。子所進者，君皆臣之。成食祿千鍾，什九在外，以待賢士。子祿食皆以自贍。子安得比於魏成哉？」璜再拜曰：「鄙人失言，請侍門下爲弟子。」自此魏國將相得人，邊鄙安集，三晉之中，惟魏最強。

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，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，乃深結魏好。遂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，以一城給其食，餘皆自取。使人於魏文侯處，求其轉請於周，欲援三晉之例，列於諸侯。周威烈王已崩，子安王名驕立，勢愈微弱。時乃安王之十三年，遂從文侯之請，賜田和爲齊侯，是爲田太公。自陳公子完奔齊，事齊桓公爲大夫，凡傳十世，至和而代齊有國，姜氏之祀遂絕。不在話下。

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尚，於是相國之權最重。趙相公仲連，韓相俠累。就中單說俠累，微時，與濮陽人嚴仲子名遂，爲八拜之交。累貧而遂富，資其日用，復以千金助其遊費，俠累因此得達於韓，位至相國。俠累既執政，頗著威重，門絕私謁。嚴遂至韓，謁累冀其引進，候月餘不得見。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，得見烈侯。烈侯大喜，欲貴重之。俠累復於烈侯前言嚴遂之短，阻其進用。嚴遂聞之大恨，遂去韓，遍遊列國，欲求勇士刺殺俠累，以雪其恨。

行至齊國，見屠牛肆中，一人舉巨斧砍牛，斧下之處，筋骨立解，而全不費力。視其斧，可重三十餘斤。嚴遂異之，細看其人，身長八尺，環眼虯鬚，顴骨特聳，聲音不似齊人。遂邀與相見，問其姓名來歷。答曰：「某姓聶名政，魏人也，家在軹之深井裏。因賤性粗直，得罪鄉里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，屠牛以供朝夕。」亦詢嚴遂姓字。遂告之，匆匆別去。次早，嚴遂具衣冠往拜，邀至酒肆，具賓主之禮。酒至三酌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。政怪其厚。遂曰：「聞子有老母在堂，故私進不腆，代吾子爲一日之養。」政曰：「仲子爲老母謀養，必有用政之處，若不明言，決不敢受！」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，備細說知，今欲殺之報仇。政曰：「昔專諸有言：『老母在，此身未敢許人。』仲子之事難即行，不敢虛尊賜。」遂曰：「某慕君之高義，願結兄弟之好，豈敢舍君養母之孝，而求遂其私哉？」聶政被強不過，只得受之。以其半嫁其姊，餘金日具肥甘奉母。歲餘，老母病卒。嚴遂復往哭吊，代爲治喪。喪葬既畢，聶政曰：「今日之身體，乃足下之身也。惟所用之，不復自惜！」仲子乃問報仇之策，欲爲具車騎壯士。政曰：「相國至貴，出入兵衛，衆盛無比，當以奇取，不可以力勝也。願得利匕首懷之，伺隙圖事。今日別仲子前行，更不相見矣，仲子亦勿問吾事。」

政至韓，宿於郊外，靜息三日。早起入城，值俠累自朝中出，高車駟馬，甲士執戈，前後擁衛，其行如飛。政尾至相府，累下車，復坐府決事。自大門至於堂階，皆有兵仗。政遙望堂上，累重席憑案而坐，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。俄頃，事畢將退，政乘其懈，口稱：「有急事告相國。」從門外攘臂直趨，甲士擋之者，皆縱橫顛仆。政搶至公座，抽匕首以刺俠累。累驚起，未及離席，中心而死。堂上大亂，共呼：「有賊！」閉門來擒聶政。政擊殺數人，度不能自脫，恐人識之，急以匕首自削其面，抉出雙眼，還自刺其喉而死。早有人報知韓烈侯。烈侯問：「賊何人？」衆莫能識。乃暴其屍於市中，懸千金之賞，購人告首，欲得賊人姓名來歷，爲相國報仇。如此七日，行人往來如蟻，絕無識者。

此事直傳至魏國軹邑，聶姊聞之，即痛哭曰：「必吾弟也！」便以素帛裹頭，竟至韓國，見政橫屍市上，撫而哭之甚哀。市吏拘而問曰：「汝於死者何人也？」婦人曰：「死者爲吾弟聶政，妾乃其姊也。聶政居軹之深井裏，以勇聞。彼知刺相國罪重，恐累及賤妾，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。妾奈何惜一身之死，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世人乎？」市吏曰：「死者既是汝弟，必知作賊之故。何人主使？汝若明言，吾請於主公貸汝一死。」曰：「妾如愛死，不至此矣。吾弟不惜身軀，誅千乘之國相，代人報仇，妾不言其名，是沒吾弟之名也，妾復泄其故，是又沒吾弟之義也。」遂觸市中井亭石柱而死。市吏報之韓烈侯，烈侯嘆息，令收葬之。以韓山堅爲相國，代俠累之任。

烈侯傳子文侯，文侯傳哀侯。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，乘間弒哀侯。諸大臣共誅殺山堅，而立哀侯子若山，是爲懿侯。懿侯子昭侯，時用申不害爲相。不害精於刑名之學，國以大治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周安王十五年，魏文侯斯病篤，召太子擊於中山。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，乃引兵襲而取之。自此魏與趙有隙。太子擊歸，魏文侯已薨，乃主喪嗣位，是爲武侯。拜田文爲相國。吳起自西河入朝，自以功大，滿望拜相，及聞已相田文，忿然不悅。朝退，遇田文於門，迎而謂曰：「子知起之功乎？今日請與子論之。」田文拱手曰：「願聞。」起曰：「將三軍之衆，使士卒聞鼓而忘死，爲國立功，子孰與起？」文曰：「不如。」起曰：「治百官，親萬民，使府庫充實，子孰與起？」文曰：「不如。」起又曰：「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，韓、趙賓服，子孰與起？」文又曰：「不如。」起曰：「此三者，子皆出我之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」文曰：「某叨竊上位，誠然可愧。然今日新君嗣統，主少國疑，百姓不親，大臣未附，某特以先世勳舊，承之肺腑，或者非論功之日也。」吳起俯首沉思，良久曰：「子言亦是。然此位終當屬我。」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，傳報武侯。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，遂留起不遣，欲另擇人爲西河守。吳起懼見誅於武侯，出奔楚國。

楚悼王熊疑素聞吳起之才，一見即以相印授之。起感恩無已，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。乃請於悼王曰：「楚國地方數千裏，帶甲百餘萬，固宜雄壓諸侯，世爲盟主；所以不能加於列國者，養兵之道失也。夫養兵之道，先阜其財，後用其力。今不急之官佈滿朝署，疏遠之族糜費公廩；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，欲使捐軀殉國，不亦難乎？大王誠聽臣計，汰冗官，斥疏族，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，如是而國威不振，則臣請伏妄言之誅！」悼王從其計。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，悼王不聽。於是使吳起詳定官制，凡削去冗官數百員，大臣子弟不得夤緣竊祿。又公族五世以上者，令自食其力，比於編氓；五世以下，酌其遠近，以次裁之，所省國賦數萬。選國中精銳之士，朝夕訓練，閱其材器，以上下其廩食，有加厚至數倍者，士卒莫不競勤，楚遂以兵強，雄視天下。三晉、齊、秦鹹畏之，終悼王之世，不敢加兵。及悼王薨，未及殯斂，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，乘喪作亂，欲殺吳起。起奔入宮寢，衆持弓矢追之。起知力不能敵，抱王屍而伏。衆攢箭射起，連王屍也中了數箭。起大叫曰：「某死不足惜，諸臣銜恨於王，僇及其屍，大逆不道，豈能逃楚國之法哉！」言畢而絕。衆聞吳起之言，懼而散走。太子熊臧嗣位，是爲肅王。月餘，追理射屍之罪，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亂者，次第誅之，凡滅七十餘家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滿望終身作大臣，殺妻叛母絕人倫。

誰知魯魏成流水，到底身軀喪楚人。

又有一詩，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，死尚有餘智也。詩云：

爲國忘身死不辭，巧將賊矢集王屍。

雖然王法應誅滅，不報公仇卻報私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田和自爲齊侯，凡二年而薨。和傳子午，午傳子因齊。當因齊之立，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。因齊自恃國富兵強，見吳、越俱稱王，使命往來，俱用王號，不甘爲下，僭稱齊王，是爲齊威王。魏侯聞齊稱王，曰：「魏何以不如齊？」於是亦稱魏王，即孟子所見梁惠王也。

再說齊威王既立，日事酒色，聽音樂，不修國政。九年之間，韓、魏、魯、趙悉起兵來伐，邊將屢敗。忽一日，有一士人叩閽求見，自稱：「姓騶名忌，本國人，知琴。聞王好音，特來求見。」威王召而見之，賜之坐，使左右置幾，進琴於前。忌撫弦而不彈。威王問曰：「聞先生善琴，寡人願聞至音。今撫弦而不彈，豈弦不佳乎？抑有不足於寡人耶？」騶忌舍琴，正容而對曰：「臣所知者，琴理也。若夫絲桐之聲，樂工之事，臣雖知之，不足以辱王之聽也。」威王曰：「琴理如何，可得聞乎？」騶忌對曰：「琴者，禁也。所以禁止淫邪，使歸於正。昔伏羲作琴，長三尺六寸六分，象三百六十六日也；廣六寸，象六合也；前廣後狹，象尊卑也；上圓下方，法天地也；五絃，象五行也。大弦爲君，小弦爲臣。其音以緩急爲清濁，濁者寬而不弛，君道也；清者廉而不亂，臣道也。一弦爲宮，次弦爲商，次爲角，次爲徵，次爲羽。文王、武王各加一弦，文弦爲少宮，武弦爲少商，以合君臣之恩也。君臣相得，政令和諧，治國之道，不過如此。」威王曰：「善哉。先生既知琴理，必審琴音，願先生試爲彈之！」騶忌對曰：「臣以琴爲事，則審於爲琴；大王以國爲事，豈不審於爲國哉？今大王撫國而不治，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？臣撫琴而不彈，無以暢大王之意；大王撫國而不治，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。」威王愕然曰：「先生以琴諫寡人，寡人聞命矣！」遂留之右室。明日，沐浴而召之，與之談論國事。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，核名實，別忠佞，息民教戰，經營霸王之業。威王大悅，即拜騶忌爲相國。

時有辯士淳于髡，見騶忌唾手取相印，心中不服，率其徒往見騶忌。忌接之甚恭，髡有傲色，直入踞上坐，謂忌曰：「髡有愚志，願陳於相國之前，不識可否？」忌曰：「願聞。」淳于髡曰：「子不離母，婦不離夫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不敢遠於君側。」髡又曰：「棘木爲輪，塗以豬脂，至滑也，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不敢不順人情。」髡又曰：「弓幹雖膠，有時而解；衆流赴海，自然而合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不敢不親附於萬民。」髡又曰：「狐裘雖敝，不可補以黃狗之皮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請選擇賢者，毋雜不肖於其間。」髡又曰：「輻轂不較分寸，不能成車；琴瑟不較緩急，不能成律。」忌曰：「謹受教，請修法令而督奸吏。」淳于髡嘿然，再拜而退。既出門，其徒曰：「夫子始見相國，何其倨；今再拜而退，又何屈也？」淳于髡曰：「吾示以微言凡五，相國隨口而應，悉解吾意。此誠大才，吾所不及！」於是遊說之士，聞騶忌之名，無敢入齊者。

騶忌亦用淳于髡之言，盡心圖治。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，同朝之人，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，而貶即墨大夫者。忌述於威王。威王於不意中，時時問及左右，所對大略相同。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，從實回報。因降旨召阿、即墨二守入朝。即墨大夫先到，朝見威王，並無一言發放。左右皆驚訝，不解其故。未幾，阿邑大夫亦到。威王大集羣臣，欲行賞罰。左右私心揣度，都道：「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，即墨大夫禍事到矣。」衆文武朝見事畢，威王召即墨大夫至前，謂曰：「自子之官即墨也，毀言日至。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開闢，人民富饒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寧。由子專意治邑，不肯媚吾左右，故蒙毀耳。子誠賢令！」乃加封萬家之邑。又召阿大夫謂曰：「自子守阿，譽言日至。吾使人視阿，田野荒蕪，人民凍餒。昔日趙兵近境，子不往救，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，以求美譽。守之不肖，無過於汝！」阿大夫頓首謝罪，願改過。威王不聽，呼力士使具鼎鑊。須臾，火猛湯沸，縛阿大夫投鼎中。復召左右平昔常譽阿大夫毀即墨者，凡數十人，責之曰：「汝在寡人左右，寡人以耳目寄汝，乃私受賄賂，顛倒是非，以欺寡人。有臣如此，要他何用？可俱就烹！」衆皆泣拜哀求。威王怒猶未息，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，次第烹之，衆皆股慄。有詩爲證：

權歸左右主人依，譭譽由來倒是非。

誰似烹阿封即墨，竟將公道頌齊威。

於是選賢才，改易郡守，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，田肹守高唐以拒趙，黔夫守徐州以拒燕，種首爲司寇，田忌爲司馬，國內大治，諸侯畏服。威王以下邳封騶忌，曰：「成寡人之志者，吾子也。」號曰成侯。騶忌謝恩畢，復奏曰：「昔齊桓、晉文，五霸中爲最盛，所以然者，以尊周爲名也。今周室雖衰，九鼎猶在，大王何不如周，行朝覲之禮，因假王寵以令諸侯，桓、文之業，不足道矣。」威王曰：「寡人已僭號爲王，今以王朝王可乎？」騶忌對曰：「夫稱王者，所以雄長乎諸侯，非所以壓天子也。若朝王之際，暫稱齊侯，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，而寵命有加矣。」威王大悅。即命駕往成周，朝見天子。時周烈王之六年。王室微弱，諸侯久不行朝禮，獨有齊侯來朝，上下皆鼓舞相慶。烈王大搜寶藏爲贈。威王自周返齊，一路頌聲載道，皆稱其賢。

且說當時天下，大國凡七：齊、楚、魏、趙、韓、燕、秦。那七國地廣兵強，大略相等。餘國如越，雖則稱王，日就衰弱；至於宋、魯、衛、鄭，益不足道矣。自齊威王稱霸，楚、魏、韓、趙、燕五國，皆爲齊下，會聚之間，推爲盟主。惟秦僻在西戎，中國擯棄，不與通好。秦獻公之世，上天雨金三日，周太史儋私嘆曰：「秦之地，周所分也。分五百餘歲當複合，有霸王之君出焉，以金德王天下。今雨金於秦，殆其瑞乎？」及獻公薨，子孝公代立，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。於是下令招賢，令曰：「賓客羣臣，有能出奇計強秦者，授以尊官，封之大邑。」

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

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，素好刑名之學，因見衛國微弱，不足展其才能，乃入魏國，欲求事相國田文。田文已卒，公叔痤代爲相國，鞅遂委身於痤之門。痤知鞅之才，薦爲中庶子，每有大事，必與計議。鞅謀無不中，痤深愛之，欲引居大位，未及而痤病。惠王親往問疾，見痤病勢已重，奄奄一息，乃垂淚而問曰：「公叔恙萬一不起，寡人將託國於何人？」痤對曰：「中庶子衛鞅，其年雖少，實當世之奇才也。君舉國而聽之，勝痤十倍矣！」惠王默然。痤又曰：「君如不用鞅，必殺之，勿令出境。恐見用於他國，必爲魏害。」惠王曰：「諾。」既上車，嘆曰：「甚矣，公叔之病也，乃使我託國於衛鞅，又曰『不用則殺之』。夫鞅何能爲？豈非昏憒之語哉？」惠王既去，公叔痤召衛鞅至牀頭，謂曰：「吾適言於君如此。欲君用子，君不許，吾又言，若不用當殺之，君曰『諾』。吾曏者先君而後臣，故先以告君，後以告子。子必速行，毋及禍也！」鞅曰：「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，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？」竟不去。大夫公子卬與鞅善，復薦於惠王，惠王竟不能用。

至是，聞秦孝公下令招賢，鞅遂去魏入秦，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。監與論國事，知其才能，言於孝公。公召見，問以治國之道。衛鞅歷舉羲、農、堯、舜爲對，語未及終，孝公已睡去矣。明日，景監入見，孝公責之曰：「子之客，妄人耳！其言迂闊無用，子何爲薦之？」景監退朝，謂衛鞅曰：「吾見先生於君，欲投君之好，庶幾重子。奈何以迂闊無用之談，瀆君之聽耶？」鞅曰：「吾望君行帝道，君不悟也。願更一見而說之。」景監曰：「君意不懌，非五日之後，不可言也。」

過五日，景監復言於孝公曰：「臣之客，語尚未盡，自請復見，願君許之。」孝公復召鞅。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，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。孝公曰：「客誠博聞強記，然古今事異，所言尚未適於用。」乃麾之使退。景監先候於門，見衛鞅從公宮出，迎而問曰：「今日之說何如？」鞅曰：「吾說君以王道，猶未當君意也。」景監對曰：「人主得士而用，如弋人治繳，旦暮望其獲禽耳。豈能捨目前之效，而遠法帝王哉？先生休矣！」鞅曰：「吾曏者未察君意，恐其志高，而吾之言卑，故且探之；今得之矣。若使我更得見君，不憂不入。」景監曰：「先生兩進言，而兩拂吾君，吾尚敢饒舌以幹君之怒哉？」明日，景監入朝謝罪，不敢復言衛鞅。景監歸舍，鞅問曰：「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乎？」監曰：「未曾。」鞅曰：「惜乎！君徒下求賢之令，而不能用才，鞅將去矣。」監曰：「先生何往？」鞅曰：「六王擾擾，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？即不然，豈無委曲進賢勝於吾子者哉？鞅將求之。」景監曰：「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，吾當復言。」

又過五日，景監服侍孝公，孝公方飲酒，忽見飛鴻過前，停杯而嘆。景監進曰：「君目視飛鴻而嘆，何也？」孝公曰：「昔齊桓公有言：『吾得仲父，猶飛鴻之有羽翼也。』寡人下令求賢，且數月矣，而無一奇才至者。譬如鴻雁，徒有沖天之志，而無羽翼之資，是以嘆耳。」景監答曰：「臣客衛鞅，自言有帝、王、伯三術。曏者述帝王之事，君以爲迂遠難用，今更有『伯術』欲獻，願君省須臾之暇，請畢其詞。」孝公聞「伯術」二字，正中其懷，命景監即召衛鞅。鞅入，孝公問曰：「聞子有伯道，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？」鞅對曰：「臣非不欲言也。但伯者之術，與帝王異。帝王之道，在順民情；伯者之道，必逆民情。」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：「夫伯者之道，安在其必逆人情哉！」鞅對曰：「夫琴瑟不調，必改弦而更張之。政不更張，不可爲治。小民狃於目前之安，不顧百世之利，可與樂成，難於慮始。如仲父相齊，作內政而寄軍令，制國爲二十五鄉，使四民各守其業，盡改齊國之舊。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？及乎政成於內，敵服於外，君享其名，而民亦受其利，然後知仲父爲天下才也。」孝公曰：「子誠有仲父之術，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！但不知其術安在？」衛鞅對曰：「夫國不富，不可以用兵；兵不強，不可以摧敵。欲富國莫如力田，欲強兵莫如勸戰。誘之以重賞，而後民知所趨；脅之以重罰，而後民知所畏。賞罰必信，政令必行，而國不富強者，未之有也。」孝公曰：「善哉！此術寡人能行之。」鞅對曰：「夫富強之術，不得其人不行；得其人而任之不專，不行；任之專而惑於人言，二三其意，又不行。」孝公又曰：「善。」衛鞅請退，孝公曰：「寡人正欲悉子之術，奈何遽退？」鞅對曰：「願君熟思三日，以定可否，然後臣敢盡言。」鞅出朝，景監又咎之曰：「賴君再三稱善，不乘此罄吐其所懷，又欲君熟思三日，無乃爲要君耶？」鞅曰：「君意未堅，不如此，恐中變耳。」

至明日，孝公使人來召衛鞅，鞅謝曰：「臣與君言之矣，非三日後不敢見也。」景監又勸令勿辭，鞅曰：「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，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？」景監乃服。至第三日，孝公使人以車來迎。衛鞅復入見，孝公賜坐，請教，其意甚切。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，彼此問答，一連三日三夜，孝公全無倦色。遂拜衛鞅爲左庶長，賜第一區，黃金五百鎰，諭羣臣：「今後國政，悉聽左庶長施行。有違抗者，與逆旨同！」羣臣肅然。

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，將條款呈上孝公，商議停當。未及張掛，恐民不信，不即奉行。乃取三丈之木，立於咸陽市之南門，使吏守之，令曰：「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，予以十金。」百姓觀者甚衆，皆中懷疑怪，莫測其意，無敢徙者。鞅曰：「民莫肯徙，豈嫌金少耶？」復改令，添至五十金。衆人愈疑。有一人獨出曰：「秦法素無重賞，今忽有此令，必有計議。縱不能得五十金，豈無薄賞！」遂荷其木，竟至北門立之。百姓從而觀者如堵。吏奔告衛鞅。鞅召其人至，獎之曰：「爾真良民也，能從吾令！」隨取五十金與之，曰：「吾終不失信於爾民矣。」市人互相傳說，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，預相誡諭。次日，將新令頒佈，市人聚觀，無不吐舌。此周顯王十年事也。只見新令上雲：「一、定都：秦地最勝，無如咸陽，被山帶河，金城千里。今當遷都咸陽，永定王業。一、建縣：凡境內村鎮，悉併爲縣。每縣設令、丞各一人，督行新法；不遵者，輕重議罪。一、闢土：凡郊外曠土，非車馬必由之途及田間阡陌，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。俟成熟之後，計步爲畝，照常輸租。六尺爲一步，二百四十步爲一畝。步過六尺爲欺，沒田入官。一、定賦：凡賦租悉照畝起科，不用井田什一之制。凡田皆屬於官，百姓不得私尺寸。一、本富：男耕女織，粟帛多者，謂之良民，免其一家之役；惰而貧者，沒爲官家奴僕。棄灰於道，以惰農論；工商則重徵之。民有二男，即令分異，各出丁錢；不分異者，一人出兩課。一、勸戰：官爵以軍功爲敘，能斬一敵首，即賞爵一級；退一步者即斬，功多者受上爵，車服任其華美不禁；無功者雖富室，止許布褐乘犢。宗室以軍功多寡爲親疏，戰而無功，削其屬籍，比於庶民。凡有私下爭鬥者，不論曲直，並皆處斬。一、禁奸：五家爲保，十家相連，互相覺察，一家有過，九家同舉；不舉者，十家連坐，俱腰斬。能首奸者，與克敵同賞。告一奸，得爵一級；私匿罪人者，與罪人同。客舍宿人，務取文憑辨驗，無驗者不許容留。凡民一人有罪，並其室家沒官。一、重令：政令既出，不問貴賤，一體遵行；有不遵者，戮以徇。」

新令既出，百姓議論紛紛，或言不便，或言便。鞅悉令拘至府中，責之曰：「汝曹聞令，但當奉而行之。言不便者，梗令之民也；言便者，亦媚令之民也。此皆非良民！」悉籍其姓名，徙於邊境爲戍卒。大夫甘龍、杜摯私議新法，斥爲庶人。於是道路以目相視，不敢有言。衛鞅乃大發徒卒，築宮闕於咸陽城中，擇日遷都。太子駟不願遷，且言變法之非。衛鞅怒曰：「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太子君嗣，不可加刑；若赦之，則又非法。」乃言於孝公，坐其罪於師傅。將太傅公子虔劓鼻，太師公孫賈鯨面。百姓相謂曰：「太子違令，且不免刑其師傅，況他人乎？」鞅知人心已定，擇日遷都。雍州大姓徙居咸陽者，凡數千家。分秦國爲三十一縣，開墾田畝，增稅五百餘萬。衛鞅常親至渭水閱囚，一日誅殺七百餘人，渭水爲之盡赤，哭聲遍野。百姓夜臥，夢中皆戰。於是道不拾遺，國無盜賊，倉廩充足，勇於公戰，而不敢私鬥。秦國富強，天下莫比。於是興師伐楚，取商、於之地，武關之外，拓地六百餘裏。周顯王遣使冊命秦爲方伯，於是諸侯畢賀。

是時，三晉惟魏稱王，有吞併韓、趙之意，聞衛鞅用於秦國，嘆曰：「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！」時卜子夏、田子方、魏成、李克等俱卒，乃捐厚幣，招來四方豪傑。鄒人孟軻字子輿，乃子思門下高弟。子思姓孔名伋，孔子嫡孫。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，有濟世安民之志。聞魏惠王好士，自鄒至魏。惠王郊迎，禮爲上賓，問以利國之道。孟軻曰：「臣遊於聖門，但知有仁義，不知有利。」惠王迂其言，不用，軻遂適齊。潛淵有詩云：

仁義非同功利謀，紛爭誰肯用儒流？

子輿空挾圖王術，歷盡諸侯話不投。

卻說周之陽城，有一處地面，名曰鬼谷。以其山深樹密，幽不可測，似非人之所居，故云鬼谷。內中有一隱者，但自號曰鬼谷子，相傳姓王名栩，晉平公時人，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。那墨翟不畜妻子，發願雲遊天下，專一濟人利物，拔其苦厄，救其危難。惟王栩潛居鬼谷，人但稱爲鬼谷先生。其人通天徹地，有幾家學問，人不能及。那幾家學問？一曰數學，日星象緯，在其掌中，佔往察來，言無不驗；二曰兵學，六韜三略，變化無窮，佈陣行兵，鬼神不測；三曰遊學，廣記多聞，明理審勢，出詞吐辨，萬口莫當；四曰出世學，修真養性，服食導引，卻病延年，衝舉可俟。那先生既知仙家衝舉之術，爲何屈身世間？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，同歸仙境，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。初時偶然入市，爲人占卜，所言吉凶休咎，應驗如神。漸漸有人慕學其術。先生只看來學者，資性近着那一家學問，便以其術授之。一來成就些人才，爲七國之用；二來就訪求仙骨，共理出世之事。他住鬼谷也不計年數，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。先生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：齊人孫賓，魏人龐涓、張儀，洛陽人蘇秦。賓與涓結爲兄弟，同學兵法；秦與儀結爲兄弟，同學遊說；各爲一家之學。

單表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，自以爲能。忽一日，爲汲水，偶然行至山下，聽見路人傳說魏國厚幣招賢，訪求將相。龐涓心動，欲辭先生下山，往魏國應聘。又恐先生不放，心下躊躇，欲言不言。先生見貌察情，早知其意，笑謂龐涓曰：「汝時運已至，何不下山求取富貴？」龐涓聞先生之言，正中其懷，跪而請曰：「弟子正有此意，未審此行可得意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汝可摘山花一枝，吾爲汝佔之。」龐涓下山，尋取山花。此時正是六月炎天，百花開過，沒有山花。龐涓左盤右轉，尋了多時，止覓得草花一莖，連根拔起。欲待呈與師父，忽想道：「此花質弱身微，不爲大器。」棄擲於地，又去尋覓了一回。可怪絕無他花，只得轉身，將先前所取草花，藏於袖中，回覆先生曰：「山中沒有花。」先生曰：「既沒有花，汝袖中何物？」涓不能隱，只得取出呈上。其花離土，又先經日色，已半萎矣。先生曰：「汝知此花之名乎？乃馬兜鈴也。一開十二朵，爲汝榮盛之年數。採於鬼谷，見日而萎；鬼傍着委，汝之出身，必於魏國。」龐涓暗暗稱奇。先生又曰：「但汝不合見欺，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，不可不戒！吾有八字，汝當記取：『遇羊而榮，遇馬而瘁。』」龐涓再拜曰：「吾師大教，敢不書紳！」臨行，孫賓送之下山。龐涓曰：「某與兄有八拜之交，誓同富貴，此行倘有進身之階，必當舉薦吾兄，同立功業。」孫賓曰：「吾弟此言果實否？」涓曰：「弟若謬言，當死於萬箭之下！」賓曰：「多謝厚情，何須重誓！」兩下流淚而別。

孫賓還山，先生見其淚容，問曰：「汝惜龐涓之去乎？」賓曰：「同學之情，何能不惜？」先生曰：「汝謂龐生之才，堪爲大將否？」賓曰：「承師教訓已久，何爲不可？」先生曰：「全未，全未！」賓大驚，請問其故。先生不言。至次日，謂弟子曰：「我夜間惡聞鼠聲，汝等輪流值宿，爲我驅鼠。」衆弟子如命。其夜，輪孫賓值宿，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，謂賓曰：「此乃汝祖孫武子《兵法》十三篇。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，闔閭用其策，大破楚師。後闔閭惜此書，不欲廣傳於人，乃置以鐵櫃，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。自越兵焚臺，此書不傳。吾向與汝祖有交，求得其書，親爲註解；行兵祕密，盡在其中，未嘗輕授一人。今見子心術忠厚，特以付之。」賓曰：「弟子少失父母，遭國家多故，宗族離散，雖知祖父有此書，實未傳領。吾師既有註解，何不併傳之龐涓，而獨授於賓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得此書者，善用之爲天下利，不善用之爲天下害；涓非佳士，豈可輕付哉？」賓乃攜歸臥室，晝夜研誦。三日之後，先生遽向孫賓索其原書。賓出諸袖中，繳還先生。先生逐篇盤問，賓對答如流，一字不遺。先生喜曰：「子用心如此，汝祖爲不死矣！」

再說龐涓別了孫賓，一徑入魏國，以兵法幹相國王錯，錯薦於惠王。龐涓入朝之時，正值庖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，惠王方舉箸，涓私喜曰：「吾師言『遇羊而榮』，斯不謬矣。」惠王見龐涓一表人物，放箸而起，迎而禮之。龐涓再拜，惠王扶住，問其所學。涓對曰：「臣學於鬼谷先生之門，用兵之道，頗得其精。」因指畫敷陳，傾倒胸中，惟恐不盡。惠王問曰：「吾國東有齊，西有秦，南有楚，北有韓、趙、燕，皆勢均力敵。而趙人奪我中山，此仇未報，先生何以策之？」龐涓曰：「大王不用微臣則已，如用微臣爲將，管教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可以兼併天下，何憂六國哉？」惠王曰：「先生大言，得無難踐乎？」涓對曰：「臣自揣所長，實可操六國於掌中，若委任不效，甘當伏罪。」惠王大悅，拜爲元帥，兼軍師之職。涓子龐英，侄龐蔥、龐茅，俱爲列將。涓練兵訓武，先侵衛、宋諸小國，屢屢得勝。宋、魯、衛、鄭諸君，相約聯翩來朝。適齊兵侵境，涓復御卻之，遂自以爲不世之功，不勝誇詡。

時墨翟遨遊名山，偶過鬼谷探友，一見孫賓，與之談論，深相契合。遂謂賓曰：「子學業已成，何不出就功名，而久淹山澤耶？」賓曰：「吾有同學龐涓，出仕於魏，必相援引，吾是以待之。」墨翟曰：「涓現爲魏將，吾爲子入魏，以察涓之意。」墨翟辭去，徑至魏國，聞龐涓自恃其能，大言不慚，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；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。惠王素聞墨翟之名，降階迎入，叩以兵法。墨翟指說大略。惠王大喜，欲留任官職。墨翟固辭曰：「臣山野之性，不習衣冠。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，真大將之才，臣萬分不及。見今隱於鬼谷，大王何不召之？」惠王曰：「孫賓學於鬼谷，乃是龐涓同門，卿謂二人所學孰勝？」墨翟曰：「賓與涓雖則同學，然賓獨得乃祖祕傳，雖天下無其對手，況龐涓乎？」

墨翟辭去，惠王即召龐涓問曰：「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，獨得孫武子祕傳，其才天下無比，將軍何不爲寡人召之？」龐涓對曰：「臣非不知孫賓之才。但賓是齊人，宗族皆在於齊，今若仕魏，必先齊而後魏，臣是以不敢進言。」惠王曰：「『士爲知己者死。』豈必本國之人，方可用乎？」龐涓對曰：「大王既欲召孫賓，臣即當作書致去。」龐涓口雖不語，心下躊躇：「魏國兵權，只在我一人之手，若孫賓到來，必然奪寵；既魏王有命，不敢不依，且待來時，生計害他，阻其進用之路，卻不是好？」遂修書一封，呈上惠王。惠王用駟馬高車，黃金白璧，遣人帶了龐涓之書，一徑望鬼谷來聘取孫賓。賓拆書看之，略曰：

涓託兄之庇，一見魏王，即蒙重用。臨岐援引之言，銘心不忘。今特薦於魏王，求即驅馳赴召，共圖功業。

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。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，今番有書取用孫賓，竟無一字問候其師，此乃刻薄忘本之人，不足計較。但龐涓生性驕妒，孫賓若去，豈能兩立？欲待不容他去，又見魏王使命鄭重，孫賓已自行色匆匆，不好阻當。亦使賓取山花一枝，卜其休咎。此時九月天氣，賓見先生几案之上，瓶中供有黃菊一枝，遂拔以呈上，即時復歸瓶中。先生乃斷曰：「此花見被殘折，不爲完好；但性耐歲寒，經霜不落，雖有殘害，不爲大凶；且喜供養瓶中，爲人愛重。瓶乃範金而成，鐘鼎之屬。終當威行霜雪，名勒鼎鍾矣。但此花再經提拔，恐一時未能得意。仍舊歸瓶，汝之功名，終在故土。吾爲汝增改其名，可圖進取。」遂將孫賓「賓」字，左邊加月爲「臏」。按字書，臏乃刖刑之名，今鬼谷子改孫賓爲孫臏，明明知有刖足之事，但天機不肯泄漏耳，豈非異人哉？髯翁有詩云：

山花入手知休咎，試比蓍龜倍有靈。

卻笑當今賣卜者，空將鬼谷畫佔形。

臨行，又授以錦囊一枚，分付：「必遇至急之地，方可開看。」孫臏拜辭先生，隨魏王使者下山，登車而去。

蘇秦、張儀在旁，俱有欣羨之色，相與計議來稟，亦欲辭歸，求取功名。先生曰：「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，以汝二人之質，若肯灰心學道，可致神仙，何苦要碌碌塵埃，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！」秦、儀同聲對曰：「夫『良材不終朽於巖下，良劍不終祕於匣中』。日月如流，光陰不再，某等受先生之教，亦欲乘時建功，圖個名揚後世耳。」先生曰：「你兩人中，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？」秦、儀執定欲行，無肯留者。先生強之不得，嘆曰：「仙才之難如此哉！」乃爲之各佔一課，斷曰：「秦先吉後兇，儀先兇後吉。秦說先行，儀當晚達。吾觀孫、龐二子，勢不相容，必有吞噬之事。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，以成名譽，勿傷同學之情！」二人稽首受教。先生又將書二本，分贈二人。秦、儀觀之，乃太公《陰符篇》也。秦、儀曰：「此書弟子久已熟誦，先生今日見賜，有何用處？」先生曰：「汝雖熟誦，未得其精。此去若未能得意，只就此篇探討，自有進益。我亦從此逍遙海外，不復留於此谷矣。」秦、儀既別去，不數日，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，或雲已仙去矣。

不知孫臏應聘下山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

話說孫臏行至魏國，即寓於龐涓府中。臏謝涓舉薦之恩，涓有德色。臏又述鬼谷先生改「賓」爲「臏」之事，涓驚曰：「臏非佳語，何以改易？」臏曰：「先生之命，不敢違也！」次日，同入朝中，謁見惠王。惠王降階迎接，其禮甚恭。臏再拜奏曰：「臣乃村野匹夫，過蒙大王聘禮，不勝慚愧！」惠王曰：「墨子盛稱先生獨得孫武祕傳。寡人望先生之來，如渴思飲。今蒙降重，大慰平生！」遂問龐涓曰：「寡人慾封孫先生爲副軍師之職，與卿同掌兵權，卿意如何？」龐涓對曰：「臣與孫臏，同窗結義，臏乃臣之兄也，豈可以兄爲副？不若權拜客卿，候有功績，臣當讓爵，甘居其下。」惠王准奏，即拜臏爲客卿，賜第一區，亞於龐涓。客卿者，半爲賓客，不以臣禮加之，外示優崇，不欲分兵權於臏也。自此孫、龐頻相往來。龐涓想道：「孫子既有祕授，未見吐露，必須用意探之。」遂設席請酒，酒中因談及兵機。孫子對答如流。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，涓不知所出，乃佯問曰：「此非孫武子《兵法》所載乎？」臏全不疑慮，對曰：「然也。」涓曰：「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，自不用心，遂至遺忘。今日借觀，不敢忘報。」臏曰：「此書經先生註解詳明，與原本不同，先生止付看三日，便即取去，亦無錄本。」涓曰：「吾兄還記得否？」臏曰：「依稀尚存記憶。」涓心中巴不得便求傳授，只是一時難以驟逼。

過數日，惠王欲試孫臏之能，乃閱武於教場，使孫、龐二人，各演陣法。龐涓布的陣法，孫臏一見，即便分說此爲某陣，用某法破之。孫臏排成一陣，龐涓茫然不識，私問於孫臏。臏曰：「此即『顛倒八門陣』也。」涓曰：「有變乎？」臏曰：「攻之則變爲『長蛇陣』矣。」龐涓探了孫臏說話，先報惠王曰：「孫子所布，乃『顛倒八門之陣』，可變『長蛇』。」已而，惠王問於孫臏，所對相同。惠王以龐涓之才，不弱於孫臏，心中愈喜。只有龐涓回府，思想：「孫子之才，大勝於吾，若不除之，異日必爲欺壓。」心生一計，於相會中間，私叩孫子曰：「吾兄宗族俱在齊邦，今兄已仕魏國，何不遣人迎至此間，同享富貴？」孫臏垂淚言曰：「子雖與吾同學，未悉吾家門之事也。吾四歲喪母，九歲喪父，育於叔父孫喬身畔。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。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，盡逐其故臣，多所誅戮，吾宗族離散，叔與從兄孫平、孫卓，挈吾避難奔周，因遇荒歲，復將吾傭於周北門之外，父子不知所往。吾後來年長，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，而心慕之，是以單身往學。又複數年，家鄉杳無音信，豈有宗族可問哉！」龐涓復問曰：「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？」臏曰：「人非草木，能忘本原？先生於吾臨行，亦言『功名終在故土』。今已作魏臣，此話不須提起矣。」龐涓探了口氣，佯應曰：「兄長之言甚當，大丈夫隨地立功，何必故鄉也！」

約過半年，孫臏所言都已忘懷了。一日，朝罷方回，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，問人曰：「此位是孫客卿否？」臏隨喚入府，叩其來歷。那人曰：「小子姓丁名乙，臨淄人氏，在周客販，令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，聞貴人已得仕魏邦，迂路來此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。孫臏接書在手，拆而觀之，略雲：

愚兄平、卓字達賢弟賓親覽：吾自家門不幸，宗族蕩散，不覺已三年矣。向在宋國爲人耕牧，汝叔一病即世，異鄉零落，苦不可言。今幸吾王盡釋前嫌，招還故里，政欲奉迎吾弟，重立家門。聞吾弟就學鬼谷，良玉受琢，定成偉器。茲因某客之便，作書報聞，幸早爲歸計，兄弟復得相見！

孫臏得書，認以爲真，不覺大哭。丁乙曰：「承賢兄分付，勸貴人早早還鄉，骨肉相聚。」孫臏曰：「吾已仕於魏，此事不可造次。」乃款待丁乙飲酒，付以回書。前面亦敘思鄉之語，後雲：「弟已仕魏，未可便歸，俟稍有建立，然後徐爲首邱之計。」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。丁乙接了回書，當下辭去。

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，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。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，遂僞作孫平、孫卓手書，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，投見孫子。孫子兄弟自少分別，連手跡都不分明，遂認以爲真了。龐涓誆得回書，遂仿其筆跡，改後數句雲：「弟今雖身仕魏國，但故土難忘，心殊懸切，不日當圖歸計，以盡手足之歡。倘或齊王不棄微長，自當盡力報效。」於是入朝私見惠王，屏去左右，將僞書呈上，言：「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，近日私通齊使，取有回書，臣遣人邀截於郊外，搜得在此。」惠王看畢，曰：「孫臏心懸故土，豈以寡人未能重用，不盡其才耶？」涓對曰：「臏祖孫武子爲吳王大將，後來仍舊歸齊。父母之邦，誰能忘情？大王雖重用臏，臏心已戀齊，必不能爲魏盡力。且臏纔不下於臣，若齊用爲將，必然與魏爭雄，此大王異日之患也。不如殺之。」惠王曰：「孫臏應召而來，今罪狀未明，遽然殺之，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也。」涓對曰：「大王之言甚善。臣當勸諭孫臏，倘肯留魏國，大王重加官爵，若其不然，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，微臣自有區處。」

龐涓辭了惠王，往見孫子，問曰：「聞兄已得千金家報，有之乎？」臏是忠直之人，全不疑慮，遂應曰：「果然。」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。龐涓曰：「弟兄久別思歸，人之至情，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給一二月之假，歸省墳墓，然後再來？」臏曰：「恐主公見疑，不允所請。」涓曰：「兄試請之，弟當從旁力贊。」臏曰：「全仗賢弟玉成。」是夜，龐涓又入見惠王，奏曰：「臣奉大王之命，往諭孫臏，臏意必不願留，且有怨望之語。若目下有表章請假，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。」惠王點頭。次日，孫臏果然進上一通表章，乞假月餘，還齊省墓。惠王見表大怒，批表尾雲：「孫臏私通齊使，今又告歸，顯有背魏之心，有負寡人委任之意。可削其官秩，發軍師府問罪。」軍政司奉旨，將孫臏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。涓一見，佯驚曰：「兄長何爲至此！」軍政司宣惠王之命。龐涓領旨訖，問臏曰：「吾兄受此奇冤，愚弟當於王前力保。」言罷，命輿人駕車，來見惠王，奏曰：「孫臏雖有私通齊使之罪，然罪不致死。以臣愚見，不若刖而黥之，使爲廢人，終身不能退歸故土。既全其命，又無後患，豈不兩全？微臣不敢自專，特來請旨！」惠王曰：「卿處分最善。」龐涓辭回本府，謂孫臏曰：「魏王十分惱怒，欲加兄極刑，愚弟再三保奏，恭喜得全性命。但須刖足黥面，此乃魏國法度，非愚弟不盡力也。」孫臏嘆曰：「吾師雲：『雖有殘害，不爲大凶。』今得保首領，此乃賢弟之力，不敢忘報！」龐涓遂喚刀斧手，將孫臏綁住，剔去雙膝蓋骨。臏大叫一聲，昏絕倒地，半晌方蘇。又用針刺面，成「私通外國」四字，以墨塗之。龐涓假意啼哭，以刀瘡藥敷臏之膝，用帛纏裹。使人抬至書館，好言撫慰，好食將息。約過月餘，孫臏瘡口已合，只是膝蓋既去，兩腿無力，不能行動，只好盤足而坐。髯翁有詩云：

易名臏字禍先知，何待龐涓用計時？

堪笑孫君太忠直，尚因全命感恩私。

孫臏已成廢人，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，甚不過意。龐涓乃求臏傳示鬼谷子註解孫武兵書，臏慨然應允。涓給以木簡，要他繕寫。臏寫未及十分之一，有蒼頭名喚誠兒，龐涓使伏侍孫臏，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，反有憐憫之意。忽龐涓召誠兒至前，問：「孫臏繕寫，日得幾何？」誠兒曰：「孫將軍爲兩足不便，長眠短坐，每日只寫得二三策。」龐涓怒曰：「如此遲慢，何日寫完？汝可與我上緊催促。」誠兒退，問涓近侍曰：「軍師央孫君繕寫，何必如此催迫？」近侍曰：「汝有所不知。軍師與孫君，外雖相恤，內實相忌，所以全其性命，單爲欲得兵書耳，繕寫一完，便當絕其飲食。汝切不可泄漏！」誠兒聞知此信，密告孫子。孫子大驚：「原來龐涓如此無義，豈可傳以《兵法》？」又想：「若不繕寫，他必然發怒，吾命旦夕休矣！」左思右想，欲求自脫之計。忽然想着：「鬼谷先生臨行時，付我錦囊一個，囑雲：『到至急時，方可開看。』今其時矣！」遂將錦囊啓視，乃黃絹一幅，中間寫着「詐瘋魔」三字。臏曰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當日晚餐方設，臏正欲舉箸，忽然昏憒，作嘔吐之狀，良久發狂，張目大叫曰：「汝何以毒藥害我？」將瓶甌悉拉於地，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，撲身倒地，口中含糊罵詈不絕。誠兒不知是詐，慌忙奔告龐涓。涓次日親自來看，臏痰涎滿面，伏地呵呵大笑，忽然大哭。龐涓問曰：「兄長爲何而笑？爲何而哭？」臏曰：「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，吾有十萬天兵相助，能奈我何？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臏，無人作大將也！」說罷，復睜目視涓，磕頭不已。口中叫：「鬼谷先生，乞救我孫臏一命！」龐涓曰：「我是龐某，休得錯認了！」臏牽住龐涓之袍，不肯放手，亂叫：「先生救命！」龐涓命左右扯脫，私問誠兒曰：「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？」誠兒曰：「是夜來發的。」涓上車而去，心中疑惑不已，恐其佯狂，欲試其真僞，命左右拖入豬圈中，糞穢狼籍，臏被髮覆面，倒身而臥。再使人送酒食與之，詐雲：「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刖，聊表敬意，元帥不知也。」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計，怒目猙獰，罵曰：「汝又來毒我耶？」將酒食傾翻地下。使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，臏取而啖之。於是還報龐涓，涓曰：「此真中狂疾，不足爲慮矣。」自此縱放孫臏，任其出入。臏或朝出晚歸，仍臥豬圈之內，或出而不返，混縮市井之間。或談笑自若，或悲號不已。市人認得是孫客卿，憐其病廢，多以飲食遺之。臏或食或不食，狂言誕語，不絕於口，無有知其爲假風魔者。龐涓卻分付地方，每日侵晨，具報孫臏所在，尚不能置之度外也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紛紛七國鬥干戈，俊傑乘時歸網羅。

堪恨奸臣懷嫉忌，致令良友詐瘋魔。

時墨翟雲遊至齊，客于田忌之家，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，墨翟問：「孫臏在魏得意何如？」禽滑親將孫子被刖之事述於墨翟。翟嘆曰：「吾本欲薦臏，反害之矣！」乃將孫臏之才，及龐涓妒忌之事，轉述于田忌。田忌言於威王曰：「國有賢臣，而令見辱於異國，大不可也！」威王曰：「寡人發兵以迎孫子，何如？」田忌曰：「龐涓不容臏仕於本國，肯容仕於齊國乎？欲迎孫子，須是如此恁般，密載以歸，可保萬全。」威王用其謀，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爲名至魏，欲見孫子。

淳于髡領旨，押了茶車，捧了國書，竟至魏國。禽滑裝做從者隨行。到魏都，見了魏惠王，致齊侯之命。惠王大喜，送淳于髡於館驛。禽滑見臏發狂，不與交言，半夜私往候之。臏背靠井欄而坐，見禽滑，張目不語。滑垂涕曰：「孫子困至此乎？識禽滑否？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，齊王甚相傾慕，淳于公此來，非爲貢茶，實欲載孫卿入齊，爲卿報刖足之仇耳！」孫臏淚流如雨，良久言曰：「某已分死於溝渠，不期今日有此機會。但龐涓疑慮太甚，恐不便挈帶，如何？」禽滑曰：「吾已定下計策，孫卿不須過慮，俟有行期，即當相迎。」約定只在此處相會，萬勿移動。

次日，魏王款待淳于髡，知其善辨之士，厚贈金帛。髡辭了魏王欲行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。禽滑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臏，卻將孫臏衣服，與廝養王義穿着，披頭散髮，以泥土塗面，裝作孫臏模樣。地方已經具報，龐涓以此不疑。淳于髡既出長亭，與龐涓歡飲而別。先使禽滑驅車速行，親自押後。過數日，王義亦脫身而來。地方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，已不見孫臏矣。即時報知龐涓，涓疑其投井而死。使人打撈屍首不得，連連挨訪，並無影響。反恐魏王見責，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，亦不疑其投齊也。

再說淳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，方與沐浴。既入臨淄，田忌親迎於十裏之外。言於威王，使乘蒲車入朝。威王叩以兵法，即欲拜官。孫臏辭曰：「臣未有寸功，不敢受爵。龐涓若聞臣用於齊，又起妒嫉之端，不若姑隱其事，俟有用臣之處，然後效力，何如？」威王從之，乃使居田忌之家，忌尊爲上客。臏欲偕禽滑往謝墨翟，他師弟二人，已不別而行了。臏嘆息不已。再使人訪孫平、孫卓信息，杳然無聞，方知龐涓之詐。

齊威王暇時，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勝爲樂。田忌馬力不及，屢次失金。一日，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觀射。臏見馬力不甚相遠，而田忌三棚皆負，乃私謂忌曰：「君明日復射，臣當令君必勝。」田忌曰：「先生果能使某必勝，某當請於王，以千金決賭。」臏曰：「君但請之。」田忌請於威王曰：「臣之馳射屢負矣。來日願傾家財，一決輸贏，每棚以千金爲採。」威王笑而從之。

是日，諸公子皆盛飾車馬，齊至場圃，百姓聚觀者數千人。田忌問孫子曰：「先生必勝之術安在？千金一棚，不可戲也！」孫臏曰：「齊之良馬，聚於王廄，而君欲與次第角勝，難矣。然臣能以術得之。夫三棚有上、中、下之別。誠以君之下駟，當彼上駟，而取君之上駟，與彼中駟角，取君之中駟，與彼下駟角；君雖一敗，必有二勝。」田忌曰：「妙哉！」乃以金鞍錦韉飾其下等之馬，僞爲上駟，先與威王賭第一棚。馬足相去甚遠，田忌復失千金。威王大笑，田忌曰：「尚有二棚，臣若全輸，笑臣未晚。」及二棚、三棚，田忌之馬果皆勝，多得采物千金。田忌奏曰：「今日之勝，非臣馬之力，乃孫子所教也。」因述其故。威王嘆曰：「即此小事，已見孫子先生之智矣！」由是益加敬重，賞賜無算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魏惠王既廢孫臏，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。龐涓奏曰：「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，與其遠爭，不如近割。臣請爲君直搗邯鄲，以報中山之恨。」惠王許之。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，圍邯鄲。邯鄲守臣丕選，連戰俱敗，上表趙成侯。成侯使人以中山賂齊求救。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，拜爲大將。臏辭曰：「臣刑餘之人，而使主兵，顯齊國別無人才，爲敵所笑。請以田忌爲將。」威王乃用田忌爲將，孫臏爲軍師，常居輜車之中，陰爲畫策，不顯其名。田忌欲引兵救邯鄲，臏止之曰：「趙將非龐涓之敵，比我至邯鄲，其城已下矣。不如駐兵於中道，揚言欲伐襄陵，龐涓必還，還而擊之，無不勝也。」忌用其謀。

時邯鄲候救不至，丕選以城降涓。涓遣人報捷於魏王。正欲進兵，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。龐涓驚曰：「襄陵有失，安邑震動，吾當還救根本。」乃班師。離桂陵二十里，便遇齊兵。原來孫臏早已打聽魏兵到來，預作準備，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搦戰。龐涓族子龐蔥前隊先到，迎住廝殺。約戰二十餘合，袁達詐敗而走。龐蔥恐有計策，不敢追趕，卻來稟知龐涓。涓叱曰：「諒偏將尚不能擒取，安能擒田忌乎？」即引大軍追之。將及桂陵，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。龐涓乘車觀看，正是孫臏初到魏國時擺的「顛倒八門陣」。龐涓心疑，想道：「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？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？」當下亦布隊成列。只見齊軍中閃出「大將田」旗號，推出一輛戎車，田忌全裝披掛，手執畫戟，立於車中。田嬰挺戈，立於車右。田忌口呼：「魏將能事者，上前打話。」龐涓親自出車，謂田忌曰：「齊、魏一向和好，魏、趙有怨，何與齊事？將軍棄好尋仇，實爲失計！」田忌曰：「趙以中山之地獻於吾主，吾主命吾帥師救之。若魏亦割數郡之地，付於吾手，吾當即退。」龐涓大怒曰：「汝有何本事，敢與某對陣？」田忌曰：「你既有本事，能識我陣否？」龐涓曰：「此乃『顛倒八門陣』，吾受之鬼谷子，汝何處竊取一二，反來問我？我國中三歲孩童，皆能識之！」田忌曰：「汝既能識，敢打此陣否？」龐涓心下躊躇，若說不打，喪了志氣，遂厲聲應曰：「既能識，如何不能打？」龐涓分付龐英、龐蔥、龐茅曰：「記得孫臏曾講此陣，略知攻打之法。但此陣能變長蛇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皆應，攻者輒爲所困。我今去打此陣，汝三人各領一軍，只看此陣一變，三隊齊進，使首尾不能相顧，則陣可破矣。」

龐涓分付已畢，自帥選鋒五千人，上前打陣。才入陣中，只見八方旗色紛紛轉換，認不出那一門是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了。東衝西撞，戈甲如林，並無出路。只聞得金鼓亂鳴，四下吶喊，豎的旗上俱有「軍師孫」字。龐涓大駭曰：「刖夫果在齊國，吾墮其計矣！」正在危急，卻得龐英、龐蔥兩路兵殺進，單單救出龐涓，那五千選鋒不剩一人。問龐茅時，已被田嬰所殺，共損軍二萬餘人。龐涓甚是傷感。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，連中央戊己，共是九隊車馬，其形正方。比及龐涓入來打陣，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，以遏外救，止留七隊車馬，變爲圓陣，以此龐涓迷惑。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，因此作六花陣，即從此圓陣布出。有詩爲證：

八陣中藏不測機，傳來鬼谷少人知。

龐涓只曉長蛇勢，那識方圓變化奇？

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，乃昔日孫、龐交兵之處也。

卻說龐涓知孫臏在軍中，心中懼怕，與龐英、龐蔥商議，棄營而遁，連夜回魏國去了。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，奏凱回齊。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。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，雖然桂陵喪敗，將功折罪。齊威王遂寵任田忌、孫臏，專以兵權委之。騶忌恐其將來代己爲相，密與門客公孫閱商量，欲要奪田忌、孫臏之寵。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騶忌之門，要得退去孫臏。騶忌正中其懷，乃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，持十金，於五鼓叩卜者之門，曰：「我奉田忌將軍之差，欲求占卦。」卦成，卜者問：「何用？」對曰：「我將軍，田氏之宗也，兵權在握，威震鄰國。今欲謀大事，煩爲斷其吉凶。」卜者大驚曰：「此悖逆之事，吾不敢與聞！」公孫閱囑曰：「先生即不肯斷，幸勿泄！」公孫閱方纔出門，騶忌差人已至，將卜者拿住，說他替叛臣田忌占卦。卜者曰：「雖有人來小店，實不曾佔。」騶忌遂入朝，以田忌所佔之語，告於威王，即引卜者爲證。威王果疑，每日使人伺田忌之舉動。田忌聞其故，遂託病辭了兵政，以釋齊王之疑。孫臏亦謝去軍師之職。明年，齊威王薨，子闢疆即位，是爲宣王。宣王素知田忌之冤，與孫臏之能，俱召復故位。

再說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、孫臏不用，大喜曰：「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！」是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，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賀，因請同起兵伐魏，約以滅魏之日，同分魏地。昭侯應允，回言：「偶值荒饉，俟來年當從兵進討。」龐涓訪知此信，言於惠王曰：「聞韓謀助趙攻魏，今乘其未合，宜先伐韓，以沮其謀。」惠王許之。使太子申爲上將軍，龐涓爲大將，起傾國之兵，向韓國進發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

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，行過外黃，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。太子問曰：「先生辱見寡人，有何見諭？」徐生曰：「太子此行，將以伐韓也。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，太子欲聞之否？」申曰：「此寡人所樂聞也。」徐生曰：「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，位有過於王者乎？」申曰：「無以過矣！」徐生曰：「今太子自將而攻韓，幸而勝，富不過於魏，位不過於王也，萬一不勝，將若之何？夫無不勝之害，而有稱王之榮，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也。」申曰：「善哉！寡人請從先生之教，即日班師。」徐生曰：「太子雖善，吾言必不行也。夫一人烹鼎，衆人啜汁。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衆，太子即欲還，其誰聽之？」徐生辭去。太子出令欲班師。龐涓曰：「大王以三軍之寄，屬於太子，未見勝敗，而遽班師，與敗北何異？」諸將皆不欲空還。太子申不能自決，遂引兵前進，直造韓都。韓哀侯遣人告急於齊，求其出兵相救。齊宣王大集羣臣，問以救韓與不救，孰是孰非。相國騶忌曰：「韓、魏相併，此鄰國之幸也，不如勿救。」田忌、田嬰皆曰：「魏勝韓，則禍必及於齊，救之爲是。」孫臏獨嘿然無語。宣王曰：「軍師不發一言，豈救與不救，二策皆非乎？」孫臏對曰：「然也。夫魏國自恃其強，前年伐趙，今年伐韓，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？若不救，是棄韓以肥魏，故言不救者非也。魏方伐韓，韓未弊而吾救之，是我代韓受兵，韓享其安，而我受其危，故言救者亦非也。」宣王曰：「然則何如？」

孫臏對曰：「爲大王計，宜許韓必救，以安其心。韓知有齊救，必悉力以拒魏，魏亦必悉力以攻韓。吾俟魏之弊，徐引兵而往，攻弊魏以存危韓，用力少而見功多，豈不勝於前二策耶？」宣王鼓掌稱：「善。」遂許韓使，言：「齊救旦暮且至。」韓昭侯大喜，乃悉力拒魏。前後交鋒五六次，韓皆不勝，復遣使往齊，催趲救兵。齊複用田忌爲大將，田嬰副之，孫子爲軍師，率車五百乘救韓。田忌又慾望韓進發，孫臏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吾曏者救趙，未嘗至趙，今救韓，奈何往韓乎？」田忌曰：「軍師之意，將欲如何？」孫臏曰：「夫解紛之術，在攻其所必救。今日之計，惟有直走魏都耳。」田忌從之。乃令三軍齊向魏邦進發。

龐涓連敗韓師，將逼新都，忽接本國警報，言：「齊兵復寇魏境，望元帥作速班師！」龐涓大驚，即時傳令去韓歸魏，韓兵亦不追趕。孫臏知龐涓將至，謂田忌曰：「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爲怯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《兵法》雲：『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。』吾軍遠入魏地，宜詐爲弱形以誘之。」田忌曰：「誘之如何？」孫臏曰：「今日當作十萬竈，明後日漸減去，彼見軍竈頓減，必謂吾兵怯戰，逃亡過半，將兼程逐利，其氣必驕，其力必疲，吾因以計取之。」田忌從其計。

再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，心念韓兵屢敗，正好徵進，卻被齊人侵擾，毀其成功，不勝之忿。及至魏境，知齊兵已前去了。遺下安營之跡，地甚寬廣，使人數其竈，足有十萬，驚曰：「齊兵之衆如此，不可輕敵也！」明日，又至前營，查其竈僅五萬有餘，又明日，竈僅三萬。涓以手加額曰：「此魏王之洪福矣！」太子申問曰：「軍師未見敵形，何喜形於色？」涓答曰：「某固知齊人素怯，今入魏地，才三日，士卒逃亡已過半了，尚敢操戈相角乎？」太子申曰：「齊人多詐，軍師須十分在意。」龐涓曰：「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，涓雖不才，願生擒忌等，以雪桂陵之恥。」當下傳令：選精銳二萬人，與太子申分爲二隊，倍日並行。步軍悉留在後，使龐蔥率領徐進。孫臏時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，回報：「魏兵已過沙鹿山，不分早夜，兼程而進。」孫臏屈指計程，日暮必至馬陵。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，溪谷深隘，堪以伏兵。道傍樹木叢密，臏只揀絕大一株留下，餘樹盡皆砍倒，縱橫道上，以塞其行。卻將那大株向東樹身砍白，用黑煤大書六字雲：「龐涓死此樹下！」上面橫書四字雲：「軍師孫示。」令部將袁達、獨孤陳，各選弓弩手五千，左右埋伏，吩咐：「但看樹下火光起時，一齊發弩。」再令田嬰引兵一萬，離馬陵三里埋伏，只待魏兵已過，便從後截殺。分撥已定，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紮，準備接應。

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，恨不能一步趕着，只顧催趕。來到馬陵道時，恰好日落西山，其時十月下旬，又無月色。前軍回報：「有斷木塞路，難以進前。」龐涓叱曰：「此齊兵畏吾躡其後，故設此計也。」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，忽抬頭看見樹上砍白處，隱隱有字跡，但昏黑難辨。命小軍取火照之。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。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，大驚曰：「吾中刖夫之計矣！」急教軍士：「速退！」說猶未絕，那袁達、獨孤陳兩支伏兵，望見火光，萬弩齊發。箭如驟雨，軍士大亂。龐涓身帶重傷，料不能脫，嘆曰：「吾恨不殺此刖夫，遂成豎子之名！」即引佩劍，自刎其喉而絕。龐英亦中箭身亡。軍士射死者，不計其數。史官有詩云：

昔日僞書奸似鬼，今宵伏弩妙如神。

相交須是懷忠信，莫學龐涓自隕身！

昔龐涓下山時，鬼谷曾言：「汝必以欺人之事，還被人欺。」龐涓用假書之事，欺孫臏而刖之，今日亦受孫臏之欺，墮其減竈之計。鬼谷又言：「遇馬而卒。」果然死於馬陵。計龐涓仕魏至身死，剛十二年，應花開十二朵之兆。始見鬼谷之佔，纖微必中，神妙不測。

時太子申在後隊，聞前軍有失，慌忙屯紮住不行。不提防田嬰一軍，反從後面殺到，魏兵心膽俱裂，無人敢戰，各自四散逃生。太子申勢孤力寡，被田嬰生擒，縛置車中。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，殺得魏軍屍橫遍野，輕重軍器，盡歸於齊。田嬰將太子申獻功，袁達、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。孫臏手斬龐涓之頭，懸於車上。齊軍大勝，奏凱而還。其夜太子申懼辱，亦自刎而死。孫臏嘆息不已。大軍行至沙鹿山，正逢龐蔥步軍，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，步軍不戰而潰。龐蔥下車，叩頭乞命，田忌欲並誅之。孫臏曰：「爲惡者止龐涓一人，其子且無罪，況其侄乎？」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，交付龐蔥，教他回報魏王：「速速上表朝貢，不然，齊兵再至，宗社不保。」龐蔥喏喏連聲而去。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。

田忌等班師回國，齊宣王大喜，設宴相勞，親爲田忌、田嬰、孫臏把盞。相國騶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，欲陷田忌之事，未免於心有愧，遂稱病篤，使人繳還相印。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，田嬰爲將軍，孫臏軍師如故，加封大邑。孫臏固辭不受，手錄其祖孫武《兵書》十三篇，獻於宣王曰：「臣以廢人，過蒙擢用，今上報主恩，下酬私怨，於願足矣。臣之所學，盡在此書，留臣亦無用，願得閒山一片，爲終老之計！」宣王留之不得，乃封以石閭之山。孫臏住山歲餘，一夕忽不見，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。此是後話。武成王廟有《孫子贊》雲：

孫子知兵，翻爲盜憎；刖足銜冤，坐籌運能。救韓攻魏，雪恥揚靈；功成辭賞，遁跡藏名。揆之祖武，何愧典型！

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，以張國威。使人告捷於諸侯，諸侯無不聳懼。韓、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，親來朝賀。宣王欲與韓、趙合兵攻魏，魏惠王大恐，亦遣使通和，請朝於齊。齊宣王約會三晉之君，同會於博望城，韓、趙、魏無敢違者。三君同時朝見，天下榮之。宣王遂自恃其強，耽於酒色，築雪宮於城內，以備宴樂。闢郊外四十里爲苑圃，以備狩獵。又聽信文學遊說之士，於稷門立左右講室，聚遊客數千人，內如騶衍、田駢、接輿、環淵等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，爲上大夫。日事議論，不修實政。嬖臣王驩等用事，田忌屢諫不聽，鬱郁而卒。

一日，宣王宴於雪宮，盛陳女樂。忽有一婦人，廣額深目，高鼻結喉，駝背肥項，長指大足，發若秋草，皮膚如漆，身穿破衣，自外而入，聲言：「願見齊王。」武士止之曰：「醜婦何人，敢見大王？」醜婦曰：「吾乃齊之無鹽人也，覆姓鍾離，名春，年四十餘，擇嫁不得。聞大王遊宴離宮，特來求見，願入後宮，以備灑掃。」左右皆掩口而笑曰：「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！」乃奏知宣王。宣王召入。羣臣侍宴者，見其醜陋，亦皆含笑。宣王問曰：「我宮中妃侍已備，今婦人貌醜，不容於鄉里，以布衣欲求千乘之君，得無有奇能乎？」鍾離春對曰：「妾無奇能，特有隱語之術。」宣王曰：「汝試發隱術，爲孤度之。若言不中用，即當斬首。」鍾離春乃揚目炫齒，舉手再四，拊膝而呼曰：「殆哉，殆哉！」宣王不解其意，問於羣臣，羣臣莫能對。宣王曰：「春來前，爲寡人明言之。」春頓首曰：「大王赦妾之死，妾乃敢言。」宣王曰：「赦爾無罪。」春曰：「妾揚目者，代王視烽火之變；炫齒者，代王懲拒諫之口；舉手者，代王揮讒佞之臣；拊膝者，代王拆遊宴之臺。」宣王大怒曰：「寡人焉有四失？村婦妄言！」喝令斬之。春曰：「乞申明大王之四失，然後就刑。妾聞秦用商鞅，國以富強，不日出兵函關，與齊爭勝，必首受其患。大王內無良將，邊備漸弛，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。妾聞：『君有諍臣，不亡其國；父有諍子，不亡其家。』大王內耽女色，外荒國政，忠諫之士，拒而不納，妾所以炫齒爲王受諫也。且王驩等阿諛取容，蔽賢竊位，騶衍等迂談闊論，虛而無實。大王信用此輩，妾恐其有誤社稷，所以舉手爲王揮之。王築宮築囿，臺榭陂池，殫竭民力，虛耗國賦，所以拊膝爲王拆之。大王四失，危如累卵，而偷目前之安，不顧異日之患。妾冒死上言，倘蒙採聽，雖死何恨！」宣王嘆曰：「使無鍾離氏之言，寡人不得聞其過也！」即日罷宴，以車載春歸宮，立爲正後。春辭曰：「大王不納妾言，安用妾身？請以理國爲急，用賢爲先。」於是宣王招賢下士，疏遠嬖佞，散遣稷下游說之徒，以田嬰爲相國，以鄒人孟軻爲上賓，齊國大治。即以無鹽之邑封春家，號春爲無鹽君。此是後話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秦相國衛鞅聞龐涓之死，言於孝公曰：「秦、魏比鄰之國，秦之有魏，猶人有腹心之疾，非魏並秦，即秦並魏，其勢不兩存明矣。魏今大破於齊，諸侯叛之，可乘此時伐魏，魏不能支，必然東徙。然後秦據河山之固，東向以制諸侯，此帝王之業也！」孝公以爲然。使衛鞅爲大將，公子少官副之，帥兵五萬伐魏。師出咸陽，望東進發，警報已至西河。守臣朱倉告急文書，一日三發。惠王大集羣臣，問御秦之計。公子卬進曰：「鞅昔日在魏時，與臣相善，臣嘗舉薦於大王，大王不聽。今日臣願領兵前往，先與講和。如若不許，然後固守城池，請救韓、趙。」羣臣皆贊其策。惠王即拜公子卬爲大將，亦率兵五萬，來救西河，進屯吳城。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時所築，以拒秦者，堅固可守。公子卬正欲修書，遣人往秦寨通問衛鞅，欲其罷兵。守城將士報道：「今有秦相國差人下書，見在城外。」公子卬命縋城而上，發書看之。書曰：

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歡，不異骨肉。今各事其主，爲兩國之將，何忍治兵，自相魚肉？鄙意欲與公子相約，各去兵車，釋甲冑，以衣冠之會，相見於玉泉山，樂飲而罷，免使兩國肝腦塗地；使千秋而下，稱吾兩人之交情，同於管、鮑。公子如肯俯從，幸示其期！

公子卬讀畢，大喜曰：「吾意正欲如此。」遂厚待使者，答以書曰：

相國不忘夙昔之好，舉齊桓故事，以衣裳易兵車，安秦、魏之民，明管、鮑之誼，此卬志也。三日之內，惟相國示期，敢不聽命。

衛鞅得了回信，喜曰：「吾計成矣！」復使人入城，訂定日期，言：「秦兵前營已撤，打發先回，只等會過元帥，便拔寨都起。」復以旱藕、麝香遺之，曰：「此二物秦地所產，旱藕益人，麝香辟邪，聊志交情，永以爲好。」公子卬謂衛鞅愛己，益信其無他，答書謝之。衛鞅假傳軍令，使前營盡撤，公子少官率領先行。卻暗暗吩咐，一路只說射獵充食，在狐岐山、白雀山等處，四散埋伏，期定是日午末未初，齊到玉泉山下，只聽山上放炮爲號，便一齊殺入，將來人盡數拿住，不許走漏一人。

至期，侵晨，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，言：「相國先往玉泉山伺候，隨行不滿三百人。」公子卬十分相信，亦以車載酒食，並樂工一部，乘車赴會，人數與衛鞅相當。衛鞅在山下相迎。公子卬見人從既少，且無軍器，坦然不疑。相見之間，各敘昔日交情，並及今日通和之意。魏國從人，無不歡喜。兩邊俱有酒席，公子卬是地主，先替衛鞅把盞。三獻三酬，奏樂三次。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，即時撤了魏國筵席，另用本國酒饌。兩個侍酒的，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，一個喚做烏獲，力舉千鈞，一個喚做任鄙，手格虎豹。衛鞅才舉初杯相勸，以目視左右，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炮，山下亦放炮相應，聲震陵谷。公子卬大驚曰：「此炮何來？相國莫非見欺否？」衛鞅笑曰：「暫欺一次，尚容告罪！」公子卬心慌，便欲奔逃。卻被烏獲緊緊幫住，轉動不得。任鄙指揮左右拿人。公子少官率領軍士，拘獲車仗人等，真個是滴水不漏。衛鞅吩咐將公子卬上了囚車，先遞迴秦國報捷。卻將所獲隨行人衆，解其束縛，賜酒壓驚，仍用原來軍仗，教他：「只說主帥赴會回來。賺開城門，另有重賞；如若不從，即時斬首！」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，誰不怕死，盡皆依允。卻教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，任鄙作護送使臣，單車隨後。城上認得是自家人從，即時開門。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，將城門一拳一腳，打個粉碎，關闔不得，軍士上前者，都被打倒。背後衛鞅親率大軍，飛也似趕來。城中軍民亂竄，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，遂佔了吳城。朱倉聞知主帥被虜，度西河難守，棄城而遁。

衛鞅長驅而入，直逼安邑。惠王大懼，使大夫龍賈往秦軍行成。衛鞅曰：「魏王不能用吾，吾故出仕秦國。蒙秦王尊爲卿相，食祿萬鍾，今以兵權交付，若不滅魏，有負重託。」龍賈曰：「吾聞：『良鳥戀舊林，良臣懷故主。』魏王雖不能用足下，然父母之邦，足下安得無情？」衛鞅沉思半晌，謂龍賈曰：「若要我班師，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。」龍賈只得應諾，回奏惠王。惠王從之，即令龍賈奉西河地圖，獻於秦軍買和。衛鞅按圖受地，奏凱而歸。公子卬遂降於秦。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，難守，遂遷都大梁去訖。自此稱爲梁國。

秦孝公嘉衛鞅之功，封爲列侯，以前所取魏地商、於等十五邑，爲鞅食邑，號爲商君。後世稱爲商鞅爲此也。鞅謝恩歸第，謂家臣曰：「吾以衛之支庶，挾策歸秦，爲秦更治，立致富強。今又得魏地七百里，封邑十五城，大丈夫得志，可謂極矣。」賓客齊聲稱賀。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：「『千人諾諾，不如一士諤諤。』爾等居商君門下，豈可進諂而陷主乎？」衆人視之，乃上客趙良也。鞅曰：「先生謂衆人之諂，試言吾之治秦，與五羖大夫孰賢？」良曰：「五羖大夫之相穆公也，三置晉君，並國二十，使其主爲西戎伯主。及其自奉，暑不張蓋，勞不坐乘，死之日，百姓悲哭，如喪考妣。今君相秦八載，法令雖行，刑戮太慘，民見威而不見德，知利而不知義。太子恨君刑其師傅，怨入骨髓；民間父兄子弟，久含怨心。一旦秦君晏駕，君之危若朝露，尚可貪商、於之富貴，而自誇大丈夫乎？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？辭祿去位，退耕於野，尚可以望自全也。」商君默然不樂。

後五月，秦孝公得疾而薨。羣臣奉太子駟即位，是爲惠文公。商鞅自負先朝舊臣，出入傲慢。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，積恨未報，至是，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公曰：「臣聞：『大臣太重者國危，左右太重者身危。』商鞅立法治秦，秦邦雖治，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秦國之法。今又封邑十五，位尊權重，後必謀叛。」惠文公曰：「吾恨此賊久矣！但以先王之臣，反形未彰，故姑容旦夕。」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，退歸商、於。鞅辭朝，具駕出城，儀仗隊伍，猶比諸侯。百官餞送，朝署爲空。公子虔、公孫賈密告惠文公，言：「商君不知悔咎，僭擬王者儀制，如歸商、於，必然謀叛。」甘龍、杜摯證成其事。惠文公大怒，即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，追趕商鞅，梟首回報。公孫賈領命出朝。當時百姓連街倒巷，皆怨商君。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，攘臂相從者，何止數千餘人，商鞅車駕出城已百餘裏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，使人探聽，回報：「朝廷發兵追趕。」商鞅大驚，知是新王見責，恐不免禍，急卸衣冠下車，扮作卒隸逃亡。走至函關，天色將昏，往旅店投宿。店主索照身之帖，鞅辭無有。店主曰：「商君之法，不許收留無帖之人，犯者並斬！吾不敢留。」商鞅嘆曰：「吾設此法，乃自害其身也。」乃冒夜前行，混出關門，徑奔魏國。魏惠王恨商鞅誘虜公子卬，割其西河之地，於是欲囚商鞅以獻秦。鞅復逃回商、於，謀起兵攻秦，被公孫賈追至縛歸。惠文公曆數其罪，吩咐將鞅押出市曹，五牛分屍。百姓爭啖其肉，須臾而盡。於是盡滅其族。可憐商鞅變立新法，使秦國富強，今日受車裂之禍，豈非過刻之報乎？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商於封邑未經年，五路分屍亦可憐！

慘刻從來兇報至，勸君熟讀省刑篇。

自商鞅之死，百姓歌舞於道，如釋重負。六國聞之，亦皆相慶。甘龍、杜摯先被革職，今皆復官。拜公孫衍爲相國。衍勸惠文公西並巴、蜀，稱王以號召天下，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，如有違者，即發兵伐之。惠文公遂稱王，遣使者遍告列國，都要割地爲賀。諸侯俱猶豫未決。惟楚威王熊商，任用昭陽，新敗越兵，殺越王無疆，盡有越地，地廣兵強，與秦爲敵。秦使至楚，被楚王叱吒而去。於是洛陽蘇秦挾「兼併」之策，以說秦王。

不知蘇秦如何說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

話說蘇秦、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，張儀自往魏國去了。蘇秦回至洛陽家中，老母在堂，一兄二弟，兄已先亡，惟寡嫂在，二弟乃蘇代、蘇厲也，一別數年，今日重會，舉家歡喜，自不必說。過了數日，蘇秦欲出遊列國，乃請於父母，變賣家財，爲資身之費。母嫂及妻俱力阻之，曰：「季子不治耕穫，力工商，求什一之利，乃思以口舌博富貴，棄見成之業，圖未獲之利，他日生計無聊，豈可悔乎？」蘇代、蘇厲亦曰：「兄如善於遊說之術，何不就說周王，在本鄉亦可成名，何必遠出？」蘇秦被一家阻當，乃求見周顯王，說以自強之術。顯王留之館舍。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農賈之家，疑其言空疏無用，不肯在顯王前保舉。

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，不能討個進身。於是發憤回家，盡破其產，得黃金百鎰，制黑貂裘爲衣，治車馬僕從，遨遊列國，訪求山川地形、人民風土，盡得天下利害之詳。如此數年，未有所遇。聞衛鞅封商君，甚得秦孝公之心，乃西至咸陽，而孝公已薨，商君亦死，乃求見惠文王。惠文王宣秦至殿，問曰：「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邑，有何教誨？」蘇秦奏曰：「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，意者欲安坐而並天下乎？」惠文王曰：「然。」秦曰：「大王東有關、河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、蜀，北有胡、貉，此四塞之國也。沃野千里，奮擊百萬，以大王之賢，士民之衆，臣請獻謀效力，並諸侯，吞周室，稱帝而一天下，易如反掌。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？」惠文王初殺商鞅，心惡遊說之士，乃辭曰：「孤聞：『毛羽不成，不能高飛。』先生所言，孤有志未逮，更俟數年，兵力稍足，然後議之。」蘇秦乃退。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，匯成一書，凡十餘萬言。次日，獻上秦王。秦王雖然留覽，絕無用蘇秦之意。再謁秦相公孫衍，衍忌其才，不爲引進。

蘇秦留秦復歲餘，黃金百鎰，俱已用盡，黑貂之裘亦敝壞，計無所出。乃貨其車馬僕從，以爲路資，擔囊徒步而歸。父母見其狼狽，辱罵之。妻方織布，見秦來，不肯下機相見。秦餓甚，向嫂求一飯，嫂辭以無柴，不肯爲炊。有詩爲證：

富貴途人成骨肉，貧窮骨肉亦途人。

試看季子貂裘敝，舉目雖親盡不親。

秦不覺墮淚，嘆曰：「一身貧賤，妻不以我爲夫，嫂不以我爲叔，母不以我爲子，皆我之罪也！」於是簡書篋中，得太公《陰符》一篇，忽悟曰：「鬼谷先生曾言：『若遊說失意，只須熟玩此書，自有進益。』」乃閉戶探討，務窮其趣，晝夜不息。夜倦欲睡，則引錐自刺其股，血流遍足。既於《陰符》有悟，然後將列國形勢，細細揣摩，如此一年，天下大勢，如在掌中。乃自慰曰：「秦有學如此，以說人主，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，取卿相之位者乎？」遂謂其弟代、厲曰：「吾學已成，取富貴如寄，弟可助吾行資，出說列國。倘有出身之日，必當相引。」復以《陰符》爲弟講解。代與厲亦有省悟，乃各出黃金，以資其行。

秦辭父母妻嫂，欲再往秦國，思想：「當今七國之中，惟秦最強，可以輔成帝業。可奈秦王不肯收用。吾今再去，倘復如前，何面復歸故里？」乃思一擯秦之策，必使列國同心協力，以孤秦勢，方可自立。於是東投趙國。時趙肅侯在位，其弟公子成爲相國，號奉陽君。蘇秦先說奉陽君，奉陽君不喜。秦乃去趙，北遊於燕，求見燕文公，左右莫爲通達。居歲餘，資用已罄，飢餓於旅邸。旅邸之人哀之，貸以百錢，秦賴以濟。適值燕文公出遊，秦伏謁道左。文公問其姓名，知是蘇秦，喜曰：「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，寡人心慕之，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。今先生幸惠教寡人，燕之幸也。」遂回車入朝，召秦入見，鞠躬請教。蘇秦奏曰：「大王列在戰國，地方二千里，兵甲數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六千匹，然比於中原，曾未及半。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，目不睹覆車斬將之危，安居無事，大王亦知其故乎？」燕文公曰：「寡人不知也。」秦又曰：「燕所以不被兵者，以趙爲之蔽耳。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，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，不愚甚耶？」燕文公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秦對曰：「依臣愚見，不若與趙從親，因而結連列國，天下爲一，相與協力御秦，此百世之安也。」燕文公曰：「先生『合從』以安燕國，寡人所願，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。」秦又曰：「臣雖不才，願面見趙侯，與定從約。」燕文公大喜，資以金帛路費，高車駟馬，使壯士送秦至趙。

適奉陽君趙成已卒，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，遂降階而迎，曰：「上客遠辱，何以教我？」蘇秦奏曰：「秦聞天下布衣賢士，莫不高賢君之行義，皆願陳忠於君前，奈奉陽君妒才嫉能，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，捲舌而不言。今奉陽君捐館舍，臣故敢獻其愚忠。臣聞：『保國莫如安民，安民莫如擇交。』當今山東之國，惟趙爲強。趙地方二千餘裏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數年。秦之所最忌害也，莫如趙。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，畏韓、魏之襲其後也。故爲趙南蔽者，韓、魏也。韓、魏無名山大川之險，一旦秦兵大出，蠶食二國，二國降，則禍次於趙矣。臣嘗考地圖，列國之地，過秦萬里，諸侯之兵，多秦十倍，設使六國合一，併力西向，何難破秦。今爲秦謀者，以秦恐嚇諸侯，必須割地求和。夫無故而割地，是自破也。破人與破於人，二者孰愈？依臣愚見，莫如約列國君臣會於洹水，交盟定誓，結爲兄弟，聯爲脣齒。秦攻一國，則五國共救之，如有敗盟背誓者，諸侯共伐之。秦雖強暴，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衆爭勝負哉？」趙肅侯曰：「寡人年少，立國日淺，未聞至計。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，寡人敢不敬從！」乃佩以相印，賜以大第，又以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匹，使爲「從約長」。

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，償旅邸人之百錢。正欲擇日起行，歷說韓、魏諸國。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，有急事商議。蘇秦慌忙來見肅侯。肅侯曰：「適邊吏來報：『秦相國公孫衍出師攻魏，擒其大將龍賈，斬首四萬五千，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。衍又欲移兵攻趙。』將若之何？」蘇秦聞言，暗暗喫驚：「秦兵若到趙，趙君必然亦效魏求和，『合從』之計不成矣。」正是人急計生，且答應過去，另作區處。乃故作安閒之態，拱手對曰：「臣度秦兵疲敝，未能即至趙國，萬一來到，臣自有計退之。」肅侯曰：「先生且暫留敝邑，待秦兵果然不到，方可遠離寡人耳。」這句話，正中蘇秦之意，應諾而退。

蘇秦回至府第，喚門下心腹，喚做畢成，至於密室，分付曰：「吾有同學故人，名曰張儀，字餘子，乃大梁人氏。我今予汝千金，汝可扮作商賈，變姓名爲賈舍人，前往魏邦，尋訪張儀。倘相見時，須如此如此。若到趙之日，又須如此如此。汝可小心在意。」賈舍人領命，連夜望大梁而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，家貧，求事魏惠王不得。後見魏兵屢敗，乃挈其妻去魏遊楚，楚相國昭陽留之爲門下客。昭陽將兵伐魏，大敗魏師，取襄陵等七城。楚威王嘉其功，以「和氏之璧」賜之。何謂「和氏之璧」？當初楚厲王之末年，有楚人卞和，得玉璞於荊山，獻於厲王。王使玉工相之，曰：「石也！」厲王大怒，以卞和欺君，刖其左足。及楚武王即位，和復獻其璞。玉工又以爲石。王怒，刖其右足。及楚文王即位，卞和又欲往獻，奈雙足俱刖，不能行動，乃抱璞於懷，痛哭於荊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盡繼之以血。有曉得卞和的，問曰：「汝再獻再刖，可以止矣。尚希賞乎？又何哭爲？」和曰：「吾非爲求賞也。所恨者，本良玉而謂之石，本貞士而謂之欺，是非顛倒，不得自明，是以悲耳！」楚文王聞卞和之泣，乃取其璞，使玉人剖之，果得無瑕美玉，因製爲璧，名曰「和氏之璧」。今襄陽府南漳縣荊山之顛有池，池旁有石室，謂之抱玉巖，即卞和所居，泣玉處也。楚王憐其誠，以大夫之祿給卞和，終其身。此璧乃無價之寶，只爲昭陽滅越敗魏，功勞最大，故以重寶賜之。昭陽隨身攜帶，未嘗少離。一日，昭陽出遊於赤山，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。那赤山下有深潭，相傳姜太公曾釣於此。潭邊建有高樓，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。及至半酣，賓客慕「和璧」之美，請於昭陽，求借觀之。昭陽命守藏豎於車箱中取出寶櫝至前，親自啓鑰，解開三重錦袱，玉光爍爍，照人顏面。賓客次第傳觀，無不極口稱讚。正賞玩間，左右言：「潭中有大魚躍起。」昭陽起身憑欄而觀，衆賓客一齊出看。那大魚又躍起來，足有丈餘，羣魚從之跳躍。俄然雲興東北，大雨將至，昭陽分付：「收拾轉程。」守藏豎欲收「和璧」置櫝，已不知傳遞誰手，竟不見了。亂了一回，昭陽回府，教門下客捱查盜璧之人。門下客曰：「張儀赤貧，素無行。要盜璧除非此人。」昭陽亦心疑之。使人執張儀笞掠之，要他招承。張儀實不曾盜，如何肯服。笞至數百，遍體俱傷，奄奄一息。昭陽見張儀垂死，只得釋放。旁有可憐張儀的，扶儀歸家。其妻見張儀困頓模樣，垂淚而言曰：「子今日受辱，皆由讀書遊說所致，若安居務農，寧有此禍耶？」儀張口向妻使視之，問曰：「吾舌尚在乎？」妻笑曰：「尚在。」儀曰：「舌在，便是本錢，不愁終困也。」於是將息半愈，復還魏國。

賈舍人至魏之時，張儀已回魏半年矣。聞蘇秦說趙得意，正欲往訪。偶然出門，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，相問間，知從趙來，遂問：「蘇秦爲趙相國，信果真否？」賈舍人曰：「先生何人，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？何爲問之？」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。賈舍人曰：「若是，何不往遊？相國必當薦揚。吾賈事已畢，正欲還趙，若不棄嫌微賤，願先生同載。」張儀欣然從之。既至趙郊，賈舍人曰：「寒家在郊外，有事只得暫別。城內各門俱有旅店，安歇遠客，容卑人過幾日相訪。」張儀辭賈舍人下車，進城安歇。

次日，修刺求謁蘇秦。秦預誡門下人，不許爲通。候至第五日，方得投進名刺。秦辭以事冗，改日請會。儀復候數日，終不得見，怒欲去。地方店主人拘留之，曰：「子已投刺相府，未見發落，萬一相國來召，何以應之？雖一年半載，亦不敢放去也。」張儀悶甚，訪賈舍人何在，人亦無知者。又過數日，復書刺往辭相府。蘇秦傳命：「來日相見。」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，次日，侵晨往候。蘇秦預先排下威儀，闔其中門，命客從耳門而入。張儀欲登堂，左右止之曰：「相國公謁未畢，客宜少待。」儀乃立於廡下，睨視堂前，官屬拜見者甚衆。已而，稟事者又有多人。良久，日將昃，聞堂上呼曰：「客今何在？」左右曰：「相君召客。」儀整衣升階，只望蘇秦降坐相迎，誰知秦安坐不動。儀忍氣進揖，秦起立，微舉手答之，曰：「餘子別來無恙？」儀怒氣勃勃，竟不答言。左右稟進午飧。秦復曰：「公事匆冗，煩餘子久待，恐飢餒，且草率一飯，飯後有言。」命左右設坐於堂下。秦自飯於堂上，珍羞滿案。儀前不過一肉一菜，粗糲之餐而已。張儀本待不喫，奈腹中飢甚，況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，只指望今日見了蘇秦，便不肯薦用，也有些金資齎發，不想如此光景。正是：在他矮檐下，誰敢不低頭！出於無奈，只得含羞舉箸。遙望見蘇秦杯盤狼藉，以其餘餚分賞左右，比張儀所食，還盛許多。儀心中且羞且怒。食畢，秦復傳言：「請客上堂。」張儀舉目觀看，秦仍舊高坐不起。張儀忍氣不過，走上幾步，大罵：「季子，我道你不忘故舊，遠來相投，何意辱我至此！同學之情何在？」蘇秦徐徐答曰：「以餘子之才，只道先我而際遇了，不期窮困如此。吾豈不能薦於趙侯，使子富貴？但恐子志衰才退，不能有爲，貽累於薦舉之人。」張儀曰：「大丈夫自能取富貴，豈賴汝薦乎？」秦曰：「你既能自取富貴，何必來謁？念同學情分，助汝黃金一笏，請自方便！」命左右以金授儀。儀一時性起，將金擲於地下，憤憤而出。蘇秦亦不挽留。

儀回至旅店，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。儀問其故。店主人曰：「今日足下得見相君，必然贈館授餐，故移出耳。」張儀搖頭，口中只說：「可恨，可恨！」一頭脫下衣履，交還店主人。店主人曰：「莫非不是同學，足下有些妄扳麼？」張儀扯住主人，將往日交情，及今日相待光景，備細述了一遍。店主人曰：「相君雖然倨傲，但位尊權重，禮之當然。送足下黃金一笏，亦是美情，足下收了此金，也可打發飯錢，剩些作歸途之費。何必辭之？」張儀曰：「我一時使性，擲之於地，如今手無一錢，如之奈何？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，與張儀相見，道：「連日少候，得罪！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？」張儀將怒氣重複提起，將手往店案上一拍，罵道：「這無情無義的賊！再莫提他！」賈舍人曰：「先生出言太重，何故如此發怒？」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，代張儀敘述一遍。「今欠帳無還，又不能作歸計，好不愁悶！」賈舍人曰：「當初原是小人攛掇先生來的，今日遇而不遇，卻是小人帶累了先生，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帳，備下車馬，送先生回魏。先生意下如何？」張儀曰：「我亦無顏歸魏了。欲往秦邦一遊，恨無資斧。」賈舍人曰：「先生欲遊秦，莫非秦邦還有同學兄弟麼？」張儀曰：「非也，當今七國中，惟秦最強，秦之力，可以困趙。我往秦，幸得用事，可報蘇秦之仇耳！」賈舍人曰：「先生若往他國，小人不敢奉承。若欲往秦，小人正欲往彼探親，依舊與小人同載，彼此得伴，豈不美哉？」張儀大喜曰：「世間有此高義，足令蘇秦愧死！」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。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，見有車馬在門，二人同載，望西秦一路而行。路間爲張儀制衣裝，買僕從，凡儀所須，不惜財費。及至秦國，復大出金帛，賂秦惠文王左右，爲張儀延譽。

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，聞左右之薦，即時召見，拜爲客卿，與之謀諸侯之事。賈舍人乃辭去。張儀垂淚曰：「始吾困厄至甚，賴子之力，得顯用秦國，方圖報德，何遽言去耶？」賈舍人笑曰：「臣非能知君，知君者，乃蘇相國也。」張儀愕然良久，問曰：「子以資斧給我，何言蘇相國耶？」賈舍人曰：「相國方倡『合從』之約，慮秦伐趙敗其事，思可以得秦之柄者，非君不可。故先遣臣僞爲賈人，招君至趙，又恐君安於小就，故意怠慢，激怒君。君果萌遊秦之意。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，分付恣君所用，必得秦柄而後已。今君已用於秦，臣請歸報相國。」張儀嘆曰：「嗟乎！吾在季子術中，而吾不覺，吾不及季子遠矣。煩君多謝季子，當季子之身，不敢言『伐趙』二字，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。」

賈舍人回報蘇秦，秦乃奏趙肅侯曰：「秦兵果不出矣。」於是拜辭往韓，見韓宣惠公曰：「韓地方九百餘裏，帶甲數十萬，然天下之強弓勁弩，皆從韓出。今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割地爲贄，明年將復求之。夫韓地有限，而秦欲無窮，再三割則韓地盡矣。俗諺雲：『寧爲雞口，勿爲牛後。』以大王之賢，挾強韓之兵，而有『牛後』之名，臣竊羞之！」宣惠公蹴然曰：「願以國聽於先生，如趙王約。」亦贈蘇秦黃金百鎰。蘇秦乃過魏，說魏惠王曰：「魏地方千里，然而人民之衆，車馬之多，無如魏者，於以抗秦有餘也。今乃聽羣臣之言，欲割地而臣事秦，倘秦求無已，將若之何？大王誠能聽臣，六國從親，併力制秦，可使永無秦患。臣今奉趙王之命，來此約從。」魏惠王曰：「寡人愚不肖，自取敗辱。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，敢不從命！」亦贈金帛一車。蘇秦復造齊國，說齊宣王曰：「臣聞臨淄之途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富盛天下莫比，乃西面而謀事秦，寧不恥乎？且齊地去秦甚遠，秦兵必不能及齊，事秦何爲？臣願大王從趙約，六國和親，互相救援。」齊宣王曰：「謹受教！」蘇秦乃驅車西南，說楚威王曰：「楚地五千餘裏，天下莫強。秦之所患，莫如楚。楚強則秦弱，秦強則楚弱。今列國之士，非從則衡。夫『合從』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，『連衡』則楚將割地以事秦，此二策者，相去遠矣！」楚威王曰：「先生之言，楚之福也。」

秦乃北行回報趙肅侯，行過洛陽，諸侯各發使送之，儀仗旌旄，前遮後擁，車騎輜重，連接二十里不絕，威儀比於王者。一路官員，望塵下拜。周顯王聞蘇秦將至，預使人掃除道路，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。秦之老母，扶杖旁觀，嘖嘖驚歎。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，俯伏郊迎。蘇秦在車中，謂其嫂曰：「嫂向不爲我炊，今又何恭之過也？」嫂曰：「見季子位高而金多，不容不敬畏耳！」蘇秦喟然嘆曰：「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！」於是以車載其親屬，同歸故里。起建大宅，聚族而居，散千金以贍宗黨。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宅遺址，相傳有人掘之，得金百錠，蓋當時所埋也。秦弟代、厲羨其兄之貴盛，亦習《陰符》，學遊說之術。

蘇秦住家數日，乃發車往趙。趙肅侯封爲武安君，遣使約齊、楚、魏、韓、燕五國之君，俱到洹水相會。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，築壇布位，以待諸侯。燕文公先到，次韓宣惠公到。不數日，魏惠王、齊宣王、楚威王陸續俱到。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，私議坐次。論來楚、燕是個老國，齊、韓、趙、魏都是更姓新國；但此時戰爭之際，以國之大小爲敘：楚最大，齊次之，魏次之，次趙，次燕，次韓。內中楚、齊、魏已稱王，趙、燕、韓尚稱侯，爵位相懸，相敘不便。於是蘇秦建議，六國一概稱王。趙王爲約主，居主位。楚王等以次居客位，先與各國會議停當。至期，各登盟壇，照位排列。蘇秦歷階而上，啓告六王曰：「諸君山東大國，位皆王爵，地廣兵多，足以自雄。秦乃牧馬賤夫，據咸陽之險，蠶食列國，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？」諸侯皆曰：「不願事秦，願奉先生明教。」蘇秦曰：「『合從擯秦』之策，曏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，今日但當刑牲歃血，誓於神明，結爲兄弟，務期患難相恤。」六王皆拱手曰：「謹受教！」秦遂捧盤，請六王以次歃血，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，一國背盟，五國共擊。寫下誓書六通，六國各收一通，然後就宴。趙王曰：「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，宜封高爵，俾其往來六國，堅此從約。」五王皆曰：「趙王之言是也！」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「從約長」，兼佩六國相印，金牌寶劍，總轄六國臣民。又各賜黃金百鎰，良馬十乘。蘇秦謝恩。六王各散歸國。蘇秦隨趙肅侯歸趙。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。史官有詩云：

相要洹水誓明神，脣齒相依骨肉親。

假使合從終不解，何難協力滅孤秦？

是年，魏惠王、燕文王俱薨，魏襄王、燕易王嗣位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

話說蘇秦既「合從」六國，遂將「從」約寫一通，投於秦關。關吏送與秦惠文王觀之。惠文王大驚，謂相國公孫衍曰：「若六國爲一，寡人之進取無望矣！必須畫一計，散其『從』約，方可圖大事。」公孫衍曰：「首『從』約者趙也，大王興師伐趙，視其先救趙者，即移兵伐之。如是則諸侯懼而『從』約可散矣。」時張儀在座，意不欲伐趙，以負蘇秦之德，乃進曰：「六國新合，其勢未可猝離也。秦如伐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清河，燕悉銳師以助戰。秦師拒關不暇，何暇他移哉？夫近秦之國無如魏，而燕在北最遠。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，以疑各國之心，而與燕太子結婚。如此則『從』約自解矣。」惠文王稱善，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以講和。魏亦使人報秦之聘，復以女許配秦太子。

趙王聞之，召蘇秦責之曰：「子倡爲『從』約，六國和親，相與擯秦。今未逾年，而魏、燕二國皆與秦通，『從』約之不足恃明矣。倘秦兵猝然加趙，尚可望二國之救乎？」蘇秦惶恐謝曰：「臣請爲大王出使燕國，必有以報魏也。」秦乃去趙適燕，燕易王以爲相國。時易王新即位，齊宣王乘喪伐之，取十城。易王謂蘇秦曰：「始先君以國聽子，六國和親，今先君之骨未寒，而齊兵壓境，取我十城，如洹水之誓何？」蘇秦曰：「臣請爲大王使齊，奉十城以還燕。」燕易王許之。蘇秦見齊宣王曰：「燕王者，大王之同盟，而秦王之愛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，不惟燕怨齊，秦亦怨齊矣。得十城而結二怨，非計也。大王聽臣計，不如歸燕之十城，以結燕、秦之歡，齊得燕、秦，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。」宣王大悅，乃以十城還燕。

易王之母文夫人，素慕蘇秦之才，使左右召秦入宮，因與私通。易王知之而不言。秦懼，乃結好於燕相國子之，與聯兒女之姻；又使其弟蘇代、蘇厲，與子之結爲兄弟，欲以自固。燕夫人屢召蘇秦，秦益懼，不敢往，乃說易王曰：「燕、齊之勢，終當相併，臣願爲大王行反間於齊。」易王曰：「反間如何？」秦對曰：「臣僞爲得罪於燕，而出奔齊國，齊王必重用臣。臣因敗齊之政，以爲燕地。」易王許之，乃收秦相印，秦遂奔齊。齊宣王重其名，以爲客卿。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。宣王好貨，因使厚其賦斂；宣王好色，因使妙選宮女。欲俟齊亂，而使燕乘之。宣王全然不悟。相國田嬰、客卿孟軻極諫，皆不聽。宣王薨，子閔王地立。初年頗勤國政，娶秦女爲皇后。封田嬰爲薛公，號靖郭君。蘇秦客卿用事如故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張儀聞蘇秦去趙，知「從」約將解，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。魏襄王怒，使人索地於秦。秦惠王使公子華爲大將，張儀副之，帥師伐魏，攻下蒲陽。儀請於秦王，復以蒲陽還魏。又使公子繇質於魏，與之結好。張儀送之。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。張儀因說曰：「秦王遇魏甚厚，得城不取，又納質焉。魏不可無禮於秦，宜謀所以謝之。」襄王曰：「何以爲謝？」張儀曰：「土地之外，非秦所欲也。大王割地以謝秦，秦之愛魏必深。若秦、魏合兵以圖諸侯，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，必十倍於今之所獻也。」襄王惑其言，乃獻少梁之地以謝秦，又不敢受質。秦王大悅，因罷公孫衍，用張儀爲相。

時楚威王已薨，子熊槐立，是爲懷王。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，迎其妻子，且言昔日盜璧之冤。楚懷王面責昭陽曰：「張儀賢士，子何不進於先君，而迫之使爲秦用也？」昭陽嘿然甚愧，歸家發病死。懷王懼張儀用秦，復申蘇秦「合從」之約，結連諸侯。而蘇秦已得罪於燕，去燕奔齊。張儀乃見秦王，辭相印，自稱往魏。惠文王曰：「君舍秦往魏，何意？」儀對曰：「六國溺於蘇秦之說，未能即解。臣若得魏柄，請令魏先事秦，以爲諸侯之倡。」惠文王許之。儀遂投魏，魏襄王果用爲相國。儀因說曰：「大梁南鄰楚，北鄰趙，東鄰齊，西鄰韓，而無山川之險可恃，此四分五裂之道也。故非事秦，國不得安。」魏襄王計未定。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，大敗魏師，取曲沃。髯翁有詩云：

仕齊卻爲燕邦去，相魏翻因秦國來。

雖則從橫分兩路，一般反覆小人才。

襄王怒，益不肯事秦，謀爲「合從」，仍推楚懷王爲「從約長」。於是蘇秦益重於齊。

時齊相國田嬰病卒，子田文嗣爲薛公，號爲孟嘗君。田嬰有子四十餘人，田文乃賤妾之子，以五月五日生。初生時，田嬰戒其妾棄之勿育。妾不忍棄，乃私育之。既長五歲，妾乃引見田嬰。嬰怒其違命。文頓首曰：「父所以見棄者，何故？」嬰曰：「世人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，生子者長與戶齊，將不利於父母。」文對曰：「人生受命於天，豈受命於戶耶？必若受命於戶，何不增而高之？」嬰不能答，然暗暗稱奇。及文長十餘歲，便能接應賓客，賓客皆樂與之遊，爲之延譽。諸侯使者至齊，皆求見田文。於是田嬰以文爲賢，立爲適子，遂繼薛公之爵，號孟嘗君。孟嘗君既嗣位，大築館舍，以招天下之士。凡士來投者，不問賢愚，無不收留。天下亡人有罪者，皆歸之。孟嘗君雖貴，其飲食與諸客同。一日，待客夜食，有人蔽其火光。客疑飯有二等，投箸辭去。田文起坐，自持飯比之，果然無二。客嘆曰：「以孟嘗君之待士如此，而吾過疑之，吾真小人矣！尚何面目立於其門下！」乃引刀自剄而死。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。衆客無不感動，歸者益衆，食客嘗滿數千人。諸侯聞孟嘗君之賢，且多賓客，皆尊重齊，相戒不敢犯其境。正是：

虎豹踞山禽獸遠，蛟龍在水怪魚藏。

堂中有客三千輩，天下人人畏孟嘗。

再說張儀相魏三年，而魏襄王薨，子哀王立。楚懷王遣使弔喪，因徵兵伐秦，哀王許之。韓宣惠王、趙武靈王、燕王噲皆樂於從兵。楚使者至齊，齊閔王集羣臣問計。左右皆曰：「秦甥舅之親，未有仇隙，不可伐。」蘇秦主「合從」之約，堅執以爲可伐。孟嘗君獨曰：「言可伐與不可伐，皆非也。伐則結秦之仇，不伐則觸五國之怒。以臣愚計，莫如發兵而緩其行。兵發，則不與五國爲異同；行緩，則可觀望爲進退。」閔王以爲然，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。孟嘗君方出齊郊，遽稱病，延醫療治，一路耽擱不行。

卻說韓、趙、魏、燕四王，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，刻期進攻。懷王雖爲「從約長」，那四王各將其軍，不相統一。秦守將樗裏疾大開關門，陳兵索戰。五國互相推諉，莫敢先發。相持數日，樗裏疾出奇兵絕楚餉道，楚兵乏食，兵士皆譁，樗裏疾乘機襲之，楚兵敗走。於是四國皆還。孟嘗君未至秦境，而五國之師已撤矣。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。孟嘗君回齊，齊閔王嘆曰：「幾誤聽蘇秦之計！」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，爲食客費，益愛重之。蘇秦自愧以爲不及。楚懷王恐齊、秦交合，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，與齊申盟結好，兩國聘使往來不絕。

自齊宣王之世，蘇秦專貴寵用，左右貴戚多有妒者。及閔王時，秦寵未衰。今日閔王不用蘇秦之計，卻依了孟嘗君，果然伐秦失利，孟嘗君受多金之賞，左右遂疑閔王已不喜蘇秦矣，乃募壯士，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。匕首入秦腹，秦以手按腹而走，訴於閔王。閔王命擒賊，賊已逃去，不可得。蘇秦曰：「臣死之後，願大王斬臣之頭，號令於市曰：『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，今幸誅死。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，賞以千金。』如是，則賊可得也。」言訖，拔去匕首，血流滿地而死。閔王依其言，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。須臾，有人過其頭下，見賞格，自誇於人曰：「殺秦者我也！」市吏因執之以見閔王。王令司寇以嚴刑鞫之，盡得主使之人，誅滅凡數家。史官論蘇秦雖身死，猶能用計自報其仇，可謂智矣！而身不免見刺，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？蘇秦死後，其賓客往往泄蘇秦之謀，言：「秦爲燕而仕齊。」閔王始悟秦之詐，自是與燕有隙，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。蘇代說燕王，納質子以和齊。燕王從之，使蘇厲引質子來見閔王。閔王恨蘇秦不已，欲囚蘇厲。蘇厲呼曰：「燕王欲以國依秦，臣之兄弟陳大王之威德，以爲事秦不如事齊，故使臣納質請平。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，而加生者之罪乎？」閔王悅，乃厚待蘇厲。厲遂委質爲齊大夫。蘇代留仕燕國。史官有蘇秦贊曰：

季子周人，師事鬼谷。揣摩既就，《陰符》伏讀。合從離橫，佩印者六。晚節不終，燕齊反覆。

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，心中暗喜，及聞蘇秦已死，乃大喜曰：「今日乃吾吐舌之時矣！」遂乘間說魏哀王曰：「以秦之強，御五國而有餘，此其不可抗明矣。本倡『合從』之議者蘇秦，而秦且不保其身，況能保人國乎？夫親兄弟共父母者，或因錢財爭鬥不休，況異國哉？大王猶執蘇秦之議，不肯事秦，倘列國有先事秦者，合兵攻魏，魏其危矣。」哀王曰：「寡人願從相國事秦，誠恐秦不見納，奈何？」張儀曰：「臣請爲大王謝罪於秦，以結兩國之好。」哀王乃飾車從，遣張儀入秦求和。於是秦、魏通好。張儀遂留秦，仍爲秦相。

再說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圍，肌肥肉重，面闊口方，手綽飛禽，走及奔馬，自燕易王時，已執國柄。及燕王噲嗣位，荒於酒色，但貪逸樂，不肯臨朝聽政，子之遂有篡燕之意。蘇代、蘇厲與子之相厚，每對諸侯使者，揚其賢名。燕王噲使蘇代如齊，問候質子，事畢歸燕。燕王噲問曰：「聞齊有孟嘗君，天下之大賢也。齊王有此賢臣，遂可以霸天下乎？」代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噲問曰：「何故不能？」代對曰：「知孟嘗君之賢，而任之不專，安能成霸？」噲曰：「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爲臣耳，何難專任哉？」蘇代曰：「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，是即燕之孟嘗君也。」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。忽一日，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：「古之人君多矣，何以獨稱堯、舜？」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，遂對曰：「堯、舜所以稱聖者，以堯能讓天下於舜，舜能讓天下於禹也。」噲曰：「然則禹何爲獨傳於子？」鹿毛壽曰：「禹不能讓天下於益，但使代理政事，而未嘗廢其太子。故禹崩之後，太子啓竟奪益之天下。至今論者謂禹德衰，不及堯、舜，以此之故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慾以國讓於子之，事可行否？」鹿毛壽曰：「王如行之，與堯、舜何以異哉！」噲遂大集羣臣，廢太子平，而禪國於子之。子之佯爲謙遜再三，然後受之。乃郊天祭地，服袞冕，執圭，南面稱王，略無慚色。噲反北面列於臣位，出就別宮居住。蘇代、鹿毛壽俱拜上卿。將軍市被心中不忿，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，百姓亦多從之。兩下連戰十餘日，殺傷數萬人。市被終不勝，爲子之所殺。鹿毛壽言於子之曰：「市被所以作亂者，以故太子平在也。」子之因欲收太子平。太傅郭隗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避難。平之庶弟公子職出奔韓國。國人無不怨憤。

齊閔王聞燕亂，乃使匡章爲大將，率兵十萬，從渤海進兵，燕人恨子之入骨，皆簞食壺漿，以迎齊師，無有持寸兵拒戰者。匡章出兵凡五十日，兵不留行，直達燕都，百姓開門納之。子之之黨見齊兵衆盛，長驅而入，亦皆聳懼奔竄。子之自恃其勇，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。兵士漸散，鹿毛壽戰死，子之身負重傷，猶格殺百餘人，力竭被擒。燕王噲自縊於別宮。蘇代奔周。匡章因毀燕之宗廟，盡收燕府庫中寶貨，將子之置囚車中，先解去臨淄獻功。燕地三千餘裏，大半俱屬於齊。匡章留屯燕都，以徇屬邑。此周赧王元年事也。齊閔王親數子之之罪，凌遲處死，以其肉爲醢，遍賜羣臣。子之爲王才一歲有餘，癡心貪位，自取喪滅，豈不愚哉！

燕人雖恨子之，見齊王意在滅燕，衆心不服。乃共求故太子平，得之於無終山，奉以爲君，是爲昭王。郭隗爲相國。時趙武靈王忿齊之並燕，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，欲奉立爲燕王，聞太子平已立，乃止。郭隗傳檄燕都，告以恢復之義，各邑已降齊者，一時皆叛齊爲燕。匡章不能禁止，遂班師回齊。昭王仍歸燕都，修理宗廟，志復齊仇，乃卑身厚幣，欲以招求賢士，謂相國郭隗曰：「先王之恥，孤早夜在心。若得賢士可與共圖齊事者，孤願以身事之，惟先生爲孤擇其人。」郭隗曰：「古之人君，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之馬。途遇死馬，旁人皆環而嘆息。涓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『此馬生時，日行千里，今死，是以惜之。』涓人乃以五百金買其骨，囊負而歸。君大怒曰：『此死骨何用，而廢棄多金耶？』涓人答曰：『所以費五百金者，爲千里馬之骨故也。此奇事，人將競傳，必曰：死馬將得重價，況活馬乎？馬今至矣。』不期年，得千里之馬三匹。今王欲致天下賢士，請以隗爲馬骨，況賢於隗者，誰不求價而至哉？」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，執弟子之禮，北面聽教，親供飲食，極其恭敬。復於易水之傍，築起高臺，積黃金於臺上，以奉四方賢士，名曰招賢臺，亦曰黃金臺。於是燕王好士，傳佈遠近。劇辛自趙往，蘇代自周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屈景自衛往。昭王悉拜爲客卿，與謀國事。元劉因有《黃金臺》詩云：

燕山不改色，易水無剩聲。

誰知數尺臺，中有萬古情。

區區後世人，猶愛黃金名。

黃金亦何物，能爲賢重輕。

周道日東漸，二老皆西行。

養民以致賢，王業自此成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齊閔王既勝燕，殺燕王噲與子之，威振天下，秦惠文王患之。而楚懷王爲「從約長」，與齊深相結納，置符爲信。秦王欲離齊、楚之黨，召張儀問計。儀奏曰：「臣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南遊於楚，伺便進言，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。」惠文王曰：「寡人聽子。」

張儀乃辭相印遊楚，知懷王有嬖臣，姓靳名尚，在王左右，言無不從，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尚，然後往見懷王。懷王重張儀之名，迎之於郊，賜坐而問曰：「先生辱臨敝邑，有何見教？」張儀曰：「臣之此來，欲合秦、楚之交耳。」楚懷王曰：「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？但秦侵伐不已，是以不敢求親也。」張儀對曰：「今天下之國雖七，然大者無過楚、齊與秦而三耳。秦東合於齊則齊重，南合於楚則楚重。然寡君之意，竊在楚而不在齊，何也？以齊爲婚姻之國，而負秦獨深也。寡君欲事大王，雖儀亦願爲大王門闌之廝。而大王與齊通好，犯寡君之所忌。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，寡君願以商君所取楚商於之地六百里，還歸於楚，使秦女爲大王箕帚妾。秦、楚世爲婚姻兄弟，以御諸侯之患，惟大王納之！」懷王大悅曰：「秦肯還楚故地，寡人又何愛於齊？」羣臣皆以楚復得地，合詞稱賀。獨一人挺然出奏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以臣觀之，此事宜吊，不宜賀。」楚懷王視之，乃客卿陳軫也。懷王曰：「寡人不費一兵，坐而得地六百里，羣臣賀，子獨吊，何故？」陳軫曰：「王以張儀爲可信乎？」懷王笑曰：「何爲不信？」軫曰：「秦所以重楚者，以有齊也。今若絕齊，則是楚孤矣！秦何重於孤國，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？此張儀之詭計也。倘絕齊，而張儀負王，不與王地，齊又怨王，而反附於秦，齊、秦合而攻楚，楚亡可待矣！臣所謂宜吊者爲此也。王不如先遣一使，隨張儀往秦受地，地入楚，而後絕齊未晚。」大夫屈平進曰：「陳軫之言是也。張儀反覆小人，決不可信！」嬖臣靳尚曰：「不絕齊，秦肯與我地乎？」懷王點頭曰：「張儀不負寡人明矣。陳子閉口勿言，請看寡人受地。」遂以相印授張儀，賜黃金百鎰，良馬十駟，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。一面使逢侯醜隨張儀入秦受地。

張儀一路與逢侯醜飲酒談心，歡若骨肉。將近咸陽，張儀詐作酒醉，失足墜於車下。左右慌忙扶起，儀曰：「吾足損傷，急欲就醫。」先乘臥車入城，表奏秦王，留逢侯醜於館驛。儀閉門養病，不入朝。逢侯醜求見秦王不得，去候張儀，只推未愈。如此三月，醜乃上書秦王，述張儀許地之言。惠文王復書曰：「儀如有約，寡人必當踐之。但聞楚與齊尚未決絕，寡人恐受欺於楚，非得張儀病起，不可信也。」逢侯醜再往張儀之門，儀終不出。乃遣人以秦王之言，還報懷王。懷王曰：「秦猶謂楚之絕齊未甚耶？」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宋，借宋符直造齊界，辱罵閔王。閔王大怒，遂遣使西入秦，願與秦共攻楚國。張儀聞齊使者至，其計已行，乃稱病癒入朝。遇逢侯醜於朝門，故意訝曰：「將軍胡不受地，乃尚淹吾國耶？」醜曰：「秦王專候相國面決，今幸相國玉體無恙，請入言於王，早定地界，回覆寡君。」張儀曰：「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？儀所言者，乃儀之俸邑六里，自願獻之於楚王耳。」醜曰：「臣受命於寡君，言商於之地六百里，未聞只六里也。」張儀曰：「楚王殆誤聽乎？秦地皆百戰所得，豈肯以尺土讓人，況六百里哉？」

逢侯醜還報懷王，懷王大怒曰：「張儀果是反覆小人！吾得之，必生食其肉！」遂傳旨發兵攻秦。客卿陳軫進曰：「臣今日可以開口乎？」懷王曰：「寡人不聽先生之言，爲狡賊所欺，先生今日有何妙計？」陳軫曰：「大王已失齊助，今復攻秦，未見利也。不如割兩城以賂秦，與之合兵而攻齊，雖失地於秦，尚可取償於齊。」懷王曰：「本欺楚者秦也，齊何罪焉？合兵而攻齊，人將笑我。」即日拜屈丐爲大將，逢侯醜副之，興兵十萬，取路天柱山西北而進，徑襲藍田。秦王命魏章爲大將，甘茂爲副，起兵十萬拒之。一面使人徵兵於齊，齊將匡章亦率師助戰。屈丐雖勇，怎當二國夾攻，連戰俱北。秦、齊之兵追至丹陽，屈丐聚殘兵復戰，被甘茂斬之。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，名將逢侯醜等死者七十餘人，盡取漢中之地六百里。楚國震動。韓、魏聞楚敗，亦謀襲楚。楚懷王大懼，乃使屈平如齊謝罪，使陳軫如秦軍，獻二城以求和。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，惠文王曰：「寡人慾得黔中之地，請以商於地易之，如允便可罷兵。」魏章奉秦王之命，使人言於懷王。懷王曰：「寡人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！如上國肯以張儀畀楚，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。」

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

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，願自獻黔中之地，只要換張儀一人。左右忌嫉張儀者，皆曰：「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，利莫大焉！」秦惠文王曰：「張儀吾股肱之臣，寡人寧不得地，何忍棄之？」張儀自請曰：「微臣願往。」惠文王曰：「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，往必見殺，故寡人不忍遣也。」張儀奏曰：「殺臣一人，而爲秦得黔中之地，臣死有餘榮矣！況未必死乎？」惠文王曰：「先生何計自脫？試爲寡人言之。」張儀曰：「楚夫人鄭袖，美而有智，得王之寵。臣昔在楚時，聞楚王新幸一美人，鄭袖謂美人曰：『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，子見王必掩其鼻。』美人信其言。楚王問於鄭袖曰：『美人見寡人輒掩鼻，何也？』鄭袖曰：『嫌大王體臭，故惡聞之。』楚王大怒，命劓美人之鼻，袖遂專寵。又有嬖臣靳尚，媚事鄭袖，內外用事。而臣與靳尚相善，臣自料能借其庇，可以不死。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，遙爲進取之勢，楚必然不敢殺臣矣。」秦王乃遣儀行。

儀既至楚國，懷王即命使者執而囚之，將擇日告於太廟，然後行誅。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。靳尚入言於鄭袖曰：「夫人之寵不終矣，奈何？」鄭袖曰：「何故？」靳尚曰：「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，故遣使楚。今聞楚王欲殺儀，秦將還楚侵地，使親女下嫁於楚，以美人善歌者爲媵，以贖張儀之罪。秦女至，楚王必尊而禮之，夫人雖欲擅寵，得乎？」鄭袖大驚曰：「子有何計，可止其事？」靳尚曰：「夫人若爲不知者，而以利害言於大王，使出張儀還秦，事宜可已。」鄭袖乃中夜涕泣，言於懷王曰：「大王欲以地易張儀，地未入於秦，而張儀先至，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。秦兵一舉而席捲漢中，有吞楚之勢，若殺張儀以怒之，必將益兵攻楚。我夫婦不能相保，妾中心如刺，飲食不甘者累日矣。且人臣各爲其主，張儀天下智士，其相秦國久，與秦偏厚，何怪其然？大王若厚待儀，儀之事楚，亦猶秦也。」懷王曰：「卿勿憂，容寡人從長計議。」靳尚復乘間言曰：「殺一張儀，何損於秦？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。不如留儀，以爲和秦之地。」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，不肯與秦，於是出張儀，因厚禮之。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。懷王即遣張儀歸秦，通兩國之好。

屈平出使齊國而歸，聞張儀已去，乃諫曰：「前大王見欺於張儀，儀至，臣以爲大王必烹食其肉。今赦之不誅，又欲聽其邪說，率先事秦。夫匹夫猶不忘仇讎，況君乎？未得秦歡，而先觸天下公憤，臣竊以爲非計也。」懷王悔，使人駕軺車追之，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。張儀既還秦，魏章亦班師而歸。史臣有詩云：

張儀反覆爲嬴秦，朝作俘囚暮上賓。

堪笑懷王如木偶，不從忠計聽讒人。

張儀謂秦王曰：「儀萬死一生，得復見大王之面。楚王誠畏秦甚，雖然，不可使臣失信於楚。大王誠割漢中之半，以爲楚德，與爲婚姻，臣請借楚爲端，說六國連袂以事秦。」秦王許之。遂割漢中五縣，遣人往楚修好。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，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。懷王大喜，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。秦王念張儀之勞，封以五邑，號武信君。因具黃金白璧，高車駟馬，使以「連衡」之術，往說列國。

張儀東見齊閔王曰：「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？甲兵孰與秦強？從人爲齊計者，皆謂齊去秦遠，可以無患。此但狃目前，不顧後患。今秦、楚嫁女娶婦，結昆弟之好，三晉莫不悚懼，爭獻地以事秦。大王獨與秦爲仇，秦驅韓、魏攻齊之南境，悉趙兵渡黃河，以乘臨淄、即墨之敝，大王雖欲事秦，尚可得乎？今日之計，事秦者安，背秦者危！」齊閔王曰：「寡人願以國聽於先生。」乃厚贈張儀。儀復西說趙王曰：「敝邑秦王有敝甲凋兵，願與君會於邯鄲之下，使微臣先聞於左右。大王所恃者，蘇秦之約耳。秦背燕逃齊，又以反誅，一身不保，而人猶信之，誤矣！今秦、楚結婚，齊獻魚鹽之地，韓、魏稱東藩之臣，是五國爲一也。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，萬無一幸！故臣爲大王計，莫如事秦。」趙王許諾。儀復北往燕國，說燕昭王曰：「大王所最親者，莫如趙。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夫人，襄子欲並代國，約與代王爲好會，令工人制爲長柄金斗，方晏，廚人進羹，反斗柄以擊代王，破胸而死，遂襲據代國。其姊聞之，泣而呼天，因摩笄以自刺。後人因號其山曰摩笄之山。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，況他人哉？今趙王已割地謝過於秦，將入朝秦王於澠池，一旦驅趙而攻燕，則易水、長城，非大王之有也！」燕昭王恐懼，願獻恆山之東五城以和秦。

張儀「連衡」之說既行，將歸報秦。未至咸陽，秦惠文王已病薨，太子蕩即位，是爲武王。齊閔王初聽張儀之說，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，故不敢自異。及聞儀說齊之後，方往說趙，以儀爲欺，大怒。又聞秦惠文王之薨，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，約其背秦，復爲「合從」。疑楚已結婚於秦，恐其不從，先欲伐之。楚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於齊，齊兵乃止。閔王自爲「從約長」，連結諸侯，約能得張儀者，賞以十城。秦武王生性粗直，自爲太子時，素惡張儀之多詐。羣臣先忌儀寵者，至是皆讒譖之，儀懼禍，乃入見武王曰：「儀有愚計，願效於左右。」武王曰：「君計安出？」張儀曰：「聞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。儀願辭大王，東往大梁，齊之伐梁必矣。梁、齊兵連而不解，大王乃乘間伐韓，通三川以窺周室，此王業也。」武王以爲然。乃具革車三十乘，送張儀入大梁。魏哀王用爲相國，以代公孫衍之位。衍乃去魏入秦。齊閔王知儀相魏，果然大怒，興師伐魏。魏哀王大懼，謀於張儀。儀乃使其舍人馮喜僞爲楚客，見閔王曰：「聞大王甚憎張儀，信乎？」閔王曰：「然。」馮喜曰：「大王如憎儀，願無伐魏也。臣適從咸陽來，聞儀去秦時，與秦王有約，言：『齊王惡儀，儀所在，必興師伐之。』故秦王具車乘送儀於魏，欲以挑齊、魏之鬥。齊、魏兵連而不解，秦乃得乘間而圖事於北方。王今伐魏，中儀計。王不如無伐，使秦不信張儀，儀雖在魏，亦無能爲矣。」閔王遂罷兵不伐魏，魏哀王益厚張儀。逾年，張儀病卒於魏。是歲，齊無鹽後死。

卻說秦武王長大多力，好與勇士角力爲戲。烏獲、任鄙自先世已爲秦將，武王復寵任之，益其祿秩。有齊人孟賁字說，以力聞，水行不避蛟龍，陸行不避虎狼，發怒吐氣，聲響動天。嘗於野外見兩牛相鬥，孟賁從中以手分之，一牛伏地，一牛猶觸不止。賁怒，左手按牛頭，以右手拔其角，角出牛死。人畏其勇，莫敢與抗。聞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，乃西渡黃河。岸上人待渡者甚衆，當日以次上船。賁最後至，強欲登船先渡。船人怒其不遜，以楫擊其頭曰：「汝用強如此，豈孟賁耶？」賁瞋目而視，發植目裂，舉聲一喝，波浪頓作。舟中之人惶懼顛倒，盡揚播入於河。賁振橈頓足，一去數丈，須臾過岸，竟入咸陽，來見武王。武王試知其勇，亦拜大官，與烏獲、任鄙並見寵任。時周赧王六年，秦武王之二年也。

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名，不屑與同，乃特置丞相，左右各一人，甘茂爲左丞相，樗裏疾爲右丞相。魏章忿其不得相位，奔梁國去了。武王思張儀之言，謂樗裏疾曰：「寡人生於西戎，未睹中原之盛，若得通三川，一遊鞏、洛之間，雖死無恨！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？」樗裏疾曰：「王之伐韓，欲攻宜陽，以通三川之道也。宜陽路險而遠，勞師費財，梁、趙之救將至，臣竊以爲不可。」武王復問於甘茂，茂曰：「臣請爲王使梁，約其伐韓。」武王大喜，使甘茂往說梁王，梁王許秦助兵。

甘茂初與樗裏疾相左，恐從中阻撓其事，先遣副使向壽回報秦王，言：「魏已聽命矣。然雖如此，勸王勿伐韓爲便。」秦武王疑其言，乃親往迎甘茂，至息壤，與甘茂相遇。武王曰：「相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，今魏人聽命，相國又曰『勿伐韓爲便』，何也？」甘茂曰：「夫越千里之險，以攻勁韓之大邑，此不可以歲月計也。昔曾參居費，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，人奔告其母曰：『曾參殺人。』其母方織，應曰：『吾子不殺人。』織如故。未幾，又一人奔告曰：『曾參殺人。』其母停梭而思曰：『吾子必無此事。』復織如故。少頃，又一人奔告曰：『殺人者果曾參也。』其母投杼下機，逾牆走匿。夫以曾參之賢，其母信之，然而三人言殺人，而慈母亦疑矣。今臣之賢，不及曾參，王之信臣，未必如曾參之母，而謗臣殺人者，恐不止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寡人不聽人言也，請與子盟！」於是君臣歃血爲誓，藏誓書於息壤。發兵五萬，使甘茂爲大將，向壽副之。

兵至宜陽，圍其城五月。宜陽守臣固守，不能拔。右相樗裏疾言於武王曰：「秦師老矣，不撤回，恐有變。」武王召甘茂班師。甘茂乃爲書一函，以謝武王。武王啓函視之，書中惟「息壤」二字。武王悟曰：「甘茂固嘗言之，是寡人之過也。」更益兵五萬，使烏獲往助甘茂。韓王亦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，大戰於城下。烏獲持鐵戟一雙，重一百八十斤，獨入韓軍，軍士皆披靡，莫敢御者。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，乘勢並進，韓兵大敗，斬首七萬有餘。烏獲一躍登城，手攀城堞，堞毀，獲墮於石上，折肋而死。秦兵乘之，遂拔宜陽。韓王恐懼，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。武王大喜，許之。召甘茂班師，留向壽安戢宜陽地方。使右丞相樗裏疾先往三川開路，隨後引任鄙、孟賁一班勇士起程，直入洛陽。

周赧王遣使郊迎，親具賓主之禮。秦武王謝弗敢見，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，遂往觀之。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，果然整齊。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貢金，各鑄成一鼎，載其本州山川人物，及貢賦田土之數，足耳俱有龍文，又謂之「九龍神鼎」。夏傳於商，爲鎮國之重器。及周武王克商，起之於洛邑。遷時用卒徒牽挽，舟車負載，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，政不知重多少斤兩。武王周覽了一回，讚歎不已。鼎腹有幽、涼、雍、豫、徐、揚、青、兗、冀等九字分別。武王指「雍」字一鼎，嘆曰：「此雍州，乃秦鼎也！寡人當攜歸咸陽耳。」因問守鼎吏曰：「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？」吏叩首對曰：「自有鼎以來，未曾移動。聞人傳說，每位有千鈞之重，誰人能舉？」武王遂問任鄙、孟賁曰：「二卿多力，能舉此鼎否？」任鄙知武王恃力好勝，辭曰：「臣力只可勝百鈞，此鼎十倍之重，臣不能勝。」孟賁攘臂而前曰：「臣請試之。若不能舉，休得見罪。」即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，寬寬的繫於鼎耳之上，孟賁將腰帶束緊，揎起雙袖，用兩枝鐵臂套入絲絡，狠狠的喝一聲：「起！」那鼎離地約有半尺，仍還於地。用力過猛，眼珠迸出，目眥流血。武王笑曰：「卿大費力。既然卿能舉起此鼎，寡人難道不如？」任鄙諫曰：「大王萬乘之軀，不可輕試！」武王不聽。即時卸下錦袍玉帶，束縛腰身，更用大帶扎縛其袖。任鄙拖袖固諫，武王曰：「汝自不能，乃妒寡人耶？」鄙遂不敢復言。武王大踏步向前，亦將雙臂套入絲絡，想道：「孟賁止能舉起，我偏要行動數步，方可誇勝。」乃盡生平神力，迸一口氣，喝聲：「起！」那鼎亦離地半尺，方欲轉步，不覺力盡失手，鼎墜於地，正壓在武王右足上，趷札一聲，將脛骨壓個平斷。武王大叫：「痛哉！」登時悶絕。左右慌忙扶歸公館，血流牀蓆，痛極難忍，捱至夜半而薨。武王自言：「得遊鞏、洛，雖死無恨！」今日果然死於洛陽，前言豈非讖乎？

周赧王聞變大驚，急備美棺，親往視殮，哭吊盡禮。樗裏疾奉其喪以歸。武王無子，迎其異母弟稷嗣位，是爲昭襄王。樗裏疾討舉鼎之罪，磔孟賁，族滅其家；以任鄙能諫，用爲漢中太守。疾復宣言於朝曰：「通三川者，甘茂之謀也。」甘茂懼爲疾所害，遂奔魏國，後死於魏。

再說秦昭襄王聞楚遣質子於齊，疑其背秦而向齊，乃使樗裏疾爲大將，興兵伐楚。楚使大將景央迎戰，兵敗被殺。楚懷王恐懼，昭襄王乃遣使遺懷王書，略雲：

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，結爲婚姻，相親久矣。王棄寡人而納質於齊，寡人誠不勝其憤！是以侵王之邊境，然非寡人之情也。今天下大國，惟楚與秦，吾兩君不睦，何以令於諸侯？寡人願與王會於武關，面相訂約，結盟而散。還王之侵地，復遂前好，惟王許之。王如不從，是明絕寡人也，寡人不能以兵退矣。

懷王覽書，即召羣臣計議曰：「寡人慾勿往，恐激秦之怒；欲往，恐被秦之欺。二者孰善？」屈原進曰：「秦，虎狼之國也。楚之見欺於秦，非一二次矣。王往必不歸！」相國昭睢曰：「靈均乃忠言也！王其勿行，速發兵自守，以防秦兵之至。」靳尚曰：「不然。楚惟不能敵秦，故兵敗將死，輿地日削。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，倘秦王震怒，益兵伐楚，奈何？」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爲婦，以爲婚姻可恃，力勸王行，曰：「秦、楚之女，互相嫁娶，親莫過於此。彼以兵來，尚欲請和，況歡然求爲好會乎？上官大夫尚所言最當，王不可不聽。」懷王因楚兵新敗，心本畏秦，又被靳尚、子蘭二人攛掇不過，遂許秦王赴會。擇日起程，只有靳尚相隨。

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悝，乘王車羽旄，侍衛畢具，詐爲秦王，居武關，使將軍白起引兵一萬，伏於關內，以劫楚王。使將軍蒙驁引兵一萬，伏於關外，以備非常。一面遣使者爲好語，前迎楚王，往來不絕。楚懷王信之不疑，遂至武關之下。只見關門大開，秦使者復出迎曰：「寡君候大王於關內三日矣。不敢辱車徒於草野，請至敝館，成賓主之禮。」懷王已至秦國，勢不容辭，遂隨使者入關。懷王剛剛進了關門，一聲炮響，關門已緊閉矣。懷王心疑，問使者曰：「閉關何太急也？」使者曰：「此秦法也。戰爭之時，不得不然。」懷王問：「爾王何在？」對曰：「先在公館伺候車駕。」即叱御者速馳。約行二里許，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館之前，使者分付停車。館中一人出迎，懷王視之，雖然錦袍玉帶，舉動卻不像秦王。懷王心下躊躇，未肯下車。那人鞠躬致詞曰：「大王勿疑，臣實非秦王，乃王弟涇陽君也。請大王至館，自有話講。」懷王只得就館。涇陽君與懷王相見，方欲就坐，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喊起，秦兵萬餘圍住公館。懷王曰：「寡人赴秦王之約，奈何以兵見困耶？」涇陽君曰：「無傷也。寡君適有微恙，不能出門；又恐失信於君王，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。屈至咸陽，與寡君一會，以些少軍卒爲君侍衛，萬勿推辭。」那時不由楚王做主，擁之登車，留蒙驁一軍於關上。涇陽君陪乘，白起領兵四下擁衛，西望咸陽而去。靳尚逃歸楚國。懷王嘆曰：「悔不聽昭睢、屈平之言，乃爲靳尚所誤！」流淚不已。

懷王既至咸陽，昭襄王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於章臺之上。秦王面南上坐，使懷王北面參謁，如藩臣禮。懷王大怒，抗聲大言曰：「寡人信婚姻之好，輕身赴會。今君王假稱有疾，誘寡人至於咸陽，復不以禮相接，此何意也？」昭襄王曰：「曏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，已而不果；今日相屈，欲遂前約耳！倘君王朝許割地，暮即送王歸楚矣。」懷王曰：「秦縱慾得地，亦當善言，何必詭計如此？」昭襄王曰：「不如此，君必不從。」懷王曰：「寡人願割黔中矣，請與君王爲盟，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，何如？」昭襄王曰：「盟不可信也。必須先遣使回楚，將地界交割分明，方與王餞行耳。」秦之羣臣皆前勸懷王。懷王益怒曰：「汝詐誘我至此，復強要我以割地，寡人死即死耳，不受汝脅也！」昭襄王乃留懷王於咸陽城中，不放回國。

再說靳尚逃回，報與昭睢如此恁般。秦王欲得王黔中之地，拘留在彼。昭睢曰：「吾王在秦不得還，而太子又質於齊，倘齊人與秦合謀，復留太子，則楚國無君矣！」靳尚曰：「公子蘭見在，何不立之？」昭睢曰：「太子之立已久，今王猶在秦，遽棄其命，舍適立庶，異日王幸歸國，何以自解？吾今詐訃於齊，以請太子，齊必信從。」靳尚曰：「吾不能爲君御難，此行當效微勞耳。」昭睢即遣靳尚使齊，詐稱楚王已薨，迎太子奔喪嗣位。齊閔王謂其相國孟嘗君田文曰：「楚國無君，吾欲留太子，以求淮北之地，何如？」孟嘗君曰：「不可。楚王固非一子，吾留太子，而彼以地來贖可也；倘彼別立一人爲王，我無尺寸之利，而徒抱不義之名，將安用之？」閔王以爲然，乃以禮歸太子橫於楚。橫即楚王位，是爲頃襄王。子蘭、靳尚用事如故。遣使告於秦曰：「賴社稷神靈，國已有王矣。」秦王空留懷王，不可得地，乃大慚怒，使白起爲將，蒙驁副之，帥師十萬攻楚，取十五城而歸。楚懷王留秦歲餘，秦守者久而懈怠，懷王變服，逃出咸陽，欲東歸楚國。秦王發兵追之，懷王不敢東行，遂轉北路，間道走趙。

不知趙國肯納懷王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

話說趙武靈王身長八尺八寸，龍顏鳥咮，廣鬢虯髯，面黑有光，胸開三尺，氣雄萬夫，志吞四海。即位五年，娶韓女爲夫人，生子曰章，立爲太子。至十六年，因夢美人鼓琴，心慕其貌，次日向羣臣言之。大夫胡廣自言其女孟姚善於琴。武靈王召見於大陵之臺，容貌宛如夢中所見，因使鼓琴，大悅之，納於宮中，謂之吳娃，生子曰何。及韓後薨，竟立吳娃爲後，廢太子章，而立何爲太子。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，東邊於胡，西邊於林胡、樓煩，與趙爲鄰，而秦止一河之隔。居四戰之地，恐日就微弱，乃身自胡服，革帶皮靴，使民皆效胡俗，窄袖左衽，以便騎射。國中無貴賤莫不胡服者。廢車乘馬，日逐射獵，兵以益強。武靈王親自帥師略地，至於常山，西極雲中，北盡雁門，拓地數百里，遂有吞秦之志。欲取路雲中，自九原而南，竟襲咸陽。以諸將不可專任，不若使其子治國事，而出其身經略四方。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，傳位於太子何，是爲惠王。武靈王自號曰主父。主父者，猶後世稱太上皇也。使肥義爲相國，李兌爲太傅，公子成爲司馬。封長子章以安陽之地，號安陽君，使田不禮爲之相。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。

主父欲窺秦之山川形勢，及觀秦王之爲人，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，齎國書來告立君於秦國。攜工數人，一路圖其地形，竟入咸陽，來謁秦王。昭襄王問曰：「汝王年齒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尚壯。」又問曰：「既在尚壯，何以傳位於子？」對曰：「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諳事，欲及其身使嫺習之。寡君雖爲主父，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。」昭襄王曰：「汝國亦畏秦乎？」對曰：「寡君不畏秦，不胡服習騎射矣。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，以此待秦，或者可終徼盟好。」昭襄王見其應對鑿鑿，甚相敬重。使者辭出就館。昭襄王睡至中夜，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，不似人臣之相，事有可疑，展轉不寐。天明傳旨，宣趙招相見。其從人答曰：「使人患病，不能入朝，請緩之。」過三日，使者尚不出。昭襄王怒，遣吏迫之。吏直入舍中，不見使者，止獲從人，自稱真趙招，乃解到昭襄王面前。王問：「汝既是真趙招，使者的系何人？」對曰：「實吾王主父也。主父欲觀大王威容，故詐稱使者而來，今已出咸陽三日矣。特命臣招待罪於此。」昭襄王大驚，頓足曰：「主父大欺吾也！」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兵三千，星夜追之。至函谷關，守關將士言：「趙國使者，於三日前已出關矣。」涇陽君等回覆秦王。秦王心跳不寧者數日，乃以禮遣趙招還國。髯翁有詩云：

分明猛虎踞咸陽，誰敢潛窺函谷關。

不道龍顏趙主父，竟從堂上認秦王。

次年，主父復出巡雲中，自代而西，收兵於樓煩，築城於靈壽，以鎮中山，名趙王城。吳娃亦於肥鄉築城，號夫人城。是時，趙之強甲於三晉。其年，楚懷王自秦來奔，惠王與羣臣計議，恐觸秦怒，且主父遠在代地，不敢自專，遂閉關不納。懷王計窮，欲南奔大梁，秦兵追及之，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。懷王憤甚，嘔血鬥餘，遂發病，未幾而薨。秦乃歸其喪於楚。楚人憐懷王爲秦所欺，客死於外，百姓往迎喪者，無不痛哭，如悲親戚。諸侯鹹惡秦之無道，復爲「合從」以擯秦。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，由子蘭、靳尚誤之。今日二人仍舊用事，君臣貪於苟安，絕無報秦之志。乃屢屢進諫，勸頃襄王進賢遠佞，選將練兵，以圖雪懷王之恥。子蘭悟其意，使靳尚言於頃襄王曰：「原自以同姓，不得重用，心懷怨望。且每向人言：『大王忘秦仇爲不孝，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爲不忠。』」頃襄王大怒，削屈原職，放歸田裏。原有姊名須，已遠嫁，聞原被放，乃歸家訪原於夔之故宅，見原被髮垢面，形容枯槁，行吟於江畔，乃喻之曰：「楚王不聽子言，子之心已盡矣。憂思何益？幸有田畝，何不力耕自食，以終餘年乎？」原重違姊意，乃秉耒而耕，里人哀原之忠者，皆爲助力。月餘，姊去，原嘆曰：「楚事至此，吾不忍見宗室之亡滅！」忽一日，晨起，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。其日乃五月五日。里人聞原自溺，爭棹小舟，出江拯救，已無及矣。乃爲角黍投於江中，以祭之，系以綵線，恐爲蟻龍所攫食也。又龍舟競渡之戲，亦因拯救屈原而起，至今自楚至吳，相沿成俗。屈原所耕之田，獲米如白玉，因號曰「玉米田」。里人私爲原立祠，名其鄉曰姊歸鄉。今荊州府有歸州，亦因姊歸得名也。至宋元豐中，封原爲清烈公，兼爲其姊立廟，號姊歸廟。後復加封原爲忠烈王。髯翁有《過忠烈王廟》詩云：

峨峨廟貌立江傍，香火爭趨忠烈王。

佞骨不知何處朽，龍舟歲歲吊滄浪。

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，回至邯鄲，論功行賞，賜通國百姓酒五日。是日，羣臣畢集稱賀。主父使惠王聽朝，自己設便坐於傍，觀其行禮。見何年幼，服袞冕，南面爲王，長子章魁然丈夫，反北面拜舞於下，兄屈於弟，意甚憐之。朝既散，主父見公子勝在側，私謂曰：「汝見安陽君乎？雖隨班拜舞，似有不甘之色。吾分趙地爲二，使章爲代王，與趙相併，汝以爲何如？」趙勝對曰：「王昔日已誤矣！今君臣之分已定，復生事端，恐有爭變。」主父曰：「事權在我，又何慮哉？」

主父回宮，夫人吳娃見其色變，問曰：「今日朝中有何事？」主父曰：「吾見故太子章，以兄朝弟，於理不合。欲立爲代王，勝又言其不便，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。」吳娃曰：「昔晉穆侯生二子，長曰仇，弟曰成師。穆侯薨，子仇嗣立，都於翼，封其弟成師於曲沃。其後曲沃益強，遂盡滅仇之子孫，併吞翼國。此主父所知也。成師爲弟，尚能戕兄，況以兄而臨弟，以長而臨少乎？吾母子且爲魚肉矣！」主父惑其言，遂止。

有侍人舊曾服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，聞知主父商議之事，乃私告於章。章與田不禮計之，不禮曰：「主父分王二子，出自公心，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。王年幼不諳事，誠乘間以計圖之，主父亦無如何也。」章曰：「此事惟君留意，富貴共之。」太傅李兌與肥義相善，密告曰：「安陽君強壯而驕，其黨甚衆，且有怨望之心。田不禮剛狠自用，知進而不知退。二人爲黨，行險僥倖，其事不遠。子任重而勢尊，禍必先及，何不稱病，傳政於公子成，可以自免。」肥義曰：「主父以王屬義，尊爲相國，謂義可託安危也。今未見禍形而先自避，不爲荀息所笑乎？」李兌嘆曰：「子今爲忠臣，不得復爲智士矣。」因泣下，久之別去。肥義思李兌之言，夜不能寐，食不下咽，展轉躊躇，未得良策，乃謂近侍高信曰：「今後設有召吾王者，必先告我。」高信曰：「諾。」

忽一日，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，安陽君章亦從往。那沙邱有臺，乃商紂王所築。有離宮二所，主父與王各居一宮，相去五六里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。田不禮謂安陽君曰：「王出遊在外，其兵衆不甚集。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，王必至。吾伏兵於途中，要而殺之，因奉主父以撫其衆，誰敢違者？」章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即遣心腹內侍僞爲主父使者，夜召惠王曰：「主父卒然病發，欲見王面，幸速往！」高信即走告相國肥義，義曰：「王素無病，事可疑也。」乃入謂王曰：「義當以身先之，俟無他故，王乃可行。」又謂高信曰：「緊閉宮門，慎勿輕啓。」

肥義與數騎隨使者先行，至中途，伏兵誤以爲王，羣起盡殺之。田不禮舉火驗視，乃肥義也。田不禮大驚曰：「事已變矣！及其機未露，宜悉衆乘夜襲王，幸或可勝。」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。高信因肥義分付，已預作準備。田不禮攻王宮，不能入。至天明，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，賊多傷死者。矢盡，乃飛瓦下擲之。田不禮命取巨石繫於木，以撞宮門，譁聲如雷。惠王正在危急，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，兩隊軍馬殺來，賊兵大敗，紛紛而散。原來是公子成、李兌在國中商議，恐安陽君乘機爲亂，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，正遇着賊圍王宮，解救了此難。安陽君兵敗，謂田不禮曰：「今當如何？」不禮曰：「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，主父必然相庇，吾當力拒追兵。」章從其言，乃單騎奔主父宮中。主父果然開門匿之，殊無難色。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、兌交戰，衆寡不敵，不禮被李兌斬之。兌度安陽君無處託身，必然往投主父，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。打開宮門，李兌仗劍當先開路，公子成在後，入見主父。叩頭曰：「安陽君反叛，法所不宥，願主父出之。」主父曰：「彼未嘗至吾宮中，二卿可他覓也。」兌、成再四告稟，主父並不開口。李兌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當搜簡一番，即不得賊，謝罪未晚。」公子成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乃呼集親兵數百人，遍搜宮中，於複壁中得安陽君，牽之以出。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，公子成曰：「何急也？」兌曰：「若遇主父，萬一見奪，抗之則非臣禮，從之則爲失賊，不如殺之。」公子成乃服。李兌提安陽君之首，自宮內出，聞主父泣聲，復謂公子成曰：「主父開宮納章，心已憐之矣！吾等以章故，圍主父之宮，搜章而殺之，無乃傷主父之心。事平之後，主父以圍宮加罪，吾輩族滅矣！王年幼，不足與計，吾等當自決也。」乃分付軍士不許解圍，使人詐傳惠王之令曰：「在宮人等，先出者免罪，後出者即系賊黨，夷其族！」從官及內侍等聞王令，爭先出宮，單單剩得主父一人。主父呼人，無一應者。欲出，則門已下鑰矣。一連圍了數日，主父在宮中餓甚，無從取食。庭中樹有雀巢，乃探其卵啖之，月餘，餓死。髯仙有詩嘆曰：

胡服行邊靖虜塵，雄心直欲並西秦。

吳娃一脈能貽禍，夢裏琴聲解誤人。

主父餓死，外人未知。李兌等尚不敢入，直待三月有餘，方纔啓鑰入視，主父身屍已枯癟矣。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，視斂發喪，葬於代地。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。惠王回國，以公子成爲相國，李兌爲司寇。未幾，公子成卒，惠王以公子勝曾阻主父分王之謀，乃用爲相國，封以平原，號爲平原君。

平原君亦好士，有孟嘗君之風。既貴，益招致賓客，坐食者常數千人。平原君之府第有畫樓，置美人於上。其樓俯臨民家，民家之主人有躄疾，曉起蹣跚而出汲，美人於樓上望見，大笑。少頃，躄者造平原君之門，請見。公子勝揖而進之。躄者曰：「聞君之喜士，士所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，以君貴士而賤色也。臣不幸有罷癃之病，不良於行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。臣不甘受婦人之辱，願得笑臣者之頭！」勝笑應曰：「諾。」躄者去。平原君笑曰：「愚哉，此豎也！以一笑之故，遂欲殺吾美人乎？」平原君門下有個常規，主客者每月一進客籍，稽客之多少，科算錢穀出入之數。前此客有增無減，至是日漸引去，歲餘減半。公子勝怪之，乃鳴鐘大會諸客，問曰：「勝所以待諸君者，未嘗敢失禮，乃紛紛引去，何也？」客中一人前對曰：「君不殺笑躄之美人，衆皆咈然，以君愛色而賤士，所以去耳。臣等不日亦將辭矣。」平原君大驚，引罪曰：「此勝之過也！」即解佩劍，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，自造跛者之門，長跽請罪。躄者乃喜。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，賓客復聚如初。時人爲三字語云：

食我飽，衣我溫，息其館，遊其門。

齊孟嘗，趙平原，佳公子，賢主人。

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躄之事，一日與向壽述之，嗟嘆其賢。向壽曰：「尚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。」秦王曰：「孟嘗君如何？」向壽曰：「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，即使主家政，接待賓客，賓客歸之如雲，諸侯鹹敬慕之，請于田嬰以爲世子。及嗣爲薛公，賓客益盛，衣食與己無二，供給繁費，爲之破產。士從齊來者，人人以爲孟嘗君親己，無有間言。今平原容美人笑躄而不誅，直待賓客離心，乃斬頭以謝，不亦晚乎？」秦王曰：「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？」向壽曰：「王如欲見孟嘗君，何不召之？」秦王曰：「彼齊相國也，召之安肯來乎？」向壽曰：「王誠以親子弟爲質於齊，以請孟嘗君，齊信秦，不敢不遣。王得孟嘗君，即以爲相，齊亦必相王之親子弟，秦、齊互相，其交必合。然後共謀諸侯，不難矣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以涇陽君悝爲質於齊，「願易孟嘗君來秦，使寡人一見其面，以慰飢渴之想」。

賓客聞秦召，皆勸孟嘗君必行。時蘇代適爲燕使於齊，謂孟嘗君曰：「今代從外來，見土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，木偶人謂土偶人曰：『天方雨，子必敗矣！奈何？』土偶人笑曰：『我生於土，敗則仍還於土耳。子遭雨漂流，君不知其所底也！』秦虎狼之國，楚懷王猶不返，況君乎？若留君不遣，臣不知君之所終也。」孟嘗君乃辭秦，不欲行，匡章言於閔王曰：「秦之致質而求見孟嘗君，欲親齊也。孟嘗君不往，失秦歡矣！雖然，留秦之質，猶爲不信秦也。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，而使孟嘗君聘秦，以答秦之禮。如是，則秦王必聽信孟嘗君，而厚於齊。」閔王以爲然，謂涇陽君曰：「寡人行將遣相國文行聘於上國，以候秦王之顏色，豈敢煩貴人爲質？」即備車乘，送涇陽君還秦，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。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，車騎百餘乘，西入咸陽，謁見秦王。秦王降階迎之，握手爲歡，道平生相慕之意。孟嘗君有白狐裘，毛深二寸，其白如雪，價值千金，天下無雙，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。秦王服此裘入宮，誇於所幸燕姬。燕姬曰：「此裘亦常有，何以足貴？」秦王曰：「狐非數千歲色不白，今之白裘，所取狐腋下一片，補綴而成。此乃純白之皮，所以貴重，真無價之珍也。齊乃山東大國，故有此珍服耳。」時天氣尚暖，秦王解裘付主藏吏，分付珍藏，以俟進御。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。樗裏疾忌孟嘗君見用，恐奪其相權，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曰：「田文齊族也，今相秦，必先齊而後秦。夫以孟嘗君之賢，其籌事無不中，又加以賓客之衆，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，秦其危矣！」秦王以其言問於樗裏疾，疾對曰：「奭言是也。」秦王曰：「然則遣之乎？」疾對曰：「孟嘗君居秦月餘，其賓客千人，盡已得秦鉅細之事。若遣之歸齊，終爲秦害，不如殺之。」秦王惑其言，命幽孟嘗君於館舍。

涇陽君在齊時，孟嘗君待之甚厚，日具飲食，臨行，復饋以寶器數事，涇陽君甚德之。至是，聞秦王之謀，私見孟嘗君，言其事。孟嘗君懼而問計。涇陽君曰：「王計尚未決也。宮中有燕姬者，最得王心，所言必從。君攜有重器，吾爲君進於燕姬，求其一言，放君還國，則禍可免矣。」孟嘗君以白璧二雙，託涇陽君獻於燕姬求解。燕姬曰：「妾甚愛白狐裘，聞山東大國有之，若得此裘，妾不惜一言，不願得璧也。」涇陽君回報孟嘗君。孟嘗君曰：「只有一裘，已獻秦王，何可復得？」遍問賓客：「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？」衆皆束手莫對。最下坐有一客，自言：「臣能得之。」孟嘗君曰：「子有何計得裘？」客曰：「臣能爲狗盜。」孟嘗君笑而遣之。客是夜裝束如狗，從竇中潛入秦宮庫藏，爲狗吠聲。主藏吏以爲守狗，不疑。客伺吏睡熟，取身邊所藏鑰匙，逗開藏櫃，果得白狐裘，遂盜之以出，獻於孟嘗君。孟嘗君使涇陽君轉獻燕姬。燕姬大悅，值與王夜飲方歡，遂進言曰：「妾聞齊有孟嘗君，天下之大賢也！孟嘗君方爲齊相，不欲來秦，秦請而致之，不用則已矣，乃欲加誅。夫請人國之相而無故誅之，又有戮賢之名，妾恐天下賢士，將裹足而避秦也！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明日御殿，即命具車馬，給驛券，放孟嘗君還齊。孟嘗君曰：「吾僥倖燕姬之一言，得脫虎口，萬一秦王中悔，吾命休矣！」客有善爲僞券者，爲孟嘗君易券中名姓，星馳而去。至函谷關，夜方半，關門下鑰已久。孟嘗君慮追者或至，急欲出關。關開閉俱有常期，人定即閉，雞鳴始開。孟嘗君與賓客鹹擁聚關內，心甚惶迫。忽聞雞鳴聲自客隊中出。孟嘗君怪而視之，乃下客一人，能效雞聲者。於是羣雞盡鳴。關吏以爲天且曉，即起驗券開關。孟嘗君之衆，復星馳而去。謂二客曰：「吾之得脫虎口，乃狗盜雞鳴之力也！」衆賓客自愧無功，從此不敢怠慢下坐之客。髯翁有贊曰：

明珠彈雀，不如泥丸。白璧療飢，不如壺餐。狗吠裘得，雞鳴關啓。雖爲聖賢，不如彼鄙。細流納海，累塵成岡。用人惟器，勿陋孟嘗。

樗裏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，即趨入朝，見昭襄王曰：「王即不殺田文，亦宜留以爲質，奈何遣之？」秦王大悔，即使人馳急傳追孟嘗君。至函谷關，索出客籍閱之，無齊使田文姓名。使者曰：「得無從間道，何未至乎？」候半日，杳無影響。乃言孟嘗君狀貌及賓客車馬之數。關吏曰：「若然，則今早出關者是矣。」使者曰：「還可追否？」關吏曰：「其馳如飛，今已去百里之遠，不可追也。」使者乃還報秦王。王嘆曰：「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，果天下賢士也！」後秦王索白狐裘於主藏吏，不得，及見燕姬服之，因叩其故，知其爲孟嘗君之客所盜，復嘆曰：「孟嘗君門下，如通都之市，無物不有，吾秦國未有其比。」竟以裘賜燕姬，不罪主藏吏。

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

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，道經於趙，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，極其恭敬。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，未見其貌，至是爭出觀之。孟嘗君身材短小，不逾中人，觀者或笑曰：「始吾慕孟嘗君，以爲天人，必魁然有異；今觀之，但渺小丈夫耳！」和而笑者複數人。是夜，凡笑孟嘗君者，皆失頭。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，不敢問也。

再說齊閔王既遣孟嘗君往秦，如失左右手，恐其遂爲秦用，深以爲憂。及聞其逃歸，大喜，仍用爲相國。賓客歸者益衆。乃置爲客舍三等，上等曰代舍，中等曰幸舍，下等曰傳舍。代舍者，言其人可以自代也，上客居之，食肉乘輿。幸舍者，言其人可任用也，中客居之，但食肉不乘輿。傳舍者，脫粟之飯，免其飢餒，出入聽其自便，下客居之。前番雞鳴狗盜及僞券有功之人，皆列於代舍。所收薛邑俸入，不足以給賓客，乃出錢行債於薛，歲收利息，以助日用。

一日，有一漢子，狀貌修偉，衣敝褐，躡草屨，自言姓馮名驩，齊人，求見孟嘗君。孟嘗君揖之與坐，問曰：「先生下辱，有以教文乎？」驩曰：「無也。竊聞君好士，不擇貴賤，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。」孟嘗君命置傳舍。十餘日，孟嘗君問於傳舍長曰：「新來客何所事？」傳舍長答曰：「馮先生貧甚，身無別物，止存一劍。又無劍囊，以荊緱系之於腰間，食畢，輒彈其劍而歌曰：『長鋏歸來兮，食無魚！』」孟嘗君笑曰：「是嫌吾食儉也。」乃遷之於幸舍，食魚肉。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，「五日後來告我」。居五日，幸舍長報曰：「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，但其辭不同矣，曰：『長鋏歸來兮，出無車！』」孟嘗君驚曰：「彼欲爲我上客乎？其人必有異也。」又遷之代舍。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。驩乘車日出夜歸，又歌曰：「長鋏歸來兮，無以爲家！」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。孟嘗君蹙額曰：「客何無饜之甚乎？」更使伺之。驩不復歌矣。居一年有餘，主家者來告孟嘗君：「錢穀只勾一月之需。」孟嘗君查貸券，民間所負甚多，乃問左右曰：「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？」代舍長進曰：「馮先生不聞他長，然其人似忠實可任，曏者自請爲上客，君其試之。」孟嘗君請馮驩，與言收債之事。馮驩一諾無辭，遂乘車至薛，坐於公府。

薛民萬戶，多有貸者，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，時輸納甚衆，計之得息錢十萬。馮驩將錢多市牛酒，預出示：「凡負孟嘗君息錢者，勿論能償不能償，來日悉會府中驗券。」百姓聞有牛酒之犒，皆如期而來。馮諼一一勞以酒食，勸使酣飽。因而旁觀，審其中貧富之狀，盡得其實。食畢，乃出券與合之，度其力饒，雖一時不能，後可相償者，與爲要約，載於券上；其貧不能償者，皆羅拜哀乞寬期。馮驩命左右取火，將貧券一笥，悉投火中燒之，謂衆人曰：「孟嘗君所以貸錢於民者，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，非爲利也。然君之食客數千，俸食不足，故不得已而徵息，以奉賓客。今有力者更爲期約，無力者焚券蠲免。君之施德於爾薛人，可謂厚矣。」百姓皆叩頭歡呼曰：

「孟嘗君真吾父母也！」

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。孟嘗君大怒，使人催召驩，驩空手來見。孟嘗君假意問曰：「客勞苦，收債畢乎？」驩曰：「不但爲君收債，且爲君收德。」孟嘗君色變，讓之曰：「文食客三千人，俸食不足，故貸錢於薛，冀收餘息，以助公費。聞客得息錢，多具牛酒，與衆樂飲，復焚券之半，猶曰『收德』，不知所收何德也？」驩對曰：「君請息怒，容備陳之。負債者多，不具牛酒爲歡，衆疑不肯齊赴，無以驗其力之饒乏。力饒者與爲期約，其乏者雖嚴責之，亦不能償；久而息多，則逃亡耳。區區之薛，君之世封，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。今焚無用之券，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。仁義之名，流於無窮，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。」孟嘗君迫於客費，心中殊不以爲然。然已焚券，無可奈何，勉爲放顏，揖而謝之。史臣有詩云：

逢迎言利號佳賓，焚券先虞觸主嗔。

空手但收仁義返，方知彈鋏有高人。

卻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，又見其作用可駭，想道：「此人用於齊國，終爲秦害。」乃廣佈謠言，流於齊國，言：「孟嘗君名高天下，天下知有孟嘗君，不知有齊王，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！」又使人說楚頃襄王曰：「曏者六國伐秦，齊兵獨後，因楚王自爲『從約長』，孟嘗君不服，故不肯同兵。及懷王在秦，寡君欲歸之，孟嘗君使人勸寡君勿歸。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，欲秦殺懷王，彼乃留太子以要地於齊。故太子幾不得歸，而懷王竟死於秦。寡君之得罪於楚，皆孟嘗君之故也。寡君以楚之故，欲得孟嘗君而殺之，會逃歸不獲。今復爲齊相，專權，旦暮篡齊，秦、楚自此多事矣。寡君願悔前之禍，與楚結好，以女爲楚王婦，共備孟嘗君之變。幸大王裁聽！」楚王惑其言，竟通和於秦，迎秦王之女爲夫人，亦使人布流言於齊。齊閔王疑之，遂收孟嘗君相印，黜歸於薛。

賓客聞孟嘗君罷相，紛紛散去，惟馮驩在側，爲孟嘗君御車。未至薛，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，爭獻酒食，問起居。孟嘗君謂驩曰：「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！」馮驩曰：「臣意不止於此。倘借臣以一乘之車，必令君益重於國，而俸邑益廣。」孟嘗君曰：「惟先生命！」過數日，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，請馮驩曰：「聽先生所往。」

馮驩駕車，西入咸陽，來見昭襄王，說曰：「士之遊秦者，皆欲強秦而弱齊；其遊齊者，皆欲強齊而弱秦。秦與齊勢不兩雄，其雄者乃得天下。」秦王曰：「先生何策，可使秦爲雄而不爲雌乎？」馮驩曰：「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？」秦王曰：「寡人曾聞之，而未信也。」馮驩曰：「齊之所以重於天下者，以有孟嘗君之賢也。今齊王惑於讒毀，一旦取其相印，以功爲罪，孟嘗君怨齊必深。乘其懷怨之時，而秦收之以爲用，則齊國之陰事，必將盡輸於秦，用以謀齊，齊可得也，豈特爲雄而已哉？大王急遣使，載重幣，陰迎孟嘗君於薛，時不可失！萬一齊王悔悟而複用之，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。」時樗裏疾方卒，秦王急欲得賢相，聞驩言，大喜，乃飾良車十乘，黃金百鎰，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。馮驩曰：「臣請爲大王先行，報孟嘗君，使之束裝，毋淹來使。」

馮驩疾驅至齊，未暇見孟嘗君，先見齊王，說曰：「齊、秦之互爲雌雄，王所知也。得人者爲雄，失人者爲雌。今臣聞道路之言，秦王幸孟嘗君之廢，陰遣良車十乘，黃金百鎰，迎孟嘗君爲相。倘孟嘗君西入相秦，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，則雄在秦，而臨淄、即墨危矣！」閔王色動，問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馮驩曰：「秦使旦暮且至薛，大王乘其未至，先復孟嘗君相位，更廣其邑封，孟嘗君必喜而受之。秦使者雖強，豈能不告於王，而擅迎人之相國哉？」閔王曰：「善。」然口雖答應，意未深信，使人至境上，探其虛實。只見車騎紛紛而至，詢之，果秦使也。使者連夜奔告閔王，閔王即命馮驩持節迎孟嘗君，復其相位，益封孟嘗君千戶。秦使者至薛，聞孟嘗君已復相齊，乃轉轅而西。孟嘗君既復相位，前賓客去者復歸。孟嘗君謂馮驩曰：「文好客，無敢失禮，一日罷相，客皆棄文而去；今賴先生之力，得復其位，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？」馮驩答曰：「夫榮辱盛衰，物之常理。君不見大都之市，平旦則側肩爭門而入，日暮爲虛矣，爲所求不在焉。夫富貴多士，貧賤寡交，事之常也。君又何怪乎？」孟嘗君再拜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乃待客如初。

是時，魏昭王與韓釐王奉周王之命，「合從」伐秦。秦使白起將兵迎之，大戰於伊闕，斬首二十四萬，虜韓將公孫喜，取武遂地三百里；遂伐魏，取河東地四百里。昭襄王大喜，以七國皆稱王，不足爲異，欲必立帝號，以示貴重，而嫌以獨尊，乃使人言於齊閔王曰：「今天下相王，莫知所歸。寡人意欲稱西帝，以主西方，尊齊爲東帝，以主東方，平分天下。大王以爲何如？」閔王意未決，問於孟嘗君。孟嘗君曰：「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，王勿效之。」正逾一月，秦復遣使至齊，約其伐趙。適蘇代自燕復至，閔王先有並帝之事，請教於代。代對曰：「秦不致帝於他國，而獨致於齊，所以尊齊也。卻之則拂秦之意，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。願王受之而勿稱。使秦稱之，而西方之諸侯奉之，王乃稱帝，以主東方，未晚也。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，王因以爲秦罪。」閔王曰：「敬受教。」又問：「秦約伐趙，其事何如？」蘇代曰：「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。趙無罪而伐之，得地則爲秦利，齊無與焉。今宋方無道，天下號爲桀宋，王與其伐趙，不如伐宋。得其地可守，得其民可臣，而又有誅暴之名，此湯、武之舉也。」閔王大悅，乃受帝號而不稱，厚待秦使，而辭其伐趙之請。秦昭襄王稱帝才二月，聞齊仍稱王，亦去帝號，不敢稱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宋康王乃宋闢公闢兵之子，剔成之弟，其母夢徐偃王來託生，因名曰偃。生有異相，身長九尺四寸，面闊一尺三寸，目如巨星，面有神光，力能屈鐵伸鉤。於周顯王四十一年，逐其兄剔成而自立。立十一年，國人探雀巢，得蛻卵，中有小鸇，以爲異事，獻於君偃。偃召太史佔之。太史布卦，奏曰：「小而生大，此反弱爲強，崛起霸王之象。」偃喜曰：「宋弱甚矣，寡人不興之，更望何人？」乃多僉壯丁，親自訓練，得勁兵十餘萬。東伐齊，取五城，南敗楚，拓地二百餘裏，西又敗魏軍，取二城，滅滕，有其地。因遣使通好於秦，秦亦遣使報之。自是宋號強國，與齊、楚、三晉相併。偃遂稱爲宋王。自謂天下英雄，無與爲比，欲速就霸王之業。每臨朝，輒令羣臣齊呼萬歲，堂上一呼，堂下應之，門外侍衛亦俱應之，聲聞數里。又以革囊盛牛血，懸於高竿，挽弓射之。弓強矢勁，射透革囊，血雨從空亂灑，使人傳言於市曰：「我王射天得勝。」欲以恐嚇遠人。又爲長夜之飲，以酒強灌羣臣，而陰使左右以熟水代酒自飲。羣臣量素洪者也皆潦倒大醉，不能成禮，惟康王惺然。左右獻諛者皆曰：「君王酒量如海，飲千石不醉也。」又多取婦人爲淫樂，一夜御數十女，使人傳言：「宋王精神兼數百人，從不倦怠。」以此自炫。

一日，遊封父之墟，遇見採桑婦甚美，築青陵之臺以望之，訪其家，乃舍人韓馮之妻息氏也。王使人喻馮以意，使獻其妻。馮與妻言之，問其願否。息氏作詩以對曰：

南山有鳥，北山張羅。

鳥自高飛，羅當奈何？

宋王慕息氏不已，使人即其家奪之。韓馮見息氏升車而去，心中不忍，遂自殺。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之臺，謂之曰：「我宋王也，能富貴人，亦能生殺人。況汝夫已死，汝何所歸？若從寡人，當立爲皇后。」息氏復作詩對曰：

鳥有雌雄，不逐鳳凰。妾是庶人，不樂宋王。

宋王曰：「卿今已至此，雖欲不從寡人，不可得也。」息氏曰：「容妾沐浴更衣，拜辭故夫之魂，然後侍大王巾櫛耳。」宋王許之。息氏沐浴更衣訖，望空再拜，遂從臺上自投於地。宋王急使人攬其衣，不及，視之，氣已絕矣。簡其身畔，於裙帶得書一幅，書雲：「死後乞賜遺骨，與韓馮合葬於一冢，黃泉感德！」宋王大怒，故爲二冢，隔絕埋之，使其東西相望，而不相親。埋後三日，宋王還國。忽一夜，有交梓木生於二冢之傍，旬日間，木長三丈許，其枝自相附結成連理，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，交頸悲鳴。里人哀之，曰：「此韓馮夫婦之魂所化也。」遂名其樹曰「相思樹」。髯仙有詩嘆雲：

相思樹上兩鴛鴦，千古情魂事可傷。

莫道威強能奪志，婦人執性抗君王。

羣臣見宋王暴虐，多有諫者。宋王不勝其怒，乃置弓矢於座側，凡進諫者，引弓射之。嘗一日間射殺景成、戴烏、公子勃等三人。自是舉朝莫敢開口。諸侯號曰桀宋。

時齊閔王用蘇代之說，遣使於楚、魏，約其攻宋，三分其地。兵既發，秦昭王聞之，怒曰：「宋新與秦歡，而齊伐之，寡人必救宋，無再計。」齊閔王恐秦兵救宋，求於蘇代。代曰：「臣請西止秦兵，以遂王伐宋之功。」乃西見秦王曰：「齊今伐宋矣，臣敢爲大王賀。」秦王曰：「齊伐宋，先生何以賀寡人乎？」蘇代曰：「齊王之強暴，無異於宋。今約楚、魏而攻宋，其勢必欺楚、魏。楚、魏受其欺，必向西而事秦。是秦損一宋以餌齊，而坐收楚、魏之二國也，王何不利焉？敢不賀乎？」秦王曰：「寡人慾救宋，何如？」代答曰：「桀宋犯天下之公怒，天下皆幸其亡，而秦獨救之，衆怒且移於秦矣。」秦王乃罷兵不救宋。

齊師先至宋郊，楚、魏之兵亦陸續來會。齊將韓聶、楚將唐昧、魏將芒卯，三人做一處商議。唐昧曰：「宋王志大氣驕，宜示弱以誘之。」芒卯曰：「宋王淫虐，人心離怨，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恥。宜傳檄文，布其罪惡，以招故地之民，必有反戈而背宋者。」韓聶曰：「二君之言皆是也。」乃爲檄，數桀宋十大罪：一逐兄篡位，得國不正。二滅滕兼地，恃強凌弱。三好攻樂戰，侵犯大國。四革囊射天，得罪上帝。五長夜酣飲，不恤國政。六奪人妻女，淫蕩無恥。七射殺諫臣，忠良結舌。八僭擬王號，妄自尊大。九獨媚強秦，結怨鄰國。十慢神虐民，全無君道。檄文到處，人心聳懼，三國所失之地，其民不樂附宋，皆逐其官吏，登城自守，以待來兵。於是所向皆捷，直逼睢陽。

宋王偃大閱車徒，親領中軍，離城十里結營，以防攻突。韓聶先遣部下將閭邱儉，以五千人挑戰。宋兵不出。閭邱儉使軍士聲洪者數人，登車朗誦桀宋十罪。宋王偃大怒，命將軍盧曼出敵。略戰數合，閭邱儉敗走。盧曼追之，儉盡棄其車馬器械，狼狽而奔。宋王偃登壘，望見齊師已敗，喜曰：「敗齊一軍，則楚、魏俱喪氣矣！」乃悉師出戰，直逼齊營。韓聶又讓一陣，退二十里下寨，卻教唐昧、芒卯二軍，左右取路，抄出宋王大營之後。

次日，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，拔寨都起，直攻齊營。閭邱儉打着韓聶旗號，列陣相持。自辰至午，合戰三十餘次。宋王果然英勇，手斬齊將二十餘員，兵士死者百餘人。宋將盧曼亦死於陣。閭邱儉復大敗而奔，委棄車仗器械無數。宋兵爭先掠取，忽有探子報道：「敵兵襲攻睢陽城甚急，探是楚、魏二國軍馬。」宋王大怒，忙教整隊回車。行不上五里，刺斜裏一軍突出，大叫：「齊國上將韓聶在此！無道昏君，還不速降！」宋王左右將戴直、屈志高，雙車齊出。韓聶大展神威，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。戴直不敢交鋒，保護宋王，且戰且走。回至睢陽城下，守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，開門放入。三國合兵攻打，晝夜不息。忽見塵頭起處，又有大軍到來，乃是齊閔王恐韓聶不能成功，親帥大將王蠋、太史敫等，引大軍三萬前來，軍勢益壯。宋軍知齊王親自領兵，人人喪膽，個個灰心。又兼宋王不恤士卒，晝夜驅率男女守瞭，絕無恩賞，怨聲籍籍。戴直言於王偃曰：「敵勢猖狂，人心已變。大王不如棄城，權避河南，更圖恢復。」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，化爲秋水，嘆息了一回，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。公孫拔遂豎起降旗，迎閔王入城。閔王安撫百姓，一面令諸軍追逐宋王。宋王走至溫邑，爲追兵所及，先擒戴直斬之。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，不死，被軍士牽出斬首，傳送睢陽。齊、楚、魏遂共滅宋國，三分其地。楚、魏之兵既散，閔王曰：「伐宋之役，齊力爲多，楚、魏安得受地？」遂引兵銜枚，尾唐昧之後，襲敗楚師於重丘。乘勝逐北，盡收取淮北之地。又西侵三晉，屢敗其軍。楚、魏恨閔王負約，果皆遣使附秦，秦反以爲蘇代之功矣。

閔王既兼有宋地，氣益驕恣，使嬖臣夷維往合衛、魯、鄒三國之君，要他稱臣入朝。三國懼其侵伐，不敢不從。閔王曰：「寡人殘燕滅宋，闢地千里，敗梁割楚，威加諸侯。魯、衛盡已稱臣，泗上無不恐懼。旦晚提一旅兼併二週，遷九鼎於臨淄，正號天子，以令天下，誰敢違者！」孟嘗君田文諫曰：「宋王偃惟驕，故齊得而乘之，願大王以宋爲戒！夫周雖微弱，然號爲共主。七國攻戰，不敢及周，畏其名也。大王前去帝號不稱，天下以此多齊之讓，今忽萌代周之志，恐非齊福！」閔王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桀、紂非其主乎？寡人何不如湯、武？惜子非伊尹、太公耳！」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。孟嘗君懼誅，乃與其賓客走大梁，依公子無忌以居。

那公子無忌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，爲人謙恭好士，接人惟恐不及。嘗朝膳，有一鳩爲鷂所逐，急投案下，無忌蔽之，視鷂去，乃縱鳩。誰知鷂隱於屋脊，見鳩飛出，逐而食之。無忌自咎曰：「此鳩避患而投我，乃竟爲鷂所殺，是我負此鳩也。」竟日不進膳。令左右捕鷂，共得百餘頭，各置一籠以獻。無忌曰：「殺鳩者，只一鷂，吾何可累及他禽！」乃按劍於籠上，祝曰：「不食鳩者，向我悲鳴，我則放汝。」羣鷂皆悲鳴。獨至一籠，其鷂低頭不敢仰視，乃取而殺之。遂開籠，放其餘鷂。聞者嘆曰：「趙公子不忍負一鳩，忍負人乎？」由是士無賢愚，歸之如市。食客亦三千餘人，與孟嘗君、平原君相亞。

魏有隱士姓侯名嬴，年七十餘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無忌聞其素行修潔，且好奇計，裏中尊敬之，號爲侯生。於是駕車往拜，以黃金二十鎰爲贄。侯生謝曰：「嬴安貧自守，不妄受人一錢。今且老矣，寧爲公子而改節乎？」無忌不能強。欲尊禮之，以示賓客，乃置酒大會。是日，魏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，坐定，獨虛左第一席。無忌命駕親往夷門，迎侯生赴會。侯生登車，無忌揖之上坐，生略不謙遜。無忌執轡在傍，意甚恭敬。侯生又謂無忌曰：「臣有客朱亥，在市屠中，欲往看之，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？」無忌曰：「願與先生偕往。」即命引車，枉道入市。及屠門，侯生曰：「公子暫止車中，老漢將下看吾客。」侯生下車，入亥家，與亥對坐肉案前，絮語移時。侯生時時睨視公子，公子顏色愈和，略無倦怠。時從騎數十餘，見侯生絮語不休，厭之，多有竊罵者。侯生亦聞之，獨視公子，色終不變，乃與朱亥別，復登車，上坐如故。無忌以午牌出門，比回府，已申末矣。

諸貴客見公子親往迎客，虛左以待，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，何方大國的使臣，俱辦下一片敬心伺候。及久不見到，各各心煩意懶，忽聞報說：「公子迎客已至。」衆貴客敬心復萌，俱起坐出迎，睜眼相看。及客到，乃一白鬚老者，衣冠敝陋，無不駭然。無忌引侯生遍告賓客，諸貴客聞是夷門監者，意殊不以爲然。無忌揖侯生就首席，侯生亦不謙讓。酒至半酣，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之前。侯生接卮在手，謂無忌曰：「臣乃夷門抱關吏也。公子枉駕下辱，久立市中，毫無怠色。又尊臣於諸客之上，於臣似爲過分，然所以爲此，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。」諸貴客皆竊笑。席散，侯生遂爲公子上客。侯生因薦朱亥之賢，無忌數往候見，朱亥絕不答拜。無忌亦不以爲怪，其折節下士如此。今日孟嘗君至魏，獨依無忌，正合着古語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八個字，自然情投意合。孟嘗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，因使無忌結交於趙勝，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。於是魏、趙通好，而孟嘗君居間爲重。

齊閔王自孟嘗君去後，益自驕橫，遂欲謀代周爲天子。時齊境多怪異，天雨血方數百里，沾人衣，腥臭難當。又地坼數丈，泉水湧出。又有人當關而哭，但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。由是百姓惶惶，朝不保夕。大夫狐咺、陳舉先後進諫，且請召還孟嘗君。閔王怒而殺之，陳屍於通衢，以杜諫者。於是王蠋、太史敫等皆謝病棄職，歸隱鄉里。

不知閔王如何結果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

話說燕昭王自即位之後，日夜以報齊雪恥爲事，弔死問孤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尊禮賢士，四方豪傑歸者如市。有趙人樂毅，乃樂羊之孫，自幼好講兵法。當初樂羊封於靈壽，子孫遂家焉。趙主父沙邱之亂，樂毅挈家去靈壽，奔大梁，事魏昭王，不甚信用。聞燕王築黃金臺，招致天下賢士，欲往投之，乃謀出使於燕。見燕昭王，說以兵法，燕王知其賢，待以客禮。樂毅謙讓不敢當。燕王曰：「先生生於趙，仕於魏，在燕固當爲客。」樂毅曰：「臣之仕魏，以避亂也。大王若不棄微末，請委質爲燕臣。」燕王大喜，即拜毅爲亞卿，位在劇辛諸人之上。樂毅悉召其宗族居燕，爲燕人。

其時齊國強盛，侵伐諸侯。昭王深自韜晦，養兵恤民，待時而動。及閔王逐孟嘗君，恣行狂暴，百姓弗堪，而燕國休養多年，國富民稠，士卒樂戰。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：「寡人銜先人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！常恐一旦溘先朝露，不及剚刃於齊王之腹，以報國恥，終夜痛心。今齊王驕暴自恃，中外離心，此天亡之時。寡人慾起傾國之兵，與齊爭一旦之命，先生何以教之？」樂毅對曰：「齊國地大人衆，士卒習戰，未可獨攻也。王必欲伐之，必與天下共圖之。今燕之比鄰莫密於趙，王宜首與趙合，則韓必從。而孟嘗君在魏，方恨齊，宜無不聽。如是而齊可攻也。」燕王曰：「善。」乃具符節，使樂毅往說趙國。

平原君趙勝爲言於惠文王，王許之。適秦國使者在趙，樂毅並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。使者還報秦王。秦王忌齊之盛，懼諸侯背秦而事齊，於是復遣使者報趙，願共伐齊之役。劇辛往說魏王，見信陵君，信陵君果主發兵，復爲約韓與其事。俱與訂期。於是燕王悉起國中精銳，使樂毅將之。秦將白起、趙將廉頗、韓將暴鳶、魏將晉鄙，各率一軍，如期而至。於是燕王命樂毅並護五國之兵，號爲樂上將軍，浩浩蕩蕩，殺奔齊國。

齊閔王自將中軍，與大將韓聶迎戰於濟水之西。樂毅身先士卒，四國兵將無不賈勇爭奮，殺得齊兵屍橫原野，血流成渠，韓聶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。諸軍乘勝逐北，閔王大敗，奔回臨淄。連夜使人求救於楚，許盡割淮北之地爲賂；一面檢點軍民，登城設守。秦、魏、韓、趙乘勝，各自分路收取邊城。獨樂毅自引燕軍，長驅深入，所過宣諭威德，齊城皆望風而潰，勢如破竹，大軍直逼臨淄。閔王大懼，遂與文武數十人，潛開北門而遁。行至衛國，衛君郊迎稱臣。既入城，讓正殿以居之，供具甚敬。閔王驕傲，待衛君不以禮。衛諸臣意不能平，夜往掠其輜重。閔王怒，欲俟衛君來見，責以捕盜。衛君是日竟不朝見，亦不復給廩餼。閔王甚愧，候至日昃，餓甚，恐衛君圖己，與夷維數人連夜逃去。從臣失主，一時皆四散奔走。閔王不一日逃至魯關，關吏報知魯君。魯君遣使者出迎，夷維謂曰：「魯何以待吾君？」對曰：「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」夷維曰：「吾君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諸侯闢宮，朝夕親視膳於堂下，天子食已，乃退而聽朝，豈止十牢之奉而已！」使者回復魯君，魯君大怒，閉關不納。復至鄒，值鄒君方死，閔王欲入行吊。夷維謂鄒人曰：「天子下吊，主人必背其殯棺，立西階，北面而哭，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吊之。」鄒人曰：「吾國小，不敢煩天子下吊。」亦拒之不受。閔王計窮，夷維曰：「聞莒州尚完，何不往？」乃奔莒州，僉兵城守，以拒燕軍。

樂毅遂破臨淄，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，並查舊日燕國重器前被齊掠者，大車裝載，俱歸燕國。燕昭王大悅，親至濟上，大犒三軍，封樂毅於昌國，號昌國君。燕昭王返國，獨留樂毅於齊，以收齊之餘城。

齊之宗人有田單者，有智術，知兵，閔王不能用，僅爲臨淄市掾。燕王入臨淄，城中之人紛紛逃竄。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，盡截去其車軸之頭，略與轂平，而以鐵葉裹軸，務令堅固。人皆笑之。未幾，燕兵來攻安平，城破，安平人復爭竄，乘車者推擠，多因軸頭相觸，不能疾驅，或軸折車覆，皆爲燕兵所獲。惟田氏一宗，以鐵籠堅固，且不礙，竟得脫，奔即墨去訖。樂毅分兵略地，至於畫邑，聞故太傅王蠋家在畫邑，傳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，不許入犯。使人以金幣聘蠋，欲薦於燕。王蠋辭老病，不肯往。使者曰：「上將軍有令：『太傅來，即用爲將，封以萬家之邑；不行，且引兵屠邑！』」蠋仰天嘆曰：「『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事二夫。』齊王疏斥忠諫，故吾退而耕於野。今國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而又劫吾以兵，吾與其不義而存，不若全義而亡！」遂自懸其頭於樹上，舉身一奮，頸絕而死。樂毅聞之嘆息，命厚葬之，表其墓曰：「齊忠臣王蠋之墓。」

樂毅出兵六個月，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，皆編爲燕之郡縣，惟莒州與即墨堅守不下。毅乃休兵享士，除其暴令，寬其賦役，又爲齊桓公、管夷吾立祠設祭，訪求逸民，齊民大悅。樂毅之意，以爲齊止二城，在掌握之中，終不能成事，且欲以恩結之，使其自降，故不極其兵力。此周赧王三十一年事也。

卻說楚頃襄王見齊使者來請救兵，許盡割淮北之地，乃命大將淖齒率兵二十萬，以救齊爲名，往齊受地。謂淖齒曰：「齊王急而求我，卿至彼可相機而行，惟有利於楚，可以便宜從事。」淖齒謝恩而出，率兵謁齊閔王於莒州。閔王德淖齒，立以爲相國，大權皆歸於齒。齒見燕兵勢盛，恐救齊無功，獲罪二國。乃密遣使私通樂毅，欲弒齊王，與燕共分齊國，使燕人立己爲王。樂毅回報曰：「將軍誅無道，以自立功名，桓、文之業，不足道也。所請惟命！」淖齒大悅，乃大陳兵於鼓裏，請閔王閱兵。閔王既至，遂執而數其罪曰：「齊有亡徵三：雨血者，天以告也；地坼者，地以告也；有人當關而哭，人以告也。王不知省戒，戮忠廢賢，希望非分。今全齊盡矣，而偷生於一城，尚欲何爲？」閔王俯首不能答。夷維擁王而哭。淖齒先殺夷維，乃生擢王筋，懸於屋樑之上，三日而後氣絕。閔王之得禍亦慘矣哉！淖齒回莒州，欲覓王世子殺之，不得。齒乃爲表奏燕王，自陳其功，使人送於樂毅，求其轉達。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，往來無禁。

卻說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，喪父，止有老母。閔王憐而官之。閔王出奔，賈亦從行，在衛相失，不知閔王去處，遂潛自歸家。其母見之，問曰：「齊王何在？」賈對曰：「兒從王於衛，王中夜逃出，已不知所之矣。」老母怒曰：「汝朝去而晚回，則吾倚門而望；汝暮出而不還，則吾倚閭而望。君之望臣，何異母之望子？汝爲齊王之臣，王昏夜走出，汝不知其處，何可歸乎？」賈大愧，復辭老母，蹤跡齊王。聞其在莒州，趨而從之。比至莒州，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，賈乃袒其左肩，呼於市中曰：「淖齒相齊而弒其君，爲臣不忠，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，依吾左袒！」市人相顧曰：「此人年幼，尚有忠義之心，吾等好義者，皆當從之。」一時左袒者四百餘人，時楚兵雖衆，皆分屯於城外。淖齒居齊王之宮，方酣飲，使婦人奏樂爲歡。兵士數百人，列於宮外。王孫賈帥領四百人，奪兵士器杖，殺入宮中，擒淖齒，剁爲肉醬，因閉城堅守。楚兵無主，一半逃散，一半投降於燕國。

再說齊世子法章，聞齊王遇變，急更衣爲窮漢，自稱臨淄人王立，逃難無歸，投太史敫家爲傭工，與之灌園，力作辛苦，無人知其爲貴介者。太史敫有女年及笄，偶遊園中，見法章之貌，大驚曰：「此非常人，何以屈辱如此？」使侍女叩其來歷。法章懼禍，堅不肯吐。太史女曰：「白龍魚服，畏而自隱，異日富貴不可言也。」時時使侍女給其衣食，久益親近。法章因私露其跡於太史女，女遂與訂夫婦之約，因而私通，舉傢俱不知也。

時即墨守臣病死，軍中無主，欲擇知兵者推戴爲將，而難其人。有人知田單鐵籠得全之事，言其纔可將，乃共擁立爲將軍。田單身操版鍤，與士卒同操作；宗族妻妾，皆編於行伍之間。城中人畏而愛之。

再說齊諸臣四散奔逃，聞王蠋死節之事，嘆曰：「彼已告者尚懷忠義之心，吾輩見立齊朝，坐視君亡國破，不圖恢復，豈得爲人！」乃共走莒州，投王孫賈，相與訪求世子。歲餘，法章知其誠，乃出，自言曰：「我實世子法章也。」太史敫報知王孫賈，乃具法駕，迎之即位，是爲襄王。告於即墨，相約爲犄角，以拒燕兵。樂毅圍之，三年不克。乃解圍退九里，建立軍壘，令曰：「城中民有出樵採者，聽之，不許擒拿。其有睏乏飢餓者食之，寒者衣之。」欲使感恩悅附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燕大夫騎劫頗有勇力，亦喜談兵，與太子樂資相善，覬得兵權，謂太子曰：「齊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，惟莒與即墨耳。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，何難於二邑？所以不敢即拔者，以齊人未附，欲徐以恩威結齊，不久當自立爲齊王矣。」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。昭王怒曰：「吾先王之仇，非昌國君不能報，即使真欲王齊，於功豈不當耶？」乃笞樂資二十，遣使持節至臨淄，即拜樂毅爲齊王。毅感激，以死自誓，不受命。昭王曰：「吾固知毅之本心，決不負寡人也。」昭王好神仙之術，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，服之，久而內熱發病，遂薨。太子樂資嗣位，是爲惠王。田單每使細作入燕，窺覘事情，聞騎劫謀代樂毅，及燕太子被笞之事，嘆曰：「齊之恢復，其在燕后王乎？」及燕惠王立，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：「樂毅久欲王齊，以受燕先王厚恩，不忍背，故緩攻二城，以待其事。今新王即位，且與即墨連和，齊人所懼，惟恐他將來，則即墨殘矣。」燕惠王久疑樂毅，及聞流言，與騎劫之言相合，因信爲然。乃使騎劫往代樂毅，而召毅歸國。毅恐見誅，曰：「我趙人也。」遂棄其家，西奔趙國。趙王封樂毅於觀津，號望諸君。騎劫既代將，盡改樂毅之令，燕軍俱憤怨不服。騎劫住壘三日，即率師往攻即墨，圍其城數匝，城中設守愈堅。田單晨起，謂城中人曰：「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雲：『齊當復興，燕當即敗。』不日當有神人爲我軍師，戰無不克。」有一小卒悟其意，趨近單前，低語曰：「臣可以爲師否？」言畢，即疾走。田單急起持之，謂人曰：「吾夢中所見神人，即是此也。」乃爲小卒易衣冠，置之幕中上坐，北面而師事之。小卒曰：「臣實無能。」田單曰：「子勿言。」因號爲「神師」，每出一約束，必稟命於神師而行。謂城中人曰：「神師有令：凡食者，必先祭其先祖於庭，當得祖宗陰力相助。」城中人從其教。飛鳥見庭中祭品，悉翔舞下食，如此早暮二次。燕軍望見，以爲怪異，聞有神君下教，因相與傳說，謂：「齊得天助，不可敵，敵之違天。」皆無戰心。單復使人揚樂毅之短曰：「昌國君太慈，得齊人不殺，故城中不怕。若劓其鼻而置之前行，即墨人苦死矣！」騎劫信之，將降卒盡劓其鼻。城中人見降者劓鼻，大懼，相戒堅守，惟恐爲燕人所得。田單又揚言：「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，倘被燕人發掘，奈何？」騎劫又使兵卒盡掘城外墳墓，燒死人，暴骸骨。即墨人從城上望見，皆涕泣，欲食燕人之肉，相率來軍門，請出一戰，以報祖宗之仇。田單知士卒可用，乃精選強壯者五千人，藏匿於民間；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。遣使送款於燕軍，言：「城中食盡，將以某日出降。」騎劫謂諸將曰：「我比樂毅何如？」諸將皆曰：「勝毅多倍！」軍中悉踊躍呼：「萬歲！」田單又收民間金，得千鎰，使富傢俬遺燕將，囑以城下之日，求保全家小。燕將大喜，受其金，各付小旗，使插於門上，以爲記認；全不準備，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。單乃使人收取城中牛，共千餘頭，製爲絳繒之衣，畫以五色龍文，披於牛體，將利刃束於牛角；又將麻葦灌下膏油，束於牛尾，拖後如巨帚，於約降前一日，安排停當。衆人皆不解其意。田單椎牛具酒，候至日落黃昏，召五千壯卒飽食，以五色塗面，各執利器跟隨牛後。使百姓鑿城爲穴，凡數十處，驅牛從穴中出，用火燒其尾帚，火漸漸迫牛尾，牛怒，直奔燕營。五千壯卒銜枚隨之。

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，方夜皆安寢。忽聞馳驟之聲，從夢中驚起，那帚炬千餘，光明照耀，如同白日，望之皆龍文五采，突奔前來，角刃所觸，無不死傷，軍中擾亂。那一夥壯卒不言不語，大刀闊斧，逢人便砍，雖只五千個人，慌亂之中，恰像幾萬一般。況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，今日神頭鬼臉，不知何物。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譟而來，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，震天動地，一發膽都嚇破了，腳都嚇軟了，那個還敢相持。真個人人逃竄，個個奔忙，自相蹂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騎劫乘車落荒而走，正遇田單，一戟刺死，燕軍大敗。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。史官有詩云：

火牛奇計古今無，畢竟機乘騎劫愚。

假使金臺不易將，燕齊勝負竟何如？

田單整頓隊伍，乘勢追逐，戰無不克，所過城邑，聞齊兵得勝，燕將已死，盡皆叛燕而歸齊。田單兵勢日盛，掠地直逼河上，抵齊北界，燕所下七十餘城，復歸於齊。衆軍將以田單功大，欲奉爲王。田單曰：「太子法章自在莒州，吾疏族，安敢自立？」於是迎法章於莒。王孫賈爲法章御車，至於臨淄，收葬閔王，擇日告廟臨朝。襄王謂田單曰：「齊危而復安，亡而復存，皆叔父之功也！叔父知名始於安平，今封叔父爲安平君，食邑萬戶。」王孫賈拜爵亞卿。迎太史女爲後，是爲君王后。那時太史敫方知其女先以身許法章，怒曰：「汝不取媒而自嫁，非吾種也！」終身誓不復相見。齊襄王使人益其官祿，皆不受。惟君王后歲時遣人候省，未嘗缺禮。此是後話。

時孟嘗君在魏，讓相印於公子無忌，魏封無忌爲信陵君。孟嘗君退居於薛，比於諸侯，與平原君、信陵君相善。齊襄王畏之。復遣使迎爲相國，孟嘗君不就。於是與之連和通好，孟嘗君往來於齊、魏之間。其後孟嘗君死，無子，諸公子爭立。齊、魏共滅薛，分其地。

再說燕惠王自騎劫兵敗，方知樂毅之賢，悔之無及，使人遺毅書謝過，欲招毅還國。毅答書不肯歸。燕王恐趙用樂毅以圖燕，乃復以毅子樂間襲封昌國君，毅從弟樂乘爲將軍，並貴重之。毅遂合燕、趙之好，往來其間。二國皆以毅爲客卿。毅終於趙。時廉頗爲趙大將，有勇，善用兵，諸侯皆憚之。秦兵屢侵趙境，賴廉頗力拒，不能深入。秦乃與趙通好。

不知後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

卻說趙惠文王寵用一個內侍，姓繆名賢，官拜宦者令，頗干預政事。忽一日，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，繆賢愛其玉色光潤無瑕，以五百金得之，以示玉工。玉工大驚曰：「此真和氏之璧也！楚相昭陽因宴會偶失此璧，疑張儀偷盜，捶之幾死，張儀以此入秦。後昭陽懸千金之賞，購求此璧，盜者不敢出獻，竟不可得。今日無意中落於君手，此乃無價之寶，須什襲珍藏，不可輕示於人也。」繆賢曰：「雖然，良玉何以遂爲無價？」玉工曰：「此玉置暗處，自然有光，能卻塵埃，辟邪魅，名曰『夜光之璧』。若置之座間，冬月則暖，可以代爐；夏月則涼，百步之內，蠅蚋不入。有此數般奇異，他玉不及，所以爲至寶。」繆賢試之，果然。乃製爲寶櫝，藏於內笥。早有人報知趙王，言：「繆中侍得和氏璧。」趙王問繆賢取之，賢愛璧，不即獻。趙王怒，因出獵之便，突入賢家，搜其室，得寶櫝，收之以去。繆賢恐趙王治罪誅之，欲出走。其舍人藺相如牽衣問曰：「君今何往？」賢曰：「吾將奔燕。」相如曰：「君何以受知於燕王，而輕身往投也？」繆賢曰：「吾昔年嘗從大王與燕王相會於境上，燕王私握吾手曰：『願與君結交。』以此相知，故欲往。」相如諫曰：「君誤矣！夫趙強而燕弱，而君得寵於趙王，故燕王欲與君結交，非厚君也，因君以厚於趙王也。今君得罪於王，亡命走燕，燕畏趙王之討，必將束縛君以媚於趙王，君其危矣！」繆賢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相如曰：「君無他大罪，惟不早獻璧耳。若肉袒負斧鑕，叩首請罪，王必赦君。」繆賢從其計，趙王果赦賢不誅。賢重相如之智，以爲上客。

再說玉工偶至秦國，秦昭襄王使之治玉，玉工因言及和氏之璧，今歸於趙。秦王問：「此璧有甚好處？」玉工如前誇獎。秦王想慕之甚，思欲一見其璧。時昭襄王之母舅魏冉爲丞相，進曰：「王欲見和璧，何不以西陽十五城易之？」秦王訝曰：「十五城寡人所惜也，奈何易一璧哉？」魏冉曰：「趙之畏秦久矣。大王若以城易璧，趙不敢不以璧來，來則留之。是易城者名也，得璧者實也。王何患失城乎？」秦王大喜，即爲書致趙王，命客卿胡傷爲使。書略曰：

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，未得一見。聞君王得之，寡人不敢輕請。願以西陽十五城奉酬。惟君王許之。

趙王得書，即召大臣廉頗等商議。欲與秦，恐其見欺，璧去城不可得；欲勿與，又恐觸秦之怒。諸大臣或言不宜與，或言宜與，紛紛不決。李克曰：「遣一智勇之士，懷璧以往，得城則授璧於秦，不得城仍以璧歸趙，方爲兩全。」趙王目視廉頗，頗俯首不語。宦者令繆賢進曰：「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，此人勇士，且有智謀。若求使秦，無過此人。」趙王即命繆賢召藺相如至。相如拜謁已畢，趙王問曰：「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，先生以爲可許否？」相如曰：「秦強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趙王曰：「倘璧去，城不可得，如何？」相如對曰：「秦以十五城易璧，價厚矣。如是，趙不許璧，其曲在趙。趙不待入城而即獻璧，禮恭矣。如是而秦不與城，其曲在秦。」趙王曰：「寡人慾求一人使秦，保護此璧，先生能爲寡人一行乎？」相如曰：「大王必無其人，臣願奉璧以往。若城入於趙，臣當以璧留秦；不然，臣請完璧歸趙。」趙王大喜，即拜相如爲大夫，以璧授之。

相如奉璧西入咸陽，秦昭襄王聞璧至，大喜，坐章臺之上，大集羣臣，宣相如入見。相如留下寶櫝，只用錦袱包裹，兩手捧定，再拜秦王。秦王於是展開錦袱觀看，但見純白無瑕，寶光閃爍，雕鏤之處，天成無跡，真希世之珍矣。秦王飽看了一回，嘖嘖嘆息，因付左右羣臣，遞相傳示。羣臣看畢，皆羅拜稱：「萬歲！」秦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，傳與後宮美人玩之，良久送出，仍歸秦王案上。藺相如從旁伺候，良久，並不見說起償城之話。相如心生一計，乃前奏曰：「此璧有微瑕，臣請爲大王指之。」秦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。相如得璧在手，連退數步，靠在殿柱之上，睜開雙目，怒氣勃不可遏，謂秦王曰：「和氏之璧，天下之至寶也。大王欲得璧，發書至趙，寡君悉召羣臣計議，羣臣皆曰：『秦自負其強，以空言求璧，恐璧往，城不可得，不如勿許。』臣以爲布衣之交，尚不相欺，況萬乘之君乎？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，而得罪於大王？於是寡君乃齋戒五日，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庭，敬之至也。今大王見臣，禮節甚倨，坐而受璧，左右傳觀，復使後宮美人玩弄，褻瀆殊甚。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矣，臣所以復取璧也。大王必欲迫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，寧死不使秦得璧！」於是持其璧睨柱，欲以擊柱。秦王惜璧，恐其碎之，乃謝曰：「大夫無然，寡人豈敢失信於趙？」即召有司取地圖來。秦王指示從某處至某處，共十五城予趙。相如心中暗想：「此乃秦王欲誑取璧，非真情。」乃謂秦王曰：「寡君不敢愛希世之寶，以得罪於大王，故臨遣臣時，齋戒五日，遍召羣臣，拜而遣之。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陳設車輅文物，具左右威儀，臣乃敢上璧。」秦王曰：「諾。」乃命齋戒五日，送相如於公館安歇。相如抱璧至館，又想道：「我曾在趙王面前誇口：『秦若不償城，願完璧歸趙。』今秦王雖然齋戒，倘得璧之後，仍不償城，何面目回見趙王？」乃命從者穿粗褐衣，裝作貧人模樣，將布袋纏璧於腰，從徑路竊走。附奏於趙王曰：「臣恐秦欺趙，無意償城，謹遣從者歸璧大王。臣待罪於秦，死不辱命！」趙王曰：「相如果不負所言矣！」

再說秦王假說齋戒，實未必然，過五日，升殿，陳設禮物，令諸侯使者皆會，共觀受璧，欲以誇示列國。使贊禮引趙國使臣上殿，藺相如從容徐步而入。謁見已畢，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，問曰：「寡人已齋戒五日，敬受和璧，今使者不持璧來，何故？」相如奏曰：「秦自穆公以來，共二十餘君，皆以詐術用事，遠則杞子欺鄭，孟明欺晉，近則商鞅欺魏，張儀欺楚。往事歷歷，從無信義。臣今者惟恐見欺於王，以負寡君，已令從者懷璧從間道還趙矣。臣當死罪！」秦王怒曰：「使者謂寡人不敬，故寡人齋戒受璧。使者以璧歸趙，是明欺寡人也！」叱左右前縛相如。相如面不改色，奏曰：「大王請息怒，臣有一言。今日之勢，秦強趙弱，但有秦負趙之事，決無趙負秦之理。大王真欲得璧，先割十五城予趙，遣一介之使，同臣往趙取璧，趙豈敢得城而留璧，負不信之名，以得罪於大王哉！臣自知欺大王之罪，罪當萬死。臣已寄奏寡君，不望生還矣。請就鼎鑊之烹，令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，而誅趙使，曲直有所在矣。」秦王與羣臣面面相覷，不能吐一語，諸侯使者旁觀，皆爲相如危懼。左右欲牽相如去，秦王喝住，謂羣臣曰：「即殺相如，璧未可得，徒負不義之名，絕秦、趙之好。」乃厚待相如，禮而歸之。髯翁讀史至此，論秦人攻城取邑，列國無可奈何，一璧何足爲重？相如之意，只恐被秦王欺趙得璧，便小覷了趙國，將來難以立國，倘索地索貢，不可復拒，故於此顯個力量，使秦王知趙國之有人也。

藺相如既歸，趙王以爲賢，拜上大夫。其後，秦竟不與趙城，趙亦不與秦璧。秦王心中終不釋然於趙，復遣使約趙王於西河外澠池之地，共爲好會。趙王曰：「秦以會欺楚懷王，錮之咸陽，至今楚人傷心未已。今又來約寡人爲會，得無以懷王相待乎？」廉頗與藺相如計議曰：「王若不行，示秦以弱。」乃共奏曰：「臣相如願保駕前往，臣頗願輔太子居守。」趙王喜曰：「相如且能完璧，況寡人乎？」平原君趙勝奏曰：「昔宋襄公以乘車赴會，爲楚所劫；魯君與齊會於夾谷，具左右司馬以從。今保駕雖有相如，再選精銳卒五千扈從，以防不虞。再用大軍離三十里屯紮，方保萬全。」趙王曰：「五千銳卒，何人爲將？」趙勝對曰：「臣所知田部吏李牧者，真將才也。」趙王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趙勝對曰：「李牧爲田部吏取租稅，臣家過期不納，牧以法治之，殺臣司事者九人。臣怒責之，牧謂臣曰：『國之所恃者法也，今縱君家而不奉公，則法削，法削則國弱，而諸侯加兵，趙且不保其國，君安得保其家乎？以君之貴，奉公如法，法立而國強，長保富貴，豈不善耶？』此其識慮非常，臣是以知其可將也。」趙王即用李牧爲中軍大夫，使率精兵五千扈從同行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。廉頗直送至境上，謂趙王曰：「王入虎狼之秦，其事誠不測！今與王約：度往來道路，與夫會遇之禮畢，爲期不過三十日耳。若過期不歸，臣請如楚國故事，立太子爲王，以絕秦人之望。」趙王許諾。遂至澠池，秦王亦到，各歸館驛。

至期，兩王以禮相見，置酒爲歡。飲至半酣，秦王曰：「寡人竊聞趙王善於音樂，寡人有寶瑟在此，請趙王奏之。」趙王面赤，然不敢辭，秦侍者將寶瑟進於趙王之前，趙王爲奏《湘靈》一曲，秦王稱善不已。鼓畢，秦王曰：「寡人聞趙之始祖烈侯好音，君王真得家傳矣。」乃顧左右，召御史使載其事。秦御史秉筆取簡，書曰：「某年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，令趙王鼓瑟。」藺相如前進曰：「趙王聞秦王善於秦聲，臣謹奉盆缶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。」秦王怒，色變不應。相如即取盛酒瓦器，跪請於秦王之前。秦王不肯擊，相如曰：「大王恃秦之強乎？今五步之內，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！」左右曰：「相如無禮！」欲前執之。相如張目叱之，鬚髮皆張，左右大駭，不覺倒退數步。秦王意不悅，然心憚相如，勉強擊缶一聲。相如方起，召趙御史亦書於簡曰：「某年月日，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，令秦王擊缶。」秦諸臣意不平，當筵而立，請於趙王曰：「今日趙王惠顧，請王割十五城爲秦王壽！」相如亦請於秦王曰：「禮尚往來，趙既進十五城於秦，秦不可不報，亦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！」秦王曰：「吾兩君爲好，諸君不必多言。」乃命左右更進酒獻酬，假意盡歡而罷。秦客卿胡傷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。秦王曰：「諜者言：『趙設備甚密。』萬一其事不濟，爲天下笑。」乃益敬重趙王，約爲兄弟，永不侵伐。使太子安國君之子名異人者，爲質於趙。羣臣皆曰：「約好足矣，何必送質？」秦王笑曰：「趙方強，未可圖也，不送質，則趙不相信。趙信我，其好益堅，我乃得專事於韓矣。」羣臣乃服。

趙王辭秦王而歸，恰三十日。趙王曰：「寡人得藺相如，身安於泰山，國重於九鼎。相如功最大，羣臣莫及。」乃拜爲上相，班在廉頗之右。廉頗怒曰：「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，相如徒以口舌微勞，位居吾上。且彼乃宦者舍人，出身微賤，吾豈甘爲之下乎？今見相如，必擊殺之！」相如聞廉頗之言，每遇公朝，託病不往，不肯與廉頗會。舍人俱以相如爲怯，竊議之。

偶一日，藺相如出外，廉頗亦出，相如望見廉頗前導，忙使御者引車避匿傍巷中去，俟廉頗車過方出。舍人等益忿，相約同見相如，諫曰：「臣等拋井裏，棄親戚，來君之門下者，以君爲一時之丈夫，故相慕悅而從之。今君與廉將軍同列，班況在右，廉君口出惡言，君不能報，避之於朝，又避之於市，何畏之甚也？臣等竊爲君羞之，請辭去！」相如固止之曰：「吾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，諸君自不察耳！」舍人等曰：「臣等淺近無知，乞君明言其故。」相如曰：「諸君視廉將軍孰若秦王？」諸舍人皆曰：「不若也。」相如曰：「夫以秦王之威，天下莫敢抗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羣臣。相如雖駑，獨畏一廉將軍哉？顧吾念之，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共鬥，勢不俱生，秦人聞之，必乘間而侵趙。吾所以強顏引避者，國計爲重，而私仇爲輕也。」舍人等乃歎服。未幾，藺氏之舍人與廉氏之客，一日在酒肆中不期而遇，兩下爭坐。藺氏舍人曰：「吾主君以國家之故讓廉將軍，吾等亦宜體主君之意，讓廉氏客。」於是廉氏益驕。

河東人虞卿遊趙，聞藺氏舍人述相如之語，乃說趙王曰：「王今日之重臣，非藺相如、廉頗乎？」王曰：「然。」虞卿曰：「臣聞前代之臣，師師濟濟，同寅協恭，以治其國。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，而使自相水火，非社稷之福也。夫藺氏愈益讓，而廉氏不能諒其情；廉氏愈益驕，而藺氏不敢折其氣。在朝則有事不共議，爲將則有急不相恤，臣竊爲大王憂之！臣請合廉、藺之交，以爲大王輔。」趙王曰：「善。」

虞卿往見廉頗，先頌其功。廉頗大喜。虞卿曰：「論功，則無如將軍矣；論量，則還推藺君。」廉頗勃然曰：「彼懦夫，以口舌取功名，何量之有哉？」虞卿曰：「藺君非懦士也，其所見者大。」因述相如對舍人之言，且曰：「將軍不欲託身於趙則已，若欲託身於趙，而兩大臣一讓一爭，恐盛名之歸，不在將軍也。」廉頗大慚曰：「微先生之言，吾不聞過。吾不及藺君遠矣！」因使虞卿先道意於相如，頗肉袒負荊，自造於藺氏之門，謝曰：「鄙人志量淺狹，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，死不足贖罪矣！」因長跪庭中。相如趨出，引起曰：「吾二人比肩事主，爲社稷臣，將軍能見諒已幸甚，何煩謝爲？」廉頗曰：「鄙性粗暴，蒙君見容，慚愧無地！」因相持泣下。相如亦泣。廉頗曰：「從今願結爲生死之交，雖刎頸不變！」頗先下拜，相如答拜。因置酒筵款待，極歡而罷。後世稱刎頸之交，正謂此也。無名子有詩云：

引車趨避量誠洪，肉袒將軍志亦雄。

今日紛紛競門戶，誰將國計置胸中。

趙王賜虞卿黃金百鎰，拜爲上卿。

是時秦大將白起擊破楚軍，收郢都，置南郡。楚頃襄王敗走，東保於陳。大將魏冉復攻取黔中，置黔中郡，楚益衰削。乃使太傅黃歇侍太子熊完，入質於秦以求和。白起等復攻魏，至於大梁。梁遣大將暴鳶迎戰，敗績，斬首四萬，魏獻三城以和。秦封白起爲武安君。未幾，客卿胡傷復攻魏，敗魏將芒卯，取南陽，置南陽郡。秦王以賜魏冉，號爲穰侯。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，圍閼與。韓釐王遣使求救於趙。趙惠文王聚集羣臣商議韓可救與否。藺相如、廉頗、樂乘皆言：「閼與道險且狹，救之不便。」平原君趙勝曰：「韓、魏脣齒相蔽，不救則還戈即向趙矣。」趙奢嘿然無言。趙王獨問之，奢對曰：「道險且狹，譬如兩鼠鬥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」趙王乃選軍五萬，使奢帥之救韓。出邯鄲東門三十里，傳命立壁壘下寨。安插已定，又出令曰：「有言及軍事者斬！」閉營高臥，軍中寂然。秦軍鼓譟勒兵，聲如震霆，閼與城中，屋瓦皆爲振動。軍吏一人來報秦兵如此恁般，趙奢以爲犯令，立斬之以徇。留二十八日不行，日使人增壘浚溝，爲自固計。

秦將胡傷聞有趙兵來救，不見其來，再使諜人探聽，報雲：「趙果有救兵，大將乃趙奢也。出邯鄲城三十里，即立壘下寨不進。」胡傷未信，更使親近左右直入趙軍，謂趙奢曰：「秦攻閼與，旦暮且下矣，將軍能戰，即速來！」趙奢曰：「寡君以鄰邦告急，遣某爲備，某何敢與秦戰乎？」因具酒食厚款之，使周視壁壘。秦使者還報胡傷。胡傷大喜曰：「趙兵去國才三十里而堅壁不進，乃增壘自固，已無戰情，閼與必爲吾有矣！」遂不爲御趙之備，一意攻韓。

趙奢既遣秦使，約三日，度其可至秦軍，遂出令，選騎兵善射慣戰者萬人爲前鋒，大軍在後，銜枚卷甲，晝夜兼行。二日一夜及韓境，去閼與城十五里，復立軍壘。胡傷大怒，留兵一半圍城，悉起老營之衆，前來迎敵。趙營軍士許曆書一簡，上寫「請諫」二字，跪於營前。趙奢異之，命刊去前令，召入曰：「汝欲何言？」許歷曰：「秦人不意趙師卒至，此其來氣盛。元帥必厚集其陣，以防衝突，不然必敗。」趙奢曰：「諾。」即傳令，列陣以待。許歷又曰：「《兵法》：『得地利者勝。』閼與形勢，惟北山最高，而秦將不知據守，留此以待元帥也。宜速據之。」趙奢又曰：「諾。」即命許歷引軍萬人，屯據北山嶺上，凡秦兵行動，一望而知。

胡傷兵到，便來爭山。山勢崎嶇，秦兵膽大的有幾個上前，都被趙軍飛石擊傷。胡傷咆哮大怒，指揮軍將四下尋路。忽聞鼓聲大振，趙奢引軍殺到，胡傷命分兵拒敵。趙奢將射手萬人，分爲二隊，左右各五千人，向秦軍亂射。許歷驅萬人，從山頂上趁勢殺下，喊聲如雷，前後夾攻。殺得秦軍如天崩地裂，沒處躲閃，大敗而奔。胡傷馬蹶墜下，幾爲趙兵所獲，卻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，抵死救出。趙奢追至五十里，秦軍屯紮不住，只得望西逃奔，遂解閼與之圍。韓釐王親自勞軍，致書稱謝趙王。趙王封奢爲馬服君，位與藺相如、廉頗相併。趙奢薦許歷之才，以爲國尉。

趙奢子趙括，自少喜談兵法，家傳《六韜》、《三略》之書，一覽而盡；嘗與父奢論兵，指天畫地，目中無人，雖奢亦不能難也。其母喜曰：「有子如此，可謂將門出將矣！」奢蹴然不悅曰：「括不可爲將。趙不用括，乃社稷之福耳！」母曰：「括盡讀父書，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，君曰『不可爲將』，何故？」奢曰：「括自謂天下莫及，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。夫兵者死地，戰戰兢兢，博諮於衆，猶懼有遺慮，而括易言之。若得兵權，必果於自用，忠謀善策無由而入，其敗必矣。」母以奢之語告括，括曰：「父年老而怯，宜有是言也。」後二歲，趙奢病篤，謂括曰：「兵兇戰危，古人所戒。汝父爲將數年，今日方免敗衄之辱，死亦瞑目。汝非將才，切不可妄居其位，自壞家門！」又囑括母曰：「異日若趙王召括爲將，汝必述吾遺言辭之。喪師辱國，非職事也！」言訖而終。趙王念奢之功，以括嗣馬服君之職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庭辱魏使

話說大梁人范雎字叔，有談天說地之能，安邦定國之志。欲求事魏王，因家貧，不能自通，乃先投於中大夫須賈門下，用爲舍人。當初齊閔王無道，樂毅糾合四國，一同伐齊，魏亦遣兵助燕。及田單破燕復齊，齊襄王法章即位，魏王恐其報復，同相國魏齊計議，使須賈至齊修好。賈使范雎從行。齊襄王問於須賈曰：「昔我先王與魏同兵伐宋，聲氣相投。及燕人殘滅齊國，魏實與焉。寡人念先王之仇，切齒痛心！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，魏反覆無常，使寡人何以爲信？」須賈不能對。范雎從旁代答曰：「大王之言差矣！先寡君之從於伐宋，以奉命也。本約三分宋國，上國背約，盡收其地，反加侵虐，是齊之失信於敝邑也。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，於是暱就燕人。濟西之戰，五國同仇，豈獨敝邑？然敝邑不爲已甚，不敢從燕於臨淄，是敝邑之有禮於齊也。今大王英武蓋世，報仇雪恥，光啓前日之緒。寡君以爲桓、威之烈，必當再振。可以上蓋閔王之愆，垂休無窮，故遣下臣賈來修舊好。大王但知責人，不知自反，恐閔王之覆轍，又見於今矣。」齊襄王愕然，起謝曰：「是寡人之過也！」即問須賈：「此位何人？」須賈曰：「臣之舍人范雎也。」齊王顧盼良久，乃送須賈於公館，厚其廩餼。使人陰說范雎曰：「寡君慕先生大才，欲留先生於齊，當以客卿相處，萬望勿棄！」范雎辭曰：「臣與使者同出，而不與同入，不信無義，何以爲人？」齊王益愛重之，復使人賜范雎黃金十斤及牛酒。雎固辭不受。使者再四致齊王之命，堅不肯去。雎不得已，乃受牛酒而還其金。使者嘆息而去。

早有人報知須賈。須賈召范雎，問曰：「齊使者爲何而來？」范雎曰：「齊王以黃金十斤及牛酒賜臣，臣不敢受，再四相強，臣只留其牛酒。」須賈曰：「所以賜予者何故？」范雎曰：「臣不知。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，故敬大夫以及臣耳。」須賈曰：「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，必子與齊有私也。」范雎曰：「齊王先曾遣使欲留臣爲客卿，臣峻拒之。臣以信義自矢，豈敢有私哉？」須賈疑心益甚。

使事既畢，須賈同范雎還魏，賈遂言於魏齊曰：「齊王欲留舍人范雎爲客卿，又賜以黃金、牛酒，疑以國中陰事告齊，故有此賜也。」魏齊大怒，乃會賓客，使人擒范雎，即席訊之。雎至，伏於階下。魏齊厲聲問曰：「汝以陰事告齊乎？」范雎曰：「怎敢。」魏齊曰：「汝若無私於齊，齊王安用留汝？」雎曰：「留果有之，雎不從也。」魏齊曰：「然則黃金、牛酒之賜，子何受之？」雎曰：「使者十分相強，雎恐拂齊王之意，勉受牛酒，其黃金十斤，實不曾收。」魏齊咆哮大喝曰：「賣國賊！還要多言，即牛酒之賜，亦豈無因？」呼獄卒縛之，決脊一百，使招承通齊之語。范雎曰：「臣實無私，有何招？」魏齊益怒曰：「爲我笞殺此奴，勿留禍種！」獄卒鞭笞亂下，將牙齒打折，雎血流被面，痛極難忍，號呼稱冤。賓客見相國盛怒之下，莫敢勸止。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，一面教獄卒加力。自辰至未，打得范雎遍體皆傷，血肉委地，咶喇一響，脅骨亦斷，雎大叫失聲，悶絕而死。「可憐信義忠良士，翻作溝渠枉死人。傳語上官須仔細，莫將屈棒打平民。」潛淵居士又有詩云：

張儀何曾盜楚璧，範叔何曾賣齊國。

疑心盛氣總難平，多少英雄受冤屈。

左右報曰：「范雎氣絕矣。」魏齊親自下視，見范雎斷脅折齒，身無完膚，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。齊指罵曰：「賣國賊！死得好，好教後人看樣。」

命獄卒以葦薄卷其屍，置之坑廁間，使賓客便溺其上，勿容他爲乾淨之鬼。看看天晚，范雎命不該絕，死而復甦，從葦薄中張目偷看，只有一卒在傍看守。范雎微嘆一聲，守卒聞之，慌忙來看。范雎謂曰：「吾傷重至此，雖暫醒，決無生理。汝能使我死於家中，以便殯殮，家有黃金數兩，盡以相謝。」守卒貪其利，謂曰：「汝仍作死狀，吾當入稟。」魏齊與賓客皆大醉，守卒稟曰：「廁間死人腥臭甚，合當發出。」賓客皆曰：「范雎雖然有罪，相國處之亦已足矣。」魏齊曰：「可出之於郊外，使野鳶飽其餘肉也。」言罷，賓客皆散，魏齊亦回內宅。守卒捱至黃昏人靜，乃私負范雎至其家。雎妻小相見，痛苦自不必說。范雎命取黃金相謝，又卸葦薄，付與守卒，使棄野外，以掩人之目。

守卒去後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淨，縛裹傷處，以酒食進之。范雎徐謂其妻曰：「魏齊恨我甚，雖知吾死，尚有疑心。我之出廁，乘其醉耳。明日復求吾屍不得，必及吾家，吾不得生矣。吾有八拜兄弟鄭安平，在西門之陋巷，汝可乘夜送我至彼，不可泄漏。俟月餘，吾創愈，當逃命於四方也。我去後，家中可發哀，如吾死一般，以絕其疑。」其妻依言，使僕人往報知鄭安平。鄭安平即時至雎家看視，與其家人同攜負以去。

次日，魏齊果然疑心范雎，恐其復甦，使人視其屍所在。守卒回報：「棄野外無人之處，今惟葦薄在，想爲犬豕銜去矣。」魏齊復使人其家，舉哀戴孝，方始坦然。

再說范雎在鄭安平家敷藥將息，漸漸平復。安平乃與雎共匿於具茨山，范雎更姓名曰張祿，山中人無知其爲范雎者。過半歲，秦謁者王稽奉昭襄王之命，出使魏國，居於公館。鄭安平詐爲驛卒，伏侍王稽，應對敏捷。王稽愛之，因私問曰：「汝知國有賢人未出仕者乎？」安平曰：「賢人何容易言也！向有一范雎者，其人智謀之士，相國棰之至死。」言未畢，王稽嘆曰：「惜哉！此人不到我秦國，不得展其大才。」安平曰：「今臣裏中有張祿先生，其才智不亞於范雎，君欲見其人否？」王稽曰：「既有此人，何不請來相會？」安平曰：「其人有仇家在國中，不敢晝行。若無此仇，久已仕魏，不待今日矣。」王稽曰：「夜至不妨，吾當候之。」鄭安平乃使張祿亦扮做驛卒模樣，以深夜至公館來謁。王稽略叩以天下大勢，范雎指陳了了，如在目前。王稽喜曰：「吾知先生非常人，能與我西遊於秦否？」范雎曰：「臣祿有仇於魏，不能安居，若能挈行，實乃至願。」王稽屈指曰：「度吾使事畢，更須五日。先生至期，可待我於三亭岡無人之處，當相載也。」過五日，王稽辭別魏王，羣臣俱餞送於郊外。事畢，俱別。王稽驅車至三亭岡上，忽見林中二人趨出，乃張祿、鄭安平也。王稽大喜，如獲奇珍，與張祿同車共載。一路飲食安息，必與相共，談論投機，甚相親愛。不一日，已入秦界。至湖關，望見對面塵頭起處，一羣車騎自西而來。范雎問曰：「來者誰人？」王稽認得前驅，曰：「此丞相穰侯，東行郡邑耳。」原來穰侯名魏冉，乃是宣太后之弟。宣太后羋氏，楚女，乃昭襄王之母。昭襄王即位時，年幼未冠，宣太后臨朝決政，用其弟魏冉爲丞相，封穰侯。次弟羋戎，亦封華陽君，並專國用事。後昭襄王年長，心畏太后，乃封其弟公子悝爲涇陽君，公子市爲高陵君，欲以分羋氏之權。國中謂之「四貴」，然總不及丞相之尊也。丞相每歲時，代其王周行郡國，巡察官吏，省視城池，較閱車馬，撫循百姓，此是舊規。今日穰侯東巡，前導威儀，王稽如何不認得。范雎曰：「吾聞穰侯專秦權，妒賢嫉能，惡納諸侯賓客。恐其見辱，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。」須臾，穰侯至，王稽下車迎謁。穰侯亦下車相見，勞之曰：「謁君國事勞苦。」遂共立於車前，各敘寒溫。穰侯曰：「關東近有何事？」王稽鞠躬對曰：「無有。」穰侯目視車中曰：「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？此輩仗口舌遊說人國，取富貴，全無實用。」王稽又對曰：「不敢。」穰侯既別去，范雎從車箱出，便欲下車趨走。王稽曰：「丞相已去，先生可同載矣。」范雎曰：「臣潛窺穰侯之貌，眼多白而視邪，其人性疑而見事遲。曏者目視車中，固已疑之。一時未即搜索，不久必悔，悔必復來，不若避之爲安耳。」遂呼鄭安平同走。王稽軍仗在後，約行十里之程，背後馬聲響，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而來，趕着王稽車仗，言：「吾等奉丞相之命，恐大夫帶有遊客，故遣復行查看，大夫勿怪。」因遍索車中，並無外國之人，方纔轉身。王稽嘆曰：「張先生真智士，吾不及也！」乃命催車前進。再行五六里，遇着了張祿、鄭安平二人，邀使登車，一同竟入咸陽。髯翁有詩詠范雎去魏之事雲：

料事前知妙若神，一時智術少儔倫。

信陵空養三千客，卻放高賢遁入秦。

王稽朝見秦昭襄王，覆命已畢，因進曰：「魏有張祿先生，智謀出衆，天下奇才也。與臣言秦國之勢，危於累卵，彼有策能安之，然非面對不可。臣故載與俱來。」秦王曰：「諸侯客好爲大言，往往如此。姑使就客舍。」乃館於下舍，以需召問。逾年不召。

忽一日，范雎出行市上，見穰侯方徵兵出征，范雎私問曰：「丞相徵兵出征，將伐何國？」有一老者對曰：「欲伐齊綱壽也。」范雎曰：「齊兵曾犯境乎？」老者曰：「未曾。」范雎曰：「秦與齊東西懸絕，中間隔有韓、魏，且齊不犯秦，秦奈何涉遠而伐之？」老者引范雎至僻處，言曰：「伐齊非秦王之意，因陶山在丞相封邑中，而綱壽近於陶，故丞相欲使武安君爲將，伐而取之，以自廣其封耳。」范雎回舍，遂上書於秦王。略曰：

羈旅臣張祿，死罪，死罪！奏聞秦王殿下：臣聞明主立政，有功者賞，有能者官，勞大者祿厚，才高者爵尊。故無能者不敢濫職，而有能者亦不得遺棄。今臣待命於下舍，一年於茲矣。如以臣爲有用，願借寸陰之暇，悉臣之說。如以臣爲無用，留臣何爲？夫言之在臣，聽之在君，臣言而不當，請伏斧鑕之誅未晚。毋以輕臣故，並輕舉臣之人也。

秦王已忘張祿，及見其書，即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。

秦王猶未至，范雎先到，望見秦王車騎方來，佯爲不知，故意趨入永巷。宦者前行逐之，曰：「王來。」范雎謬言曰：「秦獨有太后、穰侯耳，安得有王？」前行不顧。正爭嚷間，秦王隨後至，問宦者：「何爲與客爭論？」宦者述范雎之語，秦王亦不怒，遂迎之於內宮，待以上客之禮。范雎遜讓。秦王屏去左右，長跪而請曰：「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」范雎曰：「唯唯。」少頃，秦王又跪請如前。范雎又曰：「唯唯。」如此三次。秦王曰：「先生卒不幸教寡人，豈以寡人爲不足語耶？」范雎對曰：「非敢然也。昔者呂尚釣於渭濱，及遇文王，一言而拜爲尚父，卒用其謀，滅商而有天下。箕子、比干身爲貴戚，盡言極諫，商紂不聽，或奴或誅，商遂以亡。此無他，信與不信之異也。呂尚雖疏，而見信於文王，故王業歸於周，而尚亦享有侯封，傳之世世。箕子、比干雖親，而不見信於紂，故身不免死辱，而無救於國。今臣羈旅之臣，居至疏之地，而所欲言者皆興亡大計，或關係人骨肉之間。不深言則無救於秦，欲深言則箕子、比干之禍隨於後。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，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。」秦王復跪請曰：「先生是何言也？寡人慕先生大才，故屏去左右，專意聽教。事凡可言者，上及太后，下及大臣，願先生盡言無隱。」秦王這句話，因是進永巷時，聞宦者述范雎之言，「秦只有太后、穰侯，不聞有王」之語，心下疑惑，實落的要請教一番。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，萬一語不投機，便絕了後來進言之路，況且左右竊聽者多，恐其傳說，禍且不測。故且將外邊事情略說一番，以爲引火之煤。乃對曰：「大王以盡言命臣，臣之願也。」遂下拜，秦王亦答拜。然後就坐，開言曰：「秦地之險，天下莫及，其甲兵之強，天下亦莫敵。然兼併之謀不就，伯王之業不成，豈非秦之大臣計有所失乎？」秦王側席問曰：「請言失計何在？」范雎曰：「臣聞穰侯將越韓、魏而攻齊，其計左矣。齊去秦甚遠，有韓、魏以間之。王少出師，則不足以害齊；若多出師，則先爲秦害。昔魏越趙而伐中山，既克其地，旋爲趙有。何者？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。今伐齊而不克，爲秦大辱，即伐齊而克，徒以資韓、魏，於秦何利焉？爲大王計，莫如遠交而近攻。遠交以離人之歡，近攻以廣我之地，自近而遠，如蠶食葉，天下不難盡矣。」秦王又曰：「遠交近攻之道何如？」范雎曰：「遠交莫如齊、楚，近攻莫如韓、魏。既得韓、魏，齊、楚能獨存乎？」秦王鼓掌稱善，即拜范雎爲客卿，號爲張卿。用其計東伐韓、魏，止白起伐齊之師不行。

魏冉與白起一相一將，用事日久，見張祿驟然得寵，俱有不悅之意。惟秦王深信之，寵遇日隆，每每中夜獨召計事，無說不行。范雎知秦王之心已固，請間盡屏左右，進說曰：「臣蒙大王過聽，引與共事，臣雖粉骨碎身，無以爲酬。雖然，臣有安秦之計，尚未敢盡效於王也。」秦王跪問曰：「寡人以國託於先生，先生有安秦之計，不以此時辱教，尚何待乎？」范雎曰：「臣前居山東時，聞齊但有孟嘗君，不聞有齊王，聞秦但有太后、穰侯、華陽君、高陵君、涇陽君，不聞有秦王。夫制國之謂王，生殺予奪，他人不敢擅專。今太后恃國母之尊，擅行不顧者四十餘年。穰侯獨相秦國，華陽輔之，涇陽、高陵各立門戶，生殺自由，私家之富，十倍於公。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，不亦危乎？昔崔杼擅齊，卒弒莊公；李兌擅趙，終戕主父。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，外竊大王之威，用兵則諸侯震恐，解甲則列國感恩，廣置耳目，布王左右。臣見王之獨立於朝，非一日矣。恐千秋萬歲而後，有秦國者，非王之子孫也！」秦王聞之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再拜謝曰：「先生所教，乃肺腑至言，寡人深恨聞之不早。」

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，即使就國。穰侯取牛車於有司，徙其家財，千有餘乘，奇珍異寶，不計其數，皆秦內庫所未有者。明日，秦王復逐華陽、高陵、涇陽三君於關外，安置太后於深宮，不許與聞政事。遂以范雎爲丞相，封以應城，號爲應侯。秦人皆謂張祿爲丞相，無人知爲范雎，惟鄭安平知之。雎戒以勿得泄漏，安平亦不敢言。時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，乃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。

是時魏昭王已薨，子安釐王即位，聞知秦王新用張祿丞相之謀，欲伐魏國，急集羣臣計議。信陵君無忌曰：「秦兵不加魏者數年矣，今無故興師，明欺我不能相持也。宜嚴兵固圉以待之。」相國魏齊曰：「不然。秦強魏弱，戰必無幸。聞丞相張祿乃魏人也，豈無香火之情哉？倘遣使齎厚幣，先通張相，後謁秦王，許以納質請和，可保萬全。」安釐王初即位，未經戰伐，乃用魏齊之策，使中大夫須賈出使於秦。須賈奉命，竟至咸陽，下於館驛。范雎知之，喜曰：「須賈至此，乃吾報仇之日矣！」遂撤去鮮衣，妝作寒酸落魄之狀，潛出府門，來到館驛。徐步而入，謁見須賈。須賈一見，大驚曰：「範叔固無恙乎？吾以汝被魏相打死，何以得命在此？」范雎曰：「彼時將吾屍首擲於郊外，次日方蘇。適遇有賈客過此，聞呻吟聲，憐而救之。苟延一命，不敢回家，因間關來至秦國。不期復見大夫之面於此。」須賈曰：「範叔豈欲遊說於秦乎？」雎曰：「昔日得罪魏國，亡命來此，得生爲幸，何敢開口言事？」須賈曰：「範叔在秦，何以爲生？」雎曰：「爲傭餬口耳。」須賈不覺動了哀憐之意，留之同坐，索酒食賜之。時值冬天，范雎衣敝，有戰慄之狀。須賈嘆曰：「範叔一寒如此哉！」命取一綈袍與穿。范雎曰：「大夫之衣，某何敢當？」須賈曰：「故人何必過謙。」范雎穿袍，再四稱謝，因問：「大夫來此何事？」須賈曰：「今秦相張君方用事，吾欲通之，恨無其人。孺子在秦久，豈有相識，能爲我先容於張君者哉？」范雎曰：「某之主人翁與丞相善，臣嘗隨主人翁至於相府。丞相好談論，反覆之間，主人不給，某每助之一言。丞相以某有口辨，時賜酒食，得親近。君若欲謁張君，某當同往。」須賈曰：「既如此，煩爲訂期。」范雎曰：「丞相事忙，今日適暇，何不即去？」須賈曰：「吾乘大車駕駟馬而來，今馬損足，車軸折，未能即行。」范雎曰：「吾主人翁有之，可假也。」范雎歸府，取大車駟馬至館驛前，報須賈曰：「車馬已備，某請爲君御。」須賈欣然登車，范雎執轡。街市之人望見丞相御車而來，鹹拱立兩傍，亦或走避。須賈以爲敬己，殊不知其爲范雎也。既至府前，范雎曰：「大夫少待於此，某當先入，爲大夫通之。若丞相見許，便可入謁。」范雎徑進府門去了。

須賈下車，立於門外，候至良久，只聞府中鳴鼓之聲，門上喧傳：「丞相升堂！」屬吏舍人奔走不絕，並不見范雎消息。須賈因問守門者曰：「向有吾故人範叔入通相君，久而不出，子能爲我召之乎？」守門者曰：「君所言範叔，何時進府？」須賈曰：「適間爲我御車者是也。」門下人曰：「御車者乃丞相張君，彼私到驛中訪友，故微服而出。何得言範叔乎？」須賈聞言，如夢中忽聞霹靂，心坎中突突亂跳，曰：「吾爲范雎所欺，死期至矣！」常言道：「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婆。」只得脫袍解帶，免冠徒跣，跪於門外，託門下人入報，但言：「魏國罪人須賈在外領死！」良久，門內傳丞相召入。須賈愈加惶悚，俯首膝行，從耳門而進，直至階前，連連叩首，口稱：「死罪！」范雎威風凜凜，坐於堂上，問曰：「汝知罪麼？」須賈俯伏應曰：「知罪。」范雎曰：「汝罪有幾？」須賈曰：「擢賈之發，以數賈之罪，尚猶未足！」范雎曰：「汝罪有三：吾先人邱墓在魏，吾所以不願仕齊，汝乃以吾有私於齊，妄言於魏齊之前，致觸其怒，汝罪一也。當魏齊發怒，加以笞辱，至於折齒斷脅，汝略不諫止，汝罪二也。及我昏憒，已棄廁中，汝復率賓客而溺我；昔仲尼不爲已甚，汝何太忍乎？汝罪三也。今日至此，本該斷頭瀝血，以酬前恨。汝所以得不死者，以綈袍戀戀，尚有故人之情，故苟全汝命，汝宜知感。」須賈叩頭稱謝不已。范雎麾之使去，須賈匍匐而出。於是秦人始知張祿丞相，乃魏人范雎假託來秦。

次日，范雎入見秦王，言：「魏國恐懼，遣使乞和，不須用兵，此皆大王威福所致。」秦王大喜。范雎又奏曰：「臣有欺君之罪，求大王憐恕，方纔敢言。」秦王曰：「卿有何欺？寡人不罪。」范雎奏曰：「臣實非張祿，乃魏人范雎也。自少孤貧，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舍人。從賈使齊，齊王私饋臣金，臣堅卻不受，須賈說於相國魏齊，將臣捶擊至死。幸而復甦，改名張祿，逃奔入秦，蒙大王拔之上位。今須賈奉使而來，臣真姓名已露，便當仍舊，伏望吾主憐恕！」秦王曰：「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。今須賈既到，便可斬首，以快卿之憤。」范雎奏曰：「須賈爲公事而來，自古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。況求和乎？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議！且忍心殺臣者魏齊，不全關須賈之事。」秦王曰：「卿先公後私，可謂大忠矣。魏齊之仇，寡人當爲卿報之。來使從卿發落。」范雎謝恩而退。秦王準了魏國之和。

須賈入辭范雎，雎曰：「故人至此，不可無一飯之敬。」使舍人留須賈於門中，分付大排筵席。須賈暗暗謝天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！難得丞相寬洪大量，如此相待，忒過禮了。」范雎退堂。須賈獨坐門房中，有軍牢守着，不敢轉動。自辰至午，漸漸腹中空虛，須賈想道：「我前日在館驛中，見成飲食相待。今番答席，故人之情，何必過禮？」少頃，堂上陳設已完，只見府中發出一單，遍邀各國使臣及本府有名賓客。須賈心中想道：「此是請來陪我的了，但不知何國何人？少停坐次亦要斟酌，不好一概僭妄。」須賈方在躊躇間，只見各國使臣及賓客紛紛而到，徑上堂階。管席者傳板報道：「客齊！」范雎出堂相見，敘禮已畢，送盞定位，兩廡下鼓樂交作，竟不呼召須賈。須賈那時又飢又渴，又苦又愁，又羞又惱，胸中煩懣，不可形容。三杯之後，范雎開言：「還有一個故人在此，適才到忘了。」衆客齊起身道：「丞相既有貴相知，某等禮合伺候。」范雎曰：「雖則故人，不敢與諸公同席。」乃命設一小坐於堂下，喚魏客到，使兩黥徒夾之以坐，席上不設酒食，但置炒熟料豆，兩黥徒手捧而喂之，如餵馬一般。衆客甚不過意，問曰：「丞相何恨之深也？」範叔將舊事訴說一遍。衆客曰：「如此，亦難怪丞相發怒。」須賈雖然受辱，不敢違抗，只得將料豆充飢。食畢，還要叩謝。范雎嗔目數之曰：「秦王雖然許和，但魏齊之仇，不可不報。留汝蟻命，歸告魏王，速斬魏齊頭送來，將我家眷送入秦邦，兩國通好。不然，我親自引兵來屠大梁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嚇得須賈魂不附體，喏喏連聲而出。

不知魏國可曾斬魏齊頭來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

話說須賈得命，連夜奔回大梁，來見魏王，述范雎分付之語。那送家眷是小事，要斬相國之頭，干礙體面，難於啓齒。魏王躊躇未決。魏齊聞知此信，棄了相印，連夜逃往趙國，依平原君趙勝去了。魏王乃大飾車馬，將黃金百鎰，採帛千端，送范雎家眷至咸陽。又告明魏齊聞風先遁，今在平原君府中，不幹魏國之事。范雎乃奏聞秦王。秦王曰：「趙與秦一向結好，澠池會上結爲兄弟，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，欲以固其好也。前秦兵伐韓，圍閼與，趙遣李牧救韓，大敗秦兵，寡人尚未問罪。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，丞相之仇即寡人之仇，寡人決意伐趙，一則報閼與之恨，二者索取魏齊。」乃親率師二十萬，命王翦爲大將，伐趙，拔三城。

是時，趙惠文王方薨，太子丹立，是爲孝成王。孝成王年少，惠文太后用事，聞秦兵深入，甚懼。時藺相如病篤告老，虞卿代爲相國。使大將廉頗帥師禦敵，相持不決。虞卿言於惠文太后曰：「事急矣！臣請奉長安君爲質於齊，以求救。」太后許之。原來惠文王之太后，乃齊閔王之女。其年齊襄王新薨，太子建即位，年亦少，君王后太史氏用事。兩太后姑嫂之親，親情和睦，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，往質於齊，君王后如何不動心？於是即命田單爲大將，發兵十萬，前來救趙。

秦將王翦言於秦王曰：「趙多良將，又有平原君之賢，未易攻也。況齊救將至，不如全師而歸。」秦王曰：「不得魏齊，寡人何面見應侯乎？」乃遣使謂平原君曰：「秦之伐趙，爲取魏齊耳。若能獻出魏齊，即當退兵。」平原君對曰：「魏齊不在臣家，大王無聽人言也。」使者三往，平原君終不肯認。秦王心中悶悶不悅，欲待進兵，又恐齊、趙合兵，勝負難料；欲待班師，魏齊如何可得？再四躊躇，生出一個計策來。乃爲書謝趙王，略曰：

寡人與君，兄弟也。寡人誤聞道路之言，魏齊在平原君所，是以興兵索之。不然，豈敢輕涉趙境？所取三城，謹還歸於趙。寡人願復前好，往來無間。

趙王亦遣使答書，謝其退兵還城之意。田單聞秦師已退，亦歸齊去訖。

秦王回至函谷關，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。勝拆書看之，略曰：

寡人聞君之高義，願與君爲布衣之交。君幸過寡人，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。

平原君將書來見趙王。趙王集羣臣計議，相國虞卿進曰：「秦虎狼之國也，昔孟嘗君入秦，幾乎不返。況彼方疑魏齊在趙，平原君不可往！」廉頗曰：「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身入秦，尚能完歸趙國，秦不欺趙。若不往，反起其疑。」趙王曰：「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，不可違也。」遂命趙勝同秦使西入咸陽。

秦王一見，歡若平生，日日設宴相待。盤桓數日，秦王因極歡之際，舉卮向趙勝曰：「寡人有請於君，君若見諾，乞飲此酌。」勝曰：「大王命勝，何敢不從！」因引卮盡之。秦王曰：「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，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。今範君亦寡人之太公、仲父也！範君之仇魏齊，託在君家，君可使人歸取其頭，以畢範君之恨，則寡人受君之賜！」趙勝曰：「臣聞之：『貴而爲友者，爲賤時也；富而爲友者，爲貧時也。』夫魏齊臣之友也，即使真在臣所，臣亦不忍出之，況不在乎？」秦王變色曰：「君必不出魏齊，寡人不放君出關！」趙勝曰：「關之出與不出，事在大王。且王以飲相召，而以威劫之，天下知曲直之所在矣。」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負魏齊，遂與之俱至咸陽，留於館舍。使人遺趙王書，略曰：

王之弟平原君在秦，範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，魏齊頭旦至，平原君夕返。不然，寡人且舉兵臨趙，親討魏齊，又不出平原君於關，惟王諒之！

趙王得書，大恐，謂羣臣曰：「寡人豈爲他國亡臣，易吾國之鎮公子？」乃發兵圍平原君家，索取魏齊。平原君賓客多與魏齊有交，乘夜縱之逃出，往投相國虞卿。虞卿曰：「趙王畏秦，甚於豺虎，此不可以言語爭也。不如仍走大梁，信陵君招賢納士，天下亡命者皆歸之。又且平原君之厚交，必然相庇，雖然，君罪人，不可獨行，吾當與君同往。」即解相印，爲書以謝趙王，與魏齊至郊外，慰之曰：「信陵君慷慨丈夫，我往投之，必立刻相迎，不令君久待也。」

虞卿徒步至信陵君之門，以刺通。主客者入報，信陵君方解發就沐，見刺大驚曰：「此趙之相國，安得無故至此？」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，暫請入坐，因叩其來魏之意。虞卿情急，只得將魏齊得罪於秦始末，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之意，大略告訴一番。主客者復入言之。信陵君心中畏秦，不欲納魏齊，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，不好直拒，事在兩難，猶豫不決。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，不即出見，大怒而去。信陵君問於賓客曰：「虞卿之爲人何如？」時侯生在旁，大笑曰：「何公子之暗於事也？虞卿以三寸舌取趙王相印，封萬戶侯。及魏齊窮困而投虞卿，虞卿不愛爵祿之重，解綬相隨，天下如此人有幾？公子猶未定其賢否耶？」信陵君大慚，急挽發加冠，使輿人駕車疾驅郊外追之。

再說魏齊懸懸而望，待之良久，不見消息，想曰：「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，一聞必立刻相迎，今久而不至，事不成矣！」少頃，只見虞卿含淚而至，曰：「信陵君非丈夫也，乃畏秦而卻我。吾當與君間道入楚。」魏齊曰：「吾以一時不察，得罪於範叔，一累平原君，再累吾子，又欲子間關跋涉，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，我安用生爲？」即引佩劍自刎。虞卿急前奪之，喉已斷矣。虞卿正在悲傷，信陵君車騎隨到。虞卿望見，遂趨避他所，不與相見。信陵君見魏齊屍首，撫而哭之曰：「無忌之過也！」

時趙王不得魏齊，又走了相國虞卿，知兩人相隨而去，非韓即魏，遣飛騎四出追捕。使者至魏郊，方知魏齊自刎，即奏知魏王，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。信陵君方命殯殮魏齊屍首，意猶不忍。使者曰：「平原君與君，一體也。平原之愛魏齊，與君又一心也。魏齊若在，臣何敢言？今惜已死，無知之骨，而使平原君長爲秦虜，君其安乎？」信陵君不得已，乃取其首，用匣盛之，交封趙使，而葬其屍於郊外。髯翁有詩詠魏齊雲：

無端辱士聽須賈，只合捐生謝范雎。

殘喘累人還自累，咸陽函首恨教遲。

虞卿既棄相印，感慨世情，遂不復遊宦，隱於白雲山中，著書自娛，譏刺時事，名曰《虞氏春秋》。髯翁亦有詩云：

不是窮愁肯著書，千秋高尚說虞兮。

可憐有用文章手，相印輕拋徇魏齊！

趙王將魏齊之首，星夜送至咸陽，秦王以賜范雎。范雎命漆其頭爲溺器，曰：「汝使賓客醉而溺我，今令汝九泉之下，常含我溺也。」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，趙用爲相國，以代虞卿之位。范雎又言於秦王曰：「臣布衣下賤，幸受知於大王，備位卿相，又爲臣報切齒之仇，此莫大之恩也。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於魏，非王稽不能獲進於秦，願大王貶臣爵秩，加此二臣，以畢臣報德之心，臣死無所恨！」秦王曰：「丞相不言，寡人幾忘之。」即用王稽爲河東守，鄭安平爲偏將軍。於是專用范雎之謀，先攻韓、魏，遣使約好於齊、楚。范雎謂秦王曰：「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智，當往試之。」乃命使者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，曰：「齊國有人能解此環者，寡人願拜下風。」君王后命取金錘在手，即時擊斷其環，謂使者曰：「傳語秦王，老婦已解此環訖矣。」使者還報，范雎曰：「君王后果女中之傑，不可犯也。」於是與齊結盟，各無侵害。齊國賴以安息。

單說楚太子熊完爲質於秦，秦留之十六年不遣。適秦使者約好於楚，楚使者朱英與俱至咸陽報聘。朱英因述楚王病勢已成，恐遂不起。太傅黃歇言於熊完曰：「王病篤而太子留於秦，萬一不諱，太子不在榻前，諸公子必有代立者，楚國非太子有矣。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。」太子曰：「善。」黃歇遂造相府，說范雎曰：「相君知楚王之病乎？」范雎曰：「使者曾言之。」黃歇曰：「楚太子久於秦，其與秦將相無不交親者。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謹。相君誠以此時歸之於楚，太子之感相君無已也。若留之不遣，楚更立他公子，則太子在秦，不過咸陽一布衣耳。況楚人懲於太子之不返，異日必不復委質事秦。夫留一布衣，而絕萬乘之好，臣竊以爲非計也。」范雎首肯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即以黃歇之言告於秦王。秦王曰：「可令太子傅黃歇先歸問疾，病果篤，然後來迎太子。」黃歇聞太子不得同歸，私與太子計議曰：「秦王留太子不遣，欲如懷王故事，乘急以求割地也。楚幸而來迎，則中秦之計；不迎，則太子終爲秦虜矣。」太子跪請曰：「太傅計將若何？」黃歇曰：「以臣愚見，不如微服而逃。今楚使者報聘將歸，此機不可失也！臣請獨留，以死當之！」太子喜曰：「事若成，楚國當與太傅共之。」黃歇私見朱英，與之通謀，朱英許之。太子熊完乃微服爲御者，與楚使者朱英執轡，竟出函谷關，無人知覺。

黃歇守旅舍，秦王遣歸問疾。黃歇曰：「太子適患病，無人守視，俟病稍愈，臣即當辭朝矣。」過半月，度太子已出關久，乃求見秦王，叩首謝罪曰：「臣歇恐楚王一旦不諱，太子不得立，無以事君，已擅遣之，今出關矣。歇有欺君之罪，請伏斧鑕！」秦王大怒曰：「楚人乃多詐如此！」叱左右囚黃歇，將殺之。丞相范雎諫曰：「殺黃歇，不能復還太子，而徒絕楚歡。不如嘉其忠而歸之。楚王死，太子必嗣位，歇必爲相。楚君臣俱感秦德，其事秦必矣。」秦王以爲然，乃厚賜黃歇，遣之歸楚。史臣有詩云：

更衣執轡去如飛，險作咸陽一布衣。

不是春申有先見，懷王餘涕又重揮。

歇歸三月，而楚頃襄王薨，太子熊完立，是爲考烈王。進太傅黃歇爲相國，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。黃歇曰：「淮北地邊齊，請置爲郡，以便城守。臣願遠封江東。」考烈王乃改封黃歇於故吳之地。歇修闔閭故城，以爲都邑，浚河於城內，四縱五橫，以通太湖之水，改破楚門爲昌門。時孟嘗君雖死，而趙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以養士相尚。黃歇慕之，亦招致賓客，食客常數千人。平原君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，春申君館之於上舍。趙使者欲誇示楚人，用玳瑁爲簪，以珠玉飾刀劍之室。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，其上客皆以明珠爲履，趙使大慚。春申君用賓客之謀，北兼鄒、魯之地，用賢士荀卿爲蘭陵令，修舉政法，練習兵士，楚國復強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秦昭襄王已結齊、楚，乃使大將王齕帥師伐韓，從渭水運糧，東入河洛，以給軍餉。拔野王城，上黨往來路絕。上黨守臣馮亭與其吏民議曰：「秦據野王，則上黨非韓有矣。與其降秦，不如降趙。秦怒趙得地，必移兵於趙。趙受兵，必親韓。韓、趙同患，可以御秦。」乃遣使持書並上黨地圖，獻於趙孝成王。時孝成王之四年，周赧王之五十三年也。趙王夜臥得一夢，夢衣偏裻之衣，有龍自天而下，王乘之，龍即飛去，未至於天而墜，見兩傍有金山、玉山二座，光輝奪目。王覺，召大夫趙禹，以夢告之。趙禹對曰：「偏衣者，合也；乘龍上天，升騰之象；墜地者，得地也；金玉成山者，貨材充溢也。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，此夢大吉。」趙王喜，復召筮史敢佔之，敢對曰：「偏衣者，殘也；乘龍上天，不至而墜者，事多中變，有名無實也；金玉成山，可觀而不可用也。此夢不吉，王其慎之！」趙王心惑趙禹之言，不以筮史爲然。後三日，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。趙王發書觀之，略曰：

秦攻韓急，上黨將入於秦矣。其吏民不願附秦，而願附趙。臣不敢違吏民之慾，謹將所轄十七城，再拜獻之於大王。惟大王辱收之！

趙王大喜曰：「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，今日驗矣！」平陽君趙豹諫曰：「臣聞無故之利，謂之禍殃，王勿受也。」趙王曰：「人畏秦而懷趙，是以來歸，何謂無故？」趙豹對曰：「秦蠶食韓地，拔野王，絕上黨之道，不令相通，自以爲掌握中物，坐而得之。一旦爲趙所有，秦豈能甘心哉？秦力其耕，而趙收其獲，此臣所謂『無故之利』也。且馮亭所以不入地於秦，而入之於趙者，將嫁禍於趙，以舒韓之困也。王何不察耶？」趙王不以爲然。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，勝對曰：「發百萬之衆，而攻人國，逾年曆歲，未得一城。今不費寸兵鬥糧，得十七城，此莫大之利，不可失也。」趙王曰：「君此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」乃使平原君率兵五萬，往上黨受地。封馮亭以三萬戶，號華陵君，仍爲守。其縣令十七人，各封以三千戶，皆世襲稱侯。馮亭閉門而泣，不與平原君相見。平原君固請之，亭曰：「吾有三不義，不可以見使者。爲主守地不能死，一不義也；不由主命，擅以地入趙，二不義也；賣主地以得富貴，三不義也。」平原君嘆曰：「此忠臣也！」候其門三日不去。馮亭感其意，乃出見，猶垂涕不止；願交割地面，別選良守。平原君再三撫慰曰：「君之心事，勝已知之；君不爲守，無以慰吏民之望。」馮亭乃領守如故，竟不受封。平原君將別，馮亭謂曰：「上黨所以歸趙者，力不能獨抗秦也。望公子奏聞趙王，大發士卒，急遣名將，爲御秦計。」平原君回報趙王。趙王置酒賀得地，徐議發兵，未決，秦大將王齕進兵圍上黨。馮亭堅守兩月，趙援兵猶未至，乃率其吏民奔趙。時趙王拜廉頗爲上將，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。行至長平關，遇馮亭，方知上黨已失，秦兵日近。乃就金門山下列營築壘，東西各數十，如列星之狀。又分兵一萬，使馮亭守光狼城。又分兵二萬，使都尉蓋負、蓋同分領之，守東西二鄣城。又使裨將趙茄遠探秦兵。

卻說趙茄領軍五千，哨探出長平關外約二十里，正遇秦將司馬梗，亦行探來到。趙茄欺司馬梗兵少，直前搏戰。正在交鋒，秦第二哨張唐兵又到，趙茄心慌手慢，被司馬梗一刀斬之，亂殺趙兵。廉頗聞前哨有失，傳諭各壘：「用心把守，勿與秦戰。」且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，軍中都不解其意。王齕大軍已到，距金門山十里下寨。先分軍攻二鄣城，蓋負、蓋同出戰，皆敗沒。王齕乘勝攻光狼城，司馬梗奮勇先登，大軍繼之。馮亭覆敗走，奔金門山大營，廉頗納之。秦兵又來攻壘，廉頗傳令：「出戰者，雖勝亦斬！」王齕攻之不入，乃移營逼之，去趙營僅五里，挑戰幾次，趙兵終不出。王齕曰：「廉頗老將，其行軍持重，未可動也。」偏將王陵獻計曰：「金門山下有流澗，名曰楊谷，秦、趙之軍共取汲於此澗。趙壘在澗水之南，而秦壘踞其西，水勢自西而流於東南。若絕斷此澗，使水不東流，趙人無汲，不過數日，軍必亂。亂而擊之，無不勝矣。」王齕以爲善，使軍士將澗水築斷。至今楊谷名爲絕水，爲此也。誰知廉頗預掘深坎，注水有餘，日用不乏。秦、趙相持四個月，王齕不得一戰，無可奈何，遣人入告秦王。

秦王召應侯范雎計議。范雎曰：「廉頗更事久，知秦軍強，不輕戰。彼以秦兵道遠，不能持久，欲以老我而乘其隙。若此人不去，趙終未可入也。」秦王曰：「卿有何計，可以去廉頗乎？」范雎屏左右，言曰：「要去廉頗，須用反間之計，如此恁般，非費千金不可。」秦王大喜，即以千金付范雎，乃使其心腹門客，從間道入邯鄲，用千金賄賂趙王左右，佈散流言曰：「趙將惟馬服君最良，聞其子趙括勇過其父，若使爲將，誠不可當！廉頗老而怯，屢戰俱敗，失亡趙卒三四萬，今爲秦兵所逼，不日將出降矣。」

趙王先聞趙茄等被殺，連失三城，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。廉頗主堅壁之謀，不肯出戰。趙王已疑其怯，及聞左右反間之言，信以爲實，遂召趙括問曰：「卿能爲我擊秦軍乎？」括對曰：「秦若使武安君爲將，尚費臣籌畫，如王齕不足道矣。」趙王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趙括曰：「武安君數將秦軍，先敗韓、魏於伊闕，斬首二十四萬。再攻魏，取大小六十一城。又南攻楚，拔鄢郢，定巫黔。又復攻魏，走芒卯，斬首十三萬。又攻韓，拔五城，斬首五萬。又斬趙將賈偃，沉其卒二萬人於河。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其威名素著，軍士望風而慄。臣若與對壘，勝負居半，故尚費籌畫。如王齕新爲秦將，乘廉頗之怯，故敢於深入。若遇臣，如秋葉之遇風，不足當迅掃也。」趙王大悅，即拜趙括爲上將，賜黃金彩帛，使持節往代廉頗，復益勁軍二十萬。括閱軍畢，車載金帛，歸見其母。母曰：「汝父臨終遺命，戒汝勿爲趙將，汝今日何不辭之？」括曰：「非不欲辭，奈朝中無如括者！」母乃上書諫曰：「括徒讀父書，不知通變，非將才，願王勿遣！」趙王召其母至，親叩其說。母對曰：「括父奢爲將，所得賞賜，盡以與軍吏。受命之日，即宿于軍中，不問及家事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每事必博諮於衆，不敢自專。今括一旦爲將，東向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，所賜金帛，悉歸私家，爲將豈如此？括父臨終嘗戒妾曰：『括若爲將，必敗趙兵！』妾謹識其言，願王別選良將，切不可用括！」趙王曰：「寡人意決，汝勿復言。」母曰：「王即不聽妾言，倘兵敗，妾一家請無連坐。」趙王許之。趙括遂引大軍出邯鄲，望長平進發。

再說范雎所遣門客，猶在邯鄲備細打聽，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語，趙王已拜爲大將，擇日起程，遂連夜奔回咸陽報信。秦王與范雎計議曰：「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！」乃更遣白起爲上將，王齕副之，傳軍中祕密其事：「有人泄漏武安君爲將者斬！」

再說趙括至長平關，廉頗驗過符節，即將軍籍交付趙括，獨引親軍百餘人，回邯鄲去訖。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更改，軍壘合併成大營。時馮亭在軍中，固諫不聽。括又以自己所帶將士，易去舊將，嚴諭秦兵若來，各要奮勇爭先，如遇得勝，便行追逐，務使秦軍一騎不返！白起既入秦軍，聞趙括更易廉頗之令，先使卒三千人出營挑戰。趙括輒出萬人來迎，秦軍大敗奔回。白起登壁上望趙軍，謂王齕曰：「吾知所以勝之矣！」趙括勝了一陣，不禁手舞足蹈，使人至秦營下戰書。白起使王齕批：「來日決戰。」因退軍十里，復營於王齕舊屯之處。趙括喜曰：「秦兵畏我矣！」乃椎牛饗士，傳令：「來日大戰，定要生擒王齕，與諸侯做個笑話。」白起安營已定，大集諸將聽令，使將軍王賁、王陵率萬人列陣，與趙括更迭交戰，只要輸，不要贏，引得趙兵來攻秦壁，便算一功。再喚大將司馬錯、司馬梗二人，各引兵一萬五千，從間道繞出趙軍之後，絕其糧道。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，屯於左近，只等趙人開壁出逐秦軍，即便殺出，要將趙軍截爲二段。又遣大將蒙驁、王翦，各率輕騎五千，俟候接應。白起與王齕堅守老營。正是：安排地網天羅計，待捉龍爭虎鬥人。

再說趙括吩咐軍中，四鼓造飯，五鼓結束，平明列陣前進。行不五里，遇見秦兵，兩陣對圓。趙括使先鋒傅豹出馬，秦將王賁接戰。約三十餘合，王賁敗走，傅豹追之。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，又遇秦將王陵。略戰數合，王陵又敗走。趙括見趙兵連勝，自率大軍來追。馮亭又諫曰：「秦人多詐，其敗不可信也。元帥勿追！」趙括不聽。追奔十餘裏，及於秦壁。王賁、王陵繞營而走，秦壁不開。趙括傳令，一齊攻打。連打數日，秦軍堅守不可入。趙括使人催取後軍，移營齊進。只見趙將蘇射飛騎而來，報曰：「後營被秦將胡傷引兵衝出遏住，不得前來！」趙括大怒曰：「胡傷如此無禮，吾當親往！」使人探聽秦軍行動，回報道：「西路軍馬不絕，東路無人。」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。

行不上二三里，大將蒙驁一軍從刺斜裏殺出，大叫：「趙括！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，還不投降！」趙括大怒，挺戟欲戰蒙驁，偏將王容出曰：「不勞元帥，容某建功。」王容便接住蒙驁交鋒。王翦一軍又至，趙兵折傷頗衆。趙括料難取勝，鳴金收軍，就便擇水草處安營。馮亭又諫曰：「軍氣用銳，今我兵雖失利，苟能力戰，尚可脫歸本營，併力拒敵。若在此安營，腹背受困，將來不可復出！」趙括又不聽，使軍士築成長壘，堅壁自守，一面飛奏趙王求援，一面催取後隊糧餉。誰知運糧之路，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。白起大軍遮其前，胡傷、蒙驁等大軍截其後，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令，招趙括投降。趙括此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，唬得心膽俱裂。

再說秦王得武安君捷報，知趙括兵困長平，親命駕來至河內，盡發民家壯丁，凡年十五以上，皆令從軍，分路掠取趙人糧草，遏絕救兵。趙括被秦軍圍困，凡四十六日，軍中無糧，士卒自相殺食，趙括不能禁止。乃將軍將分爲四隊：傅豹一隊向東，蘇射一隊向西，馮亭一隊向南，王容一隊向北。吩咐四隊一齊鳴鼓，奪路殺出，如一路打通，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。誰知武安君白起又預選射手，環趙壘埋伏，凡遇趙壘中出來者，不拘兵將便射。四隊軍馬衝突三四次，俱被射回。又過一月，趙括不勝其憤，精選上等銳卒五千人，俱穿重鎧，乘坐駿馬；趙括握戟當先，傅豹、王容緊幫在後，冒圍突出。王翦、蒙驁二將齊上，趙括力戰數合，不能透圍，復身欲歸長平，馬蹶墜地，中箭而亡。趙軍大亂，傅豹、王容俱死。蘇射引馮亭共走，馮亭曰：「吾三諫不從，今至於此，天也！又何逃乎？」乃自刎而亡。蘇射奔脫，往胡地去訖。

白起豎起招降旗，趙軍皆棄兵解甲，投拜呼：「萬歲！」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，往趙營招撫。營中軍士尚二十餘萬，聞主帥被殺，無人敢出拒戰，亦皆願降。甲冑器械堆積如山，營中輜重悉爲秦有。白起與王齕計議曰：「前秦已拔野王，上黨在掌握中，其吏民不樂爲秦，而願歸趙。今趙卒先後降者，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衆，倘一旦有變，何以防之？」乃將降卒分爲十營，使十將以統之，配以秦軍二十萬，各賜以牛酒，聲言：「明日武安君將汰選趙軍，凡上等精銳能戰者，給以器械，帶回秦國，隨徵聽用；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，俱發回趙。」趙軍大喜。是夜，武安君密傳一令於十將：「起更時分，但是秦兵，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。凡首無白布者，即系趙人，當盡殺之。」秦兵奉令，一齊發作，降卒不曾準備，又無器械，束手受戮。其逃出營門者，又有蒙驁、王翦等引軍巡邏，獲住便砍。四十萬軍，一夜俱盡。血流淙淙有聲，楊谷之水皆變爲丹，至今號爲丹水。武安君收趙卒頭顱，聚於秦壘之間，謂之頭顱山。因以爲臺，其臺嵬嵬傑起，亦號白起臺。臺下即楊谷也。後來大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，悽然長嘆，命三藏高僧設水陸七晝夜，超度坑卒亡魂，因名其谷曰省冤谷。此是後話。史臣有詩云：

高臺八尺盡頭顱，何止區區萬骨枯。

矢石無情緣鬥勝，可憐降卒有何辜。

通計長平之戰，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，連王齕先前投下降卒，並皆誅戮。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，放歸邯鄲，使宣揚秦國之威。

不知趙國存亡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

話說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，心中大喜。已後聞趙軍困於長平，正欲商量遣兵救援，忽報趙括已死，趙軍四十餘萬盡降於秦，被武安君一夜坑殺，只放二百四十人還趙。趙王大驚，羣臣無不悚懼。國中子哭其父，父哭其子，兄哭其弟，弟哭其兄，祖哭其孫，妻哭其夫，沿街滿市，號痛之聲不絕。惟趙括之母不哭，曰：「自括爲將時，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。」趙王以括母有前言，不加誅，反賜粟帛以慰之。又使人謝廉頗。趙國正在驚惶之際，邊吏又報道：「秦王攻下上黨，十七城皆已降秦。今武安君親率大軍前進，聲言欲圍邯鄲。」趙王問羣臣：「誰能止秦兵者？」羣臣莫應。平原君歸家，遍問賓客，賓客亦無應者。適蘇代客於平原君之所，自言：「代若至咸陽，必能止秦兵不攻趙。」平原君言於趙王。趙王大出金幣，資之入秦。蘇代往見應侯范雎，雎揖之上坐，問曰：「先生何爲而來？」蘇代曰：「爲君而來。」范雎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蘇代曰：「武安君已殺馬服子乎？」雎應曰：「然。」代曰：「今且圍邯鄲乎？」雎又應曰：「然。」代曰：「武安君用兵如神，身爲秦將，攻奪七十餘城，斬首近百萬，雖伊尹、呂望之功，不加於此。今又舉兵而圍邯鄲，趙必亡矣！趙亡，則秦成帝業；秦成帝業，則武安君爲佐命之元臣，如伊尹之於湯，呂望之於周。君雖素貴，不能不居其下矣！」范雎愕然前席曰：「然則如何？」蘇代曰：「君不如許韓、趙割地以和於秦。夫割地以爲君功，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，君之位則安如泰山矣。」范雎大喜。明日，即言於秦王曰：「秦兵在外日久，已勞苦，宜休息，不如使人諭韓、趙，使割地以求和。」秦王曰：「惟相國自裁。」於是范雎復大出金帛，以贈蘇代之行，使之往說韓、趙。韓、趙二王懼秦，皆聽代計。韓許割垣雍一城，趙許割六城，各遣使求和於秦。秦王初嫌韓只一城太少，使者曰：「上黨十七縣，皆韓物也。」秦王乃笑而受之。召武安君班師。

白起連戰皆勝，正欲進圍邯鄲，忽聞班師之詔，知出於應侯之謀，乃大恨。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。白起宣言於衆曰：「自長平之敗，邯鄲城中一夜十驚，若乘勝往攻，不過一月可拔矣。惜乎應侯不知時勢，主張班師，失此機會！」秦王聞之，大悔曰：「起既知邯鄲可拔，何不早奏？」乃復使起爲將，欲使伐趙。白起適有病，不能行，乃改命大將王陵。陵率軍十萬伐趙，圍邯鄲城。趙王使廉頗御之。頗設守甚嚴，復以家財募死士，時時夜縋城往砍秦營，王陵兵屢敗。時武安君病已愈，秦王欲使代王陵。武安君奏曰：「邯鄲實未易攻也。前者大敗之後，百姓震恐不寧，因而乘之，彼守則不固，攻則無力，可剋期而下。今二歲餘矣，其備已定，又廉頗老將，非趙括比。諸侯見秦之方和於趙，而復攻之，皆以秦爲不可信，必將『合從』而來救，臣未見秦之勝也。」秦王強之行，白起固辭。秦王復使應侯往請。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，遂稱疾。秦王問應侯曰：「武安君真病乎？」應侯曰：「病之真否未可知，然不肯爲將，其志已堅。」秦王怒曰：「起以秦別無他將，必須彼耶？昔長平之勝，初用兵者王齕也，齕何遽不如起？」乃益兵十萬，命王齕往代王陵。王陵歸國，免其官。

王齕圍邯鄲，五月不能拔。武安君聞之，謂其客曰：「吾固言邯鄲未易攻，王不聽吾言，今竟如何？」客有與應侯客善者，泄其語。應侯言於秦王，必欲使武安君爲將。武安君遂僞稱病篤。秦王大怒，削武安君爵土，貶爲士伍，選於陰密，立刻出咸陽城中，不許暫停。武安君嘆曰：「范蠡有言：『狡兔死，走狗烹。』吾爲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，故當烹矣！」於是出咸陽西門，至於杜郵，暫歇以待行李。應侯復言於秦王曰：「白起之行，其心怏怏不服，大有怨言。其託病非真，恐適他國爲秦害。」

秦王乃遣使賜以利劍，令自裁。使者至杜郵，致秦王之命。武安君持劍在手，嘆曰：「我何罪於天而至此！」良久曰：「我固當死！長平之役，趙卒四十餘萬來降，我挾詐一夜盡坑之，彼誠何罪？我死固其宜矣！」乃自刎而死。時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十一月，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。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，無不憐之，往往爲之立祠。後至大唐末年，有天雷震死牛一隻，牛腹有「白起」二字，論者謂白起殺人太多，故數百年後，尚受畜生雷震之報。殺業之重如此，爲將者可不戒哉！

秦王既殺白起，復發精兵五萬，令鄭安平將之，往助王齕，必攻下邯鄲方已。趙王聞秦益兵來攻，大懼，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。平原君趙勝曰：「魏吾姻家，且素善，其救必至。楚大而遠，非以『合從』說之不可，吾當親往。」於是約其門下食客，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。三千餘人內，文者不武，武者不文，選來選去，止得一十九人，不足二十之數。平原君嘆曰：「勝養士數十年於茲矣，得士之難如此哉！」有下坐客一人，出言曰：「如臣者，不識可以備數乎？」平原君問其姓名，對曰：「臣姓毛名遂，大梁人，客君門下三年矣。」平原君笑曰：「夫賢士處世，譬如錐之處於囊中，其穎立露。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，勝未有所聞，是先生於文武一無所長也。」毛遂曰：「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！使早處囊中，將突然盡脫而出，豈特露穎而已哉？」平原君異其言，乃使湊二十人之數。即日辭了趙王，望陳都進發。

既至，先通春申君黃歇，歇素與平原君有交，乃爲之轉通於楚考烈王。平原君黎明入朝，相見禮畢，楚王與平原君坐於殿上，毛遂與十九人俱敘立於階下。平原君從容言及「合從」卻秦之事，楚王曰：「『合從』之約，始事者趙，後聽張儀遊說，其約不堅。先懷王爲『從約長』，伐秦不克；齊閔王復爲『從約長』，諸侯背之。至今列國以『從』爲諱，此事如團沙，未易言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自蘇秦倡『合從』之議，六國約爲兄弟，盟於洹水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。其後齊、魏受犀首之欺，欲共伐趙，懷王受張儀之欺，欲共伐齊，所以『從』約漸解。使三國堅守洹水之誓，不受秦欺，秦其奈之何哉？齊閔王名爲『合從』，實欲兼併，是以諸侯背之，豈『合從』之不善哉？」楚王曰：「今日之勢，秦強而列國俱弱，但可各圖自保，安能相爲？」平原君曰：「秦雖強，分制六國則不足；六國雖弱，合制秦則有餘。若各圖自保，不思相救，一強一弱，勝負已分，恐秦師之且進也。」楚王又曰：「秦兵一出而拔上黨十七城，坑趙卒四十餘萬，合韓、趙二國之力，不能敵一武安君。今又進逼邯鄲，楚國僻遠，能及於事乎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寡君命將非人，致有長平之失。今王陵、王齕二十餘萬之衆，頓於邯鄲之下，先後年餘，力不損趙之分毫。若救兵一集，可以大挫其鋒，此數年之安也。」楚王曰：「秦新通好於楚，君欲寡人『合從』救趙，秦必遷怒於楚，是代趙而受怨矣。」平原君曰：「秦之通好於楚者，欲專事於三晉。三晉既亡，楚其能獨立哉？」楚王終有畏秦之心，遲疑不決。毛遂在階下顧視日晷，已當午矣，乃按劍歷階而上，謂平原君曰：「『從』之利害，兩言可決。今自日出入朝，日中而議猶未定，何也？」楚王怒問曰：「彼何人？」平原君曰：「此臣之客毛遂。」楚王曰：「寡人與汝君議事，客何得多言？」叱之使去。毛遂走上幾步，按劍而言曰：「『合從』乃天下大事，天下人皆得議之！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」楚王色稍舒，問曰：「客有何言？」毛遂曰：「楚地五千餘裏，自武、文稱王，至今雄視天下，號爲盟主。一旦秦人崛起，數敗楚兵，懷王囚死。白起小豎子，一戰再戰，鄢、郢盡沒，被逼遷都。此百世之怨，三尺童子猶以爲羞，大王獨不念乎？今日『合從』之議，爲楚非爲趙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唯唯。」遂曰：「大王之意已決乎？」楚王曰：「寡人意已決矣。」毛遂呼左右取歃血盤至，跪進於楚王之前，曰：「大王爲『從約長』，當先歃，次則吾君，次則臣毛遂。」於是「從」約遂定。毛遂歃血畢，左手持盤，右手招十九人曰：「公等宜共歃於堂下，公等所謂『因人成事』者也。」楚王既許「合從」，即命春申君將八萬人救趙。平原君歸國，嘆曰：「毛先生三寸之舌，強於百萬之師！勝閱人多矣，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，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！」自是以遂爲上客。正是：

櫓檣空大隨人轉，秤錘雖小壓千斤。

利錐不與囊中處，文武紛紛十九人。

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率兵十萬救趙。秦王聞諸侯救至，親至邯鄲督戰，使人謂魏王曰：「秦攻邯鄲，旦暮且下矣。諸侯有敢救者，必移兵先擊之。」魏王大懼，遣使者追及晉鄙軍，戒以勿進。晉鄙乃屯於鄴下。春申君亦屯兵於武關，觀望不進。此段事權且放過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秦王孫異人，自秦、趙會澠池之後，爲質於趙。那異人乃安國君之次子，安國君名柱，字子傒，昭襄王之太子也。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，皆諸姬所出，非適子。所寵楚妃，號爲華陽夫人，未有子。異人之母曰夏姬，無寵，又早死，故異人質趙，久不通信。當王翦伐趙，趙王遷怒於質子，欲殺異人。平原君諫曰：「異人無寵，殺之何益？徒令秦人藉口，絕他日通和之路。」趙王怒猶未息，乃安置異人於叢臺，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，使出入堅守，又削其廩祿。異人出無兼車，用無餘財，終日鬱郁而已。

時有陽翟人，姓呂名不韋，父子爲賈，平日往來各國，販賤賣貴，家累千金。其時適在邯鄲，偶於途中望見異人，生得面如傅粉，脣若塗朱，雖在落寞之中，不失貴介之氣。不韋暗暗稱奇，指問旁人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此乃秦王太子安國君之子，質於趙國，因秦兵屢次犯境，我王幾欲殺之。今雖免死，拘留叢臺，資用不給，無異窮人。」不韋私嘆曰：「此奇貨可居也！」乃歸問其父曰：「耕田之利幾倍？」父曰：「十倍。」又問：「販賣珠玉之利幾倍？」父曰：「百倍。」又問：「若扶立一人爲王，掌握山河，其利幾倍？」父笑曰：「如得王而立之，其利千萬倍，不可計矣。」

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，往來漸熟，因得見異人，佯爲不知，問其來歷。公孫乾以實告。一日，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，不韋曰：「坐間別無他客，既是秦國王孫在此，何不請來同坐？」公孫乾從其命，即請異人，與不韋相見，同席飲酒。至半酣，公孫乾起身如廁，不韋低聲而問異人曰：「秦王今老矣。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，而夫人無子。殿下兄弟二十餘人，未有專寵。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，事華陽夫人，求爲之子，他日有立儲之望。」異人含淚對曰：「某豈望及此！但言及故國，心如刀刺，恨未有脫身之計耳。」不韋曰：「某家雖貧，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，往說太子及夫人，救殿下還朝，如何？」異人曰：「若如君言，倘得富貴，與君共之！」言甫畢，公孫乾到，問曰：「呂君何言？」不韋曰：「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玉價，王孫辭我以不知也。」公孫乾更不疑惑，命酒更酌，盡歡而散。自此不韋、異人時常相會，遂以五百金密付異人，使之買囑左右，結交賓客。公孫乾上下俱受異人金帛，串做一家，不復疑忌。

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，別了公孫乾，竟至咸陽。探得華陽夫人有姊，亦嫁於秦，先買囑其家左右，通話於夫人之姊，言：「王孫異人在趙，思念太子、夫人，有孝順之禮託某轉送。這些小之儀，亦是王孫奉候姨娘者。」遂將金珠一函獻上。姊大喜，自出堂，於簾內見客，謂不韋曰：「此雖王孫美意，有勞尊客遠涉。今王孫在趙，未審還想故土否？」不韋答曰：「某與王孫公館對居，有事罄與某說，某盡知其心事，日夜思念太子、夫人，言自幼失母，夫人便是他嫡母，欲得回國奉養，以盡孝道。」姊曰：「王孫向來安否？」不韋曰：「因秦兵屢次伐趙，趙王每每欲將王孫來斬，喜得臣民盡皆保奏，倖存一命，所以思歸愈切。」姊曰：「臣民何故保他？」不韋曰：「王孫賢孝無比，每遇秦王、太子及夫人壽誕，及元旦朔望之辰，必清齋沐浴，焚香西望拜祝，趙人無不知之。又且好學重賢，交結諸侯賓客，遍於天下，天下皆稱其賢孝。以此臣民盡行保奏。」不韋言畢，又將金珠寶玩，約值五百金，獻上曰：「王孫不得歸侍太子、夫人，有薄禮權表孝順，相求王親轉達。」姊命門下客管待不韋酒食，遂自入告於華陽夫人。夫人見珍玩，以爲「王孫真念我」，心中甚喜。夫人姊回覆呂不韋，不韋因問姊曰：「夫人有子幾人？」姊曰：「無有。」不韋曰：「吾聞：『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。』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，及此時宜擇諸子中賢孝者爲子，百歲之後，所立子爲王，終不失勢。不然，他日一旦色衰愛弛，悔無及矣！今異人賢孝，又自附於夫人，自知中男不得立，夫人誠拔以爲適子，夫人不世世有寵於秦乎？」姊複述其言於華陽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客言是也。」

一夜，與安國君飲正歡，忽然涕泣。太子怪而問之。夫人曰：「妾幸得充後宮，不幸無子。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，諸侯賓客來往，俱稱譽之不容口。若得此子爲嗣，妾身有託。」太子許之。夫人曰：「君今日許妾，明日聽他姬之言，又忘之矣。」太子曰：「夫人倘不相信，願刻符爲誓。」乃取玉符，刻「適嗣異人」四字，而中剖之，各留其半，以此爲信。夫人曰：「異人在趙，何以歸之？」太子曰：「當乘間請於王也。」

時秦昭襄王方怒趙，太子言於王，王不聽。不韋知王后之弟楊泉君方貴幸，復賄其門下，求見楊泉君，說曰：「君之罪至死，君知之乎？」楊泉君大驚曰：「吾何罪？」不韋曰：「君之門下，無不居高位，享厚祿，駿馬盈於外廄，美女充於後庭，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。王之春秋高矣，一旦山陵崩，太子嗣位，其門下怨君必甚，君之危亡可待也！」楊泉君曰：「爲今之計，當如何？」不韋曰：「鄙人之計，可以使君壽百歲，安於泰山，君欲聞否？」楊泉君跪請其說，不韋曰：「王年高矣，而子傒又無適男。今王孫異人賢孝聞於諸侯，而棄在於趙，日夜引領思歸。君誠請王后言於秦王而歸異人，使太子立爲適子，是異人無國而有國，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。太子與王孫之德王后者，世世無窮，君之爵位可長保也。」楊泉君下拜曰：「謹謝教！」即日以不韋之言告於王后，王后因爲秦王言之。秦王曰：「俟趙人請和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。」太子召呂不韋，問曰：「吾欲迎異人歸秦爲嗣，父王未準，先生有何妙策？」不韋叩首曰：「太子果立王孫爲嗣，小人不惜千金家業，賂趙當權，必能救回。」太子與夫人皆大喜，將黃金三百鎰付呂不韋，轉付王孫異人，爲結客之費。王后亦出黃金二百鎰，亦付不韋。夫人又爲異人制衣服一箱，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。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，使傳語異人：「只在早晚可望相見，不必憂慮。」不韋辭歸，回至邯鄲，先見父親，說了一遍。父親大喜。次日，即備禮謁見公孫乾，然後見王孫異人，將王后及太子、夫人一段說話，細細詳述。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。異人大喜，謂不韋曰：「衣服我留下，黃金煩先生收去，倘有用處，但憑先生使費。只要救得我歸國，感恩不淺！」

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，號爲趙姬，善於歌舞，知其懷娠兩月，心生一計，想道：「王孫異人回國，必有繼立之分。若以此姬獻之，倘然生得一男，是我嫡血。此男承嗣爲王，嬴氏之天下，便是呂氏接代，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注生意。」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，席上珍饈百味，笙歌兩行，自不必說。酒至半酣，不韋開言：「卑人新納一小姬，頗能歌舞，欲令奉勸一杯，勿嫌唐突。」即命二青衣丫鬟喚趙姬出來。不韋曰：「汝可拜見二位貴人。」趙姬輕移蓮步，在氍毹上叩了兩個頭。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。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，向前爲壽。杯到異人，異人抬頭看時，果然標緻。怎見得？

雲鬢輕挑蟬翠，蛾眉淡掃春山，朱脣點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白玉。微開笑靨，似褒姒欲媚幽王；緩動金蓮，擬西施堪迷吳主。萬種嬌容看不盡，一團妖冶畫難工。

趙姬敬酒已畢，舒開長袖，即在氍毹上舞一個大垂手、小垂手，體若游龍，袖如素蜺，宛轉似羽毛之從風，輕盈與塵霧相亂。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，神搖魂盪，口中讚歎不已。趙姬舞畢，不韋命再酌大觥奉勸，二人一飲而盡。趙姬勸酒完了，入內去訖。賓主復互相酬勸，儘量極歡。公孫乾不覺大醉，臥於坐席之上。異人心念趙姬，借酒裝面，請於不韋曰：「念某孤身質此，客館寂寥，欲與公求得此姬爲妻，足滿平生之願。未知身價幾何，容當奉納。」不韋佯怒曰：「我好意相請，出妻獻妾，以表敬意，殿下遂欲奪吾所愛，是何道理？」異人跼蹐無地，即下跪曰：「某以客中孤苦，妄想要先生割愛，實乃醉後狂言，幸勿見罪！」不韋慌忙扶起，曰：「吾爲殿下謀歸，千金家產尚且破盡，全無吝惜，今何惜一女子。但此女年幼害羞，恐其不從，彼若情願，即當奉送，備鋪牀拂席之役。」異人再拜稽首，候公孫乾酒醒，一同登車而去。

其夜，不韋向趙姬言曰：「秦王孫十分愛你，求你爲妻，你意若何？」趙姬曰：「妾既以身事君，且有娠矣，奈何棄之，使事他姓乎？」不韋密告曰：「汝隨我終身，不過一賈人婦耳。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，汝得其寵，必爲王后。天幸腹中生男，即爲太子，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，富貴俱無窮矣。汝可念夫婦之情，曲從吾計，不可漏泄！」趙姬曰：「君之所謀者大，妾敢不奉命！但夫婦恩愛，何忍割絕？」言訖淚下。不韋撫之曰：「汝若不忘此情，異日得了秦家天下，仍爲夫婦，永不相離，豈不美哉！」二人遂對天設誓，當夜同寢，恩情倍常，不必細述。

次日，不韋到公孫乾處，謝夜來簡慢之罪。公孫乾曰：「正欲與王孫一同造府，拜謝高情，何反勞枉駕？」少頃，異人亦到，彼此交謝。不韋曰：「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，取侍巾櫛，某與小妾再三言之，已勉從尊命矣。今日良辰，即當送至寓所陪伴。」異人曰：「先生高義，粉身難報！」公孫乾曰：「既有此良姻，某當爲媒。」遂命左右備下喜筵。不韋辭去。至晚，以溫車載趙姬，與異人成親。髯翁有詩云：

新歡舊愛一朝移，花燭窮途得意時。

盡道王孫能奪國，誰知暗贈呂家兒！

異人得了趙姬，如魚似水，愛眷非常。約過一月有餘，趙姬遂向異人曰：「妾獲侍殿下，天幸已懷胎矣。」異人不知來歷，只道自己下種，愈加歡喜。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，方嫁與異人。嫁過八個月，便是十月滿足，當產之期，腹中全然不動。因懷着一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，所以比常不同，直到十二個月週年，方纔產下一兒。產時紅光滿室，百鳥飛翔。看那嬰兒，生得豐準長目，方額重瞳，口中若有數齒，背項有龍鱗一搭，啼聲洪大，街市皆聞。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。異人大喜曰：「吾聞應運之主，必有異徵，是兒骨相非凡，又且生於正月，異日必爲政於天下。」遂用趙姬之姓，名曰趙政。後來政嗣爲秦王，兼併六國，即秦始皇也。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，暗暗自喜。至秦昭襄王五十年，趙政已長成三歲矣。時秦兵圍邯鄲甚急，不韋謂異人曰：「趙王倘復遷怒於殿下，奈何？不如逃奔秦國，可以自脫。」異人曰：「此事全仗先生籌畫。」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百斤，以三百斤遍賄南門守城軍將，託言曰：「某舉家自陽翟來，行賈於此，不幸秦寇生髮，圍城日久。某思鄉甚切，今將所存資本，盡數分散各位，只要做個方便人情，放我一家出城回陽翟去，感恩不淺。」守將許之。復以百斤獻於公孫乾，述己欲回陽翟之意，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城說個方便。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，落得做個順水人情。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母子密寄於母家。是日，整酒請公孫乾，說道：「某隻在三日內出城，特具一杯話別。」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，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，聽其飲啖，各自醉飽安眠。至夜半，異人微服，混在僕人之中，跟隨不韋父子行至南門，守將不知真假，私自開鑰，放他出城而去。論來王齕大營在於西門，因南門是去陽翟的大路，不韋原說還鄉，所以只討南門。三人共僕從結隊，連夜奔走，打大灣轉欲投秦軍。至天明，被秦國遊兵獲住。不韋指異人曰：「此秦國王孫，向質於趙，今逃出邯鄲，來奔本國，汝輩可速速引路！」遊兵讓馬匹與三人騎坐，引至王齕大營。王齕問明來歷，請入相見，即取衣冠與異人更換，設宴管待。王齕曰：「大王親在此督戰，行宮去此不過十里。」乃備車馬，轉送入行宮。秦昭襄王見了異人，不勝之喜曰：「太子日夜思汝，今天遣吾孫脫於虎口也。便可先回咸陽，以慰父母之念。」異人辭了秦王，與不韋父子登車，竟至咸陽。

不知父子相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

話說呂不韋同着王孫異人辭了秦王，竟至咸陽。先有人報知太子安國君。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：「吾兒至矣！」夫人並坐中堂以待之。不韋謂異人曰：「華陽夫人乃楚女，殿下既爲之子，須用楚服入見，以表依戀之意。」異人從之。當下改換衣裝，來至東宮，先拜安國君，次拜夫人，涕泣而言曰：「不肖男久隔親顏，不能侍養，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！」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，足穿豹舄，短袍革帶，駭而問曰：「兒在邯鄲，安得效楚人裝束？」異人拜稟曰：「不肖男日夜思想慈母，故特製楚服，以表憶念。」夫人大喜曰：「妾，楚人也！當自子之。」安國君曰：「吾兒可改名曰子楚。」異人拜謝。安國君問子楚：「何以得歸？」子楚將趙王先欲加害及賴得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，細述一遍。安國君即召不韋，勞之曰：「非先生，險失我賢孝之兒矣！今將東宮俸田二百頃，及第宅一所，黃金五十鎰，權作安歇之資。待父王回國，加官贈秩。」不韋謝恩而出。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，左右來報：「秦王孫一家不知去向！」使人去問呂不韋，回報：「不韋亦不在矣。」公孫乾大驚曰：「不韋言三日內起身，安得夜半即行乎？」隨往南門詰問。守將答曰：「不韋家屬出城已久，此乃奉大夫之命也。」公孫乾曰：「可有王孫異人否？」守將曰：「但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，並無王孫在內。」公孫乾跌足嘆曰：「僕從之內，必有王孫。吾乃墮賈人之計矣！」乃上表趙王，言：「臣乾監押不謹，致質子異人逃去，臣罪無所辭。」遂伏劍自刎而亡。髯翁有詩嘆曰：

監守晨昏要萬全，只貪酒食與金錢。

醉鄉回后王孫去，伏劍須知悔九泉。

秦王自王孫逃回秦國，攻趙益急。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。客將軍新垣衍獻策曰：「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。前此與齊閔王爭強爲帝，已而復歸帝不稱；今閔王已死，齊益弱，惟秦獨雄，而未正帝號，其心不慊，今日用兵侵伐不休，其意欲求爲帝耳。誠令趙發使尊秦爲帝，秦必喜而罷兵，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。」魏王本心憚於救趙，深以其謀爲然。即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，以此言奏知趙王。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。衆議紛紛未決，平原君方寸已亂，亦漫無主裁。

時有齊人魯仲連者，年十二歲時，曾屈辯士田巴，時人號爲「千里駒」。田巴曰：「此飛兔也，豈止千里駒而已。」及年長，不屑仕宦，專好遠遊，爲人排難解紛。其時，適在趙國圍城之中，聞魏使請尊秦爲帝，勃然不悅，乃求見平原君曰：「路人言君將謀帝秦，有之乎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勝乃傷弓之鳥，魄已奪矣，何敢言事。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。」魯仲連曰：「君乃天下賢公子，乃委命於梁客耶？今新垣衍將軍何在？吾當爲君責而歸之！」平原君因言於新垣衍。衍雖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，然知其舌辯，恐亂其議，辭不願見。平原君強之，遂邀魯仲連俱至公館，與衍相見。衍舉眼觀看仲連，神清骨爽，飄飄乎有神仙之度，不覺肅然起敬，謂曰：「吾觀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，奈何久居此圍城之中，而不去耶？」魯仲連曰：「連無求於平原君，竊有請於將軍也。」衍曰：「先生何請乎？」仲連曰：「請助趙而勿帝秦。」衍曰：「先生何以助趙？」仲連曰：「吾將使魏與燕助之，若齊、楚，固已助之矣。」衍笑曰：「燕則吾不知，若魏，則吾乃大梁人也，先生烏能使吾助趙乎？」仲連曰：「魏未睹秦稱帝之害也，若睹其害，則助趙必矣。」衍曰：「秦稱帝，其害何如？」仲連曰：「秦乃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。恃強挾詐，屠戮生靈，彼併爲諸侯而猶若此，倘肆然稱帝，益濟其虐。連寧蹈東海而死，不忍爲之民也！而魏乃甘爲之下乎？」衍曰：「魏豈甘爲之下哉？譬如僕者，十人而從一人，寧智力不若一人哉？誠畏之耳！」仲連曰：「魏自視若僕耶？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矣！」衍咈然曰：「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魏王乎？」仲連曰：「昔日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女而美，獻之於紂。女不好淫，觸怒紂，紂殺女而醢鬼侯。鄂侯諫之，並烹鄂侯。文王聞之竊嘆，紂復拘之於羑里，幾不免於死。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？天子之行於諸侯，固如是也。秦肆然稱帝，必責魏入朝。一旦行鬼侯、鄂侯之誅，誰能禁之？」新垣衍沉思未答。仲連又曰：「不特如此，秦肆然稱帝，又必將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奪其所憎，而樹其所愛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之室，魏王安能晏然而已乎？即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？」新垣衍乃蹶然而起，再拜謝曰：「先生真天下士也！衍請出復吾君，不敢再言帝秦矣。」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帝秦事，甚喜，緩其攻以待之；及聞帝議不成，魏使已去，嘆曰：「此圍城中有人，不可輕視。」乃退屯於汾水，戒王齕用心準備。

再說新垣衍去後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於晉鄙。鄙以王命爲辭。平原君乃爲書讓信陵君無忌曰：「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，以公子高義，能急人之困耳。今邯鄲旦暮降秦，而魏救不前，豈勝平生所以相托之意乎？令姊憂城破，日夜悲泣。公子縱不念勝，獨不念姊耶？」信陵君得書，數請魏王求敕晉鄙進兵。魏王曰：「趙自不肯帝秦，乃仗他人力卻秦耶？」終不許。信陵君又使賓客辯士百般巧說，魏王只是不從。信陵君曰：「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。吾寧獨赴趙，與之俱死！」乃具車騎百餘乘，遍約賓客，欲直犯秦軍，以徇平原君之難。賓客願從者千餘人。行過夷門，與侯生辭別。侯生曰：「公子勉之！臣年老不能從行，勿怪，勿怪！」信陵君屢目侯生，侯生並無他語。信陵君怏怏而去。約行十餘裏，心中自念：「吾所以待侯生者，自謂盡禮。今吾往奔秦軍，行就死地，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爲我謀，又不阻我之行，甚可怪也！」乃約住賓客，獨引車還見侯生。賓客皆曰：「此半死之人，明知無用，公子何必往見？」信陵君不聽。

卻說侯生立在門外，望見信陵君車騎，笑曰：「嬴固策公子之必返矣！」信陵君曰：「何故？」侯生曰：「公子遇嬴厚，公子入不測之地，而臣不送，必恨臣，是以知公子必返。」信陵君乃再拜曰：「始無忌自疑有所失於先生，致蒙見棄，是以還請其故耳。」侯生曰：「公子養客數十年，不聞客出一奇計，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，如以肉投餓虎，何益之有？」信陵君曰：「無忌亦知無益，但與平原君交厚，義不獨生。先生何以策之？」侯生曰：「公子且入坐，容老臣徐計。」乃屏去從人，私叩曰：「聞如姬得幸於王，信乎？」信陵君曰：「然。」侯生曰：「嬴又聞如姬之父，昔年爲人所殺，如姬言於王，欲報父仇，求其人，三年不得，公子使客斬其仇頭，以獻如姬。此事果否？」信陵君曰：「果有此事。」侯生曰：「如姬感公子之德，願爲公子死，非一日矣。今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，惟如姬力能竊之。公子誠一開口，請於如姬，如姬必從。公子得此符，奪晉鄙軍，以救趙而卻秦，此五霸之功也。」信陵君如夢初覺，再拜稱謝。乃使賓客先待於郊外，而獨身回車至家，使所善內侍顏恩以竊符之事，私乞於如姬。如姬曰：「公子有命，雖使妾蹈湯火，亦何辭乎？」是夜，魏王飲酒酣臥，如姬即盜虎符授顏恩，轉致信陵君之手。信陵君既得符，復往辭侯生。侯生曰：「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公子即合符，而晉鄙不信，或從便宜復請於魏王，事不諧矣。臣之客朱亥，此天下力士，公子可與俱行。晉鄙見從甚善，若不聽，即令朱亥擊殺之。」信陵君不覺泣下。侯生曰：「公子有畏耶？」信陵君曰：「晉鄙老將無罪，倘不從，便當擊殺，吾是以悲，無他畏也。」於是與侯生同詣朱亥家，言其故。朱亥笑曰：「臣乃市屠小人，蒙公子數下顧，所以不報者，謂小禮無所用。今公子有急，正亥效命之日也。」侯生曰：「臣義當從行，以年老不能遠涉，請以魂送公子。」即自剄於車前。信陵君十分悲悼，乃厚給其家，使爲殯殮。自己不敢留滯，遂同朱亥登車，望北而去。髯仙有詩云：

魏王畏敵誠非勇，公子捐生亦可嗤。

食客三千無一用，侯生奇計仗如姬。

卻說魏王於臥室中失了兵符，過了三日之後，方纔知覺，心中好不驚怪。盤問如姬，只推不知。乃遍搜宮內，全無下落。卻教顏恩將宮娥內侍，凡直內寢者，逐一拷打。顏恩心中了了，只得假意推問，又亂了一日。魏王忽然想着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敕晉鄙進兵，他手下賓客雞鳴狗盜者甚多，必然是他所爲。使人召信陵君，回報：「四五日前，已與賓客千餘，車百乘出城，傳聞救趙去矣。」魏王大怒，使將軍衛慶率軍三千，星夜往追信陵去訖。

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，無一至者，百姓力竭，紛紛有出降之議。趙王患之。有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：「百姓日乘城爲守，而君安享富貴，誰肯爲君盡力乎？君誠能令夫人以下，編於行伍之間，分功而作；家中所有財帛，盡散以給將士，將士在危苦之鄉，易於感恩，拒秦必甚力。」平原君從其計，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，使李同領之，縋城而出，乘夜斫營，殺秦兵千餘人。王齕大驚，亦退三十里下寨。城中人心稍定。李同身帶重傷，回城而死。平原君哭之慟，命厚葬之。

再說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，見晉鄙曰：「大王以將軍久暴露於外，遣無忌特來代勞。」因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。晉鄙接符在手，心下躊躇，想道：「魏王以十萬之衆託我，我雖固陋，未有敗衄之罪。今魏王無尺寸之書，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，此事豈可輕信？」乃謂信陵君曰：「公子暫請消停幾日，待某把軍伍造成冊籍，明白交付，何如？」信陵君曰：「邯鄲勢在垂危，當星夜赴救，豈得復停時刻？」晉鄙曰：「實不相瞞，此軍機大事，某還要再行奏請，方敢交軍。」說猶未畢，朱亥厲聲喝曰：「元帥不奉王命，便是反叛了！」晉鄙方問得一句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錘，重四十斤，向晉鄙當頭一擊，腦漿迸裂，登時氣絕。信陵君握符，謂諸將曰：「魏王有命，使某代晉鄙將軍救趙，晉鄙不奉命，今已誅死。三軍安心聽令，不得妄動！」營中肅然。比及衛慶追至鄴下，信陵君已殺晉鄙，將其軍矣。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，便欲辭去。信陵君曰：「君已至此，看我破秦之後，可還報吾王也。」衛慶只得先打密報，回覆魏王，遂留軍中。

信陵君大犒三軍，復下令曰：「父子俱在軍中者，父歸；兄弟俱在軍中者，兄歸；獨子無兄弟者，歸養；有疾病者，留就醫藥。」是時告歸者，約十分之二，得精兵八萬人，整齊步伍，申明軍法。信陵君率賓客，身爲士卒先，進擊秦營。王齕不意魏兵卒至，倉卒拒戰。魏兵賈勇而前，平原君亦開城接應，大戰一場。王齕折兵一半，奔汾水大營。秦王傳令解圍而去。鄭安平以二萬人別營於東門，爲魏兵所遏，不能歸，嘆曰：「吾原是魏人！」乃投降於魏。春申君聞秦師已解，亦班師而歸。韓王乘機復取上黨。此秦昭襄王之五十年，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。

趙王親攜牛酒勞軍，向信陵君再拜曰：「趙國亡而復存，皆公子之力，自古賢人，未有如公子者也。」平原君負弩矢，爲信陵君前驅。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。朱亥進曰：「人有德於公子，公子不可忘；公子有德於人，公子不可不忘也。公子矯王命，奪晉鄙軍以救趙，於趙雖有功，而於魏未爲無罪。公子乃自以爲功乎？」信陵君大慚曰：「無忌謹受教！」

比入邯鄲城，趙王親掃除宮室，以迎信陵君，執主人之禮甚恭。揖信陵君就西階，信陵君謙讓不敢當客，踽踽然細步循東階而上。趙王獻觴爲壽，誦公子存趙之功。信陵君跼蹐遜謝曰：「無忌有罪於魏，無功於趙。」宴畢歸館，趙王謂平原君曰：「寡人慾以五城封魏公子，見公子謹讓之至，寡人自愧，遂不能出諸口。請以鄗爲公子湯沐之邑，煩爲致之。」平原君致趙王之命，信陵君辭之再四，方纔敢受。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，不敢歸國，將兵符交付將軍衛慶，督兵回魏，而身留趙國。其賓客之留魏者，亦棄魏奔趙，依信陵君。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，仲連固辭，贈以千金，亦不受，曰：「與其富貴而詘於人，寧貧賤而得自由也。」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，仲連不從，飄然而去，真高士矣。史臣有贊雲：

卓哉魯連，品高千載！不帝強秦，寧蹈東海。排難辭榮，逍遙自在。視彼儀秦，相去十倍。

時趙有處士毛公者，隱於博徒；有薛公者，隱於賣漿之家。信陵君素聞其賢名，使朱亥傳命訪之。二人匿不肯見。忽一日，信陵君蹤跡二人，知毛公在薛公之家，不用車馬，單使朱亥一人跟隨，微服徒步，假作買漿之人，直造其所，與二人相見。二人方據壚共飲，信陵君遂直入，自通姓名，敘向來傾慕之意。二人走避不及，只得相見。四人同席而飲，盡歡方散。自此以後，信陵君時時與毛、薛二公同遊。平原君聞之，謂其夫人曰：「曏者吾聞令弟天下豪傑，公子中無與爲比。今乃日逐從博徒、賣漿者同遊，交非其類，恐損名譽。」夫人見信陵君，述平原君之言。信陵君曰：「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，故寧負魏王，奪兵來救。今平原所與賓客，徒尚豪舉，不求賢士也。無忌在國時，常聞趙有毛公、薛公，恨不得與之同遊。今日爲之執鞭，尚恐其不屑於我。平原君乃以爲羞，何雲好士乎？平原君非賢者，吾不可留！」即日命賓客束裝，欲適他國。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，大驚，謂夫人曰：「勝未敢失禮於令弟，爲何陡然棄我而去？夫人知其故乎？」夫人曰：「吾弟以君非賢，故不願留耳。」因述信陵君之語。平原君掩面嘆曰：「趙有二賢人，信陵君且知之，而吾不知，吾不及信陵君遠矣！以彼形此，勝乃不得比於人類。」乃躬造館舍，免冠頓首，謝其失言之罪。信陵君然後復留於趙。平原君門下士聞知其事，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。四方賓客求遊趙者，鹹歸信陵，不復聞平原君矣。髯翁有詩云：

賣漿縱博豈嫌貧，公子豪華肯辱身。

可笑平原無遠識，卻將富貴壓賢人。

再說魏王接得衛慶密報，言：「公子無忌果竊兵符，擊殺晉鄙，代領其衆，前行救趙，並留臣于軍中，不遣歸國。」魏王怒甚，便欲收信陵君家屬，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，如姬乃跪而請曰：「此非公子之罪，乃賤妾之罪，妾當萬死！」魏王咆哮大怒，問曰：「竊符者乃汝乎？」如姬曰：「妾父爲人所殺，大王爲一國之主，不能爲妾報仇，而公子能報之。妾感公子深恩，恨無地自效。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，日夜哀泣，賤妾不忍，故擅竊虎符，使發晉鄙之軍，以成其志。妾聞：『同室相鬥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。』趙與魏猶同室也。大王忘昔日之義，而公子赴同室之急，倘幸而卻秦全趙，大王威名揚於遠近，義聲騰於四海，妾雖碎屍萬段，亦何所恨乎？若收信陵君家屬，誅其賓客，信陵兵敗，甘服其罪；倘其得勝，將何以處之？」魏王沉吟半晌，怒氣稍定，問曰：「汝雖竊符，必有傳送之人。」如姬曰：「遞送者，顏恩也。」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，問曰：「汝何敢送兵符於信陵？」恩曰：「奴婢不曾曉得什麼兵符。」如姬目視顏恩，曰：「向日我着你送花勝與信陵夫人，這盒內就是兵符了。」顏恩會意，乃大哭曰：「夫人分付，奴婢焉敢有違？那時只說送花勝去，盒子重重封固，奴婢豈知就裏？今日屈死奴婢也！」如姬亦泣曰：「妾有罪自當，勿累他人。」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，下於獄中，如姬貶入冷宮，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，再行定奪。

約過了二月有餘，衛慶班師回朝，將兵符繳上，奏道：「信陵君大敗秦軍，不敢還國，已留身趙都，多多拜上大王，改日領罪。」魏王問交兵之狀，衛慶備細述了一遍。羣臣皆羅拜稱賀，呼：「萬歲！」魏王大喜，即使左右召如姬於冷宮，出顏恩於獄，俱恕其罪。如姬參見謝恩畢，奏曰：「救趙成功，使秦國畏大王之威，趙王懷大王之德，皆信陵君之功也。信陵君乃國之長城，家之宗器，豈可棄之於外邦？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，一以全『親親』之情，一以表『賢賢』之義。」魏王曰：「彼免罪足矣，何得雲功乎？」但分付：「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，仍舊送去本府家眷支用，不準迎歸。」自是魏、趙俱太平無話。

再說秦昭襄王兵敗歸國，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於郊，齊奏呂不韋之賢。秦王封爲客卿，食邑千戶。秦王聞鄭安平降魏，大怒，族滅其家。鄭安平乃是丞相應侯范雎所薦。秦法：凡薦人不效者，與所薦之人同罪。鄭安平降敵，既已族誅，范雎亦該連坐了。於是范雎席藁待罪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

話說鄭安平以兵降魏，應侯范雎是個薦主，法當從坐，於是席藁待罪，秦王曰：「任安平者，本出寡人之意，與丞相無干。」再三撫慰，仍令復職。羣臣紛紛議論。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，乃下令國中曰：「鄭安平有罪，族滅勿論。如有再言其事者，即時斬首！」國人乃不敢復言。秦王賜范雎食物，比常有加。應侯甚不過意，欲說秦王滅周稱帝，以此媚之。於是使張唐爲大將伐韓，欲先取陽城，以通三川之路。

再說楚考烈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，春申君黃歇無功，班師而還，嘆曰：「平原『合從』之謀，非妄言也！寡人恨不得信陵君爲將，豈憂秦人哉！」春申君有慚色，進曰：「曏者『合從』之議，大王爲長。今秦兵新挫，其氣已奪，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，併力攻秦，更說周王，奉以爲主，挾天子以聲誅討，五伯之功，不足道也。」楚王大喜，即遣使如周，以伐秦之謀告赧王。赧王已聞秦王欲通三川，意在伐周，今若伐秦，正合着《兵法》「先發制人」之語，如何不從？楚王乃與五國定「從」約，刻期大舉。

時周赧王一向微弱，雖居天子之位，徒守空名，不能號令。韓、趙分周地爲二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爲西周，以鞏附成周爲東周，使兩週公治之。赧王自成周遷於王城，依西周公以居，拱手而已。至是，欲發兵攻秦，命西周公僉丁爲伍，僅得五六千人，尚不能給車馬之費。於是訪國中有錢富民，借貸以爲軍資，與之立券，約以班師之日，將所得滷獲，出息償還。西周公自將其衆屯於伊闕，以待諸侯之兵。時韓方被兵，自顧不暇；趙初解圍，餘畏未息；齊與秦和好，不願同事；惟燕將樂閒、楚將景陽二枝兵先到，俱列營觀望。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，無進取之意，益發兵助張唐，攻下陽城，別遣將軍嬴樛耀兵十萬於函谷關之外。燕、楚之兵約屯三月有餘，見他兵不集，軍心懈怠，遂各班師。西周公亦引兵歸。赧王出兵一番，徒費無益，富民俱執券索償，日攢聚宮門，喧聲直達內寢。赧王慚愧，無以應之，乃避於高臺之上。後人因名其臺曰「逃債臺」。

卻說秦王聞燕、楚兵散，即命嬴樛與張唐合兵，取路陽城，以攻西周。赧王兵糧兩缺，不能守禦，欲奔三晉。西周公進曰：「昔太史儋言：『周、秦五百歲而合，有伯王者出。』今其時矣！秦有混一之勢，三晉不日亦爲秦有，王不可以再辱。不如捧土自歸，猶不失宋、杞之封也。」赧王無計可施，乃率羣臣子姓哭於文、武之廟，三日，捧其所存輿圖，親詣秦軍投獻，願束身歸咸陽。嬴樛受其獻，共三十六城，戶三萬。西周所屬地已盡，惟東周僅存。嬴樛先使張唐護送赧王君臣子孫入秦奏捷，自引軍入洛陽城，經略地界。赧王謁見秦王，頓首謝罪。秦王意憐之，以梁城封赧王，降爲周公，比於附庸。原曰西周公降爲家臣。東周公貶爵爲君，是爲東周君。赧王年老，往來周、秦，不勝勞苦。既至梁城，不逾月病死。秦王命除其國。又命嬴樛發洛陽丁壯，毀周宗廟，運其祭器，並要搬運九鼎，安放咸陽。周民不願役秦者，皆逃奔鞏城，依東周公以居。亦見人心之不肯忘周矣。將遷鼎之前一日，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。及運至泗水，一鼎忽從舟中飛沉於水底。嬴樛使人沒水求之，不見有鼎，但見蒼龍一條，鱗鬣怒張，頃刻波濤頓作，舟人恐懼，不敢觸之。嬴樛是夜夢周武王坐於太廟，召樛至，責之曰：「汝何得遷吾重器，毀吾宗廟？」命左右鞭其背三百。嬴夢覺，即患背疽，扶病歸秦，將八鼎獻上秦王，並奏明其狀。秦王查閱所失之鼎，正豫州之鼎也。秦王嘆曰：「地皆入秦，鼎獨不附寡人乎？」欲多發卒徒更往取之。嬴樛諫曰：「此神物有靈，不可復取。」秦王乃止。嬴樛竟以疽死。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於秦太廟之中，郊祀上帝於雍州，佈告列國，俱要朝貢稱賀，不來貢者伐之。韓桓惠王首先入朝，稽首稱臣。齊、楚、燕、趙皆遣國相入賀，獨魏國使者尚未見到。秦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魏。王稽素與魏通，私受金錢，遂泄其事。魏王懼，遣使謝罪，亦使太子增爲質於秦，委國聽令。自此，六國俱賓服於秦。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。秦王究通魏之事，召王稽誅之。范雎亦不自安。

一日，秦王臨朝嘆息。范雎進曰：「臣聞：『主憂則臣辱，主辱則臣死。』今大王臨朝而嘆，由臣等不職之故，不能爲大王分憂，臣敢請罪！」秦王曰：「夫物不素具，不可以應卒。今武安君誅死，而鄭安平背叛，外多強敵，而內無良將，寡人是以憂也。」范雎且慚且懼，不敢對而出。

時有燕人蔡澤者，博學善辯，自負其高，乘敝車遊說諸侯，無所遇。至大梁，遇善相者唐舉，問曰：「吾聞先生曾相趙國李兌，言：『百日之內，持國秉政。』果有之乎？」唐舉曰：「然。」蔡澤曰：「如僕者，先生以爲何如？」唐舉熟視而笑，謂曰：「先生鼻如蠍蟲，肩高於項，魋顏蹙眉，兩膝攣曲。吾聞『聖人不相』，殆先生乎？」蔡澤知唐舉戲之，乃曰：「富貴吾所自有，吾所不知者壽耳！」唐舉曰：「先生之壽，從今以往者四十三年。」蔡澤笑曰：「吾飯粱齧肥，乘車耀馬，懷黃金之印，結紫綬於腰，揖讓人主之前者，四十三年足矣，尚何求乎？」及再遊韓、趙，不得意，反魏，於郊外遇盜，釜甑皆爲奪去，無以爲炊，息於樹下，復遇唐舉。舉戲曰：「先生尚未富貴耶？」蔡澤曰：「方且覓之。」唐舉曰：「先生金水之骨，當發於西。今秦丞相應侯用鄭安平、王稽，皆得重罪，應侯慚懼之甚，必急於卸擔。先生何不一往，而困守於此？」蔡澤曰：「道遠難至，奈何？」唐舉解囊中，出數金贈之。蔡澤得其資助，遂西入咸陽，謂旅邸主人曰：「汝飯必白粱，肉必甘肥，俟吾爲丞相時，當厚酬汝。」主人曰：「客何人，乃望作丞相耶？」澤曰：「吾姓蔡名澤，乃天下雄辯有智之士，特來求見秦王。秦王若一見我，必然悅我之說，逐應侯而以吾代之，相印立可懸於腰下也。」主人笑其狂，爲人述之。應侯門客聞其語，述於范雎。范雎曰：「五帝三代之士，百家之說，吾莫不聞；衆口之辯，遇我而屈。彼蔡澤者，惡能說秦王而奪吾相印乎？」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。主人謂澤曰：「客禍至矣！客宣言欲代應侯爲相，今應府相召，先生若往，必遭大辱。」蔡澤笑曰：「吾見應侯，彼必以相印讓我，不須見秦王也。」主人曰：「客太狂，勿累我。」

蔡澤布衣躡，往見范雎。雎踞坐以待之。蔡澤長揖不拜。范雎亦不命坐，厲聲詰之曰：「外邊宣言欲代我爲丞相者，是汝耶？」蔡澤端立於旁曰：「正是。」范雎曰：「汝有何辭說，可以奪吾爵位？」蔡澤曰：「籲！君何見之晚也？夫四時之序，成功者退，將來者進。君今日可以退矣！」范雎曰：「吾不自退，誰能退之？」蔡澤曰：「夫人生百體堅強，手足便利，聰明聖智，行道施德於天下，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？」范雎應曰：「然。」蔡澤又曰：「既已得志於天下，而安樂壽考，終其天年，簪纓世祿，傳之子孫，世世不替，與天地相終始，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？」范雎曰：「然。」蔡澤曰：「若夫秦有商君，楚有吳起，越有大夫種，功成而身不得其死，君亦以爲可願否？」范雎心中暗想：「此人談及利害，漸漸相逼，若說不願，就墮其說術中了。」乃佯應之曰：「有何不可願也！夫公孫鞅事孝公，盡公無私，定法以治國中，爲秦將拓地千里；吳起事楚悼王，廢貴戚以養戰士，南平吳、越，北卻三晉；大夫種事越王，能轉弱爲強，併吞勁吳，爲其君報會稽之怨。雖不得其死，然大丈夫殺身成仁，視死如歸，功在當時，名垂後世，何不可願之有哉？」此時范雎雖然嘴硬，卻有不安於坐，起立而聽之。蔡澤對曰：「主聖臣賢，國之福也；父慈子孝，家之福也。爲孝子者，誰不願得慈父？爲賢臣者，誰不願得明君？比干忠而殷亡，申生孝而國亂，身雖惡死而無濟於君父，何也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。商君、吳起、大夫種亦不幸而死耳，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？夫比干剖而微子去，召忽戮而管仲生；微子、管仲之名，何至出比干、召忽之下乎？故大丈夫處世，身名俱全者，上也；名可傳而身死者，其次也；惟名辱而身全，斯爲下耳。」這段話說得范雎胸中爽快，不覺離席，移步下堂，口中稱：「善。」蔡澤又曰：「君以商君、吳起、大夫種殺身成仁爲可願也，然孰與閎夭之事文王，周公之輔成王乎？」范雎曰：「商君等勿如也。」蔡澤曰：「然則今王之信任忠良，惇厚故舊，視秦孝公、楚悼王奚若？」范雎沉吟少頃，曰：「未知何如。」蔡澤曰：「君自量功在國家，算無失策，孰與商君、吳起、大夫種？」范雎又曰：「吾弗如。」蔡澤曰：「今王之親信功臣，既不能有過於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勾踐；而君之功績，又不若商君、吳起、大夫種，然而君之祿位過盛，私家之富倍於三子，如是而不思急流勇退，爲自全計。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，而況於君乎？夫翠鵠犀象，其處勢非不遠於死，而竟以死者，惑於餌也；蘇秦、智伯之智，非不足以自庇，而竟以死者，惑於貪利不止也。君以匹夫，徒步知遇秦王，位爲上相，富貴已極，怨已讎而德已報矣。猶然貪戀勢利，進而不退，竊恐蘇秦、智伯之禍，在所不免。語云：『日中必移，月滿必虧。』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，擇賢者而薦之？所薦者賢，而薦賢之人益重，君名爲辭榮，實則卸擔。於是乎尋川巖之樂，享喬松之壽，子孫世世長爲應侯，孰與據輕重之勢，而蹈不可知之禍哉？」范雎曰：「先生自謂雄辨有智，今果然也。雎敢不受命！」於是乃延之上坐，待以客禮，遂留於賓館，設酒食款待。

次日入朝，奏秦王曰：「客新有從山東來者，曰蔡澤，其人有王伯之才，通時達變，足以寄秦國之政。臣所見之人甚衆，更無其匹，臣萬不及也。臣不敢蔽賢，謹薦之於大王。」秦王召蔡澤，見於便殿，問以兼併六國之計。蔡澤從容條對，深合秦王之意，即日拜爲客卿。范雎因謝病，請歸相印。秦王不準。雎遂稱病篤不起。秦王乃拜蔡澤爲丞相，以代范雎，封剛成君。雎歸老於應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燕自昭王復國，在位三十三年，傳位於惠王。惠王在位七年，傳於武成王。武成王在位十四年，傳於孝王。孝王在位二年，傳於燕王喜。喜即位，立其子丹爲太子。燕王喜之四年，秦昭襄王之五十六年也。是歲，趙平原君趙勝卒，以廉頗爲相國，封信平君。燕王喜以趙國接壤，使其相國慄腹往吊平原君之喪，因以五百金爲趙王酒資，約爲兄弟。慄腹冀趙王厚賄。趙王如常禮相待，慄腹意不懌。歸報燕王曰：「趙自長平之敗，壯者皆死，其孤尚幼。且相國新喪，廉頗已老，若出其不意，分兵伐之，趙可滅也。」燕王惑其言，召昌國君樂閒問之。閒對曰：「趙東鄰燕，西接秦境，南錯韓、魏，北連胡貊，四野之地，其民習兵，不可輕伐。」燕王曰：「吾以三倍之衆而伐一，何如？」樂閒曰：「未可。」燕王曰：「以五倍伐一，何如？」樂閒不應。燕王怒曰：「汝以父墳墓在趙，不欲攻耶？」樂閒曰：「王如不信，臣請試之。」羣臣阿燕王之意，皆曰：「天下焉有五而不能勝一者？」大夫將渠獨切諫曰：「王且勿言衆寡，而先言曲直。王方與趙交歡，以五百金爲趙王壽，使者還報而即攻之，不信不義，師必無功。」燕王不以爲然。使慄腹爲大將，樂乘佐之，率兵十萬攻鄗。使慶秦爲副將，樂閒佐之，率兵十萬攻代。燕王親率兵十萬爲中軍，在後接應。方欲升車，將渠手攬王綬，垂淚言曰：「即伐趙，願大王勿親往，恐震驚左右。」燕王怒，以足蹴將渠。渠即抱王足而泣曰：「臣之留大王者，忠心也。王若不聽，燕禍至矣！」燕王愈怒，命囚將渠於獄，俟凱旋日殺之。三軍分路而進，旌旗蔽野，殺氣騰空，滿望踏平趙地，大拓燕疆。

趙王聞燕兵將至，集羣臣問計。相國廉頗進曰：「燕謂我喪敗之餘，士伍不充，若大賚國中，使民十五歲以上者，悉持兵助戰，軍聲一振，燕氣自奪。慄腹喜功，原無將略；慶秦無名小子，樂閒、樂乘以昌國君之故，往來燕、趙，不爲盡力，燕軍可立破也。」乃薦雁門李牧，其纔可將。趙王用廉頗爲大將，引兵五萬，迎慄腹於鄗；用李牧爲副將，引兵五萬，迎慶秦於代。

卻說廉頗兵至房子城，知慄腹在鄗，乃盡匿其丁壯於鐵山，但以老弱列營。慄腹探知，喜曰：「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！」乃率衆急攻鄗城。鄗城人知救兵已至，堅守十五日不下。廉頗率大軍赴之，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。慄腹留樂乘攻城，親自出陣，只一合，趙軍不能抵當，大敗而走。慄腹指麾將士，追逐趙軍。約六七里，伏兵齊起，當先一員大將，馳車而出，大叫：「廉頗在此，來將早早受縛！」慄腹大怒，揮刀迎敵。廉頗手段高強，所領俱是選的精卒，一可當百。不數合，燕軍大敗，廉頗生擒慄腹。樂乘聞主將被擒，解圍欲走。廉頗使人招之，樂乘遂奔趙軍。恰好李牧救代得勝，斬了慶秦，遣人報捷。樂閒率餘衆保於清涼山，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閒，閒亦降趙。燕王喜知兩路兵俱敗沒，遂連夜奔回中都。廉頗長驅直入，築長圍以困之。燕王遣使請和。樂閒謂廉頗曰：「本倡伐趙之謀者，慄腹也。大夫將渠有先幾之明，苦諫不聽，被羈在獄。若欲許和，必須要燕王以將渠爲相國，使他送款方可。」廉頗從其說。

燕王出於無奈，即召將渠於獄中，授相印。將渠辭曰：「臣不幸言而中，豈可幸國之敗以爲利哉？」燕王曰：「寡人不聽卿言，自取敗辱。今將求成於趙，非卿不可。」將渠乃受相印，謂燕王曰：「樂乘、樂閒雖身投於趙，然其先世有大功於燕，大王宜歸其妻子，使其不忘燕德，則和議可速成矣。」燕王從之。將渠乃如趙軍，爲燕王謝罪，並送還樂閒、樂乘家屬。廉頗許和，因斬慄腹之首，並慶秦之屍歸之於燕。即日班師還趙。趙王封樂乘爲武襄君，樂閒仍稱昌國君如故。以李牧爲代郡守。時劇辛爲燕守薊州，燕王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昭王，使爲書以招二樂。樂乘、樂閒以燕王不聽忠言，竟留於趙。將渠雖爲燕相，不出燕王之意，未及半載，託病辭印。燕王遂用劇辛代之。此段話且閣過一邊。

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，年近七十，至秋得病而薨。太子安國君柱立，是爲孝文王。立趙女爲王后，子楚爲太子。韓王聞秦王之喪，首先服衰絰入吊，視喪事，如臣子之禮。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。孝文王除喪之三日，大宴羣臣，席散回宮而死。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爲王，乃重賄左右，置毒藥於酒中，秦王中毒而死。然心憚不韋，無敢言者。於是不韋同羣臣奉子楚嗣位，是爲莊襄王。奉華陽夫人爲太后，立趙姬爲王后，子趙政爲太子，去「趙」字，單名政。蔡澤知莊襄王深德呂不韋，欲以爲相，乃託病以相印讓之。不韋遂爲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陽十萬戶。不韋慕孟嘗、信陵、平原、春申之名，恥其不如，亦設館招致賓客，凡三千餘人。

再說東周君聞秦連喪二王，國中多事，乃遣賓客往說諸國，欲「合從」以伐秦。丞相呂不韋言於莊襄王曰：「西周已滅，而東周一線猶存，自謂文、武之子孫，欲以鼓動天下，不如盡伐之，以絕人望。」秦王即用不韋爲大將，率兵十萬伐東周，執其君以歸，盡收鞏城等七邑。周自武王己酉受命，終於東周君壬子，歷三十七王，共八百七十三年，而祀絕於秦。有歌訣爲證：

周武成康昭穆共，懿孝夷厲宣幽終。

以上盛周十二主，二百五十二年逢。

東遷平桓莊釐惠，襄頃匡定簡靈繼。

景悼敬元貞定哀，思考威烈安烈序。

顯子慎靚赧王亡，東周廿六湊成雙。

系出嚳子后稷棄，太王王季文王昌。

首尾三十有八主，八百七十年零四。

卜年卜世數過之，宗社靈長古無二。

秦王乘滅周之盛，復遣蒙驁襲韓，拔成皋、滎陽，置三川郡，地界直逼大梁矣。秦王曰：「寡人昔質於趙，幾爲趙王所殺，此仇不可不報！」乃再遣蒙驁攻趙，取榆次等三十七城，置太原郡。遂南定上黨，因攻魏高都，不拔。秦王復遣王齕將兵五萬助戰。魏兵屢敗，如姬言於魏王曰：「秦所以急攻魏者，欺魏也。所以欺魏者，以信陵君不在也。信陵君賢名聞於天下，能得諸侯之力。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，召之於趙，使其『合從』列國，併力御秦，雖有蒙驁等百輩，何敢正眼視魏哉！」魏王勢在危急，不得已從其計，遣顏恩爲使，持相印，益以黃金彩幣，往趙迎信陵君。遺以書，略曰：

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，今乃忍魏國之危乎？魏急矣，寡人舉國引領以待公子之歸也。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！

信陵君雖居趙國，賓客探信，往來不絕。聞魏將遣使迎己，恨曰：「魏王棄我於趙，十年於茲矣。今事急而召我，非本心念我也。」乃懸書於門下：「有敢爲魏王通使者死！」賓客皆相戒，莫敢勸其歸者。顏恩至趙半月，不得見公子。魏王復遣使者催促，音信不絕。顏恩欲求門下客爲言，俱辭不敢。恩欲候信陵君出外，於路上邀之。信陵君爲迴避魏使，竟不出門。顏恩無可奈何。

畢竟信陵君肯歸魏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

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，賓客不肯爲通，正無奈何。適博徒毛公和賣漿薛公來訪公子。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，泣訴其事。二公曰：「君第戒車，我二人當力勸之。」顏恩曰：「全仗，全仗！」二公入見信陵君，曰：「聞公子車駕將返宗邦，吾二人特來奉送。」信陵君曰：「那有此事？」二公曰：「秦兵圍魏甚急，公子不聞乎？」信陵君曰：「聞之。但無忌辭魏十年，今已爲趙人，不敢與聞魏事矣。」二公齊聲曰：「公子是何言也！公子所以重於趙，名聞於諸侯者，徒以有魏也。即公子之能養士，致天下賓客者，亦藉魏力也。今秦攻魏日急，而公子不恤；設使秦一旦破大梁，夷先王之宗廟，公子縱不念其家，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？公子復何而自寄食於趙也？」言未畢，信陵君蹴然起立，面發汗，謝曰：「先生責無忌甚正，無忌幾爲天下罪人矣！」即日命賓客束裝，自入朝往辭趙王。趙王不捨信陵君歸去，持其臂而泣曰：「寡人自失平原，倚公子如長城，一朝棄寡人而去，寡人誰與共社稷耶？」信陵君曰：「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於秦，不得不歸，倘邀君之福，社稷不泯，尚有相見之日。」趙王曰：「公子向以魏師存趙，今公子歸赴國難，寡人敢不悉賦以從！」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，使將軍龐煖爲副，起趙軍十萬助之。信陵君既將趙軍，先使顏恩歸魏報信，然後分遣賓客，致書於各國求救。燕、韓、楚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品，聞其爲將，莫不喜歡，悉遣大將引兵至魏，聽其節制。燕將將渠、韓將公孫嬰、楚將景陽，惟齊國不肯發兵。

卻說魏王正在危急，得顏恩報說：「信陵君兼將燕、趙、韓、楚之師，前來救魏。」魏王如渴時得漿，火時得水，喜不可言。使衛慶悉起國中之師，出應公子。時蒙驁圍郟州，王齕圍華州，信陵君曰：「秦聞吾爲將，必急攻。郟、華東西相距五百餘裏，吾以兵綴蒙驁之兵於郟，而率奇兵赴華。若王齕兵敗，則蒙驁亦不能自固矣。」衆將皆曰：「然。」乃使衛慶以魏師合楚師，築爲連壘，以拒蒙驁。虛插信陵君旗號，堅壁勿戰；而身帥趙師十萬，與燕、韓之兵，星馳華州。信陵君集諸將計議曰：「少華山東連太華，西臨渭河，秦以舟師運糧，俱泊渭水，而少華木多荊杞，可以伏兵。若以一軍往渭劫糧，王齕必悉兵來救，吾伏兵於少華，邀而擊之，無不勝矣。」即命趙將龐煖引一支軍往渭河，劫其糧艘；使韓將公孫嬰、燕將將渠各引一支軍，聲言接應劫糧之兵，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，共擊秦軍。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，伏於少華山下。

龐煖引軍先發，早有伏路秦兵報入王齕營中，言：「魏信陵君爲將，遣兵徑往渭口。」王齕大驚曰：「信陵善於用兵，今救華，不接戰，而劫渭口之糧，是欲絕我根本也！吾當親往救之。」遂傳令：「留兵一半圍城，餘者悉隨吾救渭。」將近少華山，山中閃出一隊大軍，打着「燕相國將渠」旗號。王齕傳令列成陣勢，便接住將渠交鋒。戰不數合，又是一隊大軍到來，打着「韓大將公孫嬰」旗號，王齕急分兵迎敵。軍士報道：「渭河糧船，被趙將龐煖所劫。」王齕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只顧廝殺。若殺退燕、趙二軍，又作計較。」三國之兵攪做一團，自午至酉，尚未鳴金。信陵君度秦兵已疲，引伏兵一齊殺出，大叫：「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！秦將早早來降，免污刀斧！」王齕雖是個慣戰之將，到此沒有三頭六臂，如何支持得來？況秦兵素聞信陵君威名，到此心膽俱裂，人人惜命，個個奔逃。王齕大敗，折兵五萬有餘，又盡喪其糧船，只得引殘兵敗將，向南路而遁，進臨潼關去訖。信陵君引得勝之兵，仍分三隊來救郟州。

卻說蒙驁諜探信陵君兵往華州，乃將老弱列營，虛建「大將蒙」旗幟，與魏、楚二軍相持；盡驅精銳，銜枚疾走，望華州一路迎來，指望與王齕合兵。誰知信陵君已破走了王齕，恰好在華陰界上相遇。信陵君親冒矢石，當先衝敵，左有公孫嬰，右有將渠，兩下大殺一陣。蒙驁折兵萬餘，鳴金收軍。當下扎住大寨，整頓軍馬，打點再決死敵。這邊魏將衛慶、楚將景陽探知蒙驁不在軍中，攻破秦營老弱，解了郟州之圍，也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。正遇蒙驁列陣將戰，兩下夾攻，蒙驁雖勇，怎當得五路軍馬，腹背受敵，又大折一陣，急急望西退走。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關下，五國紮下五個大營，在關前揚威耀武，如此月餘。秦兵緊閉關門，不敢出應。信陵君方纔班師，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。史臣論此事，以爲信陵君之功，皆毛公、薛公之功也。有詩云：

兵馬臨城孰解圍？合從全仗信陵歸。

當時勸駕誰人力？卻是埋名兩布衣。

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，奏凱而回，不勝之喜，出城三十里迎接。兄弟別了十年，今日相逢，悲喜交集，乃並駕回朝。論功行賞，拜爲上相，益封五城，國中大小政事，皆決於信陵君。赦朱亥擅殺晉鄙之罪，用爲偏將。此時信陵君之威名，震動天下，各國皆具厚幣，求信陵君兵法。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，纂括爲二十一篇，陣圖七卷，名曰《魏公子兵法》。

卻說蒙驁與王齕領着敗兵，合做一處，來見秦莊襄王，奏曰：「魏公子無忌『合從』五國，兵多將廣，所以臣等不能取勝，損兵折將，罪該萬死！」秦王曰：「卿等屢立戰功，開疆拓土，今日之敗，乃是衆寡不敵，非卿等之罪也。」剛成君蔡澤進曰：「諸國所以『合從』者，徒以公子無忌之故。今王遣一使修好於魏，且請無忌至秦面會，俟其入關，即執而殺之，永絕後患，豈不美哉！」秦王用其謀，遣使至魏修好，並請信陵君。馮驩曰：「孟嘗、平原皆爲秦所羈，幸而得免，公子不可復蹈其轍。」信陵君亦不願行，言於魏王，使朱亥爲使，奉璧一雙以謝秦。秦王見信陵君不至，其計不行，心中大怒。蒙驁密奏秦王曰：「魏使者朱亥，即錘擊晉鄙之人也。此魏之勇士，宜留爲秦用。」秦王欲封朱亥官職，朱亥堅辭不受。秦王益怒，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。圈有斑斕大虎，見人來即欲前攫。朱亥大喝一聲：「畜生何敢無禮！」迸開雙睛，如兩個血盞，目眥盡裂，迸血濺虎。虎蹲伏股慄，良久不敢動。左右乃復引出。秦王嘆曰：「烏獲、任鄙，不是過矣！若放之歸魏，是與信陵君添翼也。」愈欲迫降之，亥不從命。拘於驛舍，絕其飲食。朱亥曰：「吾受信陵君知遇，當以死報之！」乃以頭觸屋柱，柱折而頭不破。於是以手自探其喉，絕咽而死，真義士哉！

秦王既殺朱亥，復謀於羣臣曰：「朱亥雖死，信陵君用事如故，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，諸卿有何良策？」剛成君蔡澤進曰：「昔信陵君竊符救趙，得罪魏王，魏王棄之於趙，不許相見。後因秦兵圍急，不得已而召之。雖然糾連四國，得成大功，然信陵君有震主之嫌，魏王豈無疑忌之意？信陵君錘殺晉鄙，鄙之宗族賓客懷恨必深。大王若捐金萬斤，密遣細作至魏，訪求晉鄙之黨，奉以多金，使之佈散流言，言：『諸侯畏信陵君之威，皆欲奉之爲魏王，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。』如此，則魏王必疏無忌而奪其權。信陵君不用事，天下諸侯亦皆解體。吾因而用兵，無足爲吾難矣。」秦王曰：「卿計甚善。然魏既敗吾軍，其太子增猶質吾國，寡人慾因而殺之，以泄吾恨，何如？」蔡澤對曰：「殺一太子，魏復立一太子，何損於魏？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於魏。」秦王大悟，待太子增加厚。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，一面使其賓客皆與太子增往來相善，因而密告太子曰：「信陵君在外十年，交結諸侯，諸侯之將相，莫不敬且憚之。今爲魏大將，諸侯兵皆屬焉，天下但知有信陵君，不知有魏王也。雖吾秦國，亦畏信陵君之威，欲立爲王，與之連和。信陵君若立，必使秦殺太子，以絕民望；即不然，太子亦將終老於秦矣，奈何？」太子增涕泣求計。客曰：「秦方欲與魏通和，太子何不致一書於魏王，使其請太子歸國？」太子增曰：「雖請之，秦安肯釋我而歸耶？」客曰：「秦王之慾奉信陵，非其本意，特畏之耳。若太子願以國事秦，固秦之願也，何患請而不從哉？」太子增乃爲密書，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，秦亦欲擁立爲王等語，後乃敘己求歸之意。將書付客，託以密緻魏王。於是秦王乃修書二封，一封致魏王，歸朱亥之喪，託言病死；一封奉賀信陵君，另有金幣等物。

卻說魏王因晉鄙賓客佈散流言，固已心疑。及秦使捧國書來，欲與魏息兵修好，叩其來意，都是敬慕信陵之語。又接得太子增家信，心中愈加疑惑。使者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，故意泄漏其語，使魏王聞之。

卻說信陵君聞秦使講和，謂賓客曰：「秦非有兵戎之事，何求於魏？此必有計！」言未畢，閽人報秦使者在門，言：「秦王亦有書奉賀。」信陵君曰：「人臣義無私交，秦王之書幣，無忌不敢受！」使者再三致秦王之意，信陵君亦再三卻之。恰好魏王遣使來到，要取秦王書來看。信陵君曰：「魏王既知有書，若說吾不受，必不肯信。」遂命駕車，將秦王書幣，原封不動，送上魏王，言：「臣已再三辭之，不敢啓封。今蒙王取覽，只得呈上，但憑裁處！」魏王曰：「書中必有情節，不啓不明。」乃發書觀之，略曰：

公子威名播於天下，天下侯王莫不傾心於公子者。指日當正位南面，爲諸侯領袖。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？引領望之。不腆之賦，預布賀忱，惟公子勿罪！

魏王覽畢，付與信陵君觀看。信陵君奏曰：「秦人多詐，此書乃離間我君臣，臣所以不受者，正慮書中不知何語，恐墮其術中耳。」魏王曰：「公子既無此心，便可於寡人面前作書復之。」即命左右取紙筆，付信陵君作回書。略雲：

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，糜首莫酬，南面之語，非所以訓人臣也。蒙君辱貺，昧死以辭。

書付秦使，並金幣帶回。魏王亦遣使謝秦，並言：「寡君年老，欲請太子增回國。」秦王許之。太子增既回魏，復言信陵不可專任。信陵君雖則於心無愧，度魏王心中芥蒂，終未釋然，遂託病不朝，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，與賓客爲長夜之飲，多近婦女，日夜爲樂，惟恐不及。史臣有詩云：

俠氣凌今古，威名動鬼神。

一身全趙魏，百戰卻嬴秦。

鎮國同堅礎，危詞似吠狺。

英雄無用處，酒色了殘春。

再說秦莊襄王在位三年，得疾，丞相呂不韋入問疾。因使內侍以緘書密緻王后，追述往日之誓。後舊情未斷，遂召不韋，與之私通。不韋以醫藥進王，王病一月而薨。不韋扶太子政即位，時年僅一十三歲。尊莊襄後爲太后。封其母弟成嶠爲長安君，國事皆決於不韋，比於太公，號爲尚父。不韋父死，四方諸侯賓客吊者如市，車馬填塞道路，視秦王之喪，愈加衆盛。正是「權傾中外，威振諸侯」。不在話下。

秦王政元年，呂不韋知信陵君退廢，始複議用兵。使大將蒙驁同張唐伐趙，攻下晉陽。三年，再遣蒙驁同王齕攻韓，韓使公孫嬰拒之。王齕曰：「吾一敗於趙，再敗於魏，蒙秦王赦而不誅，此行當以死報！」遂帥其私屬千人，直犯韓營，齕力戰而死。韓兵亂，蒙驁乘之，大敗韓師，殺公孫嬰，取韓十二城以歸。自信陵君廢，而趙、魏之好亦絕。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，圍繁陽，未克，而孝成王薨。太子偃嗣立，是爲悼襄王。時廉頗已克繁陽，乘勝進取。而大夫郭開素以諂佞爲廉頗所嫉，常因侍宴面叱之，郭開銜怨在心，謂於悼襄王，言：「廉頗已老，不任事，伐魏久而無功。」乃使武襄君樂乘往代廉頗。廉頗怒曰：「吾自事惠文王爲將，於今四十餘年，未有挫失，樂乘何人，而能代我？」遂勒兵攻乘，乘懼走歸國。廉頗遂奔魏。魏王雖尊爲客將，疑而不用。廉頗由是遂居大梁。

秦王政四年十月，蝗蟲從東方來，蔽天，禾稼不收，疫病大作。呂不韋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千石，拜爵一級。後世納粟之例，自此而起。是年，魏信陵君傷於酒色，得疾而亡。馮驩哭泣過哀，亦死，賓客自剄從死者百餘人。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！明年，魏安釐王亦薨，太子增嗣立，是爲景閔王。秦知魏新喪君，又信陵君已死，思報敗績之仇，遣大將蒙驁攻魏，拔酸棗等二十城，置東郡。未幾，又拔朝歌，又攻下濮陽。衛元君乃魏王之婿，東走野王，阻山而居。景閔王嘆曰：「使信陵君尚在，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！」於是遣使與趙通好。趙悼襄王亦思秦侵伐無已，方欲使人往糾列國，重尋信陵、平原二君「合從」之約。忽邊吏報道：「今有燕國，拜劇辛爲大將，領兵十萬，來犯北界。」那劇辛原是趙人，先在趙時，原與龐煖有交。後來龐煖仕趙，劇辛投奔燕昭王，昭王用爲薊郡守。及燕王喜被趙將廉頗圍困都城，賴將渠講和而罷，深以爲恥。將渠相燕，原出於趙人所命，非燕王之意，雖則助信陵君戰秦有功，到底君臣之間，未能十分相信。將渠爲相歲餘，即託病歸其印綬。燕王乃召劇辛於薊，用爲相國，共圖報趙之事，奈心憚廉頗，不敢動撣。今日廉頗奔魏，龐煖爲將，劇辛意頗輕之，乃迎合燕王之意，奏曰：「龐煖庸才，非廉頗之比。況秦兵已拔晉陽，趙人疲敝，乘釁攻之，慄腹之恥可雪也。」燕王大悅曰：「寡人正有此意，相國能爲寡人一行乎？」劇辛曰：「微臣熟知地利，若蒙見委，定當生擒龐煖，獻於大王之前。」燕王大悅，遂使劇辛將兵十萬伐趙。趙王聞報，即召龐煖計議。煖曰：「劇辛自恃宿將，必有輕敵之心。今李牧見守代郡，使引軍南行，從慶都一路來，以斷其後，臣以一軍迎戰，彼腹背受敵，可以擒矣。」趙王從計而行。

卻說劇辛渡易水，取路中山，直犯常山地界，兵勢甚銳。龐煖率大軍屯於東垣，深溝高壘，以待其來。劇辛曰：「我軍深入，若彼堅壁不戰，成功無日矣。」問帳下：「誰敢挑戰？」驍將慄元，乃慄腹之子，欲報父仇，欣然願往。劇辛曰：「更得一人幫助方可。」末將武陽靖請行。劇辛給銳卒萬人，使犯趙師。龐煖使樂乘、樂閒張兩翼以待，而親率軍迎戰。兩下交鋒，約二十餘合，一聲炮響，兩翼並進，俱用強弓勁弩，亂射燕軍。武陽靖中箭而亡。慄元不能抵當，回軍便走。龐煖同二將從後掩殺，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。劇辛大怒，急催大軍親自接應。龐煖已自還營去了。劇辛攻壘，不能入，乃使人下書，約明日於陣前單車相見。龐煖允之，兩下各自準備。

至次日，彼此列成陣勢，分付不許施放冷箭。龐煖先乘單車立於陣前，請劇將軍會面。劇辛亦乘單車而出。龐煖在車中欠身曰：「且喜將軍齒髮無恙。」劇辛曰：「憶昔別君去趙，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，某已衰老，君亦蒼顏。人生如白駒過隙，信然也。」龐煖曰：「將軍向以昭王禮士，棄趙奔燕，一時豪傑景附，如雲之從龍，風之從虎。今金臺草沒，無終墓木已拱，蘇氏、鄒衍相繼去世，昌國君亦歸吾國，燕之氣運亦可知矣！老將軍年逾七十，孤立於衰王之庭，猶貪戀兵權，持兇器而行危事，欲何爲乎？」劇辛曰：「某受燕王三世厚恩，粉骨難報，趁吾餘年，欲爲國家雪慄腹之恥！」龐煖曰：「慄腹無故攻吾鄗邑，自取喪敗，此乃燕之犯趙，非趙之犯燕也。」兩下在車前反覆酬答，龐煖忽大呼曰：「有人得劇辛之首者，賞三百金！」劇辛曰：「足下何輕吾太甚？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？」龐煖曰：「君命在身，各盡其力可耳！」劇辛大怒，把令箭一麾，慄元便引軍殺出。這裏樂乘、樂閒雙車接戰，燕軍漸失便宜。劇辛驅軍大進，龐煖亦以大軍迎之。兩下混殺一場，燕軍比趙損折更多。天晚，各鳴金收兵。

劇辛回營，悶悶不悅。欲待回軍，又在燕王面前誇了大口；欲待不回，又難取勝，正在躊躇。忽有守營軍士報道：「趙國遣人下書，見在轅門之外，未敢擅投。」劇辛命取書到，其書再三緘封甚固。發而觀之，略曰：

代州守李牧引軍襲督亢，截君之後。君宜速歸，不然無及。某以昔日交情，不敢不告！

劇辛曰：「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！縱使李牧兵至，吾何懼哉！」命以書還其使人，來日再決死敵。趙使者已去，慄元進曰：「龐煖之言，不可不信。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後，腹背受敵，何以處之？」劇辛笑曰：「吾亦慮及於此。適才所言，穩住軍心。汝今密傳軍令，虛紮營寨，連夜撤回；吾親自斷後，以拒追兵。」慄元領計去了。

誰知龐煖探聽燕營虛設，同樂乘、樂閒分三路追來。劇辛且戰且走，行至龍泉河，探子報道：「前面旌旗塞路，聞說是代郡軍馬。」劇辛大驚曰：「龐煖果不欺我！」遂不敢北進，引兵東行，欲取阜城，一路奔往遼陽。龐煖追及，大戰於胡盧河。劇辛兵敗，嘆曰：「吾何面目爲趙囚乎！」自刎而亡。此燕王喜十三年，秦王政之五年也。髯翁有詩嘆雲：

金臺應聘氣昂昂，共翼昭王復舊疆。

昌國功名今在否？獨將白首送沙場！

慄元被樂閒擒而斬之。獲首三萬餘，餘俱奔潰，或降，趙兵大勝。龐煖約會李牧，一齊徵進，取武遂、方城之地。燕王親詣將渠之門，求其爲使，伏罪乞和。龐煖看將渠面情，班師奏凱而回。李牧仍守代郡去訖。趙悼襄王郊迎龐煖，勞之曰：「將軍武勇若此，廉、藺猶在趙也。」龐煖曰：「燕人已服，宜及此時『合從』列國，併力圖秦，方保無虞。」

不知「合從」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

話說龐煖欲乘敗燕之威，「合從」列國，爲併力圖秦之計。除齊附秦外，韓、魏、楚、燕各出銳師，多者四五萬，少亦二三萬，共推春申君黃歇爲上將。歇集諸將議曰：「伐秦之師屢出，皆以函谷關爲事，秦人設守甚嚴，未能得志。即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，鹹有畏縮之心。若取道蒲坂，由華州而西，徑襲渭南，因窺潼關，《兵法》所謂『出其不意』也。」諸將皆曰：「然。」遂分兵五路，俱出蒲關，望驪山一路進發，直攻渭南，不克，圍之。

秦丞相呂不韋使將軍蒙驁、王翦、桓、李信、內史騰，各將兵五萬人，五枝軍兵，分應五國。不韋自爲大將，兼統其軍，離潼關五十里，分爲五屯，如列星之狀。王翦言於不韋曰：「以五國悉銳，攻一城而不克，其無能可知矣。三晉近秦，習與秦戰，而楚在南方，其來獨遠。且自張儀亡後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，誠選五營之銳，合以攻楚，楚必不支。楚之一軍破，餘四軍將望風而潰矣。」不韋以爲然。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，暗地各抽精兵一萬，約以四鼓齊起，往襲楚寨。時李信以糧草稽遲，欲斬督糧牙將甘回，衆將告求得免，但鞭背百餘。甘回挾恨，夜奔楚軍，以王翦之計告之。春申君大驚，欲馳報各營，恐其不及，遂即時傳令，拔寨俱起，夜馳五十餘裏，方敢緩緩而行。比及秦兵到時，楚寨已撤矣。王翦曰：「楚兵先遁，必有漏吾謀者。計雖不成，然兵已至此，不可空回。」遂往襲趙寨，壁壘堅固，攻不能入。龐煖仗劍立於軍門，有敢擅動者即斬。秦兵亂了一夜，至天明，燕、韓、魏俱合兵來救，蒙驁等方纔收兵。龐煖怪楚兵不至，使人探之，知其先撤，嘆曰：「『合從』之事，今後休矣！」諸將皆請班師。於是韓、魏之兵先回本國。龐煖怒齊獨附秦，挾燕兵伐之，取饒安一城而返。

再說春申君奔回郢城，四國各遣人來問曰：「楚爲『從長』，奈何不告而先回，敢請其故？」考烈王責讓黃歇，歇慚懼不答。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門，知楚方畏秦，乃說春申君曰：「人皆以楚強國，及君而弱，英獨謂不然。先君之時，秦去楚甚遠，西隔巴、蜀，南隔兩週，而韓、魏又耽耽乎擬其後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。此非楚之強，其勢然也。今兩週已並於秦，而秦方修怨於魏，魏旦暮亡，則陳、許爲通道，恐秦、楚之爭，從此方始，君之責讓，正未已也。何不勸楚王東徙壽春，去秦較遠，絕長、淮以自固，可以少安。」黃歇然其謀，言於考烈王，乃擇日遷都。按：楚先都郢，後遷於郤，復遷於陳，今又遷於壽春，凡四遷矣。史臣有詩云：

周爲東遷王氣歇，楚因屢徙霸圖空。

從來避敵爲延敵，莫把遷岐託古公。

再說考烈王在位已久，尚無子息，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，終不孕。有趙人李園，亦在春申君門下爲舍人，有妹李嫣色美，欲進於楚王，恐久後以無子失寵，心下躊躇：「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，待其有娠，然後進於楚王，幸而生子，異日得立爲楚王，乃吾甥也。」又想：「吾若自獻其妹，不見貴重。還須施一小計，要春申君自來求我。」於是給五日假歸家，故意過期，直待第十日方至。黃歇怪其來遲。李園對曰：「臣有女弟名嫣，頗有姿色，齊王聞之，遣使來求。臣與其使者飲酒數日，是以失期。」黃歇想道：「此女名聞齊國，必是個美色。」遂問曰：「已受其聘否？」對曰：「方且議之，聘尚未至也。」黃歇曰：「能使我一見乎？」園曰：「臣在君之門下，即吾女弟，誰非君妾婢之流，敢不如命！」乃盛飾其妹，送至春申君府中。黃歇一見大喜，是夜，即賜李園白璧二雙，黃金三百鎰，留其妹侍寢。未三月，即便懷孕。李園私謂其妹嫣曰：「爲妾與爲夫人，孰貴？」嫣笑曰：「妾安得比夫人？」園又曰：「然則爲夫人與爲王后，孰貴？」嫣又笑曰：「王后貴盛。」李園曰：「汝在春申君府中，不過一寵妾耳。今楚王無子，幸汝有娠，倘進於楚王，他日生子爲王，汝爲太后，豈不勝於妾乎？」遂教以說詞，使於枕蓆之間，如此這般，春申君必然聽從，李嫣一一領記。夜間侍寢之際，遂進言於黃歇曰：「楚王之貴幸君，雖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餘年，而王未有子，千秋百歲後，將更立兄弟。兄弟於君無恩，必將各立其所親倖之人，君安得長有寵乎？」黃歇聞言，沉思未答。嫣又曰：「妾所慮不止於此也。君貴用事久，多失禮於王之兄弟，兄弟誠立，禍且及身，豈特江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？」黃歇愕然曰：「卿言是也，吾慮不及此，今當奈何？」李嫣曰：「妾有一計，不惟免禍，而且多福。但妾負愧，難於自吐。又恐君不我聽，是以妾未敢言。」黃歇曰：「卿爲我畫策，何爲不聽？」李嫣曰：「妾今自覺有孕矣，他人莫知也。幸妾侍君未久，誠以君之重，而進妾於楚王，王必幸妾。妾賴天佑生男，異日必爲嫡嗣，則是君之子爲王也，楚國儘可得，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？」黃歇如夢初覺，如醉初醒，喜曰：「天下有智婦人，勝於男子，卿之謂矣！」

次日，即召李園，告之以意，密將李嫣出居別舍。黃歇入言於楚王曰：「臣所聞李園妹名嫣者有色，相者皆以爲宜子，當貴，齊王方遣人求之，王不可不先也。」楚王即命內侍宣取李嫣入宮。嫣善媚，楚王大寵愛之。及產期，雙生二男，長曰捍，次曰猶。楚王喜不可言，遂立李嫣爲王后，長子捍爲太子。李園爲國舅，貴幸用事，與春申君相併。園爲人多詐術，外奉春申君益謹，而中實忌之。及考烈王二十五年，病久不愈，李園想起其妹懷娠之事，惟春申君知之，他日太子爲王，不便相處，不如殺之以滅其口。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，收置門下，厚其衣食，以結其心。朱英聞而疑之，曰：「李園多蓄死士，必爲春申君故也。」乃入見春申君，曰：「天下有無妄之福，有無妄之禍，又有無妄之人，君知之乎？」黃歇曰：「何謂『無妄之福』？」朱英曰：「君相楚二十餘年矣，名爲相國，與楚王無二。今楚王病久不愈，一旦宮車晏駕，少主嗣位，而君輔之，如伊尹、周公，俟王之年長而反其政；若天與人歸，遂南面即位，此所謂『無妄之福』也。」黃歇曰：「何謂『無妄之禍』？」朱英曰：「李園，王之舅也，而君位在其上，外雖柔順，內實不甘。且同盜相妒，勢所必至也。聞其陰蓄死士，爲日已久，何所用之？楚王一薨，李園必先入據權，而殺君以滅口。此所謂『無妄之禍』也。」黃歇曰：「何謂『無妄之人』？」朱英曰：「李園以妹故，宮中聲息，朝夕相通，而君宅於城外，動輒後時，誠以郎中令相處，某得領袖諸郎，李園先入，臣爲君殺之。此所謂『無妄之人』也。」黃歇掀髯大笑曰：「李園弱人耳，又事我素謹，安有此事？足下得無過慮乎？」朱英曰：「君今日不用吾言，悔之晚矣。」黃歇曰：「足下且退，容吾察之，如有用足下之處，即來相請。」朱英去三日，不見春申君動靜，知其言不見用，嘆曰：「吾不去，禍將及矣！鴟夷子皮之風可追也。」乃不辭而去，東奔吳下，隱於五湖之間。髯翁有詩云：

紅顏帶子入王宮，盜國奸謀理不容。

天啓春申無妄禍，朱英焉得令郎中？

朱英去十七日，而考烈王薨。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：「倘一聞有變，當先告我。」至是聞信，先入宮中，分付祕不發喪，密令死士伏於棘門之內。捱至日沒，方使人徐報黃歇。黃歇大驚，不謀於賓客，即刻駕車而行。方進棘門，兩邊死士突出，口呼：「奉王后密旨，春申君謀反宜誅！」黃歇知事變，急欲回車，手下已被殺散。遂斬黃歇之頭，投於城外，將城門緊閉，然後發喪。擁立太子捍嗣位，是爲楚幽王，時年才六歲。李園自立爲相國，獨專楚政。奉李嫣爲王太后。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，收其食邑。哀哉！自李園當國，春申君賓客盡散，羣公子皆疏遠不任事。少主寡後，國政日紊，楚自此不可爲矣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，謀欲報之，曰：「本造謀者，趙將龐煖也。」乃使蒙驁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。三日後，再令長安君成嶠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爲後繼。賓客問於不韋曰：「長安君年少，恐不可爲大將。」不韋微笑曰：「非爾所知也！」

且說蒙驁前軍出函谷關，取路上黨，徑攻慶都，結寨于都山。長安君大軍營於屯留，以爲聲援。趙使相國龐煖爲大將，扈輒副之，率軍十萬拒敵，許龐煖便宜行事。龐煖曰：「慶都之北，惟堯山最高，登堯山可望都山，宜往據之。」使扈輒引軍二萬先行。比至堯山，先有秦兵萬人在彼屯紮，被扈輒衝上殺散，就於山頭下寨。蒙驁使張唐引軍二萬，前來爭山，龐煖大軍亦到，兩邊于山下列成陣勢，大戰一場。扈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，張唐往東，旗便往東指；張唐往西，旗便從西指。趙軍只望紅旗指處，圍裹將來。龐煖下令：「有人擒得張唐者，封以百里之地。」趙軍無不死戰。張唐奮盡平生之勇，不能透出重圍。卻得蒙驁軍到，接應出來，同回都山大寨。慶都知救兵已到，守禦益力。蒙驁等不能取勝，遣張唐往屯留，催取後隊軍兵。

卻說長安君成嶠，年方十七歲，不諳軍務，召樊於期議之。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，請屏去左右，備細與成嶠敘述一遍，言：「今王非先王骨血，惟君乃是適子。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，非好意也。恐一旦事泄，君與今王爲難，故陽示恩寵，實欲出君於外。文信侯出入宮禁，與王太后宣淫不禁，夫妻父子聚於一窟，所忌者獨君耳。若蒙驁兵敗無功，將藉此以爲君罪，輕則削籍，重則刑誅，嬴氏之國，化爲呂氏，舉國人皆知其必然，君不可不爲之計。」成嶠曰：「非足下說明，某不知也。爲今計，當奈何？」樊於期曰：「今蒙驁兵困於趙，急未能歸，而君手握重兵，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，明宮闈之詐，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？」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曰：「大丈夫死則死耳，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？惟將軍善圖之。」樊於期僞向使者言：「大軍即日移營，多致意蒙將軍，用心準備。」使者去後，樊於期草就檄文，略曰：

長安君成嶠佈告中外臣民知悉：傳國之義，適統爲尊；覆宗之惡，陰謀爲甚。文信侯呂不韋者，以陽翟之賈人，窺咸陽之主器。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，乃不韋之子也。始以懷娠之妾，巧惑先君；繼以奸生之兒，遂蒙血胤。恃行金爲奇策，邀反國爲上功。兩君之不壽有由，是可忍也？三世之大權在握，孰能御之？朝豈真王，陰已易嬴而爲呂；尊居假父，終當以臣而篡君。社稷將危，神人胥怒。某叨爲嫡嗣，欲訖天誅。甲冑干戈，載義聲而生色；子孫臣庶，念先德以同驅。檄文到日，磨厲以須；車馬臨時，市肆勿變。

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佈，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，及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，信其爲實，雖然畏文信侯之威，不敢從兵，卻也未免觀望之意。時彗星先見東方，復見北方，又見西方，佔者謂國中當有兵起，人心爲之搖動。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壯，悉編軍伍，攻下長子、壺關，兵勢益盛。張唐知長安君已反，星夜奔往咸陽告變。秦王政見檄文大怒，召尚父呂不韋計議。不韋曰：「長安君年少，不辨爲此，此乃樊於期所爲也。於期有勇無謀，兵出即當就擒，不必過慮。」乃拜王翦爲大將，桓、王賁爲左右先鋒，率軍十萬，往討長安君。

再說蒙驁與龐煖相持，等待長安君接應不到，正疑訝間，接得檄文，如此恁般，大驚曰：「吾與長安君同事，今攻趙無功，而長安君復造反，吾安得無罪？若不反戈以平逆賊，何以自解？」乃傳令班師，將車馬分爲三隊，親自斷後，緩緩而行。龐煖探聽秦軍移動，預選精兵三萬，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林木深處，囑曰：「蒙驁老將，必親自斷後。待秦兵過且盡，從後邀擊，方保全勝。」蒙驁見前軍徑去無礙，放心前行。一聲炮響，伏兵突出，蒙驁便與扈輒交戰。良久，龐煖兵從後追及。秦兵前去者，已無鬥志，遂大潰。蒙驁身帶重傷，猶力戰，殺數十人；復親射龐煖，中其脅。趙軍圍之數重，亂箭射之，矢如蝟毛。可惜秦國一員名將，今日死於太行山之下。龐煖得勝，班師回趙。箭瘡不痊，未幾亦死。此事閣過不題。

再說張唐、王翦等兵至屯留，成嶠大懼。樊於期曰：「王子今日乃騎虎之勢，不得復下。況三城之兵，不下十五萬，背城一戰，未卜勝負，何懼之有！」乃列陣於城下以待。王翦亦列陣相對，謂樊於期曰：「國家何負於汝，乃誘長安君造逆耶？」樊於期在車上欠身答曰：「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，誰不知之？吾等世受國恩，何忍見嬴氏血食爲呂氏所奪？長安君先王血胤，所以奉之。將軍若念先王之祀，一同舉義，殺向咸陽，誅淫人，廢僞王，扶立長安君爲王，將軍不失封侯之位，同享富貴，豈不美哉？」王翦曰：「太后懷妊十月而生今王，其爲先君所出無疑。汝乃造謗，污衊乘輿，爲此滅門之事，尚自巧言虛飾，搖惑軍心。拿住之時，碎屍萬段！」樊於期大怒，瞋目大呼，揮長刀直入秦軍。秦軍見其雄猛，莫不披靡。樊於期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王翦麾軍圍之，凡數次，皆斬將潰圍而出，秦兵損折極多。是日天晚，各自收軍。

王翦屯兵於傘蓋山，思想：「樊於期如此驍勇，急切難收，必須以計破之。」乃訪帳下：「何人與長安君相識？」有末將楊端和，乃屯留人，自言：「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。」王翦曰：「我修書一封與汝，汝可送與長安君，勸他早圖歸順，無自取死。」楊端和曰：「小將如何入得城去？」王翦曰：「俟交鋒之時，乘其收軍，汝可效敵軍打扮，混入城中。只看攻城至急，便往見長安君，必然有變。」端和領計。王翦當下修書緘訖，付與端和自去伺候行事。再召桓引一軍攻長子城，王賁引一軍攻壺關城，王翦自攻屯留，三處攻打，使他不能支應。樊於期謂成嶠曰：「今乘其分軍之時，決一勝負。若長子、壺關不守，秦兵勢大，更難敵矣。」成嶠年幼畏懦，涕泣言曰：「此事乃將軍倡謀，但憑主裁，勿誤我事。」樊於期抽選精兵萬餘，開門出戰。王翦佯讓一陣，退軍十里，屯於伏龍山。於期得勝入城，楊端和已混入去了。因他原是本城之人，自有親戚處安歇。不在話下。

成嶠問樊於期曰：「王翦軍馬不退，如何？」於期答曰：「今日交鋒，已挫其銳；明日當悉兵出戰，務要生擒王翦，直入咸陽，扶立王子爲君，方遂吾志。」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

話說王翦退軍十里，分付深溝高壘，分守險厄，不許出戰。卻發軍二萬，往助桓、王賁，催他早早收功。樊於期連日悉銳出戰秦兵，只是不應。於期以王翦爲怯，正想商議分兵往救長子、壺關二處，忽哨馬報道：「二城已被秦兵攻下。」於期大驚，乃立屯於城外，以安長安君之意。

卻說桓、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，引兵來見，言：「二城俱已收復，分兵設守，諸事停妥。」王翦大喜曰：「屯留之勢孤矣！只擒得樊於期，便可了事。」言未畢，守營卒道：「今有將軍辛勝奉秦王之命來到，已在營外。」王翦迎入帳中，問其來意。辛勝曰：「一者以軍士勞苦，命齎犒賞頒賜；二者秦王深恨樊於期，傳語將軍，必須生致其人，手劍斬首，以快其恨。」王翦曰：「將軍此來，正有用處。」遂將來物犒賞三軍。然後發令，使桓、王賁各引一軍，分作左右埋伏；卻教辛勝引五千人馬，前去搦戰；自己引大軍準備攻城。

再說成嶠聞長子、壺關二城不守，使人急召樊於期入城商議。樊於期曰：「只在早晚與決一戰，若戰而不勝，當與王子北走燕、趙，連合諸侯，共誅僞主，以安社稷。」成嶠曰：「將軍小心在意。」樊於期復還本營，哨馬報：「秦王新遣將軍辛勝，今來索戰。」樊於期曰：「無名小卒，吾先除之。」遂率軍開營出迎。略戰數合，辛勝倒退。樊於期恃勇前進，約行五里，桓、王賁兩路伏兵殺出，於期大敗，急收軍回，王翦兵已佈滿城下。於期大奮神威，殺開一條血路，城中開門接應入去了。王翦合兵圍城，攻打甚急。樊於期親自巡城，晝夜不倦。

楊端和在城中見事勢甚危，乘夜求見長安君成嶠，稱：「有機密事求見。」成嶠見是舊日門下之客，欣然喚入。端和請屏左右，告曰：「秦之強，君所知也。雖六國不能取勝，君乃欲以孤城抗之，必無幸矣！」成嶠曰：「樊於期言：『今王非先王所出。』導我爲此，非吾初意也。」端和曰：「樊於期恃匹夫之勇，不顧成敗，欲以君行僥倖之事。今傳檄郡縣，無有應者，而王將軍攻圍甚急，城破之後，君何以自全乎？」成嶠曰：「吾欲奔燕、趙，『合從』諸國，足下以爲可否？」端和曰：「『合從』之事，趙肅侯、齊閔王、魏信陵、楚春申俱曾爲之，方合旋散，其不可成明矣。六國誰非畏秦者？君所在之國，秦遣一介責之，必將縛君以獻，君尚可望活乎？」成嶠曰：「足下爲吾計，當如何？」端和曰：「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，有密書一封，託致於君。」遂將書呈上。成嶠發而觀之，略曰：

君親則介弟，貴則侯封，奈何聽無稽之言，行不測之事，自取喪滅，豈不惜哉？首難者樊於期，君能斬其首獻于軍前，束手歸罪，某當保奏，王必恕君。若遲迴不決，悔無及矣！

成嶠看畢，流淚而言曰：「樊將軍忠直之士，何忍加誅？」端和嘆曰：「君所謂婦人之仁也！若不見從，臣當辭去。」成嶠曰：「足下且暫勞作伴，不可遠離，所言俟從容再議。」端和曰：「願君勿泄吾言也。」

次日，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，曰：「秦兵勢盛，人情惶懼，城旦暮不保，願同王子出避燕、趙，更作後圖。」成嶠曰：「吾宗族俱在咸陽，今遠避他國，知其納否？」樊於期曰：「諸國皆苦秦暴，何愁不納？」正話間，外報：「秦兵在南門索戰。」樊於期催併數次，曰：「王子今不行，後將不可出矣。」成嶠猶豫不決。樊於期只得綽刀登車，馳出南門，復與秦兵交鋒。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。只見樊於期鏖戰良久，秦兵益進，於期不能抵當，奔回城下，高叫：「開門！」楊端和仗劍立於成嶠之旁，厲聲曰：「長安君已全城歸降矣！樊將軍請自便。有敢開門者斬！」袖中出一旗，旗上有個「降」字。左右皆端和親戚，便將降旗豎起，不由成嶠做主，成嶠惟垂泣而已。樊於期嘆口氣曰：「孺子不足輔也！」秦兵圍於期數重，因秦王之命，欲生致於期，不敢施放冷箭。於期復殺開一條血路，奔望燕、趙而去。王翦追之不及。楊端和使成嶠開門，以納秦兵。將成嶠幽於公館，遣辛勝往咸陽奏捷，兼請長安君發落。秦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，求免其死，且轉乞呂不韋言之。秦王政怒曰：「反賊不誅，骨肉皆將謀叛矣！」遂遣使命王翦即梟斬成嶠於屯留。凡軍吏從嶠者，皆取斬。合城百姓盡遷於臨洮之地。一面懸賞格購樊於期：「有能擒獻者，賞以五城。」使者至屯留，宣秦王之命。成嶠聞不蒙赦，自縊於館舍。翦仍梟其首，懸於城門。軍吏死者凡數萬人。百姓遷徙，城中一空。此秦王政七年事也。髯翁有詩云：

非種侵苗理合鋤，萬全須看勢何如？

屯留困守終無濟，罪狀空傳一紙書。

是時，秦王政年已長成，生得身長八尺五寸，英偉非常，質性聰明，志氣超邁，每事自能主張，不全由太后、呂不韋做主。既定長安君之亂，乃謀復蒙驁之仇，集羣臣議伐趙。剛成君蔡澤進曰：「趙者，燕之世仇也。燕之附趙，非其本心。某請出使於燕，使燕王效質稱臣，以孤趙之勢。然後同燕伐趙，我因以廣河間之地，此莫大之利也。」秦王以爲然，即遣蔡澤往燕。澤說燕王曰：「燕、趙皆萬乘之君也，一戰而慄腹死，再戰而劇辛亡，大王忘兩敗之仇，而與趙共事，西向以抗強秦，勝則利歸於趙，不勝則禍歸於燕，是爲燕計者過也。」燕王曰：「寡人非甘心於趙，其奈力不敵何？」蔡澤曰：「今秦王欲修五國『合從』之怨，臣竊以爲燕與趙世仇，其從兵殆非得已。大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，以信臣之言，更請秦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，則燕、秦之交固於膠漆。合兩國之力，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。」燕王聽其言，遂使太子丹爲質於秦。因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。呂不韋欲遣張唐，使太史卜之，大吉。張唐託病不肯行。不韋駕車親自往請，張唐辭曰：「臣屢次伐趙，趙怨臣深矣。今往燕，必經趙過，臣不可往。」不韋再三強之，張唐堅執不從。

不韋回府中，獨坐堂上納悶。門下客有甘羅者，乃是甘茂之孫，時年僅十二歲。見不韋有不悅之色，進而問曰：「君心中有何事？」不韋曰：「孺子何知，而來問我？」甘羅曰：「所貴門下士者，謂其能爲君分憂任患也。君有事而不使臣得聞，雖欲效忠無地矣。」不韋曰：「吾曏者令剛成君使燕，燕太子丹已入質矣。今欲使張卿相燕，佔得吉，而彼堅不肯行，吾所以不快者此耳！」甘羅曰：「此小事，何不早言？臣請行之。」不韋怒，連叱曰：「去，去！我親往請之而不得，豈小子所能動耶！」甘羅曰：「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。今臣生十二歲，長於橐五年，試臣而不效，叱臣未晚。奈何輕量天下士，遽以顏色相加哉？」不韋奇其言，改容謝之曰：「孺子能令張卿行者，事成當以卿位相屈。」

甘羅欣然辭去，往見張唐。唐雖知爲文信侯門客，見其年少，輕之，問曰：「孺子何以見辱？」甘羅曰：「特來吊君耳！」張唐曰：「某有何事可吊？」甘羅曰：「君之功，自謂比武安君何如？」唐曰：「武安君南挫強楚，北威燕、趙，戰勝攻取，破城墮邑，不計其數，某功不及十之一也。」甘羅曰：「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，視文信侯孰專？」張唐曰：「應侯不及文信侯之專。」甘羅曰：「君明知文信侯之權重於應侯乎？」曰：「何爲不知。」甘羅曰：「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，武安君不肯行，應侯一怒，而武安君遂出咸陽，死於杜郵。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，而君不肯行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，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？君之死期不遠矣！」張唐悚然有懼色，謝曰：「孺子教我！」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，即日治裝。將行，甘羅謂不韋曰：「張唐聽臣之說，不得已而往燕，然中情不能不畏趙也。願假臣車五乘，爲張唐先報趙。」不韋已知其才，乃入言於秦王曰：「有甘茂之孫甘羅，年雖少，然名家之子孫，甚有智辨。今者張唐稱病不肯相燕，甘羅一說即行，復請先報趙王，惟王遣之！」秦王宣甘羅入見，身才五尺，眉目秀美如畫。秦王已自喜歡，問曰：「孺子見趙王，何以措詞？」甘羅對曰：「察其喜懼，相機而進。言若波興，隨風而轉，不可以預定也。」秦王給以良車十乘，僕從百人，從之使趙。

趙悼襄王已聞燕、秦通好，正怕二國合計謀趙，忽報秦使者來到，喜不可言，遂出郊二十里迎接甘羅。及見其年少，暗暗稱奇，問曰：「向爲秦通三川之路者亦甘氏，於先生爲何人？」甘羅曰：「臣祖也。」趙王曰：「先生年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十二歲。」趙王曰：「秦庭年長者不足使乎？何以及先生？」甘羅曰：「秦王用人，各因其任。年長者任以大事，年幼者任以小事。臣年最幼，故爲使於趙耳。」趙王見其言詞磊落，又暗暗稱奇，問曰：「先生下辱敝邑，有何見教？」甘羅曰：「大王聞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乎？」趙王曰：「聞之。」甘羅又曰：「大王聞張唐相燕乎？」趙王曰：「亦聞之。」甘羅曰：「夫燕太子丹入質於秦，是燕不欺秦也；張唐相燕，是秦不欺燕也。燕秦不相欺，而趙危矣。」趙王曰：「秦所以親燕者，何意？」甘羅曰：「秦之親燕，欲相與攻趙，而廣河間之地也。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，以廣河間，臣請言於寡君，止張唐之行，絕燕之好，而與趙爲歡。夫以強趙攻弱燕，而秦不爲救，此其所得，豈止五城而已哉？」趙王大悅，賜甘羅黃金百鎰，白璧二雙，以五城地圖付之，使還報秦王。秦王喜曰：「河間之地，賴孺子而廣矣！孺子之智，大於其身。」乃止張唐不遣，張唐亦深感之。趙聞張唐不行，知秦不助燕，乃命龐煖、李牧合兵伐燕。取上谷三十城，趙得十九城，而以十一城歸秦。秦王封甘羅爲上卿，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之。今俗傳甘羅十二爲丞相，正謂此也。「片言納地廣河間，上谷封疆又割燕。許大功勞出童子，天生智慧豈因年？」又有詩云：

甘羅早達子牙遲，遲早窮通各有時。

請看春花與秋菊，時來自發不愆期。

燕太子丹在秦，聞秦之背燕而與趙，如坐鍼氈，欲逃歸，又恐不得出關，乃求與甘羅爲友，欲資其謀，爲歸燕之計。忽一夕，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，言：「奉上帝命，召歸天上。」遂無疾而卒。高才不壽，惜哉！太子丹遂留於秦矣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呂不韋以陽偉善戰，得寵於莊襄後，出入宮闈，素無忌憚，及見秦王年長，英明過人，始有懼意。奈太后淫心愈熾，不時宣召入甘泉宮。不韋怕一旦事發，禍及於己，欲進一人以自代，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，而難其人。聞市人嫪大，其陽具有名，裏中淫婦人爭事之。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毐，因稱爲嫪毐。偶犯淫罪，不韋曲赦之，留爲府中舍人。秦俗：農事畢，國中縱倡樂三日，以節其勞。凡百戲任人陳設，有一長一藝，人所不能者，全在此日施逞。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，使嫪毐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，輪轉而具不傷，市人皆大笑。太后聞其事，私問於不韋，似有欣羨之意。不韋曰：「太后欲見其人乎？臣請乘間進之。」太后笑而不答，良久曰：「君戲言耶？此外人，安得入內？」不韋曰：「臣有一計在此，使人發其舊罪，下之腐刑，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，詐爲閹割，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，乃可長久。」太后大悅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乃以百金授不韋。不韋密召嫪毐，告之以故。毐性淫，欣然自以爲奇遇矣。不韋果使人發其淫罪，論以腐刑，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，取驢陽具及他血，詐作閹割，拔其鬚眉。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，盡以爲嫪毐之具，傳聞者莫不駭異。嫪毐既詐腐如宦者狀，遂雜於內侍之中以進。

太后留侍宮中，夜令侍寢，試之，大暢所欲，以爲勝不韋十倍也。明日，厚賜不韋，以酬其功。不韋乃幸得自脫。太后與嫪毐相處如夫婦。未幾懷妊，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，詐稱病，使嫪毐行金賂卜者，使詐言：「宮中有祟，當避西方二百里之外。」秦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，亦幸太后稍遠去，絕其往來，乃曰：「雍州去咸陽西二百餘裏，且往時宮殿俱在，太后宜居之。」於是太后徙雍城，嫪毐爲御而往。既去咸陽，居雍故宮，名曰大鄭宮。嫪毐與太后益相親不忌，兩年之中連生二子，築密室藏而育之。太后私與毐約，異日王崩，以其子爲後。外人頗有知者，但無人敢言。太后奏稱嫪毐代王侍養有功，請封以土地。秦王奉太后之命，封毐爲長信侯，予以山陽之地。毐驟貴，愈益恣肆。太后每日賞賜無算，宮室輿馬，田獵遊戲，任其所欲，事無大小，皆決於毐。毐畜家僮數千人，賓客求宦達、願爲舍人者，復千餘人。又賄結朝貴爲己黨，趨權者爭附之，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。

秦王政九年春，彗星見，其長竟天，太史佔之曰：「國中當有兵變也。」按：秦襄公立鄜畤以祀白帝，後德公遷都於雍，遂於雍立郊天之壇，秦穆公又立寶夫人祠，歲歲致祭，遂爲常規。後來雖再遷咸陽，此規不廢。太后居於雍城，秦王政每歲以郊祀之期，至雍朝見太后。因舉祀典，自有祈年宮駐駕。是年復當其期，適有彗星之變，臨行，使大將王翦耀兵於咸陽三日，同尚父呂不韋守國。桓引兵三萬，屯於岐山，然後起駕。

時秦王已二十二歲，猶未冠。太后命於德公之廟行冠禮，佩劍，賜百官大酺五日。太后亦與秦王宴於大鄭故宮。也是嫪毐享福太過，合當生出事來。毐與左右貴臣賭博飲酒，至第四日，嫪毐與中大夫顏泄連博失利，飲酒至醉，復求覆局。泄亦醉，不從。嫪毐直前扭顏泄，批其頰。泄不讓，亦摘去嫪毐冠纓。毐怒甚，瞋目大叱曰：「吾乃今王之假父也！爾窶人子，何敢與我抗乎？」顏泄懼，走出，恰遇秦王政從太后處飲酒出宮。顏泄伏地叩頭，號泣請死。秦王政是有心機之人，不發一言，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，然後問之。顏泄將嫪毐批頰及自稱假父之語，述了一遍。因奏：「嫪毐實非宦者，詐爲腐刑，私侍太后，見今產下二子，在於宮中，不久謀篡秦國。」秦王政聞之，大怒，密以兵符往召桓，使引兵至雍。有內史肆、佐戈竭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，與爲死黨，知其事，急奔嫪毐府中告之。毐已酒醒，大驚，夜叩大鄭宮，求見太后，訴以如此這般：「今日之計，除非乘桓兵未到，盡發宮騎衛卒及賓客舍人，攻祈年宮，幸如攻破，我夫妻尚可相保。」太后曰：「宮騎安肯聽吾令乎？」嫪毐曰：「願借太后璽，假作御寶用之，託言：『祈年宮有賊，王有令，召宮騎齊往救駕。』宜無不從。」太后是時主意亦亂，曰：「惟爾行之。」遂出璽付毐，毐僞作秦王御書，加以太后璽文，遍召宮騎衛卒。本府賓客舍人自不必說。亂至次日午牌，方纔取齊。嫪毐與內史肆、佐戈竭分將其衆，圍祈年宮。秦王政登臺，問各軍犯駕之意。答曰：「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，特來救駕。」秦王曰：「長信侯便是賊，宮中有何賊耶？」宮騎衛卒等聞之，一半散去；一半膽大的，便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鬥。秦王下令：「有生擒嫪毐者，賜錢百萬；殺之而以其首獻者，賜錢五十萬；得逆黨一首者，賜爵一級。輿隸下賤，賞格皆同。」於是宦者及牧圉諸人，皆盡死出戰。百姓傳聞嫪毐造反，亦來持梃助力。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。嫪毐兵敗，奪路斬開東門出走，正遇桓大兵，活活的束手就縛，並內史肆、佐戈竭等皆被擒，付獄吏拷問得實。秦王政乃親往大鄭宮搜索，得嫪毐奸生二子於密室之中，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。太后暗暗心痛，不敢出救，惟閉門流涕而已。秦王竟不朝謁其母，歸祈年宮。以太史占星有驗，賜錢十萬。獄吏獻嫪毐招詞，言：「毐僞腐入宮，皆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。其同謀死黨，如內史肆、佐戈竭等，凡二十餘人。」秦王命車裂嫪毐於東門之外，夷其三族。肆、竭等皆梟首示衆。諸賓客舍人從叛格鬥者，皆誅死；即不預亂者，亦遠遷於蜀地，凡遷四千餘家。太后用璽黨逆，不可爲國母，減其祿奉，遷居於棫陽宮，此乃離宮之最小者。以兵三百人守之，凡有人出入，必加盤詰。太后此時如囚婦矣，豈不醜哉！

秦王政平了嫪毐之亂，回駕咸陽。尚父呂不韋懼罪，僞稱疾，不敢出謁。秦王欲並誅之，問於羣臣。羣臣多與交結，皆言：「不韋扶立先王，有大功於社稷；況嫪毐未嘗面質，虛實無憑，不宜從坐。」秦王乃赦不韋不誅，但免相，收其印綬。桓擒反賊有功，加封進級。是年夏四月，天發大寒，降霜雪，百姓多凍死。民間皆議：「秦王遷謫太后，子不認母，故有此異。」大夫陳忠進諫曰：「天下無無母之子，宜迎歸咸陽，以盡孝道，庶幾天變可回。」秦王大怒，命剝去其衣，置其身於蒺藜之上，而捶殺之，陳其屍於闕下，榜曰：「有以太后事來諫者，視此！」秦臣相繼進諫不止。

不知可能感悟秦王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卻桓

話說秦大夫陳忠死後，相繼而諫者不止，秦王輒戮之，陳屍闕下，前後凡諫殺二十七人，屍積成堆。時齊王建來朝於秦，趙悼襄王亦至，相與置酒咸陽宮，甚歡，及見闕下死屍，問其故，莫不嘆息，私議秦王之不孝也。時有滄州人茅焦，適遊咸陽，寓旅店，同舍偶言及此事，焦憤然曰：「子而囚母，天地反覆矣。」使主人具湯水：「吾將沐浴，明早叩閽入諫秦王。」同舍笑曰：「彼二十七人者，皆王平日親信之臣，尚且言而不聽，死不旋踵，豈少汝一布衣耶？」茅焦曰：「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，則秦王遂不聽矣；若二十七人而不止，王之聽不聽未可知也。」同舍皆笑其愚。次早五鼓，向主人索飯飽食。主人牽衣止之，茅焦絕衣而去。同寓者度其必死，相與剖分其囊。

茅焦來至闕下，伏屍大呼曰：「臣齊客茅焦，願上諫大王！」秦王使內侍出問曰：「客所諫者何事，得無涉王太后語耶？」茅焦曰：「臣正爲此而來。」內侍還報曰：「客果爲太后事來諫也。」秦王曰：「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。」內侍謂茅焦曰：「客不見闕下死人累累耶？何不畏死若是！」茅焦曰：「臣聞天有二十八宿，降生於地，則爲正人。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，尚缺其一，臣所以來者，欲滿其數耳。古聖賢誰人不死？臣又何畏哉？」內侍復還報。秦王大怒曰：「狂夫故犯吾禁！」顧左右：「炊鑊湯於庭，當生煮之，彼安得全屍闕下，爲二十七人滿數乎？」於是秦王按劍而坐，龍眉倒豎，口中沫出，怒氣勃勃不可遏，連呼：「召狂夫來就烹！」內侍往召茅焦。茅焦故意踽踽作細步，不肯急趨。內侍促之速行，茅焦曰：「我見王即死矣，緩吾須臾何害？」內侍憐之，乃扶掖而前。茅焦至階下，再拜叩頭，奏曰：「臣聞之：『有生者不諱其死，有國者不諱其亡；諱亡者不可以得存，諱死者不可以得生。』夫死生存亡之計，明主之所究心也，不審大王欲聞之否？」秦王色稍降，問曰：「汝有何計？可試言之。」茅焦對曰：「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，明主不蹈狂悖之行。主有悖行而臣不言，是臣負其君也；臣有忠言而君不聽，是君負其臣也。大王有逆天之悖行，而大王不自知；微臣有逆耳之忠言，而大王又不欲聞，臣恐秦國從此危矣！」秦王悚然良久，色愈降，乃曰：「子所言何事？寡人願聞之。」茅焦曰：「大王今日不以天下爲事乎？」秦王曰：「然。」茅焦曰：「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，非獨威力使然；亦以大王爲天下之雄主，忠臣烈士畢集秦庭故也。今大王車裂假父，有不仁之心；囊撲兩弟，有不友之名；遷母於棫陽宮，有不孝之行；誅戮諫士，陳屍闕下，有桀、紂之治。夫以天下爲事，而所行如此，何以服天下乎？昔舜事嚚母盡道，升庸爲帝；桀殺龍逢，紂戮比干，天下叛之。臣自知必死，第恐臣死之後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，而復以言進者。怨謗日騰，忠謀結舌，中外離心，諸侯將叛，惜哉！秦之帝業垂成，而敗之自大王也！臣言已畢，請就烹！」乃起立解衣趨鑊。秦王急走下殿，左手扶住茅焦，右手麾左右曰：「去湯鑊！」茅焦曰：「大王已懸榜拒諫，不烹臣，無以立信。」秦王覆命左右收起榜文，又命內侍與茅焦穿衣，延之坐，謝曰：「前諫者，但數寡人之罪，未嘗明悉存亡之計。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，寡人敢不敬聽！」茅焦再拜，進曰：「大王既俯聽臣言，請速備駕，往迎太后；闕下死屍，皆忠臣骨血，乞賜收葬。」秦王即命司裏收取二十七人之屍，各具棺槨，同葬於龍首山，表曰：「會忠墓。」是日，秦王親自發駕，往迎太后，即令茅焦御車，望雍州進發。南屏先生讀史詩云：

二十七人屍累累，解衣趨鑊有茅焦。

命中不死終須活，落得忠名萬古標。

車駕將至棫陽宮，先令使者傳報，秦王膝行而前，見了太后，叩頭大哭，太后亦垂淚不已。秦王引茅焦謁見太后，指曰：「此吾之潁考叔也！」是晚，秦王就在棫陽宮歇宿。次日，請太后登輦前行，秦王后隨，千乘萬騎，簇擁如雲，路觀者無不稱頌秦王之孝。回至咸陽，置酒甘泉宮中，母子歡飲。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，謝曰：「使吾母子復得相會，皆茅君之力也。」秦王乃拜茅焦爲太傅，爵上卿，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，遣出都城，往河南本國居住。

列國聞文信侯就國，各遣使問安，爭欲請之，處以相位，使者絡繹於道。秦王恐其用於他國，爲秦之害，乃手書一緘，以賜不韋。略曰：

君何功於秦，而封戶十萬？君何親於秦，而號稱尚父？秦之施於君者厚矣！嫪毐之逆，由君始之，寡人不忍加誅，聽君就國。君不悔過，又與諸侯使者交通，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。其與家屬徙居蜀郡，以郫之一城，爲君終老。

呂不韋接書讀訖，怒曰：「吾破家扶立先王，功孰與我？太后先事我而得孕，王我所出也，親孰與我？王何相負之甚也！」少頃，又嘆曰：「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，淫人之妻，殺人之君，滅人之祀，皇天豈容我哉？今日死晚矣！」遂置鴆於酒中，服之而死。門下客素受其恩者，相與盜載其屍，偷葬於北邙山下，與其妻合冢。今北邙道西有大冢，民間傳稱呂母冢，蓋賓客諱言不韋葬處也。

秦王聞不韋已死，求其屍不得，乃盡逐其賓客。因下令大索國中，凡他方遊客，不許留居咸陽；已任者削其官，三日內皆要逐出境外；容留之家，一體治罪。有楚國上蔡人李斯，乃名賢荀卿之弟子，廣有學問，向遊秦國，事呂不韋爲舍人。不韋薦其才能於秦王，拜爲客卿。今日逐客令下，李斯亦在逐中，已被司裏驅出咸陽城外。斯於途中寫就表章，託言機密事，使郵傳上之秦王。略曰：

臣聞：「太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卻衆庶，故能成其德。」昔穆公之霸也，西取繇餘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宋，求丕豹、公孫枝於晉；孝公用商鞅，以定秦國之法；惠王用張儀，以散六國之「從」；昭王用范雎，以獲併兼之謀。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，客亦何負於秦哉？大王必欲逐客，客將去秦而爲敵國之用，求其效忠謀於秦者，不可得矣。

秦王覽其書，大悟，遂除逐客之令，使人馳車往追李斯，及於驪山之下。斯乃還入咸陽，秦王命復其官，任用如初。

李斯因說秦王曰：「昔秦穆公興霸之時，諸侯尚衆，周德未衰，故未可行兼併之術。自孝公以來，周室卑微，諸侯相併，僅存六國，秦之役屬諸侯，非一代矣。夫以秦之強，大王之賢，掃蕩諸國，如拂竈塵。乃不及此時汲汲圖功，坐待諸侯復強，相聚『合從』，悔之何及！」秦王曰：「寡人慾併吞六國，計將安出？」李斯曰：「韓近秦而弱，請先取韓，以懼諸國。」秦王從其計，使內史騰爲將，率師十萬攻韓。

時韓桓惠王已薨，太子安即位。有公子非者，善於刑名法律之學，見韓之削弱，數上書於韓王安，韓王不能用。及秦兵伐韓，韓王懼，公子非自負其才，欲求用於秦國，乃自請於韓王，願爲使聘秦，以求息兵。韓王從之。公子非西見秦王，言：「韓王願納地爲東藩。」秦王大喜。非因說之曰：「臣有計可以破天下之『從』，而遂秦兼併之謀。大王用臣之謀，若趙不舉，韓不亡，楚、魏不臣，齊、燕不附，願斬臣之頭，以徇於國，爲人臣者不忠之戒。」因獻其所著《說難》、《孤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說林》等書，五十餘萬言。秦王讀而善之，欲用爲客卿，與議國事。李斯忌其才，譖於秦王曰：「諸侯公子各親其親，豈爲他人用哉？秦攻韓，韓王急而遣非入秦，安知不如蘇秦反間之計？非不可任也。」秦王曰：「然則逐之乎？」李斯曰：「昔魏公子無忌、趙公子平原，皆曾留秦，秦不用，縱之還國，卒爲秦患。非有才，不如殺之，以剪韓之翼。」秦王乃囚韓非於雲陽，將殺之。非曰：「吾何罪？」獄吏曰：「一棲不兩雄。當今之世，有才者非用即誅，何必罪乎？」非乃慷慨賦詩曰：

《說》果難，《憤》何已？

《五蠹》未除，《說林》何取！

膏以香消，麝以臍死。

是夜，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。韓王聞非死，益懼，請以國內附稱臣。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。

秦王一日與李斯議事，誇韓非之才，惜其已死。李斯乃進曰：「臣舉一人，姓尉名繚，大梁人也，深通兵法，其才勝韓非十倍。」秦王曰：「其人安在？」李斯曰：「今在咸陽。然其人自負甚高，不可以臣禮屈也。」秦王乃以賓禮召之。尉繚見秦王，長揖不拜。秦王答禮，置之上坐，呼爲先生。尉繚因進說曰：「夫列國之於強秦，譬猶郡縣也，散則易盡，合則難攻。夫三晉合而智伯亡，五國合而齊閔走。大王不可不慮。」秦王曰：「欲使散而不復合，先生計將安出？」尉繚對曰：「今國家之計，皆決於豪臣，豪臣豈盡忠智，不過多得財物爲樂耳。大王勿愛府庫之藏，厚賂其豪臣，以亂其謀，不過亡三十萬金，而諸侯可盡。」秦王大悅，尊尉繚爲上客，與之抗禮，衣服飲食，盡與己同，時時造其館，長跪請教。尉繚曰：「吾細察秦王爲人，豐準長目，鶻膺豺聲，中懷虎狼之心，殘刻少恩，用人時輕爲人屈，不用亦輕棄人。今天下未一，故不惜屈身於布衣；若得志，天下皆爲魚肉矣！」一夕，不辭而去。館吏急報秦王。秦王如失臂手，遣軺車四出追還，與之立誓，拜爲太尉，主兵事。其弟子皆拜爲大夫。於是大出內帑金錢，分遣賓客使者，奔走列國，視其寵臣用事者，即厚賂之，探其國情。

秦王復問尉繚以併兼次第。尉繚曰：「韓弱易攻，宜先；其次莫如趙、魏。三晉既盡，即舉兵而加楚。楚亡，燕、齊又安往乎？」秦王曰：「韓已稱藩，而趙王嘗置酒咸陽宮，未有加兵之名，奈何？」尉繚曰：「趙地大兵強，且有韓、魏爲助，未可一舉而滅也。韓內附稱藩，則趙失助之半矣。王若患伐趙無名，請先加兵於魏。趙王有寵臣郭開者，貪得無厭，臣遣弟子王敖往說魏王，使賂郭開而請救於趙王，趙必出兵。吾因以爲趙罪，移兵擊之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乃命大將桓率兵十萬，出函谷關，聲言伐魏。復遣尉繚弟子王敖往魏，付以黃金五萬斤，恣其所用。

王敖至魏，說魏王曰：「三晉所以能抗強秦者，以脣齒互爲蔽也。今韓已納地稱藩，而趙王親詣咸陽，置酒爲歡。韓、趙連袂而事秦，秦兵至魏，魏其危矣。大王何不割鄴城以賂趙，而求救於趙？趙如發兵守鄴，是趙代魏爲守也。」魏王曰：「先生度必得之趙王乎？」王敖謬言曰：「趙之用事者郭開，臣素與相善，自能得之。」魏王從其言，以鄴郡三城地界，並國書付與王敖，使往趙國求救。

王敖先以黃金三千斤交結郭開，然後言三城之事。郭開受魏金，謂悼襄王曰：「秦之伐魏，欲並魏也；魏亡，則及於趙矣。今彼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，王宜聽之。」悼襄王使扈輒率師五萬，往受其地。秦王遂命桓進兵攻鄴。扈輒出兵拒之，大戰於東崓山。扈輒兵敗。桓乘勝追逐，遂拔鄴，連破九城。扈輒兵保於宜安，遣人告急於趙王。趙王聚羣臣共議，衆皆曰：「昔年惟廉頗能御秦兵，龐氏、樂氏亦稱良將。今龐煖已死，而樂氏亦無人矣。惟廉頗尚在魏國，何不召之？」郭開與廉頗有仇，恐其複用，乃譖於趙王曰：「廉將軍年近七旬，筋力衰矣。況前有樂乘之隙，若召而不用，益增怨望。大王姑使人覘視，倘其未衰，召之未晚。」趙王惑其言，遣內侍唐玖以猊名甲一副，良馬四匹勞問，因而察之。

郭開密邀唐玖至家，具酒相餞，出黃金二十鎰爲壽。唐玖訝其太厚，自謙無功，不敢受。郭開曰：「有一事相煩，必受此金，方敢啓齒。」玖乃收其金，問：「郭大夫有何見諭？」郭開曰：「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。足下此去，倘彼筋力衰頹，自不必言；萬一尚壯，亦求足下增添幾句，只說老邁不堪，趙王必不復召，此即足下之厚意也。」唐玖領命，竟往魏國，見了廉頗，致趙王之命。廉頗問曰：「秦兵今犯趙乎？」唐玖曰：「將軍何以料之？」廉頗曰：「某在魏數年，趙王無一字相及；今忽有名甲良馬之賜，必有用某之處，是以知之。」唐玖曰：「將軍不恨趙王耶？」廉頗曰：「某方日夜思用趙人，何敢恨趙王也？」乃留唐玖同食，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神，一飯鬥米俱盡，啖肉十餘斤，狼餐虎嚥，吃了一飽。因披趙王所賜之甲，一躍上馬，馳驟如飛。復於馬上舞長戟數回，乃跳下馬，謂唐玖曰：「某何如少年時？煩多多拜上趙王，尚欲以餘年報效！」唐玖明明看見廉頗精神強壯，奈私受了郭開賄賂，回至邯鄲，謂趙王曰：「廉將軍雖然年老，尚能食肉善飯，然有脾疾，與臣同坐，須臾間，遺矢三次矣。」趙王嘆曰：「戰鬥時豈堪遺矢？廉頗果老矣！」遂不復召，但益發軍以助扈輒。時趙悼襄王之九年，秦王政之十一年也。其後，楚王聞知廉頗在魏，使人召之。頗覆奔楚，爲楚將，以楚兵不如趙，鬱郁不得志而死。哀哉！史臣有詩云：

老成名將說廉頗，遺矢讒言奈若何？

請看吳亡宰嚭死，郭開何事取金多！

時王敖猶在趙，謂郭開曰：「子不憂趙亡耶？何不勸王召廉頗也？」郭開曰：「趙之存亡，一國事也。若廉頗，獨我之仇，豈可使復來趙國？」王敖知其無爲國之心，復探之曰：「萬一趙亡，君將焉往？」郭開曰：「吾將於齊、楚之間，擇一國而託身焉。」王敖曰：「秦有併吞天下之勢，齊、楚猶趙、魏也。爲君計，不如託身於秦。秦王恢廓大度，屈己下賢，於人無所不容。」郭開曰：「子魏人，何以知秦王之深也？」王敖曰：「某之師尉繚子，見爲秦太尉，某亦仕秦爲大夫。秦王知君能得趙權，故命某交歡於子，所奉黃金，實秦王之贈也。若趙亡，君必來秦，當以上卿授子。趙之美田宅，惟君所欲。」郭開曰：「足下果肯相薦，倘有見諭，無不奉承。」王敖復以黃金七千斤付開，曰：「秦王以黃金見託，欲交結趙國將相。今盡以付君，後有事，當相求也。」郭開大喜曰：「開受秦王厚贈，若不用心圖報，即非人類。」王敖乃辭郭開歸秦，以所餘金四萬斤反命，曰：「臣以一萬金了郭開，以一郭開了趙也。」秦王知趙不用廉頗，更催桓進兵。趙悼襄王憂懼，一疾而薨。

悼襄王適子名嘉。趙有女娼善歌舞，悼襄王悅之，留於宮中，與之生子，名遷。悼襄王愛娼，因及遷，乃廢適子嘉，而立庶子遷爲太子，使郭開爲太傅。遷素不好學，郭開又導以聲色狗馬之事，二人相得甚歡。及悼襄王已薨，郭開奉太子遷即位，以三百戶封公子嘉，留於國中。郭開爲相國用事。桓乘趙喪，襲破趙軍於宜安，斬扈輒，殺十萬餘人，進逼邯鄲。趙王遷自爲太子時，聞代守李牧之能，乃使人乘急傳，持大將軍印召牧。牧在代，有選車千五百乘，選騎萬三千匹，精兵五萬餘人；留車三百乘，騎三千，兵萬人守代，其餘悉以自隨，屯於邯鄲城外，單身入城，謁見趙王。趙王問以卻秦之術。李牧奏曰：「秦乘累勝之威，其鋒甚銳，未易挫也。願假臣便宜，無拘文法，方敢受命。」趙王許之。又問：「代兵堪戰乎？」李牧曰：「戰則未足，守則有餘。」趙王曰：「今悉境內勁卒，尚可十萬，使趙蔥、顏聚各將五萬，聽君節制。」李牧拜命而行，列營於肥累，置壁壘，堅守不戰。日椎牛享士，使分隊較射。軍士日受賞賜，自求出戰，牧終不許。桓曰：「昔廉頗以堅壁拒王齕，今李牧亦用此計也。」乃分兵一半往襲甘泉市。趙蔥請救之。李牧曰：「彼攻而我救，是致於人也，兵家所忌。不如往攻其營。彼方有事甘泉市，其營必虛；又見我堅壁已久，不爲戰備。若襲破其營，則桓之氣奪矣。」遂分兵三路，夜襲其營。營中不意趙兵猝至，遂大潰敗，殺死有名牙將十餘員，士卒無算。敗兵奔往甘泉市，報知桓。桓大怒，悉兵來戰。李牧張兩翼以待之，代兵奮勇當先。交鋒正酣，左右翼並進，桓不能抵當，大敗，走歸咸陽。趙王以李牧有卻秦之功，曰：「牧乃吾之白起也！」亦封爲武安君，食邑萬戶。秦王政怒桓兵敗，廢爲庶人；復使大將王翦、楊端和，各將兵分道伐趙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

話說趙王遷五年，代中地震，牆屋傾倒大半，平地裂開百三十步，邯鄲大旱。民間有童謠曰：「秦人笑，趙人號，以爲不信，視地生毛。」明年，地果生白毛，長尺餘，郭開蒙蔽，不使趙王聞之。時秦王再遣大將王翦、楊端和分道伐趙，王翦從太原一路進兵，楊端和從常山一路進兵。復遣內史騰引軍十萬，屯於上黨，以爲聲援。時燕太子丹爲質於秦，見秦兵大舉伐趙，知禍必及於燕，陰使人致書於燕王，使爲戰守之備。又教燕王詐稱有疾，使人請太子歸國。燕王依其計，遣使至秦。秦王政曰：「燕王不死，太子未可歸也。欲歸太子，除是烏頭白，馬生角，方可！」太子丹仰天大呼，怨氣一道，直衝霄漢，烏頭皆白。秦王猶不肯遣。太子丹乃易服毀面，爲人傭僕，賺出函谷關，星夜往燕國去訖。今真定府定州南，有臺名聞雞臺，即太子丹逃秦時，聞雞早發處也。秦王方圖韓、趙，未暇討燕丹逃歸之罪。

再說趙武安君李牧大軍屯於灰泉山，連營數里，秦兩路軍馬皆不敢進。秦王聞此信，復遣王敖至王翦軍中，王敖謂翦曰：「李牧北邊名將，未易取勝。將軍姑與通和，但勿定約，使命往來之間，某自有計。」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。李牧亦使人報之。王敖至趙，再打郭開關節，言：「李牧與秦私自講和，約破趙之日，分王代郡。若以此言進於趙王，使以他將易去李牧，某言於秦王，君之功勞不小。」郭開已有外心，遂依王敖說話，密奏趙王。趙王陰使左右往察其情，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，遂信以爲實然，謀於郭開。郭開奏曰：「趙蔥、顏聚見在軍中，大王誠遣使持兵符，即軍中拜趙蔥爲大將，替回李牧，只說用爲相國，牧必不疑。」趙王從其言，遣司馬尚持節至灰泉山軍中，宣趙王之命。李牧曰：「兩軍對壘，國家安危懸於一將，雖有君命，吾不敢從！」司馬尚私告李牧曰：「郭開譖將軍欲反，趙王入其言，是以相召，言拜相者，欺將軍之言也。」李牧忿然曰：「開始譖廉頗，今復譖吾，吾當提兵入朝，先除君側之惡，然後御秦可也。」司馬尚曰：「將軍稱兵犯闕，知者以爲忠，不知者反以爲叛，適令讒人藉爲口實。以將軍之才，隨處可立功名，何必趙也。」李牧嘆曰：「吾嘗恨樂毅、廉頗爲趙將不終，不意今日乃及自己！」又曰：「趙蔥不堪代將，吾不可以將印授之。」乃懸印於幕中，中夜微服遁去，欲往魏國。趙蔥感郭開舉薦之恩，又怒李牧不肯授印，乃遣力士急捕李牧，得於旅人之家，乘其醉，縛而斬之，以其首來獻。可憐李牧一時名將，爲郭開所害，豈不冤司馬尚不敢覆命，竊妻孥奔海上去訖。趙蔥遂代李牧掛印爲大將，顏聚爲副。代兵素服李牧，見其無辜被害，不勝憤怒，一夜間逾山越谷，逃散俱盡，趙蔥不能禁也。

哉！史臣有詩云：

卻秦守代著威名，

大廈全憑一木撐。

何事郭開貪外市？

致令一旦壞長城！

卻說秦兵聞李牧死，軍中皆酌酒相賀。王翦、楊端和兩路軍馬，刻期並進。趙蔥與顏聚計議，欲分兵往救太原、常山二處。顏聚曰：「新易大將，軍心不安，若合兵猶足以守，一分則勢弱矣。」言未畢，哨馬報：「王翦攻狼孟甚急，破在旦夕！」趙蔥曰：「狼孟一破，彼將長驅井陘，合攻常山，而邯鄲危矣！不得不往救之。」遂不聽顏聚之諫，傳令拔寨俱起。王翦覘探明白，預伏兵大谷，遣人於高阜瞭望，只等趙蔥兵過一半，放起號炮，伏兵一齊殺出，將趙兵截做兩段，首尾不能相顧。王翦引大軍傾江倒峽般殺來，趙蔥迎敵，兵敗，爲王翦所殺。顏聚收拾敗軍，奔回邯鄲。秦兵遂拔狼孟，由井陘進兵，攻取下邑。楊端和亦收取常山餘地，進圍邯鄲。秦王政聞兩路兵俱已得勝，因命內史騰移兵往韓授地。韓王安大懼，盡獻其城，入爲秦臣。秦以韓地爲潁川郡。此韓王安之九年，秦王政之十七年也。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，三世至獻子厥，始執晉政。厥三傳之康子虎，始滅智氏。虎再傳至景侯虔，始爲諸侯。虔六傳至宣惠王，始稱王。四傳至王安，而國入於秦。自韓虎六年，至宣惠王九年秋，凡爲侯共八十年。自宣惠王十年，至王安九年國滅，凡爲王九十四年。自此，六國止存其五矣。史臣有贊雲：

萬封韓原，賢裔惟厥。計全趙孤，陰功不泄。始偶六卿，終分三穴。從約不守，稽首秦闕。韓非雖使，無救亡滅！

再說秦兵圍邯鄲，顏聚悉兵拒守，趙王遷恐懼，欲遣使鄰邦求救。郭開進曰：「韓王已入臣，燕、魏方自保不暇，安能相救？以臣愚見，秦兵勢大，不如全城歸順，不失封侯之位。」王遷欲聽之，公子嘉伏地痛哭曰：「先王以社稷宗廟傳於王，何可棄也？臣願與顏聚竭力效死！萬一城破，代郡數百里，尚可爲國，奈何束手爲人俘囚乎？」郭開曰：「城破則王爲虜，豈能及代哉？」公子嘉拔劍在手，指郭開曰：「覆國讒臣，尚敢多言，吾必斬之！」趙王勸解方散。

王遷回宮，無計可施，惟飲酒取樂而已。郭開欲約會秦兵獻城，奈公子嘉率其宗族賓客，幫助顏聚加意防守，水泄不漏，不能通信。其時歲值連荒，城外民人逃盡，秦兵野無所掠，惟城中廣有積粟，食用不乏，急切不下。乃與楊端和計議，暫退兵五十里外，以就糧運。城中見秦兵退去，防範稍弛，日啓門一次，通出入。郭開乘此隙，遣心腹出城，將密書一封，送入秦寨。書中大意雲：「某久有獻城之意，奈不得其便。然趙王已十分畏懼，倘得秦王大駕親臨，某當勸趙王行銜璧輿櫬之禮。」王翦得書，即遣人馳報秦王。秦王親帥精兵三萬，使大將李信扈駕，取太原路，來至邯鄲，復圍其城，晝夜攻打。城上望見大旆有「秦王」字，飛報趙王。趙王愈恐，郭開曰：「秦王親提兵至此，其意不破邯鄲不已，公子嘉、顏聚輩不足恃也。願大王自斷於心！」趙王曰：「寡人慾降秦，恐見殺，如何？」郭開曰：「秦不害韓王，豈害大王哉？若以和氏之璧並邯鄲地圖出獻，秦王必喜。」趙王曰：「卿度可行，便寫降書。」郭開寫就降書，又奏曰：「降書雖寫，公子嘉必然阻當。聞秦王大營在西門，大王假以巡城爲名，乘駕到彼，竟自開門送款，何愁不納？」趙王一向昏迷，惟郭開之言是聽，到此危急之際，益無主持，遂依其言。

顏聚方在北門點視，聞報趙王已出西門，送款於秦，大驚。公子嘉亦飛騎而至，言：「城上奉趙王之命，已豎降旗，秦兵即刻入城矣。」顏聚曰：「吾當以死據住北門，公子收斂公族，火速到此，同奔代地，再圖恢復。」公子嘉從其計，即率其宗族數百人，同顏聚奔出北門，星夜往代。顏聚勸公子嘉自立爲代王，以令其衆；表李牧之功，復其官爵，親自設祭，以收代人之心；遣使東與燕合，屯軍於上谷，以備秦寇。代國賴以安定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秦王政準趙王遷之降，長驅入邯鄲城，居趙王之宮。趙王以臣禮拜見，秦王坐而受之，故臣多有流涕者。明日，秦王弄和氏之璧，笑謂羣臣曰：「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！」於是秦王出令，以趙地爲鉅鹿郡，置守；安置趙王於房陵；封郭開爲上卿。趙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，嘆曰：「使李牧在此，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？」那房陵四面有石室，如房屋一般。趙王居石室之中，聞水聲淙淙，問左右，對曰：「楚有四水：江、漢、沮、漳，此名沮水，出房山，達於漢江。」趙王悽然嘆曰：「水乃無情之物，尚能自達於漢江，寡人羈囚在此，望故鄉千里，豈能至哉？」乃作山水之謳雲：

房山爲宮兮，沮水爲漿；不聞調琴奏瑟兮，惟聞流水之湯湯。

水之無情兮，猶能自至於漢江；嗟餘萬乘之主兮，徒夢懷乎故鄉！夫誰使餘及此兮，乃讒言之孔張！良臣淹沒兮，社稷淪亡；餘聽不聰兮，敢怨秦王？

終日無聊，每一發謳，哀動左右，遂發病不起。代王嘉聞王遷死，諡爲幽謬王，有詩爲證：

吳主喪邦由佞嚭，趙王遷死爲貪開。

若教貪佞能疏遠，萬歲金湯永不頹。

秦王班師回咸陽，暫且休兵養士。郭開積金甚多，不能攜帶，乃俱窖於邯鄲之宅第。事既定，自言於秦王，請休假回趙，搬取家財。秦王笑而許之。既至邯鄲，發窖取金，載以數車，中途爲盜所殺，取金而去。或雲：「李牧之客所爲也。」嗚呼！得金賣國，徒殺其身，愚哉！

再說燕太子丹逃回燕國，恨秦王甚，乃散家財，大聚賓客，謀爲報秦之舉。訪得勇士夏扶、宋意，皆厚待之。有秦舞陽，年十三，白晝殺仇人于都市，市人畏不敢近，太子赦其罪，收致於門下。秦將樊於期得罪奔燕，匿深山中，至是聞太子好客，亦出身自歸。丹待爲上賓，於易水之東，築一城以居之，名曰樊館。太傅鞠武諫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方蠶食諸侯，即使無隙，猶將生事，況收其仇人以爲射的，如批龍之逆鱗，其傷必矣。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，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、楚，北結匈奴，然後乃可徐圖也。」太子丹曰：「太傅之計，曠日持久，丹心如焚炙，不能須臾安息。況樊將軍窮困來歸，是丹哀憐之交也。丹豈以強秦之故，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？丹有死，不能矣！願太傅更爲丹慮之。」鞠武曰：「夫以弱燕而抗強秦，如以毛投爐，無不焚也；以卵投石，無不碎也。臣智淺識寡，不能爲太子畫策。所識有田光先生，其人智深而勇沉，且多識異人。太子必欲圖秦，非田光先生不可。」太子丹曰：「丹未得交於田先生，願因太傅而致之。」鞠武曰：「敬諾。」鞠武即駕車往田光室中，告曰：「太子丹敬慕先生，願就而決事，願先生勿卻！」田光曰：「太子，貴人也，豈敢屈車駕哉？即不以光爲鄙陋，欲共計事，光當往見，不敢自逸。」鞠武曰：「先生不惜枉駕，此太子之幸也。」遂與田光同車，造太子宮中。太子丹聞田光至，親出宮迎接，執轡下車，卻行爲導，再拜致敬，跪拂其席。田光年老，僂行登上坐，旁觀者皆竊笑。太子丹屏左右，跪而請曰：「今日之勢，燕、秦不兩立，聞先生智勇足備，能奮奇策，救燕須臾之亡乎？」田光對曰：「臣聞：『騏驥盛壯之時，一日而馳千里，及其衰老，駑馬先之。』今鞠太傅但知臣盛壯之時，不知臣已衰老矣。」太子丹曰：「度先生交遊中，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，可代爲先生持籌者乎？」田光搖首曰：「大難，大難！雖然，太子自審門下客，可用者有幾人？光請相之。」太子丹乃悉召夏扶、宋意、秦舞陽至，與田光相見。田光一一相過，問其姓名，謂太子曰：「臣竊觀太子客，俱無可用者。夏扶血勇之人，怒則面赤；宋意脈勇之人，怒則面青；秦舞陽骨勇之人，怒則面白。夫怒形於面而使人覺之，何以濟事？臣所知有荊軻者，乃神勇之人，喜怒不形，似爲勝之。」太子丹曰：「荊卿何名？何處人氏？」田光曰：「荊卿者，名軻，本慶氏，齊大夫慶封之後也。慶封奔吳，家於朱方，楚討殺慶封，其族奔衛，爲衛人。以劍術說衛元君，元君不能用。及秦拔魏東地，並濮陽爲東郡，而軻復奔燕，改氏曰荊，人呼爲荊卿。性嗜酒，燕人高漸離者，善擊築，軻愛之，日與飲於燕市中。酒酣，漸離擊築，荊卿和而歌之，歌罷，輒涕泣而嘆，以爲天下無知己。此其人沉深有謀略，光萬不如也。」太子丹曰：「丹未得交於荊卿，願因先生而致之。」田光曰：「荊卿貧，臣每給其酒資，是宜聽臣之言。」太子丹送田光出門，以自己所乘之車奉之，使內侍爲御。光將上車，太子囑曰：「丹所言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於他人。」田光笑曰：「老臣不敢。」

田光上車，訪荊軻於酒市中。軻與高漸離同飲半酣，漸離方調築。田光聞築音，下車直入，呼荊卿。漸離攜築避去。荊軻與田光相見，邀軻至其家中，謂曰：「荊卿嘗嘆天下無知己，光亦以爲然。然光老矣，精衰力耗，不足爲知己驅馳。荊卿方壯盛，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奇乎？」荊軻曰：「豈不願之，但不遇其人耳！」田光曰：「太子丹折節重客，燕國莫不聞之。今者不知光之衰老，以燕、秦之事謀及於光。光與卿相善，知卿之才，薦以自代，願卿即過太子宮。」荊軻曰：「先生有命，軻敢不從！」田光欲激荊軻之志，乃撫劍嘆曰：「光聞之：『長者爲行，不使人疑。』今太子以國事告光，而囑光勿泄，是疑光也。光奈何以成人之事，而受其疑哉？光請以死自明，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。」遂拔劍自刎而死。

荊軻方悲泣，而太子復遣使來視：「荊先生來否？」荊軻知其誠，即乘田光來車，至太子宮。太子接待荊軻，與田光無二。既相見，問：「田先生何不同來？」荊軻曰：「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，欲以死明其不言，已伏劍死矣。」太子丹撫膺慟哭曰：「田先生爲丹而死，豈不冤哉？」良久收淚，納軻於上坐，太子丹避席頓首。軻慌忙答禮。太子丹曰：「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，使丹得見荊卿，天與之幸，願荊卿勿見鄙棄。」荊軻曰：「太子所以憂秦者，何也？」丹曰：「秦譬猶虎狼，吞噬無厭，非盡收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，其欲未足。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。王翦大兵復破趙，虜其王。趙亡，次必及燕。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，臨食而廢箸者也。」荊軻曰：「以太子之計，將舉兵以角勝負乎？抑別有他策耶？」太子丹曰：「燕小弱，數困於兵。今趙公子嘉自稱代王，欲與燕合兵拒秦。丹恐舉國之衆，不當秦之一將，雖附以代王，未見其勢之盛也。魏、齊素附於秦，而楚又遠不相及，諸侯畏秦之強，無肯『合從』者。丹竊有愚計，誠得天下之勇士，僞使於秦，誘以重利，秦王貪得，必相近，因乘間劫之，使悉反諸侯侵地，如曹沫之於齊桓公，則大善矣。倘不從，則刺殺之。彼大將握重兵，各不相下，君亡國亂，上下猜疑，然後連合楚、魏，共立韓、趙之後，併力破秦。此乾坤再造之時也！惟荊卿留意焉。」荊軻沉思良久，對曰：「此國之大事也，臣駑下，恐不足當任使。」太子前，頓首固請曰：「以荊卿高義，丹願委命於卿，幸毋讓！」荊軻再三謙遜，然後許諾。於是尊荊軻爲上卿，於樊館之右復築一城，名曰荊館，以奉荊軻。太子丹日造門下問安，供以太牢，間進車騎美女，恣其所欲，惟恐其意之不適也。軻一日與太子游東宮，觀池水，有大龜出池旁，軻偶拾瓦投龜，太子丹捧金丸進之以代瓦。又一日，共試騎，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，軻偶言馬肝味美，須臾，庖人進肝，所殺即千里馬也。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，見在燕國，荊軻請見之。太子治酒於華陽之臺，請荊軻與樊於期相會，出所幸美人奉酒，復使美人鼓琴娛客。荊軻見其兩手如玉，贊曰：「美哉手也！」席散，丹使內侍以玉盤送物於軻。軻啓視之，乃斷美人之手，自明於軻，無所吝惜。軻嘆曰：「太子遇軻厚，乃至此乎？當以死報之！」

不知荊軻如何報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荊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

話說荊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，少所許可，惟心服榆次人蓋聶，自以爲不及，與之深結爲友。至是，軻受燕太子丹厚恩，欲西入秦劫秦王，使人訪求蓋聶，欲邀請至燕，與之商議。因蓋聶遊蹤未定，一時不能勾來到。太子丹知荊軻是個豪傑，旦暮敬事，不敢催促。忽邊人報道：「秦王遣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，代王嘉遣使相約，一同發兵，共守上谷以拒秦。」太子丹大懼，言於荊軻曰：「秦兵旦暮渡易水，足下雖欲爲燕計，豈有及哉？」荊軻曰：「臣思之熟矣。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，未可得近也。夫樊將軍得罪於秦，秦王購其首，黃金千斤，封邑萬家。而督亢膏腴之地，秦人所欲。誠得樊將軍之首與督亢之地圖，奉獻秦王，彼必喜而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太子。」丹曰：「樊將軍窮困來歸，何忍殺之？若督亢地圖，所不敢惜！」荊軻知太子丹不忍，乃私見樊於期曰：「將軍得禍於秦，可謂深矣，父母宗族皆爲戮歿。今聞購將軍之首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？」樊於期仰天太息，流涕而言曰：「某每一念及秦政，痛徹心髓，願與之俱死，恨未有其地耳。」荊軻曰：「今有一言，可以解燕國之患，報將軍之仇者，將軍肯聽之乎？」於期亟問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荊軻躊躇不語。於期曰：「荊卿何以不言？」軻曰：「計誠有之，但難於出口。」於期曰：「苟報秦仇，雖粉骨碎身，某所不恤，又何出口之難乎？」荊軻曰：「某之愚計，欲前刺秦王，而恐其不得近也。誠得將軍之首，以獻於秦，秦王必喜而見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斫其胸，則將軍之仇報，而燕亦得免於滅亡之患矣。將軍以爲何如？」樊於期卸衣偏袒，奮臂頓足，大呼曰：「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而恨其無策者也，今乃得聞明教。」即拔佩劍刎其頸，喉絕而頸未盡，荊軻復以劍斷之。有詩爲證：

聞說奇謀喜欲狂，幽魂先已赴咸陽。

荊卿若遂屠龍計，不枉將軍劍下亡。

荊軻使人飛報太子曰：「已得樊將軍首矣！」太子丹聞報，馳車至，伏屍而哭極哀。命厚葬其身，而以其首置木函中。荊軻曰：「太子曾覓利匕首乎？」太子丹曰：「有趙人徐夫人匕首，長一尺八寸，甚利，丹以百金得之，使工人染以毒藥，曾以試人，若出血沾絲縷，無不立死。裝以待荊卿久矣！未知荊卿行期何日？」荊軻曰：「臣有所善客蓋聶未至，欲俟之以爲副。」太子丹曰：「足下之客如海中之萍，未可定也。丹之門下有勇士數人，惟秦舞陽爲最，或可以副行乎？」荊軻見太子十分急切，乃嘆曰：「今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強秦，此往而不反者也。臣所以遲遲，欲俟吾客，本圖萬全。太子既不能待，請行矣。」於是太子丹草就國書，只說獻督亢之地並樊將軍之首，俱付荊軻。以千金爲軻治裝，秦舞陽爲副使同行。臨發之日，太子丹與相厚賓客知其事者，俱白衣素冠，送至易水上，設宴餞行。高漸離聞荊軻入秦，亦持豚肩斗酒而至。荊軻使與太子丹相見，丹命入席同坐。酒行數巡，高漸離擊築，荊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。歌曰：

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

聲甚哀慘，賓客及隨從之人，無不涕泣，有如臨喪。荊軻仰面呵氣，直衝霄漢，化成白虹一道，貫於日中，見者驚異。軻復慷慨爲羽聲，歌曰：

探虎穴兮入蛟宮，仰天噓氣兮成白虹！

其聲激烈雄壯，衆莫不瞋目奮勵，有如臨敵。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，跪進於軻。軻一吸而盡，牽舞陽之臂，騰躍上車，催鞭疾馳，竟不反顧。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，不見而止，悽然如有所失，帶淚而返。晉處士陶靖節有詩曰：

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

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荊卿。

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

素驥鳴廣陌，賓朋送我行。

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

飲餞易水上，四座引羣英。

左席擊悲筑，右席唱高聲。

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

商音更流涕，羽聲壯士驚。

心知去不回，且有後世名。

荊軻既至咸陽，知中庶子蒙嘉有寵於秦王，先以千金賂之，求爲先容。蒙嘉入奏秦王曰：「燕王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，願舉國爲內臣，比於諸侯之列，給貢職如郡縣，以奉守先人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燕督亢之地圖，燕王親自函封，拜送使者於庭。今上卿荊軻見在館驛候旨，惟大王命之。」秦王聞樊於期已誅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之禮，召使者至咸陽宮相見。

荊軻藏匕首於袖，捧樊於期頭函；秦舞陽捧督亢輿地圖匣相隨而進。將次升階，秦舞陽面白如死人，似有震恐之狀。侍臣曰：「使者色變爲何？」荊軻回顧舞陽而笑，上前叩首謝曰：「一介秦舞陽，乃北番蠻夷之鄙人，生平未嘗見天子，故不勝震懾悚懼，易其常度。願大王寬宥其罪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」秦王傳旨，止許正使一人上殿，左右叱舞陽下階。秦王命取頭函驗之，果是樊於期之首，問荊軻：「何不早殺逆臣來獻？」荊軻奏曰：「樊於期得罪大王，竄伏北漠，寡君懸千金之賞，購求得之，欲生致於大王；誠恐中途有變，故斷其首，冀以稍紓大王之怒。」荊軻辭語從容，顏色愈和，秦王不疑。時秦舞陽捧地圖匣，俯首跪於階下。秦王謂荊軻曰：「取舞陽所持地圖來，與寡人觀之。」荊軻從舞陽手中取過圖函，親自呈上。秦王展圖，乃方欲觀看，荊軻匕首已露，不能掩藏，當下未免着忙。左手把秦王之袖，右手執匕首刺其胸，未及身。秦王大驚，奮身而起，袖絕脫。那時五月初旬天氣，所穿羅縠單衣，故易裂也。王座旁設有屏風，長八尺，秦王超而過之，屏風仆地。荊軻持匕首在後緊追。秦王不能脫身，繞柱而走。原來秦法：羣臣侍殿上者，不許持尺寸之兵；諸郎中宿衛之官執兵戈者，皆陳列於殿下，非奉宣召，不敢擅自入殿。今倉卒變起，不暇呼喚。羣臣皆以手共搏軻。軻勇甚，近者輒僕。有侍醫夏無且亦以藥囊擊軻。軻奮臂一揮，藥囊俱碎。雖然荊軻勇甚，羣臣沒奈他何，卻也虧着要打發衆人，所以秦王東奔西走，不曾被荊軻拿住。秦王所佩寶劍名「鹿盧」，長八尺，欲拔劍擊軻，劍長，靶不能脫。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：「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？」秦王悟，依其言，把劍推在背後，前邊便短，容易拔出。秦王勇力，不弱於荊軻，匕首尺餘，止可近刺，劍長八尺，可以遠擊。秦王得劍在手，其膽便壯，便直前來砍荊軻，斷其左股。荊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旁，不能起立，乃舉匕首以擲。秦王閃開，那匕首在秦王耳邊過去，直刺之左邊銅柱之中，火光迸出。秦王復以劍擊軻，軻以手接劍，三指俱落，連被八劍。荊軻倚柱而笑，向秦王箕踞罵曰：「幸哉汝也！吾欲效曹沫故事，以生劫汝，反諸侯侵地，不意事之不就，被汝倖免，豈非天乎？然汝恃強力，吞併諸侯，享國亦豈長久耶？」左右爭上前攢殺之。秦舞陽在殿下知荊軻動手，也要向前，卻被郎中等衆人擊殺。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。可惜荊軻受了燕太子丹多時供養，特地入秦，一事無成，不惟自害其身，又枉害了田光、樊於期、秦舞陽三人性命，斷送燕丹父子，豈非劍術之不精乎？髯翁有詩云：

獨提匕首入秦都，神勇其如劍術疏。

壯士不還謀不就，樊君應與覓頭顱。

秦王心戰目眩，呆坐半日，神色方纔稍定。往視荊軻，軻雙眼圓睜，宛如生人，怒氣勃勃。秦王懼，命取荊軻、秦舞陽之屍，及樊於期之首，同焚於市中。燕國從者皆梟首，分懸國門。遂起駕還內宮。

宮中后妃聞變，俱前來問安，因置酒壓驚稱賀。有一胡姬，乃趙王宮人，秦王破趙，選入宮，善琴有寵，列在妃位。秦王使鼓琴解悶。胡姬援琴而奏之，其聲曰：

羅縠單衣兮可裂而絕，八尺屏風兮可超而越。「鹿盧」之劍兮可負而拔，嗤彼兇狡兮身亡國滅！

秦王愛其敏捷，賜繒綺一篋。是夜盡歡，因宿於胡姬之宮。後來胡姬生子，即胡亥也，是爲二世皇帝。此是後話。

次早，秦王視朝，論功行賞，首召夏無且，以黃金二百鎰賜之，曰：「無且愛我，以藥囊投荊軻也。」次喚小內侍趙高，曰：「『背劍而拔之』，賴汝教我。」亦賜黃金百鎰。羣臣中手搏荊軻者，視有傷輕重加賞。殿下郎中人等擊殺秦舞陽者，亦俱有賜。蒙嘉誤爲荊軻先容，凌遲處死，滅其家。蒙驁先已病死，其子蒙武見爲裨將，以不知情，特赦之。秦王怒氣未息，乃益發兵，使王賁將之，助其父王翦攻燕。

燕太子丹不勝其憤，悉衆迎戰於易水之西。燕兵大敗，夏扶、宋意皆戰死。丹奔薊城。鞠武被殺，王翦合兵圍之，十月城破。燕王喜謂太子丹曰：「今日破國亡家，盡由於汝！」丹對曰：「韓、趙之滅，豈亦丹罪耶？今城中精兵尚有二萬，遼東負山阻河，猶足固守。父王宜速往！」燕王喜不得已，登車開東門而出。太子丹盡驅其精兵，親自斷後，護送燕王東行，退保遼東，都平壤。王翦攻下薊城，告捷於咸陽。王翦積勞成病，一面上表告老。秦王曰：「太子丹之仇，寡人不能忘，然王翦誠老矣。」使將軍李信代領其衆，以追燕王父子。召王翦歸，賜予甚厚。翦謝病，老於潁陽。

燕王聞李信兵至，遣使求救於代王嘉。嘉乃報燕王書，略曰：

秦所以急攻燕者，以怨太子丹故也。王能殺丹以謝於秦，秦怒必解，燕之社稷，幸得血食。

燕王喜猶豫未忍，太子丹懼誅，乃與其賓客自匿於桃花島。李信屯兵首山，使人持書，數太子丹之罪。燕王喜大懼，佯召太子丹計事，以酒灌醉，縊殺之，然後斷其首。燕王喜哭之慟。時夏五月，忽然天降大雪，平地深二尺五寸，寒凜如嚴冬，人謂太子丹怨氣所致也。燕王將太子丹之首，函送李信軍中，爲書謝罪。李信馳奏秦王，且言：「五月大雪，軍人苦寒多病，求暫許班師。」秦王謀於尉繚，尉繚奏曰：「燕棲於遼，趙棲於代，譬之遊魂，不久自散。今日之計，宜先下魏，次及荊楚。二國既定，燕、代可不勞而下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乃詔李信收兵回國。再命王賁爲大將，引軍十萬，出函谷關攻魏。

時魏景閔王已薨，太子假立三年矣。自秦攻燕時，魏王假增築大梁之城，內外俱浚深溝，預修守備。使人結好齊王，說以利害，言：「魏與齊乃脣齒之國，脣亡則齒寒。魏亡則禍必及於齊，願同心協力，互相救援。」齊自君王后薨，其弟後勝爲相國用事，多受秦黃金，力言：「秦必不負齊，今若與魏『合從』，必觸秦怒。」齊王建惑其言，遂辭魏使。王賁連戰皆勝，進圍大梁。值天道多雨，王賁乘油幕車，訪求水勢，知黃河在城之西北，而汴河從滎陽發源來，亦經由城西而過，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，引二河之水，築堤塞其下流。軍士冒雨興工，王賁親自持蓋催督。及渠成，雨一連十日不止，水勢浩大，賁命決堤通溝，內外溝俱泛溢。城被浸三日，頹壞者數處，秦兵遂乘之而入。魏王假方與羣臣議書降表，爲王賁所虜，上囚車，與宮屬俱送至咸陽。假中途病死。王賁盡取魏地，爲三川郡。並收野王地，廢衛君角爲庶人。按：魏自晉獻公之世，畢萬受封，萬生芒季，芒季生武子犨，犨佐晉文公成霸，犨復四傳至桓子侈，滅範氏、中行氏、智氏，侈生文侯斯，與韓、趙三分晉國，凡七傳而至王假，國滅，共有國二百年。史臣贊雲：

畢公之苗，因國爲姓。嗣裔繁昌，世戴忠正。文始建侯，武益強盛。惠王好戰，大梁不競。信陵養士，神氣稍振。景閔式微，再傳而隕。

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。

是年，秦王用尉繚之策，復謀伐楚，問於李信曰：「將軍度伐楚之役，用幾何人而足？」李信對曰：「不過用二十萬人。」復召老將王翦問之。翦對曰：「信以二十萬人攻楚，必敗。以臣愚見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秦王私念曰：「老人固宜怯，不如李將軍壯勇。」遂罷王翦不用，命李信爲大將，蒙武副之，率兵二十萬伐楚。李信攻平輿，蒙武攻寢邱。信年少驍勇，一鼓攻下平輿城，於是引兵而西，攻下申城。遣人持書約蒙武會於城父，欲合兵以搗邾城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楚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，立幽王捍，捍即黃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。幽王立十年而薨，無子。其時李園亦卒。羣臣乃立宗人公子猶，是爲哀王。哀王立二月，而其庶兄負芻襲殺哀王，遂自立爲王。負芻在位三年，聞秦兵深入楚地，乃拜項燕爲大將，率兵二十餘萬，水陸並進。探知李信兵出申城，自率大軍迎於西陵，使副將屈定設七伏於魯台山諸處。李信恃勇前進，遇項燕，兩下交鋒，戰酣之際，七路伏兵俱起，李信不能抵敵，大敗而走。項燕逐之，凡三日三夜不息，殺都尉七人，軍士死者無算。李信率殘兵退保冥阨，項燕復攻破之。李信棄城而遁。項燕追及平輿，盡復故地。蒙武未至城父，聞李信兵敗，亦退入趙界，遣使告急。秦王大怒，盡削李信官邑，親自命駕造潁陽，來見王翦，問曰：「將軍策李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，今果辱秦軍矣。將軍雖病，能爲寡人強起，將兵一行乎？」王翦再拜謝曰：「老臣罷病悖亂，心力俱衰，惟大王更擇賢將而任之。」秦王曰：「此行非將軍不可，將軍幸勿卻。」王翦曰：「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秦王曰：「寡人聞：『古有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，軍不盡行，未嘗缺乏。』五霸威加諸侯，其制國不過千乘，以一乘七十五計之，從未及十萬之額。今將軍必用六十萬，古所未有也。」王翦對曰：「古者約日而陣，背陣而戰，步伐俱有常法，致武而不重傷，聲罪而不兼地，雖干戈之中，寓禮讓之意。故帝王用兵，從不用衆。齊桓公作內政，勝兵不過三萬人，猶且更番而用。今列國兵爭，以強凌弱，以衆暴寡，逢人則殺，遇地則攻，報級動曰數萬，圍城動經數年。是以農夫皆操戈刃，童稚亦登冊籍，勢所必至，雖欲用少而不可得。況楚國地盡東南，號令一出，百萬之衆可具，臣謂六十萬，尚恐不相當，豈復能減於此哉？」秦王嘆曰：「非將軍老於兵，不能透徹至此，寡人聽將軍矣！」遂以後車載王翦入朝，即日拜爲大將，以六十萬授之，仍用蒙武爲副。臨行，秦王親至壩上設餞。王翦引卮爲秦王壽曰：「大王飲此，臣有所請。」秦王一飲而盡，問曰：「將軍何言？」王翦出一簡於袖中，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處，求秦王：「批給臣家。」秦王曰：「將軍若成功而回，寡人方與將軍共富貴，何憂於貧？」王翦曰：「臣老矣，大王雖以封侯勞臣，譬如風中之燭，光耀幾時？不如及臣目中，多給美田宅，爲子孫業，世世受大王之恩耳！」秦王大笑，許之。

既至函谷關，復遣使者求園池數處。蒙武曰：「老將軍之請乞，不太多乎？」王翦密告曰：「秦王性強厲而多疑，今以精兵六十萬畀我，是空國而託我也。我多請田宅園池爲子孫業，所以安秦王之心耳。」蒙武曰：「老將軍高見，吾所不及。」

不知王翦伐楚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

話說王翦代李信爲大將，率軍六十萬，聲言伐楚。項燕守東岡以拒之，見秦兵衆多，遣使馳報楚王，求添兵助將。楚王復起兵二十萬，使將軍景騏將之，以助項燕。

卻說王翦兵屯於天中山，連營十餘裏，堅壁固守。項燕日使人挑戰，終不出。項燕曰：「王翦老將，怯戰固其宜也。」王翦休士洗沐，日椎牛設享，親與士卒同飲食。將吏感恩，願爲效力，屢屢請戰，輒以醇酒灌之。如此數月，士卒日間無事，惟投石超距爲戲。按范蠡兵法：投石者，用石塊重十二斤，立木爲機發之，去三百步爲勝，不及者爲負。其有力者，能以手飛石，則多勝一籌。超距者，橫木高七八尺，跳躍而過，以此賭勝。王翦每日使各營軍吏默記其勝負，知其力之強弱。外益收斂爲自守之狀，不許軍人往楚界樵採。獲得楚人，以酒食勞之放還。相持歲餘，項燕終不得一戰，以爲王翦名雖伐楚，實自保耳，遂不爲戰備。

王翦忽一日大享將士，言：「今日與諸君破楚。」將士皆磨拳擦掌，爭先奮勇。乃選驍勇有力者約二萬人，謂之壯士，別爲一軍爲衝鋒。而分軍數道，分付：「楚軍一敗，各自分頭略地。」項燕不意王翦猝至，倉皇出戰。壯士畜力多時，不勝技癢，大呼陷陣，一人足敵百人。楚兵大敗，屈定戰死。項燕與景騏率敗兵東走，翦乘勝追逐，再戰於永安城，復大敗之。遂攻下西陵，荊襄大震。王翦使蒙武分軍一半，屯於鄂渚，傳檄湖南各郡，宣佈秦王威德；自率大軍，徑趨淮南，直搗壽春；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捷。項燕往淮上募兵未回，王翦乘虛急攻，城遂破。景騏自刎於城樓，楚王負芻被虜。秦王政發駕，親至樊口受俘，責負芻以弒君之罪，廢爲庶人。命王翦合兵鄂渚，以收荊襄，於是湖湘一帶郡縣，望風驚潰。

再說項燕募得二萬五千人，來至徐城，適遇楚王之同母弟昌平君逃難奔來，言：「壽春已破，楚王擄去，不知死活。」項燕曰：「吳、越有長江爲限，地方千餘裏，尚可立國。」乃率其衆渡江，奉昌平君爲楚王，居於蘭陵，繕兵城守。

再說王翦已定淮北、淮南之地，謁秦王於鄂渚。秦王誇獎其功，然後言曰：「項燕又立楚王於江南，奈何？」王翦曰：「楚之形勢，在於江、淮。今全淮皆爲吾有，彼殘喘僅存，大兵至，即就縛耳，何足慮哉！」秦王曰：「王將軍年雖老，志何壯也！」明日，秦王駕回咸陽，仍留王翦兵，使平江南。

王翦令蒙武造船於鸚鵡洲。逾年船成，順流而下，守江軍士不能御，秦兵遂登陸。留兵十萬屯黃山，以斷江口。大軍自朱方進圍蘭陵，四面列營，軍聲震天。凡夫椒山、君山、荊南山諸處，兵皆佈滿，以絕越中救兵。項燕悉城中兵，戰於城下。初合，秦兵稍卻。王翦驅壯士，分爲左右二隊，各持短兵，大呼突入其陣。蒙武手斬裨將一人，復生擒一人，秦兵勇氣十倍。項燕復大敗，奔入城中，築門固守。王翦用雲梯仰攻，項燕用火箭射之，燒其梯。蒙武曰：「項燕釜中之魚也。乃築壘與城齊，周圍攻急，我衆彼寡，守備不周，不一月，其城必破。」王翦從其計，攻城愈急。昌平君親自巡城，爲流矢所中，軍士扶回行宮，夜半身死。項燕泣曰：「吾所以偷生在此，爲羋氏一脈未絕也。今日尚何望乎？」乃仰天長號者三，引劍自刎而死。城中大亂，秦兵遂登城啓門。王翦整軍而入，撫定居民，遂率大軍南下，至於錫山。軍士埋鍋造飯，掘地得石碑，上刻有十二字，雲：「有錫兵，天下爭；無錫寧，天下清。」王翦召土人問之，言：「此山乃慧山之東峯，自周平王東遷於洛，此山遂產鉛錫，因名錫山。四十年來取用不竭，近日出產漸少。此碑亦不知何人所造。」王翦嘆曰：「此碑出露，天下從此漸寧矣！豈非古人先窺其定數，故埋碑以示後乎？今後當名此地爲無錫。」今無錫縣名，實始於此。

王翦兵過姑蘇，守臣以城降。遂渡浙江，略定越地。越王子孫自越亡以後，散處甬江、天台之間，依海而居，自稱君長，不相統屬。至是，聞秦王威德，悉來納降。王翦收其輿圖戶口，飛報秦王，並定豫章之地，立九江、會稽二郡。楚祝融之祀遂絕。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。按：楚自周桓王十六年，武王熊通始強大稱王，自此歲歲併吞小國，五傳至莊王旅，始稱霸。又五傳至昭王珍，幾爲吳滅。又六傳至威王商，兼有吳、越，於是江、淮盡屬於楚，幾佔天下之半。懷王槐任用奸臣靳尚，見欺於秦，始漸衰弱。又五傳至負芻，而國並於秦。史臣有贊雲：

鬻熊之嗣，肇封於楚。通王旅霸，大開南土。子圉篡嫡，商臣弒父。天禍未悔，憑奸自怙。昭困奔亡，懷迫囚苦。襄烈遂衰，負芻爲虜。

王翦滅楚，班師回咸陽。秦王賜黃金千鎰，翦告老，仍歸潁陽。秦王乃拜其子王賁爲大將，攻燕王於遼東。秦王命之曰：「將軍若平遼東，乘破竹之勢，便可收代，無煩再舉。」王賁兵渡鴨綠江，圍平壤城，破之，虜燕王喜，送入咸陽，廢爲庶人。按：燕自召公肇封，九世至惠侯，而周厲王奔彘。八傳至莊公，而齊桓公伐山戎，爲燕闢地五百里，燕始強大。又十九傳至文公，而蘇秦說以「合從」之術，其子易王始稱王，列於七國。易王傳噲，爲齊所滅。噲子昭王復國，又四傳至喜而國亡。史臣有贊雲：

召伯治陝，甘棠懷德。易王僭號，齒於六國。噲以懦亡，平以強獲。一謀不就，遼東並失。傳四十三，年八九百。姬姓後亡，召公之澤。

王賁既滅燕，遂移師西攻代。代王嘉兵敗，欲走匈奴，賁追及於貓兒莊，擒而囚之。嘉自殺。盡得雲中、雁門之地。此秦王政二十五年事。按：趙自造父仕周，世爲周大夫。幽王無道，叔帶奔晉，事晉文侯，始建趙氏。五世至趙夙，事獻公。再傳至趙衰，事文公。衰子盾事襄、成、景三公。晉主霸，趙氏世爲霸佐。盾子朔中絕，朔子武復立。又二傳至簡於鞅，鞅傳襄子無恤，與韓、魏，三分晉國。無恤傳其侄桓子浣，浣傳於籍，始稱侯，諡烈。六傳至武靈王而胡服。又四傳至王遷被虜，而公子嘉自立爲代王，守趙祀，嘉王代六年而國滅。自此六國遂亡其五，惟齊尚在。史臣有贊雲：

趙氏之世，與秦同祖。周穆平徐，乃封造父。帶始事晉，夙初有土。武世晉卿，籍爲趙主。胡服雖強，內亂外侮。頗牧不用，王遷囚虜。雲中六載，餘焰一吐。

王賁捷書至咸陽，秦王大喜，賜王賁手書，略曰：

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，奔馳二千餘裏，方之乃父，勞苦功高，不相上下。雖然，自燕而齊，歸途南北便道也。齊在，譬如人身尚缺一臂，願以將軍之餘威，震電及之。將軍父子，功於秦無兩！

王賁得書，遂引兵取燕山，望河澗一路南行。

卻說齊王建聽相國後勝之言，不救韓、魏，每滅一國，反遣使入秦稱賀。秦復以黃金厚賂使者，使者歸，備述秦王相待之厚。齊王以爲和好可恃，不修戰備。及聞五國盡滅，王建內不自安，與後勝商議，始發兵守其西界，以防秦兵掩襲。卻不提防王賁兵過吳橋，直犯濟南。齊自王建即位四十四年，不被兵革，上下安於無事，從不曾演習武藝。況且秦兵強暴，素聞傳說，今日數十萬之衆，如泰山般壓將下來，如何不怕，何人敢與他抵敵？王賁由歷下、淄川，徑犯臨淄，所過長驅直搗，如入無人之境。臨淄城中，百姓亂奔亂竄，城門不守。後勝束手無計，只得勸王建迎降。王賁兵不血刃，兩月之間，盡得山東之地。秦王聞捷，傳令曰：「齊王建用後勝計，絕秦使，欲爲亂，今幸將士用命，齊國就滅。本當君臣俱戮，念建四十餘年恭順之情，免其誅死，可與妻子遷於共城，有司日給鬥粟，畢其餘生。後勝就本處斬首。」

王賁奉命誅後勝，遣吏卒押送王建，安置共城。惟茅屋數間，在太行山下，四圍皆松柏，絕無居人。宮眷雖然離散，猶數十口，止鬥粟不敷，有司又不時給。王建止一子，尚幼，中夜啼飢，建悽然起坐，聞風吹松柏之聲，想起在臨淄時何等富貴，今誤聽奸臣後勝，至於亡國，飢餓窮山，悔之何及！遂泣下不止，不數日而卒。宮人俱逃，其子不知所終。傳言謂王建因餓而死，齊人聞而哀之，因爲歌曰：

松耶柏耶？飢不可爲餐。誰使建極耶？嗟任人之匪端！

後人傳此爲「松柏之歌」，蓋咎後勝之誤國也。按：齊始祖陳完，乃陳厲公佗之子，於周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齊，遂仕齊，諱陳爲田氏。數傳至田桓子無宇。又再傳至僖子乞，以厚施得民心，田氏日強。乞子恆弒齊君，又三傳至太公和，遂篡齊稱侯。又三傳至威王而益強，稱王號。又四傳至王建而國亡矣。史臣有贊雲：

陳完避難，奔於大姜。物莫兩盛，嬀替田昌。和始擅命，威遂稱王。孟嘗延客，田單救亡。相勝利賄，認賊爲祥。哀哉王建，松柏蒼蒼！

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。

時六國悉並於秦，天下一統。秦王以六國曾並稱王號，其名不尊，欲改稱帝。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，不足以傳後世，威四夷；乃採上古君號，惟三皇五帝，功德在三王之上，惟秦德兼三皇，功邁五帝，遂兼二號稱皇帝。追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。又以爲周公作諡法，子得議父，臣得議君，爲非禮，今後除諡法不用：「朕爲始皇帝，後世以數計之，二世、三世，以至於百千萬世，傳之無窮。」天子自稱曰「朕」，臣下奏事稱「陛下」。召良工琢和氏之璧爲傳國璽，其文曰：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」又推終始五德之傳，以爲周得火德，惟水能滅火，秦應水德之運，衣服旌旗皆尚黑。水數六，故器物尺寸，俱用六數。以十月朔爲正月，朝賀皆於是月。「正」、「政」音同，皇帝御諱不可犯，改「正」字音爲「徵」。徵者非吉祥之事，然出自始皇之意，人不敢言。

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，紛更不休，私嘆曰：「秦雖得天下，而元氣衰矣，其能永乎？」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，不知所往。始皇問羣臣曰：「尉繚棄朕而去，何也？」羣臣皆曰：「尉繚佐陛下定四海，功最大，亦望裂土分封，如周之太公、周公。今陛下尊號已定，而論功之典不行，彼失意，是以去耳。」始皇曰：「周室分茅之制，尚可行乎？」羣臣皆曰：「燕、齊、楚、代，地遠難周，不置王難以鎮之。」李斯議曰：「周封國數百，同姓爲多，其後子孫自相爭殺無已。今陛下混一海內，皆爲郡縣，雖有功臣，厚其祿俸，無尺土一民之擅，絕兵革之原，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？」始皇從其議，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那三十六郡？內史郡、漢中郡、北地郡、隴西郡、上郡、太原郡、河東郡、上黨郡、雲中郡、雁門郡、代郡、三川郡、邯鄲郡、南陽郡、潁川郡、齊郡即琅琊郡、薛郡即泗水郡、東郡、遼西郡、遼東郡、上谷郡、漁陽郡、鉅鹿郡、右北平郡、九江郡、會稽郡、鄣郡、閩中郡、南海郡、象郡、桂林郡、巴郡、蜀郡、黔中郡、南郡、長沙郡。

是時，北邊有胡患，故漁陽、上谷等郡，轄地最少，設戍鎮守。南方水鄉安靖，故九江、會稽等郡，轄地最多。皆出李斯調度。每尉置守尉一人，監御史一人。收天下甲兵，聚於咸陽銷之，鑄金人十二，每人重千斤，置宮廷中，以應「臨洮長人」之瑞。徙天下豪富於咸陽，共二十萬戶。又於咸陽北坂，仿六國宮室，建造離宮六所。又作阿房之宮。進李斯爲丞相，趙高爲郎中令。諸將帥有功者，如王賁、蒙武等，各封萬戶，其他或數千戶，俱準其所入之賦，官爲給之。於是焚書坑儒，遊巡無度，築萬里長城以拒胡，百姓嗷嗷，不得聊生。及二世，暴虐更甚，而陳勝、吳廣之徒，羣起而亡之矣。史臣有《列國歌》曰：

東遷強國齊鄭最，荊楚漸橫開桓文。楚莊宋襄和秦穆，迭爲五霸得專征。晉襄景悼稱世霸，平哀齊景思代興。晉楚兩衰吳越進，闔閭勾踐何縱橫？春秋諸國難盡數，幾派源流略可尋。魯衛晉燕曹鄭蔡，與吳姬姓同宗盟。齊由呂尚宋商裔，禹後杞越顓頊荊。秦亦頊裔陳祖舜，許始太嶽各有生。及交戰國七雄起，韓趙魏氏晉三分。魏與韓皆周同姓，趙先造父同嬴秦。齊呂改田即陳後，黃歇代楚熊暗傾。宋亡於齊魯入楚，吳越交勝總歸荊。周鼎既遷合從散，六國相隨漸屬秦。

髯仙讀《列國志》有詩云：

卜世雖然八百年，半由人事半由天。

綿延過歷緣忠厚，陵替隨波爲倒顛。

六國媚秦甘北面，二週失祀恨東遷。

總來千古興亡局，盡在朝中用佞賢。